

编辑说明

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并且使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年),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事件。有关这次战争的种种问题,国内外历史学家的论著甚多,无需我们再作赘述。有关这次战争的研究资料,整理出版的也已不少,尤其是五十年代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的出版,对鸦片战争史的研究,更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是,收藏在我馆的大量有关鸦片战争的清政府的档案史料,却一直未能系统地加以整理公布,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因为这些档案史料,是当时中国政府方面的第一手记录,不仅具有历史的佐证作用,而且其中的许多内容,对全面客观地研究鸦片战争的起因、经过、结果和影响等方面,都有其他史料所难以具有的作用。

有鉴于此,本馆在二十多年前就准备将这部份馆藏整理出版,贡献于社会,并且早在五十年代末及六十年代初,曾经两次组织力量进行编选加工。但终因种种原因而被迫中止,未能如愿。直到去年,才由我馆编辑部组织专人,在过去已有的一部份工作基础上,重新编选加工。现在,这一部两百万字左右的鸦片战争档案史

料终于编纂完毕,将分册出版,陆续呈献于读者面前。

我们这次在编选这部档案史料的过程中,有鉴于其他有关这次战争的各种资料状况,因而特别强调了选材方面的全面性和客观性,以便向读者提供比较完整的历史真实记录。例如:

一、鸦片战争,首先是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鸦片走私来毒害中国人民和掠夺中国的财富,因此清政府和广大中国人民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外国商人(包括他们的政府)的鸦片走私和反对国内不法之徒的贩毒、吸毒的禁烟运动,而且这场禁烟运动是全国性的、是贯彻于整个的战争过程甚至是战后的岁月的。过去的一些资料,对这场禁烟运动虽然也有所涉及,但在时间上往往偏重于战争之前和战争之初,在地区范围上,往往偏重于广东、福建等沿海省区。我们这次所编选的档案史料,注意了过去其他资料的不足,全面客观地辑录了这场禁烟运动的档案文件,从而证明清政府不仅确实发动了一次全国性的持久的禁烟运动,而且还是收到一定成效的。

二、在这次反对鸦片走私、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自卫战争过程中,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林则徐等人,固然是表现了非凡的远见卓识,建立了永不磨灭的伟大功绩,有关他们的档案文件,我们当然要尽量选取,基本上做到辑录无遗;然而在这次战争中,也还有许多其他人士也同样表现不凡,同样地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其中尤其是普通军民人等。有关这些人的档案记载,我们也是尽量选取,不使偏颇。甚至即使对于道光皇帝其人,他在这次禁烟运动及反侵略战争过程中的言行,我们也是同样采取客观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全面搜集和辑入,以供研究,使之得到恰如其份的评价。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任何战争都是政治斗争的继续,是各种矛盾全面激化的产物。研究任何一次战争,决不能把注意力仅仅集中于战争的本身,而是必须把视野扩展到战争发

生前后敌我双方社会的、国家的诸多复杂现象和全面的矛盾状况（当然，还是要侧重于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研究）。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史料时，在大量选取直接有关战争本身的档案文件的同时，还十分注意觅取战争之外的有关这一历史时期的全面的档案史料。从时间方面来说，我们把选材的上限定于嘉庆十五年，下限定于道光三十年，亦即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爆发之前。从内容上来说，我们所选的史料，包括这一时期与鸦片战争有关的政治、军事、经济乃至社会现象等各个方面。

四、就这场战争本身来说，我们在选材时也尽可能地做到全面和客观。既选取揭露英国侵略军贪婪残暴方面的文件，也并不回避在当时确有一小撮民族败类充当敌国马前卒的汉奸走狗的罪行。对清政府方面，我们既选取了说明清方许多官僚将帅腐败无能和兵勇贪生怕死方面的文件，也注意选用反映许多清方将士英勇抗敌献身卫国的事迹的文件。这次鸦片战争，英国的侵略之所以能得逞，清政府的抵抗之所以会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清政府及其军队的愚昧无知和腐败无能，确实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是客观地讲，他们也并不是一点也没有作出努力和重大的牺牲的。

总之，我们一定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整理历史资料，以求还历史的本来面貌。所以，全面、客观、系统地整理编辑历史资料，是我们编辑这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的基本指导思想，我们希望这部档案史料在编选方面能有别于已有的同类资料书刊。但是，实际情况如何，当然还有待于广大读者的检验。在这方面，我们衷心地希望能得到国内外学者专家及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还需要说明的是，本馆所藏的关于鸦片战争方面的档案史料，虽然基本上未经正式的全文公布过，但清朝官修的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一书，却是摘自这些档案文件。该书早在一九三〇年就由本馆前身——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出版，一九六四年又经中华书局标点印行。但这本书内所摘录的各件，均经编者作过改动，已不是

档案文件的原来面目。从选材方面而言,本书所辑各件与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一书所选文件相同之处固然很多,但不同之处也不少,可以互相对照和补充。以本书第一册为例,其中嘉庆十五年至道光十五年的一二七件,在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内全无。道光十六年至道光十九年的档案文件,本书全文选载共四六二件,而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内只选载一四四件。本书比该书多收二一八件。其下各册,两书相比较,或多或少,情况各有不同。但凡属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一书已经摘编之重要文件,本书亦已尽量选入,而且是将原档之全文刊载。该书未选之件,凡有一定研究和参考价值者,本书也均一一辑入。

但是,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本馆所藏有关鸦片战争的清代档案也并非完整无缺。这批档案在清末民初就有所损佚,到全国解放前夕,其中有一部份又被国民党政府带去台湾省,现藏台北市故宫博物院文献处。所以本馆在编选本书时,虽然原则上是以馆藏为主,但对于少数几件极为重要之件,由于馆藏缺佚,只好从其他资料内选补。我们对于这几件非馆藏的档案史料,均已一一加注说明,以便读者鉴别。

本书所载馆藏各件,均选自本馆清代军机处全宗录副奏折(简称《军录》)、军机处原折(简称《原折》)、修书各馆档内的《夷务清本》、上谕档,以及宫中全宗的朱批奏折(简称《朱折》)等各种档册之内。各件均于标题及日期之下注明文种或出处。

本书所载各件,一般均为全文公布,只有奏折文书内所全文引用的上谕内容,往往因为本书已从上谕档内选用了该上谕原文,为了避免重复,只好进行删节,并于删节处加编者说明。另有极个别之件,因其有些内容与本书主题毫不相关,为省篇幅也略作删节,并于删节处加删节符号或加注说明。凡有朱笔批语的奏折文书,原批语一般均在文件之尾,为了使其与正文有所区别,我们均在该朱笔批语之前,加注“朱批”二字。其中有些文件间或亦有眉批或行

间夹批,我们均于各该句或该段落之后,在圆括号内照录,并于其前加注“朱批”二字。有些上谕文书内,往往有皇帝用朱笔亲改之字句,我们也各于所修改之处,以圆括号照录,并于其前加注“朱笔”二字。有些文件的字句之旁,还往往有皇帝亲笔标划的朱杠或朱点等类,我们均分别于其标划之处加注说明之。

本书所选用的军机处录副奏折,往往漏载皇帝的朱批。我们在编辑加工时,均查对了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尽量予以补齐,文内不再一一加注说明。

本书所载各件的年月日期,原则上均以具文日期(即发文日期)为准;有些具文日期已缺者,则改用收文日期或朱批日期,并一一加注说明。原档之具文日期均在文后,为读者检索方便起见,均经编者一一移至文前标题之下。

本书所载各件,原无标题、标点或分段,现有者均为编者所加,未必有当,仅供参考。

本书标点符号一般只使用句号、逗号、顿号、分号、冒号五种,间或使用问号、叹号及删节号。其纠正错别字或加编者说明的符号为“()”;其补充漏字的符号为“[]”;其“□□□”符号则表示原档的残缺之处。

本书之主要编辑是朱金甫同志及郦永庆同志。另有单士魁、宋秀元、傅克东、杨韵芬、胡明诚等同志也曾先后不同程度地参加过此书的编选工作。原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的程桂芬、韩毓虎等领导同志曾对此书的编选工作给予过很多的指导,在此一并说明。

最后,我们再一次地表示衷心欢迎读者对本书的不足或错误之处提出宝贵的意见,以便不断提高本馆档案史料编纂工作的质量。

编者

一九八四年七月

出 版 说 明

本书原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但该社于1987年出版了本书第一册之后，因故无法继续出版其下各册，决定停止稿约。幸得天津市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慨允承担本书的出版任务，才使本书终于得与读者见面。因此，在本书出版之时，我们十分钦佩天津市古籍出版社吴恩扬总编等领导同志的远见卓识，感谢他们的支持，感谢有关编辑同志为本书出版而付出的辛勤劳动。同时我们也对在本书出版过程中给予热情帮助的南开大学陈振江教授等表示衷心的感谢。

目 录

嘉庆十五年(一八一〇年)

- 一、著步军统领等于京城各门严查鸦片烟物事上谕
三月初二日 1
- 二、两广总督百龄等奏为英国已另派新大班宜将原大班喇佛驱逐回国片 十一月.....2

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年)

- 一、著两广总督松筠等严定章程防范官匪勾结包运鸦片等物事上谕 六月二十六日.....3

嘉庆十八年(一八一三年)

- 一、管理刑部事务董诰等奏复酌议买食鸦片罪名折
七月初十日5
- 二、严禁侍卫官员太监买食鸦片并严查鸦片烟贩事上
谕 七月初十日7

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年)

- 一、户部左侍郎苏楞额奏请严禁洋商私运内地纹银及
贩进洋钱折 正月二十五日.....8
- 二、著两广总督蒋攸钰等查明洋商偷运银两出口实情

- 并酌定严禁章程事上谕 正月二十五日·····9
- 三、两广总督蒋攸钰等奏为遵旨查禁纹银出口情形并酌议章程折 闰二月初三日·····10
- 四、著粤海各口认真查禁鸦片事上谕 五月初四日·····11
- 嘉庆二十年(一八一五年)**
- 一、刑部奏报审拟私带鸦片之骁骑校兴亮折 正月初十日·····13
- 二、广州骁骑校兴亮私贩鸦片一案之该管将军本智等员交部议处事上谕 正月初十日·····15
- 三、两广总督蒋攸钰等奏为审拟朱梅官等私卖鸦片烟案情折 二月二十一日·····15
- 四、著两广总督蒋攸钰等晓谕洋商严禁夹带鸦片等事上谕 三月二十三日·····18
- 五、著两广总督蒋攸钰等留心稽察洋商以物易银以节财流事上谕 十一月初八日·····19
- 嘉庆二十二年(一八一七年)**
- 一、两广总督蒋攸钰奏报美鸦片船被抢现量予赏恤并晓谕严禁片 六月初六日·····20
- 二、著两广总督蒋攸钰晓示外商私运鸦片烟泥者将从重治罪事上谕 六月二十八日·····21
- 嘉庆二十五年(一八二〇年)**
- 一、两广总督阮元等奏报英水手放枪伤毙民人畏罪自杀办理情形折 十一月初七日·····22
- 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
- 一、福建巡抚颜检奏为宁德县文武互讦伙鬻鸦片浮折勒派应革职严究折 八月二十五日·····25
- 二、两广总督阮元奏为严禁外商夹带鸦片请旨摘去洋商顶带折 十月十四日·····27

- 三、两广总督阮元奏报审办伤毙民妇之美船水手情形
折 十一月十九日28
- 四、著将徇隐夹带鸦片之洋商伍敦元摘去所得顶带事
上谕 十一月十九日32
- 五、巡视北城御史善年等奏为查获窝家搜出鸦片烟物
折 十二月十一日32

道光二年(一八二二年)

- 一、两广总督阮元奏报究办英船兵丁伤毙内地民人凶手逃走一案情形折 正月二十八日34
- 二、贵州道监察御史黄中模奏请严禁纹银偷漏出洋折
二月十二日37
- 三、著广东并各省督抚查禁银两出口及鸦片进口事上
谕 二月十五日38
- 四、著两广总督阮元令英国交出伤毙民命凶手候办事
上谕 三月初七日39
- 五、两广总督阮元等奏报拿获贩卖鸦片烟人犯分别定
拟折 三月二十八日40
- 六、粤海关监督达三奏为遵旨严禁鸦片进口及纹银出
洋事折 闰三月初三日44
- 七、广东巡抚嵩孚奏为遵旨严伤洋商及各关口查禁偷
运白银并贩卖鸦片烟片 五月二十五日44
- 八、著两广总督阮元等实力查禁纹银出洋及鸦片进口
不得徒托空言事上谕 五月二十五日45
- 九、署都察院左都御史、户部左侍郎果齐斯欢等奏报
粤民呈控英船兵丁轰毙民命案情折 七月十四日46
- 一〇、粤海关监督达三奏为粤关并无征收鸦片重税事
片 十一月二十三日46
- 一一、著两广总督阮元等于通海各口岸查拿鸦片烟贩

事上谕 十二月初八日	48
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	
一、两广总督阮元等奏报查禁鸦片偷运入口情形折	
二月初七日	49
二、粤海关监督达三奏为遵旨实力查禁鸦片烟片	
二月二十五日	50
三、酌定失察鸦片条例事上谕 八月初二日	51
四、两广总督阮元奏请将伤毙我民人而潜逃回国之英	
船兵丁交该国自行惩办折 八月二十日	52
道光九年(一八二九年)	
一、福建道监察御史章沅奏为请禁外商以违例货物私	
易官银出洋折 正月二十四日	54
二、著两广总督李鸿宾等妥议严禁外商以货易银并禁	
鸦片入口章程事上谕 正月二十五日	55
三、两广总督李鸿宾等奏为遵旨查禁官银出洋及私货	
入口并会议章程七条折 六月初一日	56
附:查禁官银出洋及私货入口章程 六月初一日	58
四、两广总督李鸿宾等密奏英船私带鸦片入口偷买官	
银出洋请禁其贸易片 十月二十八日	60
五、著两广总督李鸿宾等严正处置英船延不进口事件	
不得稍涉迁就事上谕 十二月初五日	61
六、著两广总督李鸿宾等筹议截禁鸦片来源及严禁洋	
钱流通章程事上谕 十二月十六日	62
道光十年(一八三〇年)	
一、两广总督李鸿宾等奏陈禁止鸦片惟有严禁分销才	
能绝其来路片 三月初五日	64
二、步军统领耆英等奏报拿获兴贩鸦片烟犯邓八等请交	
刑部折 三月二十四日	65

- 三、太子太傅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托津等奏为遵旨审
拟邓八等贩卖鸦片烟人犯折 四月二十二日66
- 四、两广总督李鸿宾等奏复查禁纹银出洋鸦片入口各
弊章程折 六月十七日67
附：李鸿宾等奏呈查禁纹银偷漏鸦片分销章程清单 六月十
七日 68
- 五、著两广总督李鸿宾等认真查办纹银出洋鸦片入口
情弊事上谕 六月十七日70
- 六、广州将军庆保等奏英吉利大班啞哂屡次妄禀已被
该国撤回片 十一月十七日71
- 七、著内阁通谕严禁内地种卖鸦片烟事上谕 十二月十
八日72

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年)

- 一、工科掌印给事中邵正笏奏为广东贸易英人等日增
桀骜请飭严定章程折 三月初八日73
附：英商等违例各条清单 三月初八日74
- 二、工科掌印给事中邵正笏奏请飭严拿勾结外国人之
汉奸片 三月初八日75
- 三、著广东巡抚朱桂楨查明在粤外商违法生事并有人
私运偷税事上谕 三月初九日76
- 四、云贵总督阮元等奏为遵旨议复查禁种卖鸦片章程
折 五月初九日77
- 五、兵科给事中刘光三奏请酌加食鸦片烟罪名等情折
五月十五日79
- 六、广东巡抚朱桂楨奏报访查广东贸易英人等滋事并
有人私运偷税情形折 五月十八日81
附：查复英商等违例各款清单 五月十八日82
- 七、湖广道监察御史冯赞勋奏陈夷人夹带鸦片烟入口

- 积弊请飭查严禁折 五月二十四日84
- 八、著山东巡抚讷尔经额妥议严禁种卖鸦片章程事上
 谕 五月二十四日86
- 九、著两广总督李鸿宾确查外船囤积私销鸦片积弊并
 酌议杜绝办法事上谕 五月二十五日87
- 一〇、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卢荫溥等奏为遵旨议奏刘
 光三酌加食鸦片烟罪名折 六月十六日88
- 一一、两广总督李鸿宾等奏为遵旨查禁鸦片并酌议章
 程折 六月二十九日90
- 一二、山东巡抚讷尔经额奏为遵旨酌议查禁鸦片章程折
 七月初二日91
- 一三、贵州巡抚嵩溥奏为查明黔省现无种植鸦片并报
 禁烟等情折 七月初三日95
- 一四、两江总督陶澍等奏为确查贩种鸦片烟土并议增
 严禁熬烟章程折 九月初八日96
- 一五、四川总督鄂山奏为酌议查禁鸦片烟章程折
 十月初一日98
- 一六、巡视西城给事中觉罗瑞福等奏为拿获贩卖鸦片
 人犯请旨审办折 十月二十二日100
- 一七、总管内务府禧恩等奏为审拟太监张进幅等买食
 鸦片一案情形折 十月二十九日102
- 一八、回族贝勒柯克色布库吸食鸦片著革去贝勒世职
 事上谕 十一月初五日105
- 一九、巡视北城御史瞿溶奏为职官私食鸦片番役等索
 赃请旨交部究办折 十一月十一日105
- 二〇、广东将军庆保等奏报英国大班携眷来省并私带
 枪炮等情折 十一月十七日106
- 二一、山西巡抚阿勒清阿奏复遵旨查禁鸦片种卖情形

折 十二月三十日·····	108
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年)	
一、兼署闽浙总督·福建巡抚魏元烺奏为英胡夏米船 已经驱走请给还被参副将等顶戴折 四月二十九日·····	110
二、浙江巡抚富呢扬阿奏报英人胡夏米之船至浙已予 驱逐请议处失防营弁折 五月十九日·····	112
三、护理江苏巡抚·布政使梁章巨奏报有英船驶入江南 洋面现在飭逐缘由折 五月二十五日·····	113
四、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奏报查明英人胡夏 米之船业已押送出境情形折 六月二十日·····	114
五、两江总督陶澍奏陈英人胡夏米之船在海面游奕缘 由并处置办法片 六月二十日·····	116
六、山东巡抚讷尔经额奏报有英船驶至山东洋面现在 巡防押逐折 六月二十六日·····	116
七、山东巡抚讷尔经额为呈送英人胡夏米之略说二纸 事咨呈军机处文 六月二十六日·····	117
附件一：英人胡夏米所呈英吉利国人品国事略说并大英国人 事略说 六月二十六日·····	118
附件二：英人胡夏米要求通商贸易的来文 六月二十六日·····	120
八、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奏为遵旨详查英船 复行北驶缘由折 七月二十日·····	121
九、两江总督陶澍等奏陈入侵英船恐有汉奸指引并夹 带鸦片应派员搜查片 七月二十日·····	122
一〇、湖广道监察御史冯赞勋奏请严行查禁弁兵吸食 鸦片折 八月二十六日·····	123
一一、著内阁通谕各省督抚提镇严禁弁兵吸食鸦片事 上谕 八月二十七日·····	124
一二、著两广总督卢坤查明鸦片烟延入内地之由事上	

- 谕 八月二十七日·····125
 一三、国祥等奏报英船驶至奉天海面已派千员驰往驱
 逐折 十月十三日·····126
 一四、国祥等奏报英船已开航南去并奏参巡查不力水
 师各官职折 十月十七日·····128
 一五、因兵丁吸食鸦片致使连州进兵不能得力著重处
 李鸿宾等上谕 十一月二十五日·····130
 一六、署理盛京将军奕颢等奏报驱逐英船出境情形折
 十一月三十日·····131
 一七、两广总督卢坤等奏为遵旨筹商防堵外国商船入
 侵内地海面章程事折 十二月十三日·····132
 一八、两广总督卢坤等奏为遵旨晓谕英国大班只准在
 粤贸易不准私越各省等情片 十二月·····135
- 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年)**
- 一、著沿海各省督抚按照已定章程严防外国船只侵入
 内地洋面事上谕 正月二十日·····137
 二、著内阁通飭禁烟禁纹银出洋并禁私铸小钱铅钱事上
 谕 四月初六日·····138
 三、著浙江巡抚富尼扬阿实力查禁对外贸易中以银易
 货等情弊事上谕 六月十一日·····139
- 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年)**
- 一、闽浙总督程祖洛奏为查究英船游奕闽浙洋面情形
 片 二月二十一日·····140
 二、著闽浙总督程祖洛等妥善斟酌肃清洋面私贩鸦片
 之策等事上谕 三月二十七日·····143
 三、两广总督卢坤奏报拿获鸦片走私人犯折 七月十九
 日·····145
 四、两广总督卢坤等奏为律劳卑来粤不遵法度现予封

- 舱示惩片 八月……………146
- 五、两广总督卢坤等奏陈筹思处理律劳卑违法居住之
策并预为防范片 八月……………149
- 六、两广总督卢坤等奏报英兵船侵入内河开炮抗拒现
正设法驱逐片 八月……………151
- 七、礼部尚书升寅等奏报入侵广东内河之英船求乞请
牌回澳片 八月……………152
- 八、广州将军哈丰阿等奏报将英船及英官律劳卑押逐
出口情形折 八月二十三日……………153
- 九、两广总督卢坤等奏报英国律劳卑擅自进省缘由及
交涉情形片 八月二十三日……………155
- 一〇、粤海关监督彭年奏为入侵英兵船退出虎门片
八月二十五日……………156
- 一一、两广总督卢坤等奏为遵旨查明英船贩烟及查办
情形折 九月初十日……………157
- 一二、两广总督卢坤等奏报允许英船开舱照旧贸易片
九月初十日……………160
- 一三、礼部尚书升寅等奏报确查律劳卑滋事缘由及该
督办理情形折 十月初三日……………161
- 一四、两广总督卢坤奏为叩谢赏还兼衔花翎仍带革职留
任之恩折 十月初三日……………164
- 一五、两广总督卢坤奏请对英人私贩鸦片一事应暂为
羈縻约束再图禁绝片 十月初三日……………165
- 一六、著两广总督卢坤严查私贩鸦片船只不使行销亦
不使越驶他省事上谕 十月初三日……………166
- 一七、两广总督卢坤等奏陈粤省敌情及传谕英商另派
大班来粤管理贸易片 十月十八日……………167
- 一八、两广总督卢坤奏为英船二只先后开行回国片

- 十月十八日168
- 一九、著两广总督卢坤等查明澳门英商自筑炮台训练士卒事上谕 十月二十五日169
- 二〇、工部右侍郎赛尚阿奏为遵旨查办英人在澳自筑炮台训练士卒事折 十一月十三日170
- 二一、两广总督卢坤等奏为查明洋商并无私增税银缘由折 十二月二十七日171
- 二二、两广总督卢坤等奏为遵旨查明洋商并无与律劳卑勾结情弊并审拟玩忽洋商片 十二月174
- 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年)**
- 一、两广总督卢坤等奏为酌议防范贸易外人章程折 正月二十八日176
- 二、福州将军乐善等奏报英船侵入内洋抗命放枪并妄递文书业已逐出折 四月二十四日177
- 三、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报有一英船驶抵浙江洋面已予驱逐片 六月二十七日181
- 四、两广总督卢坤等奏报遵旨密查代英船刊刻书本之铺户情形折 七月二十八日182
- 五、福州将军乐善等奏复闽省内地铺户并无代英船刊刻书本之人折 八月二十六日185
- 六、山东巡抚钟祥奏报英麦发达船驶至东省海面未令越进已驱逐南去折 九月初一日188
- 七、两江总督陶澍等奏为英麦发达船在江洋寄碇现已驱押出境折 九月初一日189
- 八、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英人勾通吏役行商贩烟及水师作弊等情片 九月初十日190
- 九、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报英麦发达船在浙洋暂泊已令开行折 九月二十三日192

- 一〇、署两江总督林则徐奏报查明所属各衙门俱无买食鸦片烟情事折 十二月初七日·····193
- 一一、江西巡抚周之琦奏为编查保甲及查无私种鸦片折 十二月十九日·····194
- 一二、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报复查保甲严禁鸦片折 十二月二十日·····195
- 一三、护理安徽巡抚·布政使佟景文奏为安徽查无种植鸦片及各官署亦无买食情弊折 十二月二十二日·····196
- 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年)**
- 一、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严行禁阻烟船进口并勿任烟船水手登岸事上谕 正月二十六日·····198
- 二、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为驱逐英船回国片 二月初一日·····199
- 三、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为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 四月二十七日·····200
- 四、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弛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片 四月二十七日·····202
- 五、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会议许乃济奏请弛鸦片之禁事上谕 四月二十九日·····203
- 六、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体察洋钱流布内地银两流外洋情形酌定章程事上谕 五月十八日·····204
- 七、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筹议禁塞奸商贩烟漏银事上谕 六月二十三日·····204
- 八、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复应准许乃济所奏弛鸦片之禁并拟章程九条折 七月二十七日·····205
- 九、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议奏查拿贩烟之奸商等事上谕 八月初九日·····210
- 一〇、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随时稽查纹银偷漏事上谕

- 九月初一日 210
- 一一、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严查纹银出洋并洋钱增值事上
 谕 九月初一日 211
- 一二、湖广道监察御史黎攀缪奏陈中外通商应以货易
 货严禁纹银出口折 十月初三日 212
- 一三、江南道监察御史袁玉麟奏陈鸦片弛禁将有妨国
 计民生折 十月初四日 213
- 一四、两广总督邓廷桢奏为查明外商在粤情形片
 十一月十七日 217
- 一五、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为遵旨筹议杜绝鸦片流弊
 折 十一月二十日 220
- 一六、两广总督邓廷桢奏报英国派义律来粤管理商人
 事宜片 十二月十四日 222
- 一七、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切实杜绝纹银出洋毋得徒
 托空言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日 223
- 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年)**
- 一、闽浙总督钟祥奏报拿获私与洋人交接贩卖鸦片人
 犯片 正月十八日 225
- 二、著两广总督邓廷桢准许英领事依照前大班来粤章
 程至省照料商务事上谕 正月十八日 226
- 三、著照两广总督邓廷桢等所奏章程办理广东积弊严
 缉纹银偷漏事上谕 六月初三日 226
- 四、著沿海各省督抚等协力查拿纹银偷漏出洋事上谕
 六月初五日 227
- 五、礼科给事中黎攀缪奏请禁止趸船穷治窑口以截纹
 银出洋去路折 六月十一日 228
- 六、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勒令英趸船回国并确查窑口
 事上谕 六月十二日 230

- 七、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截拿粤楚交界处所鸦片走私
人犯事上谕 七月十五日231
- 八、给事中姚庆元奏请严缉私开窑口之赤广沙等人片
七月十八日231
- 九、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缉办鸦片私贩事上谕 七月
十八日232
- 一〇、闽浙总督钟祥等奏报有英船抵闽入口递禀已伤
令起碇情形折 七月二十一日233
- 一一、著闽浙总督钟祥等以后勿许英船借词入口事上
谕 七月二十一日234
- 一二、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传谕各国大班查禁来商越
界贩烟事上谕 七月二十八日235
- 一三、著福建水师提督陈化成查拿闽洋烟船事上谕
七月二十八日236
- 一四、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为请复承商旧例以昭限制
而祛流弊折 七月二十九日236
- 一五、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陈谕逐趸船并筹议拿办窑
口走私章程折 九月二十三日239
- 一六、著粤闽等省督抚飭属一体巡防堵逐烟船事上谕
九月二十三日241
- 一七、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查明英趸船是否遵谕全部
回国事上谕 九月二十三日242
- 一八、著盛京将军等严飭所属在海口关津查拿烟贩事
上谕 十二月初七日243
- 一九、著盛京将军宝兴等飭知山海关及各城查拿偷贩
鸦片人犯事上谕 十二月初八日244
- 二〇、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报拿审兴贩鸦片之郭亚平
等人犯折 十二月二十三日244

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

- 一、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处决烟贩郭亚平并随时查拿
有犯必惩事谕旨 二月初七日249
- 二、盛京将军宝兴等奏为酌拟查禁鸦片章程折 二月
十七日249
- 三、著盛京将军宝兴等查拿奉天地区兴贩鸦片及念经
习教人犯事上谕 三月十四日252
- 四、吏科给事中陶士霖奏陈查禁鸦片非议以重刑不能
挽此积习折 四月二十二日253
- 五、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 闰四
月初十日254
- 六、著各地将军及各省督抚议奏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
以培国本折上谕 闰四月初十日258
- 七、江南道监察御史周頊奏陈外商只准以银易货不得
以鸦片及奇巧洋货抵交折 闰四月二十五日258
- 八、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筹议外商只准以纹银购买茶
叶大黄等物办法事上谕 闰四月二十五日259
- 九、山西巡抚申启贤奏复塞漏培本应严惩贩烟开馆人
犯四条章程折 五月初二日260
- 一〇、山东巡抚经额布奏为塞漏培本必先严惩兴贩及
贿纵人犯折 五月初七日263
- 一一、盛京将军宝兴奏为塞漏培本应严禁烟船入口并
不准钱票磨兑折 五月初七日266
- 一二、湖南巡抚钱宝琛奏复塞漏卮培国本首应严惩鸦
片兴贩折 五月十八日268
- 一三、湖广总督林则徐奏复黄爵滋塞漏培本之折并酌
议禁烟章程六条折 五月十九日270
- 附：戒烟方 五月274

- 一四、护理湖北巡抚张岳崧奏为遵旨筹议禁烟之方应
禁吸食严巡查逐逐船等情折 五月十九日278
- 一五、贵州巡抚贺长龄奏复塞漏培本不应重处吸烟之
人而请铸造白铜钱币折 五月二十日280
- 一六、黑龙江将军哈丰阿奏复塞漏培本首应严禁白银
出洋并责令地方官严拿烟犯折 五月二十二日284
- 一七、安徽巡抚色卜星额奏复为黄爵滋所奏甚是惟应
先重惩贩烟人犯折 五月二十四日286
- 一八、吉林将军祥康奏复禁绝鸦片章程应先塞其源复
竭其流折 五月二十四日288
- 一九、陕西巡抚富呢扬阿奏复塞漏培本应首严海口之
禁次加兴贩开馆之罪等情折 五月二十四日290
- 二〇、署理直隶总督琦善奏复塞漏培本应循流溯源严
惩囤贩鸦片人犯折 五月二十六日292
- 二一、江西巡抚裕泰奏复塞漏培本必先重惩海口接引
奸商等四条章程折 五月二十六日296
- 二二、漕运总督周天爵奏为遵旨议复禁烟必先自盛京
京都始惩犯必先惩官吏等情折 五月二十八日301
- 二三、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为塞漏培本当自严治广东
通洋烟贩始并酌议禁烟章程折 六月初六日303
- 二四、两广总督邓廷桢奏报续获并审拟区宽等贩卖鸦
片人犯折 六月初六日307
- 二五、著特依顺将所获烟贩解部审讯上谕 六月初八日
.....310
- 二六、云贵总督伊里布奏为遵旨议禁鸦片首应严惩造
卖贩运之人折 六月初九日310
- 二七、河南巡抚桂良奏为黄爵滋所奏切中时弊实属可
行并酌补章程十条折 六月初十日312

- 二八、两江总督陶澍奏为黄爵滋所奏实为救时之急务
并酌议八条办法折 六月十九日317
- 二九、广西巡抚梁章巨奏为塞漏培本必清源息流严惩
兴贩及开窑囤烟之犯折 六月二十二日321
- 三〇、陕甘总督瑚松额奏为塞漏培本应清本扶源严禁
鸦片进口及白银出口折 六月二十四日325
- 三一、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为塞漏培本应严禁纹银之
出及鸦片之入等情折 六月二十五日327
- 三二、广州将军德克金布等奏为英船驶泊铜鼓企图变
更旧章现谕逐回国折 六月二十六日329
- 三三、福建巡抚魏元烺奏陈严查贩烟巨奸为塞漏第一
要务片 六月二十八日332
- 三四、陈书曾奏为请飭各省督抚严查各海口夹带鸦片
商船片 七月初六日333
- 三五、江苏巡抚陈奎奏为塞漏培本自应首严运银出洋
贩土进口之罪折 七月十一日334
- 三六、闽浙总督钟祥奏为塞漏培本首应查明鸦片来处
聚处与去处以绝兴贩之途折 七月十四日336
- 三七、云南巡抚颜伯焘奏陈黄爵滋请将吸烟犯置之重
刑之奏似应再加酌量折 七月十六日338
- 三八、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复内地货物只准外商以银
购买事窒碍难行折 七月十六日339
- 三九、两广总督邓廷桢奏报查获开设窑口贩卖鸦片余
亚灌等人犯片 七月十六日341
- 四〇、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报英官员马他伦之船将候
风起碇回国片 七月十六日342
- 四一、著步军统领衙门及各直省督抚严惩贩烟吸烟人
犯事上谕 七月十九日343

- 四二、两广总督邓廷桢奏为黄爵滋塞漏培本之奏不敢苟同并筹议广东查禁章程折 七月……………344
- 四三、河东河道总督栗毓美奏为黄爵滋所奏备极严明惟须严行保甲之法折 七月二十二日……………348
- 四四、江西道监察御史狄昕奏请查禁来津洋船夹带烟土并铺户代为囤销事折 七月二十七日……………351
- 四五、著广州将军德克金布等驱逐英船毋得疏懈事上谕 七月二十七日……………352
- 四六、署直隶总督著琦善严密查办奸商囤贩鸦片等事上谕 七月二十八日……………353
- 四七、湖南巡抚钱宝琛奏为湖南省严行禁烟情形片八月初一日……………354
- 四八、署理直隶总督琦善奏报委员查办天津囤贩鸦片之奸商情形折 八月初二日……………354
- 四九、湖广总督林则徐奏报楚省查拿烟贩收缴烟具各情折 八月初二日……………356
- 五〇、湖广总督林则徐奏为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 八月……………358
- 五一、协理京畿道监察御史黄乐之奏为洋人玩法驾船辄入海疆内地请旨查禁折 八月初五日……………361
- 五二、署直隶总督著琦善立定章程严密查拿不准烟土上岸事上谕 八月初五日……………363
- 五三、为湖广总督林则徐等查拿烟犯收缴烟具已有成效甚属认真事上谕 八月十七日……………363
- 五四、署直隶总督琦善奏报天津拿获兴贩鸦片人犯审办缘由折 八月十八日……………364
- 五五、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为审拟烟犯何老近等案情折 八月二十一日……………366

- 附:清单 八月二十一日370
- 五六、两广总督邓廷桢奏报英美莲号已扬帆远去片
八月二十一日379
- 五七、著署直隶总督琦善亲审所获贩烟人犯并酌保破
案出力人员事上谕 八月二十一日380
- 五八、著署直隶总督琦善仍遵前旨缉拿烟犯并一面另
筹良策事上谕 八月二十一日380
- 五九、御史周頊奏请只准外商以银购买茶叶大黄事著
毋庸议上谕 八月二十一日381
- 六〇、广东巡抚怡良奏陈塞漏培本之法遏其流不若绝
其源折 八月二十二日382
- 六一、山东巡抚经额布奏为查获广东商船夹带鸦片折
八月二十七日384
- 六二、福建巡抚魏元烺奏报拿获张潘等贩卖鸦片人犯
片 八月二十七日385
- 六三、署直隶总督琦善奏报闽广洋船提前离津恐系夹
带鸦片开往奉天片 九月初四日386
- 六四、奖励山东查获鸦片出力人员事上谕 九月初六日387
- 六五、著大学士军机大臣会议黄爵滋请严塞漏卮以培
国本一折事上谕 九月初六日388
- 六六、著盛京将军耆英等严缉闽广洋船夹带鸦片开赴
奉天等处事上谕 九月初七日388
- 六七、庄亲王奕劻奏辅国公溥喜因吸食鸦片被革去王爵
和公爵事上谕 九月初八日389
- 六八、著各省将军督抚严紧查拿鸦片烟犯事上谕
九月初八日389
- 六九、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城各飭所属严查鸦片吸
食者事上谕 九月初九日390

- 七〇、著宗人府议奏严禁鸦片章程事上谕 九月初九日 ……391
- 七一、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妄请弛禁鸦片著即休致事上
谕 九月十一日 ……391
- 七二、署直隶总督琦善奏为天津查获兴贩鸦片洋船严
加讯办折 九月十九日 ……391
- 七三、著两广总督邓廷桢严拿天津贩烟案内要犯李四
等事上谕 九月二十二日 ……393
- 七四、著湖广总督林则徐即来京陛见事上谕 九月二十
三日 ……394
- 七五、署四川总督苏廷玉奏为塞漏培本尤贵奉行得人
并宜先绝鸦片来路折 九月二十五日 ……394
- 七六、著闽浙总督锺祥严查海口贩烟事上谕 九月二十
六日 ……396
- 七七、署直隶总督琦善奏复稽查天津海口偷漏鸦片烟
土章程折 九月三十日 ……396
- 七八、署直隶总督琦善奏为续获烟犯片 九月三十日 ……401
- 七九、署直隶总督琦善奏为焚毁查获烟土情形片
九月三十日 ……401
- 八〇、两江总督陶澍等奏为办理续获烟犯情形折
十月初三日 ……402
- 附：江苏省现办查禁海口贩卖鸦片烟土章程 十月初三日 ……405
- 八一、江西道监察御史狄昕奏为请飭苏抚查禁上海洋
船夹带烟土并议稽查章程折 十月十六日 ……407
- 八二、著两江总督陶澍等严查海口贩烟并妥议章程事
上谕 十月十六日 ……408
- 八三、著军机大臣等议奏办苏廷玉所奏查禁鸦片章程
一折事上谕 十月十六日 ……409
- 八四、著两江总督陶澍等追查烟犯党伙从严惩办并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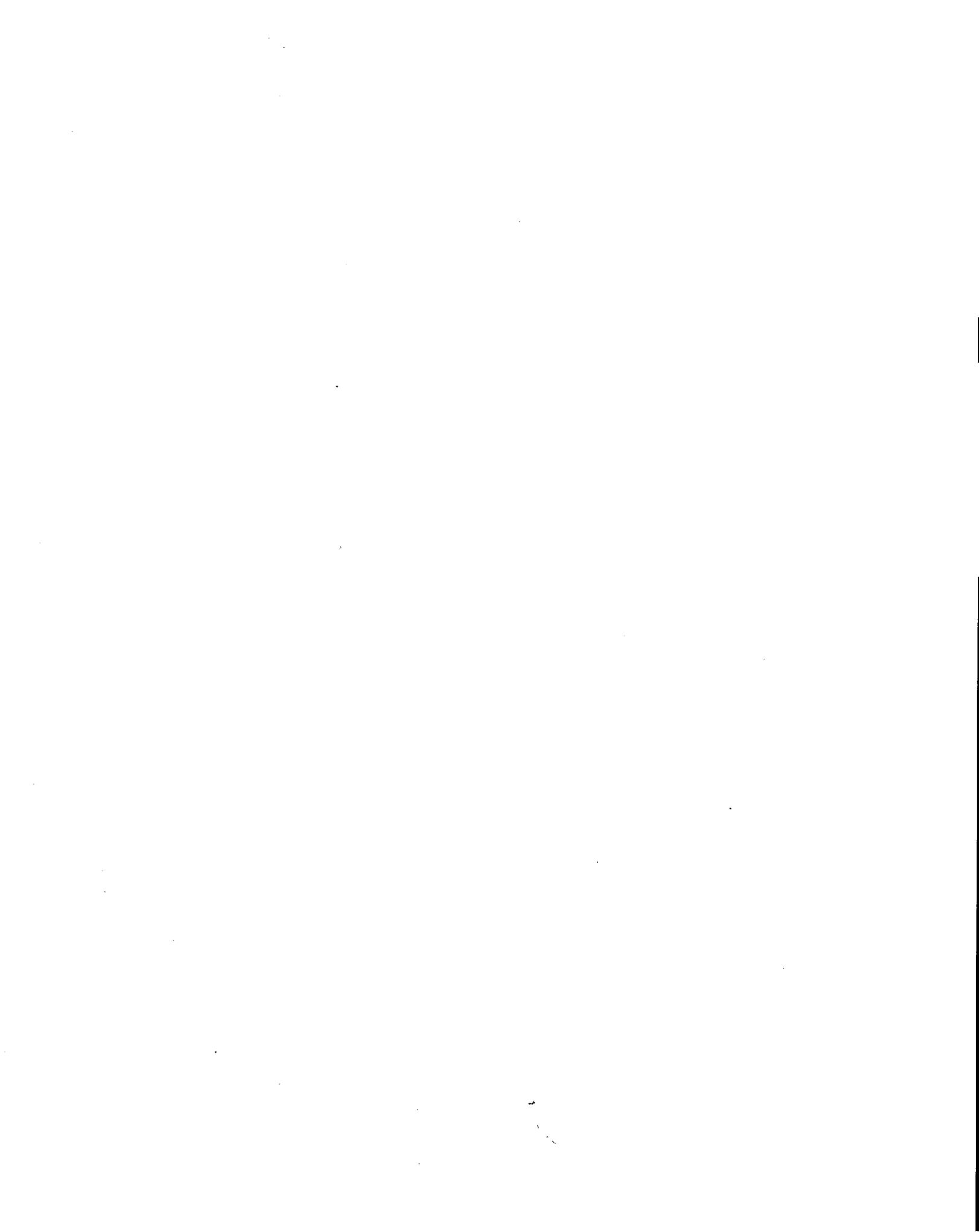
- 叙出力各员事上谕 十月十七日409
- 八五、著各省督抚于所属拿获烟土烟具须目击销毁事
上谕 十月十八日410
- 八六、著将山西贩烟武举韩步鳌等斥革讯办事上谕
十月十八日410
- 八七、工科掌印给事中况澄奏请将吸烟职官从重治罪
并议拿烟章程折 十月十九日411
- 八八、山东道监察御史贾臻奏请肃海防以辑洋商折
十月二十四日412
- 八九、著刑部堂司各官于审办烟犯时倍加慎重严防弊
端事上谕 十月二十四日413
- 九〇、著将在署内寄存鸦片之县丞胡履震即行革职事
上谕 十月二十四日414
- 九一、著将藏匿鸦片烟具之宗室荣祥等交刑部及宗人
府审办事上谕 十月二十七日414
- 九二、太仆寺少卿杨殿邦奏陈严禁鸦片入口及白银外
流之法三款折 十月二十八日415
- 九三、著将吸食鸦片之三等伯贵明革爵严审事上谕
十月二十九日417
- 九四、巡视东城户科给事中蔡琼奏为欲治鸦片兴贩吸
食必应严治窝庇折 十一月初四日418
- 九五、著云贵总督伊里布等严禁云南种植罌粟并贩卖
鸦片事上谕 十一月初四日419
- 九六、赏叙查禁鸦片勤奋之湘潭知县董友筠等员事上
谕 十一月初六日420
- 九七、两广总督邓廷桢奏为查获贩烟密口提省审办折
十一月初七日421
- 九八、著将吸食鸦片之武举王万金斥革事上谕 十一月

- 初九日422
- 九九、官民人等倘再吸烟定行严办事上谕 十一月十一日422
- 一〇〇、掌山东道监察御史汪于泗奏请严飭查缉奉天海口鸦片折 十一月十五日423
- 一〇一、著颁给林则徐钦差大臣关防驰赴广东查办海口事件上谕 十一月十五日424
- 一〇二、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为筹议杜绝商船夹带鸦片章程折 十一月十六日424
- 一〇三、两广总督邓廷桢奏报广东严防鸦片偷漏入口办法折 十一月十六日426
- 一〇四、两广总督邓廷桢奏参查缉鸦片不力之潮阳县知县片 十一月十六日428
- 一〇五、著将藏有鸦片烟袋等物之姚绍庆等交刑部审讯事上谕 十一月十六日429
- 一〇六、著盛京将军耆英严查海口贩烟事上谕 十一月十六日429
- 一〇七、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为查获外国商船私带鸦片已驱逐出口片 十一月十七日430
- 一〇八、著内阁通谕严禁官员吸食鸦片事上谕 十一月十七日431
- 一〇九、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与林则徐合力禁烟事上谕 十一月十八日432
- 一一〇、著山东巡抚经额布质讯拔贡周缙绪等吸食鸦片嫌疑案上谕 十一月十八日433
- 一一一、著将私藏鸦片烟袋之丁锦云交刑部审讯事上谕十一月十八日433
- 一一二、闽浙总督锺祥奏为闽省查获烟犯烟土情形片

- 十一月十九日·····434
- 一一三、著将查办鸦片不力之梧州知府刘锡方摘去顶戴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一日·····435
- 一一四、著将吸食鸦片之房山知县宋嘉玉等革职永不叙用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一日·····435
- 一一五、闽浙总督锺祥奏报审拟张潘等大夥兴贩鸦片案犯折 十一月二十三日·····436
- 一一六、掌陕西道监察御史高枚奏请查究浙省吏民吸食鸦片等情折 十一月二十四日·····441
- 一一七、严责盛京将军耆英所奏意存讳饰殊难凭信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四日·····442
- 一一八、著将搜出烟土等件之蓝翎侍卫普安国等交刑部严办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四日·····443
- 一一九、著协办大学士汤金钊等驰赴浙江查办该省职官吸食鸦片等案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五日·····443
- 一二〇、山东巡抚经额布奏为胶州外洋拿获兴贩鸦片案犯折 十一月二十八日·····444
- 一二一、为贵州查办鸦片认真著奖叙出力官员事上谕十二月初一日·····446
- 一二二、著云贵川桂等省于所管地面严禁栽种罌粟熬烟事上谕 十二月初二日·····446
- 一二三、盛京将军耆英等奏为赶议鸦片章程折 十二月初四日·····447
- 一二四、著奖叙访获贩卖烟土巨案之胶州知州韩亚熊等员事上谕 十二月初四日·····448
- 一二五、著奖叙查办鸦片尚属认真之山西省知府知县各员事上谕 十二月初五日·····448
- 一二六、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报粤东续获鸦片匪犯起

- 数折 十二月初八日·····449
- 一二七、两广总督邓廷桢奏为请飭各省督抚并力根除
鸦片烟害片 十二月八日·····450
- 一二八、两广总督邓廷桢等认真查缉鸦片可嘉著交部
议叙事上谕 十二月初九日·····451
- 一二九、著盛京将军耆英等必应从严从实查堵鸦片并
酌定章程不得诿卸事上谕 十二月初九日·····452
- 一三〇、山东道监察御史福珠隆阿奏陈查禁鸦片必效
之策以招告为尤要折 十二月初十日·····453
- 一三一、山东道监察御史福珠隆阿奏陈嗣后直省拿获
烟犯应将海口巨贩究出片 十二月十一日·····455
- 一三二、著将玩忽及吸食鸦片之湖北巡检等员提省讯
究事上谕 十二月十一日·····455
- 一三三、著奖叙拿获烟犯之西城指挥等各员事上谕
十二月十一日·····456
- 一三四、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报审拟开设窑口冯亚丕
等情形折 十二月十六日·····456
- 一三五、盛京将军耆英等奏遵旨轮流前往金州海口查
办鸦片折 十二月十六日·····461
- 一三六、京畿道御史重豫奏陈禁绝鸦片烟流弊四条折
十二月十六日·····462
- 一三七、著钦差大臣林则徐抵粤后会同邓廷桢熟筹驻
洋守堵私售鸦片事上谕 十二月十六日·····464
- 一三八、著将玩视捕拿鸦片人犯之广东署湖阳知县摘
去顶带事上谕 十二月十六日·····464
- 一三九、著将鸦片烟犯宗室良鉴解交宗人府会同刑部
审办事上谕 十二月十七日·····465
- 一四〇、著将京城所获吸食鸦片之官民人等交刑部审

- 讯事上谕 十二月十七日·····465
- 一四一、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报驱逐英国住省烟贩八人回国折 十二月十八日·····465
- 一四二、云贵总督伊里布等奏为遵旨禁种罂粟并续获烟犯烟土折 十二月十八日·····466
- 一四三、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陈将与林则徐共矢血诚会办查禁鸦片事宜折 十二月十八日·····469
- 一四四、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为英国烟贩查顿回国水陆仍严行搜禁奸贩片 十二月十八日·····470
- 一四五、奖励陕西省勤奋查办鸦片烟犯之知县等官员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一日·····471
- 一四六、著将奉天查拿鸦片不力官员交部议处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五日·····472
- 一四七、著将鸦片烟犯毛成等解交刑部讯办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五日·····472
- 一四八、两广总督邓廷桢奏为拿获代匪出洋买运鸦片巡役折 十二月二十七日·····473
- 一四九、两广总督邓廷桢奏报粤洋东路外国船只驱逐尽净并陆路查获烟犯情形折 十二月二十七日·····475
- 一五〇、两广总督邓廷桢奏报查禁弁兵吸食鸦片情形片 十二月二十七日·····476
- 一五一、广西巡抚梁章巨奏为查拿洋烟情形并请开复知府刘锡方顶带折 十二月二十九日·····477
- 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
- 一、湖南巡抚裕泰奏为收缴烟土拿获烟犯分别办理情形折 正月初九日·····480
- 二、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与林则徐协力同心严禁海口鸦片贩运等事上谕 正月初九日·····483



- 一七、钦差大臣林则徐奏报英国烟贩查顿情形及请早
颁严惩吸食鸦片律例片 正月二十七日·····498
- 一八、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等追捕寄碇趸船并议奏可否
断绝茶叶大黄外贸事上谕 正月二十七日·····499
- 一九、著钦差大臣林则徐访查英人渣吨实在情形并严
行驱逐事上谕 正月二十七日·····499
- 二〇、著将吸食鸦片之山东署任海防同知永庆解任交
巡抚提案查讯事上谕 正月二十八日·····500
- 二一、著山西学政张琴将山西有否栽种罌粟情形据实
奏闻事上谕 正月二十九日·····500
- 二二、著各直省将奸徒另造之七宝琉璃散与鸦片一律
严拿究治事上谕 正月二十九日·····501
- 二三、著沿海各直省协力同心驱逐贩卖鸦片之外国船
只事上谕 二月初一日·····501
- 二四、著奖叙查拿鸦片认真出力之山西省官员事上谕
二月初五日·····502
- 二五、著两广总督邓廷桢查访梧州知府刘锡方查拿鸦
片之实情事上谕 二月初七日·····503
- 二六、著奖叙广西查获鸦片有功官员并著严禁栽种罌
粟熬烟事上谕 二月初七日·····503
- 二七、著盛京将军耆英等金州海口查拿鸦片虽初具成
效仍应昼夜巡缉访拿事上谕 二月初九日·····504
- 二八、著将挟优吸食鸦片之职官交部审讯事上谕
二月初十日·····504
- 二九、著军机大臣等议奏御史爱崇阿奏禁鸦片一折事
上谕 二月十二日·····505
- 三〇、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即行飭催赶造虎门海口铁
链木排并炮台事上谕 二月十六日·····505

- 三一、著钦差大臣林则徐查奏于虎门海口创设木排铁链炮位之处是否有益事上谕 二月十六日505
- 三二、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续逐鸦片趸船事上谕 二月十六日506
- 三三、著钦差大臣林则徐亲赴虎门澳门等处相机度势熟筹严防海口事上谕 二月二十日507
- 三四、著将烟犯刘礼恭交刑部严讯并著知情之给事中巫宜禊明白回奏事上谕 二月二十日507
- 三五、著山东巡抚经额布查办山东吸食鸦片官员事上谕 二月二十七日508
- 三六、钦差大臣林则徐奏为英贩烟趸船鸦片尽数呈缴折 二月二十九日508
- 三七、钦差大臣林则徐奏复洋商已缴鸦片请暂缓断绝互市片 二月二十九日511
- 附一：著各国商人呈缴鸦片谕稿及义律复禀 二月二十九日513
- 附二：义律请展延来船禁带鸦片期限禀 二月二十九日515
- 三八、著将查拿鸦片出力营员交部从优议叙事上谕 二月二十九日516
- 三九、江苏巡抚陈奎奏为遵旨稽查吴淞海口鸦片章程折 二月三十日516
- 附：吴淞海口严查夹带鸦片章程 二月三十日518
- 四〇、著将查拿鸦片人犯日久无获之山东莱阳知县即行撤任事上谕 三月初一日519
- 四一、著将吸食鸦片之觉罗锺禧等分别严处事上谕 三月初二日520
- 四二、著嗣后各省拿获烟犯不准以呈缴烟膏烟具入奏以杜朦混事上谕 三月初三日520
- 四三、著将吸食鸦片之捐纳职员董荣交刑部审讯事上

- 谕 三月初三日521
 四四、著将吸食鸦片之职官并知情之给事中分别拟罪
 议处事上谕 三月初八日521
 四五、著将烟犯于五等交刑部审讯并根究贝勒长子奕
 遽确情事上谕 三月初九日521
 四六、著将吸食鸦片之署浙江南浔巡检即行革职严审
 事上谕 三月十一日522
 四七、著将烟犯于五供出之贝勒之子奕遽交刑部及宗
 人府严办事上谕 三月十四日522
 四八、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为续获鸦片匪犯起数折
 三月十六日522
 四九、著大学士等议奏查禁吴淞口夹带鸦片章程事上
 谕 三月十六日524
 五〇、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等亲鞠知府刘锡方家丁贿放
 烟土一案事上谕 三月十八日524
 五一、著允准钦差大臣林则徐等所奏缓议断绝中外通
 商事上谕 三月十九日525
 五二、著将钦差大臣林则徐等交部从优议叙并将收缴
 烟土查清解京事上谕 三月十九日525
 五三、盛京将军耆英奏报循例携印前往海口巡察起程
 日期折 三月二十一日526
 五四、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报收缴鸦片将竣乘势清理
 东路折 三月二十一日527
 五五、钦差大臣林则徐奏为烟贩查顿实已回国现已查
 明伙党一并驱逐片 三月二十一日529
 五六、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为遵旨会同林则徐力除鸦
 片毒害片 三月二十一日530
 五七、著各直省督抚留心访察吏役内之吸烟及贿纵人

- 犯依律严惩事上谕 三月二十二日·····531
- 五八、军机处奏为拟将贝勒绵誉应严加议处事写入谕旨事片 三月·····532
- 五九、四川总督宝兴奏报川省查获烟土烟具烟犯等情折 三月二十三日·····532
- 六〇、浙江道监察御史邓瀛奏请将在粤所收缴之烟土就地销毁无庸解京折 三月二十五日·····533
- 六一、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报审拟广州万益号李四等代买烟土案折 三月二十四日·····535
- 六二、闽浙总督钟祥奏报严拿鸦片烟贩情形及任事出力员弁片 三月二十五日·····538
- 六三、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将广东收缴之鸦片就地销毁事上谕 三月二十六日·····539
- 六四、著将江西查办鸦片出力官员交部议叙事上谕 三月二十七日·····540
- 六五、著将查禁鸦片不力之知县臧之壘等摘顶勒缉事上谕 三月二十七日·····540
- 六六、河南道监察御史步际桐奏为查办鸦片在取具外商切结后尚应设法永杜弊端折 三月二十八日·····541
- 六七、著钦差大臣林则徐妥议步际桐折设法永杜鸦片弊端事上谕 三月二十九日·····542
- 六八、吏部尚书奕经等奏为遵旨议叙林则徐等人折 四月初三日·····542
- 六九、著分别赏给林则徐等以加级纪录事上谕 四月初三日·····543
- 七〇、钦差大臣林则徐奏为英国等船只所呈缴之鸦片已一律收清折 四月初六日·····543
- 七一、钦差大臣林则徐奏复查虎门排链炮台情形折

- 四月初六日545
- 七二、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外人夹带鸦片罪名应议
专条片 四月初六日548
- 七三、钦差大臣林则徐奏谢调补两江总督之恩折 四
月十二日550
- 七四、钦差大臣林则徐奏谢从优议叙之恩折 四月十二
日551
- 七五、著将查办鸦片认真出力之湖南试用知府以知府
尽先补用事上谕 四月十三日552
- 七六、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将鸦片收缴净尽并驱逐颠
地伙党事上谕 四月十五日552
- 七七、湖南道监察御史焦友麟奏为福建漳泉两府营务
废弛请旨查办折 四月十六日553
- 七八、著刑部嗣后承审烟案宜切实根追不可将就结案
事上谕 四月十七日554
- 七九、著将失察栽种罌粟之广西官员交部议处事上谕
四月十七日554
- 八〇、著将未经查报栽种罌粟之浙江台州道府交部议
处事上谕 四月十八日555
- 八一、著将吸食鸦片之山东署任同知革职审拟事上谕
四月十九日556
- 八二、掌山西道监察御史郭柏荫奏请整顿闽省海口防
务以绝鸦片渗漏折 四月二十二日556
- 八三、盛京将军耆英奏报搜查海口商船及查办海口烟
禁情形折 四月二十三日557
- 八四、山西巡抚申启贤奏报销毁鸦片烟及查办情形折
四月二十五日560
- 八五、著直省督抚查办吸食鸦片之幕友不得瞻顾容隐

- 事上谕 四月二十七日·····561
- 八六、著钦差大臣林则徐亲督销毁所收缴之鸦片事上
谕 四月二十九日·····562
- 八七、著两广总督邓廷楨等随时检修虎门海口木排铁
链事上谕 四月二十九日·····563
- 八八、著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议奏惩治外国人夹带鸦片
专条事上谕 四月二十九日·····563
- 八九、著将查办鸦片勤能出力之署贵筑知县加銜升用
事上谕 四月二十九日·····564
- 九〇、著将拿办鸦片烟案出力之福建官员分别加銜升
用事上谕 五月初一日·····564
- 九一、大学士敬敏等奏为遵旨会议具奏严禁鸦片章程
折 五月初二日·····564
- 九二、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复议得查禁吴淞口鸦片章
程应如陈銓所奏办理折 五月初二日·····586
- 九三、著盛京将军耆英认真核办烟案互保并不准流寓
闽人栖留奉天海口事上谕 五月初二日·····587
- 九四、为批准查禁吴淞口鸦片章程并各省海口均著妥
议章程事上谕 五月初二日·····588
- 九五、著奖励查拿烟犯出力之京城官员并继续追拿逃
犯事上谕 五月初二日·····588
- 九六、著将烟犯乔大等交刑部审讯并传讯及押解犯官
事上谕 五月初二日·····589
- 九七、著直隶总督琦善派员查察至直隶商船有无夹带
鸦片事上谕 五月初三日·····589
- 九八、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报拿获假捏照会外国公文
人犯折 五月初四日·····590
- 九九、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请将因循不振之镇将分别

- 勒休降补折 五月初四日591
- 一〇〇、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报销化烟土已将及半折
五月初四日593
- 一〇一、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陈在东西各路越窳之外
船可以枪击炮轰及以火攻片 五月初四日596
- 一〇二、大学士等所议严禁鸦片章程尚属周妥著照所
议办理事上谕 五月初五日597
- 一〇三、著湖广总督桂良密查湖北吸食鸦片官员从严
参办事上谕 五月初九日598
- 一〇四、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陈筹禁浙省罍粟洋烟酌
议章程折 五月初十日599
- 一〇五、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复定拟洋人携带鸦片入
口治罪专条折 五月十三日601
- 附：洋人携带鸦片入口治罪专条 五月十三日602
- 一〇六、闽浙总督钟祥奏为亲赴各海口督查驱逐外船
片 五月十六日602
- 一〇七、穆荫奏为外国船只收买幼孩请旨飭禁片
五月十七日603
- 一〇八、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等查明外国船只有否收买
幼孩事上谕 五月十七日604
- 一〇九、著将两广总督邓廷楨等所参吸食鸦片各员即
行革职事上谕 五月十七日604
- 一一〇、著将严禁鸦片章程通谕军民人等并著各直省
认真查办事上谕 五月十八日605
- 一一一、著将起获鸦片案内宗室瑞龄交刑部会同宗人
府严审事上谕 五月二十日605
- 一二二、著奖叙拿获烟犯之京城职官事上谕 五月二十
一日606

- 一一三、广州将军德克金布等奏报前往虎门查视销毁
鸦片折 五月二十二日·····606
- 一一四、著各直省整顿营务诸弊并将弁等吸食鸦片情
事上谕 五月二十二日·····607
- 一一五、著优叙云南缉获烟案各员弁事上谕 五月二十
二日·····608
- 一一六、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报严办续获烟犯以杜外
人窥伺折 五月二十五日·····608
- 一一七、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报虎门销毁鸦片已一律
完竣折 五月二十五日·····610
- 一一八、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请将销烟中毒身故之陈
熔议恤折 五月二十五日·····612
- 一一九、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外国货船互市情形及
空趸开行只数折 五月二十五日·····613
- 一二〇、钦差大臣林则徐奏为沥陈民间烟土枪具仍宜
收缴片 五月·····614
- 一二一、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报虎门排链炮台工竣并
察看试演情形折 五月二十五日·····618
- 一二二、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报筹办排链炮台岁修经
费片 五月二十五日·····622
- 一二三、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陈护理排链以期经久片
五月二十五日·····623
- 一二四、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粤东民情浮妄及查办鸦
片情形片 五月二十五日·····624
- 一二五、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等相机筹办驱逐越窳外船
事上谕 五月二十八日·····625
- 一二六、著两广总督邓廷桢迅即具奏副将惠昌耀堪胜
水师总兵与否事上谕 五月二十八日·····626

- 一二七、著将巡防鸦片外船疏懈之参将勒令休致并总兵降用事上谕 五月二十八日·····626
- 一二八、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申明刊卖致外国假照会人犯分别治罪事上谕 五月二十八日·····627
- 一二九、著将曾经吸食鸦片之安徽省官员均予革职事上谕 五月三十日·····627
- 一三〇、著吏部查议鼓励拿获职官售卖鸦片案之指挥事上谕 六月初三日·····628
- 一三一、著奖励首先访获职官及吏役吸食鸦片案之吏目事上谕 六月初三日·····628
- 一三二、江南道监察御史骆秉章奏陈整饬洋务以绝弊端折 六月初五日·····628
- 一三三、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为遵旨议奏筹禁浙省洋烟罌粟章程情形折 六月初七日·····631
- 一三四、著广州将军德克金布查办广州八旗聚处地方包庇鸦片兴贩事上谕 六月初七日·····632
- 一三五、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就骆秉章所奏妥议章程事上谕 六月初七日·····633
- 一三六、著贵州巡抚贺长龄查奏贵州候补知府孟怀川果否吸食鸦片事上谕 六月初十日·····633
- 一三七、著将失察栽种罌粟之浙江官员交部议处事上谕 六月十三日·····634
- 一三八、著将吸食鸦片之已革御史裕安等从重发军台效力事上谕 六月十五日·····634
- 一三九、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报审拟巡役李溃等出洋代买鸦片案折 六月十六日·····635
- 一四〇、著钦差大臣林则徐不必将所留四种样土解京并通谕各省拿获烟犯务将烟具等销毁事上谕 六月

- 十八日638
- 一四一、著将销烟受毒身故之陈熔交部照例赐恤事上
 谕 六月十八日639
- 一四二、著将吸食鸦片之贵州职官发往新疆效力事上
 谕 六月十八日639
- 一四三、著将失察栽种罌粟之浙江官员分别降级处分
 事上谕 六月十九日640
- 一四四、著奖励访获烟贩之湖南官员事上谕 六月十九
 日640
- 一四五、著将安徽省办理烟案勤惰之官员分别奖惩事
 上谕 六月二十日641
- 一四六、著奖励云贵办理烟案奋勉各员事上谕 六月
 二十日641
- 一四七、著山东巡抚经额布确查山东革员干预公事并
 职官吸食鸦片事上谕 六月二十一日642
- 一四八、著步军统领衙门等查办看押烟犯之兵役得贓
 卖烟情弊事上谕 六月二十三日642
- 一四九、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呈拟具致英国国王檄谕
 底稿折 六月二十四日643
 附：致英国国王檄谕稿 六月二十四日644
- 一五〇、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家丁贿放烟土请将知
 府刘锡方革职折 六月二十四日646
- 一五一、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守备蒋大彪访有劣迹
 请革审折 六月二十四日649
- 一五二、两广总督邓廷桢奏为摘顶知府刘锡方查获烟
 膏烟具请予开复折 六月二十四日651
- 一五三、两广总督邓廷桢奏为遵旨察看得惠昌耀认真
 防堵堪任总兵折 六月二十四日653

- 一五四、著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随时查修虎门排链炮台等事上谕 六月二十七日·····654
- 一五五、著江西巡抚钱宝琛严审吸食鸦片之江西署南昌府通判杨尚炯事上谕 六月二十九日·····655
- 一五六、著吏部议叙拿获烟犯出力之候补吏目事上谕七月初一日·····655
- 一五七、著各省督抚于查禁鸦片应区别地方情形事事核实而除积弊事上谕 七月初十日·····655
- 一五八、著将查拿烟案不力之陕西知县分别议处或降补事上谕 七月初十日·····656
- 一五九、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为遵旨筹议严查浙江海口鸦片章程四条折 七月十四日·····657
- 一六〇、著将曾经吸食鸦片之直隶蓟永盐运分司即行革职事上谕 七月十六日·····659
- 一六一、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报续获鸦片匪犯并烟泥枪具折 七月十八日·····659
- 一六二、著直隶总督琦善严查天津隐匿囤积之鸦片并速拿蠹役王治明事上谕 七月十八日·····661
- 一六三、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即将颁发英国国王檄谕照录发出事上谕 七月十九日·····661
- 一六四、著将失察家丁贿纵烟犯之广西梧州知府刘锡方革职事上谕 七月十九日·····662
- 一六五、著将侵匿贿纵烟犯之广东营员革职严审事上谕 七月十九日·····662
- 一六六、著将贵州都司马鸣珂革职讯究有无吸食鸦片事上谕 七月二十一日·····663
- 一六七、大学士载铨等奏为遵旨议驳陈光亨条陈应行酌议鸦片章程各条折 七月二十二日·····663

- 一六八、钦差大臣林则徐奏英船并无私买或戕害幼孩
但有贩卖华民出国情事折 七月二十四日……………667
- 一六九、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义律抗不交凶已严断
接济勒兵分堵海口折 七月二十四日……………669
- 一七〇、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英国非不可制请严谕
将英船新烟查明全缴片 七月二十四日……………673
- 一七一、大理寺少卿惠丰奏请查禁西陲鸦片折 七月
二十七日……………675
- 一七二、福建巡抚吴文熔奏报查明闽洋英船踪迹并获
运烟人犯折 七月二十七日……………677
- 一七三、著新疆各城将军都统大臣等查禁鸦片兴贩吸
食事上谕 七月二十七日……………678
- 一七四、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英领义律率船偷袭
已予反击及葡人代为转圜折 八月十一日……………678
- 一七五、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巡阅澳门情形折
八月十一日……………681
- 一七六、著将看押烟犯宗室来恩不职致令脱逃之宗室
和泰等分别革职议处事上谕 八月十一日……………683
- 一七七、著照广西巡抚梁章巨所奏查禁罌粟章程办理
事上谕 八月十三日……………684
- 一七八、军机大臣穆彰阿等为遵旨议复乌尔恭额所奏
严查海口鸦片章程应予准行折 八月十六日……………684
- 一七九、直隶总督琦善奏为查办天津洋船进口情形片
八月十六日……………686
- 一八〇、钦差大臣林则徐奏呈《英吉利国领事义律面
递澳门同知说帖》 八月十七日……………687
- 一八一、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对英领事之抗拒不可示
弱应相机筹度尽善事上谕 八月十七日……………689

- 一八二、著吏部议叙湖南拿获鸦片人犯出力之员事上
 谕 八月十八日690
- 一八三、著盛京将军耆英等严飭截拿由天津东驶之可疑
 船只事上谕 八月十九日690
- 一八四、两广总督邓廷桢奏陈有人造谣诋毁现正查拿
 并决心与林则徐妥议禁烟片 八月二十日691
- 一八五、著派锦州副都统道庆督办奉天等处海口禁烟
 事上谕 八月二十一日692
- 一八六、福州将军嵩溥等遵旨复奏为筹议查禁闽省海
 口鸦片章程折 八月二十二日693
- 一八七、直隶总督琦善奏为盘查闽广船只并续获烟犯
 片 八月二十四日696
- 一八八、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复会议裕谦所奏应如所
 议通行办理事折 八月二十七日697
- 一八九、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已谕英领事将英船听
 搜并办理出结究凶折 八月二十九日699
- 一九〇、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仍须责令英人出结片
 八月二十九日702
- 一九一、著将与起获烟案有关之宗室伊克坦布严行审
 讯事上谕 八月二十九日702
- 一九二、英船开炮逞凶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等不可示弱
 相机筹划并奖励有功员弁事上谕 九月初五日703
- 一九三、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另议澳门查烟章程事上
 谕 九月初五日704
- 一九四、著将曾经吸食鸦片之长芦候补盐知事即行革
 职事上谕 九月十四日704
- 一九五、著将吸食鸦片之江苏地方官员即行革职事上
 谕 九月十六日705

- 一九六、著闽浙总督桂良等查办台湾等地吸食鸦片官员事上谕 九月十六日705
- 一九七、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会阅虎门秋操折 九月十九日706
- 一九八、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审拟刊卖假捏英国公文人犯折 九月十九日707
- 一九九、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报查办鸦片续获人烟枪具确数折 九月十九日709
- 二〇〇、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参失察烟犯之署知州陈道坦等员弁片 九月十九日710
- 二〇一、署理闽浙总督魏元烺等奏请将代运鸦片之把总革职拿问等情折 九月二十日712
- 二〇二、福建巡抚吴文熔奏为英船实无收买幼孩事折 九月二十一日713
- 二〇三、著新疆将军都统大臣等实力查禁鸦片有犯必惩事上谕 九月二十二日715
- 二〇四、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将外国船只具结事通盘筹画办理结实事上谕 九月二十三日716
- 二〇五、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报驱逐英趸船催交凶手及查验具结进口货船情形折 九月二十八日717
- 二〇六、著将曾经吸食鸦片之贵州候补知府即行革职事上谕 九月二十九日719
- 二〇七、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等查访造谣之人讯明从重拟罪事上谕 九月三十日720
- 二〇八、著将涉嫌贿纵烟犯情弊之广东守备知县等革职严审事上谕 九月三十日720
- 二〇九、著将曾经吸食鸦片之江西革员杨尚炯从重发往军台效力事上谕 十月初一日721

- 二一〇、著将曾经吸食鸦片之浙江官员即行革职事上
 谕 十月初三日721
- 二一一、署理闽浙总督魏元烺等奏报接准钦差大臣林
 则徐咨会一体堵烧英船事片 十月初四日722
- 二一二、福州将军嵩溥奏请严禁鸦片偷运并水师务须
 实力截拿折 十月十一日722
- 二一三、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请奖叙虎门排链炮台工
 程出力人员折 十月十五日724
- 二一四、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拿获通英售卖鸦片匪
 犯申明汇案惩办折 十月十六日725
- 二一五、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英兵船阻挠该国商船
 具结并到处滋扰叠被击退折 十月十六日730
- 二一六、钦差大臣林则徐奏请遣用废员马辰及微员彭
 凤池片 十月十六日735
- 二一七、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等于驱逐英趸船后仍严行
 查拿并可权变示威事上谕 十月二十二日736
- 二一八、著将失察鸦片夹带之广东候补知州陈道坦等
 摘去顶戴事上谕 十月二十二日737
- 二一九、福建巡抚吴文熔奏为查明漳泉营务情形据实
 复奏折 十月二十三日737
- 二二〇、福建巡抚吴文熔奏报已获通英烟犯案内逃逸
 之林牙美等人片 十月二十三日739
- 二二一、著通谕各直省严惩教官生员吸食鸦片事上谕
 十月二十四日739
- 二二二、著将被参吸食鸦片之山东地方官员解任审讯
 事上谕 十月二十七日740
- 二二三、著将代运鸦片之福建把总林和国等分别革职
 拿问或解任审讯事上谕 十月三十日740

- 二二四、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等确查广东韶关吏役有无
得规故纵烟犯情事上谕 十一月初六日741
- 二二五、著准钦差大臣林则徐所奏将马辰等留于广东
差委事上谕 十一月初八日741
- 二二六、为英船胆敢首先开炮接仗著即停止对英贸易
等事上谕 十一月初八日741
- 二二七、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察看义律及英国奸商
反复情形遵旨不准交易折 十一月初九日742
- 二二八、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请将高廉道暂驻澳门查
办中外贸易事务片 十一月745
- 二二九、大学士穆彰阿等遵旨奏复福建海口查拿鸦片
章程周备可行折 十一月十一日746
- 二三〇、著照绥远城将军嵩溥等所奏查拿闽省海口鸦
片章程办理事上谕 十一月十一日748
- 二三一、著沿海督抚严办营弁得规买放不肯认真巡缉
等弊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一日748
- 二三二、著将吸食鸦片之江苏瓜洲巡检即行革职严审
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四日749
- 二三三、科布多参赞大臣固庆等奏为体察科布多地方
鸦片情形折 十二月初一日749
- 二三四、著将林则徐调补两广总督邓廷桢调补两江总
督事上谕 十二月初一日750
- 二三五、著两广总督林则徐仍遵前旨尽逐英船绝其贸
易严塞弊漏一劳永逸事上谕 十二月初二日750
- 二三六、著照两广总督林则徐所请即飭广东高廉道暂
驻澳门查办洋务事上谕 十二月初二日751
- 二三七、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为遵旨宣布英人罪状并
设法驱逐英船出口折 十二月初四日752

- 二三八、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报审拟出洋贩烟并接济英船匪犯折 十二月初四日·····753
- 二三九、两广总督林则徐奏报审拟谭升等兴贩鸦片及得贿纵放等案折 十二月初四日·····758
- 二四〇、山东巡抚托浑布遵旨奏复海口防缉鸦片章程折 十二月初八日·····762
- 二四一、掌河南道监察御史林士傅奏请速办禁烟玩法官员折 十二月初十日·····766
- 二四二、顺天府尹曾望颜奏请封关禁海断绝对外贸易并设法剿办折 十二月初十日·····767
- 二四三、顺天府尹曾望颜奏请议定对澳门贸易章程并保结不夹带鸦片片 十二月初十日·····770
- 二四四、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奏谢赏给法福灵阿巴图鲁名号折 十二月十一日·····770
- 二四五、江南道监察御史蔡家珩奏请严飭各省水师提督查办弁兵买放鸦片折 十二月十一日·····771
- 二四六、和阗办事大臣达明阿奏为和阗地方呈缴烟土分别定拟情形折 十二月十三日·····772
- 二四七、江南道监察御史陆应谷奏请于滇省近边要口稽查烟贩折 十二月十七日·····774
- 二四八、闽浙总督桂良等奏报闽省现在查禁烟犯情形片 十二月十八日·····775
- 二四九、闽浙总督桂良等奏请将玩视重案之顾瑄发往军台折 十二月十九日·····776
- 二五〇、两广总督邓廷桢奏为续阅各营因公到省官兵分别办理情形折 十二月十九日·····778
- 二五一、喀什噶尔领队大臣富兴阿奏喀什噶尔查办鸦片情形折 十二月十九日·····780

- 二五二、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报续获鸦片烟案实数并
现办情形折 十二月十九日·····781
- 二五三、著惠吉等随时查拿新疆各地鸦片兴贩吸食并
栽种罌粟事上谕 十二月十九日·····783
- 二五四、著将查办鸦片不力之安徽官员分别议处摘顶
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日·····783
- 二五五、著云贵总督邓廷桢等按御史陆应谷折内所指
处所严查贩烟及栽种罌粟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一日·····784
- 二五六、著四川总督宝兴查明御史陆应谷折内所指各
条从严究治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一日·····784
- 二五七、叶尔羌参赞大臣恩特亨额等奏为筹议南疆各
处禁烟章程折 十二月二十二日·····785
附：新疆南路各城查禁鸦片烟章程 十二月二十二日·····786
- 二五八、著派祁寯藻黄爵滋驰赴福建查办事件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二日·····789
- 二五九、著祁寯藻于江苏会同黄爵滋驰往福建查办事
件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二日·····790
- 二六〇、著闽浙总督邓廷桢会同祁寯藻等严查闽省鸦
片走私等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二日·····790
- 二六一、著调补邓廷桢为云贵总督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
二日·····791
- 二六二、监察御史杜彦士奏为英船在同安滋事应设法
击逐片 十二月二十三日·····791
- 二六三、著闽浙总督·福建巡抚吴文熔查明福建同安
县外国船只开炮对敌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三日·····792
- 二六四、著叶尔羌参赞大臣恩特亨额等严究叶尔羌等
地烟土贩卖务绝根株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三日·····792
- 二六五、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为遵查韶州东西二关近

- 无包庇烟匪情形折 十二月二十四日·····793
- 二六六、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复议御史骆秉章条陈整伤
洋务章程折 十二月二十四日·····795
- 二六七、两广总督林则徐奏复粤省封港后严海防以杜
流弊并探闻英国另派领事来粤片 十二月二十四日·····798
- 二六八、为广东封港断绝与英贸易著各省一体严防外
船闯入销烟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六日·····799
- 二六九、著两广总督林则徐等严查英人影射绝其销货
之心并缉奸徒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六日·····800
- 二七〇、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请奖励禁烟及驱逐英船
出力人员折 十二月二十八日·····801
- 二七一、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为申明已革营员蒋大彪
等卖放烟犯情形按律定拟折 十二月二十八日·····802
- 二七二、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为申明卖放烟犯外委曾
日恩等情按律定拟折 十二月二十八日·····808
- 二七三、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请分别升补或开复查缉
出力员弁官职片 十二月二十八日·····811

嘉庆十五年(一八一〇年)

一、著步军统领等于京城各门严查鸦片烟物事上谕

三月初二日(上谕档)

嘉庆十五年三月初二日内阁奉上谕：

庆桂等奏，据广宁门巡役人等盘获杨姓身藏鸦片烟六盒，请交刑部审办一折。鸦片烟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骤长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致戕贼躯命，大为风俗人心之害，久干例禁。该犯杨姓，胆敢携带进城，实属藐法，著即交刑部严审办理。

惟此项烟斤，近闻购食者颇多，奸商牟利贩卖接踵而来。崇文门专理税务，仅于所属口岸地方稽察，恐尚未能周到。仍著步军统领、五城御史于各门禁严密访查，一有缉获，即当按律惩治，并将其烟物毁弃。至闽粤出产之地，并著该督抚关差查禁，断其来源，毋得视为具文，任其偷漏。

钦此。

二、两广总督百龄等奏为英国已另派新大班 宜将原大班喇嘛驱逐回国片

十一月(朱折)

再，查暎咭喇国大班喇嘛，经该国派令来粤经理贸易，自应恪守成规，仰副天朝柔怀至意。乃以洋商郑崇谦等负欠过多，辄行私给资本，串同民人吴亚成代理行务，实属违例多事，未便任其久留内地，覬觐垄断。臣等正拟传谕该国公司夷长办理间，兹据藩司曾燠、臬司陈若霖禀，据署南海县刘廷楠等转据洋商卢观恒等禀称：现在暎咭喇祖家公司货船，陆续到粤，经夷商等告知，该国因喇嘛连年承办贸易事务不妥，有违天朝功令，已另派新大班啞啞，不日来粤更换等语。

臣等访查啞啞前曾两次在粤办理大班事务，懍遵天朝例制，亦熟悉贸易章程，应俟该大班啞啞到粤，即飭令将喇嘛驱逐回国，毋许逗遛，以杜弊窦。

谨合词附片具奏，伏乞睿鉴。 谨奏。

朱批：览。

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年)

一、著两广总督松筠等严定章程防范 官匪勾结包运鸦片等物事上谕

六月二十六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松、广州将军福、广东巡抚韩、广州汉军副都统张。嘉庆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奉上谕：

据御史李可蕃条奏粤东积弊四款内称：粤东近日内地劫案甚多，州县官每借盗销案，偶获数盗，一经审认，即将属内抢劫之案严审，并招诱令兼认。只图规避处分，缉捕怠玩，盗风日炽等语。

审办盗案，总须赃真犯确。今以一盗而令兼认数案之罪，在本犯以罪名无增，严刑之下，勉强诬服。而承缉官役，恃有此通融销案之途，必至怠于缉捕。且案已销结之后，遇有正犯被获到案，又必多方迁就，设法弥缝，或竟私行纵逸，均未可定。况事不核实，其中诬扳诬认，屈抑牵累者，岂可胜言。是地方官只因规避处分，而贻害无穷，无怪盗风之日炽也。著该督抚严行查禁。嗣后审理盗案，务当复核确实。如有借盗销案者，一经查出，将承审官从严参办，使其不但不能规避处分，且获咎更重，庶共知警畏，积弊可除，而盗风日弭矣。

又称广州驻防兵丁内,汉军多有出城交结外人,勾伙谋利,并屡经犯有抢窃等案,该管员弁,徇庇纵恣,请严加管束等语。外省安设驻防,原以慎重城守,俾其专意操防。今广州驻防汉军,竟有勾窃为匪之事。该管官平日不知约束教导,实属废弛。著交该将军副都统实力查禁。嗣后该处汉军遵照定例,不准与本地土棍交结牟利及出城游荡,如有违犯,令该管旗员,即时禀报,照例治罪。若旗员知情袒庇,查出严参究处。

又称粤省各府有河道之州县,近日添设巡船,缉捕盗贼。该巡役并不认真巡缉,转滥索商民船只,或勾匪贩私包运鸦片硝磺等物,地方官讳匿不办,请敕定章程,严查究办等语。粤东设立巡船,原以防内河盗贼,乃视为具文,巡役不但不能缉贼,转借以为匪,是禁暴而适以为暴。地方官因循废弛,安望戢盗安良,日有起色?著该督抚严定章程,凡设有巡船州县,先将巡缉地面及巡役姓名,详悉造册申详,如有失事,该管司道即照捕役例,按限比缉。其有讹索私运等弊,各照本律治罪。该管地方官失察或讳匿不报,亦比照失察捕役及讳匿例,明立科条,奏定照依参处。

又称:粤东仰食广西、湖南米石,近因关口及交界地方文武衙门并各埠土匪留难讹诈,商贩观望不前,请旨饬禁等语。粤东产米素少,不敷本境民食。前松筠尚奏请招商贩运,并弛免关税。今据该御史所奏,是商贩之稀少,由于官吏之需索,地棍之把持。商民远道贩运,无利可营,而重受其累,自然裹足不前。著该督抚查照该御史所指关口地界及船头银名目,严行查禁。兵役棍徒,有犯必惩。并设法招徕商贩,使远近闻风,知该省迩日禁令严明,吏胥敛迹,自必源源贩运,民食日渐充裕矣。

李可蕃籍隶粤东,其所奏皆有案据可凭,自系实在情形。松筠等务各认真查办,以期力除积弊,绥靖地方。该御史原折,著发交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嘉庆十八年(一八一三年)

一、管理刑部事务董诰等奏复酌议买食鸦片罪名折

七月初十日(军录)

太保·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臣董诰等谨奏为遵旨酌议具奏事。

嘉庆十八年六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谕：自鸦片烟流入内地，深为风俗人心之害。从前市井无赖之徒私藏服食，乃近日侍卫官员等颇有食之者，甚属可恶。沉湎荒淫，自趋死路，大有关系，深惑人心，不可不严行饬禁。著刑部定立科条，凡商贩售卖鸦片烟者应作何治罪；侍卫官员等买食者应议以何等罪名，军民人等买食者应议以何等罪名。区别轻重，奏定后通行颁示，俾群知警戒，以挽浇风。钦此。钦遵。仰见我皇上整饬风俗，严儆荒淫之至意。

伏查例载：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如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佑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如兵役人等借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汛口地方武各文官，并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又嘉庆十六

年三月,据原任湖北巡抚钱楷奏,请飭禁外洋鸦片烟毋许透入内地一折,钦奉上谕:著责成各处海关监督,严加禁遏,并交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沿海各督抚认真查察。嗣后海船有夹带鸦片烟者,立行查拿,按律惩办。如委员胥吏有卖放情弊,均予重惩。倘竟透入内地货卖,一经发觉,著穷究来从何处,买自何人。不得以买自不识姓名商船搪塞朦混,当将失察卖放之监督及委员人等,一并惩办等因。钦此。钦遵在案。

窃思鸦片烟自流入内地以来,大为风俗人心之害,故例内兴贩鸦片烟及私开烟馆引诱良家子弟,均设有治罪专条,并曾奉谕旨,责成各海关监督暨沿海督抚认真稽查,毋许透入内地。立法本属严明,在市井无赖之徒私买服食,已属故违功令,而侍卫身列禁庭,官员名登仕版,迥非齐民可比,乃亦效尤买食,是其甘蹈邪僻,伐性戕生。诚如圣谕,甚属可恶。历年臣部,审买食鸦片烟之案,因例无正条,俱照违制律杖一百。法轻易犯,实不足以示惩儆,自应钦遵谕旨,分别官民,严立科条,俾昭炯戒。臣等查现任职官犯赌博,例应革职,枷号两个月,不准折赎。至官员买食鸦片烟,其不自知爱惜,核与官员赌博情罪相等。应请嗣后侍卫官员等,买食鸦片烟者,即行革职,仍照违制律杖一百,再加枷号两个月。军民人等买食者,俱杖一百,加枷号一个月。其兴贩鸦片烟及私开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仍照旧例治罪。兴贩为从之犯,减为首一等。

再,内地鸦片烟未能净绝,皆由各海关查察疏懈所致。政贵清源,应请敕交沿海各督抚及各海关监督,遇有海船进口,认真搜查,有犯必惩。倘有透入内地货卖,一经发觉,务须穷追来历,按例究办。仍由臣部通行八旗都统、都察院、步军统领暨直省各督、抚、将军、都统、府尹,广为晓谕,实力稽查,以挽浇风,而除积习,并载入例册遵行。

所有臣等酌议缘由,理合恭折具奏,是否有当,伏乞皇上睿鉴训示。谨奏请旨。

二、严禁侍卫官员太监买食鸦片 并严查鸦片烟贩事上谕

七月初十日(上谕档)

嘉庆十八年七月初十日奉旨：

刑部议奏，侍卫官员买食鸦片烟者，革职，杖一百，枷号两个月；军民人等杖一百，枷号一个月。均著照所议办理。

近日侍卫官员中，朕风闻即有违禁买食者，姑因事未发觉，免其查究。若不知悔改，将来或经举发，即照新例惩办，不能宽贷。再，太监供役内廷，闻亦有买食者，其情节尤为可恶。著总管内务府大臣，先通行晓谕，如有违禁故犯者，立行查拿，枷号两个月，发往黑龙江给该处官员为奴。

至鸦片烟一项，由外洋流入内地，蛊惑人心，戕害生命，其祸与鸩毒无异。奸商嗜利贩运，陷溺多人，皆由各处海关私纵偷越。前曾降旨各省海关监督等严行查禁，乃数年来，迄未遏止。并闻各海关竟有私征鸦片烟税银者，是竟导奸民以贩鬻之路，无怪乎流毒愈炽也。著再严饬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省沿海各关，如查有奸民私贩鸦片烟，冒禁过关，一经拿获，将鸦片烟立时抛弃入海，奸商按律治罪。倘管关监督等阳奉阴违，并私收税课，著该省督抚实力查参，将该监督先行革职，由驿具奏，朕必从重惩治。其各处辗转营贩之徒，并著五城顺天府步军统领衙门及各直省督抚等，一体严查，按律究办。钦此。

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年)

一、户部左侍郎苏楞额奏请严禁洋商 私运内地纹银及贩进洋钱折

正月二十五日(朱折)

奴才苏楞额谨奏,为严禁海洋私运,以裕民商,仰祈圣鉴事。

向来外洋夷民,准与粤东沿海地方客商,以货物互相交易。至内地金、铁、铜、铅与外夷洋钱银两,均不得互相贩运,律载綦严。近年以来,竟有夷商贿连洋行商人,借护回夷兵盘费为名,将内地银两络绎偷运,每年约计竟至百数十万之多。并将外洋低潮银两,制造洋钱,又名番饼,又名花边,每个重七钱三分五厘。始则带进内地,补色易换纹银,沿海愚民,私相授受,渐渐流行。近年居然两广、楚汉、江、浙、闽省畅行无忌。夷商以为奇货可居,高抬价值,除不补色外,每个转加算银七八分不等,而民间买卖,希图使用简便,情甘加算。于是交易半用洋钱,内地银两,翻觉艰于转运,兼之出洋银两过多,以致时形短绌。在夷商已将内地足色银两私运出洋,复将低潮洋钱运进,任意盘踞,欺朦商贾,不但有干例禁,且于中华民生乐利,日被侵耗。商贾往往贪易洋钱,而于货物转为末务,以致关榷税课盈余银两渐形亏短。若不亟早严禁,实于国课民生大有关

系。

查律载：金、铁、铜、铅不准出洋。而银两虽无专条禁止，然同为金属，且用项繁多，亦应一并禁绝。应请敕下两广督臣、粤海关监督严禁，各口如有夷商偷运内地银两，及贩进洋钱交易者，从重惩办。并请旨交各省督抚，将现在民间使用洋钱应如何筹酌办理饬禁，悉心妥议，俾不致骤形亏折，庶利弊肃清，而商民盈裕矣。

所有奴才管见所及，是否有当，伏祈睿鉴训示施行。为此谨奏。

二、著两广总督蒋攸銛等查明洋商偷运银两 出口实情并酌定严禁章程事上谕

正月二十五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蒋，传谕粤海关监督祥绍。嘉庆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奉上谕：

据苏楞额奏严禁海洋私运一折。据称：近年以来，夷商贿连洋行商人，借护回夷兵盘费为名，每年将内地银两偷运出洋，至百数十万之多。该夷商已将内地足色银两私运出洋，复将低潮洋钱运进，任意欺朦商贾，以致内地银两渐形短绌，请旨敕禁等语。

夷商交易，原令彼此以货物相准，俾中外通易有无，以便民用。若将内地银两，每年偷运出洋百数十万，岁积月累，于国计民生均有关系。著蒋攸銛、祥绍查明每岁夷商等偷运足色银两出洋实有若干，应如何酌定章程严密禁止，会同妥议具奏。苏楞额原折著抄寄阅看，将此谕令蒋攸銛并传谕祥绍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两广总督蒋攸銛等奏为遵旨查禁 纹银出口情形并酌议章程折

闰二月初三日(军录)

两广总督奴才蒋攸銛、粤海关监督奴才祥绍跪奏，为遵旨查禁偷运内地银两出洋，酌议章程，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接准军机大臣字寄，嘉庆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奉上谕。奴才等伏查闽、粤等省，濒临海洋，夷商辐辏，使用洋钱，由来已久。如果夷商等将低潮洋钱运进，而内地足色银两络绎偷运出洋，诚如圣谕，岁积月累，于国计民生，均有关系。奴才等遵即会同传集洋商伍敦元、卢棣荣等，严切究问有无夷人贿连该商偷运银两，并每年约计偷运若干。反复开导，令其据实供吐。当据禀称：纹银出洋，节经历任监督示禁，商等各有身家，何敢以身试法。夷商来粤交易，向系以货换货，其贩来呢羽、哔叽、棉花、皮张、钟表等物，换内地之绸缎、布匹、湖丝、茶叶、磁器，彼此准定互易。如应找不敷尾数皆用洋钱，每圆以七钱二分结算，两无加补。往往出口货价，多于进口货价，只有找回洋钱，实无偷运纹银出洋情事，并称洋钱银水合足纹总有九成。究诘再四，矢口不移，并情愿出具甘结，如别经查出，情甘治罪等语。奴才等复密加察访，情形尚属相符，并取各种洋钱煎试比较，足色均在九成上下，不至过于低潮。吊查洋商贸易出入货簿：嘉庆十七年进口货价一千二百七万余两，出口货价一千五百一十万余两；十八年进口货价一千二百六十三万余两，出口货价一千二百九十三万余两。则所称只有找回洋钱之语，尚属可信。

至于洋钱进口，民间以其使用简便，颇觉流通。每年夷船带来洋钱，或二三百万圆，或四五百万圆，以及数十万圆不等。现在粤省市价，每元换制钱七百二三十文，若至浙江、江苏等省，可值制钱八

百数十文。江、浙商民贩货来粤销售后，间有以贩回洋货不能获利，经带回洋钱者。此系该处洋钱市价昂贵，非由于夷人抬价欺朦。合无仰恳皇上天恩，俯顺輿情，免其饬禁，仍准照常行使，以安夷商，而便民用。惟内地银两，现虽查无偷运情弊，而商人惟利是图，不可不申明旧例，严行查禁。奴才等当饬地方文武会督各口员弁丁役人等，节节稽查，实力缉访。如洋商及通事人等，敢将银两私运夷船，定将洋商等照例治罪。倘员弁丁役，扶同隐漏，别经发觉，从严究办，以免日久懈弛之弊。

抑更有请者，粤东殷实之户，存贮洋钱者多，收贮纹银者少。惟地丁盐课关税，始用足色纹银，而足色之纹银，皆出于倾熔之银号。外省贩货来粤客商，偶有携带苏元杂色之银与洋钱，成色不甚高昂，亦须银号倾熔，方成足色。查藩库、运库各有官银匠开设银号，倾熔交库，独粤海关向无专设官银号，所有洋商每年应交库项一百数十万两之多，惟凭商人各自倾熔，漫无稽考，恐借此影射多倾，以致弊混，亦不可不防其渐。应请照藩、运二库之例，设立粤海关官银号数家，以专责成，而便稽查，不使稍滋弊窦。

所有严查内地银两，不准偷运出洋及酌议章程，是否有当，谨合词恭折复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十九年三月初八日奉朱批：户部议奏。钦此。

四、著粤海各口认真查禁鸦片事上谕

五月初四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蒋、广东巡抚董，传谕粤海关监督祥绍。嘉庆十九年五月初四日奉上谕：

本日崇禄等奏，盘获广东贡生卢赞跟随仆人张四，携带鸦片烟一案，已交刑部审办矣。鸦片烟一物，其性至为毒烈，服之者皆邪慝之人，恣意妄为，无所不至，久之气血耗竭，必且促其寿命，实与自

鴉片毒無異。輾轉流傳，最爲人心民俗之害。其來由於番舶，先至廣東，進關後漸販往各省。若粵海各口，查禁認真，不許絲毫透入內地，則外夷商人皆知鴉片烟爲中國厲禁之物，不能售賣獲利，自必不復攜帶。如仍有違禁私與中國商民交易者，查出按例治罪，杜其來源，較之內地紛紛查拿，實爲事半功倍。

再，天主教絕滅倫理，乃異端爲害之尤者。此在西洋人自習其教，原可置之不問，若傳習內地民人，不止大干例禁，爲國家之隱憂，貽害最大，比白蓮教爲尤甚，豈可不思深慮遠乎。著蔣攸銛等，廣爲刊示，曉諭該處沿海商民，並來粵交易之西洋人等，一體知悉：如中國民人有私習天主教者，地方官立即訪拿，從重治罪；其西洋人誘惑內地商民者，一經究出拿獲，一體治罪，斷不寬貸。務各凜遵例禁，以熄邪說而正人心。將此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嘉庆二十年(一八一五年)

一、刑部奏报审拟私带鸦片之骁骑校兴亮折

正月初十日(朱折)

太保·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臣董浩等谨奏，为遵旨审拟具奏事。

准管理崇文门税务衙门奏，拿获私带鸦片烟之骁骑校兴亮，交部审办一案。嘉庆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奉旨：交刑部。钦此。旋据该衙门将兴亮等押送到部，臣等当即提犯逐一研讯。

缘兴亮系广州驻防正红旗满洲骁骑校，在永太佐领下当差，嘉庆十九年九月间，广东副都统萧昌，年班进京，派兴亮跟随同行。兴亮起意贩买鸦片烟进京销卖获利，随凑借银一百四十两，向广东省城之民人石二买得鸦片烟十四罐，共重十一斤。恐同伴知觉，潜藏自己箱底，于十二月初十日，至长新店地方，住歇段大客店。兴亮虑及关口盘查，将所带鸦片烟并鱼牙搬指等物，托段大偷带进城，许给银十八两，段大应允，兴亮当给银十两，余俟进城后找给。十一日兴亮先押行李进城，段大随将鸦片烟等物包裹，雇觅素识之郭住儿，告知内系零星物件，令其偷带进城，先给京钱一千文，许俟交卸

后,再行酬谢。郭住儿并不知内有鸦片烟,当即应允,随背负包裹,由永定河冰上潜过芦沟桥,至大井地方,用京钱一百五十文,雇坐邸三车辆。行至小井地方被兵役盘获,解至崇文门,将兴亮、段大传案奏送到部,审供前情不讳。

研讯兴亮,坚供实因奉派进京,乏钱使用,起意私贩鸦片烟来京销卖,冀图获利。一路严密收藏,萧昌与同伴人等,俱不知情。伊甫行到京,尚未觅得买主。质之段大,供认图利代兴亮偷带鸦片烟属实。并讯出段大素日亦曾有包揽漏私情事,惟系往来过客,无从记忆姓名。再四究诘,各供不移,案无遁饰。

查例载: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等语。此案,兴亮以驻防旗人,由广东进京,明知鸦片烟有干例禁,辄敢起意兴贩,希图渔利,应即照例问拟。兴亮应革去骁骑校,合依兴贩鸦片烟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系旗人应照例折枷。惟该犯身系职官,罔知法纪,应请旨发往新疆效力赎罪,以昭炯戒。段大素日积惯漏私,今又于兴亮私贩鸦片烟,听从包揽进城,情殊可恶。应于兴亮军罪上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札发顺天府定地发配,至配所折责安置。郭住儿讯不知鸦片烟情事,惟听从段大偷漏货物进城,实有不合,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加枷号一个月,满日折责发落,仍在段大名下追出所得兴亮雇价银十两入官。邸三雇给郭住儿车辆,讯不知情,应免置议。

其鸦片烟斤,业经崇文门奏明案结销毁,应行文该衙门,当堂销毁。至搬指等物,应否纳税之处,应听该衙门分别查办。私卖鸦片烟之粤省民人石二,已经讯明年貌住址,应行文广东巡抚饬属严缉务获,照例办理。并将失察之汛口地方文武各官,及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一并查取职名咨参。副都统萧昌,于兴亮私带鸦片烟,沿途毫无觉察,业经奉旨交部严加议处,应毋庸议。

所有臣等审拟缘由,理合恭折具奏请旨。

二、广州骁骑校兴亮私贩鸦片一案之该管 将军本智等员交部议处事上谕

正月初十日(上谕档)

嘉庆二十年正月初十日奉旨：

此案已革广州骁骑校兴亮，私贩鸦片烟进京，该管将军本智，拣派不慎，实难辞咎。祥绍管理粤海关，于鸦片烟私入内地，并不严行查禁，殊属疏踪。本智、祥绍均著先行交部议处。余依议。钦此。

三、两广总督蒋攸銛等奏为审拟 朱梅官等私卖鸦片烟案情折

二月二十一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蒋攸銛、广东巡抚臣董教增跪奏，为查获贩卖鸦片烟人犯，申明定拟，恭折奏请圣鉴事。

窃照前奉谕旨，严拿鸦片烟私贩究办。臣等因粤东地濒洋海，番舶云集，难保无奸商牟利兴贩情事，节经会同海关监督臣祥绍，严檄沿海地方文武及守口员弁缜密查拿。旋据香山县知县马德滋访有奸商朱梅官等贩卖鸦片烟泥等情具禀，臣等立即委员驰往，会同该管各文武并守口员弁，拿获朱梅官等十二犯，解省审办。兹据委员广州府知府杨健等申明，由按察使和舜武定拟，招解前来，臣等督同司道提齐各犯，细加研鞫。

缘现获之朱梅官即朱作宁，籍隶顺德，与同县现获之朱哲堂及籍隶香山现获之郑怀魁、籍隶潮阳现获之陈荣禧、籍隶新会现获之许鸣乔，先后至香山县属澳门地方开店贸易。朱梅官即朱作宁、朱哲堂、郑怀魁各由监生捐纳州同职衔，陈荣禧、许鸣乔各捐监生，向

俱安分生理。嘉庆十九年三月十六及七月二十五、八月初四等日，该犯朱梅官、朱哲堂、陈荣禧、许鸣乔各贩茶叶、布匹，赴澳售卖，有西洋夷人啞哆喇等以胡椒、海参等货与该犯朱梅官等兑换茶布，除以货抵兑外，啞哆喇尚应找朱梅官番银三千四百八十圆，朱哲堂番银二千三百圆，陈荣禧番银一千二百二十圆，许鸣乔番银三千四百圆。又郑怀魁与未获之徐举业即徐秀官，于嘉庆十九年七月十五日合运冰糖等货至澳，亦经夷人啞哆喇向买，除欠货价番银一千二百圆，屡讨无还。啞哆喇于是年九月底载运各货回国，舡泊香山县属外洋。该犯朱梅官等闻信赶至啞哆喇舡内，逼索欠银，适有西洋不识姓名夷舡驶到，啞哆喇当向借银还欠。旋据复称，并无现银，只有鸦片烟泥，如可抵欠，情愿向借鸦片烟泥，作银抵清欠项。朱梅官等因啞哆喇即须回国，虑及欠项无着，当各应允。啞哆喇随给朱梅官鸦片烟泥一百二十个，每个约重二斤七八两，给朱哲堂六十个，给陈荣禧四十个，给郑怀魁、徐秀官共四十个，给许鸣乔八十个，抵清前欠。朱梅官等因内地查拿严紧，不敢载入口岸，各在洋面将鸦片烟泥陆续卖给不识姓名过往舡户，朱梅官共得价银三千八百四十圆，朱哲堂共得价银二千五百六十圆，陈荣禧共得价银一千三百六十圆，郑怀魁、徐秀官共得价银一千三百二十圆，许鸣乔共得价银三千五百圆，各散。

即经香山县访闻，稟经臣等暨海关监督臣祥绍，立飭委员会同该管各文武及守口员弁拿获各犯到案，讯悉前情，并究明现获之蔡亚宽、戴亚宽、刘亚翼、周亚保、林亚有，受雇在寄住澳门未获之许宁官、卓开官、王丙官、纪申官各店佣工，许宁官等亦曾在外洋售卖鸦片烟泥，伊等均属知情，并非同伙贩卖，亦不知鸦片来历，及贩卖次数，卖与何人。又现获之徐亚权，系曾卖鸦片未获徐秀官之胞弟。又现获籍隶潮阳之李亚吕，系与曾卖鸦片未获之纪开凤同乡认识，暂时借寓纪开凤店内，均不知贩卖情事各等情。

臣等以鸦片烟一项，流入内地，深为风俗人心之害，屡经遵旨

严拿查禁，迄未尽绝根株。该犯等既经贩卖，恐即系大夥私贩，且所贩亦必不止此数，其所供卖与不识姓名过往船户，显有狡饰回护。其夷人啞哆喇是否已回本国，亦当严切根究。复提朱梅官等五犯，连日熬讯，据供实因夷人啞哆喇拖欠货账未归，即行回国，伊等赶至外洋向索，仍无现银，只有鸦片烟泥准抵，如不允抵，货本即无著落，是以不得不准其作抵。伊等均系有本经纪，怎肯凭空贩卖鸦片，做此不法的事。迨在洋面将鸦片烟泥零星卖给往来船户，并未问询姓名，实在不能供指。至夷人啞哆喇，实系久已回国。现已身犯重罪，屡蒙严讯，何敢再有徇隐。研鞫再四，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查例载：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等语。今该犯朱梅官等因夷人啞哆喇拖欠货价，以鸦片烟泥作抵，该犯等业已收受转售获利，即与兴贩无异。朱梅官即朱作宁、朱哲堂、郑怀魁、陈荣禧、许鸣乔，应各革去职员监生，均合依兴贩鸦片烟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现在钦奉谕旨严〔加〕查禁，该犯等胆敢收受鸦片烟，贩卖图利，殊属愍不畏法，应转发往新疆充当苦差，仍先于犯事地方各枷号一个月，满日发遣，以示惩戒。朱梅官、朱哲堂、郑怀魁各供亲老丁单，系贩卖鸦片烟情节较重，不准留养。各犯所卖鸦片银两，照追充公。蔡亚宽、戴亚宽、刘亚翼、周亚保、林亚有据供受雇在曾经售卖鸦片之许宁官等店内佣工，并非同伙，现在许宁官等在逃未获，恐有避就，应暂行监候，严缉许宁官等，获日质明另办。徐亚权系逸犯徐秀官胞弟，应发县押候勒交伊兄徐秀官到案，讯明分别究释。李亚吕讯止借寓纪开凤店内，不知贩卖情事，应递籍保释。朱梅官等各捐照追缴，咨销。逸犯许宁官等飭缉务获究诘。本案甫经贩卖，即经香山县访闻，会同该管各文武暨委员及守口员弁拿获解究，失察职名，免其查开。夷人啞哆喇现已回国，无凭提讯，惟该夷人擅以违禁鸦片烟泥准折货价，实属有违天朝禁令，应飭住澳西洋番差传知该国王就近自行查办，不许该夷人复来内地贸易。并责成在粤贸易各

国大班番差，嗣后如有夷商携带鸦片烟泥至内地售卖者，立即呈首，定行酌予奖赏；倘敢挟同牟利，一经查出，即将挟同之人一并驱逐回国。以仰副圣主中外一视同仁，彰瘝悉本大公之至意。

除全案供招咨部外，所有审办缘由，臣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二十年三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刑部议奏。钦此。

四、著两广总督蒋攸銛等晓谕洋商 严禁夹带鸦片等事上谕

三月二十三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蒋、广东巡抚董。嘉庆二十年三月二十三日奉上谕：

蒋攸銛等奏，酌定查禁鸦片烟章程，请于西洋货船到澳时，先行查验，并明立赏罚，使地方官知所惩劝等语。鸦片烟一项，流毒甚炽，多由夷船夹带而来。嗣后西洋货船至澳门时，自应按船查验。但此时查禁之初，先当向该夷人等明白晓谕。著该督等广为出示，以鸦片烟一项，产自外洋，流入中国，各处风土异宜。尔等在本国地方自行服用，俗尚相沿，天朝原所不禁。至流入内地，无赖之徒私行买食，往往沉迷陷溺，伐性戕生，大为风俗人心之害。是以例禁甚严，屡经奉旨飭查，断不能任尔等夹带销售。嗣后尔等货船到澳，均须逐船查验，如一船带有鸦片，即将此一船货物全行驳回，不准贸易。若各船皆带有鸦片，亦必将各船货物全行驳回，俱不准其贸易，原船即逐回本国。天朝富有四海，岂需尔小国些微货物哉。至尔等在澳居住之人，既在天朝地方，即应遵奉天朝法度。若敢于私自制造，希图就近牟利，则法律具在，即与在中国私传天主教无异，必重治尔等之罪，不能宽恕。如此剴切示谕，该夷人等自各畏惧凜遵，不敢违禁售卖，以后仍随时认真查验，庶可杜绝来

源。

至粤省行销鸦片，积弊已久，地方官皆有失察处分，恐伊等瞻顾因循，查拿不力。嗣后有拿获鸦片烟之案，除查明地方委员等，有得规故纵情事应严参办理外，其仅止失察者，竟当概行宽免处分。至所请拿获兴贩烟斤自二百斤至五千斤以上，分别纪录加级及送部引见，并军民人等拿获奖赏，以及诬良治罪之处，俱著照该督等所请行。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著两广总督蒋攸銛等留心稽察 洋商以物易银以节财流事上谕

十一月初八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蒋、广东巡抚董，传谕粤海关监督祥绍。嘉庆二十年十一月初八日奉上谕：

蒋攸銛等奏，查明洋商拖欠夷人货账银两业经停利归本，请勒限分年清还一折。此项洋商节年拖欠夷人货账银两，据该督等查明各行欠项，自嘉庆十七年至十九年，共还过银一百三十万两零，现尚欠夷账一百六万两零，按照欠数多寡，分定年限归还。该商等经此次清厘之后，自应遵照定限一律清还，毋令再有拖欠。惟是该夷人以货易货，乃垄断盘剥，任令疲商赊欠，即明知亦有不得过十万之旧章，朦笼匿报，亦应严行饬禁。

近年内地银两为外夷贸易携去者，动逾百万，日久几同漏卮。著该督抚及该监督留心稽察，如外夷有以奇巧货物，携至洋行重价求售者，该监督断不准用重价购买呈贡，亦不许私行留用。此等物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令其将中土财贝，潜就消耗，太觉不值，殊为可惜。果能实力禁绝。该夷人等知内地不宝异物，不能行销，则来者渐少，易去银两亦必日减，亦节财流之一道也。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嘉庆二十二年(一八一七年)

一、两广总督蒋攸钰奏报美鸦片船 被抢现量予赏恤并晓谕严禁片

六月初六日(军录)

再,鸦片一项,最为风俗人心之害,臣屡飭沿海守口文武,实力查缉,勿使透漏。今咪喇啞国噢咄夷船,所带烟泥,未敢进口,自因例禁甚严,然其停泊外洋,谓非心存希冀,仍图来粤销售,殊难深信。特检查粤海关夷船号簿,从无噢咄名目,是初次来粤,未悉例禁一节,尚属确凿。且近来贸易夷船,除啞咄喇之外,凡吕宋、贺兰、喘国等船,或一年来二三只,或间岁不来,惟咪喇啞货船较多,亦最为恭顺。该夷并无国主,止有头人,系部落中公举数人,拈阄轮充,四年一换。贸易事务,任听各人自行出本经营,亦非头人主持差派。

此次噢咄携带鸦片,致被戕多命,虽取祸有由,第究系初次来广,不谙例禁。而被抢赃银,尚未全行起获,重洋远涉,人财两空,原情亦稍堪怜悯。是以臣仍量加赏恤,并将天朝法度森严,此案李奉广等,非应捕官人,又讹抢银两,故严拿抵偿。若该夷竟敢夹带鸦片入口,被官人搜捕,即有杀伤,亦不究抵,尚当治该夷等违禁之罪。即噢咄一船,既兴贩鸦片,此后亦永不准再来。飭令通事传齐噢

哂,并该国在粤贸易夷人,严切晓谕,俾各知感畏,以仰副圣主怀柔外夷,德威兼施之至意。

其噢哂船只,现亦放洋回国,合并附片陈明。谨奏。

嘉庆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著两广总督蒋攸銛晓示外商私运 鸦片烟泥者将从重治罪事上谕

六月二十八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蒋。嘉庆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奉上谕:

蒋攸銛奏,拿获诈抢咪喇啞夷船匪犯李奉广等,分别斩决梟示。并另片奏,将噢哂夷人量加赏恤等语。此案咪喇啞国噢哂夷船,在香山外洋停泊,蛋民李奉广等诈抢拒捕,杀伤夷人五命。该督将李奉广等拿获,恭请王命分别斩梟,并传齐该国在粤夷商,环视行刑,俾知天朝法度森严,于强劫盗犯立获正法,咸知畏服,所办甚是。至将噢哂夷人量加赏恤一节,则办理错误。噢哂夷船如系装载该国货物,运赴粤省销售,被内地奸民抢劫杀伤,除将匪犯正法外,自应优加赏恤,以示怀柔。兹该夷人所带鸦片烟泥,系例禁之物。如该夷人私运入口,即应按律治罪。今因其横被劫夺,戕害数命,不行究治,已属恩施,何得再加赏恤。

著蒋攸銛即通行晓示各夷商,以鸦片烟泥产自外夷,不准私入内地,天朝例禁綦严。此次噢哂夷船私贩烟泥,因其未经进口,又遭劫掠,是以只将烟泥烧毁,免其治罪。嗣后各夷船倘再有私带鸦片烟泥者,进口之日,兵役等照例严搜,一经搜出,除将烟泥焚毁沉溺外,必将私贩之人从重治罪,决不宽贷。如此严切晓谕,先令各夷商一体周知,共知儆惧。将来有犯必惩,更不能托词未悉例禁也。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嘉庆二十五年(一八二〇年)

一、两广总督阮元等奏报英水手放枪 伤毙民人畏罪自杀办理情形折

十一月初七日(朱折)

两广总督臣阮元、广东巡抚臣康绍镛跪奏，为暎咭喇国夷船水手放枪伤毙民人，旋即畏罪自戕，申明办理，恭折奏祈圣鉴事。

案据番禺县等禀报，嘉庆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有暎咭喇国夷人放枪致毙民人张顺存，并打伤幼孩三人等情。当即飭委地方官验明张顺存尸身左腋肌下被枪打伤身死属实，并幼孩陈三弟、陈闰秋、陈蒂复亦被打伤鼻梁、左脚胛脚面脚趾等处。臣等即谕令洋商传谕该国大班交出放枪凶夷，听候究办。如敢抗延，定将该保洋商收禁提究，并将该凶夷船内货物暂禁贸易，俟交出凶夷审明定案，再行核办去后。

旋据暎咭喇国大班喊啞具禀到臣阮元。据称：洋行转大人谕恭读，正细念间，黄埔来有速信，昨日下午下唵船问及十月二十二日之事，时船内忽有个人闻息自刎倒死。如此无别故，一闻查问，忽然自刎，疑是他做凶事。故此禀明大人知作主，可否派委员至船亲验问讯等语。臣等即委广州府知府罗含章、广粮通判何玉池、署番禺

县知县汪云任，带同洋商通事刑件及尸亲幼孩见证人等，前诣该船，传集夷人，验明该夷人吧罗唹喇哇实系自刎身死，食气嗓俱断，右手软曲。随经逐一审明议拟，由署臬司费丙章核详请奏前来。

臣等复加确核，缘吧罗唹喇哇系唹咭喇国唹咭船内水手，嘉庆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至该国唹嘛船内探望。适唹嘛船内水手喟啞等六人，坐驾三板小艇往取淡水，吧罗唹喇哇顺携鸟枪即与偕往。驶至官洲海面，有内地幼孩陈三弟、陈闰秋、陈蒂复三人在岸喊嚷，来看番鬼。诂吧罗唹喇哇即装鸟枪点放，致陈三弟等均被打伤。维时适有东莞县民张顺存、邓成贵、简亚成合贩稻谷船只，亦在该处停泊。张顺存在船尾篷面收取晒晾衣物，见而喊嚷，吧罗唹喇哇复放一枪，致伤张顺存左腋肌下，立时殒命。吧罗唹喇哇驾艇驶逃。邓成贵等投知更练陈升溪，雇坐罗兴耀艇只在后跟追，见该夷人等俱上唹嘛船内。邓成贵等即向尸父张丽廷告知，报经该县验讯明确，即令保船洋商黎光远勒令该大班交出凶夷审究。随据该大班喊啞禀报，夷人在船自刎，复委该府等验明吧罗唹喇哇实系自刎身死，并提邓成贵等认明即系放枪正凶。又译讯唹嘛船上同往取水之夷人喟啞等，金供吧罗唹喇哇连放两枪，伊等喝阻不及。并据唹咭供称：吧罗唹喇哇系伊船内水手，如何出外放枪，伤毙民人，先不知情，后因大班查追凶手甚紧，正在查问间，吧罗唹喇哇即自用小刀划伤咽喉下身死。嗣据喟啞等向告，始知备细，吧罗唹喇哇自系畏罪情极自刎。等语。究诘不移，案无遁饰。

查吧罗唹喇哇，因幼童陈三弟等戏嚷来看番鬼一语，触其忿怒，放枪打伤，复因张顺存喊嚷，又放一枪，致伤毙命，皆有争斗情形。且三伤一死，情殊强横，必须严行惩办，以儆凶顽。吧罗唹喇哇除枪伤陈三弟等三人，仅止拟军〔流〕轻罪不议外，合依因争斗擅用鸟枪施放杀人者，以故杀论。故杀者斩律，拟斩监候。业已畏罪自刎身死，应毋庸议。喟啞等于吧罗唹喇哇放枪时，虽系喝阻不及，惟回船后，不即向唹咭告知，殊属不合，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系夷

人交该国夷目自行发落。至吧罗唎喇在外放枪，伤毙民人，该船主唵咭并不知情，迨该府等至船验讯时，该夷人等免冠侍立，伺应登答，俱极恭顺，尚知畏法。陈三弟等伤痕现已平复，均毋庸议。尸棺伤各领埋，该夷船货物，仍令照常贸易。

除全案供招咨部外，事关外夷伤毙内地民人，谨将查办缘由，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查照施行。谨奏。

朱批：刑部议奏。

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

一、福建巡抚颜检奏为宁德县文武互讦 伙鬻鸦片浮折勒派应革职严究折

八月二十五日(军录)

福建巡抚臣颜检跪奏,为特参互相禀讦之文武各员,请旨革职究办,以肃功令事。

窃据署福宁府宁德县知县秦友苏通禀:福宁右营游击许双冠干预词讼,伙鬻鸦片,营兵被民人控告凶殴、奸淫、窝窃、窝赌等案,该游击一味阿庇,甚至袒兵抗粮,移追不理。于知府诚安回任路过县境时,耸令该门丁需索供应,摭砌该县浮折粮米、科派采买等款,移府查办。知府札委署经历刘文焕到县密查,并发示招告。刘文焕向称:据许游击说,要弥缝此事,除非拿出数千金分用等语。该县置之不理,一面下乡征粮。越日,刘文焕又专差赍函到乡,内云:奉府批回,依然官话,但其中尚有可商之语,如固执己见,惟有遵照办理。旋即分贴告示而去。等情。据禀前来。臣接阅之下,不胜骇异,随经批司将该署县秦友苏、署经历刘文焕,先行撤回,并提游击许双冠,札调该府诚安,一并来省质讯参办。

旋据诚安禀称,该府接准许游击来移,以署宁德县秦友苏征收

粮米,每石折钱五千六百文。又将所征之钱,派令钱当米铺各缴谷一二万石不等。每谷百斤,仅发价钱一千四百文,以致民食维艰。催迫缴谷,俱出怨叹之语。此项谷石是否奉文派余,移府查复。等由。该府当即出示严禁,并委署经历刘文焕前往查禀,暨饬传仓书地保解讯。秦友苏偏执己见袒护不解等情。并据游击许双冠禀同前由。复经饬司催提讯办去后。

兹据署藩司唐仲冕、兼署臬司吴荣光详称:督同福州府知府方传稔,讯据秦友苏供称:该员所禀许游击各款,俱有积案征册可查。该县粮米多系零星小户,向来听从民便,照依时价折纳,并无加增。其买补仓谷,系上年冬月之事,因前任交代案内盘折,该县照时价代买,小民并无不平之鸣。又据许双冠供称:秦友苏所禀兵丁煮熬鸦片、凶殴、奸淫、窝窃、窝赌等款,果有其事,何以未据该县移提?且游击究系职官,焉肯与知府门丁串通私索?各等语。诘之署经历刘文焕,供情支离。传该府诚安,供与所禀相同。并称因出示严禁浮折勒派,不意府胥误会,写作招告字样。彼此各执一词等由,揭请参奏前来。

臣查游击许双冠,于该署县秦友苏浮收勒派之事,如果确有见闻,尽可据实通禀,何待该府回任之后,始行移府查办。而知府诚安于所属县令考核是其专责,贤否必当谥知。接准营移,不难密速确查,据实揭参,乃委令经历贲示前往,并令出示招告,办理殊乖体制。迨提省讯问,复委称书吏误写,亦属饰辩。其秦友苏所禀,署府经历刘文焕于未贴告示之前,先以游击欲数千金分用之语向该县告知,继复致信催复。查阅录呈信内语句调停说合,隐约其词,情弊显然。兹据该司等提讯各员,俱不吐实,若不严参革审,无以成信谳而饬官箴。至该署县秦友苏有无勒派浮收,及所禀许双冠伙卖鸦片,袒纵营兵各情,既有卷册可查,何以早不详办?是否营员挟嫌诬制,该府门丁串通讹索,均须彻底根究,以期水落石出。相应请旨将福宁府知府诚安、福宁右营游击·世袭骑都尉许双冠、署宁德县知

县秦友苏、兼署经历·福宁府司狱刘文焕，一并革职，以便提同案内仓书、门丁、地保及应讯人证，严审确情，分别究办。

查许双冠、刘文焕、秦友苏先经撤回，除将福宁府篆务委员摘印接署外，理合恭折参奏，伏祈皇上圣鉴。再，闽浙总督系臣兼署，毋庸会衔，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元年九月二十九日奉朱批：浮折勒派，煮熬鸦片，均系大干禁令之事，必须彻底严究，按律定拟。所奏另有旨。钦此。

二、两广总督阮元奏为严禁外商夹带 鸦片请旨摘去洋商顶带折

十月十四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阮元跪奏，为申明严禁鸦片事例，请旨将经理不善之洋商摘去顶带，责令严紧杜绝，以观后效，奏祈圣鉴事。

窃照鸦片一项，来自外洋，流毒内地，最为人心风俗之害，节经前督臣蒋攸钰暨臣会同历任监督臣严切查禁。无如奸民鬼蜮多端，百计偷越。推其原故，由一切防杜之法，多行于鸦片已入内地以后，不能行于鸦片未入内地以前。是以向来查办鸦片之案，不过就现获之犯加以惩治，其于最先贩卖之人，尚无从究诘得实。至于此外盈千累百分散外洋者，更无从凭空海捕。臣到任至今，会同海关监督破获鸦片之案，与夫解官烧毁之鸦片，时时而有，但不塞其源，其流终不能止息。

臣访得鸦片来路，大端有三：一系大西洋，一系暎咭喇，一系咪喇啞。大西洋住居澳门海，每于赴本国置货及赴别国贸易之时，回帆夹带鸦片，回粤偷销。暎咭喇鸦片，访系水梢人等私置，其公司缸主尚不敢自带。独咪喇啞国因少国王钤束，竟系缸主自带鸦片来粤。嘉庆二十年钦奉上谕：如一缸带有鸦片，即将此一缸货物全行驳回，不准贸易；若各缸皆带有鸦片，亦必将各缸货物全行驳回，俱

不准其贸易,原舡即逐回本国等因。此诚正本清源之办法。

惟向来臣与监督衙门传谕各国大班事件,俱发交洋行商人照缮夷字,转为传谕。全借该商等钦遵办理,敬布天朝法度,使知畏惧,不宜但以奉文转行了事。盖洋商与夷人最为切近,夷舡私带鸦片,即能瞞臣等之耳目,断不能瞞该商等之耳目。如果该商等不徇情面,遇有夷舡夹带,即禀明遵旨驳回舡货,不与贸易,且于鸦片未来之前,先期告诫,晓以利害。夷人数万里而来,岂敢因夹带违禁物件,自断茶叶等项正经买卖?如此官商同心合力办理,纵不能一时全行断绝,而远夷闻风忌惮,再历数年,竟可冀此风渐息。

乃频年以来,从未见洋商禀办一舡,其为只图见好于夷人,不顾内地之受害,显而易见。洋商内伍敦元系总商居首之人,责任尤专,各国夷商亦为最熟。今与众商通同徇隐,殊为可恶!除现在会同监督臣达三,恭引嘉庆二十年谕旨,严切传谕各国大班,并密访内地接引奸民,尽法处治外,相应请旨,将伍敦元所得议叙三品顶戴摘去,责令率同众洋商力为遵旨杜绝。如一二年内经理得宜,鸦片来粤绝少,当奏请施恩,赏还顶戴。如仍前与众商相率疲玩,甚或通同舞弊,即当分别从重治罪,以为洋商不实力稽察杜绝者戒。

臣谨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施行。谨奏。

道光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奉朱批:钦此。

三、两广总督阮元奏报申办伤毙 民妇之美船水手情形折

十一月十九日①(军录)

两广总督臣阮元跪奏,为咪喇啞国夷船水手伤毙民妇,照例审

① 此系朱批日期。

办,恭折奏闻事。

窃据广东番禺县知县汪云任禀报,本年八月二十八日,有咪喇噠国即花旗夷人,向民妇郭梁氏买果争闹,用瓦坛掷伤郭梁氏落水身死等情。当经飭令该夷船交出凶夷究办。旋据该大班噶喱略查明,系夷商吐嚙雇坐来粤之噶嘛论船内水手佛嚙晒吐嚙喇哪啡了掷交瓦坛,向民船妇人买果,并无打伤情事,亦不知如何落水身死。并称佛嚙晒吐嚙喇哪啡了现在忧郁成病,其势颇重。等语。由认保此船之洋商黎光远,先后代为禀复,并据洋总商伍敦元等查禀,该船主已将佛嚙晒吐嚙喇哪啡了锁铐在船等情。当查民妇郭梁氏系被夷人掷坛打伤落水溺毙,当时有郭梁氏之女郭亚斗及稍谙夷语之船妇陈黎氏在船目击,喊同粤海关差役叶秀捞救不及。尸夫郭苏娣捞获尸身,报经该县传齐该国大班,及夷商船主人等,眼同相验,郭梁氏实系受伤后落水淹死。该县亲赴夷船提讯,佛嚙晒吐嚙喇哪啡了仍执前供,坚不承认。实属任意狡赖,毫无情理。

查各夷船日久停泊粤洋,与民人争殴伤毙,事所常有。内地官吏与夷人言语不通,是以向办章程,均系责令该国大班查出正凶,询问明确,即将凶夷交出,传同通事提省译讯,录供究办。今凶夷佛嚙晒吐嚙喇哪啡了之名,系该夷船自行指出,其所掷瓦坛,亦据佛嚙晒吐嚙喇哪啡了认明系伊之物。如果佛嚙晒吐嚙喇哪啡了并非正凶,何致忧郁成病,船主又何以将其锁铐?种种矛盾支离,具见夷情狡诈。该大班观望倭延,不将凶夷交出,而保商通事人等,亦不秉公确查,向其质辩明白,辄以该夷人饰混之词,率为据情转禀,均属玩违。事关夷人伤毙内地民命,岂能稍任颛预?当将认保洋商黎光远、通事蔡懋,一并收禁县监。并咨会粤海关,将该国在粤货船全行封舱,暂禁贸易,俟交出凶夷审明定案后,再行核办去后。粤海关监督阿尔邦阿,亦严禁各船不许出口,飭交凶夷。

嗣据洋商伍敦元等,转据该夷商等禀请,委员带同该洋商等前赴夷船,询明夷商船主等别无正凶可指,即将佛嚙晒吐嚙喇哪啡了

交出,押解赴省,飭委广州府钟英、会督广粮通判何玉池、南海县知县吉安、番禺县知县汪云任,提集尸亲人证,审明议拟,由署臬司费丙章复讯具详前来。臣查嘑喇晒吐嗒喇哪啡叮,系咪喇啞国船户噫嘛唎船内水手,经夷商吐嚙雇坐来粤。道光元年八月二十八日午候,有向在该处河面贩卖果子之民妇郭梁氏同女郭亚斗,坐驾小艇,从该夷船边经过。该水手嘑喇晒吐嗒喇哪啡叮,呼其拢近,将钱五十文,贮于水桶,用绳坠下,指买蕉橙。郭梁氏收取钱文,将蕉子橙子各十余枚,仍贮桶内吊上夷船。该水手嘑喇晒吐嗒喇哪啡叮,嫌少索添,郭梁氏稍谙夷语,答称须再给钱,方可添果。嘑喇晒吐嗒喇哪啡叮不依,致相争闹。郭梁氏高声吵嚷,嘑喇晒吐嗒喇哪啡叮恐夷商船主听闻斥责,一时情急,顺取船上瓦坛,从上掷下,瓦坛底棱打破郭梁氏头戴箬帽,伤及偏右,翻跌落河。郭梁氏之女郭亚斗喊救,适有粤海关弹压夷船之差役叶秀在船妇陈黎氏船内闲坐,陈黎氏在船瞥见,喊同叶秀捞救不及。郭梁氏之夫郭苏娣,近在河口,闻知赶至,与关差叶秀向郭亚斗及陈黎氏询知情由,捞获郭梁氏尸身,业已毙命,箬帽浮于水面,亦即捞起。查看瓦坛,尚在郭梁氏船内。尸夫郭苏娣报经番禺县,知县汪云任亲诣黄埔,眼同该国大班噶喇咯、夷商吐嚙、船主噫嘛唎等,验明郭梁氏偏右一伤,弯长一寸四分,宽三分,深抵骨,骨损,委系受伤后,落水身死。提验凶器瓦坛,比对郭梁氏所戴箬帽,被打折裂处所,伤痕相符。并将瓦坛令该船主等认明,委系伊等船上之物。伤交凶夷究办。据夷商吐嚙、船主噫嘛唎查出该水手嘑喇晒吐嗒喇哪啡叮,向其查问,该水手仅称交给瓦坛与妇人买果,其打伤落水各情,未据承认。该大班、保商、通事人等,并不确切查询,率混转禀,又不交出凶夷,听候究办。经臣飭将保商、通事收禁,并将该国货船暂禁贸易。即据洋商转据夷商等,禀请委员赴船提解嘑喇晒吐嗒喇哪啡叮到省,飭委广州府等审讯。该凶夷嘑喇晒吐嗒喇哪啡叮初犹狡展,迨经见证陈黎氏、尸女郭亚斗用夷语与之质证,该凶夷无可抵赖,供认前情不讳。并

据该凶夷当堂以手拍胸，作认坛系己物之状，并把两手持坛作从上掷下之势。复令通事、洋商等，向其逐细究诘，矢供不移，案无遁饰。

查明例载：化外人有犯，并依律拟断。又律载：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监候。又乾隆八年前督臣策楞奏准，嗣后民番有谋故斗殴等案，若夷人罪应绞者，该县于相验时，讯明确切，通报督抚，详加复核。如果案情允当，即批飭地方官，同该夷目将该犯依法办理，免其交禁解勘。仍一面据实奏明，并将供招报部等因。遵照在案。今咪喇啞国夷人嘑嚟晒吐嗒喇哪啡叮，因民妇郭梁氏买果争闹，用瓦坛掷伤落水身死，已据供认明确，照例拟绞，情罪相符。随批司飭委广州府知府钟英，督同南海县知县吉安、番禺县知县汪云任，会同广州协副将李应祥，飭传通事夷目，于本月初三日将该凶夷嘑嚟晒吐嗒喇哪啡叮，照例绞决，以彰国宪。并夷人买取食物，向系官给买办，今民妇郭梁氏私将蕉橙卖给夷人，殊属不合。业已被伤身死，应毋庸议。其失于觉察之弹压官差叶秀，应照不究重律杖八十折责发落。该夷商吐嚟及船主噶嘛咭，于该水手嘑嚟晒吐嗒喇哪啡叮私买蕉橙，当时并不知情。迨查出后，虽据该凶夷狡展之词，率行转禀，但已先将该凶夷锁铐在船，尚非有心庇纵。并于该县赴船提审时，该夷商船主人等，免冠侍立，伺应登答，一经严飭封舱，即据禀请委员到船交出该凶夷提省审办，尚属恭顺畏法。应与讯非扶同饰混之洋商黎光远、通事蔡懋，均毋庸议。黎光远、蔡懋，飭县提禁释回。该国货船，仍令开舱，照常发货贩售。并飭禁该处小艇，毋再私赴夷船卖给食物，以杜衅端。

臣复谕飭洋商伍敦元等，传谕该大班，当知天朝法度尊严，该夷人既赴内地贸易，自应安静守法。该大班及船主等，务须时时戒飭船内水艄人等，毋许滋事逞凶。设已酿成事端，该大班即应查明肇衅生事之人，立时指名交出，听候地方官查审究办。切勿袒庇倭延，自取重咎，以仰副天朝恩溥怀柔之至意。

除供招咨部外,臣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再,广东巡抚系臣兼署,毋庸会衔,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奉朱批;刑部知道。钦此。

四、著将徇隐夹带鸦片之洋商伍敦元 摘去所得顶带事上谕

十一月十九日(上谕档)

道光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阮元奏请将徇隐夹带鸦片之洋商摘去顶带一折。鸦片流传内地,最为人心风俗之害。夷船私贩偷销,例有明禁。该洋商伍敦元并不随时稟办,与众商通同徇隐,情弊显然。著将伍敦元所得议叙三品顶带,即行摘去,以示惩儆。仍责令率同众洋商实力稽察,如果经理得宜,鸦片渐次杜绝,再行奏请赏还顶带。倘仍前疲玩,或通同舞弊,即分别从重治罪。钦此。

五、巡视北城御史善年等奏为 盘获窝家搜出鸦片烟物折

十二月十一日(朱折)

巡视北城御史臣善年、臣郑家麟跪奏,为盘获窝家,并搜出违禁之鸦片烟袋等物,请旨敕交刑部审办事。

窃臣等奉命巡视北城,查得该城地方五方杂处,宵小易于潜踪。严飭司坊等官,随时查拿,毋许日久生玩。兹据兵马司吏目阎庭椿,协同营汛,拿获窃贼一名祝二,细加盘诘,究出有在韩家潭地方开赌之窝家等情。当经该吏目迅即带同吏役,亲身密往掩捕,登时拿获窝家穆廷芳一名,娼妇张张氏一名,起获赌具、赌账、假钱票、印色、戳记等件,并搜出鸦片烟袋、盛鸦片烟之酒杯。又据供出食

鸦片烟之银库库丁王三即王顺一名,并张锦德、崔大、陈彩元、赵廷耀、侯三等犯,详解到城,臣等公同审讯。

据穆廷芳供:小的大兴县人,年三十六岁,向与在崔大家卖过奸之张张氏认识。今年八月间,张张氏搬到我家,有银库当差之王顺常来奸宿,我知情容留的。着鸦片烟袋并铁签子四根,洋腊一圈,是王顺存放的。王顺曾叫我向素识之江标托买鸦片烟,我拿了酒杯一个交给江标,他送来鸦片烟二钱,我交给王顺,我亦曾与王顺同吃过烟。所有起获的骰子六个、骨牌一副、竹签四根、赌账一卷,是我同陈彩元、侯三等赌钱用的。又有赵廷耀带来王四赌过两次,我抽头得过钱,多少不等。着赌具是我哥哥在日,从打鼓担上得的。王顺给过我京钱三十六吊,又一次给过十五吊。着空票、戳记、印色等件,是赌钱时同我印子局内用的等语。

臣等当即飭令该吏目,迅速严拿食鸦片烟之王顺。兹于初七日缉获到城,讯据供认前情不讳。又拘到卖奸之崔大,并纵容卖奸之张锦德与张张氏,全供相符。惟赌犯陈彩元等三名,只陈彩元供认赌过一次,其赵廷耀、侯三坚不承认。臣等查娼赌之案,最重窝家。其鸦片烟一项,尤为风俗人心之害。该犯穆廷芳、王顺等,胆敢私食鸦片,窝顿娼赌,捏造假票,种种不法,实属大干例禁。至穆廷芳所供,王顺曾托伊向素识之江标私买鸦片,亦属案内要犯。除一面督飭司坊,严拿江标,并通行五城,一体缉获外,所有现在之穆廷芳、王顺、张张氏、张锦德、陈彩元、赵廷耀、侯三等一千人犯,有无不实不尽,相应请旨敕交刑部审办。其祝二一犯,审系初次犯窃,惟盘获穆廷芳等窝家,系该吏目飭令该犯作为眼线指拿,臣等俟命下应将祝二并案内之张兴二犯,一并移交刑部,并案拟结。

为此恭折奏闻,伏祈圣鉴。谨奏。

道光二年(一八二二年)

一、两广总督阮元奏报究办英船兵丁伤毙内地民人凶手逃走一案情形折

正月二十八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阮元跪奏,为啖咭喇国护货巡船,伤毙内地民人,畏罪潜逃,现在飭令该国大班交出凶夷究办,恭折奏闻事。

案据澳门同知顾远承禀称:啖咭喇国兵船停泊外洋伶仃山。道光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兵船内夷人上岸取水,并带羊只赴山牧放,民人地内种有蕃薯,被夷人摘食,羊只亦践食薯苗。又误将民人酒坛踢翻;民人追夺索赔,互争斗殴,被夷人伤毙民人。并据洋商呈递该国兵官喇啞喇禀称:派三板艇往山取水,村人下来打伤英国人十四名等语。

臣查督署旧卷,向无与该国兵官通行交檄之案,随飭洋商传谕该国寓粤之大班等,著交凶夷,并委员前往会同新安县查验伤毙民夷,分别究办。旋据洋商等禀称:该大班喊咂等,以伊系管理买卖事务,兵船与民人相殴,伊不能经管。并据该兵官亦称,此系官事,洋商大班系贸易之人,不能经管等情。彼此诿延,凶夷既未交出,即受伤夷人亦不送官请验,仅据新安县知县温恭,验明民人黄亦

明、池大河两名因伤身死，并黄刘氏、黄亦锦、黄亦赞、黄亦昌四人均被殴伤，先后详报前来。

臣查该国兵船系为保护货船之用，即是因买卖事务而来，该大班何得将买卖、兵船分为两事。况历来夷人与民人交涉之事，俱系谕飭洋商传谕该大班办理，该大班既在粤省承管该国事务，该国兵船伤毙民人，岂能借词推诿？向例该国夷人如敢抗违天朝禁令，即将货船封舱，禁止贸易。臣即查照旧章，飭令洋商传谕该大班，将该国在粤货船一律封舱，毋许上下货物，内有已经满载之哑哂哂等三船，准给红牌，令其乘风开行回国。其余十船，须俟交出凶夷后，方准开舱下货。

十数日后，忽据洋商具禀大班等因不能著令兵官交出凶夷，自行退回船上，留禀交该洋商转递请给红牌，率同各货船放空回国。臣以封舱之事，原令大班著交凶夷，如该国早将凶夷交出，即可早日开舱，不必疑虑。若延不交凶，即货船放空回国，天朝亦断不留阻，令洋商明晰开谕去后。即据洋商面呈该大班等禀称：业已遵谕问过兵船总官，伶仃致伤死人兵丁，如何办理？据总官对云：伶仃之事，果为紧要，我不能作主，回国时必奏本国国主，照例办理。等言。为此谨禀等情。臣谕以兵船内夷人，既在内地致毙民命，其杀人正凶现在该兵官船内，天朝定例，应由犯事地方提审究办。该兵官既知此事果为紧要，自应即将凶夷交出，不能以回奏该国为词，借图延宕。今传该大班等，再向兵官告知迅速交凶，毋以空言渎禀。该大班等在船观望，不敢仍回夷馆，亦不率众开行，复以兵船内受伤夷人未经验视，嘱洋商赴司禀求。经藩司程国仁、署臬司费丙章，酌委卸任番禺县知县汪云任及东莞县知县仲振履，与水师将备，带同洋人商人等前往查验。该兵官吡哂率领夷兵免冠摆队迎接，甚为恭顺。验得夷兵啞哂哂面色痿黄，睡卧在床，小腹有伤，用药敷盖，未便揭验。据通事传据该夷兵供称：被民人推跌震伤脏腑，并伤小腹，现在腹内十分疼痛。又验得夷兵噉哂吐啞

等五名,伤已结痂。据该兵官指称,尚有夷兵喊喇吐蔑等八人,伤已平复。至船内夷兵致死致伤民人,现在彼此互推,尚未查出。当日实系民人先伤夷人,以致夷兵伤毙民人。并据该委员等询据洋商声称:兵官不肯交出凶夷,其意以为民人先伤夷兵,因而夷兵致死民人,彼国事例,可以不用抵偿。该委员等当以天朝律例,仅有罪人拒捕格杀勿论,其余斗殴致死人命,无论先后动手,均应拟抵。夷兵在内地犯事,即系化外人有犯,当遵内地法律办理。将律例内斗殴格杀,及化外人有犯各条签出指示,并令通事翻译阅看。据洋商复称,已告知明白等语。该委员等仍飭查出凶夷,刻日交案,以便提同民人质讯究详。比委员等回省后,即据洋商转据该大班等禀报,该兵船扬帆驶逸,由委员等转禀到臣。

查伤毙民人之凶夷,现在该兵船内,岂有不能查出之理?其言本属支辞。据称该国先被殴伤后下手致死者,无须抵偿之语,是否真确,无从而知。且该兵官系属武员,于该国所办文案,恐亦未必谙悉,所言原不足信。然该兵官先则不交凶夷,继因委员等译出内地律文向其开导,无可置辩,即匆促潜逃,或竟系狃于该国事例,胶执己见,不肯遽令抵偿,亦未可定。但该大班等系承办该国事务之人,仍应著落交凶,复又严飭洋商谆切传谕。

兹据两司禀据广州府及委员等,转据洋商伍敦元等呈送该大班喊臣等禀称:伊等系属商身,实难管理兵船事务,且兵船已经开行,伊等实在无可如何,只得将此事本末,写书寄与伊国公班衙知道,官为奏办。且兵官吼啣噠,前亦禀明回国时,必将此事奏知国王,照例究办。至兵船滋事,实与伊等贸易之人无涉,倘蒙准令伊等回馆,照常开舱贸易,伊等与众夷商,感戴不尽等情。臣查该兵船既已驶逃,凶夷自必随往,该大班等现在无从著交,所禀自系实情。现飭洋商传谕该大班等,准令各船开舱下货,仍飭大班等告知该国王,查出凶夷,附搭货船押解来粤,按名交出,听候究办。

至该国护货兵船,向来或一只,或二只,到粤后只许在外洋停

泊，派给买办，一切买物取水，应由买办承管。今船内夷兵自行赴山汲取淡水，致肇衅端。臣并谕飭洋商传谕该大班等告知该国王，现在粤洋无盗，以后无庸再派兵船赴粤。如果货船必须保护，亦应严谕领兵官恪遵内地法度，弹压船内夷兵，一切俱由大班管束经理，庶兵船不敢恃蛮滋事，大班亦不能借词诿卸。

所有夷人伤毙民人，现在著落交凶，及谕飭办理缘由，臣谨会同广东巡抚臣嵩孚，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年三月初七日奉朱批：另有旨。片留览。钦此。

二、贵州道监察御史黄中模奏请 严禁纹银偷漏出洋折

二月十二日(朱折)

掌贵州道监察御史臣黄中模跪奏，为请严禁海洋偷漏银两，以裕民生，恭折奏闻请旨事。

窃查定例，广东洋商与夷人交易，只用货物，不准用银。立法之意，至为深远。嘉庆十四年间，因有银两偷漏出洋之弊，奉旨飭查，经两广总督会同海关监督奏明申禁在案。乃近者各省市肆，银价愈昂，钱价愈贱，小民完粮纳课，均需以钱易银，其亏者咸以为苦。臣细加采访，实因广东洋面，偷漏依然如故，以致内地银两渐少，其价日增。至偷漏之由，系因广东民间喜用洋钱，其风渐行于江、浙等省，于是洋商私用纹银收买洋钱，与江浙茶客交易，作价反高于纹银。其洋船出口，虽经两广总督设有员弁巡查，无如查弊之人即作弊之人，率皆贪得漏规，私行纵放。广东省城多有奸徒，与海口员弁素相交结，包送货船出洋，是以肆无忌惮。此在洋商方自以为得计，殊不知洋钱熔化，仅得七八成低银，洋商与夷人兑换则皆十足纹银，而作价反低于洋钱，暗中亏折殊甚。况天地之生财，只有此数，外洋日见其多，内地日见其少。且纹银一经出洋，即属去而

不返,久之,内地纹银缺少,并不能以洋钱完粮纳课,所关于民生者,诚非浅鲜。

臣伏思洋商既用纹银向夷人收买洋钱,即不免用银收买洋货,实属违例病民。即使各省茶客,有需买洋钱者,洋商理应仍用货物向夷人收买转贸,断不可私用纹银。应请旨飭知广东督抚暨海关监督,严行查禁,并密拿包送洋船之奸徒,有犯必惩。若海口巡查之员,有能拿获出洋银两者,立加重赏,如拿有纵放之员,即行参革治罪,庶几偷漏之风可戢。

臣更闻近来洋商与外夷勾通贩卖鸦片烟,海关利其重税,遂为隐忍不发,以致鸦片烟流传甚广,耗财伤生,莫此为甚。应令广东督抚密访海关监督有无收受黑烟重税,据实奏闻。如督抚瞻徇不奏,别经发觉,将洋商家产籍没入官,督抚与监督,一并议处。并请旨通飭各省关隘,一体严密查拿,如系何处拿获,即应究明于何处行走,所有各关纵放员弁,加以严议。如此则人人自顾成,或不致有得钱卖放之弊,而鸦片烟之源可绝,内地民生永裕矣。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年二月十五日奉朱批:所奏是。钦此。

三、著广东并各省督抚查禁银两 出口及鸦片进口事上谕

二月十五日(上谕档)

道光二年二月十五日内阁奉上谕:

御史黄中模奏请严禁海洋偷漏银两一折,所奏是。定例广东洋商与夷人交易,只用货物收买转贸,不准用银,立法甚为周备。近因民间喜用洋钱,洋商用银向其收买,与江浙等省茶客交易,作价甚高。并用银收买洋货,实属违例病民,不可不严行查禁。著广东督抚、海关监督派委员弁,认真巡查出口洋船,不准偷漏银两。仍不

时查察,如有纵放之员,即行参革治罪。

至洋商与外夷勾通、贩卖鸦片烟,重为风俗之害。皆由海关利其重税,隐忍不发,以致流传甚广。著该督抚密访海关监督,有无收受黑烟重税,据实奏闻。并通飭各省关隘,一体严密查拿。如系何处拿获,即应究明于何处行走。所有各关纵放员弁,即参办示惩。倘该督抚访查不力、或瞻徇不奏,别经发觉,立即加之惩处。务期洋船出入,积弊革除,以清关隘,而裕民生。钦此。

四、著两广总督阮元令英国交出 伤毙民命凶手候办事上谕

三月初七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阮。道光二年三月初七日奉上谕:

阮元奏,暎咭喇国护货兵船,停泊外洋伶仃山。夷人赴山汲水,与民人斗殴,互有伤毙。飭谕该国大班及该国兵官,交出凶夷,彼此互相推诿,当将货船封舱,禁止贸易。该夷兵狃于该国被伤后致死无须抵偿之例,延不交凶,旋即畏罪潜逃。该大班寄信本国奏知国王,照例究办。现仍著落交凶,并谕飭办理等语。天朝定例,凡斗殴致死人命,无论先后动手,均应拟抵。该夷兵在内地犯事,应遵内地法律办理。至该国兵船,系为保护货船之用。该大班承管买卖事务。其兵船伤毙民人,岂得借词延诿?今兵船既已扬帆驶逸,凶夷自必随往。著照所议,准令各船开舱下货。仍飭该大班告知该国王,查出凶夷,附搭货船押解来粤,按名交出,听候究办。至该国护货兵船,向只许在外洋停泊,买物取水应由买办承管。既据该督飭谕告知该国王,现在粤洋无盗,以后无庸再派兵船赴粤。如货船必须保护,亦应严谕领兵官恪遵内地法度,弹压船内夷兵,一切俱由大班管束经理。均著照所议妥办。该督仍当随时稽察,严密防范,勿致别生事端。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两广总督阮元等奏报拿获贩卖 鸦片烟人犯分别定拟折

三月二十八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阮元、广东巡抚臣嵩孚跪奏，为拿获贩卖鸦片烟人犯，分别定拟，恭折具奏事。

窃臣阮元前闻夷船私带鸦片，未能尽绝，经将经理不善之洋行总商伍敦元议叙三品顶戴奏请摘去，一面遴委干员，会同沿海地方文武及守口员弁，严密查拿。旋据香山县知县吴文照等，访闻该县澳门地方有职员叶恒澍等，贩卖鸦片烟泥。经该县会同营委各员及兵役关差人等，拿获叶恒澍、史太即史惠元、陈免即陈汉、林居山、区照、郭声扬、曾亚茂、李亚祥等八名。又据委员候升知县金锡鬯等，会同营县拿获吴亚昂、郭亚团、郑阿照、林阿蚬、郑阿潮、林阿也、郑阿歪、陈亚眉等八名，先后禀解来省，飭司委员申办。嗣据臬司查开叶恒澍捐纳州同，史太捐纳监生各事，照例详请咨部斥革。

兹据广州府钟英等申明，由臬司陈中孚，会同藩司程国仁拟详前来。缘叶恒澍、史太即史惠元、陈免、陈汉、林居山、区照、郭声扬、曾茂亚、李亚祥籍隶香山等县。叶恒澍捐纳州同职衔，史太即史惠元捐纳监生，均向在香山县属澳门地方生理，彼此熟识。该犯叶恒澍向有缙船一只，出海采捕。道光元年七月内，该犯叶恒澍将缙船湾泊娘妈阁，适遇熟识在逃之福建人陈五至澳门贸易，私向该犯告知，曾在外洋夷船买有鸦片烟泥，因伊船即日开行，急欲觅主销售，每斤取番银十二元。该犯叶恒澍，贪价便宜，起意商同现获之史太、陈免、林居山、区照、郭声扬、曾亚茂、李亚祥，未获之王坚、杨方、卢光头贩卖获利。史太等应允，共凑番银一千三百二十元，向陈五买得鸦片烟泥一百十斤，雇不识姓名小艇，载至岸边，各自带回，陆续卖与不识姓名墟客，每斤番银十六元，随被访拿获解。又

吴亚昂籍隶福建诏安，向在沈福顺商船充当水手。道光元年八月十七日，船在香山县澳门洋面，该犯吴亚昂自用番银二十八元，向不识名在逃之郭姓买得鸦片烟泥二斤，卖与不识姓名之人，得番银三十七元。又是年十二月初七日，有不识姓名在逃之亚松，携带鸦片烟泥三斤十二两，至船潜向该犯议卖，该犯用番银四十元买受，船户沈福顺均不知情。该犯旋被兵役连烟泥获解。又郭亚团籍隶福建漳浦，道光元年八月内，该犯向同县船户陈照租船一只，船照系陈宗姓，各雇现获之陈亚旺、郭亚贵，未获之陈亚才等在船充当水手，装杂货由原籍至电白县水东地方发卖。在该处买得黄麻青油各货，运至香山县澳门，转卖得番银二百余元。九月十九日，有不识姓名在逃之潮州人下船，称有鸦片烟泥售卖，价甚便宜。该犯贪图获利，约定二十日夜初更时候，带至船内交易。至期不识姓名人，携带鸦片烟泥共重十一斤零下船，该犯用番银一百三十二元买受，陈亚旺等均不知情。旋被兵差将烟泥船只，一并获解。又郑阿照、林阿蚬、郑阿潮、林阿也、郑阿歪均籍隶潮阳，该犯等同乡熟识之林和兴自置尖头船一只，在潮阳县请领船照，接载客民。许成合起货物赴新会县江门地方发卖，船户林和兴先由陆路前往等候，托该犯郑阿照在船照管掌舵。雇该犯林阿蚬、郑阿潮、林阿也、郑阿歪同未获之林阿鼻、吴亚导在船充当水手。道光元年十一月十三日，船至江门，会过许成合，起货发卖。许成合将水脚番银八十元，交该犯郑阿照收存支应，许成合另雇小艇上省。该犯郑阿照将船驶至香山县澳门港外，伺接客货。林阿鼻起意商同该犯郑阿照等，贩卖鸦片烟泥，转卖获利均分。郑阿照等应允，当将收存水脚用剩番银五十三元，并各凑银七十元，交林阿鼻携至澳门不识姓名夷船买得鸦片烟泥二十六块，携回船内收藏。旋被兵役拿获，解出烟泥船照税单船只转解。又陈亚眉籍隶澄海，向在香山县澳门地方开张小糖铺生理。道光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该犯因肚腹泄泻，闻知鸦片烟能以止泻，欲买鸦片烟泥煮食调治，忆及熟识在逃之容亚爽

受雇夷人佣工，该犯随用番银十二元往托容亚爽向夷人买得鸦片烟泥十六两零携回。行至隆松庙地方，即被兵役连烟泥获解。又港脚夷人吃船、啞咂船、吡哞耐船，花旗夷人噫嘛咭船共四只，夹带鸦片烟泥，经洋商伍敦元等及各保商查出具禀，并据番禺县访闻，督同澳门同知、香山县及香山县丞各役，暨营兵关役查拿，其烟泥业已无存。飭据通事传据各夷人，佥称该四船初来贸易，不知天朝禁令，私行夹带入口，希图转卖获利，尚未卖去，即闻访拿，各将鸦片烟泥抛弃落黄埔海中，淹没无存。等语。

臣等以叶恒澍等既经贩卖，所供卖与不识姓名墟客，恐有狡饰情事，飭司复提叶恒澍、吴亚昂、郭亚团三犯，严切根究。据供实系一时贪图获利，迨载至岸边，或即被盘获，或已零星卖给往来墟客，并未向讯姓名，实在不能供指。并称鸦片系违禁之物，人人皆知，向买之人皆系携带现银交易现货，从不肯说出姓名，自取后累。伊等亦只图急于脱手，不复问其去向等语。研鞠再四，矢口不移，案无遁饰。查例载：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为从，杖一百徒三年。军民人等买食者，杖一百，枷号一个月。又名例载：正犯在逃未获，而现获之犯，经隔别研讯，实系逃者，为首即依律先决，从罪毋庸监候待质各等语。本案，叶恒澍起意商同史太等贩卖鸦片烟泥一次，吴亚昂独贩卖二次，郭亚团独自贩卖一次，均应照例定拟。叶恒澍、吴亚昂、郭亚团，均合依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例，各枷号一个月，满日发近边充军，至配所杖一百，各折责安置。史太即史惠元、陈免即陈汉、林居山、区照、郭声扬、曾亚茂、李亚祥听从叶恒澍贩卖，郑阿照、林阿蚬、郑阿潮、林阿也、郑阿歪听从未获之林阿鼻贩卖，均合依为从杖一百徒三年例，各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折责安置。郑阿照、林阿蚬、郑阿潮、林阿也、郑阿歪五犯，经隔别研讯，均供在逃之林阿鼻起意为首，应照例先决从罪，毋庸监候待质。叶恒澍、郭亚团、陈免、林居山、区照据供亲老丁单，惟叠奉旨严禁鸦片

烟,该犯等胆敢贩卖图利,应不准其留养,毋庸取结办理。陈亚眉讯止买食鸦片,合依军民人等买食者,杖一百枷号一个月例,应枷号一个月,满日……(此处原件虫蛀残缺——编者)籍约束。陈亚旺、郭亚贯讯不知情,应予省释。……(此处原件虫蛀残缺——编者)人吃船、啞哂船、吡哂船、花旗夷人噫哂船,各夹带鸦片,实属违禁,最为可恶。查嘉庆二十年钦奉上谕,如各船带有鸦片。将各船货物全行驳回,俱不准其贸易,原船即逐回本国等因。钦此。臣阮元飭据洋商查明各船进口已久,货物半已卖去,当飭将已卖货物,核计余息,共番银三千三百二十九元,罚出归库充公,以示惩戒。原船即时逐回本国。并谕飭该国大班,嗣后该四船永远不准来粤贸易,失察之通事蔡懋、胡漳飭县照例责惩。各犯所卖鸦片烟泥银两,照追入官,起获鸦片烟泥船只,分别烧毁,变价充公。船照税单,飭俟查明,分别给领涂销。叶恒澍、史太即史惠元各捐照追缴咨……(此处原件虫蛀残缺——编者)王坚、林阿鼻、容亚爽等,严缉务获另结。……(此处原件虫蛀残缺——编者)买鸦片烟,即经香山县访问,会同委员暨各该管文武及守口员弁关役,拿获解究。失察职名,仰恳天恩,俱照例免其查开,俾嗣后查拿益无瞻顾。〔所〕饰获犯应叙职名,查明另报。

至现在洋商共十一家,内总商伍敦元、卢棣荣,及散商列名在前之潘绍光、刘东四人,身家殷实,粤中向有前四家,后七家之称。嗣后该夷船进口,除散商照旧认保顶真稽查外,仍飭伍敦元、卢棣荣、潘绍光、刘东四人依次轮流查察加保,以重责成。如失于查察,或通同徇隐,即将认保轮查各商,分别惩办。

除供招咨部外,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道光二年闰三月二十九日奉朱批:刑部议奏。钦此。

六、粤海关监督达三奏为遵旨严禁 鸦片进口及纹银出洋事折

闰三月初三日(军录)

奴才达三跪奏,为恭报回任接印日期,叩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于二月上旬趋觐天颜,叠蒙圣恩召对,训诲周详。奴才钦感之余,弥深凛惕。陛辞后,祇谒昌陵,赶赴粤海本任。兹于闰三月初三日行抵广东省城,准兼署关篆两广督臣阮元,委员赍送钦颁关防一颗,并文卷档册,及库贮钱粮,造册移交接管前来。奴才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祇领任事讫。

伏查粤海地接夷洋,钱粮重大。现当明奉谕旨,严禁纹银出洋,黑烟进口,正查办吃紧之际,奴才惟有凛遵圣训,竭尽血诚,严密稽查,实心经理,务期弊端杜绝,税额充盈,稍答高厚鸿慈于万一。

除将应办事宜,次第清厘,并查核库贮钱粮另行奏报外,所有奴才回任接印日期,理合恭折具奏,叩谢天恩,伏乞皇上慈鉴。谨奏。

道光二年四月初九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七、广东巡抚嵩孚奏为遵旨严饬洋商及各 关口查禁偷运白银并贩卖鸦片烟片

五月二十五日^①(军录)

再,臣接准部咨,道光二年二月十五日奉上谕:御史黄中模奏请严禁海洋偷漏银两一折。……钦此。(上谕内容已见前,此处从略——编者)查洋商用银向夷人收买洋钱洋货,实属违例病民,先经臣会同海关监督出示悬赏严禁,并委员密拿在案。兹复钦遵查照,

^① 此系朱批日期。

督飭员弁，认真巡查，如有洋商铺伙，以及巡船丁役，胆敢通同将纹银偷运出洋者，一经拿获，定即尽法严办，并将纵放之员参革治罪。

至鸦片一项，来自外洋，流传甚广，最为风俗之害，节经督臣阮元及臣派员查拿，严禁关口员弁得规纵放。并因一切防杜之法，多行于鸦片已入内地之后，不能行于鸦片未入内地以前，飭令洋商于夷船进口之时，轮流查察，加保。如失于查察，或通同徇隐，即将认保轮查各商分别惩办，以清源流而除积弊。兹钦奉谕旨，臣复严飭洋商并各关口实力稽查，如有拿获兴贩之犯，即究明何处行走，将纵放员弁参办示惩。如此严密互相稽察，庶几偷漏之弊可期渐除。

至海关监督，收受黑烟重税，臣密加访察，实无其事。惟既经该御史奏奉谕旨飭查，臣断不以现在查无其事，不加留心，仍当不时密访，如有收受情事，即据实奏闻，不敢稍存瞻顾，自干徇隐之咎。

谨附片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奉朱批：所奏甚是，若奉行不力，亦不过一片虚文耳，于事何益？另有旨。钦此。

八、著两广总督阮元等实力查禁纹银出洋 及鸦片进口不得徒托空言事上谕

五月二十五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阮、广东巡抚嵩。道光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奉上谕：

嵩孚另片奏称，督飭员弁查禁纹银出洋，及严禁鸦片进口，并密访海关收受黑烟重税各条。所奏甚是。该督等惟当实力奉行，不得徒托空言，日久生懈，终致有名无实也。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九、署都察院左都御史、户部左侍郎果齐斯欢等 奏报粤民呈控英船兵丁轰毙民命案情形折

七月十四日(原折)

署都察院左都御史、户部左侍郎、臣宗室果齐斯欢等谨奏，为奏闻请旨事。

据广东新安县民人黄奕通，以洋商故纵夷匪，两命莫偿等词，赴臣衙门具控。臣等公同讯问，该民人全系土音，语不明晰。查据原呈内称，该民人住县属南蛇塘村，上年有暎咭喇国船只，湾泊村边，至十一月二十日，夷人上岸打淡水，盗挖番薯，经村人斥逐。该夷人挟嫌，即于次日统兵百余人，持械携掠，又用大炮轰击身胞兄黄奕明、女婿池大河登时殒命。合村房屋多被打毁。抢夺衣物，计赃一万余两。当禀本县，温知县准报人命，不准报携抢。温知县随同武弁验明具详总督，经总督飭传洋商令该国大班查送凶犯，该夷人匿凶不解。至本年正月间，夷船要趁北风回洋，正在遵交凶夷，詎料该洋商等，恐夷人不买回货，怂恿以夷凶惧罪脱逃，谎禀总督具奏。洋商中惟总商伍敦元最为豪猾，于外夷抢杀重案，犹敢蒙蔽大员，以致两命莫偿，沉冤至极。等语。

臣等查民人黄奕通所控等情，案关外夷逞凶毙命，洋商捏报脱逃，虚实均须究办。谨抄录原呈，恭呈御览，伏乞皇上训示。谨奏。

一〇、粤海关监督达三奏为粤关并无 征收鸦片重税事片

十一月二十三日①(军录)

再，奴才本年二月间面奉圣谕：鸦片烟为风俗之害，务宜严禁。

① 此系朱批日期。

嗣又接奉谕旨：御史黄中模条奏内有纹银偷漏出口，并粤海关利其鸦片重税，隐忍不发，飭令详查等因。奴才跪读之下，不胜悚惶。伏思纹银出洋，久干例禁，奴才回任后，即飭洋商伍敦元等，凡夷商贸易，惟准以货换货，不得夹带纹银。并会同督臣，飭令守口员弁于各夷船出口时，加意防范，不使稍有偷漏。其鸦片一项贻害尤巨，奴才回任后，即密派丁役严拿。旋据黄埔、西炮台、澳门、佛山等口拿获私贩烟泥，大小共计五起，当经连人带烟，咨会督抚，飭交地方官照例惩办在案。

查粤海关征收税课，均有户部颁发商人亲填簿册，年终送部察核，并广东督抚亦每月造具货色清册，密行咨部核对，断难私将鸦片税银混入清册之内。惟近年以来，海关税额丰盈，窃恐不知者疑有私收重税情事，奴才详细访求，实因嘉庆十五年间仁宗睿皇帝圣德神威，肃清海面，外洋舟楫，通行无阻，啖咭喇公司船及咪喇啞港脚等夷，比之数年前来广船只较多，钱粮丰旺，职此之由，实无丝毫征收鸦片重税之事。奴才世受皇恩，稍知大义，断不敢止以税务为重，而置风俗人心于度外。现在查拿严紧，奸徒自知斂迹，诚恐日久玩生，复有透漏，更或守口丁役，私自得规卖放。奴才仍不时严密访查，遇犯必惩，务期根株渐净，以仰副我皇上卫民生而挽颓风之至意。

所有奉旨查办情形，理合附片陈奏，伏乞圣明慈鉴。谨奏。

道光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朱批：所奏均悉，随时密行查拿，不可日久生懈也。凛之。钦此。

一一、著两广总督阮元等于通海各口岸 查拿鸦片烟贩事上谕

十二月初八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阮，传谕粤海关监督达三。道光二年十二月初八日奉上谕：

御史尹佩棻奏请严禁私食鸦片烟。据称：鸦片烟之来福建、浙江、江南通海口地方，俱有私带，总以来自广东者为最。一由于地方官不认真查拿，或差一二武弁巡查，徒为该弁肥囊之计。一由于粤海关之包税。洋船一到，即有包揽上税者，将烟雇载渔船，先行寄顿，然后查船。且闻鸦片非数换不卖，独巡海兵丁不惜减价卖给，居心尤为可恶等语。

鸦片烟流行内地，大为风俗人心之害。民间私贩私食，久干例禁。节经降旨严饬稽查，而此风未尽革除。总由海口守巡员弁卖放偷漏，以致蔓延滋甚。著阮元、达三于通海各口岸地方、并关津渡口，无论官船民载，逐一认真查拿，毋任员弁稍有捏饰。倘查有奸民以多金包揽上税、及私运夹带进口等弊，立即从严惩办，以除积蠹。总在有犯必惩，慎勿日久生懈，仍归具文也。将此谕知阮元，并传谕达三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

一、两广总督阮元等奏报查禁 鸦片偷运入口情形折

二月初七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阮元、粤海关监督臣达三跪奏，为严切查禁鸦片偷运入口，并节次拿获惩办情形，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接准廷寄，道光二年十二月初八日奉上谕：御史尹佩棻奏请云云。钦此。仰见皇上整饬民风，察除奸弊之至意，曷胜悚服。臣等伏查鸦片流行内地，滋为民害，实堪痛恨。严查巡守弁兵及关口人等卖放包揽之弊，诚为目前紧要办法。臣阮元到任以来，节于营伍内严查惩办。如龙门协兵丁吴李茂等，盘获梁胜和船内鸦片私卖分赃，署副将谢廷可、署守备夏秀芳等讳匿不报。又水师提标把总詹兴有，拿获鸦片，商同兵丁陈有光等，得赃纵放，詹兴有畏法服毒身死。香山协记委孙朝安，包送李阿蚬鸦片船被获。碣石镇千总黄成凤盘获不识姓名船户鸦片，商同署守备曾振高讳匿变卖分肥等案。均经臣阮元先后分别奏参咨革严审，将署副将谢廷可拟发军台，署守备夏秀芳、曾振高、千总黄成凤均拟发新疆，记委孙朝安发近边充军，分案奏咨办理。臣达三饬令各口稽查，据西炮

台拿获徐亚潮烟膏一起,又拿获陈亚桂鸦片一起,黄埔口拿获林绍修鸦片一起,佛山口拿获许时兴鸦片一起,澳门口拿获鸦片一起。此起有八百余斤之多,均经一面发县,一面咨交地方官转饬究办,将徐亚潮等,拟罪咨结,并经臣阮元提烟当堂销毁在案。

又臣阮元于道光元年,以洋商伍敦元等,频年未据查出夷船鸦片,显有徇隐,奏请谕旨将居首总商伍敦元议叙三品顶戴摘去。以后俱责成该商等,于各国货船到口时,先由轮保商人严查,果无鸦片,取具各结,方准进口,开舱起货。如有夹带,即钦遵嘉庆二十年谕旨,将该船货物,全行驳回,押逐开行。如此严切稽查,节次惩办,现在内港及黄埔、澳门、虎门各海口,尚无偷运。至鸦片价值,并无数百万之多,亦无减价卖与兵丁及奸民包揽渔船上税之事。惟外海地方,潜行贩卖,越入各省,不能保其必无。臣等惟有严饬各该巡守员弁,及关口委员等,各矢清勤,实力稽察。并随时选派诚干妥员,密加查访,总期有犯必惩,以清积弊,而免流毒。断不敢日久仍归具文,上廛宸衷,自取咎戾。

为此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三年三月十五日奉朱批:总要日久不懈,认真察看,勿被属员、商人蒙混,方为至善。详勉而行。所奏知道了。钦此。

二、粤海关监督达三奏为遵旨实力查禁鸦片烟片

二月二十五日(军录)

再,奴才上年奉旨留任,叩谢天恩折内,旁奉朱批:税课丰盈固是职守当然,查禁鸦片,尤是洋口要务。果能实力禁绝,能无偷漏包庇之弊,方为不负恩任。勉之。钦此。奴才跪读之下,感悚交深。伏思鸦片一项,流毒内地,久为人心风俗之害。前因御史尹佩棻陈奏,钦奉上谕,令于通海各口岸地方,并关津渡口,无论官船民载,逐一认真查拿等因。当经通饬广州府属税口丁役,凡遇官民船只,

务须实力严查。如敢包庇卖放，一经访闻，立即拿交地方官尽法严惩。已据督臣阮元将办理情形，并奴才拿获鸦片起数，会同恭折复奏在案。兹复仰奉朱批，训勉周摯。奴才再四思维，澳门为西洋夷人汇集之区，尤应防其偷漏，兹复移行香山县、协，一体严密查拿。其惠、潮、雷、廉、高、琼等处五口，距省穹远，乾隆五十一年经前督臣孙士毅、前监督臣穆胜额，会同奏交地方同知、通判就近监管。奴才现饬该员等钦遵查办，仍移行该管道府转饬所属员弁，上紧查拿，毋任夹带贩运。

至通海口岸地方，本设有弁兵巡缉协同查拿，奴才复咨明水师提督臣李增阶转饬沿海兵弁，认真巡缉盘查去后。奴才惟有时时刻刻留心，实力禁绝。严防丁役包庇，以除私贩之根株；盘诘商船偷漏，以杜奸徒之夹带。务期弊源渐绝，仰副我皇上恩任鸿慈之至意。

所有奴才感悚下忱，理合附片据实复奏，伏乞皇上慈鉴。

道光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奉朱批：知道了。鸦片一项，果能禁绝，著有成效，方为不负差委。勉慎为之。钦此。

三、酌定失察鸦片条例事上谕

八月初二日(上谕档)

道光三年八月初二日奉旨：

本日据吏、兵二部，奏请酌定失察鸦片烟条例。鸦片烟一项，流毒甚炽，总由地方官查拿不力所致。向来地方官只有严参贿纵之例，并无议处失察之条。且止查禁海口洋船，而于民间私熬烟斤，未经议及，条例尚未周备。嗣后如有洋船夹带鸦片烟进口，并奸民私种罌粟、煎熬烟膏，开设烟馆，文职地方官及巡查委员，如能自行拿获究办，免其议处。其有得规故纵者，仍照旧例革职。若止系失[于]觉察，按其烟斤多寡，一百斤以上者，该管文员罚俸一年。一千斤以

上者,降一级留任。五千斤以上者,降一级调用。武职失察处分,亦照文职画一办理。其文武官拿获烟斤议叙,均著照旧例行。

至滇省迤西迤东一带,将罌粟花熬为鸦片,必须严行禁止。著该督抚严饬地方官晓谕居民,概不许私种罌粟,以净根株。钦此。

四、两广总督阮元奏请将伤毙我民人而潜逃 回国之英船兵丁交该国自行惩办折

八月二十日(朱折)

两广总督臣阮元跪奏,为具奏事。

窃照道光元年十一月唵咭喇护货巡船夷人,在伶仃山伤毙内地民人黄奕通等一案,先因该巡船潜逃,经谕飭洋商传谕该国在粤大班寄书该国公班衙,查明凶夷,附搭本年到粤货船押解来粤究办,并经节次奏闻在案。兹唵咭喇本年货船业已到粤,当即行司飭县,谕飭洋商传谕该国大班,查令交出凶夷去后。兹据南海、番禺二县转据洋商伍敦元等禀称:询据该大班喊啞等声称:我已将前事始末缘由,寄知本国公班衙门,业已接入,同该兵官吡啞未曾回国,无从查问。商等诘以巡船于道光二年正月逃逸,货船开行在后,尚且抵国,何致巡船尚未回国?又据该大班喊啞等声称:此次货船开行时,该兵官实在并未回国,不敢欺饰。商等再三诘问,坚称如前。等情。由藩臬两司具禀前来。

查巡船逃逸在是年货船开行之先,今货船已抵国转回,而巡船尚未回国,所禀显系饰词。然或者该兵官吡啞畏其本国责罚,在洋观望,延不归国,亦属情事所有。因思此案已阅两年,如果当时该兵官即将凶夷交出,自应在内地立时正法,今既畏罪潜逃,粤东距唵咭喇数万里,风汛靡常,与其长途瘐毙,久稽显戮,或且顶凶塞责,不如即由该本国自行办理,尚得早为正名定罪。拟于本年该国货船开行时,由臣等谕飭洋商传谕大班寄字该国公班衙,俟巡船回

国时,确查凶夷正身,自行正法,以结此案。

所有臣等据禀办理缘由,谨会同广东巡抚臣陈中孚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依议妥办。

道光九年(一八二九年)

一、福建道监察御史章沅奏为请禁外商 以违例货物私易官银出洋折

正月二十四日(军录)

福建道监察御史臣章沅跪奏，为粤洋通市，不得违例私易银钱，请旨飭议章程，以卫民生而重国课，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惟怀远之经，羁縻勿绝，为市之法，有无相通。向来粤洋与内地通市，只准以货易货，例禁綦严。其土产载在则例者，如钟表借验时刻，呢羽可修衣裘，虽非必需，尚堪济用。近日常所通货物，违例特多，作为奇淫，导民奢丽，日甚一日，罔所底止。臣闻夷商每岁必务为新奇可喜之物，借相炫惑，如多宝筒、自鸣雀、风枪、乐琴，不可枚举。在彼专恃人工，不甚费值，一入内地，纨绔子弟争相购致，其利何啻数十百倍。或一二年后，数见不鲜，则价亦贱至什之三四，为其渔利取值，已可概见。又其人赋性狡黠，纯用机心，卖物则必索官银制钱，买物则概用番银夷钱，银低钱薄，仅当内地银钱之什七。或仍以番银给还，则断不收纳，是以番银之行日广，官银之耗日多。

至鸦片烟一物，流毒滋甚，该夷伪标他物名色，夹带入粤，每岁易银至数百万两之多，此岂寻常偷漏可比。且一经嗜烟，刻不可离，中人之家，往往破产。而此烟能提摄百脉，愈人小疾，久之精神大耗，无可救治，为害尤烈。其始食此，仅系帮友长随，今则官民士绅皆所不免。其始仅在海滨近地，今则渐染十数省之广。

以上违例等件，就使仅止牟利，已属难宽，况以货则蠹国若彼，以食则害民如此。若不设法禁制，弊将何所终极。嗣后通市务当恪遵宪令，只准易货，毋许易银。其番银之在内地者，行用已久，恐骤加遏绝，必致于民不便，应仍听其流转，俾其数既有限制，将来有减无增，不禁而可期自绝。至内地官银，则分毫不得私出外洋，以杜偷漏。应请敕交该督抚详查妥议，更立专条，一粟一丝，官为出纳，显示怀柔于海外，隐严保卫于境中，务期外洋土物，无敢私入，内地货财，无敢私出。商民犯禁者，置之重典，官吏容隐者，加以严惩，庶法律昭，而防微之道备矣。

臣管见所及，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明训示饬下。谨奏。

二、著两广总督李鸿宾等妥议严禁外商 以货易银并禁鸦片入口章程事上谕

正月二十五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李、广东巡抚卢，传谕粤海关监督延隆。道光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奉上谕：

御史章沅奏，粤洋通市，不得违例私易银钱，请旨飭议章程一折。向来粤洋与内地通市，只准以货易货，例禁綦严。近日夷商所通货物，务为奇巧，借相炫惑，渔利取值，不啻数十百倍。据该御史奏称，该夷人赋性狡黠，纯用机心，卖物则必索官银制钱，买物则概用番银夷钱，银低钱薄，仅当内地银钱什之七。或仍以番银给还，则断不收纳，是以番银之行日广，官银之耗日多。

至鸦片烟一物，流毒尤甚，该处伪标他物名色，夹带入粤，每岁易钱至数百万两之多，非寻常偷漏可比。若不极力严禁，弊将何所终极。嗣后该省通市，务当恪遵定例，只准易货，毋许易银。其番银之在内地者，行用已久，自难骤加遏绝。至内地官银，则分毫不准私出，其违禁货物，应随时稽察，不准私入。著李鸿宾、卢坤、延隆，会同详查，妥议章程具奏。将此谕知李鸿宾、卢坤、并传谕延隆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两广总督李鸿宾等奏为遵旨查禁官银 出洋及私货入口并会议章程七条折

六月初一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李鸿宾、广东巡抚臣卢坤、粤海关监督臣延隆，奏为遵旨查禁偷漏官银出洋，及私货入口，会议章程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接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臣等查粤东省会，各夷商航海而来，络绎不绝。如果夷商卖物索取官银制钱，买物概用低银夷钱，则是夷人独逞其诈，内地甘受其欺。更将鸦片伪标他物，夹带入粤，尤为流毒无穷，均不可不竭力严禁，以杜积弊，而惩奸商。臣等遵即会同传集洋商伍受昌、卢文锦等，严切究问，是否夷商买物卖物，银钱互异，并将鸦片伪标他物夹带入口，令其据实供指。当据禀称，商等与夷商交易，历系以货易货，夷商贩来呢羽哗叽棉花钟表等件，换内地之湖丝茶叶绸缎布匹等物，彼此议价，原期两相抵对。惟各货多寡不同，价难画一，如夷商货值万两，而所买内地之货仅值八千，其所短二千，既不能将内地之货强令买受作抵，又未便将该夷所剩之货故为不买，任其携回，致启刁难外夷之弊，是所短之数，不能不以现银找给。若夷商卖货少，而买货多，亦以现银找补。即如噶嚩国入口货物，只羽缎是其大宗，余皆零星物件。其所

买出口之货倍多，是以每带番银来粤，以备买货，断不肯将无利之银带回，而舍有利之货不买。倘货价不能相侔，皆系以银找足，此两相交易，不能不用银找数之实在情形也。核计历年出口货价，总多于进口货价，夷商等每应找给商等番银，即商等偶然找给夷商，俱用番银，从不以官银交兑。况官银久禁出洋，商等何敢故违，自取咎戾。其番银折算官银，总有九成四五，至低亦有九成。商等与夷商交易，向不用钱，夷商历无向商等索取制钱，亦无以夷钱强令商等收用。惟从前各国夷人，买取日用食物，间有搀和夷钱，自奉查禁，收买均不再用。

至鸦片一项，例禁尤严，前奉明定章程，防范极为周密。历查各夷船，并无将鸦片伪标他物名色，夹带入口，亦无另带违禁货物等事。并据该商等出具切结，如别经查出情甘坐罪等语。臣等复悉心密加访察，情形尚属相符，并饬取各种番银煎试比较足色官银，均在九成及九成以上，不至过于低潮。此项番银，内地行使已久，诚如圣谕，自难骤加遏绝，应请照常行使，以适民用。

臣等复调查洋商贸易出入货簿，道光六年进口货价银六百八十八万四千七百余两，出口货价银七百三十二万一千九百余两。七年进口货价银五百八十一万五百余两，出口货价银七百八十八万五千八百余两。八年进口货价银八百八十二万八千七百余两，出口货价银一千零四十九万八千三百余两。是所称出口货价〔多〕于进口货价，按年合计，内地找去较少，夷商找来较多，确有可据。若谓夷人卖物务索官银，专以低色番银勒买，岂夷人肆其刁横，商民安于拙懦？实非现在情形。

至鸦片久经严禁，凡夷船入口，由臣等衙门饬取夷商并无夹带烟泥字据，及保商加具保结，方准开舱。近年以来，各国夷船到粤，咸知禁令，并不敢有夹带鸦片情事。惟是积弊所在，巧诈日多，除之不能必尽，防之愈不可不严。夷商卖物，不敢强〔索〕官银，而内地奸民，难保无一二贪图微利，密为偷送。夷商来粤不敢私带禁物，

而夷船水手，难保无一二设法巧藏，暗为贩卖。此等偷漏夹带之弊，必当再行严密查禁，以清其源。臣等复严饬地方文武，令督各口员弁丁役人等，节节稽查，实力访缉。如洋商通事人等，敢将银两私运夷船，及任令夷人夹带鸦片入口，定将洋商等，照例治罪。倘员弁丁役扶同隐漏，别经发觉，更必从重究治，免日久懈弛，弊无终极。谨将严禁官银出洋，私货入口，酌议章程七条，另缮清单恭呈御览。

为此合词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九年七月初七日奉朱批：览奏俱悉。钦此。

附：查禁官银出洋及私货入口章程

六月初一日(朱折)

谨将会同酌议严禁官银出洋及私货入口各章程七条、敬缮清单，恭呈御览。

一、夷商与内地行商交易，除以货抵货外，价有不敷，彼此均以番银找给。但恐偶值内地番银短绌，行商或以官银搀用十之二三，虽非纯用官银，仍与偷漏无异。查例载：如有洋商人等将银两私运夷船出口者，照例治罪等语。嗣后行商找与夷人货价，有搀用官银者，查出无论银数多寡，尽行充公，仍将行商照私运例治罪。

一、官银偷漏，责成各口文武员役稽查，如有疏纵，应加惩办。查例载：内地银两偷运出洋，各口员弁丁役人等，扶同隐漏者，查出从严究办。嗣后查获船载赴洋官银，先交地方官讯明在何处起获，除重赏查拿之人外，所有该船经过之上游各口，员弁丁役漫无查察，纵无扶同隐漏情弊，亦照扶同隐漏例，严行究治。

一、行商各有身家，当不至私将官银给付夷商，自蹈罪戾。第恐行中小伙，及地方不法匪徒，妄思射利，将官银偷载小艇，暗运出口，驶至洋面，交给夷商。惟责成大关总巡口，并佛山、虎门

等处关口员弁,及大关巡船,并巡洋舟师,及地方文武,派拨巡船,于各夷船将次回国之时,倍加严密巡查。遇有私载官银前往洋面,立即拿解,并究明官银来历,如系由银店茶叶杂货等行发出,分别知情不知情,照例惩治。倘系由洋行中发出,将该商加等治罪。仍将经过各口,未能查获之员弁兵役,从重究惩。

一、夷船到粤贸易,情形不一,有以来货专交一行销售,去货分托数行置买者,亦有以来货分交数行销售,去货专托一行置买者,势更不能以货易货,数适相准。其一夷商找给数行银两,固属常事,亦或数行俱有应找给一夷商之时,其中银货参差,人情纷杂,恐易启换兑官银之事。嗣后如有数行均应找给夷商银两,必同赴粤海关监督衙门,联名出具并无搀和官银甘结。夷人收银后,倘经员役查出官银,即将找付官银之行商,严行治罪,联结各行商,亦一体治罪。

一、澳门地方,系香山县所属,乃各国夷商聚集之地,向许内地民人在彼与其交易,与省城买卖,皆归行商情形不同,难以逐一稽查。查香山县相距稍远,现责成澳门同知,严切示谕民人,凡与夷人买物,不许使用官银,亦不许将官银换给夷人。该同知仍督率县丞,随时稽查,倘有民人以官银向夷人买物,及将官银换给夷人者,即行拘拿治罪。如该同知、县丞漫无查察,别经发觉,即将该同知、县丞严参。

一、番银如有成色低潮不及九成者,不准行用。番银试煎,可折官银九成四五,嗣后番银低至七八成,或夷商以此勒买货物,许内地买卖商人呈报到官,由官送交该国大班,从重究惩。内地商人隐忍收受,匿不呈报,一经查出,或被首告,即查起所收低色番银,无论多寡,概行充公,仍将该商照例治罪。

一、贩卖鸦片,罪有明条,久经设法查拿,并严定章程。凡夷船进泊黄埔,即令夷商写立并无夹带鸦片字据,交洋行保商加结,复由伍受昌、卢文锦、刘东、潘绍光四商,轮查无异,方准禀请开舱。

如有夹带鸦片,即将该夷船禀请驱逐出口。开舱时并派役在于各夷船前后左右稽查起货,又饬役押送到省,办理已属周密。第恐日久玩生,现饬各洋商,于夷船回国时,谆切传谕,以后贩货来粤,切勿携带鸦片,及违禁货物。倘敢不遵,即将该船驱逐出口,永远不准来粤贸易,俾知畏惧。仍严饬巡洋舟师,及地方文武,派拨巡船于夷船来粤湾泊洋面之时,严密巡查,倘有民船拢近,立即拿解究办,以防代运鸦片,及违禁货物。至夷船进口,仍饬沿途守口员弁,逐一严查究办,倘带有鸦片等物,即飞禀查办,如稍隐匿,从重惩处,庶可层层稽查,以绝其源。

朱批:览奏均属周妥,实力奉行,日久无懈为要。

四、两广总督李鸿宾等密奏英船私带鸦片 入口偷买官银出洋请禁其贸易片

十月二十八日(军录)

再,粤海关定额,正税银四万两,盈余银八十五万余两,共八十九万余两。近十数年来,溢收至一百数十万两,内土货税约十之一二,夷船货税约十之八九,而夷船中啖啾喇国船货专税居其过半,每年约纳税银六七十万两不等。是以该国夷商恃以输税独多,往往意存挟制,故作刁难。在该夷以为奇货可居,而不知自天朝视之,则无关于毫末。况该夷船私带鸦片烟泥入口,偷买内地官银出洋,一则以外夷之腐秽巧获重赏,一则使内地精华潜归远耗。每年钞税不过数十万两,而被其弋取者,或至倍蓰,是得者少,而失者多,明似有益,而暗实多损,其为害不可胜言。

历任督抚臣,无不严督文武,实力查禁。乃该夷船每当未进口之先,停泊外洋,兼乘雨夜,潜用快艇,分途偷运。纵沿海巡查员弁,棋布星罗,断不敢稍有疏懈,而港汊纷歧,实有难以周察之势。夷烟仍不免蔓延,官银则恒虞卮漏。本应绝其往来,毋许贸易,然圣

朝仁复万邦,该夷等航海远来,历年已久,未便无端禁阻。若遽加斥逐,转非怀柔体恤之道。所以嘉庆十三年,因该夷踞澳滋事,曾停开舱,次年即经前督臣百龄,据夷投禀恳求,奏准仍前交易。迨至于今,该夷赚利愈多,恃强渐甚,欲图控制之法,驯顺则准令往还,狡黠则严行驱逐。即有一二年少此一国货税,而夷烟不入,官银不出,所全实多。待其叩关虔请以后,许以通商,庶足以折桀骜之气,而溃贪诈之谋,亦于整肃国威,绥来遐服之义,两得其宜。仍随时设法,认真查禁私运烟银,以除蠹害。

臣与抚臣卢坤筹商如是,是否可行,谨再附片密陈,伏乞训示。谨奏。

道光九年十二月初五日奉朱批:所奏是,另有旨。钦此。

五、著两广总督李鸿宾等严正处置英船 延不进口事件不得稍涉迁就事上谕

十二月初五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李、广东巡抚卢。道光九年十二月初五日奉上谕:

李鸿宾奏,啖咭喇夷船延不进口,及晓谕防备各缘由等语。所奏甚是。各国夷船来粤贸易,惟啖咭喇夷商最为桀骜。现在该国大班等,因洋行连年闭歇,拖欠夷银,叠次呈控,并胪列条款具禀查办。该督业经咨提商人讯追,并将所禀各款,飭司妥议,谕令洋商,转谕恪遵。该夷船仍然观望,停泊澳门外洋,延不进口,辄敢摭拾前陈各条,晓晓渎辨,语言不逊。

该国货船,每年在粤海关约纳税银六七十万两,在该夷以为奇货可居,殊不知自天朝视之,实属无关毫末。且该夷船私带鸦片烟泥入口,偷买内地官银出洋,以外夷之腐秽,巧获重资,使内地之

精华,潜归远耗。得少失多,为害不可胜言,必应实力严查。此次该夷等,业经该督将来禀严行批飭,如果渐知悔悟,相率进口,即可相安无事。倘仍以所求未遂,故作刁难,著即不准开舱,严行驱逐。即有一二年少此一国货税,于国帑所损无几,而夷烟不入,官银不出,所全实多。

至该夷各船,现泊澳洋,夷情叵测,不可不预为之防。该督已密行咨会李增阶,飭令各营将弁等不动声色,整齐防备。所办甚是。此事交涉外夷,有关国体,该督等务当镇静防闲,词严义正,折其桀骜之气,杜其贪诈之谋。断不可稍涉迁就,致失大体。其该夷人禀内,夷船规银,不论船只大小,一律征收,恳请分别纳饷等款,尚可量为变通。著该督等妥议具奏。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著两广总督李鸿宾等筹议截禁鸦片 来源及严禁洋钱流通章程事上谕

十二月十六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李、广东巡抚卢。道光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奉上谕：

朕闻外夷洋钱有大髻、小髻、蓬头、蝙蝠、双柱、马剑诸名,在内地行使,不以买货,专以买银,暗中消耗,每一文抵换内地纹银,计折耗二三分。自闽、广、江西、浙江、江苏渐至黄河以南各省,洋钱盛行。凡完纳钱粮及商贾交易,无一不用洋钱。番舶以贩货为名,专载洋钱,至各省海口收买纹银,致内地银两日少,洋钱日多,近年银价日昂,未必不由于此。又鸦片流行内地,吸者日众,鬻者愈多,几与火菸相等。耗财伤人,日甚一日。皆由番舶装载鸦片,驶至澳门、厦门等处附近关津停泊,或勾通书差,暗中抽税,包庇进关。或巡哨兵役游奕往来,私为奸夷夹带,代为发贩。或得规容隐,任听奸夷

分销各省商船,载往各处售卖。行销之路既多,来者日众。该兵丁等且借以抽分吸用,贱价留买。南北各省情形如出一辙,较洋钱之害为尤甚。若不究明弊源,严行查禁,不特徒滋纷扰,转使作奸犯科之辈,益复无所顾忌。

前因内地间有夷钱搀杂行使,曾经降旨饬禁,然尚不似洋钱行使之多,折耗之甚。至鸦片烟泥,则又以外夷之腐秽,潜耗内地银两。昨据李鸿宾等密陈,啖咕喇请改贸易章程折内,亦经筹议及此。该督等通达治体,深悉积弊,必须将如何截其来路,如何禁其分销,外夷之诡譎不行,内地之消耗胥免,期于言出法随,不致徒为文告故事,有名无实,方为妥善。该督等素称晓事,当能仰体朕意也。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道光十年(一八三〇年)

一、两广总督李鸿宾等奏陈禁止鸦片惟有严禁分销才能绝其来路片

三月初五日①(军录)

再,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番舶以贩货为名,专载洋钱云云。等因。钦此。仰见皇上烛弊厘奸至意,曷胜钦服。

臣等查外夷洋钱载入内地,收买纹银,以致银两暗中消耗,殊于财用有关。鸦片流毒无穷,为害尤巨,诚如圣谕,必须截其来路,禁其分销,乃能澄源绝流,俾免遁匿。惟分销系在内地,密为之防,与严制以法,尚可随时处置。来路则出自外夷,相隔大海至数万里之遥。若从(欲)阻其不至,非若越南暹罗等国,如有违法,尚可严切照会该国王,飭令禁止。是来路似未易截,仍惟有严禁分销,使其辗转偷卖之地在在堵御。该夷等见发贩不行,致无重利可图,或遂抑其满载而来之念,是仍以禁分销为截来路之策也。臣等现复悉心访察,设法筹办,俟妥议章程,另行具奏。

所有接奉谕旨缘由,谨先行附片复奏,伏乞圣鉴。谨奏。

① 此系朱批日期。

道光十年三月初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二、步军统领耆英等奏报拿获兴贩 鸦片烟犯邓八等请交刑部折

三月二十四日(原折)

奴才耆英等谨奏，为请旨事。

据左营河阳汛守备苏鉴拿获邓八兴贩鸦片烟一案，起获鸦片烟土一百四十余两，连运送之张大，窝留之王大，并与张大同行之许四，一并解送到案。奴才等详加讯问。

据张大供：我系直隶天津府静海县人，年三十五岁，在天津县西关外居住。道光九年七月间，素识的邓三有鸦片烟一包，重四十八两，雇我送到京中杨梅竹斜街义聚书铺内，交给伊弟邓八，邓三给过我脚钱四吊。本年正月间，邓三又雇我送鸦片烟一包，不知数目，交给邓八，又给过我脚钱四吊。三月初三日，邓三雇我同许四给邓八送鸦片烟三包，共计一百四十余两。初五日到京，走至东便门，许四就先走了，我背著烟包走至朝阳门外，即被官人盘获。今蒙讯问，这烟包邓三交给我时，我并未打开瞧看，所供是实。邓八供：我系直隶天津县人，年三十一岁，在本县西门外居住。我于道光九年七月内曾在洋船上买了鸦片烟土三包，每包用钱六十吊，共重一百四十余两，放在家内。是月，我即来京，在正阳门外杨梅竹斜街义聚画铺内借住，卖字画生理。本年三月，我因要食用鸦片烟，随寄信与我哥哥。邓三雇这张大送来，不料被官人将张大盘获，连我传案。今蒙讯问，我于九年七月间曾雇张大给我送过铜钮子，又本年正月间曾雇张大给我送过蓝烧料帽顶是有的，以前实无有雇他送过鸦片烟的事，所供是实。质讯许四，供称：同张大来京，找伊戚邓八，打听乡亲张老下落，并无受雇与邓八等背运鸦片烟之事。王大供认：在杨梅竹斜街开设画铺，收留邓八居住属实。各等供。

查贩卖鸦片烟，例禁綦严。今邓八由洋船买得鸦片烟土一百四十余两，雇张大运送来京，现被盘获。研讯张大，据供前已运过二次，乃邓八坚不承认，即现获之烟土，亦只认自行食用，实属狡饰。许四供认来京寻觅亲戚，王大容留邓八居住，均难保无伙同贩卖情事。相应请旨，将邓八、张大、王大、许四连起获鸦片烟土俱交刑部审明定拟。为此谨奏请旨。

道光十年三月二十四日奴才耆英、奴才福泰园班。

三、太子太傅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托津等奏 为遵旨审拟邓八等贩卖鸦片烟人犯折

四月二十二日(军录)

太子太傅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臣托津等谨奏，为遵旨审拟具奏事。

准步军统领衙门具奏，拿获邓八兴贩鸦片烟一案，道光十年三月二十四日奉旨：邓八、张大、王大、许四，俱著交刑部审讯，钦此。旋据该衙门将邓八等犯及搜获鸦片烟斤，一并送部。

臣等提犯审讯。据邓八供认起意兴贩鸦片烟，伊堂兄邓三由天津转雇张大给伊送烟属实。随牌行天津县，飭提邓三去后。旋据该县详称，邓三在逃未获。等因到部。复提各犯研鞫。缘邓八籍隶天津，向卖字画生理，嗣因生意淡薄，随向素识洋船帮伙未获之李观，买得未熬鸦片烟土五包，熟鸦片烟二十两，欲带至京中销卖。因烟包过多，难以携带，嘱令伊堂兄邓三觅便寄京。该犯自带熟烟二十两，于九年七月十五日进京，至正阳门外王大画铺内借寓。邓三旋于是月二十八日及本年正月二十五日，两次雇觅张大藏带鸦片烟土六斤到京。邓八连旧带熟鸦片烟，陆续均卖给山西太原府人王姓，共得价京钱三百二十吊。王姓随即回籍。三月初三日，邓三又将鸦片烟土三包交张大背负来京，张大于次日路遇邓八亲戚许

四,彼此熟识同行。初五日张大行抵朝阳门外,被营兵查出私带鸦片烟,连许四一并拿获,并拿到邓八、王大解交步军统领衙门,奏送到部。

讯悉前情,臣等以邓八叠次贩卖鸦片烟斤,寓主王大难保非知情窝留。许四既与张大偕行,亦恐系该犯等同伙。复向究诘。据邓八坚供,张大送来鸦片烟,均装入衣包内,王大不能看见。伊将鸦片烟卖给王姓,都在茶铺讲价递交,是以王大并不知情。张大亦供与许四实系路遇,并非同伙等语。严诘不移,应即拟结。

查例载: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为从杖一百徒三年等语。此案邓八起意,向洋船上帮伙李观买得鸦片烟多斤,带京卖给王姓,实属兴贩已成。邓八应依兴贩鸦片烟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据供亲老丁单,是否属实,应将该犯解交直隶总督,转飭查明,分别虚实办理。张大得受雇值,屡与邓八带送鸦片烟,即属为从,应依兴贩鸦片烟为从杖一百徒三年例,杖一百徒三年,札发顺天府,定地到配,折责拘役。许四、王大讯不知情,应即省释。逸犯邓三、李观,及承买鸦片烟之王姓,应行文步军统领、都察院各衙门,并直隶总督、山西巡抚飭属严拿务获,到日另结。鸦片烟土,案结销毁。

所有臣等审拟缘由,理合恭折具奏请旨。

四、两广总督李鸿宾等奏复查禁纹银 出洋鸦片入口各弊章程折

六月十七日①(军录)

两广总督臣李鸿宾、广东巡抚臣卢坤跪奏,为遵旨查禁纹银出洋、鸦片分销各弊,会议章程,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① 此系朱批日期。

窃前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等当将接奉谕旨,悉心访察,再行筹议章程缘由,先行附片具奏在案。查上年因御史章沅条陈,钦奉上谕,飭将夷船偷漏官银,夹带鸦片,严行查禁,妥议章程具奏。当经臣等会议各条陈奏。钦奉朱批:览奏均属周妥,实力奉行,日久无懈为要。钦此。兹复奉圣谕,以鸦片之害较洋钱更甚,必须截其来路,禁其分销。仰见皇上除害厘奸,务期详尽至意,臣等曷胜钦服。

伏查夷商来粤,经关口查报货税,方准入口。其携带洋钱,每以为备买日食之用,亦间有多载洋钱,置买内地货物之时。其偷换纹银,不过纸包布裹,夹入他货之内,零星收取,以冀积而成多。若专载洋钱,收买纹银,则为数甚巨,势难掩人耳目,岂非自寻败露。至内地商贾交易洋钱,与纹银价各不同,皆按色扣算。如完纳钱粮,皆补成足色,将洋钱熔销,倾作纹银,始准上库,亦非以洋钱抵算纹银。且洋钱行用以久,诚如前奉上谕,自难遽加遏绝。惟纹银出口,必不可不实力严禁,应于前次拟议各条,再加申明,以严偷漏。

至鸦片流毒无穷,历奉谕旨飭禁,凡各处拿获,皆按律惩办,防范不为不严。无如法立弊生,内地奸民每于夷船初泊外洋,即乘深宵雨夜,私赴洋面,潜向夷船接买,由偏僻港汊偷运各处售卖。又或商渔船只,拢近偷销,吏役兵丁等得规庇纵,皆所不免。应于前议各条外,再行严定科条,从重惩办。责成该管文武,及巡洋舟师,关口员弁等认真稽查,宽其失察之愆,严其玩纵之咎,俾内外益加严密,夷人及内地奸徒,无从逞其伎俩,庶于严究弊源之法,更昭慎密。谨将会议章程六条,另缮清单,恭呈御览。

为此合词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附:李鸿宾等奏呈查禁纹银偷漏鸦片分销章程清单

六月十七日①(军录)

① 此系朱批日期。

謹將會議查禁紋銀偷漏鴉片分銷各章程六條，敬繕清單，恭呈御覽。

一、洋商與夷人交易，除以貨抵貨外，如有尾數找給夷人，只准給付番銀。並令各洋商赴粵海關衙門，聯名出具並無摻和紋銀甘結。如洋商敢將紋銀找補，並或另將紋銀賣給夷人，一經察出，不論銀數多寡，照數倍罰充公，仍將找付紋銀之行商及聯結各行商分別治罪。其洋行伙伴圖利，將紋銀私行換給夷人，洋商雖不知情，亦將雇覓伙伴不慎之洋商查明，照所換銀數罰出，並答責示懲。舖戶居民私將紋銀賣與夷人者，照例加等治罪。如兵役、民人，有能拿獲送究，即將所獲紋銀，照例加倍賞給。

一、巡洋舟師梭織外洋，查察最為切近，應責成舟師分段查察。洋船到粵時，严查有無匪艇運銷鴉片。回帆時，严查有無匪艇運送紋銀。無論商、漁船隻，一經攬近夷船，該舟師即行拿究。並將外海內河分段巡查之員弁姓名，及洋船寄碇起碇日期，有無匪艇偷運私貨，隨時呈報督撫衙門查核。臣等仍隨時选派誠干委員，密加查訪。如舟師員弁並不實力巡查，甚或包庇故縱，即將該員弁提省，照律嚴行究治。贓重者以枉法從重論罪，兵丁分別嚴懲，該管上司自行查出究辦，概予免議，別經發覺，仍行參處。

一、關口委員、書役，及守口弁兵，地處扼要，如果認真節節严查，一有鴉片入口，紋銀出洋，何難破獲？乃奸民敢于無所顧忌，偷運分銷，難保非委員、書役、弁兵等縱之使然。嗣後如有內河拿獲鴉片，必究明何處進口；外洋拿獲紋銀，必究明何處出口。立提該口委員、書役、弁兵，同匪犯嚴行質訊，是否賄縱，抑止失于查察，分別治罪議處。

一、夷商來粵貿易，凡起貨上行，置貨出口，有無違禁物件，洋商、通事、買辦必所深悉。應責成洋商、通事、買辦，隨時查察。如夷商有夾帶鴉片入口，偷買紋銀下運出洋，該洋商、通事、買辦，立即呈明查辦。倘知而不報，一經查出，斥革究治。

一、夷船装载鸦片来粤，一经查出，即不许开舱，驱逐回国，此系旧定章程，已属截其来路之一法。惟该夷等狡谲多端，愈熟愈巧，每于寄泊外洋之先，暗招奸徒偷运。只可严禁内地分销，庶以渐塞来路。查奸民偷运鸦片入口，载赴各处分销，辗转窝藏售卖，断难瞒省城内外文武各衙门书差兵役等耳目，必因得受陋规，知情纵放，方敢肆行运货。嗣后遇有拿获鸦片之案，无论远近，均应提至省城跟(根)究，何衙门书差兵役如何包庇得规纵放，有无代奸夷夹带发贩，务得各实情，即将该书差兵役与贩卖之人，一体治罪。该管官自行查出究报，概予免议，别经发觉，照例参办。

一、鸦片运赴各省，沿途皆有关卡，应责成关卡搜查。近年每有匪徒，冒充巡丁，沿河搜查鸦片，借以抢夺。其真有鸦片者，匪徒搜出，私自变卖分肥，而被抢之人，不敢指控，无鸦片者，亦受骚扰。且往往被抢银物，致成巨案，叠次飭拿严禁，并缉获重办，此风仍未净尽。应请嗣后托名巡丁搜查私货而强抢入己者，准被抢之人据实报官，照自首律办理。其抢鸦片入己转卖之人，系强盗，照强盗例办理；系抢夺，照抢夺办理；计赃及贩卖鸦片例，从重治罪。其在官人役及各关家丁，搜出鸦片并不呈报、私行入己者，计赃以枉法论。其已过关卡，由别关盘获者，将所过之关卡，一并究明丁役是否故纵，分别治罪。

五、著两广总督李鸿宾等认真查办 纹银出洋鸦片入口情弊事上谕

六月十七日(上谕档)

道光十年六月十七日内阁奉上谕：

李鸿宾等奏会议查禁纹银出洋及鸦片分销各弊章程一折。前因外夷海舶，有以洋钱私易内地纹银及夹带鸦片行销之弊，当经敕交李鸿宾等将如何截其来路，如何禁其分销，详筹妥议。兹据

核议章程六条具奏，所议尚为详悉。鸦片流毒内地，较纹银出口为尤甚。该督等既经厘定章程，自应认真查察，务当严飭所属实力奉行，有犯必惩。无得视为文告故事，日久又致有名无实。该部知道。钦此。

六、广州将军庆保等奏英吉利大班哏哏 屡次妄禀已被该国撤回片

十一月十七日(军录)

再，前会奏啖咭喇国大班哏哏携带番妇至省城夷馆居住。又该夷商由船登岸坐轿进馆，因误听讹言，有带兵围逐之说，心怀疑畏，将船中炮位鸟枪偷运省城夷馆一事。于本年十一月十四日接准军机大臣字寄，钦奉上谕：向例番妇不准来省居住，夷商不准坐轿进馆。其携带鸟枪炮位，止系外洋备防贼盗，尤不得私运进城。今该夷等擅违旧制，庆保等务当严切晓谕，令其遵守旧章，嗣后不得稍有违犯，致干禁令。倘仍敢延抗，即当设法驱逐，示以创惩，亦不可稍从迁就。总须酌筹妥办，于怀柔外夷之中，仍不失天朝体制，方为至善等因。钦此。查前次具奏后，该夷哏哏颇知悔惧，越日即将大小铜炮逐一运回各船，其番妇亦回澳门。经臣李鸿宾会同臣庆保、臣中祥节次附片奏明在案。

臣等细加访察，该国夷人，固皆顽蠢，而大班哏哏尤甚，每有违拗之处，多系哏哏妄逞意见，现在该国已另选大二三班来粤更换，即将哏哏撤去。臣等查询其故，据洋商回称，闻上年哏哏屡次递禀，妄希更改贸易旧章，强令各船延不进口，夷货多遭霉烂，该国已知哏哏等自累情形，是以将其撤回等语。

臣等伏查夷人贪利狡黠，不独哏哏为然，虽哏哏现已撤去，难保后来更替各夷，不复妄生计较。惟有随时稽察，严切晓谕，嗣后务令啖咭喇国大班，及各国夷人，一体恪遵天朝禁令，共安交易之常。

倘敢再有抗违,即当遵旨设法驱逐,严行创惩,断不敢稍从迁就,以肃体制,而儆蛮顽。

理合会同附片复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七、著内阁通谕严禁内地种卖鸦片烟事上谕

十二月十八日(上谕档)

道光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

卢荫溥等奏,议复孙尔准奏严禁内地种卖鸦片烟章程一折。前据御史邵正笏奏,近年内地奸民有种卖鸦片烟之事,降旨令各督抚确查严禁。嗣据孙尔准查明闽浙情形,酌拟严定章程,交该部议奏。兹据卢荫溥等核议具奏,请通飭各督抚一体遵照画一办理。嗣后内地奸民人等,有种卖煎熬鸦片烟者,即照兴贩鸦片烟之例,为首发近边充军,为从杖一百徒三年。地保受贿故纵者,照首犯一体治罪。赃重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其知情容隐,虽未受贿,亦照为从例问拟。所种烟苗拔毁,田地入官,各督抚即责成该管道府督飭各属实力查禁。乘抽查保甲之便,于春间赴乡稽查一次,将有无私栽鸦片烟出具印结,年底由司会齐咨部,并著各督抚于每年具奏编查保甲折内,一并详晰声叙。如有拔除不尽,仍任流毒地方,即遵照道光三年部定处分,分别参办,毋稍徇隐。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年)

一、工科掌印给事中邵正笏奏为广东贸易 英人等日增桀骜请飭严定章程折

三月初八日(原折)

工科掌印给事中邵正笏跪奏,为广东贸易夷人,日增桀骜,请敕严定章程,以彰国威,而戢夷志,仰祈圣鉴事。

窃惟粤东开禁南洋,准令远夷通市,自国初迄今,垂百数十年,事事率由旧章,人人恪遵定制,万邦向化,重译倾心,甚盛事也。乃近年以来,有英吉利贸易夷人,自恃富强,动违禁令,而其余各国遂亦相率效尤,日形狂诞。臣风闻道光九年九月,该夷等希冀更张成例,屡向总督衙门哓哓渎禀,已属胆大妄为。及至十年九月,该夷等违例乘坐绿呢小轿,又带夷妇入城,在洋行居住。当经两广总督及海关监督出示申禁,即据英吉利大班等统领各夷,向监督衙门递禀,内有云:大清国所设之百官,未免好歹不齐:有以明晓人情,推己及人,而以仁政得人心;亦有以蒙昧妄用权势,私心暴虐,而以苛政失人心。又有云大宪要以公道仁政治远商,则可以相安办事,倘要以凌虐苛政治远商,则真不知其事至何底止?何必平空之间,滋生事端,致惹出变哉各等语。且据该国散商等递禀,内称:该示之

语,实属可恨,我万不肯服此无稽凌辱远人之词。又称万望大宪要宽恕大量待外国商人,方可大家平安做事,不然诚恐必生出多端。各等语。其他谬妄之辞,更难枚举。惟时该督知该夷等声势凶横,调兵弹压,而夷等亦即统率水手搬运枪炮器械,摆列馆门,俨有抵敌之势。并据向总督衙门禀称,这样厉禁吓唬,英等无奈自备自护。又云倘要息之,而令安然放心,则须谕示以所有英国众民居在寓馆者,皆可相信大宪必存保全各等语。核其词意,大肆披猖,是直以有恃无恐之情,以行其有挟而求之计。在广东各大吏,仰体皇上招携怀远之诚,尚复婉言化导,曲意绥来,詎料该夷等,野性难驯,几于不可教训。

臣伏思汉夷交易,系属天朝丕冒海隅,以中原之货殖,拯彼国之人民,非利其区区赋税也。乃该夷等自诩报输多饷,遂不知感戴恩施,迹其内运行销者,如时辰钟表、大呢、羽毛尚堪适用。此外则哗器之美,耗我货财,淫巧之为,荡人心志。而且纹银偷漏于外洋,鸦片流毒于内地,交易而后,贻害滋多。果其始终恭顺,尚可大度优容,今则狼子野心,不啻发声征色,计惟有闭关不纳,绝其贸迁,是为上策。第念圣世同仁一视,驱逐必不忍遽加,然控制之方,要不可不稍从严峻。盖既欲其怀德,亦宜使之畏威,岂可一味因循,转致长其狎玩。夫涓涓不塞,流为江河,叵测夷情,尤贵预防其渐。除将臣所闻该夷等违例各款,另缮清单,恭呈御览。相应请旨飭下广东各大吏,悉心筹画,严立章程,于本年洋船未到之先,奏明办理。倘地方官实有苛虐夷人之处,亦当一并查明惩治,庶几有备无患,而海疆永靖矣。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训示。谨奏。

附：英商等违例各条清单

三月初八日

谨将臣风闻该夷人违例八条,敬缮清单,恭呈御览。

一、该夷人遇有致毙汉民之案，抗不遵例交出正凶，由地方官惩办，辄行藏匿该馆，或遣归该国，日久听其消弭。

一、该夷人在广东省城，横行衙市，渔肉汉民。汉民畏夷如虎，不敢与较。

一、夷妇在广东生子，每雇汉乳妈数十人服役。又有汉奸向雷琼等府贩卖年幼女子，售与夷人为婢。

一、内地书籍，不准出洋，近则汉奸多为购买，并有汉奸在夷人处课其子弟。

一、上年该夷人在洋行门外私造临水马路，以为偷税地步，官弁兵役，竟不能禁止。

一、上年该督等所出禁止夷人乘轿，及带夷妇入城告示，皆被夷人涂抹。而该夷人则擅出告示，禁止洋商坐轿，洋商乃不敢不遵。

一、向例夷人不准进靖海等门，上年该夷人以探听禀批为名，率领二三百人，擅自拥入。此后成群作队，任意往来，守门弁兵，莫敢拦阻。

一、夷人每年货物销毕，即行全回该国，不准逗遛广城。近则在广过年者，比比皆是。

二、工科掌印给事中邵正笏奏请饬

严拿勾结外国人之汉奸片

三月初八日(军录)

再，查夷人之桀骜不驯，必有汉奸从中唆使。盖夷人与汉民言语不通，未能周知内地情事，而汉奸乃得以传递消息，播弄是非，以遂其肥己之计。

臣闻汉民之居澳门者，半通夷语，最易藏奸。其他如各洋行服役之人，呼为做路巴沙，又如省城之开设小洋货店者，所谓汉奸，大

率不出乎此。更有一种匪徒,练习快蟹船只,飞行海面,为夷人运私偷税,贿通兵役,朋比为奸。应请飭下该省大吏,悬赏购线,密访严拿,务将汉奸尽获惩治,于绥靖远夷之法,亦实有所裨益。合谨附片具奏。

三、著广东巡抚朱桂楨查明在粤外商 违法生事并有人私运偷税事上谕

三月初九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广东巡抚朱。道光十一年三月初九日奉上谕:

有人陈奏,广东贸易夷人日增桀骜。英吉利自恃富强,动违禁令,其余各国相率效尤。道光十年该夷等违例乘坐绿呢小轿,又带夷妇入城,在洋行居住。当经两广总督及粤海关监督出示申禁,而英吉利大班等统领各夷,向总督、监督等衙门屡次递禀,语多诞妄。经该督调兵弹压,该夷等胆敢统率水手,搬运枪炮器械到馆,俨有抵敌之势。是直以有恃无恐之情,以行其有挟而求之计。夷情叵测,不可不严为防范。又称夷人之桀骜不驯,必有汉奸从中唆使,传递消息,簸弄是非,以遂其肥己之计。澳门居民半通夷语,其各洋行服役之人及省城之开设小洋货店,此内均易藏奸。更有匪徒练习快蟹船只,为夷人运私偷税,贿通兵役,朋比为奸,俱应严密查拿,尽法惩治。又据称夷人违例八条:一、夷人致毙汉民,藏匿正凶,抗不交出。一、在省城横行街市,汉民不敢与较。一、夷妇生子,多雇汉乳妈服役及向汉奸私买婢女。一、内地书籍例不出洋,近日汉奸多为购买,并有课其子弟者。一、上年该夷人在洋行门外私设临水马头,以为偷税地步。一、上年该督等所出告示,皆被夷人涂抹,该夷人竟擅出告示,禁止洋商坐轿,洋商不敢不遵。一、向例夷人不准进靖海等门,上年二三百人以探听批禀为名,擅自拥入,莫敢拦阻。一、夷人销货完竣,不准逗留,近则往往在粤省过年等语。

以上各情节于海疆重地大有关系,如果该夷人桀骜日增,岂可一味因循,长其藐玩之习。著朱桂楨逐款严密访查,据实具奏,毋许含混。并查明地方官如有苛虐夷人情事,亦当一并参处示惩,勿稍隐饰。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云贵总督阮元等奏为遵旨 议复查禁种卖鸦片章程折

五月初九日(军录)

云贵总督臣阮元、云南巡抚臣伊里布跪奏,为遵旨查议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臣等具奏查禁民夷种买鸦片烟一折,钦奉上谕:该督等仅以飭属查禁空言复奏,何以使地方官实力奉行,奸民知所儆惧。著恪遵前降谕旨,妥议章程,奏明后,通飭所属,随时严禁,并于每年年终具奏一次,毋致日久生懈。等因。钦此。仰见皇上指示周详,爱民除弊之至意。

臣等伏查滇省边隅,民风素本淳朴,而壤接越南,又近粤省,遂致有鸦片烟流入滇境,效尤吹食之事。至沿边夷民,因地气燥暖,向种罌粟,收取花浆,煎膏售卖,名为芙蓉,以充鸦片。内地民人,以取罌粟子砵油为名,亦复栽种渔利。节经前任督臣庆保、明山,抚臣韩克均等,查禁外入之鸦片,内种之罌粟。臣等抵任以来,亦屡年严飭地方文武,认真查禁。如有夹带鸦片烟入境,即行截拿。其私种罌粟之处,通行示禁。并于每年栽种之先,出示严禁后,即飭令道府督同所属,派拨兵役,于初冬出土时查一次,次年春末结苞时,再查铲一次。其破获之案,随时治罪惩办。尤恐各州县阳奉阴违,疏于查铲,又由省派委多员,每一员管查数州县。使之彼此纠察,以归确实。各在案。是滇省办理此事,本有旧章,臣等前次具奏折内,未经详细声叙,实属疏漏。仰蒙圣谕敕令妥议,臣等祇奉之

下,曷胜惶悚。兹谨悉心再加详酌议办。

查民间之私种罂粟,虽经委查,各属不种者多,而私种之处亦已铲毁。第费工少而获利多,积习已久。滇省又多深山穷谷,若不峻立其防,则奸民易犯。应仍请嗣后每年栽种之先,出示严行禁止,并将新例加等治罪,及田地入官。详细列入示内晓示后,即责成厅州县,督率乡保,各按所管地段,巡查有无私种,随时禀官。该地方官于每年冬令将届,罂粟出土青如麦苗可验之时,会同营员,亲赴所辖境内,(朱批:锄铲二语,殊觉不实。若令种植之家锄铲,是必不可信之事。若预带多人以备锄铲之用,又无此查办之法。不过一片纸上空谈耳。)无论远近,深山穷谷,逐处踹查锄毁一次,又于次年春末开花结苞之时,踹查铲毁一次。其拿获私种之奸民,皆遵照刑部新例,将为首充军,为从拟徒。乡保是否贿纵,抑系容隐,分别治罪。山场田地概入官,不得稍有轻纵。俟查竣,出具印结,申报道府,再确查加结,送司汇详,于年底具奏一次。至沿途贩运,屡飭于通衢要隘查拿,应仍飭各地方官在于关津要道税口(朱批:当今之世,胥役之中,责其诚妥,盖亦难矣,无非多增一弊。)加派诚妥胥役,不时督率,于经过行旅商脚,细查去来踪迹。倘有贩带芙蓉出境,及外来鸦片入境,立即截拿,据实详办。严禁胥役人等,不许得规纵放,将盘查缘由,按季禀报。臣等仍于每年春夏之交,再委大员前赴各处抽查,如有拔毁未净,因循纵忽之员,即行照例严参示儆。沿途关隘若不认真查拿,任役贿纵,亦一并查参。

再,土境夷民栽种罂粟,系在迤西迤南边外,应即由该管道府严飭土司,晓谕夷民,毋许栽种。亦于每年冬间,由土司亲查。如有私种,即令目练拔毁,照夷人犯军流等罪枷责之例,拟以枷责,田地即归土司招练承种,以为练田。如土司敢于徇忽,亦将土司参究。

如此恪遵谕旨,再加酌定章程,先示禁于未种之先,又查于布种之初,继查于成熟之日。并查窝顿以清其源,禁贩运以遏其流。

责令地方官实力奉行,使奸民知所儆惧,庶私种贩卖之风可期渐就净绝矣。

至于年末破获芙蓉案犯马仲清、马钧才、马兴仁、周幅荣,恩骑尉宣君扬,武举秦大椿等起,皆已分别首从革审,按例定拟,咨部在案。

所有臣等遵旨查议缘由,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五、兵科给事中刘光三奏请加 食鸦片烟罪名等情折

五月十五日(原折)

兵科给事中·巡视西城臣刘光三跪奏,为请酌加食鸦片烟罪名,并各衙门有食烟之人,其本官徇隐不究者,从严参处,以示惩儆而绝积弊,恭折奏乞圣鉴事。

窃照直省督抚遵旨具奏严禁鸦片烟各折,历经钦奉上谕,飭令认真查拿,不得日久视为具文。仰见我皇上严禁食烟、塞源遏流之至意。臣闻凡食鸦片烟之人,日久中病,名为有引,应时而食,名为过引。倘当过引之时不得食烟,则四肢委顿,涕泗交下,刻不可支,吸烟数口,则精神倍异寻常。是食鸦片烟之人直以烟为性命,故拿获到官,甘受重责,不肯供认买自何人,致拿私贩,断其来路。而地方官或规避处分,或听受嘱托,不复严追,亦所时有。且近年以来,挑贩广货各商大半夹带鸦片烟,地方官拿获食烟之人,其供称买自不知姓名挑上,原非尽属子虚,势亦无从究办。此近日各衙门承审食烟各案,仅将本犯惩治之大概情形也。

臣愚以为,鸦片烟之害倍甚于赌具,则食烟之罪不应轻于赌博。查例载:拿获赌博人犯到案,务向各犯严追赌具来历,如不将造卖之人据实供出,即将出有赌具之人照贩卖为从例,杖一百,徒

三年。又凡赌博者，皆杖八十，职官加一等。各等语。而食烟人犯不将卖烟之人供出，仍照枷杖本律定拟，未免轻纵，不足示惩。应请嗣后地方官拿获食烟人犯，除指出贩卖之人，照例查拿治罪外，其供称买自不知姓名之手，应照赌博例，将贩卖为从罪名，即坐食烟之人。如系职官及在官人役，仍加等治罪。庶法严而人儆畏，已食者不敢不戒，未食者不敢效尤矣。

抑臣更有请者，除恶务本，而法行自近。窃查鸦片烟来自外洋，其始间有劣幕、奸商私自买食，浸假而贵介子弟、城市富豪转相煽诱，乃沿及于平民。臣每遇士大夫，留心访查。据云：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烟之人，而各衙门为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烟者甚属寥寥。今直省严禁鸦片烟，而不先自衙门始，尤不先自大吏衙门始，是犹族长坐视同室之人昼夜聚赌，曾不之问，而沾沾告诫众子姓曰：有造卖赌具者，重责不贷，庸有冀乎？且州县等官即出示晓谕严禁种卖鸦片烟，而各衙门官亲、幕友、长随食烟者如故，彼奸商牟利，更将借严禁之名以为居奇。而该兵役深畏官署人等，必不敢认真巡缉，甚且迎合讨好，反代官署偷买者有之。则一切章程皆属具文，安在其能查拿也？应请敕下直省督抚，破除情面，首先查出本署向来食烟之人，严行处治，并饬所属文武衙门一律查办。仍令各官出具该衙门并无食烟之人切实印结，具文详报。如有隐匿，或经访闻，或被讦告，即从重参处。然后通行各州县，严拿种卖鸦片烟等犯，按律惩治。则法行自近，罪无少贷，可以塞奸商牟利之心，可以作兵役缉匪之气，而直省军民罔弗栗栗畏惧，不敢以身试法，而食烟之积弊可以尽绝，是亦正本清源之一道也。

臣管见所及，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六、广东巡抚朱桂楨奏报访查广东贸易 英人等滋事并有人私运偷税情形折

五月十八日(军录)

广东巡抚臣朱桂楨跪奏,为遵旨严密访查,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接奉廷寄,道光十一年三月初九日奉上谕,有人陈奏云云。钦此。臣跪读之下,仰见皇上控驭远夷,杜渐防微至意,下忱曷胜钦服。窃臣上年冬间,途次传闻英吉利夷人,在省滋事,颇骇物听。到任后查知各夷商携带妇女进馆,私运炮械至省,已于九月内将炮运回,妇女亦潜回澳门居住,照常贸易。臣以该夷人贪利多疑,是其常态,既已安贴,亦不复追问。兹钦奉谕旨,飭臣严密访察,据实具奏。

臣伏思道路传闻,易于张大其词,而承办之员,又每讳饰(饰)。惟省城士民,耳目较为亲切,遂密向绅士张业南、区玉章等,详细确查,并面嘱藩司桂良,遣人至澳门一带确访。各处印证,差可得其梗概。缘自通商纳税以来,垂二百年,凡各国夷商,如米利坚、港脚、贺兰、小吕宋等来广者,不下二十余国,而英吉利较为富强,各国夷商均听英吉利大班之言。自道光九年,该国二班啞喇性情乖戾,主唆大班部楼顿于冬间约令夷船延不进口,求减规礼,屡向总督衙门递禀,求自开筑栈房堆货。督臣以其所请流弊甚大,严行批驳,不遂所请。迨十年春间,部楼顿回国,啞喇接充大班,即于八月内将其眷口妇人带至省城夷馆,并坐小轿登岸进馆,故行违例。又心疑官兵要用炮轰击,并将船上所用炮械,潜运至馆,自为保护。经督臣李鸿宾会同将军荣保等,一面派兵防范,一面奏闻,该夷人等始知畏惧,潜将炮械运回,妇女亦均陆续归回,皆系该啞喇主使所致。不独广州士民共知共闻,即其延不开船一节,该国夷商亦皆怨

之,盖其所带羽毛大呢等货,不能即时起卸,致经潮湿,半多虫蛀,亏折本钱。该国王闻之,已将其撤回惩治。近所换之大班罗治臣,人颇恭顺,一切买卖俱属安静。

臣以该夷人私带妇女,潜运炮械至省,业经督臣等奏奉谕旨:事属既往,免其究办等因。钦此。现在惟当钦遵,严饬弹压稽查,使不复偶违禁令,未便再行苛求。惟其新砌临水马头,较旧日马头已宽出十余丈,究属违例,当经臣亲往查看,飭令洋商等,即于十日内拆卸净尽。据报拆竣后,派委员查验,均已一律如旧,该夷人等,亦并无违抗。臣复私向粤海关监督臣中祥密询,据中祥告臣,以夷人泛海远来,只知求利,不过受人唆使,昨总督将私送绿呢小轿之谢五严办,实为得要等语。至地方官只有弹压之责,与夷商贸易货物,向无交涉,尚无苛虐情弊。惟通事、买办、引水各项人等,良莠不齐,难保不勾引串唆,嗣后总须随时稽查,有犯必惩,以杜其源。

至匪徒练习快蟹船只,为夷人私运偷税,兵役朋比为奸,总应责成水师员弁,会同州县认真巡缉查拿。此诚缉暴安良之要法,不仅为防范夷人起见,臣惟当会同督臣水师提督臣,认真办理,不敢因现无实据,稍存疏懈。

臣受恩深重,身任海疆,固不敢稍存隐饰,亦不敢喜事张皇。谨将访察大概情形,据实复奏。其余各款,另缮清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附:查复英商等违例各款清单

五月十八日(原单)

一、夷人致毙汉民,藏匿正凶抗不交出一款。检查旧案,道光元年九月,有米利坚国夷人水手佛兰西吐爹那啡巧,致伤番禺蛋妇郭梁氏落水身死一案。该船夷商吐叠、船主急庇伦,将凶夷锁铐在

船,请官到船交出审办,将凶夷照例绞决。又是年十一月有英吉利国护货兵船夷人,伤毙内地民人黄奕明等,潜逃回国一案。缘夷人赴山牧羊践踏薯苗,经黄奕明、池大河查知索赔,互相争殴,致伤夷人数人。次日夷人复又寻殴,点放鸟枪,致伤黄奕明、池大河先后身死。报经前督臣阮元,飭令洋商通事,传谕该国大班交凶究办,因其借词推诿,照例封舱。詎该兵船已扬帆驶逃,经大班禀称,伊等不能交凶,只得将此事本末,寄书伊国公班衙,官为究办,求准回馆开舱等情。经前督臣阮元奏奉谕旨,仍准开舱,飭令该大班告知该国王,究出凶夷,附搭货船来粤究办。迄今未经结案。又道光十年八月有贺兰国夷人美坚治,被港脚国夷人化林治等共殴致毙,报经督臣李鸿宾委员相验。据贺兰国大班南巴哂禀称,伊等不谙天朝律例,故未报验,尸身早已腐烂,请免开检。此系夷人殴毙夷人之案,经督臣李鸿宾查照成案,奏明解回本国,查照夷例办理。

一、夷人在省横行街市,汉民不敢与较一款。查夷人来粤贸易,寓居夷馆,本在靖海门外,不准擅入城内,久经示禁在案。即偶尔出外闲行,均有通事领带,从不与汉民交谈,并无横行街市,汉民不敢与较之事。

一、夷妇生子,多雇汉乳妈服役,及向汉奸私买婢女一款。查夷人携带番妇子女来粤,船只进口多用三板小船载运,家口寓居澳门西洋鬼楼,所用服役之人,多系西洋贫苦之人。其在澳生子,雇用乳妈及服役婢女,亦均系大小西洋贫苦妻女,并无汉民受雇。如果向汉奸私买,难保无控告之事,检查案卷,并无呈控之案。

一、内地书籍,例不出洋,近日汉奸多为购买,并有课其子弟者一款。查例载:天朝史书,外夷使臣不准携带出洋,是史书出洋有干例禁。此外书籍,并无违禁之条。惟各国夷人,只知嗜利,亦从不买内地书籍,即其子弟偶尔读书,亦系西洋人授读,并无汉奸教读之事。

一、上年该督等所出告示,皆被夷人涂抹,该夷人竟擅出告示

禁止洋商坐轿,洋商不敢不遵一款。查向来夷船进口,粤海关监督会同总督出有循例告示,悬挂夷馆门首,系禁止汉人欺骗夷人财货等事,并未有将告示涂抹之事。上年因该夷携带番妇住省,并违例坐轿,总督飭洋商谕令通事大班驱逐回国,不准开舱贸易。该夷人自知违禁,当于该夷馆门首,出有告白纸条,内云:现奉宪谕,不准我们坐轿,如洋商进我馆门,亦不得乘轿入内。此白。等语。并非出示。洋商坐轿如常。

一、向例夷人不准进靖海等门,上年二三百人,以探听禀批为名,擅自拥入,莫敢拦阻一款。查夷人住省贸易,只准寓居城外,不准进城,久经严禁在案。该夷人遇有公事呈递夷禀,均由该国大班转交洋商转呈总督。近年夷人呈递禀件,多有不谙天朝法度,混行禀求之事,以致洋商间有阻止,不为转呈之件。上年有夷商十余人,辄思自行呈递,守候靖海门外,欲俟总督出城,拦舆递禀,被把总黄德威将为首之夷人打倒,其余畏惧退回。并无二三百人拥入城内,不敢拦阻之事。

以上各款,均经臣严密访察,并经藩司桂良逐一详查,与臣所见闻无异,合并陈明。谨奏。

朱批:览奏均悉。

七、湖广道监察御史冯赞勋奏陈夷人夹带 鸦片烟入口积弊请飭查严禁折

五月二十四日(原折)

湖广道监察御史臣冯赞勋跪奏,为缕陈鸦片烟积弊,以清其源,而绝其害,请旨飭查严禁事。

窃惟鸦片烟流毒无穷,久干例禁。上年御史邵正笏条陈,钦奉上谕通行直省查办,经各督抚陆续复奏,严禁在案。惟内地所种之烟浆易绝,而外洋所来之烟土无穷,固宜清其去路,尤当绝其来路,

庶其害可除。查鸦片烟来自外洋，实聚于广东，欲清其源，当自广东始。谨将近时积弊，敬为皇上陈之。

溯查夷船私带烟土来粤，从前潜聚于香山县之澳门地方。近缘奉禁綦严，易于盘詰，该夷改于附近虎门之大鱼山洋面，另设夷船，囤积烟土，称为鸦片趸。并有夷目兵船，名曰护货，同泊一处，为之捍卫。然其货远在洋面，奸商不敢出洋贩买，夷人亦不敢私带入关，于是勾通土棍，以开设钱店为名，其实暗中包售烟土，呼为大窑口。如省城之十三行联兴街，多有此店，奸商到店与夷人议价立券，以凭到趸交货，谓之写书。然其货仍在洋面，难以私带也，则有包揽走漏之船，名曰快鞋。船之大可容数百石，帆张三桅，两旁尽设铁网，以御炮火。左右快桨凡五六十，来往如飞，呼为插翼。星夜遄行，所过关津，明知其带私，巡丁呼之则抗不泊岸，追之则去已无及，竟敢施放枪炮，势同对敌，瞬息脱逃，关吏无如之何，惧干重咎，匿不报官。是以白昼公行，肆无忌惮。闻此种快鞋，现有一二百只之多，凡由趸送货至窑口者，皆系此船包揽。查关津口岸，皆有巡船，所在如织，不难缉捕。无如各巡船通同作弊，按股分赃，是快鞋为出名带私之首，而巡船包庇行私，又罪之魁也。其销售各路，除福建之厦门，直隶之天津，广东之雷、琼二府，将货过船，不须快鞋包带，然必由窑口立券，方能到趸交货。其余各省私贩，则必由快鞋包送入口，包送出境。如南海县属之仙管汛、澜石汛、紫洞口、落松海口、香山县属之黄圃、三水县属之西南汛、芦包埠，皆出境必由之口。其由大窑口分销内地，则有奸民串同各衙头役，开设私局，是为小窑口。散布各城乡市镇，指不胜屈，所在皆有。习俗靡靡，可为痛心。

查烟土一项，私相售卖，每年纹银出洋不下数百万，是以内地有用之财，而易外洋害人之物，其流毒无穷，其竭财亦无尽，于国用民生，均大有关系。今欲除其害，则必清其源，查其囤积之处则为大鱼山，出入必经之地则为虎门、澳门。然非快鞋包揽走漏，则烟

土不能私入内地。窃谓禁烟土在驱逐烟趸,除私带当严治快鞋,应责成各州府县,于所属河面,查禁快鞋船只,不许私设。快鞋既绝,又必严饬巡船,倘或包带,别经发觉,从重治罪,该管官议处。如此则包揽走漏之弊绝,烟土不能私入矣。其在洋面交货,不由内地走漏者,如厦门、天津、雷、琼等处,则在严拿土棍开设之大窑口,俾奸商无由与夷人议价立券,则洋面之私售亦清矣。又于虎门、澳门添派弁兵,昼夜巡捕,以断其咽喉,以防其疏漏。

至于烟趸为囤积渊藪,尤宜驱除净尽,应责总督、关督,严禁各夷于货船之外,不得另设船只。其或不遵,将该国货船,一并驱逐出境,以肃王章而申例禁。如此则来路绝而其源清,夷船虽有烟土,无处藏匿销售,嗣后自不肯复带,不一二年,内地将不禁而自绝矣。

臣祖籍广东,访闻确切,凡所缕陈,皆系现在情形。应请敕下广东督抚、粤海关督酌议施行,务期拔本塞源,以仰副圣主除害安民至意。

为此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八、著山东巡抚讷尔经额妥议 严禁种卖鸦片章程事上谕

五月二十四日(上谕档)

道光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内阁奉上谕:

讷尔经额奏,讯办兴贩鸦片烟人犯一折。鸦片烟流毒最甚,前降旨通谕各省督抚实力查禁,并妥议章程。兹据讷尔经额奏,饬属确查,节据历城县暨胶州会同委员访获藏匿兴贩鸦片烟人犯张启育、法梦书等二十二名,起获烟土四千六百两。查拿甚属认真。惟该犯等兴贩烟土至数千两之多,随地销售,伙党必众。且恐此外奸商兴贩及买食之人正复不少,尚须严定章程,杜绝弊端。并严究

现获人犯,买自何处,贩自何人。毋得任令狡供以买自不知姓名之人,不复究诘,仅将本犯拟罪完结,致涉宽纵。现在东省虽无种植罌粟葵花收浆熬烟之事,但恐外来奸徒煽诱,不可不预为周防,杜其萌蘖。著飭令各州县随时认真访查,按季禀报。每届年终,由该管道府出具并无种卖鸦片烟切实印结详报该抚具奏一次,不得日久视为具文,致干重咎。其如何设法严禁,分别惩治之处,著该抚恪遵前旨,妥议章程具奏。

又据另片奏请将首先访犯查拿多名之试用未入流罗璋,遇有本班缺出尽先补用等语。试用委员随同访缉兴贩鸦片烟人犯,系属分所应为之事,如果实在出力,该抚只可自行量加奖励。乃该抚辄奏请将罗璋尽先补用,只知鼓励一人,不思杜绝众恶,滥行渎请,致开奔竞之门。此风断不可长,所请著不准行。钦此。

九、著两广总督李鸿宾确查外船囤积私销 鸦片积弊并酌议杜绝办法事上谕

五月二十五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李、广东巡抚朱,传谕粤海关监督中祥。道光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奉上谕:

有人陈奏鸦片烟积弊,请杜绝来源一折。据称:夷船私带烟土来粤,竟敢于附近虎门之大鱼山洋面,另设夷船囤积,称为鸦片趸。并有夷目兵船,名曰护货,同泊一处,勾通土棍,以开设钱店为名,暗中包售烟土,呼为大窑口。如省城之十三行,联兴街多有此店。奸商到店与夷人议价,立券以凭,到趸交货,谓之写书。又有包揽走漏之船,名曰快鞋,来往如飞,呼为插翼。其船星夜遄行,所过关津,遇有巡丁追逐,竟敢施放枪炮,关吏莫敢谁何,又不报官惩办,是以肆无忌惮。此种快鞋,现有一二百只之多,凡由趸送货至窑口者,皆系此等船包揽。各巡船通同作弊,按股分赃,包庇行私,其

弊尤甚。其销售各路,如福建之厦门,直隶之天津,广东之雷、琼二府,皆由窑口立券到廷交货。其余各省私贩入口出境,均系快鞋船包送。出境必由之口,如:南海属之仙管汛、阑石汛、紫洞口落松海口;香山属之黄圃,三水属之西南汛、芦包埠等处。其由大窑口分销内地,悉因奸民串同各衙门蠹役开设私局,名为小窑口,各处城乡市镇所在皆有。查烟土一项私相售卖,每年纹银出洋不下数百万,是以内地有用之财,而易外洋害人之物,其流毒无穷,其竭财亦无尽等语。

鸦片烟流毒最甚,前已屡降谕旨,通飭各直省督抚各就地方情形设立章程,严行查禁。惟鸦片烟多系来自外洋,实聚于广东,若不杜绝来源,是不揣本而齐末。虽内地严定章程,于事究无裨益。现经有人条奏,所陈各弊是否实在情形,著李鸿宾等确加查核,如何使烟土不能私入,洋面不能私售,各夷于货船之外,不得另设船只之处,悉心酌议。务将来源杜绝,以净根株,勿令流入内地,以除后患。该督等若能尽心尽力,除中原一大害,厥功不小矣,勉益加勉。将此谕令李鸿宾、朱桂楨并传谕中祥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〇、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卢荫溥等奏为遵旨 议奏刘光三酌加食鸦片烟罪名折

六月十六日(原折)

太子少保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臣卢荫溥等谨奏,为遵旨议奏事。

内阁抄出兵科给事中·巡视西城御史刘光三奏请酌加食鸦片烟罪名等情一折。道光十一年五月十六日奉旨:给事中刘光三奏,酌加食鸦片烟罪名,并各衙门有食鸦片烟之人,本官徇隐不究,从严参处一折,著刑部查议具奏。钦此。该臣等议得,据兵科给事中刘光三奏称:(以上所引刘光三奏折原文已见前刘光三折,此处从略——编者)等因。具奏前来。

查例载：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为从杖一百，徒三年。侍卫官员等买食鸦片烟者，革职，照违制律，杖一百，加枷号两个月。军民人等买食者，俱杖一百，枷号一个月。内廷太监买食者，枷号两个月，改发各省驻防给官员兵丁为奴等语。诚以鸦片烟产自外洋，毒于砒鸩，最为风俗人心之害，兴贩及买食者，例禁本严。前经御史邵正笏奏近年内地奸民渐多种卖，钦奉谕旨，令各督抚确查严禁。现据各该督抚先后复奏，严定种卖之罪，并熟筹查察之方，洵为拔本塞源之善策。惟欲绝其流，必须尽拿私贩，而私贩行踪诡秘，甚或兵役得规包庇，破案较难。止有向买食之人严切根究，易得端绪。向来审理买食鸦片烟之案，多有究出贩卖之人，严拿归案办理；而供系买自不识姓名之人，无从究办者，亦复不少。若非明定科条，恐买食者不肯断其来路，必犹代为隐瞒，仍难期净绝根株。至于职官及在官人役，尤宜守法，如敢买食，其治罪亦应加严。兹据该给事中奏请，将买食鸦片烟不能指出卖烟人姓名之犯，仿照赌博人犯不将造卖之人供出例拟徒，职官及在官人役加等治罪，徇隐之本官从严参处等因。系为因时惩创起见，应如所奏办理。

惟查鸦片烟之害甚于赌具，则食烟之罪不应轻于赌博，其将贩卖人姓名供出者，亦应照赌博例治罪。臣等公同酌议，应请嗣后军民人等买食鸦片烟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仍令指出贩卖之人，查拿治罪。如不将贩卖之人指出，即将食烟之人照贩卖为从例，杖一百，徒三年。职官及在官人役买食者，俱加一等治罪。仍令各该督抚及地方道府州县等官，出具署内并无买食鸦片烟各甘结，于年终汇奏一次。如本官徇隐不究，从严参处，以期核实。如蒙俞允，臣部移咨吏兵二部查照办理，并通行各直省督抚一体遵照。

查此案于五月二十日抄出到部，合并声明。

所有臣等核议缘由，理合恭折具奏请旨。

道光拾壹年陆月拾陆日，太子少保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臣

卢荫溥书,臣明山书,臣陈若霖、左侍郎臣贵庆、护班左侍郎臣戴敦元留署、右侍郎臣特登额、右侍郎臣戴宗沅差。

一一、两广总督李鸿宾等奏为遵旨 查禁鸦片并酌议章程折

六月二十九日^①(军录)

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臣李鸿宾、广东巡抚臣朱桂楨跪奏,为遵旨查办,并酌议章程,恭折复奏事。

窃臣朱桂楨接准部咨,奉上谕:御史邵正笏奏,内地奸民种卖鸦片,贻害民生,请旨飭查严禁一折。所奏甚是。鸦片烟流毒最甚,向系产自外洋,奸商夹带销售,遍行内地,屡经严行飭禁。兹该御史奏,近年内地奸民,竟有种卖之事,浙江如台州府属,种者最多,宁波、绍兴、严州、温州等府次之,有台浆、葵浆名目,均与外洋鸦片烟无异。大伙小贩,到处分销,地方官并不实力查禁,以致日久蔓延。此外如福建、广东、云南亦皆种卖,有建浆、广浆、芙蓉膏等名目。似此纷纷种卖,若不禁止尽绝,将来必至传种各省,不特贻害善良,更属大妨耕作。着各省督抚严飭所属,确切查明,倘有奸民种卖,责成地方官立即究明惩办。并将应如何严禁之处,妥议章程具奏。如所属实无种卖者,亦着确切查明,据实复奏。总期认真查办,净绝根株,若日久视为具文,仍致有名无实,一经发觉,惟该省督抚是问。凛之。钦此。当即恭录知会臣李鸿宾,一体钦遵办理。

臣等伏查鸦片烟来自外夷,内地向不产此物,今各省奸民竟敢纷纷种卖,贻害实多。该御史原奏内有奸民制造鸦片烟之法,系种植莺粟花,取其子中白汁煎熬而成等语。随飭所属,确查有无栽种去后。兹据各州县陆续禀复,粤东省惟潮州府属间有种植莺粟花

^① 此为朱批日期。

之处，屡经该地方官随时拔除禁遏。其余各属，均无栽种之事。臣等复加访察，粤东逼近外洋，各国夷船每将鸦片烟私行夹带来粤，奸商人等从而贩卖渔利，历经奏定章程，严饬查拿。乃本地亦有莺粟花，可以制成鸦片，是别图仿行之术，益滋流毒之端，虽种植尚少，亦必须明定章程，严行饬禁，以免蔓延。臣等与藩臬两司悉心酌议，嗣后如有奸民于山田原野偷种莺粟花，以为制造鸦片之用，责令该处保甲人等，据实首报。地方官即往勘明，将所种莺粟立行拔除，其地入官，并拘提种植之人，照贩卖鸦片烟治罪。各地保乡约及族长人等，匿不举报，经地方官查出，即将徇隐之人，分别枷责惩治。倘兵役得规包庇，图私分肥，查提确审，从重究办。并饬各州县于下乡相验踏勘及抽查保甲之便，随时察询，将境内有无种植莺粟制造鸦片之处，按季列折具报。由该管道府，每季委员分往各州县遍历巡查，于年终出具所属并无种卖鸦片烟切实甘结，报明督抚，每年具奏一次，以免日久视为具文。倘该地方官并不认真遵办，或委员巡查不力，致民间僻壤荒坳，尚有私种莺粟制作烟泥，一经查出，立即严参惩处。仍将钦奉上谕查办现定章程缘由，剴切出示，广为晓谕，俾愚顽咸知儆畏。至外夷夹带烟泥进口，及内地奸民辗转贩运，仍照例严饬查拿惩办，以儆奸邪。

所有臣等钦遵查办缘由，理合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一二、山东巡抚讷尔经额奏为遵旨酌议查禁鸦片章程折

七月初二日(军录)

山东巡抚臣讷尔经额跪奏，为遵旨酌议查禁鸦片烟章程，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鸦片烟产自外夷，偷入内地，渐至内地亦间有种卖。仰蒙

敕下各省督撫妥議查禁，并臣前此拿獲興販鴉片烟人犯張啟育等具奏。欽奉上諭：該犯等興販鴉片烟土至數千兩之多，隨地銷售，伙黨必眾，且恐此外奸商販賣買食之人正復不少。東省雖無種植罌粟葵花收漿熬烟之事，恐外來奸徒煽誘，不可不預為周防。其如何設法嚴禁分別懲治之處，著遵前旨妥議章程具奏等因。欽此。仰見我皇上聖慮周詳，除惡務盡，恭讀敬繹，欽佩實深。除將該犯等嚴究伙黨，根追來歷，按律從重懲辦外，亟應嚴定章程，以期永遠禁絕。

臣伏查近年以來，內外臣工議奏條陳，凡種烟、販烟、買烟人犯分別懲治，以及兵役人等賄縱之罪名，文武員弁失察之處分，俱已詳明嚴密，毋庸參議。惟是查禁之法，要在因地制宜，清源端本，庶可絕其流害。竊以販烟買烟之犯，罪名愈重，則避之愈深，訪緝愈嚴，則藏之愈巧。若僅大段查拿，則奸商之詭秘，無弊不生；若竟各處盤查，則行旅之往來無辜受累。且我使兵役為查拿之爪牙，彼即以兵役為遁藏之耳目。是查禁二字，似易實難。而此時所最急者，不患懲治之無方，而患查緝之無法。必使絕其來路，嚴其寄頓，盡人隨地悉可查拿。務期奸犯無從托足，或可斷絕根株。謹細訪熟籌，就見聞思慮所及，條列陳之。

一、沿海各口，查驗海船貨物之吏役，難免賄放烟土，應將該役等姓名填寫印票，稟報備案，以便事犯查究，無所諉卸也。查烟土來自外洋，必由海口而入，如東省之膠州、即墨、萊成、萊陽、海陽、利津等州縣，各有海口，均為海船聚集之所。凡運報查驗貨物，該管官例應親自查驗收稅。惟一人之耳目難周，勢不能不帶同吏役，以備指使，而此中夾帶烟土，在在難免。該吏役等得賄縱容，明查暗放，事所必有。及至別經查出，官弁處分，縱無所逃，而原管原查之吏役，已無從查考。或頭役舞弊，而令小役承當，或眾人分肥，而令一人頂認，種種弊混，莫可究詰。是官雖奉法綦嚴，而吏役仍無忌憚也。應請嗣後各海口處所，凡有報稅商船，該管官帶同吏役人等，

亲自详查。除查有烟土，立即拿究惩办外，其并无烟土查验放行者，俱填注原查吏役姓名。如日后别经发觉，究出某日曾自某口透漏，除将该管官照例严处外，即将印票上注明之原查吏役，按名拿究治罪。庶儿胥役贿纵得以追究，不敢蒙官舞弊，查拿可期得力矣。

一、海口淤滩，海船不能傍岸之处，需用剥船起拨货物，必须水陆严查也。伏查外洋海船及各处商船，每因海口淤垫，船身吃水太深，不能近岸，或远在数十里，或百余里之外，停船海中。一切货物，概用渔船驳船起拨，而鸦片烟土即由各拨船夹带于偏僻处所上岸销售，不由海口正路而行。然无营汛包庇，必不敢乘隙登岸也。应请嗣后分饬汛卡水师弁兵，一体严行查拿。在海船起拨之后，则责令汛卡弁兵按段盘查，有犯立即严拿。其海面停泊船只，则责成水师营巡船严密稽查。如有剥船渔船分起烟土，立即人烟并获，并即知会地方官沿岸分枝截拿。倘不实力查察，别经发觉，即将该管地面营汛，并水师营巡查弁兵，分别严参重惩。该水师巡船及汛卡弁兵，倘有借端索扰，甚或得贿纵放，查出分别重治罪。

一、洋广货商及肩挑负贩所到地方，应着落行户店家稽查，俾奸徒无处寄存也。查洋货商人货物虽少而资本较重，所至必落大行。凡有夹带烟土，在官役纵或不知，而行店断无不知之理，非啗以重利，代售分肥，即碍于交情，容隐不举，此洋商兴贩烟土，所以得所贮存也。至广货小贩，每伙三四人不等，挑贩洋呢羽毛等物，经过州县，虽不投行，亦必须落店住宿。所带货物既少，则烟土甚易盘查，所住时日稍多，则销售必露形迹。假令寓店人等举首，不难按名就获，而寓店恃以素无稽查之责，焉肯赴官禀报取嫌滋累，此广客夹带零烟有所寄迹也。应请嗣后无论货行旅店，各设循环簿一本，凡有洋广货客商投入，须在该处出售货物者，一面登记在簿，一面随时密查。如有烟土，立即禀明拿究，免其寄顿之罪，仍由地方官量为奖赏。倘得贿窝纵，及知情容隐，不行举报，别经查

出,将该行店,照藏匿罪人例治罪。庶各行店,咸知罪有攸归,不致仍前窝顿,而奸商无从托足矣。

一、准听同寓商民及运货力佣禀首,俾奸徒无从防备,以期查察周密也。查贩烟奸商,所住行店,到处必有同寓之人,所贩烟土,更须舟车装载,力足负运。在奸商消沮闭藏,自不肯动辄宣露,而同寓商贾,及舟车搬运人夫,彼此共处,朝夕同行,匪徒之往来,烟土之出入,势不能瞞其耳目。若使同寓及运货之人,查拿烟贩,较官司兵役之闻见,更为真切。应请嗣后通飭各地方官,广为出示,晓谕旅店商贾及代运货物佣趁诸人,如有奸商贩卖烟土,真知确见者,准其赴地方官衙门禀首。如果查起得实,由该地方官将原禀之人按获烟之多寡,分别从优给赏银两。如有挟嫌图赏,禀告不实者,仍即坐诬,以防刁诈。庶诡秘奸徒,无可遁藏,而查禁更期得力矣。

一、宜预防奸民煽诱种花以绝流弊也。东省民风朴质,咸以树艺蔬谷为本,尚无种植罌粟葵花,炼土熬烟之事。第恐外来奸徒,以利煽诱。诚如圣谕,不可不预为之防。查种植罌粟葵花,多在田地园圃,连畦遍野,历久经时,为乡民所共睹,最易查拿。应请以保甲之法行之地邻,如有被外来奸民煽惑种植者,地邻据实首报究治。如知情不举,经官查出,除将种植之人,及得贿纵容之地保,按律惩办,并将该邻佑人等连坐治罪,庶不致扶同隐匿。仍令地方官遇便周历亲查,按季禀报,该管道府于年终出具所属并无种卖鸦片烟切实印结详报,臣于每年之终汇奏一次,以昭核实。

以上各条,臣与在省司道各员,详商妥议,或严其疏纵之端,或断其存销之路,或杜其所往,或防于未然,以期力挽浇漓,胥归淳朴。

谨遵旨详议章程具奏,是否可行,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一三、贵州巡抚嵩溥奏为查明黔省现无 种植鸦片并报禁烟等情折

七月初三日(军录)

贵州巡抚臣嵩溥跪奏，为遵旨查明黔省现无种作鸦片烟，及严禁贩卖服食缘由，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接准部咨，钦奉上谕：御史邵正笏奏，内地奸民种卖鸦片烟，贻害民生，请旨飭查严禁一折……钦此。(上谕内容已见前折，此处从略——编者)臣遵即行司严飭所属，确切查办。嗣据各府厅州县，以查无栽种鸦片烟地方，由司详复前来。臣查黔省山多田少，田土皆系倚山傍岭，零星开垦，不成片段，只敷播种粮食，借资糊口，实无余田可种鸦片烟。其余山内，大半沙石，不堪种植，是以尚无栽种取浆，煎熬烟膏之事。惟与滇、粤等省毗连，民人贸易往来，沾染习气，间有嗜食此烟者。奸商明知犯法，因获利较重，巧为夹带售卖流行，屡经严禁查拿。虽并无开设烟馆，而省城系五方杂处，不免潜匿私卖之人。臣现已飭拿严审究办，并通飭各属地方文武员弁，在于关津要隘处所，严密盘查。如有奸商夹带偷漏，一经盘获，即穷究来从何处，买自何人，一并拿究严惩，将偷漏之关口，及失察徇纵之该管官，分别参处。一面剴切晓谕，以鸦片烟例禁禁严，买食者不惟有干罪戾，而倾家荡产，伐性戕生，贻害匪浅。务痛改前非，涤除积习，勉为良善，毋得沉迷癖嗜，自甘鸩毒，自罹法网，并严禁胥吏人等，借端需索滋扰。

至罌粟花系常有之物，既可造作鸦片烟，小民趋利若鹜，难保将来不于田内私行栽种，实属大妨耕作，自当预为防杜。臣惟督率各属，实力奉行，认真查禁，有犯即惩，并使贩者不能潜踪，食者无从购买，则来源已绝，流弊自可尽除。倘地方官查拿不力，兵役受贿故纵，以致流毒无穷，臣即严参究办。并令地方官于抽查保甲之便，

随时稽查，按季禀报查核。责成该管道府，每届年终出具所属并无种卖鸦片烟切实印结，由司汇详咨部。臣于具奏复查保甲折内，详晰声叙，断不敢视为具文，日久因循，以期仰副圣主训诫谆谆之至意。

所有查明黔省现无种作鸦片烟，及严禁贩卖服食缘由，理合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一四、两江总督陶澍等奏为确查贩种鸦片烟土并议增严禁熬烟章程折

九月初八日①(朱折)

两江总督臣陶澍、江苏巡抚臣程祖洛跪奏，为确查贩种鸦片烟土，并议增严禁熬烟章程，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前准刑部咨，道光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奉上谕：御史邵正笏奏，……钦此。（上谕内容已见前折，此处从略——编者）当经臣陶澍，于巡抚任内，通飭查办。臣程祖洛抵任后，复与臣陶澍，转准部咨，议复闽浙总督孙尔准、山西巡抚阿勒清阿、暨给事中刘光三各条奏，先后钦奉谕旨，均经通行钦遵在案。

伏查鸦片烟土，本出外洋，近则内地沾染人多，以致奸民竟有盈丘成段种植罌粟葵花，刮浆熬烟之事。而各省遂有台浆、葵浆、建浆、广浆、芙蓉膏之名，若不认真查办，净绝根株，流毒伊于胡底。况苏省为五方杂处，商贾云集之区，虽未闻有各种浆膏名目，而沃土易淫，民间买食者亦所不免。已获者固不难按律惩治，而未获者正恐悉数难穷。若挨查搜索，徒开胥役扰累之门，更速其败产倾家之害。且食烟罪不至死，禁烟原以卫生，如过为厉禁，事求速效，又恐该犯等自新无路，其命先戕，揆诸好生之心，亦觉未臻美善。惟有

① 此为朱批日期。

严立科条，行之以渐，重惩奸犯，先绝其源。诚如圣谕，贩者无从托足，则食者不禁而自绝。

查外来兴贩，多由洋船夹带，苏省各海口、关口，有为洋船之所必经者，稽查尤关紧要。臣等叠经移咨各关监督，并严飭各关道实力查拿，务期有犯必获。犹恐奸民由小路偷越，如苏州府属之福山，松江府属之海塘，常州府属之靖江，太仓州属之崇明，扬州府属之瓜仪，海州属之青口，均切近海滨处所，易于夹带。又经严飭各处守口员弁，一体认真查察，毋得徇隐包庇，倘有风闻，即行严参澈究。其内地种贩，先经通飭所属州县，遍查所管境内有无种植罌粟葵花刮浆熬烟之事，据实禀复核办。并恐各该州县好为姑息，不肯认真，复援自首免罪之条，宽其既往，谆切晓谕，使之无所顾忌，以期力绝根株。飭各遵行去后。兹据各州县陆续禀报，咸以苏省土田沃衍，宜稻宜棉，即各种杂粮种植亦少，地狭人稠，实无旷土可栽罌粟葵花，致有刮浆熬烟之事。臣等复密加访察，所禀尚无捏饰。

窃思食烟者既多，卖烟者断不能少，而禁之之法，惟在严查。然旷野之种植，众目所睹，拔毁无难，即客商之夹带烟土成堆，稽查亦易。若零星售卖，其物既易于掩藏，其迹又异常诡密，实难保其全无，而积少成多，滔滔皆是，殊无杜绝之方。惟查烟土不能即食，必待熬汁而后成烟。土系干物，随处可藏，烟似糖浆，携带不便。是以奸贩买得烟土，多于街衢马头邻近处所，熬土成烟，始能售卖。是烟土为杀人之暗箭，而熬烟实为暗箭之弦机。以熬烟之罪，同于制造，甚于兴贩。且熬时秽气触人，过者掩鼻，户外皆闻。贩土可以瞞保甲于不知，而熬烟则必为街坊所先觉，稽查较易，防范亦周。伏查定例暨各通行案内，所定兴贩种卖罪名，俱系比照赌博例酌量定拟，而种卖煎熬，则列为一事。种植已有拔毁烟苗田地入官之例，煎熬则无分晰房产入官之文，此等熬烟人犯不在舟次印(即)在市廛，亦可比照另立专条。臣等愚见，以为熬烟之罪，宜与制造赌具同科，其容

留知情之船户房主，亦应与赌博之船户房主同罪。应请嗣后熬烟人犯，即照制造赌具例，首犯问拟边远充军，从犯问拟杖一百流二千里，船只房屋照例入官。其受雇容留之船户，得租容留之房主，一体比照赌博例定拟。容留知情一年以内者，各房主船户照兴贩鸦片为首例发近边充军，半年以内者，房主船户照兴贩鸦片为从例，杖一百徒三年。但经知情容留受雇得租之初犯，仍拟杖一百，均先于拿获沿河马头及通衢处所枷号一个月。其雇租之船只房屋，一体入官。再犯者即发近边充军。其能自行首告，并将私熬之犯指拿到官者，免罪，并免入官。首而无获者，但准免罪，船只房屋仍行入官。左右紧邻据实首报，照例给赏。知而不举，杖一百。受财者计赃准枉法从重论。如此定例，庶熬烟者无所托足，则食烟者欲买无从，可期不禁自绝。如蒙允准，应请敕下部臣核议，并入各新例内一体通行，各直省遵照办理。

臣等仍督同司道及所属文武员弁，随时随地交相纠查。如职官及在官人役有犯，先即据实参办，断不稍存姑息回护之见，并移行各关及南北入境首站暨有海口支港之州县，严密缉拿。一经获犯，务饬根究来历，立与惩创，断不许视为具文，稍涉宽纵。臣等于年终所属出具印结，汇奏一次。仍不时剴切晓谕，俾愚民共相儆畏，各悟前非，以上副圣主惠爱黎元，谆谆训诫之至意。

所有臣等确查苏省现在尚无贩种情形，并敬议严禁章程，合词恭折具奏。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一年九月初八日奉朱批：刑部核议具奏。钦此。

一五、四川总督鄂山奏为酌议 查禁鸦片烟章程折

十月初一日(军录)

四川总督臣鄂山跪奏，为遵旨酌议查禁鸦片烟章程，恭折具

奏,仰祈圣鉴事。

案照前准刑部咨开奉上谕:御史邵正笏奏,……钦此。(上谕内容已见前折,此处从略——编者)臣莅任一月以来,密加查访,川省五方杂聚,间有吸食鸦片烟之人,并闻会理州、平武州一带,毗连番界,尚有种植罌粟花处所。当经臣一面专弁前往密查,一面剴切出示严禁,并飭行地方文武员弁,一体严密查拿。

伏思查禁鸦片烟,必须先清查官吏,俾免包纵徇隐诸弊。(朱批:所见至当,正百官以正万民之义,要在认真惩办。)现飭藩臬两司,密查各官员内,如有纨绔积习嗜食鸦片者,自必怠惰偷安,贻误公事,即据实详揭,以凭参办。并令严查各衙门官亲、幕友、长随、书役,如有向食鸦片烟,立即照例加等治罪。如此认真稽查,官则自顾考成,管束必严;丁胥知所警惧,改悔必速。在官人役既无偷食之事,无所顾忌,必能认真访拿偷食贩卖之人,破案究办。并令获犯到案时,于食鸦片烟之人追究买自何人,于贩鸦片烟之人追究卖于何人,令其据实供明,立即根拿究办,毋稍轻纵。并令该地方官平时传谕乡保甲长,互相稽查,如实有父兄禁约其子弟及闻拿改悔切实有据者,均准自首免罪。若查有偷食贩卖之人,即行举报,查拿究办。将首报之人,从优赏赉,以示奖励。倘容隐不报,别经发觉,将纵容之父、兄、牌、保照例责惩,本犯依例科罪。造卖烟具者,以制造烟具论罪。

再,食烟之人广,贩烟之人必多。查鸦片烟来自外洋,奸商私行夹带,贩往各省售卖,以图重利。查禁愈严,包藏愈秘,一经货物落地,骤时搜查为难。自应于各关隘口,严密稽察。查夔州府为浙江、广东等省入川要路,宁远府为云南省入川要路,广元县为湖北等省入川要路。现飭行各关隘,凡遇客商过关,务将货物逐细查验,不得仅以征收税课了事。如查有私带鸦片烟泥,立即究办。倘关隘书役受贿故纵及勒索栽诬,将该书役及失察之本管官一并照例参办。至会理州等处,私种罌粟花,闻多在毗连番界穷乡僻坳处所,

飭令该地方官于遍查保甲之便, 遍历查看。如有私行种植, 立即犁毁, 将地主照例治罪, 田土入官。并严飭各土司晓谕夷民, 毋得私行栽种。并令该土司于每年冬间亲往履查, 如查有私种, 即行拔毁, 将该夷民照例枷责, 田土归土司招种。如该土司不能认真查察, 即将该土司参革示惩。如此设法稽查, 则私食私贩私种之弊, 可以渐次剔除, 而保全民命, 无废耕作, 以期仰副皇上惠爱黎元之至意。

第有治法, 尤贵有治人。查禁鸦片烟, 须责成各州县仿照遍查保甲之法, 牌长每旬出结于甲长, 甲长月半出结于保正, 保正每月出结于地方官。均令出具甲内并无种植罌粟花、贩卖及买食鸦片烟之人, 如经查出, 甘愿连坐切结。并令客店居停, 遇有过往客商入境投宿, 不动声色, 明查暗访, 倘有贩卖买食之人, 密禀拿办。夹带鸦片之徒, 照种卖罌粟熬烟土地入官之例, 将货物一半入官, 一半给首报之人充赏。并行令该管道府, 因公巡履各属, 留心察看。如地方牧令奉行不力, 即详揭请参。并令道府于年终出具所属并无种卖鸦片烟切实甘结, 由臣汇总具奏。如该管道府并不认真稽查, 率据各属结报, 将来别经查出, 即行严参惩办, 断不敢稍事姑容, 致干罪戾。

合将遵旨酌议查禁鸦片烟缘由, 恭折具奏, 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一六、巡视西城给事中觉罗瑞福等奏为 拿获贩卖鸦片人犯请旨审办折

十月二十二日(原折)

巡视西城给事中臣觉罗瑞福、臣刘光三跪奏, 为拿获贩卖鸦片烟人犯多名, 请旨交部审办事。

窃思鸦片烟流毒最烈, 甚为风俗人心之害。屡奉谕旨: 认真查

拿,不得日久视为具文等因。钦此。臣等巡视西城,严饬司坊官,无分畛域,实力查拿。于本年六月十六日,据吏目王垂方、拣调吏目曹汝舟,拿获卖鸦片烟之黄深等一案,七月初七日拿获食鸦片烟之童亮等一案,历经臣等咨送刑部办理。嗣因各处仍有贩卖并买食之人,即饬司坊官,密访速拿。兹据正指挥许惇书,会同拣调南城正指挥罗礼兰,查访确实,选派干役协同各该处营兵坊捕,于宣武门外棉花头条胡同地方,拿获卖鸦片烟之王二一案。又于魏染胡同富顺客店内,拿获卖鸦片烟之焦四、买烟人潘大、店伙何得一案。又于正阳门外打磨厂粤东会馆内,拿获卖鸦片烟之萧升、看馆人张宾一案。于各该处起获烟袋、铜锅及熬土、食烟器具各数十件,并于王二家内起出实心骰子,焦四屋内起出骰子、骨牌各赌具,先后呈解前来。

臣等公同逐案研讯。王二供认买土卖烟属实,其账簿已闻拿烧毁。焦四之卖烟,有买烟人潘大为凭。萧升之卖烟,有看馆人张宾可证。至各犯所买鸦片〔烟〕土,或称贩自天津海船,或称买于广货担上,切实究诘,皆不肯供出姓名。伏思食烟人犯,甫经刑部核议奏定酌加罪名,贩卖之人,厥罪更重。复经臣等历次拿办,乃该犯等或居会馆,或寓客店,售卖如常,实属愍不畏法。具恐有伙同兴贩之人及窝赌不法情事,非彻底究办,不足以示惩戒。相应请旨将王二、焦四、潘大、何得、萧升、张宾等交刑部,逐案根究确情,照例惩治。臣等仍严饬司坊官认真查访,有犯必拿,送部治罪。使贩卖者畏沮,食烟者改悔,以仰副我皇上严禁烟土饬俗爱民之至意。

为此缮折具奏,伏祈圣鉴训示。谨奏。

一七、总管内务府禧恩等奏为审拟太监 张进幅等买食鸦片一案情形折

十月二十九日(军录)

总管内务府谨奏,为遵旨复审定拟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刑部审拟太监张进幅买运鸦片烟土一案,于十月初八日具奏,奉旨:此案太监张进幅,买运鸦片烟土既经破案,必应彻底严究。乃刑部审讯,拟结颇有不实不尽之处,著将全案人证,交内务府大臣再行严讯,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钦此。旋经刑部将太监张进幅、刘成、王贵玉、郭志,民人秦宝全、褚大、杨魁元、吕莘田并烟具烟土,以及各犯供词全案解送前来。臣等查阅原折内称:太监张进幅向充掌仪司他坦差使,吸食鸦片烟已阅三十余年。其同吸之人仅止太监刘成、王贵玉、郭志等三人。因患病告假,借住回子贝勒克柯色布库家闲房,因素与交好,即在彼时常吸烟。复因欲往天津购买烟土,曾向克柯色布库告知,借得京钱一百吊,克柯色布库并未与之同吸鸦片烟各等情。兹经臣等遵旨将此案连日督同司员,将各该犯隔别严鞫,无如张进幅一味狡展,坚执刑部原供,并不吐实。随加以拧耳刑吓,亦无端倪。因思此案张进幅吸烟年久,又不将伙吸之人供出,若无确实证据,该犯仍坚不吐实,是以密派番役,将在他坦年久苏拉刘连升,并克柯色布库家丁寿儿,查传到案复加严鞫。

当据刘连升供称:张进幅素食鸦片烟,不止太监刘成等三人,尚有首领太监熊来福、太监于颢、杨幅,民人朱玉凤并克柯色布库亦时常到他坦同吸,并未见有别人。质之寿儿亦云:伊家主常到他坦并在家借住,均与张进幅吸食鸦片烟,供吐不讳。讯之太监刘成、王贵玉、郭志等,亦俱未敢隐饰。众口一词,历历如绘。随将张进幅提出令其据实供吐,伊自知无可掩饰,始据供认伊吸食鸦片烟已阅

二三十年之久,从前同吸之人,有已故太监郑进玉,并告病为民太监李资福,又有同在掌仪司当差之太监刘成、王贵玉、郭志,此三人皆系偶患腹泻,胃气疼痛,经张进幅劝其吸食。又有从前与其常吸之首领太监熊来福、太监于鄴,后来亦不常来。并有偶尔来吸之太监杨幅及太监何进禄,实系因伊患病,也曾劝其吸过一二次。此外太监并无别人。尚有民人朱玉凤常同吸食,又有回子贝勒克柯色布库,因道光九年随围,常向其寻要茶水,并到他坦更换衣服,曾与之相识,后来亦常到他坦,见其吸食鸦片烟,亦随与之吸食,不记次数。迨张进幅告病,因想克柯色布库素来相熟,随带同雇工秦宝全往彼借住,即在彼同克柯色布库吸食鸦片烟。从前所用鸦片烟,系零星买自回民褚大之手。后闻天津海船到来,烟土较贱,曾向克柯色布库要得京钱一百吊,并卖骡车价值一并易银,带同秦宝全前往天津。经秦宝全转托素识之杨魁元,向张二等用价钱二百四十吊,买得烟土一百六十两,杨魁元得钱三吊八百文。事毕回至朝阳门,当被弋获各等供。反复研诘,矢口不移,案无遁饰。并讯之熊来福、于鄴、杨幅、何进禄同张进幅吸烟次数,均属相符。复派司员讯取克柯色布库亲供,伊亦俯首无词,承认不讳,自应按例分别拟结。

查例载: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为从杖一百徒三年。如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侍卫官员等买食鸦片烟革职,照违制律,杖一百加枷号两个月。军民人等买食者,俱杖一百枷号一个月。内廷太监买食者,枷号两个月,改发各省驻防给官员兵丁为奴等语。此案张进幅身充太监,胆敢吸食鸦片烟至三十余年之久,并引诱回子贝勒克柯色布库以及同伴太监等一同吸食,迨至因病告假外出,又复私往天津运买烟土,实属惑不畏法。应照私开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为从例,杖一百流三千里,系太监拟加重,先行枷号两个月,发往黑龙江,到配再加枷号一年,满日给兵丁为奴。首领太监熊来福、太监于鄴、刘成、王贵玉、郭志,均供曾同张

进幅吸食鸦片烟，应照内廷太监等买食者枷号两个月，改发驻防为奴例，系太监应将熊来福革去首领，同于鄯、刘成、王贵玉、郭志俱枷号两个月，发打牲乌拉给官员为奴。太监何进禄、杨幅均供因病被太监张进幅引诱吸食，质之众供，亦称该太监等实系吸烟一二次，自应量为末减。拟将太监何进禄、杨幅俱枷号两个月，发吴甸铡草二年。回民褚大以售卖玉器为名，竟敢私贩鸦片烟膏，积次卖与太监张进幅吸食，希图渔利。褚大合依兴贩鸦片烟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民人秦宝全既同张进幅吸烟，又复跟随张进幅潜往天津买烟兴贩，秦宝全应与辗转代买烟土得钱之民人杨魁元，均照兴贩鸦片烟为从，杖一百徒三年例，杖一百徒三年。民人朱玉凤讯与张进幅认识，并同吸食鸦片烟，朱玉凤合依军民人等买食者杖一百枷号一个月例，杖一百枷号一个月，满日折责发落。至苏拉刘连升、跟役寿儿于到案后，即行供吐实情，讯属无干，应与车夫曹顺均行省释。铺伙吕莘田犯名店号，均不相符，应行解回天津县，俟传到张二等到案认明，再行办理。其未获之为民太监李资福，民人王六、穆大、张二、韩七一并严缉，获日径行解交刑部拟结。现获之鸦片烟土烟具等物，案结销毁。

至张进幅在掌仪司他坦吸食鸦片烟，该管之首领太监等漫无觉察，实属疏忽。相应请旨将掌仪司八品首领太监陈贵明、赵吉祥，无官职首领太监崔庆、李永清、陈百祥等，均罚月银半年。总管太监等失于觉察，亦属疏忽，应请均罚月银三个月。至克柯色布库身为回子贝勒，不知自爱，与太监交接，已属违禁，又同太监吸食鸦片烟，及至张进幅告病外出，复敢容留在家居住，种种乖谬，实属卑鄙无耻，应请旨将克柯色布库交理藩院治罪。

所有臣等遵旨申明定拟缘由，理合恭折具奏。是否有当，伏候训示遵行。为此谨奏请旨。

一八、回族贝勒柯克色布库吸食鸦片

著革去贝勒世职事上谕

十一月初五日(上谕档)

道光十一年十一月初五日奉旨：

柯克色布库身为回子贝勒，胆敢交通太监同吸鸦片烟，复容留该太监在家居住，种种乖谬，实属卑鄙无耻。现经理藩院照例治罪，议将柯克色布库革去贝勒世职，于枷号两个月本罪上，加等加枷号三十日，满日照例鞭责发落，原属罪所应得。姑念伊祖霍集斯，曾经效力军营，著有劳绩。伊父哈迪尔，在御前侍卫行走有年，尚为勤慎，办理旗务亦属认真。柯克色布库著加恩免其枷号，仍革去贝勒世职，交该旗照例鞭责发落。哈迪尔胞侄阿布都尔满，率领回众抚驭有方，上年在叶尔羌甚为出力，著将柯克色布库所遗回子贝勒世职，给予阿布都尔满承袭。钦此。

一九、巡视北城御史瞿溶奏为职官私食

鸦片番役等索赃请旨交部究办折

十一月十一日(原折)

山西道监察御史·降二级留任·巡视北城臣瞿溶跪奏，为职官私食鸦片烟，番役人等索诈多赃，请旨交部究办事。

窃照近年以来，京城内外贩卖鸦片烟土及买吸者日甚一日。臣奉命巡视北城，屡饬司坊各员严密查拿，旋经访获熬烟之王升、钱学诗、施升等各犯，先后移送刑部办理在案。兹臣风闻捐纳光禄寺署正温灼桥，在宣武门外门楼胡同地方赁房居住，由该员原籍广东私带鸦片烟进京，在寓所吸烟已非一日。经该员厨役王升向坊役杨升即杨三告知伊主吸烟情由，杨升复向番役王三告述商同前往索

诈。遂于十月十六日夜番役王三带同散役数人，杨升令散役陶福章、邢平、三儿带同厨役王升作线，偕至该员寓所跳墙进内，将该员并同吸烟之黄姓、蔡姓一并锁住，起获鸦片烟两满匣又半匣，约重数十两，鸦片烟管三枝。番役王三等向该员等吓唬索诈银一千两，该员等畏惧应允，先付王三银二十五两，王三当谢给厨役王升银十五两，随勒令该员写立一千两银票，票内改温姓为张姓，约期付给。嗣有开北天顺人参局之江文铎阻止该员不给银两，复经该役等邀同西河沿居住之王四将该员拉至家内，逼勒付给银六百两，交该役等收受。王三复将起获之鸦片烟挑出十余两给散役等卖钱分用，余烟王三取去，并将烟管三枝砸毁寝事，未经报官。

伏查职官私食鸦片烟，已属大干例禁，而犖轂之下，蠹役诈赃竟至盈千累百，尤属目无法纪。为此据实奏闻，请旨饬交刑部传集案内一千人证，切实根究，按律严办，以肃官常，而惩蠹役。

再，杨升即杨三系北城吏目衙门捕役，应俟刑部审明定案时，查取该坊官失察职名，照例议处，合并声明，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二〇、广东将军庆保等奏报英国大班携眷来省并私带枪炮等情折

十一月十七日(朱折)

广东将军臣庆保、两广总督臣李鸿宾、广东巡抚臣卢坤、粤海关监督臣中祥跪奏，为奏闻事。

查各国夷人，航海来粤，交易货物，每年春夏皆寓居澳门，至秋冬间因出进货物均在省城洋行交兑，即移住省中夷馆。其随带番妇，向只准居住夷船，乾隆十六年始准寄住澳门，仍不许携带进省。迨乾隆三十四年，有暎咭喇国夷商啡啞，私带番妇来省居住，经将该番妇押往澳门，出示严禁，现尚有案可查。三十四年以后，传闻

间有私携番妇来省，或潜住数日无人知觉，旋即回澳，此则无案可稽。

本年春间，访有番妇到省潜住之事，正在谕飭洋商驱逐，即已回澳。现在啖咭喇国大班吩嘛复携带番妇来至省城，到公司夷馆居住。又该夷商由船登岸，坐轿进馆。经臣李鸿宾谕飭洋商，即将番妇驱令回澳，并嗣后夷商进馆，不许乘坐肩舆。随据该大班等赴臣等四衙门各递禀函，恳求番妇住馆，准令乘轿。禀内文义本不明晰，词语亦多不逊，约经臣等严行驳斥，谕以仍遵旧制，毋得稍违。该大班等因闻外间讹言有派兵围逐夷商番妇之说，心怀疑畏，通信黄埔湾泊各夷船，令水手百余人乘夜将炮位数座及鸟枪等件收藏水船舱内，偷运省城夷馆。随经营汛访知，禀报臣等，即一面密飭水陆各营将弁，不动声色，严加防范，并切谕府县暨委员等，分派妥役，留心稽查弹压，毋许内地汉奸勾串教唆，播弄滋事，免致商民惊疑。一面飭令洋商通事等严诘该夷，何以私运炮座等物至馆，其意何居？据称：实因闻得即日派兵将夷人番妇一并撵逐，一时惶惧情急，将船上随带防身枪炮，夜间运来，实不知炮位系不准携带之物。等语。臣等伏查该夷等乘坐三板小船上省下澳，向准其携带鸟枪二三杆以防盗贼，固属不禁，若船上炮位，历来不准移至省馆。又经严飭该夷速将炮位鸟枪刻即运回本船，水手人等速归黄埔。阅日该夷等将鸟枪搬去，水手散回，惟炮位尚藏放夷馆门内，并浼洋商代求，稍宽时日再令番妇回澳。

臣等以该夷吩嘛，始则私带番妇住馆，继复潜运船中炮械预防围逐，均属擅违旧制，狂悖妄为。现仍严飭即日速将番妇押往澳门，存留炮位悉运回各船防守，如果遵办无违，臣等仰体圣主怀柔之意，仍准其如常贸易；倘敢延抗，即遵照上年谕旨，严行驱逐，绝其贸易，大加惩办。断不敢稍从迁就，致长顽夷刁风。臣等伏思夷人此次违禁之咎，尚不至遽加以兵。但该夷素本不驯，性情叵测，倘须示以兵威，臣庆保即当酌派八旗水陆官兵，会同臣李鸿宾所派

官兵,妥协办理,再行由驿具奏。

事因交涉外夷,有关国体,不敢不据实陈明。谨会同右翼副都统臣兴住,合词密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二一、山西巡抚阿勒清阿奏复遵旨

查禁鸦片种卖情形折

十二月三十日^①(军录)

山西巡抚臣阿勒清阿跪奏,为查禁鸦片烟缘由,遵旨年终汇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道光十一年二月十五日,钦奉上谕:前据给事中邵正笏奏……钦此。(上谕内容已见前折,此处从略——编者)又刑部议复御史刘光三条奏。奉旨:刑部核议。给事中刘光三奏请酌加买食鸦片烟罪名等情,严定条款具奏,著照所议。嗣后军民人等买食鸦片烟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仍令指出贩卖之人,查拿治罪。如不将贩卖之人指出,即将食烟之人,照贩卖为从例,杖一百徒三年。职官及在官人役买食者,俱加一等治罪。仍令各该督抚及地方道府州县等官,出具署内并无买食鸦片烟各甘结,于年终汇奏一次。如本官徇隐不究,从严参处。该部即移咨吏兵二部,查照办理,并通行各直省督抚,一体遵照。钦此。臣当即钦遵,通飭所属并各关口,一体严行查禁去后。

嗣据各道府州县,出具署内并无服食鸦片烟之人印结禀送,并据禀称:该地方均无栽种罌粟花,亦无成段布种葵花取浆造作鸦片烟之事。惟据汾阳县详报:民人司灿然呈首武生可锦魁拿获并据可锦魁之母可廉氏以司灿然贩卖鸦片烟具控,经臣批飭汾州府严

^① 此系朱批日期。

讯究办。又据太谷县详报拿获熬卖鸦片烟人犯李三一起，亦经臣批飭严办各在案。此外并无拿获贩卖服食之人。

臣查鸦片烟近日来流毒渐广，沾染颇多，断非拿获一二起人犯即能罄净。盖其物甚易掩藏，其迹甚属诡秘，是以破案者甚少。若专事检查搜索，又恐开胥役需索扰累之风。臣惟有督飭两司及各道府州县，随时随地认真查察。如有访闻，或经告发，必当严缉究办。于已获者按例创惩，勿稍姑息；未获者严密查拿，毋任偷网。并于获犯时讯明来历，一并追踪拿究。务使断绝外来兴贩之路，方能禁止本地服食之人。仍严查兵役得规故纵及借端扰累情事。至各衙门官亲、幕友、长随买食鸦片烟，尤当严办。现经各道府州县出结禀送，仍难保其必无。臣当与藩臬两司留心察访，倘该本管官视为具文，隐匿回护，臣立即严参究办。总期力挽恶习，渐绝根株，以仰副圣主谆谆诰诫之至意。

兹届年终，据藩臬两司具详前来，除仍飭严行查禁外，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年)

一、兼署闽浙总督·福建巡抚魏元烺奏为英胡夏米船已经驱走请给还被参副将等顶戴折

四月二十九日(军录)

兼署闽浙总督·福建巡抚臣魏元烺跪奏，为夷船即经驱逐远扬，参摘顶之副将都司等，请旨给还顶戴，以示激劝事。

窃本年三月十九日，有暎咭喇国夷船一只，在闽省大练洋面，向渔船用米换鱼，并给予书本。当经海坛镇驱逐夷船远行，拿获(渔)户杨妹妹等六名，起缴夷书前来，行司提省申办。该夷船续因遭风漂泊五虎洋面，损坏杠索，欲求就地销售货物，行以闽省向来不准外夷贸易，即经委员协同闽安将弁，押令开驾。一面会同水师提督臣陈化成，于四月初二日专折参奏，请将不能先时预防之该管闽安协副将沈镇邦、署闽安左营都司陈显生，一并摘去顶带，勒令赶紧驱逐。并将起获夷书，咨请军机处，恭呈御览。

现据该将弁等禀报，前因夷船杠索损坏，不能驾驶，现经飭速修整，不敢吁请销货，已与委员护盐法道·福州府桂芬等，于四月初七日押令开行。因外洋风色不顺，不能速去，该将弁等率同舟师，示以声威，尾追驱逐。该夷船于十八日，由东北外洋远扬无踪，并

据委员禀复无异。

臣以夷性狡狴，去来靡定，分檄各帮舟师，一体常川防堵。先因查阅夷书纸片字画，似系内地式样(朱批：何似之有直系内地手笔，无非上下朦混，规避而已)，恐有奸民为之翻刻，委员前往沿海一带，密为查访，并无各种夷书名目，亦无另有收受夷书之人。随飭藩、臬两司，督同福州府提讯渔户杨妹妹等，供明出海采捕，随潮漂至大船边，船内之人言语不通，用米数升兑换鲜鱼。当时并不知是夷船。所给书本，伊等目不识丁，亦不知是何书(朱批：既皆目不识丁，为何送给书本，此皆办事不实之处)，即被兵船拿获，并无勾引接济情事(朱批：应添图利二字要紧，在此必应究实)。其杨一兰、杨相茂、杨一五三人，年仅十四五岁。至杨妹妹以鱼易米，虽不知系夷船，惟给予书本，不即毁弃。杨妹妹、杨猴猴、杨一梅三名，应各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杨一兰等年幼无知，应免置议。除飭司递籍折责发落外，查该夷船以西洋不经之书，给予渔船，本属谬妄，所刊被粤人欺凌略说，亦难凭信。惟系外夷之人，业已远扬，各免深究。

至副将沈镇邦等，当夷船因风漂泊之时，该将弁先在别洋巡缉，尚非有心玩忽。臣前因事涉外夷，不得不从严参办。其被参之后，即经示威尾追，驱逐远扬，尚知奋勉。该将弁谙练水务，平日巡洋缉捕，颇为勤干，仰恳圣恩，俯准将闽安协副将沈镇邦、署闽安各营都司陈显生，原品顶带，一并给还，不特该员等益加感奋，即合省员弁，亦各知所激励。

合将夷船远扬，恳恩给还各顶戴缘由，谨会同水师提督臣陈化成，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二、浙江巡抚富呢扬阿奏报英人胡夏米之船 至浙已予驱逐请议处失防营弁折

五月十九日(朱折)

浙江巡抚臣富呢扬阿跪奏,为嗅咭喇国夷船由闽至浙,业已驱逐出洋,请旨将失于防范之分巡各营弁交部议处,以肃洋政,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本年四月二十二日,准署闽浙督臣魏元烺以营县禀报,有嗅咭喇国夹板夷船一只,漂至闽省五虎洋面停泊,现令驱逐,咨饬一体探查防范。等因。当即札司移行沿海文武员弁,留心侦探,实力巡防。如遇夷船,立即跟踪追逐,并杜绝奸民勾通接济,不得疏懈在案。

旋准浙江提督臣戴雄来咨,据营员先后禀报,四月二十六日,该夷船由外洋乘风驶入旗头猫港,于二十七日漂至镇海,欲赴宁波海关销货,当督兵役驾船截回,在于游山洋面停泊。其时提督臣戴雄、及定海镇臣陈步云,正在长涂捕鱈北洋督饬各将弁弹压防护,相去数百里,南风又盛,随带同弁兵星夜折戢,南抵镇海与该管道府驱令该夷船迅速开行。等因。并据定海、镇海等县以查得夷船内共有七十人,装载洋布、大呢、羽毛等物,将该夷人所呈旧刻夷书一本,并夷人胡夏米吁求该府准令通商恭禀一纸,呈送核办等情。

臣查阅夷书名为事略说,其款式间有悖谬,语句亦多不通。大抵故作粤东交易不公之语,以饰其舍彼来此之意,情殊诡譎。且该夷自乾隆年间,已不准其赴浙贸易,今值南风司令,遽行乘便来浙,希图获利,何能稍任更张,致违定例。当饬该道府明白晓谕,不准该夷船通商,并咨会提臣、镇臣分饬守口各员。一律巡堵,并遴委抚标中军参将汤貽汾、台州府同知石同福驰赴镇海,会同该道府严禁居民与之交易。一面随同提镇督率巡洋各弁驱逐该夷船迅速出

境,毋许逗遛去后。兹复准提臣以晓谕该夷颇知悔悟,不敢停留,因连日风信不顺,未能行驶,于五月十五日候风稍转,即会同镇臣督令分巡各弁兵前往驱逐,该夷船当时挂帆开行放洋而去。镇臣又率带各兵船,随后追逐,务令即日出境。并开具巡洋各营弁职名,移咨核参前来。

臣查浙省大洋东与江苏一带通连,难保该夷船不此逐彼窜,现又飞咨江南、山东、直隶督臣抚臣,飭属巡防,毋令拦入。惟是旗头、猫港、游山等处洋面,系署中营守备孙鼎鳌、署右营守备汤伦、镇海营千总孙鼎高分巡。虽孙鼎鳌于该夷船乘风猝至时已赴南田会哨,究与汤伦等未能先事预防,均属疏失。相应请旨将该署守备孙鼎鳌、汤伦、该千总孙鼎高,一并交部议处,以肃洋政。

谨会同署闽浙总督臣魏元烺、浙江提督臣戴雄,恭折具奏,并将夷书咨请军机处,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所办甚是。另有旨。

三、护理江苏巡抚·布政使梁章巨奏报有 英船驶入江南洋面现在飭逐缘由折

五月二十五日(军录)

护理江苏巡抚·布政使臣梁章巨跪奏,为嗅咭喇国夷船因风驶入江南洋面,现在飞飭严密驱逐缘由,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五月十七日,接苏松镇总兵关天培来信,探得浙省洋面有嗅咭喇夷船大小二只,在彼寄碇,惟巨江省洋面甚近,恐有乘风驶至等情,并准浙江抚臣富呢扬阿咨同前由。臣当即飞飭沿海各营汛,各就该管洋面,昼夜实力巡防堵截,并飭沿海地方官,严密稽查,毋许内地商民有偷漏交接情弊。

兹于二十三日据苏松泰道吴其泰禀报:据巡洋委员禀称,嗅咭喇夷人乘坐大船一只,夹板小船一只,约共百余人,由浙省镇海乘

风突至江省大洋边境，二十日停泊江南羊山洋面。等语。臣查该夷船在洋游奕多时，由闽至浙，业经各该省严行驱逐。兹复突入江境，情殊可恶，亟须堵截出境。臣随派委太湖协副将鲍起豹、候补知府程铨，星夜驰赴海口，协同该镇道妥速驱遣，断不任其逗留。并督飭该管营县，于各出口处所，严密稽查，毋使偷漏交接，致滋事端。

除查取该管营汛疏防各职名，另行参办外。合将现在分派文武驰往驱办缘由，谨会同两江总督臣陶澍、江南提督臣王应凤先行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四、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奏报查明 英人胡夏米之船业已押送出境情形折

六月二十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陶澍、江苏巡抚臣林则徐跪奏，为查明啖咭唎国夷船业已押送出境，并知会前途挨次押令南回，以符定例，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承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二年六月初九日奉上谕：富呢扬阿奏，啖咭唎国夷船由闽至浙，欲赴宁波海关销货，当飭驱逐开行等语。啖咭唎国夷船，向不准其赴闽浙贸易，今值南风司令，竟敢乘便飘入内洋，希图获利，自不可稍任更张，致违定例。虽经该省驱逐出境，难保其不此逐彼窜，著琦善、陶澍、讷尔经额、林则徐严飭所属巡防将弁，认真稽查。倘该夷船拦入内洋，立即驱逐出境，断不可任其就地销货。并严禁内地奸民，及不肖将弁等图利交接。务使弊绝风清，以肃洋政。等因。钦此。查前项夷船，臣陶澍于清江回省途次，接据苏松镇总兵关天培、松太道吴其泰等禀称：该夷有大船一只，约七八十人，小船一只，约二十余人，因被闽浙两省驱逐，于五月二十二日乘风驶入江南羊山洋面停泊。经前护抚臣梁章巨

奏明在案。

臣思夷情狡诈,贪图贸易,显违定例。兼有内地奸民,乘机勾串,别滋事端,不可不严为防范。现当南风司令,若竟任其放洋,不即设法截阻,一经驱逐,势必乘风而北,由山东径抵天津,又添往返。臣陶澍比即委常镇道王瑞征驰往吴淞海口,会同该管镇道密派巡洋舟师,三面迎住,使之不得近岸,兼断其驶北之路。一面整顿兵威,严禁沿海小船,毋许接近夷船,以防暗地销售夷货。并令海营多备巡船,押护至浙省交替,俾令挨次由闽折回粤省。臣林则徐赴任过镇会晤,商及驱逐,所见相同。初八日抵江苏,复加札飞飭速办。即〔据〕该道等报称,晓谕该夷人等,以天朝禁令,只准在广东贸易,其余各省,皆不准买卖,令其作速回帆。该夷自闽浙而至江南,未能抵岸,未免心存希冀,比见苏松镇船只排列海上,地方兵役严查小船,不准拢近。该夷性本多疑,时刻爬上桅杆瞭望,见沿海一带塘岸,布列官兵,颇露惶惧。该船有胡夏米甲利略通汉语,即向巡船声称,伊等并非匪人,因恳求交易而来,今蒙晓谕,伊等已经悔悟,不敢再求买卖。现值风狂雨大,实在不能开船,只求俟风色稍转,即速开船回去。等语。迨六月十一日晚间,风色稍转西南,即促令开行,该夷船不敢逗遛,即起碇开帆向东南折戩而去。苏松镇总兵关天培亲自督押,另飭游击林明瑞押赴浙江交界,以便交替护送。该镇现报于十二日申刻押护出境,入浙江洋面。该夷船前在江洋,因风暂泊,甚属安静,并未进口滋事,内地民人亦无与夷船私相交易之事。臣等现已飞咨前途,一体派列巡船押护南行,俾令由浙至闽回返粤东。以免此逐彼窜,上副圣主肃清洋政至意。

再,该夷船乘风寄泊羊山洋面,该管弁兵失于防范,旋即并力堵截,不准进口。此时押送出境,办理尚为妥速,应请免其开参。

除咨会浙江、福建接替押送外,臣等谨会同江南提督臣王应凤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五、两江总督陶澍奏陈英人胡夏米之船 在海面游奕缘由并处置办法片

六月二十日(军录)

再,该夷船此次在吴淞口外寄碇旬余,恳求交易,词甚恭顺。惟据称:因广东洋行交易不公,是以前来等情。臣等复密加察访,闻得上年广东因啖咕喇商人争占马头,将其驱逐,胡夏米等即系被逐之人,不敢回国,来此游奕。如果属实,是该夷船既为广东所逐,又畏不敢遽回本国,往来洋面,终非了局。臣等现经咨会广东查明胡夏米等根底,就近知照该国,将其撤回,庶免续后又有窜入。合并附片具陈。谨奏。

道光十二年七月初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六、山东巡抚讷尔经额奏报有英船 驶至山东洋面现在巡防押逐折

六月二十六日(朱折)

山东巡抚臣讷尔经额跪奏,为啖咕喇夷船,乘风驶至山东洋面,现在巡防押逐,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前奉谕旨,驱逐英吉利夷船当即钦遵移行妥协办理,并将先已飭派水师出洋巡哨,及令沿海地方官一体防范各缘由,于本月二十日附片奏明在案。兹于二十四日接准登州镇臣周志林咨称,该镇督飭将备在于所辖海口巡查,接据都司薛三纲禀报:十八日巡至文登县刘公岛洋面,见有夷船一只乘风驶至,当令在洋停泊,查询即系前在江苏等省被逐之啖咕喇胡夏米之船,一共七十人,带有羽毛、大呢等物,欲求在此贸易。该镇随即亲赴该处妥为弹压,现在驱逐出洋等情。并将该夷人刊刻通商事略说二纸,咨送前来。

臣查阅事略语意，率多谬妄难解，大意以粤省买卖不公，希冀另图贸易为言。该夷船历经闽、浙、江苏晓谕驱逐，尚敢乘风到东，其居心诡诈，故违定制，已属显然。惟时正南风司令，天津距东甚近，此逐彼窜，又恐乘风驶赴天津。而洋面广阔，一经迅驶，即断非一、二兵船所能拦住，此时自应先禁其乘风北行，最为紧要。臣随即飞咨该镇，亲督舟师在彼弹压，(朱批：甚是。)不许该夷人一名上岸。如遇南风，不准起碇开行。并飞飭登州府英文，驻扎海口，督率地方各官稽查严禁，毋许沿海居民私相交易。如该夷船缺少牲畜食用，仍当仰体圣主怀柔远人至意，量为酌赏，以免借口。一俟南风稍息，即令水师将备，坐驾兵船，督押南驶，驱出东境。一面飞咨两江督臣、江苏抚臣，派拨水师将弁，先期在于交界洋面巡防接护，一体押令南行，不任乘风游奕，复至山东。并咨直隶督臣飭令天津水师驾船在于直东交界洋面认真防堵，以免乘风拦入外。

所有办理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查报到船数人数核与江苏抚臣原奏多寡不符，已咨镇臣查询。其刊刻事略二纸，并经咨送军机处备呈，合并陈明。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七、山东巡抚讷尔经额为呈送英人胡夏米之略说二纸事咨呈军机处文

六月二十六日(军录)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兼提督衔节制全省军务讷，为咨呈事。

窃准登州镇总兵周志林咨报：啖咭喇夷人胡夏米船只，业经乘风驶至东省洋面。等因。本部院现已恭折具奏。所有该夷人呈出欲求通商事略说单二纸，拟合咨送，为此咨呈军机处大人，谨请查照备呈施行，须至咨呈者。右咨呈军机处大人。

**附件一：英人胡夏米所呈英吉利国人品
国事略说并大英国人事略说**

附于六月二十六日讷尔经额咨呈文内

大英国人事略说

英吉利国人品国事略说

英国人原居之地，距中华有七万里之远，即是其船往南转亚非利加州之大地方，遂来东北，到粤必行这样远路。既英国人坐船快捷，安然渡行，泛此重大海洋，其敢为本事可见也。有时伊遇着狂风大作，但赖船主伙长等之善策，梢人之胆行，未几何致破船之患。又且在洋面海贼国敌等，都不敢向攻也。

英国船所带进口的系远国之土产之制造各物，所带出口者系华夏之茶叶等货。如是华、英两国商人发财裕国，且贫民有工夫做得饭食，为良人度日，享此福矣。

英国与中华交易，由来二百年之久，且今每年陆续进口到粤插英国旗船只者，有六十、八十只之多，由此贸易岂非数十万人得有工夫做么。

英国国朝之志意，屡被人在东土妄称及，即有假言，以英国总是多贪广开新地，但谎言莫大于此。盖英国之地方，现在太多，宁可减少，不可增多也。除英国母地外，其在欧罗巴亦有贵地方，在北亚米利加其亦有好大地方。又在西忻度，其有海岛盛多，在亚非利加极南角好望之甲为英国之属地。又于太平南洋有属英国许多发达下落之地方，终者在亚西亚州多有海岛，且忻都斯坦古国各地方，皆入英国版图矣。其最近中国属英国之下落地方为溢能埠、马地班埠、马拉加埠、与先嘉波埠。夫英国朝廷既经有了这多大地方，何得复渴开新地乎。其所尚者，特为养护英民，享平安纳福乐而已。但怀此意时，仍最忌恨被人之欺负，且必想报压治背义之仇也。

大清国大皇帝，怀柔远人之至意，但近年屡次因吏宪不体行上

旨,所以皇恩不及远客。且驻粤外国商人之贸易,因吏员之勒索,多被阻难。又且民商因被诬告,以与英国人勾结为汉奸,则致罚银,或拷打,或冤狱毙命皆有之。但英国人特愿照例买卖,公道贸易,纳饷而已,何奸情之有哉。又且正饷外,洋商多被勒索银两,且有下吏暗中要贿赂陋规。如是内商与远商均被压害,盖皇上耳朵离粤省遥远,致事之应声,亦不得听闻,因所陈弊端,多在黑阴匿隅而作矣。不然何得上志宏大者,依允下吏之妄为乎。

又一层,或时揭贴街上,有臭谕詈骂远客,谎言暗指,以逆性之恶行,致惹贱民欺凌远客。且缘此起有滋生斗殴伤杀等弊,及终停止贸易,阻害公干,但此患岂非衙门办理不善所致乎。

英国水手虽外形似粗,内怀尚存仁温之心。但伊耐不得受人凌辱,所以民人非礼言行时,致滋事酿出命案。抵粤之英国各船上有严束水手人等之例,倘强害何人,不论民人与否,必要治其罪。但既有衙吏放纵贱民,任意欺凌远客,则船上严束未致尽免闹事也。照英国法律,不分内外人色,其加害于外国人,或于英民者,治其罪同为一例,皆准上衙自白其理,亦准给律师为助远客之意。

夫各国风俗大同小异,但虽其内有相异者,晓事达理之人可能彼此相恕,则清、英两国人,何不友心和睦交易乎。英国帝君常令其众民以不论往向通天下何处,务要力试与各国人守友睦之往来。惟总不可忘记英国之美名之贵体等意,或遇清国人到英国各地方,皆准之安住,似英民一般,故无人敢欺之害之,而未蒙官吏伸其冤也。既然情由如此,何苦要惹彼此相敌乎,何不彼此力劝自勉,相争前进,看谁可出上头,为仁慈恩爱之行作矣。即如向来屡次遇清国难水手,在大洋中荒州破船处,蒙英国水手争先向救,遂带回中华,送到父母妻子等。倘非如此,该人无奈在彼海岛饿死。此等仁情,是英国水手以为可荣,过于上陈杀贼之功矣。尚且世上有奸人妄指英国水手可为欺凌藐视,岂不可恶哉。

清国人民为高明勤工兴旺者,但普天下非独清人为如此。素

有无智之人愚，然教以所有之美好人物尽在中国，其余他国为贱陋，无值何也。但人有如是之教训，则何等徒虚小儿之见哉。倘该人经往至天下别国，则可见天心无私，乃恩慈公同赐于地球各方，盛多美物。即英国一处，人民太平安居，亲体财物皆为法律所护，无人敢侵害。又英人所奉救世主耶稣之教，特谕训以于地神赐太平，且恩意向众生矣。英人经大进格物技艺文墨诗书之学，可令人雅致礼义圣善之德行也。英人于用兵时被人之畏，于息兵时被人之贵，所有各国内清国该修好者，英国为第一也。其年来之贸易为重大，其边界近乎毗连，即云南省发的一条河，流英国一所地方，而入大海。清国商人多为公平勤功办事，且或时向远商有仁义大量之厚行。英国商人所以为贵者，系公道丰厚交易，即如英国公班衙，派人驻粤贸易者，由来已久，有名声矣。其主事人等，所应许为妥当，若经照数收银两全完，则向来做生理，伊所应承，从未一次反口。兹请大清国人民，深想上陈之各条，不要轻视这种才具品行之人，且奉官职者，宜敬体大皇帝厚待礼接远人之至意。则果然将来在中华之英人与内地人民，固为彼此友见和睦，各安本业享福矣。华、英两国之友，特愿我人类众生，皆可享真福者，用软且恕手此笔。

附件二：英人胡夏米要求通商贸易的来文

附于六月二十六日讷尔经额咨呈内(军录)

我远商来到此处，带有本国之货物，欲做买卖而已，故四方君子，不必怀疑心，乃彼此以友心相待，则可使两下均受益矣。

我船载有羽纱、小绒、棉纱、西洋布等货，请尊商想买者到船来，看后，倘货合用，则可以银公平交易。

终者，因在洋面日久，船上鲜食欠少，故请卖鸡鸭猪羊牛、与各色鱼蟹、及蔬菜各样果者，带来到船，而远商即要以礼待其人，以好价买其物，断不肯反口。此敬告四方君子。

八、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奏 为遵旨详查英船复行北驶缘由折

七月二十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陶澍、江苏巡抚臣林则徐跪奏，为遵旨详查英船复行北驶缘由，据实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二年七月初七日奉上谕：据讷尔经额奏，登州镇总兵周志林咨称，六月十八日刘公岛洋面，有夷船一只乘风驶至，询系前在江苏等省被逐之船等语。陶澍等既奏称将该夷船押护南行，不任北驶，何以复窜入山东境界？着陶澍详查，据实具奏等因。钦此。臣等跪诵之下，兢惕实深。

伏查该夷船于六月十一日自江南羊山洋面开帆，当派苏松镇总兵关天培押出江境南行，一面飞咨浙江抚臣暨提镇一体飭押回南。旋据关天培具报于十二日申刻押护出境，入浙江洋面，是以臣等据情具奏。嗣因未得浙洋接护之信，当又檄查苏松镇兵船究已押至浙江何处洋面，并该夷船作何下落去后。复于六月二十七、八等日，接据该镇关天培转据游击林明瑞报称：押送夷船于六月十三日黎明过浙江尽山洋面，已离江南二百余里，该夷船向东南深水大洋远去。查江南洋面，东过马迹陈钱，即属浙江洋汛。其深水大洋，直达夷境，水深五六十托，江省兵船不能寄碇，即浙省兵船，亦不能在彼守候。是以另换小船，折回西南，差千总陈施华等寻至舟山，迎见定海镇陈步云，告知情形，该镇即飭兵船赶往驱逐等情，并准江南提督王应凤咨同前由。续又接准浙江抚臣富呢扬阿、提臣戴雄各咨称：准定海镇咨开，六月十五日苏松镇差弁前来，称夷船向东南外洋而去，当飭兵船了望，未见踪迹。查外夷之船押逐出境，未便飭由内洋行走，致令认识沙线。而一经放出外洋，即一望无际，四通八达，船由风转，倏而东南，倏而西北，不能自主，亦不能寄

碇。两船同行,转瞬之间,可以相去数十里,彼此各不相见。故该夷船一放外洋,兵船即无从押逐等语。

臣等查江南兵船押逐夷船,已过浙江尽山洋面,因深水大洋,不能两相接替,故换小船,遣弁知会,业已迎见定海镇兵船,自非捏饰。而浙省咨称外洋不能寄碇,无从押逐,亦系实在情形。是六月十八日窜至山东刘公岛洋面之夷船,谅系由尽山东南之深水大洋乘风折回北驶。如谓该夷船由内洋窜北,则断不能飞越江南汛地,苏松镇即或回护匿报,而迤北之狼山镇、及东海庙湾等营,节经飭查,断不见踪迹之理。其六月十三日甫过浙江尽山洋面,十八日已〔入〕东境,若由内洋必不能如此之速,其为由外洋折窜无疑。惟该镇关天培等虽已押逐出境,距江南洋面已有二百余里之遥,并经咨会定海镇一体押逐。但究未能将夷船明白交替,亦有应得之咎。相应请旨将苏松镇总兵关天培、奇营游击林明瑞,仍照疏防例交部议处。

至该夷船此逐彼窜,踪迹靡常,现准山东抚臣咨会,六月十九日该夷船复由刘公岛洋面开向正东大洋而去,难保不仍来江境。臣等已严飭水师巡船,在于交界洋面,认真哨探,如遇该夷船到境,即行挨次押回,毋任往来游奕。

所有查明该夷船北窜情形,谨合词据实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九、两江总督陶澍等奏陈入侵英船恐有 汉奸指引并夹带鸦片应派员搜查片

七月二十日(军录)

再,查该夷人胡夏米等,因在广东争占马头被逐不敢回国,是以由粤而闽、而浙、而江,直至山东各沿海处所,往来游奕,无非希冀销售货物。经各省委员明白晓谕,伊等亦知例禁綦严,不准贸

易。但恐该夷船尚有夹带违禁之鸦片烟土等物，在于海口勾串奸商，哄诱居民，私相授受，此则贻害匪浅，不可不亟为查察，加以惩创。况该夷船从未到过江浙海口，即宁波、上海各洋行，亦无与彼熟识之人。乃竟敢于到处停泊，投递禀词，恳求贸易，恐有汉奸从中指行，或代为主谋皆所不免。现被东省驱逐之后，折回南行，若再入江境内洋停泊海口，即当密派文武大员前至该夷船，严行搜查。(朱批：日者不当视为易易，含混入奏。而今亦不必如此张皇，妄逞材能!)如有鸦片烟土等物，飭令尽数起除传同夷众，当面焚烧，毋许稍有留剩。一面密访船内汉奸，指名查拿，令其自行交出，以便讯明，从重奏办。倘夷人胆敢抗违，即行多派水师弁兵，排列巡船，申明禁令，示以声威，靖其桀骜之气，庶外夷咸知儆惧，而洋政愈以肃清。

是否有当，谨将酌拟办法，先行附片密陈，伏祈圣鉴。谨奏。

道光十二年八月初五日奉朱批：此事总以不准停泊销货为正办，再要明白交替，不可两省推卸。若因此别生枝节，致启衅端，则责有攸归矣。凛之。另有旨。钦此。

一〇、湖广道监察御史冯赞勋奏请 严行查禁弁兵吸食鸦片折

八月二十六日(原折)

湖广道监察御史·降二级留任臣冯赞勋跪奏，为弁兵吸食鸦片烟有妨武备，请旨严行查禁，以肃营伍，仰祈圣鉴事。

窃照鸦片烟流毒无穷，屡奉谕旨严禁在案，此风总未静息。固由积习已久，骤难转移，实缘各省大吏视为泛常，未能实力查禁之故。夫鸦片烟之为害，食之在民，则耗费身家，废时失业；若食之在兵，则筋力疲软，必至营伍废弛，操防巡哨有名无实，所关于武备者更大。臣窃见近日粤、闽各省兵丁吸食鸦片烟者甚多，即将弁中食

者亦复不少。以故相率效尤，愈食愈众。将不能禁弁，弁不能禁兵，远近成风，恬不为怪，无事则偷安懈怠，有事则孱弱不堪。现在连州进兵疲软误事，此其彰明较著者。若不严行查禁，将来日甚一日，不惟一兵不得一兵之用，窃恐一省并无一兵之用，其为贻患不可胜言。

查弁兵吸食鸦片烟盛于粤、闽、云、贵、川、浙，其余各省恐亦不免。应请飭下各直省督，抚提镇，通飭陆路、水师各营将弁，务须正己率下，不得仍蹈故习。倘经此次严禁之后，如将弁私食，即将将弁揭参；如兵丁私食，即将兵丁治罪，并将该管将弁分别从重议处。庶各省营伍皆成劲旅，以资捍卫。

抑臣更有请者，上年五月间，臣曾将鸦片烟积弊源委奏请飭交广东督抚查办，为正本清源之计。臣未得见该督抚复奏，未知作何办理？如果实力奉行，何至兵丁肆行吸食营伍废弛若此？查鸦片烟来自外洋，实聚于广东；广东之源不清，各省断难禁绝。臣前折已详细缕陈。相应一并请旨飭下广东巡抚，将臣上年所议各条再行逐细核酌。如以臣言为可行，即宜认真查办；如以臣言为未善，亦宜设法清除。不应任其蔓延，流毒妨害兵民，只以一奏塞责，含糊了事，饰目前而贻远患也。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缮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一一、著内阁通谕各省督抚提镇 严禁弁兵吸食鸦片事上谕

八月二十七日(上谕档)

道光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

御史冯赞勋奏请严禁弁兵吸食鸦片烟以肃营伍一折。鸦片烟屡经降旨严禁，此风总未静息，固由积习相沿，实缘各省大吏未能实力查禁。近来粤闽等省兵丁吸食鸦片烟者甚多，即将弁中食鸦

片烟者亦复不少。相率效尤，恬不为怪。筋力疲软，营务废弛，职此之由。即如连州进兵，孱弱误事，尤为可恨。国家设兵卫民，营伍皆成劲旅，无事则人怀敌忾，有事则士尽干城。除戎器以戒不虞，方为有备无患。似此操防巡哨，有名无实，必至一省并无一兵之用，尚复成何事体？

粤闽既有此习，其余各省恐亦不免，著各直省督抚提镇，通飭陆水师各营将弁，务须正己率属，不得仍蹈故习。经此次严禁之后，如将弁私食，即将该将弁揭参，如兵丁私食，即将该兵丁治罪，并将该管将弁议处，方为不负委任。若泄泄沓沓，故态复萌，一经科道参奏，或经朕别有访闻，必将该管督抚提镇从重惩处，决不宽贷。毋谓诰诫之不早也。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一二、著两广总督卢坤查明鸦片烟 延入内地之由事上谕

八月二十七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卢。道光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奉上谕：

上年据御史冯赞勋奏，夷船私带烟土来粤，竟敢于附近虎门之大鱼山洋面另设夷船囤积，称为鸦片趸。并有夷目兵船名曰护货，勾通土棍，暗中包售烟土，呼为大窑口。奸商到店与夷人议价，立券以凭，到趸交货，谓之写书。又有包揽走漏之船，名曰快蟹，其船星夜遄行，遇有巡丁追逻，竟敢施放枪炮。每年纹银出洋不下数百万，流毒无穷。禁烟土在驱逐烟趸，除私带当严治快蟹。快蟹既绝，又必严飭巡船，其在洋面交货者，在严拿土棍，并严禁各夷于货船外不得另设船只。其或不遵，将该国货船一并驱逐，等语。当降旨交李鸿宾等确加查核，以除后患。

旋据李鸿宾等奏到查禁鸦片烟章程，当经降旨准行。昨据禧

恩等奏,广东沿海各营兵尚有吸食鸦片烟者,以致临阵恇怯,徒糜粮饷。可见该督名为查禁,实未正本清源,殊为可恨。本日又据冯赞勋奏请严禁弁兵吸食鸦片烟以肃营伍,已明降谕旨,令各督抚提镇实力查禁矣。朕思鸦片烟来自外洋,实聚于广东,欲清其源,必自广东始。卢坤曾任广东巡抚,自当熟悉情形,俟军务告竣到省,必须查明鸦片烟因何延入内地之由,即可大为防闲,为拔本塞源,一劳永逸之计。冯赞勋两折,俱著钞给阅看。如有可采用之处,即著认真查办,倘另有正本清源之策,亦著卢坤熟筹妥议。卢坤条奏,朕必见之施行,毋似李鸿宾苟且目前,全不以国计为重,一奏塞责,致贻远患也。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三、国祥等奏报英船驶至奉天海面 已派干员驰往驱逐折

十月十三日(朱折)

奴才国祥、裕泰、乌尔恭额跪奏,为嗅咭喇夷船乘风驶至奉天海面,并遴派干员驰往驱逐,妥为办理,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查本年十月初十日,据护理水师营协领事务防御徐廷兰报称,于十月初三日,据在海面巡查夷船之佐领徐士斌等驰报,于初二日辰刻,在隍城岛处遥见西南洋面有一大船向西北行驶甚速,船身高大,篷桅异样,恐系夷船北来。伊等驾驶战船二只,齐往跟踪追逐,是否夷船,如何驱逐之处,就近径报各衙门等情。飞报前来。奴才国祥当经飞飭水师各官,刻即管驾船只,星夜跟踪追逐,务得切实下落。如系夷船,即明白开导,毋任片刻停留,立即驱逐出境南旋,毋任别滋事端。如询明并非夷船,是否何项船只,亦即星速驰报。并札飭各海口守汛员弁,一体认真防堵稽查,毋稍松懈去后。

旋于十月十二日,据盖州防守尉集成、盖平县知县张攀桂驰禀,于十月初九日巳刻,接据海口守汛官兵等禀报,本日突有夷人

三名,空身登岸,当被巡见盘诘,伊等语言皆不通晓,除将该夷人等,派人看守,赴岸禀报。等情。该员等随即会同驰往,问据该夷人言语啾唧,随用笔书写。问:是何处夷人,系何姓名,船只从何处起身,因何驾驶到此?该夷人书写儒衫文三字,大英国船只。又书天竺国往新力国,商船贸易,装有洋布、大呢等物。又书于本年七月初一日自本国起身,水手八十余人,八月间在新力国遭风失迷路径,漂流浅处,离口岸有四五十里,不能行驶。伊乘小船于海边无人处登岸,即被人盘问看守,只求拨给小船十数只,救人运货。等语。该员等登高了望,并无踪影,该夷船停在海洋,无从探视。至该夷人书称遭风淤沙,系属一面之词,殊难凭信,押令仍驾拨船,驰赴大船,赶紧出境回国。等情。禀报前来。

奴才等查前因该夷船乘风驶至山东洋面,当即钦遵谕旨飞飭沿海各地方官,加紧防范,并遴派妥员,带领水师弁兵驾驶巡船,往来侦探。如有啖咭喇夷船,乘风北来,游奕洋面,即恪遵圣训,详细晓谕,明白开导,务令安静回帆,一体妥为办理各在案。兹据各该员禀报前情,虽据该夷人书称于七月初一日自本国起程,在新力国遭风漂浅。惟夷情甚为诡谲,诚恐即系前在山东游奕夷船,(朱批:非是而何,日前已到朝鲜,被彼国驱逐矣。)复乘风驶至奉天海面,实未可定。查奉天海面,东界与朝鲜毗连,尤应妥为防堵稽察,以免窜越,致滋事端。奴才等当即飞飭前派巡查夷船之佐领徐士斌,并水师营协领等官,再拨水师官船二只,遴派妥员,带领弁兵协同前往盖州海口,严密跟查,究竟该夷船停泊何处。务得切实下落,设法开导,押令迅速出境。仍飭该员弁等,管驾巡船,跟踪押出奉天海面,明白交替,加具印结,据实驰报。一面遴派协领札勒翰、治中陈鉴驰赴盖州海口,会同该处旗民地方官,查明该夷人曾否回船,驱逐南旋,有无汉奸勾结私销货物情弊,务令斟酌得宜,妥为办理,以昭详慎。

查盖州海口与熊岳相距较近,仍一面飞咨熊岳副都统,驰往海

岸,一体就近稽察,督同妥办。并飞飭沿海一带守汛各员,不分昼夜,严密防守,毋稍松懈。仍飭将查明夷船情形,如何驱逐,该夷船于何日出境各缘由,星速据实禀报,一俟查报到日,再行恭折具奏。

除飞咨锦州副都统、山海关副都统、山海关税务监督、并直隶总督、山东巡抚一体巡防驱逐外。所有奴才等查明该夷船驶入奉天海面,并现在办理情形,理合先行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再,署将军奕颢,现赴围场,未及会衔,合并陈明。谨奏。

朱批:所办俱是,务要谨遵前降谕旨,不可另生事故。

一四、国祥等奏报英船已开航南去并 奏参巡查不力水师各官职折

十月十七日(朱折)

奴才国祥、裕泰、乌尔恭额跪奏,为查明啖咭喇夷船,业经开导南旋,并特参巡查不力之水师各官,请旨交部议处,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查前于十月初十日,接据护理水师营协领防御徐廷兰呈称,据巡查夷船之佐领徐士斌等驰报,于初二日在隍城岛遥见西南洋面,有大船一只,行驶甚速,恐系夷船北来,当即驾驶战船,跟踪追逐等情。并于十二日据盖州防守尉集成、盖平县知县张攀桂驰报,于初九日巡见夷人三名,空身登岸,随即会同驰往询明,押令仍驾拨船驰回南旋各等情。当经奴才等,遴委干员驰往查明,妥为驱逐,并飞飭水师各官,再拨巡船二只,管带弁兵驰赴盖州海面,协同跟踪详查,究竟该夷船停泊何处,务得切实下落。钦遵前奉谕旨,妥为开导,押令迅速出境,明白交替,加结驰报。并移咨熊岳副都统,亲往海口督同妥办等因。于十三日恭折具奏在案。

旋于十四、十五等日,据盖州防守尉集成、盖平县知县张攀桂,先后禀称,于初十日登高了望,遥见连云岛西南有船桅荡动,似系

夷船。正在了望间,又有小船一只,夷人十五名前来拢岸。当向查询,据该夷人书称船已随潮浮起,愿即回国,惟求给井水以救生命。查看情形,尚无他意,随飭兵役汲水,交伊小船装载,先行载回八人,尚剩夷人十名,令其暂行守候,俟小船回棹,即妥为劝谕驱逐南旋。十一日该夷人小船复逐波拢岸,在岸之夷人十名,亦即趋登,称谢开船而去。该员等伫立目送,迨至天溟船杳,当即督飭员弁,分班防守。至十二日天明时,洋面晴朗,遥见该夷人大船桅杆,趋向南移,风帆尽起,南行迅速,顷刻之间,渺无踪迹。是日天气乍寒,朔风凛烈,沿海口岸,尽皆封冻,该夷人经此苦寒,自必迅速南旋。现在严飭员弁,无分昼夜,加意防范等情,驰禀前来。

奴才等查,前据护水师营协领、转据巡查夷船之佐领徐士斌等驰报,于十月初二日在隍城岛遥见西南海面,有大船一只,行驶甚速,当即驾驶战船,跟踪追逐等情。计至初十日已越八日,何以该水师各官,尚未追至盖界,其中亦显有稽延。至盖州海口并无水师船只,现已节届大雪,口岸封冻,所有海口渔船,俱已上岸守冻,无从跟踪驱逐。且巡查海面为水师专责,并有特委巡查之员,责无旁贷。前经叠次会同严札飭催该水师各官管带弁兵,驾驶战船,星夜跟踪驱逐,务须详查实在情形,妥为开导,押令迅速出境,明白交替,加结呈报,即应遵照详慎妥办。乃该员等既未追至盖界,又未将实在情形查明禀复,是该员等既已疏懈于前,又复怠玩于后,若不严行参办,何以昭劝惩,而肃功令。现在虽据盖州旗民地方官驰禀,业经开导该夷人等各回原船,迅速开帆南归。惟该夷人忽来忽往,行踪甚为诡谲,焉知不此逐彼窜,随处逗留,于海面地方,殊有关系。必须水师各官管驾船只,跟踪送出奉天海面,明白交替,并知会沿海各省督抚,遴委妥员,派拨水师船只,节节押令迅速出境南归回国,方昭慎重。相应据实参奏,请旨将特委巡查夷船之佐领徐士斌、骁骑校韩兆凤、总巡佐领金立纲、协巡骁骑校徐廷芝、协巡防御方珍等,先行交部议处,以儆怠玩。仍一面责成该员等,管带

弁兵,驾驶船只,星飞跟踪前往查明该夷船下落,立即尾随押令出境,与邻省海面之巡查各官,明白交替,加结驰报。倘该员等,再有疏懈,亦即据实严参,断不敢稍事姑容,致滋贻误。

除严饬沿海旗民、地方官,妥为巡查防范,并飞咨直隶总督、山东巡抚一体巡防驱逐出境外,所有查明啖咭喇夷船,现已开帆南旋情形,理合先行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一五、因兵丁吸食鸦片致使连州进兵 不能得力著重处李鸿宾等上谕

十一月二十五日(上谕档)

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内阁奉上谕:

大学士长龄等会奏,请将李鸿宾等从重治罪一折。此案已革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李鸿宾,办理连州瑶匪,节次所奏军情,讯无含混情形,尚非故意迁延。而办理不善,耽延月日,罪实难逭。至连州督师五路进兵,夤夜猝遇贼匪,致伤兵弁,所奏率多粉饰不实。又兵丁吸食鸦片烟,难于得力。虽随同禧恩等办理瑶匪完竣,仅罚赔三成军需银两,尚不足以示惩。李鸿宾著从重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已革休致广东提督刘荣庆,营伍是其专责,平日废弛营务,致兵丁吸食鸦片烟,临事不能得力,平素毫无整顿。其五路进兵,猝遇贼匪伤亡兵弁。伊系统兵大员,厥咎较重,虽年逾七十,不准纳赎,著从重发往伊犁充当苦差。钦此。

一六、署理盛京将军奕颢等奏报 驱逐英船出境情形折

十一月三十日(军录)

奴才奕颢、国祥、裕泰、乌尔恭额跪奏，为水师员弁结报，驾驶战船，驱逐夷船出境，并从前战船被风颶至山东庙岛，以致未能追及盖州海口各缘由，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查前据盖州防守尉集成、盖平县知县张攀桂禀报，于十月初九日巡见夷人三名登岸，初十日又有小船一只、夷人十五名拢岸，当即询明，令驾拨船驰回南旋各等情。曾经奴才国祥、裕泰、乌尔恭额等遴委干员往查驱逐，并飞飭水师各官，乘驾战船跟踪，稽查该夷船停泊何处，务得切实下落，押令出境，明白交替，加结驰报。并将巡查不力之水师佐领徐士斌等附参，恭折具奏。奉上谕：内开所有特委巡查夷船之佐领徐士斌、骁骑校韩兆凤、总巡佐领金立刚、协巡骁骑校徐廷芝、协巡防御方珍等，俱著交部议处，仍责成该员等管带弁兵，查明该夷船下落，尾追押令出境，与邻省海面巡查各官明白交替。如该员等再有疏懈，即著据实严参等因。钦此。奴才等即飞飭水师营协领恒升，仍严飭前派巡查夷船之佐领徐士斌等，带兵分驶战船，星飞跟踪，查明该夷船下落，尾追押令出境，与邻省海面巡查各官明白交替，据实加结驰报去后。

兹据水师营协领恒升驰报：巡查夷船之佐领徐士斌、骁骑校韩兆凤、总巡佐领金立刚、协巡防御方珍、骁骑校徐廷芝等会报，前于十月初二日在隍城岛登山，遥见西南洋面有夷船一只，当驾战船跟踪驱逐。无如海洋相隔夷船穹远，尚未追及，陡起西北大风，风猛浪涌，万难餓驶，于初七初八等日将船颶至山东，收在庙岛海口。嗣候北风稍息，餓驶出口，随向西北洋面寻逐夷船，于十七日申刻尾追，押进山东海面，向东南大洋而去。大洋之中无处寄碇，离岸穹

远,该夷船行不停留,无人交替,当即戢驶战船,俱收在山东隍城岛海口,守候三昼夜。了望夷船去远,该员等即前往报明山东登州府总镇衙门,加具驱逐夷船出境切实印结驰报等情。并准熊岳副都统利福据情转咨前来。

查水师营协领恒升报称,该巡员等尾追夷船,大洋之中无处寄碇,无人交替,曾报明山东登州总镇衙门等语。除俟咨查山东巡抚衙门转为查明,咨复到日再行核办外,所有奴才等查明驱逐夷船出境各缘由,理合会同恭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

又准锦州副都统奇明保咨报,于接准防范夷船咨文,随即遴委员弁,详细查明,并无夷船拦入锦州海口境内,合并声明。谨奏。

道光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七、两广总督卢坤等奏为遵旨筹商防堵 外国商船入侵内地海面章程事折

十二月十三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卢坤、粤海关监督臣中祥跪奏,为钦奉谕旨,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卢坤前抵连州,准前署督臣禧恩移交管卷内,查得前督臣李鸿宾接准抚臣朱桂楨咨会,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二年七月初二日奉上谕:据讷尔经额奏,六月十八日有啖咭喇夷船复驶至山东洋面,并刊刻通商事略说二纸,大意以粤省买卖不公,希冀另图贸易为言。该夷人情殊可恶,已经讷尔经额严饬将弁在彼弹压,不许居民私相交易,一俟南风稍息,即督押南驶驱出东境。因思该国夷人向例止准在广东贸易,立法綦严,乃该夷明知故违,且以广东买卖不公为词,是否广东洋商贸易不能公平,抑或夷商另有他故,借端狡诈。著李鸿宾等体察情形,据实具奏。至该夷船驶入内地,必先由广东洋面经过,如果水师员弁实力巡堵,何至令其北驶?

至一经阑入内洋,则洋面辽阔,阻绝较难,即多派兵船驱逐截回,或致别生事端,实属不成政体。著李鸿宾等妥筹防堵章程,并晓谕该夷人以天朝定制,该国夷船止准在广东贸易,不准任意驶入内洋就地销货,俾该夷恪遵定例,是为正办。并飭李增阶督率水师将弁兵丁,认真巡逻,随时稽查,倘有北驶夷船,力行截回。如再有阑入沿海内洋,惟该督等是问,其能当此重咎耶?钦此。当经李鸿宾暨抚臣朱桂桢咨会臣中祥、并水师提臣李增阶一体钦遵查办。臣中祥复谕飭该洋行总商遵照谕旨,查明洋船到粤与各商贸易有无买卖不公,据实禀复并令传谕夷人恪遵定例去后。旋据该洋商伍受昌、卢文锦等禀称:遵即敬谨传谕啖咭喇大班转谕该国夷人,凛遵天朝定制,止准在广东贸易,不准驶入别省洋面就地销货,徒劳往返,致干咎戾。近年以来,洋商与夷商买卖,一切出口入口货价及核算行用等项,悉照旧章办理,历久相安。凡有交易,悉出彼此情愿,不能勉强成交,如各洋商中偶有买卖不公,该夷商尽可不与成交,另投别行交易,且可随时禀官查究,何至窜往江、浙、山东洋面,始以粤省买卖不公为词。显系借端狡饰,希图就地销货等情。即经移知李鸿宾,维时该督在连咨行水师提督,飭查夷船出入粤洋驶往闽、浙,应如何防范堵截,不令他往。檄令藩、臬两司,会议章程。具详未到,未及复奏卸事。

臣调任到连,谨悉钦奉前因,遵即咨行飭催查复。嗣抵省城面询臣中祥,查自道光十年奏准酌减夷船规费,该商等感激皇上柔远深恩,无不遵照关税则例踊跃输纳。每岁啖咭喇到粤夷船二十余只,本年截至十一月二十七日止,啖咭喇已来船二十二只,较上两年到船不相上下。该大班开舱起货,输税如常,情形极为绥顺。其啖咭喇、港脚各国夷商,来粤通贸者,亦均无异词。该洋商等所称与夷商交易并无不公之处,尚属可信。其驶至闽、浙、江南,又北驶山东啖嘎咪、甲利等船,已飭粤省洋商查明节年到粤夷船内,并无前项名目。询据该大班部楼顿等,禀称亦不知有此船名。且称该

大班在粵远离本国数万里,其由该国海外何路驶往江、浙、山东,亦无从知悉。是否该夷船因江、浙、山东等省,洋货价值比粵加昂,图获重利,遂尔假捏船名,违例四窜,希图就地销货,实难悬揣。惟唛咭喇夷船,例不许驶往浙、东等省收泊,无论其如何牟利贩私,总应立定章程,严加防范,毋令任意远扬,方得控制之法。兹催准提臣李增阶查明咨复,并据藩、臬两司具详前来。

臣等伏查由粵至闽交界洋面,每日选将带兵,分段巡逻,互相会哨,原有旧定章程。南澳总兵分辖两省洋面,仍不时亲自出洋巡察,亦经定有成式。如系唛咭喇国夷船由粵省外洋向闽洋行驶,则了望可见,无难立时阻截。惟闽洋亦与夷洋相通,若该夷船假托国名,径由夷洋直达闽洋,则粵省舟师,又属耳目所不及。并查各国夷船入粵,必经由万山,由万山而越驶他省,则沿海皆有炮台师船,其洋面各有镇协水师标营分辖,均可了望追踪防范。惟万山为粵省极南洋面,万山之外即汪洋无际,四通八达,倘夷船由万山外海乘风他驶,则无从防截。即如南澳地方,虽系闽粵交冲,而洋面辽阔,南则浩淼无际,外联黑水夷洋,无所纪极。唛咭喇国越在外海数万里,若由其本国乘风而趋东北,瞬息千里,即可径达江、浙而至山东,非必驶由粵东经行南澳,方可前往闽、浙。但我朝定制,向来唛咭喇国夷船,只准在广东贸易,立法綦严,嗣后惟有责成水师提镇,严督舟师官兵,在于近省之外洋至万山一带及粵、闽交界洋面,实力巡查。一遇夷船东驶,立令舟师扬帆追赶,严行堵截。并飞速知会上下营汛及沿海州县,亲督壮役驾船一体阻拦,务令折回归入粵洋收口。倘再有驶入闽、浙、江苏、山东之夷船,经沿海文武查见阻住,即确切询明该夷船由本国而来首先经由何省洋面。如实系由粵洋窜入闽洋,即咨由臣等奏明请旨,将疏玩之提镇将备员弁,据实严参,分别从重议处。倘备弁兵丁等有受贿私放情弊,即行参革治罪。其夷船由闽省外洋,冒称西洋各国船名,径行驶入闽洋及窜至浙江等省,应由浙省查询来历,咨明闽省查办。如此严定章程,分

别责成堵截,庶沿海水师官兵,愈知儆畏,加意巡防。夷船驶入粤、闽洋面,无可寄碇,且不与交贸,无利可图,自不敢故智复萌,仍前四越。

臣卢坤、臣中祥面商抚臣朱桂楨,意见相同。臣等惟有随时督饬,实力巡防,留心访察。如水师官兵巡防稍有未周,洋行各商贸易稍有不公,在关经胥于减定规费之数稍有溢取,察出即行分别奏参革究,以示惩儆。务期商夷相安,仰副圣主通商怀远至意。

所有遵旨筹堵违禁夷船缘由,谨会同水师提臣李增阶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再,巡抚印务,系臣卢坤兼署,毋庸会衔,合并陈明。谨奏。

一八、两广总督卢坤等奏为遵旨晓谕英国大班 只准在粤贸易不准私越各省等情片

十二月①(军录)

再,臣等于十一月十六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奉上谕:据国祥等奏,佐领徐士斌等禀报,十月初二日,在隍城岛遥见西南海面有暎咭喇夷船一只,行驶甚速,当即驾驶战船跟踪追逐等语。暎咭喇夷船前由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省外洋游奕,又驶至朝鲜国,被该国王驱逐,不与贸易,今复由朝鲜驶至盛京。该夷行踪诡譎,随处逗留,殊为可恶。现据国祥等责成佐领、管带弁兵尾追该夷船,押令出境,与邻省巡查各官明白交替。著琦善、陶澍、程祖洛、钟祥、林则徐、富呢扬阿、魏元烺等,严饬沿海州县及水师营弁,管带兵丁,驾驶船只,于该夷船过境,立即驱逐,不许令其停泊登岸,将货物与民人交易,致令滋生事端。至米粮一节,尤不许沿海居民私行卖给接济。该夷船一抵广东,即著卢坤、朱桂楨、

① 此件朱批日期为道光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其发文日期应在十二年十二月。

中祥等,严诘该夷船各省游奕是何意见,并谕以天朝制度,尔国只应广东贸易,不准私越各省。嗣后务须遵守定例,不得有违。即飭该国大班管束,飭令迅速回国。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钦遵。臣等当即咨行水师提镇暨沿海道、府、州、县,督飭舟师兵役,在于接壤邻境入粤洋面,不时巡查了望,一遇该夷船驶入粤境,即多拨兵役押令来省,行带入口。臣等即钦遵严诘该夷船不遵定例抵粤,驶往各省,是何意见,并询明是何处洋面越往,分别查办。如只因贪图别省价昂,意在销货,并无别见,即令该洋商与之公平交贸,飭令该国大班严加管束,俟空舱即驱令回国。一面飭令洋商伍受昌等遵旨传谕该大班,以天朝制度,该国夷船只准在广东贸易,不准私越各省,嗣后务须遵守定例,不得有违。明切谕遵去后。

兹据该商呈到该大班部楼顿、德秘师、覃义理三人联名禀称:我属英国各船中,并无有往东北海面船只,我等在粤,远离海外,实不能知。嗣后惟有钦遵上谕,转谕英国与我属国知之,除广东省外,各国商船不准往中华各省交易等情。转禀前来。察其情词,极深凛畏。

除咨飭水师提镇,督飭沿海县营,巡查了望,如前驶往东北夷船,一准直隶、江南、闽、浙等省师船递行交替来粤,即当钦遵严诘实情,另行具奏外,所有钦奉遵办缘由,理合附片复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十三年正月二十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年)

一、著沿海各省督抚按照已定章程严防 外国船只侵入内地洋面事上谕

正月二十日(上谕档)

道光十三年正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

卢坤等奏，筹堵违禁夷船章程一折。前因啖咭喇夷船，驶至闽浙、江南、山东等处洋面，降旨令该督等妥筹防堵章程具奏。兹据该督等查明啖咭喇到粤夷船，开舱输税情形极为绥顺。其驶至闽浙、江南、又北驶山东喇嘎咪、甲利等船，节年到粤夷船内并无前项名目，询据该大班等亦不知有此船名。其由该国何路驶往江、浙、山东，该大班等亦无从知悉。或系假捏该国船名，希图就地销货，亦未可定。

啖咭喇夷船不准往浙、东等省收泊，定例綦严。嗣后著责成该省水师提镇严督舟师官兵，在近省之外洋至万山一带及粤、闽交界洋面，实力巡查。一遇夷船东驶，立令舟师严行堵截，并飞咨上下营汛及沿海州县，一体阻拦，务令折回粤洋收口，倘再有阑入闽、浙、江南、山东等省者，即著将疏玩之提镇将弁据实严参，分别从重议处。该备弁兵丁等，如有贿纵等弊，即行参革治罪。其由闽省外洋

冒称西洋各国船名,径行驶入闽洋及窜至浙江等省,即著由浙省查询来历,咨明闽省查办。

自此次明定章程以后,该督等务须严飭将弁实力奉行,倘水师官兵巡防稍有未周,洋行各商贸易稍有不公,在关经胥于减定规费之数,稍有溢取,即分别革究,以示惩戒。如查系由粤洋窜入内地洋面,则惟该督等是问。凛之,慎之! 钦此。

二、著内阁通飭禁烟禁纹银出洋 并禁私铸小钱铅钱事上谕

四月初六日(上谕档)

道光十三年四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

前因给事中孙兰枝奏,江浙两省钱贱银昂,商民交困,并胪陈受弊除弊各款,当经降旨交陶澍等体察情形,悉心筹议。兹据陶澍、林则徐酌筹利民除弊事宜,分晰具奏。所称洋钱平价,民间折耗滋多,惟当设法以截其流一条。洋钱行用内地,既非始自近年,势难骤禁,要于听从民便之中,示以限制,其价值一以纹银为准,不得浮于纹银,庶不致愈行愈广。至官局议请改铸银钱,太变成法,不成事体。且银洋钱方禁之不暇,岂有内地亦铸银钱之理耶。

所称:鸦片烟来自外洋,以土易银,严查洋船进口夹带一条。鸦片烟由洋进口,潜易内地纹银,为害最甚。全在地方官实力稽查,且恐此拿彼窜,或于大海外洋,即已勾串各处奸商,分路潜销,仍属不能净尽。该督等务当严飭沿海关津营县,于洋船未经进口以前,严加巡逻,务绝其勾串之源。复于进口时,实力搜查,毋许夹带。如有偷漏纵越情弊,一经查出,即将牟利之奸商,得规之兵役,一并追究,加倍重惩。法在必行,方可杜根株而除弊害。

所称:纹银出洋,请明定例禁一条。刑部律例,只有黄金、铜、铁、铜钱出洋治罪明文,于纹银未经议及,奸商罔知儆畏。著刑部

悉心酌定具奏，纂入例册，颁发通行。

所称：收缴小钱、铅钱，请不及斤者，一并随时收买一条。私铸小钱铅钱，向来设局收缴，惟以斤计算。其不及斤者，恐民间仍私行搀用，嗣后各省收缴小钱及斤者，仍照例给价六十文，不及斤者，小钱二文抵大钱一文；铅钱及斤者，亦照例给价二十文，不及斤者，铅钱五文抵大钱一文。俾民间随时收买缴官，闻阎市肆咸知与大钱价值悬殊，小钱、铅钱不能搀混。奸徒本利俱亏，自不肯轻于犯法，庶私铸可期净尽，以重钱法。钦此。

三、著浙江巡抚富尼扬阿实力查禁对外贸易中以银易货等情弊事上谕

六月十一日(上谕档)

道光十三年六月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富呢扬阿奏，体察钱贱银贵情形，筹议便民除弊事宜一折。纹银出洋，刑律无治罪专条，前已降旨交刑部酌定具奏，纂入例册，颁发通行。浙江省宁波、乍浦一带，海船辐辏，前赴广东贸易者，难保其不以纹银易货。著该抚即将刑部奏定条例出示遍行晓谕，嗣后内地民人赴粤贸易，只准以货易货，或以洋银易货，不准以纹银易货。外洋夷人在粤贸易，亦只准以货易货，或以纹银易货，不准以洋银易货。洋银塞其来源，其用不禁而自绝。纹银断其去路，其价不减而自平。倘奸商仍前情弊，一经查出，即照刑部新定罪名惩治，俾知儆畏。

至私铸私贩，既坏钱法，又增银价，亦须从严惩办。著该抚查照从前成案，通飭所属设局收缴，遍行晓谕，无任吏胥借端讹索。总期实力查禁，法在必行。地方官如敢视为具文，阳奉阴违，因循玩泄，即当据实参惩，勿稍徇隐，以便民用而除积弊。钦此。

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年)

一、闽浙总督程祖洛奏为查究 英船游奕闽浙洋面情形片

二月二十一日(朱折)

再,道光十二年三四月间,有暎咭喇国夷船漂泊闽省洋面,不遵驱逐,并将不经夷书送给渔船,经前兼署督臣魏元烺分别参奏。臣于是年六月间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著程祖洛到闽后悉心查访,务得确情。如实有内地奸民勾引接济,贪图获利,即行严加惩办等因。钦此。并钦遵面奉谕旨,赴军机处领出魏元烺所呈夷书,携带来闽。访知闽省夷船驶入内洋,时来时去,事所常有,惟此次夷情凶横,不遵驱逐,并有送给内地民人夷书之事。时值台匪不靖,无暇跟求,当经附片陈明,所有应行复奏事件,俟臣内渡后再行陆续查办。

是年十二月,臣在厦门时,查有私造草鸟等船匪徒,出洋伺劫,最为民害。适据金门县丞会同营员拿获盗匪林后等一起,臣即提审,将斩梟各犯,恭请王命先行正法,其发遣人犯咨交抚臣魏元烺办理。又经附片奏明,并面商水师提臣陈化成,谕飭兴泉永道周凯随时查拿。上年臣在台湾时,又将访出积匪姓名密致文武剿缉,并

饬金门镇总兵窦振彪内渡后会商实力拿办。旋据该提镇道咨禀，会同围焚匪庄，搜获匪犯私船，复经臣据情附片奏蒙圣鉴各在案。

臣于八月内渡回省，一面查传接收夷书之渔民，一面详加访察，始知夷船之所以来，与草鸟等项船只私造之由，是二而一。其初本系表里为奸，各图渔利，后即贪得无厌，罔知忌憚。夷船愈肆凶横，而私船遂并行盗劫。缘夷船诡名不一，大率俱从西洋而来，阳以求市为名，实则图贩鸦片。从前烟禁颇弛，即有内地奸民私驾小船接济，彼此各获重利，夷船来者愈多，而奸民既以接贩起家，遂各私造船只，以便勾通接贩。甚有奸民之贸易广东者，习学番语，即在澳门交接夷人，勾引来闽。地方文武但图一时安静，不知认真查察，驯致夷船往来，仅以一报了事，其弊由来已久。该夷船既得所欲，故亦不肆凶横。后又有一种匪徒，窥知匪船通夷私贩之利，遂亦各置私船，混迹洋面，伺其贩得烟土，乘间肆劫，因而私贩者咸有戒心。若辈本系习惯流匪，无所事事，既不能如常私贩，遂即流而为盗。有夷船则仍通夷贩烟，并私藏火器刀械以防抢劫烟土之船；如夷船未来，即在洋面伺劫商船。并以防劫之器械为行劫拒捕之用。近数年来，夷船获利既逊于前，又值地方文武因节奉谕旨严禁鸦片，较前查拿甚紧，该夷船不能获利。又素闻奸民通信，以内地官员但言驱逐，不肯用火器轰击，遂更心存藐玩，致有十二年三四月间不遵驱逐之事，并有内地营员驾船驱逐，不敢用炮轰击，而夷船一见官船，转敢遥放枪炮之事。此历来夷船与内地匪船之实在情形也。

计自十二年四月啖咭喇夷船从闽安洋面开行以后，是年五、六、七、十、十一、十二等月及十三年正、三、五、七、十二等月，夷船之阑入闽洋者，凡十一次，或有两只联踪游奕，或止一只乘风飘泊。一经舟师驱逐，则恃其船大篷灵，驶向深水外洋，杳不知其所之。追之不及，押之不能；此隐彼见，来去靡常。追其踪迹，皆系自南而北，情形虽极诡秘，其意不过窥伺草鸟匪徒前往勾接，尚不敢抗拒

生事。至草鸟匪船，节经臣严飭查拿，已据先后报获匪犯三百十一名，匪船一百五只，现在尚有陆续报解者。

臣因访悉内地私船与夷船交通之弊，每于获盗解省时，即严飭审案委员追究通夷贩烟一事。据盗犯林样供出，曾经听从逸犯张尚赴广东洋面，向夷船买贩鸦片烟土三次，严诘尚无勾引夷船来闽游奕情事，已归于洋盗案内办结。臣因将访出通夷匪犯密飭泉州府县查拿，顷据晋江县知县卢凤琴访获奸民王略，行提来省，讯无盗劫别案。惟据供认，在广东澳门生理，常与夷人交易，能通夷语，谗知夷情，凡夷船之带有鸦片烟土者，必先寄泊广东外洋，勾接私船，发卖尽净，再收内洋，报税开舱。后因搜查严紧，私船不能偷越，伊等能解夷语之人即勾引夷船，向该国大班言明悬挂往北木牌，驶往所熟洋面，乘间发卖，借图渔利。上年十二月有苏禄国、噶喇吧国夷船二只，驶入闽洋。惟噶喇吧国夷船系伊勾引来闽售私，伊先回家探信，即被拿获；其苏禄国一船，不知何人勾引等情。并据金门镇总兵窦振彪禀，有夷船二只在大坠、围头等处洋面往来游奕，旋即开行。该镇曾任广东澳门参将，于夷船式样略知大概。现在大坠等处游奕之船，似是红毛夷船而非苏禄等国之船。是王略之勾引夷船，虽无疑义，惟究系何国夷船，从何处勾接，是否专为贩卖鸦片而来，供词尚不足据。该犯情状奸猾，现系一面之词，其不实不尽之处，无从质究，尚须设法将其供出伙犯追拿一二名到案，质证明确，方可定讞。即前奉谕旨，飭议防堵夷船章程，亦必须究明该夷船实在所以屡来游奕之故，因事制宜，庶不致空言无补。尚有十二年接受噶喇吧国夷书之杨妹妹等，臣亦查提到案，与王略质认，彼此皆不相识。杨妹妹等亦仍坚供夷船向其以米换鱼，并给与书本，尚不承认勾接别情。现在此事既已查有端倪，从此跟求，似亦不难得其实在，统俟拿获王略同伙，三面质定，再行分别复奏。

臣仍随时严飭水陆文武，如有夷船在外洋游奕，水师即驾坐兵船，在于该管洋面往来巡哨，毋许阑入内洋。陆路营将与地方文员

严查口岸,不准一人一船行驶出口,拢傍夷船接济贩卖。倘敢稍有疏纵,官则奏请枷号海滨,兵役及本犯则当场梟示。如此先行自固疆圉,方可徐议堵逐之法。此现在查办闽省洋面之情形也。

至浙江洋面之防范巡拿,本较闽省稍易,夷船之游奕浙洋,自亦必有奸徒接济贩私,幸尚不若闽省之多。自上年春间,经代理定海镇标·右营游击蔡长谋于夷船游奕之时,拿获装载鸦片烟土小船户王赞等八名之后,未据报有夷船阑入浙洋之案。其盗劫一事,水师营员缉获各犯,往往不能人赃并获。犯既恃无质证,借口狡辩;官亦因其案涉疑,似不敢深求。文员狃于积习,所审十有九虚;武员则以有获无审。借口懈捕。业经臣与抚臣富呢扬阿随案严批澈究。计自上年至今,先后报获匪犯已二百二十一名。营员自奉旨将温州镇李恩元革职留缉之后,颇知愧奋,惟所获各犯,尚无一案审结具详。臣现咨会浙江抚臣富呢扬阿督饬浙江臬司,将现获盗犯各案严行审究,从重拟办,不准任其借词开脱。倘承审官有心宽纵,与臬司督办不力,臣当据实参奏,以期力挽颓风,绥靖洋面。

谨将现在察究夷船游奕与查办两省洋盗情形,先行附片陈奏大概,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二、著闽浙总督程祖洛等妥善斟酌肃清 洋面私贩鸦片之策等事上谕

三月二十七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程。道光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奉上谕:

程祖洛奏,察究夷船游奕并查办两省洋盗情形等语。据称:福建省洋面,向有私造草鸟等船匪徒,出洋伺劫,最为民害。该督严饬查拿,先后报获匪犯三百十一名,匪船一百五只,办理认真,甚属可

嘉。夷船诡名不一，阳以求市为名，实则图贩鸦片。复有内地奸民驾船接济，彼此获利。夷船之来日多，甚有奸民之贸易广东者，习学番语，即在澳门交接夷人，勾引来闽。地方文武各官不知认真查察，遇有夷船往来，仅以一报了事。近来严禁鸦片，较前查拿甚紧，该夷船不能获利。又素闻奸民通信，以内地官员驱逐夷船，不肯用火器轰击，遂致心存藐玩，有不遵驱逐之事。而夷船一见官船，转敢施放枪炮，肆行拒捕。向来内地营员驱逐夷船，曾经降旨，不准用炮轰击，原期于示威之中，仍寓以怀柔之义。乃该夷船遇有官船驱逐，胆敢施放枪炮，且该夷人船只较大，外洋路径本所熟悉，官兵驾驶小船，洋面不能遍识，又复遵旨不敢擅用火器。其应如何妥为防范之处，该督务当随时察看情形，斟酌尽善，以肃洋面而杜私贩。

至现获奸民王略，仅据供认在广东澳门生理，常与夷人交易。其上年驶入闽洋之噶喇吧国船只，系伊勾引来闽售私。至苏禄国一船及金门镇总兵所禀夷船二只，究系何国夷船，从何处勾接，是否专为贩卖鸦片而来，供词均不足据。该督即设法将其供出伙犯追拿一二名到案，并提到接受噶喇吧国夷书之杨妹妹等，与王略同伙三面质对，务得确情，毋任狡展。

该督仍当严饬水陆文武各官，认真巡哨，毋许夷船阑入内洋，并严饬查口岸，不准一人一船行驶出口拢傍夷船，接济贩卖。倘稍有疏纵，官则枷号海滨，兵役及本犯当场梟示，从严惩办，毋稍姑容。

至浙江洋面防范巡拿，本较闽省稍易。自上年拿获装载鸦片烟土之船户王赞等八名后，未据报有夷船阑入浙洋之案。其盗劫一事，自上年至今，先后报获匪犯多名，惟所获各犯，尚未审结，著即严饬承审各官，速行审究，从重拟办，不准借词开脱。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两广总督卢坤奏报拿获鸦片走私人犯折

七月十九日(朱折)

两广总督臣卢坤跪奏,为拿获出洋贩卖鸦片烟土人船,将审办情形,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广东沿海一带,土棍勾通夷人,用快蟹艇出洋贩卖鸦片烟土,屡奉谕旨飭拿,臣迭次严飭水师员弁侦缉。兹于本年三月十六日,据署香山协秦裕昌,督率署都司罗晓风等,带领兵丁协同路役,在于零丁洋面,拿获快蟹艇一只,人犯李亚祖、袁亚保、胡亚尧三名,起获烟土三十八包,共三百七十八斤,夷字书信一纸并器械各件。

提讯李亚祖等,供认于三月初十日,经在逃之姚九、欧宽交给该犯李亚祖番银三万六千两,雇郑亚旦快蟹艇装载,议定雇价洋银二百元。雇水手郑亚桃、周亚苏等,于是晚从僻港偷越出洋。驶至零丁洋面,向湾泊夷船买得烟土十六箱,在海边寄碇,等候海船,载往潮州一带售卖。十三日被兵役巡获,所卖烟土,除起获之外,俱抛海内。诘以何国夷船,不能指出。其夷字书信,据供系姚九同在逃之冯亚林所写。飭拿姚九等犯,均已先期潜逃。

查姚九等兴贩鸦片烟土,发银至三万六千两之多,其为开设大窑口土棍无疑,非痛加惩创,无以示戒。访得姚九、欧宽二犯,均在省城住家开店,恐其家内尚有违禁货物及交通夷人书信,即密札广州府知府金兰、原署番禺县知县张锡蕃,会同营员将该二犯家产查封,逐一抄检,并无违禁物件书札。查该犯等开设窑口,勾通夷人,其兴贩必不止此一次,伙党亦不止李亚祖等数人,必须澈底根究,从重治罪,以儆匪类,而除民害。

除将李亚祖等飭发臬司委员审办,起获烟土先行烧毁,抄出家产器物飭令估办。并严飭地方文武并移邻封营县,一体设法购线缉

拿姚九等,务获究明兴贩次数,伙党姓名,从重拟办外。所有拿获走私匪艇人船,查办缘由,谨会同巡抚臣祁埏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

朱批:查拿甚好。钦此。

四、两广总督卢坤等奏为律劳卑来粤 不遵法度现予封舱示惩片

八月^①(朱折)

再,暎咭喇国在广东贸易,该国向设有公班衙名目,管理通国买卖,谓之公司。该公司派有大、二、三、四班来粤总理贸易事务,约束夷商。道光十年,据洋商等禀知,该国公司至道光十三年期满,该国夷人各自贸易。恐事无统摄,经前督臣李鸿宾飭商传谕大班寄信回国,若果公司散局,仍酌派晓事大班来粤总理贸易。本年臣卢坤、粤海关监督臣中祥查得该国公司已散,即经飭商妥议,务使事有专责,勿致散漫无稽。

六月内有暎咭喇兵船载送夷目喇唠啤一名来粤,称系查理贸易事务,携带女眷幼孩共五口,寄住澳门,兵船查有番梢一百九十名,停泊外洋,该夷目换船至省外夷馆居住。臣卢坤接据营县禀报,即咨会水师提督派拨舟师,在于虎门等处海口巡防,并行各炮台弁兵严密防范,不准该夷兵船进口及番妇人等来省。并飭洋商伍敦元等,查询该夷目因何事来省,如因公司散局,应另定贸易章程,即告该商等转禀,以凭具奏,恭候奉到谕旨飭遵。

该夷目不肯接见洋商,旋赴城外,呈递致臣卢坤书信一函,封面系平行款式,且混写大英国等字样。当查中外之防,首重体制,该夷目喇唠啤有无官职,无从查其底里,即使实系该国官员,亦不

^① 此片朱批日期系八月二十八日。

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事关国体，未便稍涉迁就，致令轻视。随飭广州协副将韩肇庆，谕以：天朝制度，从不与外夷通达书信；贸易事件，应由商人转禀，不准投递书函。继思化外愚蠢初入中华，未谙例禁，自宜先行开导，俾得知所遵循，复摘叙历次奏定夷人贸易条款，谕飭洋商传谕开导。并告以：外夷在粤通市，系圣朝嘉惠海隅，并不以区区商税为重，该国贸易已越一百数十年，诸事均有旧章，该夷目既为贸易而来，即应遵守章程，否则不准在粤贸易。等情。前后四次，反复晓谕。旋据该商等禀复：该夷目不遵传谕，声言伊系夷官监督，非大班人等可比，以后一切事件应与各衙门文移来往，不能照旧由洋商传谕，伊亦不能具禀只用书文交官转递。该商等答以向来无此办法。该夷目坚执不移，请即停止该国买卖。臣以该夷目啾啾屡次执拗，诚属顽梗，第念该国王向来尚属恭顺，该国散商均尚安静，若因啾啾一人之过概行封舱，未免向隅，仰体皇上天地之量，中外一视同仁，曲加体恤。复将外夷贸易事宜，向系洋商经理，从无官为主持之事，啾啾向与中华不通文移，夷人所言，不能准行。并将本应封舱，因体恤散商众人，暂从宽缓缘由，明晰批飭该商等再行晓谕。如其悔悟恭顺，照常贸易，倘再违执，即行封舱。冀以情理之真诚化犬羊之桀骜，但能无伤大体，即亦不加苛求。而该夷目于商人传谕，若罔闻知；该商等将批语抄给，亦置之不阅。

并据水师参将高宜勇禀报：啾啾国复来兵船一只，与前来兵船同在虎门口外九洲沙沥洋面停泊。查其番梢，亦系一百九十名。询据声称，并不进口，候风顺驶去等情。复经咨行水师提督及香山协一体加紧防堵，并札飭沿海各县，严禁商渔船只拢近夷船交易接济。一面与臣祁埏再三筹度，啾夷素性凶狡，所恃者，船坚炮利。内洋水浅，礁石林立，该夷船施放炮火，亦不能得力；该夷目身入中华，距本国数万里，已有主客之势，如其妄思跳梁，我兵以逸待劳，其无能为显而易见。第事关化外，必须格外详慎，折服其心，商人所

禀,究属一面之词,未便遽信。随飭委同知潘尚楫会同广州府协前往夷馆,面加查询,并谕令将兵船即日开行回国。该夷目仍不将来粤办理何事情由说明,亦不将兵船因何而来、何日回去之处,详细登答。因该夷目令通晓汉语之夷人传话,恐传告或有不实,飭令带同通事前往。该夷目又不肯令通事转传言语,委员等无从晓谕,屡飭洋商查探,总不能得其来历原委。

伏查暎夷贸易向由洋商与大班人等经理,从无夷目干预,今忽欲设官监督,已与旧制不符;且该国即有此议,亦应将如何监督,办理何事之处,先行禀明,奏请谕旨,分别应准应驳,遵照办理。乃该夷目嗜嗜既不禀明,突然来至省外夷馆居住,辄欲与中华官员文移书信来往,殊出情理之外。叠经商人传谕,委员查询,不为不委曲详明,亦非强以所难,该夷目总不将办理何事说明原委,必欲与内地官员通达文移书信。且擅出告白,令各散商不必以断绝贸易为虑。是其有心抗衡,不遵法度,若不量加惩抑,何以肃国体而慑诸夷?向例夷人不法,即应封舱,臣等与粤海关监督臣中祥商酌,并与将军、都统及在省司道会同熟商,惟有照例封舱,将暎咭喇国买卖暂行停止。如该夷目畏惧恭顺,遵照天朝制度,再行奏请恩施,准其开舱交易,以昭惩戒。贸易原系散商之事,第该国既未另派大班,该夷目先称查理,又称监督,究不知所司何事,且如此执谬,不受约束,事无责成,即散商贸易亦难期妥协。近年夷商渐形胆大,当此章程创始,必应从严整飭。现在臣等会同将嗜嗜历次违抗照例封舱原委出示晓谕,并叙明与各散商无涉,此外各国照常买卖。是否有当,仰祈圣明训示遵行。

再,粤海关近年征收夷船商税,暎咭喇国约计银五六十万两,在帑藏原无关毫末,而国用为重,不敢不通盘筹画。惟夷情贪得无厌,愈示含容,则愈形傲睨。现在外洋私贩鸦片,夷船日多,正在设法整顿,又来此谬妄之夷目,此时即便姑容,亦必得步进步,另生妄想,势不得不少示裁抑。该国以贸易为主,众商纷纷载货前来,急

于销售,趁秋冬北风,载货回国,断不肯轻掷资本,守候误时。各散商见啖唠啤屡次违抗,众心已多不服,现据在海关禀求开舱。业经批示,如啖唠啤改悔,遵守旧制,即准其奏请开舱,该商等必不任听固执,自误营生。且内地大黄、茶叶、磁器、丝斤为该国必需之物,溯查嘉庆十三年及道光九年,因该夷滋事封舱,旋据吁请复开,此该国不能不与中华交易之明证。该夷人除炮火以外,一无长技。现已商同将军臣哈丰阿等派拨弁兵,在自城内外分设堆卡,加意巡防。澳门一带,亦密派员弁,水陆分投布置,镇静防范,不致疏虞,亦断不稍涉张皇,肇衅酿事。仍飭该府县访查汉奸,严拿惩办。至外夷贸易系洋商专责,今夷目啖唠啤来粤,该商等既不先行禀报,节飭传谕,又一无能为,殊属玩忽,仍查明有无情弊,严参究处。

所有办理缘由,臣等谨会同粤海关监督臣中祥、将军臣哈丰阿、左都统臣宗室伦忠、右都统臣左廷桐合词缮折密奏,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所办尚妥,所见亦是。另有旨谕。

五、两广总督卢坤等奏陈筹思处理律 劳卑违法居住之策并预为防范片

八月^①(军录)

再,啖咕喇夷人向来最为狡獪,从前曾有占据澳门及觊觎大屿山之事。该夷人数万里远涉,种种受制于中华,断无能为,而其贪狡性成,不知审势量力,每思不逞。此次啖唠啤不遵法度,臣等本拟示以兵威,驱逐出省,因思犬羊之性,急则反噬,区区数十夷人,安能抗拒。惟夷馆逼处省外,市廛稠密,又值乡试,士子云集,广东人心浮动,一用兵力,未免惊扰士民。且该夷目尚无不法别情,办

^① 此片朱批日期系八月二十八日。

理亦不宜过当。彼此熟商,夷人所重在利,该夷目屡次违抗,众商已怀怨怼,不如仍使商驱之,是以照例封舱。并将事与散商无干,只须嗾嗾遵守制度,即准奏请开舱情由,明白示谕。该夷商等封舱守候,逐日耗费甚重,势不能不群嗾夷目,使其及早改悔。现又禁止该国人船,不准进口,使其内外消息不通,嗾嗾内则见逼于同类,外则莫逞其阴谋,自不能久居夷馆。仍责成洋商伍敦元等,向各散商晓以利害,该夷商等急于开舱,必不致久延时日,如其悔悟恭顺,即准照常生理。第该国不派大班,而令夷目前来,其意必有所在。传闻该国因公司局散,欲向各夷船抽分税银,随后尚有兵船来粤,或系为挟制夷商起见,亦未可定。虽传言不足深信,即使该国再有兵船到来,亦总不能为患,而夷情叵测,不可不预为筹备。

查澳门为粤东紧要门户,在彼居住之西洋夷人,贫弱无能,近年被啖夷胁之以威,诱之以利,已为所愚,自应设法防范。臣业经密飭香山协副将秦裕昌与澳门同知妥为预备,并飭该协帮助西洋夷人防守澳门炮台,以为牵制之计。现值水师提臣患病请假,另折具奏委署之碣石镇谭安尚未到任。查阳江镇所辖海面安静无事,已飭该镇何岳锺率领舟师赴澳门附近洋面巡察,并遴派臣标精壮兵丁三百名,委都司洪发科管带赴澳门添防。其大屿山炮台,亦派员前往防守。逐处密为布置,不动声色,俟察看夷情安静,即行撤回。如其蓄有诡谋,亦不致临时呼应不及。总之国体断不可失,而边衅亦不敢启,臣仍随时酌量办理奏闻。

所有现在筹备情形,谨再会同广东巡抚臣祁埏附片密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奉朱批:另有旨。

六、两广总督卢坤等奏报英兵船侵入内河 开炮抗拒现正设法驱逐片

八月①(军录)

再,该夷兵船闯入内河,我兵放炮拦阻,竟敢用炮回拒,虽未伤人,实属胆玩,非大加惩创,不足以震慑诸番。且恐该夷此后益无忌惮,于海防关系甚重。臣夙夜图维,该夷船深入重地,只须绝其进出之路,即同阱兽釜鱼。此时前路两处,均已用沉船、大石、木筏、竹排全行堵塞;后路亦在长洲岗地方,派东莞县李绳,先行购备大石,派永靖营兵丁三百名,令游击玉禄管带防守。一俟礮石等处师船驶入,即将大石堵塞河内,该夷船即无出路,并预备大小船百数十只,暗藏硝磺,堆贮柴草引火之物,又购水摸百余名,驾驶为火攻之计。

该夷船止两只,番梢止三四百人,别无长技,所恃铜炮之利,可以及远摧坚,亦已仿照古人之法备御不虞。若用火攻船只,出其不意,乘风纵火,水陆夹攻,顷刻可以扫荡。第念夷船众多,兵商杂处,该夷散商极为恭顺,一经下手,难免玉石俱焚。且该夷素性凶狡,向来恃其船坚炮利,蚕食诸夷,一旦创之太甚,必不甘心,以后势必狡焉思逞。虽海防严饬(密),来亦不足深虞,而滨海商渔难免骚扰,于绥靖海隅久安长治之道,似非所宜。臣受皇上深恩,畀以海疆重任,事关边衅,必当深思远虑,计出万全。何敢取快一时,而贻将来之患。且其事究非该国王之意,亦与各散商无涉,即此时夷船已在掌握之中,众论颇有谓应急于擒剿者,臣通盘筹计未敢轻率举行。总以查照旧章,严行驱逐。驾驭外夷之道,不过羁縻勿绝而已。现在诸事整备,示以必烧必剿之势,使该夷人计穷力蹙,无

① 此片朱批日期系九月初三日。

所逃命，方可开其生路。仍饬洋商晓以利害，责其擅用炮火，并诘其因何来省之故。如仍执迷不悟，顽抗如前，即当加以兵威，相机驱剿。倘该夷目已知畏惧，悔罪乞命，一切体制悉照旧章，再行宽其一线，驱逐出口。俾外夷共慑天朝之威，而感圣主天地之量。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会同抚臣祁埴合辞附片密奏，伏乞圣鉴训示。

再，此项用费，为数无多，容臣等由外筹销，毋须动帑，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十四年九月初三日奉朱批：另有旨。

七、礼部尚书升寅等奏报入侵广东 内河之英船求乞请牌回澳片

八月①(朱折)

再，臣等自抵广州府境，风闻暎咭喇夷目啣啣有兵船二只闯进海口，各炮台弁兵开炮轰击，该夷船放炮回拒，越过虎门，驶入内河停泊。经督臣卢坤等派员调兵，督率驱逐等情。及进省后询问属实。

现又闻得该夷散商加律治等，求乞请牌由内河下澳；其兵船因保护货船误入虎门，今即日将兵船放出外洋，不敢逗留，乞饬放行。该督现在批饬查询，令该夷商稟复等因。

臣等既有所闻，不敢不达之天听。谨附片具奏。

朱批：已有旨密饬查访矣。

① 此片朱批日期系九月初九日。

八、广州将军哈丰阿等奏报将英船 及英官律劳卑押逐出口情形折

八月二十三日(朱折)

广州将军臣哈丰阿、两广总督臣卢坤、广东巡抚臣祁埴跪奏，为暎咭喇兵船夷目，均已押逐出口，水陆兵弁撤归营伍，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暎咭喇夷目啍唠啤，不请牌照，擅进省河，妄投书信，屡次晓谕，顽梗不遵，臣卢坤将该国商船照例封舱。该夷目又令兵船二只闯入海口，进至内河黄埔地方。臣卢坤酌调文武员弁兵丁，并咨调旗营提标师船，及新会等县内河巡船，分布前路直达省城之猎德炮台、大黄溜河面及两岸扼要处所，由陆路提臣曾胜督率调度防堵，将办理情形恭折奏闻。并将海口疏防之水师参将提督据实严参，臣卢坤自请严议在案。提臣曾胜调遣布置，极为周密，该夷兵船人等见前路水面木排横亘，枪炮如林，大小师船排列数里，陆路亦处处驻兵扎营，声势联络，军威严整。该夷兵船泊于黄埔货船中间，了见柴草船只，惟恐火攻，伏处舟中，一步不敢前行，一人不敢上岸。间有由澳门进省欲与夷目见面之人，又被我兵截回。该夷目于水路堵塞以后，已属胆怯，即知会该国散商向洋商伍敦元等，转言该国散商兵船系为保护贸易夷船，以明其并无他意。迨我兵日集，该夷目内外消息不通，进出无路，益形惶恐，复字知散商转告洋商，求给三板船一只，以便出省。臣等以该夷目不领牌照，擅自进省，其兵船复驶入内河，虽并无不法重情，而故违例禁，胆顽已极。若即准其出省，来去自由，何以示儆戒，而昭慑服。复令洋商诘其因何不领牌照，擅自进省，兵船闯口驶入内河意欲何为？令其明白登答，方准出省。否则定行剿办，断不轻纵。旋于八月十六日据洋商伍敦元等，转据该国散商啍唠啤等报称：啍唠啤自认因初入内地，

不知例禁,是以未领牌照,即行进省。兵船实因护货,误入虎门。今已知错误,乞求恩准下澳,兵船即日退出,求准出口等情。臣等复以该夷目虽知悔罪,第究因何事来粤,原递书函所写何语,节次查询,始终未据言明,不便任其朦胧。至兵船闯入海口,称系误犯,已属支饰,且于兵丁开炮轰击时,辄敢放炮回拒,致炮台椽瓦震损,何其如此胆大?又经批飭诘究去后。兹于十八日据该夷商啱啱等向伍敦元等复称:啱啱实系来粤管理贸易事务,因自以为官,即称监督,前递书函内所写,因伊系夷官,与大班不同,欲与天朝文武衙门文移往来,礼貌相当,并无别语。至兵船进口,实因商船封舱,货物久贮,恐致疏虞,是以进口保护。因被海口兵丁开炮轰击,夷兵亦放炮自护,以致损伤炮台,深知悔错,即当修复,惟求恩准,给牌下澳等情。具禀前来。

臣等与司道等公同熟商,啱啱屡次违执其意以为外夷官目与内地官吏并无尊卑,欲思抗礼,臣等因国体攸关,不容迁就。其兵船进口为护货,即存挟制之心。此时水陆营伍,星罗棋布,火攻船只,亦已现成,若乘其进退两难之际,四面夹攻,原不难立制其命。第我皇上怀远以德,抚驭外夷仁义兼尽,玩则惩之,服则舍之,从不为己甚之举。啱啱虽有妄诞之想,尚不法实迹,未便遽加剿除。且该国商稍数千人,俱以夷目不遵法度为非,无一附和,更未便玉石不分。令啱啱既已认错乞恩,众散商节次吁求,自应宽其一线,逐令出口,俾夷番震慑之下,仍感天朝仁慈宽大之恩。臣等公同商酌,意见相同,随经批准放行。并据该商等赴粤海关请领红牌,由臣卢坤派委文武妥员,于十九日将啱啱押逐出口,仍飭恭候谕旨遵行。该夷兵船二只,亦于是日开行,一路磨浅,二十二日押出虎门海口。所有调防各处水陆官兵,概行撤回,分别归伍归巡。至澳门大屿山等处,先经臣卢坤飭令署香山协副将秦裕昌、署大鹏营参将邓旋明,分投巡防。续又添调梧州协都司王锦绣带兵三百名,前赴澳门协同防守,并调阳江镇师船在附近澳门洋面实力巡查。现在

该夷兵船出口,尤宜严密防范。

除再谆饬加意巡防,并将怠玩水师将弁提审究拟,整顿各炮台章程,另行具奏外,谨将押逐夷目兵船出口缘由,会同副都统臣宗室伦忠、臣左廷桐、陆路提臣曾胜,合词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始虽失于防范,终能办理妥善,不失国体,而免衅端,朕颇嘉悦,应降恩旨。钦此。

九、两广总督卢坤等奏报英国律劳卑 擅自进省缘由及交涉情形片

八月二十三日(军录)

再,暎夷在澳贸易商人大班,历在澳门向西洋人赁屋居住,本年啖唠啤来澳,先在澳门安顿女眷,自行进省。臣卢坤因该国有兵船二只停泊外洋,传闻随后尚有兵船前来,恐该夷人怀蓄诡谋,当经密饬文武在澳门内外及附近洋面布置巡逻,并晓谕西洋人勿为所惑。今据海口探报:啖咕喇并无续来兵船,其现在兵船二只,仅止番梢三四百名,所称专为保护货船,似属可信。惟夷情反复靡定,现仍严饬水陆船兵加意防范,并将督标兵五百名暂行留省以备调遣。该国商梢不下数千人,载货远来,耽耽逐利,总以贸易为重。臣等前于封舱时,将事与散商无涉,并怜各商航海远来之意,明白晓示。众散商皆以夷目不遵旧章,以致停止贸易,无不归咎于啖唠啤一人,该夷目孤立无助,穷蹙求去。是不遵旧制者,止夷目一人耳。此时各商货船久泊咸潮之中,耗费已属不少,急于求售,断不任啖唠啤自逞意见,致绝贸易。惟该公司既散,并未复派大班,所来管理之夷目又不晓事,省会重地,未便任由夷官居住。虽现在未据该夷商禀请开舱,而买卖势不能断,诸事必须另择统摄之人。啖咕喇与内地向来不通文移,似应仍饬洋商,令该散商等寄信回国,另派

大班前来管理方可相安。

至关口进出税,总在粤海关监督廉以饬躬,严以馭下,方能慑服诸番。近年旧章渐形废弛,应亦乘此厘剔弊端,挽回积习。现在新任监督臣彭年已经到任,当会同商酌,厘定章程具奏,请旨遵行。至水师营伍人材正少,不能得力,提督李增阶人极勇敢,惟营伍不见整饬。昨接其来信,病势甚重,业经请旨另行简放。俟新任提臣到粤,将一切营务海防从长商办,加意整饬。

臣卢坤因上年兼理巡抚,未及出省阅兵,本年夏间正往校阅,又值办理水灾,未经阅验。拟候案件料理稍清,即亲往虎门一带查勘各处炮台情形,有无应行更定之事,酌量办理奏闻,伏乞圣鉴。

道光十四年九月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

一〇、粤海关监督彭年奏为入侵 英兵船退出虎门片

八月二十五日(朱折)

再,奴才查本年暎啱喇国公司期满散局,该国夷人各自贸易。前因新来夷目啱啱啤至省外夷馆居住,不知法度,并带护货兵船进口。经督臣卢坤、将军哈丰阿分饬官兵堵截,该夷啱啱啤始知畏惧,请领牌照,委员押送出口,其兵船亦当即驶出虎门,附省商民现甚安贴。并查该国贸易夷船,据洋商禀称,现到已有一隻,以后俟风信顺利,计可陆续到来。合并奏闻。谨奏。

朱批:览。

一一、两广总督卢坤等奏为遵旨查明 英船贩烟及查办情形折

九月初十日(朱折)

两广总督臣卢坤、广东巡抚臣祁埏跪奏，为遵旨查明番船贩卖鸦片及查办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等于道光十四年六月十三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奉上谕：有人奏，近闻暎咭喇国大船终岁在零丁洋及大屿山等处停泊，名曰趸船，凡贩鸦片烟者一入老万山，先以三板艇剥赴趸船，然后入口。省城包买户谓之窑口，议定价值，同至夷馆兑价给单，即雇快艇至趸船，凭单交土。其快艇名快蟹，亦名扒龙，炮械毕具，每艇壮丁百数十人，行驶如飞，兵船追拿不及。各洋呢羽等货税课较重，亦多由趸船私行售卖等语。海防例禁綦严，岂容夷船逗留，售私漏税，且鸦片烟流毒内地，叠经降旨，严行饬禁，自应实力查拿，务使根株净尽。若如所奏，趸船之盘踞不归，快蟹之飞行递送，灌输内地，愈禁愈多。各项货物恃有趸船售私，纹银之出洋，关税之透漏，未必不由于此。著该督等饬所属即将趸船设法驱逐，快蟹严密查拿，勿任仍前停泊，致启售私漏税等弊。该夷船如或驱此泊彼，巧为避匿，即责成巡哨水师认真巡缉，从严惩办，毋得稍有讳饰，并著将查办情形先行据实具奏。将此谕知卢坤、祁埏，并传谕中祥知之。

又先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奉上谕：本日据程祖洛奏称，闽省奸民之贸易广东者，习学番语，即在澳门交接夷人，勾引来闽。并据现获之王略供认，在澳门生理，常与夷人交易，稔知夷情。凡夷船之带有鸦片烟土者，必先寄泊广东外洋，勾接私船发卖净尽，再收内洋报税开舱等语。现在严禁鸦片较前查拿甚紧，该夷船不能获利，又素闻内地奸民通信，以官兵驱逐夷船不

肯用火器轰击,遂致心存藐玩,于闽省洋面有不遵驱逐之事,转敢施放枪炮,肆行拒捕。向来营员驱逐夷船,曾经降旨不准用炮轰击,原期于示威之中仍寓怀柔之义。乃该夷船一遇官船驱逐,胆敢施放枪炮,且该夷人船只较大,外洋本所熟悉,官兵驾驶小船,洋面未能遍识,又复不敢擅用火器,其应如何防范之处,该督抚等务当随时体察情形,斟酌妥善,以靖洋面而杜私贩。将此谕知卢坤、祁埏,并传谕中祥知之。钦此。先后遵旨寄信前来,遵即传谕前任粤海关监督中祥一体钦遵。

伏查外洋鸦片流入中华,由来已久,其初本以药材贩运入关,完税行销,沿海商民沾染外夷习气,煎膏吸食。迨嘉庆四年,前督臣以鸦片有害民生,禁止入口,贩运者不得入关。而吸食者传染日广,夷人随私带鸦片烟土,在外洋寄泊销卖。臣卢坤前奉谕旨,飭令查明鸦片烟延入内地之由,为拔本塞源,一劳永逸之计。到任以后,查访近年鸦片行销日盛,皆由土棍驾驶快艇透漏,节经咨行舟师,将在洋停泊夷船随时催令开行,并严禁民船蛋艇与夷船交易接济,并严拿走私土棍,先后经各员弁在洋用枪炮击沉快艇不少。复据香山协秦裕昌等迭次拿获与夷船交易民人及走私快蟹艇只,本年又将向夷船贩买烟土之李亚祖等人船并获,起获烟土,究出开设窑口之土棍,姚九、欧宽出本兴贩。当即从严查抄拿究,业将办理情形并历次拿获快艇缘由奏蒙圣鉴在案。

钦奉前因,遵复与臣祁埏及新任海关监督彭年会同详查,嗅咭喇番舶贩卖鸦片烟土,实为内地民生财用之蠹。呢羽等货,虽现在访查尚无偷漏实迹,查核粤海关税银,丙申年征银一百六十六万九千两零,比较历年收数有增无减,第恐匪徒走私日久,渐生偷税之弊,亦不可不防其渐。臣等身任封疆,此等地方应办之事,上烦宸廑,已属寤寐难安。复何敢稍存讳饰,自取重戾。惟鸦片来自外夷,其发源既无从查禁,夷船来粤多在零丁洋及磨刀洋面寄泊,各该处均为贸易商船进口出口必由之地,寄泊夷船少则四五只,多则二三

十只。历据巡洋员弁随时禀报，批飭催逐，有即时开行者，亦有称因探听货物行市及守风修杠延逗者。该处远在外洋，离省数百里，何船载鸦片，巡洋兵船亦不能搜查确实，未便于众船聚泊之时，遽用炮火轰击，致失天朝怀柔之义。其趸船一项，常年在洋，当众船聚集之时，混杂其中，难分玉石，惟有于各国商船回帆以后，查明如有在洋趸私船只，即调集水师，大加兵威，严行驱逐。

第鸦片虽系夷船载来，若无内地匪徒勾串贩运，该夷人即有私货，亦从何行销。近年历次严拿快艇，该夷船即不能获利，更可见夷人全借土贩，表里为奸，则严拿走私尤为扼要。现在飭令香山协派拨巡船二只，在于夷船湾泊洋面常川巡查，一切买卖食物民蛋艇只，均不许拢近夷船，私相交易，以杜接济。遇有土棍驾驶快艇向夷船兴贩鸦片及私买呢羽等货，即时查拿解究，从重分别治罪。并责成内河营县派拨巡船，在于各海口及一切通海港汊，分定段落，昼夜轮流巡缉，遇有奸贩偷越进出，即行拿解。各关口一体实力严查，无论外海内河，有能拿获走私漏税人赃，即照拿获鸦片烟之例，分别奏请议叙；即不能人赃并获，但能拿获私艇者，官弁量予鼓励，兵役酌给奖赏。如员弁疏于查缉，或兵役得规故纵，除兵役照例治罪外，将该管官从严参办。仍飭地方官访拿开设窑口土棍，照姚九等一例查抄严办，免其从前失察之咎。如视为具文，别经发觉，从重参办。并飭洋商传谕暎咭喇夷商，互相查察，如有一船偷漏税货，即将众船一概不准贸易。使其彼此自相稽察，防闲更为周密，仰副圣主慎重海防至意。

所有办理情形，谨会同粤海关监督臣彭年据实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一二、两广总督卢坤等奏报允许 英船开舱照旧贸易片

九月初十日(朱折)

再,臣等前因暎咭喇夷目啱唠啤擅至省外夷馆居住,欲与内地文武衙门文移书信往来,不遵旧制,屡次晓谕,任意执拗,当经照例将该国商船封舱,停止贸易。嗣该夷兵船二只驶入黄埔内河停泊,又经臣等调派水陆弁兵分路防堵,并檄调外海师船驱逐间,该夷目畏惧悔罪,吁求放行。据洋商转据各夷商两次禀求,遵照旧章,请领粤海关牌照,由臣等于八月十九日委员押逐出口,该夷兵船亦即于是日退出,驶至外洋停泊。所有前后办理情形,均经会折由驿奏闻在案。

该夷目现在澳门寄住,极为安静。澳门附近洋面,现飭阳江镇师船巡查,陆路亦飭原派弁兵镇静弹压,地方甚为安谧,堪以上纾宸廑。

兹据洋商伍敦元等转据该国散商化林治等,以夷船云集,禀请开舱贸易,以便趁此风帆,扬帆回国等情前来。臣等查暎咭喇夷商在粤贸易,均系遵守章程,本属相安无事。前此封舱,皆因夷目啱唠啤一人之过,与众商无涉。该散商等深知啱唠啤违抗之非,并无一人附和,均尚通晓大体。自七月十二日封舱以来,阅时几及两月,夷船停泊咸潮海水之中,货物久贮,折耗已属不少。本年该国来粤商船较往年更多,重洋远越数千人,仰望圣朝恩泽,买卖沾利,未便使众商停船久候。当即会同商议,批准开舱,照旧贸易,仰副皇上恩威并济,怀柔远人之至意。仍飭洋商传谕各夷商,总须永远恪遵法度,自能久沾乐利,倘有一人违玩,即将众人卖买全行停止,俾自相约束,奸徒无从播弄。

至该国公司局散以后,一切事宜应归何人司总以专责成之处,

臣等现在与粤海关监督会同饬商妥议，并将应行整顿章程分别办理。

除俟厘定章程另行具奏外，所有啖咭喇开舱贸易缘由，臣等谨合词会同粤海关监督臣彭年附片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一三、礼部尚书升寅等奏报确查律劳卑 滋事缘由及该督办理情形折

十月初三日(朱折)

臣升寅、臣赛尚阿跪奏，为遵旨确查，据实奏闻事。

窃臣等于九月二十五日接奉上谕：前据卢坤等奏，啖咭喇国夷目啖唠啤于本年六月内坐载兵船，携眷来粤，至省外夷馆居住，妄递信函。续据驰奏，该夷船(目)于八月初五日乘船闯入内河，初九日驶至离省六十里之黄埔河面停泊等语。当降旨谕，令斟酌办理，毋贻后患。连日未据将办理情形奏报，朕心甚为悬系。该国百数十年贸易旧章，何以此次不遵，且不说明原委，该洋商岂无传闻确见？该夷即犬羊成性，岂能无故反噬？六月间，该夷兵船在外洋停泊，如有心闯入内河，为时尚隔两月，该省岂无防备，该夷船岂能偷越海口，绝无信息？海口以内，俱有炮台，何至任其乘潮驶进？各炮台弁兵曾否开炮轰击？该夷船如何放炮随拒随行？及越过大虎炮台时，该将弁等是否用大炮轰击？抑或全行躲避，致令该夷船如入无人之境。至其于入省水路及大黄濠支河河面并后路长洲岗地方购石堵塞，用大小船只预备火攻，该督等是否悉心调拨，布置得宜，抑系先事疏防，临时筹备？著升寅等暗察边情，明访舆论，将该督等于办理此案节次情形，如何措手，及现在夷船停泊内河如何办理情形，详细查明，据实具奏。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钦此。嗣于二十九日又奉到回折片奏朱批：已有旨密饬查访矣。钦此。

臣等一面督饬司员刑部郎中阳金城审办前案；一面派委司员刑部主事白让卿潜赴澳门附近一带地方，密加查访。询据该处商民等告称：此次擘啖啤先于六月内乘坐兵船一只，载有番梢一百九十名，并携眷五口，在澳门外停泊，称系管理贸易事务，该夷目即换船至省外夷馆居住。维时督臣卢坤因夷商贸易向设有总管公司，道光十三年期满，曾经谕令该国另派大班来粤总理。至本年，该督因公司局散，事无专责，正在会议间，适闻有该夷兵船来泊，不胜骇异。当经咨会水师提督派拨舟师巡逻海口，密饬各炮台弁兵严加防守，不许擅离部曲。该夷目旋以信函投递，该督即与抚臣祁埏等议以夷人未谙例禁，饬商传谕不准投递信函，而该夷目竟敢声称伊系夷官监督，应与总督平行。复经该督批饬洋商等再行晓谕，该夷目桀骜如前。

旋据水师呈报：擘啖啤又来兵船一只，番梢亦系一百九十名，同在虎门外洋面停泊，该督恐有不虞，复咨行水师提督及香山协一体加紧了防，并札饬沿海各县严禁一切小艇，毋许拢近夷船接济，另委同知潘尚楫会同广州协前往夷馆，面询以兵船因何而来，及何日开行回国原委。该夷目既未肯说明，且擅出告白，令各散商不必以断绝贸易为虑，显系有心抗衡。经该督会同将军、副都统及海关监督熟商善策，照例将伊货船暂行封舱，并将擘啖啤历次违抗少加惩抑之故出示晓谕，声明与各散商无涉，此外各国照常买卖等情。原冀该夷翻然悔悟，庶有以折服其心。

詎该夷船于八月初五日，乘潮水涨发，辄驶风闯进海口，各炮台弁兵拦阻不住，开炮轰击，该夷船即施放连环大炮，致损坏炮台，随拒随行，直越过虎门，于初九日驶入内河距省六十里黄埔河面停泊。此时，若徘徊观望，岂能保其必不跳梁；然使轻率举行，又恐激之生变，边衅一开，海隅为之骚动。该督等即相度形势，因距省二十里之猎德炮台地方有中流沙河，可以遏其前进之路，密派东莞县购备大石块装入大船十二只，横沉水内，用粗大锚缆系碇，兼用木

筏、竹排全行堵塞。另派师船装载大石，前往长洲岗地方，塞其后路。又调拨弁兵建设木闸，守护炮台，豫备大小船百数十只，藏放硝黄、柴草，购遣水摸百余名驾驶，暗作火攻之计。该督等又以内地大黄、茶叶、磁器、丝斤为该国必需之物，前于嘉庆十三年及道光九年，因该夷滋事封舱，旋经吁请复开，是该国不能不与中华交易之明证。且侦知各散商载货远来，急于销售，趁秋冬北风驶船回归，断不肯轻掷资本，守候误时。自封舱以后，各向该夷怨怼，现复禁止该国人船只进口，消息不通。擘唠啤内则见逼于同类；外则受制于官兵，情同阱兽釜鱼，进退失据，该督乘机飭令洋商，晓以利害，并责其投书、擅进兵船、放炮回拒，如再执拗，即行扫荡，示以必烧必剿之势。

旋据洋商伍秉鉴、卢文锦等禀称，该散商加律治等代为吁恳，擘唠啤不敢轻视中华，知悔知惧，即自将误闯入口，适因官兵放炮，伊等害怕，亦放炮自护，情愿修复炮台，来粤亦并无他图等情，供吐明晰，请牌下澳。该商等复联名公具保结，该督始准给牌，仍谕擘唠啤守候奏奉谕旨，再行飭遵回国。随于八月十九日派拨弁兵，将该夷目押逐出口，二十四日到澳门守候，至九月初九日，擘唠啤病故，现葬在三巴门外白鸽巢夷行后园。伊所乘坐啖咭喇啖巡船一只，于九月十四日扬帆远去，其鼻叻啖巡船一只，于九月二十三日由钢鼓洋面起碇，驾驶移至九洲沙沥洋面，皆抵外洋之境矣。现在舆论金同，边情尽悉。

所有臣等访查缘由，谨恭折亦由四百里驰奏，以慰圣心悬念。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一四、两广总督卢坤奏为叩谢赏还兼衔 花翎仍带革职留任之恩折

十月初三日(朱折)

两广总督革职留任臣卢坤跪奏,为敬陈微臣感悚下忱,叩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窃臣会同广州将军哈丰阿等具奏,暎咭喇兵船夷目均已押逐出口一折,于道光十四年十月初一日钦奉朱批:始虽失于防范,终能办理妥善,不失国体而免衅端,朕颇嘉悦,应降恩旨。钦此。同日奉到道光十四年九月十一日内阁奉上谕:此次暎咭喇兵船阑入海口,进至内河黄埔地方,经该督调派文武员弁兵丁,并咨调师船及内河巡船,分布前路及两岸扼要处所,水面木排横亘,枪炮如林,大小师船排列数里,陆路亦处处驻兵扎营,声势联络,军威严整。该夷目等进出无路,惶恐悔罪,恳求给牌下澳。该督等因该夷目啣啣既已认错乞恩,众散商节次吁求,自应宽其一线,逐令出口,即准该商等赴粤海关请领红牌。该督派委文武妥员,于八月十九日将啣啣押逐出口,该夷兵船二只,亦于是日开行,押出虎门海口。当该夷进退两难之际,何难立行剿灭,但此等外夷趋利若鹜,其不谙例禁之处,不值与之深较,朕亦不为已甚。玩则惩之;服则舍之,该督等办理此案,尚合机宜。前因该督等不能先事预防,致令该夷兵船阑入内河,劳师驱逐,是以降旨分别革职示惩,今既将该夷目等押逐出口,是该督等始虽失于防范,终能办理妥善,不失国体而免衅端,朕颇嘉悦。卢坤著加恩赏还太子少保衔,并给还双眼花翎,其前此疏防,亦难辞咎,著仍带革职留任。已革水师提标中军参将高宜勇,著俟枷满一月后,即行释放。其看守炮台怠玩各弁,著一并枷满释放。此系朕格外施恩,该督等惟当知感知惧,力加振作,于营务海防,随时认真训练,务将从前积习痛行湔除,俾士卒悉成劲

旅,以壮声威而副委任。钦此。等因。臣跪聆恩纶,感悚无地,当即望阙叩头谢恩,一面恭录移行,钦遵办理。

伏念臣知识庸愚,毫无寸长足录,仰蒙圣主恩施,不次简任连圻,叠荷异数优加,悉属非常恩遇,即顶踵捐糜,不足上酬高厚。总督统辖两省,营伍海防皆属专责,此次啖咭喇兵船阑入内河,臣不能先事预防,以致劳师驱逐,上烦圣心,获咎实无可道。蒙皇上天恩,不加严谴,仅予斥革示惩,下忱感悚,已属寤寐难安。该夷兵船无知深入,不难顷刻剿除,因其惶恐悔罪,屡次吁求押逐出口,此皆仰仗天威远播,慑服外番。臣有过无功,方深兢惕,乃蒙温旨嘉许,赏还官衔,给还双眼花翎,仍带革职留任。沐鸿慈之宽大,更梦想所难期。衔结愈深,悚惶弥甚,感惧愧奋,不容自己。即在粤贸易诸番传诵纶音,亦莫不同钦天地之量,益凛怀畏之诚。臣惟有恪遵圣训,整饬营伍,慎重海防,事事矢以实心,力挽玩愒积习,仰副皇上委任成全于万一。

所有微臣感悚下忱,谨缮折具奏,叩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一五、两广总督卢坤奏请对英人私贩鸦片 一事应暂为羁縻约束再图禁绝片

十月初三日(朱折)

再,啖咭喇夷人所恃不过船只高大坚厚,安放炮位较多,内地师船因需巡历浅洋,不能如夷船之高大。然其在洋趸船,仅只数只,若厚集兵力,设法驱除,该夷船亦安能违抗。第夷情狡狴,惟利是图,其私贩鸦片历年已久,获利甚重,断不甘心舍弃。被逐以后,势必百计诡谋,或伺官兵撤后,仍复前来,或因穷蹙无归,窜驶他省。即如闽省讯据王略,供出夷船因广东查私严紧,不能获利,即赴闽

洋，是其明证。外洋辽阔，不特闽、浙、江苏，彼此连界，即北岸亦一水可通，虽各省均有巡缉舟师，而重洋浩渺之中，番舶乘间出没，势难防堵无遗。设被潜行游弋，勾串地匪，随处售私，非惟鸦片之透漏益广，且内地海洋口岸，均被外夷行驶熟悉，尤非所宜。

总之，势成积重，骤难挽回。屡经周谘博采，有谓应行照昔年旧章，准其贩运入闽，加征税银，以货易货，使夷人不能以无税之私货售卖纹银者。有谓应弛内地栽种莺粟之禁，使吸烟者买食土膏，夷人不能专利，纹银仍在内地转运，不致出洋者。其说均不无所见，然与禁令有违，窒碍难行。更有谓内地所得不偿所失，不若从此闭关，停止外夷贸易。不知夷人在粤贸易已阅二百余年，且亦不止啖咭喇一国，万无闭关之理。况奸犯到处皆有，勾串外夷为鬼为蜮，纵使闭关，亦未必即能净尽，更无此办法。

臣等受恩深重，固不敢畏葸苟安，养痍貽患，亦不敢徒饰侈言，不顾全局。悉心筹画，与其铤而走险，各处蔓延，不若暂为羁縻，严加约束，外则巡以舟师，内则谨防海口，使其不致行销无忌，亦不致越驶他省，再行徐图禁绝。至偷漏税货，重在各口严查，不在趸船之有无也。

臣等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圣鉴。

一六、著两广总督卢坤严查私贩鸦片船只 不使行销亦不使越驶他省事上谕

十月初三日(上谕档)

道光十四年十月初三日内阁奉上谕：

卢坤等奏，查明番舶贩卖鸦片及查办情形一折。广东夷船私带鸦片，多在外洋售卖，即有内地匪徒勾串贩运，经卢坤等严饬舟师，将在洋停泊夷船随时催令开行，并禁民船蛋艇与夷船交易，严拿走私土棍各等情。但洋面众船聚集之时，难分玉石。惟有于各国

商船回帆以后,查明如有在洋趸私船只,即调集水师大加兵威,严行驱逐。仍飭令该管将弁派拨巡船二只,在夷船湾泊洋面常川巡查,一切蛋民艇只,均不许拢近夷船,私相交易,以杜接济。倘有土棍驾驶快艇向夷船兴贩鸦片及私买货物,即查拿解究,从重治罪。并责成内河营县派拨巡船,在各海口及一切通海港汊,分定段落,昼夜轮流巡缉。如有奸贩偷越进出,即行拿解。各关口一体实力严查,无论外海内河拿获走私漏税人赃船艇,即照例奏请分别奖励。倘员弁疏于查缉,或兵役得规故纵,除兵役照例治罪外,将该管官从严参办。仍飭地方官访拿开设窑口土棍,查抄严惩。如不认真办理,别经发觉,从重参处。并令洋商传谕暎咭喇夷商,互相查察,如有一船偷漏,即将众船一概不准贸易。使其彼此自相稽察,防闲更为周密。卢坤等遇有此等案情,有犯必惩,不准姑息,更不可日久生懈,视为具文。

又另片奏,夷情惟利是图,其私贩已久,必不甘心舍弃,或伺官兵撤后复来,或穷蹙窜驶他省等语。该督等务当严加约束,外则巡以舟师,内则谨防海口,使不致行销无忌,亦不致越驶他省。总期相机妥办,严行禁绝,方为不负委任。钦此。

一七、两广总督卢坤等奏陈粤省敌情及传谕 英商另派大班来粤管理贸易片

十月十八日(朱折)

再,该夷目啱嘒啤自押逐出口以后,寄居澳门,兵船停泊外洋。据澳门同知等禀报,啱嘒啤于九月初九日因病身故,所有载送啱嘒啤来粤之兵船,一只已于十四日开行回国,其嘒叻啞兵船一只尚在外洋停泊。查该夷护货兵船向来与货船同回,此时该国商船次第回帆,该兵船自必不久开行。现在地方极为安静,臣已将派赴澳门防范弁兵撤回,仍咨行署水师提督及各炮台员弁实力巡防,不得以夷

船已去稍涉懈弛。臣拟于本月望间出省阅兵,亲往虎门一带,各炮台逐一查勘,如有应行更定事宜,即行筹议,俟新任提督到粤,会同商办。

至啖咭喇与内地通市,诚如圣谕,必须有统摄之人专理其事,而经理又必须经纪中人,如从前之大班等类,方可与内地洋商交易。臣已饬洋商伍敦元等,传谕该国散商寄信回国,另派大班来粤管理贸易事宜,以符旧制。不得仍令夷目前来,致如啖唠啤之徒生事端,有碍贸易。现复恭录谕旨,饬商传谕钦遵。

其粤海关稽查章程亦经臣检查历次旧章及应须添设事宜,咨行监督、两司,会督广州府查议。现任监督彭年持躬端谨,心地真诚,毫无虚浮习气。臣与之议论公事,深知政体,一切当会同商酌,力除积弊,以资整顿。

除俟诸务议定章程,会同抚臣、监督具奏外,合并附片奏闻。谨奏。

朱批:知道了。

一八、两广总督卢坤奏为英船二只 先后开行回国片

十月十八日(朱折)

再,啖咭喇兵船二只,夷目啖唠啤病故后,其原坐兵船一只先于九月十四日开行回国,尚有啖叻啞兵船停泊外洋,业经附片奏闻在案。

兹据澳门同知等禀报:啖叻啞兵船一只,于十月初六日开行回国,合并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海洋辽阔,夷船虽报归帆,仍旧加意查探,勿再生事故,不可坐受欺诳也。慎之。

一九、著两广总督卢坤等查明澳门英商 自筑炮台训练士卒事上谕

十月二十五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卢，广东巡抚祁，广州将军哈，副都统伦、左，水师提督关，陆路提督曾，传谕粤海关监督彭年。道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奉上谕：

有人奏广东澳门夷商，有自筑炮台训练番哨情事，请严饬该省大吏设法拆毁驱逐一折。据称：广东省澳门地方，距省城三百余里，向有夷商携眷寄住，已历二百余年，各国夷人恭顺奉法。惟啖咭喇夷情狡悍，该夷等于澳门自筑炮台六座。曰东望洋炮台，置炮七位。曰西望洋炮台，置炮五位。曰娘妈角炮台，置炮二十六位。曰南环炮台，置炮三位。曰噶斯兰炮台，置炮七位。其最大者曰三巴炮台，置炮二十八位。各贮火药于左侧。此外尚闻置炮百余位，约计置炮共二百余位，有大炮六十余位，余炮差小。其最大者重三千斤，长二丈，炮口能容蛇行而入者三人。又有番哨三百余人，皆以黑鬼奴为之。终年训练，无间寒暑，诡形异服，弥满山海。加以奸民贪利，被其啖诱导之，凌轹居民，蔑视官法。该夷中如吗啡成等，通晓内地语言文字，粤省虚实情形，及官民动静，无不确知。本年该夷目啡啤擅令兵船阑入海口，若非见澳夷终年练兵，该省地方官漫无查察，恃为声援，安敢出此？该澳夷安居内地，筑台列炮，日练夷兵，如谓自备洋盗，有内地沿海文武衙门代为巡防；即谓该夷兵寄居内地，万无能为，但内地边疆，岂容外夷设险屯兵，置之不问？该省历任文武大员，从未以此情奏闻。请严饬该省大吏，务将澳门地方该夷自筑炮台炮位拆卸销毁，驱逐番哨尽行回国。等语。

夷人远涉重洋，在内地通商贸易，自为牟利而来。但犬羊之性，

反复无常,全在地方官办理妥善,申明法制,晓谕饬遵,慑其玩心,夺其所恃。威信既布,各夷自俯首帖耳,惟命是从。不徒折服其心,并可柔驯其性。倘漫无查察,致启玩侮之心。任令在内地设险屯兵,置之不问,该地方文武大员,狃于目前,因循怠玩,不思潜除芽蘖,消患未萌。设纵恣不法,势不能容,必至振我国威,大加惩创。彼时即治以办理不善之罪,亡羊补牢,于事何济?该督等务将澳夷自筑炮台、训练番哨情形确切查明是否属实。如果通省皆知,地方大员岂能毫无闻见?若知而不言,于意何居,天良安在?抚驭外夷之道,柔之以所贪,尤必制之以所畏。该督等迅将该澳夷实在情形,设法办理,据实具奏。如稍有含混讳饰,尚不认真查办,将来激生事端,酿成后患,惟该督等是问,试问能当此重咎耶?凛之慎之!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〇、工部右侍郎赛尚阿奏为遵旨查办 英人在澳自筑炮台训练士卒事折

十一月十三日(朱折)

奴才赛尚阿跪奏,为遵旨奏闻事。

窃奴才率同随带司员刑部郎中阳金城,自广西水驿起程。于十一月十一日行抵湖南祁阳县境,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十月二十五日奉上谕……(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升寅等既在该省查办事件已阅数月之久,如果该澳夷实有自筑炮台训练番哨情事,通省皆知,岂能毫无见闻?升寅等如在该省,即将该澳夷实在情形,再行确切访查,据实具奏。倘该省查办事竣,现已起身赴楚,无庸折回。该省澳夷如何情形,自己留心确访,务详细声叙,迅速奏闻。等因。钦此。奴才同已故尚书升寅,在广东省城审办前案,并未闻说澳门外有设险屯兵情事。奴才等于广东事件不敢不留心确访,如啖咭喇夷目睽睽闯入内地,拒损炮台等情,一有风闻,当

即附片具奏。旋又续奉谕旨派委司员，密查得擘唠啤于九月初六日病故，该夷船二只先后驶去各情，均经续奏在案。

奴才因思初抵广东省城，正值擘唠啤闯入虎门，住居夷馆，彼时人心汹汹，靡不谈论。迨该夷目请牌出澳后，民遂安贴，并无再议该夷情事者。今据原奏内称：澳夷自筑炮台，训练番哨，如系近日新创情事，必致骇人听闻，通省岂能秘而不宣。奴才复思原奏所称，终年训练情由，或者系该澳夷僻处海滨，自为防范。其炮台番哨，或因相沿已久，该省恬不为怪，是以并无一人谈及。究竟该澳门外有无设险屯兵情事，奴才实未得之传闻，不敢不据实陈明。

再：奴才现已行抵衡州府境，距湖南省城六百余里，拜折后，仍率同司员迅速前往查办事件，合并声明。

所有奴才具奏缘由，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朱批：知道了。钦此。

二一、两广总督卢坤等奏为查明 洋商并无私增税银缘由折

十二月二十七日(朱折)

两广总督革职留任臣卢坤、广东巡抚臣祁埴、粤海关监督臣彭年跪奏，为遵旨查明洋商并无私增税银，并将查办夷欠章程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卢坤于道光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香山县阅兵途次，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四年十月初三日奉上谕：有人奏，粤商近增私税，拖欠夷钱，请定章程，杜绝弊端等语。外夷与内地通商，本系天朝体恤，所有应纳税课，果能按额征取，该夷商等自必乐为输纳，日久相安。若如所奏，近来粤商颇多疲乏，官税之外，往往多增私税，奸人又于其中关说牟利，层层朘削，甚有官商拖欠夷钱盈千累万，以致酿成衅端。是粤商等假托税课名目，任意勒索，甚至拖欠

累累,该夷商等不堪其扰,无怪激生事变。即如本年啖咭喇夷目啉啉等不遵法度,将兵船阑入内河,夷情狡狴,惟利是图,未必不因奥商等多方婪索,心有不甘,遂尔狡焉思逞。若不明定章程,严加饬禁,何以服夷众而杜弊端。著卢坤等确切查明,倘有前项情弊,立即从严惩办,毋稍徇隐,并著悉心筹议,将如何稽核之处,妥立章程,据实具奏。总期夷情悦服,而奸商不敢恣其朘削,方为不负委任。将此谕知卢坤、祁埴,并传谕彭年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等因。当与臣祁埴传谕臣彭年一体钦遵。

查粤海关征收夷税,向有船钞、货税两项,船钞则按船只之大小,货税则分货物之精粗,各项银数,均刊入则例,颁发遵行,由来已久。道光十一年,因啖咭喇夷商稟请,减输夷船进口规银,经前督臣李鸿宾会同臣卢坤酌议,将夷人大小船只规银减去十分之二,奏奉谕旨准行。维时即有啖咭喇夷商以海关征收伊国羽缎等税多过啖咭喇等词稟控,经前督臣移咨海关查明,各项货税,均系遵照例定银数征收,轻重各随货物,并无浮多偏枯之处,批行遵照。该夷商输服无辞,此后亦从无夷人稟控洋商私增税饷之案。是夷人完纳税饷,有减无增,虽每年来粤夷船多少不定,关饷赢缩靡常,而近年征收饷银,均溢正余定额,夷商之输纳相安,此其明证。

至洋商负欠夷帐,自乾隆年间以来,即有查办成案。缘商夷交易,动辄数百万,夷人往往货帐未清,即乘风帆回国,不能逐年截算。当洋行开张之时,彼此帐目互相牵缠,一遇洋商泛本歇业,夷欠无力归偿,家产亦不敷抵,即在众商名下摊赔,分年归还。因其中每有夷商图利私借之项。道光十一年,前督臣奏定章程,每年商夷交易事毕,彼此将有无尾欠结报粤海关存案。遇洋行歇业,如有拖欠夷帐,查明曾经具报者,照旧分赔,未经报明者,不准摊赔,即控告亦不申理。自十一年以后,亦无夷人呈报洋商尾欠之案。其前此来粤之啖咭喇夷目啉啉,并非买卖商人,节次查询,亦无言及洋商婪索之事。且该国贸易散商均以该夷目为非,无一人听从

附和,是其不遵法度,似与贸易无关。第商人鹜利,诚恐其中或有私行浮索,及现在官商有无拖欠夷钱、扰累夷人之处,当经行司确查去后。兹据署广东布政使李恩绎、署按察使李振翥转据署广州府潘尚楫详称,夷商来粤贸易,其入口货物如已卖给洋商者,由承买之商完饷,如货未售卖,其船已置货出口者,由保商收饷完纳,一切船钞货税,均系查照则例,由书吏按额核算征收,商人不过代为完纳,无从私增浮索。该夷人等在粤贸易已二百余年,则例税额无不熟悉,即如各船规银,系旧例所有,道光十一年,尚且禀请减输。疍囍国羽缎等货系照例收税,尚有夷商禀控,如果洋商私增税银,夷人安肯甘心不行告发?至商夷交易货帐,递年新旧接续,互有溢缺,有洋商拖欠夷人者,亦有夷人拖欠洋商者。其夷人负欠之项,往往该夷人回帆以后不复再来,无从索取。洋商所欠夷帐,遇有歇业,无不追赔。是欠帐系商夷彼此俱有之事,而内地立法追赔,只有夷人负商,从无商人负夷,并无扰累。现在开张各行,与夷人日逐买卖,帐目冗杂,有无拖欠,无从逐日清算。惟有飭令夷商遵照定章,于每年回帆之时,将有无商欠结报,以备稽核。等情。由该司等查核详复前来。臣等复加察访,委系实在情形。

伏思各国夷人在粤贸易,原属圣朝怀柔远人。如暎夷应纳规银,一据禀求,即准核减,我皇上加恩化外,更为至优极渥。臣等凡遇干涉外夷事件,总惟力持大体,不使稍有逾违,而于夷情所关,无不曲加体恤。如果洋商婪索扰累,必应从严惩办,断不敢曲徇市狴图利之私心,上负圣主怙冒海隅之厚泽。第就现在情形而论,夷商来粤者日多,洋商殷实者无几,疲乏之商借生理为转输,不特不敢私增税项,转有将货物跌价贱售,取悦夷人,招揽买卖。夷商藉此取巧,奸徒乘机交结,是疲商不惟不能腹削夷人,转有为夷人挟持之势。夷情狡狴,固应使其心悦诚服,而挟持之端一开,交结之风渐长,所关更巨,尤宜立法防闲。至商欠夷帐,向来一经查出,即为追赔,虽年限稍迟,仍全数归款。夷人恃以无恐,往往私自借给疲商,

以图笼络渔利。迨疲行歇业,众商代为摊赔,自数千至数万、数十万不等,每至殷商亦转为疲乏。是拖欠夷钱,在夷人尚不致累及亏本;在众商实害切剥肤。

当此整饬关务,诚宜以恤夷昭怀远之德,尤应以恤商为裕课之源。各商之私欠固应饬禁,诸夷人私借亦应力除。臣等现经行司,将商夷贸易章程督饬该府县彻底清厘,逐一详加厘定,严饬各商公平交易,不得于例外私毫浮索扰累夷人;亦不得贪图小利,不顾大体。并刊刷告示,晓谕各国夷商遵照奏定章程,每年于回帆时,将洋商有无欠帐未清,注明银数商名,据实结报粤海关,咨会督抚各衙门存案,将商欠夷帐勒催归偿。如不先行报明,即属私借,虽洋行歇业时查出,或夷人临时具禀,一概不准追赔,仍治该洋商以私借夷钱之罪。庶夷人无拖欠之虞,众商苏摊赔之累。关务得以肃清,仰副皇上体恤夷情之至意。

除将贸易章程俟司详到日核议另行具奏外,所有查议缘由,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知道了。

二二、两广总督卢坤等奏为遵旨查明洋商并无与律劳卑勾结情弊并审拟玩忽洋商片

十二月(朱折)

再,啖咭喇夷目啖啖啤擅至省外夷馆居住,不遵法度,经臣等照例封舱,一面咨行水师提督派委参将高宜勇,督率炮台舟师,防堵夷船。并将办理情形奏奉谕旨:该夷目胆敢抗违,有无内地汉奸暗中唆使,必应严饬该府县密速访拿,从重惩办。其外夷贸易系洋商专责,兹该夷目来粤,该商等既不先行禀报,节饬传谕,又一无能为,殊属玩忽。著该督等查明有无情弊,严参究办等因。钦此。

嗣该夷兵船阑入内河,经臣等将怠玩参将高宜勇等参奏,一面

调集弁兵，水陆堵御，示以兵威，设法驱剿。该夷目悔罪吁求，当同兵船一并押逐出口。奏奉谕旨：该督等办理此案，尚合机宜，不失国体而免衅端，朕颇嘉悦。已革水师提督中军参将高宜勇，著俟枷号一月后即行释放。其看守炮台怠玩各弁，著一并枷满释放等因。钦此。当即钦遵，分别咨行去后。

兹据署水师中营参将余清呈报：已革参将高宜勇及守台怠玩之候补守备陈进宝等十员，均遵旨在海口枷号一个月，期满释放，陈进宝等俱咨部斥革。并据广州府等究出，嗜唠啤自澳门来省时，有通事引水人等希图与该夷目交结，听从引送，将该犯等照例问拟军罪，另详咨部。此外，并无唆使汉奸，其洋商人等审无别有情弊。

惟查捐纳布政司理问职衔之洋商严启祥即严显文，于夷目嗜唠啤来至省外夷馆以前，已知其在该商所保之港脚夷船居住，并不即时稟报，殊属违玩。应革去职衔，照违制律，杖一百，折责发落。总商伍敦元、卢文锦充当洋行商总，于夷目来粤既不先行查稟，迨节饬传谕，又无能为，实属不合。应各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散商潘绍光、谢棣华、李应桂、梁承禧、潘文涛、马佐良、潘文海、吴天垣失于查稟，亦属疏忽。应各减总商罪一等，杖七十，与伍敦元等均系职员，照例纳赎。据该府等审拟，由藩臬两司核详前来，臣等复核无异。

合并附片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依议。该部知道。

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年)

一、两广总督卢坤等奏为酌议 防范贸易外人章程折

正月二十八日(朱折)

两广总督革职留任臣卢坤、广东巡抚臣祁埴、粤海关监督臣彭年跪奏，为酌议防范贸易夷人章程，恭折奏祈圣鉴事。

外洋夷人来粤贸易，自乾隆二十五年奏定防范规条以后，嗣于嘉庆十四年、道光十一年，经各前督抚臣先后酌议章程，奏准遵行，立法已属周密。第奉行日久，或竟成具文，或渐生流弊。上年啖咭喇公司局散，该国商人贸易，司总无人。虽经谕飭该夷商寄信回国，仍派大班来粤管理，而现在商多人杂，事无统属，必应颁发章程，俾资遵守。

惟时事有今昔之殊，且啖夷公司既散，贸易情形与前亦稍有不同。除旧章无须更议，各条照旧申明晓谕，并将查办夷欠，严拿走私各章程，先经专案具奏外，尚有应行酌量增易规条。臣等率同藩臬两司详加筹议，肃体制以防逾越；严交结以杜汉奸。谨出入之防，专稽察之责，庶防范益昭详慎。仍严飭洋商公平交易，各顾大体，俾诸番共沾圣泽，咸凛畏怀，仰副皇上绥服远夷，慎重海防至意。

谨合词恭折具奏,并将酌议章程八条,另缮清单敬呈御览。^①
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览。

二、福州将军乐善等奏报英船侵入内洋 抗命放枪并妄递文书业已逐出折

四月二十四日(军录)

福州将军臣乐善、闽浙总督臣程祖洛、福建巡抚臣魏元烺、福州副都统臣张仙保跪奏,为夷舡阑入闽省熨斗洋面,并用小舡窜入内港,妄递呈禀,业已驱逐出洋,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闽省洋面,时有夷板夷舡往来游奕,前经臣程祖洛遵旨访查明确,委系奸民图利,勾引前来贩卖鸦片烟土,并告以内地官员驱逐夷舡,不肯用火器轰击,遂致该夷舡一见官舡,转敢施放枪炮情由,当将通夷奸民王略等拿获严办,先后奏蒙圣鉴在案。

嗣闻上年八月间,有啖咭喇夷舡在广东省滋事之案。臣等又严飭水师将领格外留心,了望驱逐,并委员查勘沿海炮台兵房,分别最要、次要、以次估修。数月以来,惟晋江、惠安一带洋面,夷舡忽隐忽现,时所常有,而一经舟师驾舡追赶,即扬帆远遁,尚无抗拒情形。究系何国之舡,亦复无可追求。

本年四月初九日午时,据报有双桅夷舡一只,经由五虎门之偏东,乘潮驶入熨斗内洋停泊。臣等当查该处洋面系闽安协左营所辖,离内港口岸仅二十里,离省城亦止一百余里。署副将张朝发之管事扮商舡只,前赴闽浙各洋诱缉盗匪。先经臣程祖洛札调副将潘标来闽安代办,因在厦门弹压,班兵尚未到营。署都司李飞熊又因监造金州战舡,兼顾巡洋。惟有署守备颜鸣亮一员在营代拆,代行

^① 章程现缺。

副将衙门事件,督率弁兵巡逻哨探,势难周密。随即会委兼署督标水师营参将高尔逊布、署福州府海防同知瑞光、署粮捕通判娄云,星夜先后驰往,督同闽县、连江各营县,示以兵威,译讯供情,严行驱逐,禁止内港舡只出口,查拿勾引接济奸民。并飞调海坛镇总兵程恩高,带领兵舡由南洋驶来,会同办理。又委署福州协副将文通、抚标中军参将德贵,沿江稽查汛地、把守隘口,整饬炮械去后。

詎该夷舡乘文武委员兵舡未集之时,于初九日夜四更,用杉板舡剥载夷人十四名,欲图阑入内港。经闽安把总颜鸣凤带领兵舡上前拦阻,该夷人胆敢持械抗拒,乘潮径进。颜鸣凤因系夷人,不敢冒昧格拒,致酿事端,随一面飞报沿江水陆营汛设法拦截,一面驾坐哨舡紧跟前进,以防奸民勾接。臣等于得报后揣其行动,恐尚有夷舡在外洋等候,先遣此舡前来探看路径,夷情诡谲,不可不预为之防。随飞调福宁镇总兵陈步云由北洋驶来,会合堵逐,并豫备木排柴舡,相机办理。仍饬署督标中军副将长春选带精壮兵丁,由省城西门外前往,驾舡飞追至闽清口地方。时署福州协副将文通已先由后赶上,见该夷船在河心停泊,该副将与闽清县知县梁岳东先后遣人扮作沿江居民,至其船边探询。有一会说官话之夷人口称,欲买茶叶、鸡、鸭。该副将所遣之人告以此处不通买卖地方,劝令回棹。该夷人送给夷书,人各一二本不等,仍欲扬帆前进。适该副将长春踵至,会同写帖晓谕,令其速即返棹。该夷人将帖取视,仍不理睬。该副将等复又写帖晓谕,该夷人胆敢将帖投之水中,并施放鸟枪,扬帆直前。时藩司郑祖琛告假回籍,路经该处,与该副将等见其情形凶恶,非可理喻,当即商量先督令弁兵开放不下铅子之鸟枪。因该小船尚不回棹,又放一抬炮,击中其帆。该夷船仍扯帆前行,该副将等复放一抬炮,中其船帮,该夷船始知畏惧,转帆回窜。因不知路径,误入小港,时值潮退搁浅,船不能行。有督标水师营把总林朝江(“林”字旁原有朱圈——编者)、左营外委李荣升先驾小船询问,该夷人俱各持刀相向,林朝江等告以我系天朝把总,特来查拿

奸民,尔等要砍我,恐尔大船亦不能出洋。该夷人即各收刀,取出皮凳与坐,并送茶汤。林朝江等问以意欲何为,则称我们有二人受伤,惟求带引归船,即日放洋,并手指一人伤在左膀,一人伤在右肩。林朝江等察看,该二人谈笑自若,均无苦楚情状,随将该杉板夷船系于哨船之尾,牵引出港,归并大船。

当该杉板夷船未回大船之事(时),参将高尔逊布、署同知瑞光、署通判娄云先后驰抵熨斗洋面,适海坛镇总兵程恩高于未奉札调之先出洋巡缉,驶至闽安洋面,遇风收泊五虎口外,望见熨斗有夷船,即亲督兵船前进,会同遣弁前赴夷船。译讯供词,始称特来收买茶叶、鸡、鸭,经该镇等谕以福建例不通商,令其速即开行。又据答称,伊等系唵咭喇国里华埔地方之船,船名架嚙喙番厘,船户名爱敦,在船共有七十五人,因广东生意艰难,装载些少棉花、棉纱、布匹、呢羽、铅铁、洋参等物,前来探听买卖,已遣人驾坐杉板小船赴总督衙门递呈,求奏准在福建贸易,只等杉板船回,即行开驾。等语。该夷人又以前过壶江岛时,曾向该处居民欲通买卖,居民因闽县出有禁止通夷告示,不允交接,即写字条,恳交委员代买食物,经委员严词回复。迨杉板夷船驶回大船后,该镇等又促令开驾,即据船户爱敦等四人肃整衣冠,驾坐杉板小船至程恩高船旁求见,程恩高等察看来势尚无他意,共同商定,准予传见。爱敦等三人一味恭敬,言语不通,内惟唵哩一人能说官话,执礼虽恭,而言辞狡黠。口称伊等探知福建米少,情愿运米百万前来消(销)售。该镇等皆以正言拒却,谕令开行。唵哩又称,伊等不得在闽贸易,难对伊国之主,必得递一呈禀,听候批回,方可开行。若决意不收,伊等又须惊动他省。将禀强留在舡而去。询以递禀何事,则坚不肯言。该镇等因事涉外夷,不敢专擅,将该夷所递禀函呈送前来。

臣等公同拆阅,虽无背谬之词,而该夷人始称来买茶叶、鸡、鸭,继又称载棉花等物求通贸易,后复称愿运米百万来闽销售。其禀内意直称探知闽省缺雨,运米前来接济,查其舡内,又实无米石。

查噍哩既通华语,必是曾至内地之人,明知闽省所产者茶叶,所需者棉花、米石,又见沿江一带,乡民用车戽水灌田,雨泽必稀,故前后四易其词,欲图诱惑愚民,与之勾通接济。且该夷舡驶抵熨斗时,副将张朝发并不在营,而称有禀交与副将转呈,并敢将开炮击其风帆、舡帮之人,目之为匪徒;又指将其杉板小舡牵带出港之把总,为指引进港。种种颠倒是非,无一非逞刁挟制之词,(朱批:所见不差。)宛似内地讼师口吻。

至副将文通等夷书,虽福建坊本无此整齐,确系内地刊印之书,询问夷人,既不肯吐实,而接书之人,又即营县所遣扮作居民之人,实已无从追究。核其辞句,皆系夸张西洋之教,荒诞不经,与十二年前胡夏米、甲利二人送与渔舡杨妹妹之夷书名目不同,意义略等。其遇人传送,希图诱感情形,亦复相似。且噍哩二字,声音亦均与夏米、甲利相近,恐即系十二年来闽之人。传询是年目击夷舡之武弁,据称现来夷舡比十二年之舡较小,噍哩是否即夏米、甲利,则不能指实。并据在熨斗弹压之文武官员金称,噍哩衣服、头发、面貌悉与西洋人相同,又不似内地汉奸。自应明白晓谕,俾知大义,而泊舡处所虽系内洋,一望无际,并无可以张贴告示之处。臣等共同商酌,由臣乐善、臣程祖洛、臣魏元烺三人联衔缮发印札,令海坛镇总兵官传谕知照,并将原禀发还。适福宁镇总兵陈步云遵调驶至,署闽安协副将张朝发亦闻信折回,兵威甚盛。该夷心生疑惧,不敢过舡查看札谕,仅令年甫十二之幼夷驾驶小舡前来查探。程恩高当将印札照抄一纸,连原禀一并交幼夷持去。迟延半日,爱敦、噍哩复至程恩高舡旁,口称抄札无印,恐系假捏,索看印札。程恩高等当将印札出示,噍哩细看后,即将抄札缴还,将印札眷藏怀中,称欲持此以取信国王,并无他意。程恩高等谕以此系总兵衙门存案印札,不应带去。该夷人再三恳求,不肯交还,随即驶回大舡,于四月二十日起碇,退至壶江洋面候潮,二十一日驶出芭蕉门守风,二十二日开放大洋,向东南而去。程恩高、陈步云亦带兵舡跟踪追逐,

并经臣程祖洛、臣魏元烺先后飞咨广东暨沿海各督抚知照，咨查广东现来夷舡是否系常往广东贸易之舡，移复备案。其台湾地方，亦先经臣程祖洛面嘱水师提臣陈化成，于渡台查阅营伍时，密告镇道厅营小心防范。惟该夷舡鬼蜮情形实所莫测，此次慑于兵威，无利可图，废然而返，难保不去而复来。臣等惟有严飭文武水陆各官，防守口岸，杜绝接济，先固藩篱，再示兵威。务使中心慑服，以仰副我皇上绥靖怀柔之至意。

至程恩高于办理此案，尚属认真得体。惟该夷人将印札持去，不向取回，实属失于检点。署守备颜鸣亮代办副将衙门事务，于夷船停泊内洋时不能严守口岸，实力堵逐，致使小船阑入内港，咎无可辞。相应请旨，将海坛镇总兵程恩高、署闽安左营守备事·金门镇标左营千总颜鸣亮交部分别议处。所有该夷遑递原禀及臣等所发印札，照录恭呈御览。

再，此次夹板夷船停泊之处，营哨齐集，并无民船往来；其窜入内港之小船，均有官船紧随驱逐，亦尚无居民交接贸易、收受夷书各情弊。副将文通、闽(闽)清县梁岳东所得夷书共九本，其书只二种，现将每种一本次(咨)送军机处备核，其余书本，均由臣等当堂烧毁。仍密查闽省各州县，并咨广东省一体密查，有无代刊夷书铺户，另行办理。臣等谨会同合同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水师提臣陈化成尚未内渡，不及会衔，合并声明。谨奏。^①

三、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报有一英船 驶抵浙江洋面已予驱逐片

六月二十七日^②(军录)

再，臣前准督臣程祖洛等以啖咭喇国夷舡拦入福建熨斗洋面

^① 据随手档记载：五月二十七日旁朱：另有旨。

^② 此系朱批日期。

业已驱逐咨会,饬属巡防等因。臣以闽、浙海洋一水相通,恐其彼逐此窜,即经飞咨提镇各臣及乍浦副都统督饬严防;一面札司移行沿海道府并各营县督率兵役,在于要隘洋面昼夜巡探。如有夷舡游奕,立即驱逐,不准停留。倘有奸民一人一舡私自傍拢夷舡,交接买卖,即行严拿惩办去后。

兹据护理宁绍台道吕子班、署宁波府知府叶申芎先后禀称:五月二十三日,据巡役探有夷舡一只,在外洋行驶,该护道等因镇海口岸最为紧要,当即驰赴该处,督县查办。时提臣戴雄派委后营游击金祥城、守营都司李宗白随同定海镇臣庄芳机督率兵弁,亦赴彼防堵。二十六日,据定海县禀报:该夷舡在白沙东首外洋寄碇,连日风狂浪大,兵巡各舡不能并拢。于二十九日经镇臣庄芳机饬令定左营游击戴恩过舡,谕令开行。该夷人见兵舡防堵严密,不能进内,外洋又绝无舡只近拢,无可希冀,于三十日启篷,由东南大洋而去。于六月初一、二等日从五爪山等处外洋驶过,经各弁兵跟踪驱逐,至极东大洋,望已无踪等情前来。臣查夷情狡狴,不可测度,视因防范谨严,窜逐而去,难保其不去而复返。且海洋风信靡常,该夷舡乘风行驶,或南或北,亦未可定,尤应先时预防,以免窜入。

除仍饬沿海文武严紧口岸,杜绝接济,一面飞咨两江、闽浙督臣暨江苏、福建抚臣并浙江各镇及乍浦副都统,一体严饬巡防外,合将驱逐夷舡出洋缘由,谨会同浙江提督臣戴雄附片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四、两广总督卢坤等奏报遵旨密查 代英船刊刻书本之铺户情形折

七月二十八日(军录)

再,臣等于道光十五年六月十七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

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奉上谕：本日据乐善等奏，暎咭喇夷舡入闽省熨斗洋面，并用小舡窜入内港，妄递呈禀，业经该将军等派委员弁严行驱逐出洋。并据副将文通等呈到夷人所递夷书，确系内地刊印之本，业谕乐善等严密飭查闽省各州县有无代刊夷书铺户，密拿办理。并据乐善等奏称，咨明粤省一体飭查。著卢坤等于广东各属严飭稽查有无此项夷书，并著查出代刊夷书铺户，严拿究办。至此次夷舡已由闽省驱逐出境，难保其不驶入粤洋，卢坤等务当严飭沿海员弁加意防范，稽查弹压，勿令滋生事端。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

又于六月二十一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五年六月初一日奉上谕：前据乐善等将暎咭喇夷人所递夷书咨送军机处，当经呈览，朕详加披阅：首页标明道光甲午年夏镌字样，并有图章，书中引用经书等语，断非外夷所刻。该国在粤东贸易来往，必有内地奸民通同勾引，刊刻传播，殊属可恶！且此书刻自上年，何以今春即由该国传至闽省？从此严切追究，不难得其确情。著该督抚等密速访查，务将代刊夷书之铺户拿获到案，究明此项夷书系由何人编造，何人送交该铺刊刻，确切指明，以凭查办。不准稍有讳饰，致干重戾。将此谕知卢坤、祁埏，并传谕彭年知之。夷书二本，著一并发给阅看。钦此。先后遵旨寄信前来，臣等当即钦遵，知会粤海关监督彭年一体遵照。

查此案，臣卢坤先准福州将军乐善等咨会，闽省于本年四月初间有双桅夹板夷舡驶入内洋，并有夷人驾坐杉板小舡阑入内港，散布夷书，业经驱逐，放洋远遁等情。当查闽粤洋面毗连，粤省又为外夷贸易之处，该舡所载有棉花等货物，难保不窜入粤洋，希图贸易，或在沿海一带散布夷书。随即飞檄南澳、碣石各镇及各海口文武严密稽查，如有此项夷舡驶入及散布夷书，即将夷舡驱逐，不准

① 此系朱批日期。

入口,一面查拿内地接收夷书及刊刻传播之人解究。嗣奉谕旨,又经臣祁埴钦遵会同严飭防范稽查去后。

兹据各员弁及洋商人等禀复,本年五月以后来粤夷舡,查无在闽省滋事之夷商爱敦舡只,亦无散布书本之人。臣等密访无异。惟夷情诡诈,难保不仍在内地洋面窜驶,现仍严飭沿海一带舟师营汛,留心防范,不得稍涉疏忽。

至奉发夷书二本,臣等逐细阅看,词白鄙俚,以劝人崇信其教主耶律苏为主,似即系历次查办之西洋天主教内书本,混将内地经书语句,割裂搀杂,冀惑中华士民之听,诞妄已极!

查啖咭喇在内地贸易已历三百年,其中留心内地书籍者自不乏人,而其书内文理之不通,仍不脱僻陋本色。此种夷书刊刻款式,均与内地坊刻相似,诚如圣谕,必有内地奸民勾引刊刻,必须拿获代刻之人,追究来历。

臣等于接到闽省咨会之后,先经派员密访,兹复行藩臬两司密飭广州府等,在于省城内外刻字店铺书坊及附近夷馆各处逐加查察,并遣人假扮外省商客,向各店铺购买夷人书籍,均不知有此种夷书名目。伏思啖夷在粤来往最久最熟,如其在内地刻印书籍,以粤省为最便,此时夷书在闽省败露,奸徒自必闻风匿迹。惟有不动声色,随时稽察,稍有踪迹,立即严拿,以杜传播。该国贸易夷人向来或在澳门居住,或在黄埔等处停舡,各该处均有刻字卖书店铺。现复密委候补知府周寿龄,改装易服,前往澳门一带访查。一经查获代刻传播奸徒,即当层层严切跟究,据实具奏,断不敢稍有讳饰,自干重戾。

所有查办缘由,臣等谨会同粤海关监督彭年,合词附片奏闻。谨奏。

道光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奉朱批:务要访获代刊之人,不准松懈。钦此。

五、福州将军乐善等奏复闽省内地铺户 并无代英船刊刻书本之人折

八月二十六日(朱折)

福州将军臣乐善、闽浙总督臣程祖洛、福建巡抚臣魏元烺跪奏，为遵旨确查闽省内地铺户并无刊刻夷书之人，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先后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奉上谕：乐善等奏，夷船阑入闽省熨斗洋面，并用小船窜入内港，妄递呈禀，业已驱逐出洋一折。该夷船在洋面游奕，如果去而复来，不遵法度，不服晓谕，即不能不慑以兵威。总在该将军等察看情形，认真防范，固不可妄希邀功，致滋事端，亦不得以驱逐了事，遂尔废弛，务当严飭文武水陆各员弁防守口岸，杜绝接济，俾该夷不能逞其伎俩，以惩奸诈而靖海隅。至该夷船呈到夷书，词句荒诞，殊属可恶！是否系内地刊印之书，著即严密飭查闽省各州县，有无代刊夷书铺户，密拿办理。已另谕卢坤等在粤省一体密查，从严究办等因。钦此。

又道光十五年六月初一日奉上谕：前据乐善等奏，啖咭喇夷船阑入闽省外洋，当即驱逐。并将该夷人所递夷书咨送军机处，当经呈览。朕详加披阅，其书首页标明道光甲午年夏镌字样，何以今春即由该国传至闽省？该国在广东贸易来往，其书自系广东内地代为刊刻，业经谕卢坤等密速访查矣。惟该夷人等鬼蜮情形，种种莫测，难保无闽省内地奸民互相勾引之事。该将军等惟当严飭各地方官密速访查，倘查明实系闽省铺户所刊，即行严拿究办。并讯明其书底本系由内地何人交铺代刊，逐一根究，务期水落石出，不得因该夷人等业经驱逐出境，将就了事，致有不实不尽。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臣等查噍咭夷船虽不准在闽省贸易,而漳州、泉州二府民人素多泛海为业,其赴广东贩买夷货者,不知凡几。且缘边岛屿未设水师镇守,以前本有番舶往来,互相市易,即近来亦尚有奸民潜往广东外洋,勾引夷船来闽售私之案,是闽省滨海居民,必有熟悉夷情之人。此次该夷船阑入熨斗洋面,虽尚无汉奸勾引确据,其所散夷书,闽省坊本亦无此整齐,而夷人既多鬼蜮,汉奸复甚诡譎,如谓夷书必非闽省所刊,臣等实不敢深信。先于夷船开行后,即已密飭查究,兹钦奉谕旨,复节次钦遵行司,通飭妥办。

臣等因思办此等事,但凭一纸官檄,飭属访查,既恐徒成具文,更防易滋惊扰。查闽省坊本书籍,类多宋体,其精于镌刻楷字之匠工,本不多得,今夷书所刊,皆系楷字,且尚工致,自应访查能镌楷书之工匠,比对字迹,如果相仿,即可从此根追。除离海较远之延、建、邵、汀四府,永春、龙岩二州,无庸复查外,计刻字工匠,以省城为多,漳州、泉州、厦门三处次之,若南澳、铜山、马巷、金门、海坛各处,地方甚小,读书识字者少,并无书铺工匠。如有官刻文书,向多在就近之漳、泉、厦门、省城各处刊刻,兴化、福宁二府,虽亦近海,亦有书铺,类多他处贩买,间有一二工匠所刻,甚属粗率,不成书本。臣等以购买书籍并欲觅工匠刊书为词,先于省城密飭府县访查工匠之家,无论经集诗文、稗词小说,每家购书一种,或一二本并数页,逐细核对,虽亦颇有工致者,与夷书绝不相类。时有委护汀漳龙道戴嘉谷自省赴任,该护道曾任漳州知府,熟悉情形,臣等复囑令于漳州府依言访购,并密飭泉州、厦门府厅县确查去后。

兹据先后送到购买各工匠新旧刻板书本,据称:泉州、厦门二处,止有四书五经读本及零星诗文说部,所刊多系宋字暨半宋半楷式样,并无能镌工整楷字之人。漳州府城,惟文林堂刻字铺藏书较多,有旧刻楷字性理精义等书十一种,散在各铺售卖,现亦并无能刊楷字工匠。臣等公同阅看,泉州、厦门所刊各书,字迹恶劣,既与夷书迥殊,即漳州府城文林堂旧刊性理精义等书,字板模糊,行格

参差，且多省笔缺画，亦远不若夷书之端整工致。复加访察情形，与该护道等所禀无异。现惟台湾一府尚未复到，是夷书之并非刊自闽省内地，似已可信。

第其书首页既标明道光甲午年夏鐫字样，诚如圣谕，何以今春即由该国传至闽省，其为由内地代刊，非闽即粤。臣程祖洛、臣魏元烺复查，现在审办私通夷船贩卖鸦片烟一案，内有王幅受一名，系由广东解到，随飭委员将夷书给阅，令其据实辨指。据供：伊在广东澳门时曾见有夷人手持夷书，虽因年久不能记忆何书，委非此种书本。至此书是否粤省所刊，伊亦不能辨认。反复开导，坚称不敢妄指。臣等现仍严飭各该地方官随时随处留心查察，见有字迹相类之书，即行澈底追求，务令水落石出，不敢以现在查无刊刻之人，稍形松劲。

至该夷船于四月廿二日开放大洋之后，并未复来。惟闽省洋面四通八达，历年来泉州府所属滨海各处，往往有夷船游奕，或扬帆径过，或在外洋寄碇。一经官兵驱逐，旋即开行，实不止一次，尚无滋事别情。臣等惟有钦遵训示，严飭文武水陆各员弁防守口岸，杜绝接济，俾夷人伎俩难施，自必无所希冀。设竟窜入内洋口岸，即当相机妥办，期于示威得体，弭衅遏奸，以仰副圣主慎重海防、淳淳告诫之至意。

除俟台湾镇道查复到日，如有代刊夷书之人，即飭提省审究，另行奏报外。臣等谨合词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现在虽已查明并非闽省刊刻，然沿海州县仍应严飭访查，不可一奏了事。虽闽省坊刻类多宋体，而夷书则小楷工致，焉知非鬼蜮伎俩，有意为之耶。

六、山东巡抚钟祥奏报英麦发达船驶至 东省海面未令越进已驱逐南去折

九月初一日(朱折)

山东巡抚臣钟祥跪奏,为噢咭喇夷船驶至东省,各汛海口均未准令越进,现已逐令南回,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噢咭喇麦发达夷船一只,随带小脚船二只,驶至山东文登县威海外洋,顺风逐至宁海州崆峒岛寄碇,业经臣将巡防驱逐,查起荒诞夷书,及候北风逐令南回各缘由具奏。钦奉上谕:一俟风发,驱令启碇南还,并将各岛口严加防范等因。钦此。遵复严飭所属,妥为办理。

该夷麦发达经文武多员围守谕逐,无由进口散书,连日南风,屡欲启碇,亦经飭阻,未许开行。七月二十九日得有西北风,即在崆峒岛押令启碇,水师北汛把总王帅门驾船跟逐出洋。时有水师北汛守备王兆鹏巡哨至彼,并经镇臣委令尾追押逐。因风色旋转旋歇,顺势飘泊在于文登之威海靖海各洋面寄碇,该营县随时严加防守,亦未许其驶进隘口。八月初八日北风大作,逐令启碇南行,逾时即不见该船踪迹(迹)。若能北风不止,计其出境南还,更当迅速。惟风信靡常,飘驶莫定,臣复飞咨江南、浙江、福建、广东、直隶、奉天各省,分别接押防堵。并咨登州镇臣,飭令舟师跟踪探逐,沿海营县亦仍令钦遵节奉上谕,妥为防办,不得以业已开行,即为了事。并查此次该夷欲行散布夷书,虽处处严堵,未得施其伎俩。第海洋辽阔,或于过往商船乘便散给,或由别省携来转相传播,于风俗人心大有关系。(朱批:所见甚属周到,办理甚好。)行令臬司飭属,于沿海口岸,大张晓谕,如有夷书,即行呈缴销毁;倘隐匿不缴,别经查出,即照邪教治罪,以免流传为害。

兹据镇、营、府、州、县等报,由藩臬两司会详前来,所有沿海各

汛,均未准夷船进口,现已逐令南回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七、两江总督陶澍等奏为英麦发达船 在江洋寄碇现已驱押出境折

九月初一日(朱折)

两江总督臣陶澍、江苏巡抚臣林则徐跪奏,为嗅咭喇夷船在江境洋面寄碇,现已驱押出境,仰祈圣鉴事。

窃照本年夏间,浙江定海洋面有夹板夷船游奕,江境连接浙洋,堵截巡防不可稍懈。叠经臣等严檄沿海镇营缜密防堵,并经苏松镇道添调川沙、吴淞二营弁兵,在于海口两岸炮台层层密布,不准一刻松劲。嗣闻该夷船已经浙江驱逐,而夷情狡诈,海面汪洋,飭令严密瞭探在案。

兹据苏松镇田松林、署松江府周岱龄各禀称,该镇驾舟在佘山洋面巡缉,接据外洋总巡游击汪士逵禀:八月十七日,瞭见北首外洋有夷船一只乘风而来,驶近吴淞海口外洋寄碇。该镇即带领兵船跟追到彼,并不许沿海小船驶近夷船。署上海县黄冕与苏松太道阳金城、署松江府周岱龄闻信,先后赶到,会同参将林明瑞、署游击韩永彩、守备杨光祚,带同营弁兵役查看。该夷船约长十余丈,带有脚船二只,船内约有四五十人,黄睛卷发,面貌系属西夷。内有能通汉语者,传令过船,询其名字及来意。据称:名麦发达,系嗅咭喇国人,船内装载洋米,来此售卖,并无别货,此外惟有劝世经书,欲分散劝戒,并需蔬菜数种等语。诘以既系嗅咭喇船,因何从北而来?据称,七月初二日,自广东开行,乘风驶入外洋到山东,并不从闽、浙、江南内洋寄碇。现由山东折回,迷路至此,是以从北而来。比即告以天朝定例,夷船只准在广东贸易,他处皆不许进口,并无须该

国米石。且天朝圣经贤传充布宇内，又安用尔等无用之书！至蔬菜食物，念尔等属在远人，酌量给予。随飭丁役购给数担。该夷人俯首无语，口称既不能贸易，当即候风驶回。惟所带之书遗置岸滩，即经黄冕飭役于其回船时对众抛入洋内。千总王嘉谟等将该夷人押回本船，飭令开行。该夷颇知感畏，口称一俟风顺即行回国。随于二十一日天气晴霁，风转西北，复又催令起碇开行，该夷人即于是日午后放洋，向南而去。经苏松镇亲督巡洋弁兵一路驱押过浙等情。臣等查该夷人自外洋乘风直抵山东，复又驶抵江境，显系图通贸易。今见沿海文武整齐严肃，自料难以进口，其放洋南回，谅不至去而复返。

惟夷情究不可测，仍飭各文武认真防查，并咨会浙江抚臣转飭驱押闽省出境。一面咨会两广督臣，确查该夷，严行禁办外。所有啖咭喇夷船在江洋寄碇，现在驱押出境缘由，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办理甚妥，仍须严飭沿海文武不时稽查，小心防范，断不准稍涉大意。尤当严禁内地无知图利之人暗中接济勾通，是为至要。毋忽。

八、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英人勾通吏役 行商贩烟及水师作弊等情片

九月初十日(军录)

再，臣访得永清县巨盗(朱划)田名望，一号赛雄信，又号小孟尝，与东安县葛儿城之(朱划)刘玉，一号天王刘玉，天津县杨村之(朱划)赵振邦，其父名狗熊，东安县渚河港之(朱划)陈二秃子，天津县之(朱划)高一桂、穆四、穆五等，歃血订盟，共有二十余人。南八县地方皆有窝子聚处，坐地分赃，地方官不敢往拿，故多讳盗改窃。刘玉系县捕头，为田名望之走线，赵狗熊父子多钱，为田名望之

保家，与京中番役交通。番子所养之贼，名土番子，皆田名望等之徒。田名望颇有技勇，时常身带截手刀潜入京城，踪迹诡秘，即有知者，不敢声张，恐被其报复也。臣既确有所闻，何敢不密行陈奏。

查从前直隶总督那彦成曾访得田名望，因无显著案迹，其人请以缉匪自效。后那彦成去官，田名望更无畏惧，其徒愈聚愈众，若不早除，恐成大患。但彼既与番子交通，查拿非易。又闻其习有邪术，善熬刑审，那彦成所以未能即办。应请旨密飭直隶总督及顺天府府尹严速查拿，务获到案，并严审刘玉、赵振邦等，自得其不法真情也。

又鸦片烟一节，臣闻从前夷人俱在澳门开装，有承卖总头叶四者，颇有势力，只许夷人兑换货物，不许售卖银两。后叶四以罪办去，夷人颇以为喜。有啖咭喇夷人铁头老鼠者，遂与洋行伍元和串通，移在大屿山屯船开装，自后俱用现银交易。其转运之窑口，俱在番禺县河岸一带，约共三十余家，俱系洋行司事，名曰马砖。并臬司差、广州府差、南海番禺县差及洋货铺之在十三行者，通同开设快蟹，即快艇，系督抚藩臬书差所办，约百余只。而南海、番禺及永宁通判之巡艇亦伙同装载。由大屿山载至窑口，其所经炮台及水师巡艇，均有规费，其窑口门面或钱铺或洋货铺买烟者，但言明时价，先兑现银，夜间即将烟送交于客所居之处。其烟实不在窑口本铺，而另藏于他屋地窖，房室最深，妇女亦多，以故地方官搜查不能到也。

应请飭下两广总督及水师提督先行密访，凡开设窑口、办理快蟹、盘踞屯艇之首从各犯，务按名拿究，重法惩办，毋令一人有漏，方可净绝根株也。谨奏。

九、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报英麦发达船 在浙洋暂泊已令开行折

九月二十三日(朱折)

浙江巡抚臣乌尔恭额跪奏,为嗅咭喇夷船暂泊浙洋,现已驱逐
开行,仰祈圣鉴事。

窃臣先准江苏抚臣林则徐转准山东抚臣锺祥咨明,有双桅嗅
咭喇麦发达夷船,从广东外洋驶入东省,于本年七月十九日在洋寄
碇,驱逐南下,咨会一体巡防等因。臣以浙江北洋与山东、江苏各
洋面一水相通。该夷船由北而南,必经浙洋,亟须先事预防。当经飞
咨提镇诸臣,并札司移行文武各员弁,多派兵船巡船,在洋迎探。如
遇该夷船入境,即壮声威押逐,并饬内地民人,不许一人一船傍近
交接去后。其时适有夷船一只,于八月十一日被南风阻回,在东西
柱外洋停泊,经定海镇臣庄芳机督同左营游击戴恩等,过船查验,
船有三桅,并非麦发达之船,人分黑白,计有五十七人,极为恭顺。
船内装载羽呢等货,问以来自何国,该夷人言语不通,未能对答。又
以手指点,令其开驶,不准在此逗遛。该夷人略有会意,亦以手指
画,察其情形,似系因风暂泊,风好即去之意。镇臣庄芳机随率同
兵巡各船三十余只,竖立旗帜,严加防范。只因连旬风雨,该夷船
旋开旋住,未能远驶。至二十日风色始顺,即扬帆向东远去,各兵
船跟踪追蹶,瞭探无踪。

又麦发达夷船,于二十五日驶至浙江乍浦沥港洋面寄碇,该参
将葛云飞赴船谕令开行,据称风顺即开。于二十六日卯刻起碇,经
定海镇兵船押逐南驶,由提臣戴雄查明,先后咨复。臣恐其去而复
返,又经咨行饬查。兹准镇臣庄芳机,以麦发达夷船已向东南外洋
一直远去,行驶如飞,跟接追逐,实已瞭望不见等因,咨报前来。臣
查浙省温州洋面,与福建毗连,其由深水大洋往南,即可直达广东。

海舶行驶,全凭风信,现在各夷船虽已远去,难保其不由闽赴粤。

除飞咨黄岩、温州各镇臣,督属认真巡查,如各夷船经由该处,即行驱押闽省交替。并咨会督臣程祖洛暨福建抚臣魏元烺转饬接逐,一面咨明两广督臣确查严禁外。臣谨会同浙江提督臣戴雄,恭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一〇、署两江总督林则徐奏报查明所属 各衙门俱无买食鸦片烟情事折

十二月初七日(军录)

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臣林则徐跪奏,为查明臣署及关务、盐务并武职各衙门,俱无买食鸦片烟情事,循例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案准部咨,钦奉谕旨:令各该督抚及地方等官,出具署内并无买食鸦片烟甘结,于年终汇奏一次。等因。钦遵办理在案。查上届地方文职,由臣巡抚任内汇奏,其关务、盐务及所属武职,均由督臣取结办理。兹届道光十五年年终奏报之期,据署江苏按察使积拉明河、两淮盐运使俞德渊先后详报,文武各署查明并无买食鸦片烟情事,呈请具奏前来。臣复查无虞(异)。所有臣署内亲属、幕友以及长随、书役人等,均无前项情弊,即各关监督并兼管之盐务、专辖之营员各衙署,亦查无阳奉阴违之事。臣惟有随时严密察访,不敢因各署现无买食之人,稍存疏忽,以仰副圣主整饬风俗之至意。

除取齐各结,由臣加结另行咨部查核外,合将各署查无买食缘由,谨循例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奉朱批:既无买食鸦片之人,自明岁为始,毋庸具奏。钦此。

一一、江西巡抚周之琦奏为编查保甲 及查无私种鸦片折

十二月十九日(军录)

江西巡抚臣周之琦跪奏,为编查保甲、棚民及查无种鸦片,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嘉庆二十年正月钦奉上谕:编查保甲,于秋收后责令该管道府直隶州亲往协查禀报,岁底汇奏一次。又于道光四年五月钦奉上谕:著各督抚等严飭该府州县,将棚民逐细查察,按十户设立甲长,每年递换门牌,随时抽验。又于道光十年十二月钦奉上谕:卢荫溥等奏,议复孙尔准奏严禁内地种卖鸦片烟章程一折,各督抚即责成该管道府,督飭各属实力查禁,乘抽查保甲之便,于春间赴乡稽查一次,将有无私栽鸦片出具印结,年底由司会齐咨部。并著各督抚于每年具奏编查保甲折内,一并详晰声叙各等因。钦遵在案。

臣查江西棚民,向均编入保甲,一体抽查。兹本年秋收后据各厅州县,督率保长人等,将土著及棚民户口逐一查明,改填门牌。查察各棚民均系安分守法,并无斗狠健讼及容留匪类情事。又先于春间亲诣各乡山头地角遍查,均无私栽罌粟形迹,经该管道府直隶州按册抽查,由两司核对具详前来。臣以编查保甲为除莠安良善政,奸民种卖鸦片,有害民生,全在地方官随时查办。现仍谆飭各道府州,督率所属,认真查拿严禁。务使匪戢民安,毋得日久生懈。

除将各属查无私栽鸦片印结咨部外,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六年正月初十日奉朱批:既无私栽鸦片之事,自明年起无庸具奏。编查保甲,仍著加倍认真,照例奏闻。钦此。

一二、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报复查保甲严禁鸦片折

十二月二十日(军录)

浙江巡抚臣乌尔恭额跪奏，为敬陈复查保甲，并严禁鸦片各事宜，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查嘉庆十九年间，钦奉上谕：编查保甲，州县于秋后先行晓谕各村庄保长人等，将本村户口自行逐细查明，造具草册呈送。该管州县，亲往复查，将门牌照改填写，按户悬挂。仍责令该管道府亲往抽查，禀报督抚，于岁底汇奏一次等因。又于道光十一年叠奉谕旨：内地奸民人等有种植煎熬鸦片烟者，各督抚即责成该管道府，督飭所属实力查禁，乘抽查保甲之便稽查一次，将有无私栽鸦片，出结咨部，于每年具奏编查保甲折内，一并详晰声叙。仍令各督抚及地方府道州县等官，出具署内并无买食鸦片烟各甘结，于年终汇奏一次等因。钦此。

臣查保甲之法，于禁暴诘奸最为善政；鸦片之害，于人心风俗均有关系，全在地方官实力稽查，随时拿禁，庶可除莠安良。而种植鸦片烟苗每在秋收以后，正在各州县复查保甲之时，尤当随地留心，不使稍滋萌孽，以塞兴贩之源，并绝买食之路。节经臣行司飭令周密编查，一面将鸦片严行示禁，并查拿结报在案。

兹据布政使钱宝琛、按察使刘韵珂查得，道光十五年分，据杭州等府属于秋收后复查保甲，计男女大小共二千八百四十七万七千五十四丁口，俱按户查册，将门牌改填，取具互保甘结。其种山棚民及内河舡只，亦一体查填门牌，并无匪徒混迹。并据该厅州县及各道府具报，于因公下乡及抽查保甲时逐加察看，各境内尚无栽种鸦片之处，严查署内，亦无买食之人。惟奸民往来贩卖，在所不免。自上年获犯廖得观以后，本年又据钱塘等县会营查获夏金声等犯，均经分别惩办，俾知儆畏，冀除积习等情。具详前来。

伏查保甲法行，一邑之中，不啻烛照，而数什宵小自无从托足。至于鸦片产自外洋，害贻内地，已非一日，整顿之法，惟有严拿澈究，有犯必惩，颓风乃能渐挽。今据各厅州县复编牌册，于保甲内户口均有稽考。并将兴贩买食鸦片各犯陆续拿获，诚恐始勤终怠，臣惟有督饬该司道府，不时查察。如有奉行不力之员，立即严参示惩，以仰副圣主整饬地方、绥靖闾阎之至意。

除取结另行咨部外，合将复查保甲及严禁鸦片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六年正月初九日奉朱批：既无栽种买食之人，嗣后毋庸具奏。至编查保甲，必当认真查办，照例具奏。钦此。

一三、护理安徽巡抚·布政使佟景文奏为安徽 查无种植鸦片及各官署亦无买食情弊折

十二月二十二日(军录)

护理安徽巡抚·布政使臣佟景文跪奏，为查明安徽省各属并无种植罌粟花，及各官署内，亦无买食鸦片烟情弊，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道光十一年升任抚臣邓廷楨遵旨查明复奏，严禁各属种作鸦片烟，并就地方情形拟定治罪专条。钦奉上谕：邓廷楨奏，遵旨严定查禁鸦片烟章程一折，据称：查明安徽省现在尚无私种罌粟花、熬烟贩卖之事，惟徽州、宁国、广德等属毗连江浙，山地居多，恐有外来棚民串通该处业户私种分肥，著该抚于每年初冬春尽时，两次委员严查。并令按季禀报，责成该管道府，于年终出具所属并无种卖鸦片烟切实印结详报，该抚于每年年终具奏一次等因。钦此。又奉谕旨：刑部复议给事中刘光三奏，请酌加食鸦片烟罪名等情，严定条款具奏。著照所议。嗣后军民人等买食鸦片烟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仍令指出贩卖之人，查拿治罪。如不将贩卖之人指出，

即将食烟之人，照贩卖为从，例杖一百，徒三年。职官及在官人役买食者，俱加一等治罪。仍令各该督抚及地方道府州县等官，出具署内并无买食鸦片烟各甘结，于年终汇奏一次。如本官徇隐不究，从严参处。该部即移咨吏、兵二部查照办理，并通行各直省督抚一体遵照。钦此。

所有节年查办缘由，均经升任抚臣邓廷桢于岁底奏闻在案。今届道光十五年，例应照旧查办，业经升任抚臣飭司，于春尽冬初，两次委员分赴徽州、宁国、广德三府州所属，会同地方官严查去后。兹据署藩臬两司会详，据委员等查明徽州、宁国、广德等府州属并无种植罌粟花、熬烟、贩卖情弊，由司取具印结具详等情。臣又查明所属文武各官署内，并无买食鸦片烟情事，亦经由司取结，详请具奏前来。臣伏思地方种植罌粟花、熬烟贩卖，不但贻害善良，抑且大妨耕作。至官员署内买食鸦片烟，更属有干功令。今虽查明并无此弊，犹恐日久玩生。臣惟有随时随地留心稽察，以期仰副圣主诰诫谆谆之至意。

除将甘结备案，并将臣署内查明并无买食鸦片烟，出具印结咨部外，谨将遵办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六年正月初七日奉朱批：既无种植买食者，嗣后年终毋庸具奏。钦此。

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年)

一、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严行禁阻烟船进口 并勿任烟船水手登岸事上谕

正月二十六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邓、广东巡抚祁、水师提督关，传谕粤海关监督文祥。道光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奉上谕：

本日据祁垣等奏，上年十一月，洋商伍绍荣等转据暎咭喇国夷商禀称：夷人来粤贸易，必须传递书信，今有港脚烟船，能行逆风，欲行进省递信，恐沿途炮台关口，疑虑驱逐，信达转禀飭行知照。等情。该督等飭令洋商传谕该夷人不准进口。并访闻此船系为包揽各夷商送信而造，此次到来，欲将船卖给澳夷，因无人承买，是以尚未回国，亦不敢进口等语。外夷递送书信，向有章程，自应循照办理，何可以诡异不经之船，擅入海口？暎夷素性诡诈，虽现据查明烟船并无滋事情形，准既已飭禁不准进口，乃仍欲驶入内洋，实属藐玩。著邓廷桢等严飭各营县及虎门各炮台，随时查察，严行禁阻防范。并谕飭澳门西洋夷目，派拨夷兵，在南湾一带巡查，勿任烟船水手人等登岸滋事。仍即驱逐开行回国，毋令久泊外洋。倘该夷人不遵法度，竟肆桀骜，立即慑之以威，俾知儆惧。该督等务当熟筹妥办，

循照旧章,不得稍有疏懈。将此谕知邓廷桢、祁埴、关天培,并传谕新任粤海关监督文祥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为驱逐英船回国片

二月一日(朱折)

再,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内,有暎咭喇国递送书信之港脚烟船欲行进省递信,恐沿途炮台关口疑虑驱逐,由在粤夷商信达洋商转禀飭行知照。经前署督臣祁埴查外夷护货兵船及别项船只,止准在外洋寄碇,不准擅入海口。此等诡异不经之船,未便准其擅入黄埔,飭令洋商传谕不准进口。倘该夷不遵法度,将船驶至,即开炮震慑,示以兵威。

嗣据文武各员禀报,瞭见该烟船自伶仃洋开行,往内洋行驶,将至沙角洋面,沙角炮台即点放号炮,南山、镇远、横档、大虎各炮台,亦闻声开炮接应。该烟船畏惧转舵,驶出外洋,仍至伶仃南湾海面湾泊,尚未开行回国,亦不敢进口等情。当即会同提臣,谕飭水师将领防范驱逐回国,并飭澳门夷目派拨夷兵,在于南湾一带巡查,勿任烟船水手人等久泊滋事,并经附片奏闻在案。

臣到任后,复咨行飭查驱逐,务使震慑声威,遵驶回国,勿任玩违。兹据署澳门同知郭际清暨水师提标中军李贤禀报:瞭望烟船,自经禁止进口,即泊伶仃洋面,将船旁车轮及船面所竖烟管,全行拆卸收藏船内,架起桅樯,闻欲回国,不敢违例擅进。随不时差探,据引水报称:瞭望该烟船,于十六年正月初二日由伶仃洋起碇,向万山外洋东南远去,实已震慑声威,凛遵回国,现在了望无影等情。呈报前来。

查暎咭喇夷情狡诈,此等诡异不经之船,非但不宜准其借词进口,尤不可听其久泊外洋。今经严飭驱逐之后,该夷船即震慑声威,不敢擅入,撤去烟轮,架竖桅樯,遵驶回国,尚知畏法。

除仍飭随时防范外,谨会同水师提督臣关天培附片奏明,伏祈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三、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为鸦片烟例禁愈严 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

四月二十七日①(夷务清本)

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

鸦片烟本属药材,其性能提神、止泄、辟瘴,见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谓之阿芙蓉。惟吸食既久,则食必应时,谓之上瘾。废时失业,相依为命。甚者气弱中干,面灰齿黑,明知其害而不能已。诚不可不严加厉禁,以杜恶习也。

查鸦片之类有三:一曰公班皮,色黑,亦谓之乌土,出明雅喇;一曰白皮,出孟买;一曰红皮,出曼达喇萨。皆暎咭喇属国。乾隆以前,海关则例入药材项下,每百斤税银三两,又分头银二两四钱五分。其后始有例禁。嘉庆初年,食鸦片者,罪止枷杖,今递加至徒、流、绞监候各重典,而食者愈众,几遍天下。乾隆以前,鸦片入关纳税后,交付洋行兑换茶叶等货。今以功令森严,不敢公然易货,皆用银私售。嘉庆年间,每岁约来数百箱,近竟多至二万余箱。每箱百斤,乌土为上,每箱约价洋银八百圆;白皮次之,约价六百圆;红皮又次之,约价四百圆。岁售银一千数百万圆,每圆以库平七钱计算,岁耗银总在一千万两以上。夷商向携洋银至中国购货,沿海各省民用,颇资其利。近则夷商有私售鸦片价值,无庸挟资,由是洋银有出而无入矣。国家承平垂二百年,休养生息,财帛充牣,欣遇我皇上躬行节俭,为天下先,宜乎黄金与土同价矣。然向常纹

① 此系朱批日期。

银每两易制钱千文上下,比岁每两易钱至千二三百文,银价有增无减,鹺务易盐以钱,而交课以银,盐商赔累甚重,遂致各省鹺务俱形疲敝,非银有偷漏而何?以中原易尽之藏,填海外无穷之壑,日增月益,贻害将不忍言。

或欲绝夷人之互市,为拔本塞源之说。在天朝原不惜捐此百余万两之税饷。然西洋诸国通市舶者千有余年,贩鸦片者止啖咭喇耳,不能因绝啖咭喇并诸国而概绝之。濒海数十万众恃通商为生计者,又将何以置之?且夷舶在大洋外,随地可以择岛为廛,内洋商船皆得而至,又乌从而绝之?比岁夷舶周历闽、浙、江南、山东、天津、奉天各海口,其意即在销售鸦片,虽经各地方官当时驱逐,然闻私售之数亦已不少。是虽绝粤海之互市,而不能止私货之不来。

或谓有司官查禁不力,致令鸦片来者日多。然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借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道光元年,两广督臣阮元严办澳门屯户叶恒树,夷商无可托足,因自贩于零丁洋,其地在蛟门以外,水路四通,有大舶七八只终岁停泊,收贮鸦片,谓之趸船;有省城包买户,谓之窑口。由窑口兑价银于夷馆,由夷馆给票单至趸船取货。有来往护艇,名曰快蟹,亦曰扒龙,炮械毕具,亡命数十辈,运桨如飞,所过关卡均有重贿,遇兵役巡船向捕,辄敢抗拒,互致杀伤。前督臣卢坤调派水师副将秦裕昌、香山知县田溥等,拿获梁显业贩卖鸦片船只,起出烟泥一万四千余斤,格杀生擒者共数十人,并按治窑口匪犯姚九、欧宽等,籍产入官。查办非不认真,而此风终未能戢。盖凡民之畏法不如其鹺利,鬼蜮伎俩,法令实有时而穷。更有内河匪徒冒充官差,以搜查鸦片为名,乘机抢劫。臣前在广东署臬司任内,报案纷纷。至裁赃讹诈之案,尤所在多有。良民受累者,不可胜计。此等流弊皆起自严禁以后。究之食鸦片者,率皆游惰无志、不足重轻之辈,亦有年逾耆艾而食此者,不尽促人寿命。海内生齿日众,断无减耗户口之

虞,而岁竭中国之脂膏,则不可不大为之防,早为之计。今闭关不可,徒法不行,计惟仍用旧例,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夷人纳税之费轻于行贿,在彼亦必乐从。洋银应照纹银一体禁其出洋,有犯被获者,鸦片销毁,银两充赏。至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或效职从公,或储材备用,不得任令沾染恶习,致蹈废时失业之愆。惟用法过严,转致互相容隐。如官员、士子、兵丁私食者,应请立予斥革,免其罪名,宽之正所以严之也。该管上司及保结统辖官有知而故纵者,仍分别查议。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

或疑弛禁于政体有关。不知觴酒衽席皆可戕生,附子、乌头非无毒性,从古未有一一禁之者。且弛禁仅属愚贱无职事之流,若官员、士子、兵丁仍不在此数,似无伤于政体。而以货易货,每年可省中原千余万金之偷漏,孰得孰失,其事了然。倘复瞻顾迟回,徒徇虚体,窃恐鸦片终难禁绝,必待日久民穷财匮而始转计,则已悔不可追。

臣以一介菲材,由给事中仰沐圣恩拔擢,历官中外,前任岭表监司将十年,报称毫无,深自愧恨,而于地方大利大害,未尝不随时访问。因见此日查禁鸦片,流弊日甚一日,未有据实直陈者,臣既知之甚确,曷敢壅于上闻。伏乞皇上密飭粤省督抚及海关监督,确查以上各情节如果属实,速议变通办理章程,奏请宸断施行,庶足以杜漏卮而裕国计。

四、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弛内地 民人栽种罌粟之禁片

四月二十七日^①(夷务清本)

臣更有请者,鸦片烟土,系用罌粟花结苞时刺取津液,熬炼而

^① 此系朱批日期。

成。闽、广、浙东、云南，向有栽种罌粟制造鸦片者，叠经科道各官奏请严禁，内地遂无人敢种，夷人益得居奇，而利藪全归外洋矣。其实中原土性和平，所制价廉力薄，食之不甚伤人，上瘾者易于断绝。前明淡巴菰来自吕宋，即今之旱烟，性本酷烈，食者欲眩，先亦有禁，后乃听民间吸食，内地得随处种植，吕宋之烟遂不复至，食之亦竟无损。今若宽内地民人栽种罌粟之禁，则烟性平淡，既无大害，且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特虑夺南亩之地力，荒农夫之耕作，则关系匪轻。但以臣所闻广东省情形言之，九月晚稻刈获既毕始种罌粟。南方气暖，二三月便已开花结实，收浆后乃种早稻，初无碍于地力，而大有益于农夫。

应请敕查各省旧种罌粟处，如果于早晚两稻均无妨碍，亦准听民之便。庶外洋无奇可居，而夷舶之私售鸦片者，久之可以渐绝，此亦转移之微权。是否可行，合并陈明请旨。

五、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会议许乃济 奏请弛鸦片之禁事上谕

四月二十九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邓、广东巡抚祁，传谕粤海关监督文祥。道光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奉上谕：

据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近年以来，夷商不敢公然易货，皆用银私售，每岁计耗内地银一千万余两之多，请变通办理，仍准其以货易货等语。著邓廷桢等会同妥议具奏。原折钞给阅看。将此谕令邓廷桢、祁埏，并传谕文祥知之。钦此旨。遵寄信前来。

六、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体察洋钱流布内地银两流出外洋情形酌定章程事上谕

五月十八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邓、广东巡抚祁，传谕粤海关监督文祥。道光十六年五月十八日奉上谕：

本日据御史沈镛奏外省行用洋钱请量为裁制一折。据称：洋钱来自外洋，虽系用银铸造，成色甚属低潮，外夷携来内地，换回足色纹银，每年难以数计。内地商民，多以洋钱便于使用，更可多换钱文，甚至元宝银两，亦须换作洋钱，再换制钱，方为得利。其稍荒僻之区，则但知有洋钱，而不知有银两，数年以后，到处俱以洋钱交易，关系尤非浅鲜等语。

洋钱流布东南，已非一日。前于道光十二三年间，曾经地方官晓谕商民人等，不能骤行禁止，势所必然。朕思洋钱来自外洋，流布广东，而后遍及他省，若外洋来粤贸易，以货易货，实力稽查，银两不准出洋，洋钱价值，自可不至昂贵。著邓廷桢等，体察情形，酌定章程，据实具奏。要在日久遵行，毫无窒碍，方为至妥。不得以空言塞责，致日久仍属具文也。将此谕知邓廷桢、祁埴，并传谕文祥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七、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筹议 禁塞奸商贩烟漏银事上谕

六月二十三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邓、广东巡抚祁，传谕粤海关监督文祥。道光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奉上谕：

鸦片烟来自外洋，流传内地，为患甚巨。前经太常寺少卿许乃

济具奏,当降旨著邓廷楨等会同妥议。本日复据姚元之奏称:现今银贵钱贱,推其致匱之由,大抵为贩卖鸦片烟土出洋之故。并闻有伍姓洋行,暗与交通,立有照票,包揽买卖等语。著该督等将折内所指各情节,逐款悉心妥议,务当通盘筹画,力塞弊源。毋令奸商翫法营私,于民生国计,两有裨益,方为尽善。邓廷楨经朕特简总督大员,品学素优,前在巡抚任内,颇能办事,若能将夷商现在情形,立法周密,期于久远无弊,庶不愧为国出力大臣。倘颯预了事,但顾目前,日后更滋流弊,该督不能当辜恩溺职重咎也。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知邓廷楨、祁埴,并传谕文祥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八、两广总督邓廷楨等奏复应准许乃济 所奏弛鸦片之禁并拟章程九条折

七月二十七日(夷务清本)

两广总督邓廷楨、广东巡抚祁埴、粤海关监督文祥奏。

窃臣等于道光十六年五月十九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四月二十九日奉上谕:据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钦此。(上谕内容已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仰见我皇上轸念边疆生计,勤求利弊之至意。臣等跪诵之下,不胜钦服。当即传谕粤海关监督臣文祥遵照,并将抄发原奏公同阅看,一面会同详加采访,一面飭行两司确核妥议去后。兹据藩司阿勒清阿、臬司王青莲会议详复前来。

臣等伏思,立制贵乎因时,为政先宜除弊,若除弊而弊益甚,则不得不因时急筹变通之策。窃惟鸦片一物,来自外夷,流入中国,历有年所。雍正、乾隆年间,载在海关则例,列入药材项下,原无禁止贩卖吸食之例。迨嘉庆四年,前督臣觉罗吉庆议以外夷之泥土,易中国之货银,殊为可惜。且恐内地人民辗转传食,废时失业,奏请

不许贩卖,犯者拟罪。递加至徒、流、绞首,立法不为不严。无如民之畏法,不如其骛利。自奉禁以后,奸徒狡焉思逞,日渐增多。或趸船揽贮于外洋,或窑口潜藏于内地。或快蟹扒龙等艇飞棹走私,或棍徒借口搜查,肆意讹抢。其初本寻常之物,市井吸食,无所顾忌,值亦甚廉。今则禁令愈严,私贩愈巧,每年所耗内地银两,为数愈益不貲。

臣等细核原奏,胪陈时弊,均属实在情形。所请弛禁变通办理,仍循旧制征税,系为因时制宜起见,似应请旨准照原奏。嗣后如有外夷贸易带有鸦片,准令该夷商人入关报税,仍照乾隆以前海关则例定额征收,并同别项呢羽等货,一体交与洋行。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私售。由此实力遵行,递年可免中国千万余金之漏卮,洵属清源截流之急务。而税额轻于行贿,偷越之弊,不戢而自消;兴贩等诸常货,诈扰之风,不禁而自绝。闾阎省无穷之讼狱,即狂狷少若干之罪囚。况官员、士子、兵丁,仍限以制,不准吸食,犯者立予斥革。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使知耽嗜者皆暴弃自甘之辈,不齿于衣冠文物之中。愧悔既生,湔除自力。盖变化之端,基于愧厉,诚如原奏,亦无伤于政体。如蒙俞允,弛禁通行,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惟立法之初,诸须筹计万全,而禁止纹银出洋一节,尤关紧要。若章程稍未周妥,则不数年而流弊又滋,殊非经久之道。臣等公同商榷,并与藩臬两司审时度势,再四熟商,谨酌拟章程九条,另缮清单,恭呈御览。

一、以货易货,应计全数抵算,不准影射也。查鸦片弛禁,原为杜绝私售匪财起见,必将夷船鸦片,责成保商协同总商,核定该价若干,衡量内地之货,该价若干,银数相等,彼此以货全数抵易,不得用银购买。查天朝出产贵重适用货物,多于外夷数倍,以货抵货,有赢无绌。若偶遇所来鸦片过多,所需内地之货较少,不敷抵等,而夷船即须回帆,则由保商先行收税代纳。其鸦片除易货外,余俱起贮该行,该保商眼同夷商,核明所存确数,具报监督衙门立案,随时

代销,销竣,仍与承卖鸦片之商同禀销案。将来夷商来粤,仍照数
以货抵还,不准借找价之名私行找给银两。仍责成殷实总商严加
稽察,于夷船出口时,总保各商加具并无夹带纹银切结,呈送查考。
如有用银私买,或找给价银者,即据实禀出,从重究惩。并将鴉
片入官变价,已经转卖者,追价入官。如总保各商通同徇隐,一
并究惩。

一、水师巡船及各关口员役,宜责令专在隘口稽查,不准出洋
借词滋扰也。鸦片虽经弛禁,而商民趋利若鹜,诚恐仍向夷商私自
交易,则纹银偷漏,仍所不免。应责令水师巡船及各关口员役实力
稽查,遇有私银出口,即行拿解究办,所获银两、船只全数充赏,以
示鼓励而杜偷越。但纹银出洋,既有从出之地,亦有必出之途。从
出之地,则在附近洋行;必出之途,则在出口要隘。止须于止(此)
处认真查察,不虑其飞渡外洋。若一经出海,则散漫无稽,兵役匪
徒借口巡缉,不但不能扼要,且恐滋生事端。所关非细,仍应严行
饬禁。

一、洋银应照旧章仍准带回三成,并先确查来银数目,以杜欺
隐也。查夷船向多载运洋银来粤,以备易货找价及回帆水脚之需。
如进口货多,出口货少,其洋银即有余剩,势不能禁其不行带回。溯
查嘉庆二十三年,前粤海关监督臣阿尔邦阿因夷人带回洋银,并无
限制,咨经前督臣阮元,议以准其带回三成,余听借给别夷办货输
税,迄今循行无异。兹鸦片来船,或因载运无多,挟资以图易货找价
者,亦所不免,似应仍照旧章办理。惟夷船带来洋银,为数多寡不
等,如剩银十万圆,自应准其将三万圆带回。若剩银至二十万圆,即
须示以限制。应请嗣后夷船带来洋银余剩至十万圆者,准其带回
三成,如至二十万圆以上,无论鸦片及别项货物船只,均准令带回
五万圆为止,不得再溢此数。仍先于该夷船进口报验时,责成保商
查明来银确数登记,以为将来除用核存按成给带之准。并责成总
商保商一体实力稽察,倘吏胥人等虚查捏报,严拿惩办,总保各商

徇隐舞弊，一并究惩。

一、鸦片应与别项洋货一例交易，不必设局专办也。查货殖之道，操赢制余，各有其术，人弃我取，见亦不同，势难合众情而一之。今鸦片既循旧制，准其入口交易，即属药材，与他货无异。若设立专局经理，恐易启垄断居奇之渐。宜听夷人择行自报保商，报验输税，毋庸另设公局，庶奸徒不得把持牟利，于夷洋两商均有裨益。

一、额税宜遵旧制，不必加增，并严禁需索陋规也。查粤海关则例：鸦片每百斤征正税银三两，加一火耗银三钱。仍照奏定归公规例，加收担头分头等银八分六厘。虽鸦片有乌土、白皮、红皮之分，贵贱不同，而按斤纳税，则统归一致。诚以税重则必避税而走私，税轻则不肯走私以冒险，而额有一定，胥吏亦免上下其手。前人立法，具有深意，今应仍照旧额输税，不必增添。但恐弛禁之初，胥吏夤缘为奸，借词索取陋规，则税轻而陋规转致倍蓰。既失怀柔远人之意，且必以入口为畏途，仍以走私为得计。应严行出示晓谕，正税之外，不准丝毫需索，违者照蠹役诈赃例究惩。

一、价值不必预定也。查货殖之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理有固然。故价值之低昂，视乎物力之赢绌，与销售之畅滞本不能限以定数。今鸦片弛禁之初，骤令贵买贱卖，势所难行。且人情贵贵物而贱贱物，严禁鸦片之时，居奇者每得肆其奸，一经弛禁流通，则是寻常药材，非难得之物，曩之宝而秘之者，行且弃之如遗，价必日减日贱。若预为定价，转致将来窒阂难行。所有价值，应听其长落随时，毋庸预定。

一、内地各省海船运销鸦片，应由粤海关印给执照也。查向办贸易章程：无论何省海船置买洋货，一律赴粤海大关请给印照，详注货物数目，不准私买。并咨明各省通行查照，于各海口严行稽查。如有海船运回外洋货物，查无海关印照，即属私货，照例究办，

船货入官,立法最为周备。今鸦片既经弛禁,商人承受运销,与洋货无异。应查照旧章,凡内地各海船承买鸦片,亦投明洋商,以货易货,赴海关请领印照行运,即由海关移咨各该省查照。庶粤省及各省海口均有稽考,可杜内地海船在外洋向各夷船私买私卖、偷漏银两之弊。

一、民间栽种罌粟,似可稍宽厉禁也。鸦片之为物,情柔而性刚,情柔则甘之如饴,性刚则易于致病。外夷制造之法,言者不同,大率不能无毒。闻近年内地间有私造者,不过以罌粟津液煎熬而成,性稍平易,为害遂轻。与其徒向外夷设法防闲,不若听令内地有所抵制。似宜稍宽厉禁,无事严查。若恐愚民舍本逐末,妨碍农功,惟应出示晓谕,凡山头地角不成丘段处所,准其栽种,不得占种良田,致伤本计。

一、官员、士子、兵丁,宜严行饬禁,不准吸食也。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原奏内称:食鸦片者,率皆游惰无志之辈,亦有年逾耆艾而食此者,不尽促人寿命。海内生齿日繁,断无减耗户口之虞。至文武员弁并士子、兵丁,或效职从公,或储才备用,则不得任其沾染习气,致蹈废时失业之愆等语。查用法太严,则犯法者巧于逃犯(匿),转致互相容隐。自不如宽其禁令,动其廉耻,可冀渐知迁改。原奏之意,申其戒于官员、士子、兵丁,而宽其法于齐民,于禁抑之中寓期免之意,亦潜移默化之道。应如所议,此后民间贩卖吸食,一概勿论。若文武员弁并士子、兵丁私卖吸食,即立予褫革,以为不自振拔者戒。仍行知各省文武衙门,严饬所属,一体实力遵照。若阳奉阴违,将该管上司交部议处。

九、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议奏 查拿贩烟之奸商等事上谕

八月初九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邓、广东巡抚祁，传谕粤海关监督文祥。道光十六年八月初九日奉上谕：

据内阁学士朱嶠奏，申严鸦片例禁，并给事中许球奏敬陈管见各一折，又另片奏严治汉奸等语。鸦片烟来自外夷，流毒内地，例禁綦严，近日言者不一，或请量为变通，或请仍严例禁，必须体察情形，通盘筹画，行之久远无弊，方为妥善。著邓廷桢等将折内所奏如贩卖之奸民，说合之行商，包买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丁，严密查拿各情节，悉心妥议，力塞弊源，据实具奏。至许球另片所称洋夷情形，是否实有其事，亦著一并议奏。原折片俱著钞给阅看。将此谕知邓廷桢、祁埏，并传谕文祥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〇、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随时稽查 纹银偷漏事上谕

九月初一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邓、广东巡抚祁，传谕粤海关监督文祥。道光十六年九月初一日奉上谕：

本日据邓廷桢等奏，议复姚元之所奏纹银出洋一折。据称：传到怡和行商伍绍荣等八家及代制木箱各匠人，隔别严讯，并查起帐簿，逐加核对。每年每店所造大小木箱，自数千只至一二万只不等，不止伍姓一行为然。所造木箱，大约系装贮茶叶、湖丝等货之用。装银之箱，均系分往闽、浙、安徽采买货物，并非运银出洋。其夷人余

剩花银,例准带三成回国,亦用木箱装贮,皆系木匠代制,伍绍荣查无勾串包揽情弊等语。纹银出洋,久干例禁,全在地方文武各官认真查察,方能杜绝透漏。现在虽据该督等查明木匠代制箱只,系为装贮货物,并采买各货,及夷人自带余银之用。惟每年每店所造既有盈千累万之多,难保无不法奸徒,从中影射,巧为装点情形,暗中偷漏纹银情事。该督等惟当随时随地,实力稽查,倘有前项弊端,一经访有踪迹,立即严拿重惩。不得日久视为具文,致滋宽纵,以肃功令而杜弊源。将此谕知邓廷楨、祁埴,并传谕文祥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一、著两广总督邓廷楨等严查纹银出洋 并洋钱增值事上谕

九月初一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邓、广东巡抚祁,传谕粤海关监督文祥。道光十六年九月初一日奉上谕:

本日据邓廷楨等奏,议复御史沈镛所奏外省行用洋钱一折。据称:洋钱一项,江、浙、闽、粤之间,辗转贸迁,行使最便,流布已久,一旦骤行禁止,实亦势所不能。惟洋钱之弊,在不计分两之轻重,不较成色之高低。广东现在通行谓之烂板,以之兑换纹银,每百两必补足银水三、四两及五、六两不等,至江浙行使,则全用镜光新面洋钱,以烂板兑换镜面,每百两竟须补水六、七两之多。审势揆时,当立钤制之法,以平远迩之情等语。

洋钱流布东南,已非一日,虽未能遽行禁止,若任其价值增昂,不为平减,或致内地纹银偷漏出洋,实属不成事体。该督等惟当申严厉禁,遇有商夷交易,取具洋行总保各商并无偷漏纹银甘结备案。倘有私用纹银购买夷货,及向夷商兑换洋钱者,将总保各商及交易之商,从重治罪,按数倍罚充公。铺户居民有犯,加等问拟。

并严飭守口员弁,实力稽查,毋许包庇故纵。并著该督等即行文移知沿海行使洋钱各省督抚,务须严飭所属,晓谕商民人等,嗣后行使洋钱,必以成色分两为凭,不得计枚定价。其以洋钱易换、纹银,或以纹银易换洋钱,无论烂板镜面,每百两止准洋钱补纹银之水,不准纹银转补洋钱之水。如此明定限制,惟当实力奉行,认真查察,以平市价而杜弊端。将此谕知邓廷楨、祁埏,并传谕文祥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二、湖广道监察御史黎攀鏐奏陈中外通商 应以货易货严禁纹银出口折

十月初三日(朱折)

湖广道监察御史臣黎攀鏐跪奏,为事关地方积弊,请飭认真查办,以肃吏治而厚民生,仰祈圣鉴事。

窃惟粤东地近重洋,界连边徼,凡练兵筹海之法,诘奸戢盗之方,在在均关要务。近年以来,夷情贪狡,民气嚣陵,兵弁因循,盗贼充斥,地方官并不随时整顿。诚恐日久患深,非所以仰体圣主绥靖海疆之至意。臣以庸愚,蒙恩畀居言路,深惧无可报效,计惟桑梓之邦,见闻较确,谨就耳目所及,复加体访,驴列十条,敬为皇上陈之。

(中略——编者)

一、纹银偷漏出洋,应严行禁绝也。查定例广东洋商与夷人交易,只准以货物收买,不准用银,立意至为深远。嗣因纹银出海,向无治罪明文,复奉旨敕交刑部酌定罪名,纂入则例,遵行在案。惟臣闻向来夷人,尚遵功令,近则不然。盖缘通市既久,外夷之货入中国者固多,中国之货到外夷者亦不少,货物滞积,获利渐微。近年除以货易货外,其以银易货,不下数百万两。加以鸦片烟一项,贻害中国,伤吾民命,耗吾财源,每岁所卖又不下一千万两。内地所产,

岁有几何？臣思开海禁之始，原以吾岁出之货，易彼岁入之财，今则以吾有用之财，易彼无益之货。中国金银有日减无日增，近来钱贱银昂，商民交困，实由于此。应请敕下该省督抚，暨海关监督，责成该总商等，嗣后只准以货易货。若该夷商有意刁难，不遵定例，及私卖违禁物件，即禀明封舱，不许互市。倘查有通同徇隐，从重参处。并严飭沿途关津营县，于出口洋船认真稽察，如有纹银偷越情弊，即将牟利之奸商，得规之兵弁，一体追究严惩。将见课饷赖以转输，泉币渐臻充裕矣(下略——编者)

一三、江南道监察御史袁玉麟奏陈 鸦片弛禁将有妨国计民生折

十月初四日(朱折)

江南道监察御史臣袁玉麟跪奏，为议开鸦片例禁有妨国计民生，据实指陈，仰祈圣断事。

臣惟政有得失，治有隆污，要在辨其理之是非，事之利害而已。是非明，利害审，而又出之以断，成之以实，则令无不行，禁无不止。今日之弊，事事以办不动三字借口，而其尤为因循迁就者，莫如鸦片弛禁之议。伏念我皇上宵旰焦劳，无非为国计民生，治益图治，安益求安，凡为臣工，果恪遵严谕，事事求一实字，则天下断无办不动之事。为弛禁之议者，特因纹银出洋，不能实力实心严行禁绝，遂倡此议，以图自便耳。而复巧为纳税之说，以为禁之有害，反不若弛禁之利，皇上烛照如神，万不至堕其术中。第臣仰体圣主勤求上理之怀，不敢不竭尽愚忱，用效刍蕘之献。窃以为弛禁之议，戾于是非者有三，暗于利害者有六。请得而敬陈之，以明夫流弊之所极。

何以见其戾于是非也？鸦片禁例，载诸谟训，炳炳烺烺。皇上御极以来，尤严查禁。议者乃欲变易旧章，是违祖制而背谕旨也。

其戾于是非者一。朝廷政令最宜划一，今吸食鸦片，但禁官弁士兵，不禁小民，不知今日之民，即异日之官弁士兵，将始听之而继禁之乎？今日之官弁士兵，亦有时因事革而为民，将方禁之而旋听之乎？又况因有害而禁之，必因无害而后弛之，半禁半弛，先紊其例，而欲奉行无弊难矣。法禁一，功令尚有不遵，法禁纷，刑章安能共守？是坏政体而伤治化也。其戾于是非者二。海关旧例药材款下每鸦片百斤税银三两，又分头银二两四钱五分。查鸦片每箱百斤，近年约销售二万余箱，计每箱税银五两零，以二万余箱计之，不过税银十二、三万两。即加倍取税，不过二十余万两，再加一倍，亦不过五十余万两而止。然而行不数年，侵隐百端，即此数十万两，动多缺额，徒有增税之名，毫无裕课之实，又何济乎。方今太平经费，自有常制，钱粮关税盐课数大端，综理得宜，帑藏自裕，若必借鸦片抽税，是见小利而伤大体也。其戾于是非者三。此是非之当辨者也。

何以见其暗于利害也？纹银出洋，诚为可虑，要视查办之认真与不认真耳。认真则鸦片之禁行，纹银出洋之禁亦自行，不认真则鸦片之禁弛，纹银出洋之禁亦自弛。并非鸦片弛禁而后查办易，严禁鸦片而即查办难也。且臣以为银之出洋，禁鸦片亦出，不禁鸦片亦出也。盖洋夷之所以市鸦片者，原利我内地之银耳。今议以货易货，决非彼之所欲，势必阳奉阴违，勾串汉奸，私相交易，仍攫内地之银以去而后已。试思今之银禁，何尝不严，乃近年出洋竟至岁逾二千万两之多。此时既不能认真查办，弛禁之后，安望其能认真查办乎。若专恃关口盘获银两，即以其银赏之，并烧毁鸦片为除偷漏之法，则何不即行之于禁鸦片之时，为更直截，乃必俟鸦片开禁而后行盘银之法？其见亦左矣。且内地载出之茶叶大黄等货，与外夷载入呢羽钟表等货，仅足相抵。今每岁添入二千万两银之鸦片，则内地安得再有二千万两银之货与之相抵？货不足抵，必益以银，是仍开门揖盗矣。又况一经弛禁，食者必愈多。食愈多，销

必愈多；销愈多，价必愈昂。价愈昂则愈无货与之相抵，而银之出洋且益甚。若谓内贵我货，外贱彼货，不知货物久有定价，忽欲贵贱由我，岛夷诡猾，安肯降心相从？祇滋事端，更形窒碍。可见以货易货之说，皆为饰词。开禁之害弥炽，留银之利莫收，是撤藩篱而饲虎狼也。其暗于利害者一。谓销售鸦片费银无算，准令内地布种罌粟。查罌粟冬种春收，冬春之间，南方山场杂粮最多，其田亩则种二麦不等，北方之麦关系民食更大。今鸦片之利，数倍于农，小民无知，孰不弃农而趋利乎。夫以闾阎自谋身家，则银贵而谷贱，而为亿兆通筹生养，则谷重而银轻。天下粮田，只有此数，然而伤谷之事，种蔗栽烟烧锅等项，已居十之二三，若更益以鸦片，生齿日滋，而谷产日耗，虽使频年丰稔，窃恐数分之亩粮，终不足养十分之户口，设遇偏灾，其何道以处之。即谓不准妨农，不思既不禁人栽种，又何能不荒废农田，岁查则骚扰堪虞，不查则种植将遍，膏腴之区，且尽化为鸦片之壤，是夺农功而耗本计也。其暗于利害者二。谓愚民自戕其生，不足深惜，此特局外痛心疾首之言，皇上如天之仁，何忍一夫不获。当此严禁之时，犹敢私相贩食，若明弛其禁令，公然行之，则父不能教其子，夫不能戒其妻，主不能约其仆，师不能训其弟。其已食者习为故常，其未食者争相仿效，靡靡昏昏，何所底极，是绝民命而关国脉也。其暗于利害者三。粤东兵丁吸食鸦片，以致兵力脆弱，前排徭滋事时，曾奉严旨谆饬，然锢弊尚深。今禁兵而不禁民，日后军粮额缺，招民充补，将现充之兵，既多违禁私吸之患，继充之兵，又系开禁久吸之民，则虽日禁兵丁，而终无净禁之日。夫弱一隅之兵力，犹可言也，浸染渐广，而弱天下之兵力，不可言也。借毒物以疲内地，实属猾夷故智，今若竟为所愚，是虚捍卫而启窥伺也。其暗于利害者四。澳门互市，设官稽查，具有条约。洋行奸商，勾串夷匪，置快蟹之船，设窑口之局，屯运鸦片，朋比为奸，并银号兑价，夷馆给单，种种不法已极，此时惟有执法严办，庶可挽其迁流。今反令其兴贩，则前此藐法行私，甚为得

计,此后更复何所顾忌,是济奸民而通洋匪也。其暗于利害者五。尤有犬可虑者,天下之患莫大于一发而不可收,弛禁之令一下,海内必靡然从风。迨至禁已开,而害益烈,所谓纹银出洋诸弊,卒不能除,而且百弊丛生,日甚一日。然后悔弛禁之非,复思有以禁之,而起视天下,已成一积重难返之势,不禁则横流靡极,再禁则滋蔓难图,是又狙目前而贻后患也。其暗于利害者六。此利害之当辨者也。衡之是非既如彼,絜之利害又如此,禁之不可弛也,昭昭然矣。

顾议者且曰:禁亦何益,与不禁等耳。不知此非法之过,奉法者之过也。今海内升平,而命盗奸宄案且迭出,不闻以禁之不止,遂并弛其禁也,鸦片流毒更深,独奈何一旦宽之。议者又曰:法令愈峻,徒资索诈。不知此风原所不免,要在良有司分别惩办,岂可因噎废食。况官弁士兵食者正复不少,所乐得而索诈者,正在此辈耳。议者又曰:淡巴菇昔曾厉禁,后禁宽,食者遍天下,卒无害,鸦片亦宜然。不知淡巴菇虽无益于人,食之尚不至废事耗神,不食亦不至发瘾生病,何得以例鸦片。议者又曰:禁严则贿多,禁弛则贿少。斯言也,出自局外之人犹为揣度之论。苟出自奉法之吏,则行贿何地,受贿何人,当此整纲饬纪之时,何不从严指名参办,而反归咎于严禁鸦片乎。夫奉法得人,即禁鸦片而贿自清。奉法非人,即不禁鸦片而贿自恣,议者何未之思也。

总之,平情而论,议开者非必怀不肖之意,而聊为苟且塞责,其弊遂至无穷。议禁者本力为久远之谋,而但求执法不移,于事即大有济。诚得海疆大吏,洁己奉公,忠诚体国,必能雷厉风行,力清弊源。然后责令各地方官,恪守成规,严行查究,虽不能尽挽浇风,较之公然弛禁,其是非利害,实有判若霄壤者,若倚弛禁为转移,究非良策。惟有吁恳宸衷独断,察其是非,究其利害,立斥弛禁之议。仍请敕下在廷诸臣悉心妥议,于烟入银出,有可永远禁绝之方,各抒所见,条奏以闻,皇上择要而施。益伸厉禁之法,慎简守法之人,俾

纲纪肃而锢弊除。天下幸甚，万世幸甚。

臣为国计民生起见，不敢稍避怨嫌，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一四、两广总督邓廷桢奏为查明 外商在粤情形片

十一月十七日(军录)

再，照给事中许球原奏内称：奸民贩卖鸦片，说合则有行商，收银给单取土则有坐地夷人。其坐地夷人一名渣嘞，一名嘢咻吐，一名嘞咻，一名吡咻咻，一名嘢咻咻，一名咻咻，一名咻咻，一名咻咻等语。臣等遵经密访，并谕飭洋商查复去后。

旋据洋商伍绍荣等禀称：商等充当洋行，凡夷船入黄埔关口，始归商等经理，遵照章程取具该船并无夹带鸦片字据、保商甘结，方准开舱。商等断不敢以身试法，代人说合私买鸦片。但外洋四通八达，或沿海奸民勾串兴贩，在所不免，商等实无从查确。至保顺夷馆，并无住有嘢咻咻其人，惟渣嘞、嘞咻、咻咻、咻咻均系港脚人，嘢咻吐系嘞咻咻人，俱已来粤十年或六七年。又吡咻咻、咻咻均系港脚人，咻咻系咻咻咻国人。吡咻咻于上年来粤，咻咻、咻咻均于本年来粤，分住省城各夷馆。询据各该夷等俱称：伊等向俱安分贸易，并无夹带纹银，串卖鸦片，收银给单情事，查出情甘坐罪。但货船多寡不同，交易迟速亦异。咻咻咻请于本年年底回帆。吡咻咻于明年正月，咻咻于明年三月，俱可归结回国。嘢咻吐于本年底，咻咻于明年正月，俱可下澳暂居，以便清理。惟伊渣嘞、嘞咻、咻咻，现在值来船络绎，必须留省照料，恐明年三四月尚难完毕，恳俟彼时赴澳赶办，期于迅速归国。等情。由该商等转禀前来。

臣等查现在鸦片充斥，纹银翔贵，其为奸徒勾结，偷漏事所必有。据禀该商等并无说合贩私，该夷商等亦无收银给单，殊难凭

信。惟未经查有作奸确据,自未便凭空吹求,徒形滋扰。至外夷通商以来,惟噶喇吧生理最大,近因公司散局,大班不来,各夷商均应自行经理。渣喇等货船既多,现值冬令交易之时,如即逐令启行,似非所以示体恤。查前各督臣节次奏定章程,夷商间因货物未销,骤难随船出口,准往澳门暂住清厘,次年附船归国,历经遵办在案。兹除径请归国之唵咬、吡喇哈、噶唔三商,应均如禀,准予本年底及明年正月、三月,分别依期回帆,并请下澳暂居之峇尔吐,咿咿嚙二商,亦准予本年底及明年正月即行外,所有渣喇、噶喇、噶喇三商,多年住省,断难再任迁延。臣等已勒限明年二月,俱令赴澳暂居,赶紧料理返国,不许稍涉逾违,并取具该夷商等限状,及洋商等如敢容留逾限情甘治罪切结缴案。臣等仍加意查访,如到期盘踞不行,或竟有勾售鸦片情弊,立即从严究办,以彰法纪而杜漏卮。

至许球另片内开:洋夷居住澳门,闻近日多乘内地大轿,用内地民人扛抬,并雇内地妇女奸宿,名为打番一节,臣等当飭委新安县知县李绳先,驰赴澳门,会同署澳门同知马士龙、署香山县知县许炳查据禀称:西洋夷人向有自置眠轿大轿两种,眠轿则方长如柜,从顶盖上出入,入则仍以顶板盖之。大轿则四围均用板帘,无绸纱玻璃等物,俱与华制迥殊。自雇夷奴二人扛抬,黑奴借此生资,不许华民搀越。惟前有暂寓之他国夷商,间雇内地街轿者,经各前任同知及香山县,叠次出示严禁,近已无敢受雇。随传到轿夫黄亚英、李亚结、李亚乙、李亚永,讯据同供:从前新到夷商,间向雇轿,伊等贪利扛抬是有的。自前官严禁以后,即遵奉不敢受雇等语。当各予枷号,以示惩儆。至澳门地方,华夷杂处,已二百余年。内地民人,多有租赁夷楼,开张铺面,而楼上仍归洋夷居住者。又有内地贫民妇女,与夷妇交相往来者。详查档卷,从无控告奸情之案。兹复细加查访,华夷妇女如常往来则有之,并无雇倩奸宿情事,实属无从拘究等情。

臣等查内地民人,为外夷雇令抬轿,虽据查近无其事,且将该

轿夫等枷号示惩。但小民趋利若鹜，难保不日久玩生，仍蹈前辙。奸情事涉暧昧，华夷之辨宜严，如妇女一任过从，疑似易。现已严飭地方官，时申厉禁。嗣后澳门轿夫，倘有甘心下贱，受雇扛抬夷商，贫民妇女，仍与夷妇往来，或竟雇与奸宿者，即拘拿重治其罪。若地方官失于查察，甚至讳不上闻，一经发觉，据实从严参办。庶中外有必谨之防，而愚贱无失身之耻。

又货船向例不准私运澳门，近则应行易货载回之船，方向黄埔停泊，其余俱不入口。禀报轻细货物，则用蟹艇运赴金星门等处，私行售卖。粗重货物，则用划艇直运澳门关口，验明征税，到省仍赴大关复验，然后发卖。此项住澳洋夷例(历)来贸易章程也。其余各国夷舡，例应收入黄埔，禀请开舱，归洋商保办，起货上省报验，输税投行，以货易货，例不准其收入澳门。此又各国夷商贸易旧章也。夷船既经入口，层层查验，无虑走私。惟未经入口之先，海面汪洋，实为弊藪。是以臣邓廷桢节经咨会水师提督，严督巡洋舟师及沿海营汛，于查拿鸦片纹银而外，一律认真防缉，复飞咨确查，总期有私必获，纵即严惩，以重税饷。至金星门系属内洋，不惟(准)夷舡寄泊，从前偶有因风避入者，节经随时驱逐，现已全出伶仃。臣等仍严飭该管文武，及舟师引水人等实力阻截，来年南风将旺之时，仍当剴切晓谕，不准驶入，以绝弊源。

又澳门水坑尾门外，民冢累累，本年二月间，夷人开天(大)路，坟基尽平，该管同知禀请委勘，该夷并不服罪，官为差人修治，复率夷奴，将差役民人殴打，嗣经通事劝谕，始行和息一节。查本年三月内，据前署澳门同知郭际清、前署香山县叶承基等会禀：以西洋夷人，向东望洋炮台山后开通沟路，该处旷野山冈，旧葬民坟多冢，恐有锄毁，虽已禁阻停工，难保不续行开掘，禀请委员勘禁。经臣等飭委佛冈同知潘尚楫驰往，查得该夷因图于东望洋炮台脚开通沟路，以便绕至咖噠兰炮台，较为捷近，并无别故。随勘明新沟路一条，长约二百余步，宽约六尺，路旁有民人坟冢数十堆，尚未损动。

当谕县丞金天泽,督带民夫,将沟路立时填平,绘图禀复在案。兹飭该委员李绳先会同一并查办去后,旋据该员等禀称:查得已填沟路,平坦如常,路旁坟墓,均无损动形迹。传讯坟主陆达明等及当日填路民人黄亚五等,金称洋夷所开沟路,系在山脚,原无侵损坟墓。后经潘委员督令填复,洋夷并无违抗及率毆私和情事。现蒙查看各坟无损,伊等如果曾被毆打,何肯代为隐瞒,愿具甘结?并提前次押填差役汤元等查讯,供亦靡异。除取具各供结附卷外,据实禀复。等情。臣等查西洋夷人,住澳有年,素称恭顺。近来日形贫弱,常虞各国侵袭,全仰天朝复载,必不敢稍涉桀骜,自绝生成。今开路一案,据该委员等查无毁坟抗毆各情,尚属可信。惟控取务得其宜,道在恩威并济,自应申明旧制,严立禁防,以坚其嚮服之心,而泯其轻视之隐。

至各国夷情诡譎,汉奸必须力图杜绝,臣等现经悉心筹办,另折陈明。

所有遵旨查议缘由,谨合词附片密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奉朱批:所奏俱悉。钦此。

一五、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为遵旨 筹议杜绝鸦片流弊折

十一月二十日(朱折)

两广总督臣邓廷桢、广东巡抚臣祁埴、粤海关监督臣文祥跪奏,为遵旨筹议杜绝鸦片流弊,无论申禁弛禁,均须名实相副,恭折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先于本年五月间钦奉谕旨,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陈奏鸦片入口,请变通办理一折,飭令臣等妥议具奏。经臣等悉心商榷,酌定章程九条,于七月二十七日具奏在案。嗣于九月初七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据内阁学士朱崧奏……钦此。(上谕内容见

前,此处从略——编者)臣等跪诵之下仰见皇上博采旁搜,循名责实之至意。

当将钞发朱嶠、许球各折片公同阅看。谨按朱嶠所陈议论,极为正大。其民者,国之本,财者,民所生数语,尤具深心。然惟撮举大凡,而于办理机宜未经议及。许球之论,则有病有药,颇见留心。然治内之法,似可施行;治外之法,尚须斟酌。盖建言者倡论于局外,故抵掌较易敷陈;当事者肩任于局中,则措手宜有分寸。知行各别,易地皆然。除将许球折片内所指各条详查端委,附片密陈外,伏思为政之道,不外守经、行权二端,而皆期于名实相副。不求其实,而徒争其名,则行权固属侈谈,守经亦为虚器;果能循旧辙而立收功效,又孰肯冒不韪而亟议更张。

臣等愚昧之见,以为当今急务,无论申禁弛禁,总以杜绝纹银出洋为第一要义。而纹银之出洋,不越乎臣等前折所云:有从出之地,有必出之途。从出之地在附近洋行,必出之途在出口要隘数语。臣等数月以来,百计访查,尽心擘画,业已派委员弁先后拿获蟹艇四只,人犯十余名,截回纹银二万两,于本月初五日,恭折具奏。现仍飭令密为查缉,不许松劲,如能于本年冬间,将运银匪船再行破获一二起,则鬼蜮之辈,风鹤皆惊,即可渐次跟求,以收得尺得寸之效。兹者恭承巽命,飭令通盘筹画,务出万全。臣等职有专司,责无旁贷。固不敢依违两可,亦不敢胶执一偏。窃以务实而不恤其名,变易之方,良非不得已;顾名而兼责其实,求全之术,尤在人为。均之力塞弊源,弛禁与否,皆可勿论矣。

抑臣等更有请者:窃闻善猎者不示兽以阱;善战者不输敌以谋。曰取令甲而宣示之;曰将以逐羣船也,将以拿快蟹也,将以毁窑口也。其名则美矣!如彼之有备何?我日日而图之,彼日日而备之,我之所图皆在彼所备之中,彼之所备转出我所图之外,此事之所以无功,而词之所以徒费也。方今弛禁之议,并未明奉谕旨,虽外间未必全无知觉,而究未见诸明文,则禁止之条,依然遵守。可否毋须重

颁涣号,往复申明,或致汉奸巧避豎罕,外夷居为奇货。惟有仰乞皇上天恩,容臣等同心协力,毕精殚诚,密布网罗,多购线索。明惩汉奸以威,而绝其勾串;暗减夷商之利,而杜其贪饕。总以一年为期,相机酌办。如果小有成效,则从此步步吃紧,或可渐塞漏卮,不在此时争执虚名,屡劳宸廑也。

所有臣等悉心会议缘由,是否有当,谨合词恭折密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一六、两广总督邓廷桢奏报英国派 义律来粤管理商人事宜片

十二月十四日(军录)

再,照粤东准予外夷各国通商以来,惟暎咭喇国生理较大,向经该国设有公司,派令大、二、三、四班,来粤经理贸易。其公司夷船,每年于七八月间,陆续来粤,兑换货物,至十二月及次年正二月内出口回国。该大班夷商人等,于公司夷船出口完竣之后,请牌前往澳门居住,俟七八月间,该国货船至粤,该大班人等,复请牌赴省料理。此从前历办章程也。嗣因公司散局,大班不来,乏人总摄其事。经前督臣卢坤奏奉谕旨,即飭洋商,令该散商等寄信回国,另派大班前来管理贸易事宜,以符旧制。等因。钦此。钦遵。飭行在案。

兹臣于本年十一月内,接据暎夷义律由澳门传禀,内称:准本国公书,特派远职来粤,总管本国商贾水梢。现在商船进口,聚集省城黄埔等处,商梢人等多有未悉天朝法度,诚恐滋事,禀乞准其赴省管理等情。臣以该夷禀内叙称远职,似系夷目之称,并非大班名目,该夷现居该国何职,来粤是否仅止管束商梢并不经理贸易,有无该国文凭,均未据详晰声明。当即委员带领洋商驰赴澳门,会

同该管文武确查去后。旋据该委员等禀称：遵飭带去洋商，向该夷义律逐一查问。据称：义律即噶啞，系暎咭喇国四等职，于道光十四年秋间，附搭巡船到澳，经引水具报有案。该夷住澳两载，承办暎咭喇商船回国船牌签字。现因公司未复，并无大班。奉该国王命，一等大臣信知，派伊管理商贾水梢，不管贸易，并有文凭，飭令在省领事，若有商梢滋事不法，唯伊是问。等语。并查明该夷义律，携有一妻一子，随从四人。访之住澳洋夷及各国夷商，会称义律人极安静，并无别故。等情。禀复前来。

臣查暎咭喇国公司散局后，大班不来，近年夷商回国船牌签字，系该夷义律住澳管理，尚称安分。现值该国来船络绎，商梢人等实繁有徒，亟资铃束，以期绥静。今该夷既领有该国公书文凭，派令经管商梢事务，虽核与向派大班不符，但名异实同。总之，以夷驭夷，不许别有干预，似可量为变通，查照从前大班来粤章程，准其至省照料。臣现已谕令该夷，暂居澳门，听候据情入奏，如蒙恩准，臣再行咨会粤海关监督，给领水牌进省。以后住澳住省，并照旧章，以时往来，不准逾期逗遛，致开盘踞之渐。臣仍严飭该管文武及洋商等，随时认真防察，倘该夷越分妄为，或有勾结汉奸，营私骫法情事，立即驱逐回国，以绝弊源。

是否有当，谨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一七、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切实杜绝 纹银出洋毋得徒托空言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邓、广东巡抚祁，传谕粤海关监督文祥。道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奉上谕：

本日据邓廷桢等奏筹议杜绝鸦片流弊一折。鸦片流传内地，以致纹银日耗，今欲力塞弊源，惟杜绝纹银出洋，最为要著。若能于

从出之地,必出之途,实力稽查,俾汉奸夷人,两无所施其伎俩,自可渐塞漏卮。该督等所奏能见及此,著即同心协力,认真巡察,惩汉奸之勾串,杜夷商之贪饕。总期银不出洋,行之有效,毋得徒托空言,务使名实相副。将此谕知邓廷楨、祁埴,并传谕文祥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年)

一、闽浙总督钟祥奏报拿获私与 洋人交接贩卖鸦片人犯片

正月十八日(军录)

再,闽海外洋通连夷境,每有各种夷船乘风游奕,虽系限于天时地势使然,而杜渐防微,不可不设法禁遏。

臣等查近年夷船来去较勤,恐有沿海奸民与之勾结,必应先由内地查拿,使外夷无所希图,可免乘隙驶入内港。当以时值冬令,夷船既少在洋,而民船亦多进口,乘时缉办,最为得宜。臣等密檄责成水陆文武各官设法查拿,旋据护兴泉永道戴嘉谷、署泉州府沈汝瀚、晋江县朱淮等,访得晋江县属衙口地方,有奸民施猴等勾通夷船,贩卖烟土,运济米石之事。会营严密侦拿,即经陆路提标额外外委黄高升访出踪迹,首先将施猴拿获,又续获施壳一名。并据署晋江县知县朱淮、陆路提标前营署游击双保等,带领弁兵线役,陆续拿获施浊并林云、胡意等犯,起获船炮枪械等件。查讯施猴,屡次伙同在逃之施赛光等,公湊资本,潜往闽、粤洋面,向夹板夷船贩买鸦片烟土,转卖获利。施浊并又接济米石,施壳代收烟价,胡意、林云均向施猴等贩买烟土各等情。臣等查该犯施猴等私与

夷人交接,货买烟土,接济米石,实属目无法纪。现在提犯来省,彻底严究伙党姓名、炮械来历,严拿惩办,以除积匪而靖洋面。据臬司张澧中具详前来。

理合会同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十七年三月初二日奉朱批:查缉甚好。钦此。

二、著两广总督邓廷桢准许英领事依照前大班来粤章程至省照料商务事上谕

正月十八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邓。道光十七年正月十八日奉上谕:

据邓廷桢奏称,啖咭喇国公司散局以后,大班不来,上年十一月内,该国特派远职来粤,总管本国前来贸易之商贾水梢等语。该国来船络绎,自应铃束得人,以期绥静。今该夷既领有公书文凭,派令经管商梢事务,虽与向派大班名目不同,其为铃束则一。著准其依照从前大班来粤章程,至省照料,并飭令粤海关监督给领红牌进省。以后住澳住省,一切循照旧章,不准逾期逗留,致开盘踞之渐。该督等正可借此责成该夷小心弹压,不准干预滋事。仍应密飭该管文武及洋商等,随时认真防察,倘该夷越分妄为,或有勾结汉奸营私违法情事,立即驱逐回国,以绝弊源。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著照两广总督邓廷桢等所奏章程办理广东积弊严缉纹银偷漏事上谕

六月初三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邓、广东巡抚祁,传谕粤海关监督文祥。道光十七年六月初三日奉上谕:

邓廷桢等奏,查明广东地方积弊,筹议办理章程,开单呈览。朕详加披阅,所议各条尚属周妥,俱著照所议办理。惟纹银出洋,实为东南一大漏卮,纹银之出,即为鸦片之所从入,视以银易货之害为尤大。节经该督等派委员弁,先后拿获匪犯陈亚二、丁亚三等,起获走私船只、洋纹银两,奏明惩办。可见奸徒诡秘,情伪百端,现在查拿认真,自觉暂为敛迹,若稍形松懈,难保不肆行偷漏,仍蹈前辙。著该督等乘此办理稍有头绪之时,加意整顿,严饬各该文武员弁,于关隘紧要地方,往来巡查,严密购缉,有犯必惩,久而勿懈。务使中国财力不致为外夷所耗,方为不负委任。将此谕知邓廷桢、祁璜,并传谕文祥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著沿海各省督抚等协力查拿 纹银偷漏出洋事上谕

六月初五日(上谕档)

道光十七年六月初五日内阁奉上谕：

御史朱成烈奏,银价昂贵,流弊日深,请饬查办一折。所奏甚是。银钱价值两得其平,方于国计民生均无窒碍。近来钱价日贱,自系纹银不足所致,推原其故,固由于风俗奢侈,耗于内地,而禁烟一物,贻害尤甚,耗银尤多。若如所奏,广东海口,每岁出银至三千余万,福建、浙江、江苏各海口,出银不下千万,天津海口,出银亦二千余万。一入外夷,不与中国流通,又何怪银之日短,钱之日贱也。

前据邓廷桢奏,拿获出洋纹银,业有旨将出力各员弁量加鼓励,并准其将所获之银全数充赏。惟所拿之数尚不及百分之一,且此等奸民,情变百出,难保不因广东查拿甚紧,遂暗与浙、闽诸处交通,巧为透漏,是一处之搜拿,不足戢众奸之偷越。著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各省督抚,海口各监督,严饬所属文武员弁,统于沿海要隘处所,随时随地认真稽查。遇有出洋快蟹等船,务当

实力巡查。倘敢装载纹银,妄冀偷漏出洋,立即设法截拿,按律惩办,毋稍轻纵。除将搜获银两全数分别统(充)赏外,并著查明实在出力各员弁,据实保奏,请旨鼓励。如有疏纵,亦即严参惩办。

该督抚受恩深重,具有天良,当思纹银出洋,于国计民生,大有关系,惟当同心协力,不分畛域,处处堵缉周密。即有奸民,何从施其伎俩?若经此次谆谕之后,仍复奉行不力,致有奸民吏胥,包庇私运出洋,不行查拿者,别经发觉,不特将沿海各员弁从重治罪,定将该督抚等严行惩处,决不宽贷,勿谓诰诫之不豫也。钦此。

五、礼科给事中黎攀鏐奏请禁止趸船 穷治窑口以截纹银出洋去路折

六月十一日(朱折)

礼科给事中臣黎攀鏐跪奏,为纹银出洋,现奉谕旨查办,请敕下两广总督严禁粤东海口停泊外夷趸船,勒令克期归国,以杜弊源而挽积习。仰祈圣鉴事。

本月初六日钦奉上谕:昨因沿海各口岸,纹银出洋,于国计民生,关系匪轻,已降旨严飭沿海各督抚认真查办。该督抚等均受朕厚恩,自必共矢忠勤,力加整顿,但思锢习已久,非破格示以劝惩,骤难挽回。嗣后如该督抚等,仍视为具文,并不实力查办,必当从严惩处。如海口文武员弁,果能实力堵缉,或连获数起,或破除巨案,即着该督抚据实保奏,朕必施恩破格升用,以示奖励。自此次谆谕之后,该督抚等,其各竭诚体国,务绝弊源,勉副朕力挽颓风至意。钦此。仰见皇上念切民依训诫周详之至意。

臣伏思沿海各省口岸,私运纹银出洋,实属近来锢弊,而粤东为尤甚。盖缘该省为夷船聚集之地,其偷漏为较便,其防范亦为较难。现经两广督臣派委员弁拿获出洋纹银两起,均经奏请奖励在案。惟是近年夷情贪诈异常,奸民又复趋利若鹜,情变百出,虽

偶有破案,诚如圣谕所云,所拿之数,不及百分之一。然即使源源报获,而奸徒敢于走险,终不免有疏脱之时。臣愚以为救弊之道,欲塞其流,当清其源,源之不清,则其流终不可塞。欲清纹银出洋之源,则必以禁止外夷趸船为第一要着。缘每年各国货船到粤,均在黄埔停泊,其地系属内河,且必经行商出具甘结,始能进口,稽查较易。惟暎咭喇国有趸船十余只,自道光元年起,每年四五月即入急水门,九月后仍回零丁洋。至道光十三年,该夷探知金星门水面较稳,遂由急水门改泊金星门。由是鸦片之入口,纹银之出口,皆恃有该趸船为逋逃渊藪。该处海口与香山县最近,匪徒快蟹,朝发夕至,兼之各处港汊,可以偷越者甚多。臣故谓趸船不去,则纹银终难禁其出洋者此也。惟思西洋各国夷船,均系一年一至,互市以后,便各回帆。即道光元年以前,该国亦未闻私设趸船,何以近年来独任其终岁在洋面停泊。总由该督抚因循畏葸,务为宽大,以致酿成积重之势。应责成该省,严飭洋商传谕该国坐地夷人,恪遵功令,剴切开导,勒令寄泊趸船,尽行归国,无许托故逗遛。如果趸船靖绝,则奸民虽欲与之勾通,而该国远隔重洋,虽有快蟹,不能飞渡。仍选择勤干廉正之武职大员,专驻海口,督率将弁,加意巡防,严为堵缉,则积弊自可渐就肃清。当此国家全盛之时,该省大吏,亟应申明例禁,严立制防,使中国有用之财,不致尽填外夷无厌之壑,实为目前急务。

至向来纹银出洋,每次多者数十万两,少者亦数万两,断非三五匪徒所能筹办,其中必有奸商包揽,情弊显然。现在该省查获永昌洋货铺走私一案,此等铺户,外假贩卖货物为名,阴实以走私为业,即与窑口无异。凡纹银出洋,总由窑口包兑包送,该奸商惟利是图,罔顾法纪,实堪痛恨。应令该督抚明查暗访,穷其巢穴所在,悉数按治,一经破案,即将家产查抄入官,以昭炯戒。凡此皆弊源所在,必应及时办理,以期力挽颓风。

臣上年奏请严禁鸦片烟条列三款:一在断外夷之趸船,一在穷

汉奸之窑口，一在缉匪徒之快蟹，盖非独以塞鸦片之来源，实欲以截纹银之去路。近闻该国趸船，仍在洋面停泊如故，窃谓此时查办之法，舍此三者，更无要图。臣窃见近年纹银倍形短绌，商民受累日深，关系匪浅。日前伏读谕旨，谆谆训饬，上廑圣怀，用敢冒渎再陈。伏乞敕下该省督抚，将臣指陈各款，速定章程，即将如何禁止趸船，并穷治窑口之处，据实复奏。总期拔本塞源，以靖根株而收实效。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六、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勒令英趸船 回国并确查窑口事上谕

六月十二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邓、广东巡抚祁，传谕粤海关监督文祥。道光十七年六月十二日奉上谕：

前因沿海各口岸纹银出洋，于国计民生大有关系，叠经降旨，令各省督抚认真查办矣。本日复据给事中黎攀鏐奏称：暎咭喇国有趸船十余只，自道光元年起，即入急水门，至十三年，遂由急水门改泊金星门，鸦片之入口，纹银之出口，恃有趸船为逋逃渊藪。匪徒快蟹，朝发夕至，各处港汊，可以偷越。又窑口奸商，包兑包送，该省洋货铺户，外假贩卖货物为名，阴以走私为业，即与窑口无异等语。外夷船只停泊，自有定所，何以道光元年以前，未闻私设趸船，近年则任其终岁在洋停泊，以致奸民与之勾通，任意偷漏。著责成该督等，严饬洋商传谕该国坐地夷人，勒令寄泊趸船，尽行归国，无许托故逗留。并确查窑口巢穴所在，悉数按治，毋稍姑息，以塞弊源，而挽颓风。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知邓廷桢、祁埏，并传谕文祥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七、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截拿粤楚 交界处所鸦片走私人犯事上谕

七月十五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邓、广东巡抚祁。道光十七年七月十五日奉 上谕：

本日据讷尔经额奏，湖南、衡、永、郴、桂等处，与粤东壤地紧接，鸦片烟最易偷越入境，现飭府县会营，先后缉获广东烟贩九起，人犯二十余名，鸦片烟三千余两等语。鸦片烟流毒最甚，全在地方文武，随时严密查拿，庶不至蔓延各省。著邓廷桢、祁埏严飭出粤入楚所在地方文武员弁，一体实力截拿，有犯即惩，毋稍疏纵。将此 上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八、给事中姚庆元奏请严缉私开 窑口之赤广沙等人片

七月十八日(朱折)

再，查纹银出洋，贩买啖咭喇鸦片烟泥，其总汇处所，实只广东一省，至他省海口，不过奸商夹带转贩而已。广东省城包揽贩私之处，名曰窑口。皆系积猾匪棍、亡命之徒，踪迹诡秘，不惜重贿勾结兵差为之羽翼，有非官府耳目之所能及者。臣留心访察，风闻有赤沙广一名，姓徐，番禺县沙湾司人，年五十左右，高颧无须，先曾私铸小钱犯案，现住居省城韭菜栏兴隆街尾，暗开窑口。又王振高一名，亦系沙湾司人，走私起家，曾捐都司职衔，投香山营效力，缘事告退。道光十五年冬间，与久惯走私之苏魁大等，伙开窑口一座，在省城永清门外向北，店名宝记。又关清，即信良一名，系南海县九江人，曾犯盗案自首，后挂名广州府差役，与莫姓伙开窑口一座，在靖

海门外城根利顺行后楼,店名仁记。又梁忠一名,广州府佛山人,曾充南海县差役告退,现住海珠炮台左侧紫洞艇,专管窑口走私帐目。以上四名,皆系多年走私起家巨万之犯,因恃有兵差通同一气,久未破案。应请皇上敕下两广总督,密派明干文员,严缉究办。总期安分商民不虞波累,而精猾巨蠹无所遁诛,亦除莠安良之一端也。为此附片陈明。谨奏。

九、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缉办

鸦片私贩事上谕

七月十八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邓、广东巡抚祁。道光十七年七月十八日奉上谕:

有人奏,广东省城包揽私贩鸦片烟泥之处,名曰窑口,皆系积匪亡命之徒。有赤沙广一名,姓徐,番禺县沙湾司人,年五十左右,高颧无须,先曾私铸小钱犯案,现住省城韭菜栏兴隆街尾,暗开窑口。又王振高一名,亦系沙湾司人,走私起家,曾捐都司职衔,投香山营效力,缘事告退,道光十五年冬间,与久惯走私之苏魁大等,伙开窑口一座,在省城永清门外向北,店名宝记。又关清,即信良一名,系南海县九江人,曾犯盗案,自首后,挂名广州府差役,与莫姓伙开窑口一座,在靖海门外城根利顺行后楼,店名仁记。又梁忠一名,广州府佛山人,曾充南海县差役告退,现住海珠炮台左侧紫洞艇,专管窑口走私帐目。以上四名,皆系多年走私,起家巨万,因恃兵差通同一气,久未破案等语。此等匪徒,踪迹诡秘,不惜重贿勾结兵差,最为可恶。著邓廷桢、祁埴,即密派明干大员,严缉究办,以靖奸宄而塞弊源。

至查拿匪徒,严禁纹银出洋,文职不能不假手胥役,武职不能不假手兵丁,若辈罔知顾忌,惟利是图,往往扰累混拿,乘机吓诈,

种种弊端,在所不免。著邓廷楨等,严飭所属,认真查拿,仍当严明约束,倘兵役借端滋扰,即著从重治罪。其实在装载纹银偷漏出洋者,务即设法截拿,毋稍轻纵,庶匪徒敛迹,而良民亦不致拖累矣。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〇、闽浙总督钟祥等奏报有英船抵闽 入口递禀已飭令起碇情形折

七月二十一日^①(夷务清本)

闽浙总督钟祥、福建巡抚魏元烺、福州副都统张仙保、福建水师提督陈化成奏。

噶咭喇夷性诡譎,道光十五年由海面游奕到闽,致动枪炮驱逐。臣等预事防维,叠经谕飭沿海文武,凡遇夷船近口,总须晓以理法,示以兵威,立即押逐远去,俾知恭顺,不容玩抗。亦无许各该文武稍有轻躁畏葸,致滋貽误。

本年五月二十七日,有夹板夷船一只,仍与从前各年所来之船无异,在于闽安镇外五虎外洋飘驶,经闽安护副将周廷祥等拦阻,该船即行停泊,另将拴带小船三只,拨令夷官夷丁并水手人等,三船计共三十六名,入口投禀。该护副将等见其船小人少,情形恭顺,未用枪炮阻御,派令哨船跟同进口,于五月二十八日行至福州府闽县头墩海面阻住。臣等闻信,即经派委文武,酌带水陆各兵前往备预查逐。经督标中军副将博勒恭武、福州府知府戴嘉谷等连夜驶至港口南台,派弁兵前往头墩海面夷船查询。该夷称:有难夷飘流至闽,请交给带回归国。该副将等因船小不稳将夷带至近岸庙内,询据带有禀帖一封,欲呈总督批示。该副将等掷发不收。再三恳请,该将、该守拆看,禀词恭顺接收。臣钟祥与抚臣暨副都统等

^① 此为朱批日期。

查看夷禀,系为上年七月,有漳浦县收获海面遭风难夷,禀请将难夷交给自带回国等情。

臣等查海面难夷,应行照例译讯,护送赴粤,转令回国。夷情狡獪,是否该国被难之人,均难查考,本不准径行交给带回,且已委员赴解,会同具奏。所有该夷禀请带回之处,自应照例驳飭。至夷禀内叙述该难夷同船犯有命案之事,现经吕宋缉办,是否虚实,臣等更不便稍为置议。当将该夷禀内并未指出难夷姓名,暨译讯难夷亦未供系该国之人,明白諭示,俾知不能任其欺混。仍将闽省海口暨迤北各省,均不准该夷停泊之处,明白諭飭,俾不敢借禀为词,混思游奕。臣等不便径批该禀,随即会衔諭飭文武,转行晓示。

臣钟祥仍飭效力世袭男爵邱联恩,奉持令箭,飭催各官,一俟示諭到时,即刻飭令该小船赶归大船,一齐起碇,不准片刻停留。该夷船于五月三十日接到传諭,并闻持令飭催,即刻遵照启行,开往东南大洋而去,并无停留违抗。该夷原禀,经各文武遵照臣等諭飭交还收领,而该夷临行之时,又复暗置庙内桌下,应俟解送难夷案完销毁。臣等仍飭沿海水师跟押,不准回棹北向。查询该夹板夷船一只,拴带小船四只,安设铜炮十数个,夷官随从各数名,水手人等共数十名,为首夷官名肱。经文武各官拘住空庙,不令乘间售卖物件,其两日所需饭食由官赏给,不准与民交易,一切尚均严肃。

一一、著闽浙总督钟祥等以后勿许 英船借词入口事上諭

七月二十一日(上諭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钟、福建巡抚魏、副都统张、提督陈。道光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奉上諭:

据钟祥等奏称,暎咭喇国夷官名肱,以小船三只入口投禀,请

将遭风难夷交给自带回国。经该督等明白諭示,飭令赶归大船,一齐起碇,不准片刻停留。该夷船开往东南大洋而去,并无违抗等语。所办甚是。嗾咭喇夷性诡譎,胆敢拨用小船进口递禀,以请给难夷为词。虽情形恭顺,一经諭飭遵照启行,而临行复将原禀暗置庙内桌下,其鬼蜮伎俩,已可概见,难保其日后不再生希冀。该督等惟当严飭沿海文武员弁,随时认真查察,设该夷船复有似此借词入口者,倘竟不服驱逐,即当慑以兵威,俾知天朝例禁綦严,不容抗玩。即或外托恭顺,卑词恳求,亦当以理拒之,不得稍有迁就,致酿事端,是为至要。将此各諭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二、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传諭各国
大班查禁来商越界贩烟事上諭
七月二十八日(上諭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邓、广东巡抚祁,传諭粤海关监督文祥。道光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奉上諭:

本日据钟祥奏,拿获闽省奸民施猴等与粤省奸民王麻执等,串通夷人,贩烟图利,并游奕洋面,勾结滋事。已明降諭旨,所有闽省洋面,责成提督陈化成巡缉妥办矣。惟澳门地方,多有各国夷官大班来往,难保匪徒不借端混迹,勾贩营私。著邓廷桢等即传諭该大班等,加意查检,倘有朦混勾贩之人,即飭令该夷等作速驶回,自治以该国之法。并著该大班等从严稽查,不准私行越界,勾贩滋事。至钟祥咨开奸民王麻执等住址姓名,著该督等一体查拿办理。庶夷奸不致混杂,而海洋渐臻安谧矣。将此諭知邓廷桢、祁墀,并传諭文祥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三、著福建水师提督陈化成

查拿闽洋烟船事上谕

七月二十八日(上谕档)

道光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内阁奉上谕：

钟祥等奏惩办奸民以净根株等语。闽省奸民施猴等与粤匪串通，贩烟图利，游奕洋面，并于海汊搭盖藁房，囤烟勾结，实为地方之害。现经该督缉获究办，乡民渐知畏惧。惟烟船游奕往来，必应认真巡缉，有犯必惩。水师提督陈化成统辖全洋，其驻扎地方亦与该匪出没之处相近，随时侦缉，整顿甚易。著责成陈化成亲率镇将，随时巡查，一经拿获立即严办。其粤省连界处所，倘有奸匪借端越界贩私，务即从严杜绝，毋许勾结滋事。钟祥仍著督飭文武员弁，尽力搜拿，不准松懈，以靖海洋，而除奸宄。钦此。

一四、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为请复承商

旧例以昭限制而祛流弊折

七月二十九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邓廷桢、粤海关监督臣文祥跪奏，为洋商已敷办公，请复承商旧例，用昭限制而祛流弊，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粤东港口准予外夷通商，全在行商经理得人，方克仰副怀柔，俾梯航溥沾乐利，而杜私裕课，均攸赖之，于榷务所关匪细。从前洋行共有十三家，因日久玩生，各商内即有以亏饷逋债治罪者。曾于嘉庆十八年经前监督德庆奏请设立总商，综理行务。并嗣后选承新商，责令总散各商，联名保结等因。钦奉上谕：据德庆奏，查办关务情形一折。粤东洋商承保税饷，向来仅凭一二商人保票准充，旋因亏折疲乏，拖欠逋逃，弊窦丛滋。著照该监督所请，准予各行商

中，择身家殷实，居心诚笃者，选派一二人，令其总办洋行事务，率领众商公平整顿。其所选总商，先行报部存案，遇有选充新商时，即责令通关总散各商公同联名保结，专案咨部。如有黜退，报明注销。并于每年满关日，将商名通行造册送部，以备稽考，该部知道。钦此。迨至道光九年，各洋行陆续闭歇，仅存怡和等七行，不敷经理。前监督延隆以招商不前，恐责令保结之总商，意存推诿。又经议立变通章程。奏奉上谕：延隆奏请变通招募新商章程一折。粤省开设洋行，向来止凭一二商保结，即准承充。自嘉庆年间奏准设立总商经理，其选充新商，责令总散各商联名保结，该总商等往往意存推诿，以致新商格于成例，不便著充。数年以来，夷船日多，行户日少，照料难周，易滋弊窦，自应量为变通。著照所请，嗣后如有身家殷实，呈请充商者，该监督察访得实，准其暂行试办一二年。果能贸易公平，夷商信服，交纳餉项不致亏短，即照旧例，一二商取保著充。其总散各商联名保结之例，著即停止。钦此。钦遵在案。自是以后，缺商随时招补，至今已复十三行旧观，照料无虞不足。而新充之仁和行商潘文海，试办已届七年，屡催未据出结咨部。又孚泰行商易元昌、东昌行商罗福泰，暨新充尚未列册达部之安昌行商容有光，试办或届二年，或逾一年不等。臣等现已勒限一月，飭令赶紧遵照新例，出具一二商切实保结咨部著充，以专责成。如逾限无商保结，即行咨销其名，仍查明试办有无经手未完，分别严追究办。

惟是制事端贵因时，立法尤期经久，现行延隆奏准新例，臣等公同悉心确核，有宜于昔不宜于今者，有弊生于法终于扞格难行者。盖粤省洋行十三家，由来已久，每值船多税旺，从无承办不周之虞。延隆前因各行闭歇将半，是以权宜变通，听殷户自请充商，察访得实，即准其试办。其作何限制，并未议及。小民趋利乘便，设逐渐增多，伊于胡底？且商众则流品多杂，稽察难周。十余年来，纹银出洋，鸦片流毒以及走私漏税，诸弊丛生，固由外匪因缘为奸，亦难保非蠹从内出。即如本年三月，拿获走私匪犯梁亚奇等案内，起有洋

商罗福泰与逸匪郑永屏书信。因牵涉肇庆水师营守备罗晓风干预该商挂牌情事,经臣邓廷楨据实奏参,奉旨将罗晓风革职,解回提并审办。现在案虽未定,而该商资本不丰,交通匪类,已可概见,当此查办吃紧之时,若不亟截其流,诚恐弊将滋甚。又试办一层,本为择商要术,无如人心叵测,安知其不于试办一二年内,巧作弥缝,以求遂其承商翫法之计。迨至限满取结,卮漏已形,执法以从,公竟何补,是试办之毫无足恃,亦有断然而无疑者。至德庆奏准旧例保商,必通行出结,曾好曾恶一本大公,何等郑重。新例则虑其或涉推诿,改议一二商具保,遽准承充,不知推诿,致有迟延,其误尚小。若此一二商者,使非其亲昵,即事出贿通,驯至覆餗倾轘,为害乃大。况向办商欠之案,抄产不敷备抵,统派众商摊赔,今已援为成例,无论保商与否,不容稍事诿延。然与其所赔非所保之人,输资类难甘服,何如所赔即所保之人,滥票各生戒心之为愈也。

臣等愚昧之见,窃以洋商既已招补无缺,足敷办公,即当明立限制。应请嗣后十三行洋商,遇有歇业或缘事黜退者,方准随时招补。此外不得无故添设一商,亦不必限年试办,徒致有名无实。其承商之时,仍请复归联保旧例,责令通关总散各商公同慎选殷实公正之人,联名保结,专案咨部著充,毋许略存推诿之私,以绝其垄断之念。余俱循照旧例,一律妥为办理。如此立定限制,庶几简而不滥,充商者必挟重资,责有攸归,保票者务求核实,于以裕饷课而杜朋奸,似亦不无小补矣。

臣等为整饬关务起见,是否有当,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一五、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陈谕逐趸船 并筹议拿办窑口走私章程折

九月二十三日①(夷务清本)

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埏、粤海关监督文祥奏。

七月初三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七年六月十二日奉上谕：前因沿海各口岸纹银出洋……钦此。钦遵寄信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等敬谨跪诵，仰见圣主厘剔弊源，训迪周详至意，钦感交深。

伏查鸦片烟土本为外夷药材，初与洋货同载税册，迨后严申厉禁，贩卖买食定有治罪专条，而夷运未能遏绝。驯至毒流远迩，耗竭纹银，实为中国之患。从前暎咭喇与各国货船抵粤，皆寄碇于伶仃等处洋面，以待引水入口，并无趸船之名。嗣有将船屯贮鸦片洋货，冀图乘间走私者，人遂以趸船目之，大率暎咭喇、港脚、咪喇啞三处之船居多，历经随时驱逐，往往去而复来。近年借词避风，货船趸船遂于每年南风将旺之时，驶入金星门内洋停泊，民夷勾结，偷漏弊窳愈滋。臣邓廷桢于道光十五年腊底到任后，经臣祁埏告悉情形，会同筹议堵禁，十六年九月中旬业已全数退出。因恐其仍萌故智，复于上年冬间先行传谕洋商，并于金星门一带出示严禁。本年春间咨会水师提督臣关天培，派调巡洋舟师及该管香山协县，在于金星门内实力防范堵截。仍先事密备大船，预为火攻之计，俾其闻风知惧。自严禁之后，至今金星门并无片帆驶至。现拟于今冬明春仍守成规办理。此臣等实力堵拿，暨金星门夷船绝迹之实在情形也。

惟外洋积重之势必须设法扫除，庶锢弊逐渐廓清，而又不致别生他衅。臣等敬佩纶言，不敢不勉，尤不敢不慎。兹复奉谕旨，飭令

① 此为朱批日期。

开行。臣等当即钦遵,谕飭洋行总商伍绍荣等,剴切传谕啖咭喇国领事夷人义律,以趯船久泊各洋,既犯天朝之禁令,复违该国之教条。大皇帝恩流中外,仁洽寰瀛,欲除内匪之勾通,必图奸夷之煽诱。方今圣谕严明,必当认真查办,该领事务即钦遵谕旨,将伶仃等处洋面寄泊趯船,概行遣令回国,毋许仍前寄泊逗留。嗣后除贸易正项货物商船外,所有一切违禁货物,如鸦片烟土等类,俱不准其贩运重来,俾绝弊源而昭法制。况查粤东港口,天朝恩准通商,销货置货实为海内港口之冠。各国夷商远涉重洋,自应专守正经贸易,若违禁牟利,任意逗留,大皇帝震叠怀柔兼施并用,必致自阻通商之路。该领事人尚晓事,自必预虑及此,慎勿坐令趯船负固,抗违法令等语。并飭该总商,一俟各趯船开行回国,即行禀报查考。如敢迁延,臣等再当相度机宜,酌量办理。

至趯船之日久淹留,使无窑口走私诸匪以济其奸,亦安能恣为鬼蜮?先经臣等于上年专委署督标中军副将韩肇庆,拣派守备戴文彪、千总蒋大彪、伦朝光,督令会同委员试用知县蒋立昂、候补经历彭邦梅(晦),广购眼线,先后拿获已未办结之贩运纹银、开设快蟹艇馆,及铺户游民走私各案七起。因该员弁尚属奋勉出力,两次奏蒙恩施擢用在案。现在快蟹一项,业已尽静(净),但此外虾筍拖风等艇驾驶亦称迅捷,且有各项民船潜于海口,接载私货。现又连赃续获鸦片匪犯岑正兴等一起,即系香山渡船。是走私匪艇名目尚多,实与窑口奸徒均属难容恣肆。钦奉前因,遵即飞飭各该管道府标镇协营,严督所属文武舟师,一体巡逻查缉,并责成该副将韩肇庆,会督原派委员,不动声色,随处明查暗访,有犯即拿。仍谕以天恩优渥,前此该将暨委员等,均邀奖及微劳。飭宜各矢天良,愈图报效,万勿始勤终怠,有负恩施。惟纹银之出,鸦片之入,洋货之偷越漏税,其交易多在趯船。穷源溯流,是伶仃等处洋面,尤为扼要之所。该管之香山协、大鹏营及水师提标左营台汛星罗棋布,舟师梭织游巡,诚能实力查拿,纵不能弭趯船之来踪,亦何难断飞艇之去路。

查虎门逼近沙角，实为出入咽喉，是以特设水师提督在于该处驻扎，统辖全洋。事权既专，责任綦重。臣等现经咨会提臣关天培，探索弊端，破除积习，就近督飭该协营将备，率令汛弁舟师，无分昼夜，加劲巡查禁沮。无论内地何项艇只，不许拢近趸船，亦不许无故在洋游奕。一遇走私匪艇，奋勇兜擒，解省严究。其窑口巢穴所在，密须掩捕查抄，尽法惩办。如该协营在事人员等及各属文武员弁玩不用命，致有纵漏，别经发觉，或被委员拿解，即究明本犯开窑何处，何日出洋，经由何县营辖境内，立将不行查拿之所管所巡之员弁兵役，分别参劾治罪。倘有敢得规包庇，受贿卖放，甚或比匪反为之用，俱照本犯罪名，加等问拟，仍计赃从其重者论，以昭炯戒。失察之本管上司，参处示儆。其有实在出力员弁，能将窑口走私各匪源源报获，或拿获赃重大案一起，除纹银货物全数充赏，鸦片艇只烧毁外，亦即据实保奏，请旨量加鼓励。似此信赏必罚，使之畏罪图功，庶可渐收扫穴之效。如有关口丁役勾串扶同，即由臣文祥拿解重惩，不敢稍涉瞻徇。

又粤洋四通八达，该趸船设因防逐较严，改由他途驾驶，非独惠、潮一带洋面恐其潜往，且难保不乘风径入闽洋，则其为患，易地皆然，不可不兼为筹虑。臣现已严飭惠、潮各营，常川巡防驱逐，毋得片刻容留。并飞咨闽、浙督抚臣，飭属交相堵逐，用昭周密。

臣等受恩深重，职任海防，于此等关系国计民生要务，未能早事驱除，屡致上烦宸廑，扪心已属难安。虽拔本未可骤几，而塞源必图长策，于十分奋迅之际，仍为万全持重之谋，以冀仰副圣明谆谆告诫之至意。

一六、著粤闽等省督抚饬属一体 巡防堵逐烟船事上谕

九月二十三日(上谕档)

道光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内阁奉上谕：

邓廷楨等奏飭逐趸船并筹议窑口走私章程一折。粤省纹银出洋,必当弭趸船之来踪,断匪艇之去路。现据该督等咨会提督关天培,破除积习,督飭所属认真巡查禁阻,无论内地何项艇只,不许拢近趸船,亦不许无故在洋游奕,一遇走私匪艇,奋勇兜擒,解省严究。其窑口巢穴所在,密速掩捕查抄,尽法惩办。如在事人等,玩不用命,致有纵漏,一经发觉,即究明开窑出洋经由处所,将该员弁兵役,分别参劾治罪。倘敢得规包庇,受贿卖放,甚或比匪反为之用,俱照本犯罪名加等,从重问拟,以昭炯戒,或失察各上司,一并参处示儆。其有实在出力员弁,能源源报获,或拿获赃重大案,亦即据实保奏,量加鼓励。如有关口丁役,勾串扶同,著即拿解重惩,无许稍涉瞻徇。至粤洋四通八达,该趸船设因防逐较严,改由他途驾驶,不独惠潮一带洋面,恐其潜往,且难保不乘风径入闽洋。著该督等,严飭惠潮各营,常川巡防驱逐,毋许片刻容留。并著闽浙总督、福建巡抚,飭属一体堵逐,毋稍疏纵。钦此。

一七、著两广总督邓廷楨等查明英趸船 是否遵谕全部回国事上谕

九月二十三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邓、广东巡抚祁,传谕粤海关监督文祥。道光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奉上谕:

邓廷楨等奏,谕逐趸船并筹议拿办窑口走私章程一折。据奏:啖咭喇等国趸船货船,近年借词避风,驶入内洋,现已谕飭洋商,传谕该国领事,将伶仃等处洋面寄泊趸船,概行遣令回国,毋许仍前寄泊逗留。并飭总商等俟趸船开行回国,即行禀报查考。其快蟹一项,业已尽净,而走私匪艇,名目尚多,实与窑口奸徒,均属难容恣肆。已飭道府标镇协营,严督所属巡逻查缉等语。夷船停泊内洋,勾结偷漏,为粤省之积弊,该督等谕飭以后,该夷领事是否遵奉,现在

趸船曾否开行,务须确实查明,令其全数回国,无稍逗留。如敢将就了事,日后经朕访闻,或被人纠参,朕惟该督等是问。至各项走私船只,尤须设法严拿,期于根株尽绝,亦不得因偶有获案,遂谓驱逐已尽,仍贻弊窦也。将此谕知邓廷楨、祁埏,并传谕文祥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八、著盛京将军等严饬所属在海口 天津查拿烟贩事上谕

十二月初七日(上谕档)

道光十七年十二月初七日内阁奉上谕:

祥厚奏拿获夹带鸦片烟土人犯请饬部审办一折。鸦片烟流毒滋甚,例禁綦严。况盛京为我朝根本重地,风俗淳朴,尤不准染此恶习。向来山海关副都统等,间有拿获私参奏明惩办之案,而于夹带烟土重情,从未据查拿具奏。兹据该副都统督饬防御等,于程朴需等犯进关时,先后盘获鸦片烟土,并讯明买自锦州、海城县等处,可见奉天地方,近来亦有私贩奸徒,不可不严行惩办。程朴需、张秉仁、戴宏祐、薛方宗,并所获鸦片烟土,著一并解交刑部,严行审办,按律定拟具奏。祥厚实心任事,甚属可嘉,著加恩赏戴花翎。嗣后著盛京将军、奉天府府尹及山海关副都统、监督等,严饬所属,随时认真查察。其附近海口地面,如查有窝顿兴贩各犯,务即按名拿究,以塞其源。至各处民人出入关隘,著一并严密搜查,倘敢夹带烟土,偷渡天津,即行拿获到案,究明买自何人,彻底根究,毋稍疏纵。

又另片奏,滦州文生陈作霖进关时,经值班防御等搜出人参四钱,并符咒书五本,画成朱符十六道。著一并解交刑部审讯。钦此。

一九、著盛京将军宝兴等饬知山海关及各城查拿偷贩鸦片人犯事上谕

十二月初八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盛京将军宝、兼管奉天府府尹萨、府尹庆。道光十七年十二月初八日奉上谕：

昨因祥厚奏拿获夹带鸦片烟土人犯，已明降谕旨，将该犯等解交刑部审讯，并加恩将祥厚赏戴花翎，以示奖励矣。盛京为根本重地，风俗向称淳朴，民皆务本。但恐奸徒射利引诱，将来或不免沾染恶习，亟当思患豫防，以杜其渐。该处海口，为商贩入境要隘，必应严密稽察，不准丝毫偷贩。其胥吏得规，包庇卖放，尤宜访查惩办。著宝兴等，饬知山海关监督，及各处城守尉，协同认真查察，如有奸商偷贩，潜入海口，即时严加究治，毋稍疏纵。其应如何设立章程，以清弊窦，著宝兴等，悉心妥议具奏。倘稽察不力，日后致有私贩鸦片烟土入境，别经发觉，朕惟宝兴等三人是问。懍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〇、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报拿审兴贩鸦片之郭亚平等入犯折

十二月二十三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邓廷桢、广东巡抚臣祁埴跪奏，为拿获开设窑口贩卖鸦片匪犯，申明立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前准水师提督臣关天培饬据提标参将余清，督带备弁，会同海丰县营，在于鲒门洋面，拿获闽省艚船鸦片匪犯郭康等，并舵水人等，共二十六名。连起获烟泥一百七十斤。另解案委员，究出在逃之船户郭安、郭浅，先后倩托在澳门开设窑口之郭亚平，邀同

夷人引至伶仃外洋，向夷船贩买鸦片等情。当经臣等密派员弁，驰赴澳门，会同该管文武，将郭亚平即辛幅平，并工人陈亚玉，围拿就获，起出数簿烟杆铜锅各物，禀解来辕讯究。业将大概情形附片具奏，并将各犯饬发臬司委员审办去后。兹据委员广州府知府珠尔杭阿申明，由广东按察使王青莲审拟详解前来。

臣等亲提悉心研讯，缘郭亚平即辛幅平，籍隶澄海县，先年在澳门地方福建客民林恭货铺内佣工，嗣林恭身故，家属回籍，遗存店铺，经郭亚平经手开张。与住澳之贺兰国夷人呖咕、暨娄，素相熟识。道光十三年内，郭亚平因生意淡薄，开铺处所地方荒僻，起意勾通夷人呖咕等，向其购买烟泥，开窑囤积，贩卖图利，各处小贩匪徒，均零星向其转贩。每年囤贩烟泥，自八九百斤至一二千斤不等，铺内亦煎熬烟膏，诱人买食。因历年资本无多，随时囤积烟泥，不过数十斤。遇有福建及本省潮州府属素识船户，驾船至澳门，贩烟泥为数较多，郭亚平不能应付，即充为鸦片经纪，串令夷人呖咕等，带同该船户备银驾艇，引至伶仃等处洋面，向夷船私买运回。各船户每买烟泥一担，郭亚平抽取经纪番银四元。其工人陈亚玉于十六年内，受雇在铺佣工，亦知情容隐。十七年九月内，有福建漳浦县船户，与郭亚平素识同姓不宗未获之郭安、郭浅，各由籍贩货赴澳门发卖。郭安带同堂弟现获之郭康、郭希，在船照料，并雇现获之李得管理账目，雇现获之陈太元、王酬、王玉、陈项、郭荣、郭亚溇，及未获之邓水浩、金成、金声、王容、陈久共十一人，充当舵水。郭浅雇现获之刘武，在船管账，雇现获之杨房、王元庆、钟兴滢、王梨、林灶、郑任、陈树、赵叶、彭全、刘务、林讲、王卓、郭务、王标、黄枝、杨畅十六人，充当舵水。十月各该船驶抵澳门，将货卖完，郭安起意商同郭康、郭希，兴贩鸦片烟泥，带回转卖，许俟得利分给。郭康应允，时郭浅亦起意乘便兴贩鸦片，先后往托该犯郭亚平，邀约夷人呖咕等，驾艇出洋引赴夷船。郭安用番银一千七百余元，买获烟泥二百八十余斤，郭浅用番银一千九百余元，买获烟土三百一十余斤，各运载回

船开行,李得、刘武,知情不阻,舵水陈太元、杨房等,均不知有私贩情事。是月二十九日,船至海丰县属鲘门洋面,经文武员弁侦至追及,问拿郭安,郭浅瞥见,各将烟泥丢弃落海,与舵水邓水浩等凫水逃避。该员弁等当即过船将郭康等拿获,并搜获剩存烟泥,解经究出郭亚平即辛帼平在澳开窑引贩各情,飭据员会同该管文武拿获该犯,并工人陈亚玉,连起获数簿等物,解省审办。

兹据委员广州府审明,由司审拟详解,经臣等提犯复加研鞫,据前情不讳。查验起出数簿,系道光十三年以后每月囤积烟泥及零星转卖之数目。逐加核算,该犯年囤贩烟泥,自八九百斤至一二千斤不等,核与该犯供相符。臣等以该犯郭亚平,既积年囤贩鸦片,必尚有同伙开窑之人。且恐该犯勾结外夷,别有通信走私,不实不尽情事,均应彻底根究,以期水落石出。即各转向贩卖之匪徒,及赴铺买食烟膏之人,并引赴夷船兴贩之船户,亦应详晰讯明,并拿究治。复向郭亚平严加究诘,据称:伊开窑囤贩,事甚秘密,深惧人知,是以开设多年,并无伙党。至伊勾通夷人呖咕等,冀其引贩图利,并无走漏地方公事,及偷运纹银禁物出口情弊。各处零星小贩之徒,尽属无业游民,行踪无定,伊仅知其姓名,不能详其居址。其赴铺食烟膏之人,均系闻风向买,随来随去,阅时已久,姓名实不能记忆。至历年常引赴夷船兴贩鸦片之人,仅有潮府属及闽省两处船户内有多人,尚能知其名贯,余俱不能记忆等语。并据该犯将该二处兴贩船户李建思、王闰、李标官、陈洽源、陈周、陈忠兴、成旧、李瑞漳、温哥、高哥十人籍贯年貌,逐一供称,列单附卷。讯之该犯雇工陈亚玉坚称:伊仅止知情容隐,并无合伙囤贩。该船户亲属郭康、郭希,亦仅听从郭安起意兴贩烟泥一次,委无另犯别项劣迹。李得、刘武实止知情未阻。陈太元、杨房等佥称:受雇充当各船舵水,郭安等如何商同郭亚平向夷船私买鸦片,伊等与未获之舵水邓水浩等,委系均不知情。加以刑吓,各供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查例载:兴贩鸦片烟泥,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

近边充军,为从杖一百徒三年。又正犯在逃未获之犯称逃者为首,如现获多于逸犯,供证确凿,即依律先决从罪,毋庸监候待质。各等语。此案郭亚平即辛亚(帼)平,积年勾通在澳夷人,开设窑口,并囤贩鸦片烟泥,致各处小贩匪徒转向购买。且有兴贩数多之船户,该犯不能应付,即代作经纪,私与夷人引赴外洋夷船贩卖,从中取利。并于铺内煎熬烟膏,诱人买食。核其情节,实与私开鸦片烟馆无异,自应照例问拟。郭亚平即辛亚(帼)平,合依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比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例,拟绞监候。该犯胆敢于海疆重地,勾结外夷开窑引贩,历时已阅五年,实属情罪重大。澳门为各国夷人聚居之所,且现当力除锢弊之时,未便仅照寻常按例办理,应请旨将该犯郭亚平解回澳门地方,即行处绞正法,以昭炯戒。其工人陈亚玉,讯无合伙开窑情事,惟明知郭亚平囤贩鸦片,受雇佣工,容隐不管,核与私开鸦片烟馆知情之邻佑无异,自应比例问拟。陈亚玉应比照私开鸦片烟馆邻佑人等杖一百徒三年例,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折责四十板。郭康、郭安(希)随同其堂兄郭安驾船至粤贸易,听从郭安起意兴贩鸦片烟泥,借图分利,实属兴贩为从。郭安、郭希,均合依兴贩鸦片烟泥为从杖一百徒三年例,杖一百徒三年。该犯等虽在逃之郭安起意为首,惟现获多于逸犯,且经供证明确,将来拿获郭安到案,可无匿其狡展,应请先决从罪,毋庸监候待质。该二犯系福建客民,甫经来粤,即行犯案,应请解回福建省,定地充徒,至配所折责安置。李得、刘武各受船户郭安等倩雇,明知各船户兴贩鸦片烟泥,不行劝阻,亦有不合。应各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折责三十板,递回原籍漳浦县,折责保释。郭安船内水手陈太元、王酬、王玉、陈项、郭荣、郭亚溇六名,郭浅船内舵水杨房、王元庆、钟兴濠、王梨、林灶、郑住、陈树、赵叶、彭全、刘务、林讲、王卓、郭务、王标、黄枝、陈畅十六名,均不知各船户兴贩烟泥,应无庸议。该犯郭亚平引贩烟泥,历系由僻港私越出洋,守口弁兵无从查察,开窑处所,地属偏僻,并地保均无庸议。该犯得过引贩银两,并无确数,

请免查追,起获烟土等物,飭经销毁。呷咕、魁喽既勾串内地民人,引贩烟泥,未便仍留居澳,应飭洋商,传谕该国,即将呷咕等驱逐回国。逸犯郭安等,及积年兴贩烟泥之船户李建司等,飭各营县严拿,仍咨闽浙督抚臣一体飭缉,获日另结。本案匪徒均经该管厅县,会营拿获,文武失察职名,应请免开。

除供招咨部外,所有获犯审拟原由,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道光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奉朱批:所办甚好,刑部速议具奏。钦此。

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

一、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处决烟贩郭亚平 并随时查拿有犯必惩事谕旨

二月初七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二月初七日奉旨：

郭亚平着即处绞，余依议。此等匪徒，胆敢于海疆重地，勾串外夷，开设窑口，引贩鸦片烟泥，诱人买食，历时已阅五年，该省历任督抚，总未认真查办，经邓廷桢等飭属严拿立即就获，可见缉办认真，自有明效。邓廷桢、祁埴着交部议叙。嗣后着该督抚于匪徒售卖鸦片烟开窑囤贩等弊，务当随时随地，有犯必惩，毋任漏网，以昭炯戒，而净根株。钦此。

二、盛京将军宝兴等奏为酌拟查禁鸦片章程折

二月十七日(军录)

奴才宝兴、萨迎阿、庆林跪奏，为遵旨酌拟查禁鸦片烟章程，恭折奏祈圣鉴事。

奴才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七年十二月初八日奉上谕：

昨因祥厚奏拿获夹带鸦片烟土人犯,已明降谕旨,将该犯等解交刑部审讯,并加恩将祥厚赏戴花翎,以示奖励矣。盛京为根本重地,风俗尚称淳朴,民皆务本,但恐奸徒射利引诱,将来或不免沾染恶习,亟当思患豫防,以杜其渐。该处海口,为商贩入境要隘,必应严密稽察,不准丝毫偷贩。其胥吏得规包庇卖放,尤宜访查惩办。著宝兴等飭知山海关监督,及各处城守尉,协同认真查察。如有奸商偷贩,潜入海口,即行严加究治,毋稍疏纵。其应如何设立章程以清弊窦,著宝兴等悉心妥议具奏。倘稽察不力,日后致有私贩鸦片烟土入境,别经发觉,朕惟宝兴等三人是问。凛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仰见皇上轸念根本重地,预防流弊之至意。

奴才等伏思盛京系我朝丰镐旧都,风俗最为淳朴,比年以来,生聚日众,渐趋华靡,诚如圣谕,亟当思患预防,以杜其渐。查奸徒射利,罔知法纪,惟在认真查拿,有犯必惩,而于奸商偷贩,窝留接买之家,严其罪名,以杜销售之源。更于吏胥包庇,得规卖放之弊,重加惩办,以绝疏纵之路。仍随时派员密查,一经拿获烟土,究明何处进口,即将失察各官,立予参办。庶缉捕各知认真,而奸顽亦自敛戢矣。奴才等悉心体察地方情形,酌拟四条:

一、海船到口,向皆投海店代为呈报。应先责成该店户,确切查明,出具并无夹带鸦片烟土切实甘结,方准呈报进口。如该店户知情容隐,一经发觉,即与首犯同科。倘有私船偷贩烟土潜进海口,究明知情容留之窝主,并知情装载之船户,亦与首犯一体治罪,船只概行入官。代为销售者,照兴贩为从例,加等问拟。

一、奉天沿海汛口三十八处,向由旗民地方官,派委兵役更替稽查一切违禁货物,但日久懈生,恐不无流弊。嗣后应令巡查之兵役乡保甲长人等,访有鸦片烟及烟土踪迹,立即密禀印官亲往查拿,不准兵役擅自搜查,致启需索之弊,以滋事端。奴才等仍随时派员潜往侦察,如有贩运烟土,即将失察之地方汛官惩办。该兵役

保甲知情故纵，与犯人同罪。吏胥得规包庇卖放，以枉法计赃科罪。计赃在流罪以下者，仍与首犯一律拟军。仍令该管旗民地方官，按季加结呈报。倘别经发觉，即将该地方官参处。

一、查例载：兴贩鸦片烟，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为从杖一百徒三年。又买土煎熬售卖图利，为首发边远充军，为从杖一百流二千里。知情租给房屋之业主及知情受雇之船户，但在一年以外者，发边远充军；一年以内，杖一百流二千里；半年以内，杖一百徒三年。雇租之船只房屋一律入官。又收买鸦片烟土尚未熬烟售卖者，杖一百徒三年等语。此系各省通例。盛京为根本重地，禁令允宜从严。拟请嗣后山海关以外东三省地方，如有兴贩鸦片烟及买土熬烟售卖，首从各犯，俱照本例加一等治罪。知情租给房屋之业主，及知情受雇之船户，不论年月久暂，均与首犯同科，房屋船只入官。至收买鸦片烟土尚未熬烟售卖之首犯，应即照兴贩鸦片烟本例，加等拟军，不得仅以杖徒完结。

一、查吏部处分则例内载：地方官及巡查海口委员，失察鸦片烟进口一百斤以上者，罚俸一年；一千斤以上者，降一级留任；五千斤以上，降一级调用。能自行拿获究办，免其议处。其有得规故纵者，严参革职。地方各官，能将邻境兴贩煎卖之犯，并鸦片烟一并拿获者，每二百斤给予纪录一次，每千斤给予加一级，以次递加，获至五千斤以上者，准该督抚奏请，送部引见。等语。此亦系各省通例。东三省地方，现当严定章程之际，功过更宜分明，以昭激劝。除失察得规故纵本应参革外，所有失察鸦片烟及鸦片烟土之地方官，及巡查海口委员，应分别斤数加等议处。其在本境自行拿获鸦片烟及鸦片烟土之案，若在已经售卖以后始行拿获者，功过仅足相抵，只应免其议处。如于未经售卖以前即能拿获者，虽在本境，亦照拿获邻境鸦片烟之例，分别斤数给予议叙。至山海关监督，验货收税，如有夹带鸦片烟及鸦片烟土，例应搜查究办。其失察处分与拿获议叙，应否照巡查海口委员之例，一体办理，恭候钦

定。

以上四条,奴才等悉心体察地方情形,遵旨酌拟恭折具奏。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敕部议复施行。谨奏。

道光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奉朱批:该部议奏。钦此。

三、著盛京将军宝兴等查拿奉天地区 兴贩鸦片及念经习教人犯事上谕

三月十四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盛京将军宝、侍郎麟、兼管奉天府府尹萨、府尹庆。道光十八年三月十四日奉上谕:

本日据耆英奏请,将兴贩鸦片烟土及携带符咒人犯解交盛京审办,已明降谕旨,交宝兴、麟魁审讯矣。奉天为我朝根本重地,风俗淳朴,向无吸食鸦片烟及念经习教恶习。兹据耆英讯明现获之程朴需、戴宏佑、薛方淙、陈作霖四犯,或兴贩鸦片烟土,或携带符咒,均隶奉天,可见该省染此恶习由来已久,不可不严行拿究。所有程朴需等供出兴贩烟土之锦州人马姓即马老八,薛方淙供出海澄县腾鳌铺开福盛馆之王老五,又陈作霖供出新民厅开设药铺之张裕源,著该将军等就近查拿,严行究办。不得回护前任及各该地方官失察处分,致滋讳匿。嗣后该将军等务当严饬所属,随时随地认真访查,倘有开设铺面,暗藏烟土,转相售卖,及无识匪徒被人煽惑,念经习教者,立即按名查拿,照律惩办,净绝根株。总期沈阳重地,军民人等咸知警惕,不至渐染浇风,方为不负委任。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吏科给事中陶士霖奏陈查禁鸦片 非议以重刑不能挽此积习折

四月二十二日(军录)

吏科给事中臣陶士霖跪奏,为军民私食鸦片风气过炽,请旨敕下,议加重典,定限施行,以除积痼而葆民生,仰祈圣鉴事。

窃以鸦片之为物,伤人耗财,其害不可胜数,屡奉严旨敕禁,自应实力遵行。乃军民等毫不知悛,始而沿海地方,沾染此习,今则素称淳朴之奉天、山西、陕、甘等省,吞吸者在在皆然。凡各署胥吏,各营弁兵,沉溺其中十有八九。虽据年终出结详报,实皆视为具文。甚至男妇不分,乡愚亦因此废业。即就京师而论,臣奉命巡城,每于深夜出巡,偶遇犯夜可疑之人,辄从伊身搜出烟管烟锅等具。此外缘案起获惩办者,尤属纷纷,相习成风,殊堪痛恨。

臣风闻烟土来自外夷,如广东澳门各口岸,岁销烟土银约三四千万两。福建厦门、江苏上海、直隶天津各口岸,岁销烟土银约共四五千万两。向来夷船装货,多用洋钱押底,以御潮湿,近年均用烟土押船。查洋钱收买纹银,例有明禁,然犹以银易银。至洋烟装贩,直以土易银耳。现在纹银每两,已值制钱一千五六百文之多,而洋钱每块,向值纹银七钱,今且增值纹银八钱有零,此其明验矣。该洋面设有舟师,卡口设有守吏,原令严密搜拿,无奈重贿勾通,阳为巡查,实阴为包庇,立法周而逃法巧,利之所逐,非例禁之能为功也。将来年复一年,出洋之银日多,内地之银日少,市价愈增愈贵,于小民生计关系匪轻。

臣愚以为欲竭其流,必杜其源,欲疗其疾,必峻其药。查刑部例载:兴贩鸦片,发近边充军,为从杖一百徒三年,吸食者如不指出贩卖之人,照为从问拟等语。奸民避重就轻,遇有破案,每令案内无甚紧要者一人认罪问徒,众人伙助钱文,以俟年满开释而已。是以

敢于怙过,了无畏心。处今之时,非议以重刑,不能挽此积重之习。但行之太骤,迫民于机不及转,又恐或失于苛。惟宽以约法之期,予以自新之路,若犹听之藐藐,终蹈前非,是其自外生成,无怨乎国宪之重也。相应请旨敕下刑部,将囤贩吸食鸦片各条例,从重议加罪名。并于加罪之后,行知各省,以奉到部文之日为始,严切晓谕约限半年,其限内犯者照旧示惩,限外犯者,即依新定重律办理。如此则惩一儆百,民各凛然,食者日稀,销售之地,势必不旺,纹银出洋之患,借此渐除,既可以救民,兼可以裕国矣。再巡洋守卡各官役,如有隐纵等情,亦请于现行之例,加等议罪。庶该员弁等,不敢徇私,朝廷之禁令,益见严肃。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刑部妥议具奏。钦此。

五、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

闰四月初十日(军录)

鸿胪寺卿臣黄爵滋跪奏,为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事。

臣惟皇上宵衣旰食,所以为天下万世计者,至勤且切,而国用未充,民生罕裕,情势积渐,一岁非一岁之比,其故何哉。考诸纯庙之世,筹边之需几何,巡幸之费几何,修造之用又几何,而上下充盈,号称极富。至嘉庆以来,犹征丰裕,士夫之家,以及巨商大贾,奢靡成习,较之目前,不啻霄壤,岂愈奢则愈丰,愈俭则愈啬耶。臣窃见近来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也。盖自鸦片流入中国,我仁宗睿皇帝知其必有害也,故诰诫谆谆,例有明禁,然当时臣工亦不料其流毒至于此极。使早知其若此,必有严刑重法,遏于将萌。

查例载:凡夷船到广,必先取具洋商保结,其必无夹带鸦片,然后准其入口。尔时虽有保结,视为具文,夹带断不能免。故道光三

年以前，每岁漏银数百万两。其初不过纨绔子弟，习为浮靡，尚知敛戢。嗣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吏，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盛京等处，为我朝根本重地，近亦渐染成风。外洋来烟渐多，另有趸船载烟，不进虎门海口，停泊零丁洋中之老万山、大屿山等处。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龙快蟹等船，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各省州县地丁漕粮，征钱为多，及办奏销，皆以钱易银，折耗太苦，故前此多有盈余，今则无不赔垫。各省盐商卖盐，俱系钱文，交课尽归银两。昔之争为利藪，今则视为畏途。若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臣每念及此，辗转不寐。

今天下皆知漏卮在鸦片，所以塞之之法，亦纷纷讲求。或谓严查海口，杜其出入之路，固也。无如稽查员弁，未必悉皆公正，每岁既有数千余万之交易，分润毫厘，亦不下数百万两。利之所在，谁肯认真查办。偶有所获，已属寥寥，况沿海万余里，随在皆可出入。此不能塞漏卮者一也。或曰禁止通商，拔其贻害之本，似也。不知洋夷载入呢羽钟表，与所载出茶叶大黄湖丝，通计交易，不足千万两。其中沾润利息，不过数百万两，尚系以货易货，较之鸦片之利，不敌数十分之一。故夷人之著意，不在彼而在此。今虽割弃粤海关税，不准通商，而烟船本不进口，停泊大洋，居为奇货，内地食烟之人，刻不可缓，自有奸人搬运。故难防者，不在夷商而在奸民。此不能塞漏卮者二也。或曰查拿兴贩，严治烟馆，虽不能清其源，亦庶可遏其流。不知自定例以来，兴贩鸦片者，发边远充军，开设烟馆者，照左道惑人引诱良家子弟例，罪至绞。今天下兴贩者，不知几

何,开设烟馆者不知几何,而各省办此案者绝少。盖原粤省总办鸦片之人,据设窑口,自广东以至各省,沿途关口,声势联络。各省贩烟之人,其资本重者,窑口沿途包送,关津胥吏容隐放行,转于往来客商借查烟为名,恣意留难勒索。其各府州县开设烟馆者,类皆奸猷吏役兵丁,勾结故家大族不肖子弟,素有声势,于重门深巷之中,聚众吸食。地方官之幕友家人,半溺于此,未有不庇其同好。此不能塞漏卮者三也。或又曰开种罌粟之禁,听内地熬烟,庶可抵当外夷所入,积之渐久,不致纹银出洋。殊不知内地所熬之烟,食之不能过瘾,不过兴贩之人,用以搀和洋烟,希图重利。此虽开种罌粟之禁,亦不能塞漏卮者四也。

然则鸦片之害,其终不能禁乎。臣谓非不能禁,实未知其所以禁也。夫耗银之多,由于吸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臣请皇上严降谕旨,自今年某月日起,至明年某月日止,准给一年期限戒烟,虽至大之瘾,未有不能断绝。若一年以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查旧例:吸食鸦片者,罪仅枷杖,其不指出兴贩者,罪至杖一百徒三年。然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徒,故甘犯明刑,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急,更苦于断瘾之苟延。臣知其情愿绝瘾而死于家,必不愿受刑而死于市。推皇上明慎用刑之意,诚恐立法稍严,互相告讦,必至波及无辜。然吸食鸦片者,是否有瘾无瘾,到官熬审,立刻可辨。如非吸食之人,虽大怨深仇,不能诬枉良善。果系吸食,究亦无从掩饰。故虽用重刑,并无流弊。

臣查余文仪台湾志云:咬啗吧本轻捷善斗,红毛制造鸦片,诱使食之,遂疲羸受制,其国竟为所据。红毛人有自食鸦片者,其法集众红毛人环视,系其人竿上,以炮击之入海,故红毛无敢食者。今入中国之鸦片,来自暎咭喇等国,其国法有食鸦片者以死论,故各国只有造烟之人,无一食烟之人。臣又闻夷船到广,由孟迈经安南

边境，初诱安南人食之，安南人觉其阴谋，立即严行示禁，凡有食鸦片者死不赦。夫以外夷之力，尚能令行禁止，况我皇上雷电之威，赫然震怒，虽愚顽之沉溺既久，自足以发聩振聋。但天下大计，非常情所及，惟圣明乾刚独断，不必众言皆合。诚恐畏事之人，未肯为国任怨，明知非严刑不治，托言吸食人多，治之过骤，则有决裂之患。今宽限一年，是缓图也。在谕旨初降之时，总以严切为要，皇上之旨严，则奉法之吏肃；奉法之吏肃，则犯法之人畏。一年之内，尚未用刑，十已戒其八九，已食者竟借国法以保余生，未食者亦因炯戒以全身命。此皇上止辟之大权，即好生之盛德也。

伏请飭谕各省督抚，严切晓谕，广传戒烟药方，毋得逾限吸食。并一面严飭各府州县，清查保甲，预先晓谕居民，定于一年后，取具五家邻右互结。仍有犯者，准令举发，给与优奖。倘有容隐，一经查出，本犯照新例处死外，互结之人，照例治罪。至如通都大邑，五方杂处，往来客商，去留无定，邻右难于查察，责成铺店，如有容留食烟之人，照窝藏匪类治罪。现任文武大小各官，如有逾限吸食者，是以奉法之人甘为犯法之事，应照常人加等。除本犯官治罪外，其子孙不准考试。地方官于定例一年后，如有实心任事，拿获多起者，照获盗例，请恩议叙，以示鼓励。其地方官署内官亲幕友家丁，仍有吸食被获者，除本犯治罪外，该本管官严加议处。各省满汉营兵，每伍取结，照地方保甲办理。其管辖失察之人，照地方官衙门办理。庶几军民一体，上下肃清，无论穷乡僻壤，务必布告详明，使天下晓然于皇上爱惜民财保全民命之至意。向之吸食鸦片者，自当畏刑感德，革面洗心。如是则漏卮可塞，银价不致再昂，然后讲求理财之方，诚天下万世臣民之福也。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谨奏。

六、著各地将军及各省督抚议奏黄爵滋 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上谕

闰四月初十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初十日内阁奉上谕：

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一折，著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直省各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折并发。钦此。

七、江南道监察御史周瑛奏陈外商只准以银 易货不得以鸦片及奇巧洋货抵交折

闰四月二十五日(朱折)

江南道监察御史臣周瑛跪奏，为请筹复财用，以取外夷而裨国计，仰祈圣鉴事。

窃惟近年来鸦片充斥，纹银出洋，叠经奉旨查禁各在案。臣愚以为漏卮之出无已，固宜严刑峻法，以杜塞于将来，而元气之亏已多，尤当扼要审机，以复还其既往。查外夷于内地茶叶大黄，数月不食，则有瞽目塞肠之患，甚至于不能聊生，视鸦片之可借药力解除，其为害之轻重悬殊也。内地人民不尽皆食鸦片，而茶叶大黄为外夷尽人必需之物，其取用之多寡又悬殊也。乃外夷以无用害人之物，尚能遥执中国之利权，岂中国以有用益人之物，而不能转移外洋之银币，未尝揣度情势，辄借口于积重难返，使中国失所以制用生财之道，是诚计虑有未周，以致防维之不立。况当兹银贵钱贱，地丁漕粮盐课交困之时，尤不可不亟为整顿，筹复财用于不匮也。相应请旨飭下沿海各督抚，悉心熟计，于外夷置买茶叶大黄，酌定价值。只准以纹银交易，不准以鸦片暨奇巧洋货抵交。

至各省出产茶叶大黄地方，应如何稽查转运，设立票据，归沿

海地方官员兼管,一并妥议章程,奏明办理,无滋流弊。倘有内地奸民私贩出洋,减价售卖,亦应严立科条,俾知警惧。如此设法办理,既禁绝纹银偷漏之弊,而外夷之巧诈不复萌,复慎持财货转移之方,而中国之元气可渐复。是在各该督抚矢公忠体国之忱,决理财裕民之计,通盘筹画,认真经理,于复还财用之中,寓震慑外夷之意,庶于国计不无裨益。

再查丝斤出洋,例有明禁,而外夷无此不能织造羽毛大呢等货。历年私行交易,久无稽核,亦应明定例价,与茶叶大黄一律办理,于理财之道尤为贖备。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八、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筹议外商只准以纹银购买茶叶大黄等物办法事上谕

闰四月二十五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邓、广东巡抚怡,传谕粤海关监督豫坤。道光十八年闰四月二十五日奉上谕:

有人奏,内地人民不尽皆食鸦片,而茶叶大黄,为外夷尽人必需之物,请酌定价值,只准以纹银交易,不准以鸦片及洋货抵交等语。自鸦片流毒中国,纹银出洋之数,逐年加增,以致银贵钱贱。地丁、漕粮、盐课,因而交困。若不及早防维,力图筹复,将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于国计民生,大有关系。所奏似属可行,著邓廷桢、怡良,会同豫坤,揣时度势,密计熟筹,于复还财用之中,隐寓震慑外夷之意。其各省出产茶叶大黄地方,应如何稽查转运,设立票据,归沿海地方官员兼管,及丝斤出洋,一律办理之处,著即悉心筹画,妥议章程具奏。不得任听属员率以积重难返为词,一味因循,阻挠不办。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知邓廷桢、怡良,并传谕豫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九、山西巡抚申启贤奏复塞漏培本应严惩 贩烟开馆人犯四条章程折

五月初二日(军录)

山西巡抚臣申启贤跪奏,为遵旨议奏事。

窃臣于闰四月初十日接准刑部来咨: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初十日奉上谕……钦此钦遵。(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将鸿胪寺卿黄爵滋原折钞寄前来。臣伏读之下,仰见皇上兼听并观执两用中之至意。臣查鸦片烟流毒蔓延,为害日甚,鸿胪寺卿黄爵滋所奏,敷陈剴切,不为未见。然臣独惜其未审情势而过用峻刑也,又惜其治流而不澄其源也。臣历观自古史册,大率国用匱乏,往往议立重法,逮重法既立,而民情惶扰,虽因应不同,措施不一,然专厉秋肃,未有不伤春温之气者也。

今外夷以鸦片烟土煎熬制造,煽惑中国之人,引诱吸食,以易金钱。当时诸臣不能为国远虑,既未奏请立法严杜于始,混莠胥渐,沾染弥滋,乃因银出外洋之多,归咎吸食鸦片之众,督责犯者,置之大辟。凡厥庶民,罹于刑与不罹于刑者,恐无不臆揣曰:此法之峻,为财用筹度而设也,非受民意也。即使民绝无言,戾知自取,然申韩峻刻之法,原不当施于尧舜宽大之世。然则鸦片烟将不必禁乎?势又不然。盖鸦片烟迷人之物也,害人之具也。吸食得瘾,遂为无用之人,日复一日,终至奄奄以待毙。今外夷以此迷人害人之药,辗转传染,毒我生灵,是其巧取中国之银者,为罪尚小,而其隐戕中国之人者,为罪甚巨。所有勾通外夷设馆兴贩之汉奸,其罪可未减乎?鸿胪寺卿黄爵滋原奏,欲置吸食鸦片之人于大辟,而反置勾通外夷设馆兴贩之人于不论,是犹惩溃防决堤之水,不为之塞其来源,而徒致力于杯杓,欲其流之涸也得乎?揆原奏之意,岂不曰火烈民畏,故鲜死焉,予以一年之限,示以治瘾之方,何患不革。不知

愚民偷息目前，往往不顾其后，食烟业已得瘾，虽欲不食而不能。彼见设馆依然，兴贩依然，妄冀严法之设，未必即行，纵使必行，亦思计脱而幸免。且治瘾之方，效与不效，尚未可知，假使一年治之不效，真使骈首就戮乎。是勾通外夷设馆兴贩者迷之害之于前，而重典极刑又复芟剃于后也。臣愚以为当严定设馆兴贩之罪，而吸食鸦片者，照依原奏，令各该地方官广传戒烟药方，勒限飭民尽革旧污，倘仍不悛，酌增罪名，刑之无赦。使天下晓然于此法之立，为鸦片迷人害人，拯救民生保全民命而设，是皇上行仁育于义正之中，而漏卮亦不期塞而自塞矣。臣谨酌拟四条，为我皇上陈之，以备采择：

一、向夷船买运烟土，宜从重治罪也。伏思夷船载运鸦片烟土而来，若非奸徒贿通海口员弁兵役买运入口，断难流入内地，贻害民生。此等匪徒，向例止照兴贩拟军，转轻于开馆诱食之条，不足以示惩戒。臣愚以为，欲塞漏卮，在严海禁。查例载：奸徒将米谷杂粮偷运外洋接济奸匪者，拟绞立决。应请嗣后奸民向夷船买运烟土者，即照运米出洋济匪例，拟绞立决。如海口关隘员弁兵役得规纵放，与犯同罪。赃重者，以枉法从重论。失察之汛口地方文武各官，并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

一、职官及官亲幕友家丁人等，在衙署内买食鸦片烟，宜加重治罪也。伏思职官为闾阎风化之原，衙署乃莅政办公之所，均为庶民观感所由。且法绳自近，必须官署无买食鸦片烟之人，方能查拿贩卖服食之犯，否则必被挟制。定例：职官及在官人役买食鸦片烟，仅加一等治罪。而失察衙署内官亲幕友家丁人等吸食鸦片烟，作何议处，亦无明文。查官署买食鸦片烟，与贼犯偷窃衙署，同一玩法，应请嗣后凡官亲幕友家丁人等在衙署内买食鸦片烟者，比照偷窃衙署之例，拟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职官有犯，发新疆充当苦差，永不叙用。其本官失察衙署内官亲幕友家丁吸食者，交部严加议处。

一、开设鸦片烟馆，引诱吸食之例，宜加严也。伏思引诱吸食

鸦片,同于邪教惑人,是以向照邪教惑众例拟绞。若公然开馆,则明目张胆,其情尤为可恶,其迹直同于强盗。应请嗣后开设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吸食者,即照强盗律,将同财合伙之人,不分首从,皆斩立决。其受雇佣工者,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

一、在内地贩卖鸦片烟,宜加严也。伏思内地贩卖,固较轻于向夷船载运,然无此等匪徒分售,不致蔓延为害。且无此等匪徒私销,则食者无从购买,可不禁而自绝。此等匪徒,亦与邪教害人无异。应请嗣后在内地贩卖鸦片烟者,即照邪教传徒之例,实发回城,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为从照向例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

以上四条,力禁海洋载运,以塞来源。重惩官署吸食,以示准则。严开馆之条,不令煽诱。加兴贩之罪,俾免流传。若能绝此四端,则愚民无引诱之具,有观感之兴,共仰我皇上保卫民生,群跻仁寿之域,而出洋之银,亦无由而加增。抑臣更有请者:海洋设禁,原严中外之防,撻发惩奸,惟在公明之吏。应请敕下沿海各将军督抚,确察情形,申明纪律,清查澳甲,以杜济匪,慎重船政,以绝通夷。务使水陆文武各员,互相钤制,协力稽查。随时遴委公正大员,悉心访察,信赏必罚,力破因循回护之习。并请谕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镇府尹,严饬所属文武,实力查拿设馆及兴贩鸦片烟之人,以绝根萌,而彰国宪。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八年五月初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〇、山东巡抚经额布奏为塞漏培本 必先严惩兴贩及贿纵人犯折

五月初七日①(夷务清本)

山东巡抚经额布奏。

接准户部咨，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初十日内阁奉上谕……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跪读圣谕，无任寅忱。窃维我皇上宵旰勤劳，惟以爱育苍生，俾臻康阜为念。自鸦片烟之风日炽，银价亦因之日昂，国计民生，动形支绌。纹银出洋之多寡，臣虽未能确知，惟漏卮之在鸦片，诚有如该鸿胪寺卿黄爵滋原奏所陈者。是欲绝漏银之路，必善筹禁烟之方。

臣职任封圻，受恩深重，亦尝旁咨周询，熟计深筹。惟杜弊必绝其根源，用法宜权其轻重。查黄爵滋原奏，以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议请将食烟之人定以死罪，固系为因时惩创起见。然举奸民之兴贩以相衡，似于根源犹未能尽绝，轻重犹未能悉协也。盖欲严吸食鸦片之罪，原因其漏银外夷，第彼买食之人不能与外夷交易，非有兴贩者贩烟进口，则天下断无食烟之人，非有兴贩者运银出洋，则天下即无漏银之事，律以漏银之罪，则兴贩实为厉阶。查定例：兴贩鸦片烟，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为从杖一百，徒三年；买食者罪止枷杖，不将贩卖之人指出，罪应满徒。重兴贩而轻买食，定例原有深意。参观买食私盐之罪轻于私梟，制造赌具之罪重于赌博。诚以律贵清源，凡所以严首恶也。若将食烟之人拟以死罪，而兴贩之犯转从轻典，不特轻重倒置，有失情法之平，且恐吸食者众，诛不胜诛，兴贩者转得贩运如故，于禁遏漏银出洋仍无裨益。

或以为无吸食自无兴贩，严吸食者以死罪，杀一即可以惩百，

① 此系朱批日期。

原无待尽人而诛；且于一年之后始照新例办理，未尝不予以自新之路，似亦补偏救弊之方。殊不知食烟之人绝烟几同于绝食，有烟断瘾不啻有米断炊，既未绝其买食之路，即难保无买食之人。谓峻法之下民皆畏惧，翻然改悔，从此买者无人，兴贩自绝。窃恐事难逆料。即如强盗抢杀放火等犯，重则斩绞，轻则遣军，立法未始不严，而此等案件仍所常有。夫盗劫等项，有事主邻保告发，而犯者且无顾忌。况食烟之人犯非侵损于人，事更难于发觉。其食烟多在深房密室，虽邻右亦难周知。将欲挨查搜索，则胥役之扰累堪虞；若责令邻右举发，徒启借端讹索挟嫌刁告之风，亦非政体所宜。

夫为政之道，譬犹治水，欲遏其流，当塞其源，使仅严其吸食，而犯者仍众，何如严惩兴贩，俾无可食之烟。查奸民兴贩鸦片烟，踪迹虽秘，其运银出洋，向夷船贩烟入口，以及转贩各省销售，海口津关层层均须历过，以视食烟之深居密室者较易稽查。如果海关员弁实力稽查，则外无偷越之路；各省地方认真访办，则内无转贩之人。责任既专，防范自密。如以稽查员弁未能悉皆公正，利之所在，恐有包庇贿纵，则此等贪劣之员藐法营私，更为圣世所不容。若不严惩贿纵之员弁，而徒严惩食烟之人，尤非正本清源之道。

查嘉庆十八年，刑部议奏侍卫官员买食鸦片烟罪名一折，钦奉谕旨：鸦片烟一项，由外洋流入内地，蛊惑人心，戕害生命，其祸与鸩毒无异。奸商嗜利贩运，陷溺多人，皆由各处海关私纵偷越。前曾降旨，令各省海关监督等严行查禁。乃数年来迄未遏止，并闻各海关竟有私征鸦片烟税银者，是竟导奸民以贩鬻之路，无怪乎流毒愈炽也。著再严飭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省沿海各关，如有奸民私贩鸦片烟，冒禁过关，一经拿获，将鸦片烟立时抛弃入海，奸商按律治罪。倘各关监督等阳奉阴违，私收税课，著该督抚实力查参，将该监督先行革职，由驿具奏，朕必从重惩治。并各处辗转运贩之徒，并著五城、顺天府、步军统领衙门及各直省督抚等，一体严查，按律究办等因。钦此。仰见睿虑深远，洞悉弊源。恭绎仁宗睿皇

帝明諭，益見查禁鴉片烟，端在懲奸民之興販，嚴海關之禁令，舍此二端，別無良法也。惟是法輕易犯，日久懈生，遂致有名無實。今欲杜絕其害，必先申嚴例禁。查鴉片烟透入內地，漏銀出洋，罪在興販，而興販之犯又較少于食烟之人，治之尚易為力。此等奸徒較之偷運米谷出洋濟匪者，其情尤為可惡！偷運濟匪，定例罪應絞決，而興販鴉片烟原例，首從罪止軍徒，似覺情重法輕，不足以昭懲創。且興販烟斤有多寡之不同，若將積慣大夥興販與零星小犯同一科罪，亦覺無所區別，應請嗣後拿獲興販鴉片烟人犯，除訊系輾轉販賣為數無多者，照例定擬外，其沿海積慣大夥興販，及雖系偶然販賣而數至一千兩以上者，即从重擬以死罪。惟興販罪名既擬加重，而買食之罪仍照原例，究屬失之過輕，並請將食烟之人分別官民，各于原例上酌加一等治罪，以昭平允。

至各省海口津關，原以盤詰奸匪，稽查違禁貨物。今鴉片烟自外夷流入中國，漏銀出洋，奸民出入關口，行所無事，是非關口員弁兵役徇庇賄縱，斷不至此。伏思朝廷設官分職，大小相維，原所以防奸杜弊，今作奸舞弊者，轉出自在官之人，則民愈將玩法，而莫知禁令。似此相沿成習，不特鴉片之害終難杜絕，且恐關津重地日久竟成虛設。查定例：官員失察鴉片烟進口一百斤以上，僅止罰俸一年；一千斤以上至五千斤，僅止分別降留降調；其得規故縱者，止革職完結。夫失察之處分輕，則員弁視為無關緊要，勢必將驗放盤查之事，一概委之胥役兵丁，不肯亲身經理，而兵丁人等皆得夤緣為奸。得規包庇之罪輕，則不肖員弁必有貪圖重利甘受吏議者。

臣愚以為法行自近，而察吏務嚴，現當嚴禁烟販之際，若不先嚴官吏失察賄縱處分，恐無以儆貪玩而振頹廢。應請嗣後拿獲興販鴉片烟人犯，務向嚴究系由何處進口？何處進關？如查系該關口員弁得規故縱，即將該員弁革職，嚴審治罪，該管上司監督一併從重議處。即僅止失察，亦請于現行條例上分別加重議處。如能實力查拿破獲興販者，即請酌予優敘，以示鼓勵。至各省輾轉販賣

之人，责成地方文武各官实力查拿。其获犯甄叙及失察贿纵参处治罪，亦照海关员弁之例，分别办理。如此定例，惩劝兼施，庶奸犯日渐稀少，关政可期肃清。而食烟者欲买无从，自不待严刑禁止。如蒙俞允，应请敕下部臣分别核议，并奏定条例，通行各直省遵照办理。

再东省登州、莱州、青州、武定等府所属之蓬莱等十四州县，俱有海口，第未设关榷，不通夷商。惟有奉天、直隶、江浙等省粮贩船只往来贸易，与江、广等省海关情形迥不相同。外夷之偷漏似可无虑，而奸商之转贩亦应严防。臣惟有咨会登州镇臣并督同司道严饬巡洋员弁暨沿海各州县，查照上年奏定海防章程，实力遵守。如有懈弛，即行从严参办，以肃海防。仍饬各地方官剴切晓谕，并广传戒烟药方，务使比户周知，俾已犯者洗心改悔，未犯者不致传染。一面随地留心查拿，遇有烟贩及吸食之人，即行获办，以仰副圣主阜民善俗之至意。

朱批：另有旨。

一一、盛京将军宝兴奏为塞漏培本应严禁 烟船入口并不准钱票磨兑折

五月初七日^①(夷务清本)

道光十八年戊戌五月丁未盛京将军宝兴奏。

道光十八年闰四月二十一日接奉户部文内开，十八年闰四月初十日内阁奉上谕……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跪读之下，仰见皇上轸念民生，淳淳下问之至意。

查鸦片流入中国，近害则耗民财，远害则伤民命，贻患无穷，非严行惩办，固不足以化愚顽。前因山海关拿获夹带烟土之案，奴才

^① 此系朱批日期。

钦奉谕旨，敕令妥议章程，以清弊窦。除海口店道随时密派员弁设法查拿外，所有兴贩煎熬窝留装载，胥役包庇得规卖放各条，以及地方官巡海委员失察处分，均拟照本例加等治罪。于二月十七日具奏，奉朱批：该部议奏在案，尚未奉到部文。

惟前奏专指奉天一省而言，亦未议及吸食罪名。查吸食鸦片烟本例罪止枷杖，其不指出兴贩者，罪杖一百，徒三年。应请嗣后于本例上加二等，与前议各条，均作为各省通例。夫吸食鸦片，罪至近军，科条已不为不严。若谓罪以死论方能禁止，天下岂无犯死罪者乎？盖王道本乎人情，严刑重法定于习染未遍之初，奉行无所窒碍，今则吸烟者几遍天下矣。即以广东而论，奴才上年奉旨差往粤东审案，闻该省未有不吸烟之人，下至担夫乞丐，无力买烟，虽烟灰烟油，亦寻觅吞食为避瘴气。闻福建亦然。大江以南各省虽不至如闽、粤之甚，而不吸食者亦少。此法定后，倘仍视为具文，是徒为胥役添一诈赃之路，如果认真查拿，窃恐不可胜诛矣！

况事不可舍本而图末，烟船纵不由海口明入，而停泊必有一定马头，卸载必有一定店口，易于搜拿，非同吸烟之众，散处各省，难于稽查可知矣。巡洋员弁皆系文武职官，兵役亦系现食粮饷，易于号令，非同吸烟之众，贵贱不等，品类不齐，难于禁止又可知矣。不求其易而求其难，是舍本而图末可乎。天下之人未有不畏国法者也，惟不惩则不知戒耳。近来除京师间办一二吸烟之案，去年山海关搜获烟土一案，各省办烟案者寥寥，此不惩之实据也。总之，有治人无治法。各省督抚将军诚能严饬所属，并照定例实力奉行，一年之后，若烟船依然偷入兴贩，吸食依然毫无忌惮，理之所必无也。

方今皇上躬崇节俭，而国用民生未见充裕，必有耗财之处无疑。然奴才愚昧之见，财之耗，不尽耗于外夷也，户口之众百倍当年，天地生财只有此数，日用饮食之需，一人有一人之用，其势使然也。即出洋之纹银，亦不尽属之鸦片也。闻闽、粤两关，不惟羽毛

洋呢钟表近年来者甚多,即一切奇巧玩好,无所不有,此皆易银之物。况报关纳税之船十之三四,偷漏卖放之船十之六七。全在有海口之督抚监督,严立劝惩,委用得人,其货物不能偷入,纹银不能偷出,国用有何不充?民生有何不裕乎?

奴才更有请者,近年以来,银价日昂,固由于银之短少,然中外鼓铸钱文,例有定额,时有停炉减卯之举,钱数非有加增,何以纹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七百文之多?推原其故,总由奸商抵(低)昂其价,希图多易现银,而所出钱票注写外兑字样数十吊,尚有现钱百十吊以上。辗转磨兑,经旬累月,现钱不能到手,而实银已运往他乡。即如奉天属之盖平,前有盖票名色,每银一两,较别城多易东钱数吊,所出钱票注明不付现钱。民间行使,不惟房地产亩,即日用零星之物,亦以钱票互易。至道光十四五年间,外间票钱积至一千四五百万吊,壅塞难行,渐兴讼端。奴才于前任内查办,勒限收票付钱,至奕经任内办理完结。虽皆治以应得之罪,变产偿还,而所变之产不抵所出之票百分之一。现在京外钱铺所出钱票皆写外兑或换外票字样,是钱铺并无现钱,即可易去现银,盖票即前辙也。其流弊不可不防,应请严禁各钱铺,不准支吾磨兑,总以现钱交易,如此则市价可平而银两不致耗散矣。

朱批:另有旨。

一二、湖南巡抚钱宝琛奏复塞漏卮 培国本首应严惩鸦片兴贩折

五月十八日(军录)

湖南巡抚臣钱宝琛跪奏,为遵旨核议,敬陈管见所及,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五月初八日接准督臣咨会,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初十日奉上谕……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跪读之

下，仰见皇上勤求治理，博采群言，莫名钦感。窃思鸦片烟之流入内地，日盛一日者，其故有二：一则获罪轻而犯之者易；一则获利重而趋之者多。以致蔓延日久，流毒愈深，甚而至于每年纹银出洋数千万两之多。以中华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诚有如该鸿胪寺卿所奏云者，若不亟求禁遏，弊将不可胜言。

臣查原奏，请严治吸食之罪，从重论死，此诚扼要之论。且予限一年，并非不教而诛，尤为宽严得当。抑臣更有请焉。今之吸食者，弊之流也，而兴贩者，弊之源也。若无兴贩，何由吸食？故一二起兴贩之数，即敷什伯家吸食之数，此其较然者也。定例：兴贩者拟军，吸食者杖枷，不将贩卖之人供出者问徒，而独严开设烟馆之条，定以缢首之罪，因其引诱贻害，特从重典。不思开馆之烟，皆得自兴贩之手，兴贩不至，则开馆者无烟可销，是兴贩情罪较重，而立法转轻，殊不足以惩祸始而杜奸萌。今既请将吸食之犯，从重拟以死罪，自应一并将兴贩之犯，于开设烟馆绞罪上，加重问拟，似于情法两得其平。至谓烟犯行踪诡秘，查缉为难，则应责成地方文武各官，督率兵役，认真办理，未有不可以破获者。盖近海省分，既有窑口总办等名目，县营兵役，断无不知其踪迹。其余各省，亦均有积惯烟贩，出没其间，应于各处关隘城厢，密派兵役，实力查拿。如地方文武员弁，果能首先缉获多起，请照获盗例，分别从优议叙。兵役人等，以获犯之多寡，定奖赏之重轻。倘有得规包庇，与犯人同罪。官弁失于觉察，从严参处。如此明定章程，庶来源得以衰息，而积痼不难渐除，于严法之中，寓保全之意。

臣管见所及，是否有当，谨缮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议施行。谨奏。

一三、湖广总督林则徐奏复黄爵滋塞漏 培本之折并酌议禁烟章程六条折

五月十九日^①(军录)

湖广总督臣林则徐跪奏，为遵旨筹议章程，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本年五月初二日，准兵部火票递到刑部咨开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初十日奉上谕……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查原奏内称，近来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自鸦片烟流入中国，其初不过纨绔子弟习为浮靡，嗣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广东每年漏银，渐至三千余万两，合之各省又数千万两。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请皇上严降谕旨，自今年某月日起至明年某月日止，准给一年限期。若一年以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罪以死论等语。

臣伏思鸦片流毒于中国，纹银潜耗于外洋，凡在臣工，谁不切齿，是以历年条奏，不啻发言盈廷，而独于吸食之人，未有请用大辟者。一则以大清律例早有明条，近复将不供兴贩姓名者，由杖加徒，已属从重，若径坐死罪，是与十恶无所区别，即于五刑，恐未协中。一则以犯者太多，有不可胜诛之势。若议刑过重，则弄法滋奸，恐讦告诬报贿纵索诈之风因而愈炽。所以论死之说，私相拟议者未尝乏人，而毅然上陈者独有此奏。然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颓波，非严蔑济。兹蒙谕旨饬议，并以臣之愚昧，敢不竭虑筹维。窃谓治狱者，固宜准情罪以持其平，而体国者，尤宜审

^① 此系朱批日期。

时势而权所重。今鸦片之贻害于内地,如病人经络之间,久为外邪缠扰,常药既不足以胜病,则攻破之峻剂,亦有时不能不用也。夫鸦片非难于革瘾,而难于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心之法。况行法在一年以后,而议法在一年以前,转移之机,正系诸此。书所谓:旧染污俗,咸与维新。传所谓:火烈民畏,故鲜死焉者。似皆有合于大圣人辟以止辟之义,断不至与苛法同日而语也。惟是吸烟之辈,陷溺已深,志气无不惰昏,今日安知来日。当夫严刑初设,虽亦魄悚魂惊,而转思期限尚宽,姑俟临时再断,至期迫而又不能骤断,则罹法者仍多,故臣谓转移之机,即在此一年中。必直省大小官员,共矢一心,极力挽回,间不容发,期于必收成效,永绝浇风,而此法乃不为赘设。兹谨就臣管见所及,拟具章程六条,为我皇上敬陈之:

一、烟具先宜收缴净尽,以绝馋根也。查吸烟之竹杆,谓之枪。其枪头装烟点火之具,又须细泥烧成,名曰烟斗。凡新枪新斗,皆不适口,且难过瘾。必其素所习用之具,有烟油渍乎其中者,愈久而愈宝之,虽骨肉不轻以相让。此外零星器具,不一而足,然尚可以他具代之,惟枪斗均难替代,而斗比枪尤不可离,遇无枪时,以习用之斗配别样烟杆,犹或迁就一吸,若无斗即烟无装处,而自不得不断矣。今须责成州县,尽力收征枪斗,视其距海疆之远近,与夫地方之冲僻,户口之繁约,民俗之华朴,由各大吏酌期定数,责以起获,示以劝惩。除新枪新斗,听该州县自行毁碎,不必核计外,凡渍油之枪斗,皆须包封粘贴印花,汇册送省,该省大吏当堂公同启封毁碎。无论此具或由搜获,或由首缴,或由收觅,皆许核作州县功过之数。若地方烦庶,而收缴寥寥者,立予撤参。如能格外多收,亦当分别奖励。

一、此议定后,各省应即出示劝令自新,仍将一年之期,划分四限,递加罪名,以免因循观望也。查重典之设,原为断吸起见,果能人人断吸,亦又何求,所谓以人治人,改而上也。各省奉文之后,应

由大吏发给告示,遍行剴切晓谕。自奉文之日起,扣至三个月为初限。如吸烟之人,于限内改悔断绝,赴官投首者,请照习教人首明出教之例,准予免罪。然投首非空言也,必将家藏烟具几副,余烟若干,全行呈缴到官,出具改悔自新毫无藏匿甘结,加具族邻保结,立案报查。如日后再犯,或被告发,或经访闻,拘讯得实,加倍重办。其二三四限之内投首者,虽不能概予免罪,似亦可酌量减轻。惟不投首者,一经发觉,即须加重。盖四时成岁,三月成时,气候不为不久,果知畏法,尽可改图。若仍悠忽迁延,再三自误,揆以诛心之律,已非徒杖所可蔽辜。除初限以内拿获者,仍照原例办理外,其初限以外四限以内未首之犯,拿获审实,似应按月递加一等,至军为止。其中详细条款,并先后投首如何减等,首后再犯如何惩办之处,均请敕部核议施行。似此由宽而严,由轻而重,不肖之徒,如再不知悔惧,置诸死地,诚不足惜矣。

一、开馆兴贩,以及制造烟具各罪名,均应一体加重,并分别勒限缴具自首,以截其流也。查开馆本系死罪,兴贩亦应远戍。近因吸食者多,互相包庇,以致破获者转少。今吸烟既拟重刑,若辈岂宜未减,应请一体加重,方昭平允。但浇俗已深,亦宜予以自新之路。请自奉文之日起,开馆者勒限一月,将烟具烟土全缴到官,准将原罪量减。如系拿获,照原例办理。地方官于一月内办出者,无论或缴或拿,均免从前失察处分。倘逾限拿获犯,照新例加重,自获之员减等议处。其兴贩之徒,路有远近,或于新例尚未闻知,不能概限一月投首。应请酌限三个月内,不拘行至何处,准赴所在有司衙门缴烟免罪。若逾限发觉,亦应论死。其缴到之烟土烟膏,眼同在城文武,加用桐油,立时烧化,投灰江河。匿者与犯同罪。至制造烟具之人,近日愈夥,如烟枪固多用竹,亦间有削木为之,大抵皆烟袋铺所制。其枪头则裹以金银铜锡,枪口亦饰以金玉角牙。闽粤间又有一种甘蔗枪,漆而饰之,尤为若辈所重。其烟斗自广东来者,以洋磁为上,在内地制者,以宜兴为高。恐其屡烧易裂也,则亦包以

银锡，而发蓝点翠，各极其工。恐其屡吸易塞也，则又通以铁条，而矛戟锥刀，不一其状。手艺之人，喜其易售，奇技淫巧，竞相传习，虽照例惩办，而制造如故。应请概限奉文一月内，将所制大小烟具，全行缴官毁化免罪，并谕烟袋作坊，瓦器窑户，以及金银铜锡竹木牙漆各匠，互相稽察，如逾限不首，及首后再制，俱照新例重办。其装成枪斗可用吸食者，即须论死。保甲知情不首，与犯同罪。

一、失察处分，宜先严于所近也。文武属员有犯，该管上司于奉文三个月内查明举发者，均予免议。逾限失察者，分别议处。其本署戚友家丁，近在耳目之前，断无不知，应勒限一个月查明，若不能早令革除，又不肯据实举发，即是有心庇匿，除犯者加重治罪外，应将庇匿之员即行革职。本署书差有犯，限三个月内查明惩办，逾限失察者，分别降调。

一、地保牌头甲长，本有稽查奸宄之责，凡有烟土烟膏烟具，均应著令查起也。挟仇讦告之风，固难保其必无，但能获赃，即有证据，且起一件便少一害。虽初行之时，亦恐难免滋扰，然凡事不能全无一弊。若果吸烟者惧其滋扰，而皆决意断绝，正不为无裨也。至开馆之房主，及该地方保甲，断无不知之理，若不举发，显系包庇，应与正犯同罪，并将房产入官。

一、审断之法宜豫讲也。此议定后，除简僻州县犯者本少，即有一二，无难随时审办外。若海疆商贾马头，及通衢烦会之区，吸食者不可胜数，告发既多，地方有司，日不暇给，即终日承审，而片刻放松，则瘾已过矣，委人代看，则弊已作矣，是非问罪之难，而定讞之难也。要知吸烟之虚实，原不在审而在熬，熬一人与熬数人数十人，其工夫一耳，且专熬一人，容或有弊，多人同熬，转可无弊。譬如省会地方，择一公所，汇提被控被拿之人，委正印以上候补者一员往审足矣，不必多员也。临审时恐其带药过瘾，则必先将身上按名严搜，即糕点亦须敲碎，然后点入封门，如考棚之坐号，各离尺许，不准往来。问官亦只准带一丁两役，随身伺候，不许擅离，自辰已

以至子丑,只须静对,不必问供,而有瘾之人情态已皆百出矣。其审系虚诬者,何员所审,即令何员出具切结,倘日后别经发觉,惟原审官是问。

以上六条,就臣愚昧之见,斟酌筹议,未知当否,理合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臣十余年来,目击鸦片烟流毒无穷,心焉如捣,久经采访各种医方,配制药料,于禁戒吸烟之时,即施药以疗之。就中历试历验者,计有丸方两种,饮方两种,谨缮另单恭呈御览。可否颁行各省以资疗治之处,伏候圣裁。谨奏。

附：戒烟方

五月

谨将戒鸦片烟经验数种良方,缮呈御览。

戒烟断瘾前后两方总论

人之喉管有二:食管以主饮食,下达二肠;气管以主呼吸,周通五脏。气管本属清虚,不受一粒半滴之物,若物误入其中,即时咳逆,必出之而后快。而烟乃有气无形之物,故可吸入呼出,往来于五脏,虽其气已去而其味仍留。但人之所以得生者,胥借胃间所纳谷气,循环于经络,以培养其精神。今食烟之人,其脏肺惯得烟气以克谷气,故常人一日不食五谷则饥而惫,食鸦片烟者视五谷犹可缓,但对时不吸烟则瘾而惫,无他,正气为邪气所制也。本草所载生烟,即今之旱烟,其气辛,故止于入肺。若鸦片,则其性毒而淫,其味涩而滞,其色黑而入肝肾,故一吸而能透于肉筋骨髓之中,一呼又能达于肢体皮毛之杪,偏身内外上下无处不到,是以食才下咽,自顶至踵均觉舒畅,遂溺其中。始则由渐而常,继则由常而熟。至于熟矣,内而脏腑经络,外而耳目手足,皆必得此烟气而后即安。一旦无之,肾先告乏,故呵欠频作,肝因而困,故涕泪交流。肺病则痰涎并生,心病则痿软自汗,必至是时而起者,脾主信故也。彼溺乎其

中者，至是而适受其困矣。然溺而知戒，不过困于一时，溺而不戒，则直徇以身命。以烟气克谷气，引邪夺正，其能久乎？果其戒之，并非难事。瘾之轻者与体之壮者，即无药方亦可断绝。兹专为受瘾深而气体弱者，立前后两方，一曰忌酸丸，一曰补正丸。

忌酸丸，即以烟灰和药为之，缘初戒时不能遽绝，故以灰代烟也。重用附子者，取其走而不守能通行一十二经也。佐之以柴胡之左旋，升麻之右旋，沉香之直达下焦，四者相合，则彻乎上下表里，顷刻而能遍于一身矣。顾吸烟之人，中气无不伤者，中气伤则气不能化精而血衰，故用参、芪以补肺气，白朮以补脾气，陈皮、木香以利诸气，皆所以安其中也。中气既固，再有当归、连、柏以凉血而生血，且连柏能杀附子之毒，以生一源之水，且制二相之火也。气血两虚之人，保无昏晕，非天麻不能止，故加以天麻。其用甘草者，不但可以补中，兼可益血，并和诸药也。此方气血两补而药味不杂，寒热并用而于理不悖，炼以为丸，吞入于胃，行气于五脏，输精于经络，不俄顷亦即彻顶踵，遍内外，无处不到，是以烟瘾不起，诸病不作。且有沈、木二香，气息芬芳，借附子以行之，熏蒸于五脏之中，吞至数日后，若再取过火之烟吸之，不独脏气与之扞格，即鼻孔闻之，已嫌其臭矣。

补正丸，即以忌酸丸之方减去黄芪、木香二味，不用附子，且不用烟灰，其余药味分两，均与忌酸丸方同。

凡戒烟者，先吞忌酸丸，至三五日后，每日减忌酸一丸，则补正两丸替之，减两丸则以四丸替之，照此递推，互相加减，至忌酸丸减尽，再专服补正丸十日或半月后，即连补正丸亦不用服，而瘾自断矣。此方历试历验，具有神效，缘有补中益气之药，日减有烟之一丸以去邪瘾，日增补正之两丸以助正气，正气日足，邪无所容。即使至重之瘾，果能痛自改悔，照法行之，不过略多数日，未有不能断绝者。全身命以保余生，怀国法而免刑戮，凡有血气心知之人，有不觉悟自新，迷途早返者哉！所有方药制法，详开于左：

忌酸丸方

不曰戒烟丸而曰忌酸丸者，盖以既用烟灰，吞服之后，若与味酸之物同食，则令人肠断而死，故以忌酸名方，欲服之者顾名知忌耳。生洋参五钱、白术三钱、当归二钱、黄柏四钱、川连四钱、炙黄芪三钱半、炙甘草三钱半、陈皮二钱半、柴胡二钱半、沉香二钱(忌火)、木香二钱(忌火)、天麻三钱、升麻一钱半。

共为细末，入生附子七钱，米泔浸透，石臼中捣如泥，再入烟灰一两，搅匀，入面糊同药为丸，如小桐子大。丸成后，共称重若干，约计平时有瘾一分者，每日所服之丸须有烟灰一厘二毫为度。必于饭前吞下，否则不验。起初二日或多吞些，令其微有醉意，则有烟亦不思食矣。吞定三五日后，每日减忌酸丸一丸，用补正丸二丸顶换吞下。

补正丸方各药分两俱照前方

生洋参、白术、当归、黄柏、川连、炙甘草、陈皮、柴胡、沉香、天麻、升麻。共为细末，用蜜和丸，如桐子大，以之顶换忌酸丸。如初一减忌酸丸一丸，则用补正丸二丸吞下；至初二则减忌酸丸二丸，又用补正丸四丸吞下，余可类推。至忌酸丸减尽，再服补正丸，十日或半月后，连补正丸亦不用服矣。如瘾重者一剂不能尽除，即多服两剂，瘾亦必断。

忌酸丸加减法

红白痢，加黄芩、白芍。梦遗，加龙骨、牡蛎。诸痛，加重木香、玄胡索。咳嗽，加紫苑、炙冬花、炙枇杷叶(去毛)。咳甚者，加杏仁、阿胶。热痰，加川贝母、瓜蒌霜。寒痰，加半夏、南星。若觉下焦有火，加黄柏、知母。眼晕，加丹皮、白菊。小便短，加猪苓、泽泻。水泻，加白茯苓、车前。身体不虚者，去洋参换沙参，炙芪不必用。如无头晕者，不用天麻。气短不足者，加蛤蚧尾。气喘者，加故纸，并加蛤蚧尾。

以上或入药，或煎汤送下。

附录简便两方

忌酸、补正前后丸方，极灵验矣，而配合两剂需钱数千文，彼惮于断烟者尚有所借口。或谓一时乏此整项，或谓配合费事，有需时日，即劝人断烟者亦未必均肯捐资多制药丸，随人施给。虽刀圭可以救病，如畏难苟安何！故又附录两种良方，皆费钱极少，而为效甚捷者。庶穷乡僻壤之地，与台奴隶之微，但使一念知悔，皆可立刻自医，更何畏难之有？嗟夫人孰不欲生，若不于此求生，则死于烟死于法，均之孽由自作耳，可不惧哉！所有简便两方，附录于后：（此两方各自为用不相连属）

四物饮

赤沙糖一斤、生甘草一斤、川贝母八钱（去心研细）、鸦片灰三钱（瘾重者四钱）右四物，以清水十余大碗，入铜锅煎两三时，约存三四碗，愈浓愈妙。将渣漉出，取汁贮瓷瓮内，置静室无人行处。每日早起及夜卧之前各取汁一杯，以开水温服，瘾即可断。如瘾极重者，取已煎之汁而重煎之，十杯煎成一杯，照前再服，必效。

瓜汁饮

南瓜正在开花时，连其叶与根藤一并取下，用水洗净，于石臼中合而捣之，取汁常服，不数日宿瘾尽去。甫经结瓜者，连瓜捣之，亦可用。

谨按本草载：南瓜甘温无毒，补中益气，截其藤，有汁极清，如误吞生鸦片者，以此治之即不死。是其解毒如神，故除瘾亦极著效。此物最易蔓生，虽荒僻村野，无处无之。惟至冬则藤叶皆枯，无汁可取。其在夏秋，则取之不穷，并可不要钱而得。凡劝人戒烟者，皆宜多取此汁，广贮罈瓮，留以济人，可谓不费之惠。

臣向所采辑戒烟断瘾药方共十余种，而历试有效者，以此数种为最。忌酸、补正两丸其法最正，四物、瓜汁两饮其用尤便。不揣冒昧，一并恭录，随折进呈。是否可以颁行，伏候钦定。

朱批：览。

一四、护理湖北巡抚张岳崧奏为遵旨筹议禁烟 之方应禁吸食严巡查逐趸船等情折

五月十九日(军录)

护理湖北巡抚张岳崧奏。

臣查黄爵滋原奏，鸦片之入中国，每岁各海口耗银数千万两，以天下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欲禁其害，必须加重罪名。其意严吸食之罪，自不致兴贩之多，限一年之期，使宽以求生之路。揆诸尚书怙终贼刑之训，左传火烈民畏之言，非此不足以警愚顽、扫除恶俗。果能使一年之内，有怵惕改悔之心，则一年之外，自不致有繁刑黻法之弊。惟奉行能否尽善，日久能否不弛，^①威替者固无可畏之威，而法尽者更无可继之法，有不能不虑及者。良以慎刑明罚，必审其轻重之宜；彰信兆民，当究其推行之道。查吸食鸦片之例，罪止杖徒；开馆售卖者，罪始论绞。原以吸食者害仅其身，开馆者害延于众，例意极为明允。今如重吸食之罪至于论辟，则兴贩开馆者罪无可加。至一年之限，原冀其畏法知戒，然戒者什之八九，尚原可行，倘戒者什仅二三，彼冥顽之徒未必不苟延观望。至一年限满，如法则诛不胜诛，不如法则令反其令，于治体似觉有妨，而中外无以示信。

臣愚以为国家因时制宜，原有穷变通久之道，但如或变而窒碍，似宜酌而守中。或原例法轻易犯，不足示儆，可否将罪名酌从加重。查鸦片之害，与邪教惑人事异而情同。请将吸食者，比照各教会名目收藏经卷例，拟边远充军。兴贩者，比照拜师传徒例，拟发乌鲁木齐。开馆者，仍照邪教惑众律，拟绞候。巡弁兵役贿纵者，从重拟情实。文武官得赃者，厥罪维均。失察者，褫职议处。如

^① 原档残缺，以上均补自馆藏《夷务清本》。

此，庶轻重有伦，咸知儆畏。其禁戒之方，臣尝拟论四条，中有逐日递减之法，既不费财，亦不至因瘾伤生，试之多有效验，似尚简便易行。至于修内禁者，当以严吸食为先。御外来者，仍以严海口为要。

原奏以鸦片利重，弁兵差役趋利若鹜，查察为难。然兵役由官管束，如法令先不能行，即吸食亦难查拿。或谓海口纷歧，巡查未易。然盘踞必有其地，接送必有其人，如果实力奉行，自不致因循养恶耳。且夫查禁之严，于各省者，随地异宜，因俗设禁，不能强同。臣仅就广东售卖最盛之地陈之。即广东一省，今昔异势，内外殊形，难以拘执，臣谨就现在外洋形势之要陈之。

查广东十余年来，盘踞售卖鸦片者，为叻吨、嘍吨二夷，银送夷馆，给与夷单，谓之写书。总办转售者，谓之窑口。现在情形，亦复无异。此虽近在省垣，但人烟稠密，踪迹诡藏，反难查拿。至于外洋虽宽，必有进口处所，往年多售于澳门，自前督臣阮元拿获屯户叶恒树严办后，乃移售黄埔。迩来查拿加严，复移于新安县境之零丁洋，该洋由澳门远望可见。凡夷艇之带鸦片者，脚港为多，啖咭喇则什之二三。其艇来粤，过老万山后至零丁洋，每用另艇剥载，名曰鸦片趸。剥载后，夷艇始行入口，以避盘查，并有将凡重税货物剥卸偷漏者。至鸦片趸终年停泊，而内地匪徒为之护送者，曰快蟹艇，亦名扒龙，其艇中水手，众至数十人，往来如飞，兼备炮械。又有为趸艇接济米粮牛羊等物，俾可久泊者，为内地之渔艇。臣愚以为查拿之要，尤在乎此。应请旨严饬督抚及海关监督，凡夷艇到粤，即催促进口，毋许在外洋停留剥载，以杜偷越，违者不准开舱售货，亦不准置货归国，彼必畏惧。至鸦片趸每有数艇终年泊零丁洋者，严查所带何货，因何久泊，驱逐开行。倘借辞风色不顺，仍复逗留者，尤当设法查禁。

查虎门为水师米艇住泊之所，距零丁洋不远。米艇本有巡洋之例，请旨饬督抚及水师提督，察看夷艇多寡，每艇艇拨米艇二三

号,慎选参游以上大员之公正稳练者,分舡管驾。并派同通以上贤员,一同巡查,不时抽换,在于夷趸左近,犄角联络以牵制之,彼开亦开,彼泊亦泊。米艇各带小舡,或即捕获之快蟹舡,拨派精兵,驾驶于趸舡之前后左右,昼夜梭巡,遇有快蟹及渔舡来往,即四面兜捕。如敢抗拒,准开炮轰击,获犯交地方官严办。捕获多者,奏明将官弁兵役优叙厚赏。不能捕获及贿纵者,从严科罪。如此信赏必罚;严绝护送接济,彼夷趸不能售其奸,久将自去。如已远扬,仍防复至。前年曾有夷舡游奕闽、浙、江南各省洋面者,即是此舡,故应严为设防,毋令窜入。至快蟹舡并无别用,徒为盗资,当严拿禁。其渔舡应行编号,稽察出入,均查禁所宜亟讲者。

臣查前督臣卢坤选派副将秦裕昌等,拿获梁显业贩卖舡,起出鸦片土万余斤,格杀生擒者数十人,并按治窑口姚九、欧宽等,籍产入官,此风稍戢。诚能常如此认真办理,查于停泊之夷趸,则洋面有扼要之方。严于接护之内匪,则奸夷无串通之路。鸦片既止,其他偷漏均可胥绝,而关税益充。海口既严,不但银币不患漏卮,即洋氛永靖。禁吸食者,递增罪名,不滋流弊。严巡逻者,坚明约束,毋托空言。内外交修,本末兼备,或于国计民生稍有裨益。

臣谨就桑梓情形,采访筹议。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飭议施行。谨奏。

道光十八年六月初六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五、贵州巡抚贺长龄奏复塞漏培本不应 重处吸烟之人而请铸造白铜钱币折

五月二十日(军录)

贵州巡抚臣贺长龄跪奏,为遵旨议奏,敬抒愚忱,仰祈圣鉴事。

道光十八年五月初十日,准刑部咨开内阁奉上谕……钦此。

(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查阅原奏,该寺臣之意,盖以耗银由于洋烟之盛行,而洋烟难禁其来,不得不重吸食洋烟之罚。其虑患甚深,其持论甚劲,而惜其未审于事理也。臣惟治国有经,安内必先攘外,未有不防其外,而自扰其内者。我朝最重海防,平时宵小出没,犹须加谨巡查,况银出烟入,为害甚巨,即载烟趸船不进海口,而洋面皆有员弁游巡。现经闽浙督臣锺祥奏定会哨章程,果能实力奉行,不但贩烟匪徒可期敛迹,即一切阑出禁物,均有稽查,全洋大局,得所控制,詎可委为难防,转启外夷以可乘之隙也。且内地之种烟者众矣,食之者亦夥矣,不尽资于洋也。若因食烟而置之死,非特于情未协,兼恐势有难行,臣请得而备陈之:

凡论罪必须衡情,食烟者非有凶暴害人之心,亦无狂妄悖理之事,不过如酒色过度之自戕躯命耳,而与杀人同科,毋乃过当。然使此法一行,即能慑食烟者之魄而致之生,虽严刑亦所弗恤,为其所全者大耳。而臣决其必不能者,非意之也。开设烟馆,罪加缙首矣,而开馆者未减于前。夫以烟馆之昭然在人耳目,易于觉察者,人犹冒死为之,则夫食烟之在重门密室中者,更无论矣。且科条愈重,则勾结愈密,撻发益难,讹诈愈多,滋扰益甚,即保结,亦徒成具文耳。今之奸盗斗狠为害地方者,无不控官准理,而犯者累累,曾不知惩。食烟何害于他人,而欲以一纸保结,责令首告,恐邻佑不能如此奉公,则食烟者复何所畏。此种陋习,沿海最多,几于十人而九,边防重地,静镇为先,岂可更增纷扰。臣观隋史,文帝以盗贼繁多,凡盗一钱以上者皆弃市,或三人共盗一瓜,事发即死,于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凜然,卒因众怨沸腾而止。伏读高宗纯皇帝御批云:盗一钱一瓜皆抵死。而行旅之戒心如故,是峻法固不足遏奸,徒见其滥刑耳。圣谟洋洋,诚万世所当法守也。

夫重典既未可用,而食烟者固不尽资于洋,然则银何以贵,钱何以贱也。盖天下之平久矣,二百年来,生齿日益蕃,费用日益广,钱由官铸,岁岁而增之,银不能给也。兼之钱质繁重,难以致远,各

处行用,良恶贵贱,又不一致,故民间汇兑,止于近城。间有舟车运载,尚不及银百分之一,积而见多,安得不贱。银则轻便易赍,所值又多,各处行用,大概相同,数千里外皆可汇兑,兼能运致,散而见少,安得不贵。唐之飞钱,亦能及远,则不用银故也。今则银日重,而钱日轻矣,赢(赢)绌情形,较然可观。然则何法以平之乎。溯查上古以货交易,太公立九府圜法而钱始行。至周景王已患其轻而更铸矣,犹未以为赋也。汉初但出口算钱耳。唐行两税,始一律输钱,亦未以银为币也。宋仁宗时,恒苦钱荒,乃诏福建、两广输钱者代以金银,其时银伍十两,直钱百贯,嗣是民间亦遂以银市易。盖货币流行,迭为衰旺,时移事异,理有固然。由宋溯前,以钱权物,而国不患贫。由宋迄今,以银权钱,而久乃积重。既成积重之势,宜思通变之方,时至事起,而化裁出焉,殆天所以启我皇上乎。昔者,禹、汤值水旱之厄,铸金作币,以振民饥。周官司市亦云:国凶荒,则市无征而作布。布即钱也。周景王铸大钱,单子以为民患轻,则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以母权子而行,若不堪重,则多作轻以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以子权母而行。史称其时劝农贍不足,百姓蒙利。盖帝王躬揽天下之利权,与时低昂,而天下交应,初非成法所能限也。然如汉武之皮币,宋之交子、会子,元、明之钞,率皆质脆物轻,旋用旋废,以其失五金相济为用之意耳。是知利用厚生,全资六府,转输挹注,必借五金。除黄金为上币,及黄铜黑白铅并用铸钱外,铁锡粗贱,未可为国宝。惟白铜质良而品贵,实鍾德产之精华,乃仅资玩好之娱,殊褻扶輿之美。当此银绌之际,似宜相辅而行。夫金为水母,故币若泉流。今以白铜而佐银,仍属相生于一气。权衡铢两,贵得其平。臣请以白铜一两,当纹银五钱,以次递加,至当银十两而止,分别等差,铸成圆锭。其止于当银十两者,取携轻而流通易也。至于锭面凿明准当纹银若干字样,如洋银之便民,不须戥秤,随手可用。自官俸兵饷盐关课税,以及一切民屯额赋,凡下之供于上,上之颁于下,并与纹银一律通行。且今之以铜济银,犹

昔之以银济钱也。方银未用之先,亦如白铜之但供饰器耳。一经功令准行,遂为后世利赖。造物原无尽藏,而创始必待圣人,此臣所以妄有请也。

臣闻滇洋白铜器具,华美不亚于银,特未悉滇中岁产几何,洋铜每岁之入内地者又几何。川岳效灵,自当应时而发。度宋代用银之始,亦不甚多,当由逐渐增广耳。应请敕下滇省及粤、闽、苏、浙濒海之区,查明岁产岁入大概分数,是否足资鼓铸。并晓谕内外工匠人等,不准打造白铜器具。官吏军民之家,概禁行用,其旧有者,勒限交官,优给价值,毋令亏折。铸造之始,铜必精而工必良,则人知贵重。既行之后,法一定而不可易,则众皆信从。自来钱币轻重,虽由积渐使然,而剂之使平,则视君人者之意旨为趋向。后世食用之物,无一不增于前,风会日开,虽圣人不能强之复古,因时制宜,亦惟便民而已矣。如乌菟可采,而铜不乏供应,请敕下部臣,将分省设局,委官督办,一切事宜,悉心酌议,候旨施行。

臣又思钱贱之故,亦不尽银少。我朝钱法,最称得中,顺治、康熙、雍正之时,尤极精美,后乃渐不逮前。法久弊生,事所恒有。今试持钱易银,雍正以前者,得银必多,乾隆以后者,得银必少。高下盖不可诬,似宜敕下部臣,加工求精,以冀渐复其旧,亦抬高钱价之一法也。

恭逢我皇上力行节俭,凡为民生国计先事预筹者,盖已无微不到。微臣但有一得之愚,敢不罄竭管蠡,冀裨高深于万一。而识虑短浅,苦无远猷长策,仰纾宵旰忧劳。率臆渎陈,无任惶悚,伏祈圣鉴训示。谨奏。

一六、黑龙江将军哈丰阿奏复塞漏培本首应严禁 白银出洋并责令地方官严拿烟犯折

五月二十二日^①(夷务清本)

黑龙江将军哈丰阿奏。

道光十八年闰四月二十五日接准户部咨开，闰四月初十日内阁奉上谕：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一折。……钦此钦遵。(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钞录原奏，飞咨前来。奴才哈丰阿详议，黄爵滋所陈，外夷洋船载运鸦片烟入口，现在沿海等省漏银合计数千万两之多，稽查员弁分润之利不下数百万两。沿海万里随在皆可出入，故难防者不在夷商，而在奸民勾结巡海兵弁，扒龙快蟹等船运银出洋，载烟入口。粤省总办鸦片之人，据设窑口，自广东以至各省沿途天津，声势联络。各省贩烟之人，其资本重者，窑口沿途包送，天津胥吏容隐放行，各府州县开设烟馆，聚众吸食，地方官之幕友家人半溺于此，庇其同好。并陈定限一年外吸食鸦片者，罪以死论，无吸食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等条。

奴才思维中国银价递增，实由漏银出洋之弊，诚如该卿黄爵滋所奏，漏银出洋实为要病。奴才哈丰阿乃一介武夫，仰蒙皇上谕令抒陈所见，岂敢不竭尽愚识。如虑漏银出洋一款，奴才筹思，洋船出入，责成沿海武职大员遴委副参等官，严巡海口，访拿扒龙快蟹，盘查夷船。如有夹带鸦片烟者，立即逐出外洋，不准入口。其交易夷船商贾，责成督抚专派道府大员，随时稽查，某商置买夷船何项货物，价银若干，每若干银作为一包，粘贴印花，发给出洋包数执照，夷船旋回，仍令巡海副参等官盘查验照放行。如有不符，立即禀报该督抚，提集商人审讯，必得偷买违禁之货。倘有疏漏致被发

^① 此为收文日期。

觉，将该省稽察文员及巡海武职从重治罪。如有贿纵，则加以查抄。如此办理，庶几漏银之弊渐可剔除。

至该卿所奏吸食鸦片烟者，定限一年，如限外仍有吸食者，论以死罪。夫鸦片烟者，外夷尚为害人之物，加以禁止，况圣朝总率万国，反不严禁乎？奴才查例载：兴贩鸦片烟者，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开设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拟绞；买食鸦片烟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仍令指出贩卖之人，查拿治罪，如不将贩卖之人指出，即将食烟之人照贩卖为从例，杖一百，徒三年等语。是国家定例不为不严，今该卿所奏官府缙绅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盛京等处渐染成风等弊。鸦片之为物流入中国，诚为生民之大蠹，荼毒贻患，为害匪浅，实于风化大有关系，自当随时力加痛除。

奴才伏思肆行吸食鸦片，毫无顾忌，乃地方官不行严拿之所致。夫民可以德化，难以刑教。国家设立州县等官，原为牧民，而一州县所辖地面无几，兼有佐贰等职，如果平日认真教导，则桀黠之民尚可化为良善，况吸食鸦片者乎！地方各官如能事事认真，岂有置买烟具为市日中、随在吸食、据设窑口包送、开设烟馆等事？鸦片禁令实不在罪之轻重，在于不行严拿也。奴才哈丰阿历阅邸钞，十数年来只见屡颁严禁鸦片之条，罕有拿获办理之案，是该地方官奉行不力，显然易见。夫吸食鸦片者必系富庶之家，而贫民糊口尚难，又何能吸食鸦片？其富民吸食，必有由来，如有拿获之案，则讯其相传吸食之由，追其买自何处，穷究细诘，必能得其根底，而兴贩巨贾奸商亦难漏网。且洋船夹带鸦片，亦必卖与大奸巨商，其寻常铺商断不能买自外夷，若能拿获吸食之人，究出贩烟奸商，加以重罪，破其商贾，则治一可以尽〔警〕百矣。如此认真严拿，鸦片之弊虽一时不能尽除，亦可渐弭其风。

至所陈五家邻佑互结一条，居民贫富不一，平日各谋其生，即有奸人偷吸，亦必在于深屋，而良民焉知其秘。如取具五家互结，

如有犯者互结,照例治罪,似觉累及良善,碍难施行。如该卿所奏吸食者论以死罪一节,奴才诚不愿圣朝徒有严刑之虚名,而无禁奸之实效。地方各官诚能一体认真,不事因循,实力严拿,则吸食鸦片之习自然随风而弭,又安用加以死刑。其吸食鸦片论以死罪之处,请毋庸议。至缙绅旗人及在官人役吸食之条,请旨敕部,再行从严加等定例,以昭炯戒。所有奴才钦遵谕旨,敬抒管见,不揣愚蒙,冒昧上陈。

再,查黑龙江地处极边,风俗向属淳朴,并无吸食鸦片之人,且无民籍,惟有内地来此贸易商民,其中难保不无奸民夹带偷吸,染坏旗人。奴才哈丰阿委派妥员,不时严密稽查,如有拿获,定行加重惩办,断不敢稍事疏忽。

朱批:另有旨。

一七、安徽巡抚色卜星额奏复为黄爵滋所奏甚是惟应先重惩贩烟人犯折

五月二十四日(军录)

安徽巡抚臣色卜星额跪奏,为遵旨查议严禁鸦片烟,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道光十八年正月初三日,接准刑部咨开,钦奉上谕……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仰见我皇上轸念民生察迩用中之至意。臣体访輿情,通盘筹计。查鸦片烟流毒中国,严禁严查,其风转炽,查禁之有名无实,黄爵滋原奏言之甚详。夫市海外害人之物,耗中土有用之财,以致银短价增,钱贱物贵,民生国计,关系匪轻,诚不得不重食烟之禁,俾留养命之资也。惟积重之势,非大力莫能回,往日之科条,既同虚设,今日亟思变计。苟非峻法严刑,令之仍不行,禁之必不止。或恐习染太众,诛之不胜其诛。不知人之患莫大于死,尤莫惨于刑,白刃在前,虽饮食可使之立断,

以饥渴犹愈于刑也，况断此不必果死者耶。抑且嗜此者，皆狡黠之徒，善于趋避，虽作不自爱之事，实无不自爱之心。今诚见罪名甚重，查拿甚力，改悔之期限甚宽，利害分明，谁不早自为计。其悍然不顾，以冀幸逃法网者，类皆玩法莠民，无可姑息。或疑法重情轻，非盛朝宽大之政。殊不知开设鸦片烟馆，例应拟绞，已有明条。今若推广例文，定以年限，是导其自新之路，非遽加以不测之刑。昔子产治郑铸刑书，诸葛治蜀用重典。凡以励民心而变国俗，后世无得论其非，即小可以喻大。况辟以止辟，刑期无刑，其保全者，正未可量。

即就安徽而论，大江之中，上下货船，往往夹带烟土，乘机售卖，既有销烟之处，必多吸食之人，非不随时惩办，总难日就肃清。乃自本年五月初三日接准部咨，民间已有风闻，不但卖者潜踪，食者亦愈加敛迹。若俟申明定例，则风行草偃，更可知矣。虽皖江腹地，与闽、广、江、浙近海者不同，然锋铤则莫敢攫，火烈则莫敢近，其理固然。圣主乾纲独断，封疆各吏，具有天良，期力挽闻阎颓敝之风，仍仰体覆载生成之德，是在权时势，尽心力而为之，有不能豫罄诸语言者。伏乞皇上将黄爵滋所奏，交部逐条核议，匪徒之怙恶不悛，从严定罪，官吏之奉行不力，加重示惩。特沛纶音，颁示天下，雷霆所至，聳聳皆惊。威德兼施，臣民受福，是数十载洗心革面之一大转机也。

抑臣更有请者：原奏专重吸食，略于兴贩，自非拔本塞源之意。窃思吸食者，骄奢淫荡，尚非侵损于人，罪且论死。若兴贩者挟资出海，为夷人作爪牙，代销毒物，贻害同类，惟利是图，实为中国之蠹，比之开设烟馆，厥罪更甚。命下之日，应令沿海各地方官，严拿趸贩之船，人赃务获，不分首从，立正典刑，海滨梟示。先为食烟者立此标榜，亦足以破奸回(民)之胆，而寒嗜好之心，庶治本不遗其末，清源亦节其流矣。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将查议缘由，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

鉴,训示遵行。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一八、吉林将军祥康奏复禁绝鸦片 章程应先塞其源复竭其流折

五月二十四日(军录)

奴才宗室祥康跪奏,为遵旨定义严禁鸦片章程,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道光十八年闰四月二十三日,接准户部咨开: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一折,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初十日内阁奉上谕……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钦遵前来。奴才接读之下,以鸦片之为害内地,至岁漏银数千万两之多,实于国计民生大有关碍,殊堪痛恨。奴才前于莅任后,以吉林为我朝根本之地,素称淳朴,教养旗兵,最为紧要,凡于风俗无裨,有害于兵丁之事者,无不留心查察。于兴贩鸦片购买吸食之恶习,尤为严禁,以绝吸烟之端。兹奉旨谕令三省将军各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仰见我皇上明慎用刑軫念民瘼之至意。

奴才遵查鸦片之禁,国家设法定例,已极严备,而终不能断绝,以致漏银出洋,岁愈加多,患在其来源未塞,其流毒未竭也。如该寺臣所奏,食烟者处死,不免矫枉过甚,且法不及众,亦非为治之大体。又称缓限一年断瘾,窃恐瘾大者,苟延因循,暂救立时之死,不顾未来之刑,虽逾限而瘾终不能断。又称晓谕居民铺店,五家互结,第思小民止能自保其家,其邻佑买食鸦片,或在深夜,或匿卧室,出入无时,行藏诡秘,为其邻佑者,何能日夜根寻,知其有无买食?若令出具互结,恐势有不行,徒滋烦扰,亦非安民之道。此该寺臣所称食烟者处死及缓限断瘾并五家互结之不可行也。

奴才愚昧之见,禁绝吸食鸦片,其要在变通旧法,申明定例,

实力奉行,其法有二:首在力绝来源。各省近洋守口弁兵,向在各本省拨派,其兵俱系土著,员弁亦多久住本省,易于联络贿通,且近洋各省弁兵,鲜有不吸食鸦片者。既利其烟,复贪其贿,则巡查奉为虚文,断绝非其所愿。是以在官查禁之人,即为包庇偷漏之人,此欲断绝鸦片,犹之以油泼火,势不能熄。应请变通防守旧章,于夷船未到之先,有海口各该省督抚,调取无海口邻省弁兵赴洋守口,并调取武职大员一二员,总司督查,以专责成。每年换防一次,岁以为常,概不用本省弁兵,去其吸烟习惯熟手,则奸匪勾结为难,且易于剔除积弊。虽他省亦有渐染吸烟之习,不过浮华子弟以及游荡匪徒,而弁兵吸烟者究少。于拨派之际,责成该上司逐加详查,其有无烟瘾,不难立辨。该弁兵既不吸烟,中无所回护,且换防弁兵初到海口,烟匪亦难以贿通,必能实力查拿。并飭于零丁洋中,禁止夷船停泊。其扒龙快蟹等船,尽行查拿,以杜偷运。如守口弁兵有勾通夷船,及境内烟匪包庇偷漏,无论烟斤多寡,即比照境内奸细走透消息于外人、接引入内、不分首从皆斩律上,量减问绞。计赃重者,以枉法从重论。正法之日,在于该汛口示众。督查武职大员,仅止失察者,交部严议,若知情故纵,与弁兵同罪。海关家丁胥役有犯,照守口弁兵一例问罪。海关监督,亦照督查武职大员,分别失察及知情故纵议办。其能拿获烟斤者,系官,送部引见,以应升之缺,尽先升用;系兵,以应得之缺,尽先拔补。仍分别赏给翎顶,以示圣主逾格优奖。如此变通设法,则鸦片之来源可塞,吸食者无从购觅,此力绝来源之一法也。

鸦片之源既塞,犹恐网或有疏,不无偷漏,又在廓清流毒。查鸦片之流行,始于囤积包揽运送,继而有兴贩,有吸食,甚至有开馆者。应请申明定例,俾众共知。其囤积包送,实为害首,与开馆引诱,同一流毒为害,厥罪维均。应将囤积包送者,亦照开馆例问绞。其兴贩及吸食者,仍照定例,分别治罪。责成文武大小各官,凡有管地面之责者,认真查拿。如有奉行不力,致鸦片在境有吸食者,别

经发觉,将该乡甲兵役严究,照失察花会例治罪。有受贿包庇者,计赃以枉法论,该文武大小各官,分别从严议处。并官员中有吸食者,许属下讦告,审实确有证据,不加以干犯之罪,将该官员从严参处。兵民中有吸食者,许其互相举发,首告之人免罪,将该兵民照例治罪。官员既不吸食,必能实力严禁。其文武大小各官,有能自行访拿囤积兴贩吸烟者,免其失察处分,仍从优议叙。如此激发劝惩,严行中(申)禁,其文武大小各官,既知有自行访拿免议优叙之条,自必倍加奋勉,无复惮于处分姑容养奸,则查拿可期认真,俾囤积包送及开馆者,无所遁匿,兴贩吸食者,无从觅买,而鸦片之风自息。此廓清流毒之一法也。先塞其源,复竭其流,庶夷烟无自而来,则漏银之弊自绝。

再漏银之处,不专在鸦片一端,向有洋钱进口,易换纹银出洋,虽屡经禁止,恐日久懈生,不免有贪利之徒,潜藏偷换。应请敕下有海口各省督抚,一并严行查察,则漏银之禁,益加周密,而银价自日渐平减矣。

管见所及,是否有当,理合将遵旨定义严禁鸦片章程,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裁,敕下遵行。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一九、陕西巡抚富呢扬阿奏复塞漏培本应首严 海口之禁次加兴贩开馆之罪等情折

五月二十四日(军录)

陕西巡抚臣富呢扬阿跪奏,为遵旨议禁鸦片烟章程,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本年五月十五日接到陕甘督臣瑚松额接准部咨,钦奉上谕: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一折,著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直省各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折并发。钦此。钦

遵。抄录原奏，咨送前来。臣跪读圣谕，仰见我皇上博采兼收，折衷一是之至意。查黄爵滋原奏，以禁通商种罌粟两端不能塞漏卮，所议诚是。至称兴贩不能杜绝，烟馆难以稽查，请设重典以制食烟之人，臣不能无议焉。

夫鸦片之禁，仰蒙仁宗睿皇帝及我皇上谕飭严办，至再至三。部臣议立科条，首重兴贩开馆引诱，原为拔本塞源之意。今一切悉仍旧例，独严买食之条，意谓食者绝而贩者可尽，不知流毒已深，纵使宽限一年，而此辈少智多愚，苟安嗜好于目前，罔顾生死于他日，窃恐限满之时，诛之不可胜诛也。所议五家邻佑及通都大邑铺店，责令保结查察，固发奸擿伏之一法，然犯者将罹重辟，即使不为贿匿，而邻里乡党又何肯举发以置之死地。更难保所谓五家者，非即同一嗜好之人。原奏谓海口员弁不足信，岂邻佑铺户人等果皆可信乎？臣愚以为禁民为非，法不嫌于稍峻，而火烈民畏，不必定在死刑。且吸食者自戕其身，贩运开馆者渔利以杀人，律贵诛心，亦不宜偏重食烟之罪。应请首严海口之禁以杜其源，次加兴贩及开馆罪名以遏其流，再惩吸食之人以警其沈迷。查定律：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拟绞监候。系照邪教惑众论罪，则买食之人甘蹈邪僻，亦应与被诱习教同科。至鸦片之流毒，兴贩者实为厉阶，原例仅照收买违禁货物拟军，亦觉稍轻。其应如何加重，如何分别等第设立科条，请旨敕下刑部推广成例，从严定议，通行办理。又造卖烟具作何治罪，节次部议亦未议及。可否比照造卖赌具科断之处，亦应听部一并核议。

不仅于是也，鸦片之禁已非一日，其风不熄而愈炽者，非立法之不严，实稽查之不力。查夷船载运烟土，至广东黄埔、老万山二处停泊，内地奸商分设窑口接运，其大宗由海运至福建、浙江、江南、山东、天津、关东各海口，而各海口又各有专司收囤转贩之户。其由内河兴贩至南北各省，盈箱累笥，载以舟车，影射字号货物者，实繁有徒。即以陕西而论，其自河南、山西来者，入潼关并同州府属之

大庆关。自湖北来者，入商州之龙驹寨及兴安府属洵阳县之蜀河。遂又零星分聚于各府州县。大抵他省亦多有入境之处，是兴贩者确有来踪，不难稽查。而开馆者则咸在通都大邑，更不能掩人耳目。如果各省大吏仰体圣主仁育义正之怀，督率僚属认真查缉，何至泛滥不可遏绝？

臣以为既加各犯之罪名，更须严各官之处分。应请敕下吏兵二部，将各海口并各省关口及地方文武，照旧例分别失察、故纵，再行从重严定处分。其能捕获者，分别人数斤两，酌予议叙。俾各知敬畏奋勉，不致如前之视为具文，自可有犯必获，有获必惩，弊源悉清，民生日裕，内地有用之资财不作无益之销耗矣。除陕西各州县臣督同司道，再行严飭各府州县认真查办，先将兴贩囤积开馆之人尽予搜拿，务期绝其来源。俾嗜烟者无从买食，以卫民生而省耗费，断不敢徒托空言，自蹈愆尤。

谨就管见所及恭折复奏，仰祈皇上圣鉴，训示祇遵。谨奏。

道光十八年六月初十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〇、署理直隶总督琦善奏复塞漏培本 应循流溯源严惩囤贩鸦片人犯折

五月二十六日(军录)

大学士署理直隶总督臣琦善跪奏，为遵旨议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接准刑部咨开，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初十日内阁奉上谕……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抄录原奏知照前来。臣查该鸿胪寺卿原奏，以内地银价之昂贵，由于纹银之出洋，而纹银之出洋，由于鸦片之流毒。所称银价日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及州县征收地丁钱粮，以钱易银，无不赔垫，均属实在情形。至鸦片趸船停泊外洋，以及奸商勾通兵弁，装载贩运，俱指粤省而言，臣从来未莅任粤东，情形未能谙悉。

伏思国家休养生息,垂二百年,生齿日繁,则物力日耗。钱则随时鼓铸,尚有增多,银则并无出产之源,愈分而愈见少。此即黜奢崇俭,犹恐支绌时形,况近来洋货盛行,自复并增耗费。推原当日外夷通商之意,天朝大体,不过累示羁縻,初非利其货物。乃从前司事诸臣,不能杜渐防微,以致玩好之物充斥,天下洋货日见其多,未必尽由货易,虽积习骤难挽回,而除弊当先太甚。鸦片烟非〔戕〕人躯命,贻害尤深,自应妥议章程,严行饬禁。该鸿胪寺卿,以兴贩鸦片,由于吸食人多,欲将吸食之人,概置重典,并宽以一年之限,使之自新,计虑未尝不密。第立法贵乎平情,而惩恶在于诛首,天下未有不清其源,而能遏其流者,亦未有不正其本,而能治其末者。凡命案,先造谋主使,而加功助势者次之。盗贼先窝主分赃,而寄赃买物者次之。私盐先梟贩窝顿场灶私售,而民间买食者次之。赌博先制造赌具开场引,而在场同赌者次之。各律皆然,要皆正本清源之意。今以鸦片而论,若不贩自外洋,各省何从吸食?即该鸿胪寺卿所奏,亦谓鸦片贻害,在于偷漏纹银。以纹银出洋论之,非特吸食者散在各省,不与外夷交通,即各省之辗转贩卖者,亦未必与外夷交涉。所与外夷交涉者,粤东之囤贩耳。取其烟土,以转售于各省。出其纹银,以偷漏于外洋。此鸦片之来源,厥罪为魁首。且囤贩之户,即有党与,断不能如吸食者之多,吸食日渐蔓延,难以数计。扼要之策,似当严拿囤贩,重法惩办,以绝根株。乃不治其少,而治其多,欲将吸食之人,概行论死,其贩卖者,又将何以加焉?该鸿胪寺卿原奏,意谓一年之内,十已戒其八九,虽曰杀之,实以生之。果如所言,岂非刑期无刑之善策。特此等吸食之人,往往迷而不悟,且一经断瘾,即致戕生,既希图苟且于目前,更无冀将来之幸免,未必咸肯于自戒。彼时诛之既不可胜诛,不诛则法立不行,益至无所顾忌。至谓吸食官员,于本身治罪外,当禁其子孙考试。以吸食之人,而辄及子孙,比于倡优隶卒,似觉拟不于伦,且亦非罪人不孥之意。又谓清查保甲,责成邻祐铺店稽查,取具五家保结,举发者,

给予优奖,不举发者,照例治罪。无论奸徒讹诈,吏胥骚扰,流弊不可胜言。人情无积怨深仇,孰肯置人于死。吸食者之贻害,愚民未必深知,一经举首,即致大辟,以常情论之,当无不心存恻隐。法愈重,则掩饰愈工,而发觉愈难,此必然之势也。况知而不举,固属于犯科条,而斯民苟存恻隐之心,尚可验民风之厚。若诱之以优奖,惕之以严刑,致令纷纷告讦。虽亲属不得于究,势必讼狱繁兴,民气日习于浇漓,与明刑弼教之原,不无抵牾。臣愚以为,圣朝宽大,不事峻法严刑。而积习因循,惟在令行禁止。查定例:兴贩鸦片烟者,发近边充军。买土熬煎售卖者,发边远充军。设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绞监候。吸食者,罪止枷杖。不得(将)贩卖之人指出者,杖一百徒三年。职官及在官人役买食者,加一等。推原例意,重兴贩、售卖、开馆、引诱,而轻吸食之人,自以其止于自残,并非侵损于人,罪不致死,本系衡情定法,与各律意,互相觉通。惟同一兴贩,而其中实有不同,有一乡一邑之兴贩,有一省数省之兴贩。而循流溯源,则以交通外夷,偷漏纹银出洋之囤贩为最重。若不论其兴贩之大小,与情罪之重轻,一概拟军,在小贩固足蔽辜,而首恶实觉情浮于法。似应与开设烟馆之人,一律均置重典。其例应拟军之贩卖人犯,留之内地,仍恐故智复萌,似应从重发往新疆。至现任文武官员,有化导禁约之责,迥非齐民可比。乃竟从而吸食,尤属執法妄为,亦应从重发往新疆,永不叙用。应请敕下刑部,酌定条例,颁示遵行,拔本塞源,庶外夷之毒物,内地无贩卖之人,而吸食之风自止。

惟有治人无治法,尤在实力奉行。臣与藩臬两司,悉心讲求,各省之不能实力查拿,总由于地方官之回护处分。盖一经拿办,未获认真之奖,已罹失察之愆,非惟累及前官,并且身膺吏议。是以瞻徇顾虑,相率不前。即如地方邪教,粮船水手,数年前,臣即认真饬缉,而州县心存回护,破获竟属寥寥。近年仰荷圣明洞鉴,渥沛恩施,但能竭力查拿,一切历任处分,悉予宽免,地方官踊跃从事,每

年获办，自数百名至百余名之多，匪徒究为敛戢。今欲使贩售鸦片，及开设烟馆，并官吏军民之吸食鸦片者，无不破案，非绝其瞻顾之念，而诱以奖进之方，恐难冀其得力。可否仰恳天恩，责成地方官，实力查拿，一切关津隘口，历任地方文武，及本管官失察处分，概与宽免。仍按其获犯之多寡，罪名之轻重，尤为出力者，量予升阶，其次出力者，量给议叙。如有不肖官弁，通同兵役，得规庇纵，应请旨照枉法赃律，加等治罪。其兵役得贿纵放，该管官毫无觉察者，亦仍治其失察之咎。功罪分明，劝惩并用，而禁令可期必行矣。至兵役妄拿无辜，借端讹索，亦势之所不免，尤在地方官，随时访察，有犯必惩，则于查拿之中，严杜流弊，庶法行而民不扰。

至直隶所辖地方，惟天津海口向通闽、广商船，并无外夷船只。臣恐该商虽系内地民人，难保不载银出洋，潜与外夷交易。上年即详加体访，据该处文武员弁官民商旅金称：商船八月进口，九月驶回，所售货银，一时不能收齐，该商迫不及待，向将已收之银，置货带回，未收之银，陆续运回闽、粤。且该商因海船水手人众，多系漳、泉刁悍之徒，恐中途见财起意，即有盈余银两，亦不敢由海船带回。众口金同，似非捏饰。惟该商船从闽、粤而来，难保不夹带鸦片，行踪诡秘，破获维艰。现在海船虽未进口，臣已遴员前往，会同该地方文武，严密访查，务得其销售之路，窝顿之家，悉力查拿，以期破除积弊。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理合恭折复奏，伏候皇上圣鉴，裁夺。谨奏。

道光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一、江西巡抚裕泰奏复塞漏培本必先 重惩海口接引奸商等四条章程折

五月二十六日(军录)

江西巡抚臣裕泰跪奏,为遵旨酌议章程,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本年五月初三日准刑部咨鸿胪寺卿黄爵滋以近年鸦片入口,纹银出洋,为害日甚,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一折。奉上谕……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并钞录原奏知照到臣。伏查鸦片流毒,蔓延天下,最为害于民生。而纹银出洋,更有妨于国计,所关害非浅鲜。比年以来,禁令愈严,流弊愈甚。其中海口之透漏,奸商之勾引,弁兵之贿纵,洋船之夹私,与夫快蟹、趸艇之搬运接递,窑口天津之包庇放行,种种弊藪,不堪枚举。而每岁漏银出洋,为数尤不可胜计。诚有如原奏所云,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知伊于胡底。屡蒙我皇上谆谆训谕,禁令重申,而地方大吏,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谁敢不实力奉行,认真查禁。无如锢习已久,蒂固根深,已成积重难返之势。虽每年各省互有报获兴贩及吸食之案,上年两广督臣邓廷楨等复拿获奸商贩银出洋多起,从重究办,然而为数无几,又奚啻涓滴江河之异,焉能补救万一。用当亟为讲求,以思拔本塞源之道。

谨查原奏内称: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者,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不来。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请给一年期限戒烟,若一年以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查出处死等语。臣详核原奏,自因习染已深,湔除不易,非严刑峻法,不足以挽颓风,是亦仰副圣主辟以止辟之意。惟是用刑必期适当,除弊务塞来源。从前买食鸦片烟,仅照违制律,拟以

枷杖，谓其害己而非损人也。嗣于道光十一年，经刑部议准，若不能指出贩卖之人者，从重问拟杖徒，已属由轻加重。至若烟馆，则有缢首之条，兴贩亦抵充军之罪。他如种卖煎熬，与夫买土熬烟，以及容留熬烟之船户房主等犯，亦各有治罪专条。定例已至详且备矣。自古治法尤赖治人，如果查照科条，实力查禁，有犯必惩，虽不能净绝根株，或亦稍资儆戒。若徒事姑容，并不认真惩办，则立法虽严，终属有名无实，亦复何所裨益，所谓徒法不能以自行也。方今鸦片之患，在海口透漏，奸商接引，来者日多，食者日众。似当先杜其出入之路，使贩者无从托足，则食者不禁而自绝。况接引者，查拿较易，吸食者防禁尤难。若如原奏所云，予限一年，如不悛改，即将食烟之人，置之重典。而于接引透漏之奸民，转未议及，未免严其轻而宽其重，舍其易而就其难，于情法似尚有未协。臣查近年食烟之辈，几至无处无之，今若予限戒止，谓其悉能革面洗心，依限悛改，实难确有把握。倘一年限满，依然吸食，而鸦片之入，纹银之出，仍复如是，则诛之不胜其诛，又将如何办理。夫朝廷法制，要在令出必行，且律法轻重，各有等差，必须揆诸天理，准之人情，以合乎钦恒明允之意，方为一成不易之道。所奏窃恐窒碍难行。

然则将何以禁之。臣查鸦片烟土，本为外夷药料，迨后严申禁令，而运贩未能遏绝，奸商之趋利，若水之就下。是以吸食愈多，贩运愈巧，其耗损内地纹银，为数愈益不貲。是外夷之透漏走私，皆内地奸民有以成之也。臣谓欲杜外夷之透私，必先绝内地之接引。惟若辈行迹诡秘，变幻百出，凡海洋一带水师弁兵，莫不为之包庇贿纵。推而至于天津吏胥，以及渔艇渡船，随在皆可寄顿，巧为透漏。且沿海万余里，汊港纷歧，路路可通，比比皆是。从前夷船到粤，皆寄泊于零丁等处洋面，以待入口。近闻间有驶入金星门内洋停泊者，是其逼近内地，更属显而易见。至其寄泊外洋时，多有濒海匪徒，以小艇借装载食物为名，接济奸夷，往来洋面，谓之办艇，尤不可不严行堵拿，设法查禁。

总之,欲杜银烟之出入,必先自接济之奸民始。欲绝奸民之接济,必先自沿海之弁兵始。此非严立科条,峻其刑诛,恐不足以禁之也。谨就臣管见所及,酌议章程四条,敬为我皇上陈之:

一、接引外夷之奸徒,应严定治罪专条,从重拟办也。查外夷货船夹带鸦片,自知事属违禁,原不敢公然入口,若无内地奸民勾引接运,则鸦片无从售销,不过正项货物,照例纳税,即有夹带,亦易稽查。乃自有奸徒运银出洋,为之接引,夷人遂得肆其所欲,视为利藪。近则多用趸船载烟,寄泊粤省零丁等处洋面,内地奸民勾通巡海弁兵,用快蟹、拖风等艇,运银出洋,载烟入口,辗转贩运。并有各项民船及渡船渔艇,潜于海口,接载私运,其弊有不可胜言者。此外他省海口,亦多透漏,是鸦片之流入内地,接运之奸徒,实为罪魁恶首,较之开馆诱食者,情节尤重。乃定例内,只有开馆者绞候,兴贩与种植者充军,买食者枷杖加徒。而于接济外夷运烟入口之犯,并无治罪专条。近年有犯,不过仅照纹银出洋并收买违禁货物等例,分别问以军徒,实属情浮于法。查律载:将米谷豆麦杂粮偷运外洋,接济奸匪者,拟绞立决。此等不法奸徒,接济外夷,将纹银贩运出洋,复将鸦片私运入口,病国害民,其情与运粮出洋济匪者无异。若不严定科条,置之重典,何以昭炯戒而戢奸萌。应请嗣后凡拿获运银出洋贩烟入口之犯,即照将米谷豆麦偷运外洋接济奸匪例,拟绞立决。庶情法两得其平,于防禁之道,或可稍有裨益。

一、沿海水师营汛各弁兵,有包庇贿纵者,应从实究办也。国家设立营伍,原所以捍卫民生,必须一兵得一兵之用。当此太平无事之时,惟操练巡防,查缉奸匪,为营弁兵丁之本务。如果实力巡防,认真查缉,则纹银之出,鸦片之入,何至透漏交通,日甚一日,其为贿纵包庇,不拿不办,情弊已属显然,言之实堪痛恨。上年广东省经督臣邓廷楨等,专派武职大员,督令委员,率同汛弁舟师,随处访查,始获拿办数起,按拟究办。是该水师各官,平日坐享规利,懈纵因循,已可概见。应请嗣后凡有拿获奸徒出洋接济之案,务先根究

出口进口之处,系何汛弁兵得规庇纵,申明如有前项情弊,不计赃,俱与本犯同罪,至死不准减等。其经由营汛口岸各地方,不行查拿之员弁兵役,分别参革,从重治罪。失察之该管上司,严行参处。其有实在出力员弁,能将各匪查拿报获者,除免其从前失察处分,并将银货充赏外,即照获盗例,据实保奏,请旨破格升用。如此分别惩劝,信赏必罚,或不致再有疏纵,仍责成水师提督,就近督率各协营,实力查办,以昭严密。

一、海洋各项出入船只,应申明旧例,实力奉行也。查例载:船只出洋,十船编为一甲,取具连环保结,一船为匪,余船并坐。出口时必于汛口挂号,船照送官验明,盖印放行。入口时亦如之。又凡商渔船只,分别书刻字样,舵工水手人等,俱各给与腰牌,刊明姓名年貌籍贯。如船无字号,人有可疑,即严加究治。其渔船出洋,不许装载米酒,进口不许装载货物,违者严加治罪。又沿海一应采捕及内河通海之各色小船,地方官取具澳甲邻佑甘结,一体印烙编号,给票查验。如有偷越出口者,俱照例治罪。甲邻不行呈报,一体连坐。又洋船挂验出口之时,该汛弁详细验明,各汛押送。如船户有违禁揽载偷渡者,即严行究拟。又沿海采捕出洋船只,务将本船作何生业,于照内详细填注,俟到口岸,稽查官弁将货物核对,若与照内不符,即时盘诘,移交地方官审鞫。又出洋渔船,将船主开填入照,并将船甲字号,大书深刻于桅篷船傍。出口时责成守口员弁,将该船前往何处,作何生业,并在船舵水年貌姓名籍贯,逐一查填照后,钤盖印戳,照登号簿,遇有一船为匪,按簿查缉。倘文武员弁查填不实,均交部分别议处各等语。是立法何等周密,防微杜渐,洵堪遵守。如果实力奉行,则奸匪从何透漏。无如地方官日久玩生,虚应故事,遂致银烟出入,流弊日滋。应请申明旧例,严行饬禁,认真查拿。倘奉行不力,均交部严加议处。惟海洋辽阔,四通八达,查缉较严,诚恐此拿彼窜,并请敕下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天津、奉天,凡沿海各省督抚,暨将军府尹,一体饬属交相堵截,协力访缉,

用昭严密。至此外有无应行变通成例之处，臣无从查悉，未便悬拟。应由沿海各督抚，再行体察情形，妥议办理。

一、地方文武各官，不拿不办，其失察处分，应从严定议也。查鸦片流入内地，蔓延各省，不但兴贩与吸食者，为数不可胜计，即开设烟馆之处，随在亦复不少。如果地方文武各官实力巡防，认真堵缉，何至流弊至于此极。乃各该员非心存玩视，即畏难苟安，不特未获者不拿，甚至已获者不办，懈弛疏纵，实属咎有难辞。虽各省大吏三令五申，间有拿获之案，其失察各员，又因案已获办，亦无不随案声明，免其处分。至于鸦片之来自何处，贩自何年，从未澈底根究。其沿途失察各官职名，亦向不送部议处，似非核实办公之道。查定例：洋船夹带鸦片进口及奸民私种罌粟，煎熬烟膏，开设烟馆，地方官失于觉察一百斤以上者罚俸一年，一千斤以上者降一级留任，至五千斤以上者，始降一级调用。是原定处分，本属从轻，而获案后，又不查取职名送部核议，无怪地方官罔知畏惮，任其流毒贻害，不拿不办也。或者谓查办较严，则胥役人等转得肆其扰累，为渔利之具固矣。此种情形实所不免，然又岂能为因噎废食之见，是在地方官随时量事严查而变通之，有犯必惩，不使滋扰而已。应请嗣后仍严饬该管地方文武各官，各于所管地面，实力巡查，如有能将开馆及兴贩之犯，源源报获者，免其从前失察处分，仍即查照案情轻重，奏请从优鼓励。倘仍不拿不办，别经发觉，即将经过地方历任失察并不行查拿之文武各官，查照定例，加等从重议处。若有得规故纵情弊，分别革职治罪，该管上司一并参处。如此量为加严，庶地方各官自顾考成，不敢不认真查办，或可期惩一儆百，渐收实效。

以上四条，果能行之以实，持之以久，庶几锢弊可除，漏卮可塞，未始非正本清源之一道。至此外应行事宜，定例已为详备，惟在实力奉行，无须再事纷更，应请查照现行科条办理，合并陈明。

所有臣遵旨酌议缘由，是否有当，理合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朱批：另有旨。

二二、漕运总督周天爵奏为遵旨议复禁烟必先自盛京 京都始惩犯必先惩官吏等情折

五月二十八日(军录)

漕运总督臣周天爵跪奏，为遵旨议奏事。

臣于道光十八年五月二十日接准户部咨文，于闰四月初十日钦奉上谕……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跪读之下，仰见我皇上拯救群黎之至意。

窃闻除天下之患者，当先视天下受病之源，而权其轻重缓急之宜，不失其先后次第之序，持之甚力，而行之以久，然后能已天下之害，而元气不致伤损。今天下受鸦片之害，诚如臣黄爵滋所奏，漏卮不塞，有伊于胡底之势。但重法一层，原可行于未尝滋蔓以前，不可行于毒遍天下之后，且只可行之于官，而不可遍行之于民。民之犯者满天下，且积至数十年，一旦治之过急，所谓纵之已深，操之太蹙也。

臣愚以为鸦片之害天下，如人痲疽之害于其身，迨其毒已澈于遍体，善医者必先护其心络，而后散消其肢体，俾毒渐消渐减，仍归于一处，然后拔本塞源，一旦已之，而人不觉其苦，此救病之法也。今天下盛京、京师，犹人之心络也。云、贵、川、陕，犹人之四肢也。山东、山西，犹人之两臂也。其受毒来自粤、闽，可谓疽生于足，而毒延于腑脏也。盖人人知其病之所在，而不能猝拔者也。臣以为禁烟，必先自盛京、京都始。禁之之法，尤必自九门始。九门之关吏胥徒，不足恃也，每门派一廉干之御史，以破案之多寡，为御史之功过。获其烟土，即行正法，盖此犯十倍于用药迷人之罪也，置之重典也固宜。而海口为鸦片出入之门也，禁海口先自天津始，尤先自盛京之海口始。以御史领之，随以本省之员弁不染此病而又

严干者，酌带百余名之兵，一有搜获，涂以桐油，入官销毁，以其他货充赏，即以其人正法，俾卖者与买者，一无幸脱焉。如是，他口岸亦必有丧胆之势矣。自直省而山东，而江苏，而浙江，查其海口，逐渐而南，是必有破案者矣。夫必以破案为搜查认真之的据，其空言搪塞饰言净绝者，皆作弊之人也。罚以三月不获一案为断，宜摈斥之终身。如是，则北数省之来源可断绝矣。其陆路，则自通河南、山、陕、两川、云、贵之通衢阻隘之地禁之。其搜查之严，一依水路之法。夫能先禁盛京、都门之不有此土，然后及于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川、陕、甘肃、云、贵、广西之数省。数省之弊清，然后及于两湖、江西。盖两湖、江西，为烟土出入之门户，其大夥烟犯，动辄百十成群，犹如私梟之出没，器械森然，人视死而如归，皆会匪也。必河南、山东、山西、川、陕、云、贵一切水旱通衢都会之地，先堵塞其出路，使之无所走泄，然后聚此百十成群者而歼之，此犹人之痼疽，护其心络，既不致于内攻，而肢体流蔓之毒，亦必使之缩而归于受病之处，而一身之元气渐复矣。元气复，然后全行注意于闽、粤。又必集他省之兵力，以援两省陷溺之民。其操纵之法，先禁中华大黄茶叶，勿使出洋，忍捐数十万之商税，以塞数千万之漏卮。迨夷人哀恳乞命，不敢有一勺之土流入中国，而后诛其首祸者数十人，剪除汉奸数十百辈，乃开一面之网，弛大黄茶叶之禁。然仍须出洋有节，予夺在我，则夷人阴毒之计，必不敢施矣。凡此皆塞源之法，固无待一年之限而不可缓者也。

至于绝流，则在施之有渐，而治之有等。其一切禁止之法，可宽于民，而不可宽于官。盖官者，治民者也，不能正己，乃先以身试法，致其毒流蔓天下，其造孽大矣。是故官先无犯，乃能禁一署之人。一署之人禁，所莅之人皆可得而禁。臣黄爵滋所奏，现在文武大小各官，如有逾限吸食者，是以奉法之人为犯法之事，应照常人加等。此议似属可行。又地方官于定例一年后，如能实心任事，拿获多起者，照获盗例，请恩议叙，以示鼓励。窃谓拿获平民吸食者，

照死罪减等,改为边远充军,地方官亦毋庸请恩议叙。拿获兴贩开设烟馆及窝家卖土之人,宜加以死罪不赦,所捕之地方文武,拿获三起者,照获盗例,请恩议叙。其大小各官署内官亲幕友家丁,仍有吸食被获者,除本犯加等治以死罪外,本管官以溺职论革职,自行检举者无议(论)。各省满汉营兵犯者,加等治以死罪。其约束之法,照地方保甲办理。其管辖失察,照大小各衙门办理。如此严于治官吏,官吏无犯,而庶民之犯者少矣。如必一律治以死罪,既予以一年之限,人人未必尽知也。即知之,倘或视为具文,安得人人诛之。是责地方以必不能办之件,仍长其欺隐讳饰而已。凡此皆绝流之法,在权其省分受病之轻重,或限以一年,或限以二年,而法在必行,又不可过急者也。

要之生民流毒,皆生于安逸骄乐。伏念我国家厚泽深仁,惟恐一物不得其所。百姓身无徭役,凿井耕田之外,鼓腹而游,蒙此亲贤乐利之休,而宴安鸩毒,自贻伊戚。比中患已深,乃反讳疾而忌医,斯民之冥顽亦甚矣。然先此不治,将为锢疾。伏愿圣朝乾纲独断,不可以关税小利,而忽天下休戚之大计。不可以目前之安,而忘数十年后耗匮之虞。不可俯徇姑息之见,而忌人民鄙夫所丧之多。发强刚毅而必行之,天下将有莫不震叠者矣。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所有遵议章程,谨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另有旨。

二三、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为塞漏培本当自严治 广东通洋烟贩始并酌议禁烟章程折

六月初六日(军录)

浙江巡抚臣乌尔恭额跪奏,为遵旨敬陈管见,酌议严惩鸦片章程,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本年五月二十五日接准部咨，以鸿胪寺卿臣黄爵滋具奏，近来银价遽增，实漏于外夷鸦片。耗银之多，由于贩卖之盛，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请给限戒烟，若一年以后仍然吸食，罪以死论一折。钦奉上谕：著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直省各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等因。钦此。臣跪读之下，仰见我皇上圣不自圣，察迹用中之至意，曷胜钦佩。遵查鸦片烟土产自外夷，流入中国，各处奸民以可宝之银易至害之物，卒使受毒无穷，竭财无算，其罪实不容诛！然其间有本有末，有源有流，其情各有重轻，其罪自有差等。治之之法，当探本而穷源，由轻以举重，庶末流乃可遏绝，罪情亦得持平。

天下之有鸦片，皆自广东来也。有与夷人交通者，谓之窑口，多属势豪巨棍，出其重资，成总包售，以分销于各路，其交易多在伶仃等处洋面，有快蟹等项匪艇代为搬运。又闻有不法汉奸与不肖洋商互相勾结，先串夷人将土夹于货箱带入，复引外贩以银易土，将银归于货箱带出，其事甚秘，绝无形迹。于是夷烟接踵而至，悉囤广东。以情形言之，广东之有鸦片，不啻木之有本，水之有源也。各省贩烟之奸商取给于窑口汉奸之手，以运销于开设烟馆及吸食鸦片之徒，不啻本之有末，源之有流也。若不拔本塞源，而欲求末之不大，流之不长，臣知其必不能也。

律设大法，首严内外之防，凡沿海奸豪势要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正犯即照谋叛已行律处斩梟示。以其坏防乱法有害于国，故不能不加以极刑。下此则有杀伤盗窃等犯，止于害人，即不一概论死。至于故自伤残，不过害己，均至拟杖而止。情有重轻，故罪有差等，实一定而不可易。广东之有窑口等匪以银易土者，害国者也。各省之有烟贩烟馆以图重利者，害人者也。又有食烟成癖而不可须臾离者，害己者也。以情而论，害国最重，害人次之，害己则轻矣。以罪而论，情重者当服上刑，情轻者则罪应末减矣。今若不论其情而止论其罪，轻者已罹于死，重者又将何以处

之?不特此也,鴉片之害如中毒,然广东之屯烟如毒之伏于脏腑,各省之贩烟食烟如毒之发于肢体,散于毛发。治之者必先急治脏腑,其毒始解,若徒攻其肢体,仅去其毛发,臣又知其必无救药也。查前准两广督臣咨会,于道光十一年间钦奉谕旨:鴉片烟聚于广东,若不杜绝来源,是不揣本而齐末,虽内地严定章程,于事究无裨益等因。钦此。圣明洞鉴万里,洵为切中不易之至论,臣服膺至今。

窃谓准情定罪,严治当自广东之私通外夷者始。然破获实有难焉者,通夷成交之处境本僻静,事又秘密,知之者鲜。或巡洋守口管关各兵役偶有觉察,难保其不得贿包庇。即经地方官访拿,而兵丁书差惟利是图,更难保其不得钱纵放,是以破案者寡。第获烟惩办所在多有,孰通外夷,问之烟馆烟贩当无不知。孰贩鴉片,孰开烟馆,问之食烟之人亦当无不知。如将不供来历之犯各定以加重治罪之法,则各犯莫不避重就轻,自然彻底供出。彼通夷者虽能藏奸于置烟之处,必致发覆于买烟之人,积重之势或可渐次破败也。

伏查定例:私开烟馆〔者〕拟绞监候,为从满流;栽种罌粟葵花煎熬鴉片及(买)土煎熬售卖者,为首发边远充军,为从杖一百,流二千里;兴贩鴉片烟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为从满徒;买食鴉片烟杖一百,枷号两个月,如不将贩卖之人指出,杖一百,徒三年,职官及在官人役买食者,俱加一等。参观各例,罪之重轻俱有深意,未便无故加等,以致畸轻畸重,情法不得其平。惟贩土贩烟各犯止科其罪,不究来处,私通外夷以银易土各犯作何治罪,例无明文。

臣管见所及,犯法罪魁实在通夷之奸匪,必当严定专条,方足以惩首恶。其各省获有烟土,尤当切实深究,得其来历,庶使首恶无所逃罪,悉心酌核。应请嗣后无论窑口汉奸洋商以及各省奸贩,如敢私通外夷,将白银及值银之货物兑换鴉片烟土者,其土一经到手,不论多寡,即将造意之首犯照通番例处斩梟示,并籍其家产入

官充赏。为从各犯如出有资本，俱拟绞候，秋审入实。如仅听驱使，并发回城为奴。其栽花熬烟之犯俱在内地，本无来历。私开烟馆及贩土贩烟各犯如将通夷之人供出，或其烟土实由本地辗转买得，指有卖主确有证据者，首从仍照定例治罪外，如匿不供吐，或提供姓名查无其人，及挟嫌图诈诬指良民为来历者，私开烟馆之首犯拟绞立决，从犯实发烟瘴充军。贩土贩烟之首犯俱发新疆为奴，从犯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至买食鸦片之人情止害己，固无死法。如加等拟徒，又与贩烟害人者无所区别，应仍照定例拟以杖枷。如不将贩卖之人指出，或捏供姓名查无其人，其意在于偏护奸匪阻遏究问之路，情殊可恶！应于原例满徒上加一等，拟杖一百，流二千里。若诬指良民为来历，即属诬告，应照律抵充军役。如在官人役有犯，系知法犯法，例应加等，除实犯死罪、外遣无可再加外，其余各照加重之例，再加一等治罪。至于现任职官食烟，以奉法之人而行犯法之事，情尤可恶！一经察实，即行参革，发往新疆充当苦差，永不叙用。

以上各犯俱照例以获有烟土见发有据者方坐，不许妄报拖累。如于事未发时悔罪自首，应各予以自新之路。通夷首犯照逃叛自首律减罪二等，此外各犯均依律免罪。若闻拿投首应拟斩绞者，比照强盗闻拿投首例，减为实发烟瘴充军，遣军以下各犯照例各减一等发落。如首后复犯，不准再首，除后犯死罪、外遣无可再加外，余依各本例再加一等治罪。其各省巡洋守口管关及奉差查缉各兵役，如有知情不拿及通信纵逃者，照知情藏匿罪人律各减本犯罪一等，得赃者以枉法重论。如能首先将本犯捕获者，准其功过相抵，照律免罪，仍追赃入官。如该管官失察属员及在官人役，犯烟地方文武各官并海关各监督失察烟土进口行销、兵役从中舞弊，照各犯罪名轻重分别议处，别处知而不举者革职。如有自行查参并访拿获犯送究，或审出前犯各案，一并据实惩办者，其从前失察处分一概宽免。如承审官故意开脱致罪有出入者，究正即行革职，得赃者以枉法从

重论。若系不能审出实情，仍照失出失入例参处。

如此酌定章程，宽严并用，庶几官役俱无顾忌，拿办可冀认真。在通夷开馆之人均知法所必诛，事在必破，莫不痛自改悔，顾及身家。即贩土食烟之辈亦知官必严究，役必严拿，俱当另觅生涯，力除嗜好。或者本源渐断，末流渐微，而日漏之银亦得渐塞。如各文武员弁果能实力查拿竟获通夷巨案，即援照前奉严拿纹银出洋谕旨，据实保奏，以示鼓励，而期破获。并将首犯首级各解广东夷人聚集地方，写明犯由，悬竿示众，使外夷触目警心，各知国家法令严密，亦必畏威感德，去其贪诈之心，不敢与窑口各匪作奸犯科矣。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四、两广总督邓廷桢奏报续获并 审拟区宽等贩卖鸦片人犯折

六月初六日(军录)

两广总督兼署广东巡抚臣邓廷桢跪奏，为续获开设窑口，贩卖鸦片在逃数年之首犯，审明定拟，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查前督臣卢坤，飭据水师员弁缉获匪犯李亚俎等，并起获鸦片烟土，夷字书信，并艇只刀械，解经究出逸犯姚九、区宽，各自开设窑口，出本兴贩鸦片烟土，李亚俎等听从贩运等情。当将姚九、区宽家产查封入官，逐一抄检，并无违禁书信物件。随经前署督臣祁埏，以姚九、区宽开窑贩烟，出银至三万余两，并煎熬诱人买食，与开馆引诱无异，将来拿获到案，均应照例拟绞，将李亚俎等，分别审拟军徒，奏准部复在案。

嗣臣到任，因姚九、区宽均系开窑首犯，必须设法弋获，俾正其罪，以彰法纪，叠经檄飭文武严密踩拿去后。兹据广州协左营外委吴第购线侦知该犯区宽潜回探信，督带兵丁协同广州府，及南海、

番禺、顺德各县差役，并前任南海县刘开域家丁，将该犯拿获禀解前来。经臣提犯至署讯悉大概情形，恐有不实不尽，发司飭委广州府澈审详办。旋据广州府知府珠尔碗阿提犯审明定拟，由署臬司陈嘉树、署藩司王青莲招解前来。臣复督同该司等亲提研鞫。缘区宽籍隶顺德县，于道光九年以欧阳镇之名，捐纳州同职衔，给有执照。十三年内，因广、肇二府属被水冲决围基，曾捐银二千两赈恤贫民。经前督臣卢坤汇同奏请鼓励，奉文给予加二级。该犯区宽，与未获之姚九，向在香山县澳门地方，贩卖杂货生理，彼此交好。十三年秋间，姚九与区宽谈及生意淡薄，探闻伶丁外洋寄泊夷船，带有鸦片烟土，价值便宜，各自起意贩买开窑，囤积销售获利。一同至省，在新沙及大巷口荒僻地方，各置铺屋一所。并先后各出银两，雇坐不识姓名人小艇，由僻港潜赴伶仃洋面，亲向夷船购买鸦片烟土，自一二斤至数十斤不等，均用箱装贮伪为行李，陆续私运回省，起贮铺内。各处小贩匪徒，均向其零星转贩，并于铺内煎熬烟膏，诱人买食。该二犯因节次买烟，与寄泊伶仃外洋之嘒夷船熟识交结，谙习夷语夷字，间通书信，查询烟价。十四年三月初十日，姚九探闻伶丁外洋嘒夷船，又带有鸦片烟土，当与该犯区宽商定，各出资本购买，欲贩往潮州一带售卖获利。托前办素好之李亚俎、冯亚明携银往贩，许俟获利均分，并邀其在窑口管理帐务，李亚俎等应允。区宽与姚九，各出番银一万八千两，共三万六千两。姚九随令素好未获之冯亚林，写备夷字书信一纸，信内叙述买烟情由，将银两书信一并交给李亚俎、冯亚明，雇前办之船户郑亚旦快艇一只装载，郑亚旦雇前办之袁亚保、胡亚喜、郑亚桃、周亚苏、戴亚遂、杨亚志，未获之梁亚桥、简亚有、梁亚蒂、陈亚同、郑亚法、吴亚景、梁亚全、李亚二，不识姓名之亚初、亚兴、亚色、亚南、亚成、亚三共二十人，在船充当水手，艇内置有刀械防夜。是晚从僻港私越出洋，驶至伶仃洋面，拢近嘒夷船，李亚俎、冯亚明将银信交与夷人，买得烟土十六箱，搬过艇内，驶往海边寄碇，等候海船，载往潮州一带售销。十三

日经员弁兵役驾船巡至，驶拢查捕，李亚俎等惊慌，将烟土纷纷抛弃落海，被兵役过船擒拿。冯亚明、郑明旦等凫水逃逸。将李亚俎、袁亚保、胡亚喜拿获，并起获夷字书信，及余烟艇械。又续获郑亚旦、郑亚桃、周亚苏、戴亚遂、杨亚志五名，先后解审奏办。该犯区宽事发远扬，比因日久，潜回探信，即被获案发审。由司招解，经臣提讯，据供认前情不讳，核与原案相符。

臣以该犯区宽既开窑囤贩鸦片，必多同伙代贩之人，并恐该犯勾结外夷，别有通信走私情事。且恐该犯开窑已久，不仅始于道光十三年秋间，即破案在逃，难保不仍向夷人贩卖，均应澈底根究，以期水落石出。其各处转向贩卖匪徒，及赴铺买食烟膏人等，是何姓名住址，亦应详晰讯明，并拿究治。复向区宽严加究诘。据称：伊开窑兴贩事甚秘密，必须平时深信之人，方敢托其贩运，前因未得其人，均系自行贩回铺内发卖。至十四年三月内，令李亚俎等出洋贩卖烟土，俱系与姚九商定，委无另有伙党。伊实因前在澳门贩卖杂货，其后节次买烟，致与噶夷船熟识，谙习夷语夷字，间通书信，委仅查询烟价，并无不轨语句。伊开窑委系始于道光十三年秋间，迨破案之后，伊已畏罪逃避，何敢再行兴贩。伊勾通夷人，止图买烟获利，并无走漏地方公事，及偷运纹银禁物出口情弊。各处到铺转贩及买食烟膏人等，均系无业游民，随来随去，实不知其住址，阅时已久，亦不记其姓名。等语。严鞫不移，案无遁饰。

查例载：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等语。此案区宽与在逃之姚九，各出资本开设窑口，囤贮鸦片烟土，始则零星售卖，继复出银至三万余两之多，雇倩李亚俎等出洋贩运，且于铺内煎熬烟膏，诱人买食，殊属藐法，自应照例问拟。区宽即欧阳镇，应革去州同职衔，合依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据供亲老丁单，惟情节较重，应不准其留养，毋庸取结。查办捐照，据供因前逃避匆忙，业经遗失，是否属实，飭县查明分别办理。该犯逃后，讯

无行凶为匪,及知情容留之人。其历次装运烟土回省,均系由僻港私越,并未经由营汛口岸,守口弁兵无从查察,应毋庸议。开窑铺屋,先经查封,毋庸再议。逸犯姚九等,飭缉务获另结。除备造供册咨部外,合将申明定拟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复施行。

再广州协左营外委吴第,以微末营弁,于该犯区宽甫经潜回,即能督兵协役,驰往拿获,免致要犯漏网,尚属勤奋。臣已将其记名,随时奖拔,俾示鼓励。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十八年七月初九日奉朱批:刑部议奏。钦此。

二五、著特依顺将所获烟贩解部审讯上谕

六月初八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六月初八日内阁奉上谕

特依顺奏拿获出口贩卖鸦片烟土人犯一折。贾添顺著即解交刑部审讯。其供出之杨久五一犯,仍飭严密查拿务获,解部归案审办。钦此。

二六、云贵总督伊里布奏为遵旨议禁鸦片 首应严惩造卖贩运之人折

六月初九日(军录)

协办大学士·云贵总督臣伊里布跪奏,为遵旨查议,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部咨,钦奉上谕: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仰见皇上博采旁谘,务使法行无弊之至意。

臣查原奏系因近来银价递增,由外洋鸦片流入中国,每岁漏银甚多,天下皆知漏卮在鸦片,未知所禁;请严治吸烟,给限断绝,清

查保甲，晓谕居民，有犯举发，自当畏刑革面，漏卮可塞等语。固系严禁令而裕益民生，杜漏卮而免耗财海外也。惟是鸦片之害，流毒已久，始由海洋奸商贩入，远近运销，继因内地亦有仿种煎熬，私行售卖。前后增定成例：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枷号一个月，发边远充军，为从杖一百，徒三年。开设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其内地奸民栽种煎熬及售卖图利，为首均发边远充军，为从杖一百流二千里，田地船只房屋入官。紧邻首报给赏，知而不举，杖一百。地保受贿故纵，照首犯一体治罪。又买食鸦片烟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仍令指出贩卖之人，查拿治罪。不将贩卖之人指出，杖一百徒三年。职官及在官人役买食者，俱加一等治罪。制造鸦片烟器具者，发边远充军，为从及贩卖，俱杖一百流二千里。于贩烟食烟之罪，分别差等，已属详备。

今该鸿胪寺卿以贩卖之多，由于买食之众，请将食烟者，予以一年之限断绝，如仍吃食，处以死罪。果能使食烟之人，尽皆涤面洗心，革厥旧染，则立法虽严，亦属辟以止辟之意。第禁止鸦片，首惩造卖贩运，诚以利己罔财，陷人溺惑之端，设非贩卖，则人虽欲食烟，而亦无由。此定例贩卖之罪重，而买食之罪略。且购买吸食，概从秘密，已属发觉为难，然法未过严，尚可获破，若有犯即置重典，则讳匿愈深，访察亦愈不易。虽容隐有罪，举首有奖，而其事仍格于情势之所难行。况例准人情，法难及众，民间违禁食烟，自蹈耗资伤生之患，原无足惜，而遽示以峻法，徒启里党互讦之风，亦非国家教育斯民之道。且食烟执迷之人，每视性命可轻，若予以桎梏，绝其吹吸，即有待死自危之惧，原不必耸以峻法。至红毛等国，如果以严刑禁食鸦片，外夷小邦，其法度本系偏重偏轻，难引为内地治法悬之象魏也。

臣伏思近来银价之贵，固由银出外洋，致成漏卮，而生齿日繁，物价皆增，银亦因之价昂，积渐所因，恐亦不免。惟近来效食鸦片，濡染成习，嗜食渐多，实为耗损民财之大弊，亦风俗人心之大蠹。诚

不可不重申禁令，俾愚民倍知儆惕，以挽颓风。自应先惩各省贩运，以清其源，次及食烟之人，以遏其流。原例兴贩买食各罪，本尚觉其轻，应如何递加，俾示惩戒，应请敕下部臣酌议更定，通颁遵照，则罪以量加，效可渐著。

至晓谕戒烟，原有药方出示广传，于惩创之中，予以自新之路，亦可以兼行。如不知悔改被获，照例究治。仍责令地方文武，实力稽察，留心查缉，有拿获造卖贩运鸦片及烟具并食烟之人，按起咨部议叙。疏纵照例议处。其文武职官并署内幕友亲属家丁及营兵人等，尤应严禁吸食鸦片，如有违犯，加等治罪，照例按年取结咨部。倘有失察徇纵，随时分别查参，以期兴贩敛慑，买食知畏。既可免耗民财，而风俗之蠹，亦可渐去矣。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二七、河南巡抚桂良奏为黄爵滋所奏切中 时弊实属可行并酌补章程十条折

六月初十日(军录)

河南巡抚臣桂良跪奏，为遵旨酌议章程，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接准部咨，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初十日，钦奉上谕：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查鸦片烟流入中土，其初不过沾染海隅，近则上自官绅士夫，下逮商贾工役，效尤吸食，相习成风，终日沉酣，废时失业。在富厚之户，尚可荡产倾家，而贫窶之民，鲜不流于邪僻。若不于此时严刑禁遏，恐再隔数年，若辈趋烟如鹜，势将胥天下之编氓丁壮，尽成为委靡不振之徒，野有游民，国无劲旅。是漏银出洋已属无穷之患，而戕贼生灵，其害较漏银为尤巨也。鸿胪寺卿黄爵

滋奏请予限一年有犯论死，实为切中时弊。钦惟我皇上深恩厚泽，薄海涵濡，原不欲此等玩法小民，遽尔加之重辟。然法轻易玩，火烈民畏，有非常之害者，必以非常之刑治之。周武王惩民酒而作酒诰，爰有群饮尽杀之文，夫岂为国用匱乏而设，亦良由不得已也。今天下沉迷鸦片者多矣，非严刑峻法，必无以挽此颓风。果能如黄爵滋所奏，严定科条，通颁晓谕，在已食者，或不能保其一时净尽，而未食者，断可信其必无自投法网也。况宽限一年，予以自新之路，处死于一年之后，而定例于一年之先，民虽至愚，既怵于限外之必死，又怀于限内之不死，未有不震惊惕厉，痛自改悔者。天下无可戒烟之理，即天下无一就戮之人，是名为杀之，而实以生之。书曰：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此寓仁于法，以杀为生，实今日急则治标之要药也。原奏筹国卫民，力除积害，已属周备，无可赘议。惟就臣管见所及，为原奏所无者，酌议十条，恭候圣裁。

一、夷船到粤，应令南澳同知查明验放，以专责成也。查夷船外洋行驶，操纵自如，一至广东内洋，沙水深浅莫测，全赖南澳同知衙门人役带领，方能进口，名为引水，夷船若无引水，断不敢进内贸易。是南澳同知衙门引水，实为海船出入关键。查该同知驻扎澳门，系属沿海要口，应请嗣后外夷货船行抵粤东内洋，即归南澳同知亲往查明船内系何货物，如无夹带鸦片烟土，始准引水带领进口。如引水不待本官查验，私自带进，或南澳同知不加约束，任其私带，分别革职治罪。

一、纹银出洋，鸦片进口，应责成水师营大小官弁认真巡拿也。查向来水师官兵，专司巡缉海洋盗贼，于夷船货物交易，从不过问。今既申严禁令，凡奸民向夷船剥运鸦片，及私载纹银出洋，均难逃水师官兵耳目。应请敕下水师提镇大员，分段派拨官兵，认真巡逻伺察。如能于该管境内拿获纹银鸦片，即将巡拿出力员弁，随案奏请恩施，兵丁从优奖赏。倘失于觉察，或知情贿纵，别经发觉，查明经由何处，将该处官兵，分别严议治罪。

一、粤东广货挑担,应严行禁绝也。查粤东洋呢羽毛等类,各省均有商人贩运,原不借肩挑担负。今粤省广货挑担,不下数千人,分出各省,名为零卖呢羽,而实则皆系兴贩鸦片之徒,结队成群,到处货卖,地方官视为惯常,不加查诘,而若辈阴以售其烟土,殊与风俗有害。应请敕下各省督抚,转饬地方官,将境内广货挑担,概行逐令回籍,不许再行出省挑卖。倘经此次示禁之后,粤省行店仍以货物发给挑卖,即将该行店封禁入官,庶兴贩烟土亦可杜绝矣。

一、粤东快蟹船只,宜先行裁汰也。查粤东海口,向有艇船,不用篷橹,健儿数十辈,各持木桨,行驶如飞,原系奸民护送违禁货物,名为快蟹。逮后粤省因此船行走轻便,明知带有禁物不能追拿,因即仿照其式,自行制造,亦名快蟹船。当时原为追捕匪船而设,乃制造之时,并不分别官私,又不将匪船禁革,以致官私船只式样相同,愈滋淆混。且闻设立官船以来,拿获匪徒禁物,甚属寥寥,更恐假公济私,或竟包送纹银鸦片,借官船为护符,贻害于地方者更大。臣思沿海设有炮台营汛,到处又有巡船,节节均可兜拿,本无待快蟹船撵逐。应请将官设快蟹船先行裁汰,并严禁沿海各处,不许有快蟹名目,将旧日快蟹船,概行拆毁。倘有不遵,复敢以快蟹船在海面游奕,许舟师严拿治罪,则包送之弊,可以敛迹矣。

一、洋船夹带鸦片烟进口,及奸民兴贩烟膏,开设烟馆,失察之各关监督及汛口地方文武各官处分,应一律加严也。查定例:鸦片烟进口,及煎熬烟膏,开设烟馆,文职地方官及巡查海口委员失于觉察,一百斤以上,罚俸一年。一千斤以上,降一级留任。五千斤以上,降一级调用。原例仅止地方文职查口委员,而于各关监督失察过关,未经议及。臣思鸦片烟过关进口,原许兵役认真搜查,何致漫不经心,任其夹带,即兴贩烟膏,开设烟馆,亦无难就地查拿。乃现在流毒愈炽,惩办甚少,未始非处分过轻,易于玩忽。今吸食鸦片烟者,现拟重辟,所有各省失察过关之监督,进口之员弁,以及经由之地方文武各官处分,均应一律加严,俾此后获到烟犯,

即可追究经由踪迹,据实参处矣。

一、粤东沿海炮台,宜遴派文职大员不时巡查也。查海疆炮台,本为御暴而设。只以海洋平靖,守台兵丁一无所事,风闻各处炮台守兵,竟有勾通沿海奸民窝藏违禁之物,如夷船之鸦片一时不能进口,往往寄顿于炮台左近。该兵丁与奸民探知官兵巡缉稍疏,陆续载运,而巡洋官兵因系本境炮台,从不过问。应请敕下粤省督抚臣,遴派公正道府大员,不时巡察,如有前项情弊,即将守台兵丁,照通贼例论斩,梟示海疆,以昭炯戒。

一、严禁纹银出洋,应先于内地节节稽查也。查各省商贾运银至外省置货,或货物销售后,运银回籍,少则数万两,多则数十万两,来踪去路,本属分明。惟兴贩鸦片烟土,踪迹殊为诡秘,然烟土卖毕之后,其银不能不运送出口,与其杜绝于海口,不如稽查于内地。臣拟各省商贾起运银两之时,先将何项货银运往何省,行走何路,赴地方官详细报明,该地方官即填给印照,发交收执,沿途关津验照放行。一面详明本省督抚衙门,分咨沿途关口,及所住(往)省分,彼此查察。如果银数路径,与原报相符,各衙门胥吏,毋许稍有留难阻滞。倘银数中途参差,或行走省分,与原状舛错,或所运银两,并无票照,许所在官司截留根究。如查系贩烟银两,即将本人按例治罪,银两全数入官。如此层层查察,俾卖烟之徒,知银两难以出口,自不敢肆意兴贩矣。并请旨敕下各直省及关津监督,一体稽查办理,以免疏漏。倘地方官失于查察,任令商贾无照起运,或经过关津,勒索留难,一经发觉,分别议处。

一、粤东伶丁洋趯船,应及早查办也。臣闻广东海洋蛟门之外,即伶丁洋。其地水路四通,向有大船六七只,终岁停泊,谓趯船。凡夷所载鸦片烟土,自行夹带进口者,固属有之。而其半则以三板剥赴趯船寄顿,通事送单于窑口,窑口敛银于贩客,而贩客又由银号兑价于坐地夷商,该夷商给予票单,持至趯船取土。是伶丁洋趯船,实为藏垢纳污之所,若不及早查办,诚恐奸匪与外夷勾结,

滋生事端。相应请旨密敕水师提镇大员,查明该处趸船,如系本省商渔船只,即严行围捕,送交督抚臣审明治罪。若系外洋夷船,亦即严行驱逐,不得借口风色,任意逗遛,仍将船内窝藏违禁货物,尽数查起入官。如能审出送单之通事,敛银之窑口,兑价之银号,给单之夷商,一律从严惩办,则窝顿包买护送之风,或可由此渐息矣。

一、拿获出洋纹银,宜核实充赏也。查纹银出洋,一经拿获,例有充赏之文。无如拿获到官,承拿者不能即时请赏,及至正犯审定,发给赏银,而承审各衙门吏胥,无不层层侵蚀,承拿者即使到手,亦属无几,以致明知透漏风声,不肯出力拿办。亟应核实充赏,以昭激劝。应请嗣后拿获出洋纹银,即就近送交所在有司衙门,查明系同伙合拿者,将所获银两按股匀分,毋许稍有偏畸。若系一人访获,纠众会拿,则访获者赏给五成,伙拿者合分五成,不必俟正犯定案,即由地方官分赏。其有官兵一同拿获者,该管官亦一体分赏,仍奏请量予奖励。如此则官兵得赏重于贿纵,自必各思效命,即事外军民,亦无不踊跃争先矣。

一、夷船出口,应严禁携带洋银以杜弊竇也。查纹银出洋,例有明禁。而洋银则不在应禁之列,诚以洋银本属产自外夷,故任其携带而不之禁。现当杜绝纹银出洋之时,倘由内地奸民,摹造洋板,销化白银,仿铸洋钱,运交夷船出口,则仍与纹银出洋无异,自应一律禁止,以免弊端。应请嗣后外夷洋银一经入口,不许携带回国,则若辈无所用其伎俩矣。

以上系就臣愚昧之见,酌议章程十条,恭折复奏,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二八、两江总督陶澍奏为黄爵滋所奏实为救时之急务并酌议八条办法折

六月十九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陶澍跪奏，为遵旨筹议严禁鸦片章程，以塞漏卮，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本年五月初二日准刑部咨开：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初十日奉上谕：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当即遵照部咨，转行江苏巡抚、漕运总督、南河总督，一体钦遵在案。

臣伏思鸦片烟之害，起自粤洋，流毒内地，中其瘾者，殒身废务，如醉如迷，久且竭中国之资财，贻害及于国计，苟有人心，孰不切齿痛恨。溯查鸦片，本名阿片，又名阿芙蓉，见于明人所著本草纲目及医鉴等书，初未言其为害也。国朝康熙二十四年，开禁南洋鸦片，列入药材项下，每斤征税银三分。其后吸食渐众，嘉庆十五年，奉旨严禁。其时已知瘾毒之为害，而耗财犹未甚也。嗣复屡议科条，加重办理。然惟开馆者议绞，贩卖充军，吸食之人杖徒而已，不至于死也。而吸食成瘾者，顷刻无烟，即有性命之忧，是以甘心触犯，而购求愈切。奸贩乘其所急，得以抬价居奇，胥役之包庇，天津之卖放，皆从此起。迨至暗市移于荒岛，快蟹出于深宵，冲风破浪，冒九死以犯不韪，而鸦片愈益矜贵，价值愈益抬高矣。价愈抬而纹银之出洋遂愈多矣。是非不禁也，禁之而不严，适以驱之。转不若不禁之，犹可听其起落，而银出不若是之甚也。

惟鸦片之禁，久已垂为功令，既未便更张而弛其禁，如该鸿胪所陈，谓内地所熬烟土，食之不能过瘾，是虽开种罌粟之禁，亦未必能易其所嗜，而欲力挽颓波，俾免纹银透漏，则该鸿胪重治吸食罪，以死论之奏，实亦出于万不得已之苦心，而为救时之急务也。在朝

廷好生德洽，钦恤惟明，岂不知吸烟止于自害，未遽同于杀人者死，而举世波靡，非重典无由震慑。即如酒以成礼，而周书言群饮者，执拘尽杀，何况吸食鸦片之人，鸩毒晏安，久成废物，与以自新，犹不知改。诚如该鸿臚所云，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毫不足惜。我皇上仁育义正，如蒙特敕重办，诚有合于生道杀民、刑期无刑之义。惟是拿办吸烟不难，而难于狱市不扰。若办理无次，而骚动及于闾阎，窒碍先于行旅，必致处处可生陷穽，而良懦皆惊。不但耗天下之财，且伤天下之元气，转非所以培国本也。至吸食鸦片，既加重至死，则凡情重于吸食者，自应一律加重，以绝来源。臣筹思再四，苦无良策，谨据所见，条议于后，伏候圣裁。

一、劝戒烟瘾，宜刊方施药并举也。查该鸿臚寺卿原折，请给一年限期，戒烟断瘾，自今年某月日起，至来年某月日止，若一年后仍然吸食，即置重典等语。查鸦片烟，本即内地罌粟花所为。闻啖咕喇夷人，更取陈死人土和之，并有虫如蚂蝗者，烧灰杂入其中，一落肠胃，见水即生，化而为瘾，得烟始贴，转更爽健。黠者遂神其说，谓可以提摄精神，效在人参之上。其实虫生于烟，饥吞饱吐，无非本人之元气。瘾重则未有不死者。历来断除之方，如忌酸丸，南瓜藤露，四物汤，十全大补汤，和烟灰服之，皆有效验。惟沉溺于烟者，虽有方，而不肯服；其贫无力者，又或有方，而艰于配药。臣已飭首府，刊刻各方，转行遍贴，晓谕各处，闻风知儆，纷纷购药断烟。并有好善之士，选方配药，广为布施于穷民，无力购药者，尤为得济。现复通飭各府州县，一体照办。总期于本年内，各处均知，俾资改悔。

一、烟具烟土，宜分别毁缴也。向来查办鸦片各案，总以烟具烟土为凭。二者之中，微有分别，如售卖烟枪，有用金玉厢〔镶〕配者，奇巧精致，其为有心玩法无疑。亦有用泥土竹木制造，杂入货摊售买者，多系小本营生，罔知律禁，一经查拿，此辈必先受其扰。应飭令自行销毁改业，仍限一月为期，逾限即办。至若烟土一项，

若亦听其销毁,势必仍行藏匿,久之吸食自便,是本未拔而害无由弭也。勒限两月内,自行禀缴到官烧毁,毋许稍有存留,违者加重惩办,俾惩创之中,仍分别轻重,酌予自新之限,以断后患。

一、查办鸦片,宜分任各教官,选同公正绅耆,广为劝导也。查原折所请,禁戒鸦片,既定一年为限,各省地大人众,有司官难以家喻户晓,即遍贴告示,亦恐视为具文。其耽于吸食者,或谓一年限期尚早,未肯遽断,即自称禁绝者,亦无凭察考。若令到官自首,又恐徒益纷繁,趑趄弗前,是革面已难,何论革心耶。因思古人月旦之法,以乡评别人之善恶而等差之。月有升降,足示劝惩。现例每逢朔望,宣讲圣谕,亦无非因势利导,化民成俗之意。今鸦片传染已深,各学教官,咸有教化之责。应请由州县会同各该学,选派绅耆中明白公正,素行信服者,各按各境,查出食烟之人,谕令改悔。仍于宣讲之次,传集乡众,晓以大义,广为劝导。昔陆九渊于白鹿洞讲义利之辨,闻者至为流涕。朱子谓其切中晚近人心陷溺之病。如果剴切详明,敷宣木铎,必能开豁愚顽,较之出示晓谕,自更有益。

一、查办鸦片,宜责成保长,不必邻佑互结也。该鸿胪请于一年后,取具五家邻佑互结,仍有犯者,准令举发,给与优奖。倘有容隐,一经查出,互结之人照例治罪等语。查五家之中,良莠不齐,如系同吸鸦片之人,自必容隐出结,甚至勾通串庇,即永无举发之期。若稍知自爱者,不但不肯出结,而亦难于举发。何者,吸烟之人,父师之教所不能入,何况邻佑。一经举发,不但深仇远憾,将种怨于子孙,而且传审质对,已牵连于官府,彼邻佑者,岂不虑此,势必忍隐扶同,而又不免于出结之诛。彼邻佑何辜,而受此吸烟之累,非所以安良善也。至保长为城乡牌甲之首,果有吸烟之人,无不周知。且稽察奸宄,是其专责,无可顾忌,自不难于举发。倘有容隐,或举发而不实不尽,亦不难于斥革惩办。所有邻佑出结连坐之例,似可毋庸置议,以免波累。

一、审办烟案,宜确审速办,以免反复也。该鸿胪奏称:吸食鸦片,是否有瘾,到官熬审,立刻可辨等语。查鸦片有瘾,熬审立见,自不难于辨别。惟国家慎重人命,例须由府转司,招解过院,始成信讞。方其质讯取供,收监转解,有需时日,而此圜道途之中,猝然瘾发,年老气衰者,或致倒毙。其壮年气血旺盛,瘾尚未深者,熬至数日,或已全愈。人情刁诈,或以为凌辱至死,或以为栽诬陷害,晓词翻案,势所不免。自应确切取供,迅速招转,俾不致迁延更变,借口图翻。其瘾发而死者,供证确凿,应无庸议。其瘾浅全愈者,但能切实改悔,似可量宽一线,仍照枷杖本例,满日取具改悔切结,责释完案,俾其自新。倘再犯到官,加倍治罪。

一、查办烟案,必须本官亲自督拿,如有假冒巡查,即应从严究治也。各州县查办案件,不能不假手吏役,而吏役率多无赖,不但包庇贿纵,甚至搬弄讹索,无所不为,是以吏役诈赃,定例綦严。各州县不能箝束,必至转为所用,狐假虎威,动滋纷扰,此非章程所能悬定。惟在各州县,身先督率,其弊自除,否即严参示儆。至各处匪棍,竟有借搜查鸦片为名,假充吏役,突行劫抢。陆则夤夜打门,水则聚众登舟,翻箱倒篋,搜取资财。如该鸿胪所称,借查烟为名,于往来客商,肆意留难勒索者,又不仅在吏役,而假充吏役之害为尤烈也。应请嗣后如有假充吏役及官弁借查烟抢物者,无论得赃轻重,均照强盗入室搜赃例,问拟斩决,以安行旅。

一、兴贩鸦片,宜加重罪名也。定例: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为从杖徒等语。今买食之人议死,若兴贩仍止军徒,似非平允。此等棍徒,本大力大,到处勾通罔利,肆行播毒,罪尤祸首,情理难宽。应请比照用药迷人已经得财之例,将为首兴贩者,问拟斩决,其余为从,俱改发回城为奴,以杜传播。

一、纹银出洋,应分别加重严办也。定例:黄金白银违例出洋,白银数在一百两以上者,发近边充军,百两以下,杖一百徒三

年。为从及知情不首之船户，各减一等。失察贿纵之汛口文武各官，俱照失察贿纵米〔谷〕例惩办等语。窃以为海船出入，岂得毫无日用，百两以下，似可不究。若百两以上，与数万数十万百万同一科断，殊觉未妥。此等鬼蜮，出没风涛，蠹国蠹民，专心向外，律以私通外夷，罪有浮焉。如该鸿胪所奏，每岁纹银出洋，数至二三千万之多，若果属实，殊堪发指。该鸿胪请于吸烟拟死，亦因纹银出洋之故，岂于盗运出洋之本犯，转行宽典，不加分别。应请嗣后纹银出洋数及万两者，一经查获，立即请令正法，梟示海口，以快人心，而绝烟源。

以上各条，均按照该鸿胪寺卿原奏，参以微臣所见，分晰筹议。至于吸食虽拟死罪，仍须分别等差，协中定制。应由刑部妥议具奏颁行。又原折请将拿获鸦片，照拿获强盗例，送部引见，系为鼓励奋兴起见，亦应由吏兵二部议奏办理。如果奉旨饬行，号令一新，远近同心，文武合力，先清内署之劣幕恶奴，各撤衙门之奸胥猾吏，有犯必惩，不骚良善，行见疵厉全消，有司不犯。不独鸦片断绝，而民气蒸蒸，咸欣圣化，弥巩国本于无疆矣。

所有臣遵旨筹议，各抒愚见缘由，理合恭折复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朱批：另有旨。

二九、广西巡抚梁章巨奏为塞漏培本必清源 息流严惩兴贩及开窑囤烟之犯折

六月二十二日(军录)

广西巡抚臣梁章巨跪奏，为遵旨议奏事。

六月十七日准刑部咨开：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初十日内阁奉 上谕：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查阅黄爵滋原折，大意谓：自鸦片烟流入

中国,以烟易银,外洋之来烟愈多,内地之纹银日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请立限一年严禁,如有逾限仍然吸食者,照新例处死。并于一年后,取具邻右互结,将容隐者查出治罪。其文武各官,如有逾限吸食者,照常人例加等,其子孙不准应试等语。盖欲用重典以挽浇风。其情甚切,所论亦甚畅。

臣窃谓除恶固宜务尽,而行法尤贵持平。鸦片烟之流行,其始不过因其伤害于人而禁之。今则费耗中土纹银,实大有关于国用。惟如折内所称,自某年至某年,岁漏银若干,又自某年至某年,岁又加倍漏银若干,则亦不过悬揣之词,岂能烛照数计如此之悉。但以此时银价之贵而论,则非纹银出洋之多,何以致此,此诚所当急为筹计者也。今日之规条非不备,禁令非不密,处分非不严,而漏卮终不能止者,皆缘有治法无治人,不能实力奉行之故。今欲以重刑禁绝吸食之人,此不过计无所施,激为不任人而任法,谓治其流而源可清也。然臣以为不如清其源,而流自息。盖鸦片烟之源,不在吸食之人,而在囤贩之地。如果将吸食者,皆治以死罪,今天下之人犯此者,不可以数计,法立而不行,人更玩法,法立而必行,则刑戮之滥,知我皇上必有所不忍于中。即如为害生民者,无过于强盗,是以律载,不分首从皆斩。而圣朝犹必开一面之网,分别法无可贷、情有可原。吸食鸦片烟之罪,总不至浮于强盗,乃在彼尚欲求其生,而在此必欲致之死,岂得谓情法之平。试思外洋之物,不流入内地,则人何从兴贩,无从兴贩,又何从而吸食,是必有以银易烟之奸民,即必有开窑囤烟之窝地。

查例载:兴贩鸦片烟者,罪止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者,罪至拟绞监候。诚以开设烟馆引诱良民,其情节较兴贩者尤为可恶,是以加至绞罪。而吸食之人,仍不能尽绝者,则其故不在烟馆,亦不在兴贩,而实在广东之窑口,此则法无可贷者矣。闻夷人交易烟土,皆不在内洋,而在窑口,即黄爵滋折中所指之零丁洋及大屿山、老

码,报所司邀赏,立得超擢。所报者虽不为少,而所获者更不知若干。且超擢之后,无所希冀,即肆意卖放,视为收受陋规之故事。是以邀功者不少,而续获者无闻。今须遇超擢后卖放者,即于褫革外,立加重罪。而地方官之能拿获窑口者,亦立与重赏。拿获一次,即免其从前失察之咎,加以优叙。叠次拿获,则立与升迁。彼见升阶如此之速,自然不遗余力,何惮锄此数十家之莠民,以除普天下之巨害乎。洋船入口,皆在广东。其开窑口之人,多系广州府属东莞、香山、新会各县奸民。其总汇多在虎门、澳门、黄埔一带。其散布多在肇庆府属之高要县广利墟,并潮州府属之澄海县庵埠一带。查广东水师提督,即驻扎虎门,其所属沿海巡船梭织,如果认真查缉,鬼蜮岂能潜踪。乃今日查缉之船,不惟不认真,反有坐地分赃及为匪徒包送者。然则此事,不得不责成水师提督,水师提督得其人,而功已过半矣。至福建、浙江、江苏、天津各海口,亦间有洋船拦入。莫善于严断其贸易之路,使之归并广东。否则即须分飭各该处督抚,另立章程,将有无窑口之处,严行查禁而已。若内地种植罌粟花,剥浆成土,即与外来之鸦片烟无异,正当力除,以防其弊,岂可反弛禁以开其源。如以产谷之区,听其植罌粟以害民,获利日多,则产谷日少,良田胥变为花地,其害更不可胜言,国家亦无此政体也。

要之,吸食即置之死地,恐诛不胜诛。科罪及于邻右,禁锢及于子孙,更施之过当。若谓暎咭喇、越南等国吸食者皆系死罪,为外国之能令行禁止,夫刑不协于中,适成其为外夷之政,岂可以中国而反效之。惟将死罪施之开窑口之人,则罚不及众,刑不滥施,庶几源清而流自绝。诚使一岁之中,拿获开窑口者数案,每案皆彻底跟究,破除情面,除正犯立正典刑外,凡干涉人等,无不从重治罪,不使有一漏网之人。积连数案,如此断未有不群相震慑者,是即辟以止辟之道,不得谓之滥刑。窑口一散,则外洋之烟,无从流入内地,内地之银,亦不至漏至外洋。彼开馆者无可开,兴贩者无可

販，則吸食之徒不患其不變計，而銀價自然平減矣。特患奉行者，憚煩而不盡力，營私而不尽心，則行法必自官始。行法于庶官，又必自大吏始。吏習一清，民风自然易革，此又為源中之源，而不必為疾視斯民之舉也。若夫開設烟館舊例，絞候已不為輕。吸食之人，于杖徒之外，略為加重，犯事到官，即立于面上左右重疊刺字，使之無所藏其奸，庶法得其平而事亦有濟也。至廣西非通洋之地，鴉片烟之害，視廣東為稍輕，現在亦無栽植罌粟花之弊。但興販者，不能保其不至，吸食者即不能保其全無。臣惟有于梧州、潯州各關，及與廣東交界各處所，認真稽查。並將栽插罌粟花之地，照舊飭屬防禁，有案必破，有犯必懲，斷不敢因流毒較輕，稍行松懈，以仰副我皇上軫念民生慎重國計之至意。

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專折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朱批：另有旨。

三〇、陝甘總督瑚松額奏為塞漏培本應清本 抉源嚴禁鴉片進口及白銀出口折

六月二十四日(軍錄)

陝甘總督臣瑚松額跪奏，為遵旨議禁鴉片烟章程，仰祈聖鑒事。

竊臣接准部咨，欽奉上諭：黃爵滋奏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一折……欽此欽遵。(上諭內容見前，此處從略——編者)抄錄原奏咨送前來。仰見我皇上行政用刑，必歸詳慎之至意。

伏查鴉片來自外洋，流毒中國，既耗民財，復損民命，每歲載烟入口，運銀出洋，竟至數千萬兩之多，實為漏卮大患。吸此烟者，不惜身家，不務事業，不顧品行，甘蹈邪僻，習為淫靡，于家則為敗子，于國則為匪人，但有犯者，即予以嚴刑，原無足惜。第思鴉片之為

物,既系制自外夷,何由得入内地,即入内地,又何由遍及天下。定例夷船夹带有禁,天津出入有禁,兴贩烟土有禁,煎熬烟膏有禁,开设烟馆有禁,制造烟具有禁。惩以杖徒,屏以军流,重以缳首,立法不为不严,稽查不为不密。顾何以禁者自禁,而犯者自犯,渐致病民瘠国,为害日滋,此非吸烟者为之厉阶,实由奉法者行之不力也。如不揣本而仅齐其末,即照原奏,予限一年戒烟,若一年之后,仍然吸食,即置之重刑,罪以死论。在该寺卿,因其流毒已深,渐染已久,倘非治以死刑,未必根株遽净,所议诚为严切。然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蹈此习者,业已实繁有徒,毋论一年限满,诛之不可胜诛,即使有犯必获,有获必惩,而鸦片之源未清,则吸食之流必不能塞。吸食之流不塞,则漏卮之害仍不能除。徒以峻法严刑,日滋纷扰,似于实政未见裨益。况夫吸烟之人,踪迹诡秘,查办亦甚为难。折内所称,取具五家邻佑互结,倘有容隐,照例治罪。往来客商,责成铺店,如有容留吸食之人,照窝藏匪类治罪。现任文武大小各官吸食者,加等治罪,子孙不准考试等语。意谓箝制既密,则摘发必多。不知若辈既已身负重辟,安肯稍露形迹?必于深院密室之中,潜为吸食,过瘾不过片时,为具又易于藏匿,诚恐邻佑无从觉察。若概以容隐论罪,难免株连扰累,波及无辜。即严铺店之容留,亦恐转启讹诈得财之弊。至于官员吸食,已罹死刑,无可加等。且核其情罪,亦不至连坐子孙,遽不准其考试,未免过重。

臣愚以为与其事操切而莫遏其流,不若抉弊源而先清其本。查鸦片来路,必由海口,夷船一到,例应由官按船查验,不准内地商人先行接买,并不准进口渔船,装载货物,以杜夹带影混。如果认真查验,实力稽防,绝兵役之勾通,断奸民之搬运,纵有来烟,何能入口。应请敕下管理海口各大吏,查核向办章程,参以现时情形,将应如何稽查防范之处,逐一妥筹,通盘计画。赏必从重,罚必加严,详定条规,奏明遵办。如此力为禁塞,俾内地商民,既不能运烟进口,又岂能运银出洋。数年后,夷人无利可图,其烟当不复来。外烟一

断,则内地之烟日少。再加以关津出入,则严查之,来往兴贩,则严缉之,屯积煎熬,则穷搜而严治之。开馆者,本易随地访拿,制具者,无难遇案根究。既使烟之来源净尽,复令烟之去路肃清,久而久之,彼吸食者,购觅无从,亦必不诛而自绝。

至于甘省地方,壤僻民贫,风气视他省较朴。虽不无吸食之人,然传染斯习者,尚不至滔滔皆是。臣仍当督飭所属,严行查禁,遇有获犯,定必按例重惩,务使共知儆戒,渐革浇风。断不敢稍涉姑容,庶以仰副圣主正德厚生化民成俗之至意。

为此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三一、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为塞漏培本应严禁纹银之出及鸦片之入等情折

六月二十五日(军录)

江南河道总督臣麟庆跪奏,为遵旨复奏事。窃准部咨,闰四月初十日钦奉上谕: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并抄录原奏咨行到臣,遵即恭阅寻绎。

伏查鸿胪寺卿黄爵滋原奏内称: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请严禁以塞漏卮,而于鸦片烟偷漏扰害各弊端,敷陈剴切,实属急公。惟所请一年断瘾,若仍吸食,置之重刑一节,臣查定例:凡食鸦片烟者,枷责,革去功名。不指出兴贩者,杖一百,徒三年。贩卖及熬烟者,边远充军。开馆诱人之人,绞监候。法令不为不严。今若概问重典,在怙恶不悛之辈,原不足惜。但究与作奸犯科有间,未得情法之平。况官员例应加等治罪,今至于死,无可再加。如谓子孙不准考试,殊非罪人不孥之意。至原奏所引红毛、暎咭喇、安南等国严刑示禁诸条,查蛮触相争,阴谋不免。

然各国僻居海角,地仅弹丸,比之内地一州一县。若我国家,重熙累洽,普天率土,食德饮和,皇上仁育义正,明慎用刑,即命盗案之自罹大辟者,犹且分别实缓,再三核议,以求其生,又岂屑效外夷之长,专尚峻酷。

且查鸦片烟之流入中国,始自前明。是以李时珍所纂本草纲目,载有阿芙蓉,注明俗名鸦片。我朝因有伤民命,屡申例禁,无如积习相沿,迄未断绝。但彼吸食,而甘受鸩毒,究属自戕其生。今若因禁而概予诛夷,似非不忍之政。倘再加联结互保,恐徒开胥吏滋扰之门,良民先受其累。独是言者以为漏卮国本攸关,必应预为筹画。

臣思塞之之法,守其正,惟当责成沿海弁兵,重其赏罚,以杜纹银之出。通其权,则或酌定内地货物,高其价值,以期纹银之复。若专以禁烟而论,计惟就本例加严,而运烟入口,运银出洋者,实为首恶,罪在不赦。其内地开窑兴贩,并开馆诱人之徒,以及得贿庇纵之在官丁役,亦系法所必诛。要在有司实力奉行,庶几咸知儆畏。

至地方文武各官失察处分,拟请宽免。缘臣在护理贵州巡抚任内,曾飭属缉获种贩匪徒武举职员生监书差等八十九名,奏奉朱批:所办甚属认真,著依议行。钦此。实先训飭各员弁,允为请免处分,始无瞻顾,尽力查拿。今议申严烟禁,似须宽其吏议,责以实效。倘有敢纵容差保包庇者,一经查出,从严参惩。该管上司,仍以获犯多寡,课其殿最。务使奸民有法可畏,无利可图,当必翻然而改业,于是内地销售日稀,外洋烟来日少,漏卮自塞矣。

臣谨就愚昧之见,据实复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三二、广州将军德克金布等奏为英船驶泊 铜鼓企图变更旧章现谕逐回国折

六月二十六日(军录)

广州将军臣德克金布、两广总督臣邓廷桢、广东巡抚臣怡良跪奏，为暎咭喇国巡船，驶泊外洋，图以夷目稽查商务，变更旧章，业已密为防范，谕逐回国，现在候风开行缘由，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广东省准与外夷各国通商贸易，垂二百年。道光十四年间，因暎咭喇公司散局，大班不来，散商漫无约束，经前督臣卢坤飭令洋商，传谕该国夷商信知该国王，仍派大班前来，以资经理。嗣臣邓廷桢到任，于十六年十二月，据该国遣令夷人义律到粤领事，当经查明奏奉谕旨允准在案。至今将及两年，该领事义律有事则来省禀办，无事则下澳居住，尚能循分办事，不敢妄为。

兹于本年五月二十四日，据澳门同知胡承光及各营县禀报：五月二十一日，有暎咭喇国暎噠巡船一只，并护行啣呀吐巡船一只，驶至铜鼓外洋抛泊，当查暎噠船载有该国夷目吗咄咄一名，称系来粤稽查贸易事务，带有番妇女婢共三口，番梢五百名，啣呀吐船带有番梢八十名各等情。并准水师提督臣关天培咨同前由。臣邓廷桢以该国既有领事义律在粤经管贸易，何以该夷目吗咄咄复来查办，情殊叵测。当即分别咨行，严飭各炮台舟师认真戒备巡防，一面催令作速开行回国，勿任逗遛。随又先后接据文武禀报：该夷目吗咄咄于是月二十七日，率领番妇女婢驾坐三板船只，前往澳门该领事义律夷馆居住。六月初四日，又独自转回铜鼓洋面原船，眷口仍留在澳，义律亦已由澳进省。臣邓廷桢即飭洋行原商伍敦元、卢文蔚往向义律查询缘由。据义律声称：吗咄咄系属该国官目，来粤稽查贸易，令伊进省代其呈递事件，恳求免写禀字。并称：以后有事必须官往传谕，不令洋商经手。诘其代呈何事，并不明言。义律随于初

九日,遣令夷人在城门外投递封面并无禀字之夷信一封,因其有违定制,当将原封掷还。臣邓廷楨伏思中外之防,首重体制,定例贸易事件,均由洋商转禀,不准投递书函,亦从无派官传谕之事。该领事忽求免用禀字,有事又欲派官传谕,诘其为吗咄咄代呈何事,一味含糊,竟赴城外投递封无禀字信函,谬妄已极。在臣一字之更,何关轻重,惟若任平行于疆吏,即居然敌体于天朝,体制攸存,岂容迁就。随又遣该原商伍敦元等,向义律谕以中外限制綦严,不得擅图更易,吗咄咄既系夷官,尤不得久留粤海,该领事应即传谕回帆,毋稍观望。义律遂于十一日下船而去。旋准水师提臣函称:暎夷啖噠等船二只抛泊铜鼓洋面,今又有从前来粤送信,于闰四月内已去之啖咭喇哧叻巡船一只,仍带原验之番梢一百二十名,复行转回,驶拢啖噠等船一同寄碇。该三船于十三日戌刻,自铜鼓向北开行,驶至穿鼻洋面停泊测水。提臣当派署水师提标参将事副将李贤、署水师提标守备周国英,带兵驰赴威远横档各炮台,协同原派弁兵安排堵截,并即亲赴海口督办等因。臣等以该夷船既未退回,转向内驶,暎夷啖噠前事可鉴,难保其不意图入口,必应从严堵逐。

查虎门各炮台,前经增修巩固,分安八千斤及七千斤以下新旧各炮,共二百四十六位。内威远、横档、镇远三台,共安大中各炮一百二十位,对峙水滨,势成犄角,尤为扼要。提臣现复派员协防,并亲往督办,足资捍卫。所有虎门以内进省水路,如扼要之黄埔中流沙乌涌、大黄濠,以及两岸陆路各要隘,经臣德克金布、臣邓廷楨先事筹备,适臣怡良到任,复会同悉心熟商,密派员弁带兵分投布置,镇静防范。其路通省河港汊各处,派拨巡船,昼夜梭巡稽察,以防奸夷附载三板小船偷越入省。至澳门为西洋夷世守重地,且吗咄咄眷口留居其间,亦札派香山协县驰往,协同澳门同知并力驻守。并密谕西洋夷毋为暎夷所惑,一体加意防护,以期有备无患。

至十五日,吗咄咄遣夷人三名,径赴海口水师提督臣坐船,声

称：该夷目令义律在省投递书信，总督未收，求提臣代为呈达。提臣当以吗咂咭不遵体制，妄冀与天朝疆吏平行，大属狂悖。况夷官又岂能越至内地，稽查事务，方今舟师云集，务即赶紧回国，免干严逐等语，将该夷等拒绝转回。并恐传语错误，复委副将李贤、署守备卢大钺，同赴该夷船，以前言向吗咂咭严切开谕，晓以利害。始据吗咂咭回称：远人未谙天朝定例，是以冒昧有求，今既蒙明白指示，前信已可不投，便当取眷驶去，惟刻下风色不顺，尚须候风开行等语。该三船随于十七日开出铜鼓外洋抛泊，二十日吗咂咭仍坐三板小船只身赴澳，与其眷口同住，意尚安静。准水师提臣节次函会，并据各文武先后禀报前来。查吗咂咭以一外夷官目，敢于传书抗礼，图变旧章，桀骜殊甚。迨经臣邓廷楨与水师提臣关天培叠以严词谕逐，口内外戒备维严，该夷目无所施其伎俩，始称候风驶回，将船开泊铜鼓洋面，伊仍往澳居住。

查通商各国，俱系西南外夷，其船来须南风，去须北风，向本如此。现在甫交秋令，南风犹盛，据称尚须守候顺风开行，似非支饰。惟迹其犬羊之性，究未可以恒情测之，该夷目是否实系居澳候风，携眷回船返国，抑竟别有诡谋，臣等未敢稍涉大意。现仍飞咨水师提臣，一体严飭在事文武，时刻加意巡防，切勿松劲，致有疏虞，以昭慎重。一俟北风迅发，催令即日驶回，倘敢抗违，更肆鸱张，即当由驿具奏，照例停止该国买卖，认真严行驱逐，用昭惩戒，而戢蛮顽。

除随时相机妥办外，所有筹办堵逐夷船，现俟得风回帆缘由，谨会同副都统臣宗室奕湘、臣宗室英隆、水师提督臣关天培、粤海关监督臣豫坤，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此次密为布置，绝未张皇，故诸夷贸易如常，闾阎极为安贴，堪以仰纾宸廑，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奉朱批：所见是，另有旨。钦此。

三三、福建巡抚魏元烺奏陈严查贩烟

巨奸为塞漏第一要务片

六月二十八日(军录)

再,臣先经访得福建晋江之衙口乡,惠安之崇武、獭窟各乡,同安之游井、浔尾、高崎各乡,马港之柏头乡,并厦防所属,均有巨奸勾通夷人,大本贩卖,并私造草鸟、牵风、多桨等船,违例私制,以图轻捷灵便。夷人交易,忽聚忽散。臣久以为此等奸匪,罪不胜诛,尤刻不可缓,惟拿办甚不容易。且若辈与大小衙门兵役,声息相通,稍不慎密,彼即闻风远窜。前经臣密札该道府,示以方略,不漏风声,多带兵役,出其不意,突然围拿,或可得手。该道府竟陆续擒获数起,实系积惯巨奸,已有办结者,有未定案者,亦有尚未解省者。臣现与督臣会同,首先密拿积惯巨奸。陆路则责成该道府厅县,设法搜缉,水路则责成巡洋舟师,遇有牵风、草鸟各匪船,务期实办围捕,人船俱获。如势有不能为力之处,即开放枪炮,将其船只打碎击沉。缘此等匪船,非济盗,即通夷,必如此水陆兜擒,或余孽可期尽净。巨奸绝,则小贩自无,小贩既无,则烟馆从何而设,吸食者不禁而自禁矣。是首先督获积惯巨奸,为塞漏第一要务。

臣自奉旨后,当即博采众论,悉心酌议。窃谓塞源而后截流,激浊而后澄清,此古今不易之论。今鸦片之源,在外夷也,欲塞而清之,谈何易易。彼夷船在洋游奕,先示以不准抛泊,如果抗违,开炮轰击,似鸦片害可绝矣。然彼冥顽无知,倘亦以炮回击,不惟有伤国体,且恐示彼以隙,更易启奸宄玩视之心,此固不能杜偷漏之弊也。或谓不与通商,可免鸦片之害,其说近似。不知鸦片之来,亦外夷无赖之奸徒,挟此居奇,流毒内地,该国王尚可委为不知,今若不通商,仍与鸦片之来源无涉,且亦非我皇上怀柔远人之本意。有谓夷船北驶,责成在粤之该国大班,自行约束,或可敛迹。

不知该大班与若辈表里为奸，即责以随时钤制，彼亦必阳奉阴违，焉肯听命。至夷船在沿海各省游奕，责成各师提镇，示以兵威，严行驱逐，似矣。若令水师兵船，逐程押送回粤，彼夷船在大洋驾驶，兵船在沿海尾追，汪洋浩渺，烟雾迷漫，倏忽之间，相去不知若干里数。所谓逐程押送者，亦不过纸上空谈，臣实不敢于父君之前，稍有隐饰。不知稽察海口，不准禁物出入，则鸦片不能飞入内地，法诚善矣。然沿海正口，例有定数，其偏僻澳港，支汊分歧，可以通海者，逐处皆有。若非多设卡口，多添兵役，多增员弁，势不能稽察无遗，即不能防其偷漏。今以鞭长莫及之势，而令守口各员，人人用令，处处奉行，岂非责人所难，而为自欺之甚者乎？

总之，立法期于无弊，而除弊要在飭法。臣愚以为内地巨奸，通夷贩卖，即鸦片之源。开设烟馆，零星小贩，即鸦片之流。其吸食之人，即鸦片之流之细者。今清其源，遏其流，并断其流之细者。焉有根不除，本不拔，而漏卮之不塞，生计之不舒者哉。

臣愚昧之见，谨附片奏闻，伏乞皇上训示遵行。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三四、陈书曾奏为请飭各省督抚严查 各海口夹带鸦片商船片

七月初六日(朱折)

再，臣闻湖南郴州，界连广东韶州府属，向无关口，奸徒皆由此偷运至湖南省城。是以湖南省城烟馆极多，复由省城贩运至湖北。武昌之汉口镇，为囤聚之所，人烟稠密，行销更广。以及山西、陕、甘、口外各处，均由汉镇转贩。该处奸商，以售卖皮货为名，实皆收藏烟土。又山西太谷县，习俗奢靡，县城内外开设烟馆者，多至数十家，男妇大半吸食，此其彰明较著者。至宁波、上海、登州、天津及奉天各处海口，皆由闽、粤商船夹带售卖。闽省又有夹板船，时在沿

海地方,往来售卖,而皆由粤东洋夷之趸船贩入内地。应请敕下各该省督抚,遴派文武员弁,严密查拿,清其贩卖之源,则虽有吸食之人,亦无从得而吸食矣。

理合附片陈明,伏祈圣鉴。

三五、江苏巡抚陈奎奏为塞漏培本自应 首严运银出洋贩土进口之罪折

七月十一日(军录)

江苏巡抚臣陈奎跪奏,为遵旨筹议查禁鸦片章程,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接准部咨,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初十日钦奉上谕: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跪聆之下,仰见我皇上仁育义正,明慎用刑之至意。

伏查鸦片烟土流入中国,始自闽、粤等省。游惰愚民及纨绔子弟熬膏吸食,失业废时,其情等于赌博,爰定枷杖之罪。乃蔓延益广,流毒日深,既耗民财,即伤国本。嗣经部议加重,如不能指出兴贩之人,即坐以杖徒。无如定法虽严,玩视者多。兹鸿胪寺卿臣黄爵滋以漏卮无底,国计悠关,请定吸食死罪,以冀振聋启聩,使内地无吸食之人,外洋即无兴贩之匪,而复宽以一年期限,俾令渐就自新。刑期无刑,意至善也。

然臣愚以为圣朝制治,事期可行可久,而截流必先清源,即用刑之法,亦应由轻及重。且民为邦本,凡律所应诛之犯,尚须准情援例,得邀法外之仁,所谓德者本也。今欲清鸦片之流病(毒),必先严绝来源,然后儆劝愚顽,令其自惜生命。定以分限科罪之条,由轻而重,使天下人民咸仰皇上衡情立法,并非不教而诛。查鸦片烟土来自外夷,其趸聚本在粤省之香山、黄埔各窑口。内地奸匪先赴该处,言定价值,以银易土,陋规累万。今则夷船不进虎门,只于老万

山、大屿山等处寄碇，而粤省奸商勾通巡船，运银出洋，用扒龙快蟹等船来往护送，包运进口，然后分销内地。其行踪固极诡秘，亦难保无不肖兵役贪图重贿，容隐包庇，若果实力搜拿，断无有数千万之银土常川往来而绝无觉察者。自应首严运银出洋贩土进口之罪，则来源先清，弊可不禁而除。

伏查例载：凡沿海奸豪势要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梟示等语。奸徒运银出洋，易土图利，勾结外夷，以致毒流中土，此系有心害国之犯。应请嗣后获有此等首犯，审明后即恭请王命处斩，传首海口悬示，以昭炯戒。从犯船户概拟绞候，房屋籍没入官。沿海地方文武员弁有能缉获通夷首匪，即予保升，倘审有从前失察之案，以功补过，概予宽免处分，所获银两船只尽行分别给赏。如文武员弁泄视玩忽，一经邻境拿获，以溺职严参。兵役人等倘敢得贿纵庇，尽法惩治。

至内地贩卖烟土以及开设烟馆匪徒，此系利己害人之犯，应请照毒药杀人伤而不死律，拟以绞候。地方官失于觉察，照例议处。牌保贪贿容隐，以枉法从重论。制卖枪斗等具者，照制造赌具例，加一等治罪。至于吸食愚民多系被人引诱，自害身家，原例枷杖，诚得情法之平。乃沾染益众，民脂日削，光天化日之下，安容此等冥顽虚糜财用？自应如该鸿胪寺卿所奏，请定死刑，以冀震慑人心。惟五刑既有等差，用法则有轻重，应请自钦奉谕旨飭禁之日，即恭录飭行地方官，申明禁令，示谕军民，凡有吸食鸦片者，概令戒绝。并飭有司刊刷戒烟药方，遍贴城乡，令其依方断瘾，限以半年，逾限有犯，满杖发落，并于右臂刺烟犯二字。再限三月，逾限有犯，即行刺面，枷示通衢，并令游街警众，满日责释。如此一再宽贷，苟有人心，宜如何知感知愧，痛自改悔。倘统限一年之后仍敢违禁吸食，则是藐视王章，始终怙恶不悛，以之论死，亦不足惜。

若身系文武职官，本有临民之责，犹复沾染恶习，是奉法犯法，访察得实，立即参革，发往新疆效力。其衙署内官亲幕友长随吏役

兵丁,首所当绳,应责成本官自行举发惩办,免其既往处分。倘此后复有容隐,一经查出,即照溺职例革职。如是分别等差衡情定法,由宽及严,庶几人心就正,民俗还淳,漏卮于是乎可塞,国本于是乎可培。

所有遵旨筹议查禁鸦片章程,仅就臣管见所及,恭折复奏。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道光十八年七月廿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三六、闽浙总督钟祥奏为塞漏培本首应查明鸦片来处聚处与去处以绝兴贩之途折

七月十四日(军录)

闽浙总督臣钟祥跪奏,为遵旨议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接准福建抚臣魏元烺准刑部咨开,钦奉上谕: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敬绎谕旨,曷胜钦服。

查现在银值增昂,未必尽由贩运鸦片烟土之故,而贩运烟土,实亦耗散银两之一端,此种烟土既为伤财之物,又属害民之事,诚不可不随地查拿,以杜烟土之来,亦不可不因时救法,以惩食烟之罪。查烟土各有来路,各有聚处,各有去路。如闽浙烟土之来路,多由广东。缘闽省之漳州所属,与广东之潮州陆路相连。闽省之汀州所属,与广东之嘉应州陆路相连。现应责成闽、浙两省该管文武,认真查拿,并应移会广东,亦一体查禁办理,庶渐绝陆路之兴贩烟土也。至大洋之内,由粤而闽而浙,瞬息可通。其商渔船只,易于夹带烟土,务须于进口出口妥查办理。并责成水师提镇,但遇啖啍等国夷船借称因风在洋飘泊,须防有藏带烟土之事,务即督飭官兵妥为驱逐,俾令驶出洋图所界红线以外,速行回国,庶可杜水路之私贩烟土也。又闽省烟土之聚处,多在近海地方,即如泉州府

所属，多有空旷濒海之地，海边奸民或由粤省买运，或私自出洋买贩。道光十七年，臣曾飭据泉州府属署晋江县知县朱淮，拿获晋江贩烟之武生施元海，民人林即等多名。现于十八年五月，又据泉州府属同安县知县褚登拿获同安贩烟之监生张潘、民人林举等多名，均系大夥买贩。现俱严审定拟，即当提勘奏明惩办。此皆闽省烟土之聚处，业经随时查拿，现更不容稍有松懈也。至于烟土之去处，则省垣商货丛集，并上游延建、邵武各府，均恐有烟土私载而往，现已飭据福建藩司吴荣光等，访有省垣藏贩烟土之犯，面禀密查。现并会商浙江抚臣乌尔恭额，亦在浙江省会等处一体查访拿办，庶闽、浙两省所有烟土之聚处去处均可破获也。

至于买食烟土之犯，现在议奏加重用刑，此原属节财惜民之意。臣惟思法在必行，自足威之使畏，而刑惟克允，又虑过则失中。夫买食烟土，究系自害其身，若竟一概问拟死罪，亦恐诛戮过众。查定律凡加罪不至于死，此我皇上协中于民，即尚书所传典刑祥刑之义也。现在议办，原应因事制宜，俾令知儆，惟须于惩创之中，仍无失钦恤之意。例载：军民人等买食鸦片烟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仍令指出贩卖之人查拿治罪。如不将贩卖之人指出，即将食烟之人照贩卖为从例，杖一百，徒三年。职官及在官人役买食者，俱加一等治罪等语。定例实已平允，现欲因时救法，惟须有案必破，有犯必惩，则官兵民人无不儆畏。并请于其犯案之后，如有再犯三犯，无论官兵民人，各照原犯罪名递依加等，则获罪均已不轻，浇风可期湔改。其兵民人等于初次犯案时，并请加添刺臂，以便后犯查办。至于兴贩鸦片烟，按例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例应拟绞监候。惟现欲加重食烟之罪，而兴贩开馆皆系图利害人，尤当加重，方昭平允。应请将兴贩烟土之犯，由充军加以遣戍，开馆卖烟之首犯，由绞候加以绞决，则食烟卖烟所犯不同，而适重适轻，厥罪均由自取矣。至遇有大夥积惯贩烟，以及勾夷运贩情重者，实属玩法之尤，仍均于临时酌量情法，从重问拟具奏，请旨办理。

所有臣酌议复奏缘由,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八年九月初六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三七、云南巡抚颜伯焄奏陈黄爵滋请将吸烟犯 置之重刑之奏似应再加酌量折

七月十六日^①(夷务清本)

云南巡抚颜伯焄奏。

准刑部咨抄,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初十日奉上谕: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仰见我皇上明慎用刑,集思广益之至意。臣钦遵将折抄详细阅看,据称鸦片产自外洋,毒流中国,始则奢靡之徒私相吸食,继而官绅士庶习染沈迷,失业废时,大为人心风俗之害。虽例有明禁,而法未从严,以致嗜利奸商钩通巡海兵役,往来洋面,任意贩运。加以各省关津声势联络,胥吏从中分润,不复查拿,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国帑之所以未充,民生之所以罕裕,未始不缘于此。清明降严旨,予以一年限期,准其自戒,虽至大瘾,未有不能断绝者。若一年以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等语。此盖为我皇上爱惜民财,保全民命起见,其意非不美也。

惟念鸦片之贻害非只一朝一夕,更非一邑一乡,习俗蔓延,固结不解。在有司非不严加查禁,三令五申,而癖嗜性成,执迷罔悟。今宽以一年之期,令其断绝,否则置之死地,当发令之始,畏法者未尝不触目惊心。第恐沈溺者多,未能根株尽绝。倘届期未改,不能不明正典刑,于是互相举发,其无辜连累者固不难立办开释,而有瘾被告者亦必须按籍追拘。彼时纷纷牵涉,诛不胜诛。轻纵则功令攸关;严办则人数太众。窃恐法有所穷,转于政体有碍。且闻有极贫

^① 此为收文日期。

而吸食之人，断炊在所不顾，断瘾决有不能，百计营求，死而后已，以意度之，知必有甘极刑而不顾者。在彼孽由自作，死有余辜，违法乱民何足悯恻，然究非我皇上好生之本意、止辟之初心也。

查例载：吸食鸦片者，科以杖枷；其不指出兴贩者，杖一百，徒三年；兴贩者，发边远充军；开设烟馆者，照左道惑人诱引良家子弟例，论以绞首。立法已不为严。臣愚以为若如该寺卿所奏，仿照红毛啖咭喇之例，凡吸烟者概予一死，外夷之法，不辨重轻，天朝纪纲，自有一定，岂可漫无区别。然欲重申禁令，似又不可不稍加以严，应请飭部悉心酌量，议奏通行。庶几法既加严，人亦倍加畏惧。

至各关及地方官查禁之法，本有明文失察处分，亦请赅载，嗣后各该管官失于觉察，亦请从严议，以昭烟戒。总之，有治法，尤赖有治人。如果地方官实力奉行，设法查禁，务期来源尽遏，流弊日除，言出法随，毋稍宽纵。虽一时不能尽净，然兴贩者既无所托足，吸食者自不敢纵恣。久之不待禁而自绝，外夷之烟不致阑入，内地之银亦不致消耗矣。

朱批：另有旨。

三八、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复内地货物 只准外商以银购买事窒碍难行折

七月十六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邓廷桢、广东巡抚臣怡良、粤海关监督臣豫坤跪奏，为遵旨会议，内地茶叶等货，酌定价值，只准外夷以纹银购买，通盘筹画，实多未惬，恭折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八年闰四月二十五日奉上谕：有人奏，内地人民不尽皆食鸦片……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等钦遵，当将原奏公同阅看，密计熟筹，力求复还之方，隐寓震慑之意，往返商酌，至再至三，无如揣势衡情，求

端讯末,核之原奏,实有窒碍难行之处,不敢不,为我皇上密陈之。

伏思纹银之去,由于鸦片之来,则欲图纹银之归源,固当立法于茶叶大黄丝斤之去路。惟查通商外夷,约有十余国,内惟暎夷所属之港脚,暨咪喇啞、吕宋、噠国四处,向有趸船停泊外海,此外诸国并不屯贩鸦片,即此四国之良夷,亦有安分贸易,不肯营私者。其与洋商交易,向俱以大呢羽毛等物相抵,亦从无以鸦片易货之事。今因港脚诸国偷漏纹银,欲令其以纹银购买茶叶大黄诸物。而此外各国,剔而除之则两歧,概而同之则无别。此其窒碍者一也。港脚诸国,诚以鸦片偷漏纹银矣。然其偷漏之道,如鼠窃然,非公然在内地售卖也。今欲令其以纹银购置茶叶等货,姑无论奸夷必以外国不产纹银借词诿卸,即使茶、黄能制死命,天朝令甲既立,该夷不得不遵。而奸夷诡计多端,或以带来番银在内地易换纹银,交商置货,或在彼国将番饼熔成大锭,充作纹银,窃恐泾渭混淆,有名无实。且向之偷漏纹银,乃营私耳,今令其以纹银购买茶黄,则彼于入口之时,呈报带来纹银若干万两,出口之时,声称置货之外,余剩纹银若干万两,仿照准带洋银三成回国之例,将纹银带回本国。是从前纹银出洋,犹系巧取,此后纹银出洋,竟属公行矣。计议稍疏,流弊滋甚。此其窒碍者二也。又查向来外夷入口之货,五十余种,内地出口之货二十余种,以茶叶丝斤为大宗。每年出洋茶叶,自四千万至五千万斤,丝斤自六七十万至一百余万斤,大黄自十万至十余万斤不等,核计价值,实已居其大半。今剔出茶叶大黄丝斤三项,令其以纹银购买,则其余内地之货,与入口之货不敷抵兑。而夷人余剩之货,将无所归,此时为裕财除害起见,原不必为夷人思虑。但通商互市,其义云何?天朝令典煌煌,岂容外夷有所借口。此其窒碍者三也。又查茶叶产自闽、皖、江西,丝斤产自浙江,大黄产自川、陕,价值高低,向俱随时长落。今欲酌定价值,自应从其较贵之价定为教(数)条。惟此法施之夷人,则购买与否,听其自便,无足计较。而施之内地茶丝各商,则出产之区,丰歉不一,转运之

路，旱涝不齐，成本重轻，因之倍蓰。若果官定之价，可以获利，诚为商贾所乐从，设若偶值歉价贵之年，官定价不敷成本，不卖则货物霉沔，欲卖则血本大亏，势类缺籓，所伤匪细。此其窒碍者四也。至若茶叶大黄，产自别省，率皆逾岭而至，并非航海而来，沿海官员无凭兼管。其自本地贩运至粤，关津榷税，层递稽查，若再由出产地方设立票据，窃恐徒为不肖官吏增益陋规，而商贾转多扰累。此其窒碍者五也。

伏查洋商每年呈报出口入口货物，核计价值，大率出口之货，多于入口之货。除彼此以货易货外，递年夷商尚须找给洋商番银二三百万两至四五百万两不等，核之税册相符。所找虽系洋银，而广东市价，每洋银百两，约补纹银之色或三四两或五六两，是洋银百两，尚可抵纹银九十三、四、五、六两不等。臣等愚昧之见，与其虚悬新令，徒求复还纹银之名，不如率由旧章，犹收岁找番银之实。臣等受恩綦重，责任甚专，仰蒙皇上指示机宜，更何敢沿袭故常，阻挠大计。惟稽之例案，参之事机，目见耳闻，较为切近，若于此时，意存迁就，委曲自全，迨至法令不行，则欺蔽圣聪，罪戾滋重。至臣等因此事关涉中外至计，是以会议之顷，俱系屏人密商，未敢泄漏一字。

所有会同筹议缘由，谨合词恭折密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三九、两广总督邓廷桢奏报查获开设 窑口贩卖鸦片余亚濞等人犯片

七月十六日(军录)

再，奸民开设窑口，贩卖鸦片，为害最烈。臣两年以来，与升任抚臣祁埴，设法查拿，未敢松劲。兹新任抚臣怡良，于六月十四日到任，臣复会同申明赏罚，严飭文武员弁极力侦缉去后。旋于七月初

二日,据臣标中营军副将赵光璧、署广州协副将祺寿、番禺县知县张锡蕃禀报:会督委员署顺德协都司蒋大彪、外委梁恩升等,拿获贩私船户罗亚五一名,烟土一百六十斤禀解前来。经臣与抚臣派员审讯,究出烟土买自余亚濞所开之彩源窑口,当即密飭外委梁恩升会同南海县知县刘师陆、广州协千总张敏和,带领兵役驰赴南海县属土名鹰嘴沙地方,在于彩源窑口,拿获余亚濞、陈亚六二名,解省审讯。

据余亚濞供认开设店口,代人买卖鸦片不讳。又于七月十一日续据副将赵光璧等禀报:督飭委员蒋大彪等,暨东莞县差役,在于东莞属石龙地方,查有成兴、信隆、巽泰窑口三座,经各员弁同时下手,拿获匪犯李亚澍、郑亚实、戴国显等三名,工伴五名,烟土一千一百余斤,番银三百七十两,铜钱五十九千文。禀解到臣。派员讯据该犯李亚澍供认开设成兴窑口,郑亚实供认新开信隆窑口,戴国显供认兴贩鸦片,卖给巽泰窑口。各等情。

除将人犯发司委员澈讯确情,究明伙党若干,连巽泰窑口逸匪,严飭各员弁悬赏购缉,务速按名弋获,分别审拟奏办外。所有节次拿获窑口兴贩各匪犯缘由,谨会同广东抚臣怡良,先行附片,奏乞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奉朱批:实力查办,以清其源。不准一日疏懈,勉益加勉,以副委任。钦此。

四〇、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报英官员 马他伦之船将候风起碇回国片

七月十六日(军录)

再,本年五月二十一日,暎咭喇国夷目吗咄咄,驾坐唎噠巡船来粤,驶泊铜鼓外洋,希图稽查商务,更变旧章,并将其妻室女婢三口,送赴澳门居住,移船驶近穿鼻洋面。臣等因夷情叵测,当经飞

咨水师提臣关天培,于虎门各炮台及口内水陆各要隘,会同密为布置防范,提臣亦即亲赴海口督办。一面经臣邓廷桢与提臣节次晓以天朝定制,严加谕逐。吗咻咻始称:候风开行回国,旋将船驶出铜鼓洋面寄碇,自行赴澳接着,经臣等恭折具奏在案。

兹查吗咻咻于六月二十日赴澳后,随与其妻一同患病,其妻医治不效,于七月初四日病故。即在澳门白鸽巢夷房后园安葬。初八日,吗咻咻携带女婢二口,回至唛嚙巡船,与护行之啣呀吐巡船,仍泊铜鼓洋面。其前经同泊之嘛叻巡船,已先期于六月二十九日趁风回国。提臣以吗咻咻既已携眷回船,即应催令起碇,随派署守备卢大钺,亲诣该船,催据吗咻咻声称:我在此已无事了,将往吕宋国去,我船较大,北风一吹我就开船,不敢久留。等语,并免冠以手拍心指天。该署备询之通事,据禀:外夷以免冠为叩头礼,其拍心指天谓其心真实,天神可鉴,以示得风即行,并无欺诳之意。经提臣函会前来。臣等伏查该夷目吗咻咻言动情形,尚为恭顺。其船本视他船为大,非风不行,吕宋国地处东南,现在秋日晴霁,南风犹盛,该夷目叩头求俟北风,张帆前往,似无诡譎别情。

除仍飭在事文武加意巡防,一俟得风,催促开行,另行奏报外,所有该夷目回船候风缘由,臣等谨会同广州将军臣德克金布、水师提督臣关天培,合词附片,奏乞圣鉴。谨奏。

道光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四一、著步军统领衙门及各直省督抚 严惩贩烟吸烟人犯事上谕

七月十九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七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本日据步军统领衙门奏,拿获职官吸食鸦片烟,已降旨将该员革职,并将贩卖人等交刑部审讯矣。吸食鸦片,例有明禁,官民蹈

此恶习,已属翫法。至于开馆引诱,设局营私,尤为可恶。该犯等以开设被局为名,显系影射贩卖烟土,招致无赖,诳骗引诱。鞞轂之下,岂容奸匪混迹,亟应严加整顿,以挽颓风。著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一体认真访拿,有犯必惩,毋稍疏纵。至各省官民人等,吸食鸦片,在所不免,开馆设局者,亦所必有。著各直省将军、督抚等,飭属严密访查,一经报官,立即惩办。其省会地方,商旅辐辏,该奸匪等开馆射利,更所难免,尤当加意侦察,驱除净尽,以祛积习,而儆凶顽。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四二、两广总督邓廷桢奏为黄爵滋塞漏培本 之奏不敢苟同并筹议广东查禁章程折

七月^①(夷务清本)

两广总督邓廷桢奏。

准刑部咨,本年闰四月初十日奉旨: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并抄录原奏前来。臣跪诵谕旨,遵将原奏悉心细绎久之。伏查防弊固贵因时,立法尤期尽善,苟法之未善,而欲弊之力除,恐适滋之弊也。夫唐虞三代之治尚矣,汉初三章有约,肉刑继除,四方向风,光昭史册。不闻因犯法者多胥天下而刑驱势迫之,冀纳斯民于轨物者。况圣朝仁育义正,德洽好生,不得已而明慎用刑,实缓可矜,必再三阅实。其罪极之诛不待教之盗匪,犹复网开一面。法无可贷者死之,情有可原者生之,此其重视民命,轶后超前,洵足为天下万世法者也。今纹银之出洋,鸦片之入口,东南几成锢弊,塞漏培本,诚当急切讲求。惟详核原奏,扫除一切杜弊之策,而独归罪于吸食鸦片之人。吸食鸦片,罪非浮于强盗也。乃皆欲置之死刑,不得比于

^① 此件收文日期为道光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其发文日期应在七月。

可原之剧盗,而又举发责之邻佑,禁锢及其子孙,非意失不孥,即端开滋扰,法之善与不善,已可不辨而明。如谓外夷食鸦片烟者死无赦,尚能令行禁止。是姑无论在彼治之于滥觞之始,在我治之于溃防之余,众寡不同,情势迥别。而外夷残民以逞之事,天朝理大物博,奈何尤而效之?虽其意以为旨严令肃,畏法者多,予限一年,十已戒其八九,刑仍可以不用。但十戒八九之一言,亦悬揣而未必确有把握。设使蚩蚩者氓,法未及身,瘾来辄食,转睫限满,癖嗜犹存,当此之时,执法则含生亿兆,诛之不可胜诛,而圣天子亦必有所不忍,废法则朝更夕改,愈起易视之心,转无挽救之日,是两失之道矣。我皇上濬哲文明,乾纲独揽,政无小大,属在臣工莫不仰秉圣谟,懍为矩矱。今于此奏,钦奉谕旨:通飭各抒所见,妥议章程具奏,仰见尧咨舜咈,慎重刑章甚盛德也。

臣查纹银每岁出洋若干,无凭核计确数。溯自嘉庆初年,鸦片虽以药材载入税册,而维时食者甚稀,后传染日深,驯至蔓延各省,吸食之人既多,鸦片之入必不少,即纹银之出亦必不资。臣于到任后,体察情形,与前抚臣祁埏反复筹度,必须严拿囤贩窑口及揽载之快蟹各艇,俾杜其出入之路,以清贩运之源。当经会同遴委员弁,并咨行水师提臣关天培暨各镇道一体飭属查缉。随据署臣标中军副将韩肇庆督飭文武委员,拿获大夥私运纹银匪犯刘赐林、陈亚二、丁亚三等,及开设快蟹艇馆之谢廷钊等各案,叠次审拟奏办,并将出力员弁奏蒙恩施鼓励。嗣复据员弁暨各属接续拿获银烟共三十起,开单奏明,审办完结。又准水师提督臣关天培飭据中军参将余清,拿获郭康等烟船二只,经臣委员究出在澳积年开设窑口之郭亚平,密派文武驰往围捕,解省审明拟绞。具奏请旨,即行正法。近复拿获旧案内窑口逸犯区宽一名,审拟奏办。此外尚有文武查获鸦片五千二百余斤一起,因烟匪郑仔等无获,严飭拿究各在案。伏念贪夫徇财,贩运者骤难期其绝迹;水懦民玩,吸食者俨若安其故常。是刑不可滥,而法亦不容或疏。似应变通旧例,分别酌为加重,使

之各有戒心,庶足以挽狂澜而起痼疾。

查为治之道,太上变化之,其次愧厉之,古之墨刑,即今刺字,盖即愧厉之一端也。食烟定例,罪止杖枷满徒,迨疏枷或到配后,无异平人,既恐本犯故态复萌,抑亦无以儆众。若加以刺面,群知食烟犯罪刺字,即无面目见人,且终身不为人所齿,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苟非至愚极顽虑,无不憚而悔祸者。其中设有不类,必齐以刑,亦应仿照窃盗三犯之例,逐次加重科之,以期物咸在宥,免于骤罹重典。应请嗣后无论官绅军民人等,如有吸食鸦片者,初犯仍照旧例,分别拟以枷杖满徒,于左面刺吸食鸦片四字。若恬不知耻,再犯到官,即拟以杖一百,流三千里,更于右面刺再犯二字。倘竟罔有悛心,至于三犯,则是藐法怙终,虽投畀远方,亦无足惜,即从重拟以实发新疆,酌拨种地当差,于右面加刺三犯二字,用昭惩戒。其有栽种罌粟,熬充鸦片渔利,致妨农业者,亦分次照此科罪,面刺栽种罌粟四字。所有文武官员衙署内各项人等及所部兵丁有犯,除本犯治罪外,失察之员弁,均请交部议处。仍先出示晓以罪名,并钞示断瘾良方,酌予半年之限,谕令以期戒烟,过此即行拿办,以免久而生懈。

抑臣思之,奉法贵乎无私,敕罚期于警众。窃以为治贫者百,不如治富者一;治贱者百,不如治贵者一。诚以舆台皂隶及游手无赖之徒,犯罪人且不知,知之亦不介意。及至富家大族身陷官刑,遂尔群相震讟,愕然惊动,此民情大可见者也。今既定食烟之罪,必须破除情面,于富家大族无稍瞻徇,俾得截断众流,以收惩一儆百之效。惟此富家大族,类多结客自豪,一经执法,从事生风,百计挠权,多方泄忿。是在当其事者不畏强御,不避怨嫌,毅然坚以持之,庶乎令行而禁止矣。

又语云: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斯民嗜欲虽深,设非窑口贩烟入口,何从购之食之?是食烟之获罪与纹银之出洋,实匪徒阶之厉也。此等为害最烈,愍不畏死之徒即处以极刑,亦不为过。若更舍

之不治，奚啻防川不塞其源，而欲流之不横决四溢也难矣。应请嗣后除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民照例仍拟绞候外，其偶然兴贩鸦片数十斤至一百斤者，即拟发近边充军，面刺兴贩鸦片四字。数至一百斤以上者，拟绞监候，仍照前刺字。若系积年开设窑口或日久合本朋开，勾结外夷出洋贩运多次，即属匪党渠魁，无论烟数多寡，均当拟以绞决，仍将财产查抄入官，以彰国宪而快人心。

至广东窑口之设多在沿海各口岸，而澳门为甚。其内河则省城及高要县之广利墟、顺德县之陈村、东莞县之石龙等处亦有之。虽因叠次拿办，该匪等率多闭门匿迹，迁徙靡常，而运私出入各口岂能飞渡。臣现仍会同抚臣怡良，申明前令移咨水师提臣关天培、粤海关监督臣豫坤，并檄行各镇道，严飭各守口员弁关役认真堵截查拿，毋任一人一艇运私潜行偷越。其各处窑口，责成该管营县及澳门同知，购线探访得实，迅往围捕解究，不得少涉疏懈。所有口外扼要之伶仃等洋面，由水师提督臣督飭该管之香山协、大鹏营、提标中左两营各该将领，率令汛弁舟师，无分雨夜，加劲(紧)巡查禁阻。无论内地何项艇只，不许拢近夷船，亦不许无故在洋游奕。一遇私运纹银鸦片匪艇，奋勇兜擒，解省严究。其窑口巢穴所在，密速掩捕惩办。倘该水陆在事人等玩不用命，致有纵漏，别经发觉，或被委员拿解，即究明本犯开窑何处，出洋何日，经由何海口营县辖境，立将不行查拿之所管所巡各员弁兵役分别参劾究惩。如审有得规包庇受贿卖放情弊，即照纵囚律，与犯同罪，仍计赃从其重者论，以昭炯戒。失察之本管上司，参处示儆。其有实在出力员弁能将窑口走私各匪源源报获，或拿获赃重大案一起，亦即据实保奏，请旨量加鼓励。

又韶州府属之乐昌、乳源等县，南雄、连州等直隶州，毗连湖南、江西二省，难保匪徒不夹带鸦片出境。臣因太平关建设曲江，地居扼要，西北两路，途所必经，且为镇道驻扎之所。前经遵旨责成该镇道在于太平关上下，督率员弁昼夜巡察堵拿。兹复檄令始终加

意督办,如查有贿纵等弊,将该员弁兵役一律参革治罪。如此酌定章程,源流并治,或冀商民知惧,渐就肃清。外夷无计居奇,鸦片自然衰茶,而纹银无所消耗,民命亦多保全,似于塞漏培本之道未必无益。

至于他省海口作何整顿,关汛如何缉拿,道在因地制宜。应由各将军督抚臣各就地方情形详查核议奏办。

臣受恩深重,职任海疆,剔弊厘奸,责无旁贷。莅任已逾两载,虽极力拿办,而功效无闻,惶愧屏营,内省多疚,尚何敢靦颜侈口妄有敷陈。惟国脉所关,民命所悬,千秋万世,衰讥所系,不敢立异,尤不敢苟同。惟有平心斟酌,悉意权衡,以冀仰副圣朝询于刍蕘之至意。

朱批:另有旨。

四三、河东河道总督栗毓美奏为黄爵滋所奏 备极严明惟须严行保甲之法折

七月二十二日(军录)

河东河道总督臣栗毓美跪奏,为遵旨酌议章程,仰祈圣鉴事。

窃准山东抚臣咨称,接准部咨,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初十日内阁奉 上谕: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一折……钦此钦遵。(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转咨到臣。臣窃见鸦片烟造自外夷,毒流中国,数十年来,食者日众,贩者益多,上下相蒙,病民蠹国,非示以严刑峻法,其势不能禁止。今鸿胪寺卿臣黄爵滋请加食烟者以重罪,仍宽戒烟之限以一年,官则加等治罪,罚及子孙。在官者除本犯治罪外,该本管官从严议处。臣细译原奏,所拟备极严明,似已足为救时之策。惟犯法者几遍天下,而责以查禁者仅此在官人役,非包纵以得规,即袒护其同好,若不以保甲之法行之,虽有严刑仍不可得而禁。原奏请查保甲一年后取具互结,举报者优奖,

容隱者治罪者，自为扼要之议，第举其略而尚未及其详，臣请更为我皇上详陈之。

盖编查保甲，于除暴安良之中寓化民成俗之意，即周礼比闾什伍之制也。其法：十家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长。每户丁口、年齿、生业开列于各家之门牌。而例应遵守者若干条，例应严禁若干条，违犯者何罪，连坐者何罪，更详列于十家之总牌。如防盗贼、禁邪教、禁赌博、察逃犯、查窝私，一切作奸犯科之事，向来开列总牌。较之大张告示，更为家喻户晓，是以无敢违犯。可见民非不畏法也，特苦于不知法耳。即如道光十一年刑部议准：买食鸦片烟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如不将贩卖之人指出，即将食烟之人照贩卖为从例，杖一百，徒三年等语。虽通行已久，惟未经广为晓示，在通都大邑，绅士尚未周知，何况穷乡僻壤之民，更属从无闻见。设使当日行以保甲之法，流毒当不至如今日之甚也。今将食烟者论死，容隐者连坐，列于总牌之中，而复传示药方，宽以一年戒烟之限，民虽至愚，莫不贪生而畏死，有不惕然猛省，翻然改图者，必非人情。况其父母昆弟妻子无不忧其死而乐其生，加以一家有犯九家连坐，凡同列牌甲者，皆惧罪之及身，亦必涕泣而导之，苦口以责之，期于戒烟而后已。交相劝勉，互相稽查，潜移默化，将在此一年中矣。是保甲行而民知吸烟之罪，方可不犯吸烟之罪。辟以止辟，刑期无刑，圣主如天之仁，天下万世皆利赖之。

然臣所取于保甲者尚不止此。查贩卖鸦片烟者，发边远充军；开设烟馆者，照左道惑人引诱良家子弟例，罪至绞。定例綦严，久经通行直省，然破案者甚少，贩卖者仍多。此无他，未行以保甲之法耳。今亦大书其罪于总牌，而申以九家之连坐，如有能举报者，除烟土涂以柏油销毁，烟馆之屋照例入官外，所有贩卖及开馆，资财无论多寡，悉以充赏。则牌户既畏牵连，又贪厚赏，凡贩烟开馆之破案者必渐多矣。夫贩烟开馆者，牟利戕生，其害甚于盗贼；煽惑引诱，其匪甚于邪教。以致良家子弟荡产倾家，废时失业，流于疲

癯殊疾而不可治，较之开场聚赌为害尤酷。从前北五省卖广货者尚少，近来各府州县多有外来奸民，借卖广货为名，开张铺面，私售烟土。不独食烟者之父兄家长深恶痛绝，即土著安分良民无不耳而目之，痛心切齿，望治于地方官者久矣。其所以不敢举发者，或因在官之人多为庇护，恐举报而转蹈诬告之刑；或因子弟吸烟由其售卖，恐供指而先受株连之累。

今如黄爵滋所议，在官食烟，与民同罪。彼方自救不遑，安能庇及贩户？其贩烟开馆之罪，定例已久，犯则立惩，非吸食之罪加于一年后者可比。虽吸食者为所供指，而所犯尚在限前，无庸传讯，则株连拖累更可无虞。地方官于举发贩烟开馆之犯，究其伙党，追其来历，彻底查拿，不难因案破案，而贩烟之根株可期断绝。无卖烟之人，自坚戒烟之心；无容留卖烟之人，即断来往贩烟之路。从此银之出洋者日少，造烟之外夷亦无所施其毒。此固与食烟之禁相辅而行，而食烟之禁行于一年之后，贩烟开馆之禁行于一年之前，又较为倍速。总之，天下锢习，禁之自官，尤须禁之自民，其效捷于影响。此请查保甲之议，臣所以就黄爵滋原奏复为引伸而详陈也。

今天下府州县力行保甲者，固不乏人，而虚应故事有名无实者，亦复不少，或恐劳民于奔走，或恐累民以科派，委查则惧其纷扰，亲查则势有难周，畏难苟安，因噎废食。臣仰蒙圣恩，由州县洊升两司，历任豫、楚两省，查办保甲，熟筹简便易行之法，务期政不繁而民不扰。先将劝惩各条刊刻十家总牌，再刊门牌册式，刷印多张，每于编查一月之先，挂牌示期。今城乡各路经管牌户之乡地保正齐集公廨，明白面谕，发给册式，飭令协同牌头、甲长，将所管牌户丁口、年岁、作何生理，分别土著、寄籍，造送草册，随到随投，不令守候。一面亲自校阅，飭承另缮清册，填就大小门牌。复示期乡保当堂给领，分散牌挂。仍于听讼之余，下乡之便，访问抽查，如有不实不符，究问保甲，责有攸归，不容欺隐。但止将谨遵总牌之条约，责成牌户，地方公事及纸张杂费，丝毫不以干连。计编查不及两

月,即已竣事,无须差役执票催扰之烦。凡条款列入总牌者,民知遵守,有案辄获,俱经行之有效。今将吸烟贩烟开馆之罪及一家有犯九家连坐之罪,摘叙简明条例,列于总牌之中,俾远近牌户,无不周知。该地方官先于城市关厢耳目切近之地,亲督牌甲认真巡查,吸烟者多方化导,贩烟开馆者立即严拿。庶有犯必获,有获必惩,风声所树,可期令行禁止。于保全民生,培养国本,则漏卮可塞,不致托诸空言矣。

是否有当,谨就管见所及,遵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八年七月三十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四四、江西道监察御史狄听奏请查禁来津 洋船夹带烟土并铺户代为囤销事折

七月二十七日(原折)

江西道监察御史臣狄听跪奏,为天津洋船夹带鸦片烟土,铺户代为囤积分销,请旨飭下直隶总督设法密拿,并妥议盘查章程,以杜来源而除积弊,仰祈圣鉴事。

窃以鸦片烟最为民害,例禁綦严。近日京城复有贩卖及开设烟馆之案。钦奉谕旨,飭各直省将军督抚,严密查拿,驱除净尽。仰见我皇上厘弊惩奸,力挽颓风至意。查鸦片烟流毒日甚,兴贩开馆者几于无地不有,自当随处查拿。而兴贩聚集之所,尤宜严行惩办,力堵来源,无使滋蔓。即如京城及直隶、河南、山、陕数处,烟土皆由天津兴贩而来,而天津之烟土则由洋船之夹带。臣风闻两广、福建商民,雇驾洋船,在外洋夷船转贩呢羽杂货并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天津,每年约计船一百数十只,于五六月间陆续抵津,九十月间回转。向有潮义客店、大有客店、岭南栈房,代为包办关税,分销各货鸦片烟土。并在洋货街开设之洋货铺,在针市街之洋货局,亦代

售销。而大夥兴贩,则由潮义、大有、岭南栈房三处经手。凡山、陕等处商贾来津销货后,即转贩烟土回籍,京城有往贩土者,该铺户遣人包送。近因京城查缉较严,不敢代送,只能自行携带。至洋船入口时,并无官役稽查,抵关后委员验货,仅能大概观看,如欲入舱搜查烟土,该船户水手约数十人,势将抗拒,委员等恐滋事端,类皆迁就。查洋船船户,并洋货铺,俱系闽、粤人,素与本处棍徒连络一气,恃众横行。当船只抵关,将烟土囤积店铺,竟敢白昼扛抬,多人护送。烟馆则随处皆有,烟具则陈列街前,积习成风,肆无顾忌。现在查办吃紧之际,闻天津亦有委员会县缉拿。惟该处府县家人书役等,向多得规包庇,或自行吸食,与船户铺户声息相通,一有查拿之信,外间刻即遍传。不过藏匿烟土,暂时敛迹,其实私行贩卖,依然如故,委员所获,无非零星购买及吸食者数人而已。似此勾连盘据,几于牢不可破,若不大加惩办,何以祛锢习而儆凶顽。应请旨飭下直隶总督,设法密拿囤积分销之店铺,人烟并获,根究伙党,尽法惩治。并妥议章程,于每年洋船陆续入口时,实力搜查烟土,毋许丝毫夹带,以期杜绝来源。天津果无烟土,则京城及直隶各省,无从兴贩,而吸食者自少矣。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四五、著广州将军德克金布等驱逐

英船毋得疏懈事上谕

七月二十七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广州将军德、两广总督邓、广东巡抚怡,道光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奉上谕:

据邓廷楨等奏,啖咭喇国巡船驶泊外洋,现在密为防范,谕逐回国,候风开行一折。所见是。前因啖咭喇公司散局,大班不来,曾经谕令循照旧章,仍派大班前来,以资经理。行之将及两年,何以

该国忽有夷船驶入内地,并求呈递事件免用禀字,又欲派官传谕,种种妄瀆。现经该督等,将原呈掷还,并密派文武员弁加意防范。但该夷等犬羊性成,难以恒情测度。据称:守候风信,届期开行回国。此数十日内,羈留内地,仍当不时侦察,毋得疏懈。时届北风,即飭令迅回本国,不可任其北驶。或竟借端停留,自当加以兵威,严行驱逐,并停止该国买卖,用昭惩戒。著邓廷楨等酌量相机筹办,总宜外示静镇,内谨修防,以戢夷匪而靖闾阎。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六、署直隶总督著琦善严密查办 奸商囤贩鸦片等事上谕

七月二十八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大学士署直隶总督琦。道光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奉上谕:

有人奏,天津洋船夹带鸦片烟土,铺户代为囤积分销一折。据称:两广、福建商民雇驾洋船,转贩杂货,夹带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天津,向有潮义、大有等店及岭南栈房,代为包办关税。山、陕等处商贾,来津销货,即转贩烟土回籍。至洋船入口时,并无官役稽查。抵关后,委员欲入舱搜查,该船户水手,势将抗拒。烟馆随处皆有,烟具陈列街前。该处府县家人书役等,向多得规包庇等语。吸食鸦片,例有明禁。昨经降旨,飭令各直省将军督抚,严拿开馆贩卖之人。京师开设被局,影射售私,亦经严禁。天津为海口要隘,奸商囤积兴贩,势所不免。现当整顿之时,尤当扼其要害,以清弊源。若果海口搜查净尽,则京师转贩亦少。著琦善即照折内所指各情,派委明干妥员,严密查拿,按律惩办。并根究伙党,杜绝来源,毋得视为具文,致有不实不尽。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七、湖南巡抚钱宝琛奏为湖南省 严行禁烟情形片

八月初一日(军录)

再,臣前奉敕议吸食洋烟罪名缘由,业经遵旨复奏,一面飭属严拿烟贩及开馆奸民,按例惩办。并缮发告示,开列戒烟断瘾药方,剴切晓谕,俾全省军民一体周知,早为戒绝。仍准自行赴官首悔,呈缴烟具,免其治罪。体察民情,咸惧日后陷入重辟,纷纷购买药丸,互相劝戒。计自五月下旬迄今,各属先后具文呈缴烟枪三千五百四十余杆,由臣亲自逐一验明劈毁,发署前对众焚烧。内省城长沙、善化二县,收缴烟枪各五百余杆,为数最多,并据报获烟贩十余起,臣俱批飭照例严办,匪徒闻风敛戢,不敢入境。现查省会地方,配药断瘾者甚多,各厅州县收缴烟枪解省者亦络绎不绝。臣窃思民间吸食洋烟已成积重难返之势,今一经严申禁令,不啻振聩发聋,虽一时未能尽绝根株,而畏罪改过之机已见。臣惟有督飭所属,认真飭禁,并稽查保甲互相纠察,俾少一吸食之人,即多一良善之人,并去一耗费之人。冀人人知儆知畏,不烦刑戮,痛自湔除,庶克仰副圣主足国保民之至意。

所有臣现在查办情形,理合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十八年八月十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四八、署理直隶总督琦善奏报委员查办 天津囤贩鸦片之奸商情形折

八月初二日(军录)

大学士·署理直隶总督臣琦善跪奏,为奉旨查拿天津囤贩鸦片烟土奸商,谨将先已委员查办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于七月二十九日钦奉上谕：有人奏，天津洋船夹带鸦片烟土，铺户代为囤积分销，府县家人书役，向多得规包庇，飭即照折内所指各情，派委妥员，严密查拿，按律惩办等因。钦此。伏查鸦片烟流毒民生，为害日甚，非先杜绝兴贩之源，势难禁止吸食之患。本年钦奉谕旨，飭议章程，臣即计及天津海口，闽、粤商船凑集，其夹带烟土，在所必有。详加谘访该二省来津洋船，每年自八九十只至百余只不等，七八月间始行到齐。郡城设有会馆及分销洋货铺户，半多闽、粤客民，彼此勾结，潜运私售。如岭南栈之广盛号，针市街之潮义店、大有店、福广店，均系代为销货之所。商船到津，向由船长先来向稽察人役关通，俟各船齐抵东门，并力于深夜一时之间，起运烟土上岸，距店甚近，顷刻即到，兼有刀械围护，并无一定时日。该奸商复四路贿通，官若往拿，人少则逞凶抗拒，人多则闻风避匿。此从前之情形如是。臣本年访知前情，因与臬司陆费璩详细计议，洋船寄碇海河，水手人众犷悍不法，若径赴船内搜查，设被拒捕，扬帆逃逸，既无水师追擒，又无商贩姓名，一经远扬，犯即漏网，似觉于事无济。若竟至各店搜查，本系开设多年，万一收藏秘密，查寻无获，势必借口狡赖，甚或反噬扰累，又于政体非宜。再四熟筹，总须预先探明起运烟土上岸确期，扼要截拿，庶可人赃并获。当于六月初旬洋船未到之先，遴委永年县知县边青藜、平乡县知县沈如潮、督标守备陶煜文、候补未入黄宗敬，假以缉捕沧州盗贼前赴天津购觅眼线为名，会同县营，设法侦探。并以宁河县属之北塘，亦系沿海要隘，诚恐闻拿不至天津，别生奸计，赴彼脱卸，飭令分身，一体严密防缉。

嗣据天津县差役于六月二十四日，洋船甫到数只，先在东关外义顺号铺内拿获一起，计烟土五百余两，并贩卖之铺户施泳成等四名。臣以仅获零星小贩，未足示惩，复经严飭另缉。该委员等在津已将两月，百计诱擒，无如商贩铺家，早知京外查办严紧，踪迹愈秘，不但无成箱成篓运岸护送之事，直无公然售卖之家。该县曾授

计妥人,故向洋船索费,佯许包管起卸,乃船户狡猾,设词推拒。委员等复另觅向与各店交易烟土之人,许以重赏,托言代晋省客贩置买,先讲价银,兑存钱店,诱令运送,以便捕捉,该商船亦疑畏不承。

现在津郡各店,即熟识之人,烟土亦不出售,与从前情形迥不相同,虽起运苏木槟榔及各项糖包,难保必无夹带,又势难一一开验。臣正深焦急,兹钦奉谕旨飭令访拿,臣断不敢不竭尽心力,多方设法。并密商盐臣锺灵,于验货时,委员再加查探,务期必获外。所有查办实在情形,谨先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四九、湖广总督林则徐奏报楚省 查拿烟贩收缴烟具各情折

八月初二日(军录)

湖广总督臣林则徐跪奏,为敬陈楚省近日查拿烟贩,收缴烟具各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前奉谕旨,飭议吸食鸦片烟罪名,当经拟具条款,恭折复奏在案。臣思此事,须待各省奏齐,上衷宸断,奉到谕旨,颁发祇遵。而各省远近不同,定议尚需时日,恐民间以为久无消息,或且不必查办,此心稍放,即不可以复收。是以臣与湖南抚臣钱宝琛、护湖北巡抚。布政使臣张岳崧熟商,目下吸食罪名虽未定议,而查拿总不可稍懈,收缴亦不可稍迟。当即飭属先访开馆兴贩之人,严缉务获。一面会同出示,剴切禁戒,并捐廉配制断瘾药丸二千料。在于省城及汉口镇等处设局,派委妥员收缴烟枪烟斗及一切器具余烟。果系真心改悔,查无不实不尽者,稟请暂免治罪,并酌给药料,俾其服食除瘾,以观后效。

旋据汉阳县知县郭颢辰稟报:拿获兴贩鸦片之朱运升一犯,在

其船上货箱内起获夹带烟土一千二百余两，烟膏八百余两。嗣又于汉镇邱第祥栈房内拿获兴贩之何日升、傅桂芳两犯，起获何日升烟土三百五十两，傅桂芳烟土五百两。又邹阿三、冯奉金二犯先期已回广东，在邹阿三皮箱内搜获烟土二千零七十两，冯奉金木箱内搜获烟土九百八十两。又在余万顺栈房内拿获兴贩之范永滢、锺亚长两犯，起获范永滢烟土七百二十两，锺亚长烟土一千二百五十两。又于在逃之樊益滢夹层床内搜获烟土八百五十两。随有兴贩之邵锦璋、谢长林、范中和等赴府县自行投首，邵锦璋呈出烟土二千余两，谢长林呈出烟土九百五十两，范中和呈出烟土三百六十两。以上拿获及首缴烟土烟膏，共计一万二千余两。又自设局至六月底止，已缴烟枪，计一千二百六十四杆，皆系久用渍油之物，烟斗杂具俱全。臣于未出省以前即率同两司道府逐一验明，先用刀劈，继用火烧。就中精致华丽之枪斗，穷巧尽饰之式样，不胜枚举。其有余膏残沥者，拌以桐油，再行烧透，将灰投入江心。自此次烧毁以后，两局续缴烟枪，又据报有七百余杆，省外各属所收，亦已陆续禀报，尚未汇计，统俟臣回省时验明烧毁。并接湖南抚臣钱宝琛来信，南省收缴烟枪亦有二千三百余杆。

臣查近来鸦片烟流毒之深，几于口有同嗜。地方官以为滔滔皆是，不免畏难苟安，幸蒙谕旨特颁，飭议重罪。奸徒闻有论死之法，莫不魄悸魂惊，不特开馆兴贩之徒闻风远窜，并吸食者亦恐性命莫保，相率改图。臣等察看舆情，并非不可挽救，是以乘机谕戒，宽猛兼施，呈缴者始许自新，隐匿者力加搜捕，不追既往，严儆将来，无非仰借圣主德威，务令力回纾俗。以目下楚北情形而论，除官制断瘾药丸外，凡省城汉镇药店所配戒烟之药，无家不有，无日不售，高丽参、洋参等药，皆已长价数倍。并有耆民妇女在路旁叩头称谢，据云其夫男久患烟瘾，今幸服药断绝，身体渐强等语。是其父子家人平日所不能断者，皆恃国法有以断之。此时新例尚未颁行，而情形业已如是，总因死罪二字足以怵其心志，可见民情非不畏法，习

俗大可转移,全赖功令之森严,始免众心之涣弛。臣惟当督属随时加紧,极力湔除,俾皆革薄还淳,以期仰副圣主裕国保民之至意。其叠经拿获兴贩鸦片人犯之汉阳县知县郭颀辰,起出烟膏烟土为数颇多,可否赏予鼓励之处,出自天恩。

谨将现办情形,会同护湖北巡抚。布政使臣张岳崧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八年八月十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〇、湖广总督林则徐奏为钱票无甚 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

八月①

再,臣接准部咨,钦奉上谕:据宝兴奏,近年银价日昂,纹银一两易制钱一串六七百文之多,由于奸商所出钱票,注写外兑字样,辗转磨兑,并无现钱,请严禁各钱铺不准支吾磨兑,总以现钱交易,以防流弊等语。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会议具奏。并著直省各督抚妥议章程奏明办理。钦此。

臣查钱票之流弊,在于行空票而无现钱,盖兑银之人,本恐钱重难携,每以用票为便,而奸商即因以为利。遇有不取钱而开票者,彼即啖以高价,希图以纸易银,愚民小利是贪,遂甘受其欺而不悟。迨其所开之票,积至盈千累百,并无实钱可支。则于暮夜关歇潜逃,兑银者持票控追,终成无著,此奸商以票骗钱之积弊也。臣愚以为弊固有之,治亦不难。但须饬具五家钱铺,连环保结,如有一家逋负,责令五家分赔。其小铺五家互结,复由年久之大铺及殷实之银号加结送官,无结者不准开铺,如违严究。并拘拿脱逃之铺户,照赃骗财物例,计赃从重科罪,自可以遏其流。但此弊只系欺

① 录自《林文忠公政书》乙集卷五。此件似为八月初二日奏折之夹片。

诈病民，而于国家度支大计，殊无关碍。

盖钱票之通行，业已多年，并非始于今日。即从前纹银，每两兑银一串之时，各铺亦未尝无票，何以银不如是之贵？即谓近日奸商更为诡猾，专以高价骗人，亦只能每两多许制钱数文及十数文为止，岂能因用票之故，而将银之仅可兑钱一串者，忽抬至一串六七百文之多？恐必无是理也。且市侩之牟利，无论银贵钱贵，出入皆可取赢，并非必待银价甚昂然后获利。设使此时定以限制，每两只许易钱一串，彼市侩何尝不更乐从，不过兑银之人吃亏更甚耳。若抑银价而使之贱，遂谓已无漏卮，其可信乎？查近来纹银之绌，凡钱粮、盐课、关税一切支解，皆已极费经营，犹借民间钱票通行，稍可济民用之不足。若不许其用票，恐捉襟见肘之状，更有立至者矣。

夫银之流通于天下，犹水之流行于地中，操舟者必较水之浅深，而陆行者未必过问；贸易者必探银之消息，而当官者未必尽知。譬如闸河之水，一遇天旱，重重套板，以防渗漏，犹恐不足济舟，若闭闸不严，任其外泄，而但责各船水手以窅浅，即使此段磨浅而过，尚能保前段之无阻乎。银之短绌，何以异是。臣历任所经，如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皆闾閻聚集之地，叠向行商铺户，暗访密查，金谓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此亦如行舟者，验闸河之水志，而知闸外泄水之多，不得以现在行船，尚未搁浅，而姑苟安于旦夕也。

臣窃思人生日用饮食所需，在富侈者，固不能定其准数，若以食贫之人，当中熟之岁，大约一人有银四五分，即可过一日，若一日有银一钱，则诸凡宽裕矣。吸鸦片者，每日除衣食外，至少亦须另费银一钱，是每人每年，即另费银三十六两。以户部历年所奏，各直省民数计之，总不止于四万万，若一百分中，仅有一分之人吸食鸦片，则一年之漏卮，即不止于万万两，此可核数而见者。况目下

吸食之人,又何止百分中之一分乎。鸿胪寺卿黄爵滋原奏所云:岁漏银数千万两,尚系举其极少之数而言耳。内地膏脂,年年如此剥丧,岂堪设想。而吸食者,方且呼朋引类,以诱人上瘾为能,陷溺愈深,愈无忌惮,傲玩心而回颓俗,是不得不严其法于吸食之人也。

或谓重办开馆兴贩之徒,鸦片自绝,不妨于吸食者稍从末减,似亦持平之论。而臣前议条款,请将开馆兴贩一体加重仍不敢宽吸食之条者,盖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若不从此严起,彼正欲卖烟者为之源源接济,安肯破获,以断来路。是以开馆应拟绞罪,律例早有明条。而历年未闻绞过一人,办过一案,几使例同虚设,其为包庇可知。即此时众议之难齐,亦恐未必不由乎此也。吸食者果论死,则开馆与兴贩即加至斩决枭示,亦不为过。若徒重于彼,而轻于此,仍无益耳。譬之人家子弟,在外游荡,靡恶不为,徒治引诱之人,而不锢其子弟,彼有恃无恐,何在不敢复犯?故欲令行禁止,必以重治吸食为先。且吸食罪名,如未奉旨飭议,虽现在止科徒杖,尚恐将来忽罹重刑,若既议而终不行,或略有加增,无关生死,彼吸食者,皆知从此永无重法,孰有戒心?恐嗣后吸食愈多,则卖贩之利愈厚,即冒死犯法亦必有人为之。是专严开馆兴贩之议,意在持平,而药不中病,依然未效之旧方已耳。谚云:刑足之市无业屨,僧寮之旁不鬻栴,果无吸食,更何开馆兴贩之有哉?

或谓罪名重则讹诈多,此论亦似,殊不思轻罪亦可讹诈,惟无罪乃无可讹诈。与其用常法而有名无实,讹诈正无了期,何如执重法而雷厉风行,吸食可以立断。吸食既断,讹诈者又安所施乎?

若恐断不易断,则目前之缴具已是明征。若恐诛不胜诛,岂一年之限期犹难尽改,特视奉行着之果肯认真否耳。诚使中外一心,

誓除此害,不惑于姑息,不视为具文,将见人人涤虑洗心,怀刑畏罪。先时虽有论死之法,届期并无处死之人,即使届期竟不能无处死之人,而此后所保全之人,且不可胜计,以视养痍貽患,又孰得而孰失焉。夫舜典有怙终贼刑之令。周书有群饮拘杀之条。古圣王正惟不乐于用法,乃不能不严于立法。法之轻重以弊之轻重为衡,故曰:刑罚世轻世重。盖因时制宜,非得已也。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

夫财者,亿兆养命之源,自当为亿兆惜之。果皆散在内地,何妨损上益下,藏富于民;无如漏向外洋,岂宜借寇资盗,不亟为计?臣才识浅陋,惟自念受恩深重,备职封圻,睹此利害切要关头,窃恐筑室道谋,一纵即不可复挽。不揣冒昧,谨再沥忱附片密陈,伏乞圣鉴。谨奏。①

五一、协理京畿道监察御史黄乐之奏为洋人 玩法驾船辄入海疆内地请旨查禁折

八月初五日(原折)

协理京畿道监察御史臣黄乐之跪奏,为夷人玩法积弊,驾驶兵船辄入海疆内地,请旨飭查,以杜弊端,仰祈圣鉴事。

窃惟粤省洋商贸易,历久相安,各国向化输诚,夷情恭顺,到处天津海口,实力稽查,不致走私漏税,亦未闻有夷人兵船入港。乃日久官兵弛懈,法玩弊生,嘉庆十七年汉奸李亚耀,曾犯勾通夷人把持舞弊之案。并闻有附近香山、南澳乡愚,贪图厚贿,将妇女卖与夷人,私带出洋回国。又有通晓夷音之土人,受雇各夷服役,名为

① 查随手档内有如下记载:“八月十八日发下林则徐片一件,钱票鸦片。”

沙蚊,使其招引汉奸。更有稍通文理无志上进之人,图其重利,用汉文编造耶苏教等夷书,传至省城,业已毁禁,而澳门以下,仍恐尚有相传。似此外夷土匪朋比为奸,致有道光十一年暎咭喇夷人携带妇女居住省城,僭坐大轿,私设炮位,结伴入城,并在省城河岸,侵占官地,私筑石坝马头;十四年暎咭喇之噜啱啤悍夷挟藏器械,驾驶兵船直入虎门内地之事。近年以来,鸦片烟流毒愈甚,纹银出洋愈多,快蟹船之走私漏税,势将积重难返矣。但鸦片烟之查禁,业已钦奉上谕,飭下各直省督抚,各抒所见,自能严定杜绝章程,不患再滋流弊。惟臣闻本年六月间,有暎咭喇兵船突来零丁洋面,停泊虎门港口,径称夷国官兵到粤,差人投文,移会两广督臣。经督臣将原书发还,而该夷兵船仍未回国。闻其来意,系欲盘踞零丁洋之大屿山,堵截外洋入粤夷船,向其纳税,屯聚售货走私,居心实为险恶。伏查虎门港口,设有炮台防御,并有大洋水师官兵巡查。且虎门港外一带,沙水淤渍无常,若非土人领导,该夷船不能入港。况夷人贩货,必须先抵澳门,易船载至黄圃(埔),再由小船到省,准其在洋行居住。例不准与入城,沿途节节稽查,其差人投递两广督臣文书,岂有官兵洋商毫无觉察?情弊显然。

应请旨敕下广东督抚,粤海关监督,责成本省洋商,传谕天朝法度。严飭大洋官兵,将该夷兵船即行驱逐回国,无许滋生衅端。随时查拿土匪汉奸,勿令走私串弊。并由地方官晓示严禁,不准外夷贩卖内地人口出洋,及私雇良民服役。如有汉奸代其包揽,偷漏银货,关津胥吏得贿放行,一经出港,倘附近军民人等查拿得实,或指名到官首告,除将夷人汉奸,及失察包庇之官员兵弁严惩外,即将所获赃私一半充公,一半赏给查拿告发之人,以昭激劝,似亦除奸杜弊之一法也。

臣为剔除积弊,绥靖海疆起见,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五二、署直隶总督著琦善立定章程严密 查拿不准烟土上岸事上谕

八月初五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大学士署直隶总督琦。道光十八年八月初五日奉
上谕：

本日据琦善复奏遵旨查拿鸦片烟囤积情形一折，览奏均悉。此等匪徒由洋船潜运至津，冒险嗜利，意在必售。始而闻风隐匿，继而勾串铺户，贿嘱胥役，暗地销卖，事所必有。天津为京师贸易来路，查拿不净，根株何由断绝？据称派委文武各员，前往诱缉，自系遴选明干之员。惟奸商之鬼蜮，胥役之朦蔽，不可不防。该匪徒等营私射利，由洋船捆载而来，倘能杜绝来源，不令将烟土移运上岸，则牟利之徒，自无所施其伎俩。即该处起运苏木槟榔及各项糖包，虽难一一开验，然不能因此遂令奸徒借以夹带售私，该地方官等转得借口不办。著琦善密商盐政锺灵，立定章程，严密查拿，总不准烟土上岸。现在整顿积习，该署督等断不可稍涉因循，致贻后患。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三、为湖广总督林则徐等查拿烟犯收缴 烟具已有成效甚属认真事上谕

八月十七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八月十七日内阁奉上谕：

林则徐、钱宝琛奏查拿烟贩，收缴烟具情形各等语。鸦片烟流毒中国，为害已久，现经该督抚等剴切晓谕，严行禁止，设局收缴烟具。数月以来，军民人等咸知畏法，该地方官等亦能力加振作。现在湖北省拿获及首缴烟土、烟膏共一万二千余两，收缴烟枪一千二

百六十余杆。湖南省报获烟贩十余起,收缴烟枪三千五百四十余杆均已分别劈毁,所办甚属认真。可见地方公事,果能振刷精神,实心查办,自可渐有成效。该督抚等惟当督饬所属,乘机谕戒,有犯必惩。呈缴者予以自新。隐匿者力加搜捕。断不准始勤终怠,日久视为具文。总期骍靡积习立即挽回,方为不负委任。所有拿获烟土为数最多之湖北汉阳县知县郭颢辰,著加恩赏加知州升衔,以示鼓励。钦此。

五四、署直隶总督琦善奏报天津拿获 兴贩鸦片人犯审办缘由折

八月十八日(军录)

大学士·管理直隶总督臣琦善跪奏,为委员会同天津营县,拿获兴贩鸦片烟人犯,并起获烟土一万六千余两,提省审办缘由,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鸦片烟流毒日甚,本年夏间钦奉上谕,饬令妥议章程。臣因天津地方,向有闽、广商船,由海前来,其夹带烟土,在所必有,随经详加谘访,于六月初旬洋船未到之先,遴委永年县知县边青藜、平乡县知县沈如潮、督标守备陶煜文、候补未入黄宗敬,前往天津,与该县王大猷、中营游击石生玉面商,设法缉办,已于前奉廷寄复奏折内声明在案。六月二十四日,该县即拿获铺户施泳成一起,烟土五百余两,臣以为数较少,不足示惩,严饬另行访捕。无如此等奸商,异常狡黠,形同鬼蜮,早知京外查办严紧,踪迹愈加诡秘。今岁该二省来津洋船一百四十余只,所带烟土,并无成箱成篓大夥起岸运卸之事,与往昔情形迥不相同。即如闽、粤客民开设之岭南、大有等栈行,房屋深邃,有多至数百间者,现亦不敢卸贮烟土。从前则由津船汇总,起至栈行,代向各店分销。此时则由洋船零携售卖,或各店自向洋船议价置买,亦不整箱起运,或由水手三两包随

身携带上岸,或素相勾通之人,乘夜潜送铺中,零星聚汇。津郡本五方杂处之区,商贾铺民,俱在城外,紧靠河边,店宇鳞比,行人络绎,兼值漕船盛行之际,往来更复倍增,既不宜逐人搜检,又不便挨店翻查,甚至奸猾铺户,应允承卖,亦必辗转数手,由分肥之店出名,迨获案层层根追,先已闻风逃逸,狡狴百端,断非情理意想之所能尽。该委员等在津两月,密与该县营,屡出重资,多方诱买,均已不遗余力,而奸商各怀疑畏,只于暗中零星运贩,实不能千百斤聚汇一处。

兹据禀报:觅线寻踪踴访,于七月初十、八月初八等日,先后拿获四起,得有烟土三百一十包,连前共重一万六千余两,人犯陈对、陈冰、徐四海、吴奥观、苏瑞观、李伸、叶柱、添宴、孙东、曾锡即金顺安,及前获之施泳成等,共十一名,内惟徐四海系天津人,余俱籍闽省。李伸、叶柱、添宴,即系洋船水手,曾锡自认系金顺安,船上出海船主并未来津,伊亦无私带烟土。诘以现获之土从何而来,或委为本籍有人寄卖,或混称买自大船不识姓名人,或指系在逃之和义号王复及金老汰之物,供情甚为狡展。业经飭提来省,将烟土令两司当堂秤验封贮。臣查闽、广洋船船号并船主,系属何人,及在船管事商伙等姓名,直隶无可稽考,犯供易致狡混,现在督同臬司陆费隳,严切审讯,俟究明兴贩首从及知情装载各犯,均各分别咨行缉拿惩办。一面仍飭印委各员,再行设法访拿,不使稍有松懈,并咨盐政臣锺灵,于验货时,一体严查夹带,总期有犯必惩,以仰副圣主厘弊清源之至意。所有获犯缘由,谨先缮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

再该委员等,与该县认真商办,并力搜缉,俱属著有微劳,可否由臣择其尤为出力者,酌保数员,以励将来,恭候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奉朱批:向使各省早能实力查禁捕治,亦不至流毒如今日之甚也。总缘朕德薄才疏之所致,思之可谓寒心。此时若再事因循,其害尚堪设想乎。另有旨。钦此。

五五、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为审拟

烟犯何老近等案情折

八月二十一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邓廷桢、广东巡抚臣怡良跪奏，为拿获开设窑口贩卖鸦片烟泥，并开馆熬烟，诱人买食，及向买烟膏转卖图利各匪犯，分别审明定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鸦片烟一项，自外洋流毒内地，屡奉谕旨，严饬查拿，迭经拿获开窑兴贩各匪犯多名，先后奏办在案。臣邓廷桢与怡良访闻城厢内外，复有匪徒开设窑口、烟馆情事，当经札饬严拿惩究，以除民害。并派委督标中军副将赵光璧、署广州协副将祺寿、抚标参将英敏、右营游击庆寅，督带弁兵暨广州府并南海、番禺二县差役，于道光十八年七月十九、二十等日，先后缉获人犯何老近、余伟时，并向何老近烟馆买食烟膏，及辗转发卖之郭亚秀等三十一名，连起获烟泥烟膏并熬烟铜锅等物，禀解到臣等衙门。饬发署臬司王云锦、饬委广州府知府珠尔杭阿、南雄州知州余保纯、署广粮通判张钧、署佛山同知刘开域会同审办。

兹据署臬司王云锦将犯审拟解勘前来，臣等当即亲提，悉心研讯。缘现获之何老近，籍隶南海县，与籍隶高要县之余伟时俱向在省城小本生理，彼此熟识。道光十八年正月间，该犯余伟时走至何老近家闲坐，何老近稔知各外洋寄泊夷船，常有鸦片烟泥发卖，价钱便宜，起意商同余伟时合伙开窑贩卖烟泥，并开烟馆熬膏，诱人买食图利。且令余伟时赴洋贩卖及管理窑口、烟馆，主持一切事务。余伟时应允。何老近因资本不敷，又邀得余伟时堂叔、现获之余超，并黄亚高即汪亚四、谢亚江三人，余伟时转邀得未获之刘老敏、黎亚养、封亚茂三人入伙，连何老近、余伟时，一共八人。每人出番银二百两，共银一千六百两，于是月初十日交余伟时，雇坐不识

姓名人船只,从僻港驶至各洋面,向不识名夷船上买得鸦片烟泥三箱转回。何老近随在南海县惠福巷庙旁租赁空屋一间,囤积烟泥,又在靖海门外僻地搭盖寮房一所,煎熬烟膏发卖。各处小贩匪徒均零星向其窑口转贩烟泥,并有现获之郭亚秀、黎亚三即张亚洪、韩成就、周亚四、冯亚九、徐亚太、李亚得、陇亚苏、李亚菜即李亚苏、陈亚胜、梁亚组,未获之邓遂麟、祺大庆全、陈亚六、蒋二腹、何亚弟、徐亚邦、林亚发、敬老义、关亚幅闻知,各自起意向买烟膏吸食,及转卖图利。随各赴何老近烟馆,每次买得烟膏数钱或一、二两不等,携回家内吸食收藏,并零星转卖与素识现获之刘亚才、刘亚贵、黎亚遂、荆沅徐、朱亚宽,革兵李逢春、李泳安,并黎亚徐、李亚富、崔亚著,未获之张试敬、方大相,罗亚保、高亚利、何亚祝、陈亚苏、陈亚明、陈亚社、梁亚二、叶亚栳、何亚苏、黄亚四,及不识姓名人吸食,各陆续得银花用。其何老近工人、未获之李亚山、何亚卓、林亚昌、郑亚恩,并陇亚苏工人、现获之蔡亚荣,李亚菜工人、现获之李亚三,邓遂麟工人、现获之陆亚安,林亚发工人、现获之马亚来,敬老义工人、现获之李亚积,均知情容隐,屡审据各供认前情不讳。诘无私运纹银出洋,及兴贩别项违禁货物情事。

臣等伏查,何老近等伙开窑口,贩卖烟泥,既经各处匪徒向其转贩,该犯等自必知其姓名。而贩卖烟膏之郭亚秀等,亦恐有自行开馆煎熬诱食情事,均应彻底根究,以期水落石出。复向究诘,据何老近、余伟时供称:兴贩烟泥事甚秘密,深惧人知,各处小贩匪徒赴窑购买,俱不肯告知姓名,如果知其名姓,伊已自行犯罪,何肯代为隐讳。又据郭亚秀等供称:伊等俱系贫民,仅止向何老近馆内买取烟膏数钱或一、二两,零星转卖,图得微利,委无自行开馆煎熬情事。讯之蔡亚荣、陆亚安、李亚三、马亚来、李亚积,坚称伊等实止受雇在陇亚苏等家佣工,知情容隐,并无同伙贩卖情事。究鞫不移,案无遁饰。

查例载: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

充军,为从杖一百,徒三年。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邻佑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军民人等买食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仍令指出贩卖之人,查拿到案治罪。如不将贩卖之人指出,即将食烟之人照贩卖为从例,杖一百,徒三年,兵丁斥革后犯军流以下,俱照凡人加一等治罪各等语。此案何老近起意商同余伟时等开设窑口,兴贩鸦片烟泥,并另开鸦片烟馆,熬膏诱人买食,自应照例问拟。应如该委员等所拟,何老近合依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例,拟绞监候。该犯胆敢于省垣重地兴贩鸦片囤积,复分开窑口烟馆,煎熬烟膏,诱人买食,实属愍不畏法。现奉谕旨严禁鸦片之时,正值力除锢弊之际,未便仅照寻常按例拟以绞候,致令日久稽诛,应请旨将该犯何老近即行处绞正法,以为起意开设窑口烟馆者戒。余伟时听从何老近开设窑口烟馆,该犯系余超之堂侄,虽属一家共犯,惟各自听从何老近纠邀入伙,自应各科各罪,未便罪坐尊长。该犯虽系为从,惟买卖烟泥及一切事务,均系该犯一人主持,迥非寻常仅止听从纠邀为从者可比,若照为从一律拟以满流,殊竟情浮于法。余伟时应请从重发遣新疆,给官兵为奴,以示惩儆。余超等听从何老近合伙开设窑口烟馆,余超、黄亚高即汪亚四、谢亚江,均合依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例,杖一百,流三千里,至配所各折责四十板。郭亚秀等各向何老近馆内买取烟膏吸食,复零星转卖与人,并无开馆煎熬及诱人买食情事,自应仍照兴贩本例问拟。郭亚秀、黎亚三即张亚洪、韩成就、周亚四、冯亚九、徐亚太、李亚得、陇亚苏、李亚菜即李亚苏、陈亚胜、梁亚组十一犯,均合依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至配所杖一百,各折责四十板。何老近、余超、黎亚三、韩成就、冯亚九、徐亚太、李亚得、梁亚组、陇亚苏,据供亲老丁单,惟系私开鸦片烟馆及贩卖烟膏,问拟绞、遣、军流,应不准其留养。朱亚宽、李逢春、李泳安、黎亚详、李亚富、崔亚著各自买食鸦

片,虽据供出贩卖之邓遂麟等姓名,惟邓遂麟等尚未获案,是否捏造姓名,希图避就,无凭查核,即与不能指出无异,应仍照贩卖为从问拟。朱亚宽、李逢春、李泳安、黎亚详、李亚富、崔亚著,均合依军民人等买食鸦片,如不将贩卖之人指出,即将食烟之人照贩卖为从,杖一百,徒三年例,杖一百,徒三年。李逢春、李泳安系革兵,仍照例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至配所各折责四十板。李逢春、黎亚详据供母老丁单,是否属实,飭县查明,分别取结,照例办理。工人蔡亚荣、李亚三、陆亚安、马亚来、李亚积,讯无合伙贩卖情事,惟明知陇亚苏等向何老近贩卖鸦片烟膏,受雇佣工,容隐不首,即与兴贩鸦片烟知情之邻佑无异,自应比例问拟。蔡亚荣、李亚三、陆亚安、马亚来、李亚积,均比照兴贩鸦片烟邻佑人等杖一百徒三年例,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各折责四十板。刘亚才、刘亚贵、黎亚详、荆沅详各向郭亚秀、黎亚三、韩成就、周亚四买食鸦片,其供闻卖烟之郭亚秀等现已拿获,均合依军民人等买食鸦片烟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例,各杖一百,枷号两个月,满日折责四十板。该犯等讯无另犯别案,此外亦无知情同伙之人。余伟时购买鸦片烟泥,系由僻港偷越出洋,并未经由营汛口岸,守口员弁并无贿纵情弊。开设窑口烟馆处所,地处偏僻,并无地保邻佑,均无庸议。起获烟膏及熬烟铜锅等物,飭行烧毁,窑口烟馆寮屋分别拆毁查封,估变入官。逸犯黎亚养等飭缉获日另结。本案匪徒私开窑口、烟馆,经该管营县会同拿获究办,文武失察职名应请免开。

再,此案犯数众多,供闻繁冗,除备录全案供于咨部查核外,所有获犯申明办理缘由,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并缮罪名清单,敬呈御览。伏乞呈上圣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道光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奉朱批:刑部速议具奏,单并发。钦此。

附：清单

八月二十一日

谨将续获纹银鸦片起数，及人犯、烟斤、枪具数目，敬缮清单，恭呈御览：

一起：据临高县禀获偷运纹银出洋，贩卖鸦片匪犯周亚房、陈大目、周亚夏、胡亚双、姚亚旦、连亚家、连亚表、连亚旗、胡亚梅、胡亚三共十名，纹银一百九十六两，洋银二十元。

一起：据南澳镇禀获出洋纹银十五锭，约七百四十余两。

一起：准水师提督咨，据本标中军参将拿获贩烟匪犯琏多一名，烟泥八十一斤。

一起：据大鹏营禀获夹带鸦片匪犯林绍音、辛定、孙宽、许六、陈先、石安、林芝、许裕、翁卓兴、侯缸、许虎、林和、林盛合、石柯、石福、郭顺、许德利、陈阿赤、许木十九名，烟泥五斤二两。

一起：据临高县等禀获贩烟匪犯卢亚安、林阿顺、王阿立三名，烟泥一百零八斤。

一起：据新安县禀获贩烟匪犯陈亚乾一名，烟泥五斤十二两。

一起：据南韶连镇道会禀，拿获鸦片烟泥七斤。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贩烟匪犯郭亚唐一名，烟泥五十斤。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贩烟匪犯黄亚成一名，烟泥一百五十斤。

一起：据乐昌县禀获贩烟匪犯邱亚英、邹名亮、阙细毛、胡兆林、邱作奎、阙亚良、刘太香、江亚四八名，烟泥十一斤四两，烟枪一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贩烟匪犯周亚溃、王亚怀、吴亚永三名，烟泥一千三百斤。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贩烟匪犯黄亚保一名，烟泥三十五斤。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贩烟匪犯郭起涓一名，烟泥八百斤。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贩烟匪犯吴胜金、简建有二名，烟泥四千二百七十一斤。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贩烟匪犯陈亚昭、梁亚木、周亚庆、冯亚次四名，烟泥三百二十六斤。

一起：据潮阳县禀获贩烟匪犯蔡阿淙、陈阿广二名，烟泥二百一十斤。

一起：据南澳镇禀获贩烟匪犯卓光裕一名，烟泥二百十六斤。

一起：准水师提督咨，拿获夹带烟匪麦业安一名，烟泥六斤四两。

一起：据南韶连镇禀获夹带烟匪骆亚六、王盛二名，烟泥一百八十一斤。

一起：据潮阳县禀获开店贩烟匪犯陈亚体一名，烟泥六十二斤。

一起：据南澳镇禀获贩烟匪犯林阿临、周阿喜、陈阿绍、林大奴、沈阿笑、林阿珠、林阿拱、林奴仔、林阿宣、陈阿丑、赵来进、吴阿发、林阿晓、吴长顺、陈阿太、姚士椅、黄阿富、铅阿凸、林阿岑、吴阿虎、吴阿麩、陈阿雁、张阿四二十三名，烟泥一百零一斤。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贩烟匪犯叶亚潮一名，烟泥一百五十四斤二两。

一起：据阳江镇右营禀获载运烟匪陈胜好、潘作西、潘亚安、黄耀祖、刘举枝、赖亚旺六名，烟泥十五斤。

一起：据顺德协禀获贩烟匪犯郭亚胜、李彩濳二名，烟泥八十六斤。

一起：准水师提督咨，据大鹏营禀获夹带烟匪黄上进、张亚得、刘锡喜、刘连庆四名，烟泥二十九斤十一两。

一起：据陆丰县禀获开店卖烟匪犯吴亚违、李作头、李壬、沈亚包、杨遂泉五名。

一起:据和平县禀获烟犯张洪盛、邹广捷、谢洪茂、谢春华、谢生有、谢德顺、张德贵、郑云骧、赖连玉九名,烟泥一百零三斤。

一起:据南海县详,访拿贩烟匪犯罗亚漳一名,烟泥二十斤。

一起:据新宁县禀获贩烟匪犯宋粤富、宋新发、宋亚三、陈灶保、陈亚尾五名,烟泥十一斤,烟枪一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开店卖烟匪犯陈亚荣、洪国星、梁天福、萧亚炳、梁谷苍、谭亚良、侯亚深七名,烟泥一百十六斤,铜锅二口。

一起:据南韶连镇道等禀获夹带烟匪荆元和、刘亚甲二名,烟泥四十九斤。

一起:据茂名县禀获贩烟匪犯黄长濿一名,烟泥八十七斤十二两。

一起:据石城县禀获烟泥一百四十斤。

一起:据广州协禀获开馆卖烟匪犯张亚兴一名,烟泥一十斤十一两,烟膏一斤八两,铜锅三口。

一起:准粤海关监督咨,拿获夷人三板鸦片,夷人哓咖嘞喱啞啞吃哏味嘞啞啞啞喱咖啞啞啞啞啞啞啞啞啞啞啞啞啞十二名,烟泥二百十三斤。

一起:据南韶连镇道等禀获挑运烟匪萧亚六一一名,烟泥一百二十斤。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禀获载运烟匪曾亚生、陈亚丁、容朝瑞三名,烟泥二百四十斤。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卖烟匪犯宋亚进、任亚连二名。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贩烟匪犯陈亚升一名,烟泥十八斤,铜锅四口,烟枪一枝。

一起:据和平县禀获夹带烟匪黄老矮、卢億中、刘西斗三名,烟泥三十八斤。

一起:据韶州道府等禀获贩烟匪犯徐陇治、唐标、林就胜、何钟

嘉、罗以贞、彭永和六名,烟泥九斤。

一起:据归善县禀获烟泥五十四斤。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汤亚燕一名,烟泥三斤。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马亚安、李亚树二名,烟泥十二斤八两。

一起:据归善县禀获烟泥七十二斤。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黄亚进、伍亚亨、杨亚成三名,烟泥十二斤二两。

一起:据东莞县详,访获烟匪陈秉信一名,烟泥五斤二两。

一起:据佛冈同知禀获烟匪潘助中、温亚许、黄福三名,烟泥二斤二两。

一起:据海阳县详拿获烟匪张阿霞一名,烟泥二十四斤。

一起:据南海县详访获烟匪刘亚二、黄亚安二名,烟泥一百八十一斤。

一起:据阳江县禀获烟泥十四包,重四十二斤。

一起:准水师提督咨,拿获抢烟匪犯梁亚维一名。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卢亚美一名,烟泥五斤。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何亚如一名,烟泥十七斤。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欧启和、方亚朝、徐胜光、方亚泰四名,烟泥六十二斤。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区亚日、黄亚二共二名,烟泥三十斤。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周亚华、张亚锡、石亚有、袁亚勤四名。

一起:据抚标中军参将等禀获烟犯武继周一名。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马亚林、钟亚扳二名,烟枪一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郭亚验一名,烟枪三枝,烟

锅一口。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冼天祥一名，烟泥三斤，烟锅二口。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谭亚凌、黄亚成、刘亚柱、施亚子四名，烟枪五枝，烟锅一口。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梁宽从、何亚成、郭亚艳三名，烟枪二枝，烟锅一口。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谭亚炳、黄亚保二名，烟枪三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李亚良一名，烟枪一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高亚能一名，烟枪一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胡亚二一名，烟枪二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林亚湛、陈亚保、杨亚全、鲍亚应四名，烟泥四两，烟枪六枝，烟锅二口。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宋亚毛一名，烟枪一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冯亚四、吴亚复二名，烟枪一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区亚标、谭妹仔、何亚松三名，烟枪二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王亚带一名，烟锅二口。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梁朗开一名，烟枪三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苏亚沛一名，烟枪一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郭西湖、胡锡仁、郭启良、李盛源、傅佐笼五名，烟泥五两，烟枪一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李亚丙一名，烟泥九斤，烟膏一斤，烟枪一枝。

一起：据顺德协县等禀获烟犯卫亚泽一名，烟泥三十斤，烟锅三口。

一起：据抚标中军参将等禀获烟犯钟显明一名，烟枪二枝，烟锅三口。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何茂洸、范亚钦二名，烟枪一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戴亚胜一名，烟枪一枝，烟锅一口。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蔡亚九一名，烟枪一枝。

一起：据新会营县等禀获烟犯邓符文、梁亚长二名，烟枪四枝，烟锅一口。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冯亚金一名，烟枪四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冼亚荣一名。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陈兴赞一名，烟枪六枝，烟锅一口。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张远大一名，烟枪一枝，烟锅三口。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黄亚三、彭亚明、何亚金三名，烟枪九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邓亚带、吴亚苏、霍惠开三名，烟枪一枝，烟膏三钱。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冯亚志、凌亚昌二名，烟锅四口。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秦苏二一名，烟泥四斤，烟锅二口。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秦象熊一名，烟枪六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曾土保一名，竹烟管一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谢亚献一名，竹烟管二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郑亚元一名。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胡亚升一名，烟枪五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康任之、曾亚兴二名,烟泥三百斤,烟枪一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李亚日一名,烟枪三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卢亚二一名,烟枪一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黄志文一名,烟枪二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黄湛超一名,烟枪二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朱亚荫一名,烟枪二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孙启秀一名,烟枪二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吴亚来一名,烟枪一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崔国贤、赵亚积、崔亚作三名,烟枪一枝,烟锅二口。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林亚全一名。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谭亚连、蔡亚闰二名,烟枪六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黄浩邦一名,烟膏三钱,烟枪二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关丽常、张闰福、邓亚容、余亚凤四名,烟枪四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等禀获烟犯吴熙绪、曾美堂、关亚恒、黄宏泰、何亚锡、黎培桂、关邦显、朱亚得八名,烟枪六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陈亚栋一名,烟枪五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关亚会一名,烟膏五钱,烟枪二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吴亚千一名,烟枪二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岑亚耀一名,烟枪四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黄亚艳一名,烟枪一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高受淇一名,烟泥二斤十一两,烟枪一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罗亚泽、区亚直二名，烟枪一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曹亚泽一名，烟枪二枝，烟锅二口。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何注名一名，烟枪一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陈方大、麦亚伯二名，烟枪二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易亚伦、梁亚四二名，烟枪一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冯亚方、易亚迪二名。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莫文来一名，烟膏三钱，烟枪一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周受胜、邓亚旺二名，烟膏二钱，烟枪一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唐亚木、何亚林、李亚德三名，烟枪一枝，烟枪竹四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林亚新一名，烟膏二钱，烟枪一枝。

一起：据顺德协县等禀获烟犯何昌、方琼茂、谭纯昌、冯亚幅、梁亚宽、冯亚胜六名，烟泥皮五斤，烟枪十三枝。

一起：据广州协副将禀获烟犯梁亚海一名，烟枪二枝。

一起：据新会营县禀获烟犯薛裔邦、廖亚秀、吕亚深三名，烟泥二十一斤，烟膏三两。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听从夷人咽叹吐，向夷船接取鸦片人犯刘亚英、陈亚喜二名，烟泥二百零三斤。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邱亚社一名，烟泥一斤一两。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邹亚丕一名，烟泥六斤。

一起:准水师提督咨,拿获办艇烟匪彭牛仔、邓亚受、姚大有、李亚贤四名,烟泥十二两,烟枪一枝。

一起:据南海县禀获制造烟枪伙犯黎亚有、黎亚先二名,烟枪三百五十五枝。

一起:据番禺县禀获烟犯周亚四即亚瓜一名。

一起:准陆路提督函报,拿获烟犯郑亚巽、彭亚安、杨和胜、高亚五、钟记华、谭亚兴、陈亚五、杨陈安、陈亚秀、谭亚发、郑富、蓝元、杨成富、李庚喜、李亚闰、余亚蒙、李陈受十七名,烟枪二十枝,烟锅一口。

一起:准陆路提督函报,拿获烟犯叶亚柏、黄亚嘉二名,烟枪三十七枝,烟锅二口。

一起:准陆路提督函报,拿获烟犯吴亚盲一名,烟泥一百一十斤。

一起:据新会营县禀获烟犯叶近文、黄绪怡、李希赞三名,烟枪九枝,烟锅一口。

一起:据高要县禀获烟泥一百零六斤四两。

一起:据新会营县禀获烟犯黄克全、张炯功二名,烟枪五枝。

一起:据督标中军副将等禀获烟犯高时、陶学、雷发祥三名,烟泥十六斤,烟枪八枝,大小铁烟匣十七个,大小铁烟盘二个,玻璃烟灯二盏。

以上共获纹银、鸦片一百四十一一起,人犯三百四十五名,纹银九百三十六两零,洋银二十元,烟泥一十七万一千六百二十九两,烟膏四十四两八钱,核实烟泥烟膏,共重一万七百二十九斤九两八钱,烟枪六百零三枝,烟锅四十四口,大小铁烟匣十七个,大小铁烟盘二个,玻璃烟灯二盏。

朱批:查缉认真可嘉。

五六、两广总督邓廷桢奏报英 美莲号已扬帆远去片

八月二十一日(军录)

再，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奉上谕：据邓廷桢等奏，唛咭喇国巡船，驶泊外洋，现在密为防范，谕逐回国，候风开行一折。所见是。但该夷等犬羊性成，难以恒情测度，据称守候风信，届期开行回国。此数十日内羁留内地，仍当不时侦察，毋得疏懈。时届北风，即飭令迅回本国，不可任其北驶。总宜外示静镇，内谨修防，以戢夷匪而靖闾阎等因。钦此。

臣等遵查此次唛夷吗咭喇，驾坐唛噠巡船来粤，抛泊铜鼓洋面，寄眷澳门，希图干预商务。经臣邓廷桢与水师提臣关天培叠以严词谕逐，一面于各炮台及口内各要隘密为布置防范，以昭慎重。嗣该夷吗咭喇遵谕赴澳接眷，适与其妻一同患病，迨其妻物故葬澳后，即挈其女婢回船。经提臣派署守备卢大钺催据该夷拍心指天，以得风即去回复，情形甚为恭顺，续经臣等附片奏闻在案。先是提臣亲赴海口驻扎，督率防维。嗣此每值风色稍顺，提臣即相机派弁向催，或用计反激。该夷吗咭喇声称：实因来船过于笨重，非大风决难行驶，并非有心逗遛。察其在船亦极安静。兹于八月十五日以后，连日北风迅发，旋准提臣咨称：本月十七日寅刻，唛夷唛噠船及护行之啣呀吐船，均乘风起碇开行。当经香山协副将惠昌燿飭据把总苏起凤，管驾快艇，跟踪尾探，该二船已向万山外洋之南扬帆远去，杳无踪影等因。并据该副将惠昌燿暨各该管文武，禀同前由，复查无异。

臣等伏思夷情叵测，该夷吗咭喇虽已回帆，是否去不复来，殊难臆度。除仍檄行水师各将备严督巡洋舟师，始终加意防范，毋稍

疏懈,凡遇各国并非贸易货船驶来,即行禀报,认真驱逐,不准停留外洋,以免事端,而重海防外,所有澳夷巡船,现已得风驶去缘由,臣等谨会同广州将军臣德克金布、水师提督臣关天培、粤海关监督臣豫坤,合词附片奏乞圣鉴。谨奏。

道光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五七、著署直隶总督琦善亲审所获贩烟 人犯并酌保破案出力人员事上谕

八月二十一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琦善奏拿获兴贩鸦片烟土人犯提省审办一折。天津地方,向有闽广商船夹带烟土之事,前经飭令该署督设法查拿。兹据奏称:遴委员弁,寻踪躡访,先后拿获烟土一万六千余两,人犯十一名。可见认真查拿,不难即时获案。向使各省早能实力查禁捕治,何至流毒如今日之甚?此时若再事因循,其害尚可问乎?所有此案人犯,著该署督亲提审讯,并究明兴贩首从,及知情装载各犯,分别缉拿惩办。仍飭该委员等,再行设法访拿,勿令稍有松懈。至此案搜缉各员,著该署督择其尤为出力者,酌保数员,候朕施恩,毋许冒滥。钦此。

五八、著署直隶总督琦善仍遵前旨缉拿 烟犯并一面另筹良策事上谕

八月二十一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大学士署直隶总督琦。道光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奉上谕:

本日据琦善奏请鼓励拿获鸦片烟土各员,已降旨准令酌保数员,候朕施恩矣。又据另片奏,缉拿搜捕情形积重难返,自未便过

形操切。该署督现在设法诱买，相机伺拿，亦无不可。但一时权宜之计，可暂而不可久。该匪等壽张为幻，诡术百出，若非立法妥善，何以净绝根株。天津为京师来路，查拿稍懈，立见蔓延，僻路歧途，皆可走漏。若云烟禁严，则船来必少，或恐短课累官。试思从前鸦片未至盛行，关课何以充裕。至恐激之成事，是在缉拿之员相机妥办。总当仍遵前旨，不使烟土上岸，则积弊渐祛，奸徒敛迹。著琦善认真督饬文武员弁，一面侦拿，一面另筹良策。务使功效常著，历久可行，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九、御史周頊奏请只准外商以银购买 茶叶大黄事著毋庸议上谕

八月二十一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前据御史周頊奏请酌定茶叶大黄价值，只准外夷以纹银交易，并丝斤出洋，一律办理一折。当降旨令邓廷楨、怡良会同粤海关监督豫坤熟筹妥议具奏。兹据该督等奏称：查通商外夷约有十余国，若令以纹银购买茶叶大黄，则彼转得借词于置货之外，余剩银两，携带出口，是纹银出洋，从前犹属巧取，此后竟属公行。并查向来出口之货，茶叶大黄丝斤，核计价值，居其大半。今以银购买，则其余内地之货与入口之货不敷抵兑，夷人余剩之货，将无所归。至欲酌定价值，则出产之区，转运之路，亦有不齐。若官为定价，偶值歉收价贵之年，必至官价不敷，商本亏折。若由出产地方出立票据，恐徒为不肖官吏增益陋规，商贾转多扰累。种种窒碍难行。所有该御史原奏，著毋庸议。钦此。

六〇、广东巡抚怡良奏陈塞漏培本 之法遏其流不若绝其源折

八月二十二日①(夷务清本)

广东巡抚怡良奏。

准刑部咨，闰四月初十日奉旨：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仰见我皇上正本清源，阜民财以全民命之至意。臣跪诵之下，不胜钦服。

伏思漏卮之起由于俗尚之奢，而此绌彼盈，总不出中国之内。惟鸦片烟来自外夷，以土易银而去，吸食之人日多，贩鬻之夷日众。其初纨绔子弟习为浮华而转相传染，下至舆皂之流亦复十人而五。其始夷船夹带而至，视为寻常药品，以消瘴疠之气，故广省之吸食者渐众，而亦有终身不亲鸦片者。近十数年来，虽穷乡僻壤，随在皆有。由于夷船将烟土运零丁洋外之老万山等处销售，此漏卮所以日甚，诚不可不议及者也。夫鸦片之害不过一人之身，而流弊遂不可问，叠蒙我皇上训诫中外，至于再三。严立科条，期以不犯。则稍有天良者皆当革面洗心，上副圣主子惠黎元之意。而始终怙恶，自外生成，即尽置重典，何足顾惜。乃如天之仁念，此等愚昧之人，既堕奸术而不自觉，复陷法网而不自知，飭令各抒所见。臣愚以为鸦片一事，不吸则不来，不来则亦不吸，二者互为消长。其偷运入口、窑口奸商、包兑包送、扒龙快蟹等弊，历有年所，节经督臣邓廷楨、前抚臣祁埏设法获办，一遇获有烟土，当即委员眼同销毁，已属不遗余力。该烟匪等虽稍知敛戢，而利之所在，终不能禁绝，总由吸食者众耳。

凡吸食之人，以饮食为次，而鸦片为先。然一人终岁所食，虽

① 此系朱批日期。

至大之癮，亦不过十斤而止，势不能因此自赴夷船售买，其力亦不能一时有此重资，必于煎熬烟馆零买。应将零卖烟馆首先搜获净尽，使吸食者无从买食，则窑口亦销售无处。而偷运私送之匪徒加以严密缉捕，是断销售之路，即所以断吸食之源。然后为吸食者立定期限，以冀还淳返朴。应请勒限半年，示令吸食者全行戒绝，先行出示，开列戒癮之方，使其痛自改悔，免其治罪。若半年之后仍蹈故辙，一经查拿到官者，分别枷杖满徒上加等拟流，并面刺烟匪二字。在冥顽不灵之徒容或不以为耻，稍有自顾颜面者亦必无地自容矣。至积惯兴贩匪徒，一经拿获，审明实系大夥兴贩，业已多次者，拟发新疆给披甲人为奴。至私开鸦片烟馆诱人买食，实属胥不畏法，应请仍拟绞候，房屋入官。牌头地保得规徇隐者，照本犯减一等问拟。制造烟具罪名，应照向例惩办，此非癮深不能骤戒可比，应请即时禁绝。查奸匪设立窑口贩运鸦片，都在沿海各口，臣到任未久，所有扼要口隘未能深悉，容臣留心访察，会商督臣实力查办，遏其流于旁溃之余，不若绝其源于滥觞之地也。

向来夷船到广，洋商本有稽查具结之责，然奉行既久，诚恐或有疏懈，应责成洋商等切实稽查，如有夹带情事，即将该洋商等革究。臣所辖之太平关为过岭必由之路，严饬南韶连道加意稽察，以防偷漏。似此并力办理，则烟土无从私越影射，而吸食之人，勒限严禁，如官员等不知自爱，亦有吸食者，加等治罪。其文武衙门兵役以及署内人等，责成各本官严行查禁，如有过犯者，将该犯严行治罪，失察员弁应请交部议处。庶几力挽颓风，咸臻上理，俾寰宇同游寿寓，而举世共乐丰享矣。

朱批：另有旨。

六一、山东巡抚经额布奏为查获

广东商船夹带鸦片折

八月二十七日(军录)

山东巡抚臣经额布跪奏,为查获广东商船夹带鸦片烟土,现在
审办缘由,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维欲禁鸦片,先绝兴贩,欲绝兴贩,必严海防。盖兴贩绝而吸食自无,海防严而兴贩自绝。前经臣于遵旨酌议案内,恭折奏陈在案。然尤须地方文武,实力妥办,而后弊不滋生,法无虚立。东省沿海州县,虽系不通夷商,惟既有商渔船只采捕贸易,即难保无奸徒转贩之事。节经臣咨镇并督司道飭属,无分水陆,设法查缉,总期不扰不疏。臣仍随时访察各属,俱知认真,已据历城等州县,陆续访获贩卖鸦片烟人犯司壑仔等十余起,随案起获烟土,现在分别审办。

兹又据兼护登莱青道登州府知府英文禀报:登州府属荣成县之俚岛洋面,有广东省商船一只,风逼寄碇,经该护道派出丁役探知,先由守口兵役飞报营县,一面假装内地民人,撑驾小船出口,赴船诱买烟土,该船之陈成,信以为实,卖给烟土四十八两。荣成县知县李天隲、荣成汛千总吴起元闻报,踵至搜查,陈成等不能隐匿,共获烟土七箱,计净烟土一万三千四百四十两,别无违禁货物。伙贩之船户林兰,畏罪乘间投海,尸漂无获。其余人烟并获,提府审办等情。臣因阅伍,前赴登州,就近秤验烟土,数目相符,当于阅看水师时,会同登州镇臣富桑阿监视,将烟土挫碎,抛弃海内。并飭该护道英文,督同平度州知州许榘,提讯该犯陈成。据供该船系由广东虎门出口放洋,后遇有不知船号洋船,该犯伙同已故之林兰、叶致,现获之聂应、苏泳、于兆,各出资本,即在不知船号洋船,买得鸦片烟土七箱,计重一万三千四百四十两,欲往奉天售卖,因风逼入荣成洋面寄碇,近口水浅,未能收进,即被拿获等语。质之聂应等,

供俱相符。查验船照,该船系由广东前往奉天属实。

臣以海船夹带鸦片,动辄盈千累万,较之内地兴贩者,为数较巨,流毒尤深,该犯陈成等兴贩鸦片至一万三千余两之多,据供不知卖烟之船号姓名,已难遽信,且恐原贩烟土不止此数,沿途尚有售卖情事,究竟买自何人何地,沿途有无内地奸民勾通售卖,必须澈底究明,尽法严办,俾奸徒闻风敛迹。除飭审明定拟另行办理外,至兼护登莱青道登州府知府英文,率属办公,素称勤练,兹复能于欲往奉天之因风寄碇商船,设法拿获大夥兴贩烟土一万三千余两之多,俾奉天根本重地,不致被其流入,洵属实心任事之员。荣成县知县李天隲、荣成汛千总吴起元,闻报飞往搜拿,犯无漏网,亦属勤奋。现当严拿鸦片烟吃紧之际,可否仰恳圣恩,将兼护登莱青道登州府知府英文、荣成县知县李天隲、荣成汛千总吴起元,量予鼓励,以示激劝之处,出自皇上天恩。

所有查获审办缘由,合先恭折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十八年九月初六日奉朱批:查拿甚属认真,可嘉之至。另有旨。钦此。

六二、福建巡抚魏元烺奏报拿获 张潘等贩卖鸦片人犯片

八月二十七日(军录)

再,闽省海道辽阔,通达夷洋,近年以来,每有夷船夹带鸦片烟土,漂泊闽洋,往来游奕,皆由内地沿海奸民与之勾结,以致夷船烟土得以销售。是以欲绝外夷,必应严办内奸,以杜鸦片之来路。臣与督臣钟祥,屡次严飭水陆各文武,随时堵逐查拿。上年据各属拿获晋江县奸民林即等六十余名,提省讯认,勾通夷船,贩卖烟土不讳,业经会同分别定拟,恭折具奏在案。

本年又据厦防马巷、同安、诏安各厅县,先后报获张潘、林举、

陈团租、周伍观、陈裁、王致诚、苏光彩、曾其南、杨芳、陈芳以及沈客乌等各犯。内张潘一名，臣先经访闻该犯，即监生张秉，绰号虎鱼潘，又名张旛，又号张虎，平日曾有私造草鸟匪船，贩卖鸦片烟土，因而致富。查沿海奸民之勾结夷船，消售禁物，非不知自蹈法网，其甘心故犯，亦只为利之所在，相率效尤，情殊可恶。今张潘一犯，自应没其家产，以儆其余。臣当即密札驻劄厦门之该管兴泉永道，就近驰赴同安，督同该县，将其家产查抄入官，俾沿海之人，咸知求利失利，有所儆畏。旋据该道黎攀镠、同安县褚登会禀：漏夜前往该犯家，亲自搜查，其家资已经搬运一空，并无烟土，惟起有贩卖烟土暗记帐簿一本，又赴该犯所开新顺当铺查搜，亦已早经寄顿他处，仅止衣服椅桌等物。该道在县堂提讯张潘之时，观者如堵，僉称虎鱼潘久逃法网，今被拿获查抄，皆为称快等情。现将该犯提省审办。续又据龙溪等县报获兴贩烟土之蒋玉泉等各犯，均已飭令解省，提同张潘等，澈底根究，分别拟办。

所有获犯严办缘由，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八年十月初六日奉朱批：一力从严查缉，若再因循玩泄，是始终丧良误国，国法具在，懍之，勉之。

六三、署直隶总督琦善奏报闽广洋船提前 离津恐系夹带鸦片开往奉天片

九月初四日(军录)

再，本年天津共到闽、广洋舡一百四十七只，截至八月二十八日，已有一百三十三只起碇出口，比往岁回棹日期较早。访问其故，实因查拿严紧，其夹带鸦片烟土之舡不能起卸上岸，仍将原物载回，众口僉同，臣不敢稍涉欺隐。惟风闻向来洋舡回空，俱往奉天沿海地方，贩豆南旋，臣以人言未足深信，随监提前获之闽舡出海曾锡查讯，据供闽省厦门舡与广东各舡，每年皆先至天津卸货

后,顺赴奉天、锦州,在西锦、南锦、三目岛、牛庄四处码头停泊,收买黄豆,并称由闽、广赴奉天,计程远于天津数站,由天津而至奉天,只须两昼夜可到。核与所闻相同。

伏思此等刁滑商贩在津既未卸载,难保不至他处另谋销路。盛京为根本重地,设烟土赴彼囤售,不惟吸食恶习易致渐染,并恐津郡牟利之徒勾通潜往,仍复运出,辗转兴贩,所关非细。该省今春即有破获贩烟之案,现自查办认真,而于天津目下情形究未深知。且锦州一带可以泊舡口岸,恐尚不止西锦等四处,防范尤须周密。臣现已飞咨该将军并奉天府尹,一体设法访捕,严为堵截。其天津未经出口洋舡,仍谆飭镇道督率文武及委员等,随时随处留心缉拿,并于路通晋豫暨赴京经由之水陆要隘十余处遴派备弁,节节侦查,务使烟土不能偷漏,奸商无利可图,以后自不敢贩运北来。

所有查办缘由,合并附片陈明。谨奏。

道光十八年九月初七日奉朱批:所见甚是,另有旨。钦此。

六四、奖励山东查获鸦片出力人员事上谕

九月初六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九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

经额布奏查获鸦片烟土一折。鸦片流毒内地,最堪痛恨。兹据该抚督飭员弁在荣城县之俚岛洋面,搜获商船,夹带烟土七箱,计重一万三千四百四十两之多。现经讯明,该商船欲往奉天售卖,因风寄碇该处,经该员弁等设法拿获,俾奉天根本重地,不致流入。查拿甚属认真,可嘉之至。兼护登莱青道登州府知府英文,著加恩赏加道衔,交军机处记名。荣成县知县李天隲,著以知州即行升用。荣成汛千总吴起元,著以守备即行升用。李天隲、吴起元,均著先换顶带。经额布督缉有方,著交部议叙,以示奖励。该部知道。钦此。

六五、著大学士军机大臣会议黄爵滋请 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一折事上谕

九月初六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九月初六日奉旨：

前据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当降旨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直省各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具奏。兹据各该省陆续奏到，著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穆彰阿系大学士军机大臣，现虽穿孝，著一并会议。钦此。

六六、著盛京将军耆英等严缉闽广洋船 夹带鸦片开赴奉天等处事上谕

九月初七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盛京将军耆、侍郎兼管奉天府府尹事萨、府尹庆。道光十八年九月初七日奉上谕：

本日据琦善奏，向来闽广洋船回空，俱往奉天沿海地方，贩豆南旋。本年天津，共到洋船一百四十七只，截至八月二十八日，已有一百二十三只，起碇出口，实因查拿鸦片严紧，不能起卸上岸，仍将原物载回。又询据前获之闽船曾锡供称：厦门与广东各船，皆先至天津卸货，后顺赴奉天锦州，在西锦、南锦、三日岛、牛庄四处马头停泊，收买黄豆，现咨该将军等，一体访捕等语。此等刁猾商贩，惟利是趋，在天津既未卸载，势必于他处另谋销路。且津郡牟利之徒，难保不勾通潜往，仍将烟土在彼囤售。

昨据经额布奏，在山东荣成县之俚岛洋面，查有林兰商船一只，搜获鸦片烟土一万三千四百余两，讯系欲往奉天售卖。可见盛京地方，近来亦有此恶习，殊堪痛恨。著耆英、萨迎阿、庆林严飭所

属,随时访察。如由天津前赴该处之闽广各洋船,一经停泊海口,务当严密防范,设法稽查,断不准所带烟土覷便上岸,以致根本重地,渐染浇风。且锦州一带可以泊船口岸,想不止西锦、南锦等四处,尤应遴委妥实员弁,随处堵截,以防偷漏。倘奸商猾吏人等,得规包庇,或代为运送,或私相隐藏,但经查出,立即从严惩治,毋稍宽纵,方为不负委任。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七、庄亲王奕劻辅国公溥喜因吸食 鸦片被革去王爵和公爵事上谕

九月初八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九月初八日奉旨：

此案庄亲王奕劻、辅国公溥喜身为王公,辄赴尼僧庙内吸食鸦片烟,实属藐法无耻!奕劻着革去王爵,溥喜着革去公爵,仍各罚应得养贍钱粮二年。镇国公绵顺带同妓女赴庙唱曲,尚无吸食鸦片烟情事,着革去公爵。所遗和硕庄亲王爵,着宗人府即将从前承袭支派内,现在有无职任之人,查明具奏。其奉恩辅国公爵、及不入八分镇国公爵,均着照例拣选承袭。钦此。

六八、著各省将军督抚严紧 查拿鸦片烟犯事上谕

九月初八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九月初八日内阁奉上谕：

陈銓奏委员拿获贩卖鸦片烟土,恳请鼓励等语。苏州府属小潭子地方有贩烟匪徒王阿喜等十二名,在彼窝贩,经前任武进县知县署苏州府管粮通判吴时行带领兵役,搜获烟土六千余两。该匪徒等胆敢携带违禁兵器,拒捕伤人,实属目无法纪。著陈銓将该犯等

从重加等定罪,毋稍宽纵。其在逃之窝户何德顺并黄阿安等,均著饬属严拿,务获究办。吴时行缉捕勤奋,著加恩以知州即行升用,先换顶带,以示奖励。

各省鸦片烟渐染日深,流毒甚巨。倘该地方官早能认真查缉,净绝根株,何至锢习相沿,浇风日炽。现据直隶、山东、江苏、湖北、湖南,陆续奏获各案,朕已立沛恩施,从优奖励。著各直省将军督抚,趁此整顿之时,同心合力,不分畛域,上紧查拿,毋得稍形松劲。其贩卖开馆等犯,固应从重惩办,即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吸食,不知悔改者,亦著一体查拿,分别办理。

现在各直省将军督抚遵旨各议章程,业经降旨饬大学士等会议,一俟奏定,朕即折衷画一,颁发遵行。该将军督抚等务当振刷精神,力祛积习,勿生观望之心,以副朕意。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六九、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城各饬 所属严查鸦片吸食者事上谕

九月初九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九月初九日内阁奉上谕:

前因庄亲王奕赉、辅国公溥喜,在尼僧庙内吸食鸦片烟,已降旨将该王公等革爵严惩矣。鸦片烟流毒内地,实堪痛恨。京师为首善之区,王公等亦复沾染恶习,此外官民人等吸食者,谅亦不少,皆由平日查缉不严,以致日甚一日。现在尼僧广真庙内,既有吸食鸦片之案,其余窝藏吸烟处所,安能保其必无。至于通衢广市,人烟稠密,五方杂处,更易藏奸,尤当认真查察,以绝根株。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各饬所属,严密访查,无论王公旗民,一体严拿,分别奏咨办理。不准瞻徇观望,致干咎戾。总期湔除积习,俾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共知儆畏,用副朕力挽颓风除恶务尽之至意。钦此。

七〇、著宗人府议奏严禁鸦片章程事上谕

九月初九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九月初九日奉旨：

昨降旨交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严禁鸦片烟章程，著宗人府一并会议具奏。钦此。

七一、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妄请弛禁 鸦片著即休致事上谕

九月十一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九月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鸦片烟流毒内地，官民煽惑，传染日深。前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弛禁，朕即以为不得政体。本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禁，当降旨飭令直省将军督抚各议章程，昨复令大学士等会议。朕于此事，深加痛恨，必欲净绝根株，毋贻远患。并于召见内外臣工时，详加察访，从无一人议及弛禁者。许乃济冒昧瀆陈，殊属纰缪，著降为六品顶带，即行休致，以示惩戒。钦此。

七二、署直隶总督琦善奏为天津查获 兴贩鸦片洋船严加讯办折

九月十九日(军录)

大学士·署理直隶总督臣琦善跪奏，为天津镇道前赴洋船，拿获兴贩鸦片烟人犯，起出军械烟具，并烟土十三万一千五百余两，现将洋船扣留，严飭讯办，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前因天津为闽、广商船聚集之所，奸商夹带鸦片，希图牟

利,严飭委员前往,会同营县严密缉拿,陆续拿获多起,共起获烟土二万九千余两,叠经奏明在案。臣因奸商闻风畏惧,不敢起运上岸,难保不在船藏匿,乘隙偷卸,复经谆飭该镇道等,严密购线,探明何船装载烟土,妥速掩捕,俾无纵漏。兹据该镇道等禀称:探得金安发即金广兴洋船,与金允发洋船,均于卸货领照后,尚在大沽一带停泊,形迹可疑,访有夹带烟土,并未起运上岸。该镇道即以查察海口为名,于本月初九日驰赴该处,该道王允中与游击闵正凤,先将兵役排列河干。以金允发船本有查拿未获人犯,将该二船水手,诱令上岸,逐一点验,该镇刘允孝,亲带弁兵十余名,分驾小舟,先登金允发船内搜查,并无烟土,随即拢近金广兴洋船,该船存留水手,势甚凶悍,该镇拔刀跃登船上,用言镇吓,均即退避。当于后舱搜获烟土十二口袋,计重十三万一千五百三十六两,并起获烟枪一百零七根,新旧烟灯烟锅烟斗烟盒等件。又在船内起获长杆刀矛十四杆,竹火銃九根,虎叉二把,铁爬一把,矛杆二根,箭八十九枝,拿获客人邓然即邓缮、水手郭吞,并凫水逃窜之陈酌一名。又水手江帼、蔡锦官即郭维,陆续获案。讯据邓然即邓缮供称:伊系广东三水县人,与南海县人余晖、顺德县人崔四、福建龙溪县人郭有观即郭壬酉,各出资本,在广州府城外水西街万益号,有香山县人李四,经手向夷船代买烟土八十三担,每担约一千五六百两,因来至天津,正值查拿严紧,不能上岸,只将糖货起卸,商同驶往奉天西锦、南锦地方售卖,行至大沽,守风停泊,致被拿获。郭吞供系福建龙溪县人,在金广兴洋船充当水手,伊交给族兄郭有观银五十两,伙贩烟土,余与邓然供词略同。诘以所带烟土甚多,如奉天不能售完,又将驶往何处,是否带回粤省。据供该犯等借贷资本,希图获利归偿,如奉天不能出售,即赴江苏上海售卖等语。严究郭有观、崔四、余晖实在下落,各犯坚不供吐,现仍严讯等情,具禀前来。

臣调验金安发即金广兴洋船照票,系广东惠州府海丰县船户,自十五年起,俱由天津前往奉天。此次胆敢携带烟土十三万一千五

百余两之多,并私带烟具及军械多件,因天津查拿严紧,辄仍欲驶往奉天等处售卖。伏思盛京根本重地,岂容鴉土潜行浸灌,奸商冒禁渔利,不法已极,必应确切讯究,其逸犯郭有观等,尤须迅速获办。臣已严飭该镇道,督同文武印委员弁,一面将该船扣留,严行讯究,一面严拿逸犯,按名务获。至此案天津镇刘允孝、天津道王允中,一经访有端倪,即驰赴大沽地方先将水手设法诱至陆地,俾该船人数稍少,该镇即亲身率带弁兵赴船搜查,将烟土烟具军械先行起获查拿,尚属能事。该镇亲赴洋船,俾犷悍水手立时震慑,尤为勇往可嘉。惟系镇道大员,臣未敢奏请恩施,亦未敢没其劳绩,理合据实奏闻。至随同该镇出力弁兵,除由臣酌量奖赏外,其尤为出力之景州营安陵汛千总周茂廷、右营盐山汛千总萧云、升霸州营文安汛千总李文治,可否以守备即行升用,先换顶带,津标右营把总陈克明、大沽营把总张恩、印城守营北马头汛把总王希舜,可否以千总即行拔补,先换顶带之处,出自天恩。

臣现仍严飭镇道,督同地方文武及委员等,设法访缉,不任稍有松懈。除俟申明定拟另折具奏,并咨会两广督臣、广东抚臣,将现在供出向夷船代买鸦片烟土之万益号李四查拿办理外,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奉朱批:查拿甚属可嘉,另有旨。钦此。

七三、著两广总督邓廷桢严拿天津 贩烟案内要犯李四等事上谕 九月二十二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邓、广东巡抚怡。道光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奉上谕:

本日据琦善奏,现经天津镇道等,在大沽一带金广兴洋船上,

拿获烟土八十二口袋，计重十三万一千五百余两，并起获烟具军械。讯据奸商邓然即邓缮、水手郭吞等供称：邓然系广东三水县人，与南海县人余晖、顺德县人崔四、福建龙溪县人郭有观即郭壬酉，各出资本，在广州府城外水西街万益号，有香山县人李四经手，向夷船代买烟土八十三担，每担约一千五六百两等语。已明降谕旨，交琦善亲提严讯矣。

鸦片烟流毒最甚，现在天津地方于一船之内，搜获如许之多。此外浸灌各省海口者，更不可以数计。既据该犯供称，买自夷船，由香山县人李四经手，可见广东奸民，积惯勾串外夷，销售烟土，本省大小文武，养奸贻患，尽丧天良，深堪痛恨。著该督抚等密速派员，将省城外水西街万益号内香山县人李四，立即拿获到案，严行追究伙党及代人买运次数。逐一穷诘，务得确情，从严惩办。不得稍有疏纵，致令兔脱。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七四、著湖广总督林则徐 即来京陛见事上谕

九月二十三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内阁奉上谕：林则徐著即来京陛见，湖广总督著伍长华暂行兼署。钦此。

七五、署四川总督苏廷玉奏为塞漏培本尤贵 奉行得人并宜先绝鸦片来路折

九月二十五日(军录)

署理四川总督臣苏廷玉跪奏，为遵旨议复查禁鸦片烟章程，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前督臣鄂山钦奉上谕：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一

折,著各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具奏,折并发。钦此。鄂山未及复奏,臣接准移交。伏查鸦片烟为害,久已蔓延,吸食者日多,遂致纹银透漏出洋,岁至不可胜数。该鸿胪寺卿奏请将吸食鸦片烟者治以死罪,意在力除其弊,故立重典以威民,而又宽以一年之限,许其改过自新,此于惩创之中,仍不失以生道杀民之义,实为权衡切当。第救时固在立法,而奉行尤贵得人,若或办理不善,转启兵役人等诈扰之端,是又全在责令地方官随时随地实力遵行,庶无流弊。

抑臣更有请者:除恶务求其本,清流必浚其源,吸食者虽律以严刑,而鸦片烟之来路不绝,则根株未尽,势必不能一律湔除。臣查烟泥行入内地,无论夷商之夹带,奸民之贩运,总须由海口而来,若不勾通兵役及沿海地方匪徒,节节包护递送,断不敢拢岸入口。即其销售内地,经过乡村市镇,民皆知其物系违禁,必各起而挟制,群相攫取。以故兴贩之徒必贿通兵役人等为之接护,乃能到处流通,无虞阻碍,是烟贩实兵役等之利藪,而兵役等即烟贩之护符。

臣籍隶闽省,世居海滨,此种情弊知之最深,福建一省如此,其广东、浙江、山东、直隶、江苏等省之各海口,自亦事同一辙。故严禁兵役等包庇,尤为遏绝兴贩鸦片烟之第一要务。相应请旨敕下沿海各督抚,严饬地方文武,力挽积弊,认真密访,该兵役等一有得规护送情事,立予究办,与烟贩同罪。其余关津隘口,亦责成该地方官及管理关务之员,严督盘察,务使兵役人等知所儆畏,不致包庇以行其奸,则烟贩失所护持,势必不肯以盈千累万之资本轻试于人人皆可挟制攫取之地,而贩运自绝。来源既净,则吸食之害将不禁而自除矣。至于吸烟之犯,拟罪既请加重,兴贩者实为始祸之人,自应比买食者尤严,而定例罪止军戍,似觉轻重失宜,并请谕飭部臣酌议,从严定拟,庶足以昭炯戒而示持平。

管见所及,是否有当,理合遵旨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八年七月三十日奉朱批：钦此。

七六、著闽浙总督锺祥严查海口贩烟事上谕

九月二十六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锺。道光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奉上谕：

昨据琦善奏，在天津大沽一带洋船上，拿获鸦片烟土十三万一千五百余两。讯据奸商邓然等供称各出资本，在广东向夷船代买，已降旨交琦善严讯，并飭邓廷楨等将经手奸商李四密拿追究惩办矣。

鸦片烟流毒内地，传染渐深，总由各该省地方官因循懈忽，以至貽患养奸，实堪痛恨。因思天津一船之内夹带如许之多，此外浸灌各省海口者更难数计。闽省毗连粤界，一棹可通。近闻沾染此风亦盛，若不趁此时力加整顿，貽害日深。锺祥平日办事尚属认真，亦颇有识见。当此吃紧之际，自必设法堵截，严密查拿。但恐该省文武员弁，或搜查偶懈，或兵役等得贿卖放，包庇讳匿，势所难免。著该督严飭所属，于海口扼要地方认真梭织巡防，遇有船只形迹可疑，即时盘诘搜查，倘起出烟土烟膏，务将该犯拿获，追讯兴贩根由，从严惩办，毋得稍形松劲，致有浸灌，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七七、署直隶总督琦善奏复稽查天津海口偷漏鸦片烟土章程折

九月三十日(军录)

大学士·署理直隶总督臣琦善跪奏，为遵旨会议，稽查天津海口偷漏鸦片烟土章程，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查闽广商船夹带鸦片烟土，来至天津，潜行售卖，历年已久，积弊甚深，必应严加整顿。臣以海口情形非亲历周查，不能深悉，前经将到津查办日期，奏明在案。连日督同天津镇道，一面严拿烟贩，提讯人犯，一面亲赴海河一带，确加查勘。并将向来洋船进口查验卸货章程，详细溯查，多有未能周密之处。现在查拿严紧，破获多起，虽已闻风敛戢，而奸徒狡诈百出，难保不故智复萌，自应详酌旧章，补其未备，务期从严从实，历久可行。臣与长芦盐政臣锺灵，悉心核议，酌拟章程七条，敬为我皇上陈之：

一、闽、广商船带货开行，应由该厅州县查验，给与照票，并将来津船只字号报明该省上司，先行咨会，以便稽查也。商人置货出洋，例应在本籍地方官取结给照，以防偷越及夹带违禁货物之弊。乃近年洋船携带船照，竟有远年请领迄未更换者。现在搜获烟土之金安发即金广兴洋船，即系道光十五年所领船照，出海水手大半更易，所载货物，照内并未填注，无可稽查，殊不足以昭慎重。应请嗣后闽、广商船，或在原籍置货，或在他处贩运，均将购买何项货物，运往何省销售，赴该厅州县衙门呈领照票。该厅州县亲诣该船查验，务将该船系何姓名，装载何物，随船客商几人，出海水手几名，系何姓名年貌，逐一填注船照，给付该船，于进口时赴文武衙门呈验。一面详细备文出具并无夹带鸦片烟土印结，申报该省上司，先行咨明直隶查核。倘进口商船，并无照票，或系远年旧照，或装载货物及姓名年貌，与来文不符，即将该船出海人等查拿究办。仍咨查原省将该地方官，查明严行参处。

一、闽、广商船携带军械，应由原省该厅州县查明，不准违例携带，并于进口时，令其呈交收贮，以重海防也。防(往)返外夷洋船，例准携带炮械，其在内地南北两洋贸易商船，例不准配带。今天津系属内地北洋，自应不准携带炮械。乃现在搜查金安发即金广兴一船，即有军械多件。应请嗣后闽、广来津商船，责成原省该厅州县于给与照票时，亲身查验，不准违例携带器械。倘实系往返外夷之

大洋船,例准携带,亦将所带炮械数目验明并无多带,填注照内,一入天津海口,悉数呈交大沽营守备衙门存贮,俟该船回棹,给发领回。如有不遵,即将该船出海人等,查拿治罪。

一、闽、广商船进口,应节节稽查,以防偷漏也。向来洋船到津,先在海口拦江沙停泊,雇觅渔船引路,及进口后,虽有海口营、大沽营及葛沽巡检查验,文武并未协同搜查,恐致疏漏。迨行抵大沽海关、津关给发印条封舱,该商船仍须驶至东门外停泊,始令行店持照挂号,呈送货单请验,中间时日耽延,难保无乘隙走漏。且洋船来往天津,路径是其熟习,即有新来船只,亦必有熟习水手,海口潮汐深通,何以必须渔船指引,难保非借此勾通于未经查验之先,潜行起运烟土。应请嗣后洋船到津,即飭令径行进口,不准雇觅渔船引路。如或因沙性坍塌靡常,必须渔□指引,应责成大沽营守备、葛沽巡检,酌发渔船数只,前往受雇,取具船户甘结。进口时严行搜查,如代运违禁货物,即行严拿治罪。此外渔船倘有潜行出口与洋船交接者,随时查拿究办。至洋船进口,应由海口营守备,随到随即行知会大沽营守备、葛沽巡检,并两关税局丁役,协同上船逐细搜查。如无夹带烟土,即派兵役押令迅速开行,不准沿河停泊。抵关后,责令行店带同该船出海,即持船照亲赴各衙门挂号,由盐政臣与天津镇道,各派员弁会同赴船搜查,出具并无携带烟土甘结。均随到随即查验,免致守候需时,易滋流弊。自到津停泊以至报验,不得逾五日之限,自验毕卸货以至领照开行,不得逾十日之限,以符嘉庆十五年奏定统限十五日旧章。至海口虽三岔河,水程一百九十余里,陆路一百零五里,虽无支河汉港,而陆地辽阔,向由镇道派委员弁兵役巡查,诚恐有名无实。嗣后应责成该镇道,时往海河一带,认真督飭员弁兵役梭织巡查,毋许附近居民私赴洋船交易,并毋许小船贴近洋船私行起卸货物,如有违犯,立即严拿究办。仍由臣密派员弁前往访察,如巡查不力,即行严参惩办。

一、闽、广商船,应令停泊空处,不准挨近民房铺户,以杜勾通

也。向来洋船到津,直至东门外停泊。河面窄狭,两岸俱系民房铺户,且临河房屋,各有后门接递洋船货物,甚为便易。又有本地渔船商船及上海沙船,互相错处,更易交通。虽有派出地方兵役,两关巡拦梭织巡查,昏夜殊难防范。应请嗣后洋船到津,按照向来停泊处所,退出六七里,在炮台一带空阔河面竖立界牌,令其停泊,两关委员丁役,即赴彼处,会同文武查验。该处两岸居民,本属稀少,责令天津县将现有房屋查明确数备案。出示晓谕,以后不准民间添盖,如有私盖房屋,查出即行拆毁。并令本地商船渔船及上海沙船,分段停泊,不得与洋船挨聚一处。其洋船货物应行剥运者,由天津道发给剥船,不准洋船自行雇觅,仍令剥船船户出具并无剥运烟土甘结,如违严拿治罪。似此画清界限,兵役巡拦人等,均易稽查。一切本地居民、客民均不准赴洋船交结,洋船舵工水手,亦不准成群结伙上岸恃众行私。如有闲杂人等私赴洋船交易,及洋船私行起卸烟土之事,立即报官查拿。如敢徇隐,即将纵容之兵役巡拦人等,从严究办。

一、查验闽、广商船货物,应逐加签探,以防夹带也。向来洋船到关,行店呈送货单,两关定期查验,仅止按包按箱过秤,不足以昭严密。应请嗣后两关查验货物,无论包裹箱只,均须抽出数件开验。并于过秤时,逐一签探,其水手携带货物,亦应逐细查验,俟验货完毕,进入各舱搜查,如有烟土,即会同文武员弁,将该船出海人等,查拿究办。其剥运货物过关,应由委员再行签探,入行后复行查验。如有烟土,或系中途夹带,或系前此委员丁役人等查验不实,讯明分别办理。

一、海河两岸居民铺户,暨天津府城外行栈店铺,应立牌保以严纠察也。海河道里甚长,两岸村庄居民店铺林立,其中良莠不齐,或代洋船偷运货物,或窝顿烟土行踪诡秘,查察难周。城外行栈铺户,大半皆系闽、广客民,多有夹壁地窖,为囤贩烟土之所。旅店客寓,往往容留烟贩累月经时,若不设法稽查,日久仍循故辙。现

在贩卖烟土之铺户,业经查拿者固多,逃逸未经破案者亦多,歇业潜逃,皆系积贩匪徒,是以情虚畏罪,诚恐事后潜来,复萌故智,必应立法严防。应请嗣后将海河两岸附近居民铺户,及城外大小行栈店铺,并旅店客寓,一体设立十家牌保,如有容留兴贩鸦片烟土之人,私买洋船货物,窝顿烟土,该牌保即赴官呈首。倘敢徇隐,一经访查得实,除将本人照例治罪外,将牌保一并惩办。仍出示晓谕一切行栈铺户,但有夹壁地窖,悉行拆除平毁,不得存留,滨河铺面所有后门,悉行堵闭。倘此后仍有夹壁地窖之家,及临河房屋私开后门,一经查出,即将房主店户一并查拿究办。

一、沙船商船,应一体严查,以杜勾串也。闽、广商船进口,既经随处防范,逐层搜查,自难设法偷漏。第恐于未进海口之先,勾通上海来津之沙船,及本地贩粮之商船,夹带售卖,仍属不能净尽。且现在搜获金广兴洋船,即有驶往奉天、上海售卖之供,该处囤贩鸦片既多,又必辗转贩运,天津商船时往奉天贸易,上海沙船每年来津数次,尤应实力稽查。应请嗣后上海沙船进口,及本地商船回津,责令海口文武,一体搜查,并由两关委员丁役人等,逐细查验。其宁河海口,亦飭令遵照一律办理。

以上七条,臣等悉心商酌,稽查出口,则责成原省该厅州县。严防偷漏,则责成海口以内地方文武。查验货物,则责成该关委员丁役人等。如系何处奉行不力,即将该管之员,据实严参。仍严禁兵役人等,借端需索,以期严而不扰。惟有治人无治法,商情诡譎,诚恐仍有出乎防范之外者。臣等惟有督同地方文武,及该关委员,随时严密访察,务期有犯必惩,以仰副圣主清厘积弊之至意。

谨会同长芦盐政臣鍾灵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七八、署直隶总督琦善奏为续获烟犯片

九月三十日(军录)

再,臣前将叠次拿获贩烟人犯,及烟土数目,具奏在案。臣自抵津后,复严飭该镇道,督率文武印委员弁,实力访拿,奸徒闻风傲惧,或潜将烟土抛弃,或辗转窝藏,行踪更为诡秘。截至九月二十九日止,据该镇道等,陆续报获兴贩窝藏烟土之李清近、王马观等九起。又拿获贩卖私藏烟具之徐用观、冯恩庆等六起。又正定府固关地方,报获山西烟贩张洪得等一起,共起获烟土三千三百六十余两,及烟饼、烟丸,并烟具一千七百余件。又拿获逸犯郭六海、陈琐观等十余名。又访获积惯贩烟之回民从添发一名。臣亲提研讯,究出各路烟贩多名,已将陇四即陇老、苏大、苏二、苏三、田二等拿获,其供出未获各犯,亦即分飭员弁差役跟踪追捕,务获究办,以期积弊肃清。

理合附片奏闻,谨奏。

道光十八年十月初三日奉朱批:必当如此认真,勉而勿怠。钦此。

七九、署直隶总督琦善奏为 焚毁查获烟土情形片

九月三十日(军录)

再,洋船搜获烟土为数既多,销毁一有不慎,即启抵换偷漏之弊。臣逐细讲求,并亲加试验,积薪焚烧,仍不免融结成块,间有存性。惟将土坯砌成锅圈,安放铁锅,沃以桐油烧热,投入烟土,顷刻成膏,再加焚烧,膏亦著火焦枯无用。仍将余滓揉碎抛弃海河,诸弊悉可杜绝。查天津本有旧存煮贩铁锅数十口,飭令在于教场附

近地方，如式安置，臣连日督同该镇道等，将洋船搜获烟土十三万一千五百余两，并续获烟土烟膏，眼同验明，于二十七二十八等日，竭两日之力全行烧毁。每日仍将烧完渣滓起除，飭令该镇道立时押赴海河抛弃。所有搜获洋船烟枪一百零七根，及烟灯烟锅烟斗烟盒等件，并搜获广兴和盛同发等铺烟盒一千四十余件，烟罐三百九十余件，及一切烟具，均即督率该镇道等眼同销毁，免致存留滋弊。其业经解省烟具烟土，俟臣回省时，再行一律办理。

合并附片奏闻。谨奏。

道光十八年十月初三日奉朱批：消患不少矣，可嘉。钦此。

八〇、两江总督陶澍等奏为 办理续获烟犯情形折

十月初三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陶澍、江苏巡抚臣陈銓跪奏，为续获贩卖鸦片烟犯，及收缴烟土烟具办理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鸦片烟流毒各省，为害滋深。前经臣陈銓督同臬司裕谦、委员访获在苏贩卖烟土之闽广匪犯王阿喜等十九名，搜获烟土烟膏七千余两，并获鸟枪、刀械等件，飭司审办缘由，附片具奏在案。臣等伏念江苏上海地方为闽广各商贸易之所，海舶鳞集，系烟土进口门户，乘此整顿之际，必应设法堵拿。当经密飭臬司遴委干员，前往侦察情形，相机查办。至于苏州地方，人烟稠密，五方杂处，虽经获犯究办，渐知敛戢，诚恐尚有兴贩匪徒潜踪混迹，各属亦不免有零贩吸食之人。臣等复迭札各属，谆飭随时访拿严禁，总期劝惩兼施，湔除锢习。旋据兼护苏松太道苏州府知府汪云任禀称，前此督同各委员，访获贩土匪犯王阿喜等审办后，现又督同委员署海防同知、试用通判孙逢尧、试用通判福禄堪、候补知县彭光祥、平望营把总周学武等，在苏城胥门外广东嘉应会馆，拿获贩土之广东人

李光华、邓三、陈阿齿、张双喜、黄连四、杨逢辉及董事王泰亨等七名，搜获烟土一千六百两。又访获城外杨安弄窝顿贩土之广东人张瑞、王汉二名，搜获烟土一千六百两。又访拿贩烟之杨达、曾辛、陈保、陈三、林幅、王五、王连长、费大八名，搜起烟土一百六十两，及烟枪烟具等件，共计起获烟土三千三百两。提讯李光华、张瑞、杨达等，俱供认贩卖窝顿烟土属实。惟王泰亨恃老狡展，供不知情，且头戴四品顶帽，称在衍圣公府捐纳职衔。飭吊捐照未缴，是否妄供假冒，一并严审究办等情。臣等以李光华等值此查拿烟土严禁之时，尚敢藏匿寄顿，实属愍不畏法。王泰亨身为会馆董事，容留烟贩多名，现在究出伙匪王二、王三、王五、王连长等，即其子侄，似此窝顿烟土匪徒，胆敢冒膺朝廷名器，情尤可恶，当即斥革，并勒令交出伊子王二等到案，一并治罪。

又，据该护道督同松江府知府文康、委员苏州府督粮同知黄冕、署上海县知县练廷璜禀称，访得上海东关外有行户窝顿烟土，经练廷璜会同委员黄冕、候补知县周沐润及出资购线之署提右营守备王嘉谟等，于八月十一日带领兵役，在亨吉号糖行内拿获贩土之福建人许阿佻、杨贞信二名，搜获烟土九百两。又于是月十八日，在永利号店内拿获兴贩窝顿烟土之福建人林让、陈其恩二名，搜获烟土一万五千两，又续获伙贩之陈抛先，及帮同运土之林玉观、林万、周维、沈谈、陈亚流六名，提讯许阿佻、林让等，供认贩卖寄顿、帮运烟土属实。究出贩土托寄之林惕厚、陈汀等在逃未获，严拿并究等情。臣等先后札飭，一并解省审办。臣陈銓复就近与臬司裕谦悉心商酌，以上海所获烟土盈千累万，系在各行户搜获，其进口之闽广商舡，必有夹带烟土，即使不敢上岸出售，亦恐潜携邻省行销，贻害无穷。总须筹议章程，宽猛相济，设法查办。时值该府汪云任交卸护道篆务来省，逐一告知查办情形，委令仍赴上海，会督黄冕、练廷璜并松江府知府文康及提臣陈阶平所委之参将许聪 饒遵照办理。该府等于海关左右设立官厂两所，传集闽广商人，晓以利害，

如有藏匿烟土,准予两日内自行首缴,免其治罪,若仍观望迟延,定即搜拿严办。该府等并亲坐小舟,于海口逐查,传谕各该商舡,靡不震慑畏法。于九月十七、十八两日,据闽广各洋舡及沿滩行栈,纷纷携带烟土,到官呈缴。经新任苏松太道王玥临厂督同,即委各员秤验,计重四万一千余两,恐所缴尚有未尽,复经汪云任等按舡搜查,并无藏匿。并谕知,此次因甫经申严例禁,准予缴出烟土,免其治罪,倘以后再敢夹带窝贩,定行尽法惩治,舡货房屋一并入官,各商民等均为俯首畏惧,出具切结,存县备案。

再,扬州府为南北通津,民风嚣杂,该署府李璋煜一经奉文查禁鸦片,即剴切晓谕劝导,严密巡查。计于四旬之内陆续禀报,督同所属,收缴烟枪一千二百七十六杆,烟具一千余件,并访获积惯熬膏贩卖之犯多名。又,江宁府知府沈兆澐禀报,督同所属收缴烟枪烟具二千一百余件,烟土一千五百余两。又,据长洲、元和、吴县、华亭、金山、青浦、武进、阳湖、无锡、丹阳、山阳、清河等处陆续禀详,或访获贩卖开馆匪犯照例惩治,或拿有故违吸食之人枷号游街示众,或据畏罪民人首缴烟枪数百杆及百余杆不等。以上各府州县拿获兴贩窝顿烟土各匪犯,飭令分别严审,按拟究办,逸犯勒限缉拿。至江宁、扬州等属收缴烟枪烟具四千余件,烟土一千五百余两,由臣陶澍就近提验销毁。其苏城、上海迭次起获收缴烟土六万七千余两,并烟枪烟具等件,由臣陈奎督同臬司裕谦暨苏松太道王玥,各于就近地方分别验明,押赴空阔处所,加用桐油烧毁,俾众目昭彰,咸知警戒。臣等仍督飭各属严禁、侦捕,务使尽绝根株,断不敢稍有松劲,以期仰副皇上保赤儆顽之至意。

再,苏州府知府汪云任于兼护道篆任内,督同各委员迭次访拿兴贩烟土多案,获犯四十余名,月余之内,搜缴烟土数万余两,实属督办有方,实心整顿。署扬州府坐补常州府知府李璋煜,事事整饬,首先劝缴烟枪烟具最多一郡,肃然顿改旧俗。知府衔苏州府督粮同知黄冕、知州衔署上海县知县练廷璜,办事本属勤能,此次访

拿兴贩烟犯多名,搜获烟土一万六千余两,谕缴海舡烟土至四万一千余两之多,均属不遗余力,倍加奋勉。又,署提右营守备千总王嘉谟出资购线,密速拿获大伙烟贩,亦属勇往任事。以上五员,可否赏予奖励,以昭激劝之处,出自皇上天恩。其余印委各员,人数众多,未敢概行瀆请,由臣等分别存记酌奖。

所有迭获兴贩鸦片烟犯及收缴烟土器具办理缘由,恭折具奏,并将江苏省现办章程缮呈御览,伏乞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十八年十月十七日奉朱批:所办可嘉之至。另有恩旨。钦此。

附:江苏省现办查禁海口贩卖鸦片烟土章程

十月初三日

谨将江苏省现办查禁海口贩卖鸦片烟土章程恭呈御览。

一、洋舡进出各口,应于舡照添注严禁夹带鸦片也。查向例出洋舡只,由各州县详明给发印照,填写舡商耆舵姓名,其进出各口,地方官皆凭照验放,加印挂号,注明进出年月日期。原为严禁夹带违例货物,及稽查匪类起见,倘该舡于出口时未经加印挂号,他处即不准入口,是舡照为洋舡进出口岸之据。嗣后洋舡出口时,应于舡照内添注不准私带鸦片字样,如敢故违,一经查出,即将执照扣除,按例治罪,舡货一并入官。庶舡商各顾身家,咸知畏法。

一、出洋舡只应给严禁私带鸦片旗牌悬挂,俾中外咸知儆惕也。查鸦片流毒既久且广,现奉谕旨严行禁绝,必须大张晓谕,使海岛愚氓惊心触目,绝其希冀之念,以冀拔本塞源,永除积弊。而往来洋面,标示外夷,俾仰天朝禁令,咸各凜遵。现在上海未放出洋大小舡只,飭令道县于挂号放出时,均令自置旗牌各一面,并添设号灯,旗上大书严禁私带鸦片六字,牌钉舡头大书严禁鸦片,查出治罪,载明官衔年月呈送,道县加印挂钉。如无旗牌号灯,不准放洋,即至他处,亦不准进口。咨明各省海口,一律照办。

一、闽广洋缸进口，飭令缸商牙行出具并无夹带鸦片切结也。查洋缸驶入上海，向由牙行代报关税，缸照亦由该行送验，是洋缸各商皆行户所熟悉，自应责令稽查。嗣后各缸进口呈验缸照，先取缸商并无夹带鸦片切结，并令该牙行加结同送，如有违犯，商牙一体治罪。

一、闽广缸只水手应给腰牌以便稽查也。查闽广洋缸水手，多者百余人，少亦数十人，每于众缸进口时，更有一种杉板小缸跟帮前来，不但潜行登岸代销烟土，且难保无别项匪徒混迹其间。嗣后闽广商缸进口时，责令各该会馆司事，按缸查明，水手每人给予腰牌，书明某缸水手姓名，必须悬挂，方许登岸。倘有私带代销烟土，除将本犯治罪，仍向该缸商追究来历，庶各商自知约束，较易稽查。至跟帮小缸并无腰牌之人，一经上岸即行查拿驱逐，俾匪徒无所遁匿，以杜奸宄而肃海疆。

一、行户人等寄囤贩卖，应随时严拿究办也。查洋缸夹带烟土进口，必由行户代为寄顿，以俟各处奸徒前往贩卖，若禁绝寄囤，即无从销售，自不致再有夹带。应责成该道该县随时严密访查，如访有不法行户及兴贩奸徒仍敢窝顿贩卖，立拿惩治，以绝根株。

一、员弁兵役得规包庇，应严参究办也。查行户人等寄囤烟土，辗转贩卖，每恃兵役、地保包庇放纵，得以肆行无忌，甚至守口员弁亦有得规庇纵，营私骫法，实堪痛恨。嗣后拿获贩土等犯，必严究何人得规包庇，立时查拿，分别严参，加等治罪，以为顽蠹者戒。

以上六条，责成苏松太道督同上海县，随时稽查，有犯必惩，以除积弊。

道光十八年十月十七日奉朱批：钦此。^①

^① 据随手档记载：旁朱：所议好，另有旨谕。今而后，卿等务要一力认真，必除此患而后已。果如是，朕方嘉悦之不晦，其既往之事皆付之于不咎矣。卿等其善体朕意，勉力佐朕除此痼疾也。

八一、江西道监察御史狄听奏为请飭苏抚查禁 上海洋船夹带烟土并议稽查章程折

十月十六日(原折)

江西道监察御史臣狄听跪奏,为江苏上海县地方,洋缸夹带鸦片烟土,分销各路,请旨飭下江苏巡抚,设法密拿,并妥议稽查海口章程,以杜弊源,仰祈圣鉴事。

本年七月,臣陈奏天津洋缸夹带鸦片烟土情形,请飭直隶总督,设法密拿,并妥议稽查章程,以杜京城及直隶、河南、山、陕各省兴贩之路。嗣据该督先后奏到,拿获烟土几及二十万两,并遵旨定立稽查海口章程,严防偷漏各在案。臣闻天津洋缸所带烟土,虽未全行获案,缘查拿严紧,不敢起运上岸,多将原土带回。近日京城及直隶等处兴贩无多,烟价日昂,吸食者艰于购买,渐就减少。是欲除吸食,必严兴贩;欲除兴贩,必重海防。如广东、福建两省,海口较多,固属烟土来源,而江苏所属之上海县,实为东南数省贩烟之口岸。

臣籍隶江苏,深知上海县地方滨临海口,向有闽粤奸商雇驾洋缸,就广东口外夷缸贩卖呢羽杂货并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上海县入口,转贩苏州省城并太仓、通州各路,而大分则归苏州,由苏州分销全省及邻境之安徽、山东、浙江等处地方。江苏省外州县,民间设有信缸、带货船各数只,轮日赴苏递送书信并代运货物,凡外县买食鸦片者,俱托该缸代购,是以各县买烟价银由信贷缸汇总,有数可稽,大县每日计银五六百两,小县每日计银三四百两不等,兼之别项兴贩,每年去银不下千万,其波及邻省者,尚不在此数。江苏素号沃土,为国家财赋之区,近岁闾阎渐形匱乏,州县办理钱漕亦殊支绌,皆由上海烟土灌注,大耗民财,若非严行惩办,力堵来源,纵稍有捕获,究未能驱除净尽。

前据江苏巡抚奏到,缉获烟土六千余两,嗣后未闻续获大起兴贩之案,上海烟土不减天津,何所获之数,多寡悬殊若此?且天津查拿严紧,洋缸原带烟土不能起岸,未必即回闽广,或径赴上海售卖,亟宜上紧缉拿,毋少迟延,致滋流毒。相应请旨飭下江苏巡抚,速委干练文武官弁,自苏州至上海一路,设法密拿兴贩烟土奸商,根究伙党,尽法惩治。并履勘海口确实情形,妥议章程,于洋缸陆续到口时,实力搜查烟土,毋任丝毫偷漏,以杜来源而除积弊。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八二、著两江总督陶澍等严查海口 贩烟并妥议章程事上谕

十月十六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陶、江苏巡抚陈,道光十八年十月十六日奉上谕:

有人奏,江苏所属上海县,为东南数省贩卖鸦片烟口岸,向有闽、粤奸商,雇驾洋船,就广东口外夷船,贩卖杂货并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上海县入口,转贩苏州省城并太仓通州各路。而大分则归苏州,分销全境以及邻境。省外州县地方,设有信船带货船各数只,递送书信。凡外县买食鸦片烟者,俱托该船代购。大县每日计销银五六百两,小县每日计银三四百两等语。现在查拿烟贩,正当吃紧之时,如直隶、山东等省,俱已拿获大起,严行惩办。惟近畿各处,查拿严紧,洋船原带烟土,不能起岸,或径赴上海售卖,不可不防。各该省大吏,原应不分畛域,认真缉拿。况上海为江苏所属地方,责有攸归。著陶澍、陈銓,即遴派干练文武员弁,自苏州至上海一带,设法侦察,跟踪密缉。倘经拿获奸商到案,即根究伙党多寡,分路堵拿,勿任丝毫偷漏。并著查勘海口确实情形,妥议章程具奏。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八三、著军机大臣等议奏办苏廷玉所奏 查禁鸦片章程一折事上谕

十月十六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十月十六日奉上谕：

苏廷玉奏议复查禁鸦片烟章程一折，著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该部，一并议奏。钦此。

八四、著两江总督陶澍等追查烟犯党伙 从严惩办并奖叙出力各员事上谕

十月十七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十月十七日内阁奉上谕：

昨据御史狄昕奏称：江苏上海县地方，为东南数省贩卖鸦片烟口岸，请飭查拿，当降旨令陶澍、陈銓，分别派员查办。本日据陶澍等奏称：在上海东关外起获窝顿烟土数起，为数甚巨。复于苏州、扬州、江宁等府属，盘获贩卖窝顿各犯，共计烟土一万六千余两。并谕令海船缴出烟土四万一千余两，免其治罪。是该御史所奏属实，而该督等于所属地方，有犯即惩，办理认真，可嘉之至。著陶澍、陈銓，即提集各案人证，分别追究伙党多寡，按名弋获，从严惩办，毋使漏网。所有缉获出力各员，自应量予恩施，以示鼓励。苏州府知府汪云任，著赏加道衔，署扬州府。坐补常州府知府李璋煜，著免其坐补原缺，遇有该省知府缺出，即行补用。知府衔苏州府督粮同知黄冕，著遇有该省题缺知府缺出，奏请升补。知州衔署上海县知县练廷璜，著以知州升用。署提标右营守备千总王嘉谟，著以守备升用，先换顶带。陶澍、陈銓，督率有方，均著交部议叙。该督等，仍

当严飭所属，循照现办章程，认真查办，不准稍有疏懈。果能力除痼疾，朕必嘉悦，既往之事，付之不咎矣。勉之。余著照所议办理。钦此。

八五、著各省督抚于所属拿获烟土 烟具须目击销毁事上谕

十月十八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十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

御史淳贵奏，请将各省拿获鸦片烟土解京查核，以杜滥邀议叙之弊。该御史所奏，自系因核实起见，但各省距京程途远近不等，若纷纷解京，委员稽察难周，必至沿途偷漏，又滋种种流弊。该将军督抚等经朕委任，断不疑其查禁徇习有冒滥各情。即该将军督抚等，亦万不敢欺饰邀功，自取咎戾。惟查拿日久，该州县等难保不生覬覦，希冀恩泽，以致影射欺饰，亦不可不防其渐。著各直省将军督抚，于所属拿获烟土烟具，务当秉公核实，查检数目，当堂目击销毁，无得任听属员抽换隐匿，以少报多。倘有浮冒不实，及销毁不尽等弊，一经查出，即行从严参办。至拿获烟土烟膏，嗣后应如何汇总查验，销毁净尽，以杜弊窦之处，著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各该衙门一并议奏。钦此。

八六、著将山西贩烟武举韩步鳌等 斥革讯办事上谕

十月十八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十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

琦善奏拿获兴贩鸦片烟武举请斥革讯办一折。山西武举韩步鳌、师连登、张大经，著一并斥革，交该署督严行讯办。余著照所议

办理。钦此。

八七、工科掌印给事中况澄奏请将吸烟 职官从重治罪并议拿烟章程折

十月十九日(原折)

工科掌印给事中臣况澄跪奏，请将文武职官私吸禁烟从重治罪，并请酌议拿烟章程，以肃官方而杜流弊，仰祈圣鉴事。

窃照各将军督抚遵旨妥议严禁鸦片烟章程，现经陆续具奏，钦奉谕旨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议奏，恪遵办理在案。查鸦片烟流毒日广，凡遇吸食之人，均应一体严拿。兵丁吸烟暨贩卖者，固宜加等治罪，而文武职官私行吸食，以致军民人等皆得援为口实，尤于风俗人心大有关碍。臣愚以为，任法惟在任人，官正然后民正。现当力加整顿之时，严禁职官吸烟最为紧要关键，其大员内如有私吸者，谅必痛改前非，正己率属。至内外文武正佐各员未能悛改者，当必不少，甚或以吸烟之员审吸烟之案，即不免曲为开脱罪名，安望其认真从严讯办耶？且此等吸烟之员善自掩饰，恃无证据，无由发觉。凡审烟案，往往从轻，即如州县中常有外虽出示严禁，本身依然吸食，地方为所管辖，又谁敢将官查拿？故外省并无拿获职官吸烟之案。此可见军民人等无难设法捕拿，惟现任职官查拿匪易。可否请旨敕下各部院衙门堂官，并各将军、督抚、府尹等，留心严密访查，如属员内有吸食禁烟者，即行据实指名严参，从重治罪，毋稍徇隐。庶各官咸知儆惧，而军民人等自不敢藐法矣。

至于拿烟总当严紧，而流弊亦所宜防。有拒捕者，如苏州贩烟匪徒王阿喜等是也。有本非差役，凭空讹诈者，如直隶斩犯翟有春，将并无烟土客民妄行拦搜，致酿命案是也。或借差讹索；或包庇卖放；或借端攫取财物；或栽赃陷害；或禁烟被拿捏称失物；或讹告挟制；或累及无辜。拿获之后冒功宜防也，收缴之烟枪，新旧

易混也；呈缴之烟土烟膏，真伪易淆也。搜拿愈严，烟价愈贵，蠹役拿烟，从中渔利，或将真烟暗藏，易换伪烟呈缴，而真烟仍由该役销售。种种弊端，均所难免。与其示惩于事后，曷若防范于事前。且捕拿之官员兵役，或因有前项情弊，恐涉嫌疑，未肯认真缉拿者有之。其如何捕拿防范，期于无弊之处，可否请旨敕交一并酌议章程，俾内外一律遵办。总期禁烟永绝根株，拿烟之法不得稍形纵弛，亦不致滋生事端，似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

臣为整饬官方，预防流弊起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八八、山东道监察御史贾臻奏 请肃海防以缉洋商折

十月二十四日(原折)

山东道监察御史臣贾臻跪奏，为请肃海防以辑夷商，仰祈圣鉴事。

窃查沿海各直省设立重镇，兼设水师营伍，所以防奸而备警者，法制原极周详。外夷震慑天威，输诚悦服，我皇上又施恩格外，概许通商，盖于控驭之中，寓招徕之意。不谓夷情叵测，辄敢携带鸦片烟土，以外洋之秽物，易中国之纹银，谋利既厚，流毒日深。现奉谕旨严拿，行见扫除净尽。

但思此等违禁之物，夷商安能直至内地？必系内地奸民串通不肖胥役兵弁，许以规费，代为包揽。传递日久，视为利藪，一旦骤绝其弊，难保夷商不别生事端。而奸民与胥役兵弁等既敢翫法于前，安必其不逞奸于后。夫天津密迩畿辅，登州可达盛京，皆系根本重地，固当慎重。此外如江苏、浙江、福建各省，均有滨海府厅州县，亦宜一律防范。而尤关紧要者，莫如广东省会，其可以停泊之海口既多，其向来交易之洋行极夥，因而夷商辐辏而来者亦最众。

骈集作弊之人于积年舞弊之地，而又当此痛惩积弊之时，倘衅生仓猝，岂可不防。

应请飭下沿海各省督抚提镇等于夷船经过之处，炮台军械，预令修整。洋货囤积之区，海岸市廛，不时巡察，交易后即令速回，勿许借词讨索欠项，任意逗遛。稽查时务期核实，不得妄谓税课攸关，稍涉含混。陆路慎简营兵，无以老弱充额。水师勤加训练，无循操演虚名。将弁有衰庸不职者，当破除情面立行罢斥。隘口有不敷控制者，宜审度形势，俾资联络。仍申明定例，所有沿海地方，附近炮台塘汛，搭盖寮房，久经居住之民人，令文武员弁，实力稽查，照内地民人之例，就近编排保甲，分给门牌，开载户口年岁，设立牌头甲长澳保。并申叙条款，出示晓谕，毋许再有无籍可稽之游民续行占住。由该管营县，按月亲赴查点，年底道府通报。凡例应封禁，以及向无寮房各海岛，专责营员随时查勘，仍于年终将有无续占，汇折具奏。如舞弊作奸，捏辞容隐者，严行参处，尤须认真查办，次第施行，不得稍事张皇，转滋纷扰。总使夷商不敢萌奸，内地奸民亦无由勾串，庶禁令不致偶弛，海疆可以永固，而意外之虞，亦有备无患矣。

臣管见所及，是否有当，伏乞圣裁。谨奏。

八九、著刑部堂司各官于审办烟犯时 倍加慎重严防弊端事上谕

十月二十四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内阁奉上谕：

鸦片烟流毒传染日深，叠经降旨，飭令严拿惩办。各该衙门拿获人犯，或咨或奏，俱陆续送交刑部，审讯定拟。是该部为汇总之地，必当认真推鞫，务令水落石出，不致漏网。该堂司各官自应倍加慎重，严行讯勘，方能立除痼习。但案犯众多，承审司员或草率

了结,或积压迟延,甚至听信嘱托,吏胥需索,种种滋弊,在所不免。著刑部堂官严饬承审,司员于解到案犯立时研鞫,切实根究,分别惩治,不得稍有不实不尽,以期净绝根株。该堂官仍当不时查察,督饬核办。倘有草率积压及听情消弥等弊,即行指名严参。如任其延玩滋弊,别经发觉,或被纠参,不但将该司员等从重治罪,并将该堂官等一并重惩不贷。懍之,慎之。钦此。

九〇、著将在署内寄存鸦片之县丞 胡履震即行革职事上谕

十月二十四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内阁奉上谕:

卓秉恬等奏访获县丞署内寄存鸦片烟土,请交部严讯一折。良乡县县丞胡履震著即革职,并该家人方文俱交刑部严讯。其同城之良乡县知县周震青,于该县丞署内寄存鸦片烟土毫无觉察,且于叠经饬拿始将方文查出,提解玩延,著先行交部议处。余著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钦此。

九一、著将藏匿鸦片烟具之宗室荣祥等 交刑部及宗人府审办事上谕

十月二十七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奉旨:

此案宗室荣祥因案圈禁,胆敢藏匿鸦片烟具,据供近来并未吸食,殊难凭信^①,(朱批:既未吸食,藏此何用?玩法不堪之至!)著将该犯并查获擅入空房之民人方义、户部皂役霍玉,一并交刑部,会

^① “殊难凭信”四个字旁有朱点。

同宗人府审办。该处值班笔帖式并皂役人等有无知情纵容情弊，著听候质讯。该管堂司各官平日失于觉察，咎有应得，究系自行查出，著加恩免其议处。至该处空房系属圈禁重地，是日值班之员于方义等擅入时，并不即行拦阻，致令在屋躺卧，实属疏纵。著该衙门查明，交部先行议处。钦此。

九二、太仆寺少卿杨殿邦奏陈严禁鸦片 入口及白银外流之法三款折

十月二十八日①(夷务清本)

太仆寺少卿杨殿邦奏。

伏维皇上孜孜求治，于纹银出洋，烟土入口等弊，叠奉谕旨，敕令内外臣工严加查办，务期净尽根株。训示谆详，至周至密。窃思银之出洋，必首究其出之所自始，烟之入口，必先究其入之所由来，庶正本清源，则流将自绝。粤省海关向许与夷人交易，所有纹银出洋烟土入口等弊，较他省最先且巨。其中夷人之串结，汉奸之勾引，非极早防范，严行惩办，终难除积弊而尽根株。臣前在广东南韶连道任内，颇悉该处情形。近闻弊窳愈增，而有害愈甚，现当訏谟整饬之际，臣既有见闻，不敢不将实在情形为我皇上敬陈之。

一、夷人逗留省城，宜照例驱遣出境也。粤省城外设立洋行，为夷人贸易之所，定例贸易事毕，即令出居澳门，不准逗留省城。近年以来，竟有在省常住之夷人，其最狡黠奸猾者，闻有啖咕喇国夷人嘍第及铁头老鼠两名，终年逗留省城。凡纹银出洋烟土入口，多半经其过付。该夷民常与汉人往来，传习夷字，学写讼词，购阅邸钞，探听官事，不惜重资，又复从汉人学习中国文字，种种诡秘，不可枚举。此等匪徒，心多机械，谋利甚精。窃恐愚民听其教诱，

① 此为收文日期。

奸民结为党援,大为风俗人心之害。使之久居境内,不但烟土不能查缉净尽,且恐别生事端。应请飭下该省督抚及海关监督,照例妥为驱遣,并根究内地相与串结之奸民,严拿惩治,以清弊源而去害端。

一、 匪徒结党拜会,宜严拿究治也。 粤省无籍匪徒每人身带短刀一对,称为大货手。其纠人入伙谓之放台子。每台八人,饮酒拜盟,不序年齿,为首者称为大哥,旬日间,每人各放一台,辗转纠约,动辄千百人。又复结拜三点会,有称为某脑者,称为房长者,称为柳枝者,称为铁板者。其为从匪徒皆称为老晚,结党成群,一呼即应。凡枪掳勒赎及杀人放火各巨案,皆系此类所为,大为闾阎之害。近年又间有与私贩烟土匪棍互相勾结,明目张胆,四路招呼,持械护送,迹与盐梟无异。现闻该省著名匪徒,有郭亚支浑名大王支、陈亚盛浑名蛟龙盛、张星明、刘亚庚、周亚三、张广二、朱亚碗、陈亚爵、罗威雄、罗亚康、张亚潮、朱婆满、邓大花脸、欧大辫、潘亚幅、陈亚金、陈亚幅、王大胆、李亚三、蓝亚方、陈亚得、陈亚名等各犯,俱系人所共知。其不甚著名者,人数当不止此。臣查粤省捕务及巡查烟土,设立巡船,添置堆卡,有水陆分巡之兵役,有办商诱缉之委员,每年筹备经费,各官摊捐,合计不下数万两,立法最为周密,乃匪类尚如此之多。恐兵役人等贿纵包庇,地方官意图消弭,化大为小各情弊,皆有所不免。此等匪徒不即时严拿,将来徒党日多,难于捕治。应请飭下该省督抚,严飭巡防员弁及该地方官,立将著名匪徒郭亚支等按名严拿惩办,其拿获多名者,仍请旨量予鼓励。倘有受贿纵庇等情,一经查出,即严参示惩,务使宵小绝迹,闾阎谧靖,以副皇上除莠安良之至意。而于巡缉私贩烟土之时,亦可杜其勾结包护之患矣。

一、 海口漏银道路及窝藏接递之人,宜确切根究也。 粤省地接海洋,为烟土入口之源,每年漏银出洋为数甚巨,必非一二人所能携带,即使分次偷运,每次亦必盈千累万,交兑不易。所有海汉

等处，难保无通洋小路，亦难保无沿海奸民为之坐庄兑会，辗转递运。其往来踪迹虽极诡秘，而积惯贩烟之人自必备知其细，即海汉通洋小路，伊等亦必熟悉。诚能于获犯之时，将其接递者何人，窝藏者何人，坐庄兑会者何人，层层追究，则银土出入路径，不难确切查明，立时就近掩捕。在奸徒有不及掩避之势，在州县则得惩一警百之方，而漏银之路可绝。向闻拿获烟土之案，烟之解案者不过十分之五，银之呈缴者不及万分之一，是兵役等不能无弊也。遇吸食者则专治吸食，遇私贩者则专治私贩，是承审者不能根究也。积习如此，该管上司尤当随时稽查，严加惩儆也。

臣窃思为政之要，务在宽猛相济，尤须因地制宜。即如烟土流毒已久，吸食者锢蔽既深，罔知悔改。近经严切查拿，数月以来，畿辅内外咸知畏惧。可见立法果严，奉行果力，自不难湔除积习，力挽颓风。总之，法严而限纾，则民皆畏法，而蹈刑者必少；法宽而限迫，则名且玩法，而犯罪者转多。应请皇上严谕该省大吏，督飭文武员弁实力查拿，悉心根究。毋以虚饰图功，毋以苟且贻患，则本源清而实效著矣。

九三、著将吸食鸦片之三等伯

贵明革爵严审事上谕

十月二十九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奉旨：

此案世袭三等伯贵明吸食鸦片烟，业据曹胡氏等供指确凿，仍复恃符狡展，著先行革去伯爵，严行审讯。在逃之曹顺和，著顺天府五城步军统领各衙门，一体迅速严拿务获，归案审办。钦此。

九四、巡视东城户科给事中蔡琮奏为欲治 鸦片兴贩吸食必应严治窝庇折

十一月初四日(原折)

巡视东城户科给事中臣蔡琮跪奏,为查办兴贩吸食鸦片烟,请严治窝庇,以清巢穴而净根株,仰祈圣鉴事。

窃鸦片烟之蔓延流毒,匪伊朝夕,大而省垣,小而镇市,几成烟藪。前经叠奉谕旨饬禁,而兴贩者肆其鬼蜮之行,吸食者密为闭藏之计,破案曾不多见。自鸿胪寺卿黄爵滋陈奏吸食论死之条,钦奉严旨饬议,雷霆一震,聳聩皆惊,数月以来,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拿获烟案一百数十余起,湖广、直隶、山东、江苏等省缴销拿获烟袋数千件,烟土数十万两,此严以立法之明效大验也。夫立法不严,则人心不悛,议法不密,则积弊不除,及今欲治兴贩吸食之犯,非重罚窝庇,则有不可断绝者,盖在上之实力查拿,不如在下之私相排挤,用法必极于所穷,发奸必祛其所蔽,巢穴一空,根株永断,谨就管见所及,为我皇上敬陈之:

一、严治海口之窝庇,以塞来源也。查外洋夷船,俱到广东收口卸货,而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盛京等省海口,俱系内地商船,由广东发货,夹带烟土,沿岸私销,是广东为鸦片烟入口之总汇。该处大伙奸商,内结洋行,外勾夷贩,据设窑口,贿通兵役,包庇送出水陆境界,是以近来直隶、江苏、山东三省破案,均系广商,而沿海各口,必有奸人开设洋行,为之接应窝庇。此等朋奸巨猾,一经拿获,急应不分首从,就犯事各海口,从重治以应得之罪,并将窝庇之窑口洋行,抄毁入官。

一、严治过境之窝庇,以绝流毒也。各直省水陆关津,要隘四达,往来兴贩者,必买路放行,吸食者亦停驂过瘾。此等烟犯,固应责成巡缉官役,严密访拿,尤应著落旅店站房掌柜人等,查报举发。

盖掌柜人等，耳目既近，见闻较确，不得诿为不知。倘有容隐及得赃买放等事，别经发觉，即将房产入官，连坐治罪。

一、严治坐地之窝庇，以杜消受也。自都会直省，以迄府县镇市，五方辐辏，转徙无常，尤应设法严禁。除京省衙署官房各省会馆责成本官暨值年掌馆同乡官外，所有官旗民宅，以及店庙铺行，责成宅主住持掌柜人等，有犯必究，罚产入官。伏查城市民人，率多租赁之宅，其中更易藏奸，近闻兴贩吸食之犯，因查拿严紧，客店庙宇不敢容留，另觅僻静房屋居住，该房主利其重租，甘为徇隐，地方各官，颇难查拿。是以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各衙门，近来拿获烟案一百数十余起，其中土著者十之一二，流寓者十之八九。嗣后请挨查门牌，照庇匪窝赌之例，一体取具各该房主并无窝匿兴贩吸食之犯切实甘结，注册备案，并将保人房主，注列各家门牌。以便查究，如有知情不举者，连坐治罪，房屋入官，即不知情，亦追房租入官，以示薄惩。倘能自行查明举报，概免治罪，并著地方官，酌予奖赏。至于乡野村庄，仍严行保甲，责成里长牌头认真稽查，倘有犯不举，亦连坐治罪，并将烟禁各条，注于十家总牌，俾家喻户晓，共知儆戒。

以上三条，清窝庇之源，则巢穴自空，根株可断，既有严刑以治其人，复有严法以穷其地，直使有产之家，人人畏法，而不敢容隐。违禁之犯，处处受挤，而无所潜藏，庶流毒可期尽除，而颓风无难立挽矣。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九五、著云贵总督伊里布等严禁云南 种植罂粟并贩卖鸦片事上谕

十一月初四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协办大学士云贵总督伊、云南巡抚颜，道光十八

年十一月初四日奉上谕：

有人奏，云南省地方，寥廓深山，邃谷之中，种植罌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自各衙门官亲、幕友跟役、书差，以及各城市文武生监商贾军民人等，吸烟者十居五六，并有明目张胆，开设烟馆，贩卖烟膏者，其价廉于他省，近复贩运出境，以图重利等语。鸦片烟流毒日甚，实为近今一大患，来自外洋者，固宜严为查办，产自内地者，亦应痛加芟除。若如所奏，云南省广种罌粟，熬烟者日多，贩烟者日繁，吸烟者逐日众，是此等浇风，惟该省为甚。且外洋烟土，难保不借此影射，肆意行销。现当整顿陋习之时，尤不可不严为查禁，力杜弊源。著伊里布、颜伯焘，通飭所属严申禁令，出示晓谕。倘查有种植罌粟，及开馆贩卖并运往境外各弊，立即查拿到案，严行治罪，断不准意存徇隐，以除积习，而挽颓风。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九六、赏叙查禁鸦片勤奋之湘潭

知县董友筠等员事上谕

十一月初六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

龚绶奏查办鸦片烟情形一折。湖南湘潭县知县董友筠、委员茶陵州州判双寿，先后会拿贩卖鸦片人犯，起出烟土烟膏为数较多，尚属勤奋。董友筠著赏加知州衔，双寿著赏加州同衔，以示鼓励。该部知道。钦此。

九七、两广总督邓廷桢奏为查获 贩烟窑口提省审办折

十一月初七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邓廷桢、广东巡抚臣怡良跪奏，为滨海墟场开设窑口，现经设法拿获，提省审办，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等于七月间钦遵谕旨，筹议鸿胪寺卿黄爵滋请塞漏卮复奏案内，声明民间嗜食鸦片，各窑口烟贩实阶之厉，必须源流并治。如粤东之澳门，暨高要各县之广利等墟，应责成该管营县实力购访围捕在案。查高要县属广利墟，滨临海口，奸徒由外洋运烟而来，极为近便。迨至登岸以后，民居稠密，闾闾毗连，展转收藏，尤为邃秘。匪徒趋利若鹜，财与命俱声气相通，周防最密。地方文武因见势成积重，党羽必多，率以持重为词，实则胆识不壮。臣等以现当厘剔吃紧之际，岂容再涉疏懈，致令日积日深。即经专差賚文，责令肇庆协副将督标水师营参将，暨高要县，迅速会同认真缉拿，并谕以放胆办理，毋涉瞻顾去后。

兹于本年十一月初三日，据署高要县知县张泉禀称：该县于十月二十八日，会同协营督饬属弁巡检，查得广利墟开张瓷器铺之监生傅瑜芳，开张米铺之陈亚端、陈亚赞，均系积贩鸦片，私开窑口之犯。因闻拿严紧，各先闭铺，潜赴东洲田心揽江等处躲避，经该文武等星夜赶往，按址将傅瑜芳、陈亚端、陈亚赞三名，一并拿获。讯据该犯等供认平日开窑积惯贩烟不讳，请俟刻日查起烟土连犯解究等情。臣等查该墟为著名之区，兼有难办之势，此次既经得手(朱批：机不可失，勉之又勉，以副委任)，即当乘机贾勇尽数查拿，以期净绝根株，毋留萌蘖。

除严饬该营县速将烟土查起净尽，连犯解省依法惩办，一面将此外各窑口，扫数访拿，务期人烟并获，源源报解。并通饬各属文

武,在于水陆著名墟场镇市,及奸贩出没之所,一体加劲搜擒,万勿留毒殃民,自干严谴外。所有拿获窑口积惯烟匪,提省审办缘由,巨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初九日奉朱批:严审定拟具奏。钦此。

九八、著将吸食鸦片之武举

王万金斥革事上谕

十一月初九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初九日奉旨:

顺天府奏拿获吸食鸦片烟之武举王万金,著即斥革,交刑部审讯。钦此。

九九、官民人等倘再吸烟

定行严办事上谕

十一月十一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鸦片烟流毒,传染日深,实堪痛恨,屡经降旨,飭令中外严拿惩办。乃近来此种痼习,不但军民人等纷纷渐染,即世职官员,竟亦相率玩法。节据步军统领衙门查获犯案之男爵特克慎、候补盐大使春龄、伯爵贵明,均经刑部分别按律治罪。该员等身任职官,辄敢蹈此恶习,玷辱官常,嗣后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倘仍不知悔改,一经查拿,定行严办,决不宽贷。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一〇〇、掌山东道监察御史汪于泗奏
请严饬查缉奉天海口鸦片折

十一月十五日(军录)

掌山东道监察御史臣汪于泗跪奏，为风闻奉天所属各海口商船云集，明载货物，即暗带烟土，请旨严饬查缉事。

窃惟奉天为我朝根本重地，风俗人情最为淳朴，而近年以来，兵民人等亦有沾染恶习吸食鸦片烟者。此总由沿海地方外省奸民寄居渔利，招徕商贩所致。查本年九月间，山东抚臣经额布奏于荣城县所属洋面，搜获商船挟带烟土七箱，计重一万三千四百余两，讯明该商船欲往奉天售卖，是可知奉天向有烟贩往来，此一起虽经拿获，而贩卖者断不止此一起。臣闻奉天沿海地面，如锦县所属之天桥厂，海城县所属之没沟营、田庄台，盖平县所属之连云岛，金州所属之貔子窝，岫岩所属之大孤山，此数处海口，为山东、江、浙、闽、广各省海船停泊交易之所，明易货物，即以暗销烟土，流毒最深。溯查上年十二月间，山海关副都统祥厚奏称：拿获程朴需、张秉仁、戴宏佑、薛万宗等犯，夹带烟土进关，讯系买自锦州、海城县等处。此可见各海口地方，窝顿私贩奸徒，正复不少，特在本地未经破案耳。

伏思奉天各海口为商货聚集之所，即为烟土窝藏之所。果能认真查拿，不使四散他处，则遏其要害，即以杜其病源，较之散漫查缉，似为得力。第恐州县因循苟且，督缉不力，则吏役人等，即不免贿纵消弭情弊。相应请旨饬下该将军都统府尹等，饬委员弁，驰赴各海口，会同各该州县，认真查拿。毋使根本重地，渐染恶习，以仰副圣天子除积弊而安良善之至意。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一〇一、著颁给林则徐钦差大臣关防驰赴 广东查办海口事件上谕

十一月十五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奉旨：

湖广总督兼兵部尚书衔林则徐，著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钦此。

一〇二、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为筹议 杜绝商船夹带鸦片章程折

十一月十六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邓廷桢、广东巡抚臣怡良跪奏，为筹议往趁天津等处贸易商舡，杜绝夹带鸦片章程，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直隶省天津镇道等查获金广兴商舡夹带鸦片烟土一案，臣等于钦奉谕旨后，当经飭据文武缉获代买烟土之李亚彦即李四，讯取大概供情，并声明续获伙莫亚三即莫仕梁一名，归案审办，恭折具奏在案。臣等窃以出洋商舡敢于违禁，夹带鸦片，远贩图利，殊属藐法！现虽拿办示惩，而利之所在，人所争趋，难保其不复蹈前辙，必须设法稽查，杜绝夹带。庶几清源截流，免致滋蔓贻患，即经咨行筹议去后。兹准粤海关监督臣豫坤，并据藩臬两司分别议立章程，咨详前来。

臣等伏查各商舡置货出洋之前，向由省城福潮行商出结保办，其有无私载违禁货物较易防维。惟粤东地接夷洋，鸦片之来，则外洋寄泊之夷舡实为弊藪，各商舡一经出口，不难乘间买私。此次天津查获金广兴舡内烟土，据李四供，系在省代为写立字据，交该舡驶出外洋，就近向夷舡兑运，即其明证。是商舡出口，尤应认真稽

察，方足以除锢弊。查徼外海面为黑水夷洋，无从防范。惟由省河至虎门，历大鹏营、平海营、碣石镇、海门营、达濠营、澄海协、南澳镇右营，至福建所属南澳镇左营洋面交界，计程一千四百余里，必须逐段盘验，用昭严密。应请嗣后福潮行保办各商舡置买货完竣，先令该客出具并无夹带鸦片甘结，该行加具切结，造具商梢姓名、货色册籍，一并呈缴总督衙门核明，派委广州协、广州府及南海、番禺二县督同粤海关委员，率领书差家人等，照单眼同下货，逐加拆验搜查。如实无鸦片，即行联衔结报，并于该舡舱口粘贴粤海关监督印封，由广州协酌派都司、守备一员，将该舡押送至虎门交界处所，由水师提督臣派员启封，彻底盘验，出具查无夹带鸦片切结，交去员回省缴销。提臣仍换贴印封，派员接送下站交替，以下大鹏、平海、碣石、海门、达濠、澄海、南澳镇左右等镇协营，于该舡经过时，各于交界处所，均查照启验换封，委员押送办理。迨经下站盘验，如无烟土，即出具文结，交回上站，由上站将文结通送总督衙门查考。如查有夹带鸦片情事，惟最后出结之员是问。派查各员有查出夹带者，核其烟数多寡，分别奖励。弁兵人等，不准借端需索勒索，如有前项情弊，准该商据实禀究，从重惩办。其进口商舡，即由提臣派员督同虎门关口查验，封舱结报。其经由之黄埔东炮台各税口一号验封放行，到省起货时，该行商仍报请飭派员弁，督同粤海关委员及书差家人等逐细盘验取结，造册缴查，方准开舱起货，以杜回舡购烟进口屯贩之弊。如此分界搜查，互相结报，章程既立，劝惩并施，各员弁责有攸归，则推诿可绝，权非专属，则包庇无从，不致视盘验为具文，亦不致以盘验为利藪。庶夹私无不破之案，而良商且免滋扰之虞矣。

惟自南澳各营交替之后，则境非广东所辖，夷舡既四通八达，商舡又道路褒延，仍恐沿途恣为鬼蜮。所有经由之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等省，相应请旨敕下各该督抚臣，一律仿照查办，俾泯畛域而专责成。

除分咨外,所有筹议杜绝商舡夹带鸦片缘由,臣等谨会同广东水师提督臣关天培、粤海关监督臣豫坤,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奉朱批:大学士、军机大臣同该部归议具奏。钦此。

一〇三、两广总督邓廷桢奏报广东
严防鸦片偷漏入口办法折
十一月十六日(夷务清本)

两广总督邓廷桢奏。

粤东通商以来,番舶络绎,久之奸夷孰法,驯至鸦片之毒流遍海隅。是华民嗜食成癖,由于土匪之贩运,而贩运实来自夷船。从流溯源,非于夷船寄泊之所严加堵截,杜其勾串,势难起而有功。臣受事几及三年,办理毫无成效,以致上劳宸廑,叠蒙指授机宜,感悚无地。现计所获私开窑口及兴贩鸦片匪徒,除节次专折奏办外,经弋获一百四十一起,人犯三百四十五名,民间遵示依方戒食,亦据首缴烟枪一万一百五十八只(枝),业经开单恭折奏报,群情似稍惊动。但弊源未除,犹之设防断流,终虞溃决之患。臣受恩深重,敢不竭尽心力,通计熟筹,冀图报称。

查各国货船抵粤,皆循例报验入口,开舱起货交易。其日久寄碇伶仃外洋者,即属营私夷船,外间以趸船目之。盖伶仃与老万山以外洋面毗连,是以逐去复来,难期绝迹。嗣且假避风之名,连樯驶入金星门内洋抛泊,恣意为奸。臣于到任后,即经设法驱逐,两年以来不敢驶入,然仍寄泊伶仃洋,或十余只,或二十余只,每视风势顺逆,于伶仃附近之九洲、鸡颈、潭仔、尖沙嘴等处洋面,徙泊靡常。该管官巡防虽密,而各洋颢瀚无际,顾此失彼,内匪即从而偷贩。此鸦片之所由滋蔓也。臣反复筹度,谨拟派员驻洋守堵之法。

如该夷船现泊何洋，即于该洋沙线必经之路，将师船联帮堵截，无论内地大小何项船只，一经驶近夷船，即行并力追拿，无许接装鸦片。倘敢逞凶拒捕，许开枪炮轰击，格杀勿论。庶奸民不能勾通购买，而趸船亦无厚利可图，持之既坚，当亦废然思返。查伶仃等洋，乃水师提标左营、香山协、大鹏营所辖之地，应请调集水师提标船二只、香山协师船二只、大鹏营师船二只，各随带哨船二只，均配足弁兵炮械。第一月派水师提标左营游击管领，以香山协大鹏营守备各一员副之。第二月派香山协副将管领，以水师提标左营、大鹏营守备各一员副之。第三月派大鹏营参将管领，以香山协水师提标前营守备各一员副之。轮流照议堵拿，周而复始。仍严飭各该将备等，务当实力奉行，设有堵截不力及徇纵情弊，即行从严参处。至水师提督统辖全洋，弥盗缉私，皆其专责，驻扎虎门地方，滨临海口，与伶仃各洋声息相通，所有守堵事宜，或稽查各官勤惰，或调度时有变通，应即由提臣关天培就近认真督办，俾归妥协。

又伶仃各洋以东，为惠、潮一带洋面，从前时有夷船，借称遭风漂泊，屡经驱逐回帆。今当查办吃紧之时，在夷情诡譎，既难保其不择地图迁，亟应早为防范。而惠、潮二府属滨海著名口岸，奸民开设窑口屯贩烟泥，尤应一体严飭购捕，以免烟贩勾引夷船往泊，致遂其凭穴为祟之私。臣现在会同广东抚臣怡良筹议水陆交严章程，檄令南澳、碣石二镇，乘坐师船，亲督属营将备，巡洋舟师，并给带通事引水，驰赴该二镇所辖交界洋面驻泊。遇有夷船驶至，立加谕逐，毋许片刻逗留。如有匪艇拢向勾结，亦即奋迅兜拿，格杀勿论。其陆路各口岸，人烟稠密，良莠杂处，以潮州府澄海县属之汕头、潮阳县属之达濠为最。现飭潮州镇、惠潮嘉道暨潮州府，会同在于各该县适中之地轮流驻扎督拿，并督闾郡文武各于辖境口岸分投严密躡缉，有私务破，遇匪即擒。各港口旧设卡巡，凡渔船蟹艇出入，责令确加查验。惠州府属口岸，由该府即于郡城会同陆路提督，严飭各营县查照，一律办理。似此文武各尽其力，水陆分任其劳，守

伶仃以清其源，堵惠、潮以竟其委。倘有意存推诿，贻误事机，臣即当随时指名奏参，以为玩不用命者戒。

伏念臣才识短浅，具有人心，遇事不敢邀功，未尝不思尽力。况责无旁贷，弊在必除。惟有与抚臣率同在城司道，日夕勤求方略，期于国计民生稍有裨益，以冀仰副圣主杜塞漏卮用康兆民之至意。

朱批：另有旨。

一〇四、两广总督邓廷桢奏参查缉

鸦片不力之潮阳县知县片

十一月十六日(军录)

再，臣等现议水陆交严章程，檄行惠、潮各镇道府分督查办，一面专差弁目赍文，径飭沿海各县，将各口岸私开窑口烟馆匪犯，作速严加购捕，并飭去弁守候获犯解究，不许擅取空文回销，凡以弭夷船徙泊之渐，而绝岸奸之勾引也。

诂十一月十三日，据署潮阳县知县杨砥柱禀称，该县庶富之乡，为达濠，为濠浦，殷户率借贩糖为名，制船出海，贩运私货，并不拢岸落行，非如窑口屯囤聚。至于烟馆，则自上年委员会营查办之后，已不复有，其查办此案之法，自应倍加严密，不宜急遽从事，应令差弁潜往府城，俟该县下乡之便，出其不意，紆道掩捕，获犯即交该弁解审等情。

臣等接阅之余，交深愤懑。查本年叠奉谕旨，严拿鸦片，已昭昭在人耳目。即该潮阳县达濠等处为滨海著名口岸，现经臣等檄令该管镇道府等，在于该县暨澄海县适中之地，轮流驻扎督办，亦属雷厉风行。若如所禀，一差弁且不敢留，而以虑匪惊逸为词，尚安冀其奋迅图功，破除积弊？况谓各乡有海船而无窑口，不免诿责水师，谓烟馆查办已无，更系掩耳盗铃，预为无获张本，殊属玩视。

当此筹办吃紧之时，若不遇事奏参示惩，难期速除锢弊。相应请旨，将署潮阳县事准补海康县知县杨砥柱，先行摘去顶戴，勒限两个月，严飭会营，认真购线侦缉，务将属内窑口烟馆各犯扫数兜擒解究。倘仍不知愧奋，逾限迄无所获，即行从严参办，以警玩愒，而免效尤。

除再飞檄水陆各镇道府实力分督堵拿外，臣等谨附片奏乞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一〇五、著将藏有鸦片烟袋等物之姚绍庆等 交刑部审讯事上谕

十一月十六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奉旨：

姚绍庆、丁履阶、唐明、甘鸿、武四、郭仲仁、郭杨氏、康吴氏、郭林氏、闻李氏、杨二、邵大、王二、王大、杨九、杨二，并起获鸦片烟袋等物，俱著交刑部审讯。其未获之伊三、王五、庄二，仍飭严缉务获，归案审办。钦此。

一〇六、著盛京将军耆英严查海口贩烟事上谕

十一月十六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盛京将军耆英。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奉上谕：

前因琦善奏，闽、广洋船因天津查拿鸦片严紧，不能卸货，已有一百二十三只起碇出口，虑其前赴奉天，另谋销售，咨明该将军一体访捕，当有旨令耆英委员堵截，以防偷漏。迄今两月有余，未据奏到。本日复有人奏，奉天地方，近来兵民沾染恶习，吸食鸦片。其沿

海地面,如锦城之天桥厂,海城县之没沟营、田庄台,盖平县之连云岛,金州之貔子窝、岫岩厅之大孤山等处海口,为山东、江、浙、闽、广各省海船停泊之所,明易货物,暗销烟土。本年九月间,山东荣成县所属洋面,搜获商船一只,夹带烟土一万三千四百余两,讯系欲往奉天售卖,可见该处向有烟贩往来,断不止此一起等语。奉天为根本重地,风俗淳朴,岂容染此浇风。总由该地方文武员弁,不能认真搜捕,以致外省奸徒,胆敢前赴该处,肆意兴贩,尚复成何事体。著耆英接奉此旨,务即遴委妥干员弁,驰赴各海口,会同各该州县,不动声色,密速查拿,从严惩办。倘各该州县仍前因循苟且,畏缩不前,或任听吏役人等得贿纵放,以为消弭地步,一经查明,即行指名奏参,从重惩处,断不准意存徇隐,化有为无,致干重咎。至前由天津出口驶往奉天各洋船,该将军作何堵截搜捕之处,并著迅速查明,据实复奏。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〇七、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为查获外国 商船私带鸦片已驱逐出口片

十一月十七日(军录)

再,本年十月十七日据督标中军副将赵光璧、署广州协副将祺寿、兼署抚标中军参将庆寅、番禺县知县张锡蕃等禀:据文武员弁带同兵役,凭线在于省城外十三行河面拿获鸦片烟土十二箱,人犯刘亚英、陈亚喜二名,解究前来。经臣邓廷桢会同臣怡良,当提至署启验各箱,多贮石块,内藏烟土三千二百四十八两,核实计重二百零三斤。委员讯据刘亚英等供称:伊等受雇同在义和夷行内管店,十八年十月十五日有在同文街开店之黄亚线,向夷人咽叹吐定买鸦片烟土二百零三斤,是月十七日早,咽叹吐写备夷信,嘱伊等带

至黄埔河面呢喱嘍夷船,取得烟土十二箱,箱内兼装石块,冒作银箱掩饰,驶回省河被获等供。吊查夷册,载有夷商呢喱呷,并无呢喱嘍之名。诘据该犯等,即指供该船交烟夷人系属呢喱呷,情殊狡展。当经臣等飭据洋行总商伍绍荣等确查,禀称:册载之呢喱呷,系运洋米来澳,经行商查无私货,认保住省售卖,并无呢喱嘍载货到省居住,是以夷册无名。兹已据咽呷吐致书该总商等,认称此起鸦片,实系夷人呢喱嘍三板小船,甫由红江洋面夹带进埔,伊令管店刘亚英等持信取来,委非夷商呢喱呷船内之物,呢喱嘍三板小船,现泊黄埔河面等情,并据将咽呷吐原书呈阅属实。飭令藩臬两司,会提该犯刘亚英等复讯,所供相符,并称前因查册向诘,随口混供等语。

臣等以呢喱嘍夷船,胆敢夹带烟土来粤,该夷人咽呷吐,复敢遣人向其购买至省销售,均属大干禁令,断难容留。随责令总商伍绍荣等,即于十月二十九日亲赴黄埔,将呢喱嘍人船驱逐出口,咽呷吐亦于是日下澳搭船回国,禀报前来。臣等复查无异。

除飭将逸犯黄亚线店铺查封,勒限兜拿该犯务获,提同现犯严审究办,并将此案汇入续获各起清单另折奏报外,所有查明私贩鸦片夷人,现已驱逐回国缘由,臣等谨附片奏乞圣鉴。谨奏。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初九日奉朱批:所办甚好。钦此。

一〇八、著内阁通谕严禁官员吸食鸦片事上谕

十一月十七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内阁奉上谕:

御史万超奏请严查吸食鸦片职官一折。京外大小官员均有率属临民之责,必使咸知自爱,方可望其正己正人。近来鸦片烟流毒日深,不特军民人等共相吸食,即现任职官亦多染此恶习,殊堪痛恨!各部院堂官及直省督抚各上司果能破除情面,留心访察,所属

各员内如有吸食鸦片者,不难于察言观色之间,立为指出究办。嗣后该堂官上司等务当随时认真查察,遇有此等劣员,立即指名参奏,照例治罪。至内而京察外而卓异,尤属三载考绩大典,断不容以卑鄙无耻之员滥竽充数。即平日一切紧要差使,亦当慎加遴选,任使得人,方于公事无误。倘平时一味姑容,不能早为甄核,仍将吸食鸦片属员滥列京察卓异及委派差使,将来别经发觉,(朱笔:或经朕看出,查究得实。)除将本人治罪外,定将原保原派之各堂官上司严行惩处,决不宽贷。懍之,慎之。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一〇九、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与林则徐 合力禁烟事上谕

十一月十八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邓、广东巡抚怡。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奉上谕:

朕因近年来鸦片烟传染日深,纹银出洋,销耗弥甚,屡经降旨,飭令该督等认真查办。但锢蔽日久,恐一时未能尽行破除。若不清查来源,则此患伊于胡底。昨经降旨,特派湖广总督林则徐驰赴粤省查办海口事件,并颁给钦差大臣关防,令该省水师兼归节制。林则徐到粤后,自必遵旨,竭力查办,以清弊源。惟该省窑口快蟹,以及开设烟馆,贩卖吸食,种种弊窦,必应随时随地,净绝根株。著邓廷桢、怡良,振刷精神,仍照旧分别查拿,毋稍松懈。断不可存观望之见,尤不可有推诿之心。

再,邓廷桢统辖两省地方,事务殷繁,若专责以查办鸦片以及纹银出洋,恐顾此失彼,转不能专一心力,尽绝弊端。现派林则徐前往专办此事,该督自当益矢勤奋,尽泯畛域。应分办者,各尽己责;应商办者,会同奏闻。趁此可乘之机,力救前此之失。总期积习永除,根株断绝,想卿等必能体朕之心,为中国祛此一大患也。将此

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一〇、著山东巡抚经额布质讯拔贡周纘绪等
吸食鸦片嫌疑案事上谕

十一月十八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

前据给事中况澄奏，广西拔贡、周纘绪等行至山东东阿县地方，被捕役张振等截路搜查，攫取银物，诬以私带鸦片烟膏，该县勒令具结寢息等情。当降旨交经额布提案严讯。兹据该抚奏称，提讯张振等，既坚不承认图财栽诬，该县胡璠亦称并未勒令具结，且据指出周纘绪等有央县丞管裕畴代索烟盒，并转递甘结情事。虚实均应彻底根究。东阿县知县胡璠，著暂行解任。周纘绪及其家丁王贵，著该部一并解往山东，交经额布质讯明确，按律定拟具奏。钦此。

一一一、著将私藏鸦片烟袋之丁锦云
交刑部审讯事上谕

十一月十八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

祥厚奏拿获私参并鸦片烟袋，请飭部审办一折。丁锦云著交刑部审讯。其供出之祁县民许善，现在奉天辽阳州地方，著盛京将军、奉天府尹，飭属严拿务获，解送刑部，归案审办。钦此。

一一二、闽浙总督锺祥奏为闽省 查获烟犯烟土情形片

十一月十九日(军录)

再,查鸦片流毒内地,传染渐深,闽省与粤东接壤,沿海一带,不法奸民勾通夷艇,兴贩牟利,深堪痛恨。节经臣等先后将拿获大伙林即等五十余名,分别办理,奏明在案。

臣等窃恐该犯等趋利若鹜,根株未能尽绝,复叠次严密飭拿。前据漳、泉各属拿获张潘、林举、蒋玉泉等犯,现已解省审办具奏。兹又据厦防、同安、惠安、龙溪、诏安各厅县营先后报获林陇、张班等犯,并起获鸦片烟锅器具,均已分别提省,飭发委审。并查省城南门外之南台地方,商贾聚处,有泉州杨姓人等贩卖烟土,混迹其间,形踪甚秘。其住处滨临海汊,藏烟处所多在密室,若查拿稍有不慎,必致闻风兔脱,人与烟一无所获。当与司道面商,密飭府厅及闽侯两县,带同委员丁役,乘早出城,使该犯猝不及防。复飭营员,密拨兵丁百名前往该处,分路堵截。随据禀获杨阿万、杨萌芦等二十几名,起出烟膏一万一千一百余两,烟土五百二十余两。并于城内外陆续拿获关十二等十五名,及零星烟土等项前来。当发臬司,督同福州府等从严审办,究其烟土根源,追踪拿究。

又臣魏元烺先于泉州地方访获举人李鸿仪、副贡林淳熙二名,提解到省,正在查讯。又据泉州府续获李鸿仪之管账黄租等三名,讯出李鸿仪有包送鸦片情事,录供解省,李鸿仪得信即畏罪自缢。现飭福州府将同案之副贡林淳熙归案咨革,严审办理。

臣等惟有竭尽心力,严飭水陆文武,于粤东连界各厅县及近海口岸,多派兵役,实力堵捕,以杜来源,并以偏僻澳港可通舟楫之处一体查缉。总期有犯必惩,有烟必拿,不敢稍形松劲,亦不准借端骚扰,滋累无辜,以仰副皇上除莠安良之至意。

谨将获犯查办缘由，合词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奉朱批：一力查拿，若再松懈，则大负委任也！勉之！钦此。

一一三、著将查办鸦片不力之梧州知府

刘锡方摘去顶戴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一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梁章巨奏请将查拿鸦片烟办理迟缓之知府摘去顶带一折。广西鸦片烟来自广东，全在梧州、浔州两关口查拿严紧，方可杜囤贩逃窜之弊。兹据该抚查明，浔州府自飭查后，已报获烟土四千余两。而梧州府报获甚属寥寥，且率以宽限月日为请，办理实属迟缓。广西梧州府知府刘锡方，著即行摘去顶带，仍责令拿获大起自赎。倘再不知愧奋，仍前玩泄，即著据实严参，毋稍姑息。该部知道。钦此。

一一四、著将吸食鸦片之房山知县宋嘉玉等

革职永不叙用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一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卓秉恬等奏参吸食鸦片之知县、典史一折。直隶房山县知县宋嘉玉、署密云县知县冉学诗、宝坻县典史王心培，访有吸食鸦片之事，虽经该府尹等面加究诘，据称此时已戒，究系曾经吸食之人，断难姑容。宋嘉玉、冉学诗、王心培，著免其治罪，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以昭炯戒。该部知道。钦此。

一一五、闽浙总督锺祥奏报审拟张潘等大夥兴贩鸦片案犯折

十一月二十三日(军录)

闽浙总督臣锺祥、福建巡抚臣魏文焯跪奏，为拿获大夥叠次兴贩鸦片烟土及开馆诱食，并听从载运散卖各犯，审明分别定拟，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闽省漳、泉一带与粤省毗连，时有沿海奸民私造草乌舡只，合出资本，贩运鸦片，分售图利。节经臣等严飭水陆文武，随时认真堵缉，不容松纵。本年飭据厦防、马巷、同安、诏安各厅县营，先后报获兴贩鸦片之张潘、苏瀨彩即苏洸彩、杨芳、陈团租、林举、曾其南、王致诚、陈芳、周伍观、陈裁等各犯，当将张潘一犯家产查抄。并据龙溪等县禀报，拿获蒋玉泉、魏旋、林石、颜山、张攘、江奇、陈照、蔡壹等，分飭解省审办，业将拿办缘由附片奏明在案。又据同安县暨金门县丞等，访获洪有临、林雄、刘老、王吉、吴智、张传、林帐、张戎、许办等，并起获洪有临舡内纹银九百一十两，番银七百一十八圆，江奇、陈照名下烟筒烟土烟膏，同张潘等一共二十六名，先后批解至省，声明林石一犯在监病故。飭司督府审办，先将张潘即张秉，监生衣顶详革。苏瀨彩等六犯于取供后病故。兹据臬司会同藩司，督同福州府等将现犯审拟详解前来，臣等随提集各犯，逐加研鞫。

缘张潘即张秉，又名张旛、张虎，绰号虎鱼潘，住居同安县浒井乡，开设当铺。先于道光七年间用张秉名字报捐监生。后因当铺亏本歇业，十三年正月间，张潘探知鸦片烟土价贱，起意贩卖获利。与族人张哲商允，张潘添邀在逃之张南山入伙，张潘出番银一千四百圆，张哲、张南山合出番银一千圆。张潘私造草乌舡一只，令现获之林举雇李审等作水手，驾坐草乌舡，驶至大担外洋，向不知姓名广东人舡上买得鸦片土三箱运回。是年二月初间，张潘又与张哲等合

出本银八百圆，仍令林举等驾坐原舡，驶至大担汕尾外洋，向广东人李姓舡上买回烟土七十块。又，是月中间，张潘自出本银八百圆，仍令林举等驾坐原舡，开往金门塔仔脚洋面，向广东人王姓舡上买得烟土七十块。又是年三月间，张潘与已获病故之魏旋、林石合出本银一千六百圆，仍用原舡，令林举等驶赴广东山头乡，向益昌号行内买回烟土一百三十块。又是年三月中旬，张潘商同张哲、张南山合出本银一千六百圆，令林举等仍驾原舡赴大担洋面，向广东红头舡上买得烟土一百二十块。又是年三月底，张潘自出本银四十圆，向高崎渡施姓买得烟土二块。又是年九月，张潘自出本银八百圆，托魏旋、林石带往广东，买回烟土六十块。又是年十月间，张潘用银二千圆，托在逃之林青往广东买回烟土一百六十块。又十五年十月，张潘伙同在逃之林样、林青、张榜合出本银四千五百圆，仍用原舡，雇前获办结之林蠢、林琴等充当舵水，林样、林青添雇不识姓名四人帮作水手，驶至晋江县辖衙口外洋，向夷舡买得烟土四箱。又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张潘与在逃之张青、张谦、张坂，已获病故之洪有临，合凑本银大小元宝十九锭，番银七百一十八圆，雇坐在逃之孙夏小舡一只，张青添邀现获之林雄、刘老、王吉、吴智、张传，已获病故之林帐、张戎、许办八人，在舡帮作水手，驶至大登洋面，向广东红头舡上议买烟土，适金门左营巡缉兵舡驶至追拿，张潘与张青、张谦、张坂跳下杉板小舡驾逃，洪有临等人舡并舡上银番当被获解。又十七年二月，张潘与在逃之李兑、张儒合出本银二千四百圆，仍用草乌原舡，雇李审等驶至金门地方，向不识姓名渔舡买得烟土三箱。

以上买回烟土陆续令林举散卖，或煎熬成膏，招人吸食及售卖图利。所得利银除分给林举等工资外，按各人出本数目随时俵分。此张潘叠次兴贩鸦片烟土，及林举等听从贩卖，受雇运载之情由也。

又龙溪、厦防等厅县获解之苏瀛彩即苏洸彩一犯，于道光十七年六月间，该犯探知鸦片烟获利甚厚，起意开设烟馆，即用番银二百圆，往向厦门不识名陈姓买得烟土九块，在漳州城外租住林姓房

屋,开设烟馆,雇现获之曾其南、在逃之赖约记账收钱,每月各给工钱二千文,当有现获之蔡壹及不识姓名多人陆续赴馆吸食。该犯苏灏彩因闻拿严紧,随于是年十月间闭馆停歇。又蒋玉泉一犯于道光十一年五月间,起意兴贩鸦片,用番银一百圆向同安高崎人乌叔买得烟土八块,散卖与不识姓名人,得过利银四十圆。是年七月间,该犯又用番银一百二十圆向乌叔买得烟土十块,转卖获利。又杨芳一犯,于道光十七年九月间,该犯闻得在逃之赖及家贩有鸦片烟土,起意转贩获利。与现获之陈芳商允,各出本银三十圆,往向赖及买得烟土二块,散卖获利。本年四月间,该犯又与在逃之郑春各出本银三十圆,向赖及买得烟土两块,散卖与沿海不识姓名人,得过利钱一千五百文。又王致诚即王成一犯,道光十七年九月间经在逃之陈盛煎卖烟膏,雇该犯代其买土,每月得过工资钱五百文。该犯复代陈盛陆续向赖及买过烟土八次,每次或三四块、五六块不等,本年七月十八日又代陈盛向赖及买得烟土二块。又陈团租一犯,先于道光十三年十二月间因患胃痛,向在逃之林川买得鸦片烟土二两,熬膏吸食治病。十五年三月,该犯即起意转贩,当用番银一百圆向林川买得烟土九块,卖与在逃之林森,除本外得利二十圆。嗣又向林川并在逃之陈亮买得烟土四次,每次一、二十块不等,散卖不识姓名人,获利花用。周伍观一犯,于道光元年间有在逃之吴龟出本七百圆,令该犯同逸犯林运舵驾舡驶至广东洋面,向不识姓名人舡上买得鸦片烟土四十块,驶回交与吴龟挑回,吴龟送给该犯等工资钱各五千文。张攘一犯,于道光十八年七月初七日该犯在南安地方路遇在逃素识之吕杏,将鸦片烟土十二块令该犯同逸犯翁月挑至厦门售卖,许俟得利抽分,先给该犯等铜钱一千文,该犯挑至厦门地方交卸,旋被兵役盘获。又颜山一犯,于道光十七年四月间,探知在逃之林扁买有鸦片烟土,起意转贩获利,用番银二十圆向林扁买出烟土二块散卖。十八年二月间,该犯又用番银三十圆向林扁买得烟土三块,交在逃之蔡和转卖,得过利银四圆,分给

蔡和番银一圆。又陈裁一犯,与在逃之孙胜素识。道光十八年六月二十日,孙胜从广东回家,带有鸦片烟土十余块,即与该犯挑至同安地方,陆续售卖,孙胜送给番银三圆。又惠安县获解之江奇一犯,因患胃痛,时至林裕家吸烟治病。道光十八年四月间,该犯至林裕家,林裕探知举人李鸿仪在晋江地方贩有烟土,起意转贩获利。当出本银四十六圆,雇该犯赴李鸿仪家买得烟土四块,林裕转卖与不识姓名人,除本外得利钱六千文,分给该犯钱二千文。又是年六月间,该犯在李鸿仪堂弟李灏烟馆吸食鸦片一次。又陈照一犯与林裕同居,道光十七年十一月间,林裕出本银三十六圆,令该犯赴晋江地方,托在逃之蔡登科代买烟土三块挑回,林裕卖与不识姓名人,除本外得利钱五千文,分给该犯钱二千文。林裕被地保邻右查知报县,畏罪自缢身死。此苏灏彩开设烟馆,及蒋玉泉等兴贩鸦片,并曾其南等受雇煎卖吸食之情由也。

当经由司督同福州府等审拟详解,臣等提犯逐加研讯,据各供认前情不讳。严诘张潘一犯,实系大伙兴贩鸦片并煎膏散卖,委无勾通夷舡情事。蒋玉泉、杨芳、陈团租、颜山四犯,委止各自起意小伙贩烟。林举等听从伙贩,及在烟馆帮理账务。其余陈裁等仅止听从贩运及受雇驾驶舡只,并赴馆买食鸦片,委无伙贩情事。究诘不移,案无遁饰。

查例载: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为从杖一百,徒三年。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舡户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军民人等买食鸦片烟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又买土煎熬售卖图利者,为从杖一百,流二千里各等语。此案张潘一犯以巨万资本兴贩烟土至十一次之多,良民被诱受害亦复不少,且又煎膏售卖,招人吸食,即与开设烟馆无异。苏灏彩讯系开馆卖食,自应按例问拟。张潘即张秉应革去监生,同苏灏彩即苏洸彩均合依私开鸦片烟馆,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例,拟绞监候。苏灏彩业已病

故,应毋庸议。张潘秋后处决。魏旋、林石、洪有临三犯合出资本,伙贩烟土散卖,蒋玉泉、杨芳、陈团租、颜山各自起意兴贩,合依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例,各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林举听从张潘,叠次出洋贩运烟土,并代为煎膏散卖,曾其南受雇在苏瀾彩烟馆记账,均各依私开鸦片烟馆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例,各拟杖一百,流三千里。王致诚即王成受雇买土并代熬烟,合依买土煎熬售卖图利为从,杖一百流二千里例,拟杖一百,流二千里。陈裁、陈芳、江奇、陈照四犯听从贩卖烟土,合依兴贩鸦片为从,杖一百,徒三年例,各拟杖一百,徒三年。林雄、刘老、王吉、吴智、张传、林帐、张戎、许办、周伍观、张攘十犯受雇在舡帮做水手及挑运烟土,合依兴贩鸦片之舡户人等杖一百,徒三年例,各拟杖一百,徒三年。魏旋、林石、洪有临、林帐、张戎、许办均已病故,应毋庸议。周伍观、张攘、陈裁讯系受雇载运及听从伙贩,旁无指证,应请照例监禁,俟逸犯就获,质讯办理,余各解配折责安置。蔡壹讯止买食鸦片,依买食鸦片烟例,拟杖一百,枷号两个月,满日折责发落。各犯在监在押病故、刑禁看役人等讯无凌虐情弊,亦无庸议。不能禁约子弟买食鸦片之家长,飭县查拘,照例责惩。起获烟土烟膏烟筒,飭司烧毁,银番同舡只变价充公。苏瀾彩租赁林姓房屋开设烟馆,飭县查封,同张潘查抄财产一并入官。林裕据供在家畏罪自尽,飭查所结,分别免缉。未获各逸犯仍责成水陆各文武上紧踵缉,按名悉获,并咨广东督抚臣,飭属严拿囤贩烟土各匪犯惩办,以绝根株。此外,尚有已获及现获各犯,分别飭提解省,确审实情,另行拟办。

除备录全案供招咨部外,合将审明定拟缘由,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朱批:刑部议奏。钦此。

一一六、掌陕西道监察御史高枚奏请查究 浙省吏民吸食鸦片等情折

十一月二十四日(原折)

掌陕西道监察御史臣高枚跪奏,为浙省吏治民风日渐玩扰,请旨飭交查究,仰祈圣鉴事。

窃维求治之道,首在整饬官方,继在惩治蠹棍,不容因循将就,一味姑容。臣近闻浙江省于鸦片烟之案并未严拿,有署西安县知县万启对吸食鸦片,该府令其赴省,推托不行。嵯县知县何瑞榴纵容门丁刘姓包娼架赌,十七年秋间,为刘姓生辰,敛金五百之多。现在刘姓于绍兴府城内大木桥置买房产,又听从已革复充书吏沈杨枝即沈清杨把持公事,士民愤激。上年县试,竟有罢考之事,官声极为平常,皆未参劾。其尤甚者,候补运判周谄械、王葆生等在宁绍分司署内承审鹵户杨浩呈控鹵牙杨大定一案,将杨浩之子杨森茂套用脑箍,死而复醒。并于本年五月二十三日不理刑名之日,借用钱塘刑皂宋姓、倪姓用木车套讯数次。该管上司因该场于昌达与杨浩有嫌,知而不究。又有署杭捕同知韩姓,向娼户讹索洋银三百元,添索规礼,经杭府禀揭,仅令撤任。凡事如此,无怪乎吏治之不振也。

臣又闻,该省运司衙门有积存引目改抵余引一案,甲商祝逢吉指称部费冒领库银三万六千两,有生员许澄虑即梅生出头,指控向其讹诈。该生向充桐关办商,挟制官长,该省畏其锋镞,将运司衙门立本堂名下领款,每年一千二百两,作为酬谢,以致讹风日甚,遂有戴邦济、顾源兴等效尤滋事。戴邦济吸食鸦片,亦不敢究。并有宁海县臬棍章文明、章澄清化名王武侯,借官营私,经控不办。

似此吏治民风,非严加整顿不足以臻上理。相应请旨飭交浙江巡抚详查严究,以肃纪纲而靖闾阎。

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一一七、严责盛京将军耆英所奏意存讳饰
殊难凭信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四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盛京将军耆、兼管奉天府府尹萨、府尹庆。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上谕：

前因琦善奏，闽广洋船一百二十三只，因天津拿烟严紧，起碇出口，虑其前赴奉天销售。当有旨令耆英委员堵截，以防偷漏。本日据耆英等奏称：详加察访，各该海口，实无由天津私行起碇未经卸载之闽广洋船到口。现仍遴委妥员，设法查拿，购线诱买等语。

向来闽广洋船，于天津卸货后，俱前赴奉天，买运豆石。此次洋船一百二十三只，起碇出口，未经卸货。该商等惟利是趋，形踪诡秘，断无满载货物驶回闽广之理。该将军等所称前项各船并未到口之处，殊难凭信。耆英系朕特简之将军，畀以重任，若不能除此祸害，实属有辜职守。该将军等，惟当激发天良，勿姑息，勿畏难，严飭各旗民地方，随地随时认真访察。如该洋船于明岁春融冰泮后，驶往该省，务即严密侦缉，实力堵拿，断不准回护。此次所奏，一味消弭，倘敢意存讳饰，将来由他处访获，讯明曾在奉天海口停泊，朕惟该将军等是问，断不之容也。

至折内所称，现在委员稽察，不可徒托空言，聊以塞责。著即督同山海关监督，悉心商榷，将如何设法访查，如何有犯必获之处，妥议章程具奏。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一八、著将搜出烟土等件之蓝翎侍卫

普安国等交刑部严办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四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旨：

蓝翎侍卫普国安、云骑尉世职何元煌、恩骑尉世职赵恩寿、武举萧开中，并起获烟土烟枪等件，均著交刑部严行审办。文举人封允濂、监生蔡映斗、馆役单四、殷龄儿，俱著听候传质。拿获此案之西城正指挥李遇亨、吏目谢春祺，著刑部于定案时声明请旨。钦此。

一一九、著协办大学士汤金钊等驰赴浙江查办

该省职官吸食鸦片等案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五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协办大学士尚书汤、侍郎吴。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上谕：

有人奏，浙江省吏治民风日渐玩扰，请飭查究等语。案关职官吸食鸦片，门丁包娼架赌，承审官擅用非刑，及署缺之员讹索银两，并甲商冒领库款，劣生挟制索谢。如果属实，自应严行查办。著汤金钊、吴文熔于查办安徽事竣后，驰赴浙江，将折内所指各情节秉公确查。应访察者密加访察，应提讯者迅即提讯。务期事事核实，无枉无纵，按律定拟具奏。汤金钊籍隶浙江，著无庸回避。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二〇、山东巡抚经额布奏为胶州外洋 拿获兴贩鸦片案犯折

十一月二十八日(军录)

山东巡抚臣经额布跪奏,为胶州外洋拿获兴贩鸦片烟人犯,起出烟土一万一千余两,提省审办,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鸦片烟流毒之源。皆由奸商辗转运贩,海口为商船出入门户,查拿倍应周密,前经督属在于荣成县洋面拿获粤省商船,夹带烟土一案,当经奏蒙恩施。自是以后,各属观感奋兴,益知认真巡缉。因思登、莱、青各府所属,与奉天、直隶各省海口逼近,恐有闽、广商船携带烟土,此拿彼窜,阑入东境销售,先令各州县出示,严禁沿海铺户居民,不准与奸贩勾结。再于各船往来寄碇,及驳卸货物进口之时,处处留心稽察。并督同司道,密飭各牧令,以此次查拿烟贩,务期廓清诸弊,总以有无获犯,覘其实效。

先据莱州府属之胶州知州韩亚熊等禀报,拿获烟贩及买食人犯陈玉池等三起,随案起获烟土数十两至百余两不等。臣以胶州地滨海口,不得仅拿小贩塞责,飭再上紧查拿。嗣据探得广东商人王万顺,驾驶鸟船一只,在该州外洋寄碇卸货。密派亲信丁役,扮作运货脚夫,混入王万顺船上,瞥见王万顺吸食禁烟,料必带有烟土。随即知会水师营游击周维藩、千总李延举、把总丁得清、内汛把总王克聰、委员固堤巡检张兆兰,选带兵役,于十月二十八日各驾杉板小船,乘潮出海,中途适遇飓风,将官船吹刮四散,至二十九日午刻,始得拢近该船,四面兜围。该船水手人等势甚凶悍,不容上船,王克聰、奋勇先登,韩亚熊等亦各一拥而上,用言镇吓,先行起获烟枪烟盒烟锅烟灯及签斗等件,一面逐处搜检,并无违禁物件。迨将深仓各货起尽,始于船底夹板内,搜出烟土五箱,当将船户王万顺、管账人余齐及舵工水手郭经等七名拿获,其余水

手,讯不知情,先予省释等情,飞报到臣。当即飭发印封委弁,前往眼同称验,烟土计重一万一千零五十两,由该州等亲身押解来省。

臣即督同司府,连日提犯研讯,据王万顺供称:广东潮州府澄海县人,本年五月间领驾同府海阳县人刘得林船只,装载黄白糖苏木等货,欲赴江、浙贸易,放洋后适遇素识之南海县人陈汰船只,当托陈汰向夷船代买鸦片烟土五箱,藏匿仓底,随风来至山东胶州外洋寄碇,因值查拿严紧,不敢进口,仅将糖货驳运售卖,正拟守风仍回江、浙,即被访闻拿获等语。质讯余齐等,各供相同。查验船照,该船系由广东前赴江、浙属实,所获烟土,业经臣与在省司道,称验数目相符,带至教场,用桐油盐粒,搀和焚烧,顷刻俱成灰烬。

伏查该犯王万顺,胆敢夹带鸦片烟土至一万一千余两之多,难保无运银出洋,勾结夷商,积惯兴贩情事,据供烟土系托陈汰代买,已不可信,且恐原贩不止此数,沿途尚有偷卸寄顿之处,因无质证,狡不吐实。除飭再行切实根究,以期水落石出,并飞咨两广督臣、广东抚臣,迅将代买烟土之陈汰及船主刘得林拿获,讯取确供,咨复核办外。至此案系胶州知州韩亚熊,首先访明,知会营汛密往查拿,人烟并获,该州等亲历风涛,往返四日,不避艰险,实属勇于任事。水师营游击周维藩、千总李延举、把总丁得清、内汛把总王克聰、潍县固堤巡检张兆兰,随同搜捕,俾犷悍水手畏服就擒,犯无漏网,亦属勤奋。以上出力各员,可否仰恳圣恩,量予鼓励,出自逾格鸿慈。

所有获犯审讯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一二一、为贵州查办鸦片认真著奖叙

出力官员事上谕

十二月初一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初一日内阁奉上谕：

贺长龄奏查拿各属鸦片烟犯一折。贵州省各府县均有沾染吸烟之人，经该抚飭属周历清查，剴切劝导，各府均有呈缴烟具改悔自首之人，办理尚属妥协。署贵筑县知县曾鸿翥拿获烟贩多名，收缴烟枪并烟膏烟土为数最多，并能查出包庇烟犯之革役究办治罪，洵属尤为出力。曾鸿翥著加恩，俟补缺后，即以知府升用，先换顶带。贺长龄督办有方，著交部议叙。钦此。

一二二、著云贵川桂等省于所管地面

严禁栽种罌粟熬烟事上谕

十二月初二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初二日内阁奉上谕：

御史郭伯荫奏请严禁栽种罌粟花一折。内地栽种罌粟花，熬烟吸食，既妨农业，复戕身命，向来例禁綦严。兹据该御史奏称：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番舶不通之处，皆由本地民田遍栽罌粟熬炼成土，地利民生两受其害，必当严申例禁，以除积习。著各该督抚严飭该管道府，督率各该州县于所管地面，剴切晓谕，实力稽查，遇有违例栽种，立即拔毁惩治。如此递加稽核，自不难净绝根株。并著该督抚于派委明干大员，周历各属清查一次，如仍有栽种情弊，即将该地方官严行参办，以示惩儆。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一二三、盛京将军耆英等奏为赶议鸦片章程折

十二月初四日(军录)

奴才耆英、萨迎阿、庆林谨奏，为钦奉谕旨，先行复奏，仰乞圣鉴事。

本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上谕：前因琦善奏……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等跪读之下，仰见我皇上圣虑周详，指示严切。钦佩钦服，感悚难名。

除奴才等谨遵谕旨，悉心筹画，妥议章程，并飞咨山海关监督，将历年洋缸到口验货搜查，及现在各海口情形，详细查明，抒其所见，迅速咨复，以凭商榷，酌拟条款，再行奏请训示遵办外。伏查本年秋间，由天津未经卸货私行起碇之闽广洋缸有一百二十三只之多，诚如圣谕，该商断无满载货物驶回闽广之理，奴才等曷胜钦服，敢不复加详察。适值各海口更调回省文武委员禀到，经奴才等隔别接见，面行详询，佥称奉天各海口商缸载货，均有店栈，一定发单，载运到口，各卸各店。今各海口若骤添进口洋缸一百二十三只，不独并无发单，即使觅处卸货，一时亦难销售。况帆樯林立，卸载纷纭，众目所见，岂能掩饰。职等在口巡察多时，访查明确，方敢具禀等语。虽据各该委员等面禀如此，奴才等仍于明岁春融冰泮时恪遵谕旨，遴委妥实员弁，分赴各海口严密侦缉，实力堵拿。务期有犯必获，力挽浇风，以仰慰圣主宵旰忧勤，谆谆告诫之至意。奴才等受恩深重，渥荷鸿慈，畀以要任，正当及时尽心竭力，以除祸害，万不敢丧心昧良，回护消弭，辜负天恩，自取罪戾。惟有赶紧妥拟章程，奏请钦定，敬谨遵行。

所有奴才等接奉谕旨，先行复奏缘由，理合恭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奉朱批：顷已有旨了，看汝等能否尽心尽力，有无功效。懍之，勉之。钦此。

一二四、著奖叙访获贩卖烟土巨案之
胶州知州韩亚熊等员事上谕
十二月初四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初四日内阁奉上谕：

经额布奏拿获兴贩鸦片烟人犯，提省申办一折。山东登莱青各府所属海口，为商船出入门户。经该抚严飭查拿，即据胶州知州韩亚熊，首先访明在该州外洋寄碇之广东商人王万顺鸟船一只，知会营汛，密往查拿，起获鸦片烟土一万一千余两之多，尚属勤能，韩亚熊著加恩以同知升用。水师营游击周维藩，著赏加参将衔。千总李延举，把总丁得清，内汛把总王克聰，潍县固堤巡检张兆兰，俱著以应升之缺升用，以示鼓励。该部知道。钦此。

一二五、著奖叙查办鸦片尚属认真之
山西省知府知县各员事上谕
十二月初五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初五日内阁奉上谕：

申启贤奏请将查获鸦片烟犯较多之员恳恩奖励一折。山西平定蒲州等府州属，向有奸商贩运鸦片烟土，由邻省入境，经该抚飭属访缉，并劝谕食烟之人首缴免罪，各厅州县呈报拿获贩卖吸食，并首缴烟土烟膏烟枪烟具多起，办理尚属认真。所有尤为出力之霍州直隶州知府周云凤，著加恩赏加知府衔。太谷县知县顾穗林，著赏加知州衔。阳曲县知县李廷扬、介休县知县林德奎，均著交部从优议叙，以示鼓励。该部知道。钦此。

一二六、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报粤东 续获鸦片匪犯起数折

十二月初八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邓廷桢、广东巡抚臣怡良跪奏，为粤东续获鸦片匪犯起数，并捞获、拾获及首缴枪烟数目，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鸦片殃民，一日不除，则一日流毒未竟。叠经臣邓廷桢会同升任抚臣祁埴暨臣怡良，钦遵谕旨，设法查拿，源流并治。除先后专案奏办各起外，其自上年春间起，至本年十月下旬止，飭据各属文武并委员等陆续拿获一百七十一起，匪犯四百八十九名，内纹银九千五百九十七两，番银三千四十一两零，烟泥二十三万三千一百一两，烟膏四十四两八钱，烟枪六百三枝，烟锅四十四口，并烟具等件。又民间戒食首缴烟枪一万一百五十八枝。节经恭折具奏在案。兹自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初一日起至月底止，续据报获九十八起，人犯二百一十七名，内烟泥一万三千五百六十八两一钱，烟膏二百九十五两六钱，烟枪六百四十枝，烟锅廿三口。又捞获、拾获民间悔惧自新弃掷烟枪四十八起，内烟泥五千六百七十两九钱，烟膏三百廿一两五钱六分，烟枪一百卅五枝，并据首缴烟枪四千九百五十三枝，烟泥五百四十四两，烟膏六百卅七两一钱七分。核实所获所缴烟泥、烟膏，共重一千三百一十四斤一十三两三钱三分，烟枪五千七百廿八枝。犯经随时发司严审，分别惩办，枪烟汇同烧毁。

臣等伏查粤东准予各国通商以来，阅今垂二百年。从前鸦片原以药材载入税册，准其入口销售，迨自例禁而后，夷情诡譎，转因禁以居奇，内匪勾通，率专利而忘命。海宽港僻，所到遁藏，水澁山陬，皆为窟穴，以视他省奸徒仅与烟贩暗为鬼蜮者大有径庭之别，是以查办较难。臣等因每于文武获匪报解到省，当即提犯至署，亲督委员扃门熬审，一经究出伙党及鸦片买自何人，无分晓夜，派员按

照年貌住址密速掩捕,往往到即成擒,解经质明,始发司复审定讞。如现获之黄观澜、锺勤邦等各犯,虽起烟无多,均属贩卖渠魁,幸免纵漏者也。顷当吃紧之时,亟应乘此群情警动,办理渐宽得手,策励群材,勉益加勉,毋许稍涉松劲。所有臣等胥奏,在于中路伶仃等洋夷船停泊处所,轮派守堵之法,已檄令该管水师将备,即以本年腊月为第一月,按派实力堵拿。其饬行东路水陆交严章程,亦据惠、潮各镇道府稟报,分投遵办。臣等惟恐中东两路戒严,夷船或复西驶,又经飞饬阳江镇,会同该管道府督属加意防范驱逐在案。查为治之道,有治法尤须有治人。苟无其人,法亦徒设。臣等惟有共矢血诚,明查暗访,如该文武敢于玩不用命,略无成效可观,或各属于窑口、烟馆贩运吸食等犯,并不源源报获,即行执法,从严参处。务使令出惟行,痼弊可期迅绝,借以仰纾宸廑于万一。

所有续获鸦片匪犯并捞获拾获及首缴枪烟缘由,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九年正月初九日奉朱批:一力严办,务期痼弊尽绝,勉副委任。计林则徐现可抵粤,卿等务当体会朕心,同心合力,除此祸患,断不准稍存推诿之见也!勉之。钦此。

一二七、两广总督邓廷桢奏为请饬各省 督抚并力根除鸦片烟害片

十二月八日(军录)

臣邓廷桢、臣怡良跪奏。

窃惟鸦片之害至今日而极,仰赖圣主乾纲独断,刻意湔除,震叠之威,昆蠕皆惧。他省民情何似,非臣等所敢知,即以广东一省臣等所见闻真切者言之,实有陆贻水慄之意。计自夏秋以来,医人断瘾之药麇肆通行,民间劝善之文城乡遍贴。省城内外,闾闾云连,屋后大半滨临河濠,每有抛弃烟土烟膏及枪镪器具等物。经臣等

饬县派人打捞,烟泥自数十两至千余两不等,烟膏自数两至百余两不等,竟能日有所获,而收缴烟枪自上月截数奏报后,现又积有数千余枝。种种情形,皆非虚饰。是民情畏法,确有明征。戒烟既多,则销售自减,奸民之销售既减,则夷船之销售自亦不能畅行。乘此警动之时,迎其机而利导之,怵之以危语,以坚其悔惧之心,惩之以严刑,以绝其徼幸之念,移风易俗,实为一大转机。

然臣等鳃鳃窃虑者,根株未尽,不日日剷伐,则萌蘖旋生矣;保障未坚,不日日修防,则狂澜复倒矣。必当全力抐挽,一气呵成,破釜沉舟,不净不已。如此坚以持之,一年以后,吸烟之犯,旧者可冀其猛改,新者可保其必无。推之奸民之兴贩,夷船之囤积,利息既薄,销路又难,新者当可不来,旧者亦有时而尽,则今日专心壹志,最为紧要关头。

伏乞皇上严责臣等暨水陆提臣,并力图功,不许稍涉松懈。臣等宣布天威,俾大小文武咸知意旨所向,无可卸之责,兼有可录之功。各文武稍有天良,当无不震动奋迅之理。至于各省督抚,亦当消除此疆尔界之见,毋存见功分谤之心,各扫疮痍,共培元气,则普天率土,处处皆缉私之人,日日申禁烟之令,如此而不能挽回风气,未之有也。

臣等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附片密陈,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正月初九日奉朱批:卿等所奏实出于肫诚为国之心,另有旨谕。钦此。

一二八、两广总督邓廷桢等认真查缉 鸦片可嘉著交部议叙事上谕

十二月初九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初九日内阁奉上谕:

邓廷桢等奏续获纹银、鸦片匪犯,并收缴烟枪情形一折。广东

水陆各洋面口岸,为鸦片烟贩出没之区,屡经降旨严飭拿办,期于有犯必获,以净根株。兹据该督等查明,各属文武暨委员等,先后报获纹银、鸦片共一百四十一起,烟泥烟膏共重一万七百二十余斤之多,并起获烟枪、烟具及自行呈缴共一万余件。查缉认真,甚属可嘉,邓廷楨、怡良均著交部议叙。钦此。

一二九、著盛京将军耆英等必应从严从实查堵 鸦片并酌定章程不得诿卸事上谕

十二月初九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盛京将军耆、侍郎兼管奉天府府尹事萨、府尹庆。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初九日奉上谕：

前经降旨,飭令耆英等查拿鸦片,并著将作何堵截搜捕之处,据实复奏。兹据耆英奏,地方恶习,沾染日深,几成积重难返之势等语。盛京为根本重地,较之他省尤为紧要,虽由历任各员,未能实力严禁,以致蔓延。但耆英等经朕委任,当此整顿之时,必应振刷精神,从严从实办理,毋得稍形诿卸。该处为闽广船只往来贸易之地,五方杂处,最易藏奸。现据奏获烟土仅二千四百余两,殊属寥寥。即所称明岁春融冰泮,多派员弁分赴各处侦缉,并未将如何设立章程之处,详晰具奏。且据称:金州貔子窝和尚岛等处,时当冬令,洋船尚可进口,尤当加意防堵,毋令载私偷入。所有该处各隘口,应行查禁之处,即著耆英严定章程,认真访拿,有犯必惩。并酌量与萨迎阿、庆林等轮替亲往查办,更为周密。总期痼习日除,根株永绝,方为不负委任。倘查办不能净尽,日后或经朕访闻,或别经发觉,惟耆英等是问,恐不能当此重咎也。懍之。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三〇、山东道监察御史福珠隆阿奏陈查禁 鸦片必效之策以招告为尤要折

十二月初十日(军录)

山东道监察御史福珠隆阿跪奏，为访闻江苏金价陡贵，因鸦片烟贩近日运金出洋所致，请旨通飭加禁，并敬拟禁烟必效之策，仰祈圣鉴，以备采择事。

奴才伏读内外臣工酌议严定鸦片罪名各折，议请重治兴贩，以清弊源者居多，其议固属合理。奴才愚见，立法除弊，总以能收实效为主，若有理无效，于事何济。刻下清源之效难期，不如遏流之效易见，遏流虽能中要，又以能招首告为尤要。不然无人举发，纵严定罪名，几同虚设，何能改革痼习乎。夫海口贩烟之奸商，为天下发行总汇，本利最厚，重赂能行。贪兵蠹役，惟利是趋，虽有巡查员弁，多系微职，恐不肖者重利轻名，饱囊先遁，迨经败露，咨缉无踪。况临海者七省，迢递万里，汉港甚多，烟船皆可出入，宵夜之间，实力巡逻，犹恐不免偷漏。近日奸商夹带赤金，体小，犹难搜验，即使各海口齐心协力，认真严查，亦不过暂时断绝，难保将来不旧弊复萌，此即清源难效之所以然也。至吸烟之人，不似兴贩之有利，平日焉肯贿通兵役，其势孤危，是以破案较易。今若将吸食者定以大辟，兵役往拿时，伊知性命不保，自必罄竭资财，贿求释放，欲望兵役之急公拒贿，戛戛其难。或责成邻右举报，以情度之，损人而不利己，徒结世仇，邻右必不愿为。若罪以徇庇，未免牵累无辜，是以举发终鲜其人，恶习何能变革。旧例开烟馆者论绞，罪非不重，而近年烟馆转多，此即徒有严律而乏首告之明征，奴才故谓以招告为尤要也。

伏思小民急公者少，鹜利者多，今欲力挽颓风，必使乡邻乐于首告，兵役勇于缉拿，有犯必举，何弊不除。是赖重赏，方克有效，即出自烟贩财产，无须官为捐给。与其使查缉者悉索暗纵，而嗜烟如

故,曷若使首告者明受大赉,而积弊悉除。应请嗣后凡吸烟人犯,被人首告,熬审得实,究问买自何处烟馆,如不肯供指烟贾,或供而不实,即系怙恶抗法,与兴贩同党无异。应将该犯刺面,照兴贩罪名减等科断,并抄其财产变价,重赏首告之人。如肯将烟馆奸贾供出,其罪仅止违禁吸食,似可照旧例科办,加以刺面,已足蔽辜。该犯若呈缴银五十两充赏首告,即免刺字。凡供出兴贩烟商,不分海口内地,俱应查抄家产,入官变价,分别赏给首告之人。如出首开馆趸烟,及往来兴贩者,各发赏银一百两,出首通夷漏银者,赏银三百两,缉烟兵役,由此项余银内酌赏。如各犯家产有隐匿情弊,经首告人控发,将受寄者,照例严治其罪,追缴匿产入官。至承讯吸烟控案,全赖熬审为凭,必须原告被告同处一室,片刻不离,是否有瘾,虚实易辨。其熬审之法,两湖督臣林则徐所议极为详慎周妥,无须另行筹及。倘审系挟嫌诬告,及栽赃陷害情弊,照例反坐,毋稍宽贷,以警奸宄。若承审官受贿,将首告人捏为诬告,经伊家属告发,将承审官照枉法赃科罪。如熬审实无烟瘾,令承审官加具切实印结,申报存案。一年之内,别经发觉,即将承审官严加议处。所有吸烟之犯,既据供出趸烟奸贾,即可由该贾跟究内地贩商,由贩商究追海口通夷之巨贩,穷源竟委,不难立净根株。此等漏银出洋巨贩,情同叛逆,自应拟以极刑。而内地兴贩者,情节稍轻,治罪宜酌分差等。相应请飭各直省督抚,嗣后拿获兴贩之人,不得仍前草率结案,必须跟究海口通夷烟贩,务使首恶就诛,不能漏网,则内地余贩,无从趸买,吸食无人。从此狂澜立返,污俗维新,实为天下臣民之幸也。

此事现经奉旨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详核章程,小臣何敢妄为拟议,缘鸦片之害,大关国计民生,若仅加重罪名,而不设法招告,不能破案,安有实济。是使数十年后,民间无完赋之银,中国无御寇之旅,所系匪细。当此利害切要关期,不敢不竭尽愚诚,上供圣明采择,飭交部臣核议。奴才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洞鉴。谨

奏。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奉朱批：大学士、军机大臣同该部一并议奏。片并发。钦此。

一三一、山东道监察御史福珠隆阿奏陈嗣后直省拿获烟犯应将海口巨贩究出片

十二月十一日①(军录)

再，近见各省奏到拿获吸烟人犯甚多，独无根究海口巨贩现获某人之奏，岂有余贩既获，不能追究巨贩下落之理！总因首告无人，兵役贿纵所致。应请飭下各直省，嗣后拿获烟犯，务将通夷漏银巨贩彻底根究，严缉务获，则得一首犯，胜于飭(余)贩多名，从此禁绝根源，则浇风可立挽矣。

奴才不揣冒昧，谨附片奏闻。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奉朱批：览。钦此。

一三二、著将玩忽及吸食鸦片之湖北巡检等员提省讯究事上谕

十二月十一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伍长华奏请将委拿鸦片玩忽及违禁吸食各员分别究办一折。此案湖北黄冈县但店巡检董长椿纵容烟犯，江陵县沙市巡检李朝旭查拿不力，建始县县丞孙淦利，川县县丞缪庭灏，均吸食鸦片，既据该署督分别撤任革职。著即提省，从严从实，认真讯究，按律定拟具奏，毋稍徇隐。钦此。

① 此系朱批日期。

一三三、著奖叙拿获烟犯之西城

指挥等各员事上谕

十二月十一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奉旨：依议。

此案拿获吸烟人犯之西城正指挥李遇亨，著以同知遇缺即选。吏目谢春祺，著以应升之缺遇缺即升。钦此。

一三四、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报审拟

开设窑口冯亚弼等情形折

十二月十六日^①(军录)

两广总督臣邓廷桢、广东巡抚臣怡良跪奏，为申明开设窑口、囤贩鸦片、聚众拒捕各犯，按律定拟，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等于本年七月内，访闻番禺县属黄埔乡有冯姓开设窑口，囤贩鸦片情事，当即密委因公在省之顺德县知县武昌，督同派委缉捕之沙村司巡检赵浚，督带丁役前往搜擒。该匪鸣锣聚众拒捕，致毙巡丁县役，并伤委员丁役。该委员奋力兜搜，适该营县亦经访闻驰往，先后据各拿获匪徒冯得圃即冯亚渴、冯亚闲、周孟闲、凌亚华及冯九如、冯亚洸、冯华胜、冯金成、冯亚辉、冯亚高、冯亚复、冯苏如、冯社怀、冯亚铎、冯亚众、冯亚享、冯亚顺、冯亚得、冯亚早、冯亚林、冯亚才、冯亚海、冯云秋、冯亚妹，共二十四名，解经臣等发司委员确讯，勒拘首伙各犯，并将大概情形奏奉朱批：历任大小文武相率姑容，致有今日之患。此时若再因循，其害尚复忍言乎！朕姑既往不咎，看汝等能否具有天良，所办若何耳。钦此。钦遵。通飭遵照去后。

^① 此系朱批日期。

随据署广州协副将祺寿、番禺县知县张锡蕃等续获冯亚丕、冯豆皮胜、冯亚志、冯亚检、冯亚新、冯亚苏、冯亚彩、冯亚佃、冯亚太、冯亚富、冯丁酉、冯亚罗、冯亚胜十三名归案审办。嗣犯冯得圃即冯亚渴在监病故，经南海县验报，讯无凌虐情弊，并据委员广州府知府珠尔杭阿，会同署佛山同知刘开域、署广粮通判张钧，以逸犯冯番薯彩等屡缉未获，将现犯审拟，由按察使乔用迁、署布政使陈嘉树、署督粮道洪锡豫审解前来。臣等督同亲提，复加研鞠。

缘现获之冯亚丕与现获病故之无服族人冯得圃即冯亚渴，均籍隶番禺县，同在黄埔乡居住。该乡附近洋面，村众公议，各设铜锣一面，如遇盗警，即鸣锣为号，群赴救护。道光十八年六月间，冯亚丕、冯得圃闻知各外洋寄泊夷船，有鸦片烟泥发卖，价值便宜。冯亚丕随邀得未获之无服族人冯番薯彩，共出洋银一千一百两；冯得圃邀得未获之无服族人冯亚全、冯桂臣，共出洋银一千三百两。各雇坐不识姓名人艇只，从僻港驶赴外洋不识姓名夷船上，冯亚丕等买得烟泥五百余斤，冯得圃买得烟泥六百余斤，运回家内，随各在离乡数里偏僻地方租赁空屋两间，开设窑口。冯亚丕雇现获族人冯亚洸、冯华胜照料；冯得圃雇现获族人冯金成照料，冯亚丕、冯得圃各将烟泥由家陆续潜运至窑口发卖，各存烟泥二三百斤，用布包贮在家。随有不识姓阿四、阿发，不识名黄姓及不识名多人，均各零星向其窑口转贩。冯亚丕、乡民均不知情。

七月二十八日晚，冯亚丕、冯得圃同冯亚洸、冯华胜、冯金成复回家运取烟泥，因值天雨，即在家住宿。经臣等访闻，因恐张皇往捕走漏风声，致令渠魁兔脱，密委因公在省之顺德县知县威昌，督同派委缉捕之新会县沙村司巡检赵浚，督率干练丁役，不动声色，迅赴严搜擒。时番禺县张锡蕃因公下乡，亦经访闻，会营正在往捕之际，适该委员威昌等恐其闻风逃窜，即带同家丁并顺德县差役及巡船丁役人等，改装易服，于二十九日黎明时候驰抵冯亚丕等家，围住房屋，打门进内，将布包、烟泥全数搜获。冯亚丕等惊起拦问，该

丁役等称系顺德县官役查拿鸦片,冯亚丕因该乡系番禺所属,并非顺德应管,疑系匪徒假冒官役,借端诈抢,即令冯亚洸鸣锣喊捕,时有现获族邻冯九如、冯豆皮胜、冯亚辉、冯亚高、冯亚复、冯苏如、冯社怀、冯亚铎、冯亚众、冯亚志、冯亚享、冯亚顺、冯亚得、冯亚早、冯亚林、冯亚才、冯亚海、冯云秋、冯亚妹、冯亚闲、周孟闲、凌亚华、冯亚检、冯亚新、冯亚苏、冯亚彩、冯亚佃、冯亚太、冯亚富、冯丁酉、冯亚罗、冯亚胜三十二人听闻,各持刀枪趋至。差役吴英扑向冯九如捉拿,冯九如闪避,用铁嘴竹枪戳伤吴英右腋肌并脊背左右。吴英拔出身带小刀,格落冯九如竹枪,用刀向砍。冯九如将刀夺获,连砍吴英,偏左偏右。冯豆皮胜用铁嘴竹枪戳伤巡丁何有胸膛左,均各倒地。该委员等喝令丁役赶上捕捉,冯亚洸用顺刀致伤委员威昌左肩胛,冯亚辉用顺刀致伤委员赵浚右手腕,冯华胜、冯金成、冯亚高、冯亚复、冯苏如、冯社怀、冯亚铎、冯亚众亦各用挑刀,冯亚志、冯亚享、冯亚顺、冯亚得、冯亚早、冯亚林、冯亚才、冯亚海各用铁嘴竹枪将家丁蔡二、陈二、张升、李玉、路祥,差役李元、吴端、黄广、林泉、吴蚬、陆晋、梁复、梁益,巡丁周复、陈冲、郑澹、梁燕、陈三、张复、谭广、陈华、林祥、夏漳致伤。冯亚闲、周孟闲、凌亚华、冯云秋、冯亚妹、冯亚检、冯亚新、冯亚苏、冯亚彩、冯亚佃、冯亚太、冯亚富、冯丁酉、冯亚罗、冯亚胜均在场附和,与冯亚丕、冯得圃均未伤人。该委员威昌、赵浚于受伤后,仍奋勇出力,督率兵役上前擒拿,当将开窑各犯冯得圃即冯亚渴及冯亚闲、周孟闲、凌亚华四名拿获。冯亚丕、冯金成各将烟泥夺回,各兵役力为抵御,尚有搜获烟泥十余斤未被夺去。比番禺县张锡蕃、署广州县副将祺寿随亦赶至,冯亚丕等见有番禺县官役,始知威昌等并非假冒,均各畏罪,纷纷逃散,将烟泥沿河舍弃。该委员等当将冯得圃等同烟泥一并解交,诘何有伤重,旋即殒命。吴英亦于八月初二日因伤身死,经番禺、顺德二县分别验明尸伤,并于空屋内起出防夜刀枪器械,将冯亚丕等窑口房屋查明封禁,先后拿冯九如、冯亚丕等三十二名并解审办。

嗣据广州府等审解到司，经藩臬两司会同督粮道查验被伤之委员威昌、赵浚及各丁役人等，伤俱平复，将犯始解经臣等督同复鞫，据各供认前情靡异。臣等当以该犯冯亚丕等既经开窑囤贩鸦片，其于委员等往捕时，自系有心抗拒。冯九如等与冯亚丕等近在同村，断无不知其开窑囤贩之理，况当此查拿鸦片严紧之时，冯亚丕等敢于开设窑口，毫无警惧，尤恐承缉委员及不法兵役得规包庇，且恐同伙不止冯番薯彩等数人。其向各窑口贩卖烟泥之人，冯亚丕等自必详知姓名，均应彻底根究，以期水落石出。复向严诘，据冯亚丕供称，当日实因委员拒(拘)捕称系顺德县官役，与番禺县所管地界不符，心疑匪徒假冒诈抢，是以鸣锣喊捕。迨经番禺县赶至，知为官役查拿，即各畏惧逃散，如故明知官役搜拿鸦片，何敢公然抗拒。至伊与冯得圃即冯亚渴等开设窑口，并无委员兵役得规包庇，亦无另有伙党，所有转向贩买烟泥匪徒，因事涉秘密，深惧人知，不尽以姓名告悉，故于不识姓阿四等外，均未知其姓名。如果实有得规包庇及另有伙党，并详知姓名，伊等已身问重罪，何肯代为隐瞒。又据冯九如等供称，冯亚丕与冯得圃等虽与伊等同住一乡，惟其所开窑口离乡尚远，即其在家陆续运取烟泥，亦多系黑夜无人之时，不及知觉，是以听闻冯亚丕等鸣锣，遂信为捕贼，群趋救护。若明知贩烟被拿，伊等并非同伙，何有轻听拒捕，自取重罪各等语。加以刑吓，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查例载：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又凶徒因事分争，执持顺刀，并凡非民间常用之刀伤(人)，俱发近边充军。又沿江滨海执持枪棍混行斗殴，将鸣锣聚众之犯杖一百，流三千里；伤人之犯，杖一百，徒三年，其附和未伤人者，各枷号一个月，责四十板。又律载：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监候。又本应罪重而犯时不知，依凡人论各等语。此案冯亚丕、冯得圃各自开窑囤贩鸦片烟泥，经委员往拿，因见非本管官役，疑系匪徒假冒官差，借端诈抢，鸣锣喊捕，以致冯九如等将委员等致伤，

并伤差役吴英等身死,系属犯时不知,自应仍依私开烟馆,及寻常斗杀各本律例问拟。查开窑囤积烟泥与私开烟馆、引诱买食无异,冯亚丕、冯得圃即冯亚渴均合依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例,拟绞监候。惟黄埔乡为夷船进口重地,且现奉谕旨严办鸦片,该犯等胆敢开窑囤贩,实属愍不畏法,未便仍入秋审办理,致令日久稽诛。应请旨,将该犯冯亚丕、冯得圃即冯亚渴即行处绞,以为起意开设窑口者戒。冯得圃业已病故,应毋庸议。冯九如用刀致伤差役吴英,越日身死。冯豆皮胜用铁嘴竹枪致伤巡丁何有,当时毙命,均合依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监候律,拟后监候,秋后处决。冯亚洸、冯亚华、冯金成受雇在窑口照料,即属为从,冯亚洸又鸣锣聚众,按例均罪止拟流,惟与冯亚辉等各用顺刀、挑刀伤人,冯亚洸、冯华胜、冯金成、冯亚辉、冯亚高、冯亚复、冯苏如、冯社怀、冯亚铎、冯亚众,均合依凶徒因事忿争,执持顺刀,并凡非民间常用之刀伤人,俱发近边充军例,发近边充军,到配杖一百,折责安置。冯亚志用铁嘴竹枪伤人,冯亚志、冯亚享、冯亚顺、冯亚得、冯亚早、冯亚林、冯亚才、冯亚海,均合依沿江滨海执持枪棍混行斗殴伤人之犯杖一百徒三年例,杖一百,徒三年,到配折责安置。冯亚闲、周孟闲、凌亚华、冯云秋、冯亚妹、冯亚检、冯亚新、冯亚苏、冯亚彩,冯亚佃、冯亚太、冯亚富、冯丁酉、冯亚罗、冯亚胜在场附和,并未伤人,均合依附和未伤人,各枷号一个月责四十板例,枷号一个月,满日责四十板发落。冯豆皮胜、冯亚顺、冯亚高、冯华胜据供亲老丁单或孀妇独子,冯豆皮胜等俟查明分别取结办理,冯华胜窑口为从,不准留养,该犯等讯无另犯别案,逃后亦无行凶为匪及知情容留之人。冯亚丕、冯得圃购买鸦片烟泥,系由僻港偷越出洋,并未经由营汛口岸,守口员弁并无得规故纵情弊。开设窑口处所,地处偏僻,并无保邻,均毋庸议。起获烟泥刀枪器械分别烧毁,留营备用,窑口住屋查封入官。逸犯冯番薯彩等飭缉,获日另结。本案匪徒私开窑口,业经该管番禺县营访闻,前往协同拿获究办。

文武失察职名应请免开。所有监毙绞犯冯得圃即冯亚渴一名，管狱官职名系南海县典史程中楷，相应开报，犯故图结，饬取另行送部。

除全案供招咨部外，所有申明定拟缘由，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奉朱批：刑部速议具奏。钦此。

一三五、盛京将军耆英等奏遵旨轮流

前往金州海口查办鸦片折

十二月十六日(军录)

奴才耆英、萨迎阿、庆林谨奏，为遵旨酌商，先往金州海口查办缘由，恭折奏闻，仰乞圣鉴事。

本年十二月十三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初九日奉上谕：前经降旨，饬令耆英等查拿鸦片……钦此钦遵。寄信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等跪读之下，不胜惶惕。伏查奉天南路之金州、复州、盖州、岫岩，海城西路之锦州、宁远州等地方，均有海口，不下二十余处。自春徂秋，各省商舡往来贸易，至冬初全行回棹。惟金州之貔子窝、和尚岛等处，虽届冬令，商舡尚可进口，奴才等业经遴委文武妥员，前往该处密访堵拿。兹复恭奉谕旨，仰蒙指示周详，提撕切要，钦佩钦服，感激难名。奴才等自应酌拟一人，即行前往严查。今奴才萨迎阿于拜折后，轻车减从，由省起程，前赴金州察看商舡情形，搜查有无烟土，认真办理，回省后再将查办缘由恭折奏请圣鉴。至来年春融后，奴才耆英、庆林再行轮替前往各海口，实力稽查，届期咨会山海关监督多龄，于巡察税务之际，由西路各海口至海城县之没沟营会齐，商同办理，以期周密。奴才等惟有竭尽忠诚，实心整顿，以仰副我皇上教诲成全，谆谆诰诫之至意。

所有奴才等酌拟先往查办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圣鉴。谨

奏。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廿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三六、 京畿道御史重豫奏陈禁绝 鸦片烟流弊四条折

十二月十六日(军录)

京畿道监察御史奴才重豫跪奏，为敬陈管见以绝鸦片烟流弊，仰祈圣鉴事。

窃思严禁鸦片烟流毒，已蒙敕下廷臣会议具奏，自必筹议周到，将来可期净绝根株。第就现在访拿情形有必应措置得宜者。如果厘奸必清，除恶务尽，用法得当，防弊能长，自足剔风俗人心之害。奴才谨就管见所及，分举四条，敬为我皇上陈之。

一、获案吸烟卖烟之人，当究诘以清其流也。吸烟卖烟互相交易，必系熟识之人，断无偶一买吸。迨经拿获，问其平素所吸，尽系得自游民以供日用常食之理，倘追究稍疏，则已犯者虽以身试法，隐匿者仍鬼蜮相安，是治其枝叶犹未治其根柢也。必应追出烟之所从来，熬烟购土之所自何人供应，何人转给，姓名住址务得实据，不得妄引诬扳。若遇逃亡，亦须切确招对，立限缉拿务获，决不使奸徒漏网。如果究办得宜，无难水落石出，不特现案无枉无纵兼可知。京都商贾辐辏之区，究系何人辗转携至，何处积贮为多，因之探原竟委，流派可清矣。

一、各省贩烟存烟之处，当严查以净其源也。烟之所起，咸知来自海口，若能阻其消散之路，自当壅滞不行。何至周流贩卖，随地皆然，几如鱼、盐、菽、帛，利涉关津，俱归客贩。本属奸私之物，竟能不胫而走，殆遍天下。现在外省颇有拿获大伙商贩之处，特恐奸宄利徒恃其伎俩，此处稍严，遁往彼处，聚则易败，散则难稽，道途关津隐匿贿纵，巡察一弛则烟土仍充，是绝其一时一地而不能绝之久

远也。是在随时随地设法纠察，不容存住，无卸土之地，无熬烟之时，并无卖烟交易之所。久之，便可无携带之人，决不使奸谋乘隙复生。如果持久不懈，凡熬烟器具、载土包捆，不难辨认。凡遇胥役包庇贿纵，行户隐匿寄顿，一经败露，即为觅线跟踪，揆厥由来，严法惩治，则无隐而弊源可塞矣。

一、慎交胥役访拿，以杜愚民之借口扰累也。官员执法奉公，断无纵令胥役扰民之理，惟有用人不当，经匪人之手，或借搜烟之名而攘攫利己，或乘拿烟之势而讹诈害人。甚或贪功诬引，挟嫌栽赃，并有假冒官人生风造衅。枝节一出，虽犯罪之人，因而逞忿告凶，恣情反噬。迨至到官申理，势俱两败，犯人固难卸罪名，而官人亦共罹法网。此等弊端，最足泄缉捕之气而惰督责之心。是访办不慎，顿生事端，即可为众人动称扰累闾阎所借口也。不知鸦片凭据不同奸赃之可以诬人，如果详加体察，断难试以奸谋。是在慎派胥役，明示赏罚，尤须洞达下情，善为任使，出派时防微杜渐，到案后虚心研求，定为分别清楚。有办案最多，缉捕得力者，固当奖其奋往之功。若所用胥役作奸犯科，查出究办，不得回护失察之咎。总以官役联情治公，除恶务尽，则人知畏法而物议滋息矣。

一、立法务在久远，以绝奸人之妄生希冀也。现当整饬之时，孰不畏法？第烟毒已久，难免预思过此紧急之时，逆料其后力稍弛，且以年限尚遥，自为宽解地步。现在犯案者固多，未犯者殆亦不少，或此处被获而彼处转以居奇，此人受刑而他人尚在谋利。推之富家纨裤，履厚席丰，自幸访拿未及，稍为敛迹，尚冀后图，俟过便不惜重资再为购觅。是烟土尚生萌孽，重可蔓延也。且各衙门吏役未必绝无食烟之人，现虽不敢明目张胆，而于烟土到案销毁时，难保无抽换隐匿，以图便己。是亦涓滴不戒可成巨流，吸烟者亦可望为接济也，均应于此际预为之防。查外省多有自首之案，京师岂无改悔之人，大约多存观望迁延之志，诚能于议定科条之后劝捕兼施，俾令家喻户晓。务使通都大邑以至穷乡僻壤周知烟为毒害之

物,已食者力为湔除,未食者不敢沾染,不特不敢希冀弛禁,直使人人深恶痛绝,则人心正而刑期无刑矣。

以上四条系属奴才愚昧之见,臚列具陈,以备采择。是否有当,伏祈皇上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奉朱批:大学士军机大臣等归议具奏。钦此。

一三七、著钦差大臣林则徐抵粤后会同邓廷楨 熟筹驻洋守堵私售鸦片事上谕

十二月十六日(上谕档)

钦差大臣湖广总督林。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奉上谕:

本日据邓廷楨奏,筹调师船将备,联帮驻泊洋面,堵截民夷售私,并水陆交严,以除锢弊一折。著林则徐驰抵广东后,即将各该处情形,悉心体察。所有折内所议驻洋守堵各事宜,会同邓廷楨通计熟筹,务臻妥善,核实办理。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三八、著将玩视捕拿鸦片人犯之广东 署湖阳知县摘去顶带事上谕

十二月十六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内阁奉上谕:

邓廷楨等奏,请将知县摘去顶带,勒缉匪犯等语。广东潮阳县达濠等处为滨海著名口岸,经该督等差弁督缉私开窑口等犯,该署县杨砥柱辄以并无窑口烟馆等辞具稟搪塞,殊属玩视捕务。署湖阳县事准补海康县知县杨砥柱,著先行摘去顶带,勒限两个月,严飭认真侦缉,务将属内各匪犯扫数兜擒解究。倘仍逾限无获,著即严

行参办,以示惩儆。该部知道。钦此。

一三九、著将鸦片烟犯宗室良鉴解交
宗人府会同刑部审办事上谕

十二月十七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内阁奉上谕：

琦善奏,据迁安县报获鸦片烟犯良鉴,讯系正蓝旗满洲习礼佐领下闲散四品宗室,前往该县草碾庄地方收取地租,并未领有路引,及接准该衙门行知,请旨查办等语。良鉴著即解交宗人府,会同刑部审办。钦此。

一四〇、著将京城所获吸食鸦片之官民人等
交刑部审讯事上谕

十二月十七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奉旨：

此案吸食鸦片之未入流赵同壹、钮溶,供事钮沂、吴本咸,民人王庆、钱兴、罗升、张魁殿、于连升、吕愚零,均著交刑部审讯。其在逃之李五、徐心泉,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一体严拿务获,归案审办。拣调正指挥杨逵渐、吏目孙墀,著俟刑部定案时声明请旨。钦此。

一四一、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报驱逐
英国住省烟贩八人回国折

十二月十八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邓廷桢、广东巡抚臣怡良跪奏,为遵旨谕逐住省

夷人,现已下澳,搭船即行回国,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邓廷楨前经会同升任广东抚臣祁埴,钦遵谕旨,查明前给事中许球原奏内开之坐地夷人,除嚙嚼啗并无其人外,渣噸、嘍嘍、嘍嘍、啞啞、啞啞、啞啞、啞啞八名,均以贸易来粤,住省久暂不一,因查无作奸确据,分别各该夷事务繁减,取具限状,谕令依期下澳回帆,当经附片复奏在案。

嗣据总商伍绍荣等先后禀报:啞啞、啞啞、啞啞、啞啞四名,已由省由澳,附搭便船回国。嘍嘍、嘍嘍、啞啞三名,商务未竣,请下澳居住,或暂赴省清理,不敢无故逗遛。惟渣噸一名,以其货船络绎,又住省年久,帐项繁多,求展归期,俾便留省照料。臣邓廷楨以该夷渣噸,既不回帆,又不下澳,虽其贸易较多,岂容玩视奏案,独任久踞省垣,节经严加驱逐,并与臣怡良谕以该夷纵有帐项未收,尽可议分年限,由该国熟船,陆续带还归款,无虞亏折,天朝法度森严,倘始终昧于进退,借端再涉迁延,定即从严拿究去后。

兹于十二月十五日,据总商伍绍荣等禀称:港脚夷商渣噸,因贸易帐项诸务,顷已布置清厘,业于本月十二日请牌下澳,附搭港脚映船回国,查映船亦已于本月十一日请牌出口,该夷渣噸月底定可开行等情。臣等复查无异。

除再飭总商查明该夷开行回国日期,禀报察核外,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四二、云贵总督伊里布等奏为遵旨 禁种罌粟并续获烟犯烟土折

十二月十八日(军录)

协办大学士、云贵总督臣伊里布、云南巡抚臣颜伯焘跪奏,为遵旨查禁私种罌粟,并续获烟贩,起获烟土烟膏,收缴烟具各情形,

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日钦奉上谕：有人奏，云南省地方寥廓，深山邃谷之中，种植罌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自各衙门官亲幕友跟役书差，以及各城市文武生监商贾军民人等，吸烟者十居五六，并有明目张胆开设烟馆卖烟膏者，其价廉于他省，近省复贩运出境，以图重利等语。鸦片烟流毒日甚，实为近今一大患，来自外洋者，固宜严为查办，产自内地者，亦应痛加芟除。若如所奏，云南省广种罌粟熬烟者日多，贩烟者日繁，吸烟者遂日众，是此等浇风，惟该省为甚。且外洋烟土，难保不借此影射，肆意行销。现当整顿锢习之时，尤不可不严为查禁，力杜弊源。著伊里布、颜伯焘通飭所属，严申禁令，出示晓谕。倘查有种植罌粟，及开馆贩卖，并运往境外各弊，立即查拿到案，严行治罪。断不准意存徇隐，以除积习，而挽颓风。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

臣等伏查鸦片烟为害最烈，本系来自外洋，其后内地奸民，因罌粟花取浆熬膏，亦可照鸦片吸食，遂私自栽种，搀和洋烟贩卖射利。前经臣伊里布访闻沿边民夷间有偷种罌粟处所，历年严飭地方文武员弁认真查禁。又于出土收浆之候，由省遴委干员，分往查勘，遇有罌粟，立时铲除净尽，并将犯案之人，严拿惩办，随时咨部核复。其夷方地面未便令员役前往勘办，致滋惊扰，奏明责成土司，实力稽查。臣颜伯焘上年到任后，一体严行飭禁，本年钦奉谕旨，飭议食烟罪名，臣等以此时特申严禁，更宜宣布德威，挽回积弊。滇省地方寥廓，虽据各属查明具结，然深山邃谷之中，人迹罕到，难保无牟利奸民，私行栽种，兵役人等受贿包庇情事。又经严飭各州县于编查保甲之便，亲历遍勘，务绝根株。现又檄飭各镇道府不动声色，复加侦察，并照奏定章程，责令土司严约夷民。如敢偷种，一经内地盘获，即将该土司从严处治，以杜其奸贪而生其警畏。一面檄令地方文武，各于所辖境内认真盘诘，探其来踪，截其去路。如有收

囤兴贩之徒，即勒拿务获，从严究办。务使贩运者不能偷越，则私种者无可售卖，奸民有害无利，庶知畏法改图。

至开设烟馆，招集引诱，尤当严禁。惟滇南地处极边，居民生理甚微，商贾资本亦属有限。省会虽五方杂处，然地小室隘，并无重门深巷可以聚众吸食。向来居民铺户食烟破案者，均属零星藏匿，遍查省城内外，尚无明目张胆开设烟馆之事。（朱批：如此景况，尚获烟土烟膏二万二千余两，其未经破露者又不知凡几，可见此患蔓延之久而烈也。此时若再不努力除之，不但卿等有愧封疆重寄，朕亦不免柔荏无能之讥也。思及此当如何发奋振作，尚待朕重复言之耶。朕耑待卿等能否净绝祸害耳。勉益加勉。）惟锢习既深，人思幸免。臣等前于接奉谕旨后，一面严拿兴贩之徒，密查私种之地，一面出示剴切禁戒。无论生监商贾军民即各衙门官亲幕友跟役书差，准予改悔投首，并刊刻戒烟药方，令其服药断瘾。前据派委之云南府知府黄土瀛、昆明县知县宫慕久、署督标中军副将卓升、署抚标中军参将双德、署城守营参将岳林等，督率所属，设法严拿。旋据拿获贩烟人犯，并起获烟土烟膏七千八百余两，烟枪烟具一千五百余件，当经恭折具奏在案。兹复据该员等及委员按察司经历王同善、候补从九品陈开续，又拿获贩烟人犯，并起获烟土烟膏一万四千四百余两，收缴烟枪烟具一千余件。臣等逐一验明，将土烟膏沃以桐油，同烟枪烟具，一并焚烧劈毁。似此缉拿紧密，禁戒严□，闾阎咸知谅遵国宪，畏重罪而悔前非。兹复奉特颁谕旨，淳切申严，臣等复经切加示谕，并督饬所属文武，加倍严切搜拿，谕以事在必行，法难幸免。如或始勤终怠，立即予以严参，破其畏难苟安之心，用收清奸除害之效。断不敢稍涉疏懈，致令复蹈故辙，以期仰副皇上保卫民生湔除浇俗之至意。至先后缉获烟土烟膏，并计已有二万二千余两，可否将拿获最多之员，容臣等酌保一二人，以示鼓励之处，出自天恩。

除将前后拿获各犯饬司审拟，由臣颜伯焘分别办理外，所有臣

等接奉谕旨,及现在遵办情形,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①

一四三、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陈将与林则徐 共矢血诚会办查禁鸦片事宜折

十二月十八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邓廷桢、广东巡抚臣怡良跪奏,为遵旨力除鸦片锢弊,或分任以集事,或会办以图功,共矢血诚,俾祛大患,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奉上谕:朕因近年来鸦片烟传染日深……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等敬谨跪诵仰见皇上乾纲独断力清弊源,交相钦佩,惭惶莫可名状。伏念臣等受国厚恩,畀以南交重任,除奸筹海,各有专司。其纹银之出洋,鸦片之入口,蔓延日久,积重已成。虽臣邓廷桢勉策弩钝,谬冀速挽颓波,或秉圣训于几先,或相机宜于当境,节经熟筹奏办,而阅时三载,廓清未能,职思其居,惟有惴栗。盖臣邓廷桢一人获咎之事小,而关系国计民生之事大也。乃蒙鸿慈逾格,曲赐体恤矜全,恐其顾此失彼,特派湖广总督臣林则徐来粤,分办海口事件,以专责成。是诚天涵地容,至深极厚,区区顶踵,岂足捐糜,感涕之余,弥深发愤。窃揆方今之势,钦差既衔命远来,声威不为不重,外夷虽贪狡成性,能无震慑其心。亟应趁此可乘之机,力救前此之失,撮其大略,约有数端;曰除贪恂,曰绝粉饰,曰破畛域,曰任诽谤。稍有牵制,则几事害成。现在海口一节,除中东两路,先经臣等将筹议调集师船,檄行镇协道府分投堵截各章程,奏明在案。现仍严檄遵照,先行办理,一面备咨专差迎赴钦差途次

^① 查随手档,旁朱:另有旨。

移会查照,如有更张损益,悉听林则徐抵粤后,体察情形,随事随时斟酌办理。臣邓廷楨,仍当就三年以来,所闻所见,精心审处,早夜筹思,倘有一得之愚,即当与林则徐往复熟商,奏闻办理。其通省窑口烟馆贩运吸食各犯,臣等仍照旧严督各属文武,同深奋迅,一体埽数查拿,断不敢存观望推诿之心,稍涉松劲,以冀仰副圣主湔除积痼,绥戢民生之至意。

再,臣等昨将获匪缴枪情形,续经按数奏报,旬日以来,又据各属源源报获民间首缴枪具,亦无日无之,并有枪未缴官,自行戒食毁除者,察看群情,甚为警动,似于截流一层,措手较易。臣等现复饬行文武,将已报获之案,每月再行汇报查考,即其多寡有无,征其优劣勤惰,分别嘉奖惩处。所有外洋夷船,作何动静,民船有无窥伺,则檄饬轮派守堵各将备,五日折报一次,责以令在必行,事归核实,合并陈明。

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卿等同钦差大臣林则徐,若能合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不但卿等能膺懋赏,即垂诸史册,朕之光辉,岂浅鲜哉。而生民之福,政治之善,又非浅鲜。谅卿等亦不烦谆谆告诫也。勉之勉之,朕拭目待之。此折给林则徐看。钦此。

一四四、两广总督邓廷楨等奏为英国烟贩查顿回国水陆仍严行搜禁奸贩片

十二月十八日(军录)

再,臣等密查该夷渣喇,又名渣吶,为暎咭喇属国港脚夷人,来粤贸易已十有余载。其初资本甚微,既合众夷之财,以操奇赢之术贾逾三倍,驯至坐拥厚资,无与比数,趸船所贮鸦片多半系其经营。该夷仍坐省照料,奸夷效尤,因以日甚,虽数十年来卖烟不自该夷始,而该夷实为近年渠魁。

臣邓廷楨初未侦知其详,曾与升任抚臣祁墀,遵旨勒限谕逐,该夷率以伊名下货船络绎,又住省日久,帐项繁多,必须躬亲照料为词,屡催迁延未去。臣等嗣虽得其奸状,而又查无营私确据,即讯之洋商等,亦无实迹可陈。我圣朝泽覃中外,德重怀柔,事彰证明,既未便遽治以中国之法,复难任其盘踞殃民,宽严之间,颇难措手。

迨自本年夏秋以来,臣等节经仰秉圣谟,实力督属查拿堵截,水陆交严,并开示药方,谕民戒食鸦片。所有开窑设馆,及贩运吸食之犯,先后拿获三百余起,民间遵方断瘾,首缴烟枪几及二万。其戒食自行毁除者,亦不知凡几。群情警动,烟以滞销。华民既悟该夷之奸,视为仇寇,夷党亦因稽查严密,归怨该夷。该夷无所希冀,且惧法及其身,遂闻其有图归之意。臣等以机不可失,即撰作谕帖,翻译夷文,严切而遍谕之,冀以解散朋奸,并坚该夷之去志。兹据报:该夷渣喇业已下澳附船,月底即行,是诚仰仗天威,得以祛此大患,而为国计民生一大转机也。

惟该夷虽去,各趸船尚未回帆,其所存剩未销烟泥,未必甘心即弃于地,难保不别肆诡谋。臣等现仍严飭水师,在于中东西三路各洋面加意认真堵拿。陆路搜擒奸贩,毋许松劲。一俟钦差抵粤,即破除畛域,相机妥为商办,俾净根株,以期仰纾宸廑。

至天朝地负海涵,岂以渣喇一夷去留为轻重,是以正折内,臣等未敢铺张陈瀆,谨附片密奏以闻。并录谕夷原稿,恭呈御览,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一四五、奖励陕西省勤奋查办鸦片

烟犯之知县等官员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一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富呢扬阿奏,委员拿获刀匪贼犯、烟犯,共三百二十四名,烟土烟膏三万四百五十五两,尚属勤奋,酌请奖励等语。陕西试用知县姚洽,著遇缺尽先补用。长安县县丞陈煦,遇有知县缺出,酌量补用。试用知县罗炤、试用布政司理问王诚先,均著遇缺尽先补用。布政司经历借补按察司经历许保瑞,著赏加知州升衔。试用县丞吴靖,著俟补缺后,以应升之缺升用,以示激励。该部知道。钦此。

一四六、著将奉天查拿鸦片不力官员

交部议处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内阁奉上谕:

耆英等奏参查拿鸦片不力各员一折。奉天复州知州鲍颀堂、署复州城守尉协领博庆、宁海县知县袁振瀛、前护理金州城守尉佐领王安广,数月以来,所拿烟土烟犯无几,甚属玩忽,均著先行交部议处。钦此。

一四七、著将鸦片烟犯毛成等解交

刑部讯办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谕档)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内阁奉上谕:

祥厚奏拿获吸食鸦片及夹带私参人犯请飭部审办一折。毛成、伊成阿、周永昌、任禄儿,均著解交刑部讯办。余著照所议办理。钦此。

一四八、两广总督邓廷桢奏为拿获 代匪出洋买运鸦片巡役折

十二月二十七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邓廷桢跪奏，为拿获代匪出洋买运鸦片巡役，讯取大概供情，并将派堵玩捕之游击，请旨革职留任，以观后效而重海防，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臣于本年十二月二十日准粤海关监督臣豫坤咨开：本月十八日，据总巡口家人艾祥等禀称，本口缉私巡船向系早出晚归，兹查有新设试办巡船内巡役胡德、李新等，于本月十六日晚间乘潮将船开巡，至十八日尚未回口，恐有在外揽私包纵情事等语。除将该船巡役胡德、李新斥革，并飭虎门、黄埔各口查明有无该巡船私行出口情弊，迅即禀报外，相应咨会，密飭沿河舟师营汛一体严查，如该巡船有偷漏夹带等弊，即希查拿，从重惩办等因。臣当会同广东巡抚臣怡良，飭行文武员弁密速查拿去后。

旋据臣标中军副将赵光璧、广州协副将韩肇庆、署抚标中军参将祺寿、署抚标右营游击庆寅，督飭守备程步韩等，带同弁兵并广州府及南海、番禺二县各差役，于本月二十一日夜，凭线在于白鹅潭河面截获鸦片烟土六十包，约重二千八百八十两，当在巡船拿获该巡役李溃即李新一名，又于二十二日早侦获持单取银之梁亚洪一名，禀解前来。臣当提犯至署，扃门亲督委员，讯据线人李得胜供：伊探得与在旧公行居住夷人熟识的陈基德，有托海关试办巡船头役胡德出洋代买鸦片情事，即赴营报经拿获解究是实。据李溃即李新供：新安县人，伊新充海关试办巡船上巡丁，有向在省城开张全兴洋货店的胡德，在本巡船内充当头役。本年十二月十四日，胡德向伊告知，有人托其出洋代买鸦片，邀伊同往，获利分用，伊贪利应允。遂于十六日与胡德同坐巡船，自省开行，十八日驶到尖沙嘴

洋面,另雇小艇拢进叻叭唎夷船,胡德素通夷语,不知如何向夷人讲定,买得烟土六十包,由艇运贮巡船,并未交价。十九日早,从尖沙嘴将船驶回省河湾泊,至二十一日夜,有不识姓名一人坐艇到船,胡德即将烟土交给与那人,一同过艇驶去,随后即被员弁兵役将伊拿获的。何人托买鸦片,胡德前因事属秘密,不肯〔向〕伊说明,求拿胡德追问就是。据梁亚洪供:番禺县人,伊在旧公行西洋夷人吗啦咁处佣工。本月二十二日早,吗啦咁交有一千二百六十圆银单一纸,说是鸦片烟价,著伊赴和泰银店将银取回,伊才至店,即被兵役获解的,是否陈基德与夷人勾串贩烟?巡役胡德等如何出洋代运?伊均不知情各等供。

据此。查鸦片一项,臣与抚臣怡良节次经遵谕旨,从严查办。该巡役胡德、李新胆敢牟利为陈基德出洋贩运,大属藐法。现据李溃即李新仅认听从胡德同行,不知何人囑买,显因胡德等脱逃未获,恃无质证,任情狡展无疑。除将烟土存贮烧毁,各犯发司确审,一面飞檄该管文武,将胡德所开洋货店先行查封,勒限上紧购缉该犯及陈基德务获,解并澈究按办外。至伶仃及尖沙嘴等外洋各夷船恣意营私,前经臣与抚臣怡良奏明,调集师船轮派该管水师各协营将备在彼守堵查拿,冀得迅去锢弊,并以本年十二月为第一月,指派署水师提标左营游击伦世光管领备弁兵丁,前赴认真办理在案。

此案巡役胡德等坐驾巡船驶赴尖沙嘴洋面抛泊,该员伦世光有统巡之责,即使认系缉私官船,不以为意,然当其雇艇拢近夷船,何以漫无觉察?并不督令备弁往向查问,致令偷贩烟土驶回,始行被获。是该员于发令之始即视为具文,漫不加劲,殊非寻常疏忽可比。相应请旨将署水师提标左营游击事前山营都司伦世光革职留任。开岁正月,轮应香山协统带师船,仍饬该员随同防守,以观后效,不准下班。如仍不奋勉出力,即行革任枷号海口示众,以为玩不用命者戒。

是否有当,臣谨会同广东巡抚臣怡良、水师提督臣关天培、粵

海关监督臣豫坤，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九年二月初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四九、两广总督邓廷桢奏报粤洋东路外国船只 驱逐尽净并陆路查获烟犯情形折

十二月二十七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邓廷桢跪奏，为粤洋东路夷船驱逐尽净，暨陆路查拿烟匪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会同广东巡抚臣怡良，遵旨查办鸦片，以为截流必应穷源，特议守堵之法，派飭该管水师各协营将备，调集师舡，按月轮流，在于中路伶仃各外洋夷舡寄碇处所，认真堵截查拿，期免汉奸拢近接济。并因近日以来，间有舡板夷船，借称被风驶泊南澳洋面。现经中路设法堵截，恐其意在东趋，若不及早防维，虑将势成积重，又经会筹水陆交严章程，飭行惠潮道府并水陆各镇，实力办理，当经恭折奏明在案。

兹据南澳镇总兵沈镇邦禀称：东路镇辖各洋，本非夷船经由之路，向来随到随逐，并无停留，比因中路守堵綦严，先后有夷舡八只驶来抛泊。当遵飭亲督将弁舟师，逐去三舡，余仍迁延观望。诚恐兵力单薄，不足以壮声威，复调集澄海达濠师舡，将该五舡围绕防范，并遣通事諭以如再逗留，定行开炮轰击。各该舡夷人，心生畏惧，即于十二月初六日同时开行，旋避风收泊北虎、大金门各洋面，至初七日齐向东南外洋驶去，跟纵了望，杳无帆影，实已远扬等情。经潮州镇总兵李廷钰、惠潮嘉道王貽桂探报相符。并据该镇道暨潮州府知府易中孚、惠州府知府杨希铨禀报：奉飭以后，会督各属文武，无分水陆，随地严密购缉。潮州府属陆续拿获贩卖买食鸦片各案一十八起，人犯七十五名，烟泥一万六百七十六两，烟膏十二两，烟枪三十三枝，烟锅一口，又据戒食民人首缴烟枪五百枝。惠州府

属拿获三十三起，人犯七十一名，烟泥一千七百七十三两二钱五分，烟膏七十两，烟枪三十四枝，烟锅一十四口。又据戒食民人首缴烟枪一百一十九枝，烟及枪具烧毁，人犯分别确审详办各等情前来。

臣伏查南澳洋面，向称肃清，今忽驶泊夷船八只之多，无论来自何处，其为意图销私无疑。苟非大加振作，则前者不去，后必续来，东路一隅，又将为狡兔之窟。该镇沈镇邦自奉檄以后，即能慑以兵威，全数驱逐出境，办理尚合机宜。惟各路现虽查办严紧，而夷情叵测，其所装运烟泥，断不肯轻弃于地，必将恣为鬼蜮，求售其奸而后已，即惠潮口岸繁多，骫法匪徒，亦不止所拿之数。当此稍为得手，益应夺勉图功，庶奸贩既绝其勾通，夷船即无所希冀，前既废然而反，后当不复再来。查现在通事引水，经该镇留于澳洋，师船亦未撤退，潮州镇及该道府等，仍择隘轮驻督拿。

除再分饬破除畛域，并力奉行，遇船即驱，有犯即捕，务使速净根株，毋留余孽外，所有东路夷舡业已驱逐尽净，并陆路查拿烟匪情形，谨会同广东巡抚臣怡良、水师提督臣关天培、陆路提督臣郭继昌，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九年二月初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五〇、两广总督邓廷桢奏报查禁 弁兵吸食鸦片情形片

十二月二十七日(军录)

再，臣于本年六月内，经将自上年十二月二十日起，截至本年六月十五日止，考验过水陆各营因公到省各官兵，分别办理情形，附片奏奉朱批：海疆重地，且各国夷船络绎不绝，武备必当精益求精，而将备兵丁内，必有吸食鸦片者，尤当随时惩治，万勿姑息。勉之。钦此。当经通饬各镇协营一体钦遵在案。兹自六月十六日起，

截至十二月二十一日止，计陆续考验过臣标广州协，及各标镇协营因公到省官弁共一百四十九员，兵丁五百六十八名，综计马步箭准头数在六成以上，及七八成不等。弓多八力，有开至十力及十二、三力者，拉放舒展合度，余亦足敷六力之数。鸟枪准头均在八成以上。官弁中技艺优娴者，当予记名拔补，或酌赏银牌。其弓马稍疏而年力尚可造就者，勒限勤加练习，以凭复看。各兵丁亦详核优劣，分别记名奖赏，或棍责限习，并递行降革，以除滥竽糜饷之弊。至各标、镇、协、营兼习鸟枪官弁，计节次阅过共八十员，手法俱已纯熟，准头计及九成，均经赏给银牌，用示奖劝。

臣伏查鸦片流毒有年，从前粤营官兵不无沾染恶习。迨臣受事之后，即经严申禁令，创立随时考校章程，冀以严课程，即以覘气色。方今天威震叠，查办綦严，各官兵愈有戒心，不敢以身试法。即臣现在陆续逐加阅验，其弓力及枪箭准头，均视前较好，察其体貌强壮，尚无食烟委靡不振之气，似积习渐就湔除。仍当场谕以鸦片为害最烈，一经沾染，不独有用之才，沦于废弃，而干犯厉禁，谴益加严，务各涤虑洗心，有志向上，以成劲旅。

除再督饬各该管将领加紧实力训练，刻刻留心体察，如备弁兵丁内敢有吸食鸦片者，立即从严革究，毋稍徇饰，同干重处，臣仍随到随阅外。谨附片奏乞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二月初一日奉朱批：随时查办，不可再形姑息。钦此。

一五一、广西巡抚梁章巨奏为查拿洋烟情形 并请开复知府刘锡方顶带折

十二月二十九日(军录)

广西巡抚梁章巨跪奏，为查拿洋烟，现获成数并办理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前将广西省查拿洋烟情形具奏，并将办理迟缓之梧州府知府刘锡方劾参。钦奉谕旨：将刘锡方摘去顶戴，仍责令拿获大起自贖等因。两月以来，臣仍督同省城司道及桂林府知府等实力办理，并严飭各州府属，一体认真搜查，不准稍有松懈，复责成梧州、浔州两府，务获大起以绝根株。现据远近各属悬赏购线，不遗余力，随获随解，并令悉解臣衙门，由臣当堂亲自验收，并无作伪虚浮等弊。截至本月封印日止，共解到烟土烟膏一十二万八千四百两零，烟枪六千三百四十余杆，烟具七百五十余件，实获破案人犯一百二十余名。其所以烟多人少之故，缘先准其自首免罪，又实因服药断引首缴者居多。惟闻风潜逃者，率将烟土埋藏隐僻，及被拿免脱者，每将烟土委弃路衢，遂致多所搜获。至现获之犯，委系囤积贩卖，吸食不悛之徒，现在提省分别照例办理。

惟有赵四一犯为省城大起窝家，该犯一经风闻，知难自免，先行弃家逃遁，当飭府县会营前赴该犯家中，于夹墙地窖内两次起获烟土一万三千八百余两，并将房屋封锁，一面严飭购线访拿。兹据该桂县知县吴楷飭差跟踪至广南东南海地方，已将赵四拿获，一俟解到，应即从严究办。此害一除，省城别无大起窝家，烟弊自易杜绝。其解到之烟土烟膏，臣于点验后即眼同首府首县并三营将领，就臣署辕门内旷地分作数次尽行烧毁。未烧之先，拌以桐油，既烬之余，浇以盐卤，仍将渣滓刮净，委文武干员押至大滩急浪中抛弃，实不至别有偷漏弊端。

至封印后尚复有报获，并前已报获未解到者，合计烟土烟膏二万四千余两，容俟到日再行烧毁。此次查拿洋烟，以桂林、梧州、浔州、平乐、柳州五府属为出力，而烟数以梧州府为最多。该府刘锡方自摘顶之后，深知畏惧，不遗余力，两月之中共获烟土烟膏三万八千九十两零，烟枪一千零三十六杆，尚知愧奋。所有该府原参摘顶之案，理应请旨准其开复。现在该府尚未松劲，臣仍飭其源源报获，总以净绝根株为断，不净不休。

再,查太平、泗城、镇安、思恩各府属,地处极边,商贩本少,洋烟到者亦稀,第与云南、贵州交界,向有栽种罌粟花,刮浆熬烟之事,名为芙蓉白,虽较洋烟之毒稍减,而有害则同。臣先已严札各该属遍行查禁,随地铲除,并严绝滇、黔外来贩卖之路。臣察看通省情形,莠民不无侧目,而良民则无不鼓舞欢欣者,究竟良民多而莠民少,似此事不难于转机。臣惟有督同通省文武,合意齐心,力持此局,不为中途之废,不放半点之松,期之一年,必当奏效。

所有拿获洋烟成数并请开复知府顶戴缘由,相应据实奏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九年二月初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

一、湖南巡抚裕泰奏为收缴烟土 拿获烟犯分别办理情形折

正月初九日^①(军录)

湖南巡抚臣裕泰跪奏,为拿获兴贩鸦片烟土人犯,并收缴烟土烟具,分别烧毁办理,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照鸦片烟流毒内地日深一日,总由不法匪徒兴贩牟利,大而城厢市镇,小而乡僻村庄,到处诱惑,四散销售,遂致吸食者无地无之,贻害民生,不堪言状。此时,惩创之法固在严拿重办,而蔓延既久,传染已宽,又非各直省通力合作,广缉穷搜,使之无可混迹,不足以除痼弊而绝根株。臣前在江西巡抚任内,飭属严拿,访获兴贩人犯十七名,起获烟土七千余两,收缴烟枪一千余根。奏奉朱批:无论何省,必当一力严办,慎之。钦此。仰见我皇上训谕严明,除恶务尽之至意。凡有地方之责者,敢不激发天良,认真查办,以期力挽颓风。

湖南地方,业经前抚臣钱宝琛暨前护抚臣龚绶先后飭属拿获烟贩郭澧汉等,及烟土烟膏,共万余两,并收缴烟枪等件,两次奏

^① 此系朱批日期。

闻在案。臣于十月二十九日到任后，因恐各属查缉稍疏，复经通飭，无分畛域并力严拿，不准稍有玩纵。一面剴切出示晓谕吸食之人，以现将议加罪名，有犯置其重典，务各及早猛省，迅速戒瘾，呈缴烟具，准照自首律免罪。兴贩之犯如能赴官投首，亦必原情量予末减，俾各心知警畏，改革从新。并因郴州、宜章一带为楚粤出入门户，湖南各属鸦片多由该处透入，堵缉最关紧要。又长沙、常德、衡州等府地方，均属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之区，兴贩与吸食者，在所必多，查办尤宜倍加严密。且此等匪徒性皆狡黠，近闻查拿紧急，所贩之烟非窝藏于深宅大户，即分寄于僻壤穷民，使人无从侦察。踪迹愈密，获破愈难，更须查缉得人，方免纵漏。

臣因长沙府知府何其兴诚实稳练，办事认真，当即面谕该府会督委员候补知府魁联、茶陵州州判双寿，改装易服，不动声色，分赴各属，设法购线，遍处晒访，实力搜拿，务将大伙匪犯人烟并获，解省究办去后。

兹据长沙府知府何其兴、候补知府魁联具禀：督飭委员茶陵州州判双寿，在于宁乡县地方会同该处文武员弁，督率兵役，访获烟犯林秀芳等三名，查获烟土八百七十五两。又于湘潭县地方会同该处文武各员，拿获烟贩李棕辉、李寡妇、郑茂昌等三名，查获烟土三千五百四两。又督飭双寿及长沙县文武各员，在省城大麻园地方流娼胡幅源家访获烟土三千六百五十两。胡幅源先已逃逸，拿获烟贩萧之即萧星志，并胡幅源之妻王氏，义女桂姑，及挑送烟土之任贵、吴三、彭三，雇工彭华、锤三等。供认系胡幅源与萧三即萧星志伙同收买，转售获利不讳。又督飭善化县会营拿获烟犯李顺兴、王仁芳、丘洸先、周召青、孙惟山、赖德兴、赵盛、邓满、吴裁缝、何东阳等十名，查获烟土烟膏一千一百九十六两。又据各民人首缴烟土三百九十六两。又清泉县报获烟土两案，共四百六十五两。以上总计起获烟土烟膏一万零八十六两。并据善化等县收缴烟枪、烟斗、烟盒等项，共一千五十六件，先后解经臣逐一亲验无异。

因思所获烟土烟膏若收贮不慎,恐易启检换之弊,自应随获随即销毁,以免偷漏。其销毁之法,臣留心讲求,若仅搀和桐油,就地焚烧,则渣滓其性犹存,必须加以食盐、白矾,则烟力即散而无用,然后抛弃河湖,亦不至再有毒气。所有节次获解烟土烟膏等件,臣于十二月十六日,乘天气晴朗,尽一日之长,督同司道文武各官,在于城内校场空阔地方,先用砖砌成锅圈,安置大铁锅数口,沃以桐油,然后将烟土烟膏逐封验明,投入油中,熬炼成膏,即加以食盐、白矾,再用柴火就锅焚烧。俟其焦枯后,仍将焚剩余滓检齐,遴委妥员会同该府县携赴省河近湖急流处所,眼同抛弃。所获烟枪烟具一千余件,亦经臣亲督司道,当场概行销毁,使观者触目惊心,不敢再蹈恶习。此后续获之件,均即如此办理,以免存留滋弊。

除批飭将现获各犯分别严审拟办,并上紧勒拿逸犯胡幅源等务获究报外,至各属报获烟土烟具等项,除前获各起不计外,自臣到任飭拿后一月之内,已据该府县及委员等拿获烟贩多名,起获烟土烟膏一万余两,追缴烟枪烟具一千余件,实属奋勉出力。现在仍飭该员等多购眼线,四路严密踪拿,并添委宜章营参将乌林太在于郴州、宜章一带访查堵缉,总期有犯必获,务使兴贩之徒无所托足,以期痛除积弊,尽绝根株。统俟续获多起,再当据实奏恳恩施,用昭奖励。

所有拿获兴贩鸦片烟土人犯,并收缴烟土烟具分别烧毁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正月初九日奉朱批:一力严行查拿究治,断不可又形疏懈。此番若不能净绝根株,后难措手矣!勉之。钦此。

二、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与林则徐协力同心 严禁海口鸦片贩运等事上谕

正月初九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湖广总督林、两广总督邓、广东巡抚怡。道光十九年正月初九日奉上谕：

本日据邓廷桢、怡良片奏查办粤省鸦片烟情形，朕详加披阅，具见肫诚为国之心。惟当此可乘之机，仍应督饬文武员弁，趁势严拿，毋稍松懈，务使根株净尽，锢蔽全除。烟贩浸灌各省海口，虽到处可通，而该省为出入门户，如果认真堵截，则浸灌渐少，吸食者无从购买，日就肃清。林则徐计早晚到粤，该督等仍遵前旨，协力同心，尽泯畛域，勉之又勉，以副委任。至林则徐前此面奏请颁发檄谕，晓示外夷，著与邓廷桢酌商，是否可行。倘必须颁发，著即妥拟底稿具奏，经朕披览，再行檄发。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为续获 烟犯烟枪及现办情形片

正月初十日^①(军录)

再，臣前次查办鸦片，已将杭州省城及宁波要口拿获烟犯三十名、烟土烟渣一千五百八十四两，并收缴烟枪一千四百六十一杆情形，先行附片奏闻，钦奉朱批：务要认真，钦此。臣遵即通饬各属一体严拿，并以浙江海口宁波而外尚有乍浦地方，海缸时来停泊，难保无烟土潜入。其台州府属近山僻境，间种罌粟花，取浆成膏，

^① 此系朱批日期。

谓之台浆,曾奉谕旨查禁,亦属鸦片一种,不可不严密访拿,去除尽净。又经面商藩臬两司,特委署乍浦同知周召棠购覓眼线,驻扎海口,踩访巡缉。一面飭令台州府督县遍查罌粟,实力铲除去后。

兹据周召棠会督该府营县,禀获烟犯十七名,烟土烟膏三千二百七十余两。署宁波府邓廷彩禀获烟犯三名,烟土一千五百八十两。衢州府属之西安、江山等县禀获烟犯六名,烟土七百九十六两。湖州府属之乌程、归安等县禀获烟犯十八名,烟土烟膏一百三十二两。宁波府属之镇海县禀获烟犯二名,烟土一百九十三两。嘉兴府属之嘉兴、秀水、嘉善、海盐、平湖等县禀获烟犯四十名。杭州府属之仁和、钱塘,绍兴府属之山阴、萧山等县禀获烟犯三十六名,均各起有烟土烟膏烟枪烟具。合计各属,共获人犯一百二十二名,烟土烟膏五千九百七十余两。查拿尚属认真。并据台州府属之宁海县禀报,铲除罌粟花苗二百三十余亩,各属禀报收缴烟枪一千七百七十六杆,烟具一百八十三件,剩土余膏一千五百九十余两。以上被获各犯,业经臣分别飭司提省,委员严审,务将鸦片来历究出,以凭指拿,并飭将起缴烟土等物,随同解省,俟定案后亲督司道验明销毁,不致存留滋弊。

现在各属查办烟匪尚知奋勉,臣惟有日紧一日,不使稍有松劲,务在有烟必破,有犯必获。一面督飭司道各官,访查职官以及在官人役,如有嗜烟之徒,即行严参究惩,以期仰副圣主剔弊除奸,力挽颓风至意。

合将续获烟犯及现办缘由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正月初十日奉朱批:一力严行查缉,万勿生息。至栽种罌粟,尤属可恶,必当刻即严禁,实力铲除。勉之又勉。钦此。

四、盛京将军耆英奏为体察情形 严行查禁鸦片烟土缘由折

正月初十日(朱折)

奴才耆英谨奏,为体察兴贩吸食鸦片情形并严行查禁缘由,恭折具奏,仰乞圣鉴事。

窃奴才自上年六月二十七日接任视事以来,无时不以革除流毒为念。缘甫经到任,地方情形、官员贤否不得周知,未敢遽加严飭,尤不敢轻率驾馭,惟随时留心体察,悉心讲求。迨莅任三月后,始悉奉天沿海一带,无业闽人较多,恶习传染日久,以致商贾、愚民渐次吸食,甚至宗室觉罗、官员兵丁内亦不无有吸食者。商民吸食已属违禁,官兵吸食所关匪细,必须实力稽查,认真惩创,方可挽其浇风。第此等暗昧之事,若骤加搜拿,复恐转滋弊端。奴才辗转筹思,惟有先行严札奉天宗室觉罗总族长、内务府三旗佐领,并满洲、蒙古、汉军各协领、佐领,以及各城城守尉、协领、防守尉等,各将所属人员兵丁内,有无吸食鸦片者,分别详细查明,造册呈报。如实无其人,亦各加具印结,每月呈报前来,以凭稽核。奴才仍留心细加体访,一经查明,无论宗室觉罗、官员兵丁,即行飭拿,从重定拟具奏,并将查报不实之该管官严加参办。断不敢稍事瞻徇,有玷职守。仍严飭沿海一带旗民、官员,查明无业闽人私行潜住者,即不动声色,妥为驱逐,不准容留,以期肃靖地方。

再,前经牛庄拿获烟犯阎盛乙一名,讯据供称,两次贩烟前往吉林售卖等语。除将供出伙犯飞咨吉林将军严行查拿解案审办外,查吉林与奉天接壤,今当奉天严拿之际,恐窝囤奸商私行载运该省销售。奴才一面严飭各边门章京等留心稽查,并密派佐领书绅尚安泰分往威远堡法库边门,凡车载货物兴贩吉林售卖者,务须认真搜拿,加意防范。复于浑河渡口酌拨佐领等官,率同界兵等,无分

昼夜,遇有前往吉林贩货车辆,遍加搜查,不准稍行隐讳,致干参处,仍于省中及各城遍行出示劝导,虽现有呈缴烟土烟具者,为数无多。奴才惟有不遗余力,督饬所属,从严从实,到处踩缉。

且奴才每接见所属,未有不面加教导。鸦片之为害生民,向因地方官不肯实力查究,一经犯案,或匿不具报,又或据实具报而该管官反加呵斥,(朱批:可恶之至!)以为好事,以为不解事^①。随亦互相隐讳,草率完结,以致兴贩吸食毫无忌惮。当此实力整顿之际,又不激发天良,仍复空言搪塞。此等浇风俱可以不禁,则更有何事应禁者?若仅知徇庇奸商匪贩,致令旗民被其剥削,是利是害,孰重孰轻,各宜熟思。况尔等均系国家世仆,不可甘自暴弃。如搜获大伙,不惟借免参处,并可仰邀天恩,何乐而不为?要知此物之害人心坏风俗而不之恤,且以为身谋,岂不竟同胥役而自安下贱者哉!奴才言念及此,实切痛恨,不惮烦絮,频加告诫。总期实有成效,庶免愆尤。

所有奴才体察及饬禁之处,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五、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为筹议虎门

创造排链添置炮台以固海防折

正月十二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邓廷桢、广东巡抚臣怡良跪奏,为筹议虎门海口,创造木排铁链二道,并添置炮台炮位,以期周防番舶,巩固海疆,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邓廷桢于道光十六年三月,与升任广东抚臣祁埴、水师提

^① 此处系朱笔所划。

臣关天培，遵旨会议海口操练章程，并防夷经费事宜，奏奉上谕：所议俱妥，要在实力行之，切勿日久生懈等因。钦此。计臣邓廷桢自十六年起，每岁秋操，亲往虎门，会同提臣关天培认真校阅，均经奏报在案。查虎门为粤海中路咽喉，通商番舶络绎，夷情叵测，良莠难分，有备无患，预谋为善。是以臣邓廷桢每与提臣涉海登山，周鉴形势。凡扼要处所，炮台星罗棋布，武备整肃精严，固已层节防闲，足资控制。第海面宽深，潮流湍急，若不预筹阻截良方，似尚难言周密。因日夕筹思，拟于横挡山前海面较狭之处，创造粗大铁链，安根两岸，铁链之下，承以木排，木排两端，系以铁锚棕缆，有事即横挡中流，无用则分陈海畔，如门开阖，无碍行船。

惟事关创始，策画宜周，随于上年五月函商提臣关天培。复称：横挡海面较狭，必须创造排链二道，中隔九十丈，分两层安设，实得扼吭之势。并应于威远炮台迤西添建六十丈平面大炮台一座，安放大炮六十位，以壮声威。缘该处海面为两山所束，宽止三百余丈，一遇顺风长潮，夷船迅如奔马，诚使之来路多防，去途易梗，则其胆先落，有计安施？况贸易夷船，内泊黄埔，私弊丛生，果能设此重关，不独堪御外侮，兼可慑服内奸，思患预防，一举两得等语。迨六月内，值臣怡良莅任，熟商意见相同。

正在筹款奏办间，适有暎咭喇国夷目吗咭咭巡船三只驶近龙穴，窥探虎门，图以夷目稽查商务，变易旧章。维时提臣关天培亲赴海口查办，臣邓廷桢一面酌调官兵，与臣怡良密为布置防范，一面与提臣节次宣布天威，晓以祸福。该夷目心生悚惧，于八月十七日趁风扬帆回国。奏奉谕旨，令臣等外示静镇，内谨修防。跪读纶言，倍深钦服。臣等即扎飭司道，将议设排链等项，委员估办去后。随据逐加确估，所有创造木排铁链二道，铁锚棕缆二百七十副，大划船四只，并铁链两岸安根，及看守排链兵房三十二间，又添建大炮台一座，面阔六十丈，并守台兵房旗帜等项，又添铸大炮六十位，连炮架、炮罩、随炮一切器具，共估需银八万六千两。此项经费，先据

洋行众商伍绍荣等,因臣有排链之议,兼值防范夷目吗咭咭,亦需费用,情愿捐银十万两,以供要需,禀经粤海关监督臣豫坤据情咨会,嗣将现捐银两,如数呈缴前来。臣等察看商情,极为真切,当飭藩司兑收贮库。咨会提臣关天培,在于虎门近地,分设木厂、铁厂、石厂、缆厂,遴委副将李贤、同知刘开域总司其事。派令直隶州知州余保纯、候补知县张大绪、县丞金天译、典史陈熔、候补未入流李光华、守备王鹏年、卢大钺、候补守备曾授论、千总张清龄、刘重亮等,随时领项,分头购料监工。谕以悉心经理,务当工归实用,费不虚糜,并经提臣就近指示规模,稽核程式,员弁遵照赶办,极为认真。

至添建炮台,安炮六十位,需兵九十名,应于通省水师各营酌拨枪炮步兵三十名,陆路各营酌拨枪炮守兵六十名,在台防守掌放。仍拟抽拨永靖营千总一员,并于水师提标中营步兵内添拔额外二员,以资管领而专责成。其专管排链,应添设把总二员,兵丁一百二十名,先期操链精熟,每岁于五月半前整备安排,霜降节后撤排归坞。重关既设,临事仍加派兵舡火舡停泊上流,外夷虽极冥顽,谅不肯自投陷阱。即犬羊之性慙不畏死,有如十四年夷目啐啐及上年吗咭咭妄图进口情事,我则以逸待劳,迨其闯入彀中,欲进则排链羁绊,思退则风水不容,而各台大炮连环轰击,火舡下压,兵舡继之,夷舡纵坚如铁石,要亦顿成灰烬。加以坚持罔懈,历久不渝,边衅定可潜消,海疆堪期永固。此臣等与提臣关天培相机筹度,议增排链炮台之原委也。

上年十月已准提臣关天培委员将先扎成木排链、净铁链各数具,运赴省河,经臣等率同司道亲诣河干,逐一阅验,木排扎箍坚固,铁链煅淬精纯。据该委员禀称:新建炮台石料,现已运到六成,台根积土亦经起除净尽,底石已砌三层等语。核与提臣咨会相符。因飭催原派文武各员弁,务于本年三月内将排链炮台一律赶造齐全。其所铸炮位,业已购觅妥匠,讲求火候,现在春融,即可如法制造。排链兵丁,经提臣关天培飭属招募善泅淥水者一百二十名,演习启闭

排链,以期临时得力。臣等仍随时查察,协力同心,认真整饬,以仰副圣主垂廬海防之至意。

合将筹办缘由,谨会同水师提督臣关天培、陆路提督臣郭继昌、粤海关监督臣豫坤,合词恭折具奏。并将排链炮台,分别绘图贴说,连确估各工银数,开列清单,一并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此项工程系洋商捐办,请免报销。又排链等项,逐年修费、添设排链官兵月饷,并排链炮台各兵丁六七八九四个月增给口粮,春秋二操军火赏号,约共岁需银八千三百余两。查商捐银十万两,内除动支防范夷目吗咭哈经费银一万二百三十八两零,此项工程八万六千两外,仅存银三千七百六十余两,当不敷一岁之需,容臣等另行筹款奏办,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十九年二月十六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六、湖广道监察御史张灏奏为梧州知府 纵容家丁卖放鸦片烟土请旨严究折

正月十二日(原折)

湖广道监察御史臣张灏跪奏,为风闻知府纵容家丁卖放鸦片烟土,请旨严究事。

窃查广西梧州府知府刘锡方前因办理鸦片烟迟缓,经该抚奏请摘去顶带,奉旨允准在案。臣惟该抚只知办理迟缓,未知所以迟缓之故。闻得该府刘锡方有家丁张三即张汉三,系安徽人,积惯包揽,得贿放私情事。每烟土一包,得洋银一元,即保送过关。查梧州府关口为两广咽喉,与广东肇庆府接壤,为粤西要隘,如能查拿严密,私贩奸商自然无从入境。现在桂林、潯州等府属拿获烟土二、三万两,俱系由梧关经过,何以该府全无觉察?其为管关家丁卖放已可概见。当此功令森严之际,该府犹敢以宽限时日为请,更难保

无知情故纵等弊。若仅请摘去顶带，似不足以示惩，相应请旨查办，并将该府家丁张三即张汉三严拿究治，以尽根株而儆奸邪。

抑臣更有请者，广西梧州如此，他省通海各关不可不加意防闲。应请敕下各省督抚，严谕该管官认真防范。如有前项情弊，除将家丁从重治罪外，并将该管官交部严加议处，务须核实确查，亦不得于行旅之往来任意苛求，借端滋扰。倘有吏胥勒索，波及无辜，则治以反坐之罪。庶几根株尽而奸邪自儆矣！

当此功令森严之际，各督抚受恩深重，如果激发天良，认真察访，何难破除情面，据实纠参，仰副皇上除恶务尽，力挽颓风之至意。臣职司纠察，既有风闻，不敢不尽言责。

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祈圣鉴。谨奏。

七、著将梧州知府刘锡方即行撤任

交邓廷桢讯办事上谕

正月十二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邓。道光十九年正月十二日奉上谕：

有人奏，广西梧州知府刘锡方，前因办理鸦片烟迟缓，经梁章巨奏请摘去顶带。闻得该府家丁张三即张汉三，系安徽人，得贿私放，每烟土一包得洋银一元，即保送过关等语。梧州为两广咽喉，如果查拿严密，奸贩自无从入境，乃桂林、浔州等府拿获烟土甚多，该府全无觉察，其为管关家丁得财卖放已可概见。该府犹以宽限时日为请，难保无知情故纵等弊。刘锡方著即撤任，交邓廷桢迅将张汉三拿获到案，确切严讯，务得实情。如刘锡方实有知情纵容家丁情事，即行据实严参，重治其罪，以期惩一警百。当此查办吃紧之时，该督惟当破除情面，和盘托出，断不准意存迁就，致有不实不尽。所有梧州府知府缺，著邓廷桢派员署理，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八、两江总督陶澍等奏报各属 拿获烟船烟犯情形片

正月十三日①(军录)

再,臣等叠经督饬各属,拿获贩卖鸦片匪犯多名,搜缴烟土烟具,先后奏蒙圣鉴。一面仍饬司道委员分投查办,于商舡出入海口,随时严查夹带,其苏常一带货舡,会同地方官访拿搜查。总期有犯必获,不容稍有疏漏。

旋据苏松太道王玥禀报,十一月二十三日,访闻黄埔江海口停泊粤省金开仓商舡藏有烟土,随会同提标游击李湘,督率各员弁乘舟往捕。该商舡扬帆期遁,并见追拿紧急,即将大包烟土抛弃水中,希图灭迹。该道等饬令弁兵追及,砍断该舡舵索,不能驶行。上海县〔知县〕王文炳、守备侯攀凤等带同兵役,一齐拥上该舡,拿获在舡舵水郑阿钺等二十六名,在舱内搜起烟土七百余两,又陆续捞获三千二百余两等情。臣等查该商舡郑阿钺等于严禁鸦片之际,犹敢夹带烟土,实属愍不畏法,当饬臬司提省研审,从严惩办。

又据委员常熟县知县常恩、试用知县杨凤翮禀报,在浒关北省拿获丹阳县货舡舡户毛英观等三名,搜起烟土一千余两。又据署常州府知府黄冕禀报,饬委武进县典史高联、阳湖县典史邵萃,在横林地方拿获货舡舡户王德兴,搜起烟土七十六两。署江阴县知县陈廷恩详报,拿获货舡舡户冯小喜,搜起烟土二十余两各等情。臣等均饬严讯究办,所获海舡,饬即截为两段,分置海口内江,货舡亦令锯断舡身置之马头,并出示晓谕,俾舡户奸徒触目惊心,知所敬畏。

至苏城贩烟匪徒,屡经惩创,渐知敛戢。臣等仍严饬实力侦

① 此为朱批日期。

缉。续据委员候补知县杨凤翮、时功旃、署督粮同知吴时行、金坛县丞李琮、候补从九品郭安固、元和县典史夏廷松等，于十一、十二两月先后拿获烟犯李春沅等二十六名，搜起烟土计共二千三百余两，并烟枪烟具等件。其余各属亦陆续禀报，拿获烟贩，收缴烟土烟枪，分别严饬讯究详办。各案搜获烟土烟枪，臣等各就近督同司道提验，对众焚烧，并令各犯环跪看视，以昭炯戒。现仍饬属严拿兴贩，并会同提臣陈阶平，添派员弁，在于海口及通津各要隘设法严密稽查搜捕，断不敢稍为松劲。

所有拿获商舡烟土，并续获各犯办理情形，理合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正月十三日奉朱批：一力严拿，若再迟疑观望，则大负委任矣！勉之又勉。钦此。

九、著奖叙拿获烟犯有功之北城 正指挥杨逵渐等员事上谕

正月十七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正月十七日奉旨：

此案拿获吸烟职官及贩运人犯多名之揀调北城正指挥杨逵渐，著遇有五城正指挥缺出，即行补用。吏目孙墀，著遇有应升之缺，即行升用。余依议。钦此。

一〇、著从优议叙缉办烟案勤能之 李增厚等员事上谕

正月十七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正月十七日奉旨：

此案中城副指挥李增厚先后缉获贩卖吸食鸦片烟七案，现复

拿获贩卖烟土假差吓诈之案，缉捕实属勤能，著加恩交部从优议叙，以示鼓励。失察捕役私用白役滋事之南营西珠市汛弁，著兵部查取职名，照例议处。余依议。钦此。

一一、著盛京将军耆英等切实查禁奉天鸦片 贩卖吸食毋得空言搪塞事上谕

正月十九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正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因盛京为根本重地，现当查禁鸦片烟之际，恐该处亦渐染恶习，屡经降旨，飭令耆英等认真查办，净绝根株。兹据奏，查禁情形尚属妥协，惟须核实办理，不可徒托空言。此等藐法之人，无论宗室觉罗官员兵丁，一经拿获，即当按律惩治。其沿海一带无业闽人私行潜住，自当妥为驱逐，如有违禁贩卖情事，必应派员查拿治罪，不得仅以驱逐了事。吉林与奉天接壤，该处倘有吸食贩卖各弊，总系奉天搜查未净，以致浸灌充斥，咎有攸归。日后别经发觉，朕惟耆英等是问，断不轻恕也！据奏，该处地方官向来不肯实力查究，互相隐讳，反以查拿为好事，此种劣员实属可恶！著留心察看，如再有因循讳饰不肖劣员，即行据实严参。

至所称飭令该佐领协领等各具印结，每月呈报，此系将就了事。该员等恃有结报，反得阳奉阴违，互相掩饰。吸食之人亦恃有结报，益无忌惮，而该上司亦徒凭一纸申报，深信不疑，遂致相率视为具文，日形弛懈，所见甚属迂谬，著传旨严行申飭。

现在耆英于沿海一带，派员查明无业闽人是否驱逐，有无违禁贩卖，如何惩办？其派员分赴威远堡、浑河渡口等处，曾否缉获前往吉林贩烟之人？著一并详晰具奏，毋得空言搪塞，致干咎戾。钦此。

一二、著河南巡抚桂良根追河南萧巽元等 官员吸食并贩卖鸦片一案事上谕

正月二十二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二日内阁奉上谕：

桂良奏，候补佐杂人员被控贩卖吸食鸦片等语。此案河南候补布政司都事萧巽元，已据烟贩何五供指吸烟，自行承认，乃以候补县丞温观洪、候补从九品叶林桂、候补未入流郑绍康，均系贩卖烟土吸食鸦片之人，稟请查办。现经藩臬两司提同质讯，萧巽元供系吏目罗清澁向伊告知。职官吸食鸦片，已干例禁，若竟辗转贩卖，尤出情理之外！虽据温观洪等极口呼冤，难保非该员等商同狡赖。且即谓萧巽元挟嫌妄指，又何至与温观洪等三人皆有嫌怨，不可不彻底根究。著该抚传到罗清澁，确切根追，是否系萧巽元挟仇诬陷，抑系温观洪等实有贩烟吸食情事，务令指出实据，从严惩办，断不准听其狡展，迁就了事，致有不实不尽。钦此。

一三、著河南巡抚桂良继续严拿烟犯并 著将萧巽元等革职审讯事上谕

正月二十二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二日内阁奉上谕：

桂良奏拿获兴贩鸦片烟土人犯一折。鸦片烟来自外洋，流毒内地，豫省亦复沾染恶习。现据该抚督属严拿，获到兴贩烟土人犯三十六名，计烟一万四千六百余两，并据民间陆续首缴烟三千一百余两，查拿尚好。所有现获各犯，著该抚即行分案审拟。河南候补布政司都事萧巽元、候补县丞萧炳辉，著一并革职审讯，以肃官方。至该省系四达之区，兴贩往来从此经过者，自必不少。该抚仍当督

属加意严拿,随时认真查究,有犯必惩,务期力除恶习,勿使稍有疏懈,断不可借称该省不通海口,一奏塞责了事。余著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钦此。

一四、著贵州巡抚贺长龄饬属亲查种植 罌粟之处从重惩处毋稍宽纵事上谕

正月二十四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内阁奉上谕：

贺长龄奏查禁私种罌粟花情形等语。黔省民苗杂处,多有栽种罌粟、熬膏售卖之事,外省奸商每于栽种出土之初,亲来看估,豫付银两,乡愚惟利是图,甘蹈法网,不可不实力查禁,严行惩办。现据郎岱、普定、清镇、贵筑各厅县先后查明,民苗私种者,或数亩、十数亩不等。此外,各州县地方栽种牟利者,尚不知有几。著该抚严饬所属地方官,认真体访,但有私种罌粟之处,即行亲身密往查验,立予拔毁治罪,并将地亩入官,其不行举报之乡约地保,一律重惩,毋稍宽纵。至禁绝私栽,尤须严拿奸贩,并著该抚饬属不时亲自下乡,于向来栽种地方密布耳目,设法掩拿,从重惩治。断不准透漏风声,或假手胥役人等,以致匪徒闻风潜匿,庶可杜去路而断来源。钦此。

一五、著贵州巡抚贺长龄饬属实力搜查 鸦片来源严防偷漏事上谕

正月二十四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内阁奉上谕：

贺长龄奏续获开馆兴贩吸食鸦片烟各犯一折。鸦烟流毒,日深一日,黔省又复传染,可恶之至!现据该抚查明,粤东贩烟之奸商,

东南从古州入境,东北从铜仁入境,饬属设法查拿。报获开馆贩烟、窝留吸食各起,并起获烟土烟膏烟枪烟具等件,查缉尚好。现当查办吃紧之时,该抚既经探明来源,著即严饬古州厅及铜仁府县,实力搜查,严防偷漏。总期有犯必获,力除此患,断不准以奸弊滋多,查办费手,任听该员等困难委卸,以致除害不尽。勉之,慎之。钦此。

一六、钦差大臣林则徐奏报抵粤日期 并体察洋面堵截趸船情形折

正月二十七日(军录)

湖广总督臣林则徐跪奏,为恭报微臣行抵广东日期,并遵旨体察洋面堵截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上年冬间进京陛见,于十一月十五日钦奉谕旨:著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等因。钦此。臣当即在京请训,叠聆恩谕,备极周详。蒙委任之逾恒,弥深感奋;念责成之重大,倍切悚惶。陛辞后,于二十三日出京,经由直隶、山东、安徽,皆无停滞。惟江西途次,连遇大雪,间有未能僦行之处,旋即加紧前进,以速补迟。兹于正月二十五日行抵广东省城,与督臣、怡良等会晤。

当据告知节次拿获鸦片烟贩,水陆交严,群情颇为警动。迨闻特派查办之旨,声威所被,震慑民夷。是以驻省年久之夷商喳嘞,于十二月请牌下澳,附搭港脚映船回国。其伶仃洋趸船内有港脚噤船及嘍吐船两只,亦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回去。今年正月二十日,又有港脚喊啞及咆嘞等船,咪喇啞国啞喱啞及吐咖等船,噤国啞吐船,小吕宋船,共十四只,起碇开行。二十一日,又有港脚啞啞等船,咪喇啞国嘛叻等船,共四只,与前船一同驶去。旋据探报,抛泊丫洲洋面。该处为夷船回国必经之路,现仍严行探逐,业经先

后具奏等语。臣复细加查访，均属相符。惟思夷情诡谲异常，现有鸦片在船，未必遽甘回国，果否计穷思遁，抑系择地图迁，均未可定。第既经开动，其为畏惮可知，亟应宣示天威，乘势尽行驱逐，以为清源之计。

除飭外海水师确查飞禀，相机会办外。至臣先于途次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上年十二月十六日奉上谕：本日据邓廷桢奏，筹调师船将备，联帮驻泊洋面，堵截民夷售私，并水陆交严以除锢弊一折。著林则徐驰抵广东后，即将各该处情形悉心体察，所有折内所议驻洋守堵各事宜，会同邓廷桢通计熟筹，飭〔务〕臻妥善，严〔核〕实办理。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臣查阅折内所议，分派兵哨各船在伶仃洋一带按月轮流堵截，无论内地何项船只驶近夷船，概行追击，倘敢逞凶拒捕，格杀勿论。其东路惠、潮等属洋面口岸，一体巡防，似此棋布星罗，已足以昭严密。惟现在夷趸既经移动，自须到处跟踪，即使该趸船驶〔出〕老万山犹恐内海匪船潜赴外洋勾结，是杜绝售私之劲，实属刻不容松。

臣甫经到省，于各处岛澳口门尚未亲历，现在检阅图志，先与督抚臣在省互相讲求。拟于旬日之间，出赴中路之虎门、澳门等处，与水师提臣关天培乘船周览，以便相机度势，通计熟筹。俟趸船驱除应手之后，再往东路察看机宜，随时会同邓廷桢等核实办理。总期拔本塞源，力回锢习，以仰副圣主澄清海澨，绥戢民生之至意。

所有微臣到粤日期，并体察大概情形，谨先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广东暘雨应时，米粮平减，民情均极安贴，足以上慰圣怀，合并陈明。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一七、钦差大臣林则徐奏报英国烟贩查顿情形及请早颁严惩吸食鸦片律例片^①

正月二十七日

再,查奸夷查顿,系暎咭喇国所属之港脚人,盘踞粤省夷馆历二十年之久,混号铁头老鼠,与汉奸积惯串通,鸦片之到处流行,实以该夷人为祸首。伊仅系夷中之一奸贩,并非该国有职之人,只以狡黠性成,转恃天朝柔远之经,为伊护符之计。其因售私,以致巨富,人所共知。道光十六年冬间,即经督臣邓廷桢等遵奉谕旨,查明驱逐,而该夷借称清理帐目,又作两载逗留。去冬臣蒙皇上发交太仆寺少卿杨殿邦等条奏各折,带来广东查办,其折内所指,亦以该夷人为奸猾之尤。臣于未出京时,即先密遣捷足,飞信赴粤,查访其人,以观动静。闻十二月间,广东省城互相传播,以为钦差大臣一到,首拿喳嘍究办,该夷人遂即请脾下澳,搭船回国。是其饱则扬去,固为鬼蜮常情,要在使之不敢再来,乃为善策。又伶仃洋面趸船,亦于臣将到之时,先后开动二十只,虽夷情叵测,难保不游奕往来,而其闻知谕旨森严,心怀畏惧,亦已明甚矣。此时查办机宜,惟有外树声威,内加慎重;阳示镇静,阴肃防维。使之生严惮之心,而发悔惧之念,然后晓谕禁止,皆非空言。

至广东兴贩吸食之人固倍蓰于他省,然闻皇上特遣大臣查办,皆有惧心,屡经严拿之余,兴贩者不能不敛戢,吸食者亦不能不戒断。惟民情因见从前旋查旋止,以为官禁未必久长,不免有观望希冀之想。臣入境后,闻民间无不私探罪名轻重,与新例之曾否颁行。大抵惟生死关头足以生其震恐,如果定论死之例,而宽一年之期,即吸食莫多于广东,而以臣察看情形,亦可保限外无人罹法。若

^① 录自《林文忠公政书》乙集卷一。

宽而生玩，则不惟未戒者不戒，即已戒者亦必复食，稍纵即逝，恐不可挽。伏乞圣明乾断，严例早颁，庶办理得有把握。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附片沥陈，伏祈圣鉴。 谨奏。

一八、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等追捕寄碇趸船并议奏 可否断绝茶叶大黄外贸事上谕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湖广总督林、两广总督邓、广东巡抚怡。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奉上谕：

据邓廷桢等奏，通谕各国夷商湔除旧污，并缮录谕稿进呈，朕详加披阅，措词正大，所见亦属周到。现在外洋抛泊各趸船，是否尽数回国，其并非趸船又非进口货船往来各洋寄碇者，能否绝迹？著林则徐会同该督等，严飭水师各镇协营，调集师船在各洋面联帮追捕，毋任再有偷漏。其窑口烟馆各犯，并著通飭各属搜拿净尽，以绝根株。其茶叶大黄果否为该夷所必需，倘欲断绝，是否堪以禁止，不至偷越之处，并著悉心访察，据实具奏。至林则徐面奏请颁发各国檄谕，著仍遵前旨，与邓廷桢商酌，妥拟底稿具奏，经朕披览再行颁发。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九、著钦差大臣林则徐访查英人渣喇 实在情形并严行驱逐事上谕

正月二十七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湖广总督林。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奉上谕：

本日据邓廷桢、怡良奏称，谕逐港脚夷商渣喇，现在下澳附船回国等语。该夷渣喇来粤贸易多年，所有趸船鸦片多半系其经营，

实为奸夷渠魁，现因稽查严密，恐惧图归。虽据该督等奏称，该夷请牌下澳，于腊月底定可开行，但该夷盘踞既久，党羽必多，现在各趸船尚未回帆，其所存烟泥岂肯即行抛弃？难保不别肆诡谋。著林则徐严密访查，该夷渣嘞是否实已下澳开行，确于何日起碇，如尚在逗留，即著严行驱逐，据实复奏，务使奸夷尽去，痼弊悉除，方为不负委任。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〇、著将吸食鸦片之山东署任海防同知 永庆解任交巡抚提案查讯事上谕

正月二十八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内阁奉上谕：

经额布奏请，将署任同知撤任查讯一折。山东署登州府海防同知试用通判永庆，经该抚访闻，素有吸食鸦片情事，飭司查参。该员即具禀告病，及该抚飭传查询，该员又复避匿不到，情节显然，自未便稍事姑容。永庆著解任，交该抚即行提案，查讯明确，照例办理，以肃功令。该部知道。钦此。

二一、著山西学政张琴将山西有否栽种 罌粟情形据实奏闻事上谕

正月二十九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密寄山西学政张。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奉上谕：

近因鸦片烟流毒传染日深，飭令中外严拿，复明降谕旨，晓示各直省督抚实力稽查，如有违例栽种罌粟花者，立即拔毁惩治。朕风闻山西地方沾染恶习，到处栽种，若不查拿净尽，是外夷之私贩渐少，而内地之余患未除。该学政周历全省，目见耳闻较为确切，

其曾经考试各府州，果否见有栽种？嗣后出考各棚，务须严密查访，并于道路经由之处留心阅看，如有栽种罌粟连畦成亩，造烟渔利，即著据实奏闻，不准稍有讳饰。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二、著各直省将奸徒另造之七宝琉璃散 与鸦片一律严拿究治事上谕

正月二十九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御史刘梦兰奏请严禁奸徒别造烟物影射害人一折。鸦片烟流毒日深，现在各直省查拿究办著有成效，方冀根株尽绝，积习一清。若如该御史所奏，近日射利之徒，因查拿烟土烟膏甚严，不敢肆行贩卖，另出新意，别造一种烟物，名为七宝琉璃散，与鸦片土膏形质迥殊，而可以影射牟利，是即与鸦片烟名异实同，必当严行查禁，以防流毒。著各直省将军督抚府尹等严密访查，如有造卖吸食者，与鸦片烟一律严拿究治。倘再敢更换名目；公然售卖，一经访闻，立即拿办，不准稍有疏漏。钦此。

二三、著沿海各直省协力同心驱逐 贩卖鸦片之外国船只事上谕

二月初一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二月初一日内阁奉上谕：

邓廷楨奏粵洋东路夷船驱逐尽净一折。南澳洋面本非夷船经由之路，近因中路伶仃各外洋夷船寄碇之处，守堵綦严，先后有夷船八只驶来抛泊。现经该镇总兵亲督将弁舟师，逐去三只，余仍迁延观望。复经调集师船，将该五船围绕防范，并谕以如再逗留，定

行开炮轰击。各该船已向东南外洋驶去,办理尚合机宜。惟念夷情叵测,显因中路巡防严密,改向东路驶行,其为意图销私,已可概见。仍著该督等督饬该镇道府等,各于要隘处所轮班堵拿,遇船即驱,有犯即捕,务使根株净尽,断不准稍留余孽,致遂其此拿彼窜之私。

至该夷匪等趋利若鹜,现在装运烟泥,又何肯因查拿紧急,甘心抛弃,势必逞其鬼蜮伎俩,如各海口防范稍疏,即行使〔驶〕往销售。著沿海各直省督抚等通饬所属文武,务当不分畛域,协力同心,认真访缉,遇有该夷船抛泊该处海口,即行随到随逐,勿令片刻停留,庶奸贩既绝,其勾通夷匪亦无所希冀。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二四、著奖叙查拿鸦片认真出力之

山西省官员事上谕

二月初五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二月初五日内阁奉上谕:

申启贤奏请将续获鸦片土膏烟具各员恳恩鼓励一折。山西省鸦片充斥,现经该抚委员查拿,续获兴贩吸食人犯三十一名,拿获并首缴土膏二万六百一十两零,烟枪烟具八千七百十二件,统计改悔自首者三千三百余名,办理尚属认真。所有查拿出力之绛州、直隶州知州吕士淳,著加恩赏加知府衔;稷山县知县张筠,著加恩赏加知州衔;太谷县主簿魏炳,著遇有应升之缺尽先升用,以示奖励。该抚惟当督饬通省文武各员,乘此机会,随地随时实力查办,总期根株净尽,力挽颓风,断不准始勤终怠,仍有不实不尽。该部知道。钦此。

二五、著两广总督邓廷桢查访梧州知府 刘锡方查拿鸦片之实情事上谕

二月初七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邓。道光十九年二月初七日奉上谕：

前有人奏，广西梧州府知府刘锡方办理鸦片烟迟缓，该府家丁张三得贿私放，当经降旨，飭令该督确切严究，务得实情，不准意存迁就。日本据梁章巨奏，刘锡方自摘去顶带之后，深知畏惧，共获烟土烟膏三万八千九十余两，烟枪一千零三十余杆，请将该员开复顶带等语。著邓廷桢严密访查，该员果否拿获此数，有无捏报情弊。现据梁章巨奏，眼同首府、首县、三营将领，将烟土烟膏烧毁，尚有报获未解到者，事经众人耳目，真伪多寡，必有定论。该督务须访查明确，不得借口业经烧毁，无凭查核，含混搪塞。至张三一犯，谅于接奉谕旨后，早经拿获到案，亦当严究得贿私放情由，毋许宽纵。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六、著奖叙广西查获鸦片有功官员 并著严禁栽种罌粟熬烟事上谕

二月初七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二月初七日内阁奉上谕：

梁章巨奏拿获鸦片烟多起请开复知府顶带一折，又另片奏请鼓励各员弁等语。广西撤任梧州府知府刘锡方，现有飭查事件，俟查明后再降谕旨。宣化县知县柳际清，怀集县知县黄文瑄，均著赏加知州衔。署桂林营中军守备千总雷勇，著以应升之缺升用，以示鼓励。至该省太平、泗城、镇安、思恩各府，与云南、贵州交界，向有栽种罌粟花刮浆熬烟之事，与鸦片烟名异而害同。著该抚严飭各

属,遍行查禁,随地铲除,并严绝滇、黔外来贩卖之路,务使根株尽绝,不准稍有疏懈。钦此。

二七、著盛京将军耆英等金州海口查拿鸦片 虽初具成效仍应昼夜巡缉访拿事上谕

二月初九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盛京将军耆、侍郎兼管奉天府府尹事萨、府尹庆。道光十九年二月初九日奉上谕：

据萨迎阿奏,查明金州海口情形,并收缴烟枪烟土,拿获无业闽人王别观等五名、临榆县流寓民人杨泳青一名,各起获烟膏烟具,现在解省审讯等语。盛京为根本重地,屡经中谕该将军等严拿烟犯,以挽浇风,并著耆英酌量与萨迎阿、庆林轮替,亲往各隘口查办,以期周密。兹据萨迎阿奏,查明金州民风本属淳朴,经此次剴切晓谕,旗民铺户等互相稽查,倘有藏匿烟土及吸食之人,不难立时觉察,报官拿究。其知情不举者,照例治罪。仍著该将军等,严飭所属,带领兵役,在海口一带晝(晝)夜巡缉,其城乡各处,亦密派兵役访拿。总期持之以久,方能净绝根株,不负朕谆切告诫之至意。毋得始勤终怠,视为具文。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八、著将挟优吸食鸦片之职官 交部审讯事上谕

二月初十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二月初十日内阁奉上谕：

布彦泰等奏请将挟优吸食鸦片烟之职官交部审讯一折。所办甚好。张家口额外委署主事福成,身系职官,胆敢容留优伶在家吸

食鸦片烟，实属有玷官箴。福成著解任，解交刑部严行审办。钦此。

二九、著军机大臣等议奏御史爱崇阿 奏禁鸦片一折事上谕

二月十二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二月十二日内阁奉上谕：

御史爱崇阿奏请查禁鸦片烟一折。著军机大臣会同该部，一并入议具奏。钦此。

三〇、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即行饬催赶造 虎门海口铁链木排并炮台事上谕

二月十六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邓、广东巡抚怡。道光十九年二月十六日奉上谕：

据邓廷桢等奏筹议虎门海口创造木排铁链并添置炮台炮位分别绘图贴说开单呈览一折。虎门海口为粤海中路咽喉，通商番舶络绎往来，现在筹议海口章程，自应妥为布置以密巡防。据该督等奏称，涉海登山，周览形势，请于横档山前海面较狭之处，创设铁链木排，并于威远炮台迤西添建大炮台一座，安放大炮六十位，以壮声威。所有估需各项银八万六千两，既系洋商伍绍荣等情愿捐办，著免其造册报销。该督等即饬催原派文武各员，务于本年三月内将排链炮台一律赶造完竣，并将新添炮位如法制造。其泅水兵丁由该提督关天培如数饬募，随时演习，以期得力。至排链等项每年修费，及添设排链官兵月饷，并排链炮台各兵丁四个月增给口粮，春秋二操，军火赏号，共岁需银八千三百余两，除商捐存银三千七百

六十余两外,尚不敷一岁之需,著该督等另行筹款,奏明办理。余依议。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一、著钦差大臣林则徐查奏于虎门海口创设 木排铁链炮位之处是否有益事上谕

二月十六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湖广总督林,道光十九年二月十六日奉上谕:

据邓廷桢等奏筹议虎门海口创造木排铁链添置炮台炮位一折。已降旨允准。虎门海口为粤海中路咽喉,现当筹议海口章程,自宜妥为布置,以密巡防。该督等所请于海面安设木排铁链以羁縻夷船,并添设炮台添置炮位之处,是否有益,著林则徐详细查察情形,据实具奏。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二、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续逐 鸦片趸船事上谕

二月十六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邓。道光十九年二月十六日奉上谕:

据邓廷桢奏,外洋鸦片趸船屡经派员堵截驱逐,内有港脚噤船及湾吐船各一只,于上年十二月起碇驶去,业已远扬。其尖沙嘴等处洋面,现尚泊船二十二只,内港脚咆嘍船一只,亦经整理桅帆,似有开行之意等语。此次谕逐夷船,既有可乘之机,著该督务即妥速防维,一力整顿,使现泊各船衔尾开行,毋任稍有观望,总期洋面肃清,奸宄绝迹,以副委任。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三、著钦差大臣林则徐亲赴虎门澳门等处 相机度势熟筹严防海口事上谕

二月二十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湖广总督林，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日奉上谕：

林则徐奏体察洋面堵截情形一折。广东海口为各夷船出入经由要道，自应水陆交严，以除锢弊。兹据奏称：现在夷趸既经移动，自须到处跟踪，即使该趸船驶出老万山，犹恐内海匪船潜赴外洋勾结等语。著林则徐即亲赴虎门、澳门等处，相机度势，通计熟筹，务使外海夷船不得驶近口门，妄生覬觐，内地匪船不敢潜赴外洋，私行勾结。严密巡防，尽除锢弊，方为妥善。俟中路办竣，再往东路察看机宜，核实办理。该大臣系特简前往查办大员，务须悉心筹议，从容办理，不必急于蒞事，要期除恶净尽，方为不负委任。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四、著将烟犯刘礼恭交刑部严讯并著知情之 给事中巫宜禊明白回奏事上谕

二月二十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日奉旨：

刘礼恭、张兴俱著交刑部。此案刘礼恭所供吸烟姓名均不记忆，及卖烟武举已回原籍之处，显系籍词支饰，著刑部严讯确情，毋任狡展。至看馆人张兴供称，曾向掌馆之给事中巫宜禊告知。该给事中身任言官，有奏事之责，何以仅令撵逐，并不具奏，著该给事中明白回奏。钦此。

三五、著山东巡抚经额布查办山东 吸食鸦片官员事上谕

二月二十七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密寄山东巡抚经。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奉上谕：

有人奏，东河候补同知现署泇河同知王养度吸食鸦片有年，面色灰暗，仍未断瘾。又泉河通判张汉素嗜鸦片，日须过瘾，俾昼作夜，除应谒见上司期外，午后不能起而办公等语。职官吸食鸦片烟，大干例禁，现在法令森严之日，犹敢怙过玩法，殊出情理之外。著经额布接奉此旨，密加察访，如果属实，务即破除情面，据实具奏，请旨究办，断不准意存迁就，为人受过。将此密谕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六、钦差大臣林则徐奏为英贩烟 趸船鸦片尽数呈缴折

二月二十九日(军录)

奏为暎咭喇等国夷人震慑天威，将趸船鸦片尽数呈缴，现于虎门海口会同验收，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照鸦片来自外洋，毒流中国，蔓延既久，几于莫可挽回。幸蒙我皇上涣号大宣，乾纲独断，力除锢弊，法在必行。且荷特颁钦差大臣关防，派臣林则徐来粤查办。顾兹重大之任，虑非暗陋所胜，仰赖谕旨严明，德威振叠，不独禁令行于内地，且使风声播及重洋。复蒙谕令臣邓廷桢等益矢奋勤，尽泯畛域，下怀钦感，倍思并力驱除。在臣林则徐未到之先，已将窑口烟馆兴贩吸食各犯拿获数百起，分别惩办。又派令各师船轮流守堵，水陆交严。并将东路夷船

及住省奸夷先后驱逐,节经奏蒙圣鉴。臣林则徐于正月二十五日到省,亦将会商筹办大概情形先行具奏在案。

维时在洋趸船二十二只已陆续起碇开行,作为欲归之势,若但以逐回夷界即为了事,原属不难。惟臣等密计熟商,窃以此次特遣查办,务在永杜来源,不敢仅顾目前,因循塞责。查夷情本皆诡譎,而贩卖鸦片者更为奸猾之尤,此次闻有钦差到省,料知必将该夷趸船发令驱逐,故特先行开动,离御向来所泊之伶仃等洋,以明其不敢违抗。其实每船内贮存鸦片,闻俱不下千箱,因上年以来各海口处处严防,难于发卖,而其奸谋诡计,仍思乘间觅售,非特不肯抛弃大洋,亦必不肯带回本国。即使逐出老万山以外,不过暂避一时,而不久复来,终非了局。且内海匪船,亦难保不潜赴外洋,勾结售卖,必须将其趸船鸦片消除净尽,乃为杜绝病源。但洪涛巨浪之中,未能确有把握。因思趸船之存贮虽在外洋,而贩卖之奸夷多在省馆,虽不必遽绳以法,要不可不喻以理而怵以威。臣林则徐当撰谕帖,责令众夷人将趸船所有烟土尽行缴官,许以奏恳大皇帝天恩,免治既往之罪,并酌请赏犒,以奖其悔惧之心。嗣后不许再将鸦片带来内地,犯者照天朝新例治罪,货物没官等语。与臣邓廷桢、怡良酌商定稿,即于二月初四日公同坐堂,传讯洋商,将谕帖发给,令其赍赴夷馆,带同通事,以夷语解释晓谕,立限禀复,一面密派兵役,暗设防维。

查各国买卖,以暎咭喇为较大,该国自公司散局以后,于道光十六年派有四等职夷人义律,到澳门经管商梢,谓之领事。臣等发谕之后,各国则皆观望于暎夷,而暎夷又皆推诿于义律。其中有通晓汉语之夷人瞻等四名,经司道暨广州府等传至公所,面加晓谕,因该夷瞻等回禀之言尚为恭顺,当即赏给红绸二匹,黄酒二坛,著令开导众夷,速缴鸦片。未据即行禀复。至二月初十日,义律由澳门进省,其时奸夷喇咭等希图乘夜脱逃,经臣等查知截回,谕责义律以不能约束之非,并照历届暎夷违抗即行封舱之案,移咨粤海关监

督臣豫坤,将各夷住泊黄埔之货船暂行封舱,停其贸易。又夷馆之买办工人每为夷人潜通信息,亦令暂行撤退。并将前派暗防之兵役酌量加添,凡远近要隘之区,俱令明为防守,不许夷人出入往来,仍密谕弁兵不得轻举肇衅。在臣等以静制动,意在不恶而严,而诸夷怀德畏威,均已不寒而栗。自严密防守之后,省城夷馆与黄埔、澳门及洋面趸船,信息绝不相通,该夷等疑虑惊惶,自言愧悔。臣林则徐又复叠加示谕,劝戒兼施,即于二月十三日据该领事义律禀复,情愿呈缴鸦片。维时距撤退买办之期业已五日,夷馆食物渐形窘乏,臣等当即赏给牲畜等物二百数十件,复向查取鸦片确数。经义律向各夷人名下反复追究,旋据呈明共有二万二百八十三箱。查向来拿获鸦片,如系外夷原来之箱,每一箱计装整土四十个,每个约重三斤,每箱应重一百二十斤。即至日久收乾,每箱亦约在百斤以外。以现在报缴箱数核之,总不下二百数十万斤。若经奸贩转售,则流毒何所不至。今设法令其全缴,不动兵刑,无非仰仗天威,自然畏服。臣等钦感之余,仍当倍加慎重。诚恐所报尚有不实不尽,访之在洋水师及商贾人等,佥称外夷高大趸船,每只所贮亦不越千箱之数。是趸船二十二只,核与所报箱数不甚相悬,当即谕令驶赴虎门,以凭收缴。

除商明留臣怡良在省弹压防范外,臣林则徐、臣邓廷桢均于二月二十七日自省乘舟,二十八日同抵虎门。水师提督臣关天培本在虎门驻扎,凡防范夷船,查拿售私之事,皆先与臣等随时商榷,务合机宜。自收缴之谕既颁,尤资严密防堵。兹趸船二十二只陆续驶至虎门口外,关天培当即督率将领,分带提标各营兵船,排列弹压。并先期调到碣石镇总兵黄贵、署阳江镇总兵杨登俊,各带该标兵船分排口门内外,声威极壮。粤海关监督臣豫坤亦驻虎门税口,照料稽查。臣等亲率候补知府、南雄直隶州知州余保纯、署广州府同知、佛冈同知刘开域、候补通判李敦业、乐昌县知县吴思树暨副将李贤、守备卢大钺,分派文武大小各委员,随收随验,随运随贮。

惟为数甚多，一趸船所载之箱，即须数十只剥船始敷盘运，而自口外运至口内堆贮之处，又隔数十里，若日期过促，草率收缴，恐又别滋弊端。臣邓廷楨拟收至两三日，先回省署办公，臣林则徐自当常驻海口，会同提臣关天培详细验收，经理一切。容俟收缴完竣，查明实在箱数，与该夷领事所禀有无参差，再行恭折奏报，并取具各夷人永不夹带切结存案，以断根株。

伏思夷人贩卖鸦片多年，本干天朝法纪，若照名例所载化外有犯并依律科断之语，即予以正法，亦属罪所应得。惟念从前该夷远隔重洋，未及遽知严禁，今既遵谕全缴趸船鸦片，即与自首无异，合无仰求皇上复载宽宏，恩施法外，免追既往，严儆将来。并求俯念各夷人鸦片起空，无资置货，酌量加恩赏给茶叶，凡夷人名下缴出鸦片一箱者，酌赏茶叶五斤，以奖其恭顺畏法之心，而坚其改悔自新之念。如蒙恩准，所需茶叶十余万斤，应由臣等捐办，不敢开销。至夷人呈缴鸦片如此之多，事属创见，自应派委文武大员，将原箱解京验明，再行烧毁，以征实在。

是否有当，臣等谨会同水师提督臣关天培、粤海关监督臣豫坤，合词恭折具奏。并录谕夷原稿并夷禀二件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

再，此次距臣林则徐到省拜折之后，已阅一月，先因筹办未即就绪，不敢遽行奏闻。惟事经多日，恐廑圣怀，兹谨由四百里驰奏。合并声明。谨奏。

道光十九年三月十九日奉朱批：所办可嘉之至。另有旨。

三七、钦差大臣林则徐奏复洋商已缴 鸦片请暂缓断绝互市片

二月二十九日(军录)

再，臣等先后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九年正月初九日奉上

谕：本日据邓廷楨、怡良片奏……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又正月二十七日奉上谕：据邓廷楨等奏……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查外洋抛泊各趸船，已据遵谕呈缴烟土，现经臣等恭折具奏。其并非趸船，又非进口货船，往来各洋寄碇者，以东路南澳镇属洋面为较多。先经臣邓廷楨檄飭该镇，会同潮州道府，设法防堵，业将停泊舢板夷船八只驱逐开行，于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奏明在案。

今春以来，复据该镇先后禀报，偶有夷船驶至长山尾、大金门等洋游奕，亦经舟师实力驱逐，全数驶出夷洋，此等夷船，闻知烟土尽数缴官，无所希冀，似可不致再来。臣等仍檄飭该镇，联帮堵截，以绝覬覦，并飭潮州道府严查海口，以杜偷漏，期于粤洋一律肃清。其内地窑口烟馆各犯，除照旧严密查拿外，现在民间畏惧改悔，多有愿将旧存烟土烟枪等物赴官呈缴者，当于省城分设官局，派员验收。并经本省绅士随处设局，分投劝谕，旬余以来，陆续呈缴，甚为踊跃，容俟收有成数，另行奏报。

至茶叶大黄两项，臣等悉心访察，实为外夷所必需，且夷商购买出洋，分售各路岛夷，获利尤厚，果能悉行断绝，固可制死命而收利权。惟现在各国夷商，业经遵谕呈缴烟土，自应仰乞天恩，准其照常互市，以示怀柔，所有断绝茶叶大黄，似可暂缓置议。如果该夷经此次查办之后，仍敢故智复萌，希图夹带鸦片入口，彼时自当严行禁断，并设法严查偷越弊端，应请于善后章程内另行筹议具奏。

至臣林则徐面奏请颁外夷檄谕一节，原拟抵粤后与臣邓廷楨悉心商酌，如须颁发，自应先拟底稿进呈，恭候训示。嗣思暎咭喇国既有在粤之领事义律及住省夷人，不如就近谕知，飭将鸦片悉数缴官，趸船迅速回国。现已办理应手，则檄谕该国之处，似可暂缓颁行。俟将来奉到部颁罪名新例，暨议定善后章程，一并汇同备文照会。仍遵节次谕旨，妥拟底稿，恭呈御览，再行颁发。

所有臣等钦奉上谕，据实复陈缘由，谨附片奏祈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三月十九日奉朱批：所见是，另有旨。钦此。

附一：著各国商人呈缴鸦片谕稿及义律复禀

二月二十九日(军录)

谨将臣林则徐示谕各国夷商，呈缴鸦片，取具永不贩卖甘结谕稿，并啖咭喇国领事义律两次复禀，敬谨缮录，恭呈御览。

谕各国夷人知悉：

照得夷船到广通商，获利甚厚，不论所带何货 无不全销，欲置何货，无不立办。是以从前来船，每岁不及数十只，近年来至一百数十只之多。我大皇帝一视同仁，准尔贸易，尔才沾得此利，倘一封港，尔各国何利可图。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乃听尔年年贩运出洋，绝不靳惜，恩莫大焉。尔等感恩即须畏法，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将尔国不食之鸦片烟带来内地，骗人财而害人命乎？查尔等以此物蛊惑华民，已历数十年，所得不义之财，不可胜计，此人心所共愤，亦天理所难容。从前天朝例禁尚宽，各口犹可偷漏，今大皇帝闻而震怒，必尽除之而后已。所有内地民人贩鸦片开烟馆者，立即正法，吸食者亦议死罪。尔等来至天朝地方，即应与内地民人同遵法度。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是以特蒙大皇帝颁给平定外域屡次立功之钦差大臣关防，前来查办。若追究该夷人积年贩卖之罪，即已不可姑容。惟念究系远人，从前尚未知有此严禁，今与明申约法，不忍不教而诛。

查尔等现泊伶仃等洋之趸船，存贮鸦片甚多，意欲私行售卖。独不思海口如此严拿，岂复有人敢为护送，而各省亦皆严拿，更有何处敢与销售。此时鸦片禁止不行，人人知为鸩毒，何苦贮在夷趸，久碇大洋，不独徒费工资，恐风火更不可测也。合行谕飭。谕到该夷商等，速即遵照，将趸船鸦片尽数缴官。由洋商查明，共缴若干箱，造具清册，呈官点验，收明毁化，以绝其害，不得丝毫藏匿。一面出具夷字汉字合同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远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

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字样。闻该夷平日重一信字,果如本大臣所谕,已来者尽数呈缴,未来者渐绝不来,是能悔罪畏刑,尚可不追既往。本大臣即当会同督抚两院,奏恳大皇帝格外施恩,不特宽免前愆,并请酌予赏犒,以奖其悔惧之心。此后照常贸易,既不失为良夷,且正经买卖,尽可获利致富,岂不体面。倘执迷不悟,犹思捏禀售私,或托名水手带来与尔无涉;或诡称带回该国投入海中;或乘间而赴他省觅售;或搪塞而缴十之一二,是皆有心违抗,怙恶不悛。虽以天朝柔远绥怀,亦不能任其藐玩,应即遵照新例,一体从重惩创。

此次本大臣自京面承圣谕,法在必行,且既带此关防,得以便宜行事,非寻常查办他务可比。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朱批:览及此,朕心深为感动。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况察看内地民情,皆动公愤,倘该夷不知改悔,惟利是图,非但水陆官兵军威壮盛,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而且暂则封舱,久则封港,更何难绝其交通。我中原数万里版舆,百产丰盈,并不借资夷货,恐尔各国生计,从此休矣。尔等远出经商,岂尚不知劳逸之殊形,与众寡之异势哉。

至夷馆中惯贩鸦片之奸夷,本大臣早已备记其名,而不卖鸦片之良夷,亦不可不为剖白。有能指出奸夷,责令呈缴鸦片,并首先具结者,即是良夷,本大臣必先优加奖赏。祸福荣辱,惟其自取。今令洋商伍绍荣等到馆开导,限三日内回禀,一面取具切实甘结,听候会同督抚,示期收缴。毋得观望倭延,后悔无及。特谕。

附录义律两次复禀

[一] 啖咭喇国领事义律具禀钦差大人,为恭敬遵谕禀复事

转奉钧谕,肃奉大皇帝特命,示令远职即将本啖国人等经手之鸦片悉数清缴,一俟大人派委官宪,立即呈送如数查收也。义律一奉此谕,不得不遵,自必刻即认真一体顺照。缘此,恭维禀请明

示，现今装载鸦片之暎国各船，应赴何处缴出。至所载鸦片若干，缮写清单，求俟远职一经查明，当即呈阅也。谨此禀赴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二〕暎咭喇国领事义律敬禀钦差大人，为遵谕呈单事

昨因谨奉大人钧谕即经远职持掌国主所赐权柄，示令本国人等，即将暎咭喇人所有之鸦片，如数缴呈远职也。现经远职查明，所呈共有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恭候明示查收。

缘此。谨禀赴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道光十九年三月十九日奉朱批：览。钦此。

附二：义律请展延来船禁带鸦片期限禀

二月二十九日(军录)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敬禀钦差大人，为禀明事。

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五奉到钧谕，情节已悉。所论别国之人到英国贸易，必遵英国例禁，而英国之人到天朝贸易，亦须恪守天朝法度。其理甚是。可见要在粤省贸易者，自必遵例而行。奈新例取结一事，既与英国之例不符，倘务令照行，不能不取，则英国人船无奈只得回国，俾可不违天朝法度之中，亦遵本国之例，以致两无不全也。

忖思本国在天朝贸易，恭蒙大皇帝怀柔致意，历有二百余年，仰望先教，以禁令森严。惟本国地方较远，或可姑宽期限，自开舱后，凡有印度之港脚属地者，给予五月为限，英国本地者，给予十月为限，然后即以新例遵行，则各人无不悉知其有此例。倘有来粤者，自必遵行也。至五月十月以内，如有船带鸦片来粤者，远职即得飭令扬帆带回可也。

谨此禀赴钦差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道光十九年二月 日禀。

三八、著将查拿鸦片出力营员 交部从优议叙事上谕

二月二十九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奕经等奏营员查拿鸦片烟出力请量加鼓励一折。西珠市口汛都司王致祥自饬拿鸦片烟后，于一汛之内拿获四十余案，尚知奋勉。王致祥著交部从优议叙。南营参将安寿清、游击张瀛督率有方，俱著交部议叙。钦此。

三九、江苏巡抚陈銓奏为遵旨稽查 吴淞海口鸦片章程折

二月三十日(军录)

江苏巡抚臣陈銓跪奏，为严禁兴贩鸦片，查勘海口情形，筹议章程，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接准廷寄，钦奉上谕：江苏上海县为东南数省贩卖鸦片烟口岸，向有闽粤奸商由海运至上海入口，转贩苏州、太仓、通州各路，分销省外。州县地方设有信舡、货舡，凡外县买食鸦片烟者，俱托该舡代购，现在查拿严紧，洋舡原带烟土不能起岸，或径赴上海售卖，不可不防。著陶澍、陈銓遴派文武员弁，自苏州至上海一带，设法侦察，跟踪密缉，分路堵拿，勿任丝毫偷漏。并著查勘海口确实情形，妥议章程具奏等因。钦此。

臣查鸦片烟流毒已久，上海地方为闽广各商贸易之所，系烟土进口门户，先经密饬臬司裕谦，派员前往拿获窝贩烟土之福建人许阿呀等多起，并各属叠次拿获兴贩烟犯，搜缴烟土烟具各缘由，随时奏蒙圣鉴。嗣奉到谕旨，臣即恭录札饬苏藩臬司、苏松太道钦遵，

遴派员弁分路堵拿,并查勘海口情形,妥议章程去后。旋据苏松太道王玥督同员弁,拿获金开仓商舡烟土四千余两,获犯郑阿钺等,及委员访获内河货舡毛英观等烟土各起,又经附片具奏在案。

伏查鸦片烟土来自外洋,总由奸商夹带进口,而上海吴淞口实为商舡出入门户,稽查最关紧要。现虽叠获窝贩各犯,从严惩办,而愍不畏法之徒,仍恐不免巧计夹带。必须于进口数十里内严密稽查,使彼无从偷漏,方可净绝根株。吴淞口相距海关六十余里,守口员弁向于商舡进口仅查验舡照、人数、年貌、籍贯,押令赴关投税,其舡内货物并不盘验。盖海口逼近大洋、风潮靡定,商舡进口往往接踵而至,加以舱深货重,如必起舱查验,恐不免稽滞留难,若止挂号放行,又不足以杜偷漏。期于不烦不扰之中,行至密至严之法,庶几来源可绝,锢弊永除。兹据苏州布政使牛鉴、江苏按察使裕谦、苏松太道王玥会同筹议章程,详请核奏前来。

臣复查该司道等所议,商舡一经进口,即用海关印条封舱,押赴大关,验明起货,搜查有无夹带烟土,则进口后距关六十里之内,烟土无从运销,防范尤为周密。又添设员弁驻扎吴淞口,于商舡验照挂号后逐舱加封放行,自足以专责成而昭慎重。又严禁口内小舡出洋,以防接运烟土;又稽察近口寄碇洋舡,随时押令开行,不许无故逗遛,以防奸商偷漏。以上各条,洵为杜绝商舡夹带烟土之良法,而其要尤在委用得人,巡缉稽查在在认真严密,则丝毫不能偷漏,锢习自可湔除矣。

除仍飭该司道等严督各员弁实力侦缉,务使有犯必获,勿稍松懈外,合将确查海口情形,办理缘由,恭折复奏,并将筹议章程缮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

再,督臣陶澍现因患病增重,已将总督关防委员赍送在途,是以未经会衔,合并声明。谨奏。

道光十九年三月十六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附：吴淞海口严查夹带鸦片章程

二月三十日(军录)

筹议吴淞海口严查商舡夹带鸦片章程

谨将筹议吴淞海口，严查商舡夹带鸦片章程，恭呈御览：

一、商舡进口，请由吴淞口先行封舱，以昭严谨也。查向来守口员弁于各商舡到口时，仅止查验人数、年貌、籍贯，核与牌照相符，随由该口挂号，押赴大关投税。该口距关六十余里，奸商诡秘异常，或将夹带烟土于未到关以前停泊僻静地方，偷运上岸；或密雇内河小艇，零星潜运，巧为窝顿。迨到关查验，均属应带货物，而烟土已丝毫无存。嗣后应请凡闽广商舡进口，于验照挂号后，即用海关印条将该舡各舱逐一封固，照旧押赴大关验明，封条果无擦损，然后进舱验货，倘有夹带，一经关上逐细搜查，自不难立时破获矣。

一、守口人员应请添设，以昭慎重也。查商舡既经封舱，则烟土自无由偷运，但向来所设之守口员弁秩分卑微，既不足以资慑服，更恐滋生事端。嗣后应遴委丞倅一员、参游一员，驻扎吴淞地方，所有封舱印条即由该丞倅赴苏松太道衙门随时具领，于商舡验照挂号后，协同奉委之参游，逐舱加封，然后放行。该丞倅参游系特委大员，自可责成稽察，巡役人等，无使通同舞弊。如此严为防范，自足以收实效。至该委员等差次薪水，应由苏藩司、苏松太道筹款发给，以资办公，并拟半年更替一次，以察勤惰。再，该文职应用书役人等，该口原有额设，应即由苏松太道拨给，其武职应带兵丁，即飭所委之参游，于该口汛兵内酌量揀用，庶事不烦而费可节矣。

一、口内小舡应严禁出洋，以防接运也。查内河小舡禁止出洋，久经循例示禁在案。但奸商诡计百出，往往预通内地土棍，密雇小舡出口，乘夜装载烟土，运至窝顿之家，四处分售。是口内之防

范虽严,而口外之贩运如故,安能冀其来源尽绝,萌蘖不生?应飭吴淞营会同沿海各县,列衔广张告示,申明禁例,凡内河之小舡,一概禁止出洋,倘敢故违责令,该地方官暨吴淞汛弁立拿重究,并将该舡入官,变价充公,以示惩戒。

一、近口寄碇洋舡,查明舡照,应进口岸分别催令收口开行,以杜偷漏也。查向来商舡由本籍请领牌照出洋开驶,所进何口,即于牌内注明,照牌收泊。乃该商等往往有借寄碇为名,于近口地方无故逗遛,其中或将随带小艇密运烟土进口,勾通内地土棍,接济兴贩;或令水手私带上岸,于向来窝顿之处,分头藏匿。种种弊端,不可枚举。应飭驻口委员随时巡逻,一有寄碇舡只,即带兵役同赴该舡,将牌照验明,其应由吴淞进口者,即封舱押赴大关挂验,如有应赴别处口岸者,即催令开行,不准在洋游奕寄碇,以绝奸私。

朱批:览。

四〇、著将查拿鸦片人犯日久无获之 山东莱阳知县即行撤任事上谕

三月初一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三月初一日内阁奉上谕:

经额布奏请,将疏脱兴贩鸦片烟人犯,日久无获之知县撤任,勒限严缉一折。山东莱阳县知县姚澧著即撤任,协同接任之员,勒限缉拿逃犯严世俊务获究办,倘限满无获,即行从严参办。余著照所议办理。钦此。

四一、著将吸食鸦片之觉罗锺禧等 分别严处事上谕

三月初二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三月初二日奉旨：

此案吸食鸦片烟之吏部笔帖式觉罗锺禧，著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工部员外郎锺瑞虽已戒止，惟曾经吸食，著即革职。四川总督宝兴于伊子吸食鸦片烟失于约束，本有应得之咎，姑念其到京未久，即简放外任，著加恩免其议处，仍罚俸一年，不准抵销。余依议。钦此。

四二、著嗣后各省拿获烟犯不准以呈缴 烟膏烟具入奏以杜朦混事上谕

三月初三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三月初三日内阁奉上谕：

自查禁鸦片烟以来，各省纷纷具奏，民间呈缴烟土烟具投首者甚多，行之既久，恐滋流弊，不可不防其渐。盖呈缴之后，地方官不复查察，转得优游吸食，漫无顾忌，是宽纵一二人，而效尤者将不止千百，法令所由废弛。且朕闻烟膏烟具多有假造，地方官或意在邀功，贪多务得，或心存避咎，苟且塞责，托收缴之名以售其朦混之术，其弊不可胜言。国家矜恻愚民，原欲开其自新之路，该军民人等果能革其旧染，无难实力戒除，何必呈缴烟具以自表其改悔，即如酗酒有干例禁，如果改悔，无难自行禁止，亦从无缴出酒具之条。嗣后各省拿获吸烟人犯，不准以呈缴烟膏烟具入奏，其从前投首不实之犯，仍著各督抚等严饬该地方官随时查察，如有再犯，即加重治罪，以杜朦混而归核实。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四三、著将吸食鸦片之捐纳职员

董荣交刑部审讯事上谕

三月初三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三月初三日奉旨：

吸食鸦片烟之捐纳职员董荣著交刑部审讯。钦此。

四四、著将吸食鸦片之职官并知情之

给事中分别拟罪议处事上谕

三月初八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三月初八日奉旨：

此案已革未入流刘礼恭以职官吸食鸦片，并将烟膏售卖图利，实属藐法，著从重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其供出一同吸烟之文举人简潜德、张大澐、项瀛洲，并卖烟土之叶武举等，讯已回籍，著锺祥、魏元烺就近传齐，严讯确情，按律定拟具奏。至现在刑部讯出各情节，与给事中巫宜楔明白回奏尚属相符。惟刘礼恭身系职官吸食鸦片，该给事中既经看馆人告知，何以仅令撵逐并不陈奏，著交部议处。余依议。钦此。

四五、著将烟犯于五等交刑部审讯并

根究贝勒长子奕遽确情事上谕

三月初九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三月初九日奉旨：

于五、刘文祥、商二、雷四并起获烟土等物，均著交刑部审讯。袁刘氏取保听传袁全幅、袁文儿，著贝勒绵誉迅即交出归案质审，

毋许饰词藏匿。其所供之人，是否即系绵誉长子奕遽，著该部确切根究，务得确情。在逃之傅大，仍饬严拿务获，送部究办。钦此。

四六、著将吸食鸦片之署浙江南浔 巡检即行革职严审事上谕

三月十一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三月十一日奉旨：

这所参吸食鸦片之浙江署乌程县南浔巡检试用未入流刘玉麒，著即行革职，交该抚亲提人证，严审确情，从重惩办。钦此。

四七、著将烟犯于五供出之贝勒之子奕遽 交刑部及宗人府严办事上谕

三月十四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三月十四日奉旨：

前据步军统领衙门拿获售卖鸦片烟土之于五等，当有旨交刑部审讯。兹据绵誉查明，于五所供之人，即系伊子奕遽，并将案犯袁全幅、袁文儿交出，著刑部会同宗人府严行审办。其绵誉自请严加议处之处，著俟定案时再降谕旨。钦此。

四八、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为 续获鸦片匪犯起数折

三月十六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邓廷桢、广东巡抚臣怡良跪奏，为粤东续获鸦片匪犯起数，并捞获、拾获及首缴枪烟数目，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臣等钦遵谕旨，设法查拿鸦片匪犯，并严申厉禁，遍谕诸邑人等及早洗心戒食，缴具自新，因之群情警动。除拿办外，有畏

法私将枪烟弃掷者；有依方断瘾，赴官首缴者，几于无日无之。所有前据各属文武并委员等陆续拿获人烟枪具，及捞获、拾获并民间首缴烟枪烟泥烟膏等件，节经核实各数，恭折具奏在案。前自道光十九年二月初一日起到月底止，续据各属暨委员等报获烟案一百三十四起，人犯二百一十八名，内烟泥二万八千五百七十一两，烟膏三百七十七两一钱二分，烟枪三百九十六枝，烟锅二十七口。又捞获、拾获民间自行弃掷枪、烟二十九起，内烟泥一万九千四百六十九两八钱，烟膏三两一钱，烟枪二百四十六枝，烟锅二口。并据首缴烟枪七千七百六十枝，烟泥三万零三百四十一两二钱三分，烟膏一百一十一两三钱三分，烟锅六口，烟斗六十八个，烟具二百五十七件。综计拿获收缴烟泥烟膏共重七万八千八百七十三两五钱八分，烟枪八千四百零二枝，烟锅三十五口，烟斗六十八个，烟具二百五十七件。犯经随时发司严审，如系远道情轻人犯，即飭该管府县究详分别惩办，枪、烟汇同烧毁。

臣等伏思，为政之道，有治法尤赖有治人，苟得其人，政无不治。查潮州一郡，为粤省东路要区，其所属近海口岸较多，夙为烟匪出没之所。前经臣等筹议水陆交严章程，奏明飭行遵办，即据该镇李廷钰、该道王贻桂、该府易中孚亲督员弁，分投实力侦捕，报获源源，即如此次二月分，该郡所获所缴烟泥烟膏共七万二千一百八十八两，计居通省十分之九，办理尚为得力。现在臣邓廷楨仰秉训言，与钦差大臣相机会办海口事件，冀得速清其源。该镇道府等及各属文武诚能争相淬砺，勉益加勉，则其流亦可渐绝，堪期锢弊永除。惟民间弃掷枪烟，固属尚知畏法，而搜查偶懈，即难保不为奸徒所拾匿，积薪厝火，殊虞贻害将来。臣等复又会同钦差大臣于省垣设局收缴，飭委督粮道王芑专司其事。仍剴切出示，暨会城乡公正绅耆，谕以法宽既往，凡有余烟枪具缴即免其治罪。其赴司首缴之人，亦不询其姓名住址，用以坚其悔祸之心，而绝其疑惧之隐。并经通飭各属，一律查照妥办。一面严密购缉，如有开窑设馆贩卖各

匪徒,以及怙终吸食之犯,务即兜拿究报,不得稍涉纵漏,俾净根株,以仰副圣主宽猛兼施,力祛大患之至意。

所有本年二月份续获鸦片匪犯,并捞获、拾获及首缴枪、烟缘由,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九年四月十八日奉朱批:一力认真,断不准稍懈。至设局收缴,恐滋流弊,已有旨通谕,其留心酌核之。钦此。

四九、著大学士等议奏查禁吴淞口 夹带鸦片章程事上谕

三月十六日

道光十九年三月十六日内阁奉上谕:

陈銓奏筹议查禁吴淞海口商船夹带鸦片章程开单呈览一折。著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单并发。钦此。

五〇、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等亲鞫知府刘锡方 家丁贿放烟土一案事上谕

三月十八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林、两广总督邓。道光十九年三月十八日奉上谕:

本日据邓廷楨复奏查办撤任知府刘锡方家丁得贿私放烟土一折。据称张镐即张汉三,跟随刘锡方服役,派在税厂查验过关货船,曾于船内搜出烟土六次,得赃放行,本官在署办公,委不知情故纵等语。现当查办鸦片严紧之时,该犯胆敢得贿私放,实属藐法,若不从严从实大加惩办,何以儆示将来?虽据该督查明,业经供认贿放六次,难保非恃无质证,任情狡展。著林则徐、邓廷楨亲提严鞫,务使悉数破案,不准稍有不实不尽。至刘锡方是否知情故纵,

亦应确切讯究,不得以该员业经撤任,遂化大为小,迁就了事。所有案内讯出人犯要证,即著该督等分别传提缉拿,毋任漏网,以昭核实。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一、著允准钦差大臣林则徐等所奏 缓议断绝中外通商事上谕

三月十九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林、两广总督邓、广东巡抚怡。道光十九年三月十九日奉上谕：

林则徐等复奏堵截粤洋夷船情形,请暂缓议断互市及颁行各国檄谕等语。所见是。此次查办海口防堵趸船,各国夷商业经遵缴烟土,自应加恩,准予照常互市,以示怀柔。所有断绝茶叶大黄,著暂缓置议。其啖咭喇既有在粤领事及住省夷人,经该大臣等就近谕知,办理应手。所有檄谕该国之处,亦著暂缓颁行,统俟议定兴贩吸食各罪名,颁行新例时,于善后章程内另行详细筹议,仍遵前旨拟稿进呈,再行颁发。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二、著将钦差大臣林则徐等交部从优议叙 并将收缴烟土查清解京事上谕

三月十九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三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本日据林则徐等由驿驰奏,查办趸船尽数呈缴烟土一折。所办可嘉之至。趸船私贩烟土,希图脱逃,经林则徐等截回趸船二十二只,起获烟土二万二百八十三箱。该夷等畏法自首,情尚可原,著免其治罪。该督等奏请酌赏茶叶之处,著照所议办理。至此项烟土,为数甚多,俟收缴完竣,即查明实在箱数,派委明干员弁解

京,以凭核验。林则徐等查办妥协,自应量加奖励。林则徐、邓廷桢,著交部从优议叙。怡良、豫坤、关天培,著交部议叙。钦此。

五三、盛京将军耆英奏报循例携印

前往海口巡察起程日期折

三月二十一日(军录)

奴才耆英谨奏,为恭报巡察海口起程日期,并循例携印照常办事,恭折具奏,仰乞圣鉴事。

窃查奉天南城各海口,现当商船陆续进口之际,自应钦遵前奉谕旨,轮替前往,严密稽查。奴才耆英赶紧将一切应办事件次第清理,正拟阅毕春操,即轻车减从前赴南城海口巡察。兹值固山贝子锦岫遵旨前来考试,宗室觉罗学生业经办理考试毕,奴才三月二十四日由省起程,驰赴海口,恪遵圣谕,实力严查,认真巡缉,断不敢稍形草率,致遗余孽。仍查照前奏,先期知会山海关监督多龄,由西路海口顺历周查,至海城县之没沟营会齐妥商。凡于商船之夹带,奸贩之窝藏,设法严加搜缉,务期有犯必获。并将各处潜往无业闽人,奴才亲加督饬详查,倘仍有勾串兴贩烟土诱人吸食者,即行严拿,从重惩办。若查非兴贩诱食之闽人,酌量情形,或勒令附海舶回籍,抑由陆路递解,一并妥为办理,俾令锢习日除,根株永绝,以期毋负委任。奴才回省后,再将查办缘由,恭折奏请圣鉴。

再,奴才起程后,副都统禄普循例进城居住公署,以重官守而资弹压。内务府大臣印钥照例移交,协同办理内务府事务。侍郎德春管理金银库、火药库,钥匙移交户工两部侍郎暂行管理。

所有奴才循例携印前往南城海口巡察起程日期,理合恭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四月初一日奉朱批:务须核实严办,力除锢习,断不可一往了事!凜之,勉之。钦此。

五四、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报收缴

鸦片将竣乘势清理东路折

三月二十一日(军录)

臣林则徐、臣邓廷桢、臣关天培跪奏，为虎门收缴夷船鸦片，逾十分之八，即可乘势清理东路，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林则徐抵粤以后，与臣邓廷桢暨抚臣怡良，公同商酌，责令夷人将趸船烟土悉数呈缴。由臣林则徐叠加示谕，劝戒兼施。旋据啖咭喇国领事义律禀明，情愿将各船存贮鸦片二万二百八十三箱陆续驶至虎门呈缴。臣林则徐、臣邓廷桢即于二月二十七日自省起程，于二十八日驶抵虎门，会同臣关天培，督率文武委员，分船收缴，业于二月二十九日由四百里恭折驰奏在案。

惟收缴烟土，须将剥船拢近趸船，方能盘运，而剥船与趸船高下悬殊，或以梯升，或用绳缒，登降已形费力。迨起至一半之后，趸船水迹浮高，须防风浪，又必下石压舱。且潮汐时有往来，风信兼多顺逆，一遇风潮相薄，剥船不能驶傍夷船，即勉□〔强〕拢近，而两相撞击，损坏堪虞，不得不暂为停止。时当三月，风暴正多，竟不免有终日坐守之事。臣等同驻海口，时刻督催，得起即起，不任延缓。查各趸船所贮烟土，在正舱者，皆系番木板箱，并用生牛皮封裹，极为坚固。其在边舱者，间用口袋装盛，包扎亦甚严密。查因板箱多占地位，匀摆不开，故有改装口袋者，衡以斤两，亦无二致，臣等始悟直隶拿获金广兴商船鸦片案内所起口袋，即系外夷原物也。

兹自二月二十九日收起，截至三月二十日，计已收缴鸦片一万五千八百八十九箱，又一千五百四十七口袋，核之义律原报数目，已逾十分之八。惟近数日来，察看后船烟土，较诸在先收缴之船，所载渐少，虽一时未即收完，而核计大数，恐其或有短欠。当又派员持谕前赴省城夷楼，向领事义律严加诘责。即据禀复：伊所报数目，

系在省楼核算帐据，而各船装载鸦片，间有驶往沿海地方如潮州、南澳等处者，远职再行催回，不论现泊何方，半月内想可催到，定必如数尽缴，断不敢短少等语。察其情词，似非虚诬，当即准限半月，责令迅速发谕往催。

臣等伏思东路南澳地方，屡有夷船驶至，自上年驱逐净尽之后，今春仍间有数船至长山尾等洋游奕。虽经该镇随时驱逐，而夷船旋去旋来，是否中路分销，抑系外洋另股，悉心访察，冀得端倪。惟夷人既不肯输情，众口亦茫无确据，正思俟中路呈缴事竣，再行查办南澳一隅，以冀断绝根株，不使稍留余孽。今据义律于无心中自行吐露，是中东两路，实属一气相生，其趸船虽在伶仃等洋，而三板等船分载烟土，由外洋驶往南澳觅售，诚为事所必有。既经逐层彻究，斧凿相寻，正当乘此机关，责成该领事，将分往南澳各船一概招回，悉数呈缴。不但原报二万余箱之内不准短少一箱，如此外尚有多余，亦必尽数收缴，总期一律净尽，不任稍有留遗，并不责其原报失实之咎。

除俟收缴全完另行奏结外，所有现缴鸦片已逾十分之八，并乘势清理东路缘由，谨会同广东巡抚臣怡良、粤海关监督臣豫坤，恭折由驿驰奏，伏祈皇上圣鉴训示。

再，臣邓廷楨原拟收至两三日，先回省署办公，嗣因督率委员起剥堆贮，稽查偷漏弊端，未克分身回省。兹收缴已有成数，即于拜折后驰回省垣，清厘应办事宜，并督饬严拿陆路囤贮吸食烟犯，合并声明。谨奏。

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五日奉朱批：一律净尽为要。另有旨。钦此。

五五、钦差大臣林则徐奏为烟贩查顿实已 回国现已查明伙党一并驱逐片

三月二十一日(军录)

再，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奉上谕：本日据邓廷楨、怡良奏称……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查该夷渣喇于上年十二月十二日请牌下澳，附搭港脚映船回国，业经臣于奏报到粤折内查明声叙在案。兹复钦奉谕旨，着臣严密访查，当即钦遵密咨粤海关监督臣豫坤，谕飭洋商伍绍荣等确切查禀，并札澳门同知，转谕在澳之西洋夷目唛嚟哆，查明渣喇实系何日自省到澳，附搭何船，于何日由澳开行回国，据实禀复。一面暗遣妥人，改装前赴澳门，密加访问去后。嗣准豫坤咨：据署澳门同知蒋立昂转据唛嚟哆禀复：渣喇于上年十二月十三日由省到澳，即于十六日由澳附搭港脚映船开行回国。又据洋商伍绍荣等禀同前情，与臣遣人赴澳密查，均属相符。是渣喇实已于上年十二月间搭船回国，并未在省在澳逗留，毫无疑义。

惟该夷贩卖鸦片，来粤多年，诚如圣谕，盘踞既久，党羽必多，所存烟泥岂肯即行抛弃。臣先经访得现住省城义和行之映喇，即系渣喇之弟，又映呀哞哞，吧呀哞哞，皆渣喇之外甥，并有代伊管帐之呀哞哞，亦在该行居住。是该夷虽去，而买卖帐目，仍有人代为经理。此次义律禀缴鸦片，虽系笼统开报，并未分析某夷名下若干，而趸船船户金称渣喇居其大股，是该夷存积之烟，不致另有囤贮。臣与督臣邓廷楨面商，渣喇既已逃回，务当使之永不敢来，方为善策。此时烟土虽已收缴，其伙党亦必驱除，如映喇、映呀哞哞、吧呀哞哞、呀哞哞之类，现皆给谕洋商，令与向卖鸦片著名之夷人喇哞等，一并驱逐回国，庶可杜绝奸夷踪迹，免致勾结盘踞，诱惑内地良民，复貽地方之害。

所有遵查渣嘍实已回国,现在查明伙党,一并驱逐缘由,谨附片复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五日奉朱批:钦此。

五六、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为遵旨会同林则徐力除鸦片毒害片

三月二十一日(军录)

再,臣邓廷桢等于上年十二月十八日具奏力除鸦片锢弊一折,兹臣邓廷桢于本年三月初三日虎门舟次奉到朱批:卿等同钦差大臣林则徐,若能合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不但卿等能膺懋赏,即垂诸史册,朕之光辉,岂浅鲜哉!而生民之福,政治之善,又非浅鲜,谅卿等亦不烦谆谆告诫也。勉之,勉之,朕拭目待之。此折给林则徐看。钦此。维时臣林则徐亦在沙角舟次,即经臣邓廷桢将折给与阅看,公同跪诵,感激涕零。仰见圣主洞燭受病之源,亟图除患之效,为生民造福,既劳保赤之渊衷;为政治求全,兼念汗青之载笔。宵旰之忧勤如此,恩慈之策励如此,凡为臣子,皆当力矢血诚。况以臣等受恩至深,责成至重,敢不同心合力,奋勇湔除。

窃谓鸦片贻害中华,久已势成积重,欲非筹拔本塞源之道,断难收一劳永逸之功。事机务造于观成,忧捆时铭夫巽命。臣等惟有殚精竭虑,仰体圣怀,以冀稍副殷肫期望之至意。谨附片奏祈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五日奉朱批:来源外断,栽种内除,虽不肖之徒处处皆有,无从购觅,势亦不禁自绝也。奈因循日久,酿成奸患,言之寒心痛恨也!钦此。

五七、著各直省督抚留心访察吏役内之 吸烟及贿纵人犯依律严惩事上谕

三月二十二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内阁奉上谕：

御史许汝恪奏，在官人役查拿烟案，或得财故纵，或得土分肥，现在售烟者多系此辈，如不严行究治，既可恣其吸食，又可任其售卖等语。鸦片流毒，贵贱贫富罔不习染，自严行查禁以来，官民人等破案者踵接，独在官人役从无一人犯案，若谓此辈爱身守法，转胜于职官缙绅，断无是理。总由地方官查拿烟案，不得不假手差役，而拿烟之人即系吸烟之人，得有烟土，往往吞赃入己，恣意吸食，兼图销售。该管官但知可供驱使，遂尔深信不疑，加以此辈狼狽为奸，同恶相济，纵明知某某向有烟瘾并藏匿烟土若干，断不肯指名呈首致伤同类。此官民破案较易，差役破案独难也。不知此辈舞弊贪恠是其故技，地方官寄以耳目，难保不假公济私，卖放栽赃，种种滋弊。

是欲收查拿之实效，必先严差役之隐藏，著各直省督抚及在京各衙门严飭所属，务当随时留心访察，倘所管之差役内有平日吸食鸦片者，立即拿获到案，从严惩办。其所起菸土，如有以多报少，以假混真，及藏匿销售贿纵栽诬等弊，务即破除情面，依律严惩。经此次谆谕之后，倘在官人役仍有前项弊端，不能自行查出，别经发觉，定将该管官重惩不贷。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五八、军机处奏为拟将贝勒绵誉应严加 议处事写入谕旨事片

三月(上谕档)

查本月十四日绵誉因伊子奕蓬吸食鸦片烟,自请严加议处,奉旨:定案时再降谕旨,本日宗人府刑部拟结此案。

臣等谨将绵誉严加议处之处拟写入谕旨内,伏候钦定。谨奏。

五九、四川总督宝兴奏报川省查获 烟土烟具烟犯等情折

三月二十三日(军录)

四川总督臣宝兴跪奏,为川省访获劝缴鸦片烟、罌粟花并烟具数目、获犯起数,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鸦片烟一物流毒日深,节奉谕旨严飭查拿。经前署督臣苏廷玉通行各属拿究,(朱批:与时浮沈,甚非实力办公之道;误事长奸,皆若辈有以启之也。)并颁发戒烟药方,设局立限劝缴烟具烟土,免其治罪在案。臣抵任后,因思欲息其流,必先遏绝其源,全在严拿(朱批:正论正办,顷已有旨通谕矣!)贩运之奸商及私种罌粟之莠民,使嗜吸者无烟得食,势将不禁而绝。随复分檄所属,严拿兴贩私栽,并令于入川各关隘切实搜诘,不准稍有隐漏。

旋据署夔州府知府叶树东禀报,该府会督营弁暨奉节县知县薛崑等,在距关数里之地下沱地方,盘获奸商李洪发等舡只,搜出烟土烟膏三千九百余两,烟草一万八百余两,烟具六十余件,李洪发即时畏罪跳水溺毙,将舡户瞿沅沅相等拿获。又署巴县知县剑州知州张嗣居劝缴烟土烟膏八千七百六十两。又成都府知府谢典峽督同委员并成都、华阳等县查获劝缴烟土烟膏三千六百余两,烟

枪、烟具一千零九十余件，并获贩烟人犯张太临等四起。又署华阳县马百期访有民人杨添喜等私种罌粟花多亩，该员亲往查勘，即飭全行拔毁，并拿获私种人犯杨添喜等二十起。此外，各属亦报获兴〔贩及〕栽种罌粟花之谢帼恩等九起。民间服药断瘾，呈缴烟具烟土甚多，统计访获劝缴烟土烟膏烟草共三万二千六百三十余两，烟具三千三百四十余件，获犯三十三起。察看各属，办理俱尚认真。

除飭将已获各犯从严惩办，悔缴之人照例免罪，并烟土等物责成该管道府厅州确切验明销毁，毋得假手书役、家丁，致滋弊窦外。臣一面再行督率所属，实力查捕，务使贩种者知所儆畏，嗜食者咸欲戒除，以仰副圣主力挽颓风，保卫民生之至意。所有查办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三日奉朱批：一力除之，谅卿必可克副朕意，毋庸再谕。此折给苏廷玉看，不必奏复。钦此。

六〇、浙江道监察御史邓瀛奏请将在粤所收缴之烟土就地销毁无庸解京折

三月二十五日(原折)

浙江道监察御史臣邓瀛跪奏，为敬陈管见，仰祈圣鉴事。

窃惟鸦片之害，蔓延直省，全由外洋肆意流毒所致。今皇威远震，夷人畏罪自首，将所携烟土尽数呈缴，至二万二百八十三箱之多，大害迅除，臣民庆幸，其所获烟土，据该大臣等奏请解京核验，奉旨允准。盖因为数甚多，实为向所未闻，恐中外未能深信，自应全数解京，俾薄海臣民，共睹实在情形，警目洗心，革除锢习。第其中亦有烦累滋弊之处，不可不为虑及。

盖广东距京，程途辽远，过剥甚多。广东、江西、安徽陆路多用抬夫，每箱用夫二人，计须四万余人。广东、江西水路须用船只，其船稍大者不过装百余箱，计须封雇民船百余号，用水手一二千人。

安徽以北,俱用车载,每车装十余箱,计须大车千余辆,用民夫千余人,骡马五六千头。即由江西水路径向长江,转入运河行走,亦抵运解铜铅船数起之多。此项舟车民夫,诚恐沿途地方一时骤难雇备。即分数起押解,可无短绌,而经费之多,终不能减。若令官民筹办供应,不免赔累劳扰,若尽报部核销,则不值以国家有用之财,糜之于无用之物。又此物最易于偷换,近来各省多有假造烟土,其价仅值洋土十分之一,而形色逼真,虽积惯吸食者,莫能辨别。经此次查办之后,物愈少则价愈昂,价愈昂则获利愈厚,而舞弊之计亦愈工。虽所委员弁皆经慎择,而所用胥役难尽驯良。虽在彼起解时到京核验时皆有大员严密监视。而长途迟滞,日经民夫千万人之手,委官数人,耳目安能周防。即如餉鞘,最为慎重,又最难蒙混,而去年广东鞘银到库,尚有将钱文装入鞘内之事。况烟土为易混之物,即到京后钦派大臣查验,亦只能核其多寡,无由辨其真伪。弊竇之生,复何所不至乎。

恭查道光十八年十月奉上谕:御史淳贵奏请,将各省拿获鸦片烟土解京查核,以杜滥邀议叙之弊。该御史所奏自系因核实起见。但各省距京程途远近不等,若纷纷解京,委员稽查难周,必致沿途偷漏,又滋种种流弊。该将军督抚等,经朕委任,断不疑其查禁锢习有冒滥各情节,即该将军督抚等亦万不敢欺饰邀功,自取咎戾。惟查拿日久,该州县等难保不生覬觐,妄冀恩泽,以致影射欺饰,亦不可不防其渐。着各直省将军督抚等,于所奏拿获烟土烟具,务当秉公核实查验数目,当堂目击销毁,毋得任听属员抽换隐匿,以少报多。倘有浮冒不实,一经查出,即行从严参办。至拿获烟土烟膏,嗣后应如何汇总查验,消除净尽,以杜流弊之处,着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该衙门议奏。钦此。仰见圣明洞照,无微不烛。

此次鸦片获自外夷,为数较多,虽与直省拿获之案不同,然为数少者犹恐其偷漏贻害,设为数多者一经偷漏,则遗害更不可穷。且林则徐、邓廷桢、怡良、豫坤、关天培,皆系皇上委任责成之人,当

尤不敢扶同欺饰，自取罪戾。可否飭令该大臣等，将起获烟土毋庸解京，俟收缴完竣，即在该处督率员弁，公同查核，目击销毁，以省解运之烦，而早除一日，即可免一日之患。且使沿海居民及夷人等眼见销毁情形，咸晓然于圣天子除恶务尽之至意，益当震慑畏服，不敢复萌故智矣。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六一、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报审拟广州

万益号李四等代买烟土案折

三月二十四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邓廷桢、广东巡抚臣怡良跪奏，为遵旨拿获代买烟土人犯，申明按例定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于道光十八年十月十二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钦奉上谕：据琦善奏，现经天津镇道等在大沽一带金广兴洋船上拿获烟土八十二口袋，计重十三万一千五百余两。讯据奸商邓然即邓缮、水手郭吞等供称，邓然与余晖、崔四、郭有观即郭壬酉各出资本，在广州城外万益号，有李四经手，向夷船代买烟土等语。著该督抚等密速派员将李四立即拿获，严究伙党惩办，不得稍有疏纵等因。钦此。并准直隶总督臣琦善飞咨前来。臣等当即密飭署广州协副将事督标前营参将祺寿、广州府知府珠尔杭阿、南海县知县刘师陆、番禺县知县张锡蕃等密速查拿。先据传到福潮行户林致和、陈文耀等，讯据供指向代洋船买卖货物之东源行内司事李亚彦，排行第四，其人素不端正，飭拿到案。经臣等讯出该犯代买烟土大概供情，并飭将供开伙党莫亚三即莫仕梁拿获，恭折具奏。一面将犯飭司委员提并东源行主潘翰典质审。旋奉朱批：严行讯究。钦此。遵即飭行严究去后。兹据委员广州府知府珠尔杭阿会同候补知府余保纯、佛冈同知刘开域、潮州府黄冈同知张钧，督同南海县知县刘师

陆、番禺县知县张锡蕃，提集各犯审拟，由广东按察使乔用迁会同广东布政使熊常镛审解前来。臣等亲提复加研鞫。

缘莫亚三即莫仕梁，籍隶香山县，向在南海县属开京昌洋货铺生理。李亚彦即李四，籍隶南海县，于道光十二年间，用李彦忠名字在潘库捐纳监生，受雇在潘瀚典所开东源行内充当司事，与莫亚三素相熟识。林致和、陈文耀系承办福潮船行户，如遇各路洋船在粤买卖货物，均系福潮行与之交易，赴关投税事宜即由行户代行投纳，名为保家。金广兴及金德春洋船俱系林致和作保投税。十八年闰四月间，莫亚三因与在省夷馆居住之夷人噫吃叻交好，探知噫吃叻有鸦片烟土发卖，起意充作鸦片经纪，代人购买，从中抽取规银。李亚彦亦私立万亿字号，起意代买烟土，图得谢资。随有金德春船主刘占、船伙姚亚受及该船商人高亚应欲买烟土转贩，托李亚彦代为购觅，李亚彦托莫亚三转向噫吃叻说合。刘占、姚亚受共用番银五千九百圆，议买烟土十担，高亚应用番银一万八千六百圆，议买烟土三十担，经噫吃叻写立字据，交给刘占、姚亚受、高亚应收执，令其船赴外洋，就近自向夷船嚟刺兑运烟土。刘占、姚亚受、高亚应即在省河将货物装运完毕，关税亦交林致和代纳清楚，将船驾驶出洋而去。迨至五月内，又有金广兴船主郭有观即郭壬酉，于与该船商人邓然即邓缮、余晖、崔四等合买烟土转贩，托李亚彦代为购觅。李亚彦复托莫亚三转向噫吃叻索得字据，交郭有观将船驶出外洋，用番银四万八千九百七十圆向嚟刺船上买得烟土八十三担，过船开行。刘占等各先给过莫亚三规银及李亚彦谢银每担三、四圆不等。行户林致和因金德春、金广兴各船先在省时仅止贩卖货物，并不知其驶出外洋后有贩烟土情事，仍赴粤海关代为照货投税验放。嗣金广兴船只驶至直隶天津地方，即经天津镇道等搜获烟土，究出李四经手代买等情，经直隶督臣奏奉谕旨，饬拿究办，当遵派委文武员弁先后缉获。李亚彦即李四并莫亚三讯明饬发审解，兹经臣等提犯复加研鞫，据各供认前情不讳。

臣等伏查,该犯莫亚三等或充经纪,或私立字号,代买烟土至数十担之多,恐另有伙党,所买亦不止此数次。东源行主潘翰典尤难保非知情串通,金德春船只现在驶往何省,莫亚三等自必知悉。复向该犯等逐一研究,据供实无另有同伙,此外亦无代人购买情事。潘翰典因买烟系在外洋地方,委不知情,金德春船只驾驶无定,现往何省,不能悬指。如果另有同伙及潘翰典知情串通,并明知金德春船只踪迹,伊莫亚三等现已被获问罪,何肯代为隐瞒等语。加以刑吓,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查例载:交结外国,互相买卖,诳骗财物,问发边远充军。又,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为从杖一百,徒三年各等语。此案莫亚三因与售卖鸦片之夷人噫吃岐交好,辄起意充作经纪,代刘占等向买烟土,抽取规银,即与交结外国,互相买卖,诳骗财物无异,自应照例问拟。莫亚三即莫仕梁,合依交结外国互相买卖诳骗财物问发边远充军例,发边远充军。惟现奉谕旨严拿鸦片之际,该犯胆敢充为经纪,代买至数十担之多,以致浸灌他省,实属藐法,应请从重发遣新疆,给官兵为奴,以示惩戒。李亚彦代刘占等转托莫亚三买取烟土,得受谢资,核与兴贩为从无异。惟该犯私立万亿字号,代买多担,未便仅照为从拟徒,致滋轻纵。李亚彦即李四,应革去监生,即依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到配杖一百,折责安置。林致和虽讯不知情,惟系福潮行户,于所保金德春各船不能慎之于始,究属不合,应与仅止失察之东源行主潘翰典,均请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潘翰典系捐职从九品,照例纳赎。林致和折责发落。陈文耀并未保过金德春各船,应毋庸议。莫亚三、李亚彦得受规银、谢银,照追入官。金德春船只,移咨沿海各省督抚暨奉天府尹,一体飭属密查拿办。逸犯余辉等严缉,获日另结。夷人噫吃岐等,飭令驱逐回国。李亚彦监照追出缴销。刘占等烟土系在外洋买取,并未经由营汛口岸,守口员弁无从查察,失

察职名应请免开。

除全案供招咨部外，所有申明定拟缘由，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奉朱批：刑部议奏。钦此。

六二、闽浙总督钟祥奏报严拿鸦片烟贩 情形及任事出力员弁片

三月二十五日(军录)

再，鸦片为害流毒滋深，闽省下游各府地处海滨，且与粤洋相接，每有不法之徒通夷，兴贩情弊百出，必须穷力搜拿，不尽不止。节经臣等严飭文武，先后访获勾夷兴贩之施猴林即张潘、杨阿万等一百四十四名，从严惩办。复经派委文武员弁驰赴漳、泉等府，拿获褚克配及陈逢源等一百三十五名，同起获收缴烟土烟膏八万六千七百两，收缴烟枪多杆，于二月十八日附片会奏在案。察看民情，深知儆畏，戒瘾甚多。趁此已有转机，自当倍加吃紧，痛湔积习。复经臣等率同司道督飭各属及在事委员，各矢天良，实力查办，一面剴切晓谕，果能真心改悔，准其自首；倘不率教，即行拿究。惩劝兼施，听其自择。

自二月十八日以后，复经福州府福防所及兴化、泉州、漳州、建宁、邵武各府营县并委员等，拿获烟犯白第三等四十五名，起获及收缴烟土烟膏三万八千七百二十余两，收缴烟枪一万三千零二十余杆，烟具三千二百三十余件。以上现获，连前次拟结，统共获犯三百二十四名，起缴烟土烟膏一十二万五千四百余两，并查前次所缴烟枪二千七百二十杆，连现缴统共一万五千七百四十余杆，烟具三千四百九十余件。除将烟土等物一并提省验明烧毁审办外，臣等查各属查拿鸦片，人烟并获，业经奏结四次，现在源报解，历久不懈，尚属认真。其在事出力人员自应量加鼓励，俾各感奋争先，然

亦不敢概行保荐,致滋冒滥。

臣等现与藩臬两司公同商酌,查有晋江县已升邵武府同知卢凤琴、福防同知文灿、署福州城守左军都司四琳拿获烟犯,搜缴烟土,为数较多,最为出力。马家巷通判俞益搜获邻境烟犯烟土亦属认真。福州府知府戴嘉谷前经督拿南台大伙烟犯杨阿万等,以为之倡,各属皆有所矜式,现又收缴烟枪烟具,审办通省烟犯,昼夜研讯,不遗余力,洵属实心任事之员。合无仰恳天恩,将邵武府同知卢凤琴、福防同知文灿、署福州城守左军都司四琳均以应升之缺升用,马家巷通判俞益给予同知升衔,先换顶戴,福州府知戴嘉谷以道员升用,俾昭激劝之处,出自皇上恩施。

至委员建宁镇标左营守备饶廷选、督标中营千总周清元、营前县丞来锡蕃、闽安巡检徐炜、候补县丞胡咸、候补从九品张传敬六员,随同地方文武,实力缉拿,亦有微劳。臣等现已飭司存记,仍飭查拿,果能始终出力,再为分别量请奖励。其查办未能认真之诏安营游击舒昌,已经臣鍾祥另折奏参撤任,倘各属有查拿不力者,亦即参办。

臣等惟有督飭文武上紧严拿,不使稍有松劲,以绝根株。合将先后获犯及出力人员,合词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九年五月初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六三、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将广东 收缴之鸦片就地销毁事上谕

三月二十六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谕:

前据林则徐等驰奏,趸船鸦片尽数呈缴,请解京验明烧毁,当降旨允行。本日据御史邓瀛奏称,广东距京程途辽远,所缴烟土为数较多,恐委员稽查难周,易启偷漏抽换之弊等语。林则徐等经朕

委任,此次查办粤洋烟土甚属认真,朕断不疑其稍有欺饰,且长途转运不无借资民力。著无庸解送来京,即交林则徐、邓廷桢、怡良于收缴完竣后,即在该处督率文武员弁,公同查核,目击销毁,俾沿海居民及在粤夷人共见共闻,咸知震聳。该大臣等惟当仰体朕意,核实稽查,断不准在事员弁人等稍滋弊混。钦此。

六四、著将江西查办鸦片出力官员 交部议叙事上谕

三月二十七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

钱宝琛奏请鼓励查办鸦片出力各员一折。江西界连广东,鸦片流毒尤甚,经该府飭属并委员认真查办,自应量予鼓励。赣县知县斌椿、南昌县知县程灿策、庐陵县知县顾麟趾,查办均属认真。又赣县县丞魁庆随同赣南道赵仁基,候补未入流韩辉五随同候补道观瑞,查拿经理俱臻妥善。以上各员均著交部议叙。钦此。

六五、著将查禁鸦片不力之知县臧之墀等 摘顶勒缉事上谕

三月二十七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

钱宝琛奏,知县查办鸦片烟不力,请摘去顶带等语。地方官查缉烟犯,总须认真核实,以不避嫌怨,确有实据者为上,不得仅以收缴之多寡定属员之功过。此次办理不力之江西广昌县知县臧之墀、贵溪县知县徐大勋、署武宁县知县罗洪赓,均著暂行摘去顶带,勒令认真查拿,以观后效。该部知道。钦此。

六六、河南道监察御史步际桐奏为查办鸦片在 取具外商切结后尚应设法永杜弊端折

三月二十八日(原折)

掌河南道监察御史臣步际桐跪奏,为查办夷船鸦片,现已括数取出,以后勿仅以取具夷人切结,信为永断根株,尚宜妥为筹画,以期历久廓清,仰祈圣鉴事。

窃思鸦片流毒日久,去年蒙皇上特派督臣林则徐赴粤查办,务期杜绝病源。该督于到粤后四十日内,即将夷船烟箱尽数起出,想见查办认真,不负简任。惟臣读该督折奏中有云:取具各夷人永不夹带切结存案,以断根株等语。则是于烟箱尽缴之后,所以为将来计者,恃此切结。窃以为切结之具,只可断其移泊近洋,不能禁其复停大海。盖移泊近洋,我可据其所具切结,诘之以辞,绳之以法。若大海空旷之中,则理谕之有所不闻,势劫之有所不便,向来切结尚复成何把握。况夷人惟利是图,反复成性,其为计于今日者,方幸夫出结之后,可以脱然引去,虽责以万分切实之结,亦将甘心出具。迨既归而装烟复来,乃为遥停大海之计,以待汉奸之自行运取。是在彼不过以一二人暗送消息,而汉奸之提防法网者又谁肯表暴其踪迹。即欲向省馆中夷人责问,亦未必于大众讳饰之中遽得端倪。善立法者,使诸弊处不得不破之势,若因其事不显闻,遂以为永断根株,徒令接办之人开一含混之路,甚非我皇上为时除害,拔本塞源之至意矣。

相应请旨飭下该督臣林则徐妥为筹画,于取具各夷人永不夹带切结之外,再为设法,以杜夫日久渐生之径窳。庶几虑周事外,此害可以永除。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六七、著钦差大臣林则徐妥议步际桐折 设法永杜鸦片弊端事上谕

三月二十九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林、两广总督邓。道光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奉上谕：

御史步际桐奏，查办夷船鸦片，取具切结不足永断根株等语。夷船贩运烟土，经此次尽数呈缴以后，自应妥筹善法，杜其复来。若但以切结为凭，仍属有名无实。且夷船停泊大海，难保无暗递消息，汉奸前往运取等弊。著林则徐、邓廷楨悉心筹画，务使弊源尽绝，永杜含混之端，方为不负委任。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八、吏部尚书奕经等奏为遵旨 议叙林则徐等人折

四月初三日(军录)

吏部尚书臣宗室奕经等谨奏，为遵旨议叙具奏事。

道光十九年三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本日据林则徐等由驿驰奏查办趸船尽数呈缴烟土一折……钦此。钦遵。(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抄出到部。除恭录谕旨，移咨该督等钦遵外，此案该督林则徐等查办广东海口事宜，截回趸船二十二只，起获烟土二万二百八十三箱，查办妥协。钦奉谕旨：林则徐、邓廷楨著交部从优议叙，怡良、豫坤、关天培著交部议叙。臣等公同酌议，应请将查办广东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林则徐、两广总督邓廷楨各给予加一级，纪录二次。广东巡抚怡良、粤海关监督内务府郎中豫坤、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各给予加一级。

所有臣等遵旨议叙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

再，此折系吏部主稿，会同兵部办理，合并声明。谨奏。

六九、著分别赏给林则徐等以加级纪录事上谕

四月初三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四月初三日奉旨：

前因林则徐等在广东洋面截回趸船，起获烟土至二万余箱之多，当降旨将林则徐、邓廷桢交部从优议叙，怡良、豫坤、关天培交部议叙。兹据该部奏请将林则徐、邓廷桢各加一级，纪录二次；怡良、豫坤、关天培各加一级。此项烟土系在夷船起获，与内地(朱笔：迥)不(朱笔：相)同，所有该部请将该大臣等给予(朱笔：林则徐、邓廷桢著各赏加二级，怡良、豫坤、关天培著各赏加一级。)加级纪录之处俱(朱笔：并)著加恩，(朱笔：俱)准其^①随带。钦此。

七〇、钦差大臣林则徐奏为英国等船只所呈缴之鸦片已一律收清折

四月初六日(军录)

臣林则徐、臣邓廷桢、臣关天培跪奏，为夷船呈缴鸦片，现已一律收清，核较原禀之数，有赢无绌，恭折奏报，仰祈圣鉴事。

窃照暎咭喇等国夷人，遵谕呈缴趸船鸦片，经臣等由四百里会折驰奏。迨收逾十分之八，即乘势清理东路，亦经续行奏明在案。臣等查粤省东路南澳一带，系与福建漳州府属洋面毗连，该处夷船自上年驱逐开行之后，今春又据禀报，有数只驶至常山尾等游奕，

① 文内一些字旁之圈点，均为朱笔所加。

而福建之布袋等洋,近在其北,闻亦有夷船旋去旋来。缘两省交界之间,逐于粤则窜于闽,逐于闽又窜于粤,无非因船内载有鸦片,随处觅售。兹粤省中路趯船收缴烟土,办理既能应手,且究明中东两路,实属一气相生,亟应由中路而及东路,并由粤洋而及闽洋,务使两省海面,一体肃清,不敢稍分畛域。当经臣等淳谕暎咭咧国领事义律,缮写夷信,多拨三板小船,分赴东路各洋,无论粤界闽界,但有夷船寄泊,即催令驶回中路虎门,与各趯船同缴烟土。仍严檄南澳镇率领师船,在洋堵逐,并带有通事,传谕夷人缴烟。其内港各口,责令潮州镇道府县严禁蛋艇出洋,以断夷船接济。一面飞信知会闽省督抚臣,飭属照料办理,使两省声势互相联络。适据潮州府知府易中孚禀知:已奉闽浙督臣锺祥、福建抚臣魏元烺,派委漳州府知府胡兴仁至闽、粤交界之分水关,与易中孚面商会办。该府等均即遵照檄飭,实力防堵,水陆交严。夷船既不能将鸦片发售,又不能有水米接济,势难久泊。

复经该领事义律催令一体呈缴,即据禀报,陆续来至虎门。查有啡嘍吐船、啤叻哈船、鸣船,皆称从南澳驶来,共缴鸦片一千六十七箱,又五百十一袋。复有咧船、哈嘍咭船、囉嘛咭吐船,皆称从福建驶来,共缴鸦片二千二百〔零〕四箱,又五十七袋。此数船原不在中路伶仃等洋趯船之内,每由外洋潜行窜越,踪迹靡常,今亦招至虎门,与趯船一体呈缴。截至四月初六日收清。合计前后所收夷人鸦片,共一万九千一百八十七箱,又二千一百一十九袋,核之义律原禀应缴二万二百八十三箱之数,更溢收一千袋有零。据该领事等仝称:委系尽数缴官,不敢丝毫余剩。臣等于亲督收缴之际,节经飭令委员,每起尽一船,即将各层舱底逐一查验,不任稍有留遗。此次收缴全清,夷人成本千余万金已成虚掷,谅不敢更寻覆辙。

惟现值南风司令,各国本年贸易夷船,正应陆续到粤,计自彼国开船尚在数月以前,未必遽知天朝如此严禁,其历年夹带鸦片,本已习为故常,此次来船,恐亦难免。惟一时未便即置于法,仍须

责令一并缴官。臣等现又严谕该领事义律,将新来载货夷船,随到随查,如无鸦片,即具保结请验,倘有夹带,自行首缴免罪,如敢朦混隐瞒,查出不许开舱,驱逐回国。俟奉到部行新例之后,即当拟具檄谕底稿,恭呈御览,照会该国,明示限期。如届期再有带来,应遵照大清律例所载,化外人有犯并依律科断之语,与华民同照新例一体治罪,货物没官,始可杜其尝试之念。

臣等又思华夷虽有分界,而海道处处可通,即如闽省各洋,南与粤界相连,北即距粤甚远,是否尚有夷船在彼游奕,粤省无从知悉。除再飞移闽省督抚臣一并乘机查办外,尚恐夹带鸦片之奸夷虑及到粤勒缴,或从外洋径窜迤北各省,寄碇售私。前数年本已有此情形,此后尤不能不虑,应请飭下沿海各省一体严查,时加防范。若收缴之令随在得行,即窜越之踪亦永远可杜矣。

至内地兴贩(贩)已久,流毒甚深,囤积之家,定必不少,一闻夷船鸦片尽缴,正喜奇货可居,虽已力塞其源,而其流尚未有艾。总须趁此机会,严缉痛惩,首缴者许以自新,怙恶者置之重典。务在同心协力,自可禁止令行,以仰副圣主造福寰区,为民除害之至意。

所有夷船鸦片收缴全清缘由,谨会同广东巡抚臣怡良、粤海关监督臣豫坤,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七一、钦差大臣林则徐奏复查察 虎门排链炮台情形折

四月初六日(军录)

臣林则徐跪奏,为遵旨查察虎门海口排链炮台情形,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三月初七日在虎门舟次,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二月十六日奉上谕;据邓廷楨等奏,筹议虎门海口创造木排铁链,添置炮台炮位一折。已降旨允准。虎门海口为粤海中路咽喉,现当筹议海

口章程,自宜妥为布置,以密巡防。该督等所请于海面安设木排铁链,以羁绊夷船,并添设炮台、添制炮位之处,是否有益,著林则徐详细查察情形,据实具奏。原折着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伏查粤东中路海口,以虎门为咽喉。臣此次亲至该处督收夷人鸦片,即住在水师艇,寄碇海中,四面形势皆可了望。当经留心相度,窃见重重门户,实属险要天成。自伶仃大洋过龙穴而北,两山斜峙,东曰沙角、西曰大角,由此以入内洋。是第一重门户也。进口七里,有一山屹立中央,名曰横档,其前有一巨石,俗名饭箩排。又其前小山一座,曰下横档。海道至此,分为二支。其右一支多有暗沙,左一支以武山为岸。武山亦谓之南山,山前水深,洋船出入,皆由于此。此第二重门户也。由横档再进五里,则为大虎山,其西为小虎山,再西则狮子洋,即由黄埔进省之路。是大小虎山乃第三重门户也。此外如蕉门、芦湾山、三门口、新涌口等处,港汊旁出,岛屿周回,尚非夷船出入要津,姑不具论。

以炮台言之,先有横档、南山两处,均系康熙五十六年所建,形势稍狭。嘉庆五年于沙角添建炮台一座。二十年复就横档炮台加筑月台一座,又南山炮台之西北添建镇远炮台一座,各安炮四十位。二十三年又于大虎山建炮一座,安炮三十二位。道光十年大角山又添炮台一座,安炮十六位。迨十四年冬间,提臣关天培到粤,适在驱逐夷人啖唠啤出口之后,与前督臣卢坤商议,以大角沙角两炮台,中隔海面一千数百丈之远,两边炮火均恐不能得力,只宜作为望台,遇有应行防堵之时,放炮报信。其南山、镇远与横档三处炮台,形如品字,中隔水面三百余丈,炮火可期得力。惟南山炮台地势过高,炮子易于冒过船顶,其余原建墙垛亦俱单薄。于道光十五年会折奏准,将南山炮台前面环筑月台,名为威远。又将镇远、横档、大虎各炮台加筑坚厚,添铸七八千斤大炮,分别安配。并于横档背面山麓及对岸芦湾山脚,续添永安、巩固炮台两座,安炮四十

位、二十位不等。此十五年以前陆续添建炮台之原委也。

维时提臣关天培即欲于横档山前海面较狭之处，创造粗大铁链，安根两岸，铁链之下承以木排，两端系以锚缆，有事则横截中流，无事即分披海畔，如门开阖，防堵益严。以经费未充，前督臣卢坤任内未及办理。邓廷桢到后，正与关天培商议筹办，旋于十八年夏间有暎咭喇国夷目吗咂咭巡船三只窥探虎门，见海口布置森严，畏惧窜去。复经邓廷桢与关天培钦遵谕旨，倍谨修防。以铁链木排实为阻挡夷船要具。察看威远、镇远、横档各炮台之间，海面较狭，安设排链两道，足资堵截。惟威远、镇远两炮台，虽同在武山脚下，而相距尚有里余，排链既截中流，炮台尤宜联络。故又于威远、镇远中间，添建大炮台一座，安放大炮六十位，以护排链而壮声威。此邓廷桢等现在奏办之情形也。

兹钦奉谕旨，令臣详细查察。当又移舟至武山、横档一带，流览登眺，此处本系第二重门户，最见紧严。其海面自西北量至东南，横宽二百七十余丈至三百三十余丈不等，所有排链两道，西北皆安根于武山脚下，其东南则第一道安根于饭箩排之巨石，第二道安根于横档山脚，俱各凿深石槽，以八千斤废炮横安槽底，炮身外加铁箍四道，上扣铁链四条，由四而并为二，由二而并为一，中间组合，两头贯以大铁链八条，用大铁锁接扣两边，以便开阖。其木排则以大木截齐，各长四丈五尺，合四根为一小排，穿以横木二道，又以四小排联成一大排，量宽一丈六尺余寸，面底又各夹以横木六道，箝用大小铁箍三十口。第一道安大排三十六排，大链三百九丈零。第二道安大排四十四排，大链三百七十二丈。两道排链，相去约九十丈，共配铁锚棕缆二百四十副。并设划船四只，水兵一百二十名，管以把总二员。无事则中间常开，以通出入，如须防堵，则关闭甚速。察看木排箝扎坚固，铁链毁淬精融，开阖亦俱得法。其新建炮台，俯临两道排链，正成扼吭之势，平宽六十三丈，高一丈四尺五寸，台墙上下，横纵砌石，垛墙炮洞，则用三合土筑成，安炮六十

位。后围石墙九十丈，高出山巅。除兵房望楼官厅，军装火药两库，尚未竣工外，其余均属完整。演试铜铁大炮，炮子均能远及对岸山根。设有不应进口之夷船妄图闯入，虽遇顺风潮涌，驾驶如飞，一到排链之前，势难绕越。即谓夷船坚厚，竟能将铁链冲开，而越过一层，尚有一层阻挡，就令都能闯断，亦已羁绊多时，各台炮火连轰，岂有不成灰烬之理。似此重重布置，均极森严，闻黄埔及十三行出入夷人，行舟过此，皆凛然生惮心，于海防实属有益。

惟排链日被咸水泡浸，加以潮汐荡摇，即木大铁坚，亦自不能无损。若有寸铁脱扣，一木离箍，立刻即须修复。总使联成整片，百密不任一疏，设或迁就怠延，则寸节偶乖，即全局为之松劲。查提臣关天培于排链一事，久已殚精竭虑，寝食以之，而炮台工程，亦时时躬亲督造。现在文武员弁皆极认真，此后岁修事宜，均须由关天培立定章程，使将备弁兵皆谙成法。加以时常操演精熟，则海防长臻巩固，边衅永可潜消，堪以仰慰圣主廑念瀛壖之至意。

所有详细查察情形，谨缮折据实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七二、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外人 夹带鸦片罪名应议专条片

四月初六日(军录)

再：臣林则徐前谕夷人出具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人即正法，货尽没官。旋据啖咕喇国领事义律禀称：本国在天朝贸易，恭蒙大皇帝怀柔，历有二百余年。仰望先教，示以禁令森严，惟本国地方较远，或可姑宽期限。自开舱后，凡有印度之港脚属地者，给予五月为限，啖国本地者，给予十月为限，然后即以新例遵行，则各人无不悉知现有此例，倘有来粤者，自必遵行也。又云：凡有谕令之处，远职自应恭递回国，以俾本国大臣

呈上国主阅览，自可明知也等语。核其禀词，尚属恭顺，惟甘结仍迁延未具。近日复经谕催，又据禀称：倘不能不取结，则暎国人船无奈只得回国等情。按(揆)其用意，盖因该国公司散局，悉听夷商自行经理，其中良莠不齐，且海道迢遥，设或因风阻滞逾期，即难保在路夷船竟不稍有夹带。一经出结，则此后奸夷带有鸦片，不但本犯罹于重法，即该领事亦不能置身事外。是以心切迟疑，尚非敢违法度。且查该夷来粤贸易，实系利市三倍，不惟以该国之货牟内地之利，并以内地之货牟各国之利。盖海外岛夷之国，不知名者不啻盈千累百，因无力置船办货，故不能自达于天朝，而如茶叶大黄丝斤之类，则无一国不需此物。暎咭喇等国夷商所带内地货物，非独本国自用，尤利于分售各国，得价倍蓰，即使该夷不卖鸦片，专作正经贸易，而其所谓三倍之利者自在。以此度之，其断不肯舍却广东马头，系属实情。所云只得回国者，不过惮于具结，强颜而出此言，未必真心如是。

即使果因内地法严，不能带卖鸦片，暂时躲避回国，亦于通商大局并无加损。查从前每年来船，不过数十只，而关税并不短绌，近年多至一百数十只，而鸦片愈以盛行。且每船自夷商以至水手，总不止于百人，合而计之，殊嫌太众，与其多聚奸宄，孰若去莠存良。即如惯卖鸦片之渣喇、喇喇等，本系早经奉旨查逐之人，除渣喇已先回国外，喇喇现亦驱逐，其他类此者正须一并严驱，并令出具甘结，永远不敢再来，方为正办。

论者或恐各夷商因此裹足。殊不思利之所在，谁不争趋。即使此国不来，彼国岂肯不至，纵或一年偶少，次年总必加多。且闻华民惯见夷商获利之厚，莫不歆羨垂涎，以为内地民人格于定例，不准赴各国贸易，以致利藪转归外夷。此固市井之谈，不足与言大义，然就此察看，则其不患无人经商，亦已明甚矣。

所以鸦片之禁，不但宜严于百姓，实可倍严于夷商。彼终年之间，住内地之日甚多，在该国之日转少，非独食毛践土，且皆积聚资

财,比之内地民人,受恩更重,岂有予之以乐利,而不可齐之以政刑者乎。况所来贸易之人,不过该国之一贩户,并非贵戚达官,即鸦片亦皆私带而来,更非受命于其国主。且自道光十四年公司散后,一切买卖,更与其国主无干。此辈奸夷性贪而狡,外则桀骜夸饰,内实恇怯多疑,稍纵即骄,惟严乃肃。查乾隆年间粤省办理暎夷洪任辉等控案,动即监禁一二三年,无敢违抗,历有成案可稽。即近年奏办夷案,如道光二年之命犯啡叮、六年之命犯啞嚙嚙啞,皆引名例化外有犯依律拟断之条,处绞立决,夷人无不帖服。况鸦片之夹带,彼本自知理短,是以臣等此次痛加呵责,不但不敢狡辩,并闻退无怨言,是外夷亦有天良,尚非不可教诲。可否仰求敕部,将夷人带鸦片来内地者,应照化外有犯之例,人即正法,货物入官,议一专条,并暂时首缴免罪,如何酌予限期之处,奏请谕旨,通行遵办。俾得谕令各国夷人,咸使懍遵,嗣后自必不敢犯法,似亦刑期无刑之意。

是否有当,谨合词附片密陈,伏祈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七三、钦差大臣林则徐奏谢调补 两江总督之恩折

四月十二日(军录)

奏为恭谢天恩事。

窃臣于四月初七日在虎门旅次,准广东抚臣怡良咨开,准吏部咨,道光十九年三月初九日内阁奉上谕:林则徐著调补两江总督,其未到任以前,著陈銓署理。等因。钦此。臣闻命之下,感悚难名,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虔谢天恩。

伏念臣才识庸愚,仰蒙圣主逾格鸿慈,用至总督。前在湖广两载,未效涓埃,拊省五中,方深兢惕。况两江统辖三省,政务最属殷

繁，盐、河、漕诸大端，或综或兼，均需筹画。窃见历任督臣，有在他省办理裕如，而至两江辄形在绌者，矧以臣之暗陋，更虞任重难胜。虽于十五、十六两年蒙恩叠署，幸叨训谕，稍免僭尤，而艰巨之暂肩，已冰渊之时懔。兹荷恩纶调补，其为惴惧，实倍恒常。现因广东差事未销，不敢遽恳进京请训，容俟恭覆恩命之日，跪求圣慈训诲。俾得敬谨服膺，庶赴任有所遵循，借以勉竭駑骀，稍答高厚生成于万一。

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缮折恭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五月十六日奉朱批：知道了。

七四、钦差大臣林则徐奏谢从优议叙之恩折

四月十二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林则徐跪奏，为恭谢天恩事。

窃臣会同广东督抚臣驰奏收缴外夷趸艇烟土一折，兹于四月十二日奉到朱批：所办可嘉之至。另有旨。钦此。同日钦奉上谕：林则徐著交部从优议叙。钦此。臣闻命之下，感愧难名。

伏思外夷烟土流毒中原，本天理所不容，亦人心所共愤。幸蒙我皇上乾纲独断，涣号大宣，不独法令肃于域中，且使德威扬于化外。豚鱼自格，不烦一失之加；蜂豕全收，已倍万箱之贮。惟声灵之震叠，力挽波颓；经明圣之驱除，长教冰栗。臣仰膺特遣，未效微劳，叨甄叙之从优，每省循而滋愧。惟有勉殫心力，期禁止而令行；务绝根株，使源清而流澈。以仰副圣主正俗保民之至意。

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缮折恭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谨奏。^①

道光十九年五月十六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① 除林则徐具折奏谢从优议叙之恩外，尚有邓廷楨、怡良、豫坤、关天培等亦均具折分别奏谢从优议叙及交部议叙之恩，内容大致相同，故未一一选辑。

七五、著将查办鸦片认真出力之湖南试用 知府以知府尽先补用事上谕

四月十三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三日内阁奉上谕：

裕泰奏查办鸦片情形一折。所办好！试用知府魁联访获大伙烟贩四十余名，起获烟土烟膏二万余两，并获私硝五百觔，尚属认真办事，著准其遇有知府缺出，不论繁简，尽先补用，以示鼓励。该部知道。钦此。

七六、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将鸦片收缴 净尽并驱逐颠地伙党事上谕

四月十五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林、两广总督邓、广东水师提督关，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五日奉上谕：

本日据林则徐等奏，收缴夷船鸦片，乘势清理东路等语。粤洋趸船存贮鸦片二万二百八十三箱，前经林则徐等谕令驶至虎门，陆续随缴。兹据奏称：剥船与趸船高下悬殊，烟土起至一半，趸船水迹浮高，风信靡定，不免终日坐守，现在所缴鸦片，核之原报数目，已逾十分之八。又称：东路南澳地方，间有数船至长山尾等洋游奕，虽经该镇随时驱逐，而旋去旋来，是中东两路，实属一气相生。其三板等船，分载烟土，驶往南澳，亦不可不乘此机关，一概招回，悉数呈缴。著林则徐等悉心筹画，相机妥办，不但原报二万余箱之内，不准稍有短少，如此外尚有多余，亦应尽数收缴。总期一律净尽，毋留余孽。

又另片奏，查明喳喇实已回国，而现住省城之义和行之映喇，

即系啫嘍之弟,又映呀咄啞、旺呀咄皆啫嘍之外甥,并有代伊管帐之呀咄嚙,亦在该行居住等语。该夷盘踞既久,党羽必多,若不尽数驱除,难保不死灰复燃,仍贻后患。著即将折内所指各该夷等,与著名之嘍咄等,一并驱逐,不准任意逗留。并严谕领事义律夷目啞嚙等,确切查明,此外如有该夷伙党,务即设法驱令回国,毋许再有隐匿,以除锢弊而绝诡谋。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七七、湖南道监察御史焦友麟奏为福建 漳泉两府营务废弛请旨查办折

四月十六日(原折)

湖南道监察御史臣焦友麟跪奏,为海疆营务废弛,兵弁恃强骹法,请旨查办,以惩骄悍而肃法令,仰祈圣鉴事。

窃福建为海疆重地,风俗犷戾,夷汉交联,在在须严防范,所赖地方文武,洁奸禁暴,职守相维。乃臣闻得近来营务废弛,福建为甚,而福建一省,漳、泉两府为甚。缘漳、泉风气,民不畏官而畏兵,故文职衙门查拿要案,必须会营,方不棘手,兵弁以是居奇。而文员因遇事借重,每甘心受其挟制,遂乃习惯成风,肆行无忌矣。即如现在特严烟禁,向来外夷私贩,闽、粤相同,不比他省,何以广东则查办至数千万两之多,而福建则寥寥罕见。盖平日夷船夹带鸦片,一至闽界,皆借兵丁包庇交通,而吸食更不待言。此刻官欲查拿,仍须协同此辈,夫欲与作弊之人查弊,其能有济耶?则即查烟之不力,已见兵弁之为厉阶矣。

又闻泉州所辖海口,每有黑夷采买内地少女,类皆沿海奸民,偷拐盗卖,亦借兵丁包揽接应,以为利藪,则中华体统何存?至于民间争斗,每为挑逗衅端,激成械斗重案,复又累索,地方官必盈其溪壑,然后肯与协拿。又不遵约束,官未行而兵先往,任意抄掠,牲畜

财物,所到一空。地方官每缉一案,动需洋银四百圆,名为兵费。藐法恃强,孰有过于此者?臣所闻漳、泉两府营务情形如此。

夫提镇大员,受专阃重寄,幸值升平,恣意容纵,若不急加惩戒,关系非轻。相应请旨严飭查办,务使有勇知方,奉公畏法,庶骄风永息,营务有裨矣。

臣为整顿海疆起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明洞鉴。谨奏。

七八、著刑部嗣后承审烟案宜切实 根追不可将就结案事上谕

四月十七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七日内阁奉上谕:

鸦片烟流毒日深,自上年查禁以来,京城内外各衙门拿获各犯,分别奏咨交刑部审讯者,不下数百起,承审各员果能细心研鞫,何难就现获人犯,将烟土来历、兴贩伙党,及何处何人开设烟馆、同吸食者共有几人,逐层根究,按名查拿。若仅就案了案,殊不足以穷源竟委,净绝根株。朕軫念民生,欲为天下除此祸患,大小臣工宜何如仰体朕意,同心协力,思所以湔锢习而挽颓风。嗣后刑部堂官惟当督飭司员,凡承审烟案总宜切实根追,固不可累及无辜,尤不可将就结案。务使人人畏法,积弊全销,用副朕除恶务尽之至意。钦此。

七九、著将失察栽种罌粟之广西 官员交部议处事上谕

四月十七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七日内阁奉上谕:

梁章巨奏拿获栽种罌粟匪犯一折。前因内地栽种罌粟熬炼烟

土,降旨令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各督抚派员清查。兹据梁章巨飭属查明,将所种罌粟全行铲毁,并拿获违例栽种各犯,所有上年并未确查具报之左江道卞斌、护右江道镇安府知府恒梧、庆远府知府文辉、思恩府知府王文凤、署镇安府知府周三锡、署泗城府知府李闲,俱著交部议处。梁章巨失于觉察,亦著交部议处。经此次清查之后,该抚必当严飭所属认真查办,务将所种罌粟拔毁净尽,栽种匪徒严拿切究,断不可再事因循,长奸贻患,懍之,勉之。

钦此。^①

八〇、著将未经查报栽种罌粟之浙江 台州道府交部议处事上谕

四月十八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四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

乌尔泰额奏,拿获烟土,铲除罌粟等语。内地栽种罌粟煎炼成土,与鸦片烟名异实同。昨据梁章巨查明,该省栽种罌粟,将上年未能确查呈报之该管道府奏请议处。兹据乌尔恭额奏称,种植罌粟多在台州府属,现已铲去花苗一千三百六十余亩,所有上年未经查报之该管道府,著即查取职名,交部议处。至职官及在官人役吸食鸦片,尤当加意查办,著该抚督飭所属,认真究办,总期有犯必惩,不准稍存姑息,用副朕除恶务尽之意。钦此。

^① 至本年四月二十六日,又发出将广西失察栽种罌粟各员予以降二级留任、巡抚梁章巨则免于处分之上谕。本书未予选辑,特此说明。

八一、著将吸食鸦片之山东署任 同知革职审拟事上谕

四月十九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经额布奏请，将曾经吸食鸦片烟之署任同知革职提审一折。东河候补同知署洳河同知王养度，既经该府传讯，自认从前吸食鸦片不讳。惟所称先食后戒，殊难凭信，王养度著即革职，交该抚提案，严审明确，按律定拟具奏。该部知道。钦此。

八二、掌山西道监察御史郭柏荫奏请整顿 闽省海口防务以绝鸦片渗漏折

四月二十二日(原折)

掌山西道监察御史臣郭柏荫跪奏，为敬陈管见，仰祈圣鉴事。

窃直省鸦片之害，固以广东为最深，而福建即居其次。上年直隶、山东、江苏等处，所获大伙烟贩，非籍隶广东，即籍隶福建，广东之烟，固皆来自外洋，福建之烟，亦非产于内地。且自道光十二年以后，每届夏秋，闽省内洋，常有夷船停泊。盖奸民利其鸦片，引之使来，宽则诱其驶入港门，逼近马头，以便起卸，严则令其停于港口，暗雇渔船代为交盘。数载以来，已成积弊。

此次广东夷船，经林则徐等认真查办，呈缴烟土至二万余箱之多，该夷人等自必痛惩儆戒，岂肯亏本徒劳。然而趋利之心，亦复何所不至，除弊之法所当防于未然。现在广东办法如此其严，而闽省情形，倘复仍前松汛，在该夷贪得若鹜，或将易地以求售。而汉奸之业在其中者，亦必巧为筹画，以遂其牟利之私。是鸦片之害暂息于粤，而旋移于闽，于全局未为尽善。

夫治水者宜防其旁溢，伐木者必去其蔓延。若乘此机会，将闽省海口情形一并严行整顿，更可以补苴渗漏而断绝根株。相应请旨勅下闽浙总督、福建巡抚，将查办海口章程悉心规画，并著遴委道府大员，将现在各港口有无夷船停泊之处，确切查明，总期无分畛域，协力齐心，以仰副我皇上除恶务尽之至意。

臣管见所及，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八三、盛京将军耆英奏报搜查海口 商船及查办海口烟禁情形折

四月二十三日(朱折)

奴才耆英谨奏，为搜查海口商船并查办南城各海口烟禁情形，恭折奏闻，仰乞圣鉴事。

窃奴才钦遵谕旨，奏明亲赴海口查办烟禁。拜折后，即轻车减从，带同协领穆承泰，佐领绰勒豁伦、荣琪，知州陈瀛，于三月二十四日自省起程。沿途明查暗访，得悉自上年严拿飭禁以来，吸食兴贩之徒咸知改悔敛迹，其贪图小利者间有收藏烟土，意存观望，不肯轻弃，在所不免。迨奴才驰抵没沟营海口，其时山海关监督多龄已由西路巡查至没沟营海口守候。奴才查各海口自开河以来，没沟营商船已有八百五十九只，其余各海口自数十只至百余只不等。至闽广商船向来不进没沟营海口，须俟秋令，方能至锦属之天桥厂海口，亦间有到盖州、复州、金州海口者，现在只有直隶、山东、浙江、江南之船。惟没沟营船只最多，盖州商贾辐辏，该二处实为南城扼要之区。奴才驻扎没沟营，连日会同监督多龄，督率委员并地方各官，分上各船详细搜查，复至盖州海口一体搜验。其复州、岫岩海口较小，船只无多，且商船现已到口，未便令其日久守候，奴才一面飭令委员分投前往，会同该地方官同时严搜。讵各口商船均无夹带，奴才诚恐另有别项情弊，当向各船户等详加诘问。据江南船户

金供,江南地方官查办严紧,如有夹带烟土,一经查出,本犯治罪,船只入官。该船成造工本,每只需银五、六千两至万余两不等,船主惟恐犯案入官,慎选耆民老大水手,但经吸烟之人,一概不用。犹虑水手偷带烟土,装载之时,逐细搜检,方敢报官查验,始经上海道发给禁烟牌示,张挂船头。现经官兵逐船搜检,如查出夹带或访有船上吸食者,情甘领罪。直隶、山东、浙江商船,虽未张挂禁烟牌示,而船户金称各该省查禁甚严,谁敢以身试法,实在船无违禁货物,亦无吸烟之人,只求搜查各等语。是现在所到商船,既经严搜,又经究诘,其无夹带情弊,洵属可信。至江南省如此严定章程,甚为缜密,若各省航海商船均能照此明定禁约,日久不懈,来源既绝,流毒自净。且奉天遍处搜拿,则地方可期日就肃清。

再,奴才督率委员,协同地方各官在没沟营、盖州地方各项店栈铺户严密搜查,并预购眼线,严比兵役,究诘乡保,数日之间,所获者均属零星。奴才复严饬各该员于没沟营、盖州、复州、岫岩各海口遍处搜查,始陆续搜获烟土烟膏四百五十四两,配药烟灰五十五两,烟枪、烟具一百八十六件,并拿获收藏烟土及吸食男妇人犯三十八名口。又在没沟营关闭杂货铺内搜出道光十七年烟账一本,内开出卖烟土一千四百余两,其买卖何人之手,自应向该铺之人详细究讯,以便严拿。奴才仍恐有不实不尽,督饬各官再行设法搜查,兹经各该员寻觅殆遍,竟无所得。并据各口旗民铺户先后在奴才前公同沥诉,伊等贸易各有身家,各顾血本,其兴贩吸食之人,伊等亦深知痛恨。今仰蒙皇上为民除害,将军亲历搜查,旗民无不感戴,情愿出具十家联环互保,彼此稽查,一遇兴贩吸食之人即行举出,断不敢徇隐,倘一家有犯,九家连坐。所有各该城旗民开设店栈及大小铺户不下二千余家,将所具互保铃用该铺戳记,均经呈递前来。奴才随面谕各该旗民等,现在各海口五方杂处,客民最多,其间窝藏吸食之弊恐难顿除,今虽情甘出具十家互保,尤恐阳奉阴违,转致彼此互相隐讳,自应责成各地方官随时设法留心详查,仍由省密

派亲信干员,于海口处所往来梭织巡查。一经查出违犯别情,不独连坐九家,应俟新例奉到,即行遵照从严定拟。各该旗民等左右环跪,金称伊等具有天良,各有身家,现经严比搜拿,家家畏惧,凡属违禁之物,无不销毁抛弃,断不敢自蹈法网等语。奴才察看情词尚属恳切,咸知感畏,争自濯磨。奴才当严谕该地方官等,各宜激发天良,核实查办,务当一劳永逸,力除锢习。况值商船陆续云集之时,该尉县等必须轮替前往各海口,多带兵役,昼夜巡缉,以防疏漏。尤应设法搜拿藏匿未尽之烟,实力严查海船影射夹带之弊。倘恃有旗民十家互保,转形松懈,定将该旗民、地方官指名严参,奴才断不敢稍事姑息,致负委任。至此次搜获窝藏烟土之铺户,居民房屋,应即查明入官,以示炯戒。

再,查闽人之在奉天者,乾隆五十六年查办时,有愿回籍者,均饬附闽船带回,余皆编入保甲。今奴才亲赴南城海口,督率该旗民地方官查明:牛庄旧有闽人四十四名,妇女二口,俱已陆续物故回籍。盖州旧有闽人九百六十五名,妇女五十九口,除陆续物故回籍外,现在保甲内者,实止男妇四百二十五名口。熊岳旧有闽人三百二十名,妇女一口,除陆续物故回籍外,现在保甲内者,实止男妇一百八十九名口。兹据各该地方官结称,均属安静守法,应令照旧安居,责成该地方官留心稽查,仍按年造具清册,咨报查核。至盖州等处,先经尉县等拿获兴贩吸食之流寓闽人十七名,将窝巢拆毁。兹查盖州现在仅有流寓闽人八名,牛庄现在仅有流寓闽人六名,虽属游手无业,尚非兴贩烟土之人,应查照乾隆五十六年成案,发给执照,俟秋令饬附闽船回籍,仍咨明该省督抚转饬该州县查照收管。惟锦州所属天桥厂海口,据报已入保甲之闽人五百八十九名,流寓闽人二百四十七名。缘现无闽船在口,应即札饬锦州协领、知县,令其严行管束,认真稽查,统俟秋令府尹庆林亲赴西城海口查烟之便,再将已入保甲及流寓闽人酌量情形,分别妥为办理。今奴才查竣回省,商山海关监督多龄仍在没沟营海口驻守,俟有续到船只,照此

严密搜验,并严饬各该旗民、地方官,务当一体搜查,实力侦缉。总期净绝根株,不留余毒,庶可仰副我皇上保赤卫生之至意。

除将拿获烟犯三十八名口、烟账一本咨送盛京刑部会同审办,并将搜获烟土、烟膏、烟灰五百零九两,烟具一百八十六件,饬令该地方官解省,会同副都统、五部侍郎、府尹如法销毁外,所有奴才查办情形,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八四、山西巡抚申启贤奏报销毁 鸦片烟及查办情形折

四月二十五日(朱折)

山西巡抚臣申启贤跪奏,为恭报销毁鸦片烟及查办情形,仰祈圣鉴事。

窃照山西省陆续拿获兴贩吸食鸦片烟人犯八十名,拿获并首缴鸦片烟土膏三万二千五百三十九两零,烟枪烟具一万五千一百三十件,节经臣奏蒙圣鉴在案。臣当饬将所获土膏烟具数多者,即令该州县亲身管解,其为数无多之处,亦饬封固粘贴印花,金差妥役解省。臣先于本年二月初五日率同在省司道等官,将解到鸦片烟土膏一万四千四十五两零,烟枪烟具一万一千四百四十件,在于教场逐一校准验明,拌入桐油,用锅烧化。复又另掘火坑,多用煤炭、柴薪,将锅内桐油所拌土膏投入火坑,加添桐油烧枯,仍将灰烬杂以盐硝,埋入土中,并将烟枪烟具全行烧毁。又于四月二十二日,率同司道等复将解到烟土烟膏一万二千九百八十八两零,烟枪烟具八百一十五件,照前一律销毁。此外应销土膏枪具,或因案未完结,或尚未经解到,俟臣查阅大同镇营伍完竣回省后,再行验明销毁。

再,自前次奏报之后续据平陆等县拿获兴贩吸食人犯十三起,

起获烟土烟膏四千五百一十五两零,烟枪烟具数十件。并据霍州、永济二州县拿获先已首缴复又贩卖吸食人犯二起,现饬严行审究,并通饬所属确查从前首缴各犯,有无假托朦混及故智复萌之处,据实办理。至从前自首之人是否巧避,固当严查,而缴出之烟必应销毁。续据各厅州县禀报:首缴土膏九百七十六两零,烟枪烟具七百零余件。臣饬令解省,一并验销,以昭核实。统共前后拿获、首缴烟土烟膏共三万八千三十一两二钱,枪具一万五千八百六十八件,其各州县除首缴外,先后计拿获贩卖吸食人犯共一百一十三名,起获烟土烟膏二万一千七百八十六两八钱八分。

现在臣于四月初八日接准刑部咨开,内阁抄出道光十九年三月初三日奉上谕:嗣后各省拿获吸烟人犯,不准以呈缴烟膏烟具入奏,其从前投首不实之犯,仍著各督抚等严饬该地方官随时查察,如有再犯,即加重治罪,以杜朦混而归核实,将此通谕知之。钦此钦遵。行文到臣衙门,臣遵即转行两司,通饬各府厅州县钦遵查办,并将从前呈缴烟膏烟具人等一一开具花名造册呈送,如有再犯,加重治罪,并实力严查,务各始终不懈。

臣惟有殚竭血诚,力挽锢弊,认真稽查,总期有犯必获,悉涤旧污,不令借首缴之名取巧朦混。惟力求查拿之实,断绝根株,以冀仰副皇上整饬民风,除恶务尽之至意。

所有臣销毁起获鸦片烟及现在查办情形,理合恭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一力严办,断不准日久生怠。

八五、著直省督抚查办吸食鸦片之 幕友不得瞻顾容隐事上谕

四月二十七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

御史周頊奏请查办吸烟幕友等语。外省大小衙门办理公事，不能不延请幕友，而此辈习气最深，吸食鸦片者十居六七，其本官朝夕同居，何得委为不知。乃近来查办綦严，幕友犯案者绝少，总由委任既久，不得不瞻徇情面，有意姑容。且此辈党与众多，本官即欲查究，而从中调护者比比皆是，甚且虑挟其短长，恣情反噬，是以甘心容隐，不肯举发。詎知欲禁士民之烟，必自官署始；欲禁官署之烟，必自幕友始。倘竟畏首畏尾，于此种劣幕一味含容，则闾署以内皆无顾忌，而民间之兴贩吸食者，亦将有所借口，又安望其有犯即惩，同挽积习耶？

著各直省督抚严饬所属，务当破除情面，即将各衙门现在幕友有无吸食鸦片之处，据实密禀，按律惩办。倘知而不举，别经发觉，即将本官严参治罪。若经本官举发之后，胆敢摭拾短长，借端挟制，准照被劾属员讦告上司之例，立案不行。至督抚衙门幕友吸食鸦片，所属各员即有风闻，不免心存瞻顾，著即责成各该督抚自为查办，如稍为容隐，将来被人指控或经科道纠参，定将该督抚一并严惩，决不宽贷。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八六、著钦差大臣林则徐亲督销毁 所收缴之鸦片事上谕

四月二十九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两江总督林、两广总督邓、广东水师提督关。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奉上谕：

本日据林则徐等由驿驰奏，收缴鸦片烟土有赢无绌。又另片奏，请将夷人带鸦片烟来内地者，定例治罪等语。该夷人违禁带物，并暂时首缴免罪，自应专定条例，已明降谕旨，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议奏矣。此次收缴烟土二万余箱，据林则徐等逐一查验，不准稍有留遗。著仍遵前旨，亲督销毁，毋使别滋流弊。至本年贸易夷

船开行在数月以前,未必遽知严禁,此次来船,如有夹带鸦片,亦著责令一并缴官,以绝根株。余著照所议办理。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八七、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随时检修 虎门海口木排铁链事上谕

四月二十九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邓、广东水师提督关。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奉上谕：

前因邓廷桢等奏请，于虎门海口添设炮台炮位，创造木排铁链，当降旨允准，并降旨著林则徐查看情形，据实具奏。兹据奏称，布置森严，实属有益。惟排链被咸水泡浸，日久不能无损，著邓廷桢、关天培随时察看，如有寸铁脱扣，一木离箴，立即修复，务使联络巩固，勿稍疏懈，以重海防。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八八、著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议奏惩治 外国人夹带鸦片专条事上谕

四月二十九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林则徐等奏，夷人带鸦片烟来内地者，请照化外有犯之例，人即正法，货物入官，议一专条，并暂时首缴免罪。如何酌予限期之处，著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议奏。钦此。

八九、著将查办鸦片勤能出力之署贵筑

知县加衔升用事上谕

四月二十九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贺长龄奏请将查拿鸦片出力之员量加鼓励一折。贵州署贵筑县事玉屏县知县冯绍彭拿获鸦片烟土二万四千六百余两，又另案访获传习天主教匪犯多名，缉捕尚属勤能，冯绍彭著赏加五品衔，以应升之缺升用，以示奖励。余著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钦此。

九〇、著将拿办鸦片烟案出力之福建

官员分别加衔升用事上谕

五月初一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五月初一日内阁奉上谕：

锺祥等奏请鼓励搜拿烟土烟犯出力人员等语。福建邵武府同知卢凤琴、福防同知文灿、署福州城守左军都司四琳，拿获烟犯、搜缴烟土为数较多，均著以应升之缺升用。马家巷通判俞益搜获邻境烟犯烟土亦属认真，著赏加同知升衔，先换顶带。福州府知府戴嘉谷前经督拿南台大伙烟犯，现又收缴烟具，审办通省烟犯，昼夜研讯，甚属出力，著以道员升用，以示奖励。该部知道。钦此。

九一、大学士敬敏等奏为遵旨会议

具奏严禁鸦片章程折

五月初二日(军录)

臣敬敏等跪奏，为遵旨会议具奏，仰祈圣鉴事。

道光十八年九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前据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当降旨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直省各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具奏。兹据各该省陆续奏到，著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穆彰阿系大学士军机大臣，现虽穿孝，著一并会议。钦此。初九日奉旨：著宗人府一并会议。钦此。十月十六日奉旨：苏廷玉议复查禁鸦片章程，著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该部一并议奏。钦此。十八日奉旨：拿获烟土烟膏，嗣后如何汇总查验销毁净尽，以杜弊窦之处，著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各该衙门一并议奏。钦此。又先后据各科道及各将军督抚陆续奏入并妥议海口章程具奏，节经奉旨一并归入会议各等因。钦此。臣等查鸦片之来皆由海口，内地奸民与夷匪私相交易，加以兵弁纵容受财护送，以致毫无顾忌，肆意畅行，锢习益深，日甚一日。受其害者类皆沈溺不返，几同毒药迷人，迨至骨立形销，等于残废而执迷不悟，莫可挽回。我皇上痼疾在抱，欲为天下除此大患，特命廷臣会同妥议，明定章程，以期易俗移风，还淳返朴。臣等谨就黄爵滋原奏及各省将军督抚并科道条陈各折，参互考订，择其实可见诸施行者，胪列以陈，用备采择。

窃惟明刑所以弼教，立法尤贵因时。鸦片之禁，载在爰书，果能及早查拿，何至流毒如今日之甚？总缘各省大小臣工视为具文，不肯认真查办，遂致浇风日炽，几成习惯自然。当此波靡日甚之时，势非雷厉风行，不足以振聋启聩。查海贩窑口，实为祸首罪魁，必应一律从严，分别论死，方足以破奸徒之胆而昭情法之平。至若巡海兵弁假公济私，内地奸商辗转销售，以及开设烟馆，引类呼朋，堕其术者，罔不形同鬼蜮，荡产倾家，传染既深，几遍天下。覆其情罪，实为圣世所不容，必应明罚敕法，俾无幸逃。庶使狡狴之徒共凛然于法律森严，不敢冒危险以图重利，而后其源可塞，其流自清，数十年渐染之风不待禁而自止矣。至于吸食鸦片者，初则被人引诱，半属愚民，近则视泛常，明目张胆，已属罪不容诛，倘经此次广为劝谕，依然怙恶不悛，律以藐法，则为乱民，律以梗化，则为玩民。

缘情定讞，愚民可宽，乱民顽民必不可宽。况吸食之弊一日不断，则兴贩之来一日不绝，是兴贩与吸食，厥罪惟均，断不容稍从宽典。惟有一律从严，俾吸食者共畏刑书，兴贩者无从牟利，庶可根株净尽，永绝弊源。至此外官员之失察，胥役之得财，商舶之窝藏，天津之偷漏，棍徒之冒充官人，奸民之栽赃诬陷，种种流弊，不可胜数。臣等谨案所犯情节酌定罪名，列为三十九条，恭呈御览，伏候钦定。

一、开设窑口等犯向无治罪专条。今拟沿海奸徒开设窑口，勾通外夷，潜买鸦片烟土，入口囤积，发卖图利，一经审实，首犯拟斩立决，恭请王命先行正法。仍传首海口地方悬竿示众。为从同谋及接引护送之犯，并知情受雇之船户，均拟绞监候，房屋船只一律入官。吏部查，向例洋船夹带鸦片烟进口等项情弊，官员失察处分，系按斤数核议，至降一级调用止。且只有该管地方官处分，其各该管上司并未议及。查则例内载：洋船夹带鸦片烟进口及奸民私种罌粟、煎熬烟膏、开设烟馆，文职地方官及巡查海口委员能自行拿获究办，免其议处。其有得规故纵者，严参革职。私罪。若止失于觉察，一百斤以上者罚俸一年，一千斤以上者降一级留任，五千斤以上者降一级调用。俱公罪等语。窃思现在严定章程，沿海奸徒开设窑口，勾通外夷，买烟囤积，罪名既拟以斩梟，失察之地方官及该管各上司自应分别从严酌定处分，以昭慎密。应请嗣后如有沿海奸徒开设窑口，勾通外夷，潜买鸦片、烟土入口，囤积发卖，所犯罪名至斩梟者，该管各员亦应从重定议。如有知情故纵者，严参革职。私罪。如失于觉察照奸民倡设邪教惑众敛钱之例议处。州县官降二级调用，府州降一级留任，道员罚俸一年，两司罚俸九个月，督抚罚俸六个月。俱公罪。如别处发觉因案审出，或上司飭查，俱系全获究办，或邻境关查随同全获究办，或自行查出获犯及半兼获首犯，俱准功过相抵，免其议处。若获犯及半未获首犯，或获犯尚未及半已获首犯，俱照邻境获犯之例减等议处。兵部查，失察之地方官，应照失察民人传习西洋教例，将专汛官降二级调用，兼辖官降

二级留任,统辖官降一级留任,提督总兵罚俸九个月。俱公罪。知情讳匿不报者,专汛官照讳盗例革职。私罪。该管上司照讳盗例分别议处。如别处发觉因案审出,随即获犯及半,或邻境关查随同获犯究办,俱各照邻境获犯之例减等议处,自行查出究办者免议。

一、沿海员弁人等收受窑口财物,纵放烟土,向无治罪专条。今拟海口员弁兵丁受贿故纵,无论赃之多寡,概拟绞立决。其未经得贿,但知情徇纵,或漏信致令脱逃,俱发往新疆地方,系官弁充当苦差,兵丁为奴。如讯不知情,实系失于觉察者,兵丁杖一百,徒三年。文武员弁及失察之海关监督,吏部查:沿海设立员弁兵丁,原以地近海洋,稽察更宜周密,若海口吏役人等收受窑口财物,纵放烟土,罪名既从严办理,失察处分亦应从重定义。应请嗣后如有海口吏役人等受贿故纵,罪应绞决者,失察之该管官即从重照失察沿海奸徒勾通外夷,犯该斩梟之例,降二级调用,府州降一级留任,道员罚俸一年,两司罚俸九个月,督抚罚俸六个月。俱公罪。知情徇纵,漏信脱逃,犯该军流者,失察之该管官降二级留任,府州罚俸九个月,道员罚俸六个月,两司罚俸三个月,督抚罚俸两个月。俱公罪。自行查拿究办者免议。如官员犯有前项情弊,照本管官失察吏役处分上加等办理,犯该绞决者,失察之该管官降三级调用,兼辖官降二级留任,统辖官降一级留任,两司罚俸一年,督抚罚俸九个月。俱公罪。知情徇纵,漏信脱逃,罪应发往新疆充当苦差者,失察之该管官降一级调用,兼辖官罚俸一年,统辖官罚俸九个月,两司罚俸六个月,督抚罚俸三个月。俱公罪。上司查出揭参者免议。至海关监督失察所属官员并失察吏役人等,犯有前项情弊者,均照前例分别议处。兵部查:嗣后沿海兵丁如有受贿故纵,犯该绞决者,失察之该管官即照失察沿海奸徒勾通外夷,犯该斩梟之例,降二级调用,兼辖官降二级留任,统辖官降一级留任,提督总兵罚俸九个月。俱公罪。知情徇纵,漏信致令脱逃,犯该军流者,失察之该管官降二级留任,兼辖官罚俸一年,统辖官罚俸九个月,提督总兵

罚俸六个月。俱公罪。自行查出究办者免议。如员弁犯有前项情弊，照本管官失察兵丁处分上加等办理，犯该绞决者，失察之该管上司降三级调用，兼统官降三级留任，提督总兵降一级留任。俱公罪。知情徇纵，漏信致令脱逃，罪应发往新疆充当苦差者，失察之该管上司降一级调用，兼统官罚俸一年，提督总兵罚俸九个月。俱公罪。上司查出揭参者免议。

一、鸦片烟案内，合伙开设窑口并合伙兴贩人犯，应分别首从办理，向无专条。今拟拿获鸦片烟案，犯如有合伙开设窑口并合伙兴贩者，无论出钱多寡，以造意者为首，余俱以为从论。

一、寄囤夷船鸦片烟土之犯，向无治罪专条。今拟沿海奸徒贪利寄囤夷船鸦片烟土流毒内地者，照开设窑口从犯治罪。其寻常兴贩烟土案内，究出知情受寄之犯，减首犯一等治罪。

一、得财卖放鸦片烟案犯之官役人等，向无治罪专条。今拟拿获兴贩鸦片烟及吸食之犯，如有不肖官吏并兵役人等得财卖放者，与本犯一体治罪，赃重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吏部查：拿获兴贩鸦片烟及吸食之犯，如有吏役人等得财卖放，罪应斩梟者，失察之该管官降三级调用，府州降二级留任，道员降一级留任，两司罚俸一年，督抚罚俸九个月。俱公罪。罪应斩绞立决者该管官降二级调用，府州降一级留任，道员罚俸一年，两司罚俸九个月，督抚罚俸六个月。俱公罪。罪应斩绞监候者该管官降一级调用，府州罚俸一年，道员罚俸九个月，两司罚俸六个月，督抚罚俸三个月。俱公罪。罪应军流者该管官降二级留任，府州罚俸九个月，道员罚俸六个月，两司罚俸三个月，督抚罚俸两个月。俱公罪。自行查拿究办者免议。如官员犯有前项情弊，照失察吏役处分上加等办理。罪应斩梟者该管官降四级调用，兼辖官降三级留任，统辖官降二级留任，两司降一级留任，督抚罚俸一年。俱公罪。罪应斩绞立决者该管官降三级调用，兼辖官降二级留任，统辖官降一级留任，两司罚俸一年，督抚罚俸九个月。俱公罪。罪应斩绞监候者该管官降

二级调用,兼辖官降一级留任,统辖官罚俸一年,两司罚俸九个月,督抚罚俸六个月。俱公罪。罪应军流者该管官降一级调用,兼辖官罚俸一年,统辖官罚俸九个月。两司罚俸六个月,督抚罚俸三个月。俱公罪。上司查出揭参者免议。兵部查:拿获兴贩鸦片烟及吸食之犯,如有不肖官兵得财卖放者,既与本犯一体治罪,失察之该管各官自应仍按罪名议处。惟系官兵得财卖放,应以次加等定议,应请嗣后各省兵丁拿获兴贩鸦片烟及吸食之犯,如有得财卖放,犯该斩梟者,失察之该管官即照失察沿海奸徒勾通外夷罪应斩梟之例,加等降三级调用,兼辖官降三级留任,统辖官降二级留任,提督总兵降一级留任。俱公罪。犯该斩绞立决者,失察之该管官降二级调用,兼辖官降二级留任,统辖官降一级留任,提督总兵罚俸一年。俱公罪。犯该斩绞监候者,该管官降一级调用,兼辖官降一级留任,统辖官罚俸一年,提督总兵罚俸九个月。俱公罪。犯该军流者,失察之该管官降二级留任,兼辖官罚俸一年,兼辖官罚俸九个月,提督总兵罚俸六个月。俱公罪。自行查出究办者免议。如员弁犯有前项情弊,犯该斩梟者,失察之该管上司降四级调用,兼统官降四级留任,提督总兵降三级留任。俱公罪。犯该斩绞立决者,该管上司降三级调用,兼统官降三级留任,提督总兵降二级留任。俱公罪。犯该斩绞监候者,该管上司降二级调用,兼统官降二级留任,提督总兵降一级留任。俱公罪。犯该军流者,该管上司降一级调用,兼统官降一级留任,提督总兵罚俸一年。俱公罪。上司查出揭参者免议。

一、禁卒人等递给鸦片烟与犯人吸食,向无治罪专条。今拟内外问刑衙门收禁人犯,如有禁卒人等私行传递或代买鸦片烟与犯人吸食者,发极边烟瘴充军。其奉官解递看守之犯,解役看役人等有犯前项情弊,发近边充军,赃重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失察之该管各官,吏部查:禁卒人等将鸦片烟与犯人吸食,该管官知情故纵者革职。私罪。失于觉察管狱官,照约束不严例降一级调用,有

狱官降一级留任。俱公罪。如递解看守之犯，解役看役人等将鸦片烟与犯人吸食者，该管官失于觉察，照有狱官例降一级留任。公罪。自行查拿究办者免议。兵部查：禁卒人等如有私行传递鸦片烟与犯人吸食者，失察之管狱官，照约束不严例降一级调用。公罪。其奉官解递看守人犯之兵役人等有犯前项情弊，将失查之该管官降一级留任。公罪。自行查出究办者俱免议。

一、栽烟诬赖之犯向无治罪专条。今拟拿获鸦片烟，见发有据者方坐，不许妄扳拖累。如兵役人等并地方匪棍冒充兵役，假以查拿鸦片烟为由肆行抢夺，并怀挟仇恨，或希图讹诈，栽烟诬赖，审实不分首从，俱照诬良为盗例发边远充军。赃至一百二十两以上者，为首拟绞监候。吏部查：定例捕役诬拿良民为盗，私用非刑拷逼已致死者，将失察之州县官革职，府州降二级调用，道员降一级调用，臬司降一级留任，督抚罚俸一年。俱公罪。未致死者，州县官降三级调用，府州降一级调用，道员降一级留任，臬司罚俸一年，督抚罚俸六个月。俱公罪。如系自行访拿审出，未致死者免议，已致死者仍照例议处。上司查出揭参者免议。又定例：已革捕役诬良为盗，已致死者，州县官降二级调用，未致死者降一级调用。俱公罪。如系自行访拿审出，未致死者免议。已致死者仍照例议处。又定例：地方豪棍游行街市，借端讹诈，勒骗钱物，酗酒行凶，州县官失于觉察者降一级留任。公罪。自行拿究者免议各等语。查捕役假以查拿鸦片烟为由肆行抢夺，并怀挟仇恨，或希图讹诈，栽烟诬赖，既照诬良为盗例治罪，失察之该管官亦应照失察捕役诬良为盗例议处。系已革捕役亦照失察已革捕役诬良为盗例议处。如系自行访拿审出，未致死者免议，已致死者仍照例议处。系匪徒冒充兵役，犯有前项情弊，照失察棍徒讹诈钱物例议处，自行拿究者免议。兵部查：兵役人等栽烟诬赖，既照诬良为盗例治罪，其失察之该管各官亦应照诬良为盗例核议。应请嗣后在京及各省兵丁如有栽烟诬赖拖累致死者，将失察之该管官革职，兼统官降二级调用，总兵

降一级调用,提督罚俸一年。如未经致死者,该管官降二级调用,兼统官降一级调用,总兵罚俸一年,提督罚俸六个月。俱公罪。上司各官查出揭参者免议。该管官自行访拿究出,已致死者降二级留任。公罪。未致死者免议。至地方匪棍有冒充兵役栽烟诬赖者,责令该管营员巡查缉拿,如明知不行查拿者,专汛、兼辖各官俱革职。得财私纵谎称失脱者,革职提问。俱公罪。如不知情失于查拿者,专汛官降一级留任,兼辖官罚俸一年。俱公罪。自行查拿究办者免议。

一、鸦片烟案犯告称留养,向无专条。今拟鸦片烟案内,问拟流罪以上人犯有告称留养者,概不查办。

一、鸦片烟案内自首及闻拿投首人犯,向无专条。今拟鸦片烟案内人犯如有事未发而自首者,照犯罪自首律准其免罪,闻拿投首者于本罪上减一等,科断首后复犯,加一等治罪,不准再首。

一、吸食鸦片烟之案,止准地方官弁访拿究办,不许旁人讦告。如有讦告者,均不准审理,倘系干犯名义,仍照本律治罪。

一、开设鸦片烟馆,原例为首拟绞监候,为从拟满流。今拟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首犯拟绞立决,房屋入官,从犯及知情租给房屋之犯,发新疆给官兵为奴,房屋一律入官。兵役受贿包庇,与犯一体科罪,其知情之地保邻佑人等,俱仍照旧例,杖一百,徒三年,有赃计赃,准枉法从重论。失察之该管各官,吏部查:奸徒开设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州县官知情故纵者革职。私罪。系吏役受贿包庇,罪应绞决者,失察之该管官降二级调用,府州降一级留任,道员罚俸一年,两司罚俸九个月,督抚罚俸六个月。俱公罪。自行查拿究办者免议。系失察民人开设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并无吏役包庇情事,犯该绞决者,州县官降一级调用,府州罚俸一年,道员罚俸九个月,两司罚俸六个月,督抚罚俸三个月。俱公罪。如别处发觉因案审出,或上司飭查,俱系全获究办,或邻境关查随同全获究办,或自行查出获犯及半兼获首犯,俱准功过相抵,免其议处。若获犯及半未获首犯,或获犯尚未及半已获首犯,俱照邻

境获犯之例减等议处。兵部查：奸徒开设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罪应绞决者，失察之专汛官降一级调用，兼辖官降一级留任，统辖官罚俸一年。俱公罪。如别处发觉因案审出，随即获犯究办，或邻境关查随同获犯究办，俱各照邻境获犯之例减等议处。倘兵丁受贿包庇，罪应绞决者，失察之该管官降二级调用，兼辖官降二级留任，统辖官降一级留任。俱公罪。自行查拿究办者免议。

一、栽种鸦片烟及买土煎熬售卖人犯，原例为首发边远充军，为从流二千里，兴贩鸦片烟人犯，为首发近边充军加枷，为从满徒。今拟内地奸民人等有栽种罌粟花收浆制造鸦片烟土，或煎熬成膏售卖，及兴贩鸦片烟膏烟土发卖图利数至五百两，或虽不及五百两而兴贩多次者，首犯拟绞监候，为从发极边烟瘴充军。若兴贩仅止一二次，并为数不及五百两，为首发新疆给官兵为奴，为从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兵役受贿包庇，与首犯一体科罪，赃重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其知情租给田地、房屋之业主，及知情受雇之船户，但在一年以外者，发边远充军，一年以内，杖一百，流二千里。半年以内，杖一百，徒三年，田地、船只、房屋一律入官。有能自行首告，将犯指拿到官者免罪，田地、船只、房屋并免入官。首而无获者，但准免罪，田地、船只、房屋仍行入官。邻佑地保知而不首，各杖一百，赃者计赃，准枉法从重论，仍令各督抚责成该管道府，实力查禁。其有查禁不力，并失察兴贩之该管各官吏，吏部查：内地奸民人等栽种罌粟花，收浆制造鸦片烟土烟膏，售卖兴贩，州县官知情故纵者革职。私罪。系吏役受贿包庇，罪应绞候者，失察之该管官降一级调用，府州罚俸一年，道员罚俸九个月，两司罚俸六个月，督抚罚俸三个月。俱公罪。罪应拟军者，该管官降二级留任，府州罚俸九个月，道员罚俸六个月，两司罚俸三个月，督抚罚俸两个月。俱公罪。自行查拿究办者免议。如系民人栽种罌粟制造鸦片烟，并兴贩烟土烟膏，犯该绞候者，失察之州县官降二级留任，府州罚俸九个月，道员罚俸六个月，两司罚俸三个月，督抚罚俸两个月。俱公

罪。犯该军罪者，州县官降一级留任，府州罚俸六个月，道员罚俸三个月，两司罚俸两个月，督抚罚俸一个月。俱公罪。如别处发觉因案审出，或上司飭查，俱系全获究办，或邻境关查随同全获究办，或自行查出获犯及半兼获首犯，俱准功过相抵，免其议处。若获犯及半未获首犯，或获犯尚未及半已获首犯，俱照邻境获盗之例减等议处。兵部查：内地奸民人等如有栽种罌粟花收浆制造鸦片烟土，或煎熬成膏售卖，及兴贩鸦片烟膏烟土发卖图利，犯该绞候者，失察之专汛官降二级留任，兼辖官罚俸一年，统辖官罚俸九个月。犯该军流者，专汛官降一级留任，兼辖官罚俸九个月，统辖官罚俸六个月。俱公罪。如别处发觉因案审出，随即获犯究办，或邻境关查随即获犯究办，俱各照邻境获犯之例减等议处，倘兵丁受贿包庇，犯该绞候者，失察之该管官降一级调用，兼辖官降一级留任，统辖官罚俸一年。犯该军流者，失察之该管官降一级留任，兼辖官罚俸一年，统辖官罚俸九个月。俱公罪。自行查出究办者免议。

一、栽种罌粟花连畦成亩，尚未制烟售卖，及收买鸦片烟尚未售卖者，原例杖一百，徒三年。今拟栽种罌粟花尚未收浆制造烟土，煎熬烟膏售卖，及收买鸦片烟土烟膏尚未售卖贻害者，为首发极边烟瘴充军，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

一、吸食鸦片烟人犯在京各衙门以奉旨之日为始，各直省以奉到部文之日为始，均予限一年六个月，限满不知悔改，无论官员军民人等，一概拟绞监候。其在一年六个月限内，犯者仍分别办理。

一、平民吸食鸦片烟，在一年六个月限内犯案者，照旧例加重杖一百，流二千里。不能供出贩卖之人，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系旗人销除旗档，一体实发。

一、在官人役并官亲、幕友、长随人等，一年六个月内，在署吸食者，照平民加一等治罪，该管官徇隐不究。吏部、兵部查：在官人役并官亲、幕友、长随人等在署吸食鸦片烟，该管官知情故纵者革职。私罪。如系失于觉察，照约束不严例降一级调用。公罪。自行

查出究办者免议。

一、职官买食鸦片烟,原例加平民一等治罪,今拟职官买食鸦片烟土在一年六个月内者,仍加平民一等治罪,均从重发往新疆地方充当苦差。

一、兵丁买食鸦片烟,原例加平民一等治罪,今拟在京各旗及各省驻防绿营兵丁,买食鸦片烟在一年六个月内者,发近边充军。该管及本管各员弁。兵部查:在京各旗营兵丁买食鸦片烟,该管各官如系知情故纵者革职。私罪。止于失察者,该管官降一级调用,兼辖官降一级留任,统辖官罚俸一年。俱公罪。各省驻防兵丁有犯亦照此例办理。至绿营兵丁买食鸦片烟,该管各官如系明知故纵者革职。私罪。止于失察者,该管官降一级调用,兼统官降一级留任,提督总兵罚俸一年。俱公罪。该管各官自行查出究办者免议。并于挑募时讯取应募人各该族邻,切实甘结。

一、开设烟馆及栽种罌粟等花,制烟售卖,并兴贩鸦片烟首从各犯,除现拟死罪外,其余亦俟一年六个月后,均拟绞监候。

一、拿获吸食鸦片烟人犯,讯明虽经改悔戒绝但存有鸦片烟灰未经毁弃者,向无专条,酌照不应重律;杖八十,今拟加二等,杖一百治罪。

一、制造及贩卖鸦片烟器具者,照造卖赌具例分别治罪。吏部查:民人制造及贩卖鸦片烟器具,系照造卖赌具例治罪,失察之该管官,应照失察造卖赌具例,革职留任,尚未贩卖行用即能访获,无论已成未成,亦照拿获制造赌具例给予加一级。兵部查:制造及贩卖鸦片烟器具者,既照造卖赌具例分别治罪,其拿获及失察之地方武职,亦应照拿获赌具并失察赌具例,分别议叙、议处。应请嗣后拿获制造鸦片烟器具之地方武职,首先之员加一级,协拿之员纪录一次。倘拿获制造之家,申明出于某汛,将该汛失察之专管官降二级留任,至境内有存留旧制器具希图售卖者,该汛专管官未经查出,罚俸一年。若境内有贩卖鸦片烟器具,专管官失于查拿,别经发

觉,将失察之专管官罚俸两个月。俱公罪。

一、同居子弟有买食鸦片烟者,除本犯照例惩办外,将家长照不能禁约子弟为窃之例治罪。

一、职官因吸食鸦片犯案,在一年六个月以内,发往新疆者,永不叙用,概不准各该城大臣等因事保奏。

一、宗室、觉罗买食鸦片烟者,若照平民加一等治罪,发近边充军,系按宗人府则例:仅止折圈二年六个月,加责四十板,不足以示惩戒。今拟宗室、觉罗买食鸦片烟者,从重发往盛京,交该将军严加管束。至宗室、觉罗职官以及王公内有买食鸦片烟者,均从重革职、革爵,发往盛京,永不叙用。并遵照此次章程予限一年六个月,如限满后不知悔改仍有吸食者,即照新定章程加重,拟绞监候,应按照旧例,宗人府会同刑部恭进黄册请旨。

一、太监买食鸦片烟者,内务府查:太监等供役内廷,理宜敬慎,倘有故违禁令(令),怙恶不悛,尤当严定章程,分别惩办。旧例枷号两月,改发各省给官兵为奴,未免轻纵亦无区别。今当法律森严之际,若不先行晓谕,继以搜查,恐难净绝株根,仍系有名无实。拟自此次奉旨之日起,宫内、圆明园各等处由总管内务府大臣遍行晓谕,所有首领太监内如有从前吸食之人,限一个月将烟具等项投内务府衙门自首,取具永远改悔甘结,免治从前应得之罪。如一月限满并无自首之人,或仅有一二处一二人,再由内务府传知宫内、圆明园总管太监等,限三个月各将本管兼管之处认真搜查,如有收藏烟具者,即将其人奏明交出,严行审讯,从重治罪。如三个月限满并未查出或查出若干人,交出治罪后仍有吸食者,经内务府大臣访闻具奏。或别经发觉,或该管总管首领等自行查出检举,或经同伴告发,如系在禁地坐更、宫殿值房、禁门以内各值房吸食者,讯系实有其事,究出贩烟之人,不论有瘾无瘾、初犯再犯,拟将该太监定绞监候,奏明后交刑部监禁待质,家属发往新疆地方,给官兵为奴。其失察之总管奏请革职。该处首领不论知情与否,俱发往黑

龙江给官员为奴；同屋太监均发往打牲乌拉，给官员为奴。如系首领吸食，将失察之本管总管奏请革职，发遣该处；其余首领及太监等，俱发吴甸铡草五年。究出贩烟之人，若系太监，审讯得实，与吸食之人同罪；若系民人，交刑部按现定条规，加等治罪。如有在外围值房各他坦公所吸食者，一经发觉审实，拟将该太监枷号六个月，满日发极边烟瘴，永远枷号，交地方官转飭看管，遇赦不赦，其失察之总管奏请实降二级，首领革职，同屋太监发吴甸铡草三年，如系首领吸食，均照禁门以内新拟罪名办理，如有告假在外，或潜往私宅，或在他处吸食者，一经发觉审实，拟将该首领太监在慎刑司永远枷号不赦。若系该首领私宅，将其家属杖一百，徒三年，房屋入官。若系他处，将容隐之人交刑部加等治罪，亦将房屋入官，究出贩烟之人交刑部加等治罪。其地方失察处分，由各该部从重议处，失察之总管免议。至陵寝当差首领太监等，应令该管大臣委员随时搜查，如有吸食者，即行奏明，解交慎刑司严讯，一经审实，拟照外围办理。其王公门上之首领太监及各大臣宅中之太监等，应责成该王公大臣等随时稽查，如有吸食者，奏交内务府审实，在慎刑司永远枷号不赦，究出贩烟之人均交刑部加等治罪。其地方失察处分由各该部从重议处，若未曾查出别经发觉，将失察之王公大臣附折参奏。以上各条，拟请统限半年以内有犯者查出审实，如此办理，如自奉旨之日半年以后，宫门以内有犯吸食者，将该犯拟斩监候。外围等处陵寝当差者及王公门上、大臣宅中并已为民太监等，有犯吸食者，将该犯拟绞监候，奏明后送交刑部监禁，届期由部声明请旨。至各项失察处分仍照前议办理，并请嗣后宫内圆明园等处，如有新放更调之总管首领等自到该处之日，限两个月将应管之首领太监访查明确，有无吸食，应奏报者即行陈奏。如实无其人，出具甘结，交内务府存案，倘于报后查出，或系新到该处者，审系属实，将吸食之人照新定章程治罪外，其失察处分酌量援减。若始终失察，即照新例定拟治罪。至犯案情形不一，稽查尤关紧要，如有

随时酌定之处,分别请旨遵办。

一、粤东洋商向因贸易准与夷人往来,然住澳住行皆有一定期限,不准任意羁留。嗣后洋行与夷商交易应遵照定限,于卖货完竣后即令起程。如有逾限久留,即照违制律,杖一百。如查有寄囤鸦片情弊,照例治罪,房屋查抄入官。

一、向例缉私兵弁准带官编字号鸟枪,遇有大伙盐梟拒捕,准令开放,格杀勿论。嗣后查拿鸦片烟,遇有大伙聚众持械拒敌官兵者,亦准施放鸟枪,格杀勿论。其拒捕之犯聚至三人以上,执持器械杀人者,为首并杀人之犯,俱拟斩立决;伤人之犯,斩监候。若伤人未死,首犯斩监候;为从下手,如刃伤及折伤以上者,绞监候。伤非金刃又非折伤,及在场助势未曾伤人各犯,俱发往新疆给官兵为奴。其聚众持械未经拒捕之首犯,无论兴贩次数及烟数多寡,俱拟绞监候,为从发极边烟瘴充军。

一、销毁烟土应防偷换。嗣后州县等官拿获烟土,解省之日,该督抚亲自查验真伪,即行加贴印封存贮司库,酌定日期销毁,届期该督抚仍将各处解到烟土逐细复验,沃以桐油并掺和食盐、白矾,眼同销毁,务令悉成灰烬,投之河海,不准委任他员,致滋弊混。

一、沿海各省洋船进口,或该督抚亲往查验,或派委公正大员前往实力搜查,其并无夹带烟土各船,概不准丝毫滋扰,庶商情踊跃,不至裹足不前。现在奉天、天津、江苏、山东各省业将稽查海口章程,开单具奏,应令各该将军督抚率同该关监督,实力奉行,此外各省海口,应责成督抚及海关监督就该处情形,详议章程,速行具奏。

一、各省海关监督稽查税务是其专责,洋船进口有无夹带鸦片烟土,亦应一体稽查。嗣后责成该监督严饬该关胥吏人等,于点验商货时认真检查,报明究治,如敢知情纵放并得贿包庇,立即照例严惩,倘有徇隐偷漏等弊,将来别处发觉,即予惩处。吏部查;关监督稽查税务是其专责,洋船进口,有无夹带鸦片烟土,责成该监

督严饬胥吏人等,认真检查,如有知情纵放得规包庇,徇隐偷漏者革职。私罪。失于觉察,犯该斩绞立决者,降二级调用,犯该斩绞监候者,降一级调用。犯该军流者,降二级留任。俱公罪。自行查拿究办者免议。此外不通海道各关津,均照此办理。

一、鸦片总由海口上岸,嗣后各省拿获烟贩,应将由何处购买,何人经手,何人包庇护送,并由何处上岸,及经过何处地方,逐一根究,分别受贿知情不知情,照例惩办议处。吏部查:拿获烟贩人犯,申明系由何处购买,何人经手包庇、护送,何处上岸,经过何处,查有贩卖包庇情事,州县官知情故纵者革职。私罪。受贿故纵者革职治罪。私罪。如失于觉察,系吏役犯该斩绞立决者,该管官降二级调用,府州降一级留任,道员罚俸一年,两司罚俸九个月,督抚罚俸六个月。俱公罪。犯该斩绞监候者,该管官降一级调用,府州罚俸一年,道员罚俸九个月,两司罚俸六个月,督抚罚俸三个月。俱公罪。犯该军流者,该管官降二级留任,府州罚俸九个月,道员罚俸六个月,两司罚俸三个月,督抚罚俸两个月。俱公罪。自行查拿究办者免议。系民人犯该斩绞立决者,州县官降一级调用,府州罚俸一年,道员罚俸九个月,两司罚俸六个月,督抚罚俸三个月。俱公罪。犯该斩绞监候者,州县官降二级留任,府州罚俸九个月,道员罚俸六个月,两司罚俸三个月,督抚罚俸两个月。俱公罪。犯该军流者,州县官降一级留任,府州罚俸六个月,道员罚俸三个月,两司罚俸两个月,督抚罚俸一个月。俱公罪。如别处发觉因案审出,或上司飭查,俱系全获究办,或邻境关查随同全获究办,或自行查出获犯及半兼获首犯,俱准功过相抵,免其议处。若获犯及半未获首犯,或获犯尚未及半,已获首犯,俱照邻境获犯之例,减等议处。若沿途经过并无包庇贩卖情事,地方官失于查拿者,罚俸一年。公罪。兵部查:拿获烟贩人犯,申明由何处购买,何人经手包庇、护送,何处上岸,经过何处,查有贩卖包庇情事,专汛官知情故纵者革职。私罪。受贿故纵者革职治罪。私罪。如失于觉察,系兵丁犯

该斩绞立决者,该管官降二级调用,兼辖官降二级留任,统辖官降一级留任,提督总兵罚俸一年。俱公罪。犯该斩绞监候者,该管官降一级调用,兼辖官降一级留任,统辖官罚俸一年,提督总兵罚俸九个月。俱公罪。犯该军流者,该管官降二级留任,兼辖官罚俸一年,统辖官罚俸九个月,提督总兵罚俸六个月。俱公罪。自行查出究办者免议。系民人犯该斩绞立决者,专汛官降一级调用,兼辖官降一级留任,统辖官罚俸一年,提督总兵罚俸九个月。俱公罪。犯该斩绞监候者,专汛官降二级留任,兼辖官罚俸一年,统辖官罚俸九个月,提督总兵罚俸六个月。俱公罪。犯该军流者,专汛官降一级留任,兼辖官罚俸九个月,统辖官罚俸六个月,提督总兵罚俸三个月。俱公罪。如别处发觉因案审出,随即自行拿获究办,或邻境关查随同获犯究办,俱各照邻境获犯之例,减等议处。若沿途经过并无包庇贩卖情事,专汛官失于查拿者,罚俸一年。公罪。

一、拿获吸食鸦片烟人犯到案,承审之员务须严行审讯,毋许漏网。如有徇情开脱,照故出人罪例治罪,倘讯系无辜,其烟土烟具实系查拿人役栽诬陷害,即将栽陷之人役照例惩办。吏部查:拿获鸦片烟案内人犯,讯系无辜之人,即行省释,倘有待质之处,令其听候待质。如有滥行收禁,将该州县照滥禁律,罚俸一年,再降一级调用。私罪。挟私故禁者,照挟私故禁平民杖八十私罪律,降三级调用。私罪。因而致死者,革职治罪。

一、吸食已戒,平民例得免罪,而官民应分别办理。查吸食鸦片,期于能戒而止,平民已戒,即同无罪之人。若现任官员为民表率,但经吸食之人,即难更司查办之职,嗣后现任各员如有曾经吸食者,该上司即行揭参,勒令休致。知而不揭。吏部查:现任官员如有曾经吸食鸦片烟,该上司知而不揭,照徇庇例降三级调用。私罪。兵部查:官员吸食鸦片烟,该上司知而不揭,照徇庇例,降三级调用。私罪。惟吸食全以现在有瘾无瘾为断,若无瘾而以为曾经吸食,则人人皆可诬指,必须查有确凭,方准揭参。如有挟私揭报及任意

参奏者,吏部、兵部查:该上司应照督抚挟嫌参劾属员例革职。私罪。系误行揭参,照误揭属员之例降二级调用。公罪。该员本未断瘾,而但以曾经吸食朦混揭报者,吏部、兵部查:该上司应照徇隐例降二级调用。私罪。

一、查向例议叙,以获盗为最优。然亦须拿获应斩决斩梟三名以上,或应凌迟者一二名,方准送部引见。其道府大员止加一级,今拿获鸦片各案,皆蒙特恩,破格升擢,未便拘以常例。嗣后各省文武查拿鸦片认真出力者,准督抚核实保奏,请旨定夺。惟拿获鸦片全以烟土为凭,一经销毁,真伪多寡皆难查究。嗣后如有拿获烟案,该印官将所获烟土烟膏俱用印封实贴,开明斤两数目,如系大伙,例得专案奏请者,即行解省呈验,倘有以伪作真,以少报多情弊,即行从严参处,督抚徇情滥保,交部严议。吏部查:则例内载地方各官能将邻境兴贩煎熬之犯并鸦片烟一并拿获者,每二百斤给予纪录一次,每千斤给予加一级,以次递加,获至五千斤以上者,准该督抚奏请送部引见,恭候钦定。如所获人犯仅止私种罌粟并非煎熬烟斤者,概毋庸议叙、议处等语。是向例拿获兴贩鸦片烟二百斤,始予纪录一次,一千斤始予加一级,五千斤以上始准送部引见。且专指拿获邻境人犯,始准议叙,并无拿获本境人犯,亦准议叙之条。恭查道光十八年六月十四日,据中城御史奏请,将拿获兴贩吸食鸦片烟人犯之正指挥李遇亨,不论双单月遇有同知缺出,即行补用。拣调副指挥许之瑞,遇有缺出即补。副指挥郝升荣以应升之缺升用。奉旨允准。经臣部查明与定例不符,声明请旨。于七月十三日奉旨:吏部奏,缉获兴贩鸦片烟土人犯之正指挥李遇亨等,分别升补,与例不符。现在严拿鸦片之时,李遇亨等仍著该部遵照前旨升补,以示鼓励。钦此。钦遵在案。以后各城拿获兴贩吸食鸦片烟人犯,有由本城拿获别城人犯奏请鼓励者,亦有本城拿获本城人犯,奏请鼓励者,叠经奉旨允准。臣部钦遵办理在案。窃思欲绝鸦片烟之流弊,失察处分固宜从严,而搜查鸦片烟之根株,

获犯议叙,亦应量予从宽。臣等公同酌议:处分既按罪名轻重分别办理,议叙亦应按罪名轻重,分别等差。其有拿获烟犯,自应无论邻境本境,均准给予议叙,以示鼓励。惟奸徒开设窑口,潜买烟土囤积,及开设烟馆兴贩囤积,并栽种罌粟,收浆制造烟土烟膏,煎熬售卖,本境地方官本有失察之咎,未便与拿获邻境人犯一律办理。应请嗣后拿获邻境奸徒开设窑口,勾通外夷,潜买烟土囤积,及开设烟馆兴贩囤积,并栽种罌粟,收浆制造烟土烟膏,煎熬售卖,犯该斩臬一名,及一案内拿获斩绞立决首犯一名,从犯在三名以上全获者,均准该督抚保奏,送部引见。如只拿获斩绞立决人犯一名,准其加一级。斩绞监候人犯,每名纪录二次,军流人犯,每名纪录一次。如一年之内所获人数较多,只按名给予加级纪录,亦不足以示鼓励,查钱粮议叙例内,一官经征分数钱粮,能于每年奏销前全完,应于照常议叙之外量加优叙等语。以后拿获兴贩鸦片烟人犯,如一年内拿获斩绞立决人犯二名,或拿获斩绞立决人犯一名,又兼获斩绞监候人犯五名,或拿获斩绞监候人犯十名以上者,应比照每年钱粮全完,于照常议叙之外量加优叙之例,酌核办理,除照例给予加级纪录外,亦准该督抚保奏,送部引见。至本境有奸徒开设窑口,勾通外夷,潜买烟土囤积,或开设烟馆兴贩囤积,或栽种罌粟,收浆制造烟土烟膏,煎熬售卖,地方官自行查出破案,全行拿获者,始准照拿获邻境烟案人犯之例,按名给予议叙。如与引见之例相符者,亦准其送部引见。其拿获烟案人犯,例应送部引见之员,该督抚但只声请议叙者,臣部核与引见之例相符,即题请送部引见。如该员另有失察烟案处分,核其情罪相等,亦准其声请抵销。此内有拿获烟案人犯,实在认真出力,经该督抚奏请鼓励,钦奉特旨,指明以何官升用,或以何官尽先补用,应钦遵谕旨办理,即知照该省遵行。如专折保奏,以何官升用,或以何官补用,钦奉谕旨允准,核与引见之例相符,查系应升应补之阶,即钦遵办理,无庸送部引见。若核与规定章程不符,或非应升应补之阶,仍由臣部查取审讯供招,将不

合例缘由声明请旨。至现任候补人员拿获烟犯引见，奉旨以何项官员升用，及尽先补用者，若在未升未补之前，又有续获烟犯，虽核与引见之例相符，只照例按名给予议叙，毋庸再行调取。其业已调取，尚未引见，续有拿获烟犯，核与引见之例相符者，亦只照例按名给予议叙，毋庸调取。至现任道府大员拿获鸦片烟案，若与同知直隶州以下等官一律办理，亦不足以示区别。查道府获盗定例内载：各省道员留心缉捕，首先拿获盗犯，核与州县官引见之例相符者，每案准其加一级，与例不符者，每名准其纪录一次，若系督同属员拿获，即毋庸给予议叙。又定例：各省试用知府拿获盗犯，核与州县官引见之例相符者，准其遇缺尽先补用，与例不符者，照拿获别境首伙盗犯之例，分别议叙。至现任知府有能首先拿获盗犯，核与引见之例相符者，每案准其加一级，与例不符者，每名准其纪录一次。若系督同属员拿获，即毋庸给予议叙等语。原以道府体制较崇，是以获盗议叙与州县以下等官亦有区别。应请嗣后如系试用知府拿获鸦片烟案，核与州县等官引见之例相符者，即查照拿获盗案例，准其遇缺尽先补用，与例不符者，分别名数给予议叙。其现任道府拿获鸦片烟案，核与州县等官引见之例相符者，每案准其加一级，与例不符者，每名准其纪录一次，若系督同属员拿获，即毋庸给予议叙。如地方等官拿获烟案人犯，倘有以伪作真、以少报多情弊，即行从严参处。该督抚徇情滥保，将该督抚照徇情例，降二级调用。私罪。兵部查：则例内载，地方官能将邻境兴贩鸦片烟首犯并烟斤拿获，每二百斤纪录一次，每千斤加一级，以次递加。如获至五千斤者，该总督、巡抚将该员出具考语引见，恭候钦定等语。是向例俱按获烟斤数分别议叙，且专指拿获邻境人犯而言，并无拿获本境人犯亦准议叙之条。窃思此等奸徒或开设窑口勾通外夷，或开设烟馆兴贩囤积，或栽种罌粟制造煎熬，其人犯罪名俱按情节之重轻，则拿获议叙自不能仅论烟斤之多寡。且此等奸徒非拿获到官，无由破案，非若地方失事，有勒限承缉之责，若拿获邻境案犯，准予

议叙,而本境仅免失察处分,恐各员弁等恃其破案无由,反舍本境应拿之犯而侥幸以邀功,其查拿仍不得力。惟本境员弁本有失察之咎,亦未便与拿获邻境人犯一律办理。查例载:副将以下拿获邻境盗犯,罪应斩梟、斩决数在三名以上,该员本任并无承缉逃盗,准该督抚奏请,送部引见,恭候钦定。倘未及三名,按其罪名,分别议叙。至总兵果能留心缉捕,核与副将以下等官引见之例相符者,给予加一级,其与引见之例不符者,仍照拿获伙盗例,每名纪录一次。又定例:地方武职各官一年内拿获过境十人以上,带有军器大伙私梟至五起者,不论俸满即行升用各等语。应请嗣后拿获邻境开设窑口等犯,如仅获烟斤,人犯未获,仍照旧例按烟斤多寡分别议叙外,如首先拿获罪应斩梟及斩绞立决人犯数在三名以上者,即照拿获邻境盗犯之例,准该督抚奏请,送部引见,恭候钦定。如未及三名而一年内能全获五起,其首犯内有罪应斩梟、斩绞立决一两名,或俱应斩绞监候者,除按名给予加级纪录外,仍照拿获大伙私梟之例,不论俸满即行升用,协拿之员亦按其罪名,分别减等议叙。如只拿获斩梟人犯一名者加二级,斩绞立决者加一级,监候者纪录二次,军流者纪录一次。如系总兵拿获核与副将等官引见之例相符者,每案准其加一级,与例不符者,仍照拿获伙盗例,每名纪录一次。如系督同属员协拿者,仍毋庸给予议叙。至本境有开设窑口等犯,地方官能自行查出破案,全行拿获,内有罪应斩梟及斩绞立决,数在三名以上者,亦准该督抚奏请,送部引见。如未及三名而一年内能全获十起,其首犯内有罪应斩梟及斩绞立决三名,或俱应斩绞监候,亦准照拿获大伙私梟之例,不论俸满,即行升用,八起以上加二级,四起以上加一级,三起以下每一起纪录一次。如地方武职各官拿获烟案人犯,倘有以伪作真、以少报多情弊,即行从严参处。该管各上司徇情滥保,照徇情例降二级调用。私罪。

一、查拿鸦片兴贩与吸食并重。今拿获兴贩者,得邀议叙,而拿获吸食者,并无奖赏,非独兵役不能得力,即员弁亦有懈心。恐吸

食一日不尽,即兴贩一日不绝。现在京内五城拿获职官吸食者,已邀升擢,嗣后各省如有能访获吸食,设法缉拿,验明属实,且人数较多,或不止一案,准各督抚查明实在出力之员,酌量奏请议叙。吏部查:拿获兴贩鸦片烟人犯,系邻境则分别罪名给予议叙,系本境则必全行拿获,始准分别罪名,给予议叙。原以一有兴贩,则流毒亦不止一人,是以拿获邻境兴贩人犯,议叙概予从优,即拿获本境兴贩人犯,如能功足掩过,亦不没其微劳。至吸食人犯,现拟一年六个月内拟流,一年六个月外拟绞,若与拿获兴贩人犯同按罪名议叙,碍难核办,且此等人犯有在别处未曾吸食而来至某处吸食者,有在别处曾经吸食而来至某处复行吸食者,有土著绅民愆不畏法而肆行窃食者,若与拿获兴贩人犯,无论邻境本境,一律分别议叙,亦有未协。其拿获吸食人犯,与拿获兴贩人犯,情节既有轻重,甄叙亦须稍分等差。如有拿获吸食人犯,自应照拿获兴贩议叙,量为从减,而失察处分亦当稍有区别。应请嗣后拿获吸食人犯,实系土著绅民,只免其失察处分,无庸议叙。若由别处发觉因案审出,或上司飭查,俱系全获究办,或邻境关查,随同获犯究办,均准免其议处。如犯被邻境拿获,该管地方官并未随同获犯,照防范不严例降一级留任。公罪。至往来官绅商民迁徙靡常,与实在土著者迥不相同,势不能再行分别邻境、本境,以致事多轆轳。自应无论在何处吸食,既行破获,每名准给予纪录一次,以示激励而昭平允。一年内能拿获十五名以上,除照例给予议叙外,准该督抚保奏,送部引见。兵部查:则例内载,地方武职各官,一年内拿获过境小伙私枭,每二起纪录一次,应请嗣后拿获吸食鸦片烟人犯,无论邻境、本境,每二案纪录一次,八案加一级,十五案加二级。如员弁等果能实力查禁获犯多起,准该督抚酌量保奏。

一、在京各衙门及外省督抚有将吸食鸦片之员列入京察卓异,别经发觉,即将原保举官议处。吏部查:吸食鸦片之员,保举京察卓异者,原保官照滥举匪人例,降二级调用。私罪。自行查出揭

参者免议。惟属员吸食与否，断难先期逆料，如保举前实未吸食，保举后始经吸食，原保官应请免其议处。至有将紧要差使派委吸食鸦片之员，因而误公者，统视所误公务之大小，将原派官分别严议，不得仅以失察论。

一、京城地面五方杂处，稽察尤应严密。应责成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各按所辖地面严飭所属，随时访察。遇有兴贩吸食者，无论满洲汉人，官民良贱，一体查拿分别奏咨送交刑部审明治罪。其客店、庙宇、会馆如敢知情窝藏留住，或得贿纵容，查明一律按例惩治，并严禁番役兵捕人等借端讹索，以省扰累。

一、保甲之法原以缉捕奸宄，今当严禁鸦片之时，荒村僻镇难保无匪徒潜匿，应令严飭所属地方官，认真编查，以十家为一牌，设一牌长，每牌上除将逐户人数、生业详细开载，并将兴贩吸食鸦片罪名开列，俾众共知，责成牌长，如牌内之人有犯，即行举发。倘有受贿知情等弊，一经犯案，与地保邻佑一体惩办。

一、朔望宣讲，宜广为劝谕。查兴贩之徒，愍不畏死，固非语言所能化导。至吸食之人各有身家，果知一经吸食即犯死罪，未必不痛自改悔。嗣后地方官应于朔望宣讲后，即将吸食鸦片之害，传集众人明白宣示。庶父诫兄勉，咸知自爱。

以上各条，臣等悉心商酌，积弊已久，非严刑峻法不足挽回。有就旧例所无，缘情定罪者，有因旧例稍宽，量为加重者。总期施行无碍，有犯即惩，严兴贩以清吸食之源，治吸食以绝兴贩之望。此外应有各弊，逐细讲求，准情示罚。应请旨飭下各将军督抚等，各宜激发天良，同心协力，鼓其勇敢之气，祛其回护之私，持之以恒，体之以实。勿因畏难而中辍，勿以条教为具文。有治人而后有治法，积弊虽深，转移有术，总使人人知所警惕，则畏法者日众，自犯法者日少，而积重难返之端，无难立见肃清。化臻刑措，以仰副我皇上惠爱黎元，除恶务尽之至意。

所有臣等遵旨会议缘由，谨合词复奏，是否有当，伏乞皇上训

示。谨奏请旨。^①

九二、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复议得查禁吴淞口 鸦片章程应如陈銓所奏办理折

五月初二日(上谕档)

臣穆彰阿等跪奏,为遵旨会议事。

三月十六日奉上谕:陈銓奏筹议查禁吴淞口商船夹带鸦片章程开单呈览一折,著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单并发。钦此。臣等查鸦片产自外洋,欲杜来源,必严海禁,而各省海口情形不同,其所以因地制宜者,惟在该督抚各就所辖妥为筹议。而所以除恶务尽者,尤在该地方官各尽厥职,实力奉行。

江苏吴淞海口为商船出入门户,该处相距海关六十余里,向来商船夹带鸦片烟土入口后,或停泊僻处,或雇用小船,每于此数十里内巧为偷运。是该处进口之船,其未到关以前,必应先将该船货物盘验,庶使奸商诡计无可复施。惟海洋风潮靡定,商船进口往往接踵而来,若就该处起舱查验,恐一时进口船多,势必留难稽迟,亦恐易启弊端。今该抚议请将进口商船于向例验照挂号后,即用海关印条将各舱逐一封固,押赴大关验明封条,有无擦损,然后进舱验货,并请遴委丞倅一员、参游一员,驻扎该处,以专责成。是防范于未到关以前者,既可使在舱之货无从偷卸中途,而酌量于既进口以后者,亦可使已到之船不至稽留时日,洵属详细周妥,自当如所议行。

嗣后闽广各省商船有进吴淞口者,即责成该抚委出之丞倅参游,将所领海关印条逐舱加封,然后放行。所有该委员等差次薪水,准其由江苏藩司苏松太道筹款发给,以资办公。其文职应用书吏

^① 据随手档记载:五月初四日发下会议鸦片章程折。

即由该道衙门拨给，武职应带兵丁即于该口汛兵内酌量拣用，该委员等统于半年更替一次，由该抚察其勤惰，以定劝惩。至口内之巡查，固不可以不密；而口外之堵截，尤不可以不严。该抚请飭令该处各营县，将河内小船一概禁止，不准出洋，并请遇有近口寄碇洋船，即令驻口委员将该船牌照验明。如应由吴淞进口者，即封舱押赴大关挂验，如应赴别处口岸者，即催令开行，不准在洋游奕，均足杜绝奸私，严防接运，亦应如所议办理。

惟自来有治法无治人，经此次议定章程，若仍视为故事，不独吏胥兵役弊窦易生，即所委丞倅参游岂遂可恃？是又在该抚之实力访查，随时惩创，务使奉职者各振因循之习，玩法者咸生畏惧之心，庶实效可收而根株可断矣！

所有臣等会议缘由，谨合词恭折具奏，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九三、著盛京将军耆英认真核办烟案互保并 不准流寓闽人栖留奉天海口事上谕

五月初二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盛京将军耆。道光十九年五月初二日奉上谕：

本日耆英奏搜查海口商船严禁贩烟情形一折。据称在没沟营、盖州、复州、岫岩各海口搜获烟土烟膏等件，并吸食人犯三十余名，自己按律惩办。现在旗民感戴，情甘十家联环互保，以凭稽查。著耆英认真核实办理，不得日久又成具文，倘有阳奉阴违或互相隐徇之处，一经查出，即行严办。至闽人原不应在该处居住，其业经编入保甲若干名，如果安静，毋庸驱逐，倘有情愿回闽者，听其自便。嗣后务当示禁，凡有流寓闽人，一概不准栖留该处，并著该地方官常川查察，如有朦混寄居者，立即驱逐，以杜滋扰而靖地方。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九四、为批准查禁吴淞口鸦片章程并 各省海口均著妥议章程事上谕

五月初二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五月初二日内阁奉上谕：

本日据大学士穆彰阿等议复陈奎奏吴淞海口商船夹带鸦片章程一折。朕详加披览，所议俱属周妥。因思鸦片来自外洋，全在申严海禁，而各省海口情形不同，难保奸商等不此拿彼窜，江南一省既经明定章程，则各省滨海地方，商船出入之处，俱应一律办理。著各该督抚于所辖海口体察情形，妥议章程具奏。钦此。

九五、著奖励查拿烟犯出力之京城官员 并继续追拿逃犯事上谕

五月初二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五月初二日奉旨：

此案拿获职官贩卖鸦片烟膏之拣调北城正指挥吴成泰，现任正指挥杨遼渐，缉捕尚属勤奋。吴成泰著遇有五城正指挥缺出，即行补用；杨遼渐著交部从优议叙，以示鼓励。其在逃之毛大、刘七、金四、汤五等犯，仍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一体严拿务获，送部审办。至在河南卖烟之广东人赖清、赖林二犯，即著河南、广东各巡抚严密查拿究办。余依议。钦此。

九六、著将烟犯乔大等交刑部审讯 并传讯及押解犯官事上谕

五月初二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五月初二日奉旨：

乔大即乔维高、顾三即顾得、霍四即霍盛、霍大即霍俊，俱著交刑部严行审讯。前任御史裕安、已革笔帖式长姓即长七哥，著刑部传讯。其未获之祁四即齐成远、金镞子、王三，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一体严拿务获送部。至案内供出买鸦片烟土之候选道、周定邦，现赴山东，著经额布查明行抵何处，即委员押送来京，归案质讯。钦此。

九七、著直隶总督琦善派员查察至直隶 商船有无夹带鸦片事上谕

五月初三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五月初三日内阁奉上谕：

琦善奏豫筹民食请暂免商船米税一折。直隶地方尚未沾足，粮价渐昂，全赖商贩来粮，以资接济。所有奉天、河南、山东三省米船来至直隶售卖者，著加恩于过关时免其纳税，即由该署督分咨该三省，出示晓谕，俾贩米商船争先乐赴，以平市价，而广招徕。

惟现当严禁鸦片之时，各项商船难保无夹带烟土冀图偷漏等弊，著该署督遴派妥干员弁，随时留心查察，不得因业经免税，稍滋弊混。钦此。

九八、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报拿获 假捏照会外国公文人犯折

五月初四日(军录)

林则徐、邓廷桢、怡良跪奏，为访获刊卖假捏照会外国公文人犯，讯取大概供情，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等于本年二月内节次钦奉谕旨：林则徐前此面奏请颁发檄谕，晓示外夷，著与邓廷桢酌商，妥拟底稿具奏，经朕披览，再行颁发各等因。钦此。又四月十二日奉上谕：林则徐等复奏堵截粤洋夷船情形，请暂缓议断互市及颁行各国檄谕等语……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等查各国夷船呈缴鸦片，已陆续按数收清，现在遵旨，即在虎门会督文武核实，目击熔化，已于另折奏明。所有善后事宜，一俟颁到新例，公同悉心筹议，再行胪款陈奏。如应照会外夷，亦必钦遵酌商，妥拟底稿，录呈御览，恭候钦定。

诂臣等访闻，近日广州省城坊市有刊卖假捏照会暎咭喇国公文之事，不胜骇异。当即密飭地方文武员弁前往查拿，在于六经堂书铺起出板片印本，并将该铺户翁亚濞拘获。讯据供称，伊系顺德县人，在省城开张六经堂书铺生理，铺内刊有查禁鸦片章程，并戒烟药方发卖。本年四月初间，有一外县陈姓士人到铺购买，见其所携手巾包内有钦差与本省督抚会行暎咭喇国禁造鸦片文稿一纸，问以何处得来，说是辗转传钞，不知来历。伊见稿内声叙鸦片害人，必须永远断绝，要暎咭喇国禁人制造各情，与现闻官府查办事理相似，信以为真，当向借钞存留。陈姓去后，伊随起意刊印摆卖，希图获利，并于书面刊印省城六经堂发卖字样，实不知为假捏。陈姓年约三十岁，系何名籍住址，未经问明，是否尚在省城，亦未再与会面等语。臣等查阅所起刻本内假捏公文，率多摭拾臣邓廷桢会同臣怡

良前次颁给在粤夷人谕帖，及臣林则徐续发夷馆告示劝戒兼施之意，牵合添凑，而归于绝其制造。托为臣等照会暎夷之文，其中尚无违悖字句。

伏思我皇上为民除害，法在必行，圣德天威，感孚中外。今以无知之愚贱，亦思力除余孽，永杜来源，揆厥情词，虽非妄诞不经之比，惟探听事件，诈传言语，按究例有明条，倘执法稍宽，恐妄作之民益复罔知顾忌。该犯翁亚濳以一食力细民，粗晓文义，是文非其手笔可知，但其既与陈姓素昧平生，何能于偶相交易之顷，获向借钞？亦难保无串捏牟利情弊。

除再飭司提犯确审，一面严缉陈姓务获，究明假捏刊卖实情，照例分别治罪，并将假捏公文刻本咨送军机处查核外。所有访获办理缘由，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九九、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请将因循不振之镇将分别勒休降补折

五月初四日(军录)

臣林则徐、臣邓廷桢跪奏，为粤省南澳洋面甫经清理，复有外洋驶到夷船，任其停泊累日，应将因循不振之镇将，请旨分别勒休降补，以示惩戒，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粤省海洋，向分中东西三路，中路自老万山以内，如九洲、伶仃等洋，皆各国夷商来粤贸易准其行船之路，寄碇聚泊，岁以为常，若西路之高、廉、雷、琼，东路之潮州、南澳，皆夷船例不应到之区。前因南澳镇所辖长山尾等洋屡有夷船游奕，经臣邓廷桢节次奏明，檄飭该镇统带舟师，联踪堵截。迨臣林则徐到粤后，会同收缴中路趸船鸦片，办理已能应手，因即乘势清理东路，责令暎咭喇国领事义律，将分往南澳各船招回中路虎门，一体呈缴烟土。旋有

佛囉吐船、啤叻哈船、鴨船等自南澳駛來繳烟，亦經會折奏蒙聖鑒在案。

臣等正冀閩粵洋面一律肅清，第慮南風司令，有自外國新來夷船探知中路查辦甚嚴，恐被勒交烟土，徑從外洋潛窺東路一帶寄碇售私，亟須加意嚴防，杜其窺越。又念閩省迤北各洋，或尚有夷船游奕，一經該省驅逐，自必仍回粵境。南澳一鎮最為閩粵兩省關鍵，若此時稍一鬆勁，則後來又恐蔓延。是以會札疊飭南澳鎮總兵沈鎮邦親帶舟師，配足弁兵炮械，堵截外洋來船，並備火攻船隻，隨幫聽用。又撥通事隨往，如遇閩洋夷船窺回，即諭令呈繳烟土。若諭之不服，且驅之不去，竟須示以兵威。倘此後再有夷船累日停留，定行特參去後。

詎該鎮於四月初十日来稟：轉據署參將謝國泰稟稱，三月二十六日有雙桅夷船一只，由西南外洋駛至長山尾寄碇，謝國泰即同通事引水赴夷船諭繳烟土，據稱船內无烟，因風雨阻隔，至四月初一日向東南而去等語。維時該鎮往巡閩洋布袋澳等處，於初七日旋抵粵洋，初九日復見長山尾有夷船一只向東南遠揚等情。臣等接閱之下，殊深詫異。查夷船自西南外洋駛至，明系外國新來之船，並非由閩省北洋窺回粵境，如果并无烟土希圖銷售情弊，該處非夷船應到之地，赴彼何為？乃謝國泰既不能令其繳土，又不能立即驅行，任其以風雨為詞，自三月二十六日起，泊至四月初一日，始據報開，實屬縱容疲玩。該鎮沈鎮邦雖經暫往別洋，而長山尾為該轄要地，一任夷船累日寄泊，是事前防范已疏。至初九日長山尾再見之船，系在該鎮折回以後，究竟該船從何駛至，未據報明，顯系初一日報開之船未經遠去，仍在長山尾一帶逗留。沈鎮邦一味因循，含糊飾稟，若不嚴參示儆，是南澳一帶，前船雖已押回繳土，而後船又復踵至售私，藏垢納污，伊于胡底？

查署海門營參將·水師提督左營游擊謝國泰，年力就衰，巡防漸懈，相應請旨勒令休致。其南澳鎮總兵沈鎮邦於兩省交界洋面莫

展一筹,难胜水师专阃之任,惟年力正强,操舟亦熟,尚不至于废弃,可否请旨降为游击都司,以示惩戒。仍留粤省水师,酌量补用,并令随船出洋,以观后效。其所遗南澳镇总兵员缺紧要,并请旨迅赐简放,以重职守。

是否有当,臣等谨会同广东水师提督臣关天培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奉朱批:所参甚是。另有旨。钦此。

一〇〇、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报 销化烟土已将及半折

五月初四日(军录)

臣林则徐、臣邓廷桢、臣怡良跪奏,为遵旨在粤销毁烟土,会督文武大员,公同目击,核实稽查,以杜弊混而昭震讟,现在销化已将及半,先行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等前奏收缴夷船烟土,请将原箱解京,先于四月十二日奉到朱批,已蒙谕旨允准,谨即钦遵办理,业经收拾装载。正在奏报起运间,复于十八日承准军机处咨开,内阁奉上谕:前据林则徐等驰奏……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仰见我皇上于核实除害之中,寓体恤民力之意,臣等公同跪诵,钦感难名。

伏思销毁烟土,弊窦最多,必须在在严防,庶可免于偷漏。缘此物流行已久,利之所在,众庶争趋。查道光十七年间,臣邓廷桢等曾经奏明,奸民向夷船购买鸦片,从前每个价值洋银三十余圆,近来止须十六、十八圆不等,今即以贱价核算,每箱亦须六百余圆,合计二万余箱,不下一千数百万圆之值。在守正嫉邪之人,不惟粪土弃之,且以鸩毒视之,而吸食者则竟望而垂涎,兴贩者更欲居为奇货。若防范稍不严密,即百弊为之丛生。臣等自收缴以来,因虎门

越在海滨,须防奸民覬觐,即先相度堆贮之地,计每箱长约三尺,高宽半之,大房一间,才能堆至四五百箱之数。该处民房庙宇,均无宽厂可容,不得已合并数所,围筑外墙,添盖高棚,匀排封贮。内派文职正佐十二员,分棚看守,外派武职十员,带领弁兵一百名,昼夜巡逻,幸尚不至疏虞。

至销毁之方亦复熟筹屡试。向来用火烧化,伴(拌)以桐油,其法未尝不善。第访闻焚过之后,必有残膏余沥,渗入地中,积惯熬煎之人,竟能掘地取土,十得二三,是流毒仍难尽绝。臣等广谘博采,知鸦片最忌者二物,一曰盐卤,一曰石灰。凡以烟土煎膏者,投以灰盐,即成渣末,必不能收合成膏。是其相克之性,正可资之以除其害也。然使逐箱烟土,皆用灰盐煮化,则锅灶之设,必须累百盈千,诚恐照管不周,转滋偷漏,如其少设,又非数月不能销完。兹再四酌商,莫若于海滩高处,挑挖两池,轮流浸化,其池平铺石底,纵横各十五丈余尺,四旁拦桩钉板,不令少有渗漏,前面设一涵洞,后面通一水沟,池岸周围,广树栅栏,中设棚厂数座,为文武员弁查视之所。其浸化之法,先由沟道车水入池,撒盐成卤。所有箱内烟土,逐个切成四瓣,投入卤中,泡浸半日。再将整块烧透石灰纷纷抛下,顷刻便如汤沸,不爨自燃。复雇人夫多名,各执铁锨木爬,立于跳板之上,往来翻戳,务使尽化。俟至退潮时候,启放涵洞,随浪送出大洋,并用清水刷涤池底,不任涓滴留余。若甲日第一池尚未刷清,乙日便用第二池,其泡浸翻戳如前法。如此轮流替换,每化一池,必清一池之底,始免套搭牵混,滋生弊端。至向晦停工,即将池岸四围栅栏,全行封锁,派令文武员弁,周历巡绰。粤东天气炎热,所用人夫,仅穿短裤,上身下脚,向俱赤露,又于停工放出时,与执事工役,一同搜检,不许稍有夹带。试行之初,每日才化三四百箱,迨数日后,手法渐熟,现在日可八九百箱至千箱不等。当其销熔之际,脓油上涌,渣滓下沉,臭秽熏腾,不可向迩。乃悟此物之能蛊人心志,促人年寿,槁人形骸者,盖制造时用物取精,别有奇邪方术,

非仅如内地栽种罌粟刮浆熬制已也。

臣林则徐驻扎虎门，与提臣关天培率同委员候补知府南雄直隶州知州余保纯等，逐加布置，随时函商臣邓廷桢、臣怡良，以钦奉谕旨，公同目击销毁，是在省各员，理宜轮流到虎查核看视。臣怡良因前次收缴时，商明留省，此次轮应先至虎门。臣邓廷桢于臣怡良回省后，亦即乘舟来虎。并令藩司熊常箴、臬司乔用迁、运司陈嘉树、粮道王笃四员，分班轮往，接替查视。又咨会广州将军臣德克金布、左翼副都统臣奕湘、右翼副都统臣英隆，亦各轮流到虎弹压。粤海关监督臣豫坤，则以虎门本有税口，更应常川到彼照料稽查。在事员弁人等，均各派定执司，互相查核。该处沿海居民，观者如堵，只准在栅栏之外，不许混入厂中，以杜偷漏。其上省下澳夷人，经过口门，率皆远观而不敢褻玩，察其情状，似有羞恶之良。胥赖圣主德威，俾中外咸知震讟，从此洗心革面，庶几咸与维新矣。

至烟土名色，亦有不同，其黑者曰公班土，闻系上等之烟，白土次之，金花土又次之。此次劈箱销化，当将各色烟土，分别编号登记，大抵公土白土居多，金花土不及百分之一。业已逐箱过秤，并口袋所装者，亦皆扣除箱袋，核实净烟斤两。计自四月二十二日起截至五月初三日，已销过八千三百二十箱，又二千一百一十九袋，其斤两共合一百十二万八千七百二十九斤。以全数核之，所化已将及半。现仍赶紧销化，不敢草率，亦不敢迁延。

恐塵圣怀，谨将现办情形，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奉朱批：所办甚好。仍当留心稽查，切勿去弊又滋弊端也。时时慎勉，不可稍忽。钦此。

一〇一、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陈在东西
各路越窳之外船可以枪击
炮轰及以火攻片

五月初四日(军录)

再,臣等察访夷情,因知外国商船来粤贸易者,必先在该国请领牌照,经过夷埠但须验明,并于开船之时颁给禁约条款,谆谕不许在于中华滋生事端,酌限往返程期。如未领牌照擅自行船,查出即治其罪,船亦充公。是外夷禁令森然,并非纵其所如,漫不加察。而商船载来货物,动值数十万金,彼既爱惜重资,自必慎遵法度,故货船到粤,必皆报关候验,纳税投行。虽近年以来,每有夷商夹带鸦片情弊,要亦先向趸船寄顿,始敢驶进黄埔,断无驾驶其船东奔西窳之理。惟因获利太厚,贩运愈多,各国虽间有之,而以港脚一处为尤甚。港脚地名曰唭啞喇,曰唭呀,曰唭啞喇嚨,皆为唭啞喇所属之港口,即华言所谓马头也,距唭啞喇本国尚有两月路程,而其来至内地,则比唭夷为近。奸夷利欲熏心,罔顾厉禁,往往由外洋乘风窳驶,越过广东中路,直趋东路之南澳,以达闽、浙各洋,来去频仍,便成熟游之地。在天朝弥纶广大,无不遍示怀柔,即其所不应至之处,违禁频来,亦惟自谨修防其宄,至于驱逐而止。奸夷习知其故,相率效尤,沿海文武员弁不谙夷情,震于唭啞喇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遇有夷船驶至,不过循例催行,如其任催罔应,亦即莫敢谁何。甚有桀骜夷船,胆敢以枪炮相恐吓,而官船因未奉有明文,转不便擅用火器。如道光十四年,闽浙总督程祖洛所奏情节,曾奉谕旨:飭令督抚等务当随时体察情形,以靖洋面等因。钦此。钦遵在案。

以臣等近日访闻,乃知此等奸夷并未领照经商,而敢偷渡越窳,若被该国查出,在夷法亦必处以重刑,况天朝禁令森严,岂有转以内地各洋为其逋逃藪之理?且如内地奸民出海潜赴夷洋滋事,揆

诸国法，正宜按例治罪，倘在外已被夷人戕害，适足蔽辜，岂尚听其鸣冤，许为报复乎！以此对观互证，度势揆情，愈知越窜之夷船不必空言驱逐，惟有严行惩办，乃可震慑其心，而亦并无后患也。

总之，有牌照而行中路者，则为经商之船，无牌照而窜东西各路者，即为偷渡之船。经商之船尚须区分良莠，偷渡之船明系有莠无良，枪击炮轰皆其自取，似不为过。且此等越窜船只，小者为三板夷划，大者亦不过双桅夹板，迥非货船趸船高大坚厚之比。即船内炮械亦极有限，甚至安假炮于船旁，画炮眼于舱板，只以虚张声势，粉饰观瞻，师船果能奋勇剿除，何患不能相敌？即云夷人乃亡命之徒，官兵不值与之对仗，亦尚有便利之法可操胜算。只须雇募沿海之善泅者，多驾拖船，满载草薪，备带火器，分为数队，占住上风，漏夜乘流纵放，即或前队未能得手，后队络绎复来，夷船中触处皆引火之具，未有不可以焦烂者。此令一行，不待实有其事，而奸夷见已胆落，似亦慑服之一法也。

臣等为杜绝鸦片，肃清海洋起见，是否有当，谨附片沥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九年五月廿八日奉朱批：钦此。

一〇二、大学士等所议严禁鸦片章程尚属 周妥著照所议办理事上谕

五月初五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五月初五日内阁奉上谕：

上年黄爵滋条奏，鸦片积弊，请旨设法严禁，当交各将军督抚等各抒所见，妥议以闻。嗣经陆续奏到，并据科道等官先后条陈，特降谕旨交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各该衙门议奏。兹据详议章程，会同奏入，朕详加披阅，尚属周妥，俱著照所议办理，并著纂入则例，永远遵行，各该衙门其即速行刊刻颁发各直省将军督抚等，转行

所属地方文武员弁一体遵照,明白出示晓谕,咸使闻知。

朕维姑息非所以爱民,明刑即所以弼教。鸦片来自外夷,日甚一日,兼以内地栽种罌粟,影射渔利。军民人等受其毒者,始则被人引诱,继乃习为泛常,甚至荡产戕生,罔知悛改,关系于人心风俗者甚巨。若不及早查禁,永杜弊源,则传染日深,其害伊于胡底!朕痼瘵在抱,欲为天下除此祸患,不憚再三训诫,特议刑章,以期易俗移风,还淳返朴。因思海贩窑口实为祸首,罪魁倘非一律从严,概置重典,不足以防偷漏而塞来源。至吸食之弊一日不断,则兴贩之来一日不绝,亦不得稍从宽宥。今定以死罪,立限严惩,此外种种流弊尤应随时随地实力稽查,历久不懈,庶几根株净尽,力挽浇风。

惟是有治人而后有治法,该将军督抚等果能早为查办,何至流毒如今日之甚?朕姑宽其既往。自此次明定章程以后,其各激发天良,湔除积习,同心协力,仰体朕怀。(朱笔:为民除害)其有不肖属员讳饰不办者,立即据实严参,重治其罪。倘仍意存玩泄,视条教为具文,或畏难苟安,或始勤终怠,则是甘心翫法自蹈愆尤。^①(朱笔:丧天良)朕言出法随,决不宽贷,其各凛遵毋忽。钦此。

一〇三、著湖广总督桂良密查湖北吸食 鸦片官员从严参办事上谕

五月初九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密寄湖广总督桂。道光十九年五月初九日奉上谕:

有人奏,湖北省职官吸食鸦片烟并营私各款,开单呈览。职官营私翫法已干例禁,况当此查办禁烟之时,牧民者先不能表率,何以惩办军民人等!桂良甫经到任,无所用其回护,著按照单内所开各款,逐一密查,如果属实,从严参办,不得走漏风声,消弭瞻徇,致

① 此处字下之圈点系朱笔所加。

干咎戾。原单著发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〇四、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陈筹禁 浙省罌粟洋烟酌议章程折

五月初十日(军录)

浙江巡抚臣乌尔恭额跪奏，为筹禁浙江省罌粟洋烟，举发宜广，稽查宜严，以期尽净，谨将酌议章程，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查鸦片之害，几遍天下，仰蒙皇上宵旰勤劬，欲为生民立除大患，凡属臣子，敢不竭尽心力，希冀补救于万一。臣思浙江，内有台属罌粟，外有海口洋烟，自叠飭铲除查拿以后，其源未必尽塞，必得一奸民奸贩不敢栽种夹带之法，乃可内除外绝，以返积重之势。时与藩司宋其沅、臬司周开麒再四思筹，窃谓举发宜广，稽查宜严，而其所以致广致严之道，则在行赏示罚，有以劝惩之。谨推广例意，酌拟办法，胪列于左，为我皇上陈之：

一、举发罌粟，宜遍悬赏格，以示必破也。查台州府属，以及毗连之温州等处，田少山多，不肖棍徒，往往于山僻处所，开辟成畦，偷栽罌粟。定例：收浆售卖者，田地入官。业主首告无获，止准免罪。地保受贿故纵，与犯同科。惟邻佑据实首报，得以给赏。立法不为不备。第地保得规包庇，十居八九。邻佑业主，或碍于情，或合为伙，谁肯首报，故有给赏之例，并无举发之案。其所恃以无恐者，实在于此。应请嗣后于罌粟出土时，不论何人，皆得指明地方，赴官首告，即以例应入官之田地，赏给首告之人。此法一行，在地保邻佑业主俱知事在必破，断不肯为人受累，必互相查察，力为禁止。即向以罌粟为利藪者，亦知无法预防，不敢仍然栽种矣。

一、稽查罌粟，宜特申禁令，以期必力也。查台州等处罌粟，于八九月间下种，至次年三四月间始得刮浆成烟。其叶边曲而尖，与谷蔬迥异，辨之甚易，故人人皆知为罌粟，不难举发。然必有司视

为极要至紧之事，立刻查办，方能得力。此当严其禁令，庶不致有法无人。应请嗣后飭令各厅县，遇有举发罌粟者，立即带同往勘，尽数铲除，将田地悉赏指告之人，当场省释。一面勒拿栽种及徇隐各犯，照例严办。如各属遇人告发，竟不赴勘查拿，情同故纵，一经发觉，即行参革治罪。此外再于每年秋间，遍历穷乡僻壤履勘一次，有则拿办，无则通报该管知府。于据报后随时亲勘，无则具复，有则将该厅县揭参。该管巡道复于二三月间亲往复勘，无则报查，有则将该府等一并参办。臣仍督同两司，时加体访，如有查办不实者，无论道府厅县，概行严参，则稽查自不能不力矣。

一、举发洋烟，宜令舟人行户均得给赏，以破隐匿也。查奸匪偷运米谷出洋，其船货被获，例俱赏给员弁。至容留煎卖鸦片及租船出洋为匪之船只，例亦一并入官。独海舶偷带烟土，其船货应否充赏，定例并无明文。在若辈敢于蹈法而不顾者，不过恃有船伙牙行，共得分肥，为之隐匿。若令舟人行户皆得举发，皆得比例受赏，则无船货者人人覬觐于旁，有船货者尚何敢舍此重资巨艘，以博小利而贻大害，人虽至愚，断不出此。应请嗣后海船到口，如带有洋烟，不论舟中何人，行中何人，均准指明藏匿处所，赴口首告。该管官立即带同赴船查起，果系成箱烟土，即将货主船户水手一并拿交地方官严究。如由地头同货下船者，将船货统给举发之人充赏。倘货主并不在船，土由水手于中途偷带者，讯明在籍之货主实不知情，将货给主，船仍赏给。如此则货主船户各有关系，势必慎选水手，先自稽察，即不在船，亦必安置亲信之人沿途防范，不敢夹带入船矣。

一、稽查洋烟，宜令员弁兵役各自尽力，以绝贿通也。查浙省乍浦、宁波，以及温、台滨海等处，均准外海商船往来贸易，其内河通海各小口，亦准采捕。各色小船挂验，出入其间，口岸错出，即难保奸商渔户不行贿兵役，潜运烟土入口，是沿海口岸实为紧要关键。伏思拿获出洋米谷，例得赏及员弁，原所以鼓励出力，隐寓有犯

必获之深意。今若令守口查烟之兵役，亦得援例邀赏，则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谁不急公争先，各尽其力，虽欲贿通，而亦有所不能。应请嗣后商渔船只到口，如查有成箱烟土，无论员弁兵役，将船及货一半赏给首获之人，余货分赏同查之人。如遇举发烟土到口，守弁关官，竟不查办，或被兵役得贿阻遏，一经发觉，立即参革提究，从重治罪。如此则用力者众，稽查自必紧严，不致稍有疏漏矣。

以上四条，法可禁于未然之先，令尤防于已然之后，庶几广于举发，作奸者必无地以自容，严于稽查，犯法者当望风而自止。以期除罌粟，外绝洋烟，仰副我圣主剔弊除奸保卫民生之至意。

是否有当，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军机大臣议奏。钦此。

一〇五、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复定拟洋人 携带鸦片入口治罪专条折

五月十三日(军录)

大学士臣穆彰阿等跪奏，为会同定拟夷人携带鸦片烟土入口售卖治罪专条，仰祈圣鉴事。

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奉上谕：林则徐等奏，夷人带鸦片烟来内地者，请照化外有犯之例，人即正法，货物入官，议一专条，并暂时首缴免罪，如何酌予限期之处，著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议奏。钦此。仰见我皇上控驭远夷，俾知畏罪自新，不犯有司之至意。

臣等伏查鸦片烟流毒中国，为害日深，究其根源，皆由夷船潜入海口，希图售卖获利，以致愚民被诱吸食，寔以成风。现经迭奉谕旨，将鸦片烟案犯从严定罪，以期尽绝根株，臣等业已会议章程具奏，奉旨准行在案。其外夷售卖鸦片烟之趸船，在粤东者，亦经钦派大臣会同该督抚设法购获，勒令将烟土全数缴出销毁。夷人贸易中土均在声教之内，亦当知所儆畏悛悔于心。

惟念夷情嗜利,现在虽经严办,犹恐将来复蹈故辙,非议定治罪专条,尚不足以示惩戒。查律载,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又新例载,沿海奸徒开设窑口,勾通外夷潜买鸦片烟土囤积发卖者,首犯斩立决,从犯绞监候各等语。臣等议请此后夷人如带有鸦片烟入口图卖者,为首即照开设窑口例,拟斩立决,为从同谋者从严,拟绞立决。由该督抚申明,确系带卖鸦片烟,首从正犯并无替冒情弊,即交该地方官督同该夷人头目,将各犯分别正法,起获烟土全行销毁。其同船之众,是否均系知情,亦由该督抚分别酌量惩治,所带货物概行入官,以杜贪顽而严法禁。恭候命下,臣等即行知两广总督。以奉文之日为始,予以一年六个月限期。如于限内自将烟土全数呈缴者,仍免其治罪。

所有臣等会议缘由,理合奏闻请旨。

附：洋人携带鸦片入口治罪专条

五月十三日

一、夷人带有鸦片烟入口图卖者为首照开设窑口例斩立决,为从同谋者绞立决。由该督抚申明,确系带卖鸦片烟,首从正犯并无替冒情弊,即交该地方官督同该夷人头目,将各犯分别正法,起获烟土全行销毁。同船知情之犯,由该督抚酌量惩治,所带货物概行入官。仍予一年六个月限期。如于限内自首,将烟土全行呈缴者,免其治罪。

道光十九年五月十三日奉旨:依议。钦此。

一〇六、闽浙总督钟祥奏为亲赴 各海口督查驱逐外船片

五月十六日(军录)

再,臣前因粤省查办夷船鸦片,闽省洋面紧连,难免此逐彼窜,

臣当移行水陆提镇，沿海各属，整理炮台，多拨舟师，妥为防逐，严杜奸民驾舡勾贩。臣于阅伍之际，仍自亲赴督查，先经附片奏明在案。

兹臣阅伍经过沿海各属，亲自督查，所有粤、闽交界洋面，先后由粤窜至夷舡，业经逐去无纵。并将勾夷匪犯民人传犁、传若、传坐、传俨、郑山、郑园、郑闫等，及在夷舡粤奸卢月得、杨阿幅、崔阿洪、谢阿伟、何清石等多名，均行拿获，提省严讯办理。其铜山迤北之晋江、梅林、大坠一带外洋飘泊夷舡，亦俱全行逐去。沿海炮台内有应议移建及应修理者，不便概请动项，均飭妥议筹办。至各处夷舡，现在虽经逐去，臣仍责成沿海文武严行防堵，不准稍疏。

所有亲赴各海口督查缘由，合并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七月初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〇七、穆荫奏为外国船只收买 幼孩请旨飭禁片

五月十七日(军录)

奏为洋船收买幼孩，请旨飭禁事。

臣等风闻，夷船停泊海口，往往收买内地年未及岁之幼孩，少者数十及数百不等，多者竟至千余。年已及岁则弗买，男少女多，殊堪骇异！近来生齿日繁，中外同之，断非彼地人口缺乏，转资内地也。夫米粟出洋例有明禁，金银出口重设科条，况以中国幼小无知赤子投诸嗜欲绝不相通之异域，情实堪悯。且洋夷作为淫技奇巧，其用物取精，有出情理之外者，万一左道残酷戕其生命，此尤不忍臆度也！

请旨飭下闽、广督抚实力查禁，以卫民生。谨奏。

一〇八、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等查明外国 船只有否收买幼孩事上谕

五月十七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林、福建巡抚吴。道光十九年五月十七日奉上谕：

有人奏，闽、广两省海口停泊夷船，往往收买内地年未及岁之幼孩，少者数十数百不等，多者竟至千余。其中男少女多，实堪骇异！夫米粟金银皆禁止出口，况以无知之赤子投诸嗜欲不通之绝域，地方官有父母斯民之责，岂宜置若罔闻。且该夷收买幼孩，断非因人口缺乏借为生聚之计，设或作为奇技淫巧，致以左道戕其生命，尤堪悯恻，不可不严加禁绝。著林则徐、吴文熔分查广东、福建两省，如果有其事，并著查明，该夷收买幼孩回国，是否只供驱使，抑有别项情弊，据实详细奏闻。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〇九、著将两广总督邓廷桢等所参吸食 鸦片各员即行革职事上谕

五月十七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五月十七日内阁奉上谕：

邓廷桢等奏特参曾吸食鸦片之劣员请旨革职一折。所办好。广东候补府经历翟声、雷方城，候补县丞吕霏霖，候补盐知事郝大同，俱曾吸食鸦片烟，实属有玷官箴，均著即行革职，以示惩儆。现在新定章程，经通谕颁发，该督等务当实力奉行，遇有此等劣员，随时认真究办，毋稍姑容。懍之，勉之。该部知道。钦此。

一一〇、著将严禁鸦片章程通谕军民人等
并著各直省认真查办事上谕

五月十八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五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

朕因鸦片烟流毒传染日深，已成锢习，若不及早为民除害，伊于胡底！现在廷臣遵旨会议严禁章程，已颁发各直省遵行矣。该官民人等咸凛王章，迁善改过，自不难湔洗旧习，革除前非，共享生全之乐，借免刑戮之加。即各地方官亦必凛遵新例，认真查办，悔过者予以自新，怙恶者不令幸免。但积习相沿已非一日，若数月之间遽使各省一律肃清，恐不免有讳饰等弊，故予限一年六个月，俾查拿不致遗漏，而改悔亦不甚难及。至限满仍复藐法，是该军民等自外生成，无可顾惜，置之重典，尚复何词？此朕爱民之心，先德后威，中外所共睹也。惟官民人等皆朕赤子，既欲卫其生而除害，不能不视其死而垂怜，况法立如山，再三申谕，将来限满后再犯者，必难幸邀宽典，朕甚悯焉。著各直省大吏，趁此警动之机，振刷精神，认真查办，务将兴贩吸食各犯悉数破案，照例惩创。此时限内多获一人，即将来限外多贷一命，切勿因循懈怠，视为具文。倘该地方官等姑息养奸，锄莠不尽，日后该犯等身罹重典，乞贷无从，是该大吏以民命为轻，朕亦断不宽恕也。凛之。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一一一、著将起获鸦片案内宗室瑞龄交
刑部会同宗人府严审事上谕

五月二十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日奉旨：

何二并起获鸦片烟具等物，著交刑部会同宗人府提传宗室瑞

龄,严行审讯。武举伊桑阿,著听部传质。钦此。

一一二、著奖叙拿获烟犯之京城 职官事上谕

五月二十一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奉旨:

依议。此案拿获贩卖吸食鸦片烟各犯之拣发西城正指挥萧培长,著交部议叙。应升到班之吏目谢春祺,著赏加县丞衔。钦此。

一一三、广州将军德克金布等奏报 前往虎门查视销毁鸦片折

五月二十二日(军录)

奴才德克金布、奴才奕湘、奴才英隆跪奏,为粤洋销毁烟土,奴才等接准咨会,轮流前往虎门,公同查视,现在消化事毕,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于四月十九日准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臣林则徐、两广总督臣邓廷桢、广东巡抚臣怡良会咨称:此次夷船呈缴烟土,为数繁多,钦奉谕旨,即在该处督率文武员弁公同查核,目击销毁等因。钦此。相应钦遵咨会,定于四月二十二日在虎门海滨消化烟土,届期偕往该处,会督稽查,公同目击,以昭核实,而免弊混等语。

奴才等伏思夷船夹带鸦片,最为民害,仰蒙我皇上天威普震,夷人咸深慑服,是以收缴烟土至二万余箱之多。奴才等镇守广州,务期海疆严肃,先于钦差大臣等谕令夷人呈缴鸦片之时,即一体密饬旗营,暗中防范。兹在虎门消化烟土,准咨会核前来,伏读谕旨,令文武员弁公同核实稽查,不准稍滋弊混,虎门距省非遥,奴才等不敢置身事外。且该处海口为广东扼要之区,一切形势本应留心

查视,近又添建炮台,制备排链,亦冀乘便寓目,庶知防堵情形。惟省城管钥攸关紧要,奴才等不敢同时离省,当即公同商定,自四月二十二日起,奴才英隆先行轮往,次则奴才德克金布,又次则奴才奕湘。如在虎门驻扎数日,先于堆贮烟箱处所,周历查看,复于每日会督在事文武各员同至海滩,目击消化。在滩上挖成石池两口,将烟土用盐卤在池泡浸,加石灰以烂之,又令人夫各执器具搅之使化,候退潮时,随流送出大洋。其始日化数百箱,迨后手法渐熟,日化千箱内外不等,文武员弁严密稽查,尚无弊混。截至五月十五日止,除提外样土八箱另行存贮外,计销化烟土一万九千一百七十九箱,又二千一百一十九袋。所有夷船呈缴鸦片,业已全数消除完竣,不使流毒寰区,足以仰慰圣主保卫民生湔除痼习之至意。

奴才等三人轮流接替,此往彼回,已全行回省。谨将目击情形,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一四、著各直省整顿营务诸弊并将弁等吸食鸦片情事上谕

五月二十二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内阁奉上谕:

金应麟奏水师操演废弛请飭查究一折。东南各省水师最关紧要,必须操演精熟,方足以资备豫。若如所奏,近来浙省乍浦地方督臣阅兵,竟以船只不备为辞;宁波等处报有盗舟,该将弁迟久方出;江南镇江府属战船每岁只演一次,遇风即止,演试既未能如法,战船亦不堪驾驶,转以需索规费,为害行旅;松江、上海各处每遇修船,武弁索取陋规;福建厦门亦然。以致文员领命兴修,惮于赔累,推诿稽延;将备狡猾,遇事生风,讹诈包庇,甚且克扣兵饷,吸食鸦片等语。积习相沿至于此极,恐尚不止此数省,必应力加整顿。著

各直省将军督抚及该管大臣等激发天良，破除积习，每岁操演，必期精勤纯熟，毋得视为具文。其所指种种弊端及将弁等吸食鸦片，尤当严密访查，有犯必惩，毋得稍为回护。务使法令森严，缓急可恃，庶足以靖海疆而成劲旅。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一一五、著优叙云南缉获烟案

各员弁事上谕

五月二十二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内阁奉上谕：

颜伯焘奏请鼓励缉获鸦片烟土各员弁等语。云南赵州知州陈钊堂缉获烟土一万二千余两，署蒙化同知调补云州知州李杰缉获一万余两，俸满守备王涛缉获一万二千余两，访缉尚属认真。陈钊堂、李杰、王涛均著交部从优议叙。该部知道。钦此。

一一六、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报严办

续获烟犯以杜外人窥伺折

五月二十五日(军录)

臣林则徐、臣邓廷桢、臣怡良跪奏，为粤东查办鸦片，续获人烟枪具，核实确数，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鸦片之毒比于砒鸩，然世之死于砒鸩者千万人而一耳。若鸦片则吸食者病于癯而死，兴贩者罹于法而亦死，是死于鸦片者几于十人而一。于此而不并力扫除，贻患伊于胡底！言之切齿，思之寒心。臣邓廷桢、臣怡良既叠奉谕旨，严飭查拿，刻图涤荡，迨臣林则徐仰承巽命，来粤查办海口事宜，以大患务当力祛，不敢稍存畛域。除起获夷船烟土以清来源外，又经会同切札各属文武，随时随地悉力搜拿，以冀浊流渐息。溯自臣邓廷桢、臣怡良节次奏报，至本年

三月底止,计共获人犯一千六百名,烟土烟膏四十六万一千五百二十六两九钱八分,烟枪四万二千七百四十一枝,烟锅二百一十二口及烟具等件,均经仰蒙圣鉴在案。

臣等伏思吸食者虽善讳匿,屯贩者虽巧于收藏,而鬼蜮情形,断难掩其乡邻耳目。因复通飭各属,逐乡选举公正绅士,议立族党正副,挨次编查保甲,使之保良攻匪,有犯即擒。兹自四月初一日起至五月十八日止,据各属文武先后报获烟案一百四十起,贩卖煎熬吸食人犯共一百九十二名,烟土一万二千七百七十三两七钱九分,烟膏二百一十二两五钱八分五厘,烟枪一千二百四十五枝,烟锅三十六口。又陆续捞获烟泥二百六十四两二钱,烟膏一十六两六钱六分,烟枪二百四十三枝,烟锅一口。又民间首缴枪烟一项,臣邓廷楨、臣怡良于未经接奉朱批飭令酌核之先,据各属禀报,收缴烟土一十六万九千三百零七两五钱五分,烟膏四千六百零五两五分,烟枪二万六千零五十枝,烟锅三百一十六口。综计烟土烟膏共重一十八万七千一百七十九两八钱零五厘,烟枪二万七千五百三十八枝,烟锅三百五十三口。犯经随时发司严审,如系远道情轻人犯,即飭该管府县究详,分别惩办。报获枪烟等件,因雷、琼二府离省穹远,或僻在海南,计其获数无多,飭即就近解道,确验烧毁具报。其潮州一府,道里虽亦迢遥,惟所获大起实多,数居通省十之八九,多则真伪易淆,而抽换偷漏之弊,恐亦在所不免,是以飭令与附近各府厅州,均将烟枪一体解省,由臣等亲率司道营员,眼同验明汇烧,以归核实,而绝朦混。

伏查粤东地处海滨,番舶络绎,匪徒趋利若鹜,骫法营私较他省为多,亦较他省为易。当兹查办吃紧,未尝无怵心悔祸之人,而嗜痂者以腐臭为神奇,牟利者视土囊为金穴,若不持以定力,尽绝萌芽,不但畴昔之藏乘间复出,吹吸之辈馋吻重张,且恐外夷窥伺禁网之疏,仍肆浸淫之计,前功可惜,痼疾安瘳。臣等惟有协力同心,督属勉益加勉,根株一日未净,即购捕不容一日或疏,必使旧染

胥蠹，以仰副我圣主崇德好生，除恶务尽之至意。

除再通飭各属文武员弁奋力查拿，务将开窑设馆贩卖吸食各匪犯，多方弋获，烟土实力穷搜，不许支饰畏难，稍涉纵漏外，所有续获人烟枪具缘由，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九年六月十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一七、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报虎门

销毁鸦片已一律完竣折

五月二十五日(军录)

臣林则徐、臣邓廷桢、臣怡良跪奏，为虎门销化烟土，核实稽查，现已一律完竣，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等钦遵谕旨，将夷船缴到烟土二万余箱在粤销毁，所有核实杜弊，并会督文武大员公同目击情形，已于五月初三日销化及半之时，先行恭折会奏在案。嗣是仍照前法，劈箱过秤，将烟土切碎，抛入石池，泡以盐卤，烂以石灰，统俟戳化成渣，于退潮时送出大海。臣等会督文武员弁，逐日到厂看视稽查。其间非无人夫乘机图窃，而执事员弁多人留神侦察，是以当场拿获之犯，前后共有十余名，均即立予严行惩治。并有贼匪于贮烟处所，乘夜爬墙，凿箱偷土，亦经内外看守各员弁巡获破案，现在发司严审，尤当按律重办。

其远近民人来厂观看者，端节前后愈见其多，无不肃然慄畏。并有咪喇啞国之夷商啞与咧啞咬、吮啞等，携带眷口，由澳门乘坐三板向沙角守口之水师提标游击羊英科递禀，求许入栅瞻视。臣等先因钦奉谕旨，准令在粤夷人共见共闻，咸知震讦，曾经出示晓谕，是以该夷等遵谕前来。且查夷商啞等平素系作正经买卖，不贩鸦片，人所共知，因准派员带赴池旁，使其看明切土捣烂及撒盐燃灰

诸法。该夷人等咸知一一点头，且皆时时掩鼻。旋至臣等厂前，摘帽敛手，似以表其畏服之诚。当令通事传谕该夷等，以现在天朝禁绝鸦片，新例极严，不但尔等素不贩卖之人永远不可夹带，更须传谕各国夷人，从此专作正经贸易，获利无穷，万不可冒禁营私，自投法网。该夷人等倾耳敬听，俯首输诚，察其情形，颇知倾心向化，随即公同赏给食物，欢欣只领而去。

至臣等前奏烟土名色，本有三种：曰公班，曰白土，曰金花。迨后复经劈出原箱，另有一种小公班，每箱贮八十个，其式样比常行之公班较小，而个数倍之，故每箱斤两不相上下，每个用洋布包裹，制造亦较精致，访闻此种在外国系最上之烟，价值极贵。是现在所化烟土，竟有四种。臣等近于邸钞伏读上谕，烟膏烟具多有假造，其弊不可胜言等因。钦此。仰见圣明务求真实，力戒欺朦之至意。臣等愚昧之见，欲辨其伪，必须先识其真，未知近时各处所拿获者皆系何种烟土。若以外夷原箱之物互相比较，则真伪似可立辨，不至混淆。谨将现在四种烟土，每种各留两箱，可否即将此八箱作为样土。如蒙准令解京，即委便员搭解，并不费事。倘亦无须解送，则此时粤东每月俱有各属拿获解省验毁之烟，亦可随同销化。

现除暂存此八箱外，计已化烟土，凑合前奏之数，共有一万九千一百七十九箱，二千一百一十九袋，其斤两除去箱袋，实共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截至五月十五日业已销化全完。斯时荡秽涤瑕，幸免毒流于四海，此后除奸拯溺，尤期法约于三章，庶几仰副我圣主除害保民之至意。

所有销化烟土完竣缘由，臣等谨会同水师提督臣关天培、粤海关监督臣豫坤，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虎门现在无事，臣林则徐亦暂回省城，商办一切，合并声明，谨奏。

道光十九年六月十八日奉朱批：可称大快人心一事，知道了。钦此。

一一八、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请将销烟 中毒身故之陈熔议恤折

五月二十五日(军录)

臣林则徐、臣邓廷桢、臣怡良跪奏，为销烟委员染受秽毒，扶回身故，吁恳天恩敕部议恤以昭激劝，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广东候选府经历·现任博罗县典史陈熔，先经臣邓廷桢派委随同委员同知刘开域等，在于横档洋面承修新造排链工程，在工半载有余，颇能认真督率。正在将次完工之际，适值臣林则徐飭谕夷人呈缴烟土，即就近派令该员前赴沙角分司起缴剥运诸务。该员往来洋面，冒涉风涛，亦属最为出力。嗣收烟完毕，遵旨在于虎门开池销化，复派该员在厂会同各委员监视灌水撒咸，搅烟放闸。该员昼则临池督率，夜则宿厂巡查，备极辛勤，毫无疏懈。

溯自四月二十二日烟土陆续入池，经石灰咸鹵浸泡熏蒸，腥臭上腾，不可向迳，在事大小文武先后患病者十有余员，均经调治就痊，照旧供事。迨至五月十三日烟土全数浸透，开闸放入大洋，而闸口所沤烂泥及池内所积滓涉，均须起除净尽，以免匪类淘挖。一经澈底翻腾，淫毒之气甚于往日，各员绕池巡视，无不掩鼻攒眉。及巡至第二池，该员陈熔忽然大呼好臭，随即呕吐狼藉，扶回所乘小艇，即觉遍体发烧，犹复力疾至棚，欲图毕事。臣等见其神色委顿，催令即日回任医调，詎该员于十四日回至署中，即已不能言语，延医诊视，称系毒气中于心经，不可救药，延至十六日戌时身故。经博罗县知县熊炳离前往查看，该故员十指甲俱现青色，显因染受烟土秽气所致，据该县禀报前来。

臣等披阅之余，深为悯恻。伏念该员以佐贰微员，勤奋趋公，因劳成绩，生前已堪嘉奖，歿后尤可矜怜。查道光十二年十二月，江苏海州知州谢肇瀛缉捕坠马，因伤身故，经前任两江督臣陶澍奏

恳议恤。又于十五年七月安徽署怀宁县知县杨晓春因捕蝗染病身故，亦经臣邓廷桢在安徽巡抚任内援案陈奏。均蒙圣恩飭部查核，酌予议恤在案。今该员陈熔奉委销化烟土，染受秽毒，扶回病故，核与前两案同系因公殒命，而情状尤觉可悯。相应吁恳逾格恩施，敕下部臣酌量议恤，不独该故员衔结九泉，且使不自爱之员知其同归一死，而此则沐朝廷之恤典，彼则为盛世之罪人，但使稍有天良，当亦感愧无地矣！

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该员出缺日期及所遗博罗县典史缺，广东现有应补人员，应由臣怡良另行咨报，并遴员请补，合并声明。谨奏。

道光十九年六月十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一九、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外国货船 互市情形及空趸开行只数折

五月二十五日(军录)

臣林则徐、臣邓廷桢、臣怡良跪奏，为汇报外夷货船往来互市情形，并回空趸船开行只数，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等前奏收缴夷船鸦片，钦奉谕旨：各国夷商业经遵缴烟土，自应加恩准予照常互市，以示怀柔等因。钦此。臣等当即恭录咨会粤海关监督臣豫坤，一体钦遵办理。惟因外国新来货船开行在数月之前，恐尚未知严禁，仍带烟土。且查向来积弊，夷商所带之土，皆于到后卸在伶仃等洋之趸船，然后进口，是未进口以前，应先设法稽查，以杜私卸。臣等会飭署澳门同知蒋立昂暨香山协副将惠昌耀等，查照粮船勾水之法，将新到各货船吃水尺寸，先用丈杆自水面量至舱面，注明印单，粘于夷船船舱，以为记认，仍造册报明，以俟进口时复验水迹有无浮高，即可辨其有无私卸。复咨会海关监督，亲至黄埔将货船逐一盘验，如有夹带，自必不能藏掩。

随有咪喇啞国之吻喇喇船、嘛咛船、啞船、嘛喇船、咛咛船、嘛咛船、咛咛船、咛吨船、叮啞船共九只，贩运洋米棉花洋布黑铝等货，均于量明水志之后，进口查验，俱无夹带鸦片，并有带来买货洋钱十五万数千圆。据通事等称：夷船携带洋钱，近年颇为罕见，尤可为不卖鸦片之明证。此外有咪喇啞国之呢列一船、嘛咛喇所属港脚之啞啞一船，于勾水之后不敢进口，旋即驶向老万山外，径行回国。其为带有鸦片无从觅售，又恐复验水痕，不能卸载，是以潜逃回去，情事显然。但既未流毒中华，即不便穷追肇衅。此新来货船之情形也。

其原泊黄埔夷船满载内地货物出口者，计港脚则有啞咛呻等十五船，咪喇啞国则有嘛嚙咛等八船，共船二十三只，亦皆先后乘风驶出老万山。此又内地货物照常通往外国之情形也。

至已经缴清烟土之趸船，自应驱逐回国，臣等于收土后，传谕领事义律，早为遣回。兹查港脚之嘛喇船、嘛啞船、呀地喇船、啞啡啞船、啞船，咪喇啞之啊吧船，小吕宋之喇船，共七只，已先后驶出老万山回国。其余有候修船者，有候带货压载者，并有其船业已破烂，不能冲风破浪难以回国，拟拆卖与人者，臣等分别复查，尚皆实情。除仍分饬师船严加防范并不时查催驱逐外，现在洋面澳门均属安静。

所有货船往来互市情形及趸船回国只数，臣等谨会同粤海关监督臣豫坤，合词恭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六月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二〇、钦差大臣林则徐奏为沥陈 民间烟土枪具仍宜收缴片

五月①

再，广东距京遥远，臣近日始阅三月邸钞，钦奉上谕：嗣后拿获

① 此片录自《林文忠公政书》乙集卷四。

吸烟人犯,不准以呈缴烟膏烟具入奏,其从前投首不实之犯,仍著各督抚等严飭该地方官随时查察,如有再犯,即加重治罪,以杜朦混而归核实。将此谕令知之。钦此。现在部文尚未行到,而臣就邸报中跪诵再三,仰见我皇上于为民除害之中,示核实戒期之要,严明训飭,感悚交深。

臣恭绎圣谕所指收缴之弊,约有三端:一则恐以拿获之犯作为自首,希图减罪也。一则既缴之后,官不复查,听其吸食也。一则地方官塞责邀功,假造烟膏烟具,以滋朦混也。凡此三弊,皆臣所切齿痛恨,矢以极力扫除者。兹蒙训谕提撕,弥钦核实从严之至意,敢不倍加厘剔,务绝根株。惟是滨海愚民无知误会,近日纷纷传播,转谓烟禁已弛,有枪有土仍听存留。前此赴乡查访之绅耆,辄被乡民恃顽抗阻,谓已奉旨免缴,何得多事。此等借词摇惑,以严为宽,实属诈妄之尤,亟宜痛加惩创。除严拿重办外,惟念臣等所办收缴之法,并非令罪人自行投首,官不复查,亦不敢听州县塞责邀功,假造朦混。伏求皇上恕臣愚昧,容其据实沥陈。

查鸦片久已盛行,广东尤甚,所谓遍地皆是,早在圣明洞鉴之中。即使此后外夷断绝来源,正恐内地囤积之多,数年用之不能尽。在臣与督抚臣等尽力督拿,无日不有获犯起赃。然察看向来陷溺之深,与到处窝藏之密,地方辽阔,民俗凶顽,岛澳既不可胜穷,胥役又大都难恃,是即设法拿获,亦只千百中之什一,如必扫数拿尽,窃恐遥遥无期。因思保甲之行,本系诘奸良法,每乡总有公正绅士,良善耆民,五家十家之间耳目最为切近,兴贩吸食断难瞒其邻人。故保甲有五家连坐之条,在官者因即借以儆众。如一家有犯,责四家以告发,否则与之同罪。而为邻右者既知其人犯,恐必连累及身,又念比屋相亲,不忍遽置于法,则必多方劝戒,悚惕而禁止之。并取其烟枪膏土,汇缴于官。官则验明即收,并不诘其姓名来历,盖明以留其廉耻,而实则杜其避趋。故第收之于例应举发之族邻,而

不收之于律减轻之罪犯。犹恐不实不尽，一面购线查拿，有犯即惩。其于何人曾缴，何人未缴，拿者本不过问，犯者无可借词。此所以不相妨而适相济也。夫有鸦片即有吸食，势所必然，在官多一分之收，即在民少一分之食，诚能减之又减，以至于无，似亦有益无损之事。且吸食之人，其畏收缴转甚于畏查拿。盖查拿不能无漏网，况父兄溺爱，亲族碍情，虽恨子弟之吸烟，而恐其到官问罪，转必多方为之隐瞒。有收缴之一途，则凡家人骨肉，戚友乡邻，平日劝之不从者，至此皆得悚以功令之严，夺其物以祛所嗜，是一人之瘾，众人断之。既立死罪以慑其心，复饬收缴以去其疾，迫之以不得不断之势，正所谓以生道杀民，而比闾族党间变化愧厉之方备焉，保受和亲之俗成焉。故报缴者虽见其多，并无公然免罪之犯，而报获者并行不悖，实无缴后不查之人。盖以保甲禁鸦片，而寓收缴于编查；犹之以保甲查教匪，即应收其经卷；以保甲治械斗，即应收其器械，其理一也。

至假造之弊，惟不验乃至被朦，果其验之，则真伪判然，难逃众目。故烟土必用刀剖开，烟膏必以火燃试，不惟全假者即时发觉，即搀和者亦立见区分。若烟枪，则外面一观，已有生熟之别，又劈破以视其内，必其烟油久渍，乃为旧枪，即新枪尚不能相混，而他物所假，更无论矣。现在粤省所收膏土枪具，惟僻远隔海之雷、琼二属，为数本少，免令解省外，其余各属悉经通饬解验。且不独收缴者当验，而拿获者更当验。盖收缴无功可见，惟拿获始足见功。地方官如存邀功之心，则与其假造而报收缴，不如假造而报拿获之为得也。夫以粤省作伪之风，命案尚有顶凶，盗案亦有买犯，要在上司认真，乃不受其朦蔽耳。况鸦片获利最厚，弊窦最多，有卖放正犯真赃而以从犯假赃报获者，有获时明系真赃而侵吞偷换，解时变作假赃者，诈伪丛生，何所不至。然既不能因查拿之有伪，遂并查拿而停止之。则收缴中之真假，或亦责成臣与邓廷楨等逐一调验，如有假造，惟臣等是问。且查粤省自上年以来，未曾于鸦片案内保举

一员,是既不使邀功,安敢听其朦混。臣到粤以后,叠准邓廷楨等将解省之烟土等物移同查验,间有一二搀和之膏土,搪塞之新枪,皆必剔出,发司澈底究办。此后更当责成地方官,先自劈验,再行封解,如有不实,即将该州县严参示儆。

又如烟枪一物,臣始亦以为不过如寻常之烟杆耳,断瘾与否,于枪何与。迨屡获烟犯,细加研讯,始知溺于鸦片之人,直以其枪为性命。缘新枪不能过瘾,总须平素用熟有烟油久渍其中者,方能适口。故一枪有价值数十金百余金者,甚至父子兄弟间不肯相假。其陷溺之深如是,所以欲去其瘾,先去其枪,有如理发而夺其栉,作字而夺其笔,虽酷嗜者亦无可如何,非第使之明志也。谨查大清律例内〔载〕:禁止赌博,必并赌具而严禁之,盖有具则有赌,无具即无以为赌也。烟之需枪,恐或类是。臣前于邸钞中,见有被罪圈禁而仍群聚吸烟者,是因破案而不收枪之故。若不收枪,则未犯案者固难望其自毁,即已犯案者仍不甘于弃枪,将使在家独吸之人合之而同吸于囹圄,并将各处散吸之人徙之而聚吸于配所,窃恐辗转流传,其势更难于禁止矣。凡人不见可欲则心不动,烟入于目,枪入于手,欲其口之不馋,不可得也。吸旱烟者若无烟杆,亦有不能不歇之势,然旱烟之新杆尚可将就,而鸦片之新枪与无枪同。由此观之,收枪之法或亦禁烟者所不废耳。

至自首一节,现在粤省固无其事,而大清律例明有此条,除杀人不准首外,小而寻常罪犯,大而习教为盗,尚皆准首。设有人烟瘾已断,本身出首,察看得实,似亦只得遵例办理,未便竟不准首,致与定例两歧,而与怙恶不悛之人亦无区别。惟流弊必须严杜,倘州县将拿获之犯捏为投首,定当以故出人罪,严行参办。而罪人首后复犯,似宜即照新例定罪,不得仍与初犯者同科,始足以昭警戒。

伏念我皇上明罚敕法,因恐臣工不知振作,是以训饬加严,而无知蚩氓相率传讹,转幸明谕之颁,冀遂深藏之术。若因此顿更大

局,非独前功可惜,更虞挽救无方。且风闻外夷于呈缴之后,知内地民人烟可不缴,不无反唇相稽者,于国体尤有关系。臣仰蒙委任专办此事,下怀实深焦急,不揣冒昧,披沥密陈。如臣言谬妄难行,应请皇上破其颡愚,亦以惩儆。倘蒙俯念臣心无他,惟冀于公有济,可否特颁申谕,将前旨系为核实查办,正以从严之处,明白宣示,嗣后寓收缴于保甲,责大吏以督查,如有州县以拿作首,以假混真,不行严参者,事发以徇庇论。而总不得借口希图免缴,俾天下臣民憬然领悟,庶久藏之毒物渐收获以无遗。顶感鸿慈,倍无既极。

再,督臣邓廷桢与臣筹议意见相同,因接奉朱批,令其酌核,亦已自行另片复奏。惟系专差赍递,恐到京在臣此折之后,合并声明。伏祈圣鉴训示。谨奏。^①

一二一、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报虎门排链 炮台工竣并察看试演情形折

五月二十五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邓廷桢、广东巡抚臣怡良、广东水师提督臣关天培跪奏,为粤洋创造防夷排链,并添建炮台各工已竣,业经亲诣察看演试,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等前因海防为方今急务,公同筹议,在于中路横档山前海面较狭之处,创造木排铁链二道,并于威远炮台迤西添置炮台炮位,以期周防番舶,巩固海疆,飭据委员共估需银八万六千两。时洋行众商伍绍荣等闻议,兼值防范啖咭喇国夷目吗咭咭亦需经费,即据情愿捐缴银十万两,以供要需。当即在臣关天培驻扎虎门近

^① 查随手档,内载:六月十八日发下包封一件,林则徐片请行保甲仍收缴烟具等由未批缮。

地,分设木厂铁厂石厂缆厂,并经臣等分别遴委副将李贤、即补知府余保纯、同知刘开域,总司其事。派令候补知县张大绪等、守备王鹏年等随时领项,分投购料监工。一面酌量抽拨添置弁兵,分管排链炮台事务,以专责成。并因岁需经费不资,拟另筹款办理。

于本年正月内,经臣邓廷桢、臣怡良会同臣关天培暨陆路提臣郭继昌、粤海关监督臣豫坤,绘图开单,奏奉上谕:据邓廷桢等奏筹议虎门海口、创造木排铁链,并添置炮台炮位、分别绘图贴说、开单呈览一折。虎门海口为粤海中路咽喉,通商番舶,络绎往来。现在筹议海口章程,自应妥为布置,以密巡防。据该督等奏称,涉海登山,周览形势,请于横档山前海面较狭之处创设铁链木排,并于威远炮台迤西添建大炮台一座,安放大炮六十位,以壮声威。所有估需各项银八万六千两,既系洋商伍绍荣等情愿捐办,著免其造册报销。该督等即飭催原派文武各员,务于本年三月内将排链炮台一律赶造完竣,并将新添炮位如法制造。其泅水兵丁由该提督关天培如数飭募,随时演习,以期得力。至排链等项每年修费,及添设排链官兵月饷,并排链炮台各兵丁四个月增给口粮,春秋二操军火赏号,共岁需银八千三百余两,除商捐存银三千七百六十余两外,尚不敷一岁之需,著该督等另行筹款,奏明办理。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当经臣邓廷桢、臣怡良钦遵分别咨行去后。该文武委员,经臣关天培就近指示规模,稽核程式,遵照悉心监办,极为认真。臣关天培仍不时亲诣各厂,逐加阅验,遇有工料未能合度,当令如法妥为换造,期于工坚料实而后已。因入春以后雨水较多,土木工程未敢草率从事。至四月二十七日,始据该委员等将排链炮台炮位以及官厅兵房药局等项工程,一律赶造完竣,具禀报验前来。臣邓廷桢适因为夷船缴清烟土,与臣怡良遵旨先后驰诣虎门,会同钦差大臣督视员弁按法熔销之便,即于五月十二日亲偕臣关天培乘舟前往,详加察看。

该处横档海面，自西北量至东南二百七十三丈至三百三十八丈不等。所有排链两道，西北皆安根于武山脚下。其东南则第一道安根于饭箩排之巨石，第二道安根于横档山脚。俱各凿深石槽，以八千斤废炮，横安槽底，炮身加大铁箍四道，上扣铁链四条，又用二链并四为二，再用大铁圈一个，联合为一，中贯大铁链八条，用铁锁接扣，以便开阖，石槽内外，用灰石坚筑封固。其木排则以大木截齐，各长四丈五尺，合四根为一小排，穿以横木二道，又以四小排联成一大排，量宽一丈六尺余寸，面底又各夹以横木六道，籍以大小铁箍三十道。铁链则每圈用炼净熟铁五斤，造成鹅卵式大圈一个，长四寸七分，阔二寸八分，连环套接成链。第一道海面较窄，安大排三十六排，大链三百九丈九尺四寸。第二道海面稍宽，安大排四十四排，大链三百七十二丈。每排向内一端安棕缆铁锚一副，向外一端倍之，共配棕缆铁锚二百四十副。每隔两排仍留空五丈，以疏水势。计两道排链相去约九十丈，重关巩固，拦截紧严。其添设排链把总二员，水兵一百二十名，先经臣关天培拔募齐全，严督操练，随飭令各水兵，分驾新造划船四只，临流将各排链按法启闭，尚称便捷，堪期得力。

又武山之麓新建靖远大炮台一座，距威远炮台仅五丈五尺，由山根石基正中建造，直长十一丈五尺，敌台正面平宽六十三丈，连地盘俱用高厚宽阔青石横顺丁钩密砌，间层垒叠。台外临水处，除根脚砌石不计外，出水仍高八尺。台面镶宽二丈五尺，中用土石填实，面铺石板，另用三合土筑成垛墙，均高六尺五寸，厚五尺，连石墙共高一丈四尺五寸，垛墙共开炮洞六十个，已安大炮六十位。其台包角石墙，东长九丈五尺，西长七丈三尺，俱至山根止，外高一丈六尺，内高六尺。后围自山根直至山巅，满砌石墙，共长九十一丈，均高一丈二尺，厚二尺。东西城楼二座，每座高一丈四尺，宽深皆一丈三寸，青砖结砌。其下石砌拱洞城门二座，各高九尺二寸，宽五尺五寸，深一丈七尺六寸。包铁城门各二扇。查验现安新铸各炮位，

锻炼俱属精融。原议抽拨守台掌炮千总一员，添拔额外二员，枪炮兵丁九十名，先经拔补足数，飭令演放各炮，手法皆熟，炮子均能远及对岸山根。查该炮台与威远、镇远二台，一气相连，与横档一台，两边对峙，为粤洋第二重门户。而永安、巩固两台，亦附近环绕其间。又前则沙角、大角两台在焉，为第一重门户。后则大虎山炮台在焉，为第三重门户。星罗棋布，声势联络，险要天成。且该台俯临两道排链，尤成扼吭之势，足资防御。此外新造排链官厅二座，每座三间，拱篷二座，兵房二十六间，炮台官厅一座五间，拱篷一座，兵房二十五间，药局二间，神庙三间，俱青砖结砌，高深坚固。此臣邓廷桢会同臣关天培察看各工程，并启闭排链演放炮位之实在情形也。

臣等伏惟圣庙仁育义正，中外誠和。溯自粤港通商以来，溥乐利者二百年，沐生成者数十国，类皆竭其恭顺，化彼冥顽。纵犬羊成性，如近岁暎夷擘唠啤、吗咻咷二事，不过意图综揽商务，妄思改易旧章，一经谕以恩威，遂屏息而去，无可枝梧。但武备不可不严，修防不可不谨，此次办理排链炮台，番舶往来，罔不敛容睨视，神色兢兢，迹其震讦之心，益知惟德足以绥猷，建险弥堪靖远。惟立法必须垂久，经始即应图终，此项排链炮台，或当咸潮之冲激，或为飓风所飘摇，小损则解散滋虞，稍欹则倾圮足虑，岁修固在所当急，察验尤不容或疏。臣等再四筹商，是工既由臣关天培督办于前，应即始终其事。嗣后仍由臣关天培责成该管将领备弁，随时实力查察，遇有寸节朽坏，立即飞禀请修，庶免延误，并严督专设各兵丁，时刻勤加练习，着意团防，不得以现处无事之秋，稍任因循懈忽。总期工归永固，患弭未形，以仰副我圣主绥静海疆之至意。

再，此次工程较大，该文武委员等在工数月之久，弹压稽查均能不辞劳瘁，使排链炮台等项一律观成，悉臻巩固，自属实心实力，著有微劳。可否择其尤为出力者，酌保数员，俾示鼓励之处，出自天恩。如蒙俞允，臣等再行钦遵核实办理。

除将添拨弁兵事宜归于营制案内另行咨部外，所有察看各工程并逐加演试缘由，臣等谨会同陆路提督臣郭继昌、粤海监督臣豫坤，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二二、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报筹办 排链炮台岁修经费片

五月二十五日(军录)

再，粤洋创造排链二道，添建炮台一座以及兵房等项一切岁修并官兵粮饷军火各经费，在在均关紧要，经臣等奏明每年约共需银八千三百余两，所有商捐银十万两内，除支销防夷及此项工程等用外，仅存银三千七百六十余两，尚不敷一岁之用，容另行筹款办理在案。查内销帑项未便动支，自应由外筹办。第递年需费既多，事关久远，臣等再四熟筹，并飭据藩臬运三司、督粮道筹款，妥议具详。

惟查有原设内河三路巡舡三十只，每年共需弁兵口粮修费等银一万一千余两，向在关盐盈余项下支給，报部开销。随因内河捕务稍静，业经裁撤十只，存留二十只，每年节省口粮等银三千五百余两。除提拨虎门添建巩固、永安二炮台，及春秋水操演习炮准案内，应需添拨兵丁口粮军械药弹等项不敷经费银一千五百余两外，现递年节省银二千两零。此系原设巡船经费，本归外用之项，应请在于原动关盐盈余项内，每年尚余节省此船口粮等银二千两，一并拨出，作为排链炮台修费，官兵粮饷等项之用。又此项排链炮台，原由洋商捐办，今工程告竣，筹备岁需，众洋商再愿每年捐银三千两，应即俯顺商情，准其捐缴。连前拨给巡船节省共银五千两外，核计每年约需经费尚少银三千三百余两。

查原奏系属约计数目，恐仍有不敷，似非再筹备银三万五千

两，发商每年生息，不足以供支用。应请将前项商捐十万两内剩银三千七百六十两，除去余零，作为三千七百六十两。又创造排链炮台工程，查尚节省银三千一百四十两。又臣等率同藩臬运三司、督粮道及肇罗、南韶、惠潮、高廉、雷琼五巡道，并广州、肇庆、惠州、潮州、高州、廉州、琼州等七府，共公捐银三千二百两。又通省州县捐银二万四千九百两。以上共银三万五千两，即作为本银，发交广州府属六大县典商承领，周年一分起息，递年可得息银三千五百两，合并拨给节省巡船口粮、洋商认捐两项银五千两，每年统共得银八千五百两。核与原奏需银八千三百余两，计宽备银一百余两，以补不足之用。

至臣等与司道府公捐银两，各照数扣捐完款，毋庸分限。其各州县缺有大中小不齐，捐银亦有多寡不一，应各按全捐之数，先于司库间款内借支，发商生息。飭令自本年三月初一起，无分正署，分限三年摊捐，完解归款，仍按年由司在于各该州县养廉内扣收，俾各捐力稍纾，而于海防经费有资，可以垂之久远矣。

除将岁需各款开具清单，咨送军机大臣查核外，是否有当，谨合词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二三、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陈护理排链 以期经久片

五月二十五日(军录)

再，臣等于本年五月二十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四月二十九日奉上谕：前因邓廷桢等奏请于虎门海口添设炮台炮位创造木排铁链……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等伏查粤洋横档海面，此次创造木排铁链二道，原属凭险设防，事必要于经久，臣等商办伊始，即已筹虑及之。诚以排链日在洪涛巨浸之中，非

别项工程可比，亟须随时修理，方可历久不渝。是以与同时添建之大炮台一座，筹备岁修经费。正在分别陈奏间，钦奉前因，仰见圣虑周详，工期垂久之至意。

臣等惟有钦遵妥立章程，遴派将备，时刻认真察看，遇损即修。臣关天培驻扎虎门附近，横档海面，仍当不时亲自巡察，如有寸铁脱扣，一木离簷，立即督饬修复，断不敢稍任疏懈，至隳全功。所有专设启闭各弁兵，除按章实力操练外，并拟于附近水师各营挑选精壮弁兵，教令一同演习，不但专司者务令手眼皆熟，即事外者亦使机括咸知。如遇额缺应补，即以此项弁兵调拨，庶生手皆成熟手，似于海防要务，尤有裨益。

谨合词附片复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奉朱批：依议。认真妥办。若日久疏懈，不但至隳全功，其不为外夷所讥笑！懍之勉之。钦此。

一二四、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粤东民情浮妄 及查办鸦片情形片

五月二十五日(军录)

臣邓廷桢、臣怡良跪奏：

窃臣等于三月内具奏拿获鸦片起数一折，于五月十九日钦奉朱批：一力认真，断不准稍懈。至设局收缴，恐滋流弊，已有旨通谕，其留心酌核之。钦此。当查此项谕旨，尚未接准部咨，惟于邸报中业已敬谨跪诵。仰见我皇上于力除痼弊之中益求核实之意，既防奸民作伪而幸逃法网之纒〔纒〕；兼杜官弁疏慵而转驰缉拿之力。圣明洞烛，纤悉靡遗，曷胜钦服。惟臣等忝为大吏，或特承谕旨，或屡奉批章，于圣主吁宵忧勤，除恶务尽之心，无不仰体渊衷，力图禁断。而吸食者理为欲〔慾〕胜，贩卖者利令智昏，充其观望之情，遂生侥幸之念。粤东接阅邸抄后，省城内外纷纷传说，谓官府即日撤

局,不复收缴。甚有绅士赴乡劝谕,而奸民向其口称现已奉旨不准收缴,汝等何得多事,即将绅士拒绝而回者。盖民情至愚,易惑难晓。不知诫飭当官之收缴,正所以驱策群吏之查拿;防闲民俗之譁张,正所以力图扫除之实际。乃因妄想,致有讹言。臣等闻之,同深愤恨。

伏思臣等设局之初,所议章程并不责成差役保甲收缴,其来缴者只将斤两数目登记,亦不查问住址姓名。在臣等愚昧之见,以为责成差保,则在官人役恐收缴不力,致受比责,必有作伪搪塞之弊,今并不责成差保,则伊等无庸作伪也。呈缴之人填注姓名住址,必有影射幸免之弊,今不问姓名,则今日虽曾呈缴,明日被获仍可照例治罪,该犯亦不能援以自脱也。窃计臣邓廷楨查办鸦片以来,于今三载,惟道光十七年春间,因两次拿获出海纹银五万余两,员弁不避风涛,追拿尚为出力,曾经保举文武六员。自是以后,内地拿获烟案以及收缴烟土烟膏,为数亦不甚少,从未敢吁恳恩施,滥行保奏,是文武员弁又无从意存邀功也。至粤东自二月间开局以来,臣等严督各局,拿获贩卖吸食人犯不下五百余名,是现在办理之法仍以查拿为主,未敢专恃呈缴一途,致涉松劲。惟通行谕旨,未准部咨,是以官绅各局尚未遽撤,兹复钦奉朱批,飭令留心酌核。臣等敢不通盘筹画,计出万全,以净根株,以厘弊窦。

谨将粤东民情浮妄及现在办理情形附片密陈,不敢稍涉欺饰。伏乞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已有旨。钦此。

一二五、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等相机筹办 驱逐越窰外船事上谕

五月二十八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林、两广总督邓。道光十九

年五月二十八日奉上谕：

林则徐等奏请将偷渡夷船严行惩办等语。外国商船来粤贸易，必在该国请领牌照，颁给禁约，方许驶入内洋。乃近年啖咭喇港脚地方，奸夷并未领照经商，往往偷渡越窜，并因中国员弁遇有违禁来洋船只不过驱逐而止，胆敢虚张声势，以枪炮相恐吓。似此违禁藐法，甚属可恶。该大臣等奏请遇有此等越窜船只，即令师船奋勇剿除，及雇募善泅驾船载草，备带火器，占住上风，漏夜乘流纵放之处，著林则徐、邓廷桢体察情形，相机筹办，务使奸夷闻风慑服，亦不至骤开边衅，方为妥善。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二六、著两广总督邓廷桢迅即具奏副将 惠昌耀堪胜水师总兵与否事上谕

五月二十八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邓。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奉上谕：本日据林则徐等奏，南澳镇总兵沈镇邦因循不振，已明降谕旨，将沈镇邦降为都司，留粤酌补矣。南澳一带为闽、粤交界洋面，现在堵截夷船，搜拿烟土，攸关紧要，自必经理得人，方于地方有裨。前据邓廷桢保奏，香山协副将惠昌耀堪胜水师总兵，尚未送部引见，著该督再行留心察看，该副将是否能胜南澳镇总兵之任，迅即据实具奏，毋稍迁就。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二七、著将巡防鸦片外船疏懈之参将勒令 休致并总兵降用事上谕

五月二十八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内阁奉上谕：

林则徐等奏,外洋驶到夷船,停泊累日,请将因循不振之镇将分别勒休降补一折。南澳地方为闽、粤两省关键,现在甫经清理,所有外洋来船自应认真堵截,毋任停留。乃竟有双桅夷船一只,由西南外洋驶至长山尾寄碇。该署参将谢国泰既不能谕令呈缴烟土,又不立即驱逐,任其以风雨为词,停泊数日始行开报,且年力就衰,巡防疏懈,著即勒令休致。南澳镇总兵沈镇邦,于两省交界洋面一味因循,含糊饰禀,难胜水师专阃之任,惟年力正强,著降为都司,仍留粤省水师,酌量补用,并责令随船出洋,以观后效。该部知道。钦此。

一二八、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申明刊卖致外国 假照会人犯分别治罪事上谕

五月二十八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内阁奉上谕:

林则徐等奏访获刊卖假捏照会外国公文人犯一折。广东查办海口,防堵趸船,业经各国夷商遵缴烟土。兹据该大臣等访闻,广州省城坊市忽有刊卖假捏照会暎咭喇国公文之事,拿获铺户翁亚濂,据供系由外县陈姓士人辗转传钞等语。案关探听事件、诈传言语,必应按例究办。翁亚濂著交林则徐等审讯确情,其供出之陈姓著严缉务获,究明假捏刊卖实情,照例分别治罪。钦此。

一二九、著将曾经吸食鸦片之安徽省官员 均予革职事上谕

五月三十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五月三十日内阁奉上谕:

色卜星额奏请将曾经吸食鸦片之职官革职一折。所参是安徽

和州州同施肇奎、歙县县丞张聘之、铜陵县大通巡检蒋庆保、太湖县后部巡检邵霖、当涂县典史张钧，前经因病吸食鸦片，现虽戒除，究属有玷官箴。施肇奎、张聘之、蒋庆保、邵霖、张钧均著革职，仍著该抚严察所属，实力查办，毋稍姑容。该部知道。钦此。

一三〇、著吏部查议鼓励拿获职官售卖 鸦片案之指挥事上谕

六月初三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六月初三日内阁奉上谕：

给事中苏芳阿等奏请将拿获职官售卖鸦片烟之指挥鼓励一折。著吏部查议具奏。钦此。

一三一、著奖励首先访获职官及吏役 吸食鸦片案之吏目事上谕

六月初三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六月初三日奉旨：

此案应升到班之吏目谢春祺，首先访获职员及在官人役吸食鸦片，并究出贩烟人犯，尚属始终奋勉，著仍遵前旨，赏加县丞衔。余依议。钦此。

一三二、江南道监察御史骆秉章奏陈 整饬洋务以绝弊端折

六月初五日(原折)

江南道监察御史臣骆秉章跪奏，为整饬洋务，以绝弊端，仰祈圣鉴事。

窃惟鸦片流毒内地,既害民命,复耗民财,奉旨严饬中外,认真查拿。至夷人畏慑天威,将烟土尽数呈缴,奉上谕颁行新定章程,雷厉风行,从此积弊胥除,可无漏卮之患。然其中禁绝夷人弊混及汉奸勾通之处,有应密为防范者,臣谨就见闻所及,敬为皇上陈之:

一、慎选洋商,以专责成也。内地与夷人互市,设立商人,原为杜弊防奸起见,诚以洋商日与夷人交接,情伪无不周知。及闻近来招募试办之商,身家素非殷实,承充之后,即借资夷人,始能营运,是以勾串逢迎,无所不至。在夷人贪利,是其本怀,而洋商复极力奉承,遂日长其骄恣之心,因以逞其狡诈之术。近日夷情之坏实由于此。且查夷船入口,必由洋商出具并无携带违禁货物甘结方准开舱。何以近年以来鸦片充斥,几于遍地皆然,而洋商并未一为举发,其中掩饰情弊,咎实难辞。如从前严兴泰行则滥保夷船,上年在潘人和搜获鸦片,皆试办之商玩法实据。当此严禁鸦片之时,查核洋商最为紧要关键,倘稂莠不除,日久易滋弊混。应请敕下广东总督及粤海关监督,严密访查,如各商中有销售禁物者,即行斥革惩办。并请嗣后新商呈充,务须遵照定例,责令总散各商联名保结,非身家殷实,居心诚笃者,不准充当,仍责令各商互为稽查。倘有售私走漏等弊,不行稟究者,除将本商治罪外,即联保之商亦一并严办,庶洋商皆知儆畏,而夷人亦有防闲矣。

一、严禁孖毡以防勾串也。凡土人晓习夷语,夷人买卖,从中为之说合者,名曰孖毡。其始不过受雇在洋行借作经纪,近有孖毡自出资本,与夷人交易,货物出口,则搭洋行代为输税,而洋行亦利其抽分,名曰搭报。此中良歹不一,遂有串合夷人,违禁售私等弊。更有卑鄙棍徒,名曰孖毡,实系汉奸,朝夕出入夷楼,所有售卖鸦片及过付银两,皆其勾串。如陈老眷、无鼻泳,皆系著名孖毡,闻均破案逃匿,应请敕下地方官严拿究办,以示惩儆。嗣后孖毡在行经纪者,必须该商出具保结,报明粤海关监督,随时稽查,如有售私等

弊，将出结之商一同治罪。如非洋行受雇之人，一概不许出入夷馆。至出口入口货物必由洋商自行经理，不准有搭报名目。如此事有责成，则稽察易周，而汉奸无所售其技矣。

一、严禁夷人久住省馆以绝弊端也。查定例：夷商销货归本后，令其依期随原船归国，不得在澳逗遛，即有行欠未清，止准酌留司事一两名住冬清厘，如行欠既清，各司事犹复逗遛，或限期已届夷欠尚未清结，查明分别惩究等语。立法极为周密。近来渣吨及颠地等夷，已历二十余年在省城夷馆居住，包揽各夷鸦片，在省售卖，且延请土人教习汉书汉语，凡内地衙署举动，预行探听，把持洋务，所有售私偷漏等弊，皆其主谋，实为奸夷渠魁。应请敕下粤省总督及粤海关监督，迅为驱逐回国，不论在省在澳，均不准其逗遛。并嗣后凡夷船到粤，遵照定例，务使其依期归国，庶夷人不敢任意逗遛，不至滋生弊端矣。

一、三板夷船禁止湾泊省河以防偷运也。查夷船到粤，向来皆停泊黄埔，搬运货物，及夷人来往，皆用本地瓜艇，固以杜夹带之弊，亦使经过关口易于稽查。近来夷人制造三板夷船，以铜片镶裹船底，深舱巨柁，樯帆交织，驾驶如飞，每船可载货物二万斤，日在省河游奕，无人过问。闻从前擘啖啤滋事，装载炮位进省，皆用此项船只。此外，夹带鸦片偷漏纹银，不知凡几。请嗣后三板夷船，凡有樯帆可以运载货物者，一概驱逐，不准在省河停泊，则出入可以查核，庶可杜走私之弊矣。

一、内地洋银应与纹银一律严禁出洋，以杜影射也。查向来洋商呈报每年与夷人交易，除以货易货外，夷人应找给内地银两尚多，是以从前夷船到粤货物之外，另携新板洋银，以便找给货价。乃近来夷人止带禁物，并无另带洋银，及其出洋之时，不拘纹银洋银，任意携带而去。近年粤中纹银不见有余，即洋银亦日形短少。查洋银一项，内地行使已久，且皆以内地货物易之，虽名曰洋银，实则内地之银矣。倘偷漏过多，则民财亦竭，不得谓纹银出洋为消耗，

而洋银出洋非消耗也。更闻近日查禁严密，汉奸教诱夷人，设有代带之法，托名某年某夷人寄存银若干，今付某夷船带回，串通书吏，预先立案，临期满载而归，无复查问出洋之银，弊端实在于此。应请敕下粤海关监督，按年查核出口入口货价，除以货易货外，将内地与夷人应找给之数，相为比较，固不准其违例携带，并不准有代带名目，以免朦混。违者将付银之商重治其罪，如此严为禁止，则偷漏可绝矣。

凡此数端，皆洋务积弊，习为固然，若不及早严禁，则日甚一日，走漏之弊难以尽绝根株。请旨飭令广东督抚及粤海关监督，妥议章程，认真查办，务使无弊不剔，有犯必惩，则狡狴之徒皆知惧，而鬼蜮之术无所施，其源既塞，则流自能清矣。

臣为整饬洋务起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一三三、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为遵旨议奏 筹禁浙省洋烟罌粟章程情形折

六月初七日(上谕档)

臣穆彰阿等跪奏，为遵旨议奏事。

五月二十七日，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筹禁浙省洋烟罌粟章程一折，奉朱批：军机大臣议奏。钦此。臣等查洋烟罌粟并干严禁，现在钦颁新例，具有专条，自应遵照办理。惟各省情形不同，即新例未经议及者，亦可推广比照酌办。

今该抚所议章程四条，如所称台州等处罌粟下种刮浆各有其时，嗣后请飭令该管厅县道府按时履勘，如厅县勘报不实，即由该府详参，该府勘报不实，即由该道一并参办。此一条核与现在新例该管官查禁不力，分别降革，及该上司知而不揭，照徇庇例降调各条大略相同，自应如所议行。

又所称向来米谷出洋，其船货被获，例俱赏给员弁，嗣后守口

兵弁有能将商渔船只所带成箱烟土拿获者,即照此例,将船及货一半赏给首获之人,余货分赏同查之人。又所称海舶偷带烟土,无论舟人行户,有能将藏匿处所指明首告者,亦比照米谷出洋例,将船货统给举发之人,如货主并不在船,系由水手中途偷带者,将货给还原主,仍将船只赏给首告。此二条该抚系比照旧例。窃思员弁兵役本有稽查之责,而舟人行户亦应举发之人,其徇隐贿纵也既当刑以示惩,则其查拿首报也亦应赏以示劝。此虽新例所无,而推广例意亦无窒碍,亦当如所议办理。

至所称向来栽种罌粟,惟邻佑据实首报始得给赏,复因地保得规包庇,往往干碍情面,甚或通同合伙,故有给赏之条,并无举发之案。嗣后因罌粟出土时,不论何人,皆得指明地方赴官首告,即以例应入官之地赏给首告之人等语。查新例:吸食鸦片之案,不准旁人讦告,原以防滋扰而绝栽诬,且栽种罌粟接壤连畦,虽有奸黠之徒,断无容匿之术。该抚既议于每年下种时,该厅县亲往遍勘一次,复议于具报后该府道各往复勘一次,如果实力稽查,何患铲除不尽。若恃有举发之例,可以人人首告,则平日之履勘转将视为具文,且与新定章程不符,应毋庸议。

以上该抚所议各条,臣等一准新例,分别准驳。谨合词恭折具奏,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六月初七日臣穆彰阿、臣潘世恩、臣王鼎、臣文庆。

本日奉旨:依议。钦此。

一三四、著广州将军德克金布查办广州八旗聚处地方包庇鸦片兴贩事上谕

六月初七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广州将军德、副都统奕、副都统英。道光十九年

六月初七日奉上谕：

据御史骆秉章奏，广东省城西门一带皆满洲汉军驻防所居，兴贩鸦片之徒赁居旗人房屋，借以藏身，该兵丁等得规包庇，地方官难以查核等语。八旗聚处地方理宜严肃，倘竟容留贩烟匪徒开馆售卖，始则借此分肥，久则沾染恶习，不可不防其渐。著德克金布等留心体访，如有此项弊端，即将赁居者拿获治罪，包庇者从严惩究，断不准稍为容隐，致令狼狽为奸。且驻防兵丁例系将军等专管，安得委为不知，倘一味姑容，将来别经发觉，朕惟该将军等是问。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三五、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就骆秉章所奏妥议章程事上谕

六月初七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林、两广总督邓、广东巡抚怡，传谕粤海关监督豫坤，道光十九年六月初七日奉上谕：

据御史骆秉章奏请整饬洋务以绝弊端一折。所有慎选洋商，严禁孖毡，并夷人久住省馆，三板夷船湾泊省河及内地，洋银应与纹银一律严禁出洋之处，著林则徐、邓廷桢、怡良，并传谕豫坤，一体妥议章程具奏，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三六、著贵州巡抚贺长龄查奏贵州候补知府孟怀川果否吸食鸦片事上谕

六月初十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贵州巡抚贺。道光十九年六月初十日奉上谕：有人奏，贵州候补知府孟怀川性耽淫侈，宿娼滥赌，曾以数千

金买妓黄氏、孙氏、宋氏为妾，兼以吸食鸦片，俾昼作夜，合寓之中男仆女妾无不吸食等语。知府有表率之责，若如所奏种种骛法，实属有玷官箴。著贺长龄即严密查察，该员果否吸食鸦片，有无别项劣迹，据实具奏，毋稍徇隐。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三七、著将失察栽种罌粟之浙江 官员交部议处事上谕

六月十三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六月十三日内阁奉上谕：

乌尔恭额奏请，将失查栽种罌粟之道府交部议处一折。浙江台州府属奸民偷种罌粟，煎熬鸦片烟，该管道府未经查报，实属咎有应得。宁绍台道李绍昉，前署台州府知府现任贵州铜仁府知府福隆阿，均著交部议处。乌尔恭额著一并交部议处。钦此。

一三八、著将吸食鸦片之已革御史裕安等 从重发军台效力事上谕

六月十五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六月十五日奉旨：

此案已革御史裕安因病买食鸦片烟，虽讯明业已戒止，惟该革员曾任言官，不知自爱，仅予革职不足示惩。著与已革候选道周定邦、已革笔帖式成顺，均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逸犯祁四即齐成远、费二，并究出之王二、高祥等，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一体严缉，务获究办。余依议。钦此。

一三九、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报审拟巡役 李溃等出洋代买鸦片案折

六月十六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邓廷桢、广东巡抚臣怡良跪奏，为拿获代匪出洋买运鸦片巡役，申明定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邓廷桢于上年十二月内准粤海关监督臣豫坤咨开：总巡口新设试办巡船内巡役胡俭、李新等，于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晚间乘潮将船开巡，至十八日尚未回口，恐有在外揽私包纵情事。当将该船巡役胡俭、李新斥革，咨会密飭沿河舟师营汛严查，该巡船如有偷漏夹带等弊，严拿惩办等因。经臣等会飭文武员弁密速查拿。旋据线人李得胜探得，与在旧公行居住夷人熟识之陈基俭，有托海关试办巡船头役胡俭出洋代买鸦片情事，赴营报经督标中军副将赵光璧、广州协副将韩肇庆、署抚标中军参将祺寿、署抚标右营游击庆寅，督飭守备程步韩等，带同弁兵并广州府及南海、番禺二县差役，在于白鹅潭河面截获鸦片烟土六十包，约重二千八百八十两，并在巡船拿获巡役李溃即李新一名。又侦获持单取银之梁亚洪一名，解经臣邓廷桢亲督委员讯取大概供情，并将派堵玩捕之署水师提标左营游击事前山营都司伦世光，请旨革职留任，会折具奏。并将各犯发司，委员缉审。

嗣奉上谕：邓廷桢奏请将派堵玩捕之游击革职留任一折，此案巡役胡俭等胆敢坐驾巡船出洋，为陈基俭贩运鸦片，实属藐法。胡俭、陈基俭现均在逃，著即勒限上紧严缉务获，提同李新等严审确情，按律定拟具奏。署水师提标左营游击事前山营都司伦世光有统巡之责，于该巡船抛泊尖沙嘴洋面时，雇艇拢近夷船，复无觉察，现当发令之始，即视为具文，实属胆玩。该督仅请将该员革职留任，不足蔽辜。伦世光著即革职，以示严惩。该部知道。钦此。

当即转饬钦遵,严缉审办。

兹据该委员广州府知府珠尔杭阿会督准补潮州府同知张钧、署广州府佛山同知刘开域、南海县知县刘师陆、番禺县知县张锡蕃,以逸犯胡俭等屡缉未获,将现犯审明定拟,由广东按察使乔用迁招解前来,臣等当即亲提复加研鞫。

缘现获之李溃即李新,籍隶新安县,与向在省城开张全兴洋货店未获之胡俭,同在粤海关总巡税馆新设巡船上充当巡役,雇未获之水手王亚三、陈亚二、黄亚受、王亚上、李亚胜、陈亚冬、刘亚得、李亚六、胡亚三在船帮驾。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胡俭向该犯李溃告知,有人托其出洋代买鸦片,邀令同往,许俟获有谢银均分。李溃贪利应允,并向询何人托买,胡俭因事属秘密,未将姓名告知。十六日,水手王亚三、陈亚二、黄亚受、王亚上、李亚胜辞退回家,胡俭即将商同李溃出洋代人贩烟情由,向水手陈亚冬、刘亚得、李亚六、胡亚三告知,嘱为容隐,许分谢银。陈亚冬等俱各允从,即于是夜胡俭与该犯李溃并水手陈亚冬等坐驾巡船,自省开行,十八日驶至尖沙嘴洋面,另雇不识姓名人小艇,拢近叻叭唎夷船。胡俭素通夷语,当过船向夷人买得鸦片烟土六十包,计重二千八百八十两,运回巡船收贮,并未交价。十九日早从尖沙嘴将船驶回省河湾泊。二十一日夜,有不识姓名一人持有和东店一千二百六十元银单一纸,坐艇到船,胡俭即将烟土交给,并与该不识姓名人过艇,声言同赴旧公行西洋夷人吗啦咭处交给烟价,随即驶去。先是粤海关监督臣豫坤查知该巡役胡俭等于十六日晚驾船出巡未回,移咨臣邓廷楨查缉,并据线人李得胜探得,与在旧公行居住夷人熟识之陈基俭,有托令胡俭出洋代买鸦片情事,赴营禀报。经督标中军副将赵光璧等督饬弁兵,协同府县差役,即于二十一日夜驾船赶至白鹅潭河面,适与胡俭等运烟船只撞遇,上前喝拿,胡俭等瞥见,将烟土丢弃落河,驾艇逃逸,兵役人等随将烟土捞获,并赶赴巡船,拿获该犯李溃即李新一名。水手陈亚冬等知风先行上岸逃走。当向李溃询

知胡俭前赴旧公行交给烟价情由。二十二日早，适该行夷人吗啦咿将烟价银单交给雇工、现获之梁亚洪，持赴和东店收取银两，复经兵役将梁亚洪查获，连李溃并起获烟土一并解经讯供，飭发审办。兹经臣等会提复鞫，据各供认前情不讳。

臣等伏查，此案既据线人李得胜赴营报称，陈基俭托令胡俭出洋买烟，当经将烟土全数截获，事无不实。该犯李溃系听从胡俭伙同代为贩运之人，何以转称不知何人托买？而持单赴店取银之梁亚洪及出单之和东店主，亦恐有勾串贩运情弊，均应澈底根究，以期水落石出。复将和东店主高亚和提问究诘，据李溃供称，当日胡俭是否系陈基俭嘱令代买鸦片，因事甚秘密，胡俭不肯将其姓名告知，如果知系陈基俭嘱买，伊已获案治罪，何必代为隐瞒。又据梁亚洪及高亚和供称，伊梁亚洪实止受夷人吗啦咿雇倩庸工，图得工钱，嗣仅知情代为收取烟价银两。伊高亚和开张和东银店，当日有不识姓名人持有番银一千二百六十元到店，令其出单一纸，称系置货应用，并令凭单交银。至胡俭等如何出洋购买鸦片，伊梁亚洪与伊高亚和均不知情，委无勾串贩运，隔别严鞫，矢口不移，似无遁饰。

查旧例载：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又断罪依新颁律，律注云，如事犯在未经定例之先，仍依已行之例定拟。又例载：交结外国，借贷财物，发边远充军各等语。此案李溃即李新充当海关巡役，胆敢图利，伙同胡俭坐驾巡船出洋，代人向夷船买取鸦片烟土，核其牟利藐法，朋比为奸，与兴贩鸦片罪无差等。查该犯犯事获案系在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本省奉行新例以前，应即仍照兴贩鸦片旧例问拟，李溃即李新，应照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发近边充军旧例，发近边充军。惟现当查办鸦片吃紧之时，未便仅照军罪定拟，致滋轻纵，应请从重发往新疆，酌拨种地当差，以示惩儆。梁亚洪受夷人吗啦咿雇倩佣工，明知吗啦咿所交银单系贩卖烟土价银，辄敢听从代取，殊属胆

玩,应比照交结外国借贷财物发边远充军例,发边远充军,到配杖一百,折责安置。李溃、梁亚洪据供母老丁单及孀妇独子,惟照兴贩鸦片,交结外国办理,情节较重,应均不准其留养,毋庸取结查办。高亚和开张银店,凭银出单,并不知贩卖鸦片情事,应与线人李得胜均毋庸议,并予省释,以省拖累。起获烟土烧毁,全兴洋货店及烟并银两分别查封入官。叻叭唵夷船及夷人吗啦咿,飭令驱逐回国。逸犯胡俭、陈基俭及水手陈亚冬等,飭缉获日另结。本案派堵玩捕之署水师提标左营游击事前山营都司伦世光,业经革职,应毋庸议。其余该管文武业据咨缉或购拿获犯究办,失察职名,应请免开。

除全案供招咨部外,所有获犯审明定拟缘由,臣等谨会同广东水师提督臣关天培、粤海关监督臣豫坤,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日奉朱批:刑部议奏。钦此。

一四〇、著钦差大臣林则徐不必将所留
四种样土解京并通谕各省拿获
烟犯务将烟具等销毁事上谕

六月十八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六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

林则徐等奏,查办鸦片续获人烟枪具,并销化烟土完竣各一折。览奏均悉,著仍通飭各属文武员弁,务将开窑设馆贩卖吸食各匪犯奋力查拿,不许稍有疏纵。所留样土四种,若解京后发交各省观看,殊觉烦琐,且易滋弊竇,著即于该处核实销毁,毋庸解京。

又,林则徐另片奏称,愚民无知,误会前旨谓枪土仍听存留,免其呈缴等语。朕因拿获烟膏烟具恐有假造朦混,意在邀功,或既缴之后,官不复查,希图塞责,故本年三月降旨飭各督抚等实力查拿,不准以呈缴入奏。原以地方官既已拿获吸烟人犯,其烟具烟膏自

应一并收缴，何必纷纷入奏，意存见好，非谓吸烟人犯拿获之后，烟具烟膏即可无庸收缴也。林则徐既有此奏，恐他省地方官误会谕旨，并不认真查拿，殊非朕核实办理之意。著通谕各直省大吏，拿获吸烟人犯，务将烟具烟膏销毁尽净。其有呈缴之后仍复吸食，或地方官假造邀功，或该犯因拿借以免罪，种种弊窦，均著详查，从实严办，毋得任其朦蔽。

至所称寓收缴于编查，以期除恶务尽，全在该地方官等不避嫌怨，实力严查，不许支饰畏难，稍涉懈怠，行之既久，自有成效。至自首一节，所颁新例业有明文，将此谕知林则徐等，并通谕各直省将军督抚府尹等知之。钦此。

一四一、著将销烟受毒身故之陈熔

交部照例赐恤事上谕

六月十八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六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

林则徐等奏销烟委员染毒身故恳恩议恤一折。广东候选府经历，现任博罗县典史陈熔，奉委销化鸦片烟土，染受秽毒，因公殒命，著加恩交该部照例赐恤。钦此。

一四二、著将吸食鸦片之贵州职官

发往新疆效力事上谕

六月十八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六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

贺长龄奏审拟吸食鸦片烟职官一折。所办好。已革贵州大定府经历陈培玉，身任职官，胆敢吸食鸦片烟，又未将贩卖之人指出，著即发往新疆效力赎罪。钦此。

一四三、著将失察栽种罌粟之浙江官员 分别降级处分事上谕

六月十九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六月十九日奉旨：

昨乌尔恭额遵旨，将未经查报栽种罌粟之该管道府奏请交部议处。兹据吏部比照查勘不实例，将该道府各拟以降一级调用，原属咎所应得。姑念事属既往，稍从宽减，所有浙江宁绍台道李绍昉，前署台州府事杭州府同知，今升贵州铜仁府知府福隆阿，著加恩改为降二级留任，均不准抵销。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在任年久，其自请议处之处，著即照部议降一级留任，亦不准其抵销。钦此。

一四四、著奖励访获烟贩之湖南官员事上谕

六月十九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六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裕泰奏续获兴贩鸦片烟土人犯并究出轮奸强奸抢窃重案一折。湖南候补直隶州知州王景章先后访获烟贩四十三起，烟土烟膏八千七百余两，并将叠次轮奸强奸抢窃重犯弋获究办，查拿尚属认真。王景章著以直隶州知州遇缺即补。永州镇左营游击阿临泰往来各属，会拿尚为出力；道州知州延禧能将重犯获案，且所拿烟土较多。阿临泰、延禧俱著以应升之缺升用。该部知道。钦此。

一四五、著将安徽省办理烟案勤惰之官员 分别奖惩事上谕

六月二十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

色卜星额奏续获鸦片烟犯请将办理勤惰之州县分别劝惩一折。所办好！安徽怀宁县知县曾元炳获犯三十余名，泾县知县顾翰获犯十九名，候补知县林自立获犯五十余名，均属办理认真，著交部议叙。宿州知州杨斯熙获犯后，于撤任时始行详报，实属迟延，著交部议处。前署当涂县知县黄凤楼，于民人呈缴烟具并不解验，自行销毁，显有不实不尽，著交部严加议处。余著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钦此。

一四六、著奖励云贵办理烟案奋勉各员事上谕

六月二十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

颜伯焘奏缉获鸦片烟土烟膏等语。云南耿马宣抚土司罕恩需缉获烟土烟膏八千三百两，查拿尚属认真，著加恩赏戴蓝翎。该土司如果始终出力，再行核实保奏，量予恩施。署广西直隶州呈贡县知县孙兆蕙先后缉获一万三千余两，昭通府知府胡长庚、游击衔腾越、都司施应贵，先后各缉获一万一千余两，办理亦属奋勉，均著交部从优议叙。该部知道。钦此。

一四七、著山东巡抚经额布确查山东革员干预公事并职官吸食鸦片事上谕

六月二十一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山东巡抚经。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奉上谕：

有人奏，山东已革莘县知县邹淦逗留该省，在省垣办事，号为知宾。莱州府同知秀琨吸食鸦片，该抚仅令莱州府知府萧炳椿出具保结。候补盐大使杨咸禧吸食鸦片，该府令运司结保，运司未曾出具保结，均未参劾等语。革员逗留省垣，干预公事，及职官吸食鸦片，均属大干法纪，如果属实，必当严行参办，以肃吏治。著经额布即行确切查明，据实复奏，毋稍瞻徇回护。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四八、著步军统领衙门等查办看押烟犯之兵役得赃卖烟情弊事上谕

六月二十三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内阁奉上谕：

御史汪于泗奏，看押烟犯兵役有得赃卖烟情弊，请饬严究等语。现在京城内外拿获吸烟人犯多起，原期湔除积弊，净绝根株。若如所奏，烟犯到案，兵役等视为奇货，暗中传递烟具，重价卖给烟膏，勒索多赃，任令吸食，如果属实，是以查拿鸦片之人为私卖鸦片之人，法营私，殊堪痛恨！著步军统领衙门并五城御史，严饬所属，密行查访，如有前项情弊，即将看押兵役严行究办，毋稍姑容。并著刑部堂官派委司员，随时查察，如有烟犯在狱吸烟，即将禁卒人等从重究治，并讯明烟膏来历，一律严惩。总期积弊肃清，毋许

瞻徇回护,用副朕除恶务尽至意。钦此。

一四九、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呈拟具 致英国国王檄谕底稿折

六月二十四日(军录)

臣林则徐、臣邓廷桢、臣怡良跪奏,为遵旨拟具檄谕暎咭喇国王底稿,恭呈御览,仰祈钦定事。

窃臣林则徐上年在京陛见,面奏禁止鸦片一事,拟颁发檄谕,晓示外夷,容俟到粤,与督臣邓廷桢等酌商,奏请训示。迨到粤之后,节次钦奉上谕:著与邓廷桢商酌,妥拟底稿具奏,经朕披览,再行颁发等因。钦此。维时臣等谕令在粤之暎咭喇国领事义律及住省各夷人,呈缴趸船鸦片,办理正属应手。因思外国重洋遥隔,尚可暂缓檄行,当将就近谕夷缘由,合词附片复奏。嗣奉上谕:暎咭喇既有在粤领事及住省夷人,经该大臣等就近谕知,办理应手,所有檄谕该国之处,亦著暂缓颁行。统俟议定兴贩吸食各罪名颁行新例时,于善后章程内另行详细筹议,仍遵前旨,拟稿进呈,再行颁发等因。钦此。仰见圣主因时制宜,周详指示之至意,臣等曷胜钦感。

兹新例业已颁到,所有内地兴贩吸食,并夷人夹带鸦片各罪名,均经议定。因查粤省成案,凡钦奉谕旨事涉外夷者,大都由督抚臣联衔照会该国王,钦遵办理。此次既颁新例,自应宣示重洋,咸使怀德畏威,迁善远罪。除一切善后章程容俟详细筹议另奏外,所有檄谕外国之稿,应先酌拟进呈。惟查各国夷船来至粤东者:如西洋夷人久住澳门,几成土著,自可就近给谕,毋庸远寄出洋。其暎囉晒、喃囉、大小吕宋、双鹰、单鹰、暎国、喘国,近年买卖较稀。惟暎咭喇之船最多,咪喇啞次之。但咪喇啞并无国主,只分置二十四处头人,碍难遍行传檄。暎咭喇国现系女主,年纪亦轻,然闻号令

系其所出，则该国似宜先颁檄谕。臣等不揣暗陋，谨会同商拟底稿，另折恭录进呈，伏祈圣鉴折衷，俾有体要。敬候钦定发回之后，再议颁发。其余各国，俱先谕知在粤夷目夷商，倘该夷目等稟请移知其国主，然后奏明酌发。

是否有当，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九年七月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附：致英国国王檄谕稿

六月二十四日

谨拟颁发檄谕暎咭喇国王底稿恭候钦定。

为照会事：洪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云：凡本国人到中国贸易，均蒙大皇帝一体公平恩待等语。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者，赖有此也。惟是通商已久，众夷良莠不齐，遂有夹带鸦片，诱惑华民，以致毒流各省者。似此但知利己，不顾害人，乃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愤。大皇帝闻而震怒，特遣本大臣来至广东，与本总督部堂、巡抚部院会同查办。凡内地民人贩鸦片、食鸦片者，皆应处死，若追究夷人历年贩卖之罪，则其贻害深而攫利重，本为法所当诛。惟念众夷尚知悔罪乞诚，将趸船鸦片二万二百八十三箱，由领事官义律稟请缴收，全行毁灭。叠经本大臣等据实具奏，幸蒙大皇帝格外施恩，以自首者情尚可原，姑宽免罪。再犯者法难屡贷，立定新章，谅贵国王向化倾心，定能谕令众夷，兢兢奉法。但必晓以利害，乃知王朝法度，断不可以不懍遵也。

查该国距内地六七万里，而夷船争来贸易者，为获利之厚故耳。以中国之利利外夷，是夷人所获之厚利，皆从华民分去，岂有反以毒物害华民之理。即夷人未必有心为害，而贪利之极，不顾害人，

试问天良安在？闻该国禁食鸦片甚严，是固明知鸦片之为害也，既不使为害于该国，则他国尚不可移害，况中国乎？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非利人之物，利于食，利于用，并利于转卖，皆利也。中国曾有一物为害外国否？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哗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自糖料姜桂而外，用物自绸缎磁器而外，外国所必需者，曷可胜数。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既非中国要需，何难闭关绝市。乃天朝于茶丝诸货悉任其贩运流通，绝不靳惜，无他，利与天下公之也。该国带去内地货物，不特自资食用，且得以分售各国，获利三倍，即不卖鸦片，而其三倍之利自在，何忍更以害人之物，恣无厌之求乎。设使别国有人贩鸦片至暎国，诱人买食，当亦贵国王所深恶而痛绝也。

向闻贵国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于人。并闻来粤之船，皆经颁给条约，有不许携带禁物之语，是贵国王之政令本属严明，只因商船众多，前此或未觉察。今既行文照会，明知天朝禁令之严，定必使之不敢再犯。且闻贵国王所都之嚟嘞及嘶噶嚟、噉咄等处，本皆不产鸦片。惟所辖印度地方，如唭啊啦、唭咄啦嚟、唭啜、叭咄唭嚟、唭嘛啉哇数处，连山栽种，开地制造，累月经年，以厚其毒，臭秽上达，天怒神恫。贵国王诚能于此等处拔尽根株，尽锄其地，改种五谷，有敢再图种造鸦片者，重治其罪，此真兴利除害之大仁政，天所祐而神所福，延年寿，长子孙，必在此举矣。

至夷商来至内地，饮食居处，无非天朝之恩膏，积聚丰盈，无非天朝之乐利。其在该国之日犹少，而在粤东之日转多，弼教明刑，古今通义。譬如别国人到暎国贸易，尚须遵暎国法度，况天朝乎？今定华民之例，卖鸦片者死，食者亦死。试思夷人若无鸦片带来，则华民何由转卖，何由吸食？是奸夷实陷华民于死，岂能独予以生。彼害人一命者，尚须以命抵之，况鸦片之害人，岂止一命已乎？

故新例于带鸦片来内地之夷人定以斩绞之罪，所谓为天下去害者此也。复查本年二月间，据该国领事义律以鸦片禁令森严，禀求宽限，凡印度港脚属地请限五月，暎国本地请限十月，然后即以新例遵行等语。今本大臣等奏蒙大皇帝格外天恩，倍加体恤，凡在一年六个月之内误带鸦片，但能自首全缴者，免其治罪。若过此限期仍有带来，则是明知故犯，即行正法，断不宽宥，可谓仁之至义之尽矣。

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该国夷商欲图长久贸易，必当懍遵宪典，将鸦片永断来源，切勿以身试法。王其诘奸除慝，以保义尔有邦，益昭恭顺之忱，共享太平之福。幸甚幸甚。

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复，切勿倭延。须至照会者。

道光十九年七月十九日奉朱批：得体周到。钦此。

一五〇、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家丁贿放烟土 请将知府刘锡方革职折

六月二十四日(军录)

臣林则徐、臣邓廷桢跪奏，为遵旨审明定拟，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邓廷桢于道光十九年二月初三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正月十二日奉上谕：有人奏，广西梧州府知府刘锡方……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邓廷桢当即钦遵，密派广东候补知县言良钰驰往梧州，将该家丁张镐即张汉三拿获解东，讯出大概供情，先经恭折具奏。嗣臣林则徐、臣邓廷桢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三月十八日奉上谕：本日据邓廷桢复奏查办撤任知府刘锡方家丁得贿私放烟土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

者)臣等随即札调撤任梧州府知府刘锡方来东备质,并以在关书役系属案中要证,飭据署梧州府知府俞元准,将关书陆纪、吴佑,巡役麦注、何桐等,解经飭司提集研讯。兹据广东按察使乔用迁会同布政使熊常镛,申明招解前来,臣等亲提犯证,督同司道悉心研鞫。

缘张镐即张汉三,籍隶江苏宜兴县,非安徽人。道光十六年十二月内,跟随广西梧州府刘锡方,派在梧州税厂查验过关货船。该关距府城数里,一切验放向由家人主张,书巡人等悉听调度。张镐有素识未获之广西河船水手黄亚三即阿复,暗雇在关作为眼线。十八年五月十四日,黄亚三探知上水货船夹带鸦片烟土,密向张镐告知,即同赴该船,搜出烟土十六个,称欲禀官究治。该船客人畏惧,央求免报,张镐乘机索得番银十六圆,将所装棉花杂货上税,烟土私自放行。又,六月初十日搜出货船烟土十二个,索得番银十二圆。又,七月十五日搜出货船烟土十五个,索得番银十五圆。又,八月十三日搜出货船烟土十六个,索得番银十六圆。又,九月初二日搜出货船烟土十三个,索得番银十三圆。又,是月初八日搜出货船烟土三十五个,索得番银三十五圆。均经税货放行。计该犯前后共得贿纵放烟土六次,均由黄亚三作线报知,随同纵放。其书役等先经张镐另行签派,或填写簿扇,或分查别船,总不令随至贿纵船内,是以无从知情。张镐所得赃银并不分给黄亚三,仍令另向客人索谢,每烟土一个,黄亚三又另索得番银七分。该府刘锡方在城内衙署办公,未能亲验税厂,并无知情故纵。其夹带烟土客人,张镐皆未向问姓名、籍贯等情。屡审据各供吐前情靡异。

臣等以张镐派管关务已越两年,恐贿放不仅六次,赃银亦不止此数,难保罪情无质证,狡供避就。即所称该府刘锡方及书巡陆纪等均无知情故纵,亦恐情出阿私,代为讳饰。复经隔别严行究诘,加以刑吓,该犯张镐坚供,伊于过关货船查出烟土,原属偶然之事,委止贿放六次。内有一次得赃三十五圆,其余每次各止十余圆,前后共计得受番银一百零七圆,此外如果另有贿纵别案及得受多银,

何肯熬刑不吐。本官刘知府如系知情故纵，书巡人等如曾勾串作奸，伊已身受重罪，更何必代人隐瞒。关书陆纪、吴佑，巡役麦注、何桐金供，张镐查验货船，得贿纵私，伊等实未随同下船，委无知情通同贿放。如伊等果有串弊，张镐岂肯熬刑不为供指。该府刘锡方亦坚供，伊在署办公，家丁张镐如何在厂验船受贿，买放烟土，系属瞒官舞弊，何敢令伊知情。况鸦片例禁森严，伊又何敢故纵，甘为家丁蹈法。惟失于查察，咎无可辞各等语。屡鞫不移，似无遁饰。

查旧例载：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又，枉法赃五十五两，杖一百，流三千里，无禄人减一等各等语。本案张镐即张汉三，充当梧州府家丁，派管关务，叠次受贿，纵放鸦片过关，共计所得赃银折实库平纹银七十二两零，照枉法赃，无禄人减等，罪止拟徒，殊觉轻纵。查该犯得受鸦片之利，即与兴贩鸦片无异，张镐即张汉三，应照兴贩鸦片烟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现当严杜鸦片之际，该犯胆敢叠次得贿私放，实属藐法，应从重发遣新疆，酌拨种地当差，诈得银两，照追入官。该犯讯无另犯别案，此外亦无知情同伙之人。关书陆纪、吴佑，巡役麦注、何桐，于张镐得贿放私并无知情串弊情事，均毋庸议。逸犯黄亚三即阿复，及贩烟不知姓名各客人，已咨会广西抚臣，一体通饬严缉，获日另结。

梧州府知府刘锡方身为四品大员，如敢纵丁贿放鸦片，则其昧良已极。臣等钦遵严旨，不敢少涉瞻徇，认真彻底根究，期归核实。今该府供，伊在署办公，未能驻厂，委无知情故纵，严讯该犯张镐及书巡人等，亦复异口同声。又，臣等先以署梧州协副将德年与该府驻扎同城，耳目切近，现署该府喻元准系属后任之员，无所用其回护，均经扎饬严密确查禀办。兹据该府、协复称，刘锡方于家丁张镐婪赃纵烟，查无知情故纵授意情弊。复饬司道密禀，核与各供相符，尚属可信。查该府刘锡方失察家丁得赃，例有应得处分，惟当

此查办鸦片吃紧之时，关隘稽查尤为紧要，该员于派管家丁贿纵频仍，竟毫无觉察，非寻常疏忽可比，应请旨将撤任梧州府知府刘锡方从重革职，以示惩儆。

除全案供招咨部外，所有审明定拟缘由，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议复施行。

再，本案犯事获案，系在未准部行新例以前，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十九年七月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五一、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守备 蒋大彪访有劣迹请革审折

六月二十四日(军录)

臣林则徐、臣邓廷桢跪奏，为原派巡缉营员于撤回后访有劣迹，请旨革职审办，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广东各海口囤贩鸦片，偷漏纹银，久已积为弊藪，而港议丛杂防范难周，是以向设巡船分报查缉，既不能不派委备弁，亦不能不雇用眼线。但其中奉公守法者，缉捕多非所长；而破案得力者，又难保别无私弊。惟有信赏必罚，惩劝兼施，获犯既多，固未便没其劳绩，一有弊窦，即不敢稍予姑容。盖此辈驾馭之难，各省皆然，而尤莫甚于粤；在诸案皆然，而尤莫甚于鸦片也。

即如前任两广督臣卢坤任内，指设巡船，维时副将秦裕昌，以捐职都司王振高带领壮丁徐广，素谙捕务，稟准随船巡缉，先后获犯多名，经卢坤将王振高飭发香山协水师效力，并赏给徐广记委顶戴。嗣升任抚臣祁埴兼署督篆，复于拿获盗犯潘亚有等案内奏奉谕旨：王振高著该督留心察看，如果一二年内再著劳绩，即奏请以都司补用。钦此。臣邓廷桢抵任后，因王振高尚须察看，当发陆路南韶连镇差委，旋经部驳，仍发水师效力，并未派令巡查。嗣因捕务紧要，修复巡船以资缉匪。据署臣标中军副将韩肇庆派委守备

戴文彪,千总蒋大彪、伦朝光,仍带记委徐广、壮丁梁恩升等,往来外海内河,巡查缉捕,先后拿获载运纹银出洋、贩卖鸦片以及盐梟土盗各犯,共二百六十五名,起获纹银番银共六万二千六百余两,烟土一万六百余两,均经奏报题咨在案。除戴文彪奉部签升江西都司,今已病故外,伦朝光、蒋大彪以叠获纹银,先后题升守备,梁恩升亦已获犯劳绩,拔补外委。

嗣于十七年秋间,臣邓廷桢与前抚臣祁埴承准廷寄,因有人陈奏,王振高、徐广即赤沙广,梁忠即梁恩升等,暗开窑口等因。谕旨查究。当经钦遵密查,实无开设窑口凭据,合词恭折复奏,并附片沥陈,此等用以缉捕,本属弃短取长,仍不时留心察看,如查有弊端,即从严惩办,不敢稍存回护。荷蒙圣鉴亦在案。

此后臣邓廷桢更加留心察看,虽据报拿获鸦片赃犯络绎不绝,而获银之案较前顿少。因思巡船出赴外海,究恐稽查难周,安知不恃特委之名,借端吓诈,且虑各处营县因有另设巡船,转相观望,遂于十八年撤去前项巡弁,以专营县责成,一面追查从前委巡之王振高及近年之蒋大彪等,有无假公济私,尚未得有实据。臣林则徐奉命来粤,密访海洋利弊,知先后管驾巡船之弁丁以及眼线人等,多不理于人口,而亦未得确凭。迨五月内,销化夷船烟土事竣,由虎门回至省垣,访得前在巡船充当头舵之冯亚润、周亚保等,并拿到案,提同常作眼线之已革外委保安泰隔别研讯。据供巡船拿获贩烟运银各案匪犯,俱在水次截拿,人赃并获,并无妄拿邀功挟嫌栽害情弊。惟所解烟土如有零星余剩,各船间或匀分。若在偏僻口门遇著贩烟之船,亦有送给洋银,听其开去等语。是侵匿贿纵之弊,已属显然。臣等立提王振高、伦朝光、梁恩升、徐广反复诘讯,虽不敢尽行狡赖,而供词尚多闪烁,且因守备蒋大彪引退未回,伦朝光等率皆诿诸蒋大彪一人,其为前此通同舞弊,现在退卸避就,尤可概见。

当此力除鸦片之际,正须肃清捕务,杜绝欺朦。臣邓廷桢先因

各该弁获犯多名,虽经随案奏请恩施,予以升擢,今既查有劣迹,愧恨交深,必当倍加严办,断不敢意存回护,稍予姑容,致负圣明委任。除外委梁恩升、记委顶戴徐广均已由臣邓廷楨斥革,并将王振高捐纳都司职衔咨部革退,一面行文前途截拿蒋大彪回粤听审外。相应请旨将准升水师提标后营守备蒋大彪、顺德协右营守备伦朝光,一并革职,以便提同各犯证严审确情,按拟惩办,以为备弁营私者戒。

臣等谨会同水师提督关天培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九年七月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五二、两广总督邓廷楨奏为摘顶知府刘锡方 查获烟膏烟具请予开复折

六月二十四日(军录)

再,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九年二月初七日奉上谕:前有人奏,广西梧州府知府刘锡方办理鸦片烟迟缓,该府家丁张汉三得贿私放……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维时臣先已委员将该犯张镐即将张汉三拿获解来,提讯大概供情,恭折具奏,并发司审办在案。钦奉前因,当钦遵分别咨行查办,一面遴委广东候补知县言良钰,飭令过赴西省,不动声色,严密访查去后。嗣据该委员禀称,奉委驰抵广西省城,改装易服,遍加侦察,访之舆论,金称该省因鸦片滋蔓,官司查拿严紧,各府属纷纷获解,均经巡抚衙门验收,上冬记不得日期,曾于抚辕旷地烧毁烟土烟枪三次,每次抚院亲督文武〔各〕官办理。除首府首县外,俱不识其何职何名,所毁解自何属,为数若干亦均无从知悉等语。

又据广西布政使李恩绎、按察使郭文汇会禀称,查梧州府刘锡方拿办鸦片,截至上年封印日止,共报获烟三万八千九十余两,烟

枪一千三十六杆,解奉抚院点验后,复飭令首府首县并三营将备复验明确,汇同各府州所属获缴之烟枪,于十月二十六、十一月二十五、十二月二十六等日,督同首府首县并三营将备,在于抚院辕门内旷地,分作三次,浇以盐卤,拌以桐油,尽行烧毁。其烟枪先令当场劈破烧毁,将灰弃置大河,不使弊漏。每烧一次,抚院在于鼓楼监视督烧,士民观者如堵,众目周知,毫无异论。兹奉飭查,当即传到首府首县并三营将备,详细查询,佥称上冬梧州府获解之枪烟,均奉抚院亲自验收,复经该员等复验,眼同烧毁,委无短数捏报以及作伪情弊,相应据实禀复等情。并准抚臣梁章巨将该府刘锡方获解枪烟各数,分起开列清单,咨同前由。声明自上年十月十六日起,截至十二月十九封印日止,核计该府所属,共获烟土三万一千四百六十八两五钱八分四厘,烟膏九百五十二两八钱五分。照通省一膏二土章程,将烟膏作土一千九百五两七钱,又烟渣四千七百一十二两,又烟膏一盒,约四两,共计三万八千九十两零,烟枪一百三十六杆。其据报获烟土先已自行烧毁,未经解验,及系封印前报获,尚未解到者,均未入奏等因。随检查臣衙门节据该府刘锡方暨所属苍梧等县报获档卷,核与抚臣单开各数相符。惟单内十二月十一日容县禀获烟土五十二两,烟枪八杆。又是月十六日容县禀获烟土一百八两,烟枪五杆二起,臣衙门并无报案,其数无多,自系漏未通报。

伏查现经撤任之梧州府知府刘锡方,前于奏参摘顶后,会督营委员弁,并督飭各属实力搜拿劝缴。两月之间,获烟至三万八千两有奇,烟枪亦逾千数,尚属稍知愧奋。抚臣梁章巨于该府解到枪杆烟后,亲验明确,始分次督率文武,眼同如法烧毁,其报获未经解验者,即不准其充数办理,亦属认真。兹经臣遵旨严密访查舆论,众口佥同。司禀略无含混,而又稽之报案,大数未致参差,其无以少报多,以伪淆真等弊,似属可信。

除张镐即张汉三之一犯,现经会同钦差大臣臣林则徐申明定

拟,另折奏办外,理合附片复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九年七月十九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五三、两广总督邓廷桢奏为遵旨察看得 惠昌耀认真防堵堪任总兵折

六月二十四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邓廷桢跪奏,为遵旨再行察看水师副将可胜南澳镇总兵之任,据实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本年六月十九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五月二十八日奉上谕:本日据林则徐等奏,南澳镇总兵沈镇邦因循不振。已明降谕旨,将沈镇邦降为都司,留粤酌补矣。南澳一带为闽、粤交界洋面,现在堵截夷船,搜拿烟土,攸关紧要,自必经理得人,方于地方有裨。前据邓廷桢保奏香山协副将惠昌耀堪胜水师总兵,尚未送部引见。著该督再行留心察看,该副将是否能胜南澳镇总兵之任,迅即据实具奏,毋稍迁就,将此谕令知之。钦此。仰见皇上垂廑海疆,慎重闾寄之至意。

臣查南澳一镇管辖闽、粤两省交界洋面,实为粤洋东路要区,责任綦重。近因中路查办鸦片吃紧,时有夹私夷船驶入南澳所辖洋面抛泊,希图勾串售私。是岸匪固贵严拿,而洋面堵截防维,尤为当务之急,诚如圣谕,自必经理得人,方于地方有裨。该香山协副将惠昌耀,居心朴实,办事精勤,于嘉庆十五年改用水师,阅今已三十载,水务最为熟习。从前补授广东崖州协副将任内,适值洋盗陈加海与内匪杨就富勾结滋事,该副将随同剿办,出力议叙,功加三等。道光十六年丁忧,起复来粤,委署香山协副将。先是该协所辖之金星门内洋,夷船借名避风,率多驶往寄碇,恣意营私,经臣咨商水师提臣关天培,设法督令驱逐。嗣该副将补授此缺,仍责成严督备弁,带领舟师在于金星门随时认真守堵,于今三年,夷船不

敢驶入金星门一步，办理已有成效。是以臣前遵旨以该副将实属水师出色人员，保举堪胜水师总兵，奏蒙恩准，送部行见在案。伏念用人之道，人地倘有未宜，必致事多旷误，才具苟可驱策，或亦易地皆然。况中路诸洋与东路南澳镇辖洋面，呼吸相通，情形大同小异。今春钦差大臣奉命来粤，查办海口事件，于中东西三路，类皆悉心筹画，饬办严明。该副将奉令惟谨，不独该管洋务遵办俱尚安详，即东路应办事宜，亦获与闻方略。如以之承乏南澳，虽非驾轻就熟，然较之来自外省，素昧粤洋情形者，生熟又自不同，可期得力。

臣职任海疆，矢除锢弊，所赖群策群力，在在得人，庶几起而有功，得以迅臻肃靖。总兵为专阃重寄，愈不敢稍涉迁就，以致上孤圣主择人任使之明，而自取贻误事机之咎。兹钦遵再行留心察看该香山协副将惠昌耀，似可胜南澳镇总兵之任，相应据实陈明，恭候钦定。

所有遵旨察看缘由，理合迅即具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九年七月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五四、著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随时 查修虎门排链炮台等事上谕

六月二十七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

邓廷楨等奏粤洋创造防夷排链并添建炮台工竣一折。广东横档海面创设木排铁链，并添建炮台炮位，据该督等奏称，现已一律完竣，悉臻巩固。惟立法必须永久，经始即应图终，此项排链炮台若不勤加查验，必至日久失修，全功尽弃。著责成关天培随时实力稽查，遇有朽坏，立即赶紧督修，并严饬各兵丁加意周防，不得以现

处无事之时，稍任因循懈忽。并著邓廷楨于阅兵之便，亲加察看，或一二年就近往查一次，总期工归永固，患弭未形，以靖海疆而严武备。至该督等请，将在工文武各员量加鼓励之处，著择其尤为出力者，酌保数员，候朕施恩，毋许冒滥。钦此。

一五五、著江西巡抚钱宝琛严审吸食鸦片之
江西署南昌府通判杨尚炯事上谕

六月二十九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钱宝琛奏职官吸食鸦片请革职严审一折。江西署南昌府通判试用布政司理问杨尚炯，据该抚访查，该员吸食鸦片，业有证据。杨尚炯著即革职交该抚，提同案证，严审确情，按律定拟具奏。钦此。

一五六、著吏部议叙拿获烟犯出力之
候补吏目事上谕

七月初一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七月初一日内阁奉上谕：

卓秉恬等奏请，将叠次拿获烟犯要犯出力之候补吏目陈嵩年恳恩鼓励等语。著吏部议奏。钦此。

一五七、著各省督抚于查禁鸦片应区别地方
情形事事核实而除积弊事上谕

七月初十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七月初十日内阁奉上谕：

鸦片烟流毒日深,自降旨严禁以后,各省督抚督饬所属,设法查拿,其在事员弁能否认认真查办者,一经奏入,立即降旨分别劝惩,原期根株净尽,力挽颓风。惟念各该省地方之繁简,民俗之淳浇,本非一致,其通都大邑民居稠密,兴贩匪徒最易混迹,若仅查拿一二起,遂信为来源已绝,不复随时察访,有犯即惩,则是视为具文,苟且塞责,殊非除恶务尽之意。著该督抚等即将此等劣员严参治罪,不得因业有报获之案,稍事姑容。至乡僻小邑,亦难保无奸贩潜踪,原应一体查拿。倘该处民风较淳,尚未沾染恶习,若竟与通衢要道一律责以搜查,不特扰及闾阎,且恐各属员迫于功令,或以零星小贩搪塞销差,甚或以伪乱真,有心捏饰。是害未除而弊先作,必致奸民漏网,累及无辜,亦不可不防其渐。

嗣后各督抚务当留心体察,倘系通都大邑,该县并不认真查拿,未经报获一犯,即将该员撤任,另委明干之员接署,俟查拿有据,再将该员严行参办,非降调撤任所能蔽辜。若境内实无烟贩,即饬令据实申详,以凭稽核。如将来查有讳饰,立即严参,概不得以报获无案,率行参处。庶事事胥归核实,而积弊亦可肃清矣。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一五八、著将查拿烟案不力之陕西知县 分别议处或降补事上谕

七月初十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七月初十日内阁奉上谕:

富呢扬阿奏请将查拿鸦片烟不力之知县分别降补议处一折。陕西洵阳县知县张佩芬、署沔县知县候补知县龚大维,经该抚等严饬查拿,并无报获一起,实属疏玩。张佩芬业经告病,著仍行交部议处。龚大维著以府经历、县丞降补,归部选用,以示惩儆。该部知道。钦此。

一五九、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为遵旨筹议 严查浙江海口鸦片章程四条折

七月十四日(朱折)

浙江巡抚臣乌尔恭额跪奏,为遵旨筹议严查海口鸦片各章程,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本年六月十四日接准部咨,钦奉上谕:鸦片来自外洋,全在申严海禁,而各省海口情形不同,著各该督抚体察情形,妥议章程具奏等因。钦此。

伏查浙江海口与闽、广一水相通,实为鸦片来源。先经臣酌议稽查行赏之法,与筹禁罌粟,胪列各条,奏蒙圣鉴。并因洋面关隘、口岸、沙涂等处,在在俱关紧要,复经札司分移沿海各道,将未尽事宜逐细查明,详议核办在案。兹奉谕旨,飭令妥议章程,遵即行据各道查议,由藩司宋其沅、臬司周开麒悉心复核,会详请奏前来。臣体察浙省海口情形,谨就管见所及,酌拟巡查防范各章程,敬为我皇上陈之。

一、外海洋面,宜责成水师巡缉也。查温州、台州、宁波、嘉兴四府属俱滨海疆,南通闽洋,北达江海,其间定、黄、温各镇,巡洋舟师络绎往来,不啻星罗棋布以缉奸匪。辰下广东查办鸦片极为严紧,难保夷船不四散游奕,来至浙洋飘泊,希冀商渔各船与之交易。其奸商渔户由闽、粤夹带鸦片至浙者,亦必先在岛屿暂泊,勾通小船,陆续运进,再图销售。是洋面所泊船只,实为走私要害,必当严密巡缉,力杜其弊。应请由臣咨明提督各镇,飭令巡洋舟师,遇有夷船驶至,立即多集兵船拦截,驱逐回南,不准片刻停留,亦不准各船拢近。如有商渔船只在洋寄碇,即行询明去路,应开行者,速令开行;应进关者,速令进关,不得无故停泊。如查有小船傍拢大船,私载烟土者,立拿解究,以杜偷运。

一、沿海关隘,宜责成巡道查验也。查嘉兴府属之乍浦等口,向归杭嘉湖道收税,温州、宁波等府城外,亦各设税关,归于温处道、宁绍台道就近监收。凡广东洋舶以及福建商船载货投税,应先稽查,若仅假手书差,恐不肖之徒恃有贿赂可通,转与关役串谋,将烟土夹入货箱,潜带进口。是各处关隘查之不严,即为鸦片透入内地来路,必当专责该管巡道,亲自查验,方免舞弊。应请遇有闽、广货船前至温州、宁波等关者,即责令管辖之温处道、宁绍台道,于查税时兼查鸦片,并随时派委亲信公正人员,周历躡访,严防水手登岸绕越。惟杭嘉湖道专管海塘,不时驻工防险,相距乍浦计有二百余里,势难兼顾,应令乍浦同知常川查察,如遇监收吃紧之际,仍由该道亲临督办,以杜偷漏。

一、滨海口岸,宜责成把守员弁认真盘查也。查内河通海各小口,向有各色小船,由守口员弁验明票照,出入采捕,往还贸易。凡鸦片之潜运进口者,多属此项船只,指烟为货,乘间影射,盘验稍疏,即混迹而入。是濒海各口岸,亦为鸦片经由要道,必当责令把守专员认真盘查,庶免混入。应请严飭沿海一带守口各员弁,于各项小船进口时,务当按船按照逐细查对,如货物色目有与照填不符者,立即盘诘搜检,不使稍有掩饰,以绝弊混。

一、海僻沙涂,宜责成驻口员弁就近巡防也。查沿海地方,间段设口而外,中多平衍沙涂,地处偏僻。凡水浅之区,船只不能抛泊,无虑鸦片上岸。间有水深缺口,堪以停船之所,奸贩即可偷拔而过,潜入内河。是沿海沙涂亦为走烟僻境,虽无防守,不难瞭望,必当设法巡防,方为周密。应请飭令驻口各员弁,不时派兵在于附近沙涂探望,遇有停船及偷拔进口者,即时追拿送究。仍飭地方官在于沙涂扼要处所,多差干役梭织堵拿,以防遁逸。

以上四条,自外洋以达内地,官有专司,责无旁贷。凡外来鸦片,庶几无隙可乘,以期有犯必获。倘官弁并不认真,竟无觉察,兵役犹敢朦弊,遽听贿通,别经发觉,即当遵照新例,据实纠惩。若能

实力奉行,有烟立破,应即查照臣前次议奏,赏给船货,用示奖励。如官役弁兵因缘为奸,借端滋扰,臣一经察实,必当从严参办,以肃洋政,以安商旅。

是否有当,理合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军机大臣议奏。

一六〇、著将曾经吸食鸦片之直隶蓟永 盐运分司即行革职事上谕

七月十六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七月十六日内阁奉上谕:

前据御史高枚奏,直隶蓟永盐运分司宓维钦年近八旬,两耳重听,步履甚艰。高阳县知县周尔煜身常患病,吏治废弛。当降旨著琦善查明参奏。兹据奏称,周尔煜吏治尚无废弛,亦无患病情形,惟曾经因病吸食鸦片烟,虽现已戒除,究属有干功令,周尔煜著即革职。宓维钦现已七十八岁,精力就衰,著即勒令休致。该部知道。钦此。

一六一、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报续获 鸦片匪犯并烟泥枪具折

七月十八日(军录)

臣林则徐、臣邓廷桢、臣怡良跪奏,为粤东续获鸦片匪犯,并起缴烟泥烟膏枪具,确核实数,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鸦片一项,经臣等于五月内将截至是月十八日止,各属报获人烟枪具各数,恭折具奏,计连先由臣邓廷桢、臣怡良节次奏报,共获屯贩买食人犯一千七百九十二名,烟土烟膏六十四万八千七百六两七钱有奇,烟枪七万二百七十九枝,烟锅五百六十五口。正

在督饬接续认真查拿间,适准部行新例到粤,当即遵将钦奉谕旨敬谨刊刻誊黄,并开列治罪条款,通饬遍行晓谕,以冀群情警动,痼疾迅除。

兹查自五月十九日起至七月初三日止,又续据各属文武先后报获烟案九十八起,人犯一百五十七名,烟泥三万四千六百七十五两八钱,烟膏三百八十七两五钱四分,烟枪五百五十六枝,烟锅十五口。又陆续捞获及民间自行首缴烟土四万七千九百零三两八钱,烟膏二百四十八两四钱四分,烟枪一万零五十七枝,烟锅一百九十四口。综计烟土烟膏八万三千二百一十五两五钱八分,烟枪一万零六百一十三枝,烟锅二百零九口。解省各犯均随时发司严审,核明事在新例前后,分别惩办。解到烟膏烟土均当堂验明真伪,仿照虎门化烟之法,在于省城外东炮台地方凿地为池,掺以盐卤石灰,用火煮化,枪具亦即随同烧毁。臣等亲临监视,尚无真贋混淆,掉换偷漏情弊。

臣等伏查自收缴夷趸烟土之后,现在贸易夷船进至黄埔,俱经粤海关监督臣豫坤带同委员逐层查验,并无夹私进口之事,倘续有牟利奸夷仍前干犯厉禁,即分别限内限外按照新例办理,是入口烟土自可渐绝来源。惟民间所蓄烟土烟膏或起或缴,逾时动盈数万,固由各该文武不敢松劲,而其平日收藏之富已属信而有征。此外所存尚不知其凡几,若不乘此极力购缉,则奸民之幸心不已,根株之净尽无期,是目前设法查拿,愈难而愈不容缓。臣等惟有严督各属加紧购捕,万勿始勤终怠,务期秽浊咸湔。设有畏法悔罪自将真实枪烟赴官首缴者,即照新例限内免其治罪,如此宽严互用,劝惩兼施,庶几搜括一分即早除一分之害,而无源之流或亦无难见涸矣。

所有续获人烟枪具缘由,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臣等现因查办澳门夷务,于七月初七日由省起程,初八日同抵香山县城驻扎,合并声明。谨奏。

道光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六二、著直隶总督琦善严查天津隐匿囤积之 鸦片并速拿蠹役王治明事上谕

七月十八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大学士·直隶总督琦。道光十九年七月十八日奉上谕：

御史德勒克呢玛奏，天津鸦片烟土查拿未净，本年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拿获各案，俱供由天津贩运来京。又天津县蠹役王治明，绰号王老虎，把持衙门，与历任门丁串通一气，上年查办烟土时，与同伙以假土抵换，留真烟吸食贩卖等语。天津为直隶海口，密迩京师，上年经该督亲往该处查拿烟土，如果搜除净尽，何以尚有匪徒潜运来京，展转贩卖？可见该处查办之后，仍多隐匿囤积之烟。著琦善于前赴天津时，派委妥实文武大员，严密访查，务期来源净绝，无任再有窝藏。至蠹役王治明包庇烟贩，以假乱真，尤堪痛恨！并著密速查拿，按照新定章程，从严惩办，毋稍宽纵。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六三、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即将颁发 英国国王檄谕照录发出事上谕

七月十九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林、两广总督邓、广东巡抚怡。道光十九年七月十九日奉上谕：

据林则徐等奏，拟具檄谕暎咭喇国王底稿附折呈览。朕详加披阅，所议得体周到。著林则徐等即行照录颁发该国，俾知遵守。其余各国，俱著先行谕知在粤夷目夷商。倘须移知各该国主，仍著

奏明,再行酌发。又另片奏:新定章程内夷人带烟入口图卖一条,请将例内入口字样酌易为来内地等字等语。著照所议,即于新颁例内改易,以杜趋避。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六四、著将失察家丁贿纵烟犯之广西 梧州知府刘锡方革职事上谕

七月十九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七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林则徐等奏遵旨审拟撤任知府家丁得贿私放烟土一折。此案撤任广西梧州府知府刘锡方,于家丁张镐即张汉三,婪赃纵烟至六次之多,毫无觉察,本有应得之咎。现当查办鸦片吃紧之时,关隘稽查尤为紧要,岂容家丁贿纵,实非寻常疏忽可比,刘锡方著即行革职,以示惩儆。馀著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钦此。

一六五、著将侵匿贿纵烟犯之广东 营员革职严审事上谕

七月十九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七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林则徐等奏请将原派巡缉营员革职审办一折。广东准升水师提标后营守备蒋大彪、顺德协右营守备伦朝光、前经派赴海洋巡缉,拿获贩烟运银各案犯。兹据该大臣等访有侵匿贿纵情弊,必应严行审办。蒋大彪、伦朝光俱著即革职,交林则徐、邓廷桢,提同案内各犯,严审确情,按律定拟具奏。该部知道。钦此。

一六六、著将贵州都司马鸣珂革职
讯究有无吸食鸦片事上谕

七月二十一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内閣奉上諭：

伊里布等奏请将都司革职提审一折。贵州黄平营都司马鸣珂滥差糜费，侵蚀款项，经该督等访查得实。其有无吸食鸦片烟，尤应严切研讯。马鸣珂著即革职交该督等，提同人证，逐款讯究，按律定拟具奏。该部知道。钦此。

一六七、大学士载铨等奏为遵旨议驳陈光亨
条陈应行酌议鸦片章程各条折

七月二十二日(军录)

奏为遵旨复议具奏，仰祈圣鉴事。

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日，御史陈光亨奏新定章程应行酌议一折，奉朱批：原议大学士等查核复议具奏。钦此。臣等公同阅看，悉心商酌。窃谓定例端贵得中，而立法期于尽善。现拟禁止鸦片章程，均经臣等会同各该衙门参互考订，仰禀圣谟，刊刻颁行，用昭禁令。倘原议各条内实有彼此抵牾，畸轻畸重之处，经人陈奏，自当虚衷商榷，亟为更正，断不敢因议奏在先，稍存成见。该御史所请酌议六款，亦系为慎重科条起见。臣等谨将原议章程再加核酌，详细申明，恭呈御览，伏候钦定。

一、该御史奏称，开设窑口例内，知情受雇之船户与从犯均拟绞候。开设烟馆例内，知情租给房屋之房主与从犯均发新疆为奴。何以此二项独与从犯同科？又烟馆从犯限满后应拟绞候，租给房屋之犯如均拟绞候，非情法之平等语。刑部查：勾通外夷，开设

窑口之犯,情罪最重,故新例拟以斩决梟示,但海洋潜送烟土皆赖船户为之运载,是以知情受雇之船户即照从犯拟以绞候。至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吸食,贻害及众,情节亦重,故新例由绞候改拟绞决,但非房主租给房屋为之容留,亦难遂其诱聚之计,是以知情之房主即照从犯拟发新疆为奴,将来限满时,应即与从犯一体拟以绞候。该犯等贪利济恶之罪,皆较寻常兴贩熬烟及栽种罌粟花案内之船户、房主、地主为重,定例即不得从轻。该御史所请应行酌议之处,应毋庸议。

一、该御史奏称,新例开设烟馆及栽种罌粟花制烟售卖,并兴贩鸦片烟首从各犯,除现拟死罪外,其余亦俟一年六个月后,均拟绞监候一条,语未清晰,请分晰改正。又一年六个月限期,施于吸食之犯则可,施于开馆、制烟、兴贩之犯则不可。吸食者瘾有浅深,势难骤戒,若开馆等犯何难即改,不应概予限期。且即以限期而论,原议首从均拟绞候,亦似太无差等各等语。刑部查:例内其余二字系指开馆及制烟售卖并兴贩鸦片首从人犯未拟死罪者而言,至栽种罌粟花未经售卖,收买鸦片烟尚未兴贩各犯,系另立专条,与业经制烟售卖并兴贩已成之首犯、从犯,均不相涉。例文本自明显,毋庸分晰改正。至开馆、制烟、兴贩等犯,虽与吸食之犯,瘾有浅深势难骤戒者不同,但开馆之犯,新例加重,拟以绞决。制烟兴贩之犯,新例加重,拟以绞候。现在虽经刊刻章程颁示,惟蚩蚩之氓,不皆识字通晓文义,一时恐难遍喻,自当宽以日期,俾得转相传告,庶咸知悛改,不致惘惘而罹于重辟。至限满后,凡吸食鸦片烟人犯,皆拟缳首,则兴贩首从各犯,情节虽有差等,较之吸烟之犯,其情均重,拟罪自不得转轻。该御史所请开馆等犯不必予限,兴贩人犯限满后应与区别首从之处,亦均毋庸议。

一、该御史奏称,查现定章程,兴贩首从各犯将来均拟绞候。今兴贩拒捕刃伤及折伤以上之从犯,聚众持械未拒捕之首犯,均拟绞候,在场助势与聚众持械之从犯,拟发新疆为奴及烟瘴充军,其

情皆较重于兴贩,似涉宽纵等语。刑部查:新例鸦片烟案内,拒捕之犯聚至三人以上,执持器械杀人者,为首并杀人之犯,均拟斩立决,伤人之犯斩监候。若伤人未死,首犯斩监候,为从下手刃伤及折伤以上,绞监候。伤非金刃又非折伤,及在场助势未曾伤人各犯,俱发新疆给官兵为奴。其聚众持械未经拒捕之首犯,拟绞监候,为从发极边烟瘴充军各等语。内拒捕刃伤折伤以上之从犯,聚众持械未拒捕之首犯,虽较未拒捕未聚众之兴贩烟土人犯情节稍重,但较之拒捕杀人案内为首及杀人之犯应拟斩决者,情罪悬殊,即较之拒捕杀人案内伤人之犯,并伤人未死之首犯,亦属有间,是以止拟绞候。若必更议加重,又与拒捕杀伤人,情重各犯,无所区别。至伤人未死、为从伤非金刃又非折伤及在场助势未伤人各犯,均发新疆为奴。聚众持械未拒捕之从犯,发极边烟瘴充军。查核罪名,已与寻常兴贩鸦片烟从犯,止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者,均已较重。若将来限满,自当一律拟以绞候,亦难再议加重。该御史所请酌议之处,亦毋庸议。

一、该御史奏称,原拟三十四条,现任候补人员拿获烟犯,引见奉旨,以何项官职升用,及尽先补用者若在未升未补以前续获烟犯,虽核与引见之例相符,只照例按名给与议叙,毋庸再行调取。其业已调取尚未引见,续获烟犯与引见之例相符者,亦只按名给予议叙,毋庸调取。臣详此条后一层,毋庸调取四字,只是并案引见之意,非谓续获烟犯,反将调取注销也。但语未明晰,在堂司各官自然心知例意,而该部书吏即可借例为奸,将来此项人员或不免于撞骗。臣愚谓此条语意未明,应行酌议以杜弊端等语。吏部查:现任候补人员拿获烟犯引见时,既以何项官职升用及尽先补用,若在未升未补以前续获烟犯,只照例按名给予议叙,毋庸再行调取。其业已调取,尚未引见,虽未奉旨以何项官职升用及尽先补用,而业已题准调取,将来必当引见,即可仰邀升补。是调取之案即有一次,其后次续获之案,虽与引见之例相符,亦不调取。至续获劳绩即随

给案予议叙,原与已经引见人员事同一律,是以原折内声明亦只按名给予议叙,毋庸调取。以后一层合前一层挨次递观,语意显然,固不得谓将调取注销,亦不得谓为并案。且业已调取人员系专案具体请旨,行知该省给咨该员赴部引见之案,续获烟犯给予议叙,毋庸调取,亦系具题请旨,行知该省遵照之案,前后两案判然易晓,书吏无从借例为奸。所有该御史奏请酌议之处,应毋庸议。

一、该御史奏称,原议三十五条,拿获吸食烟犯,吏部称如系土著绅民,免其失察处分,毋庸议叙。如系往来官绅、商民,无论在何处吸食,既行被拿,即按名议叙。兵部则未分别土著往来,但有拿获,即照案议叙。至犯被邻境拿获,该管地方官并未随同获犯,吏部称照防范不严例降一级留任,兵部则未议及此一层。窃思文武员弁皆有稽查地方之责,故现定章程一切议叙处分,武职与文职相仿,何以武职拿获吸烟人犯既有议叙,而失察吸烟人犯独无处分。臣愚谓此条未免参差,应行酌议,以归画一等语。兵部查:文武官员虽俱有地方之责,而军民分辖,故前议章程内,兵丁吸食,失察之该管武职俱有议处专条。至地方土著绅民,武职并无管束之责,自难予以失察之咎。失察者既宽其处分,则拿获者即不便没其劳绩,此兵部所以未议地方武职失察处分。其拿获议叙,无论邻境本境,俱一律办理也。所有该御史奏请酌议以归画一之处,应毋庸议。

一、该御史奏称,例载:鸦片烟案犯,如牌长、地保、邻佑受贿知情,一体惩办。又例载:吸食鸦片烟之案,不许旁人讦告,此二条易滋民疑等语。刑部查:不许讦告一条系专指旁人而言,至牌长、地保、邻佑有稽查举发之责,与旁人之毫无干涉者不同,例意本不相碍。该御史所请酌改明晰之处,应毋庸议。

以上六条,臣等细心参考,逐款声明,如蒙俞允,仍由各该衙门通行各省将军、督抚、府尹等一体遵照办理。

所有臣等复议缘由,是否有当,谨缮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一六八、钦差大臣林则徐奏英船并无私买或戕害幼孩但有贩卖华民出国情事折

七月二十四日(军录)

臣林则徐跪奏,为遵旨查明广东夷舡出口,间有私带华民,但非收买幼孩,且无左道戕生之事,据实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本年六月初十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钦奉上谕:有人奏,闽、广两省海口停泊夷舡,往往收买内地年未及岁之幼孩……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仰见我皇上保赤诚求洁奸禁黻之至意,曷胜钦服。

臣查广东华夷互市,起自前明,历今三百余年之久,华民多与夷人熟识,弊窦因以潜滋。臣到粤之初,即加意访拿汉奸,杜绝勾结。维时闻有买猪崽之土语,诧为怪异,以为必系贩卖人口,故隐其词,究竟是男是女,或壮或幼,尚未访明。三月间在虎门海口收缴夷人烟土,遥见舡上有十余岁童子两人,状貌颇不似英夷,当遣委员候补知县寿祺、方玉达赴舡察看,试以汉语,究其来历。旋据面禀,该两童发不甚髻,面目亦秀,而两臂皆印花纹,却是夷俗,广东土语能说几句,官一问之,即不肯道。随令通事以夷语诘其来历,坚称系港脚人,即是两家舡户之子。时以缴烟为要务,未便盘诘多端,致生枝节,然窃意其为螺赢螟蛉也。五月间闻南海县知县刘师陆访获省城鬼子栏杆作坊内,有拐骗幼孩,逼勒做工之事,先后查起幼孩将及百人,民皆称快。臣回省后,当向该令询问,缘粤人呼夷人为鬼子,夷人有一种衣缙,合金银线织之,遂名鬼子栏杆,近日各省盛行,故广东省省城仿其织法,因工人难觅,遂骗幼孩至其坊内,勒令印织十丈,不放回家。该令刘师陆已获案内拐犯张亚盛等五名,审拟详办。是此案虽有幼孩多人,又有鬼子名目,却与外夷无涉,谅不至于传讹。

迨六月间钦奉谕旨，飭查夷人收买幼孩，臣当以澳门为众夷聚集之区，密札署澳门同知蒋立昂切实查禀。又因县丞杨昭曾署香山县丞，住澳有年，地方熟悉，亦令改装至澳查访。据蒋立昂等先后禀复，每岁冬间夷舡回国，间有无业贫民私相推引，受雇出洋，但必择年身强壮之人，其稚弱者概不雇用。议定每人先付洋银六七元，置买衣物，带至该国，则令开山种树，或做粗重活计，每年口食之外仍给洋银十余圆，三年后任其他往。

又查另有一二夷舡惯搭穷民出洋谋生，不要舡饭钱文，俟带到各夷埠，有人雇用，则一年雇资俱听该舡主取去，满一年后，乃按月给予本人工资。当其在船之时，皆以木盆盛饭，呼此等搭舡华民一同就食，其呼声与内地呼猪相似，故人目此舡为买猪崽，其实只系受雇，并非卖身。十余年前，连值荒年，去者曾以千百计，近年则甚属稀少。至年未及岁之幼孩，若私卖一二作为子女，或供驱使，亦难〔保〕其必无，而断无收买多人，更无戕其生命之事。并据传到出洋仍回内地之人，讯供禀送前来。

臣恭绎谕旨，系恐无知赤子被夷人以左道戕生，尤堪悯恻，必须查明有无似此情弊，务得确实证据。当查《海录》一书，系嘉庆廿五年在粤刊刻，所载外国事颇为精审，其啖咭喇条下云：周围数千里，人民稀少，虽娼妓奸生子，必长育之，无敢残害等语。因复参考众论，金谓外国地旷人稀，本不能如中华之繁庶，故以人为贵。且夷俗女重于男，更不肯戕其生命。至于雇工活计，亦有易于伤人者，如种胡椒数年则成瞽，吹玻璃日久则成癆，闻此等多雇内地人为之，雇资较厚，然皆出于情愿，且亦听其去留，均非左道戕生之比。因思左道莫甚于鸦片，或疑须人膏血为之。以臣所闻，则系宰割乌鸦与罌粟之液同渍一池，遂成鸦片。窃想夷人死即弃尸，一任鸟鸢啄肉，是以夷书所载外国之鸦有高至数尺者，如果宰鸦为用，亦与人之膏血无异，自不必戕人之生。虽此言未必有征，而其理尚属可信。且粤省华夷交接，声息自通，果有幼孩在口外戕生，断无日久不

知之理。今访查实无此事，似可仰慰圣怀。

再，潮州、南澳一带海口，亦有夷舡偷越到彼，其有无私带人口出洋，臣亦檄行道府确查，尚未复到。容俟到时察核，如别有情节，亦不敢壅于上闻。

所有现在查明缘由，谨缮折据实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八月十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六九、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义律抗不 交凶已严断接济勒兵分堵海口折

七月二十四日(军录)

臣林则徐、臣邓廷桢跪奏，为啖咭喇国领事义律因求在澳门装货不准，辄将该国货船阻留口外，图卖新来鸦片，适有夷人毆毙华民命案，抗不交凶，照例断其接济，并勒兵分堵海口，该夷与奉逐各奸夷均已畏惧出澳，寄住货船，臣等往来香山、虎门，相机督办，先将大概情形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林则徐奉命来粤，与臣邓廷桢等，宣示天威，夷人咸知震慑。前经收缴趸船鸦片二万余箱，维时啖咭喇国领事义律，在省城夷馆自行查数报缴，前后连具十余禀，情词均甚恭顺，臣等于批谕之中，时加称奖，该领事亦自以为荣，颇形踊跃。计缴清烟土，较原禀溢出尚多，论者以为啖夷平日桀骜性成，今乃倒篋倾筐，帖然驯伏，是千万之众资尽掷，即百年之痼疾可除。而臣等熟计深筹，尤以本年来船夹带为虑，盖该国远在数万里外，当其开船之日，尚未知天朝新例如此森严，既已潜带而来，必思顾其成本。而中国力除巨患，正当于得手之际，拔尽根株，岂得将新船转予放松，致使前功尽弃。是以臣等请定治罪专条，并立限期首缴，仰荷圣明俞允，飭定新例颁行。其新例未到之先，各国货船即已陆续到粤，当令洋商通事谕知现办章程，船内无鸦片者进口报验，有鸦片而自首全行呈缴者，

准予奏请免罪,并许验明进口。若自揣不敢报验,即日扬帆回国,亦免穷追,使各国夷商得以早定主见。迨颁到新例,又复传谕周知,截至七月初八日,进口报验夷船共一十七只,经粤海关监督臣豫坤验明,均无鸦片,准其开舱贸易。不进口而回国者,亦有三只,其中即有鸦片,当不至毒流内地。

惟唛咭喇所属港脚货船到时,本亦即拟进口,旋被义律阻止,停泊虎门口外之尖沙嘴一带。缘义律为该国领事,该国主给与权柄,得以约束众夷。先前缴土之时,力能号召南澳、福建等处之船,悉行驶回虎门,一体呈缴。迨缴完后,义律禀辞下澳,尚据递具一禀云:违禁犯卖一弊误及正经贸易,貽累人之家业,其害甚重,极须设法早除此弊于常久。如准委员来澳,会同妥议章程,其违禁犯卖之弊,可冀常远除绝等语。臣等以为真心除弊,大加批奖,并会委佛山同知刘开域赴澳与之核议,且将奏准颁赏之茶叶一千六百四十箱发往给赏,以便空趸迅速回帆。

诂刘开域未到之先,义律于四月二十四日续递一禀云:本国船只进埔,须候奉到国主批谕,方可明白转飭,或蒙格外施恩,令在澳门装货,感戴靡既等语。臣等接阅之下,均相诧异。始知前禀章程一语,乃系别蓄诡谋。盖澳门孤峙海隅,实可周通内地,向惟西洋夷人准设贸易额船二十五只,起卸货物,不纳关税,自明代而已然。唛夷惟利是图,久深艳羨,故于缴土之后希图破例效尤,此端一开,则粤海关几同虚设。且溯查嘉庆年间,鸦片之浸淫流毒,皆由澳门囤聚发贩,年盛一年,道光二年叶恒澍犯案,始将澳门囤所撤散,其后变为趸船。今趸船之积土甫除,若澳门之囤所又起,何异驱虎进狼,故不得不决绝批驳。且货船皆从该国给予牌照,令赴内地经商,岂有已经到粤,始候该国王批谕之理,亦于禀内指破其谎。义律诡计不行,暗然消阻。委员刘开域到澳,伊遂不理。问其定何章程,据称:不准在澳装货,便无章程可议,即传领茶叶,亦不敢领。臣等以此项奏准给赏,原系出于格外,既无福承受,即不值给发。此后

凡有批谕,伊皆不肯接收。在犬羊之性无常,原不必与之计较,然有不可听其观望者。如缴清烟土之空窠,尚有一半未行,奉旨驱逐之奸夷,亦有数名未去。不能因其不接谕帖,转任逗留。故仍委员赴澳严催,并饬令西洋夷目协同撵逐。

至该国货船陆续来粤,计至此时已有三十二只之多,该夷商满载而来,将本求利,无不早图进口,开舱贸易。乃被义律一人把持阻挠,俱在尖沙嘴一带聚泊。广东天气炎热,各船中各洋米洋布棉花等货难免潮湿霉烂,业已怨怼同声。臣等令洋商通事赍谕分赴各船,剖切开导,催令进口。咸称义律系伊国领事,不得不惟令是从。而其中潜带鸦片之奸夷既不甘呈缴,又不愿空回,则正乐于迁延,冀以私售禁物。现因各口查缉严紧,整箱烟土不能运入内洋,而蛋艇渔舟与蕃舶每相贴近,乘间买其零土,以图转售获利者,节经文武拿获,已据确切供明。且查夷人私放三板,装载鸦片,潜赴偏僻口门,以木片为招帖,写明鸦片一个洋银几圆字样,随潮流入口内,以贱价诱人售买。是义律之勒令夷船聚泊口外,仍为图卖新来鸦片,恐被进口搜查起见,夷情诡譎,如见肺肝。即无别滋事端,亦不得容其于附近口门占为巢穴。

况夷人酗酒打降,习以为常。五月二十七日,尖沙村中有民人林维喜,被夷人酒醉行凶,棍殴毙命,经新安县梁星源验明,顶心及左乳下各受木棍重伤。讯据见证乡邻,佥称系暎咭喇国船上夷人所殴,众供甚为确凿。谕令义律交出凶夷,照例办理,将及两月,延不肯交,臣等给与谕函,亦竟始终不接。窃思人命至重,若因暎夷而废法律,则不但无以取他国,更何以治华民。义律肆意抗违,断非该国王令其如此,安可听其狂悖,而置命案于不办,任奸宄以营私,坏法养痍,臣等实所不敢。恭查嘉庆十三年,暎国兵头啣啞喱等在澳门违犯禁令,钦奉谕旨:即实力禁绝柴米,不准买办食物等因。钦此。此时义律与各奸夷均住澳门,前以装货为词,显有占据之意,今更种种顽抗,自应遵照嘉庆十三年之例,禁绝暎夷柴米食

物,撤其买办工人。臣等于七月初八日驻扎香山县城,勒兵分布各处要口,俾知儆畏。仍晓谕在澳华民,及西洋各国夷人,以此举专为喫夷违犯,不得不制以威,与别国均无干涉,毋庸惊扰。且查例载,夷商销货后,不得在澳逗留等语。今该夷既不进口贸易,是不销货,即不当住澳,应与奉逐各奸夷均照例不准羁留。

臣等谕飭之后,澳内西洋夷目,亦即遵谕一同驱逐。自七月初九日至十九日,旬之内,义律率其家眷,暨奉逐未去之奸夷映吨等,并散住澳内喫夷共五十七家,悉行迁避出澳,寄住尖沙嘴货船及潭仔空窰船上。据署澳门同知蒋立昂、香山协副将惠昌耀等禀称,该夷穷蹙仓皇,已觉十分兢惧等语。臣等察其平日饮食居处,华靡相夸,今寄住各船,显有抑郁难堪之状。又经禁卖食物,虽其船内糗粮不乏,而所嗜之肥脓〔浓〕燔炙日久必缺于供。且洋面不得淡水,须于山涧汲泉,若汲道俱断,此一端即足以制其命。彼贸易断不肯歇手,众夷正不得齐心,要令就我范围,似已确有把握。惟倔强之性,未尝稍受折磨,此番控驭周防,尚不免稍需时日。而欲永杜鸦片之害,实以此为吃紧机关,未便稍涉游移,复贻后患。

查潭仔与澳门相近,而尖沙嘴则与虎门相近,臣等酌商调度,拟往来于香山、虎门之间,或合或分,自当随时妥办。既不敢冒昧以僨事,亦不敢示弱以长骄,必俟交出凶夷,埽净烟土,货船进埔报验,空窰悉数开行,一切恪遵法度,然后给还买办工人,仍准住行住澳。凡在粤东士庶,既知夷人习为虚懦,并知臣等慎密修防,沿海间阎现俱十分安谧,堪以仰慰圣怀。

谨将办理大概情形,会同广东巡抚臣怡良、水师提督臣关天培、粤海关监督臣豫坤,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一七〇、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英国非不可制
请严谕将英船新烟查明全缴片

七月二十四日(军录)

再，臣等会办夷务以来，窃思鸦片必要清源而边衅亦不容轻启，是以兼筹并顾，随时密察夷情，乃知边衅之有无，惟视宽严之当否。宽固可以弭衅，宽而失之纵弛，则貽患转足养痍；严似易于启衅，严而范我驰驱，以小惩即可大戒，此中操纵，贵审机宜。

夫震于唳咭喇之名者，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以其奢靡挥霍而艳其富。不知该夷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只能取胜外洋，破浪乘风，是其长技，惟不与之在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至口内则运掉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转动。是以货船进口，亦必以重资倩土人导引，而兵船更不待言矣。从前噍嘒啤冒昧进虎门，旋即惊吓破胆，回澳身死，是其明证。且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嫻，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力，是其强非不可制也。

该夷性奢而贪，不务本富，专以贸易求赢，而贸易全赖中国界以马头，乃得借为牟利之藪。设使闭关封港，不但不能购中国之货，以赚他国之财，即彼国之洋布棉花等物亦皆别无售处。故贸易者，彼国之所以为命，而中国马头，又彼国贸易者之所以为命，有断断不敢自绝之势。而彼肆其贪狡，乃以鸦片漏中国之卮，历年既深，得财无算，于是奸商黠贾，富甲诸夷。第又闻该国前因构兵多年，大亏国用，乾隆年间于粤省夷馆设立公司，抽取贸易之利，原议三十年限满，即听民自作买卖。迨限满而国用无出，又展两次限期，该国夷民遂多不服。甫于道光十四年将公司撤去，是其富亦不足夸也。

且该国所都噍嘒地方来至中华，须历海程七万里，中间过峡一

处,风涛之恶,四海所无,行舟至此,莫不股栗。是则越国鄙远,尤知其难,迥非西北口外,得以纵辔长驱之比。又闻该国现系女主,在位四载,年仅二十,其叔父分封外埠,恒有覬觐之心,内顾不遑,窥边何暇。惟其贸易夷商向在他国,往往争占马头,虽无国主之命,亦可私约兵船前往攻夺,得一新地,则许出资之人,取利三十年,乃归其主。故于贸易之处,辄起并吞之心。如夷洋所谓新埠、新嘉坡等处,皆其数十年来侵踞之地,距广东海程不过旬日。占得一处,则以夷目镇之,蚕食之心由是日肆,而畏强欺弱,是其秉性所成。当嘉庆十三年图占澳门之先,曾以七船夷兵图夺安南东京之地,被安南人诱入浅港,乘机火攻,七船俱成灰烬,从此遂不敢进窥一步。今其商船条约尚有不许近安南头之语,其为创巨痛深可知。即同在粤省贸易之咪喇啞等国夷人,皆言暎国不知好丑,但受制压,盖亦深知其虚懦之习也。

臣等细察夷情,略窥底蕴,知彼万不敢以侵袭他国之术窥伺中华,而其胥篋奸谋,总以鸦片为浸淫之渐。当臣林则徐到粤之始,雷厉风行,该夷知臣等上乘天威,惟恐患不可测,故一经严谕,即将二万余箱和盘托出。嗣见稍为宽假,未曾僇及夷人,甫定惊魂,复萌故智。遂徘徊海上,请以澳门为马头,冀逃约法之严,兼收东隅之失,此又其情之大可见者也。

臣等前于收缴烟土册,逐箱检出夷票,交洋商译出汉文,始知其按年按月计箱编号,竟有一月之内装至一万二千数百箱者,是牵算夷地一年所发,不下十余万箱。虽其售于他国者,亦在此数之内,而中国总居大半。若源源再至,贻害何穷!此时绝续关头,间不容发。假使新烟不缴完,须遵照新例实办一二夷人,方足以示惩创。况命案抵偿,华夷通例,乃敢宣言示众,以为暎国不能与他国相同。并知臣林则徐已调两江,私探起身何日。值此除恶务尽之际,臣林则徐何敢意存趋避,粉饰目前?邓廷桢职在海疆,亦岂敢稍存泄视?屡与抚臣怡良、提臣关天培并海关监督臣豫坤,仔细熟商,咸

知该夷别无伎俩。即使私约夷埠一二兵船，如前此唵嘍、吗咻唻之类，并未奉该国主调遣，擅至粤洋游奕，虚张声势，亦惟严防各口，总不与之接仗，一面断其薪水，使之坐困。

至偏僻港口，该夷大艘断不能行，而三板小船，应须防其阑入。臣等察看民情，所有沿海村庄，不但正士端人衔恨刻骨，即渔舟村店亦俱恨其强梁，必能自保身家，团练抵御。彼见处处有备，自必不致停留，而鸦片来源，非如此严重坚持，不能永远断绝。是以臣等同操定力，意见均属相符。但该夷义律在粤多年，狡黠素著，时常购觅邸报，探听揣摩，并习闻有边衅二字，借此暗为啗喝，实则毫无影响。只因该国相距太远，转得影射欺人，且密嘱汉奸播散谣言，皆其惯技，凡此诡诈百出，无非希冀鸦片复行。

伏乞皇上明降严旨，切责臣等务将夷船新烟查明全缴，如违即照新例惩办，彼奸夷自必靡然帖服，于杜弊清源之道，实为有裨。在民生永断病源，无非托一人之福祐，在臣等懍肩重任，尤须仗圣主之恩威。不揣冒昧，谨合词附片沥陈，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一七一、大理寺少卿惠丰奏请 查禁西陲鸦片折

七月二十七日(原折)

大理寺少卿奴才惠丰跪奏，为请禁西陲鸦片烟，借整边防，仰祈圣鉴事。

窃思鸦片烟流毒内地，非仅一时。自职官以及军民人等染其习者，十之八九。执迷不悟，沉溺既深，为害匪细。仰蒙皇上乾刚独断，力挽颓风，诰诫谆谆，至三至再。复宽予改悔期限，严定惩创明文，寓圣教于长养之中。虽父母之教子嗣，亦何能如此肫挚。凡在臣民稍有天良，曷胜钦感钦佩。第各直省及在京各衙门查拿人员较

多,办理尚易。自钦奉谕旨查办,各省将军督抚叠经奏缉烟案多起,沿海之广东等省破案者亦复不少。可见兴贩吸食之人,不缉则安之若素,一经缉拿即可就获。即外省兴贩查办,亦非大难,惟在各省大小官弁吏役等认真筹办,不致虚应故事,纸上空谈,即可永除恶习。

内地既已各就各省地方情形奏请查办,惟新疆西南北各城未闻有拿获烟犯之案。非此各路无人兴贩吸食,缘各城所设官吏兵丁等较内地为少,人稀地广,耳目难周,非认真办理,难期破案。即如西路之伊犁、乌鲁木齐等城;南路之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城;北路之塔尔巴哈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伦等城,各该处幅帙辽阔,此内有与外夷接壤连圻,夷人入卡贸易,夹带鸦片烟入境,事所必有,而各城官吏、回子、蒙古及贸易前往之商民,不免相习吸食。更可虑者,各该城武职较多,边防重地,御侮为要,若任其染此恶习,倘缓急相需,吸食者手足委靡,兴贩者脂膏朘削,此其为害较之内地所关,尤非浅鲜。查各该处卡伦以及开齐小路均甚丛杂,卡外安集延、俄罗斯等部落,奸商兴贩,诡计百出,贪渔重利,私易元宝出卡,正恐诸边劲旅由此疲羸,兵防即由此废弛,生计由此穷苦。是鸦片之流毒于内地者,其害已烈,而流毒于边圉者,其害尤为可虞。奴才曾忆前在甘肃按察使任内审办案件,曾有涉及鸦片烟者,据供由卡外安集延等部落贩入,辗转贩入甘省。此等案件,维时飭属照例惩办,是卡外之贩入已属显然。各该卡伦界通哈萨克、布鲁特、浩罕、安集延等诸部落,周环林立,处处悉可偷漏兴贩卖放,而回子、蒙古及官员兵丁等吸食者,实难保其必无,而贩往各城售卖者,亦所必有。应请敕下各该处将军,都统,参赞,办事、领队大臣等,严飭所属地方员弁,严密切实查拿。倘有容隐卖放及失察者,责成专城之大臣查拿参办,奏明严惩。

再,罌粟花产自西域,闻各城栽种此花者甚多,熬烟之弊,自亦不免,亟应一律剪除,永绝此患,并请敕下一并查禁,不准栽种。如

此查办，庶新疆兴贩吸食痼习可以禁绝，而纹银元宝可免出卡。不惟与边防有裨，且于每岁各城经费兵饷不致虚糜，以仰副我皇上力挽颓风，循名责实，无远弗届之至意。

奴才愚昧之见，是否有当，恭候圣裁。谨奏。

一七二、福建巡抚吴文熔奏报查明闽洋 英船踪迹并获运烟人犯折

七月二十七日(朱折)

福建巡抚臣吴文熔跪奏，为遵旨查明闽洋夷船踪迹，并现获通夷小船人犯，提省严讯究办，据实复奏，仰祈圣鉴事。

本年四月二十三日，臣陛辞尚未就道，经军机大臣交到御史郭柏荫奏折一件，传旨命臣查明具奏。钦此。查原奏内称，每届夏秋，闽省内洋常有夷船停泊，盖奸民利其鸦片，引之使来，宽则诱其驶入港门，逼近马头，以便起卸；严则令其停于港口，暗雇渔船代为交盘，数载以来已成积弊等语。臣抵闽后，留心察访，近因各口岸防堵较严，尚无夷船驶入港门，逼近马头之事，而在外洋游奕，奸民暗雇渔船，运烟土入口，实所不免。卷查本年春夏间，各县营具报，夹板夷船，或一二只，或三四只，驶至漳州属之布袋、余洲等洋面，泉州属之梅林、大坠等洋面，往来游奕，均不下三四起。经各水师哨船随时驱逐，俱即开驶远去。现在据报洋面并无夷船，并节据报获通夷运烟小船及人犯十余名，均饬提省严究，按例惩办。

臣思闽洋夷船之倏忽去来，皆缘汉奸之勾通贩运，而欲杜汉奸，全在地方官认真严办，不遗余力。俾奸民牟利之心阻于畏法，则夷船烟土欲售无从，将不待驱逐而自去不来矣。现在奉到部颁奏定各项新例，臣即严饬通属设法查办，并专札沿海各地方官加意查拿，定以稽核考成，务使开设窑口勾夷囤贩之徒悉行破获。此辈皆出有巨资，为烟土自外洋入内地之枢纽，果使人人身家莫保，则

奸徒必皆破胆，不敢再蹈覆车。而渔泊小船本无资本可以勾夷贩烟，又无雇之使通夷之人，则一切防范稽查亦易于得手。至查办海口章程，现亦遵旨会同署督臣魏元烺、督理闽海关税务臣嵩溥悉心详议，俟议定后由督臣主稿会奏。

所有查明夷船驶入闽洋并现在办理情形，谨据实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认真从实，他无可谕。

一七三、著新疆各城将军都统大臣等 查禁鸦片兴贩吸食事上谕

七月二十七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

前因鸦片烟流毒日甚，特命廷臣妥议章程，颁发各将军督抚府尹等一体祇遵，严行查禁。因思新疆西南北各城地处边陲，幅员辽阔，多与外夷接壤，难保无夷人入卡贸易夹带烟土，辗转售卖之事，自应一律严禁，以挽颓风。著各该衙门即将新定科条颁发各该处将军，都统，参赞，办事，领队各大臣等，严飭所属地方员弁切实查拿，务将兴贩吸食各犯按例惩办，无许容隐。至新疆与内地情形不同，新定章程如有格碍难行应酌量变通之处，著各该将军都统大臣等悉心体察，妥议具奏。钦此。

一七四、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英领义律率船 偷袭已予反击及葡人代为转圜折

八月十一日(军录)

臣林则徐、臣邓廷桢、臣关天培跪奏，为暎夷义律于出澳后率领该国夷船，以索食为名，突向师船开炮，经参将赖恩爵等奋勇抵

御，大挫其锋，该夷旋向澳门同知投递恳求说帖，并托西洋夷目代为转圜，臣等仍当相度机宜，酌筹剿抚，先将现办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暎咭喇国领事义律，前因求在澳门装货不准，辄将该国新来货船阻留尖沙嘴洋面，图卖鸦片，并主令奸夷空趸任意逗留，又命案抗不交凶，给谕亦不接受，是以臣等断其接济，并勒兵分路严防。义律与住澳各暎夷，悉行迁避出澳。经臣等于七月二十四日会折具奏在案。嗣知被逐奸夷多住尖沙嘴船上，臣林则徐、臣邓廷桢当即移驻虎门，就近调度。臣关天培自七月以来常在沙角洋次，督领本标师船，与调到之阳江、碣石两镇舟师，排日分合操练，以振军威，并加派弁兵，协防排练，添雇水勇，装配火船，以备随时调遣。旋据探报：义律将该国货船中挑出船身较大之喁唵喇吐等船两只，及屡逐未去之空趸数只，一并凑集炮械，假扮兵船，又有自夷埠新来之兵船一只，番捎炮械较多，抛泊各夷船之前，恃为保护。臣等于各路水陆要口，虽已严密布置，不使一处空虚，仍谆谕领兵各员不得轻举肇衅。原冀义律早知悔悟，果能交凶缴土，将货船进关，即可撤去兵防，照常贸易。

诂七月二十九日接据大鹏营参将赖恩爵禀称，该将带领师船三只，在九龙山口岸查禁接济，防护炮台，该处距尖沙嘴约二十余里。七月二十七日午刻，义律忽带大小夷船五只赴彼，先遣一只拢上师船递禀，求为买食。该将正遣弁兵传谕开导间，夷人出其不意，将五船炮火一齐点放。有记名外委之兵丁欧仕乾，弯身料理军械，猝不及防，被炮子打穿肋下殒命。该将赖恩爵见其来势凶猛，亟挥令各船及炮台弁兵施放大炮对敌，击翻双桅夷船一只(朱批：可嘉之至。)在旋涡中滚转，夷人纷纷落水，各船始退。少顷，该夷来船更倍于前，复有大船拦截鲤鱼门，炮弹蜂集。我兵用网沙等物设法闪避，一面奋力对击，了见该夷兵船驶来帮助，该将弁等忿激之下，奋不顾身，连放大炮，轰毙夷人多名，一时看不清楚，但见夷人急放三

板,下海捞救。时有兵丁陈瑞龙一名,手举鸟枪,毙一夷人,被回炮打伤阵亡(朱批:可惜。)。迨至戌刻,夷船始遁回尖沙嘴。计是日接仗五时之久,我兵伤毙者二名。其受伤重者二名,轻者四名,皆可医治。师船间有渗漏,桅篷亦有损伤,均即赶修完整。嗣据新安县知县梁星源等禀报:查夷人捞起尸首就近掩埋者,已有十七具,又渔舟叠见夷尸随潮漂淌,捞获夷帽数顶,并查知假扮兵船之船主噶唎吐手腕被炮打断,此外夷人受伤者,尤不胜数。

自此次对仗以后,巡洋舟师均恨奸夷先来寻衅,巡缉愈严。八月初五日寅刻,守备黄琮等率领兵勇,在潭仔洋面侦见虾筍小艇靠拢夷船一只,带同引水,认明系屡逐未去之噶唎哪趸船,知又潜卖鸦片,当即上前查拿。该趸船水手数人即先跳入小艇,飞桨逃窜。其在船之人正欲开炮,经黄琮等先掷火斗火罐,船中火发,众夷始行走出,除凫水登岸外,获解伙长工人二名,现饬审究。该噶唎哪趸船亦即被火烧毁,并无伤人。各据禀报前来。

臣等查噶夷欺弱畏强,是其本性。向来师船未与接仗,只系不欲衅自我开,而彼转轻视舟师,以为力不能敌。此次乘人不觉,胆敢先行开炮,伤害官兵。一经奋力交攻,我兵以少胜多,足使奸夷胆落。即空趸屡驱不去,故智复萌,一炬成灰,亦可惩一儆百。

正在察看该夷动静,以筹操纵机宜。兹八月初九日接据署澳门同知蒋立昂等禀称:初七日义律潜至澳门。该同知等闻信,正欲驱逐,旋据西洋夷目代递义律说帖一纸。内写:噶唎国领事义律敬字上澳门军民府大老爷清鉴,义律在粤有年,每奉大宪札行办事,无不认真办理,而此次岂有别心乎!盖义律所求者,惟欲承平各相温和而已,谨此禀知等语。并据西洋夷目,以义律恳求伊等代为转圜,欲请该同知订期与该夷目面商会议,明定章程,义律仍已回船,不敢留澳等情。臣等核其帖内,虽无狂悖语句,第自谓认真办事,而竟潜卖鸦片,庇匿凶夷,自谓岂有别心,而以索食为名,先行开炮,是其言又安可遽信!然既经此番摧挫,其惶恐之状亦已情见

乎词。在臣等所责其遵令而行者，亦不过缴土、交凶、货船进口等事，并非苛以所难。究竟西洋夷目所请代为禀商之处，是否即能将此数事遵照办理，抑或另有干求，臣等已批飭署澳门同知蒋立昂，于会议后缕晰禀陈，以凭核办。此后义律悉能恪循法度，不越范围，自当宣布皇仁，宽其既往，若万不得已，仍须制以兵威。（朱批：既有此番举动，若再示以柔弱，则大不可。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后德，控制之良法也。相机悉心筹度。勉之慎之！）臣等亦已密定机宜，蓄养精锐，于山海形胜逐一详细讲求，且察看水陆官兵，似亦皆能用命。总期上足以崇国体，下足以慑夷情，不敢稍畏一日之难，致贻百年之患，以仰副圣主恩威并济中外兼绥之至意。

除俟筹议复到，核明准驳，再行具奏外，所有现办情形，谨合词恭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

再，广东沿海闻阁仍俱十分静谧，各国货船照常进口，计自本年五月至今，已进二十五只，一并声明。谨奏。^①

一七五、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 为巡阅澳门情形折

八月十一日(军录)

臣林则徐、臣邓廷桢跪奏，为会同巡阅澳门，抽查华夷户口，传见西洋夷目，宣示德威，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广东澳门一区，在广州府香山县之东南，距县治一百三十余里，东西南三面环海，惟北面陆路可达县城。自县城南行一百二十里曰前山寨，设有海防同知暨前山营都司驻扎。再迤南十五里，建有关闸一座，驻兵防守，为扼吭拊背要区。出关即入澳境。溯自

^① 据随手档记载：“九月初五日旁朱、朱圈，另有旨。”

前明许西洋夷人寄住,岁输地租银五百两,由香山县征收。澳内营造夷楼,栋宇相望,并建炮台六座,以防他夷。其房屋除西夷自住外,余皆赁给别国夷人居住,而以暎咭喇国为较多。西夷挈眷而居,历今三百余年,践土食毛、几与华民无异。虽素称恭顺,不敢妄为,而既与各岛夷朝夕往来,即难保无牟利营私,售卖鸦片情事。

本年臣林则徐奉命来粤,与臣邓廷桢悉意酌商,以甬舡虽在外洋,而澳门实为夷商聚集之所,且其间华夷杂处,汉奸勾串尤多,若不从澳门清源,则内外线索潜通,仍恐渐成弊藪。是以于四月间,檄委署佛山同知刘开域、署澳门同知蒋立昂、香山县知县三福、署香山县县丞彭邦晦,仿照编查保甲之法,将通澳华民一体按户编查,毋许遗漏,并督同该夷目搜查夷楼有无屯贮鸦片。旋据该员等查明户口,造册呈送。计华民一千七百七十二户,男女七千零三十三丁口,西洋夷人七百二十户,男女五千六百一十二丁口,暎咭喇国僦居夷人五十七户。并查明虎门收烟之时,有暎夷咽叹吐将甬船烟土偷运八箱入澳,被西洋夷目查获,将原土押交暎国副领事参逊,一体呈缴。又据禀:该夷目自行拿获夷人哑唎耐零烟,在马头焚烧,将哑唎耐收监,按照夷法问罪,出具此外并无存贮烟土甘结,禀请亲临查办前来。

臣等因驱逐暎国住澳奸夷,由省城移驻香山,遂于七月二十五日自香山起程,二十六日清晨统领将备管带弁兵整队出关。该夷目噉噉吗咭咭率领夷兵一百名迎于关下。兵总四人,戎服佩刀,夷兵肩鸟枪,排列道左,队内蕃乐齐作。俟臣等舆卫行过,兵总导领夷兵蕃乐随行。至新庙,夷目噉噉吗咭咭具手版禀谒,命之进见。该夷免冠曲身,意甚恭谨。臣等宣布恩威,申明禁令,谕以安分守法,不许屯贮禁物,不许徇庇奸夷,上负大皇帝抚绥怀柔至意,该夷点头领会。据向通事声称:夷人仰沐天朝豢养二百余年,长保子孙,共安乐利,中心感激,出于至诚,何敢自外生成,有干法纪。现

在随同官宪驱逐卖烟奸夷，亦属分内当为之事等语。以手拄额者三，敬谨退出。臣等当即赏以绢扇茶糖，并颁赏夷兵牛豕面腊数十事，番银四百圆，再辞乃受。臣等即入三巴门，经三巴寺、关前街、娘妈阁、至南湾，督率随员抽查夷楼民屋，均与册造相符。其赁给暎夷房间，自各夷离澳后现俱关闭。复加防察，自春间查办以后，该西洋夷楼实无存贮烟土情事。随由南湾仍回前山。所有经过三巴、娘妈阁、南湾各炮台，俱发一十九炮。询之澳人，称系该国大礼，以示尊敬，不轻举行。兵总率领夷兵，送至关闸，始行撤退。臣等沿途察看，不但华民扶老携幼夹道观呼，即夷人亦皆叠背摩肩，奔趋恐后，恬熙景象，疇载同深。此臣等巡视澳门之实在情形也。

臣等伏思夷人心性，反复靡常，挟诈怀私，事所时有。如果始终驯服，因当抚之以恩，若使微露矜张，即当绳之以法。此次因查办鸦片，执法綦严，澳夷震慑天威，是以倍形逊顺。惟该处华夷丛杂，最易因缘为奸，应请于每年秋间查照现在编查之法，檄飭澳门同知，督同香山驻澳县丞编查一次，造册通详，再由督抚两司分年轮替前往抽查。如有澳夷屯贩禁烟及庇匿别国卖烟奸夷等弊，即行随时惩办，以清弊藪而靖夷情。似于边徼防维，不无裨益。

是否有当，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九年九月初五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七六、著将看押烟犯宗室来恩不职致令脱逃之 宗室和泰等分别革职议处事上谕

八月十一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八月十一日奉旨：

此案正白旗族长·左翼宗学副管·宗室和泰，经该宗令等传令看押吸食鸦片烟之宗室来恩，并未到署，致令脱逃，著即革职。学长文举人宗室荣贵、四品宗室宽永，亦未常川在署看管，著各罚奖

赏银二年，以示惩儆。当月章京额勒春，亦有失察之咎，著交部议处。馀依议。钦此。

一七七、著照广西巡抚梁章巨所奏
查禁罌粟章程办理事上谕
八月十三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八月十三日内阁奉上谕：

梁章巨奏查禁罌粟章程一折。内地栽种罌粟煎熬烟土，必应逐年实力稽查，方足以除积弊。据该抚议立章程具奏，著照所请。嗣后每年冬初，先由道府颁发严禁告示，并令各府厅州县仿照保甲，按户编查，给予门牌，注明并无栽种罌粟、煎熬贩卖之人，取其十家连环保结，责成保邻墟长随时稽查。如十家内有违例私种或租给客民栽种，著准其首告，给予奖赏。倘知情不首，即著将九家并地保、墟长一并究治。每年限二月八月查办两次，由该厅州县加具印结，咨送府道，该管府道或亲身巡查，或委员抽查，加结申报。倘查办不实，即著分别严揭特参，获犯从重惩办。并著该抚及藩臬两司遇有因公出省之便，随时认真察查，总期实力奉行，除弊务断，不可稍为松懈，仍致有名无实。钦此。

一七八、军机大臣穆彰阿等为遵旨议复乌尔恭额
所奏严查海口鸦片章程应予准行折
八月十六日(原折)

臣穆彰阿等跪奏，为遵旨议奏事。

本月初四日，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筹议严查海口鸦片章程一折，奉朱批：军机大臣议奏。钦此。臣等查海口情形，虽各省不同，而欲杜偷漏之源，总不外查拿之法。浙江海口与闽、粤一水相通，

实为鸦片来源。所有洋面关隘口岸沙涂等处,并关紧要,自应各按所守,重其责成,使一地有一地之专司,则一人收一人之实效。

据该抚所议章程四条,如所称外海洋面,宜责成水师巡缉。查浙江向设定海、黄岩、温州各镇,水师缉匪巡洋,本其专责,现当严禁鸦片之时,无论是何舡只,但有停泊洋面,均当严密巡查。应如该抚所议,咨行提镇,严飭舟师实力巡缉,遇有驶至夷船,即行驱逐,不准逗留,并不准各舡拢近。其余商渔舡只在洋寄碇,亦即询明去路,毋许无故停泊。倘有勾通小舡私将烟土偷运者,立拿惩办。

又,所称沿海关隘,宜责成巡道查验。查向来各关收税,或派书差查验,往往串通舞弊,致将违禁货物夹带偷漏。浙江沿海关口为闽、粤货舡往来门户,奸商偷带烟土在所不免,若仅假手书差,实滋弊窦。应如该抚所议,嗣后闽、粤等省商舡有前至该省温州、宁波等关者,即责成该管巡道,于查税时认真查验。其有至乍浦口者,即令乍浦同知常川查察,如遇监收吃紧之时,仍由该管巡道亲往督查。

又,所称滨海口岸,宜责成把守员弁盘诘。查浙江沿海小口,向准各色小舡出入采捕贸易。此项舡只虽有票照可验,难保不串同奸贩,将烟作货,影射包运,况大口之巡查既密,则小口之偷越必多。应如该抚所议,责令把守专员,于各项小舡进口时,务须按舡按照,逐细查对。如货物色目有与照填不符者,立即搜查,毋任稍有弊混。

又,所称海僻沙涂,宜责成驻口员弁巡防。查海口无论大小,皆有把守之员,独平衍沙涂,向不设员防守,然其中水深缺口,但可拢舡之所,皆为透私之路,该处驻口员弁既有巡查之责,即属管辖之官。应如该抚所议,责令该驻员,不时派兵在于附近了望,如遇有停舡及偷拔入内河者,立即追拿,并飭知该地方官,于沙涂扼要处所多差干役,梭织堵拿,毋令遁逸。

以上各条,臣等细加商酌,均属因地制宜。惟立法不患不密,所患奉法之人即为玩法之人;防弊不患不周,所患除弊之事即为滋弊之事。经该抚此次议定章程,若仍有奉行不力,视为具文,致有

失察故纵情事,现在颁定新例,具有专条,无论镇道大员,即一并严参议处。至于兵役人等,如果巡察认真,缉拿出力,准其即照该抚前次所议,赏给缸货,分别奖励。如有因缘为奸,通同庇纵,或借端滋扰,致令商旅不安,即行从严惩办。如此大小相维,惩劝并用,庶有治法不至无治人,除一弊不至生一弊矣。

所有臣等遵议缘由,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八月十六日,臣穆彰阿、臣潘世恩、臣王鼎、臣文庆。

一七九、直隶总督琦善奏为查办

天津洋船进口情形片

八月十六日(军录)

再,查向来洋船抵津,仅止盐政衙门收纳税课,地方官并不上船查验,其赴关投税,亦由行户代报,疏漏耽延,俱所不免。本年臣先经派委臣标后营游击罗应鳌,前往海口一带,督同海口、大沽、葛沽等处营汛员弁,在于两岸支搭帐房,于洋船进口后,拨兵节节催查,不准沿途上岸,以及小船拢近,俟驶抵津关,即由派出之镇将道府,亲行上船开舱,逐一签查,毋许行户把持。而该商船舱深货重,其不能一二日搜查完竣者,仍用印封,封贴舱口,听候复验,并遴派弁兵住船看守,以杜夜间偷漏。现在查明卸竣之船,已有一百余只,据将漏税之燕菜翠羽豆蔻等件,逐一查出,按照课则纳税。

各船内查对船照,间有多带人数,或系客商,或因现在各省洋面不甚安靖,借资防御,实无藏匿烟土。复设法倩人私向探问,因何竟尔不带。据称:向来夹带鸦片,惟广州府船最多,本年该府船只并未前来,伊等远出贸易,原冀稍沾余利,自上年金广兴船只被获之后,知此间查拿严紧,不惟本利全无,且复身罹法网,前车在目,实不敢再行冒险。惟其中水手人等良莠不齐,诚恐不法之徒,或有

零星夹带，臣现亦访获究办。近日弁兵又在沿河拿获打捞烟土之犯，自即匪徒闻风抛弃之物。第此事积弊已深，现在纵无续来烟土，而从前之积存者，势难挨户搜查，未必即能净尽。刻又督饬缉获数起，究追余党，随供随拿，俟申明后即行遵照新例定拟具奏。

至于续来商船，或在海口以外，私将各船无干例禁之物归并一船，进口货卖，其违禁者，别归一船，先行驶回。虽不致流毒天津，亦难任其巧避。并恐不法小船出口私相接运。又复派委臣标千总白含章会同汎弁，前赴拦江沙外，迎提察探，停待船只，俱已驱令进口。惟据禀：八月十二日有续来洋船三只，均称潮小水浅，难以挽运，当即雇给剥船，除其余二船业已剥运进口外，内有一船，牌名金裕成，出海人名荣裕利，询系广东潮州府饶平县人，据称船内装载糖包，迨经雇给剥船，而该船水手人等，又称风路不顺，即行起碇东往，似赴奉天盖平等情。臣查该船既已将近天津海口，辄称水浅难行，既经代雇剥船，又不进口，忽尔东行，情殊可疑，难保非带有烟土，风闻查拿严紧，恐被破获，是以冀图带往他处销售，仍肆流毒。臣已飞咨盛京将军、奉天府尹，严饬锦县、复州、海城、盖平各海口，密速严查。并咨护理山东抚臣，转行利津、即墨以及庙岛一带，一体查访，遇有前船到境，并即截留搜验。臣仍不遗余力，严督各该文武，于未经查过各船，彻底严搜，并侦缉旧存烟土，断不敢稍有松劲。

所有现在办理情形，理合附片陈明。谨奏。

一八〇、钦差大臣林则徐奏呈《英吉利国
领事义律面递澳门同知说帖》

八月十七日(朱折)

抄录夷帖清折

谨将啖咭喇国领事义律面递澳门同知说帖抄录清折恭呈御

览。

义律接到军民府大老爷本月十三日转发大宪传谕条款一本，为此恭敬真实陈复也。

一、速将鸦片全数呈缴等谕，领事惟得谨报实情，早经严行诫谕，本国船只如有载带鸦片者，令其立即开行，则现泊尖沙嘴洋之船只，自不应有一两鸦片。而官宪每时有疑，要往查验暎国船有无装载，或验各船，或查某只，领事自当派令属官同行掺检，倘若查得实有，即将货物尽行没官，领事亦不敢辨驳相阻。盖大皇帝所禁之货，暎咭喇官断不保护也。且若暎咭喇商人自有之船，或商友托为代办船只载有鸦片，而该商人卖之获利并不禀明领事，以俾咨知官宪，即将该商等各伙驱逐，领事绝不照应。夫领事愿著明义理，分别正经贸易，尽绝违禁私卖者，故此陈请条例。嗣后在粤买卖之暎咭喇商人务当各行伙计，逐一签名，共行出结，实心定意，不肯与贩卖鸦片稍有相干，并不肯准雇佣者夹带，不敢知其有而纵容之。倘毫失信，一经官宪及领事明白访出，自知严例，随即驱逐等意。此结呈送领事盖印，连签转呈大宪察核，如未出结者，不应准其驻粤贸易也。又嗣后每遇暎船来到，应须即日由该船主及经纪商人出结，明言并未夹带鸦片，现时亦无装载，将来正在内海之际，又不肯载有等意，分写汉字暎语，合呈领事封印，立凭为实，转送官宪察看，方准该船开舱贸易，如未出结，则不应准其开舱也。窃想所求，惟钦遵大皇帝之圣旨，如蒙上宪信依，领事照此条例办理，则不难分开正项与违禁贸易者，各不相混。且远职如不认真办事，必致自取咎戾，未免玷辱已极，故必求实人出结，才肯接收加印也。

一、交出毆毙林维喜之凶手等谕，领事只得再三陈说诚言，曾经秉公严审，只据得五人酗酒乱作，皆无凶杀之罪。此人已见严拟其罪，而其凶犯倘经查觉，自当一体按照本国律例审办，即如在本国杀毙暎国人民，一然定以死罪。乃思当日上岸滋事者多也，不独有暎人，而亦有咪喇啞人混同乱作，致使凶手未得发觉。今维伏请

大宪再行细访，自可知之。领事为暎国官员，不敢玩视，或以实情假饰之。且经在粤历年，办事常存真心，为本省上宪所明知，敢请上宪自证也。至此次之案，领事自当仍为综核省察，毆毙者实为何人，若能查出果系暎人，领事既奉国主特派公办事务，不敢背命，定必认真照本国律例申办，恭请官宪在场看视也。且万望大宪洞明细查，俯念难情，公议立法，嗣后互为查察案件，俾得天朝法例及本国章程各得相全，则以后每遇似此之案，即可循照定例办理，而得永远承平，极为善妥矣！

一、趸船与见逐商人均应扬帆回去等谕，领事应遵上宪之谕，一俟数日之后，北风幸吹，就可令其开行。但其商人十六名之中有旺呀咄啞一人，现年纪轻，止有十数岁者，并有喇喙喱一名，两人皆未贩卖鸦片，望可姑容留居，以昭天朝秉公之至意也。窃思暎国与天朝通交，历有二百年来无不承平相安，万望大宪使其常远相和不绝。在领事奉派远来供职，诚意仰慕大皇帝之恩，无不恭敬上宪，遵奉法度，如蒙实全信依，断不敢丝毫失信也！请贵员无庸怀疑，远职自必仍然勉力察究毆毙林维喜之凶手实系何人，一俟回至尖沙嘴洋面之日，即当示知各人等，如能报知何人毆伤致毙，实有凭据，果系暎国人氏，即将二千大圆赏给报情之人。倘能发觉，即当咨会官宪代禀也。至见逐之商人，望大宪示谕准予回澳，致能办理事件清楚，则到澳后六日内不难令其驾驶趸船如数扬帆而去也。

敬字陈情，奉知上澳门军民府大老爷清鉴。

朱批：览。

一八一、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对英领事之抗拒 不可示弱应相机筹度尽善事上谕

八月十七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林、两广总督邓、广东巡抚怡、提督关，

传谕粤海关监督豫坤。道光十九年八月十七日奉上谕：

林则徐等奏督办驱逐夷船断其接济一折。又另片缕陈该夷诡诈各情形等语。览奏均悉。该奸夷等迁延不去，希冀在澳门交易，兼欲偷卖新来鸦片，并于殴毙民人之案，不将凶手交出，当此法令森严之际，胆敢肆意抗拒，实属可恶。该大臣等现在禁绝柴米食物，撤其买办工人，自应权宜妥办，不可稍示以弱。至该夷等既以淡水为养命之源，务当稽查汉奸，毋许私行接济。其诡诈恫喝固不值与之计较，而密为防范，调度弁兵，亦不可稍涉松懈。著林则徐等悉心商酌，趁此警动之机，力除弊窦，所有该国大小船只游奕洋面迹有可疑者，均著驱逐出境。俟该夷等悔罪畏服，领赏回国，并将凶犯交出，彼时该大臣等再行酌量办理。威德兼施，或可一劳永逸。总之，不可冒昧愆事，亦不得示弱长骄，惟在林则徐等相度机宜，筹〔画〕尽善，毋负谆谆训谕至意。将此谕知林则徐、邓廷桢、怡良、关天培，并传谕豫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八二、著吏部议叙湖南拿获鸦片

人犯出力之员事上谕

八月十八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八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

裕泰奏请鼓励拿获兴贩鸦片烟匪犯人员一折。湖南委用县丞沈履正，该抚请予鼓励之处，著吏部议奏。钦此。

一八三、著盛京将军耆英等严饬截拿由天津

东驶之可疑船只事上谕

八月十九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盛京将军耆、兼管奉天府府尹萨、府尹庆、护理

山东巡抚杨。道光十九年八月十九日奉上谕：

琦善奏，查验天津海口，有洋船牌名金裕成，出海人名荣裕利，询系广东潮州府饶平县人。据称船内装载糖包，水浅难行，迨经雇给剥船，而该船水手等又称风路不顺，即行起碇东往，似赴奉天盖平等语。该船既近海口，忽又东驶，情节可疑，难保非带有烟土，恐被查拿远扬他处。著耆英等严飭锦县、复州、海城、盖平各海口，密速巡查，如有前项到境，即行截住搜拿。并著杨庆琛即飭所属，在利津即墨及庙岛一带一体查拿，毋令奸商售其鬼蜮伎俩，致滋流毒。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八四、两广总督邓廷桢奏陈有人造谣诋毁现 正查拿并决心与林则徐妥议禁烟片

八月二十日(军录)

再，臣仰沐天恩，简任两广总督，于道光十五年底到任。因见鸦片流毒，以广东为滥觞之始，受病尤深，疾首痛心，冀除锢弊。窃不自揆量，一意孤行，严飭文武各员设法查缉，智尽能索，三载于兹，所获烟土纹银及快蟹拖风等船，兴贩窑口等犯，均经随时具奏在案。

查各案人犯内，零星小贩固多，而刁狡豪猾之徒亦复不少。如已获之谢亚维、刘赐林，未获之蒋老三等，素皆交通声势，本厚利丰，一经确访严拿，已获者既刑讟及身，未获者亦遁逃亡命。身家既失，怨讟遂兴，始而风影讹传，继且歌谣远播。(朱批：朕一无所闻)以查拿为希旨，以掩捕为贪功，以侦缉为诡谋，以推鞠为酷罚。甚至诬其纳贿，目为营私。讯廷议以为急于理财，訾新律以为轻于改律。种种狂悖，无非为烟匪泄忿之词，闻之拊心，言之切齿。(朱批：深堪愤恨)

恭查道光十六年八月间钦奉上谕：近来各省士民往往编造谣

言,妄将该管官肆行诋毁,冀图泄忿。迨经查访,多属子虚,而为所指斥者,声名顿减。此等鬼蜮伎俩实与匿名揭帖无异,不可不严行查禁。嗣后各直省大吏遇有传播歌谣,指斥公事,惟当虚衷体访,一经得有捏写主名,即行密拿到案,严行惩治等因。钦此。本年六月间复奉谕旨通飭究明编自何人,严拿究办。臣现经明查暗访,务得主名,即行设法擒拿,从严惩治。伏念臣止谤无方,横遭诬蔑,无以自白于怨嫌之口,亦不敢隐讳于君父之前。

惟念皇上轸念民生,湔除污俗,特命钦差大臣来粤查办海口事件。臣虽至愚不肖,分当同心协力,以冀迅挽颓波,断不敢以臣一人之身,稍存引嫌避谤之见。仍当坚持定力,永矢初心,与林则徐、怡良妥议熟商,以求拔本塞源之计。谨附片奏祈圣鉴。谨奏。^①

一八五、著派锦州副都统道庆督办
奉天等处海口禁烟事上谕
八月二十一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耆英等奏海口查办烟禁请简派大员前往督办一折。盛京、锦州等处各海口,现届秋令,正闽广商船进口之际,必应严行稽察。庆林现经赏假调理,著即派锦州副都统道庆,就近前往各海口,督率查办,其无业闽人,并著分别情形飭回原籍。钦此。

^① 据随手档记载:“旁朱、朱点另有旨。”

一八六、福州将军嵩溥等遵旨复奏为筹议 查禁闽省海口鸦片章程折

八月二十二日(军录)

福州将军臣嵩溥、署理闽浙总督臣魏元烺、福建巡抚臣吴文熔跪奏，为体察闽省海口情形，遵旨筹议查拿贩运鸦片章程，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准部咨，钦奉上谕：鸦片来自外洋，全在申严海禁，而各省海口情形不同，著各该督抚体察情形，妥议章程具奏等因。钦此。并准部行禁烟条款，内开：各省海口，责成督抚及海关监督详议章程等因。臣等伏查鸦片贩自海洋，而进出总由口岸，亟应绝其来路，庶足杜其弊源。浙省海口情形，已由浙江抚臣乌尔恭额查明复奏。福建沿海一带，口门林立，港汊纷歧，随潮悉可通洋，到处皆能登岸。是闽省海口，视他省更为错杂，则防范尤应紧严。钦奉谕旨，飭令妥议章程，遵即转行藩臬两司并各镇道府，按时度势，因地制宜，反复推求，不厌详慎。兹据陆续复到，由司核议，会详请奏前来。臣等谨就管窥所及，择其易于奉行实有裨益而无窒碍者，胪列四条，敬为我皇上陈之：

一、外洋宜先设法防查以杜偷越也。查闽省福州、兴化、泉州、漳州、福宁五府所属，地多滨海，台湾一府，又孤悬海外。沿海居民，良莠不一，每有私出海洋，运贩烟土，不敢进口，多系停泊外洋，另用小船陆续偷运上岸。节经拿获王略林即张潘等惩办，而利之所在，奸民愍不畏死，其弊总未尽绝。今粤东查办鸦片甚严，并恐夷船窜入闽海，在洋盘贩，尤应加意巡防。闽省水师分为专巡协巡分巡游巡总巡统巡六项，上下箝制，声势已极联络。现又飭调南北两洋合巡船，在于各要害洋面随时接应，并移行水师提镇，督同将备亲自出洋，率领舟师，多配兵械，实力巡查。其与粤洋相接之南澳为入

闽门户,尤关紧要。应请责成南澳镇,带领兵船严加防堵,不使夷船阑入闽界。其余各府洋面,并令水师不分畛域梭织巡逻。如商船在洋寄碇,旁有小船拢驳货物,即属大夥烟贩,立赴查验,截拿解办。如敢得贿卖放,以及借端滋扰,严参拿问,以肃海防而绝流弊。

一、口岸宜分别稽查以杜疏漏也。查闽省厦门、蚶江、五虎门三处直达外洋,凡商渔大船例应在此挂验出入,谓之正口,均有文武口员层层盘验,尚易稽查。其乘潮往来之捕鱼小船皆由小口出入,而小口有名者,已不下数百,其无名私口更不可胜计,奸民接贩烟土多由于此。其弊惟泉州府属晋江县辖之梅林、深沪,惠安县辖之大坠、獭窟等处为尤甚。盖缘海潮长落靡常,有潮长时即可通舟,潮落时涸为沙滩,亦可登岸者。有春夏间口门在此,秋冬时又在他处者。向来只就有名之大小各口,加意严查,此等私口,以其忽有忽无,致难防范。现将小口私口逐一厘查,或添派挂验之员,或并归何口兼管,以专责成而杜诿卸。其最要之梅林、深沪等处,分派舟师认真巡缉,并将商渔大船,每船责令澳甲族邻,及同澳十船,于向例应出保结内添叙不得贩运鸦片,一船有犯,出结人等即行举发,立拿究办,船只入官,知而不举,一体同罪。其采捕小船,如鱼罾钩艇等,类多系海边穷民资海为生,未便不听其就近出入。亦应责成口员认真查验,并限以朝出暮归,不准在洋隔宿,仍严禁丁胥从中滋扰,以示体恤。至闽省商船前往各省贸易,诚恐在洋夹带鸦片,必须设法稽查。惟是商船乘风而行,瞬息千里,非如经由内河,得以逐站查验,若竟任其所之,又虞疏漏。臣等会议,嗣后如有商船驶往何省贸易,责令口员查验货物,并无夹带,将货箱封记,同牌照商名,造具清册,咨明起货发卖省分,仍照造一分,付该商收执。如该商船驶至发卖省分,该省即照册查验,原封并无拆动,听其销售。倘查有夹带禁物,即行跟究由何处私贩,即咨该省从严惩办。倘该商船中途遭风,不能驶至发卖省分,准其就近收口,即将所执清册呈明该处口员,一体查验,听其发卖。仍咨明各省一体知照,

以杜偷漏而归简便。

一、水陆宜互相严查以专责成也。查奸民接运烟土，有在外洋，有在口岸，沿海稽查，分责水陆文武，若心存畛域，不能协力防范，必致乘间偷漏。应请责成该管水陆文武员弁，互相稽查，认真巡缉，以绝根株。并令凡有拿获贩烟案犯，先究明该船于何时，由何处出口，赴何处购买，何人经手，并由何处洋面经过，及由何处上岸，守口兵役，有无贿纵，逐一根究。除将故纵兵役严拿重办外，其文武各官，讯明烟土系由洋面贩运者，则参水师各官，如讯由口岸偷漏者，则参陆路文武各官。分别有无受贿知情，据实究办，以期水陆交严，使各有考成，无可推诿。

一、关口宜令委员亲自查验以杜夹带也。查闽省沿海关口，向俱设有税馆，由兼管闽海关税务、福州将军衙门遴派干员，督同丁役在彼驻扎，盘验巡防，轮番更替，尚昭严密。但恐委员泄忽从事，或不亲自搜查，假手丁役代验，难保不滋流弊。臣等面加商酌，由臣嵩溥严飭管口各委员，凡有商民货船，出入关口，责令亲自搜查，严加盘验，以杜偷漏。其无夹带烟土之船，不准丝毫滋扰，以安商旅而裕饷税。如敢故为刁难，以及怠惰偷安，虚应故事，一经察出，立予纠参，不稍姑息。

以上四条，臣等确按闽省情形，悉心商酌，严外洋口岸之稽查，诫水陆关津之疏纵，责无旁贷，政皆易行。此外如有未尽事宜，随时斟酌妥办。窃念鸦片流毒日久，凡在水陆文武大小臣工，已荷天恩，咎宽既往。今又明定惩劝章程，各应激发天良，咸知感奋，视鸦片为蠹国殃民，刻不可存之物，其敢私贩转运，即为罪不容诛之人。务使有犯必惩，根株净尽，以仰副圣主易俗移风，为民除害之至意。臣等谨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道光十九年十月初四日奉朱批：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钦此。

一八七、直隶总督琦善奏为盘查 闽广船只并续获烟犯片

八月二十四日(军录)

再,搜查闽广商舡大概情形,业经臣附片具奏,一面仍督饬委员赶紧开舱盘验,不任耽延滋弊。

兹据将已到洋舡一百六十七只,一律验卸完竣,均系逐一检查,起货后复由总兵刘允孝进舱细搜,船内实无藏匿鸦片烟土,各该水手人等,通计不下万余名,均各畏法服从。其有因事上岸者,亦经随处搜验,并无一人抗违不驯,间有怀挟零星烟土,冀图售卖者,即经营员搜获吴兴汰舡内水手沈辛观一起,龚宝源舡内水手苏兆等一起。并又据天津各营弁兵另获烟犯张兴得、杨昆山、苏鸡、徐同、张学升、徐大即徐秉牛、屠美芝、韩老赵、徐氏、景荣奎、许咎、苏仕显、孙六即孙成康、标安三、李最香、李汶远、滕二、刘成琛、张成会、苏鉴、苏晓边、贾起山、苏对、苏汶起、方介庭、苏清陇、陈寿亭、陈二、何洛玉、郑八、曹咸礼、苏谢、田三、余破即徐坡、张桓、周沅书、于沅馨等二十一一起,计人犯三十八名口。内惟徐大一名系闻拿自行投案。又据天津府县暨委员等购线金差,陆续访获李大、李三、吴庄氏、顾玉春、吴士敏、曹洛泳、孙旺、刁洛会、刘二、宋详、魏九江、郝三、张大、梁宝人、邓芝亮、李万得、张泳、陈二、华长按、王二、苏来、苏孝、王线中等七起,计人犯二十三名口,又另获隐藏捞获烟土烟枪之乡地赵得升等一起。又据兵役于上年私自辟闭各洋货铺内查获籍隶福建同安县之无业游民暨烟案内知情不首之黄象、苏谅、苏彦、陈代、苏起、苏标、苏斗、苏瓢、徐林、齐替、宋喜、蒋崔、魏华、苏罄、苏么、苏焕、苏卑、苏清、苏吟、苏瓦观等二十名。此外,现又接据大顺广道禀报,转据所属之开州、清丰等州县,陆续拿获烟犯捐职千总周青汰、捐职从九品王锦,民人王秀汶、王林书、张成、邵春

达、王春、杜三、邵王氏、王刘氏、春桂即王壬氏等二起。广平府报获吸食鸦片之已革衙役郭芳汰一起。固关营参将盘获携带鸦片烟犯孟希咸一起。顺天府所属之霸州、武清等州县移会协获吴幅成、吴有年等一起。

除大名等处所获各案均已批飭严行究审外，所有天津拿获偷卖烟土之洋缸水手并其余各起审拟尚需时日。臣因离省日久，又值藩司交卸之时，事务繁多，不无积压，亟应回署料理清禁，尚须前赴永定河查看工段，并豫筹来年备防事宜，未及在津审结，均已札飭天津府分别严审，按照新例定拟解勘，再行具奏。

以上各处拿获各起，均据前赴各该犯家内逐细检搜，查获零星烟膏烟土烟具，亦经分飭严密封固，粘贴印花，解赴省垣，俟定案时由臣逐起查对验明，眼同销毁，不任别滋流弊。其访获无业游民，应行递籍管束，俟臣旋省遴委妥员来津，押解至山东省，交替接递，以免中途脱逃。至回空闽广商缸，或须守候长潮，或图收买回货，不无略有耽延。查本年办理搜查各事，惟天津镇总兵刘允孝尤为认真得力，人亦勇敢持重，足资弹压。此后如有续到洋缸，亦经札飭该镇照前严搜禀报。臣于发折后即行起程回省。

所有盘查闽广商缸完竣，并续获烟犯，现在办理缘由，理合附片陈明。谨奏。

道光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八八、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复会议裕谦 所奏应如所议通行办理事折

八月二十七日(上谕档)

臣穆彰阿等跪奏，为遵旨会议具奏事。

内阁抄出，署理江苏巡抚裕谦奏请，将查办鸦片烟案内军流以下人犯，援例免解司道勘转等因一折。道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奉

朱批：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议奏。钦此。该臣等会议得，据署理江苏巡抚裕谦奏称，该省查办鸦片烟人犯，向系州县审讯定拟，由府解道解司，层层勘转，不特长途跋涉，舟车饭食需费孔多，且每解一犯，必得长短解差及兵丁共六名，冲途州县既有应接不暇之势，偏僻地方又有不敷差派之虞，沿途及省城寄禁各监亦有人满之患。因而解差则雇倩顶替，监犯则拥挤丛杂，贿纵疏脱在在可虑，甚至畏难苟安，因循讳饰，恐属不免。与其拘泥招解致开幸脱之端，何若酌量变通以收严惩之效。声请仿照部行成案，嗣后凡拿获兴贩吸食，问拟军流无关参处之案，除系直隶州向例由道审转者，仍由该管各道审转，毋庸解司外，其余各厅州县概将人犯解赴该管府州，审转具详，由司复核，专案咨咨，毋庸转解司道勘转，仍归入年终照例汇题。其有碍参处情重案件，仍分别详解司道，以昭详慎。于烟犯罪名既无关出入，而各州县无所顾虑，不敢讳饰，自必逐案据实详办，以期净尽根株等因。具奏前来。

查向例遣军流犯，于州县申明定拟之后，均应由府解司审转，详报督抚咨部完结。嗣于道光十三年，经原任四川总督鄂山奏请，查办积匪猾贼拟军之案，概由该管府州县审详，毋庸转解司道等因。具奏奉旨允准，通行各省在案。兹查严拿鸦片烟与缉捕盗贼事异情同，况吸食者，见诸形容，一经熬审，虚实立辨，兴贩者亦必起获烟土烟膏，确凿有据，但虑其纵，不虑其枉。现据该督抚请将拿获兴贩吸食鸦片烟问拟军流解审章程，仿照办理。积匪猾贼拟军成案，概免解司道勘转，系为办理简易，严杜讳饰起见，应如所奏办理。臣等并查吸食兴贩鸦片烟被获之案，不独江苏一省为然，应请将各省办理鸦片烟匪，问拟军流以下人犯解勘旧章，一并概免解司道勘转，以归画一。如蒙俞允，移咨吏部，并通行各直省遵照，画一办理。

再，此案于八月十一日抄出到部，系刑部主稿，合并声明。

所有臣等会议缘由，理合恭折具奏请旨。

道光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臣穆彰阿、臣潘世恩(入闱)、臣王

鼎、臣文庆、臣隆文(差)、臣赛尚阿、臣祁埏(留署)、臣麟魁(试差)、臣王植、臣阿勒清阿、臣王玮庆。

本日奉旨：依议。钦此。

一八九、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已谕英领事 将英船听搜并办理出结究凶折

八月二十九日(军录)

臣林则徐、臣邓廷桢跪奏，为暎夷领事义律请将现泊粤洋夷船听官搜查，出具实无鸦片切结，其命案凶夷，亦愿悬赏察究，并奸夷空趸，均请勒限逐回，谨将臣等谕办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等前因暎夷种种违玩，照例断其接济，不许住澳，该夷旋向九龙师船觅食，先行开炮，我军奋力回击，大挫夷锋，复将逗留卖烟之趸船烧毁一支，该夷领事义律急向澳门同知递字恳求，并托西洋夷目代为转圜，臣等当将相机剿抚缘由于八月十一日恭折奏闻在案。臣等复思义律所递之字，似知悔罪输诚，然仅托诸空言，尚未见于实事，保非暂作缓兵之计，别生谲诈之谋，益当整肃军威，严防静镇。一面仍给谕帖，责令呈缴新烟，勒交凶手，并将缴清烟土之空趸，奉旨驱逐之奸夷，速飭全行回国，即令署澳门同知蒋立昂传谕去后。

兹叠据蒋立昂禀复：八月十五日义律送给回信，内称接到军民府来文，转发大人传谕条款、领事极欲钦遵圣旨，将违禁之鸦片全行绝除，自应即赴澳门叙论，以凭贵宪禀复等语。十七日义律至澳门，与西洋夷目同见蒋立昂。复经该署同知将臣等谕内各条，严切面谕。据通事传译，义律口称：前因冒犯严威，叠奉谕飭，业已悔悟，欲求转乞宪恩。情词极为恭谨。诘以奉谕条款，如何遵办。义律答称：未敢自行禀复，仍具说帖，求为转禀。随将说帖呈出，已据逐条登复。蒋立昂因见所复尚有未协，面为驳飭。复据义律添写一纸，

统求蒋立昂先行请示。蒋立昂即将原件禀送,并请核示前来。

臣等查阅所复各条,文义不甚通畅,而核其大意,尚属遵谕奉法,不敢抗违。如谕缴鸦片一节,据其登复,意以该国有带鸦片之船,先已令其回去,现泊尖沙嘴各船,候请官宪搜查,若有鸦片,即将货物尽行没官。嗣后在粤贸易夷人、与随时来到之船,不论船主商人佣工伙计,俱令逐名出结,由义律加具印结,方准贸易,未出结者不准开舱,永远照此办理。如不认真,必致自取咎戾等情。臣等查暎夷货船,聚泊尖沙嘴,不即进口,原为图卖新烟起见,且节次拿获卖烟奸民,已据供认在夷船零买,确有明证。是其所称并无烟土之说,实不可信,若不切实查办,何能尽绝根株。臣等忿激之余,已先与水师提臣密为布置,将柴草火药,装配多船,拟将带烟不缴之船,尽予烧毁,以除其害。然究以未分皂白,不忍玉石俱焚,继又再四熟商,计惟临以重兵,逐船搜检,庶可分良莠而示劝惩。今该夷自愿请搜,察其情词,似极切实。臣等复又多方访察,盖该夷因见臣等坚持数月,料已无可希图,遂将新到之烟,陆续带回夷埠,是以前有夷船三只先后驶回,近日复有三板夷划纷纷开去。且拿获出海买烟奸民彭亚开等,讯据供称:伊于八月初旬带银前往向买,即据夷船回复,现无鸦片,伊即放空回来等语。是现在夷船已无烟土,似非虚诞。惟已去之土,固可不必穷追,而现泊之船,必须逐号搜查,以昭核实。臣等现又谕令义律,将尖沙嘴所泊暎国货船,按其到粤先后,挨次亲验。其货物尽行搬至驳船,逐件搜查,果无夹带鸦片,即先押送入口,本船搬空之后,再行备细查明。如此,则耳目昭彰,自无影射掩藏之弊。并恐载烟回去夷船,利心不死,或竟潜赴东西两路,冀图分销。臣等现又飞飭沿海各营,准备师船,严密防范,并由中路抽拨兵勇跟踪踪缉,如有此等夷船驶至,即行开炮夹击,务使遗孽肃清。

至出结一节,若论寻常吏事,原恐习为具文,而臣等体察夷情,最重信字,是以臣林则徐初次谕令该夷呈缴烟土,即先揭出此一

层。迨义律禀缴二万二百八十三箱，或疑其言未必能践，而深悉夷情者咸决其必无失信，嗣果缴清烟土，有赢无绌，是其不肯食言，已有明验。今其所拟逐名出结，分写汉文夷字，由该领事加具印结，即系遵照臣等原谕办理，自应准其所请。惟查核所拟出结语句，与现行新例尚不尽符。臣等现又写具结式，谕令遵照缮写，若不如式具结，永不准其贸易，以此杜外来之鸦片，实足以昭信守，于夷情明有范围，暗有把握，非具文所可同日而语也。

至林维喜命案，据义律称，审得五人酗酒，皆无凶杀之罪。又称，当日上岸滋事，亦有咪喇啞人，请再细访等语。当经蒋立昂以此案供证确凿，凶手实系暎夷之言，向其驳诘。义律无可置辩，遂添写说帖一纸，声明悬赏洋银二千圆，报知何人殴毙凭据，倘能发觉，即会官宪代禀等情。臣等复查义律船内，现在实有拘押夷犯五名，其非有意匿凶，尚属可信，而实情不能审出，原亦无怪其然。至咪喇啞人，于群殴林维喜时并不在场，不独该国夷人禀辩甚明，即岸上各见证，供亦如一，且暎夷独托汉奸罗亚三等与尸亲说和，其为并无咪喇啞人在场，更无疑义。臣等谕知义律，以所拘五人中，如不能审定正凶，何妨送请天朝官员代为审明，只当办一应抵之人，其余仍皆发回，断不连累。如仍自审，则再限十日，亦必可以审明，毋得再图延纵。

此外，如空趸回国，请候北风开行，被逐奸夷，请留两名在粤，皆经蒋立昂面加驳飭。随又代求回澳理清事件，六日内如数扬帆而去。臣等以所请尚在情理，为日亦属无多，当将此一层传谕允准。仍派委文武在澳稽查催逐，不任逾限，并谕西洋夷目，一体查催。

以上各事宜，除俟逐一清厘，再行分别核奏外，所有现在谕办情形，谨会同水师提督臣关天培，合词恭折具奏。并缮录义律原递说帖，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九〇、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 仍须责令英人出结片

八月二十九日(军录)

再,臣等先于春间收缴烟土之时,即经谕令夷人,务即出具嗣后永不夹带鸦片切结呈送,而该夷均不敢具结。继又多方开导,坚执如前。且据义律禀称,倘不能不取结,则英人船无奈只可回国等语。臣等当以该夷回国之言,并非出自真心,不过惮于出结,强颜而作此言。盖一经出结,则此后稍有夹带,不但本犯罹于重法,即该领事亦不能置身事外,是以心切迟疑。当经据实奏蒙圣鉴在案。嗣经御史步际桐条奏,以查办夷船鸦片,虽责以万分切实之结,亦将甘心出具,徒开含混之路等语。钦奉谕旨,著林则徐、邓廷楨悉心筹画,务使弊源尽绝,永杜含混之端等因。钦此。臣等窃思夷人正不敢出结,如可免取,最为省事,继又反复筹商,若竟任其抗结,则夷人夹带之念,断不能一日或忘。盖夷人最重然诺,即议一事,订一期,从不爽约,其出结之事,绝无仅有,非比内地公牍,结多而滥,以致视为泛常。彼愈不肯轻易具结,即愈知其结之可靠,亦愈不能不向其觊取,是以设法办理,直使该夷计穷心慑,至今始克遵依。臣等不敢因有人条奏,正可借以自便,遂存趋易避难之见,致负委任。

谨合词附片复奏,伏祈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九一、著将与起获烟案有关之宗室 伊克坦布严行审讯事上谕

八月二十九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奉旨:

谢四并起获鸦片烟袋等物，著交刑部会同宗人府，提传宗室伊克坦布严行审讯。钦此。

一九二、英船开炮逞凶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等不可示弱相机筹划并奖励有功员弁事上谕

九月初五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林、两广总督邓、广东水师提督关，道光十九年九月初五日奉上谕：

林则徐等奏，暎夷船只被炮轰击，现在筹办情形一折。览奏均悉。该夷诡诈异常，胆敢以乞食为名，先放火炮，经参将赖恩爵施放大炮，击翻夷船，轰毙夷匪多名，复经守备黄琮抛掷火药，焚毁夷船，我兵先后奋勇，大挫其锋，该夷等自必畏慑投诚，吁求免死。惟当此得势之后，断不可稍形畏葸，示以柔弱。虽据该夷领事义律浼西洋夷目恳求转圜，但该夷等诡诈性成，外示恐惧，内存叵测，不可不防。著林则徐等相度机宜，悉心筹画。如果该夷等畏罪输诚，不妨先威后德，倘仍形桀骜或佯为畏惧，而暗布戈矛，是该夷自外生成，有心寻衅，既已大张挞伐，何难再示兵威。林则徐等经朕谆谕，谅必计出万全，一劳永逸，断不敢轻率僨事，亦不致畏葸无能也。广东大鹏营参将赖恩爵，著赏给呼尔察图巴图鲁名号，照例赏戴花翎，以副将即行升用，先换顶带。守备黄琮，著以都司即行升用，先换顶带。记名外委欧仕乾、兵丁陈瑞龙，并阵亡兵弁，著该大臣等查明咨部，照例赐恤，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九三、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另议

澳门查烟章程事上谕

九月初五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林、两广总督邓。道光十九年九月初五日奉上谕：

据林则徐等奏，巡阅澳门，抽查华夷户口情形一折。澳门为夷商聚集之所，夷楼屯贮烟土，久成弊藪，乘此查办之时，必当于该处先清其源，方为尽善。该大臣等既委该地方官查明华夷户口，复由香山统领将备整队出关，宣布恩威，申明禁令，并查西洋夷楼现无存贮烟土。办理甚属妥协。惟该处华夷丛杂，保甲之法难以施之，夷人且由同知县丞每岁编查，恐有名无实，易滋流弊。至督抚两司分年轮往抽查之处，亦涉烦琐。其应如何立定章程，以清弊窳而垂久远，著该大臣等另行妥议具奏。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九四、著将曾经吸食鸦片之长芦候补

盐知事即行革职事上谕

九月十四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九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谕：

英诚奏参曾经吸食鸦片官员请旨革职一折。长芦候补盐知事李征休身任职员，曾经吸食鸦片烟，实属不知检束，著即革职以示惩戒。该部知道。钦此。

一九五、著将吸食鸦片之江苏地方官员
即行革职事上谕

九月十六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九月十六日内阁奉上谕：

陈銓等奏参曾经吸食鸦片官员一折。江苏署新阳县县丞陈敬之曾经吸烟，著即革职。从九品罗文光先经吸烟，又于长随谈林等吸食鸦片，漫无觉察，尤属昏愆，著革职，永不叙用，以示惩儆。该部知道。钦此。

一九六、著闽浙总督桂良等查办台湾等地
吸食鸦片官员事上谕

九月十六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桂、福建巡抚吴。道光十九年九月十六日奉上谕：

有人奏，福建台湾府淡水同知娄云两耳重听，不能办事。台湾县知县托克通阿吸食鸦片烟，性情奢侈，署中时常演戏，用度无节，致存公款项多被侵挪。闽县闽安镇巡检徐炜向充巡抚衙门巡捕，人本平庸，且亦吸食鸦片等语。地方官衰庸恋栈，必致贻误公事。至职官吸食鸦片，尤属大干法纪，著桂良、吴文熔各按所奏情节，严密查访，如果属实，即行据实参办，毋稍姑容。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九七、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 为会阅虎门秋操折

九月十九日(军录)

臣林则徐、臣邓廷桢、臣关天培跪奏，为会阅虎门秋操，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广东中路虎门各炮台，前经奏明议以每年春秋二季，两次演习炮准，调操水兵，经臣邓廷桢、臣关天培，历届遵照办理。本年臣林则徐钦遵谕旨来粤查办海口事件，并奉命节制水师。适海口创造木排铁链二道，暨添建靖远大炮台告成，亦应并入春秋操演，又经会檄，责令一律加意操防在案。兹当秋季届期，应即按时校阅。值臣林则徐、臣邓廷桢因查办夷务驻扎虎门，即于九月初五日会同臣关天培亲诣沙角、大角、威远、镇远、横档、永安、巩固、大虎及靖远各炮台点验。弁兵强壮足额，军械火器，俱属齐全，调操各营师船十只，皆坚固整齐，额配兵械无缺。臣等随登海口沙角炮台，按图先阅船操，次阅水兵泅水阵式，正变相生，进止合度，枪炮首尾响应，师舡调钺轻灵，其泅水以及凫水对械各兵，出没波心，浮潜并用，爬桅各兵，均能升高演技，胆壮气雄。所有九台大炮及施放各项火器，高低远近，悉依臣关天培所定尺寸施放，尚合准绳，各台炮火，夹攻靶船，辄被击中，将弁谳于号令，士卒习于波涛，维时进口夷船下碇远观，声势极为壮盛。又饬专管排链弁兵，分驾划船，将各排链按法启闭，较前愈为便捷。本年夏秋间，飓风屡作，潮涌如山，排链横亘波心，丝毫不形掀簸，夷船出入，呼为链闸，咸有戒心。惟锚缆久漫海中，恐有损坏情事，经臣关天培就近屡诣查看，兹复一同详加察验，完固如初。当将酌定赏号共银五百九十六两，分别给赏，并择其尤为勇敢者，加赏衣料银牌，以示激劝。此臣等会阅之实在情形也。

伏查虎门为粤海咽喉，番舶往来络绎，我皇上绥柔重译，中外一家，固在德而不在险。然边圉海峽，首重周防，况当查办禁烟，武备尤期整肃。今炮台回环并峙，排链堵截綦严，用壮声威，足消窥伺。惟弁兵之用命，在将领之严明，将领之同心，在上官之考核，是以臣等校阅事毕，即面谕管操各官，务当恪遵奏定章程，按期认真训练，使弁兵技艺日就精纯，切勿视为具文，徒饰观瞻于校阅之顷，致今有名无实，貽笑外藩。臣邓廷桢、臣关天培，渥荷鸿施，畀以海疆重任，尤当慎固封守，刻矢先劳，俾修防尤靖夫诸夷，立法克垂于万禩，以仰副圣主眷顾南维之至意。

所有臣等会阅虎门秋操情形，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奉朱批：加意训练防守，不可稍涉疏懈。钦此。

一九八、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审拟 刊卖假捏英国公文人犯折

九月十九日(军录)

臣林则徐、臣邓廷桢、臣怡良跪奏，为审明刊卖假捏照会外国公文人犯，按律定拟，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等先因访闻广州省城坊市有刊卖假捏照会暎咭喇国公文之事，当即密飭地方文武员弁前往查拿，并经在省司道暨广州府并南海、番禺二县，均已访闻差拘。旋据员弁兵役在于六径堂书铺起出板片印本，并将该铺户翁亚濳拘获，讯取大概供情，于本年五月内恭折具奏，一面将犯发司委员确审办理。嗣于道光十九年六月十九日奉上谕：林则徐等奏访获刊卖假捏照会外国公文人犯一折。广东查办海口，防堵趸船，业经各国夷商遵缴烟土。兹据该大臣等访闻广州省城坊市，忽有刊卖假捏照会暎咭喇国公文之事，拿获铺

户翁亚濞,据供系由外县陈姓士人辗转传抄等语。案关探听事件,诈传言语,必应按例究办。翁亚濞著交林则徐等审讯确情,其供出之陈姓,著严缉务获,究明假捏刊卖实情,照例分别治罪。钦此。钦遵转饬缉审去后。

兹据委员广州府知府珠尔杭阿,督同南海县知县刘师陆、番禺县知县张锡蕃、候补知县言良钰,以陈姓一犯因无名字住址,屡缉未获,将现犯申明议拟,由广东按察使乔用迁会同广东布政使熊常鐸招解前来。时臣林则徐尚留虎门查办夷务,臣邓廷桢适先回省,当即会同臣怡良提犯复加研鞫。缘现获之翁亚濞,籍隶顺德县,向在省城南海县属开张六径堂书铺生理,铺内刊有查禁鸦片章程,并戒烟药方发卖。道光十九年四月内,有在省应试未获之新会县不识名陈姓文童,走至翁亚濞铺内,购买查禁鸦片章程。该犯翁亚濞见其所携手巾包内,有钦差与本省督抚会行暎咭喇国禁造鸦片文稿一纸,问以何处得来,陈姓称系辗转传抄,不知来历。翁亚濞见稿内声叙鸦片害人,必须永远断绝,照会暎咭喇国禁人制造各情,与现闻官府查办事理相似,误信为真,当向借抄存留。陈姓去后,翁亚濞起意刊印,摆卖图利。随照底稿抄录刊刻,印刷成本,并于书面刊印省城六径堂发卖字样,即被访闻拿获,连板片印本,解经臣等讯取大概供情,奏奉谕旨,按例究办。兹由藩臬二司将犯审拟解勘,因臣林则徐尚驻虎门,经臣邓廷桢、臣怡良会提复鞫,据该犯翁亚濞供认前情不讳。

伏查此案,翁亚濞既与陈姓素昧平生,何以于偶相交易之顷,见其携有照会文稿,能向借抄?难保无串捏牟利及隐匿陈姓名字住址情弊。复加究诘,据翁亚濞供称,当日陈姓到店,买取查禁鸦片章程,伊偶向通问,止据答系新会县陈姓文童,因见其手巾包内,有照会外国文稿,称系辗转传抄,是以误信,当向借抄,仍将原稿给还而去,并无与其素好,有借稿留抄情事。后伊起意刊刻,如果系与陈姓串捏牟利,何敢将伊店名刊刻书面,自取败露。至陈姓名字

住址,倘曾向其问知,伊现已被获问罪,何肯代为隐瞒等语。究诘至再,矢口不移,似无遁饰。

查律载:诈传一二品官言语,杖一百徒三年等语。此案翁亚濂因见陈姓不识名文童,抄有钦差与本省督抚照会暎咭喇国禁造鸦片文稿一纸,虽讯明不知系属假捏,误向借抄刊刻,惟现当查办夷务吃紧之际,此等关会外夷事件,该犯并不查明确切,辄混行刊卖图利,未便以原稿并非该犯所作,稍事宽纵。翁亚濂应即照诈传一二品官言语杖一百徒三年律,杖一百徒三年。该犯刻字营生,粗晓字义,此文自非其手笔。据供当日向陈姓借抄刊卖,似属可信,且已从重照律拟以满徒,应请先决其罪,毋庸监候待质。据供伊母年老,弟兄三人,弟兄均已出继胞伯叔为嗣。是否属实,有无可以另继之人,该犯弟兄能否归宗,飭县查明,取结办理。起获板片印本,飭行烧毁。逸犯陈姓,飭缉获日另结。

除全录供招咨部外,所有审明定拟缘由,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道光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九九、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报查办 鸦片续获人烟枪具确数折

九月十九日(军录)

臣林则徐、臣邓廷桢、臣怡良跪奏,为粤东查办鸦片,续获人烟枪具,确核实数,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鸦片一项,叠奉谕旨严饬查拿,业经臣等将节次钦遵拿获人烟枪具,恭折奏报在案。兹自本年七月初三日起至九月初十日止,续据水师员弁先后报获烟案十六起,人犯四十四名,烟土五千零八十六两五钱,烟膏一十九两六钱,烟枪一枝。陆路地方文武报获烟案九十二起,人犯一百三十三名,烟土三千八百二十两,烟膏

八十一两七钱九分,烟枪八十六枝,烟锅二口。又陆续捞获及民间首缴烟土二万九千七百三十九两八钱二分,烟膏三百一十四两一钱二分,烟枪三千五百三十六枝,烟锅六十七口。综计烟土烟膏三万九千零六十一两八钱三分,烟枪三千六百二十三枝,烟锅六十九口。解省各犯均经随时发司审办,起获烟土烟膏枪具,酌量距省远近,分别飭令解省解道,监视验烧,核无偷换情弊。

臣等伏查外洋夷烟土,前已尽数缴销,其续报进埔贸易货船,均经专委干员随同粤海关监督臣豫坤随到随验,尚无夹私情事。现仍严切晓谕各国新来船只,出具切结,听候搜查,一经查有烟斤,即照新例重治其罪。来源如能净绝,外患冀可肃清。惟内地民情近虽极为警动,而奸徒利心不泯,旧藏尚冀私销,诡计多端,廓清匪易。即如现在报获各起内,或由渡船夹带,或由渔艇分携,或乘坐肩舆使人不觉,或深埋窟窖无迹可寻,甚或幼孩背裹牛喉,老妇腰缠布袋,种种秘密,愈出愈奇,经各该文武设法侦拿,始行破获。迹其觊法营私之概,殊滋少纵即逝之虞。臣等惟有淳飭文武各员,多方明查暗访,广购眼线,奋迅兜擒。务使狡黠之徒无所施其伎俩,庶几根株早尽,锢弊永除,以仰副圣主淑世廛民之至意。

所有续获人烟枪具缘由,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二〇〇、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参失察烟犯之 署知州陈道坦等员弁片

九月十九日(军录)

再,广东南雄州属之大庾岭,与江西省大庾县连界,商贾往来络绎,实为粤省咽喉。恐有奸商夹带过岭,滋蔓邻疆。先经臣等檄委韶州府周寿龄,驰赴该州察看情形,会同该州协议立查办章

程，稟经谆飭认真办理在案。

诂本年九月十八日据署南雄州知州陈道坦稟称：八月二十七日，访闻有过客马姓夹带烟土过岭情事，正在拿办间，旋准江西南安府吴式芬移称，该府督率大庾县拿获脚夫匡新求、夏礼从、郭遂祥三名，起获所挑箱桶内鸦片烟土一千九百九十余两，讯由南雄长丰店挑来，赴大庾太聚店交卸，移请严拿长丰店主解究等因。该州随即会营亲诣该店搜拿，其店主彭与荣已先期回南海县原籍，当获店伙彭万益、彭赞元二名。讯据签供彭与荣于八月初间因母病赶回南海，是月二十六日向晚有广州府人马姓携带箱桶铺盖到店，称系彭与荣相好，借店住宿，次早即自雇脚夫，挑运行李过岭而去，其箱桶内所贮何物实不知道等语。搜查店内并无屯积烟土烟膏，已将彭万益等移解江西质审，一面分别移缉马姓暨该店主彭与荣务获解究等情。并据署南雄协副将拴住稟同前由。

臣等接阅之下，不胜骇异。南雄一带，客商夹带烟土过岭，叠经严飭查拿，并委员会议章程稟办，如果该州协等实力奉行，何至有脚夫匡新求等潜挑烟土过岭，被邻省拿获之事？且该店主彭与荣既与马姓交好，烟土又由该店挑行，其为平日勾串囤积走私已可概见。该州协等既有访闻，并不立时掩捕，迨至邻封移缉，又仅获店伙二名，而烟土烟膏毫无查获。是该州协等泄视于前，玩捕于后，均难宽贷。据该管文武各上司揭报前来，相应据实奏参，请旨将署南雄直隶州事、候补直隶州知州陈道坦、署南雄协副将事、南韶连镇中军游击拴住，先行一并摘去顶戴，勒限两个月严拿彭与荣及马姓务获，移解江西归案审办。逾限无获，另行严参示儆。

是否有当，臣等谨会同广东陆路提督臣郭继昌，附片奏乞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〇一、署理闽浙总督魏元烺等奏请将代运 鸦片之把总革职拿问等情折

九月二十日(军录)

署理闽浙总督臣魏元烺、福建巡抚臣吴文熔跪奏，为特参运送鸦片之巡洋把总，请旨革职拿问，并请将延不禀报之游击、守备，一并解任，从严审办，仰祈圣鉴事。

窃照闽省洋面，南接粤洋，现当粤东查办鸦片吃紧之际，恐有夷船窜入闽洋，图销烟土，屡伤沿海文武员弁及巡洋舟师，认真防堵查拿，毋许偷漏。本年七月间，臣等闻有金门镇标、右营把总林和国管驾哨船巡洋，代奸民搬载鸦片烟箱，驶拢渡头，被该处民人见而喊嚷，哨船兵丁放枪，致伤民人情事。臣等当即密委千总周清元驰赴查访。

兹据该千总并蚶江通判、陆路提标右营游击等查禀情形，大略相同。并据署晋江县保恩禀称：访闻本年七月十三日，有夹板夷船一只，在惠安县辖垵头洋面游奕，另驾杉板小船三只，装载烟土十余箱，驶至县辖蚶江后垵地方，将烟土搬过金门右营把总哨船运送赴岸，经该处民人望见喊叫，该哨船开枪，致伤海滩上民人朱及时、林目、林大成之妻蔡氏。查所载烟土，系莲埭乡奸民林干、林牙美、林赤、林久等向夷船贩买等情。并据澳甲林士圆禀同前由。随差查受伤之林蔡氏，声称被哨船枪子飞过，擦伤左肘腕一点，业已平复，不愿赴验。传至受伤民人林目、朱及时查验，朱及时左胳膊、林目胸膛，各砂子飞伤一点。讯据供称伊等因见哨船载运烟土，在岸喊叫，被哨船点枪吓放，致被飞伤。当传澳甲林士圆查讯，供亦相符。惟称当日并未看见林和国是否在船，不敢混指等供。并据金门镇总兵窦振彪具禀，以林和国面回系自雇乡勇，扮作各商查拿鸦片，被匪拒捕。该总兵诘以实在情形，及乡勇姓名下落，该弁坚不

吐露，揭请参办各等情。

据此，臣等查该把总林和国与奸民林干等运送烟土，经该处民人喧嚷，被哨船兵丁开枪打伤，已据该县传到受伤民人朱及时等，供指确凿，乃该把总转以奸民拒捕，赴金门镇面诉，已见捏饰。且查林干等犯，均系积惯贩烟，饬拿未获，该把总林和国不为截拿，乃与林干等代运烟土，并恐与该奸民等有伙同通夷情弊，其所运烟土亦断不止一次。林和国系金门镇标右营把总，犯事在左营所辖洋面，左营分巡之员迄今并不禀报；该管右营将备于所属劣弁不早揭参，迨奉行查尚复具禀推诿，均难保无瞻徇故纵。若不严行参办，何以肃功令而儆官邪。除委员会同该管文武，勒拿奸民林干、林牙美等务获，查起烟土，提同哨丁、乡勇一千人证，解省严审外，相应据实参奏。请旨将金门镇标右营把总林和国革职拿问，并请将巡洋之金门镇标左营署守备事、水师提标右营千总黄挺秀、该管右营游击施得高、署右营守备事、烽火门千总游硕坊一并解任，以便彻底根究，从严惩办。

兹据福建藩臬两司会详前来，臣等谨会同福建水师提督臣陈化成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九年十月三十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〇二、福建巡抚吴文熔奏为英船

实无收买幼孩事折

九月二十一日(军录)

福建巡抚臣吴文熔跪奏，为遵旨查明福建海口夷舡实无收买内地幼孩之事，谨据实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五月廿六日在浙江途次接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九年五月十七日奉上谕：有人奏，闽广两省海口停泊夷舡，往往收买内地年未及岁之幼孩，少者数十数百不等，多者竟至千余，其中男

少女多,实堪骇异。夫米粟金银皆禁止出口,况以无知之赤子投诸嗜欲不通之绝域?地方官有父母斯民之责,岂宜置若罔闻?且该夷收买幼孩,断非因人口缺乏借为生聚之计,设或作为奇技淫巧,致以左道戕其生命,尤堪悯恻,不可不严加禁绝。著林则徐、吴文熔分查广东、福建两省,如果有其事,并著查明该夷收买幼孩回国,是否只供驱使,抑有别项情弊,据实详细奏闻。将此谕令知之。钦此。臣跪读之下,仰见我皇上廑念海疆,保赤诚求之至意。曷胜钦服!伏念臣于四月间陛辞前日,曾蒙飭交御史焦友麟条陈闽省营务废弛一折,中有一条称,泉州海口,每有黑夷采买内地少女,皆奸民偷拐盗卖,兵丁包揽接应等语。似与此折所奏相仿,臣深为愤恨,必期察实严惩。抵闽后留心访查,知滨海各府如福州、福宁、兴化等府,内港迂折,去外洋较远,夷舡不能驶近。历来夷舡游奕及奸民勾连接济,均在漳、泉二府,而泉州尤甚。因思该夷舡收买幼孩至于盈千累百,自系奸民诱拐牟利,必不能皆出于情愿,即不能无一二告发之案。当经密札汀漳龙道李昭美、护兴泉永道尚开模,严密确访,并详查各属有无呈控案据。嗣据该道等先后复称,密委熟悉该处情形之候补从九品戴崧、汪均等,改装易服,分赴各澳口村镇,逐加细访;实无一人言及此事,各衙门亦无呈控奸民诱拐案据。适臣正值办理监临文闱,送考教官随时接见。臣以该教官等无地方之责,无所回护,且皆借隶本省,并有即系漳、泉之人者,见闻较确,每加意询访。据云闽省异于广东,本无贸易口岸,夷舡向不来此。自十三年间,奸民勾引来闽销售鸦片,自此每年有夹板夷舡数只,来往不定,然皆在外洋游奕,内地奸民驾驶无篷小渔艇往运烟土。闻近年甚有无赖匪徒,将内地土娼诱赴夷舡卖奸者,而采买幼孩之说却无所闻。臣先后所见教官数十人,其言详略不一,大意相同。惟王佐才、曾承基、刘捷鳌等数员言之较详,云数年前连值旱荒,闻有滨海贫民挈带子女,往吕宋、实力等国谋生,该国颇以中华女子为贵,肯出重价卖(买)娶为妇,各贫民以该国等去

闽较近，向多内地民人往彼贸易音信常通，故有情愿将幼女卖给者。然亦荒岁偶有之事，此外未闻有他。臣思夷性残忍，且向传鸦片须人膏血为之，倘实有收买幼孩盈千累百之事，则其左道戕生，必有不可究诘者，殊堪发指。今臣详细访查，实无其事，谨据实奏闻，仰纾圣廕。

至沿海各口岸，现在详立章程，稽查奸民勾夷贩烟，如有拐卖幼孩之事，正可一并查禁。臣自当随时饬属认真办理。

所有现在查明缘由，理合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御史焦友麟条奏闽省营务一折，臣访查各款中有与所言相符者，现尚未得其详，容俟查明实在情形，另行具折奏闻，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奉朱批：所奏均悉。钦此。

二〇三、著新疆将军都统大臣等实力查禁 鸦片有犯必惩事上谕

九月二十二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内阁奉上谕：

前因新疆各城地处边陲，幅员辽阔，难保无夷人入卡贸易，夹带烟土，辗转售卖之事。曾经降旨，著各该大臣等严饬所属地方员弁，查拿兴贩吸食各犯，按律惩办矣。兹据咸龄奏，喀喇沙尔地方盘获民人偷带烟土，又于库尔迤东拿获栽种罌粟花人犯董孟徇等，讯明首伙，分别定拟。该大臣查办认真，甚属可嘉。鸦片烟流毒日甚，远至新疆等处，亦多传染，殊堪痛恨！今复查有栽种罌粟情事，更出意想之外，(朱笔：总缘各城将军大臣等一味因循，不肯认真查办之所致。)因思各该城荒僻处所，隙地不少，倘查察不周，即不免有奸民射利，私行栽种，熬烟贩卖，贻害兵民，实于新疆重地大有关系。著各该将军，都统，参赞、办事、领队各大臣督饬员弁并回子伯

克等,各于所属地方,随时实力巡查,有犯必惩,毋稍疏懈,以副朕谆谆诰诫之至意。至此次除库尔勒阿奇木伯克托胡塔功过相抵外,所有泛防把总赵忠明于该犯等进山种花毫无觉察,又于伯克等获犯解城时,并不派兵护送,虽经拿获三犯,不足蔽辜,著交部议处。城守营游击成琨督饬不严,著交部(朱笔:分别)查^①议(朱笔:处)。馀著刑部议奏。钦此。

二〇四、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将外国船只 具结事通盘筹画办理结实事上谕

九月二十三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林、两广总督邓。道光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奉上谕:

本日据林则徐等奏,搜查夷船出具切结,并勒限将空趸驱逐回国,缮录义律原递说帖呈览一折。朕详加披阅,所办尚属周妥。惟各船俱已清查,并无夹带烟土,其前后驶回各船,难保不潜赴东西两路冀图私销。著即派员跟踪侦察,严饬沿海各营认真防范。至所出切结,如果可靠,自必渐就肃清。倘该夷逼于势蹙,暂作缓兵之计,日后再有反复,即当示以兵威断绝大黄茶叶,永远不准交易,俾冥顽之徒知所儆惧。现据该大臣等奏称,该夷出结及各船回国情形,谅无讳饰。惟林则徐已放两江总督,现虽专办此事,岂能常川在粤?即邓廷桢统辖两省,公务繁多,亦不能顾此失彼。仍当通盘筹画,办理结实,俾日后净绝根株,方称一劳永逸也。馀著照所议办理,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① 文内字旁有圈点之处,均为朱笔所加。

二〇五、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报驱逐英趸船催交 凶手及查验具结进口货船情形折

九月二十八日(军录)

臣林则徐、臣邓廷桢跪奏，为暎国趸船奸夷现已尽行驱逐，其具结进口货船，查明实无鸦片，未进口者，飭取切结，听候查验，方准贸易，命案凶手，仍须勒兵催交，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等前因暎夷义律阻挡该国货船，庇匿致命凶手，并逗留空趸奸夷，当经示以兵威，断其接济，该夷计穷力绌，随即悔罪求诚，所有节次传谕情形，历经奏闻在案。嗣于九月初九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钦奉上谕：著林则徐等趁此警动之际，力除弊窦，所有该国大小船只游奕洋面迹有可疑者，均著驱逐出境等因。钦此。臣等遵查暎国夷船应行驱逐出境者，莫先于趸船，自四月间烟土缴清，即经严催回国，虽当时已开七只，而其余尚在迁延。总因该船前泊伶仃囤贮鸦片，比之揽载他货，获利倍蓰，是以观望徘徊，冀俟烟禁或有稍弛之时，复还故业。迨八月间巡洋舟师将呀啞哪趸船烧毁之后，该夷始觉惊慌，不敢再图久泊。除喊哞、喇唵二船已卖与咪喇啞夷人，改装货物，又吐噪、沸喇吐二船，查已破烂零星拆卖外，计驶出老万山回国空船，共二十三只。复查本年春间臣邓廷桢奏明伶仃洋面趸船，本系二十二只，今逐回并烧毁拆卖之船，合而计之，转多于前奏之数。盖因收缴烟土时曾经义律将窜往南澳、福建各洋船只陆续招回，此等载烟夷船亦应与趸船一同驱逐故也。

至应逐奸夷，先经臣邓廷桢奏明者，有嘏哞、吡喇啞、啞啞哞三名。嗣臣林则徐于严驱喳嘏案内奏明尚有伊弟映嘏，及其外甥映呀哞哞、旺呀哞哞、管帐呀哞哞四名，均应驱逐。又臣等会同密访，复有应逐之咽呀吐、噫吐哞等。连前统共一十六名，飭令一并驱逐。节据引水人等，按日按名查报，某夷附搭某船，于某月某日

开行,某日出老万山外回国,上下衙门均有报案,现在实已全去。此趸船与奸夷均经驱逐净尽之情形也。

至暎夷货船来粤,先被义律阻留,不令进口,妄思以此挟制,再卖新烟。迨见各口查拿紧严,难以图卖,每于夜间张帆起碇,潜出老万山。经臣等查知,大船已去六只,小船约十余只,其为将烟载回夷埠,确凿无疑。是以近日情愿搜查,明因烟已离船,得以放心无恐。惟思夷洋之新奇坡、新埠等处,距粤不过半月海程,安知狡狴奸夷不将鸦片暂行寄顿?俟此次搜查毕后,再图偷运而回,所恃以怵其贪利之心者,惟赖有钦颁新例定以斩绞罪名。自奉部文,遍行宣示,众夷咸有戒心。臣等先于收缴烟土之时,即经飭取生死甘结,该夷坚不肯具,盖以缴烟土系一时之事,尚可借以求生,而具结乃长远之事,适恐自陷于死也。然彼所畏惮者在此,则我所以制驭之者亦在此,故臣等不敢借词中止,亦不敢畏难苟安。相持数月以来,直至逐出澳门,断其接济,且值炮击火烧之后,该夷始愿具结。惟结内但云,如有鸦片,将货物尽行没官,而于人即正法字样,仍不肯写。所以臣等前折奏明,另颁结式,飭令遵照缮缴,当飭印委各员率同洋商通事传谕去后。不但义律多方退缩,而且各船船主货主并为一谈,以为性命攸关,倘有水手私带些微,恐遭连累。抑或兵役栽赃诬指,难以辩冤。臣等复谕以水手等,系夷商应管之人,本宜先自查搜,岂能容其私带。至查船有官作主,兵役焉敢栽赃,万一意外遭诬,定予讯明反坐,何庸过虑。总之,不带鸦片则虽具结不至加刑,若带鸦片即不具结亦必处死。多方开导,近日始有该国之噶喇、咄啞等船陆续遵式具结。经文武各员于虎门、黄埔两处分别查验,实无夹带鸦片情弊。当即妥为带引,许其开舱,照常贸易。现在统计各国已进黄埔之船,共有四十一只。且经粤海关监督臣豫坤验明,各夷船于货物之外,另带洋钱来粤买货,现有一百一十二万六千余圆,日后更不止此,似可为不卖鸦片之明证。此后遵式具结者,悉许进口验货贸易,如抗不具结或结不如式之船,即

可毋庸查验，驱令速回。似此一律飭遵，先使该夷常怀畏死之心，乃足夺其贪利之念。而又严之以查验，密之以侦拿，正经贸易者加以优待，倘有带烟发觉，立正刑诛。总惟一意坚持，不因其恫喝刁难，稍为摇动，庶可永除巨患。

至殴毙林维喜之凶夷，虽据义律禀称，囚禁五人在船，而既不能审出正凶，又不肯送出听审，日来并欲解回该国，照依夷例办理，已飭委员等谕令断不准行。大抵该夷于一切事宜，紧一分则就绪一分，松一步则越畔一步。且其居心叵测，反复靡常，即如近日虽已具禀求诚，而尚有哗咻兵船一只来自夷埠，名为护货，实亦不可不防。臣等仍与提臣关天培，鼓励水陆官兵静则严防，动则进剿。总不稍示柔弱，务俾悉就范围，以冀弊绝害除，仰纾宸廑。

臣等谨会同广东巡抚臣怡良、水师提督臣关天培、粤海关监督臣豫坤合词恭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〇六、著将曾经吸食鸦片之贵州 候补知府即行革职事上谕

九月二十九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贺长龄奏请将被参知府休致一折。贵州署恩州府事候补知府孟怀川，现据该抚查明，尚无别项劣迹，惟先曾吸食鸦片，后虽戒断，究属不知自爱，著即革职，以示惩儆。馀依议。该部知道。钦此。

二〇七、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等查访造谣之人 讯明从重拟罪事上谕

九月三十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九月三十日内阁奉上谕：

邓廷桢奏，查缉鸦片三载，于兹刁狡豪猾之徒，本厚利丰，一经确访严拿，已获者刑僇及身，未获者遁逃亡命，身家既失，怨讟遂兴。始而风影讹传，继且歌谣远播，以查拿为希旨，以掩捕为贪功，以侦缉为诡谋，以推鞠为酷罚。甚至诬以纳贿，目为营私。讥廷议为急于理财，譬新例为轻于改律。种种狂悖，无非为烟匪泄忿等语。朕因鸦片烟流毒传染，贻害生民，特派林则徐会同邓廷桢等严行惩办，以挽颓风。乃该匪徒等辄因查拿严切，肆行诋毁，深堪愤恨。前于道光十六年间，曾经降旨，以为此等鬼蜮伎俩实与匿名揭帖无异，飭令各直省大吏，遇有传播歌谣密拿惩治。乃申谕未久，该匪徒等竟复藐法作奸，阻挠新令，若不亟加惩办，何以儆狡猾而息刁风？况林则徐、邓廷桢、怡良等皆朕亲信大臣，畀以重任，现在查办鸦片正在吃紧之时，断不可因群言淆惑稍形懈弛。林则徐等务当协力同心，勉益加勉，严飭所属明查暗访，将编造歌谣之人拿获到案，讯明起自何人，有无授意主使，从重定拟治罪，毋稍疏纵。钦此。

二〇八、著将涉嫌贿纵烟犯情弊之广东 守备知县等革职严审事上谕

九月三十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九月三十日内阁奉上谕：

邓廷桢等奏请将守备知县革职讯办一折。广东惠州协左营守备瞿三益拿获烟匪吴庚秀、监生杨际平二名，辄因杨际平不认贩烟

吸食，擅行取保释放，难保无受贿故纵情事。且在县署同席听曲，业已供指确凿，犹复狡展不承，实属行同无赖。署长宁县事试用知县高炳文邀请该守备食饭，辄令男妇进署唱曲，实属有玷官箴。瞿三益、高炳文著一并先行革职，交该督等提同全案人证，严讯确情，分别惩办，以肃官方。该部知道。钦此。

二〇九、著将曾经吸食鸦片之江西革员杨尚炯 从重发往军台效力事上谕

十月初一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十月初一日内阁奉上谕：

钱宝琛奏审拟革员曾经吸食鸦片一折。此案已革试用理问杨尚炯吸食鸦片，虽已戒止，惟现当功令森严之际，辄敢违禁存匿烟枪，实属玩法。杨尚炯著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以示惩儆。馀依议。该部知道。钦此。

二一〇、著将曾经吸食鸦片之浙江官员 即行革职事上谕

十月初三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十月初三日内阁奉上谕：

乌尔恭额奏严审文武官吸食鸦片一折。浙江钱塘县主簿苏盛春、嘉兴县县丞王锡卜、平湖县乍浦巡检李志铭、镇海汛外委周斌，据该抚讯明，该员等曾经吸食鸦片，现已戒除，惟身任职官，究属不知检束。苏盛春、王锡卜、李志铭、周斌均著即行革职。该部知道。钦此。

二一一、署理闽浙总督魏元烺等奏报接准钦差大臣林则徐咨会一体堵烧英船事片

十月初四日^①(军录)

再，臣魏元烺、臣吴文熔接准粤省钦差大臣林则徐、两广督臣邓廷桢会咨，以闽粤洋面相连，夷舡此拿彼窜，必须两省一体从严堵逐，将夷船烧毁一二，然后其余不敢再至，咨会飭属一体查办等因前来。

查闽洋界接粤东，夷舡之来，崇朝可至。现在沿海舟师星罗棋布，防堵甚严，夷人虽嗜利性成，未必不顾身命。当官兵追逐之时，如其不知远遁，竟敢公然抗拒，自不能不示以天威，使其闻风震慑。现已查照粤咨，移行闽省水陆文武，妥协施行，以壮声势。窃念普天率土悉属臣民，该夷人均在声教之中，同荷生成之德，刑非不得已，法属从权。此时水陆提镇诸臣均尚晓事，臣等当再密令，务须体察情形，相机妥办，以仰副我皇上控驭远夷，俾知畏罪潜踪，不犯有司之意。

谨附片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十月初四日奉朱批：固不可孟浪从事，亦不可示弱贻讥，妥慎行之可也。钦此。

二一二、福州将军嵩溥奏请严禁鸦片偷运并水师务须实力截拿折

十月十一日(军录)

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奴才嵩溥跪奏，为敬陈管见，仰祈圣鉴事。奴才窃思鸦片流毒日久，贻害实深。仰蒙我皇上恻隐在抱，必

^① 此系朱批日期。

欲为天下除此大患，谕飭臣工集思广益，严定治罪条款。犹复鸿慈下逮，恐吸食之人不能遽皆断除，宽以年半之期，务使力除净尽。天地父母之仁，恩威兼备，凡属含牙戴发具有人心者，当如何顶感涕零，湔除习染。惟欲截其流，必清其源，又蒙钦差大臣赴粤相机查办。自督臣林则徐到粤以后，已据夷人呈缴烟土二万余箱，是夷人尚知尊天守法。奴才闻各夷人中，惟啖咭喇最为悍狡，迁延观望，仍欲售卖续到新烟，及至示以天威，亦深知震慑。而其敢为狡狴、到处游奕者，实则倚恃内地奸民为之潜通气息，不但为之偷运鸦片，且为之接济水米一切。种种勾结，殊为可恨。是奸民一日不除，夷船一日不断也！

至于巡洋兵船，往往得规卖放，甚有不法弁兵公然为之包运，尤堪发指。即如奴才访闻金门镇营弁林和国巡船包运烟土，岸民观看声喊，巡船上竟敢放枪恐吓，伤及岸民三人之事。水师非奴才所辖，无从查办，即密告知署督臣魏元烺、抚臣吴文熔，当即委员驰往该处，查明实有其事，现经提省审办在案。奴才愚昧之见，既金门镇有此妄为之弁，则他营未必无有。以上二条，胆大狂为，等于为叛，一经查获，即当立行正法，于沿海悬竿示众，以儆奸顽。查新例无此专条，应请旨严飭沿海各督抚臣实力飭拿究办。果能断此接济包运之弊，夷船难以寄碇，不能到处游奕，或亦清源之一法。

再，奴才窃窥福建民风固属蛮野，而吏治亦难免玩愒。即如前督臣钟祥巡阅泉郡，关防被窃，至今赃贼未获，漳、泉械斗仍未尽除，海洋盗劫仍属时有，商船惮于畅行，关税因而办之棘手。奴才移知督抚臣飭属严拿，不过十获二三，地方文武官转以税口委员设言欺狂，掩其短拙之咎。殊不知奴才自到任以来，两次奏报满关，除正课盈余之外，均多收银四千余两。即以本年三月十六日开关起，至现在止，尚有盈余，并无短拙。奴才受恩深重，惟有时刻留心，不使丝毫偷漏，更不敢轻听委员等欺饰之言。

伏查盛京获讯之盗犯李江等，皆供称系福建同安县人。直隶

白马冈西头开边洋面，盗犯多系南音。海洋盗劫，何尝不有水师缉捕，未尝无获？惟访闻该巡洋弁兵多不肯严拿于未劫之先，每获盗于被劫之后；其所以然者，被劫后人赃并获，犯可解省请赏，赃可上下瓜分。然盗船一经劫得赃物，扬帆远遁，所获者亦不过近地渔船草窃之徒。是海洋不靖，实于国税有关。奴才所管旗营水师，只于五虎门外近地把守巡查，向无缉捕之责，亦应请旨飭下督抚臣，严飭水师各营汛，务须实力截拿，并查有前项情弊，即据实参奏，加重惩处。庶于海洋关税两有神益。

奴才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祈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一三、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请奖叙虎门 排链炮台工程出力人员折

十月十五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邓廷桢、广东巡抚臣怡良、广东水师提督臣关天培跪奏，为遵旨酌保虎门创造排链，添建炮台，在事出力人员，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广东虎门之横档山前创造排链二道，并于威远炮台迤西，添筑炮台一座，安设炮位，于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全工告竣。经臣邓廷桢、臣关天培亲诣查勘收工，会同臣怡良等奏奉上谕：邓廷桢等奏，粤洋创造防夷排链，并添建炮台工竣一折。广东横档洋面创设木排铁链，并添建炮台，据该督等奏称，现已一律完竣，悉臻巩固，请将在工文武各员，量加鼓励，著择其尤为出力者酌保数员，候朕施恩，毋许冒滥等因。钦此。

臣等伏查此项工程，所以控制外夷，慎固封守，必须工坚料实，历久不渝，方足以壮海口之声威，而怵夷人之耳目。溯自本年四月竣工以后，迄今历夏徂冬，叠经霪雨飓风，排链并无损坏，炮台依

山为固，屹若长城，北与威远、镇远两台一气相生，南与横档一台双峰对峙，不但寻常番舶出入咸有戒心，即倭夷兵船如吐噍咩之类，屡向九龙官涌寻衅，绝不敢正视虎门。是该处因地设防，业已确有把握。且经费核实估用，需银八万六千余两之多，皆系出自捐办，所有在工文武，自应遵旨择尤保奏，吁恳恩施。

查有署水师提标中军参将事、澄海协副将李贤、署佛山同知事·佛冈同知刘开域，该二员总司督造台链，在工八月有余，撙节辛勤，不避嫌怨。李贤现任副将，系武职二品大员，臣等未敢冒昧陈请，应如何鼓励之处，恭候钦定。刘开域应请旨赏加知府升衔。候补知县张大绪、东莞县县丞、尽先升用知县金天泽，该二员监造台工，不容偷减，驻工八月，颇著贤劳。水师提标中营守备王鹏年、署水师提标右营守备卢大钺，总办木料铁斤，监造排链，均能购买节省，捆扎得宜。候补未入流李光华，在省承办铁锚，往返奔驰，亦为勤苦。张大绪、金天泽本系应补应升知县之员，应请遇有知县缺出，无论烦简，即行补用。王鹏年、卢大钺应请赏加都司升衔。李光华应请遇缺即补。又候补知府·南雄直隶州知州余保纯，随同相度，悉中机宜，来往稽查，亦极出力，应请旨交部从优议叙。此外尚有稽查铁厂，承办枋缆之千总张清龄等十余员，未敢滥行列保，即由臣等存记，酌量拨补，以示鼓励。

所有遵旨保奏在工出力人员缘由，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另有旨。

二一四、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拿获通英 售卖鸦片匪犯申明汇案惩办折

十月十六日(军录)

奏为拿获勾通外夷，售买鸦片各匪犯，申明汇案惩办，恭折奏

祈圣鉴事。

窃照鸦片来源,固由外夷夹带,而流传贻害,实由内地奸民。若无内奸,则夷人与华人言语不通,耳目不习,虽有鸦片,安能不胥而走?故新例最重通夷潜买之罪。而臣等会办海口事件,尤必严拿汉奸,所有本年以来,获犯起数,业经七次汇奏在案。除未奉新例以前到官者,仍照原例惩办外。续经访闻,有奸匪黄添化即黄面胜等,私作夷船买办,积惯接济,并代夷人经手销售烟土,先经兵丁在洋拿获,被夷人恃众袒护,该犯乘间脱逃。又匪徒彭亚开、邓三娣等,各赴尖沙嘴夷船买烟,入口图卖。适臣等驻扎虎门,当即会同水师提督臣关天培,督饬该管文武及巡洋舟师,严密侦缉去后。旋于七月十五日据该文武拿获黄添化即黄面胜一名,又于八月十一日拿获彭亚开及甄亚猪二名,九月初二日拿获邓三娣及邓亚胜邓亚娣三名,又续获案内屈权复、梁邓氏二名,先后起获鸦片烟土二十二斤,匪艇二只,解发委员讯办。又据彭亚开等供,有付给本钱之梁亚宝即梁品大一犯,于八月十七日委员往拿,詎该犯闻彭亚开等获案,知必被供指拿,业已畏罪在家服毒。当即派委甫卸东莞县事准升粤闽南澳同知侯之翰,赶赴伊家,讯取生供。该犯服毒过重,灌救不及,至十八日身死。复经侯之翰带领刑仵,眼同尸母梁陈氏、尸妻梁甄氏及保邻人等,验明填单,录供取结详报。兹据随带委员南雄直隶州知州余保纯、署广州府、佛山同知刘开域,将现犯黄添化等讯明解审前来臣等当即逐案提犯,会同研鞫。

缘黄添化即黄面胜等,籍隶香山、番禺、东莞各县。道光三年,黄添化经素好之逸犯黄车叶即黄亚初,荐与疍国夷人啖吧啞充当沙文,在夷楼七年,通晓夷语,后被辞出。十四年间,黄车叶在哆咧夷船私作买办,见黄添化贫无生理,令其帮买。黄添化遂赁得未获不识姓之蛋妇亚开婆小艇一只,并雇未获之何亚牛、黄亚清为水手,买备牛羊猪肉瓜果蔬菜,用艇装往,交给黄车叶,搬上哆咧夷船销售接济,并陆续賒给黄车叶物件,共合钱十余千,黄车叶延未清

还。十五年正月黄车叶荐黄添化至花旗咪吡夷船,十八年八月,又荐至港脚喇吐夷船,俱为买办。喇吐船内带有鸦片烟土,黄添化能通汉夷言语,遇有内地匪徒欲买烟土,该犯即邀至夷船,传话说合,不计数次,每月得工银十二圆。十九年五月初五日,黄添化回家探母,十五日仍坐何亚牛、黄亚清所撑之小艇,于十六日驶至九龙洋面,拢傍哆喇夷船,向黄车叶索欠。黄车叶以黄添化为夷人信用,加给工银,系伊推荐之力,不应更索前欠。正在艇中理论,适水师提标左营兵丁郭邦等驾船巡至,将黄添化及黄车叶、何亚牛、黄亚清一并拿获。维时哆喇船上夷人见该犯等被拿,亟放三板赶来,以黄添化等是各夷艇买办,不可拘拿解官,意欲挟制释放。该兵丁等所驾巡艇,未有官弁,亦无通事,不能尽晓其语,正在争嚷间,黄添化等即乘间跳上夷人三板,飞桨逃脱。报经香山县知县三福,将黄添化等家属拘押,勒限找寻,七月十五日,黄添化潜回伊家探信,即经兵役会拿获解。

又彭亚开捕鱼为业,平时驾艇在洋,常傍夷船湾泊,渐习夷语。道光十九年七月不记日子,彭亚开在喀喇夷船谈及该夷带有烟土,因各口查禁甚严,难以出卖,如有人到船买土,该夷情愿让价。彭亚开起意潜买,希图转售获利,因自己本钱无多,探知现已畏罪服毒身死之梁亚宝即梁品大,系素识艇户欧亚猪之妹夫,积有资财。当即转央欧亚猪商允梁亚宝,措备洋银一百圆,与伊合本,俟买土转售之后,所获余利,三股均分。七月二十九日,彭亚开与欧亚猪同驾艇只至尖沙嘴,靠拢喀喇夷船。彭亚开上船,与夷人议定每烟土一个,价银十七圆,当用洋银一百零二圆,买得烟土六个,下艇收藏开行。三十日至新墟地方,与梁亚宝会晤,彭亚开等均以梁亚宝买卖熟悉,将烟土交其觅售。八月初六日,梁亚宝已将烟土卖完,欲即归本分利,彭亚开复起意再买一次,卖完统算。当又提取洋银一百圆,仍与甄亚猪驾艇至喀喇夷船议买。该夷称说,日来查禁愈严,船上所有烟土已托别船载回夷埠,现无可卖。该犯等遂于十一日

晚仍回新墟,将银先交梁亚宝收存,约于夜间清算。彭亚开、甄亚猪暂回小艇吃饭。将艇开至太平墟,即被官兵侦知,拿获解究。

又邓三娣向系驾船载送客货生理,亦通夷语。道光十九年六月不记日子,邓三娣闻知夷船寄泊尖沙嘴洋面,所带鸦片不能销售,价值大减,起意买来,转卖图利,独驾小艇,潜由僻港驶至尖沙嘴,向吧喇夷船用洋银六十四圆,买得烟土十二斤运回。是月二十五日,有现获素识之屈权复及该犯姑母梁邓氏到船闲坐,邓三娣谈及船内买有烟土,每斤价银十圆,屈权复即用洋银一百二十圆,将烟土十二斤全数买受。因一人不能携带,另用洋银一圆雇倩梁邓氏分拿转回。随陆续卖与不识姓名人,共得洋银一百三十八圆花用。七月十六日,邓三娣又潜往尖沙嘴,向吧喇夷船用洋银一百九十八圆,买得烟土二十七斤运回。陆续分卖不识姓名人,每斤十圆、十二圆不等。七月二十九日又潜往尖沙嘴,向嘿喇夷船用洋银一百四十七圆,买得烟土二十二斤。因其时严断夷人接济,不论大小艇只,皆要搜验,该犯恐被搜获,在夷船帮内躲匿多时。九月初二日乘间驶到东莞县属白藤濠海边停泊,适邓三娣之兄邓亚胜与堂叔邓亚娣,由该处岸上经过瞥见,下船探望。邓亚胜等问知邓三娣船上买有烟土,当各付给洋银二十圆,各向买受烟土二斤。邓亚胜等将烟土收藏身上,正欲转回,即被访拿。将邓三娣等三犯连船只烟土一并获解。兹臣等亲提鞫讯,据各供认前情不讳,请无别项不法及此外另有同伙隐匿避就情事,案无遁饰。

查新例载:沿海奸徒勾通外夷,潜买鸦片烟土入口囤积,发卖图利,一经审实,首犯拟斩立决,恭请王命,先行正法,仍传首海口地方悬竿示众。知情受雇之船户拟绞监候,房屋船只一律入官。又兴贩鸦片烟土仅止一二次,并为数不及五百两,为首发新疆给官兵为奴。知情受雇之船户,半年以内,杖一百徒三年,船只房屋一律入官各等语。

此案黄添化即黄面胜,私作夷人买办,并非由官准充,已属接

济奸匪，且在夷船多年，代卖鸦片，说合经手，不计次数，虽非自开窑口，实属积惯勾通，况经兵丁拿获过船，并不俯首就缚，胆敢倚恃夷人袒护，乘间脱逃，营私藐法，殊为汉奸之尤。彭亚开起意潜买鸦片，纠伙凑钱，虽其出本无多，实系通夷首犯。邓三娣亲向夷船买烟转卖，已至三次之多，尤属不法。俱应照新例问拟，黄添化即黄面胜、彭亚开、邓三娣，均合依沿海奸徒勾通外夷，潜买鸦片入口发卖图利，首犯拟斩立决例，拟斩立决。臣等现驻虎门，系汉夷各船出入要口，正须在此惩办，借以警悚愚顽。当即于申明后，恭请王命，飭委署广州府佛山同知刘开域、署水师提标右营游击王鹏年，将该犯黄添化即黄面胜、彭亚开、邓三娣三名绑赴海口，先行正法，传首沿海地方，悬竿示众，以昭炯戒。梁亚宝、甄亚猪均系为从同谋。除梁亚宝业已闻拿畏罪服毒身死，应毋庸议外，甄亚猪合依为从同谋，拟绞监候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屈权复向邓三娣买受烟土十二斤，计重一百九十二两，邓亚胜、邓亚娣各向邓三娣买受烟土二斤，计各重三十二两，均止一次。屈权复、邓亚胜、邓亚娣均合依兴贩仅止一二次，并为数不及五百两，为首发新疆给官兵为奴例，发新疆给官兵为奴，照例刺字。梁邓氏偶尔受雇，为屈权复分拿烟土，系属妇女无知，核与知情受雇之船户有间，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系妇人照例收赎。各犯有无房屋，飭县查明，连现获之艇只，一并估变，分别入官充赏。地方文武自行获犯，例得免议。兵丁郭邦等前次拿获黄添化、黄车叶等，因一时船内未有官弁，被夷人袒护争嚷，致各犯乘间脱逃，讯无弊纵，亦非畏葸退缩，请免置议。逸犯黄车叶即黄亚初等，分飭严缉，获日另结。

除全录供招咨部外，所有获犯申明办理缘由，臣等谨会同广东巡抚臣怡良、水师提督臣关天培，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奉朱批：刑部议奏。钦此。

二一五、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英兵船阻挠该国商船具结并到处滋扰叠被击退折

十月十六日(军录)

臣林则徐、臣邓廷桢跪奏，为暎国货船正在具结进口，被该国兵船三只拦阻滋扰，即经舟师击逐，逃回尖沙嘴，窥伺陆路营盘，复经我兵据险俯攻，叠次轰击，将尖沙嘴夷船尽行逐出，不使占为巢穴，现只散泊外洋，不敢近岸，臣等仍飭严行堵御，一面绥抚良夷，以示恩威而安贸易，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暎夷领事义律，前因抗违法度，当径示以兵威，旋据悔罪求诚，已将趸船奸夷尽驱回国，其甘结亦径议具，惟命案尚未交凶。臣等以夷情反复靡常，虽已具稟乞恩，仍将夷埠兵船暗招来粤，名为护货，恐有奸谋，业于前折奏明，静则严防，动则进剿，不敢稍示柔弱。旋于九月二十八日由驛递到回折，伏读朱批：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后德，控制之良法也，相机悉心筹度。勉之慎之等因。钦此。又钦奉上谕：当此得势之后，断不可稍形畏葸，示以柔弱。虽据该夷领事义律挽西洋夷目恳求转圜，但该夷等诡诈性成，外示恐惧，内存叵测，不可不防。著林则徐等相度机宜，悉心筹画，如果该夷等畏罪输诚，不妨先威后德，倘仍形桀骜，或佯为畏惧，而暗布戈矛，是该夷自外生成，有心寻衅，既已大张挾伐，何难再示兵威。林则徐等经朕谆谕，谅必计出万全，一劳永逸，断不敢轻率僨事，亦不致畏葸无能也等因。钦此。臣等跪诵之下，仰见我皇上先几洞烛，训示严明，数万里外夷情，毫发难逃圣鉴，臣等服膺铭佩，遵守弥虔。其特蒙恩赏呼尔察图巴图鲁名号并照例赏戴花翎以副将即升先换顶带之参将赖恩爵等，感激天恩，益图报效，凡在将弁士卒，亦皆感奋倍常。

提臣关天培督率舟师，数月以来，常驻虎门二十里外之沙角炮

台,巡防弹压,间赴三十里外之穿鼻洋面,来往稽查。近日各国货船络绎具结,俱经验明,带进黄埔。英国货船中首先遵结者曰啁喇,亦已进埔贸易。其次遵结者曰咭啞,于九月二十八日正报入口。詎有该国兵船二只,于午刻驶至穿鼻〔洋〕,其一即七月内向九龙滋扰之吐噍,其一则近来新到之哗仑,硬将已具结之咭啞货船,追令折回,不得进口。提臣关天天闻而诧异,正在查究间,吐噍一船辄先开放大炮,前来攻击。关培培亟令本船弁兵开炮回击,并挥令后船协力进攻。该提督亲身挺立桅前(朱批:可嘉之至),自拔腰刀,执持督阵,厉声喝称:敢退后者立斩!适有夷船炮子飞过桅边,剥落桅木一片,由该提督手面擦过,皮破见红。关天培奋不顾身,仍复持刀屹立,又取银锭先置案上,有击中夷船一炮者,立刻赏银两锭。其本船所载三千斤铜炮,最称得力,首先打中吐噍船头。查夷船制度与内地不同,其为船主宰者,转不在船尾而在船头,粤人呼为头鼻,船身转动,得此乃灵,其风帆节节加高,帆索纷如蛛网,皆系结于头鼻之上。是日吐噍船头拔鼻拉索者,约有数十夷人,关天培督令弁兵,对准连轰数炮,将其头鼻打断,船头之人纷纷滚跌入海。又奏升水师提标左营游击麦廷章,督率弁兵,连击两炮,击破该船后楼,夷人亦随炮落海,左右舱口间有打穿。哗仑船不甚向前,未致受创。接仗约有一时之久,吐噍船上帆斜旗落,且御且逃,哗仑亦随同遁去。我军本欲追蹶,无如师船下旁灰路多被夷炮击开,内有三船渐见进水,势难远驶。而夷船受伤只在舱面,其船旁船底皆整株番木所为,且全用铜包,虽炮击亦不能遽透,是以不值追剿。收军之后,经附近渔艇捞获夷帽二十一顶,内两顶据通事认系夷官所戴,并获夷履等件,其随潮漂淌者,尚不可以数计。我师员弁虽有受伤,并无阵亡。惟各船兵丁,除中炮致毙九名外,有提标左营二号米艇,适被炮火落在火药舱内,登时燃起,烧毙兵丁六名,继已扑灭。又有烧伤之额外黄凤腾,与受伤各弁兵,俱饬妥为医治。

此次吐噍等前来寻衅,固因前在九龙被击意图报复,而实则由

于义律与图卖鸦片之奸夷暗中指使。臣等访知义律于该国烟土卖出一箱,有抽分洋银数十圆,私邀夷埠兵船前来,以张声势。每次送给劳金,数至巨万,到粤后,全船伙食皆从各货船凑银供给,无非恃其船坚炮利,以悍济贪。臣等并力坚持,总不受其恫喝,所定具结之令,虽据义律勉强遵依,但不肯缮写人即正法字样。而九月间复有该国夷商数人至澳门集议,又谓义律但虑人之正法,而各商尤虑货之没官,反复刁难,迄无定议。所喜该国犹有良夷,如嘒喇、啗啍二船,屡谕之余,颇知感悟,甫与他国夷商一体遵式具结,臣等加意优奖,冀为众夷之倡。而义律与该国奸夷,恐此结具后鸦片绝不能来,遂痛恨该二船之首先遵具,怂恿吐噶等兵船与之寻衅生事。因嘒喇已进口内,无可如何,探知当啗入口之时,赶来追捉,适我师〔船〕在口外弹压,辄敢开炮来攻。是滋扰虽系夷兵,而播弄实由义律。诚如圣谕,佯为畏惧,暗布戈矛,自外生成,不得不大张挞伐。经提臣关天培统师攻击,虽已逃窜不遑,究以师船木料不坚,未便穷追远蹶,则仍须扼其要害,务使可守可攻。

查该夷船所泊之尖沙嘴洋面,群山环抱,浪静风恬,奸夷久聚其间,不惟藏垢纳污,且等负嵎纵壑,若任其踞为巢穴,貽患曷可胜言。臣等自严断接济以来,已于尖沙嘴一带择要扎营,时加防范,本意只欲其畏威奉法,仍听贸易如常,原不忍遽行轰击。而乃抗不具结,匿不交凶,迨兵船由穿鼻被创逃回,仍在该处停桡修理,实难容其负固,又奚恤其覆巢。

节据派防各文武禀称,尖沙嘴迤北,有山梁一座,名曰官涌,恰当夷船脊背之上,俯攻最为得力。当即飭令固垒深沟,相机剿办。夷船见山上动作,不能安居,乃纠众屡放三板,持械上坡窥探。即经驻扎该处之增城营参将陈连升、护理水师提标后营游击之守备伍通标等,派兵截拿,打伤夷人二名,夺枪一杆,余众滚崖逃走,遗落夷帽数顶。九月二十九日,夷船排列海面,齐向官涌营盘开炮,仰攻数次。我军扎营得势,炮子不能横穿,仅从高处坠下,计拾获大炮子十

余个,重七八斤至十二斤不等。官兵放炮回击,即闻夷船齐声喊叫,究竟轰毙几人,因黑夜未能查数。十月初三日,该夷大船在正面开炮,而小船抄赴旁面,乘潮扑岸,有百余人抢上山冈,齐放鸟枪,仅伤两兵手足。被增城右营把总刘明辉等率兵迎截,砍伤打伤数十名,刀棍上均沾血迹,夷人披靡而散,帽履刀鞘遗落无数,次日望见沙滩地上掩埋夷尸多具。初四日,夷船又至官涌稍东之胡椒角,开炮探试。经驻守之陆路提标后营游击德连将大炮抬炮一齐回击,受伤而走。

臣等节据禀报,知该处叠被滋扰,势难歇手,当又添调官兵二百名,派原任游击马辰暨署守备周国英、把总黄者华,带往会剿。复思该处既占地利,必须添安大炮数位,方可致远攻坚,复与提臣挑拨得力大炮六门,委弁解往,以资轰击。并派熟悉情形之候补知府·南雄直隶州知州余保纯,带同候补县丞张起鵬驰往,会同新安县知县梁星源,相度山梁形势,妥为布置。复扎驻守九龙之参将赖恩爵、都司洪名香、驻守宋王台之参将张斌,亦皆就近督带兵械,移至官涌,并力夹击。兹据会禀,十月初六日,该文武等均在官涌营盘会同商定,诸将领各认山梁,安设炮位,分为五路进攻。陈连升、伍通标、张斌各为一路,赖恩爵及马辰、周国英、黄者华为一路,德连、洪名香为一路,该县梁星源管带乡勇,前后策应。晡时,夷人在该船桅上窥见营盘安炮,即各赶装炮弹,至起更时连放数炮打来。我军五路大炮重叠发击,遥闻撞破船舱之声,不绝于耳。该夷初犹开炮抵拒,迨一两时后,只听咿哑叫喊,竟无回击之暇,各船灯火一齐灭息,弃碇潜逃。初七日天明了望,约已逃去其半,有双桅三板一只在洋面半沉半浮,余船十余只退远停泊,所有篷扇桅樯绳索杠具,大都狼藉不堪。该文武等因夷船尚未全去,正在查探间,即据引水等报称,查有原扮兵船,在九龙被炮打断手腕之啁唳吐,及访明林维喜命案系伊水手逞凶之哆唳两船,尚欲潜图报复。该将领等因相密约,故作虚寂之状,待其前来窥伺,正可痛剿。果于初八

日晡时,哆咧并喇哩吐两船,潜移向内,渐近官涌,后船十余只,相随行驶。我军一经了见,仍分起赶赴五路山梁。约计炮力可到,即齐放大炮,注定头船攻击。恰有两炮连打哆咧船舱,击倒数人,且多落海漂去者。其在旁探水之夷划一只,亦被击翻。后船惊见,即先折退,而哆咧一船,尤极仓皇遁去,无暇回炮。

计官涌一处,旬日之内,大小接仗六次,俱系全胜。惟初八日晚间,有大鹏营一千斤大炮,放至第四出,铁热火猛,偶一炸裂,致毙顺德协兵丁二名。除与穿鼻洋面阵亡兵丁及受伤兵内如有续故者,一体咨部请恤外。现据新安县营禀,据引水探报,吐噍、哗唵兵船,义律三板,暨英夷未进口大小各船,自尖沙嘴逃出后,各于龙波、笏洲、赤沥角、长沙湾等处外洋四散寄泊。查粤省中路各洋,为汉夷通商总道,虽皆可许泊舟,亦须察看形势,随时制驭。即如道光十四五年间,夷船借称避风,辄泊金星门,该处地属内洋,不得任其逼处,经臣邓廷楨严行驱逐,至今不敢进窥。年来改泊尖沙嘴,只于入口之先,出口之后,暂作停留,尚无妨碍。今岁占泊日久,俨有负固之形,始则抗违,继且猖獗,是驱逐由其自取,并非衅自我开。此次剿办之余,于澳门既不能陆居,于尖沙又不能水处,苟知悔悟,尽许回头,(朱批:不应如此,恐失体制。)若义律与吐噍等尚以报复为心,则坚垒固军,静以待之,(朱批:——虽有把握,究非经久之谋。)亦自确有把握,不敢轻率畏葸,致失机宜。

至贸易一事,该国之国计民生,皆系于此,断不肯决然舍去。若果暎夷惮于具结,竟皆歇业不来,正咪喇哩等国之人所祷祀而求,冀得多收此利者。与其开门揖盗,何如去莠安良,而良莠之所以分,即以生死甘结为断。臣等现又传谕诸夷,以天朝法纪森严,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朱批:所见甚是,而所办未免自相矛盾矣。)实至公无私之义。凡外夷来粤者,无不以此为衡,并非独为咪喇哩而设。此时他国货船遵式具结者,固许进埔,即暎国货船,亦不因其违抗于前,而并阻其自新于后。又如暎国咪喇之船,已在口内,闻

有穿鼻、官涌之役，难免自疑。臣等谕令地方印委各员，淳切开导，以伊独知遵式具结，查明并无鸦片，洵属良夷，不惟保护安全，且必倍加优待。复经海关监督臣豫坤亲至黄埔验货，特传啁喇，面加慰谕，该夷感激涕零。惟啁喇一舡，被吐噍吓唬之后，尚未知避往何处？臣等飭属查明下落护带进埔。（朱批：恭顺抗拒情虽不同，究系一国之人，不应若是办理。）倘吐噍兵船，复敢阻挡，仍须示以兵威。总期悉就范围，仰副圣主绥靖华夷之至意。现在沿海间阎，照常安贴，堪以上慰宸怀。

所有现办情形，谨会同广东巡抚臣怡良、水师提督臣关天培、粤海关监督臣豫坤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奉朱批：钦此。^①

二一六、钦差大臣林则徐奏请遣用

废员马辰及微员彭凤池片

十月十六日(军录)

再，臣由外任出差，不敢援部院随带司员之例，亦不敢开隔省奏调人员之端。惟初次到粤，人地生疏，一切洋务夷情不得不先遣一两人密行查访。路过安徽时，知有在籍之已革湖南抚标游击马辰，系怀宁县人，因失察家人私受替班兵丁规钱，经臣在湖广总督任内申明，奏请交部议处，旋议革职回籍。该革员素谙武备，叠经出师川、楚、台湾、湖南，以军功蒙恩赏戴花翎，现年五十五岁，精力甚强，系无职之人，尚可乘便驱使，当令兼程先赴海口，代访夷情。自收缴趸舡鸦片以迄毁化竣事，皆任其劳。督臣、提臣皆以为得用，益知其熟悉带兵，故又委赴行营会合剿办。

又上年由楚北抚臣札委缉犯到粤之汉阳县县丞彭凤池，臣在

^① 查随手档：“旁朱：另有旨。”

楚时,知其廉明勤干,且籍隶广东,于土俗方言本皆谙晓。先既奉差在粤,因令暂缓回楚,就近代查鸦片根株,即据访出汉奸多名,一一确凿。臣于未到省城之前,先飭地方官严拿,颇足警动愚顽,嗣复随赴各海口,常资指臂之使。

缘一系微员,一系废员,前以暂时遣用,未敢瀆奏。今为日已久,彭凤池尚未销差回楚,马辰业经从事行间,理合据实缮片附陈,伏祈圣鉴。

再,该二员往来差遣,凡盘缠食用皆由臣自行付给,不敢稍扰地方,合并声明。谨奏。

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奉朱批:另有旨。欽此。

二一七、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等于驱逐英趸船后 仍严行查拿并可权变示威事上谕

十月二十二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林、两广总督邓。道光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奉上谕:

林则徐等奏,暎国趸船现已尽行驱逐,并飭取切结情形一折。览奏均悉。据称,该夷驶出老万山回国,空船二十三只,奸夷十六名,均经驱逐净尽,并遵式取具切结等语。该夷等经此查办惩创之后,自必畏服。惟大船六只,小船十余只潜回夷埠,距粤不过半月海程,恐日后私运入口,不可不严密防范。

至哗唵兵船来自夷埠,虽名为护货,亦难保无叵测情形。前次犯案凶夷,既不交出听审,又不能究出正凶,狡鸩可恶。著林则徐、邓廷楨,派委妥员巡查各隘口,如夷埠船只潜载烟土混入,即行查拿惩办。其护货兵船,果否安静,并飭令将殴毙林姓凶夷交出,无得借词逗留,倘有一事不遵,即当权变示威,为一劳永逸之计。

至该夷恐兵役搜查栽赃,虽系过虑,亦不可不防其渐。著邓廷

桢严飭该管文武员弁剴切训谕，如有栽赃等情，一经查出，定当从重治罪。务使兵役畏法，夷商知恩，是为至要。若约束不严，稍滋弊混，外夷转得借口，尚复成何事体？懍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一八、著将失察鸦片夹带之广东候补知州陈道坦等摘去顶戴事上谕

十月二十二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奉旨：

这所参失查奸商夹带烟土之广东署南雄直隶州事候补直隶州知州陈道坦、署南雄协副将事·南韶连镇中军游击拴住，于过客马姓夹带烟土过岭，并不立时掩捕。迨至邻封移缉，仅获店伙二名，又未查获烟土烟膏，际此查拿鸦片吃紧之时，实属玩视捕务。陈道坦、拴住，著先行一并摘去顶戴，勒限两个月，严拿店主彭与荣及马姓务获，移解江西归案审办，倘逾限无获，即著严参示儆。钦此。

二一九、福建巡抚吴文熔奏为查明漳泉营务情形据实复奏折

十月二十三日(军录)

福建巡抚臣吴文熔跪奏，为遵旨查明漳、泉营务情形，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于出京时准军机处交到御史焦友麟条奏闽省营务废弛一折，传旨命臣查明具奏。钦此。臣查该御史原奏内所称，海口每有黑夷采买内地少女，皆奸民偷拐盗卖，兵丁为之包揽等语。臣前奉旨访查夷船采买幼孩一折与此无异，经臣查明实无其事，业经恭折复奏在案。是夷船既无采买幼女之事，即兵丁亦无包揽之弊矣。

又原奏内称,漳、泉风气,民不畏官而畏兵,兵弁以是居奇,文员受其挟制等语。此诚向来之锢习也。缘漳、泉民风强悍,遇案情重大,若不带兵往拿,竟可酿成巨(拒)捕戕官巨案,故有不得不会营之势。而欲戢骄风,则视乎将领之贤否,果能约束有方,即文员亦不至受其挟制矣。

又原奏内称,民间争斗,每为挑逗衅端,激成械斗重案,复又累索地方官,盈其溪壑,方肯协拿。又不遵约束,抄掠财物,所到一空。地方官每缉一案,动需洋银四百圆,名为兵费等语。此亦向有之情形,而所言尚未详尽也。臣细加访察,从前地方殷富,各姓宗祠中敛有公费,专为械斗之用,每出一案,地方官会营弹压,不独兵丁索费,即带兵之将备亦日索洋银五六圆不等,且任令兵丁抄掠,不为禁止,不肖州县亦即借兵费名目勒派百姓。近年来,民间公费无出,故械斗亦较少,凡案情较轻,地方官亦有不尽会营者。至必需带兵之案,将备无可需索,而兵丁之口食犒赏尚在所不免。前新任提臣余步云在省时,臣亦面嘱其留心体察。嗣后据函称,访查近时风气较好,仍当随时严查以除积弊等语。提臣余步云驭兵素严,当可力为整顿也。

又原奏内称,夷船夹带鸦片,一至闽界,皆借兵丁包庇交通,而吸食更不待言等语。臣查兵丁包庇鸦片多系水师,前臣与署督臣魏元烺访知水师把总林和国有包送鸦片之事,当经奏参革职究办,其明征也。至陆营兵丁,尚未闻有包庇交通之事。其吸食之弊,武弁且所不免,兵丁中更难保其必无。臣惟有严饬地方官暨各属该营将领随时访查,如兵丁有染此习者,即行严拿究办,务期有犯必获,勿稍姑容,以冀仰副圣主整饬戎行之至意。

所有臣查明漳、泉营务情形,谨据实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二〇、福建巡抚吴文熔奏报已获通英 烟犯案内逃逸之林牙美等人片

十月二十三日(军录)

再,臣前访知水师把总林和国有代奸民包送鸦片之事,当经会同署督臣魏元烺奏参革审,并严飭该地方官购缉奸民在案。兹据报获林牙美、林久二名,卷查即系十三年间前督臣程祖洛查办夷奸民王略案内逸犯,实系积惯通夷巨恶。现已提省飭司严鞫,俟定讞后,再行会同督臣桂良奏请训示施行。

理合先将获犯情形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奉朱批:严行讯究。钦此。

二二一、著通谕各直省严惩教官生员 吸食鸦片事上谕

十月二十四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内阁奉上谕:

邓廷楨等奏议复御史焦友麟广敷教化一折。著仍循旧章实力奉行,所有该御史奏请,责成教官会拿教匪之处,著毋庸议。至该督等奏请查禁生员、教官吸食鸦片等语,现当查办鸦片吃紧之时,若教官身自吸食,何以模范诸生;士子未尽肃清,编氓何由观感?著该督等严飭所属,认真查禁,遇有教官、生员吸食之案,按照现行新例,严行惩办。该督等奏请飭定教官失察处分等语。现颁例内有兵丁买食鸦片烟,该管各官分别故纵、失察革职降调一条,自可比照办理,无庸另立科条。著通谕各直省督抚一体遵行。钦此。

二二二、著将被参吸食鸦片之山东 地方官员解任审讯事上谕

十月二十七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

托浑布奏请将同知等官解任审办一折。山东莱州府同知秀琨、署石河场候补盐大使杨咸禧，被参吸食鸦片，现经委员查验。该员等恃无质证，均未承认，自未便颺预拟结。秀琨、杨咸禧俱著解任，交该抚督同藩臬运三司，亲提应讯人证，研审确情，按例定拟具奏。该部知道。钦此。

二二三、著将代运鸦片之福建把总林和国等 分别革职拿问或解任审讯事上谕

十月三十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十月三十日内阁奉上谕：

魏元烺等奏请，将运送鸦片之巡洋把总革职拿问，延不禀报之游击守备解任严审一折。此案福建金门镇标右营把总林和国，管驾哨船巡洋，代奸民林干等运送烟土，经该处民人见而喧嚷，被哨船兵丁开枪打伤，已据受伤民人朱及时等供指确凿。该奸民林干等系积惯贩烟，飭拿未获之犯，该把总不为截拿，转为代运，难保无伙同通夷情弊。分巡洋面之金门镇标左营署守备事、水师提标右营千总黄挺秀延不禀报，该管右营游击施得高、右营守备事、烽火门千总游硕坊不早揭参，又复具禀推诿，均难保无瞻徇故纵情事。当此查拿鸦片吃紧之际，断不可稍事姑容。林和国著革职拿问，黄挺秀、施得高、游硕坊均著解任，交该署督等提集应讯人证，彻底根究，从严惩办。该部知道。钦此。

二二四、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等确查广东韶关 吏役有无得规故纵烟犯情事上谕

十一月初六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林、两广总督邓、广东巡抚怡。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六日奉上谕：

御史骆秉章奏，广东韶州设立东西二关，凡往江西、浙江、江南等省，则由东关稽查；往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则由西关稽查。现在奸商马姓夹带烟土，由南雄直度大庾岭，系由韶关偷度，恐该关吏役等有得规故纵情弊，并闻向来奸商有以鸦片烟冒作玻璃片报税，请飭查究等语。现当查拿鸦片吃紧之时，各处关口尤须认真盘验，著林则徐、邓廷桢、怡良确切查明，如有吏役包庇及冒称别物报税等弊，即行从严惩办。务使根株永断，锢弊悉除，是为至要。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二五、著准钦差大臣林则徐所奏将 马辰等留于广东差委事上谕

十一月初八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内阁奉上谕：

林则徐片奏据实附陈等语。已革湖南抚标游击马辰、湖北汉阳县县丞彭凤池，均着准其留于广东，交林则徐差遣委用。该部知道。钦此。

二二六、为英船胆敢首先开炮接仗著即 停止对英贸易等事上谕

十一月初八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林、两广总督邓、广东水师

提督关。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奉上谕：

林则徐等奏轰击夷船情形一折，览奏均悉。噶咭喇国夷人自议禁烟之后，反复无常，前次胆敢先放火炮，旋经剖谕，伪作恭顺，仍勾结兵船潜图报复。彼时虽加惩创，未即绝其贸易，已不足以示威。此次吐喀夷船复敢首先开放大炮，又于官涌地方占据巢穴，接仗六次，我兵连获胜仗，并将尖沙嘴夷船全数逐出外洋。该夷心怀叵测，已可概见，即使此时出具甘结，亦难保无反复情事。若屡次抗拒，仍准通商，殊属不成事体！至区区税银，何足计论，我朝抚绥外夷，恩泽极厚，该夷等不知感戴，反肆鸱张，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自外生成，尚何足惜！著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噶咭喇国贸易停止，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其殴毙华民凶犯，亦不值令其交出。啗啷一船，无庸查明下落。并着出示晓谕各国，列其罪状宣布，俾知噶夷自决天朝，与尔各国无与，尔各国照常恭顺，仍准通商。倘敢包庇噶夷潜带入口，一经查出，从重治罪。其沿海各隘口并距夷埠不远之各海岛，均著林则徐等相度机宜，密派员弁兵丁严加防护，毋稍松懈。（朱笔：摘交起）此次攻击夷船，提督关天培奋勇直前，身先士卒，可嘉之至！著赏给法福灵阿巴图鲁名号（朱笔：仍交部从优议叙），以示奖励。所有出力员弁，著查明保奏，候朕施恩；阵亡及受伤弁兵，著林则徐等查明咨部，照例办理（朱笔：摘交止）。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二七、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为察看义律及英国奸商反复情形遵旨不准交易折

十一月初九日（军录）

臣林则徐、臣邓廷桢跪奏，为察看噶夷反复情形，仍为图卖鸦片起见，遵旨不准交易，俾知儆惧，并以折服各国夷情，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啖咭喇国货船于九月底正在具结进口，旋被该国兵船二只拦阻滋扰，我兵水陆叠击，将该兵船及尖沙嘴各夷船尽行逐出外洋，经臣等于十月十六日恭折具奏在案。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九月二十三日奉上谕：前后驶回各船，难保不潜赴东西两路，冀图私销。著即派员跟踪侦察，严飭沿海各营认真防范。至所出切结，如果可靠，自必渐就肃清。倘该夷迫于势蹙，暂作缓兵之计，日后再有反复，即当示以兵威，断绝大黄茶叶，永远不准交易，俾冥顽之徒知所做惧等因。钦此。臣等跪读之下，仰见我皇上料夷情之反复，示做惧于冥顽，训谕周详，弥深钦服。

查臣等先于收缴烟土事竣，当以此后不许夷人再卖鸦片，理应取具遵依，是以飭缮甘结，声明如有夹带鸦片，人即正法，货物没官字样。义律先本抗违，迨数月相持，屡经折挫，八月内始据稟称情愿具结，惟所写字样，尚与新例不符。臣等念其畏罪输诚，冀可再加开导，是以将其原递澳门同知说帖缮录奏闻。詎该夷阳奉阴违，早不出圣明所料，至九月间，义律复招夷商数人在澳门集议，彼此推卸刁难，此即反复之始也。该国有啖喇咭啞二船，均遵式具结。啖喇先进黄埔，而咭啞船正在入口，被义律潜约吐噍兵船将其挡回，以致与师船互相炮击，其为反复，莫甚于此。且前递说帖内云，殴毙林维喜命案凶手，已悬赏二千圆令人报知。至九月底乃将囚禁在船之夷人五名，均欲解回该国，照夷例办理，是其反复之形，不一而足。而究其所以反复之故，实因惯卖鸦片，奸夷利心不死，前虽已将新烟带回夷埠，而往来伙党尚多，仍思乘机偷运，伊恐甘结一具，性命难逃，而义律利其抽分，与之朋比，忽恭忽踞，皆有譎谋。臣等前已传谕诸夷，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啖夷既不遵约束，与其开门而揖盗，何如去莠以安良。兹蒙训谕严明，尤当恪遵办理。当商粤海关监督臣豫坤，会同出示晓谕，自十一月初一日起停止啖咭喇国贸易。除未经停止以前，啖夷有将货物转卖与别国夷商者，既据遵式具结，查无鸦片，即系正经贸易，业已移步换形，尚可

不追既往，当与噶喇等一体准令进口外。其余责成洋商认明暎国来船，一概停其交易。所有大黄、茶叶二物：查大黄每年出口，本属有限，不过附搭药材项下，暎夷所销尤少。惟茶叶在所必需，然有绿茶黑茶之分，暎夷所销多系黑茶，现在严密稽察，不使影射偷漏。

查向来夷船到粤，以暎咭喇为最多。自严办鸦片以来，各夷埠均有传闻，以鸦片出自暎国，此后该国买卖可减，别国买卖可增。如暎国、嘴国及单鹰、堪噉啦等国，历年不过偶来一二船，本年来者特多，是他夷皆有欣欣向荣之象。而咪喇噉国之船现来四十五只，则比往届全年之数，已有浮多。尤见天朝声教覃敷，并不少此暎咭喇一国。而义律之勾结吐噉等，虚张僑饰，玩法营私，该国以七万里之遥，其主若臣，未必周知情状。今他国通商如旧，而暎国独停，若该国查察情由，系因图卖鸦片抗违天朝新例，则内而自知理曲，外而颜面何存，彼亦不肯容义律等之诡计奸谋，以自坏其二百年来之生计也。

伏思断绝鸦片，首贵杜其来源，而杜源总在夷船，无他妙巧。譬之防守河工，鸦片之来如黄水然，惟有严堤防以御之，纹银之出如清水然，惟有闭闸坝以束之。本年以来，收缴已化之烟土，值银千余万两，人所共知，而新来之鸦片，半途闻信折回及到粤畏拿运回者，访闻亦复称是。故本年暎夷来船本较往年为少，今既发令断绝该国贸易，所有洋商行铺均不敢与之私售，惟当视其有无悔惧真情，再行核办。至他国遵照具结进口查无鸦片者，已有船六十二只，并据查报带来洋钱将及二百万圆，臣等仍当时刻稽查，防其潜代暎夷走私偷卖，不敢因他夷之遵式出结，即遽信为无他。其先已具结之咭喇一船，虽系暎国夷人，而早知遵循法度，现被义律等扣留口外，日后若求入口，仍当带进黄埔，不宜与观望营私之他船一例办理，以示区别。至前后驶回各船，诚难保不潜赴东西两路希冀私销，臣等仍遵谕旨，密派文武跟踪侦察，并严饬沿海各营认真防

范。总期该夷鸦片,无处可售,庶使海面肃清,以仰副圣主除患保民之至意。

所有现断暎夷贸易缘由,谨同广东巡抚臣怡良、水师提督臣关天培、粤海关监督臣豫坤,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二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二八、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请将高廉道 暂驻澳门查办中外贸易事务片

十一月(军录)

再,臣等伏读上谕:林则徐已放两江总督,现虽专办此事,岂能常川在粤?即邓廷桢统辖两省,公务繁多,亦不能顾此失彼。仍当通盘筹画,办理结实,俾日后净绝根株,方称一劳永逸等因。钦此。仰见圣主明示机宜,曲体臣工之至意。现已遵旨断绝暎夷交易,由虎门起程回省筹办善后事宜。

窃念徒法不能自行,而量材或堪器使,自当择其扼要,俾有治人。查各国夷商来粤贸易,货船俱进黄埔,而生庄商伙多僦居澳门。探行市、清帐目固在此,操奇赢,通诡秘,亦在此,是澳门实为总汇之区。狡窟既多,汉奸因之麀集,教猱升木,靡所不为。至西洋夷人虽称恭顺,而不耕不织,专恃懋迁,罔利之谋,变幻百出。现经停止暎夷交易,更难保其不私相串囑,代运代销。弊窠一开,漏卮依旧,不可不大为之防。

溯查雍正八年设香山县丞一员,驻扎澳内之望厦村,乾隆八年又设澳门同知一员,驻扎距澳十五里之前山寨,专司夷务,布置本极周详。惟近日夷人变诈多端,澳务愈形吃重,当此认真厘剔之际,控驭尤贵得人,必须官职较大之员,方足以穷弊源而制骄纵。查有新授高廉道易中孚,俭约自持,能耐劳苦,办事勇敢,颇著威名,

现已交卸潮州府篆,即赴高廉新任。臣等公同商酌,拟即委令该道暂行驻扎澳门,督同澳门同知等查办夷务。举凡稽察澳夷额船,断绝澳夷冒混,缉拿汉奸接济,一切责成该员董率办理。其高廉道本任政事较简,尽可包封在澳核办。惟高、廉两郡秋审,向由该道提勘,届期前往,不过月余即可竣事。至澳门栖止之处,旧有粤海关监督行署一所,系属空闲,可借与该道驻扎,以资办公。惟澳门华夷杂处,布惠尤贵宣威,小事修刑,大事修戎,实为事所时有。既经畀以事权,即当予以兵卫。查前山寨设有内河水师都司一员,带兵三百六十三名,向归香山协管辖。应请由该道节制,遇有缓急,听其调遣。高廉道本兼兵备,体制亦属相符。整顿一二年后,如果诸夷就范,鸦片肃清,再将该道撤回高廉,以重职守。

臣等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会同抚臣怡良,附片奏祈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二二九、大学士穆彰阿等遵旨奏复福建 海口查拿鸦片章程周备可行折

十一月十一日(原摺)

大学士臣穆彰阿等跪奏,为遵旨议奏事。

十月初四日,福州将军嵩溥等奏,筹议查拿闽省海口鸦片章程一折,奉朱批: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钦此。臣等查海口情形,虽各省不同,而一地有一地之要隘,即一人有一人之职司,欲使偷漏无由,不外稽查严密。闽省地多滨海,且与粤界毗连,实为鸦片来源,所有洋面口岸、关津等处,均关紧要,自应各就所守,重其责成,庶职有专司而功收实效。

据该将军等所议章程四条,如所称外洋宜设法防查以杜偷越。查闽省沿海奸民每有出洋贩卖鸦片烟土,将船停泊外洋,另用小船

偷运进口,是在洋无故寄碇之船,如有小船拢近,即当查验截拿,而南澳为入闽门户,更恐夷船阑入,尤应加意巡防。该省水师向分为专巡、协巡、分巡、游巡、总巡、统巡六项,现又飭调南北两洋合巡船在于要害洋面随时接应,声势自可联络。惟统领之员若仍坐耽安逸,即巡查各弁亦恐视为具文。该将军等请移行水师提镇,督同将备亲自出洋巡缉,并责成南澳镇带领兵船严加防堵,既资督率,兼壮声威,应如所议办理。

又所称口岸宜分别稽查以杜疏漏。查闽省海口以厦门、蚶江、五虎门三处为正口,其余小口、私口不可胜计。港汊既多纷歧,防范自应周密。现经该将军等将何口应添员挂验,何口应并归兼管,逐一清查。应如所议,嗣后出口、进口船只如系商渔大船,即责令澳甲族邻及同澳十船,于向例应出保结内添写不得贩运鸦片字样,一船有犯,除将本人拿办、船只入官外,其出结之人知而不举,一体同罪。如系采捕小船,即责令守口之员认真查验,限以朝出暮归,不准在洋住宿。至驶往各省贸易商船,该口员于查明货物后,即将该船货箱封记,同牌照、商名造具清册,咨明发卖省分,以便该省于该商船驶至时照册比对查验。仍照造一分给付该商收执,如该商船有中途遭风等事,不能驶至发卖省分,准其就近收口,即将所执清册呈明该处口员。如查验并未拆动原封,一体听其发卖。

又所称关口宜委员亲验以杜夹带。查闽省海关税务向由福州将军派员盘验,该处关口既通洋面,奸商夹带鸦片在所不免,若仅假手丁役,难保不通同舞弊。亦应如所议,嗣后即责成该将军严飭管关委员,凡有货出入关口,务须亲自搜查,严加盘验。如有虚应故事,或故为刁难,贻累商旅,立即纠参。

以上三条,该将军等所议均属因地制宜。至所称,水陆宜互相严查以专责成等语。该将军等亦恐水陆各员心存畛域,欲令协力巡查,以防乘间偷漏,诚为扼要关键,并应如所议行。惟该将军等既将洋面、口岸、关口分为三项,而此条内称,凡有拿获鸦片烟土

讯由洋面贩运者,则参水师各官,讯由口岸偷漏者,则参陆路文武各官,只言洋面口岸而未及关口。臣等以现在搜查鸦片,正须逐层防范,方可断绝根株。且如该将军等所议,经过洋面尚不能宽其失察之条,则经过天津似更当严其疏纵之罪。嗣后拿获鸦片之案,讯系曾由何处关口经过者,应即将所派管关之员查明有无知情故纵,一体严参究办。如此则由洋面而口岸,由口岸而天津,既层层皆有把守,亦人人自顾考成,即万一有偷运入口,亦不至放令过关,似于该将军等所议较为周备。

所有臣等会议缘由,仅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二三〇、著照绥远城将军嵩溥等所奏查拿 闽省海口鸦片章程办理事上谕

十一月十一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前据嵩溥等奏筹议查拿闽省海口鸦片章程一折。当交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兹据穆彰阿等会议具奏,均著照所议办理。嗣后拿获鸦片之案,讯系曾由何处天津经过者,著该将军等即将所派管关之员有无知情故纵,一体严参究办。钦此。

二三一、著沿海督抚严办营弁得规买放 不肯认真巡缉等弊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一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嵩溥奏请严惩内民奸民偷运烟土一折。据称夷人狡狴,奸民为之潜通,不但偷运鸦片,且接济水米,巡洋兵船得规卖放,不法兵

弁代为包运等语。前据魏元烺等奏，金门镇营弁林和国巡船包运烟土，枪伤岸民，曾经降旨飭令严办，恐各镇似此劣弁难保必无，著沿海各督抚饬属严拿，倘申明实有勾通接济等情，即著奏请正法，以儆凶顽。至巡洋兵弁不肯事先认真巡缉，每于被劫后人赃并获，冀可瓜分赃款。此种恶习，亦著该督抚等严行申禁。总当梭织巡拿，毋令盗匪肆行劫掠，倘查有故纵包庇情弊，即行严惩，以重缉捕而肃海疆。钦此。

二三二、著将吸食鸦片之江苏瓜洲 巡检即行革职严审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四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内阁奉上谕：

麟庆奏，查明巡检吸食鸦片，请革职严讯等语。江苏瓜洲司巡检赵景堂，著即革职，交裕谦提同该员家丁人等严审，定拟具奏。该部知道。钦此。

二三三、科布多参赞大臣固庆等奏为 体察科布多地方鸦片情形折

十二月初一日(军录)

奴才固庆、多尔济、那木凯跪奏，为遵旨悉心体察地方情形，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于本年九月十七日接准兵部咨文内开，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八(七)日内阁奉上谕：前因鸦片烟流毒日甚……(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钦此。钦遵。咨行前来。奴才等跪读之下，仰见我皇上敦厚风俗，翦除恶习，圣虑周详，无微不至。

查科布多地处边陲，卡伦界外止有阿勒坦诺尔乌梁海，卡伦界

内有阿勒台乌梁海等部落，例不准与商贩出入贸易。惟每年呈送岁贡貂皮差使随带牲畜、皮张到科布多城，与铺户易换茶布食物，三日即回，尚无挟带烟土烟膏情弊。又土尔扈特一部落相距古城巴里坤较近，如有伊等所用食物自行前往，向无科布多商民交易，但地方辽阔，恐耳目一时难周，〔难〕保无有奸民挟带烟土，辗转来此售卖。奴才等现今出示晓谕，面飭绿营将弁，严密访拿。又思此处向无番役眼线，仍恐缉访难周，奴才等特悬赏招告。现在虽无获案，自应密加访拿，以期有犯必惩，断不敢稍涉疏纵，以仰副圣主除恶务尽之至意。

所有奴才等悉心体察新定章程，于科布多地方情形并无格碍难行之处，理合据实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奉朱批：随时严查。钦此。

二三四、著将林则徐调补两广总督邓廷桢 调补两江总督事上谕

十二月初一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内阁奉上谕：

邓廷桢著调补两江总督，两广总督著林则徐调补。邓廷桢未到任以前，两江总督著麟庆兼署。钦此。

二三五、著两广总督林则徐仍遵前旨尽逐英船 绝其贸易严塞弊漏一劳永逸事上谕

十二月初二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林。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二日奉上谕：

前据林则徐等奏明轰击夷船情形，曾经降旨，飭令将该国船只

尽行驱逐,绝其贸易,并谕以区区税银何足讨论,想已遵办。本日据林则徐等奏察看暎夷反复情形一折,览奏均悉。该夷反复无常,早已洞见,现当严禁鸦片,岂容该奸夷阳奉阴违,希图影射?著林则徐仍遵前旨,凡系暎咭喇夷船,一概驱逐出境,不准逗留。惟各国恭顺,照常通商,难保该夷不潜行偷漏,混入他国,私带烟土,妄冀销售,即大黄茶叶亦恐他国加倍购买,转相付给。是名为禁止暎国贸易,而流弊益多,殊非核实办理之道,著林则徐即将种种弊窦筹画堵塞。其咭哪一船,毋须招令入口,以归画一。林则徐现已简调两广总督,责无旁贷,务当趁此警动之机,为一劳永逸之策。至于区区关税之盈绌,朕所不计也。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三六、著照两广总督林则徐所请即飭广东 高廉道暂驻澳门查办洋务事上谕

十二月初二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二日内阁奉上谕:

林则徐等奏请将道员暂行移驻澳门查办夷务等语。广东澳门地方为各国夷商贸易总汇之区,现在清厘积弊,控驭尤贵得人。该处虽设有同知县丞各一员,惟官职较小,尚不足以穷弊源而制骄纵。著照所请,即飭令高廉道易中孚暂行驻扎澳门,督同该同知等查办夷务,所有前山寨内河水师都司一员,带兵三百六十三名,著即归该道节制,遇有缓急,听其调遣。俟一二年后,夷务肃清,再将该道撤回任所,以重职守。馀著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钦此。

二三七、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为遵旨宣布英人 罪状并设法驱逐英船出口折

十二月初四日(军录)

臣林则徐、臣邓廷桢跪奏，为暎夷于禁断贸易之后，旋又具稟乞恩，经臣等严行批驳，坚与之绝，现复钦遵谕旨，列其罪状，宣布各夷，并设法驱逐该国船只出口，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等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林则徐等奏轰击夷船情形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等跪读之下，仰见我皇上乾纲独断，震叠诸蕃，训示严明，俾有遵率，下忱感悚，莫可名言。当即恭录谕旨，咨会提臣关天培钦遵办理。

伏查暎夷自呈缴烟土以后，种种违玩，反复无常，总因卖烟奸夷冀留后路，若使稍为宽假，适足堕其诡谋。是以商同定议，钦遵前奉谕旨，自十一月初一日起，停止该国贸易，业于十一月初九日具奏在案。嗣于十一日，该夷义律遣人前赴沙角炮台，向提臣呈递夷稟一件，由提臣咨送前来。臣等共同拆阅，内称：实心欲求承平，无不肃敬天朝律例。又称：兹时所求，惟欲仍作正经贸易，凡事钦遵大清律例等语。虽欲明其奉法，究系一片空言。臣等度其此次具稟恳求，仍不过如八月间伪作输诚伎俩。当以现今奏明封港，不与尔国交易，皆由尔之自取，并非天朝无故绝人，尔不悔悟于前，此时恳求已晚等语，严切批示。仍咨会提臣，飭令提标中军遣令引水传谕去后。复思于夷货物久贮在船，易于坏烂，今闻停止贸易，窃恐影射图销，而各国夷商利其运脚抽分，难保不为私行夹带。又经严谕洋商，传知各国夷人，不准代为转运进口，并责成洋商将进口货物详细辨认，如敢扶同含混，即行加重治罪。迄今二十余日，该夷巡船货船停泊长沙湾等处外洋，虽风浪靡常，仍迁延未去。此封

港一月以来之实在情形也。

兹复只奉训言，当即钦遵出示晓谕，牒其罪状，宣布各夷，俾知圣明用惠用威，惟其自取，既以绝奸夷之望，亦以安良贾之心。至于该国货船停泊外洋，本未进口，兹闻天威震怒，自当警悚回帆。惟奸夷之夹私者，固仍冀售私，即良夷之载货者，亦未肯弃货，徘徊观望，势所必然，谅非空言所能谕遣。臣等再三计议，惟有严查影射，以绝其销货之心，广缉奸徒，以断其售私之路，先之以文告，继之以兵威，使其计无复之，必将穷而思返。若敢始终留恋，即何惜捣穴焚巢。惟外洋辽阔异常，仍不得不审度机宜，加以慎重。此又臣等悉心筹议之梗概也。

抑臣等更有请者，当粤东准通贸易之时，载烟夷船尚且游奕各洋，分投图卖。兹粤港既经禁止，该夷无可希图，而其售私牟利之心，未必即能尽泯，窃恐改装舢板，由黑水夷洋越赴各路，潜图销售。除粤省东西两路，业经飭行沿海镇协营寨并力巡查，州县文员严防口岸，以杜偷运外。其沿海各省，以福建为最近，浙江、江苏次之，应请敕下各该省督抚，一体严行防堵，以绝去路。

所有暎夷贸易业已封港，并遵旨筹议缘由，谨会同广东巡抚臣怡良、广东水师提督臣关天培，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三八、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报审批 出洋贩烟并接济英船匪犯折

十二月初四日(军录)

臣林则徐、臣邓廷桢、臣怡良跪奏，为拿获沿海奸徒出洋潜买烟土，运物接济夷船，照例分别定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广东沿海奸徒往往私出外洋，或向夷船购买鸦片，分运售

销;或私充夷船买办,听其指使;或于严断接济之时,运给夷船食物,种种牟利营私,以致夷人恣意贩烟,流传内地。故欲绝鸦片,必须整顿海口;欲制夷人,必先拿办汉奸。节经臣等督飭沿海文武及巡洋舟师,严密侦拿。臣林则徐、邓廷桢驻扎虎门时,据文武拿获积惯接济、代销烟土及向夷船买烟之黄添化、彭亚开、邓三娣三名,照例斩决梟示。伙犯欧亚猪等,问拟绞遣有差,业经具奏在案。

嗣据护理广海寨游击布万和等拿获匪犯钟亚二及艇户吴亚益、叶亚姚,水手郭亚鳞、梁亚吉、黄亚满、曾亚茂、黄亚秋、林亚二、卢亚好、高亚鱣、陈亚海等十二名,起获艇一只,解至虎门。经臣林则徐、邓廷桢督同随带委员南雄直隶州候补知府余保纯、署佛山同知刘开域、候补通判龚耿光申明办理。又香山县澳门同知等拿获匪犯彭亚舍、吴亚平二名;新安县营先后拿获陈亚成、蓝亚惠、李亚四、张有虔、邓召洋、赖亚三、黄亚稳七名,起获烟土二个,重九十二两;归善县营拿获曾黄娇、陈连生二名,起获艚船一只并猪只、鸡、鸭、蛋、盐、白糖等物。均陆续解省,先后飭发委员候补知府余保纯等,会同广州府珠尔杭阿、准补潮州府同知张钧,督同候补县言良钰等确审。旋据各委员先后审拟,分别由臬司乔用迁招解前来。

臣等逐案查讯,缘钟亚二即钟亚溃,籍隶香山县,向在澳门找换银钱度日,与各国夷人多有认识,通晓夷语。道光十七年十一月内,钟亚二探知素识西洋夷楼有黑奴偷卖鸦片烟土,价值便宜,起意贩卖获利。随陆续用番银一二十元,买得烟土二三十斤,携回家内,零星转卖与不识姓名人,不记次数。十九年八月,钟亚二知澳门查拿严紧,夷楼不敢贮烟,闻有阿达夷船潜带鸦片,越赴新宁县白石角洋面。钟亚二欲往买取,并纠允素识未获在澳贸易之阳江县人梁幅陇,各带番银,同雇现获之船户吴亚益、叶亚姚艇只,捏称梁幅陇有病,倩钟亚二送回阳江原籍,议定往返艇价银十两。八月十九日由澳开行,二十日驶至阳江之东平洋面湾泊。钟亚二另雇不识姓名人小艇,诡称欲送梁幅陇登岸坐轿回家,即与梁幅陇坐艇

驶至新宁县白石角洋面。适阿达夷船抛泊该处，钟亚二带同梁幅陇上至夷船，向该夷阿达买取烟土，言明公土每个价银十一圆。钟亚二用番银四十四圆，买得公土四个，梁幅陇用番银一百一十圆，买得公土十个，各用席袋包裹，假作行李搬过小艇驶回。梁幅陇即由小艇上岸，先携烟土回家。钟亚二仍回吴亚益等艇内。时水手郭亚鳞等赴墟买物，留吴亚益、叶亚姚二人在艇看守。吴亚益等因见钟亚二所带席包形迹可疑，欲行开看，钟亚二不能隐瞒，当将夹带烟土据实告知，并许加艇银五圆，嘱勿声张。吴亚益等素知鸦片获利甚厚，复各自起意用银十五圆，各向钟亚二买取烟土一个，希图转卖，钟亚二随卖给吴亚益、叶亚姚烟土各一个，其余照旧包好，密藏舱底。水手郭亚鳞等均不知情。二十五日，船至青山洋面。适舟师追逐夷船，访知有人买烟，声言查拿。钟亚二等情虚畏惧，将烟土丢弃落海，随将钟亚二连船户吴亚益、叶亚姚、水手郭亚鳞一并拿获，讯供相符。此钟亚二积惯贩烟，并出洋潜赴夷船购买，及艇户吴亚益等各自起意向钟亚二买土，希图转卖之实情也。

又彭亚舍籍隶番禺县，向在澳门佣工度日，略晓夷语。道光十九年三月十四日，有素识未获之赵亚溃欲贩烟土，托彭亚舍代为购买，许给谢资。彭亚舍贪利应允，赵亚溃随将番银一百四十圆交给彭亚舍，往向住澳之啖咭喇夷人吐啖啡买得烟土四百两，交赵亚溃接收，得受谢银十五圆。五月初五日，彭亚舍又代素好未获之梁亚法，用番银三十六圆，向夷人曝船买得公土三个，交梁亚法接收，得受谢银八圆。经该县营访闻拿获。

又陈亚成、蓝亚惠、李亚四均籍隶归善县。陈亚成向在新安驾艇捕鱼，道光十九年五月初三日，有素识未获之吴亚五、李亚晚至艇闲坐，谈及生计艰难。陈亚成探知尖沙嘴洋面有夷船湾泊，起意商同合伙买备食物，驾艇前往接济，并向兑换烟土，转卖获利。吴亚五等应允，各出本钱二千五百文，买备咸鱼、鸡、鸭等物，载往尖沙嘴。陈亚成因不谙夷语，转托在逃之林亚有，向不识姓名人夷船换

得鸦片烟土半斤,载回新安县之长洲环肚地方,先后卖与蓝亚惠、李亚四及未获之卢亚全,得银九圆均分。蓝亚惠、李亚四各买烟土二两,转卖与不识姓名人,各得银三圆。旋经该县营访闻拿获。

又张有虔、邓召详、赖亚三、黄亚稳均籍隶新安县,小贩营生。道光十九年十月十四、五、六等日,张有虔等探知素识未获之赖亚长在外洋夷船买有烟土,各自起意向买,转卖获利。随各用番银一二十圆买得烟土一二个,转卖与不识姓名人,得银花用。张有虔、赖亚三各存留烟土一个未卖。即经该管文武访闻,督率兵役将张有虔、邓召详、赖亚三、黄亚稳四名,连烟土一并拿获。

又曾黄娇、陈连生均籍隶归善县,先后在未获之张亚四艘船充当火工、水手,每月工钱各一千文。张亚四先因其母舅曾江头二交与猪五只,令赴省城售卖,将钱置物,转售获利均分。道光十九年七月十四日,张亚四与未获之水手陈亚陇、柯亚南及伊子张畛丕驾船至新安县之三门洋面,张亚四将猪只卖与不识姓名夷船,得番银七十圆。该夷人另给张亚四番银一百二十元,嘱再买物接济,恐其拐银不回,将张畛丕留于夷船为质。张亚四将船驶回归善,与曾黄娇、陈连生、陈亚陇、柯亚南分赴偏僻村乡,买得猪七只,鸡、鸭一百五十六只,盐十二包,并鸡蛋、白糖等物,于二十五日下船开行,即被访拿,张亚四等鬼水脱逃,将曾黄娇、陈连生等拿获,并起出船内猪鸡各物。

又吴亚平籍隶香山县,向在澳门居住,略晓夷语。道光十八年八月内,受雇与夷人吐嚙啡私充买办,每月工银五圆,常代吐嚙啡购买食用各物,坐驾夷人三板,送给趸船收受,不记次数。十九年七月间,澳夷被逐出澳,正在严禁接济,吐嚙啡给吴亚平番银八圆,嘱买鸡鸭等物,于初七日载赴啤叻哈等夷船,交给转回,即经澳门文武拿获。此又彭亚舍等出洋代买鸦片,及易换烟土并违禁济夷之各实情也。

以上先后拿获人犯共二十三名,除水手郭亚鳞等九名讯不知

情,先予省释外,其余各犯均据供认前情不讳,诘无载运纹银出洋,亦无另犯别项不法,及此外另有同伙隐匿避就情事,案无遁饰。

查新例载:沿海奸徒勾通外夷,潜买鸦片烟土入口,囤积发卖图利,一经审实,首犯拟斩立决,恭请王命先行正法,仍传首海口地方悬竿示众,房屋缸只入官。又,收买鸦片烟土,尚未售卖贻害者,为首发极边烟瘴充军。又,兴贩鸦片烟仅止一二次,并为数不及五百两,为首发新疆给官兵为奴。又,旧例载:兴贩鸦片烟,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又,交结外国,互相买卖,诳骗财物,发边远充军。又,民人无票私出口外者,杖一百,流二千里各等语。广东省系于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奉到新例:现办鸦片案犯,各按犯事日,分别新例前后援引问拟。

此案钟亚二即钟亚溃,先在澳门西洋夷楼零买鸦片,转卖多次,已属藐法。复因查拿严紧,辄敢纠伙出赴白石角洋面,勾通阿达夷缸,潜买鸦片,即在艇上转卖获利。核其犯事日期在奉到新例以后,应照新例问拟。钟亚二即钟亚溃,合依沿海奸徒勾通外夷,潜买鸦片入口发卖图利者,首犯拟斩立决,即于申明后恭请王命,飭委南雄直隶州知州候补知府余保纯、提标署右营游击王鹏年,将该犯钟亚二即钟亚溃,在虎门海口正法,传首沿海地方悬竿示众,以昭炯戒。缸户吴亚益、叶亚姚于钟亚二向夷船潜买烟土虽未知情,惟钟亚二带烟到缸,该犯等各自起意出银,向其买取,希图转卖,应各以收买为首论。吴亚益、叶亚姚均合依收买鸦片烟土尚未售卖贻害者为首发极边烟瘴充军例,发极边烟瘴充军。彭亚舍代赵亚溃等先后向夷人购买烟土,陈亚成贩运食物,出洋济夷,换烟转卖,虽犯事均在本省奉到新例以前,按之旧例,只应拟军。惟现当严禁鸦片之际,似应从严惩创。彭亚舍、陈亚成均从重发遣新疆给官兵为奴。蓝亚惠、李亚四向陈亚成买烟转卖,事犯在新例以前,应照兴贩旧例问拟。蓝亚惠、李亚四均合依兴贩鸦片烟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例,各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蓝亚惠业经病故,应毋庸

议。张有虔、邓召详、赖亚三、黄亚稳因探知赖亚长在夷船买有烟土,各自起意向买转卖,应各以为首论。张有虔、邓召详、赖亚三、黄亚稳均合依兴贩鸦片烟仅止一二次为数不及五百两发新疆给官兵为奴例,发新疆给官兵为奴。曾黄娇、陈连生充当张亚四缸内火工水手,于张亚四运猪出洋卖与夷缸,该犯等辄敢听从驾运,嗣后分赴村乡代为购买食物,驶往接济。现当严逐夷人之时,未便稍涉宽纵,自应照例酌加问拟。曾黄娇、陈连生应照交给外国,互相买卖诈骗财物,发边远充军例,为从杖一百,徒三年罪上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吴亚平受雇与夷人吐嚙啡私充买办,得受工银,并听从载运食物私越出洋,即与无票私出口外无异,自应比例问拟。吴亚平应比照民人无票私出口外者杖一百流二千里例,杖一百,流二千里。以上军流各犯至配均各折责安置。该犯等贩烟处所系属荒僻,并无保邻,其由僻港偷越出洋,并未经由营汛口岸,兵役无从得规故纵,均无毋庸议。钟亚二有无房产,饬行查封,分别估变,并起出运烟船只,追出各犯所得卖烟接济及佣工银钱,一并入官,起获猪、鸡等物充赏,烟土候饬烧毁。各逸犯饬行严拿务获另办。本案人犯,均系该管文武访拿,失察职名应请免开。

除金银供招咨部外,所有访获各犯申明办理缘由,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朱批:刑部议奏。钦此。

二三九、两广总督林则徐奏报审拟谭升等 兴贩鸦片及得贿纵放等案折

十二月初四日(军录)

臣林则徐跪奏,为申明定拟,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奉命来粤查办海口事件,仰蒙发下太仆寺少卿杨殿邦、给事中黄乐之、御史袁玉麟、周春祺条奏广东鸦片等事原折四件,饬

帶到粵分別查辦。臣謹將各折悉心查閱，如所陳驅逐趸船奸夷，訪緝通夷漢奸，嚴究包庇兵弁，皆係應辦之事。當經會同督撫臣次第辦理，隨時奏蒙聖鑒在案。惟袁玉麟折內指稱：澳門縣丞衙門弓役譚升即譚第發，本姓林，冒名樊昌，設立琪華館，為奸匪囤販鴉片之地。又勾串媽閣稅口書吏謝安即何真，兵丁盧意即郭平，及土棍馬老六等，各設長龍、三扒、快蟹等船，以辦案緝私催輸為名，盤運烟土歸澳，得受窑口月規三五圓至十圓、八圓不等。又鴉片一箱在媽閣報稅十餘圓，私饋大閣委員銀二圓，附近合各衙門使費三四千圓。每年烟土到澳，悉經譚升等分派窑口，所賣銀錢，夷人得六，土人得四。有一種華艇，送給規銀，大者一百圓，小者三四十圓。賭館娼寮及河下蛋戶，名為咸水妹，皆有規銀，名曰服花票等語。

臣行抵粵省，正在訪查間，據臬司喬用迂開報，現審烟案人犯冊內已有譚升、謝安兩名，當即吊案查核。譚升係在澳門充當眼线，于十八年十二月間，經督撫臣訪聞，該犯從前曾賣鴉片，飭拿解省。謝安係在娘媽閣充當巡役，十九年正月初間，經粵海關監督臣豫坤訪有私弊，革役發司究辦，均未定案。臣當即摘錄原折所叙該犯等款迹，作為訪聞，交臬司喬用迂確切審辦，并剿拿盧意即郭平及馬老六，一并解究去后。節據喬用迂將查訊情節錄供稟送，經臣反復推究，務期核實。且查原折以譚升先充澳門縣丞衙門弓役，冒名樊昌，道光六年，有陳朝堂控樊昌勒索陳亞五銀兩，將陳亞五私行押斃一案；又道光十年，曾大經控樊昌包私勒索一案；又勒索鄭玉糊被控一案。樊昌遂捏報病故，更名譚升充役等情。臣思譚升如果即系樊昌捏故更名，則從前控案數起，均應重行澈究。惟譚升與樊昌是一是二，非提原告當面質對，不足征信。除道光六年之原告陳朝堂已故外，當將十年之原告生員曾大經查提到案，與譚升質認。據曾大經供稱，已故之樊昌另是一人，并非現在對簿之譚升，取具親筆供結存卷。是原折所叙樊昌已結控案，核與譚升無干。惟所指鄭玉糊控案，查道光十六年有有香山人鄭玉胡(糊)等與陳寶

开互控驾船工资一案,牵控谭升借端勒索,经委员会同前署澳门同知马士龙讯明,谭升尚无索诈,惟以应给陈宝开回船银两之言随口答复,郑玉胡(糊)疑为偏护,将谭升酌拟杖革完案。又据该司乔用迁转据署澳门同知蒋立昂等查复,澳门地方先有杨貽标所开琪华字号钱铺一所,后因杨貽标改开赌馆,于道光八年被获拟徒,将铺封闭,此外别无琪华馆名目,并据开出谭升充当澳门线目,陆续指获烟匪郭亚平等犯二十六名,核对案据虽属相符,而其充线之前、革役之后,曾经卖过鸦片,访查属实。谢安即何真,在娘妈阁税口充当巡役,亦实有得规私纵情事。兹因逸犯卢意、马老六弋获无期,据臬司乔用迁先将现犯按拟解勘前来,臣即亲提研鞫。

缘谭升即谭第发,并非姓林,原籍新安县,寄居澳门,道光十四年充当香山县丞衙门弓役,十六年革役之后,仍在澳门闲住。十七年四月间,该犯路遇素识未获之新安县人章亚华闲谈,该犯因章亚华晓习夷语,起意商同合伙兴贩鸦片烟获利。章亚华应允各出本银一百圆,章亚华赴夷楼收买烟土,自十七年四月起至十月止,共买过烟土十余次,每次十个八个不等,每个价银十二三圆,陆续卖与不识姓名过往客船(商),每个得银十四五圆,均分花用。旋闻查拿严紧,该犯畏惧中止,与章亚华分伙各散,未经败露。嗣县丞衙门奉文飭拿烟案人犯承票各役,因该犯缉捕熟悉,雇作眼线,随据先后拿获烟犯郭亚平等二十六名解县审办。十八年十二月间,督臣邓廷桢、抚臣怡良访闻该犯曾卖鸦片,会札委弁驰赴澳门查缉,经署县丞彭邦晦拿获解省,发司飭委广州府审究。又谢安即何真本名,何真元(原)出继母舅谢映芝为嗣,遂以谢安之名,充当粤海关差役。道光十七年十一月派赴澳门娘妈阁税口,该处向无书吏,只有差役巡查。十八年四月间,该犯带同巡船水手卢意即郭平,查出赴关报验之香山郑亚二生果船内有白烟土四包,欲行解究。郑亚二密向央求,送给洋银三圆释放。五月初五日,又同卢意查出李亚养猪船内有烟土三个,得银二圆。五月初十日,查出莫亚兴菜船内有烟

土六个,得银四圆,均经放行。此外陆续查出不识姓名客船烟土四五次,烟土多少不等,每次约得银二三圆至八圆不等,随时卖放。计共得银二十余两,该犯分六成,卢意分四成花用。卢意旋因患病辞退,另雇水手著充。至十二月内,经粤海关监督臣豫坤察有情弊,勒令换班。十九年正月初八日回省,豫坤面加究诘,该犯言语支吾,未据供吐,随即斥革,送交臬司转发广州府审办。以上情节均据该犯等供认不讳。惟谭升与谢安仅称彼此相识,不认勾串情事。其未获之卢意即郭平、马老六二犯,谭升坚称素不认识,即谢安亦只供在澳门大马头曾与马老六识面,并未与之同伙,亦未闻马老六当过长随。卢意即郭平,实止充当水手,并未当兵。诘以开设琪华馆及长龙、三扒、快蟹等船盘运烟土,得受窑口华艇赌馆娼寮花票各项规银,包报妈阁烟税,并给文武衙门使费,委员规礼等弊,该犯等坚供并无其事。

当又严加推究,据谭升供称,伊与章亚华迭次贩烟,均系零买零卖,得利即售,不使占搁本钱,无须馆屋囤宿。若置有各项载烟船只,自不能不靠岸湾泊,何无一人看见?且伊革役已久,谁肯给予规银,更无将各项税规使费交伊包揽之理。况得规之罪比贩烟为轻,伊既承认兴贩鸦片,何必转赖轻罪?实无受规收税办费买赃等弊。又诘,据谢安供称,税银系国课正项,征收若干,逐日具报,无论如何胆大之人,断不敢将鸦片公然报税。伊因充役巡查,乘间卖放,正恐关口委员与附近文武衙门查知,那敢明目张胆馈送使费。水手卢意患病辞退之后,实不知其踪迹。马老六仅一认识,并非同伙,如果一同作弊,伊已自行认罪,何肯代人隐瞒各等语。其谭升兴贩次数,同伙姓名及谢安贿纵银数,均经再三究诘,加以刑讯,矢口不移。并提讯关口委员旗营防御徐怀懋,据供奉派在关照料,得领薪水,足敷实用,何敢丧心昧良,营私干咎?并具亲供呈送。核与查访相符,似无遁饰。

查旧例载: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近

边充军。兵役借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等语。此案已革弓役谭升起意兴贩鸦片，虽久经歇业，未便稍为宽贷。已革巡役谢安，在关查出鸦片，得银纵放，即与兴贩无异。该犯等事犯到官，虽在未奉新例以前，惟现当查办鸦片吃紧之时，若仅照本例拟军，尚觉轻纵，谭升、谢安均应于兴贩鸦片烟，发近边充军例上，从重发遣新疆，给兵丁为奴。谭升虽供亲老丁单，情节较重，应不准其留养。得受银两，照追入官，琪华赌馆早经查封。关口委员徐怀懋讯无得受馈送，应与业经病故之澳门县丞弓役樊昌及开赌办结之杨贻标，俱勿庸议。

澳门为华夷杂处之区，现虽查无窑口及长龙、三扒、快蟹等艇运送鸦片，其分赃买赃受规收税商办使费各款虽亦查无确据，仍不可不杜渐防微。臣现会同督臣抚臣移咨粤海关监督，并责成澳门同知督同香山县及澳门县丞随时严密访查，如有前项弊端，立即认真拘拿，据实惩办。其有娼寮赌馆及窝藏匪类之华艇，并即分别封拆拿究，以靖地方。马老六虽非同伙，然曾在澳门混迹居住，于鸦片必有所犯，应与逸犯卢意即郭平等一并严缉务获，另行究办。此次项[罪]犯，由该管官拿解，应请免其参处。

除录供咨部外，所有审明定拟缘由，谨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朱批：该部议奏。钦此。

二四〇、山东巡抚托浑布遵旨奏复 海口防缉鸦片章程折

十二月初八日(军录)

山东巡抚臣托浑布跪奏，为遵旨酌议海口防缉鸦片烟章程，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查接管卷内，准兵部咨，道光十九年五月初二日奉上谕：本

日据大学士穆彰阿等议复陈銓吴淞海口商船夹带鸦片章程一折。朕详加披览,所议俱属周妥。鸦片来自外洋,全在申严海禁,而各省海口情形不同,难保奸商等不此拿彼窜。江南一省,既经明定章程,则各省滨海地方,商船出入之处,俱应一体办理。著各该督抚于所辖海口,体察情形,妥议章程具奏。钦此。当经前抚臣经额布钦遵飭司移行该管道府勘议,未及复奏。臣到任后,复经委员前往各海口查勘情形,兹据勘明禀复,并据该道府等议禀,由藩臬两司会核,具详前来。

伏查鸦片来自外洋,非由海口偷漏,不能流毒内地,是申严海禁,实为防缉鸦片烟首要关键。东省洋面三千七百余里,滨海二十二州县。登州府属之招远、莱阳、栖霞,莱州府属之潍县、昌邑,青州府属之乐安、寿光,武定府属之沾化等县,旧有海口,久经淤塞。现惟登属之蓬莱、黄县、福山、宁海、文登、荣成、海阳,莱属之掖县、胶州、即墨,青属之诸城,武属之海丰、利津,及沂州府属之日照等十四州县,海口通顺。登镇所属水师,分为南北东三汛。江、浙、闽、广商船,自南而北,径赴奉天、天津贸易者十之九,专赴东省贸易者十之一,均以东境铁槎山为表识。赴奉天、天津商船,适遇顺风,由铁槎山迤东外洋径过,不收口岸。其来东省贸易者,由铁槎山迤南,收入内洋口岸,则有胶州之塔埠头,即墨县之金家口,海阳县之乳山口,是为南汛。其由铁槎山迤东外洋,北赴奉天等处商船,有因薪水不足,或遇风涛险阻,停泊内洋者,则有荣成县之石岛、俚岛两口岸,是为东汛。其在东汛未及采取薪水,复驶至北洋随时停泊者,则有文登县之威海卫,宁海州之养马岛,福山县之芝罘岛,蓬莱县之庙岛各口岸,是为北汛。查南汛为有定口岸,商船收口卸货,向有交易行户。东北两汛,为无定口岸,本不通商,各船收口时,因红糖纸张等物为民间日用所需,间有小本行户,向该商船零星收买,虽各船入口卸货均有守口员弁照票查验,然其中兵役之贿纵,行户之勾串,种种情弊,诚难保其必无。臣就各口岸情形,

酌议稽查防缉各条,谨为我皇上详晰陈之:

一、东北两汛无定口岸,宜添委文武大员专司稽查也。查商船夹带鸦片,一经收口,即难保不与内地奸商勾串售销。然在南汛口岸,商船来往有时尚易稽查。东北两汛,无定口岸,商船因风停泊,去住靡常,且各口岸距县城百余里及数十里不等,地方官皆有应办公事,势难常川驻守东汛之荣成县俚、石二岛。惟石岛设有巡检一员,该处距俚岛百余里,鞭长莫及。北汛之蓬莱县庙岛,更属孤悬海外,无员驻守,向遇南船盛行,惟登州府派委佐杂二员,分赴该二岛巡查。此外北汛之文登、福山等县,虽设有分防巡检,专管海口,而微员稽查,亦恐难周。查登州府同知本有海防之责,嗣后每年五、六、七、八等月商船较多之时,应责成该同知,并由登州镇臣遴委都司一员会同该同知,在东北两汛各口岸,督同分防各巡检及水师巡哨武弁梭织巡查。如遇商船收口,逐船照票盘验,果有夹带鸦片,即行查拿。如查无烟土,即由该同知等验实放行,不准兵役人等借端留难。仍令将查验商船字号人名禀报臣衙门备案。倘该船在别处搜获鸦片,即将该同知等严行参处。

一、南汛有定口岸商船入口,应令印官亲诣盘验也。查南汛为江、浙、闽、广商船专赴东省贸易之所,如胶州之塔埠头,即墨之金家口等处,虽设有巡检千把等官巡防稽查,惟该船入口,与本地行户交易,卸货收帐耽延需时,内地奸匪借开行为名,外而勾结商船,内而贿串兵役,囤贩禁烟,转售渔利,皆情事所必有,仅责千把巡检微末员弁稽察,不足以昭慎重。查闽、广商船入口,每年或三五只或十余只,为数本少,即江、浙等省北来海船,亦非常有。嗣后凡有各省海船入口,应令守口巡检报明该州县印官,亲诣该船,照票盘验确实,方准开仓卸货。该印官如不亲自查验,致有夹带私贩情事,别经发觉,将该管官照失察本例加等议处。其沿海各行户,并令该州县逐一清查,取具五家连环互结,一家有犯,四家不首,一体治罪,务使内地藩篱坚固,则外来奸商不禁自戢。

一、沿海小口岸宜一体防范也。查东省洋面，除南北东三汛各口岸为江、浙、闽、广商船贩卖货物、采取薪水及守险待风，必应停泊之处外，其诸城县之宋家口、董家口，利津县之牡蛎嘴，海丰县之大沽河，日照县之夹仓口、龙汪口，及掖县境内各口岸，虽无闽、广大鸟船，而江、浙、奉天、天津等处中号海船，或贩运粮食，或贩卖腌货，及登州府属本地商渔各船，南来北往，所在皆有。鸦片烟固出自闽、广商船，而各省海船，亦难保不潜行夹带。各口岸虽皆设有巡检专司其事，亦恐微员查察不能周密，应责成青州、莱州、武定各府同知及沂州府水利通判，随时亲赴各口岸督饬稽查。如该商船等有偷运烟土，别经发觉，即将该同知通判一并参处。

一、杉板小船宜编号稽查也。查南来海船吃水甚深，势不能近岸。其起卸货物，必赖杉板小船陆续剥运。此等小船沿海甚多，进口出口，慢无稽察。该船户人微业贱，趋利若鹜，奸商啗以重利，即为偷运。此海口偷漏鸦片之大弊。嗣后应令各州县，将沿海杉板小船逐一查明，编列字号，务使早出晚归，不准常川在外。仍令十船出具连环保结，如有将奸商托运禁烟据实呈首，每烟一斤，令地方官捐赏制钱一千文。本船隐匿，别船首告，亦准照此给赏。别经发觉，除本船户照例治罪外，出结各船户照知情不首例究处，各船并追入官，以示惩儆。

一、岛屿港汊及旧有海口应饬一并查察也。查各处大小口岸，层层防堵，奸商技无所施，其势必于沿海港汊勾串岛屿居民，寄囤偷越。查各岛屿，向例止于每年冬间派员编查一次，防范似未周密。嗣后各岛居民，应令该管州县督率佐贰，随时编查。仍令该管道府，择其尤为紧要之处，分派妥员帮同稽察。每年春秋二季，再令该管同知亲往抽查一次。其沿海港汊，令该州县会同营汛，派拨兵役专驻巡防，仍将兵役姓名造册详报。如有奸商勾串附岛居民偷运烟土，一经发觉，即将该兵役等分别治罪。其招远、莱阳、栖霞、潍县、昌邑、寿光、沾化等八县，旧有海口，该地方官因已淤塞，多不

经意。潮汐消长靡常,恐海潮灌入,小舟可以暂通,难保奸商不乘机偷运上岸。亦应责令该管官随时派拨兵役查察,不得稍涉玩视,务使巡防之法密益加密,则偷漏之弊自可永绝。

一、内外洋宜令文武分查以专责成也。查商船经历海口,各地方文武同有稽查之责。遇有失察贩运鸦片烟上岸,文武例应同予参处。惟东省洋面辽阔,多系过往商船,有收口不收口之分,其已入内洋,收进口岸,与地方奸民勾串偷运,文员之责较重于武弁。若该商船在外洋游奕并不收口,私雇小船起卸烟土,文员不涉外洋,无由查察,其责实在水师武弁。查向例海洋盗案,内洋失事则文武同参,外洋失事专参武弁。查拿鸦片烟,与缉捕盗贼事异情同,嗣后内洋口岸,应以文员为专查,武弁为协查,外洋商船专责水师武弁。其有失察偷运等事,文武应如何分别参处,敬请敕部议立专条,俾文武各员责有攸归,不致互相诿卸,而专责成。

以上钦遵谕旨酌议各条,谨就臣管见所及,分晰牖陈,是否有当,伏候训示。为此恭折具奏,仰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奉朱批: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钦此。

二四一、掌河南道监察御史林士傅奏 请速办禁烟玩法官员折

十二月初十日(原折)

掌河南道监察御史臣林士傅跪奏,为粤、闽两省鸦片烟案内骫法职官,既经破案,久未定狱,请旨严饬迅速究办,以肃法纪而昭炯戒事。

窃惟广东、福建两省鸦片流毒,至于陷溺沈痼。其外煽由于夷匪;其内蠹则在汉奸,欲严夷禁,先治汉奸,固一定不易之理。而以职官而为汉奸,奸莫大焉。查本年广东省有守备蒋大彪、伦朝光,

经派巡洋拿获贩烟运银人犯，侵匿纵放一案，福建省有把总林和国巡船包运烟土，枪伤岸民一案，均经各大吏奏明申办在案。

伏思此两案不肖各员，以行法之人为執法之事，或则婪赃舞弊，甚则戕害平民，坏法乱纪，至于此极，殊出情理之外实为罪恶之魁。现当功令森严，行法伊始，惩一戒百，正在此时。乃两案俱经数月，未见奏结，似此巨奸大慝，日久稽诛，无以彰国法。万一迟延时日，该犯等或监禁病故，或畏罪自尽，幸逃显戮，无以快人心。案悬日久，奸诡之徒易于设法弥缝，淆乱是非，无以昭信谳。现在申严夷禁之时，不亟办汉奸，无以慑夷志。应请敕下各该省大吏将此两案迅速审拟具奏，更祈皇上敕法严惩，于罪干大辟者加以梟示，于罪应发遣者先以枷号，宣示沿海地方，俾在事官吏触目警心，不敢更为執法之事，官吏不敢執法，然后有以治兵役，兵役不敢執法，然后有以治平民。务使奸徒无所观望，而聋瞶者迷途速返，汉奸早一日敛迹，则夷禁早一日肃清矣。

事系目前惩创急务，恭折敬陈，伏乞圣鉴。 谨奏。

二四二、顺天府尹曾望颜奏请封关禁海 断绝对外贸易并设法剿办折

十二月初十日(原折)

臣曾望颜跪奏，为夷情反复，请封关禁海，设法剿办，以绝覬覦而清弊源，敬陈管见，仰祈圣鉴事。

窃鸦片流毒中外，几于不可救药，仰赖我皇上乾纲独断，敕部臣议立重典。各督抚尽力搜拿。一年以来，内地民人咸知警畏，现在戒除者十已有八九。又特命钦差大臣驰赴广东查办海口，初至之日，夷人震慑天威，呈缴烟土二万余箱，出具不敢再来甘结，似该夷亦甚恭顺，当无意外之患矣。乃臣闻啖咭喇夷目律义，于本年各国新来之船拦截外洋，有烟土者，不令呈缴，且时以兵船入内洋

游奕,敢与官兵接仗。是该夷前次出具甘结,只系具文,其意实希图掩饰一时。俟钦差大臣离粤之后,仍载烟土来与内地奸民售卖,其诡诈已可概见。迨见查禁严紧,烟土不缴不准入口,彼遂肆其狂悖,不遵约束,竟敢放炮伤我弁兵,其罪已不容诛。然闻其货船数十号犹在外洋之尖沙嘴停泊,观望不去者。彼其意谓粤海关税百数十万,料在事诸臣将必顾惜国课,或可委曲相从耳。不知我天朝富有四海,物产丰饶,岂借该夷区区之税以资用哉!惟该夷所需以为命不可一日缺者,乃中国之大黄茶叶。臣愚以为,今日要策首在封关,无论何国夷船,概不准其互市。彼百数十船载来之货,久不能售,其情必急,而禁绝大黄茶叶,不令商民与之交易,更有以制伏其命,彼未有不惧而求我者也。

或谓奸夷蓄谋已久,大黄茶叶其从前所运去者,足资十余岁之用。不知大黄或尚可久藏,若茶叶存至二三年,未有不泄气霉变而不可用者也。或又谓不遵约束止啖咭喇夷人,其他国夷船尚可准其互市。不知夷船贩运鸦片,无国无之,若听他国夷船互市,安知其不将载来烟土寄顿啖咭喇船内,如从前零丁洋寄顿趸船之故习?而载彼货入口,载我大黄茶叶出口,安知其不为啖咭喇转运乎?应请皇上明降谕旨,凡有夹带鸦片夷船,无论何国,不准通商。俾中外臣民咸晓然于圣意所在,誓绝鸦片来源,力除锢习,区区关税固不难悉予豁除也。

关既封矣,然使海禁不严,则关犹不封也。臣闻沿海各省洋面,盗贼未尽肃清,而广东向有一种快蟹船,专务走私。当华夷通商之日,该匪等尚敢肆行无忌,近闻查拿鸦片严紧,亡命之徒率皆驾驶快蟹船出洋,抢劫客商,私载米面接济奸夷。若不亟为剿灭,则该匪等将为奸夷所诱,悉听其用,酿成大患。应请旨下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奉天各督抚将军提督,严飭舟师,务先将海盗剿捕尽绝。一面拣派镇道大员,严查海口。除口内往来船只不禁外,其余大小民船,概令不准出海,即素以捕鱼为生者,亦止许在附近

海内捕取。倘查有借名影射,私行接济夷船者,立拿正法,其弁兵得规包庇者,一体治罪。

再,查明沿海各山有淡水可取之处,专派弁兵把守,不准夷船往汲。其近海村庄居民,令各团练乡勇自为防守,凡有夷人上岸,即行攻击。有私通者,严治其罪。不独广东一省宜然,凡沿海各省俱宜如此严密,则该夷接济之路既绝,樵汲又且不通,彼亦应悔罪而俯首听命矣。

倘犹观望不服,敢于抗拒,彼所恃者,以其船身高大坚厚,炮大迅利,习惯重洋,我舟师远出剿捕,恐不得力耳。不知该夷狡诈桀骜,平素藐视官法,不遵约束,粤省兵民久已志切同仇,人人欲得而甘心之,只因历任督抚虑开边衅,严禁兵民不准与较,遂隐忍以至今日。臣愚以为,我主彼客,我岸彼船,不必令舟师远出与之对仗。该夷既绝通商,又鲜接济,势不能久泊外洋,将必仍入内洋游奕窥探。我更以舟师诱之使入,预为召募沿海居民之善能泅水而又有胆力者数百人,使之夜间分队潜往,直上其船,乘其不备,痛加剿杀,或预设火船数百只,亦令善泅水者,驾以乘风纵放,而以舟师继之。并先示谕兵民等,有能擒获夷船者,即将该船货物全数给赏,则无不踊跃争先,彼奸夷亦何所恃而不恐乎?可否请旨敕下钦差大臣、广东督抚相机而行,设法剿办,该夷人当未有不畏惧而求我者也。然后察其果能诚心悔罪,再行奏恳天恩,准其通商互市,仍将大黄茶叶等货定为限制,无许逾额多运,以为箝制之法。倘再有夹带鸦片潜入内地,即一面照新例惩办,一面仍禁绝互市,庶以杜其覬覦之私而永清积弊之源。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二四三、顺天府尹曾望颜奏请议定对澳门 贸易章程并保结不夹带鸦片片

十二月初十日(朱折)

再,查寄居香山县属澳门之西洋夷人已二百余年,世受天朝抚绥,该夷止以贸易为生,别无产业。若因禁绝暎咭喇等国互市,并不准其通商,诚恐该夷无以为生,非所以示体恤。若漫无限制,又难保该夷之不私为暎咭喇等奸夷贩运。应请自今以后所有澳夷互市货物,亦定以限制,不准逾额。如查该夷现有与各外夷私运接济情弊,立将澳门商民撤退,概不准其互市。

臣再思将来善后事宜,暎咭喇等国夷人果其悔罪输诚,并责令该澳夷为之保结,倘仍有夹带鸦片而来者,除将奸夷照例治罪不准互市外,并将该澳夷禁绝贸易,驱逐回国。如此严定章程,该澳夷室家妻子久居内地,未有不自顾惜而敢于违抗者也。

可否请旨敕下两广督臣,妥议章程,著为定例,伏候圣裁。谨附片具奏。

二四四、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奏谢赏给 法福灵阿巴图鲁名号折

十二月十一日(军录)

广东水师提督奴才关天培跪奏,为叩谢天恩事。

窃奴才于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在虎门洋次,准钦差大臣臣林则徐、两广总督臣邓廷桢咨开,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十一月初八日奉上谕:此次攻击夷舡,提督关天培奋勇直前,身先士卒,可嘉之至。著赏给法福灵阿巴图鲁名号,仍交部从优议叙,以示奖励等因。钦此。奴才跪读之下,感激涕零,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

恩。

伏念奴才质本疏庸，胸无韬略，仰沐天恩超擢，俾督粤海水师，防边是所专司，驭夷尤为要务。本年钦差大臣来粤，会同督臣查办海口事件，奴才随同料理。几及一年，倭夷反复靡常，辄敢逞其凶狡。奴才率师迎敌，愤激万分。仰赖圣主天威，击败夷舡，即时遁驶，恨未歼其鳄族，方抱愧于蚁忱。乃蒙肇锡嘉名，复荷优加甄叙。恭宣宠命，书牙纛以增辉；渥祺恩波，与珠瀛而并永。循例而荣彰翠羽，倍沐隆施；批章而奖出丹毫，愈难仰副。奴才惟有更加勤奋，益矢赳桓，勉策戎行。俾悉夫貔虎，力攻小丑，当共效夫鹰鹯，以冀稍报高厚鸿慈于万一。

所有奴才感激惶悚下忱，敬谨缮折叩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廿年正月廿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二四五、江南道监察御史蔡家珩奏请严饬各省 水师提督查办弁兵买放鸦片折

十二月十一日(原折)

江南道监察御史臣蔡家珩跪奏，为水师兵弁买放夷船，代运禁物，请旨严饬查办，以清流弊而绝根株事。

窃鸦片烟为害既久，各省严拿俱有成效。臣闻钦差大臣林则徐在粤查办一切，甚有把握。现在夷民俯首，是即根株将绝之机也。然粤省方力而除之，而他省且宽以纵之，恐欲绝而犹有未能。查福建烟土，向从广东潮州陆路运至漳、泉，嗣因查拿甚密，陆路难行，遂有泉州奸民王略等勾通夷船，串同水师兵弁，将夷船烟土由哨船代运漳、泉。每值哨船四出，名曰巡洋，其实则于中取利，出则运私货于台湾，入则运烟土于内地。且有得贿甚多，包送各处交代者，其流弊安可穷耶？

今王略虽经正法，而各弁兵习惯如故，恬不知改。闻本年夏秋之间有粤省夷船数只，满载烟土逃往闽、浙，而水师兵弁仍前买放代运，是查拿鸦片者，即夹带鸦片者也。此等情弊，在督抚或因洋面宽阔，鞭长莫及，未能备悉，而各提督近在海滨，专司其事，亦得倖为不知耶？夫严查地面吸食鸦片者，各州县官之责，所以穷其流也；巡查洋面夹带鸦片者，各水师营之责，所以绝其源也。其源未绝，而其流又安可穷乎？况夷民诡诈非常，当此之时，彼必从中暗计，以为虽阻于彼，犹通于此，是其渔利之心一息未泯，即其为害之物一日未除。此其机甚微，而其所关者益大矣。应请旨飭令各省水师提督一体访查，如有买放代运等弊，立将该弁兵从重治罪。倘各提督回护兵弁，不肯参办，或别经发觉，即将该提督一并严惩。如此不分畛域，协力同心，共相机宜，一鼓作气，在粤既得手臂之助，而奸夷私贩无隙可入，有犯必惩。夷人于此，其胆丧，其心灰，其望绝，而根株自可以净绝矣。

是否有当，伏乞圣鉴，为此谨奏。请旨。

二四六、和阗办事大臣达明阿奏为和阗 地方呈缴烟土分别定拟情形折 十二月十三日(军录)

奴才达明阿跪奏，为和阗民夷人等首缴鸦片烟土烟具，分别定例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叠奉谕旨，严禁鸦片烟暨部颁新定章程，当即出示晓谕，并严飭该管员弁、伯克，一体遵照办理在案。嗣准叶尔羌参赞大臣恩特亨额来咨，转奉谕旨：新疆与内地情形不同，新定章程如有格碍难行，应酌量变通之处，悉心体察，妥议具奏。钦此。奴才体察，和阗地处边隅，并未接壤外夷，其往来贸易民回，如有夹带烟土入境，以及吸食之人，一经查获，均可遵照新定章程分别办理，并

无格碍难行之处,随即咨复叶尔羌参赞大臣汇奏亦在案。

奴才伏思和阗地方,东南两面均系雪山,本不通外夷,边界东北有草地捷径可通阿克苏之浑巴什河,业经特派妥员驻守,以防偷漏。惟西北一带军台直通叶尔羌大路,前因叶尔羌查拿鸦片烟犯甚为严紧,难保无不肖之徒希冀和阗地僻,可以潜藏夹带烟土,窜入境内,当即严飭军台弁兵,在于台路要隘随时盘诘,一面飭令该管员弁伯克晓谕民夷人等,如有窃藏烟土之人果能自首呈缴,准其免罪,倘竟怙恶不悛,即行查拿,以凭究办去后。兹据城守营千总周鼎报称,有民人吉子午、郭玉、马宗茂、王士孝、韩玉林、何家宁、魏时中、胡金青、姚恺、刘甲等十名,畏罪自首,各投首烟具一件。又民人何天忠、侯鹏翱、王进成等三名,各投首烟具一件。该千总复加搜查,该民人吉子午等十名房内并未藏有烟土烟灰,而何天忠等三名闻该千总搜查,何天忠投首弃埋烟土十一两;侯鹏翱投首弃埋烟土十三两;王进成投首弃埋烟土八两。并据阿奇木伯克迈玛特爱考斯稟称,有安集延呼岱达沙木沙迈玛特陆续首缴烟土五百四十余两各等情,稟请核办前来。奴才当堂验明,将烟土烟具先行加封贮库,俟续有查出,一并如法销毁。复亲提该民夷人等,讯及首缴烟土烟具情形,核与该千总阿奇木等稟报相符。

查新例内载:鸦片烟案内人犯,如有事未发而自首,比照犯罪自首律,准其免罪。闻拿投首者,于本罪上减一等科断。又夷人带有鸦片烟土入口图卖,如于限内自首,将烟土全行呈缴者,免其治罪各等语。此次民人吉子午等十名于事未发之先将吸烟器具全行投首,应照例免其治罪。民人何天忠等三名先仅投首烟具,并未将烟土一并呈缴,虽经弃埋,有意潜藏,迨至搜查,始行缴出,究与闻拿投首者无异,应于本罪上减一等科断,由奴才审明定拟,咨明刑部完结。至安集延呼岱达沙木沙迈玛特本系蠢尔外夷,未及遽知禁令,经阿奇木伯克晓谕,即令其所约夷回,将囤积烟土缴出,尚属恭顺。可否照新定章程,如于限内自首者,免其治罪之处,出自天

恩。奴才仍当随时访察,尽绝根株,断不敢稍有懈弛,以仰副我皇上慎重边陲,力除积弊之至意。

所有奴才收缴烟土烟具缘由,理合恭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奉朱批:钦此。

二四七、江南道监察御史陆应谷奏请 于滇省近边要口稽查烟贩折

十二月十七日(原折)

江南道监察御史臣陆应谷跪奏,为请旨严禁贩烟夷地,以重边防而祛积弊,仰乞圣鉴事。

窃思鸦〔片〕烟流毒为日已久,荷蒙皇上好生爱民,颁行新例严禁,寰宇内外宜无不湔洗旧习,从风向化矣。但南北各省之烟皆来自外洋,而川、黔边地之烟多来自云南。云南数年以来,栽种罌粟,熬浆作烟,近经督抚严行查铲,民稍畏法。惟是滇省界连夷地,地方各官虽禁内地不种罌粟,不能禁边夷不种罌粟。滇省西南一带,如普洱府南界阿瓦,永昌府西界神护关、南界孟定、云州、界连猛甸、湾甸,该处天气和暖,土地肥饶,遍种罌粟、熬烟售卖。内地奸民托名贸易,勾结四川囑匪,或三四十人,或百十人不等,结党成群,每人携带扑刀、矛头、手杖,前往夷地贩烟,冲关夺隘而出。汛地千把兵丁不过数十人,墩房哨卡兵丁不过数人,往往畏其凶横,不敢盘诘。地方官又虑失察处分,置若罔闻。本处回民恶少,复纠众夺烟,以至争斗杀伤,酿成巨案。本年猛緬械斗一案,杀人至五百余名,闻即系湖广客民勾结川匪所为。此等烟匪往来有必由之道,通夷有必出之口,其由外夷贩烟入内要口,如永昌府之龙陵、施甸,腾越州之龙川江,普洱府之思茅,永平县之漾鼻,大理府之弥渡、下关,景东厅之猛统中所。其由滇省贩烟入川要路,如永北厅之旧衙

平,昭通府之牛街,鲁甸武定州之元谋、马街等处,确有可查。若不急为惩治,窃恐遗害滋深。

臣以为,欲绝外夷之烟,必绝内地之贩;欲禁烟贩之通夷,必先禁川匪之入滇。相应请旨飭交云贵总督,于四川入滇要路严加稽查,于滇省近边要口认真防堵。庶烟贩无从偷渡,而边境借以肃清矣。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谨奏。

二四八、闽浙总督桂良等奏报闽省

现在查禁烟犯情形片

十二月十八日(军录)

再,闽省地处海洋,界连粤东,鸦片之来既易,而民间沾染之风亦较甚。臣吴文熔抵任后,叠飭所属严密查拿,计自本年六月起至今止,先后据各属报获兴贩开馆吸食等案六十二起,共获烟土烟膏五万四千余两,人犯二百余名,内生监及差役民壮七名,分别严飭究惩,已据臬司结十余起。此外,未结各起,臣等现飭赶紧审办。除通夷要犯,情罪重大者,随时奏请皇上训示办理外,其余罪在遣军以下各犯,即遵照定例咨部核办。现在体察各属情形,吸食者多知悔戒,兴贩者亦渐敛迹,然究未能扫除净尽。臣等惟有严飭各属设法查拿,不遗余力,务期有犯必惩,以仰副我皇上除害务尽之至意。

所有现在查办情形,臣等谨合词附片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朱批:认真勉力,尽绝根株而后已。钦此。

二四九、闽浙总督桂良等奏请将玩视 重案之顾墉发往军台折

十二月十九日(军录)

闽浙总督臣桂良、福建巡抚臣吴文熔跪奏，为审明受雇贩运鸦片人犯，及被夷人强逼奸宿民妇，分别定拟，并将玩视重案，致要犯远扬之原参已革代理知县，请旨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以示惩儆，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前代理晋江县知县顾墉，讯详营获贩运鸦片之施土一名，据称供认不讳，其前赴夷船之民妇吴勤娘一口，并未就营禀究出实情，朦请保释。经臣吴文熔以该代理县恐有得规庇纵情弊，会同前署督臣魏元烺恭折参奏。钦奉上谕：魏元烺等奏请，将疏纵要犯之代理知县革职提审一折。福建代理晋江县知县、泉州府经历顾墉，于营弁拿获通夷犯妇吴勤娘交审要案，并不严向根究逸犯下落，迅速掩捕，率请保释，朦混具详，实属玩视要案。顾墉著即革职，交该署督等提同现犯，严审有无贿纵情弊办理。仍著严缉逸犯施金等，务获究办。并著讯明各犯，由何处出口，兵役人等是否贿纵，一并究办。该部知道。钦此。钦遵。飭拿逸犯施金等务获解究去后。

旋据署晋江县保恩以施金等业已远扬，骤难弋获，先将施大、吴勤娘二名口同烟土解省，并据该参员顾墉赴省投到，飭司确讯，并据按察使常恒昌会同布政使吴荣光督同福州府知府戴嘉谷审拟详解前来，臣等随亲提研鞫。缘施土籍隶晋江县，与在逃之施大同族无服，施大置有渔船一只，雇该犯施土与逸犯施庭、施触、施祭、施刑帮作水手，在沿海采捕。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有素识在逃之蔡华闻知梅林外洋驶至夷船一只，带有鸦片烟土，起意贩卖图利，往向施大等告知，交给番银三百圆，托令前往代买，许给船钞八千文。施大等应允，即于是夜驾船，由僻处出洋，二十七日黎明时候

驶至夷船旁边,施大携银过船,买得烟土二十五块。又吴勤娘即侯吴氏,系晋江县民妇,于五月二十六日由石狮乡母家回归深沪乡夫家,走至沙冈地方守候渡船,适遇认识在逃之施金船只驶至,向吴勤娘问知情由,声称伊船即欲开往深沪乡生理,邀令搭坐,吴勤娘信以为实,随即上船开行。詎施金将船驶至梅林外洋,至夷船边停泊,施金走上夷船,旋携鸦片烟土两块回至本船,令吴勤娘赴夷船卖奸,吴勤娘不允,施金即将吴勤娘硬拉过船,时已天晚,当有不识姓名夷人将吴勤娘拉至后舱,强逼奸宿。至二十七日黎明,施金邀吴勤娘回船,吴勤娘与施金不依哭闹,时有金门营弁兵前往驱逐夷船,该夷船当即开驶远去,施金与施土等两船亦即驾逃,该兵船瞥见追捕。施土等驾船逃至沙冈海边,施金与施大等各拿烟土,同船内舵水人等上岸逃逸,将该犯施土同剩下烟土二百余两,暨该民妇吴勤娘及小船二只拿获,解往金门镇。臣竊振彪查讯咨报,将小船二只就地烧毁,人犯烟土发交晋江县审办。代理知县顾埴提讯施土,供认受雇代运烟土。吴勤娘因顾惜颜面,供止搭坐施金船只回归夫家,未将被夷人逼奸实情供吐。该代理县并不悉心研鞫,情将吴勤娘保释了事。

经臣吴文熔会同前署督臣魏元烺,将该代理县参奏。钦奉谕旨革职提同严审。遵即行提人犯到省,由司讯明详解前来。臣等亲提研鞫,各供前情不讳。严诘施土,坚供伊等实由沿海僻处驾船出洋,守口兵役委无贿纵情事。吴勤娘亦坚供实被施金诱出外洋,硬行拉赴夷船,被夷人强逼奸宿,并非听从卖奸,先被营获讯问,未供详细,嗣发县提审,因施金已逃,顾惜颜面,是以未将逼奸情由吐出,今已供明,止求严拿施金究办。诘讯参员顾埴,亦称当日委因吴勤娘止供搭坐施金船只回归夫家,未将被夷人逼奸实情供出,是以详请保释,实非得规庇纵。反复推鞫,各供不移,案无遁饰。

查例载:兴贩鸦片烟船户,杖一百,徒三年等语。此案施土与

逸犯施大等受雇驾船出洋,代蔡华前赴夷船买运烟土,殊属玩法!该犯事犯在道光十九年六月初二日闽省未奉新例以前,自应仍案(按)本例问拟杖。施土合依兴贩鸦片烟船户杖一百徒三年例,拟杖一百,徒三年。惟蔡华等在逃未获,据供仅止受雇代买烟土,难保无避就情事,应请照例监禁,俟缉获逸犯质明办理。吴勤娘讯被夷人强逼奸宿,并非听从卖奸,应免置议,交属领回。逸犯施金胆将内地妇女诱出外洋,复强拉过船,与夷人奸宿,不法已极。该参员顾埴当营获解讯之时,如果立即究出实情,迅速跟拿,该犯施金何致远窜?乃颛预迁就,率将吴勤娘保释了事,以致要犯施金日久远扬,未能弋获,实属玩误要案,未便以尚无贿纵情事,稍为宽宥。应请旨将已革前代理晋江县事、泉州府经历顾埴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以示惩儆。起获烟土,案结销毁。失察施土等偷越出洋之地方文武,另行照例查参。逸犯施金、蔡华等仍飭严缉务获另结。

除备录全案供招咨部外,合将申明定拟缘由,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议复施行。谨奏。

道光二十年二月初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五〇、两广总督邓廷桢奏为续阅各营因公到省官兵分别办理情形折

十二月十九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邓廷桢跪奏,为陆续阅过各营因公到省官兵,分别办理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粤东海疆重地,武备宜严。臣于十五年腊底到任后,体访通省营伍情形,率因校阅定以四年,总督未能时加考察,以致各营操演未能一律认真,即创立随时轮替考核章程,以冀事归核实。曾将阅过各营因公到省各官兵优劣黜陟缘由节次附片奏报在案。本年因会同钦差大臣时赴海口查办夷务,离署之日较多,每于回省之

时,遇有因公来省弁兵,仍复示期校阅,未敢稍懈。

查自本年正月起截至封印日止,陆续阅过臣标及各标镇协营官弁,共五十六员,兵丁二百八十名,综记马步箭准头数在七成以上,弓自六力开至十二力,腰臂舒展,拉放尚多合度。鸟枪准头,合计将及九成。官弁中技艺优娴者当予记名拔补,或酌赏银牌。其弓马稍疏,而年力尚可造就者,勒限勤加练习,以凭复看。内惟署肇庆协中军都司事、该协左营守备苗振纲,人本中平,箭太无准,应请旨降为千总;廉州营外委千总陈赞尧步箭全空,应降为额外;平海营候补外委王聚伍步箭荒疏,应降为战兵。以上各员弁,先据该管上司揭报,经臣查阅相符,另行咨部办理。苗振纲所遗肇庆协左营守备,系陆路部推之缺,应听部臣推补。其各兵丁亦经详核优劣,分别记名奖赏或棍责限习,并递行降革,以除滥竽糜饷之弊。所阅兼习鸟枪官弁共三十四员,手法俱已纯熟,准头视前较优,均经赏给银牌,用示奖劝。

伏念国家修明武备,原期用作干城,纪律既贵精严,习染尤宜湔涤。方今鸦片之嗜,习为故常,弁兵虽有稽查,岂能信其尽皆守法?是以臣于夏间奉到新例时,即通飭各镇协营痛加沙汰,该将备等自知处分甚重,均尚严查重办,不敢瞻徇纵容。臣仍于当场留心察看,所有阅过官兵,覘其气色力量,率皆精壮结实,不至入于下流。

惟通省弁兵以终岁计之,臣所及见者不过百分之一二,其余未能亲见者甚多,除再多方访察,一有风闻即行调验,据实惩办外,所有陆续阅过因公到省官兵分别办理情形,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奉朱批:依议。钦此。

二五一、喀什噶尔领队大臣富兴阿奏

喀什噶尔查办鸦片情形折

十二月十九日(军录)

奴才富兴阿跪奏,为喀什噶尔查禁鸦片烟情形,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接准部颁新定严禁鸦片烟章程三十九条,并叠奉上谕,跪读之下,仰见我皇上痼疾在抱,欲为天下除此大患,曷胜钦感。奴才窃思鸦片烟流毒日深,自应从严惩办,以期尽绝根株,当即出示晓谕军民夷回人等,并严飭所属文武员弁及阿奇木伯克一体遵照,严密查拿究办。嗣据署喀什噶尔印房掌印章京连德、帮办印房章京索洛、城守营游吉(击)崔连魁呈报,在于本城拿获兴贩吸食鸦片烟之民人李荣兴等计七案,共搜出烟土烟膏四百余两,烟枪六杆。奴才随时飭令审讯明确,照例分别定拟治罪,所有搜出烟土烟具等物,随时销毁,业经咨部在案。又据该章京等报称,有流寓民人李忠孝等三十九名,共缴出烟土烟膏八百七十余两,烟枪三十九杆,并烟灯器具,呈送到案。奴才即传该民人等细加诘问,均各回称,向系被人引诱吸食鸦片烟,近闻出示严禁,俱各畏惧,今已改悔,所有旧存烟土烟膏并烟枪器具,情愿呈缴。奴才查新例,内载:鸦片烟案内如有事未发而自首者,照犯罪自首例,准其免罪,所有呈缴烟土烟膏烟具之民人李忠孝等,系于未犯事之先自首改悔,自应照依新例,免其治罪,并严飭该民人等,嗣后不准再犯,如违加等治罪。

奴才窃思喀什噶尔为极边扼要之区,近来贸易商民日众,外夷贩货进卡络绎不绝,必须严禁外夷夹带之弊,方能断其根源,当即谕飭阿奇木伯克作霍孜随时严查。兹该阿奇木伯克报称,转据贸易安集延头目呼岱达努鲁巴依回称,我们闻得查拿鸦片烟甚紧,狠

(很)为害怕,随即寄信浩罕伯克,嗣接回信,既奉天朝查禁鸦片烟,其所属各部落安集延业经浩罕伯克通行晓谕,嗣后不准夹带烟土进卡等语。我呼岱达即派妥靠夷目卡塔、阿拜都拉二名,在于卡内贸易,安集延处随时稽查。所有现在查出夷商带来烟土二千二百六十六两,情愿全行呈缴,恳免治罪。奴才随即面谕该夷头目呼岱达等传知卡外各部落夷人,嗣后贸易不准丝毫夹带烟土,倘有违犯,照例治罪。该夷等听闻之下,均各碰头,口称现蒙大皇帝天恩,法外施仁,我们以后贸易,再不敢夹带烟土等语。奴才体察该夷头目呈缴烟土情词,尚属恭顺。所有安集延呼岱达查出夹带烟土之夷商,可否即照新例,如于限内自首,将烟土全行呈缴者,免其治罪之处,出自皇上天恩。奴才随将呼岱达并民人呈缴烟土烟膏烟具等物,照例封贮官库,俟明年参赞大臣恩特亨额移驻喀什噶尔之日,再当公同销毁,以昭核实。奴才仍不时严飭文武员弁并阿奇木伯克等,在于所属各处严密查拿,务期尽绝根株,以仰副我皇上慎重边陲之至意。

再,奴才载奉纶音,以新疆与内地情形不同,新定章程如有格碍难行,应酌量变通之处,著奴才等悉心体察,妥议具奏等因。钦此。

奴才谨按喀什噶尔情形悉心体察,与参赞大臣会议咨商、连衔具奏外,理合将现在查办鸦片烟情形,缮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五二、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报续获 鸦片烟案实数并现办情形折

十二月十九日(军录)

臣林则徐、臣邓廷桢、臣怡良跪奏,为粤东查办鸦片续获人烟

枪具,确核实数,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粤东查拿鸦片,节经臣等将所获人烟枪具确数,恭折奏报在案。兹自本年九月十一日起至十二月二十日止,共计九旬,据水师员弁先后报获烟案二十五起,人犯二十二名,烟土六千八百七十两零二钱,烟膏二十六两一钱五分,烟枪四枝,烟锅一口。陆路地方文武报获烟案一百五十九起,人犯二百零九名,烟土一千六百四十一两二钱二分,烟膏三百九十五两六钱五分,烟枪九十二枝,烟锅三口。又陆续捞获及民间首缴烟土一万四千二百五十九两八钱四分,烟膏六十五两三钱七分,烟枪一千七百二十八枝,烟锅八十八口。总计烟土烟膏二万三千二百五十八两四钱三分,烟枪一千八百二十四枝,烟锅九十二口。解省各犯,均经随时发司审办。起获烟土烟膏枪具,酌量距省远近,分别飭令解省解道,监视验烧,核无偷换情弊。

伏念鸦片来从夷埠,实为泛滥之源,而屯贩不少旧藏,吸食复多夙瘾,清源固所当急,截流亦不宜宽。现在暎国夷船业已奏明封港,臣等仍兜擒渔蟹诸艇之潜买,堵截东西两路之分销,节节加严,冀清来路。至内地屯积,以沿海各县为多,熬土成膏,取携尤便。除关津渡口处处稽查外,其村庄奸匪藏匿居奇,一有风闻,即由省派委干员星夜驰往掩捕。至吸食之犯,戒者固多,而癖等嗜痂,舍生弗顾者,亦尚不免。臣等现又以新例予限一年六个月,限满不知悔改,一概拟绞。广东应于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奉文起限,光阴荏苒,已过半年,此后受病愈深,为期愈促,求生不得,虽悔何追等语,刊刻告示,遍贴通衢,冀以危厉动其戒,或可宛转开其觉路。仍严飭各营县选差购线,有犯必拿。须知限内多拿一人,限外多活一人,以威行爱,莫善于此。不得稍存姑息之心,致蹈苟安之咎。

所有臣等现办情形,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奉朱批:一力勉之。钦此。

二五三、著惠吉等随时查拿新疆各地鸦片 兴贩吸食并栽种罌粟事上谕

十二月十九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惠吉奏拿获鸦片人犯并酌核新定章程无所格碍现飭严禁栽种罌粟一折。乌鲁木齐地方，现既缉获贩烟吸烟人犯三十余起之多，恐此外未经破获者尚复不少，著随时严拿，即照新定科条，分别究办。其塔尔巴哈台、叶尔羌等处离卡伦较近，各处夷人入卡贸易，现查有兴贩夹带情弊，著各该大臣飭属一体严查，绝其来路。至栽种罌粟，尤不可不防其渐，现已出示严禁。著该都统于明岁春融时酌量情形，或亲赴各该处周历巡查一次，或拣派亲信可靠之员前往详细挨查，如有偷种人犯，即严拿惩办，并将该地方官从严参处。该都统务当实力奉行，认真查禁，不得视为具文，倘查办不力，致有栽种吸食等弊，惟该都统是问。懍之，慎之。钦此。

二五四、著将查办鸦片不力之安徽 官员分别议处摘顶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内阁奏上谕：

程懋采奏请将查办鸦片不力各员分别惩处一折。安徽撤任和州直隶州知州善贵，著交部议处。署黟县事试用知县刘柬书，著摘去顶带，以示惩戒。该部知道。钦此。

二五五、著云贵总督邓廷楨等按御史陆应谷折内所指处所严查贩烟及栽种罌粟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一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云贵总督邓、兼护云贵总督云南巡抚颜。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谕：

御史陆应谷奏请禁夷地贩烟一折。鸦片烟流毒日深，现已颁行新例，严行禁止。惟欲绝外夷之烟，必绝内地之贩，据该御史指出，栽种罌粟熬烟售卖处所，并由外夷贩烟入内要口及由滇省贩烟入川要路，著邓廷楨、颜伯焘按照折内指出处所，严加稽查，近边要口，认真防堵，务使烟贩无从偷渡，以期边境肃清。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五六、著四川总督宝兴查明御史陆应谷折内所指各条从严究治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一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四川总督宝。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谕：

御史陆应谷奏请禁夷地贩烟一折。据奏滇省栽种罌粟熬烟售卖，内地奸民勾结，四川峒匪携带刀矛前往贩烟，往往酿成巨案等语。奸民贩卖鸦片大干例禁，若复勾结川匪逞凶滋事，尤属不法。著宝兴确切查明，严行惩办。又另片奏四川查办烟案寥寥无闻，著宝兴通飭各属，按照新例，从严究治。如果地方官视为具文，苟且从事，或意存顾忌，不肯认真，著即严加参处，毋稍姑容。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五七、叶尔羌参赞大臣恩特亨额等奏 为筹议南疆各处禁烟章程折

十二月二十二日(军录)

奴才恩特亨额等跪奏,为遵旨筹议严禁鸦片烟章程,谨就回疆各城情形,悉心妥议,会衔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准兵部咨,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奉上谕:前因鸦片烟流毒日甚,特命廷臣妥议章程……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

奴才等窃维鸦片烟积弊日深,前准部颁新定科条,业经出示晓谕军民夷回人等咸使闻知,并严飭所属文武员弁,一体遵照办理在案。兹复载奉纶音,以新疆与内地情形不同,新定章程如有格碍难行,应酌量变通之处,著奴才等悉心妥议具奏。仰见我皇上慎重边陲,立法尽善至意,曷胜钦感。

奴才等伏查回疆各城,鸦片烟一物由内地贩来者绝少,往往有外夷贸易之人夹带进卡,因而各城流寓商民潜相购买,又复贩往乌鲁木齐一带地方,转辗售卖。欲思设法严禁,必须杜夷人夹带之弊,则其源自清;绝奸商兴贩之端,则其流自遏。至于不肖之徒,或零星购买吸食,或栽种罌粟熬烟,种种流弊,在所不免,均应一律严禁,以挽颓风。奴才等各就该城情形悉心体察,缘南路各城均系回疆规条,必须画一办理,方无窒碍。奴才等会议咨商,意见相同,除与新定章程中并无格碍难行之条款仍一体遵办外,谨酌拟数条,另缮清单,恭呈御览,伏祈钦定。

再,查南路各城与北路伊犁等处情形不同,是以未与伊犁将军会衔陈奏,合并声明,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奉朱批:军机大臣议奏,单并发。钦此。

附：新疆南路各城查禁鸦片烟章程

十二月二十二日(军录)

谨将回疆各城筹议查禁鸦片烟章程分别条款，敬缮清单，恭呈御览。

一、鸦片烟之来，卡内各城向无此物，均由贸易各夷商夹带进卡，而此等夷商惟克什米尔、巴达克山音底为尤甚。从前外夷贩货进卡，官为抽税，借可稽查有无违禁之物，嗣于道光十二年善后章程，奏请将进卡贸易各部落准其一体免税，而于查验夹带私货一层未经议及，以致各夷将烟土公然贩入卡内。查叶尔羌、乌什、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四城卡伦通外夷路径者，均有绿营弁兵驻守。今拟于各城通商要路之卡伦，责成坐卡官弁，遇有外夷贩货到卡，令其点明某部落夷商若干人，驼驮若干包，粘贴小票，派兵押送来城，报明本城大臣，由该大臣转饬阿奇木伯克，传集该部落商头，眼同夷商，逐包查验。如查出夹带烟土，立即禀明核办，如实无夹带情事，验明放行，不准丝毫扰累。并著该商头出具甘结，阿奇木伯克加具印结，呈报存案。倘该阿奇木有徇隐贿纵情弊，查明严参治罪。至卡伦弁兵，只准点明货包呈报，不准开包验货，以免滋扰。该夷商运货到城，亦只责成阿奇木伯克稽查，不准官役人等从中干预，以绝弊源。

一、各城民夷人等由此城贩货到彼城售卖，向来办理章程，如系内地汉民，由城守营报明，如系外夷回子，由阿奇木报明，均由该城大臣给予路票，行至别城，亦换票前行，向不稽查货物，致有兴贩烟土之弊。今拟定各城起票章程，如系汉民贩货，饬令乡约眼同装载，如系夷人回子贩货，饬令该商头眼同装载，取具并无夹带烟土甘结，分别报明城守营阿奇木等处，方准起票放行，亦不准乡约、商头有意刁难，致滋扰累。倘有徇隐遗漏情弊，经前路各城查出，该乡约及商头一并治罪，并治城守营阿奇木以失察之咎。

一、各城幅员辽阔，路径丛杂，稽查尤宜周密。如巴尔楚克系西四城之咽喉，该处浑河渡口为商旅经行要道，应由叶尔羌派笔帖式一员，带领兵弁在彼常川驻扎。嗣后遇有西四城民回人等请领路票，赴东路各城贸易者，应于经过巴尔楚克时，将路票呈送粮员衙门，由该粮员验明，钤盖关防，再由该笔帖式查验货物。倘查出烟土，即解赴叶尔羌审办，如实无夹带情弊，立即放行，不准稍有扰累。其各城之开齐小路，如阿克苏之浑巴什河渡口通和阗草地捷径，库车之沙尔达朗地方通喀喇沙尔捷径，应由各该城大臣派笔帖式一员，带兵驻守，随时稽查，以防偷漏。

一、回疆八大城之外，如阿克苏之赛里木拜城、喀喇沙尔之布古尔库尔勒，均系通衢大道，库车之沙雅尔以及八大城之所属大小回庄，均有偏僻捷径，往往有内地民人贸易，难保无私向夷回潜买烟土偷越贩卖情弊。该城庄仅有伯克驻守，稽查恐难得力，应由各该城大臣责成该管伯克随时查察。如有商民偷向夷回私买烟土之事，立即报明本城大臣，以便派员拿究。仍由各该城大臣飭令阿奇木拣派妥靠伯克，按月赴该城庄密查一次，加结呈报，以凭稽核。

一、喀喇沙尔、库车两城，前经查获私种罌粟花之民人回子，分别奏咨办理在案。其喀什噶尔、巴尔楚克，均有屯田民人，阿克苏、乌什，均有屯田兵丁，喀喇沙尔亦有屯田兵民，以及各城庄之荒僻处所，俱有种地回子。倘查察不周，即不免有私种罌粟情事，亦宜一律查禁，应由各该城大臣责成该管文武员弁并各城庄伯克，随时实力巡查。倘有栽种罌粟花之犯，立即查拿，送官究办。由该管官查明，是否收浆制造烟土，照新定章程分别治罪。

一、新定章程内载：保甲之法，令地方官认真编查，以十家为一牌，设一牌长。如牌内之人有犯，即行举发，立法实为周妥。兹查回疆各城多系关内外流民，往来迁徙靡常，较之内地土著迥不相同，稽查尤宜严密。应由各该城大臣转飭文武员弁，将在城商民责成乡约，编查保甲，毋论铺家店户，以十家为一牌，设一牌长，取具

十家互保连环结,设立循环簿,交该管文武官专司稽查。如有烟犯,由该牌长举发,禀请拿究。倘有知情徇隐情弊,一经犯案,与乡约、邻佑一体惩办。其赴各回庄贸易商民,向由城守营发给小票,应责成该庄伯克,于商民到庄时验明票据,随时稽查有无吸烟贩烟情弊,呈报阿奇木衙门,由阿奇木转报本城大臣,以期周密。

一、新定章程内载:夷人带有鸦片烟入口图卖者,为首拟斩立决,为从同谋者拟绞立决等语。查回疆外夷诸部落进卡贸易,以及卡内回子久在声教之内,倘敢违犯天朝法度,自应一律严惩。应由各该城大臣严饬该部落商头,传谕各部落伯克,不准贸易夷人夹带烟土进卡。嗣后倘有卡外夷人再行夹带烟土进卡,囤积发卖图利,以及各城回子串通外夷,潜买烟土,囤积发卖图利,俱系为数甚巨者,即照新定章程,由各该城大臣审明,确系带卖鸦片烟首从正犯,并无冒替情弊,奏明请旨后,即交地方官督同该商头并阿奇木伯克等,将各犯分别正法。起获烟土全行销毁。各城前奉部颁夷人带烟罪名专条,业经出示晓谕。仍自前奉部文之日为始,予以一年六个月限期,如于限内自首,将烟土全行呈缴者,免其治罪。并令各城阿奇木伯克缮写回字告示,张贴夷馆。一面传集各部落夷人,剴切晓谕,以天朝现在严禁鸦片烟,尔等嗣后进卡贸易,不准夹带丝毫,倘有违犯,罪在不赦。一面饬令该商头寄信与该部落伯克夷商等一体知悉,俾得晓然于天朝法令森严,不致稍生觖望。如此明白宣示,谅该外夷等素形恭顺,必当痛自悔改,则畏法者日众,自犯法者益少,庶可仰副皇上怀柔远夷至意。

再,查道光十年刑部通行例载:南路回子有犯调发罪名者,即行刺面,酌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等语。惟查卡外部落如巴达克山、克什米尔、布噶尔、安集延音底等夷人,若所犯罪止军流,向无发遣内地之案,未便照卡内回子例,一律发遣。应请嗣后卡外诸部落夷人如系贩卖烟土,进卡为数无多,罪不致死者,均由各该城大臣随时责惩,即将该夷人交商头逐出卡外,不准再来贸易。其卡

内各城回子如系贩卖烟土，为数无多，以及知情受寄外夷烟土之犯，即按调发罪名，照刑部通行例办理。其徒杖以下罪名，仍交阿奇木伯克自行惩办。至各城职官及在官人役并军民人等一经有犯，俱自前奉部文之日起限，遵照新例，分别治罪。

一、新定章程内载：文武员弁议处、议叙之条，系照鸦片烟案所犯罪名，分别等差，但回疆与内地情形不同。内地州县衙门设有差役，专司查拿奸宄，遇有大夥匪徒，亦可会同营汛缉拿；回疆各城，惟城守营有缉捕之责，然亦只能管辖本境，势不能越境缉拿，其管理民事之章京，又未设有差役，不过专司承审。应将各城鸦片烟之案，如系缉拿不力，责在城守营；如系承审不实，责在该管章京。如果查办烟案实在认真出力，亦应将文武员弁分别甄叙。嗣后遇有应行议处、议叙之条，应由各该城大臣随时酌量情形，比照新定章程，奏明请旨。至各城庄阿奇木以下各伯克，有管理夷回之责，遇有失察烟犯，轻则奏请交理藩院议处，重则严参治罪。如果查拿烟犯实在认真出力，亦准各该城大臣酌量保奏。除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两城仍照例由参赞大臣查核具奏外，倘各该城大臣于文武员弁及阿奇木伯克等议处、议叙之条，如有参劾不公，及循情滥保情弊，应照旧例由参赞大臣随时查明参奏，以资维制。

以上各条，奴才等会议咨商，意见相同。除与新定章程中并无格碍难行之处仍一体遵办外，所有奴才等遵旨妥议缘由，谨胪列条款，合词恭折具奏，是否有当，伏乞皇上训示。谨奏。

朱批：览。

二五八、著派祁雋藻黄爵滋驰赴福建

查办事件上谕

十二月二十二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内阁奉上谕：

著派祁霭藻、黄爵滋驰驿前往福建，会同闽浙总督邓廷桢查办事件。所有随带司员一并驰驿。隆文著毋庸前往。钦此。

二五九、著祁霭藻于江苏会同黄爵滋 驰往福建查办事件上谕

十二月二十二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侍郎祁。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奉上谕：

本日已降旨派祁霭藻、黄爵滋驰驿前往福建查办事件矣。祁霭藻著俟黄爵滋行抵江苏，即会同迅速前往，所有查办事宜折件已交黄爵滋带去。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六〇、著闽浙总督邓廷桢会同祁霭藻等 严查闽省鸦片走私等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二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密寄闽浙总督邓，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奉上谕：

据御史杜彦士奏，啖咭喇夷船携带鸦片烟土，在闽省海口销售，已非一日。现当广东查办吃紧之时，福建系接壤之区，必当一律严办。闽漳、泉各处有夷船往来寄泊，水师员弁收受陋规，营弁包庇贩卖，与奸民通同勾串夷人，接济水米，水师哨船代为交易，运送鸦片各处销售各等语。鸦片现当严禁，广东不能容留，必至转趋福建，若不一体严办，则来源未绝，纹银仍不能不出洋，且由闽省浸灌各省，在所不免。现已降旨，派祁霭藻、黄爵滋驰往福建查办，并将邓廷桢调任闽浙总督。邓廷桢著会同祁霭藻、黄爵滋，将以上各款查明惩办，毋许稍有徇隐，自干咎戾。

至另折参金门镇总兵窦振彪烟瘾过深，精神不振；汀州同知齐承厚素食鸦片，喜唱昆曲，海澄县知县石彦恬吸烟怠惰，官声平常。亦著查明，一并参处。

其另片奏，请将福建巡抚暂行驻扎泉州，以资弹压。并著该督察看情形，是否可行，抑或即以该督暂行移驻之处，据实具奏。原折交黄爵滋带往阅看，将此密谕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六一、著调补邓廷楨为云贵总督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二日(上谕档)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内阁奉上谕：

邓廷楨著调补云贵总督，均著即赴新任，毋庸来京请训。邓廷楨未到任以前，著吴文熔兼署。钦此。

二六二、监察御史杜彦士奏为英船

在同安滋事应设法击逐片

十二月二十三日(原折)

再，臣闻九月二十七日同安塔仔脚地方，有夷船四只，停泊多日。该水师提督巡洋，由该处经过，因船上大炮久未施放，令兵丁先行演试。该夷船一闻炮声，登时各船大炮齐发，兵丁受伤甚众。该提督见水中攻击难期得力，内地之炮不能及远，舍舟从山上放炮，乘高击逐，自午至申，夷船始行开散。现闻该夷船尚泊附近海口，未经出洋。夷情狡诈，既敢开炮对敌，势在不能姑容，应严飭该督抚提镇，振刷精神，设法击逐。断不可因循畏葸，坐失机宜。

臣既有所闻，理合附片具奏。

二六三、著闽浙总督·福建巡抚吴文熔查明福建同安县外国船只开炮对敌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三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兼署闽浙总督·福建巡抚吴。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上谕：

御史杜彦士奏，风闻福建同安县塔仔脚地方有夷船四只，停泊多日。该水师提督巡洋经过该处，燃放船上大炮，该夷船一闻炮声，登时齐发大炮，兵丁受伤甚众。该提督舍舟上山开炮，乘高击逐，自午至申，夷船始行开散。现闻该夷船尚在附近海口停泊等语。夷情狡诈，胆敢抗拒官兵，轰击受伤，如果属实，岂可畏葸养奸，致貽后害。著吴文熔查明，据实具奏，并查该夷船如尚泊海口，即飭水师员弁相机击逐，勿令逗留滋事，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六四、著叶尔羌参赞大臣恩特亨额等严究叶尔羌等地烟土贩卖务绝根株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三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叶尔羌参赞大臣恩、帮办大臣图。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上谕：

据恩特亨额等奏，查出克什米尔巴达克山音底等部落夷商带有鸦片烟土，当经呈缴并拿获叶尔羌贩烟人犯马德贵、冯毓财等，供出积年贩卖烟土之荣吉祥、冯毓秀二名，现已飞咨乌鲁木齐等处拿解审办等语。口外各城商民杂处，现既查出烟土六万余两之多，其未经破获者恐尚不少，著即严行究办，随时搜查，务期尽绝根株，以清边境。至另片奏，克什米尔等部落素称恭顺，此次该夷商等贩

来烟土,实因奸民勾引,一闻查禁,即尽数呈缴,可否准予自首,免其治罪等语。该夷商等贪利受惑,系属初犯,准其免罪。仍著剴切晓谕,嗣后如再有携带烟土之事,即将该夷商等所带货物抄没入官,并逐出卡伦,永远不准贸易,以示惩儆。余著照所议办理。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六五、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为遵查韶州东西二关近无包庇烟匪情形折

十二月二十四日(军录)

臣林则徐、臣邓廷桢、臣怡良跪奏,为遵旨密查韶州东西二关近无吏役包庇烟匪,冒称别物报税等弊,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御史骆秉章奏,广州韶州设立东西关……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等查广东省西北一带,惟韶州府属之乐昌、乳源二县,暨连州、直隶州与湖南省之临武、桂阳、宜章等处接壤,乐昌有泷河一道,自楚西来入粤,商贾帆樯络绎,实属楚、粤咽喉,而南雄直隶州与江西省分界之大庾岭,尤为客商要路。鸦片流毒日久,率由各该处输入邻疆。臣邓廷桢曾于十七年八月间以韶关建设曲江,地居扼要,西北两路途所必经,且为镇道驻扎之所,会商前抚臣祁埴,严札责成该镇道,在于韶关上下督率员弁昼夜巡查,遇有奸徒贩运公行,或商船暗中夹带,立即拿获,从重办理。并经附片奏闻,至今两载有余。据南韶连道杨九畹,会同该镇督率各府州暨所属文武,陆续拿获烟匪区老三等九十三名,烟土烟膏共五千四百六十二两七钱,报经历次汇奏在案。

钦奉前因,诚恐吏役尚有乘间包庇欺朦情弊。因思该关系道员管理,若委府州以下人员往查,恐尚意存瞻顾。查肇罗道王云锦,秉性朴直,且韶关非其所辖,无所用其回护,臣等当即会商,密

委该道以别项公事为由,即日亲赴韶关确切访拿去后。兹据该道王云锦回省禀称,奉札遵即托词查勘基围,于出境后更换小船,扮作客商,行抵韶州,离关数里地方上岸。至东西两关街市,借买货物为名,探问该处有无鸦片可买,关上玻璃税近日征收衰旺若何?据各铺户称,各街查拿严紧,近已无烟可买,从前曾闻偷带烟土过关,有捏报玻璃片之事,缘关上查税,每物皆以铁扦戳探,惟玻璃不可用扦,故将烟土捏称玻璃,可免扦探。自杨道到任以来,凡遇官商士民各船到关,无论何项货箱,均要亲自开看,即使报称玻璃,亦不饶过。是以叠经搜出烟土,连犯拿解审办。过关之人闻知破案甚多,不敢夹带冒混,其吏役亦无从包庇纵放等语。该道王云锦复亲至两关,杂入稠人中,见客船箱只抬入官艇,令本商人眼同开箱查验,其粗重货包即用铁扦打看,每船各数十箱包不等,计需一二时方能查竣一船,办理颇为严密。惟两关俱系浮桥,查税即在江心,江外非官所能查及,而陆路山径丛杂,亦多不必由关出境,难保无零星偷漏等情。臣等查该道王云锦所禀访查情节,尚属认真,即证之前获人烟各数,似杨九畹剔弊较严,无可冒混。至江西拿获挑夫匡新求等运烟过岭一案,现据南安府移文内开:讯据彭万益供称,烟土系由各该贩捞获,捏名马老兆,雇夫运送,并无马老兆其人等语。核之该州续获彭与容、吴亚章二犯所讯供词相符,隔省文移不谋而合,其为并非由韶关偷度,似属可信。

惟除害务求尽绝;立法不厌周详。臣等现又严檄该道杨九畹,于两关查税事宜,总当亲身盘查,毋任久而生懈,于人所不经意处更须留神。并查明山僻小路可以偷越两关者,共有几处,会营设法堵缉防范。倘稍涉疏懈,续经外省拿获鸦片,究系来自韶州,或贿纵由于两关,或护送由于奸匪,即分别尽法惩办。庶水陆胥严阻截,即根株可冀肃清,以仰副我圣主除恶务尽之至意。

所有遵旨密委查办缘由谨合词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年正月十八日奉朱批：随时认真查办，切勿一查了事也。钦此。

二六六、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复议御史 骆秉章条陈整饬洋务章程折

十二月二十四日(夷务清本)

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钦奉上谕：御史骆秉章奏请整饬洋务以绝弊端一折，所有慎选洋商，严禁孳毡，并夷人久住省馆，三板夷船停泊省河，及内地洋银应与纹银一律严禁出洋之处，著林则徐、邓廷桢、怡良，并传谕豫坤，一体妥议章程具奏。钦此。臣等谨将原折公同阅看，所列五条，皆夷人与汉奸勾通弊混之事，虽系从前积习，近时业已革除，仍恐旧弊复滋，整顿倍宜严紧。谨将办过情形及现在立定章程逐条分晰，敬为我皇上陈之：

一、原折慎选洋商以专责成一条。内称：试办之商素非殷实，每向夷人借资营运，嗣后呈充新商，务须总散各商联保互查等语。臣等溯查嘉庆十八年，前任粤海关监督德庆奏准设立总商，综理行务，嗣后选承新商，责令总散各商联名保结，择其身家殷实居心诚笃者，方准承充，立法本为周密。惟因从前洋行十三家渐有倒歇，至道光九年仅存怡和等七行，前任监督延隆奏请变通招募新商，准其试办一二年，即令一二商具保承充，将各商联保之法停止。此后虽复十三行旧观，而流品不无混杂，纵不至径向夷人借本营运，而纠伙朋充之弊实所难免。是以臣邓廷桢于十七年八月内察看情形，会同前任监督文祥，奏请将试办之法革除，仍复总散各商联保旧制，除遇十三行内有歇业者，准其联保承充外，不得无故添设一商。是原折所指一二年试办及一二商保充之弊，系在十七年以前，自奏准改立章程，即无借资朋充等弊。且彼时拿获走私匪犯梁亚奇等案内，起有洋商罗福泰请托书信，臣邓廷桢当将罗福泰革商办

罪,并因信内牵涉守备罗晓风,亦将守备革职示儆在案。今御史折内所指之严兴泰,亦即从前试办之商,其斥革监追,系因拖欠饷项,尚非有滥保夷船情事。又于十八年十月内拿获带送夷信、运贩烟土之刘亚英等,讯系在义和夷行内充当管店,当问拟军罪,咨部核复,亦非在潘人和行内搜获鸦片。现在禁断夷人夹带烟土新例愈严,所有各洋行轮流保办,尤必严切责成,如有夹带分毫,不独该夷商照新例惩办,并保办之洋商亦干斥革治罪。噶咭喇夷船不敢进口,职是之故。臣等仍时刻访查,如洋商中尚有朋充负欠不能诚笃殷实者,一经察出,轻则革退,重则办罪,总须有犯即惩,庶几咸知畏惧矣。

一、原折严禁孖毡以防勾串一条。内称:孖毡自出资本,与夷人交易,货物出口则搭洋行代为输税,名曰搭报,遂有违禁售私,并出入夷楼,过付银两等弊。臣等查夷语有孖毡名目,音同马占,即华言所谓卖买人也。不独洋商工伙,该夷以此相称,即一应交易货物者流,该夷均呼为孖毡,而汉奸即在其内。盖粤洋通商年久,内地民人多与夷人相习,以致暗地勾通。臣等自查办夷务以来,责令各洋行将所用司事管店人等,按月造具清册,送官查考。本年五月内访有安昌行司事罗老本及其子罗坤,在该行另立祥记字号,于五六月间两次将茶叶搭附该行,赴关报税,交便单渡船载往澳门,卖与西洋夷人,当将罗坤拿获提究,并安昌行商容有光,渡夫叶保昌、叶永利,讯明虽系已经纳税,但借名搭报,究属不合。将罗坤拟以枷杖,容有光革退商名,叶永利渡船裁革,严饬各商嗣后不得容隐司事搭报,致干究办。至各夷馆所用工人以及看门人等,均责成买办保雇,其买办责成通事保充,而通事又责成洋商选择,令其逐层担保,仍由府县查验,给牌承充。如查有营私舞弊,悉惟担保之人是问。如此严加钤束,谅不致因缘为奸。此外,私赴夷船代为经手买卖,或私充买办接济食物各犯,均饬地方文武随时拿究。前于十六年缉拿捐职千总之孖毡冯清,即冯亚求,讯拟军罪。本年叠获通

夷各匪犯,内有情罪重大如黄添花、邓三娣、彭亚开、钟亚二四犯,臣等于驻扎虎门时,先后审明,恭请王命正法。其余各案发司,督饬府县,分别照例详办,节经具奏在案。至原折所指之陈老眷、无鼻泳两名,臣林则徐甫入粤境之时,开单札饬访拿,该犯先已远扬,当经南海县将其所开杂货店铺查抄封闭,现仍悬赏购缉,务获究办。惟孖毡并无定数,沿海渔民蟹户动辄贪利忘生,惟有力拿严惩,不敢姑息养奸,以冀令行禁止。

一、原折严禁夷人久住省馆以绝弊源一条。内称:喳嘞、嘍哞等夷多年在省城夷馆居住,潜行探听,应请速为驱逐等语。臣等查定例:夷商于销货归本后,即应随原船回国。自喳嘞、嘍哞盘踞省垣,把持洋务,百弊丛生,实为罪魁恶首,先经臣邓廷桢严行驱逐。该夷喳嘞已于十八年冬间回国,其嘍哞及卖烟奸夷吡啞哈等十六名,又经臣林则徐等于本年勒缴烟土后,尽数驱逐回国。现在停止暎国贸易,所有暎夷并不准一名住省。其咪喇啞等各国正经贸易良夷,亦勒令遵照定例,于销货后依期回国,即间有行欠未清,止准酌留一二夷人住冬清厘,并于省馆周围地段安设栅栏,防闲出入,不准与内地民人私相交接。凡进省出省各国夷人,俱令委员逐日按名点验,造册缴查,均不容其任意逗留,致滋弊混。

一、原折禁止夷船停泊省河以防偷漏一条。内称:夷人制造三板,驾驶如飞,每船可载货物二三万斤,从前擘嘍啤装载炮位进省,即用此项船只,应一概驱逐等语。臣等查夷船停泊黄埔,向用西瓜扁艇剥货入省,而夷人往来省埔所坐三板,或系有舱,或系无舱,船身本小,不能载货二三万斤之多。从前擘嘍啤系用大船入埔,而省河防堵极严,遂致惊吓破胆,出口即死,并无将三板运炮驶入之事。臣邓廷桢前因三板来往向无定额,易滋影射,于十八年十一月内设立编号顺字三板七只,载运夷人往来省、澳,此外运货各项三板,均不许驶入省河。现因停止暎夷贸易,恐其冒混进省,议将顺字三板一律裁撤,另由粤海关发给咪喇啞等国护照两张,凡各国夷人进省

及寄信往来,均令另雇民艇,持照赴各炮台隘口验明,方准内驶。是夷人三板既不准入省河,自不至有夹带走私之弊。

一、原折内地洋银与纹银一律严禁出洋一条。内称:近来夷人止带禁物,并无另带洋银,及其出洋,不拘纹银洋银,任意携带,并托名某年某夷寄存,临期载归,此后应不准违例携带,并不准有代带名目等语。臣等查纹银出洋,经递年遇案严办之后,沿海奸徒较前大为敛迹。至夷商买货余剩洋银仍行携带回洋,向无限制。自嘉庆二十三年前督臣阮元酌议夷人带来洋银,置货所剩,量准带回三成,历年以来遂循其旧,曾于奏案内节次声明。但既有准其带回三成旧章,即难保无影射代带情弊。现在臣等会同责令洋商,核明夷人带来银洋之数,务令以银准货,不使余剩带回。查本年夷船载运入口洋银,已经查验者有二百七十三万二千九百余圆,其未验者尚不在此数之内,是此时外来洋银实见旺盛。而广东省城市上纹银价值,每两较前少兑大钱百余文至二百文不等,似系禁止鸦片之成效。第夷情变幻多端,仍须严督洋商,于夷船出口时切实查验,以杜弊混。

道光二十年正月十八日奉朱批:军机大臣速议具奏。钦此。

二六七、两广总督林则徐奏复粤省封港后 严海防以杜流弊并探闻英国另派 领事来粤片

十二月二十四日(军录)

再,臣正在缮折间,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十二月初二日奉上谕:本日据林则徐等奏察看暎夷反复情形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仰见圣主训海严明,核实杜弊之至意。并以臣荷蒙简调两广总督,责无旁贷,臣跪诵之下,感悚弥深。现在调任部文尚未到粤,容俟准到部行钦奉谕旨,即当咨会邓廷楨移交

督篆，各具另折恭谢天恩，专差赍递。

至粤省通商事务，他国仍系照常，诚难保暎夷不将私带烟土混入各国，亦难保各国不将大黄茶叶付给暎夷。臣于十一月封港之后，即与邓廷桢、豫坤严飭洋商暨各国夷商，先后进口之船，系属何国何名，货物是否原装，有何辨认之处，逐层结报。务得确凭，再行盘查核验。其出口货，则按梁头丈尺，应载若干，不许逾额多载。如有弊混，即将船货没官。惟驶赴夷洋以后，势难穷其所往。正切踌躇，兹蒙训谕谆谆，更当趁此警动之机，务将种种弊窳筹画堵塞，不敢稍任影射。

现据澳门文武探报，暎咭喇国王另遣夷有叹吐噎喇来粤，系因该国领事义律所为不合，是以换人经理等情。臣查该国距内地七万里，来船到粤，总在半年以上，当该国王另遣夷官前来之时，尚不知内地断其贸易。现既钦遵谕旨，不准通商，即便另换夷官，亦惟坚为拒绝。凡水陆险要之地，皆当倍整军威；而口门出入之船，更必严行稽察。务使该夷悉绝逗留之念，潜消叵测之情，庶几弊去害除，仰副鸿慈委任。

再，臣接受督篆之后，理应即将恩颁钦差大臣关防敬谨封缴。惟现值防夷吃紧之际，臣未敢遽请亲赍进京，应否先委大员敬代赍缴之处，伏候训示祇遵。

谨先附片叩谢天恩，伏祈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年正月十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六八、为广东封港断绝与英贸易著各省 一体严防外船闯入销烟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六日(上谕档)

盛京将军耆、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山东巡抚托、署两江总督麟、江苏巡抚裕、兼署闽浙总督、福建巡抚吴、浙江巡抚乌。道光

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上谕：

本日据林则徐等奏，暎夷自封港后具稟乞恩，业经严行批驳，驱逐出口等语。该夷反覆无常，冀图售其奸计，该督等已列其罪状，宣布各夷。该夷智穷力竭，难保不将违禁货物分寄各国夷商，转为销售。现在粤省东西两路，已责成林则徐等派委妥员，散布各隘认真查拿。此外，沿海各省亦应一体严密防范，绝其去路。著盛京将军、直隶、山东、两江、江苏、闽浙、福建、浙江各督抚，各飭所属，认真稽查，倘窜入各口，即实力驱逐净尽，以杜来源而清积弊。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六九、著两广总督林则徐等严查英人影射 绝其销货之心并缉奸徒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六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林、广东巡抚怡，传谕粤海关监督豫坤。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上谕：

本日据林则徐等奏断绝暎夷一折，览奏俱悉。该奸夷反覆无常，早已洞见，曾经降旨，飭令绝其贸易，一概驱逐出口。现据奏称，该夷具稟乞恩，业经严行批驳，所办甚是。惟夷商货物意在销售，尤冀夹带烟土，影射作奸。现已列其罪状，宣布各夷。该夷智穷力竭，难保不将违禁货物分寄各国夷商，转为洒带，是名为禁绝，流弊愈滋。著林则徐派委文武各员，仍遵前旨，散布各隘口，严查影射，缉拿奸徒，绝其销货之心，断其售私之路，是为至要。林则徐已实授两广总督，文武皆所统属，责无旁贷。倘查拿不能净绝根株，惟林则徐是问。所有沿海各直省督抚，已降旨飭令严密防堵，不留去路矣。将此谕知林则徐、怡良，并传谕豫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七〇、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请奖励禁烟 及驱逐英船出力人员折

十二月二十八日(军录)

臣林则徐、臣邓廷桢跪奏，为遵旨查明筹办夷务出力员弁，恭折奏恳天恩，分别鼓励，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前奏叠次轰击夷船情形一折，钦奉上谕：提督关天培奋勇直前，身先士卒，可嘉之至。著赏给法福灵阿巴图鲁名号，仍交部从优议叙，以示奖励。所有在事出力员弁，著查明保奏，候朕施恩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鼓励戎行，微劳必录，不独提臣关天培受恩深重，感极涕零，而凡在事文武员弁无不顶感鸿慈，倍加奋跃。臣等遵奉恩谕，查明保奏，尤须确核各员劳绩，务求赏当其功，断不敢稍任冒滥。当与抚臣及司道将领等逐加甄核。

计此次查办海口夷务，自十九年正月内臣林则徐到粤会商，先截来源，当经谕令夷人，将舢舨所贮鸦片悉数呈缴。其时派委大小各员弁，或至夷馆往返晓谕，或在省河昼夜巡查，或赴海口分投防堵，自省城至虎门内外水陆交严，夷情极为震慑，是以愿缴烟土，悔罪乞诚。嗣于洋次逐船验收，运入内河堆贮，一切押送看守，又需多员，自二月下旬至四月初旬，甫经收竣。正在起解赴京，钦奉上谕，即于粤省销毁。当又开池树栅，添派员弁，督视稽查，自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甫经销化完竣，幸无弊混。詎暎国领事义律稟请在澳门卸货不准，因而阻挡该国货船进口，种种抗违，七月间逐出澳门，断其接济。迨九龙山击败之后，于八月内稟请具结听查，而九月间则又多端反复，我军于穿鼻洋轰逐一次，又于尖沙嘴俯攻六次，击毙暎国夷人无数，该国各船始经全行驱逐，零星散泊外洋。而水陆交防，至今未敢稍懈。

查一年以来，在事出力文武人数甚多，然职分较大之员，在文

职则为藩司熊常镛、臬司乔用迁、运司陈嘉树、粮道王笃，均不敢仰邀议叙。在武职则为香山协惠昌耀，已蒙简授南澳镇总兵，署大鹏营参将赖恩爵，已蒙赏给巴图鲁，并升授副将，亦俱不敢再请恩施。其劳绩稍次者，均由臣等严加删汰，自行酌奖外，兹谨将出力尤著之员弁开列衔名，酌拟分别鼓励，另缮清单，恭呈御览。在该员弁等，从公宣力，本皆分所当为。兹蒙圣主俯念微劳，温纶渥逮，臣等另单拟请之处，如荷恩俞，不特该员弁等益矢捐糜，即臣等亦获收指臂之效，感激圣慈，倍无既极。

所有遵旨查明保奏缘由，谨会同广东巡抚臣怡良、水师提督臣关天培、陆路提督臣郭继昌，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年二月初十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七一、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为审明已革营员 蒋大彪等卖放烟犯情形按律定拟折

十二月二十八日(军录)

臣林则徐、臣邓廷桢跪奏，为遵旨严审定拟，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林则徐奉命来粤查办海口事件，会同臣邓廷桢访闻原派巡缉已经撤巡之营员蒋大彪、伦朝光等，于拿获出洋纹银及盘获鸦片有侵匿贿纵情弊，当经奏请革审。钦奉上谕：林则徐等奏请将原派巡缉营员革职审办一折，广东准升水师提标后营守备蒋大彪、顺德协右营守备伦朝光，前经派赴海洋巡缉，拿获贩烟运银各案犯，兹据该大臣等访有侵匿贿纵情弊，必应严行审办。蒋大彪、伦朝光俱著即革职，交林则徐、邓廷桢提同案内各犯，严审确情，按律定拟具奏。该部知道。钦此。当查革备伦朝光已与咨革之捐职都司王振高、外委梁恩升、记委徐广即赤沙广、革委保安泰，均先饬提到案。惟因守备蒋大彪引见未回，其余舵水人等亦未全行提到，难免推诿

避就，致未定供。随委员驰赴前途迎提京旋之已革守备蒋大彪，并饬将兵丁张亚三即张致勇革除名种，连拘获巡船头人王木弟等，先后解到，一并饬发审讯。又据南海县查有前在巡船管事之书识陈耀辉即陈亚润，畏罪在家自缢身死，验讯通详，檄饬归案核办。兹据藩司熊常镛、臬司乔用迁转据委员广州府等，以逸犯孔丙信等及各巡船头人舵水梁亚弟等，屡缉未获，将案审拟转解前来。臣等督同提集，隔别研讯。

缘蒋大彪籍隶东莞县，由行伍历升水师提标后营守备；伦朝光籍隶高要县，由行伍历升顺德协右营守备；王振高籍隶番禺县，由行伍拔补广州协额外外委，援例捐都司职衔，经前督臣卢坤饬发香山协水师效力；梁恩升籍隶南海县，由行伍历拔顺德协左营外委。又徐广即赤沙广，籍隶番禺县，因作线获犯，赏给记委顶戴；保安泰籍隶南海县，由行伍拔补广州协额外外委，先于道光十五年因捕犯无获斥革；张亚三籍隶新会县，先经蒋大彪雇作火夫，嗣蒋大彪署顺德协守备，即令充当营兵，仍兼火夫；王木弟、冯亚闰、周亚保，均系南海番禺蟹民，受雇充当巡船头人，并作舵工。

广东海口巡船，系道光十五年间所设，前两广督臣卢坤以海口匪徒私带纹银出洋，包运鸦片入境，须得巡船侦缉，当经捐廉置船四只，遣派水师员弁驾驶巡查。是年正月内，王振高坐驾巡船，在香山县洪澳洋面拿获走私船一只，犯人陆华胜一名，烟土大小三十包，秤重一千一百六十五斤，王振高仅将烟土一千零六十五斤解交副将秦裕昌转解，留下烟土一百斤，与已故线人徐亚三及在船各水手等即时分散，各卖给不识姓名人，得钱私用，不记确数。又于六月内，王振高在龙穴洋面拿获虾筍艇烟土十个，亦未禀解，送给素好未获之香山县人郭老十收用。又于七月内在狮子洋面拿获走私快蟹一只，硝磺十三担，小羽纱一百二十匹，人犯脱逃未获。王振高仅将快蟹一只，硝磺十三担，小羽纱一百匹禀解，留下羽纱二十匹，卖与不识姓名人，得番银九十圆，王振高分赏各水手银二十圆，余俱

自行花用。

蒋大彪于十六年九月内奉委巡查，伊因走私之快蟹匪艇桨多行捷，原置巡船率多损漏，难以尾追，不如即买快蟹艇前往诱拿，当令徐广购得快蟹艇三只，每只价银四百圆。蒋大彪先自措交定银二百圆，余银约俟拿获纹银领赏，再行交足。十月内蒋大彪与戴文彪带同徐广出洋侦缉，在大屿山急水门洋面拿获冯亚金、黄二公、陈锦文等快蟹三只，纹银一万九千余两解省。旋将纹银发出充赏，蒋大彪取纹银交徐广找给前买快蟹船价，又取应领赏项纹银六锭，约重三百两，嘱书识陈耀辉即陈亚润送回家内，余银分给出力兵丁线目，并将所获快蟹三只及前买快蟹三只木料统行拆改，抵补原置巡船，分为四号，每号舵水五十人。经前署督标中军副将韩肇庆派守备伦朝光管驾第一号巡船，雇周亚保充当头人，周亚灶充当舵工；又派外委梁恩升管驾第二号巡船，梁亚弟充当头人，亚初充当舵工；又派昔存今故之都司戴文彪管驾第三号巡船，梁亚蒙充当头人，冯亚闰充当舵工；又派守备蒋大彪管驾第四号巡船，王木弟充当头人，梁亚胜充当舵工，书识陈耀辉即陈亚润管理各船口粮。

十七年三月，蒋大彪会同伦朝光等在洋拿获丁亚三快蟹，起获纹银二万六千余两，番银一千余两，烟土一百一十斤解省，将银充赏，由副将韩肇庆转交蒋大彪与伦朝光等散给。因线人梁亚开等于报信时先经说定要花红银五成，系已革外委保安泰代为说合，迨经获银充赏，当给梁亚开等五成花红银一万四千两，保安泰亦得花红银二千圆，余银分给出力兵丁线目。是年六月内，有徐广素识在逃之东莞县人屈达培驾船潜运烟土，由伶仃洋往石龙交卸，托徐广转嘱蒋大彪不要查拿，许给蒋大彪番银二百圆，徐广番银五十圆，徐广向蒋大彪说允，将银送给。是时戴文彪、保安泰二人闻知其事，蒋大彪当分给戴文彪银五十圆，保安泰银二十圆，并另给徐广银五十圆，余银八十圆自行收用。又是年八月内，伦朝光与戴文彪巡至澳门，查获不知姓名小船烟土，商同卖放，得受低潮番银二百

两,约与各船按股俵分。戴文彪先收一股银四十两,余银一百六十两交伦朝光带回分给各船,伦朝光即与蒋大彪各得一股银四十两;又一股银四十两交保安泰与梁恩升各半均分;又一股银四十两分给四船头舵,每船十两。保安泰将梁恩升名下半股银二十两一并侵用,梁恩升未经得受。十七年十一月内,梁恩升在澳门会拿开窑之郭亚平,业经解究,嗣又查有不识姓名蛋(蟹)户曾向郭亚平贩烟转卖,商同各巡船往拿,该蟹户送给每船番银二十两,四船共八十两,求允免拿。梁恩升将银散给各船头舵水手,自一二两至十两不等,梁恩升未经入己。又是年蒋大彪与戴文彪雇坐拖船,往电白地方拿获霉坏烟土六十余担,回至澳门,被巡船头人王木弟与各水手窃卖烟土十余担,得银五十两。蒋大彪查知,令王木弟缴回银两充赏,将烟解案。又十八年正月十五日,戴文彪第三号巡船在鸡颈洋面拿获夷人三板船内烟土十担,人犯二名,戴文彪仅将烟土十三担连人犯解回省河,交蒋大彪禀解,戴文彪私自留下烟土二担,是月二十日,令冯亚闰坐驾巡船运至佛山临海庙前,经梁恩升令骆亚三前往接收,代为存贮,戴文彪取回。是年三月,戴文彪进京引见,将第三号巡船交蒋大彪兼管,旋因第二号巡船裁撤,蒋大彪即将第三号巡船交梁恩升管驾。五月初八日,蒋大彪、梁恩升在佛山沙口拿获老龙船内烟土并人犯一名禀解,冯亚闰见该船先将烟土丢弃河内,与各水手捞获烟土三包,卖得番银十五圆,蒋大彪等并不知情。是年八月,臣邓廷桢因该巡船出赴外海,稽察难周,恐有弊窦,当令将各巡船全行裁撤。此系讯出前项巡弁先后查拿贩烟运银人犯,就中舞弊之原委也。

又究出梁恩升先于道光六年间,听从孔丙信起意伙同丁老遂及不识姓名人,共四人,在佛山西便巷地方开设窑口,孔丙信等每人各出本银一百两,梁恩升出银五十两,至八年间歇业。又徐广先于道光十一、二年间,有番禺县深井村人凌大根、凌亚九即横步九,在村内开设走私快蟹馆,时徐广在番禺县茭塘司巡船帮同缉捕,凌

大根、凌亚九每年各送规银三十圆，徐广得过两年规银，共一百二十圆，凌亚九每年另送巡船水手银三十圆。该水手内徐广止认识番禺县新造村人黎亚二即猪肉二，其余俱不认识。凌大根等快蟹馆于两年后即经闭歇。又保安泰先于道光十六年五月内，有已办军罪之陈锦文私开快蟹馆，恐保安泰作线往拿，送给番银三十圆，央恳隐瞒。又王木弟于十八年五月内，有已办绞决之何老近，嘱其往澳门洋面装运烟土回省，至靖海门外河旁起卸，蒋大彪并不知情。又张亚三于十八年间，查有不识姓名木匠曾向何老近窑口买烟转卖，前往捉拿，该木匠送给张亚三番银四圆，张亚三即代为容隐。

以上各情屡经严审，据各供认如绘。臣等犹恐该革弁等尚有另犯别项不法，及知情分赃之人，经隔别究诘，复据仝供，伊等已认侵匿鸦片得贿故纵，及伙开窑口各重罪，如果另有犯案，何能熬刑不认？且果另有知情分赃之人，亦断不肯代人隐瞒。质之冯亚闰等，俱各供指相符，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查旧例载：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为从杖一百，徒三年。私开鸦片烟馆者，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如兵役人等借端需索，计赃照枉法从重论。又律载：应捕人知罪人所在而不捕者，减罪人一等。又巡捕官已获盗贼，克留赃物不解官入己者，计赃亦不枉法论。又有禄人枉法赃，各主者通算全科二十两，杖六十，徒一年；四十五两，杖一百，流二千里；五十五两，杖一百，流三千里。无禄人枉法赃一百二十两，绞监候。不枉法赃，各主者通算折半科罪，一主者亦折半科罪，二十两杖八十，无禄人减一等。又例载：现获之犯称逃者为首，如旁人指证有据，即依律先决从罪，毋庸待质各等语。又道光十九年六月内，准刑部咨行：鸦片人犯如事犯在未奉新例以前，仍照旧例办理等因。飭行遵照在案。

各犯派巡海口借端舞弊，均已受财。惟拿获出洋纹银系经奏准，即将新获之银全行给赏，并非赃私可比，毋庸核数科断，其余自

应分别计赃，从重问拟。除先已病故之都司戴文彪应追革原衔，与畏罪自尽之书识陈耀辉，均毋庸议外。已革记委徐广即赤沙广故纵凌大根等开设快蟹馆，得受规银一百二十圆，折实纹银七十七两七钱六分，又代贩烟之屈达培贿嘱蒋大彪故纵过交番银二百圆，并得蒋大彪分给银五十圆，另受屈达培送给银五十圆，折实纹银六十四两八钱，先后通算，共得枉法赃银一百四十二两五钱六分。该犯充当线目，仅赏计委顶戴，并未拔补，应以无禄人科断。徐广合依无禄人枉法赃一百二十两绞监候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已革提标守备蒋大彪故纵屈达培烟土，得受番银八十圆，折实纹银五十一两八钱四分，又分受戴文彪卖放烟土低潮番银四十两，折实纹银二十两，通算实银七十一两八钱四分。照枉法赃科断，罪应拟流。该革备另犯查出头人王木弟等偷卖起获烟土，令其缴银五十两充赏，照知罪人所在而不捕，减罪人一等，仅止拟徒。已革顺德协守备伦朝光分受戴文彪卖放烟土低潮番银四十两，折实纹银二十两，罪止杖徒。已革捐职都司王振高起获漏税羽纱，私留二十匹，卖得番银九十圆，折实纹银五十九两二钱二分，照克留赃物以不枉法赃折半科断，罪止拟杖，其两次侵留所获烟土，或卖或送，即与兴贩无异。已革顺德协外委梁恩升听从孔丙信开设窑口，比照开馆为从旧例，罪止拟流，其另犯不识姓名蟹户贩烟，送给各巡船番银八十两，该革弁止于分给各船舵工水手，赃非入己，照知罪人所在而不捕，减罪人一等，仅止拟徒。又明知戴文彪私存起获烟土，代为接收，照贩烟为从，亦止拟徒。已革广州协额外外委保安泰得受开设快蟹馆之陈锦文规银三十圆，折实纹银十九两七钱四分，又分受载运烟土之屈达培行贿番银二十圆，折实纹银一十二两九钱六分，又分受戴文彪卖放烟土低潮番银二十两，并私用梁恩升名下卖放烟土低潮番银二十两，共折实纹银二十两，通算实银五十二两零。保安泰系已革额外外委，应以无禄人科断，无禄人枉法赃四十五两，减等罪止拟徒。

以上各犯,仅照赃数科断,尚觉轻纵。既系得受鸦片之利,应即均照兴贩鸦片治罪。旧例兴贩鸦片例系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惟该犯等以查弊之人串通舞弊,实属藐法,当此严杜鸦片之际,尤须从重惩儆。蒋大彪、伦朝光、王振高、梁恩升、保安泰,均请从重发遣新疆,酌拨种地当差。王木弟、冯亚闰、周亚保充当巡船头人舵工,均受戴文彪、梁恩升卖放烟土番银数在十两以下。冯亚闰又听从戴文彪装运私匿起获烟土,并于人犯被拿将烟土弃河之时,乘间捞取变卖。王木弟又窃取蒋大彪拿获烟土私卖,及代何老近运送烟土。张亚三充当营兵,得受贩烟人番银四圆,代为容隐。亦系得受鸦片之利,应照(兴)贩鸦片,一体治罪。王木弟、冯亚闰、周亚保、张亚三均合依兴贩鸦片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至梁恩升所供前开窑口系孔丙信起意,伊仅听从入伙,并非首犯,虽孔丙信现未弋获,惟经巡船舵工冯亚闰供指确凿,实属旁人指正有据,应请先决从罪,毋庸监候待质。冯亚闰、周亚保虽供亲老丁单,情节较重,应俱不准留养。各赃照追入官,窑口房屋饬行查封变价充公。巡船早已裁撤,均不必再设。逸犯孔丙信等饬缉获日另结。

除录供咨部外,所有审明定拟缘由,谨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道光二十年二月初十日奉朱批:该部议奏。钦此。

二七二、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为审明卖放 烟犯外委曾日恩等情按律定拟折

十二月二十八日(军录)

臣林则徐、臣邓廷桢、臣怡良跪奏,为弁兵拿获兴贩鸦片人犯,私行纵放,并将烟土转卖得银,审明按例定拟,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鸦片一项,屡奉谕旨严禁查拿,叠经臣等札饬各地方文武

认真严拿究办，并访查弁兵有无得规纵放在案。兹于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据广州协副将赵承德转据永靖营都司陈凤来，访闻该营派拨罗涌汛防守额外外委曾日恩与兵丁曾连茂等，追拿兴贩鸦片烟人犯，人烟未据获解，恐有得规徇纵情事，揭请斥革讯究。臣等当将该额外曾日恩、兵丁曾连茂、李灿章、温大林、胡平亮、张连茂、黎奉详、刘应棠、黎奉高、黎奉耀、张见得等，飭提来辕审讯。据该弁兵等供认，拿获烟匪邓景泰等，并烟土缸只私行纵放，并将烟土转卖得银等情，即经发司委员确审去后。兹据委员广州府知府珠尔杭阿督同乐昌县知县吴思树、候补知县言良钰，申明议拟，由广东按察使乔用迁、布政使熊常镛招解前来，臣等当即亲提严加研鞫。

缘曾日恩籍隶博罗县，于道光五年充当陆路提标中营兵丁，十二年七月拔补永靖营额外外委，派拨罗涌汛防守。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早，未获之线人杜亚娣，因与未获之邓景泰同系墩头蟹民，杜亚娣探知邓景泰由东莞一带兴贩鸦片烟土，用虾筍艇装载，应从大壕口河面经过，当向曾日恩报知，嘱令带兵前往截拿。曾日恩即于是日带同现获之巡艇兵丁曾连茂、李灿章、温大林、胡平亮，并本汛兵丁张连茂、黎凤详，刘应棠，及未获之巡艇帮丁麦亚邦，一共九人，分驾两艇，前往大壕口河面等候。已牌时候，见有虾筍艇一只从东南驶至，曾日恩等知系邓景泰烟艇，随将自己艇只驶开，追至墩头河面，将邓景泰烟艇截住。曾日恩带同兵丁曾连茂等过艇搜查，在尾舱搜获鸦片烟土五个，计重二百四十两，铜钱二千文，连艇户邓景泰并伊弟邓景盛、伊妻邓梁氏及幼子，共四人，一并带回汛地。曾日恩因邓景泰兴贩鸦片，必有银钱，起意得财纵放，并欲将拿获烟土分给线人四成，伊与往拿兵丁得六成，卖银分用。线人杜亚娣与曾连茂等应允。二十七日，经该汛兵丁黎奉高向曾日恩告知有邓景泰亲戚梁亚三央伊说合，许给番银三十圆，恳求将人艇先行释放，番银约俟迟日交付。曾日恩因梁亚三系素识艇户，可以相信，

当将艇只连人释放，并将搜获烟土五个，除线人杜亚娣分去两个外，其余三个卖与素识未获之黄炳章，得番银六十九圆，计重四十八两三钱。正在派分，适同汛兵丁黎奉耀、张见得走至，看见盘问，曾日恩等不能隐瞒，据实告知，许分赃银，嘱勿声张，黎奉耀等应允。曾日恩随分给曾连茂、李灿章、温大林、胡平亮、张连茂、黎奉详、刘应棠、麦亚邦八人各番银一两二钱八分，黎奉高、黎奉耀、张见得三人，各分得番银六钱四分，余银三十六两一钱四分并铜钱二千文，均系曾日恩自己收用各散。旋经永靖营都司暨该管各营弁访问详揭，经臣等飭提来省审办。兹据委员广州府等处审明议拟，由藩臬两司招解。臣等提犯严加研讯，据各供认前情不讳，诘无收受窑口财物及另犯别案。严鞫至再，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查新例载：拿获兴贩鸦片烟之犯，官兵得财卖放者，与本犯一体治罪。又兴贩鸦片一二次，为数不及五百两，为首发新疆给官兵为奴，为从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各等语。此案额外外委曾日恩与兵丁曾连茂等，在内河拿获邓景泰艇内鸦片烟土五个，计重二百四十两，铜钱二千文，连艇上男妇四人一并带回，曾日恩起意得财故纵，辄听邓景泰亲戚梁亚三许给番银三十圆，将邓景泰人舡纵放，并将所获烟土分别卖银俵分，大属藐法。查梁亚三许给曾日恩番银三十圆，尚未入手，系属口许虚赃，例免核计。惟抢烟售卖应与兴贩同科，则获烟卖放亦应与本犯并论。曾日恩应革去额外外委，合依拿获兴贩鸦片烟之犯，官兵得财卖放者，与本犯一体治罪；兴贩鸦片一二次，为数不及五百两，为首发新疆给官兵为奴例，发新疆给官兵为奴。兵丁黎奉高、黎奉耀、张见得先未同往搜查，惟说合纵犯，或分受卖烟银两，即属为从。张见得系张连茂胞叔，虽系一家共犯，但卖烟流毒实属侵损，亦应以犯人论。黎奉高、黎奉耀、张见得应与听从纵犯分赃之兵丁曾连茂、李灿章、温大林、胡平亮、张连茂、黎奉详、刘应棠，均革去兵丁，照为从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例，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到配杖一百，折责安置。曾日恩、曾连茂、温大林据

供亲老丁单,惟系照兴贩鸦片首从问拟遣军例,不准其留养,毋庸取结查办。得受赃银,照追入官。逸犯邓景泰等飭缉,获日另结。本案弁兵曾日恩等拿获兴贩鸦片烟人犯,私行纵放,业经该管营员自行访闻,揭请斥革究办,失察职名,应请免开。

除备录供招咨部外,所有审明定拟缘由,谨会同陆路提督臣郭继昌合词供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道光二十年二月初十日奉朱批:刑部议奏。钦此。

二七三、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请分别升补 或开复查缉出力员弁官职片

十二月二十八日(军录)

再,臣林则徐前经附片奏明,酌留文武二员在粤差遣缘由,钦奉上谕;林则徐片奏据实附陈等语。已革湖南抚标游击马辰、湖北汉阳县县丞彭凤池,均著准其于广东交林则徐差遣委用。该部知道。钦此。

查该员彭凤池、马辰,自臣林则徐到粤以后,先遣侦探夷情,查访汉奸,皆能周详慎密,迨收缴熔化烟土二万余箱,昼夜稽查,不辞劳瘁。嗣值夷情反复,驱逐出澳,示以兵威,彭凤池往来虎门、澳门,侦查接济,不避怨嫌;马辰周历官涌、东涌,奋力剿防,屡经获胜。臣邓廷桢与提臣关天培亦皆随时差遣,均得其力。惟该二员本非广东官弁,不便统入单内,自应另行保奏。可否仰恳天恩俯准,将湖北汉阳县县丞彭凤池发回原省,以知县遇缺即补;已革湖南抚标右营游击马辰,可否开复原官,抑以都司降补,归部即选之处,出自圣主鸿慈。

谨合词附片奏恳恩施,伏祈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年二月初十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